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〇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1341/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〇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〇三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皇明文範六十八卷目錄二卷(二)

〔明〕張時徹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一

樂府原十五卷

〔明〕徐獻忠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七二六

皇明文範六十八卷目錄二

卷(二)

〔明〕張時微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文範六

十六卷》提要

皇明文範卷之三十

序

中州覽勝序

唐

吾黨表臣器少年氣逸溫然玉映蓋十室之髦懿也
丙辰五月忽翻然理篙楫北亂楊子歷彭城漸于淮海抵
大梁之廬九月來歸乃繪所經歷山川陵陸并衝隘名勝
之處日夕展弄目遊其中予忝與鄉曲得藉訪道里宛宛
盡出指下予聞丈夫之生剗萬體揉枯幹以麗別室固歆
其遠陟遐舉不離齟齬下也而愚慙者懷田里沒齒不窺
閨閣曰世與我違甘與偕木委灰同棄雖有分寸而人莫
知之也後世因莫之建白也是余固欲自展以異而類然
不皇明文範卷之三

晞髮集序

王景象

叙曰古稱燕趙多伉慨之士柳魯產守節之儒若鼎羽者
可謂兼之矣昔靈均被放騷顧於君不能自己而醜惡者
正實繁有徒於是綫馬開風濯髮滄盛之懷阮籍之特
姦究得志侘傺憤悶途窮迴號觀其味懷之什殆據其蘊
而非徒為兒女無益之悲舉羽於宋末嘗沾人之祿僅容

文山而止耳。迺懷靈均之思，動阮生之哭，是遵何說也？蓋君臣之義，不可解於心；夷夏之位，今古之大變，時既無要離、聶政以奮祖龍之一擊，又不能得漸離之瑟報荆卿於冥漠之間。西臺之歌，與楚招不謀而相符；其酸楚激烈，可泣鬼神而悽入肺腑，擊節而歌也。異處仲之所存，睎髮而邀也。匪阿螭之故作過期而哀也，雖有破山注海之狀，而非恐失其所依。饒歌古選，近體雜著之作，足以闡昭大宋之英聲，而澤雪胡元之塵垢，抑鬱之氣，於是乎宣忠義之懷，於是乎在。可謂駭元而駕柳，追屈而配阮矣。一時同志之士，皆振衣千仞，濯足清流，自樹壞璋，九死不變。宋社既屋之後，有合尊生子之謠，雖正史所未備，揆之天道，要亦

不南文範卷三

十

未為無稽使。自有知忼慨不平之懷，或可少慰于千古云。

刻寓惠錄序

翁溥

韓子插物不得其平，則鳴故放。臣屏子黜妻去，婦往往托諸言以發其憤懣，不平之懷而憂思哀怨之辭作矣。小弁離騷，幾於道者也。其他或失則過，或失則謬，是故湘流之吊，君子過之而抱布貿絲之音，比於謬矣。辭之難也如是哉。東坡蘇子雄于辭者也，雖平時不檢，以微辭得罪，及為遷人，則深思引咎，無所怨尤，故其寓諸辭賦，雲山詩酒之興，若將終身焉。於乎賢於人遠矣。居惠四年好事者摘其所著為寓惠集，梓之惠，予既諦觀之，乃訪白鶴峯又登其

所居合江樓，憑高想望，恍若與之遊而聆其言者。山川猶昔，而賢者不可作矣。然惠之人士文章禮樂彬彬然與中州並，則公之餘也。或曰：子瞻以忤時宰流徙嶺表，猶懼不免，或憂傷以死也。故藏用遠害，讀佛書以自喻，視居易侯命者，不已勞乎？曰：是所謂行乎患難也。然則於君父若是忍耶？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義也。而勢固不同焉。孟子謂小弁之怨，戚之也。屈子近之矣。若子瞻則異於是。投荒待盡，人猶忌之，而復睠睠闕庭，速禍甚矣。莊周謂老子曰：人皆求福，已獨曲全，子瞻有焉。悲夫！士之不幸也。集當再刻，板復漫漶，提刑施子與子謀之，願其間有當釐正者，乃命教授余世忠校之。推官駱居敬付之梓人，舊集十卷，今釐

不南文範卷三

三

為四卷，凡若干首，改集為錄云。

禺山文序

任瀚

張愈先聲華籍籍在海內四十年，今老矣，猶窮奇極詭，傲睨一世。其言六籍已後，無文章檀弓栢梁之間，惜時代晚，莫爾於壯士哉。吾觀其道，在空同箕山志在湘累，其憂患離罪哀白而近于死，其事在江夏，然猶其所述，稱多閔烈，曠遠不為怨憤悽愴之辭，而能使吾讀之如攝松梧臨萬壑，聽哀瀑奔湍，虎豹狼狽百怪之音，冷然也將韓愈所謂鳴乎其善鳴者，與人言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猶之江河之不可輓而之山也。傷時代爾爾，乃吾見愈先呻其文辭，不問其人，豈暇信其生乎？東西京之後也。文章無

古今安有時代孔子孟軻衰周老儒生也不聞其所為文
降於夏商而顧出伊尹仲虺伯夷柳下惠諸君子之上此
何以明焉其人聖則其文為經其人賢則其文為史不賢
且聖則其文野凡古之落莫而不顯於今與今之勤苦而
不傳於後者皆野人語耳安罪時代哉吾觀愈先為文似
程子華詩似李白其學古而進於聖賢即吾不知其所以
其不為野人焉勤苦而不傳於後也必矣何日歸昆明見
新都太史為我吊其窮而以吾言問之

唐漁石集後序

白悅

悅也少從先君中丞宦游閩浙書艤舟蘭溪之上而登覽
馬攢峯削拔漱水縈紆岸蒨汀蘊幽芬競接迴徘徊意秋

不肖明文範卷三十

四

曰茲其天地至文之攸鍾乎何景象蔚焉炳煥獨殊哉必
將篤生偉人以震耀厥祥也矣爰質諸先君曰往哲眇矣
乃今則有若楓山章先生以道義風節倡天下厥後嗣音
則有唐虞佐氏時輩莫或先焉嘉靖初載又聞諸心遠王
中丞每論當世經濟才猷必亟稱虞佐虞佐如先君云且
命悅竊識之矣往歲及侍教于京師無何公乃即開府臨
邊矣茲使西京幸獲讀公漁石集乃喜躍再拜嘆曰於戲
不遊溟渤安知夫水之浩渺淵深而不可窮乎不登嵩華
步知夫山之盤礴層峻而不可跋乎不讀公之文章安知
天鍾靈毓粹儲精藏奇真有以發山川之秀者在斯人手
矧公博極羣書軒軫今古潛究化機弘達治體遠邇洪纖

靡或有遺囊持憲節經營四方車轍馬跡幾徧天下匪直
于長龍門之過焉已則其巨觀冥悟握秘抽玄肆而為文
有不卓然名世振衰濟弱為我明一代儒宗矣乎昔者先
生長老所稱引兄不謬矣悅不敏竊嘗志夫學焉而眩于
藝林之多岐矜秦漢者夢而時侈左國者室而紛糾耽莊
列者詭幻而解模晉魏者靡麗而柔覽斯集也括其奧抉
其麗而惟理之求稽其言準聖謨行遵道謀褒善者感斥
慝懲羞茲又公垂警之嚴法史之幽悅於是乎因公言知
公行因公行知公德徵德考祥銘勲建則庶幾有所師承
而學不忒矣敬因下問而書是以復

贈潘薦叔之樂清縣序

周祚

不肖明文範卷三十

五

潘子薦叔以進士尹浙之樂清時行余往送焉潘子懼若
不勝潘子年少學博其於治邑猶庖丁解牛伯樂察馬也
余方喜潘子有以用也潘子貌不逾中人而心獨雄萬夫
余嘗見潘子用於文矣夫文以寓道道其治之種也以道
為種以邑為田以民為耕擾以治與否為歲之豐凶潘子
方有以用也余嘗見潘子文於是特攷其功潘子宜喜矣
奚懼焉潘子曰種固吾嘗獲聞之矣見今之為種者多而
亦各有獲以言語詬說其上以刑法牢籠其下卑禮而求
進違情以干名以是種於治者多矣若此皆吾不能為吾
易吾種有不忍也吾務吾種恐不得也余聞而悲之噫嘻
世固有是矣亦嘗聞而見稱于人其收於種者富矣然古

之善田者或不然乎其他入所能者種之賤者也潘子之所不能者種之貴者也累鐵之百不如一金累石之千不如一玉潘子其務貴者乎其務賤者乎故君子不貶道以徇人賢者不廢法以媚世潘子能本之以美種行之以勤力持之以懼心守之以曠年吾見他時之所收不亦碩且大豈他人所及哉潘子曰吾始實懼是得君言吾庶幾焉時同年樂清侯君孟學聞余說曰樂清政荒久矣賴吾潘子終治之俾書以為別云

送黃子用晦應貢北行序

金大車

我國家恭上於學以序而貢諸廷制也歲壬辰天子明揚士類以禪新治召廷臣曰惟茲貢才所出也積日以階進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

六

非法也自今其更之惟其賢弗惟其序於是侍御丘公來督學政合南畿之彥而試之慎簡其良以貢于天子首得馬子承道焉侍御張公來督學政合南畿之彥而試之慎簡其良以貢于天子首得黃子用晦焉黃子之貢為再舉矣始張公之觀其文也而歎曰昌哉辭也治世之音乎既而接其人曰偉哉器也繁祉之徵乎吾得人焉以能無廢天子之寵命於是交游之士相率而餞諸郊或曰夫黃子天下之選也弗拔諸科而以貢進焉君子有遺才之嘆也或曰夫黃子天下之選也夫貢聖主之所珍也而抗諸進士之途者也微黃子其曷勝訪于金子金子曰夫黃子終焉已乎夫有所進之也吾觀諸其文而知黃子之不終焉

已也文也者德之形也是故凝定而一者其文確以精和易而達者其文舒以煦堅固而不移者其文蘊以峻充足而不匱者其文潤以豐確以精可以觀志也舒以煦可以觀氣也蘊以峻可以觀節也潤以豐可以觀養也夫黃子備矣天下之達才也已矣由是而薦諸卿而對諸天子之廷舉而錯之無難也水之竭也無不流也擇壑而趨也乎哉人之才也無不裕也擇地而施也乎哉黃子之達茲其始矣貢雖良不足以盡黃子雖然天之生才也有明微也國之待士也有常典也黃子不與焉母病而德母矜而有母貳而心母喪而守用能底績恢業承天之休是在黃子黃子行矣吾於黃子有望矣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

七

為政篇贈尹子

金大車

尹子治臨海議政於金子金子曰君子之學也蚤夜孳孳以成其身非其名之謂也將以謀道焉爾矣君子之仕也蚤夜孳孳以成其君非其祿之謂也將以行道焉爾矣夫君子有憂世之志焉政弗臧也官弗度也則怫然而不平曰吾憾養食者之不足以謀也而徒鬱且憤焉已也逮其達也曰吾位之不尊吾權之不重吾取咎焉乎哉是故君子之學不可以不講也是達之基也君子之道不可以不行也是塞之養也吾聞之也為政之道有四善有五戒君子慎所擇焉是故子諒之政行而民作愛寬裕之政行而民作思忠利之政行而民作孚實亮之政行而民作敬是

故綜核無遺之謂察峻刑厚斂之謂苛安常尚簡之謂弛畏慎無為之謂懦世守有法也隘而更之之謂擾存善去戒君子之所以優於天下也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饒是故君子之存善以庇民也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是故君子去戒以遠怨也夫君子之觀人也不知其出視其處不知其行視其德修政安人故吾於子之行卜之吾子昂哉尹子曰吾之求志也嘗聞道於先民矣而懼力之不逮也吾子之言猶是也請執以往

誥封王宜人楊母六十序

汪鏜

嘗聞之抱道全真者非必山澤之癯積德累行者豈惟薦紳之士乃有閭閻之英含醇葆和以垂懿則處陰休景以

合南文範卷三十

八

伏餘齡表倫理於庭幃嗣芳徽於彤管是以神采著於當年聲聞乎於內外而流風蘊義彬彬乎若此之盛也至乃天錫其純嘏神相其壽康啓慈類之忱豫享色養於不窮則又天人交助報施靡爽矣茲非當時學士大夫所願稱述者歟以今觀於楊母宜人始足以當之宜人王氏孀于少方伯后江楊公初和馬肅肅焉所稱德門淑媛也始歸時逮事其舅姑晨夕左右甘旨畢備蚤以孝謹聞公為諸生時宜人相之辛苦拮据公得彈意力學竟以文章顯公舉進士為大行召為給事中直諫名當是時議禮之臣勢焰薰灼衆望之風靡公獨持不可疏上天子震怒廷杖下其議於有司衆方為公憂禍且不測時宜人相從京邸

合南文範卷三十

九

從容慰勞曰今日之舉正以上答國恩無自悔也且悉取懷中他諫草焚之恐株連善類其於大體如此後謫還具楚問所至輒奉使者檄幹理公事驅馳靡於寧歲適宜人官署中局戶獨居澹寂自甘至樵蘇而餐卒無悶容公以才高取忌低迴偃蹇幾三十年積官至藩臬貴顯矣而猶不忘箴儆居嘗念曰無使聲望獨不如諫垣時也往歲庚子予從吳會還得與公同舟聯榻旬日公與予言之歷歷猶在耳比公解組歸則總內政以臣飭其贏縮籌計京鉅鈔製諸事罔不精密又若故田里之媪且性雅素不喜為瑣翠文繡之飾至訓諸子以植德義崇儉樸為先早晚語刺刺不休垂堂之愛若是乎而諸子乃克自堅立無隕前聞庶幾所謂以志養者則在昔九熊秣馬之事為贅矣夫國風所載若葛覃采蘋鷄鳴之類皆言諸侯卿大夫之夫人能治其內故化行而俗美以予觀於宜人諸所行事一一與古相符契即記之列傳著之圖史何過焉是以上合天心下孚人願綏之福祿壽考以侈其報不亦宜乎詩言自求多福易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信有徵云今年壽六十二月廿一日為初度之辰是日也賓朋咸集子姪森列宜人御華軒被褱翟坐北堂之上撫瑤池之宴聽徽徵之音有不心懌而神怡者乎由是遐齡晚福引翼無疆所以承天庥而迓神觀者斯其至矣魏君世華輩與宜人之子太學生持戴輩相友善徵予文為壽予與后江公為中

表昆弟得侍几席久聞宜人德履頗詳故樂為之書

尹子科應天府鄉試錄序

汪鏜

惟國家養士於學校而羅俊異於科目士生今時苟有志於用世雖卓夢稷契之賢舍此無以自見然科目以文程士也諸士竭三日之力而欲盡據所蘊主司持一人之見而欲繫其平生固亦難矣夫文根於心而成於言者也取士以文固欲因其言而究其心也故有仁義之德者其言渾厚典則有中和之德者其言雄深奧衍有剛毅之德者其言明白剴切閱於中而肆於外猶夫金藏於淵而川竭王產於石而山潤也反是則神理不超之謂凡肉好不勻之謂舛音律不諧之謂乖是皆詭於道而匿其真也諺曰

至明文範卷三十一

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主司執此以求之而實可稽已雖然猶有懼也夫求金於沙歛而揚之求玉於石剖而別之然金玉至寶也其得之也常難而沙與石則比比是也其恐金與沙而並收玉與石而並取也然此猶可言也若棄其金而惟沙礫之是收棄其玉而惟硤碕之是取人將謂何其之罪抑有甚焉竊有大懼也於是祇率同事者次第翻閱窮日夜罔懈已乃得其文取盈其數而以額遺者尚眾乃相顧喜曰始之懼也庶可少釋乎既而思之掩卷嘆曰得無沙礫之混其真硤碕之疑於是者予復取而詳校之至再至三第見諸士之文咸能咀嚙英華充飮道德其典厚者不失之於凡瑣其深奧者不失

之於舛雜其明切者不失之於乖忤若至寶陳於前使人心駭目眩應接不暇文之美者繁然具是矣於惟休哉因是以驗人才之生恒孕毓於靈粹而其成也則造化之所漸濡南轅為我聖祖定鼎之區山川磅礴風雨時會才美之出宜非他比矧當時明良之感相與贊謀治廢歌揖讓於斯其遺風餘烈耿耿猶在也諸士生長其地并四方所至游息其間有不聞風而興起者乎皇上稟神聖之資總君師之任博敘彝倫敷析箴訓所以培植豐芑之仁振育菁莪之化者益隆弗替士之翔洽淳風涵泳膏澤而奮然有作者固宜斌斌其威如此也且國初科目之行未有定制在昔洪武甲子重議條格至於今遵守不廢文明

至明文範卷三十一

十一

之運所由啓矣今歲甲子我皇上復加裁定乃正文體汰冗濫革弊習嚴防範慎擇百執事諸所層舉犁然精當足以垂諸久遠則文運更新之會誠與氣運相為感通是以德意所嚮莫不爭自淬礪期以無負明時而英賢輩出彪炳璀璨真足以敷貴典與煥揚國華今諸士之卷具在可披覽而得也然則皇上久道化成之效壽考作人之功信有明徵而太平之應不偶然矣諸士既舉於有司將展對大廷敷布有位使能樹列勲庸表著風節舉今日之所言而次第錄之則某等庶幾體國薦賢足以副陛下側席之懷若徒以其言微利禄於一時而視所學如弁髦使人指之曰此沙礫硤碕之儔也是主司之恥也則某之懼也終

無以釋矣然聖天子威靈之所遐矚德教之所宜囿固知無是也而猶憮憮不能釋者誠慎之至也是為序

送程翁序

歸有光

新安程翁少而客于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庵翁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皆稱白庵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締求約孫應春迎翁還孫田將聚族而為翁壽婿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山靈嶺亦笑我矣于是謁余請馬余惟古者四民畢業至于後世而士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為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倚

皇明文範卷三十

十二

頓之塩烏保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瑤琨果布之珍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跼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淞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縣歟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為業翁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翁為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翁今行矣于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其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遁世長往懷道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

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游老而休于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為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贈考功史沱村先生考績序

楊豫孫

余為諸生數聞薦紳長者言濮陽史先生邇來南都先生為司封郎中得同曹始望見其為人甚嚮慕之今年春先生移考功又同署朝夕備宴語益自喜為得師無何先生考績矣賢人乎賢人乎何別之易也瀕行南都諸大夫學士公等會祖於龍江之漣相與作詩章為惜余推鈍無術

皇明文範卷三十三

十三

學何能出一語為先生別然竊聽諸公言往歲先生以監察御史按郢鄧帝鄉號難理先生奉法肅紀誼形於色劔豪詰慝去民疾苦嘗憤激再上封事為天子培固豐芑牢甚中涓人仄目視之竟坐謫外凡六七年稍遷至今官先是京朝官以註誤出者未滿秩輒擢去有二三年間賜銓者乃先生留滯即署至以考績行傳曰力田不如逢年惡晴所謂逢年哉以是甚惜之又言先生南都兩為考功惇大中和未嘗以已長格物衡鑑公平咸有定價從容引証人莫能奪且沉淪典籍博考元始道有餘而意嘗未足孔子之所謂達者其在斯乎以是人無剛柔賢不肖盡靡然歸心不忍其言去南都固多賢先生去善者減一幟矣又

以是重惜之余聞諸公言蓋泣然涕下云嗟夫嗟夫先生素志澹薄悠然有世外之懷其於浮沉舒卷湛如也使彼時較短長如今日諸公言復能抗守節至此哉先生既以慷慨守節之聲施海內又引之羽翼後生嘗執余手出肺腑言終不敢嫌阿自廢負汲長孺長孺其鄉人也余訢然嚮慕曰余敢以嫌阿自廢負先生斷金之誼千里同心終不係先生之去留也諸公所重為惜者是耶非耶况聖天子博覽兼聽無忘遠臣終不使慷慨守節之士湮沒而不稱安知非遵養淳淳之而余之所持以信先生更有進於此者彼去就離合又何以足為先生惜哉諸公聞余言其稍慰否也余不暇自慰而以慰諸公詩不云平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謹序

皇明文鑑卷三十

十而

昭明太子集序

周滿

昭明集世鮮概見余得之百泉皇甫氏者又多訛闕不整乃正之升菴楊公本涇周公間以已意訂補亦畧成書三復遺篇如獲罕寶乃刻之齋中傳諸其人為之叙曰昌輝載運景緯珠聯貞曜既陳人文斯著洎夫義繩啓緒前畫之旨聿宣燭箴嗣音元聲之律由起斯文漸開源流浸廣姬禮孔書日光燦燦茲天縱之大猷非詔藝之並觀也若夫澤畔騷人抒幽情于蘭茝周南太史寄國典于方聞理究人倫言殫物軌耀壁炳奎吐色花于淹筆雕龍翼鳳發池草于謝篇亦有柱史之經國史之談綺若縷冰枝同琢

王然皆義舉寸長秀奇各出未有並包衆美道存一貫者也昭明太子氣稟二儀道周萬物孝隆問寢學延博望爰始貴游雅崇經術漱潤靈立究元精于五始擢芳藝死綜玄乘於群言序述閎深翰詞繁郁風動記牋之敏雲飛表議之才舞詠方滋摧鋒莫擬豈止春葩秋蓬變態因時椎輪增水麗華效物而已哉若乃緣情體物則大希聲莫不超挺塵輿妙拔神思和墳荒而比韻式金玉以流輝是又足以黼黻乎卿雲而芒耀乎化日矣加以德本深構妙果獨高鹿死三乘之宏博並契真如尼園八藏之沈秘咸窮正覺預宣二諦功被三祇圓明燦若珠衣顯了義隨鏡照洞明無相開示南宗斯理觀之冲規由國智之上根也某

皇明文鑑卷三十

十五

附其後庶將來哲同鑒博記云爾

贈二華譚年兄出守天台序

萬恭

天台浙之輿區地多阻險俗尚故醇羨其縉紳率厲名檢沛靡麗而閭閻亦勤耕桑務本業無器訟澆詭之習先是為之大吏拱手而聽政按牘而視事即一長者卧治之裕如也嘉靖癸丑秋濱海盜起屬邑黃巖不戒首罹其禍明年掠嘉興又明年掠松江流毒蘇州以及于杭連海千里多為盜區君子是以謂濱海之患實台州黃巖首之也夫黃巖之役蓋其徒僅僅數百人者此嘗我耳以彼其時太吏者能發一卒浮一艇於海門之間豈得有黃巖之禍彼

嘗我不利即不得我虛實又豈得有嘉祐杭蘇松之禍君子是以謂濱海之患連歲實天台黃巖首之也會天台牧缺有司懲往昔圖所以過亂本策者以南京武庫譚君往領牧事主上方屬意海邦思以易置大吏亦遂如有司議某從同年十一人者往賀譚君且訊之曰君知所以領台州事乎主上誠謂君才且誠也去年夏蘇松告急南中方謂此蘇松事患與我遼不相及也迺君奮馬下令得壯士五百人者馳而往誓告之嚴投超之勇海邦之人謂老且死始此覩也今年秋盜肆南輔南中復謂此職方事患與我遼不相及也迺君奮馬下令又得壯士五百人者馳而往誓告之嚴投超之勇南中之人謂老且死始此睹也夫誠

六言文範卷三十

十六

臣不避難以集事志士不遠嫌以策名此非獨君才也是皆一誠所致也則領台州事非譚君往誰宜為之蓋聞台州之俗易與為治夫緩先撫字急先保障此達權之至機適治之上圖也慈母之于子也且哺而夕撫之疏欸耳呵禁其所不祥排禦其所外患而後成其為慈君行矣台之佐及幕及于屬盡圖而識之孰廉孰能孰善理稅孰善治戎孰長聽訟按其圖可盡得也台之山川道路盡圖而識之孰險孰夷孰遠孰近孰可屯衆孰便扼塞按其圖可盡得也台之編氓習尚盡圖而識之某所良某所狡某部衆某部寡某氏有壯士為幾何某氏有積粟為幾何某為衆所推可為之長某可為之副按其圖可盡得也夫君控制

皇明文範卷三十

十七

千里封疆之內按圖而定操縱約束悉得而專之非若南中而治蘇松者也又非若武庫而領職方者也台之先有司力勝侯者保障之績可敬天壤余敬其人如神明語在義靈傳中于今三尺之童能頌勝侯夫君才且誠可並勝司戶而秩加崇焉其所保障豈得下勝司戶也懲往昔遇亂本下以不負有司而上以報稱主上令台之人前有勝侯後有譚侯豈不偉哉豈不偉哉十一人者聞余言遽然咲曰子過矣夫譚君非卑卑者今往台如前卧治焉足耳子何教公輸以運斤誨倉公以劑方也某捧首走避且曰吾誠過哉然楚人有慕泰豆氏而學御者索御之圖識其軌梁記其輪蹄以為盡御之道也楚多桂澤無所用之去而之齊道逢泰豆氏御車而過焉不識也楚人急呼下車而語之凡軌梁輪蹄之具無弗諄諄誨也已揖泰豆氏上車途之人問之曰子何術而誨泰豆氏諄諄也楚人大慙走匿樞軍中泰豆氏聞之旋車急呼而出之曰子何慙甚也夫子愛我誠篤也謝而去之二華君行矣其以余為楚人誨泰豆氏御焉可也

包侍御集序

莫如忠

包侍御蒙泉先生既卒其子杞囊其遺稿詩文總六卷作自臺中者署之臺中集作自謫戍湟中者署之湟中集是為包侍御集云莫子曰余讀包侍御集為閔然掩卷而嘆也夫侍御負雋才發自弱冠長益卓犖竟其志所自托以

見於世者獨文辭焉已哉而文辭之存又多軼也於侍御撰著十纔二三耳嗚呼傷哉余嘗究觀古立言家其譬諸得勢而益彰猶順風而呼矣至謂詞能窮人身在紕抑而時寫其窮繼無聊者亦多稱於世何耶夫人所遇顯晦不同材質之造就亦異昔孫興公擬賦遂初方赫然顯盛矣而虞卿以窮愁著書固憤抑之所為也後世祖興公者矢廟廊之肯而乏幽沉之思祖虞卿者發丘園之賁而闕黼黻之章軌轍既分各從其適執體兼長者乎余喜侍御之集於臺中見遂初之致焉故其言麗以則於湟中見窮愁之蘊焉故其言婉以思方諸二子殆兼之矣其可列而傳無疑也侍御平生博總羣籍屬意詞章餘三十載嘗其漢

皇朝文獻卷三

十六

魏以來迄盛唐諸名家為苑詩類選三十卷行于世用志勤矣所交多海內之儒與其弟南侍御吳石君以二包並稱籍甚則世之知侍御而悲其志者孰不幸斯集之傳而况知且暱如余者乎余以侍御平生端方之操孤特之標不獲世之滋垢迹其表著既已杰然在人藉令天假遐齡益竟所就於功名之會惡可量也而獨以文辭見哉故因其子杞率其弟梓楸請校其集叙之而重傷之侍御諱節字元達別號蒙泉子與余同校者贊憲西谷張君也

軍政類編序

包節

明興兵制肇定高皇維時伏劍戡亂武節揚厲虓虎之士所在雲合繼自列聖受成漸備規畫百七十年詔令訓諭

之詞與輔拂臺省之臣後先建白采著篇章者彌益多然散漫放失靡可稽考是編能網羅舊聞簡敷料條其要指無慮承襲揀剔期以足兵運迄于今寔極衰耗屯戍要害之卒什可存貳參法立而不行禁密而罔守豈盛衰相尋其極然乎幸方寓又寧臣妾海內廟堂之上類右叔孫雖淮陰英六無所用之故小夫更徒皆得攘臂伸眉末視敕武且郡邑有司又皆起自諸生從吏不知甲令每應記徵發愕眙而視席質胥吏惟所偽謾鬻市戎伍營魚尺籍軍政愈益陵夷稍稍失舊制矣如使豪猾囑譟起崖澤桀鰲之胡引弓而南軋胡以備之間隴右雲中歲警烽燧最者僅得保就未聞禽鹵上功交夷不諱往議軍興迺不能

皇朝文獻卷三十

十九

具數萬之衆是足以觀矣昔李牧侯國裨將能使百金之士十萬片逐強胡昭夏全盛顧反不能則是不可為深念哉夫因循不足以揀弊翫溺不可與圖危今俗吏苟且一切病此即是編無益毛髮然明著國家之典章俾所易曉戒諭之責名實考成效其廢格解弛坐耗行伍之罰有著今視皇代所以存變計豫不可一日忘兵亦幾萬有一之助於戲窮極而變以俟崩詭雄傑之佐起而更張之與周官司馬法比隆且何幾於俗吏哉編為卷二為類十有四往往傳焉或曰臺史傳君鵲嘗比輯之予事閩履授胡子瑞增嘉靖十餘年之間所著例大氏章章備矣胡子瑞同知福州府順軍政云

子平格解序

包節

包子居渥中數月有野樵者日以采荷之間過談三命甚詳且出示所撰格解其說大抵祖有宋徐子平氏又摭諸日家以綜覽博究樵自謂即其說可以言生民壽夭富貴貧賤如神包子廼有感於命之說也序其首簡曰粵自九土辨類萬族含靈紛紜錯莫可紀狀冥靈與壤菌同榮蚊睫與鯢池並運翼風翔霧者騰騰八極蟻漫泥壤者踉蹌跬武何巨細修短之不齊而升沉通塞之遼迥若此哉若動蕪揖禪於寡微微纖微臆於高門荆陵長年於虎噬殆庶急烈於龍藏惟魯蒸雲於沛里英奇畏鵬於長沙戚孺振稜於絕塞名家對簿於迷途比事人倫殊形詭態

卷三十

二十

畧舉端凡類推旁悟斯皆陶鑄鴻濛鏤雕元始夜半負之而趨山澤莫測其繇者乎廼知運會既謝填欲海於驪構軒冕倘來胃雲羅於巢許西山願領湘渚沉體者固非矯天以殖節而虞卿范蔡接踵疊跡或立談封侯或片言入相亦非役智以奸時如槩謂災祥在積禍福自求則岐靈逝而魯乘迴力乎命乎要自有辨故聖哲相沿存而不議修身立教所以盡人俟命受順所以事天庶幾上下有無兩端並列者哉至於河汾召命言涉誣矯鄭圃制命尤論誕肆學士大夫未之或信况汝樵所謂格解者耶鑿混池以寓言扣惚荒而寄辨三奇四正肇始何從六害七傷命名奚據附會支離曲求事應無乃枘鑿齟齬河漢徑庭因

斯以談去命滋遠然自漢司馬季主以來迄于陶弘景李虛中之徒世載其說不盡廢棄輒微消於溟渤瞰末際於吳穹抑亦日卜家之管蠡歟格解數篇固其支裔盡天盡海曾或在茲倘隱肆垂簾而有客如賈宋者庶其取徵云爾

心學淵源錄序

薛甲

夫人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以成形而心涵其中以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主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有所知覺者皆心也心無不在者也心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並列於形獨以知覺之能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待之以成其用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所以可貴者心為之也人有

卷三十

主

是形即有是心形以心貴故以心屬之人而命之曰人心人外無心也心一人也然心能以知覺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用而知覺不能使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用之得其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用之得其當者道為之也人有是心即有是道心以道貴故以道屬之心而命之曰道心道外無心也心一道也是道也具於中則謂之道發於外則謂之中心之有道猶木之有根而中其枝也言根則枝有可信不待發于枝而後知之言道則中有可信亦不待發於中而後知之也以其可信故謂之允執允執其中者治天下之道也堯以之授舜明治天下之道在於心也而心學未之及也至舜授禹益以三言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惟精惟一而心學備矣心之有學何也所以明執中之要也蓋中雖寓於道道雖寓于心而心則有形也形而非道則不能以自立而物得以誘之形為物誘人不戒其為人矣人而非人將與物同不亦危乎故曰人心惟危然人心雖危至於道義所在則有藏於寂然之中發于卒然之頃而不可遏者如孩提而知愛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之心此心之萌擴之可以配天地充之足以保四海有不知其所自來者此乃帝降之衷人所同具不可以知不可以識識者也以其淵深而不可測微妙而不可以形圖故曰道心惟微危之中而有微者存焉則形有所恃危者不至於危矣夫人同此心心同此道宜入皆可以為聖人

金明文範卷三十

二十二

而卒莫能至者何也有此心而不能精也精之為言不以思慮雜之之謂也思慮不雜則心與道一并其形而忘之如舜之封山濬川治曆明時誅四凶舉元愷無所不為而曰無為非不為也為者其心不為者其道也有為而無為者也文王處明夷之時終身悄悄無所不憂而曰無憂非不憂也憂者其心不憂者其道也有心而無心者也有心而無心有為而無為道用而心不用夫是之謂精精則不二而一於道矣心一於道則雖不言中而中之理已得允執之要在是矣是謂貞吉悔亡是謂何思何慮殊途同歸而一致百慮此心學淵源所自來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以此治天下皐陶伊傳周召之臣以此相天下孔子以此

師天下顏魯思孟之徒以此而繼其傳其道一也未有二之者也自聖賢不作學者無所折衷各以意見之私竊窺聖學意見所在千緒萬端惟其所是各自為說不合不公而道術遂為天下裂蓋有竊附于吾儒之無而欲絕物以求之者不知吾儒之無有而無者也無待有而顯者也離有言無則無無所寓矣棄君臣絕父子而漠然無情以是言無尚可以為心乎此離有於無之失也又有竊附於吾儒之有而欲襲義以取之者不知吾儒之有無而有者也無待無而成者也離無言有則有失其原矣棄根本崇枝葉而虛偽日甚以是言有尚可以為道乎此離無於有之失也間有知二氏之非而為簡易之學訓詁之學者雖其

金明文範卷三十

二十三

說自謂穎悟有截融會貫通而於德性道學之言終有所未合內外合一之旨終有所未明則亦無以窺心學之淵源矣善學者苟有志於道必也不求速化不膠耳目惟沉潛精一之旨而以吾心證之則其是非其得其失有莫能逃焉之良知者而心學之淵源端可識矣甲自蚤歲服膺聖謨參考經傳間有所得筆之簡端妄意撰次成書以就正有道而暮景侵尋終莫之能逮也爰遂裒集所言而附鄙見於此以為心學淵源錄云渡河之筏不棄朽株後之君子倘有與我同志者當不以是罪余而諒余之心可也

三獎序

谷繼宗

嘉靖十有二年秋七月壬子宜興令獻幣于常州之堂行
獎也令屬吏也下不獎乎上卑不獎乎尊以屬吏而行獎
承貴大夫之命也太守者何西蜀趙公也谷子既獻幣乃
致辭者三禮一也致辭者三以獎之者有三也獎之者何
三大中丞御史大夫滿公一也監察御史李公二也監察
御史宋公三也皆分行屬邑宜興最後令則自致辭焉承
太守之意也初太守趙公方舉檄曰宜興令非谷宗耶東
方之產也其為言質而不華谷子聞而驚曰宗何能言宗
嘗私淑人矣此非吳地哉昔季子聘於魯請觀周樂歌列
國之風而知其政罔不孚矣吾嘗過毘陵之野聞童子歌
謠詞曰豈無同時同姓則少今我邦侯古之三趙夫三趙

皇明文範卷三十

三十四

者何衰也朴也廣漢也謂我侯冬之日也仁也琴與鶴隨
也清也設鉤鉅也明也夫仁以博愛清以勵節明以燭奸
博愛則衆悅節勵則譽彰燭則法不壞我侯之政既善
矣乎蓋有徵諸民矣于是谷令陳毘陵之風頌政治之美
趙侯喜撫于私第谷子因閱家乘及誥命之文曰於昭顯
哉趙氏其世胄乎再拜賦棠棠者華稱侯曰尊翁雪岩先
生嘗御史臺矣公亦御史臺又嘗淮南太守秩矣公亦太
守秩蟬聯主組不亦永乎公起讓曰吾父之業也吾思克
肖乃惟祗若是續谷子繼賦采菽之首章稱侯曰公三年
奏功矣入覲天子之光必有路車衣赆之貺也而錫予不
亦至乎公起讓曰吾君之寵也吾思克蓋乃惟敬肅是將

乃賦鳴鵲之三章以答之令尹谷宗謝曰洵矣其淑人乎
偉哉其儼不忒凡我五邑敢不是式是則

太師梁文康公集序

王世貞

余聞之霍先生云故太師梁公之賢也 毅皇帝時秦王
欲關中牧地陰款上佞臣寧乃以疏請而諸大臣給事御
史亡不持牧地重勿與佞臣寧從中下甚力諸大臣恐稍
稍引避上怒甚促梁公草詔曰地沃饒西邊所給芻秣數
十百年今遺王王慎毋以地為奸人亂資上駭曰牧地故
重耶已之余既奇公事則疑霍先生私其鄉達者哉已復
從他人徵信而久之稍益讀公集及事行紀乃更意霍先
生畧未悉也世自不解輕訾非梁公獨不竟南狩中事耶

皇明文範卷三十

三十五

蓋上雅念金陵土風欲止未有跡會宗伯以郊請上謂郊
高皇帝都曷不可梁公業為言禮綿蕞寡豫又配位定孰
敢移迺寢上竟以郊日迫發矣而是時江彬握重多從射
生伙飛宿衛內自疑數伺上間公委曲輸款以緩敗其謀
得不叛後竟與新都公合策捕誅之 毅皇帝崩公承詔
迎今上安陸上即位當推恩迎者公力引疾乞骸骨而不
被公亦不自言絳侯誠賢木強尚欲私代王有請公不大
遠勝絳侯哉當公日給事御史每一二指摘公欣然亡復
辯意不欲以已故傷朝廷恩已見辱臺諫更為之地若此
且公亡誇人廉而握政十餘年歸欲構數頃地局段不及
直罷長沙震澤諸先生聲華溥海內公與之下上其議論

文章亡少遜然以文乞多不應應即棄去稿艸今其存者固醇厚爾雅稱盛世風跡諸先生獨嗚呼公胡長者乃爾余讀嶺南志先朝大臣不數數僅一丘文莊公文莊相孝宗廢應運為時所慕說顧其施行與學不悖亦不能相當公後起居其難而旁解宛劑有足濟者學士大夫恒相語毅皇帝朝中貴悍將固臂引疊感縣官而士氣伉勝亡小貶梁公力為多即嶺南好稱文莊學又馬能舍公矣梁公沒僅三十年其孫孜衷詩文合六卷授簡于余余少且賤孜獨以其意不佞俾為綴其大都使後世考焉

贈徐東臯叙

王世貞

徐生間過世貞談其尊人東臯翁世貞未嘗不心語屈也

香雨文範卷三十

二十六

即古商山之稱綺季者流事行無所考見一出而用其餘奪天子尊此其素必有大過人者予登吳臺南望天目諸峰鬱鬱葱葱多奇氣焉慨然念其時豈鮮特達磊異之士如古所稱述哉迺今意翁當之否歟否耶蓋徵翁於徐生則少時事類任俠云翁貧故力作頗具一二中人產而屬歲侵諸季儂行也翁憐之悉推其貲獨身與許夫人耕墾中不給則恒依外家遊其外家者素里稱善柔也大翁創起獄相中利以破其貲為已翁行刺得大猾陰擬之厄乃持數十金因所厚謝過翁坐上坐偏集里中子弟數大猾蒲伏搏頰已徐揮其金使盡為酒竟數十年亡敢蹟翁外家而翁又間過窘若憫民豪還袖大鉞直往欲遂碎豪首

豪恐陽驚不識曰吾嚮爾忽之為徐君耶爾得自罰持牛酒請遂交惟徐君乃止然翁業已折節讀古人書揣摩成敗多中教授諸生下惟恒數十百人邑令課孝弟力田首延禮翁翁緩頰為令計邑田數千頃枕諸山即春水下若不及受無浸邪分若二殺之就窪坎為池待澇涸可魚千石堤可桑萬株佐歲矣令善之未果則人人笑翁為縣官笑不下計然奈何家四壁立也翁曰吾所謂與計然異者竟不為家而徐生長從有司薦居前列稍無慮饒矣翁之一再過鄉人飲酣甚已出巨羅酌遂以為壽翁恠之鄉人踞屬耳曰令方事困我度非翁無為解者翁連唾拂袖出不顧然翁亦數為令明其無辜不使知也春時游花間

香雨文範卷三十

二十七

肩輿從二鹿酒之咸馴伏若家畜然多手種橘柚為園而過者即無論雅俗固田父酬酢竟莫去不復記姓名矣始徐生之與世貞以聲通未有識也既衆中目相異問知為生乃惓然自恨晚海內稱能文章家無稱及世貞者徐生則已高有名而一旦慨相謂曰足下固泯泯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足下是時濟南李攀龍文奇甚吾三人鼎足立矣徐生竟以遠翁上書乞分司就迎養不報夫徐生豈輕於棄吾二人哉此其意乃甚可念而翁移書輒誚責曰兒驕須乳邪若日食大官廩列即署不一志媚上而奈何戚戚計其私為也吾年八十蠟履登天目山飲不人後醉不人先鹿無恙木奴指漸繁計且足耳慎無南南吾且不適

於是徐生受書分不得違君親指矢過世貞內怒如也欲得一言為翁慰心夫翁奚假世貞言哉第於所傳翁非僅為俠者用足以周一世而不試彼其自整之所欽行日月弄雲霞時有不能秘以此寄耳而其天竟以不試而自全夫於其所傳者非其天也此視嚮所稱綺季者流則何間焉蓋徐生少為詩一二篇出翁持視輒私嘆風雅當吾後父子間更自為知己若此世貞則又奚無言哉

赤牘清裁序

王世貞

夫書者辭命之流也昔在春秋游旌接轂矢揚刀飛之下不廢耐往嫺婉可餐故草創潤色既匪一人謀野提邦以為首務然而出疆斷割因變為規奇文行人之口無取載

皇明文範卷三

二十八

函之筆離是而還書郁乎盛矣用亦大焉故綴箭聊城則百雉自摧秦草秦庭則千素盡返少卿紆轡于毳帳子長揚浪於蠶宮良以賜人我之懷發今最之蘊或揚挖沈冥或掎折疑豫或誘趨啓蔽或釋詛通端走儀秦於寸管組立倚於尺一思則川至泉湧辯則雲蒸霞燿其盛矣哉然皆春容大章汪洋苑翰鴈距弱雲路廣其修阻魚腹狹波臣付以沈浮則有黃麻薄蹄絨蘇固蠟燭燭數行遙裔千里蓄止寒暄情專問慰隻事與端片物托緒毛生為舌墨卿代面醉潘灘滌厄言真徵其造色也烟兮隋珠之忽投其寄情也泉兮春絲之不斷是用河嶽雖移漆膠愈結徘徊吟咀情事更絕明月死其依懷白雲停而不飛斯則晉

客玄談之委致齊梁纖語之極軌也西蜀楊用修少游金馬晚戍碧鷄傾浮提之玉壺然太乙之藜杖漁稅獵稗積有歲時爰會斯篇凡十一卷命曰赤牘清裁或因本寂寥或刪妄繁積其見文選諸書者不復更載麗砂的礫等謝氏之碎金玄圃崢嶸掩瑯瑯之群玉客有齋示余甚旨之第惜其時代名氏往往訛誤所漏典籍亦不為少乃稍為訂定仍加增葺及自唐氏迄今詞近雅馴亦附于後合為二十八卷藏之櫝中於平文典既遠清微多秋陳驚座之十吏逋供劉南昌之百函俱發流映前史以為美談今皆闕如況其下者余既慙半豹寧免魯魚故縣中即酷私王充之論亦是卿家子雲覆瓿之業耳

皇明文範卷三

二十九

俞仲蔚序

王世貞

吾所與布衣游者三人俞允文仲蔚謝榛茂秦盧柟次樸謝廬故河北人任俠往來燕趙間燕趙書生習稱之而仲蔚好里居又善病病輒不出應客家人數米而炊旦夕不辦治飯即且治麋耳終不復能有所干謁凡仲蔚所為行桑樞甕牖咀蒸裋褐不厭死而已而其自托古文辭特甚吳中少年習聞其鄉有名者則日益事相貴推竊不休餘煥毋揚其直而售之乃仲蔚弗顧也謂余曰而來前而為黃初之際乎哉蓋洋洋如也即不遂方軌而執轡者忻然矣仲蔚又稍厭唐以後書雖不能盡屏蒐獵一二計以共掃除之役非素所做慕也以故益日與諸少年倍仲蔚之

文與聲不能走關關而南北雖然海內更二三君子亡鄙
余者與仲蔚相離足老也即不可而使仲蔚卒棄其故而
臣諸少年婆娑湧涵白首途遠豈其能遂重洛陽帝而以
是數哉然又胡竟寥寥乎仲蔚也五父人積壽夢之鼎者
齋而後出視容容曰嘻主豈教余於無鼎哉默其寐聚金
而液之以意加新焉出鬻而買者蠅集也過五父晚而弗
視曰烏用是文聞習而泯泯者此非其體貴賤殊也則所
由辨難矣仲蔚授余集十卷不佞得寓目焉史之為四卷
賦及詩雜文若干篇夫賦余不知其所自也其楚人哉五
言古志而沈深滯陸之僑盼歟知其母齊梁靡也七言古
之麗以則也五言律之思也長篇之莊也五七言之悠然
而雋也文之為替也銘也亦廣也七子所瞿然而辟易也
夫

小皇明文苑卷三十

三

贈憲長海崖周公入粵序

宗臣

鄧周公往以上命來督閩儲無何謂上上以公當返閩而
粵於閩最近會粵憲使奏缺上遂以公為粵憲使命至閩
而方伯楊公嘆曰公何復出即出何粵也以謂宗子宗子
曰斯上意哉楊公曰上意何者宗子曰余讀秦漢之際而
知粵之難治也乃無逾今者昔之難在有其粵者也而不
在粵也今之難在粵矣而尤在乎使其粵者也當漢盛時
呂嘉皆王太后之議恃粵之強不內鄉一夫耳而天子至
命伏波樓船戈船三將軍統數十萬下蒼梧牂牁討然

而君臣上下之畫毅然毋撓者則以呂之故而無與於粵
也今島夷者何為者也乃能以其一朝異域之人而與我
粵人驩粵人日釀美酒烹大肉以時其至即不至且操大
艇載酒肉及絮繒遺之有司稍稍詰問輒走夷中令其持
刀大呼攻城野掠率格殺數百人而去有司上書言狀上
非不欲命大將軍統百萬盡捕殺諸所呢夷者顧念此皆
吾赤子也與其亟而兵也不若且飭而懲故以三尺付公
上意深矣楊公曰公之奉上命以往則嚴乎宗子曰余知公
之不欲嚴也夫三尺者法也天下未有不嚴者而公
獨奈何不嚴也嗟乎粵人之呢夷也豈真其父子兄弟哉
毋亦夷持其所以生之之具而招之而治粵者輒又嚴刑

小皇明文苑卷三十

三

酷罰以趣之死夫好生而惡死者情也生之而不趨死之
而不避天下無之為今之計不若緩其所以死之之具而
漸示其所以生之之路寧使之稍肆於其內以玩吾之法
而不使之法密而不勝以求快於其外而至於絕吾之法
則其視吾之所以生之者不殊於彼也彼又安得而奪之
斯弭亂之術也若朝論殺一人焉暮論殺一人焉則其心
愈駭駭則疑疑則亂即遣使大將軍統數百萬盡捕殺之
何忍哉故曰公者不嚴者也其亦上之意也公念之矣故
事同米諸公遷去輒有贈言是時公徑趨粵而書來問所
以贈者楊公因命宗子言宗子於是以其與楊公言者報
公公上首所擢上為御史忤貴臣斥去已又為縣官為滿

臬臣今四十年矣非上念專甚豈復令公南哉今且召公矣

贈大叅劉公之浙江序

宗臣

夫今時所最稱難治者則孰逾閩越哉閩越故稱雄天下而薦紳先生往官其地者靡不沾沾喜蓋簿書期會之外高卧矣自島夷內闕而二藩諸郡邑遂大購戎事當事者日棘棘焉徵兵集餉雲湧風馳甚者被戎而壘提戈而逐日驅手足耳目以從之蓋髮不遑櫛而垢不問沐矣以故官其地者日冀代去而從他方調至者靡不悚然動容誠畏之也嗟乎君子之所貴於才者貴其急時也時易而易時難而難時勞而勞時逸而逸誠畏之則勞與難者何恃

八皇明文範卷三

三十二

也乃今觀於又洲劉公則嘆才焉方公之初至閩也夷雖遭創去而當事者懼其復來則無逾會城至重者於是下築臺之議而又以諸所調客兵集省中不列之營廬則擾於是議郊外創之二營是時內外戍兵數千日渡道索餉而當事者以為餉而不練徒餉也日觀公才遂一以屬公而有司內外凡以戎事至者輒白劉大夫劉大夫云公是時既已攝臬憲矣日晨起坐堂上群吏以屬牒至者已散之輒勒諸有司環城而計曰若何而臺若何而營若何而廬若何而石若何而木悉盡而付之有司而日趣之而又勒內外戍卒間日練之射所教之以擊刺進退左右奇正之節而鐃鼓之聲日殷殷彭彭聞城中也頃之當事者召

諸大夫登陴則諸臺山峙矣觀之營廬楚楚而翼翼矣閩之兵鄉也不能持戈今縱橫矣鄉也執弓而射矢飄飄數步止也今八十步中矣鄉也手持礮色顫也今弄而發之如持杵矣於是當事者輒目公而嘆曰斯大夫功哉斯大夫功哉無何越藩參政之命至而諸大夫相與私言曰閩方恃公長城矣公而越如閩何宗子曰不然公之才辟則裘絮之可以禦寒而饘飴之可以療饑也一室而寒且饑者既廖之矣即外而又有寒且饑者亦何忍私其裘絮饘飴而不急之也然則閩安能私公予竊有聞天下之事以其耳聞之不若以其目觀之以其目觀之不若以其心經之以其心經之不若以其身營之公舉進士餘二十年矣始為邑已而為郎署已又為郡為藩臬臣天下之大政靡不身營之也異日者公入而登樞要贊翊聖主經綸區宇何殊閩越哉越且不得私公何況閩也諸大夫曰宗子知公哉宗子曰何哉斯言予之嘆公之才者觀公之外也乃其內則皇皇於仁禮之塗而斤斤於義命之防其心之慎也辟之履深焉其守之索也辟之懷冰焉其性之謙而度之遜也辟之抱繩焉此又公所以居才而出政者也才則安能盡公諸大夫不知其言之尚不足以盡公也公之入越也而遂以其言為贈宗子於是仰而嘆曰不能知公何以贈公哉

八皇明文範卷三十

三十三

贈建州楊使君序

吳國倫

楊君蓋楚人云學于燕南弱冠起家成進士推擇為留都大司馬即其在留都亡論中秩修故事與諸曹郎蒸蒸興也大者萬卒窮致至甘心少司徒氏三山震撼相以市皆自廢計亡出矣楊君慷慨躍馬出提白羽扇示之曰吾活汝汝其左袒即萬卒人人響應無不左袒楊君者夫難是時撫劍無所用威緩頰無所用辯楊君一躍馬而大難遂解談者至於今髮上指冠豈非以其神氣足以彈壓之耶已朝廷錄定難功遷楊君為建州太守守建州蓋三年年裁三十比予入佐建州儼然視楊君長吏也乃楊君則不自謂長吏也予退而竊嘆曰如予者豈足為楊君執鞭哉夫海內薦紳先生聞楊君定留都之難以為其人必長

皇明文範卷三十

三十四

老多所歷世故盤錯為能不動聲色而使反側子自安宜知楊君今猶白面玄髮逡巡曳金紫若章縫耶已予從旁觀楊君所為治郡事又率用長厚之道法不貶而民親令不苛而事核屬八閩苦兵建州居其上游羽檄交馳使車擊輦而至所徵諸路將士日不下數萬道建州而東也楊君顧數從盃酒談笑間授有司者以籌其供億曰計如是如是足矣又亡命之徒嘯聚山澤為變鄉邑諸父老扶携趨楊君請兵戡之楊君則又從盃酒談笑間喻諸父老曰若第歸無慮吾已為若滅此屬矣已將士德色市人莫知有兵亡命之徒就擒而父老無恙茲信乎昔人所稱折衝樽俎者非其神氣足以彈壓之何哉予既心知楊君學不

送周兵憲赴海道序

吳國倫

假年而足氣不加助而完才無所資於閱歷而用之不竭乃獨不能究其微也稍復私叩之曰大夫倉卒定難於彼從容解紛於此有道乎楊君笑而答曰偶然耳嗟乎嗟乎如予者豈足為楊君執鞭哉予與楊君居未一月以有昭武之命別楊君即昭武僻且少警易治於建州數倍至欲以楊君之治治之神氣固有所不逮矣方日夜思得繼見楊君會邑令王子陳子使使徵言為楊君壽遂書此遺之

皇明文範卷三十

三十五

貴人免官謝罪去客有賀公者曰權貴人去公等自此升矣公曰休矣容直遠奸主上之德直言敢諫御史之事吾誠無狀何至掠人之美以邀主恩即使覲顏內卿貴矣安見其有加於良二千石乎於是人益歸公長者謂難以富貴利達嘗也其治延也明師帥之體修保障之令典禮尚讓存問耆老吏民有善輒避堂以舍之即古文蜀郡劉弘農孟雲中其風益藉藉焉間者島夷寇閩中諸縣道烽燧相望又山澤亡命乘墉而聚沙尤間危延者如壘卵矣公毅然獵纓矢諸衆曰夫延故七閩襟喉也延危則七閩之道阻而徵兵餽餉其進無繇以吾居延而使七閩坐困又安在其為良二千石乎吾蓋有以籌此矣故寇至公輕裘

緩帶以臨之使民不懼寇退公又卧薪嘗膽以備之使民不懈夫不懼則待敵有餘勇不懈則思患有餘智以故夷止異境乘墉之衆執而為俘公誠得勝筭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漢制太守重領武事則稱郡將予竊謂今之七閩守吏皆有郡將之責也至稱文武才宜莫如公會中丞譚公御史李公並以公文武才疏薦于上謂宜提兵漳泉制夷于海不使得內侵是時上方宵旰南顧喜為海上得人遂報可乃延之父老相扶携遞道流涕固爭於中丞御史之前曰奈何奪我師帥撤我保障耶顧我奚罪不得效河內人借寇君一年耶兩公諭之曰父老無恙汝周公此行為父老耳夫閩大勢辟一巨室而家督者所使捍門

皇明文範卷三

三六

戶得其人則舉室之人無警今海上夷所從入門戶也延堂粵也汝周公居延延安移之海上則夷無所從入而七閩舉安且父老獨不聞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又不聞晉侯曰百萬師不如一賢乎奈何但堂粵之粗安而忘門戶遠計為也父老唯唯涕從諸大夫送公于郊而升之曰願公此行克壯其猷使海上諸孽望風而萎豈惟不負中丞御史所舉即皇上十年南顧之憂非公其誰解之父老不即填溝壑猶能延佇太平矣公遂慷慨策馬以行

贈揚州郡守衛侯序

余有丁

天下吏號稱能與良者與經術理道其用固有殊哉幹局

之士能因變而為之通習于姦姁詞伺捷給之巧以自衛霍跡其所竄若赫然足表見也然罔密文峻或越職踰法以取名譽元元安所歸命哉彼履身奉憲深惟蒸庶之急者或才罔集事事叢脞弗屑于理卒乃乾強而寡味索竭而無光焉夫謾上者必侵牟其下化不一究則上亦亡縣知將百姓所賴何若而矯虔吏顧托于能與良以避課邪益嘗發憤思古之人而深有概於漢之黃霸霸明敏習文法見吏民問他陰伏以相參考有所伺察遺長年廉吏屬令周密至米鹽煩碎必親至覈其實則俗尚嚴刻霸獨寬和力行教化而後誅罰此廩廩庶幾君子德讓遺風焉若霸者儻所謂經術理道非邪迺今則見揚州刺史衛侯云

皇明文範卷三

三三

揚古之建國也為商北孔道民不上著四方商賈必爭之區而監司部使者察計簿首重之地自島夷多寇驛驛境內徵調繁矣數年比不登民困于食流冗者衆時大水決淮徐間橫溢千里而揚以近郡被災蕭然剝膚矣過使客冠蓋相率結轡于道晝夜飭厨傳戒庖餼兢兢卒無呵望客未出疆而羈候以客至告矣此其為郡上下交困誠難為者也而侯獨易之有幹局之才而能善用有履身奉憲之心而能究其所施余謂歸獲覽觀侯政民有贊成者蜩集於庭侯呼喻立斷即大猾亦開口失聲不知所出胥吏抱牘至隆隆山起侯握管而散之如馳諸使者日奉王命而蒞之侯徐徐應辦靡不當其念除民所疾苦一切裁省

與休息更始篤瘥無告者遇以文理無失職至於割盤根批大窾有傑驚難舉之跡而聲光披拂矯然足襲遺令民恃以為命而上舉庶知其賢故地不必難易在所用耳於是鄉大夫郝公欲有言為侯贈史余氏曰自吏道廢濶焉不著於世久矣班固言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焉選言奉職循理可以為治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矣精經術根理道故見諸施為蒸蒸如是即遇窮將瞻視之矣詎世之所稱能與良者是埒邪噫漢之循吏多莫足數其知名見紀者獨霸數人焉侯其可少哉侯其可少哉

贈令尹程侯朝觀序

彭輅

海內治理之效源總出於朝廷而職業寄諸守令守令者

公南文華卷三

三十六

為主上宣德意於下股肱臂指之用也朝廷者執一轂以運群幅清濁侈約朝有所為夕布於天下而爭慕倣之孟方水從而方孟圓水從而圓英國制每三歲令百城諸長吏咸抱其職業陳治狀於闕下而明其殿最所以尊朝廷也亦俾之聆風而觀化也嘉興附郡之邑是為秀水而吾令君程侯以恭命北征其供張祖道則大合門下之客盡纓之侶而共以意懸籌之曰侯其必顯敘於上第乎夫侯者慈和易親外渾渾穆穆而厥中矧朗辰聚善別陰陽養素所批導悉中於窾隙簡靜不擾恢綱而疏節是以吏民翕翕其信愛之記不云乎人情者聖王之田即姬孔為治非有絕智殊能大都不過近民而已譬之匹夫有家者力

田善稱則倉庾可實粟褐可贍廉善可厲禮儀可飭故使

兆民之情不拂則王者無來田矣侯之治終長者不嚴而事集不苛而賦平茲固足以報政也吏治之敝在於修大具而乏恤幅民生之患在於棄本業而驚末技具中自干戈百戰之後財力衰窘戶口虛耗入率商賈轉徙其土著者亦多游閒巧偽不耕而食頃會天子聖德惇崇朴儉深惟閭閻所疾苦大官減膳尚衣休織司農捐逋將作輟役源潔流澄有司易以奉職厥情之氓漸綠南山澤湖海間于千熙熙有更生之樂弘治以來朝廷正而守令良今蓋曠世一時也夫幽明慶讓者常典也與時制化者微權也欲使國有富民之侯野有道不拾遺之化乎則誠願天

公南文華卷三

三十七

曹君子段曉博諮右長厚之政而左浮華之吏凡守令近民如侯輩者還之於故地綏弗及漢代長子孫以官為氏第遲之五六載茂酬厥勳上也即舞不獲遂亦必少侯滿考有奇廼加徵拜又其次也不觀九層之臺乎中道而易匠石則鏤琢之技不殫而瑰麗之觀弗昭故慎品程良吏而復盡厥材用勿奪其成此綏民之要機雍皞之休業也嚴廊之上所以鈞陶萬類無喻於此予之言豈直為吾一邑計哉

贈兵備劉帶川權浙憲長序

彭輅

方今俊入輩出乘時吐奇振漸鴻之翼躡青雲征天階者何彬彬盛也要其閱異瑰瑋能批難解紛內鞏宗稷外其

母圍亦絕不過十數人曩嘗有事之日言官後先論薦此十數君子者大都列名其間若帶川劉公其焯然翹著者也公玄覽墳索廣推故實為鑒鑒經世之學舊為職方郎久之周知九邊事後備兵薊州條畫薊州事甚悉往往切中窾要五六歲前海寇犯吳會湯搖驅掠乃用公備兵浙西公厲未校之卒嬰方張之虜干城杆禦有駿功焉起陪郵僊招流闕蕪拊循綏緝有汪澤焉於是議者以公堪撫臣之任且宜於浙閩南畿輔諸鎮當軸衆鉅公亦然之增公秩一等父留吾嘉需次俟補會此四五撫臣滿未有闕天午且暫移公浙按察使蓋仍其地以有待也夫騏驎驥耳不易途而騏驎哀造父不改轡而御今之用公者有以

皇明文憲卷三十一

三十八

哉公嘗著邊防議其畧曰調發不如練兵召募不如養士築牆不如蓄銳操兵不如合戰余聞受而讀之犁然深有當於予心也夫主客異勢勞佚殊形善攻者擊其所不備善守者不忘其所不備故調發者千里赴敵之師校練者當關持久之衆召募者市人烏合之流犒養者超距樂戰之士以垣為固則邊長而遮障或遺畫地而守則備多力分而無所不寡宅靜制動哀衆擊寡此蓄銳與合戰為計之得也予嘗恭伍其故以為此四事者不獨可以禦北狄即施之南倭策無右於此者試使攻刺不習訓練不豫厚餉不豐饑色不去一旦遇寇而陣不厚集戰不合并乃日借聲傳檄徵召旁午築堡分障兢兢自完此徒老師費

財何益於成敗之數乎縣是言之公惟不為吳會間撫臣誠為之必奕奕不立不所樹立不謂鮮也鄙人睹公擢郎報入而賀公因述前數語公曰吾循資得遷耳未必足為吳會用也今已為按察子第為我論按察子乃進曰夫按察者明刑秉臬以法繩部中群吏民者也公德猷風采藉藉聞浙中浙百城之吏習知公是將不言而孚不令而肅故君子之為政非家至而日見之也臬端而影順源濬而流無弗澄也又兵與刑者皆天下凶器不得已而後用者也天道生育長養舒之以陽殺戮震曜斂之以陰故刑廢而不用則詭太用則慝兵銷而不舉則弱太勤則勞章教厚俗所以措刑也措刑不期而自廢矣修內固本所以戢武也戢武不期而自銷矣此聖王之治也虞夏之良宰工倅收實由斯道以公蕪資文武乃其度淵乎澄泓不可測是將寅亮休廷以道佐明主何有于鳴劍伊吾談勳衛霍哉嘉守侯君舊名御史也遜不自文索予文贈公予卑栖巖林之下而欣跂熙雍之化故其言如此

皇明文憲卷三十一

三十九

送項少微入京序

彭軺

古者闔門攬俊頓網羅賢搜嚴詢野黼秦之席日不貽軺續食弓旌之招歲聞上不專一塗士不名一技球琳璋璵悉崇於明堂枯栢豫樟不稿於深壑何其盛也嗣後詩書之習彌熾章縫之客浸繁菁珍抱藝者既難退而易進操觚取吏者復簡收而輕逐况拘以章句則聞見淺狹而群

稽可燭阨以科目則規繩猥瑣而雄辭靡駢故文木不為
犧尊而半作蒲中之斷玉禾不羞樣輪而棄諸雁鶩之餘
間者嫺母雜然並升荆璞鼠脂混焉共貫良由鼓舞之術
非精漸厚之勢自致也吾嘉少嶽山人項子瞻者賦性靈
奇鑄才環瑋文非先秦兩漢不搖於筆端詩非魏晉唐初
不出其哦諷總纏騷選之場揚鑠翰墨之圃富其得意
能前凌往彥俯軀來牒擬之賦成十載而洛陽紙貴史撰
一家而名山是歲者結業不殊也兼以恭慎之姿口絕臧
石淵停之度波謝澄攄使其遺時吐穎培風圖南潤色於
金馬畢明之廷編摩於天祥石渠之署詎非器使之宜哉
顧乃終身棘闥不博一第河清難俟垂白漸侵此子有鮑

皇明文憲卷三十

四十

予之知者為之扼腕太息也茲春將榜卷東裝西游都下
所中子有公卿樂善必將有知君者或曰君子得時
則其才固自見矣行故被表帶索優游有餘彈琴詠歌塵
氣自怡山人此行似非所汲汲也余則以君臣大義世無
所逃故河汾挺湖聖之才而陳策太平以聚賦匡俗之志
而士書光範彼豈囊橐太倉之粟欣豔朱紱之榮哉丈夫
挾負非常思欲有所表見升高據顯則成仰其風驟階衢
漸駘則共被其景暉名發意伸以是為快惡能泯泯悵悵
老斃蘇樾間乎今人或謂進實為高醜類厚祿者為濁鍾
鼎為智驗澤惟悴者為愚皆非昭曠之識也時可以出雖
一命足以輸忠何計乎位之崇庠義在可隱雖養食足以

自娛何問乎世之事塞修而龍翔修而蟠屈要亦各適已
志而已山人久游太學名通仕版即循資錄隨例受官
舍徒步而安車易青袍而綺綺何損於其賢況昌熙之代
符瑞駢臻則山人為相如青玉輩睹天馬而作歌叶之樂
府核寶鼎而獻說取歡主顧莫之或先也憂勤之朝用武
疆圍則山人為陳琳王粲飛馬上之檄而頭風可愈賦從
軍之樂而士氣爰躍亦不多讓也顧所獎拔銓敘者何如
耳夫騷虞之暇同伏轅下耳帖氣喪矣孫陽顧之遂充天
閑路車之駟朝歌之曳鼓刀屠肆途窮日暮矣姬文載之
遂開營立賜獲之業士固不容淺量時亦豈能預料哉山
人其行矣吾儕皆山人友也聞鶯鳴而敗伐木之誼聽鶴

皇明文憲卷三十

四十一

啖而興和陰之感心之相知為樂莫甚焉茲銷解當別
然便魚之音絕不絕於千里一日之散已倍創於三秋乃
合者贈言揮灑成帙僕以諸君牽率因偕引其前云爾

四友齋叢說序

朱大韶

四友齋叢說十六卷南京翰林院孔目柘湖先生何公著
也公所著有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何氏語林三十卷梓於
世世誦傳之矣公家多藏書於書無所不窺尤雅意本朝
每大衆廣坐中區畫天下事當否成敗懸河注辨聞者生
氣當言所激無嚴貴達然語非繁瑣多本之經史而約之
以時制嘗曰經猶本草史即藥按也捨此而欲以濟世無
他術矣又曰士必通達國體而後可與成事功余蓋深服

其言云至非其人而語所不合者公去之若免不屑以一語復也人固多長慕公然亦以此見忌公又不欲取其素以希知遇以故公之所負竟不能少展其志以見之功緒晚稍試冷局即棄去值海寇發難亡其家不可歸以扁舟栖遲某臺等澤間者數年近始卜城南一區築香巖精舍以老公固已倦游而閱世者益習壯懷雄辨復粹而成秩余時過從扣所未聞手出此相訂議且曰莊生玩世而放言虞卿窮愁而著書余少有四方之志不能與世瓦合生平意見或可少資於用者不欲泯泯以藏之胷中今托之叢說直似夢寐中語固不計世之知我罪我者也顧公數語以首之余受而終業凡經術文藝人才治紀邊防兵食

百明文便卷三十

四十一

民風士論先正之風猷一時之選讀及字畫歌曲之伎竺乾之言遠弋博采率當晰情實論超越不隨俗同聲信可稱大雅一家之言非瑣錄稗說者類也夫譚經者稟註疏而守一家之傳註以為筌蹄論文者背古始而修排比之蕪藻以博聲利用人者以一青而掩其大節經國者隨時以就功名而忘遠圖賦歛不經而民日瘁官邪無警而俗日偷視成憲為故牒以紛更為任事議論奪於浮薄賢豪困於摧抑即今之所觀記憂時之士有不勝其嘆息者第習既相沈骨懷之而不敢吐耳然則公之言其有賈生之志乎使盡如公之言則士以通經學古為能吏以守民守法為政拍苛細而崇長厚之風勵節廉而遠脂膏之

習豈非太平之長算救時之藥石乎惜乎世之知公者寡也昔人謂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情之所鍾固在吾輩故審音知樂賢哲未嘗不致意苟志行瑣瑣亦何難於談涉二氏之學誠與吾儒不厚然返觀內照守靜虛以尊生自操與逐逐腐鼠駭機血指汗顏而不知止者愚智相去幾何公固將以此自遣而亦以此警世之迷也未學藉口玩物自聲偶之外舉之舌猶然不能下且曰此亦何用知以淺薄自文其視公之閱博不直小巫見大巫矣或謂公之言太直致不避忌非諧俗者所樂聞余竊以為不然士君子各有所見有所見而不出之終日如含瓦石以媚說博人一開顏豈壯夫所為蘇長公有言事有不如意者如食中

百明文便卷三十

四十二

有亟吐盡乃已此正公之通方脫畧於塵垢之外者時以莊語向人而其中城府對面邈不可測公固將知之若免矣又何足累公之雅度余學術荒落少為公賞識留都時志業共期有皮鮑之知閒居以書史授受有王蔡之好室適芝蘭欣汲在望晚歲所賴於公者多矣荷不朽之重托接四友之良遊載筆序之俟後之知何先生者考焉

皇明文範卷之三十一

序

送吳公視學山東序

汪道昆

在憲令凡遣使出視學必察之三官官守問天官文學問
大宗伯吏治問御史大夫皆曰可然後以璽書命之其周
慎如此丁巳議可使山東視學者皆言吳公公卿大夫謂
主爵曰自吳公引籍垂二十年其同籍之士往往致尊顯
而公猶在執戟柰何復出居外哉公固請行遂受詔諸吳
公弟子相語曰陶氏宜直匠氏宜木公固宜山東山東蓋
禮義之國諸儒淵萃其間即三者一訕焉惡能尸儒宗而
勝其任也公固宜山東公所善客有居上坐者輒然嘆曰

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乙

善乎公等之言信知重齊魯而嚴先生矣惡指先生之卓
犖者哉明興始命官視學必慎擇而使之故先世得士為
盛今之以儒術進者豈不彬彬斌斌要以行取苟合功取速成
視昔之擇地而行遠途退讓者相去遠甚何故哉舉世務
巧宦無論三者之污隆或掠虛譽或藉故實業已南面為
士者師矣第令計多士而訓之使之循理守正躬化之謂
何先生涉世之末流而皦然不滓以材取重不暴其長勞
深功多不旌其伐奉身而就藩臣之節豈不翩翩然世之
賢大夫哉螺贏螟蟊非類而肖以先生祝之其不速肖者
非夫也善教者躬行為上科察次之顧謹舉失宜則四方
解體今之典學者市恩滋多即五尺之童魯不能抑首受

業比行縣一切置博士籍中遂使閭巷少年未卯而求時

夜及遇合而仕鮮不擊法以趨時其始進者輕矣廐馬始
駒弛其銜槩及齒壯有竊轡而奔耳惡能開輿衛致千里
哉故使馬之泛駕不馴者馭馬者之罪也使士之凌節不
遜者造士者之失也語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秦急功利
則自賤而人賤之乃今顯蒙之徒且得與諸儒齒章甫逢
掖一何紛紛又惡足貴夫齊魯之間古所課東周東秦也
追俗為教先生固將使之自貴邪抑賤之也昔叔孫通狗
高帝而兩生不行實其言足以興禮樂當今之世得無有
若兩生者乎願為之推轂以先諸儒彼將靡然顧化矣公
曰唯唯命小子操牘載之

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二

送陳使君守蘭州序

汪道昆

自古文學之士往往言兵非習兵也居常自負其有人
固未嘗奇之於是挾其憤憤之氣卒得當事而發一奇焉
若漢賈生魏陳思王是已彼抱竿而含瑟越尊俎而治庖
人則怏怏者之為非始願也河東多豪傑喜兵陳使君獨
善文辭未嘗論兵事會更置邊鄙長吏使君得蘭州夫蘭
州要塞之國犬戎在西匈奴在北必習兵者當之主爵直
謂使君生河東使守可也使君為儒林循吏語在部使者
疏中余觀使君則彬彬者矣使君遇合非謀議之臣紀綱
之役乎哉五十始為大夫且在西鄙所用非所習謂使君
何古人所謂才難非才之難也才而遇合者之難也御人

變而國色下陳驚受繁纓而驢伏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固然矣如使淑女必妃良馬必路彼之歌文王誦伯樂者徒虛語耳豈世所希觀者哉嗟乎今之宦學難矣馳驅則賤詭遇則良吾欲以吏事興吏事安可興也游言多和法言寡和吾欲以文事興文事安可興也使得一當要害為天子守四夷即不能繫單于之頸斬月支之頭視彼大而無當者似賢矣漢武帝拓地西北開張掖酒泉諸郡諸將有尺寸功者侯之乃今諸郡之繫於蘭州猶綴旒也守者能附衆威敵固吾圍以備不虞即不侯其功非尺寸比使賈生陳思王在寧詎無意乎秦越人以禁方游列國其為醫屢遷然列國之人遇越人者無不生活其業精也晉

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三

以詩書將卻穀豈必習兵使君晉人何讓卻氏茲入秦則越人之為小兒醫矣往使君病瘡七日始瘡瘡方甚卧內誦佛經封事彈禮數千言大要皆西鄙事兵家不能道也其後五年蘭州之檄且下然則使君之勲業其將自西起邪使君西矣

送劉使君東巡序

王道昆

御史大夫言部使者按山東及期請代臣聞自河北及山東不雨民多流亡願得才御史遣之臣徧觀所部諸臣宜莫如劉御史於是御史受詔以單車赴山東御史所善客過高陽生相與論山東事高陽生曰自有虞氏東巡狩首事岱宗山東多王者之跡其民治于仁義閑于禮樂豈不

決決乎哉然海岱之間其地利足賴故齊得什二則自古稱之國家並建兩都懸衡以繫萬國山東東望碣石南望秣陵蓋心腹之隩區轉轂者之門戶也六郡良家子大都習騎射結客而游乃今年穀不登其民易動當事者為重地計則以御史君往耳客曰公將為御史君決策者何高陽生曰自天子不巡方而使使者出然則使者之所事事天子事也天子以威福馭天下議爵賞詔執秩議刑獄詔士師使者監方伯部中以一人任其操柄其權重矣假令帝威福之權而操下大急則諂事者至一切以邀心應之及畢事而釋吾權且從而議其後抑或多所假貸浮慕長者之名卒之衆悅而名章高位可坐而致蓋善仕者之為也

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四

夫巡狩之事載在王制者可攷而知務在科察諸侯修廢讓以明好惡而已乃今慶讓在朝廷而科察在使者即使人得以干其操柄科察廢而慶讓不行其何以佐百姓上方用言官議詔執憲察有司賢不肖狀籍其最甚者以聞於是聞者兢兢願自洗濯以避鼎鑊夫使者奉天子約法蒞方岳以臨百官乃若譴舉有司固其所夙夜者也顧今善或不章惡或不瘳至煩天子之慮而以明詔詔之使者之任職謂何耳夫發猶恤其緯况天子紀綱之役乎哉願御史君無失使者權山東幸甚客曰僕聞山東饑民有菜色願與御史君休息於寬政何論權高陽生曰若客所言則良有司事也昔虞帝子民如父母豈不孳孳拊循哉其

觀諸侯一以削訕加進為務主權尊而民治起矣譬之牧馬園長察馬之肥瘠以課園人之勤惰即日月至一馬飽善而馬肥假令語園人之不共而以身攝其事則一馬飽十馬饑矣故知牧馬者可以牧天下去其害馬者是也此安能去權哉客曰善僕願為紹介請以是效之御史君

送蘇君致績序

汪道昆

高陽生曰今之用人猶市穀也市人貴稻而賤黍稷以稻為上罕得駟會居其間雖美稗必售如其以黍稷往而莫為之先談人且目攝之矣夫五穀之樹藝同耳薦宗廟羞王公其所用者同耳而或貴或不貴則世俗使然然亦詩矣夫既貴稻而重賈之安用美稗彼其生也與稻同登者

登明文範卷三十一

五

也卒之明會為政黍稷不售而彼售焉詩之詩者也今之仕者豈不然哉夫仕之取重者端上之則天子所籍次之則鄉國所籍者也上之即得中材往往自致青雲之上其次則多所非薄蓋什五而貴一人焉此稻黍稷之辨也顧彼善仕者借資以干進率以美稗而冒嘉穀之名於是昔之人寧為美稗無為黍稷蓋靡然鄉風矣乃若傲儻瑰琦之士不貴則已寧詎能委蛇蒲伏而干駟會者之權乎蘇君以少壯入官彼固將有樹也上多其治邑且召而用之然竟不利既又多其治郡遷度支即然復不利而一時同事之士翩翩乎千仞之上矣蘇君既以治行見知於上世人弗察猶以為黍稷而目攝之此其耳視者也余觀

蘇君伉直庶幾類汲黯為人如使其委蛇蒲伏幸而求前而襄足而逝耳蘇君居楚當致績且將載績往馬客謂蘇君君無生也君治百里者二治千里者三部使者列君狀以聞章二十上不為不譽矣乃今移官且三年而拓落如故君未嘗先所往也能先所往不往且來不能則往猶無往耳蘇君謂否余惟不能以至於斯乃今則欲以將毋行非干澤往也此者吾鄉不雨鄉人白日為盜掠縣中吾母春秋高非吾往且不能安枕頃吾所以來者徒以母命不敢廢乃今幸而畢吾事且得奉母歡吾往矣斷酒白首餽糟而朽將安用之嗟乎今之趣世者如趣市門亦相顧而化耳貴履則踊者為履貴踊則優者為踊何有特操乎哉

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六

自蘇君從仕二十年前不得志終身奉臣子之節倬倬然於進退之間賢矣賢矣夫卜式不以巧宦而終譽汲黯不以淮陽而墮名即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君蓋有足多者上方樊郡吏之治當事者歸而更之今之市非昔之市也藉今君不往善賈且至況往哉

高伯宗詩序

李先芳

予自結髮游京師三十年間無論縉紳布衣能談藝者罔不奉其咳唾為忘形之交閱人良多矣大抵才優氣盈調高柱促盈則不入促則易絕驕吝相生周公不齒奚他之恤乎予與京山高伯宗所見殆異於是自丙辰歲予遷北都與伯宗為同舍所伯宗性介寡合予以兄事之甚謹朝

夕議論不啻以石投水飲醇自醉也每有作必相裁而後發論古詩取法漢魏擬近體型範盛唐自十二子李杜之外不淆目日晚復注訂樂府古篇駸駸風雅之門牆矣非故睥睨前人慎所宗也故所作種種具有張本及上擬蘇李下逮鮑休諸篇雖文通不能過也又嘗疑詞人不檢細行而鮮通世務故尺短寸長工此失彼古今之通病也伯宗躬儉素重然諾舉趾有度一介不輕取與及談時政酌便宜四方之疾苦九邊之要害籍籍確有成算審則片言輸心擬案則老吏閣筆微奸必燭宿獄不留而豈第慈祥之意行乎其中不欲人德之常著鴻猷錄若干卷論若干篇備載國家安攘大節若書記之文翩翩尤其擅場者

金明文範卷三十一

七

豈非通方博雅躬行君子哉世稱鄒陽之抗直枚乘之機覺偉長之沉默季重之諳練文士高蹈罕見其侍以今觀之當不專美矣伯宗名岱別號鹿坡父第第俱有時名登進士人擬之二陸云

陳山人集序

徐中行

余嘗讀陳山人達甫自敘云西遊三晉步黃河登太行俯視中原卑如培塿乃始悟文章原委猶河出崑崙嶽宗岱也豈不稱瑛瑋絕識哉及扼腕知已乃至托喻科斗謂蒼頡典文箕辛一遇俯仰古今有足傷心流涕者嗟乎萬人流之一人援之亦已難矣况振希聲於末俗如山人者不尤難哉新安舊稱鄒魯於文學固天性然明興學士大夫

猶沿習宋儒道論而憚於修辭至程太史氏以金馬俊才然亦董董藻飾舊習欲稱詞宗而李獻吉崛起北郡復與江南踴躍故操觚之士墨守林立莫可誰何山人一布衣爾乃力排群疑發憤千古斯其勇但貴育哉今觀山人所為詩文若干篇雖不能盡離津筏而體裁宛密藻績繁富識遠表鉅以開作者之途可謂大雅不群者矣雖高自標植傲睨一世非過也且今山澤濡毫之士豈盡乏乎然往往視為居著而駕說四游釣奇賈譽故業卒不精山人雖好壯游然為人嶽立鵠視思深而氣沈世俗之好茂如也日下帷窮巷雖王公大人罕見其面屹屹誦習至白首尤甚其精蓋如此其博綜遠詣要非苟然而已也余自束髮

金明文範卷三十一

八

慕山人及北游燕會江君民瑛方君定之汪君伯玉並新安名士無不推重山人於是余愈慕山人及余使南都則首訪山人而山人顧先已心折余二三知已曰俾有守丞遷諸君何至興嘆隆古也是時山人年六十餘矣猶自疑其平生乃懷草檢輕千里過若下就余商榷屬詮序云夫山人以獨身起草昧徑攬超濟敢任不顧何其壯也及文成暮齒名著群賢乃復折節新知虛懷交譽又若爽然自失者余嘗病波靡之士既不能自振及矯抗敢奮又傷于自用故道之極軌鮮有詣者今山人之為心如是則世所稱難於山人者詎獨文章而已哉

叙別汪大夫北上

陳有守

大夫典司馬武庫乙卯以內子具宜人之戚悼亡京邸踈
携舍中兒歸得請馳驛傳而南抵家登堂省親報謁過從
父之嬰疾客曰大夫夙夜在公奔奏先後自壬至乙踰三
年步舟車間關河山自北燕至吳會凡五千里其以不貲
之身戴星冒風露勞瘁鞅掌曾無寧時今幸家居益移病
謁醫藥佐輔精神庶可供天子後命大夫乃具奏陳情冢
司少宰郭公曰汪生長孺敷勵中外宰烏傷繡衣直指交
薦治狀召入補司徒郎曹宿衛京師呂臣叙築外城功遷
少大夫隸夏官飭武備况其弱齡時郡國推上舊京屬余
直太史被命選舉勸駕計偕登第入仕且策文蘊籍奇瑋
措諸庶政斌斌有聲抑方用兵東夷北虜汪生何可一日

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九

在告也遂停奏省中移促北上大夫聞報躍然起曰天子
以方國瘡痍赫然震怒宵旰需廟謨石畫二三執政贊贊
不遑矧臣從司馬後恨不即繫夷頸而扼虜吭獎率乃三
軍和戎以酒褰夏之耻臣何敢病臣何敢病乃命家
衆治裝戒行汪山人子靜以為我家大夫屬微恙不任啓
處雖卮酒馘肉無適於口至聞義激衷慷慨以身許國遂
馳神海濱沙漠之間曾不覺疾去體也使其推轂閫外
驅龍罷飛翰攘斥腥羶即大將軍驃騎祈連勲伐豈難致
哉陳子有守謂山人特見大夫一方耳惡知視其全也余
嘗習大夫天資穎異爰自髫髻問學博涉墳史遠覽歷世
賢豪當國立朝布列有位章章如是况復英年奮思決策

立功故所至勞績皆紀于春秋達識長才惟上所任使
又不可以器名狀按詩左之右之無不宜之其大夫之謂
與山人瞿然曰吾不知大夫若是其全也新都耆俊與大
夫游歌相率釀餞贈別屬余叙列如此云

射林序

徐獻忠

朱子作射林徐氏序曰朱氏懷六執之術綜六十子之餘
論信往而道古通于世故而守正誼開贖發蒙善于此
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予讀而嘆曰嗟乎世有文學如魯萬
生之倫身聚闕庭而見廢當路君子有悲之以為蔽于雲
霧而不遇也又况守仁義之教執太平之原不得一造明
正之廷上下其論如朱子哉夫策士有始始于廣川董仲

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十一

舒其後唐人延攬多聞之士每發一問臻一議要在徇時
世之論辟略小辯則擢升贊拜與滯立功名其或引繩墨
執正議雖通于天下之務輒亦廢罷不錄故當世誼士往
往枯死丘壑為人所擯棄予蓋嘗讀劉蕡之書三廢而太
息也昔者仲舒之對引古始尚本實其辭旨宛曲不矯亢
當世刺譏公車如劉生也然猶以不稱肯疎外今朱子抱
史魚之節離孔墨之辨一矯六官之弊政歸諸周公之法
然而數進于有司輒違其選乃不一求合自異于先生之
教殆董生之倫者耶夫大匠不改規矩以求中器師樂不
變律以求合節人士守古訓師先王不因時世有所短長
泛越其道而自取刺戾夫然後可以當天下之事望其成

功也。若徒以應龍得水，騰蛇游霧為過，歆其華名，不顧其節，則其所施于當路，要皆可諦見其視正法之士，不過行臧文子叔之意，自高其智，而訾人之才，雖顯立人士之上，何所稱述于後世哉？予蓋因朱子重有感于其人也。朱子名克裕。

贈太守黃公第三序

徐獻忠

黃大夫之入覲也，予既為其門下士，頌其政曰：黃大夫恂恂敦厚，道簡易而擴大，不盡窮人情矣。乃其德則為大令陳君頌之矣。曰：公寬平長者，平居無疾言遽色，無高崖大岸絕人之行。郡諸生又謁頌于予，又頌之何哉？夫以大夫之德之政，比合而觀之，其諸昌于王道者乎？夫王道也者，

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十一

無所勞而成功，其政渾渾爾爾，乃予謂今天下之為大吏者，其治若抹火揚沸，其凌轢人若鷹擊毛鷙，自以為才能而德色之，予顧憂治朝之元氣日削以弱也。夫亦伯道之已昌乎？今天下治人，其為監司者，惟意承氣使之便也，則與之曰：賢大吏也。乃上之天官氏、天官氏曰：監司者，吾所擇任賢大夫也。其云賢吏必賢吏也，循例拔資而超尚之，以風天下，則天下之為人大吏者，其誰不相觀而尚諸才能者之所為也？是故伯道之昌于天下久矣，其誰知有黃大夫者乎？黃大夫治松，其初松人不甚習之也。曰：黃大夫性遲不速，快人意暮年而報政，則始知其重厚德人也。曩時長老為予言，保定趙公之來守也，殊無可喜可愕

之政，而人久不厭趙公事之，十有五年去而慕思之。是趙公尚于王道之明著也。方是時，田里登嘉穀，雞豚肥腍，四時伏臘，社里相饋問，閭閻之民飽食而嘻，何其樂也。然且不知太守尊官相見，候稱大人云，或民間有所疾苦，拱手告太守求去之，如告其父母。太守間一震怒，下木符，攝人閭左，懾懾恐群聚其門，相誚讓不休，而今皆不爾也。蓋自正德建年來，民始失其生始，知太守尊官矣。奔走奴屬之役，惟恐太守之不下顏也。太守亦遂奔走奴屬之事，無纖鉅下木符，如下一梯，民亦不畏恐矣。或一撼觸，震威則靡爛血肉，可立見。自是其歲亦遂不登，牧田里迫促衣食，楚楚泉貨不流通，齊民不復可作業，無伸眉握歡之日。亦既

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十二

久矣。寧獨非尚伯之流弊哉？夫物盛而衰，固其變也。乃獨不言先皇帝所資股肱郡大農水衡三邊百府諸所需備，皆從取給足其民一抗敵則凋耗之累有不可言乎？里語云：饑撓路不如束手坐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則王伯異宜先本絀末之用，亦豈無定論哉？夫趙公至于今百有餘年，松人猶慕之不衰，諸尚伯者與腐草木俱晦，則久矣。故嘗觀乎天下之理，好動者蹶諸途而靜者寧居巧者善華其初，不如拙者成功。夫以黃大夫重厚德人守寬平簡易之政，其初誠悶悶不可喜，卒收成功，繼趙公之後，又何疑焉？夫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松人既罷力之劇，則息有醉飽之樂，庶其有望于今乎？願黃大夫自愛。

何元朗調選序

徐獻忠

東海何元朗猶潔高雅自少不與浮俗相能其所慕好直欲與賈董司馬還為徒而賤薄舉子業雖列為文學高等其志固不屑也嘗一再試於有司見其防法嚴散髮披衣而入也輒嘆曰古者以禮待士士皆知廉恥節故重其進退今之待士雖以甲科榮其身不足以全其志遂歸閉門著書欲稍自見於後世其後聞學張公孚敬建白天下士有非科目可盡者別開選貢之法若漢人茂才異等與甲科所進士並用元朗始翻然起應之乃入太學訪天下賢士既卒業即歸臥家山多蓄法書名籍會其神理樹藝花藥覽觀榮落之候得意即命酒為懽讀離騷老莊一二篇

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十一

醉即婆娑起舞每春秋佳日約所知泛舟峯泖間尋繹陸清踪輒竟日夕忘返其所著書成名何氏語林上下古今數千載名人賢士之迹品列詳定人爭取讀之藏之掌故與說苑並存焉其弟令儀部君叔皮自京師致諸老之意於君曰賢如何君不可終隱伏使聖世有遺才之累元朗聞之遂有上謁公車之意而其友咸勸之行乃餞之江上以詩歌為別而屬之曰東方生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君慕其人而非其志張季鷹秋風起興寄尊鱸之思君高其志而非其時今者賢卿大夫慕君高義將出之煙霞之外勿以故山為念輒復飄然若試有司時也方是仲秋將半河水方生津鼓催發離情黯黯然元朗倚蓬而歌曰直木為

輪曲性故無刷羽在樊不如一鳧千里遨遊焉知其他

鹽鐵論序

張之象

漢昭帝時詔舉文學賢良問民所疾苦對者皆願罷鹽鐵酒榷均輸而御史大夫桑弘羊與相詰難頗有其議及宣帝時桓寬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著數萬言欲究明治亂成一家之法其後千有餘年而明有張生者讀其書意頗奇之稍加註釋因校而刻焉叙曰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治國之要富民為始富民之道在於節儉周道既衰王政缺失上貪下怨竟成戰國陵夷至於始皇不改其政不易其道暴虐滋甚而海內叛矣漢帝始興承秦之弊諸侯並起兵

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十四

革未息家失作業民亡蓋歲於是乃約法省租什五稅一度官用量吏祿以征於民天下賴其便孝惠高后之間國家晏然衣食滋殖蕭曹相國佐之以清淨民詠歌之蓋百姓方離秦苦故樂與休息無為其情則然也文帝即位躬修儉節為天下先孝景遵業無事修政五六十載之間風移俗易黎民醇厚是故周美成康漢稱文景富庶之效於斯並列矣烏觀後世之所謂鹽鐵者乎迨至孝武雄材大略內興功作外攘夷狄役費繁興而民去本什而稅五國用且乏於是縣官悉自市鹽鐵酤酒貨良董仲舒嘗請罷之既而以咸陽孔僅司農而桑弘羊為御史大夫俱貴幸領鹽鐵事遂不果罷當是之時賦歛繁密民多怨咨帝頗

好神仙之學慕古封禪之事雖盡龍天下之利不足以贖其奉也太初天漢之間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迹其行事此與始皇何異哉然秦以坑燔禍莫可解而孝武敦尚儒術表章六經大要固殊焉若鄭莊雅好薦士其言天下之長者往往徵用汲黯好直諫雖數犯顏色不大罪之至於不冠不見黜又何其禮賢若是也輪臺一詔卒有悔心漢之殆可見於此矣昭帝冲年嗣位倚任霍光務本抑末光雖無術學然頗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主臣若此不亦兩賢乎已而徵天下之士訪治化之要於是豪傑並集四方幅奏茂陵唐生九江祝生劉子雄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其所刺譏皆中當世之疾亦可謂伉

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上五

直不撓矣以故桑大夫車丞相等俱不舉其議奏罷權酌而臨鐵卒不變夫孝昭詔問有文章遺意焉而御史群臣顧不能將順使文學賢良之言不竟用惜哉與時寬也益推廣其意作為此書雜論一篇頗著得失大較是文學賢良而訾丞相御史誠哉言乎諒非阿好彼其所計畫辯駁稱引雖多漢事然上意顯明務在反本貴仁義賤權力先德教後威武明國家之大體通人事之始終惠養元元聚人守位雖百世不可易也古人有言曰滿堂而飲酒有一人嚮隅而悲泣則一堂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苟一人不得其所為之悽愴於心嗟乎今之天下視民疾苦萬萬於漢此其時有足悲者余實微闇非所宜

知不能張膽奮筆究利害布忠悃奏君子危言之議有深懼焉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當途之士抱用世之略者其無亡寬所論著矣寬字次公汝南人博通善屬文治公羊春秋舉為郎仕至廬江太守

序齒錄序代作

周思

歲丁卯今上隆慶紀元適當賓興之期時予謬承兩浙監臨之役遵制舉士凡九十人既以張宴鹿鳴登名賢書矣諸士乃舉故事為序齒之會會成有錄錄成有序因援故事相率請予序予乃進諸士而諭之曰爾諸士亦知茲會之樂乎夫爾諸士固皆浙產也然兩浙之地方千里郡別而邑分風殊而習錯非有嚆昔游從之舊也今一旦應

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其

有司之求與觀光之列周旋揖遜于一堂之上相與約兄弟而要世講斯不亦其樂矣乎雖然則稟有可懼者存焉夫士淹庠序之中習絃誦之業責備未備也今者儼然上春官則朝列途正而名榮上之有邦國之司而下之有民物之寄人之責之者寧一而已乎夫射者十發而十不當毋怪也使羿挽強九當而一左則旁且呀然嘆之矣御者輪曳馬蹶未異也使王良執轡一不中和轡之聲則眾為頓足何則其所以責于羿與良者備也人之責于爾諸士者亦若是夫安得而不懼雖然猶未也古者忠謹節義之士與夫奸邪儉壬之流其言兄弟也貌兄弟也冠裳兄弟也彼其始也一念之相左而其終則胡越之不謀而冰炭

之不入夫人之責千九十八者既備而所謂忠謹節義之士非可遽謂九十人者人人同也爾諸士亦安得煦煦于于以為兄弟之誼止於一齒序之間言貌冠裳若鴈行也而可遂已乎語有之世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言合異以為同也故忠謹節義之士必九十八人合而同也然後可以云聲應氣求不愧於同年榜而稱兄弟即不幸奸邪儉壬之流一參於其間則猶之寸類之黠完錦微瑕之累尺璧不亦重為茲榜之玷乎夫同榜兄弟之所關若是爾諸士又安得不人人懼也其在執事者則身任品士之責而交有休戚之誼其懼也不啻如爾諸士之重且殷爾諸士其慎念之哉或者以為兩浙自昔為文獻重地先是由

合南文鏡卷三

十七

賢科出者德業炳烺甲天下方且景前修而思企紹况際聖作化更之初其知人官人崇抑之典又方甚嚴諸士之所自待者宜不輕於主司之所期其不狃于一朝之樂而忘其終身之懼也明甚果若人言則予之懼也非亦過慈而前所云云者其殆為贅言也夫

鄭山人見於漫稿序

王錫爵

嘉靖乙丑余持節至趙得拜成臯王父子焉風流儒雅蓋駸駸然方駕河間矣而是時趙客鄭山人已謝去王父子念山人常咨咨嘆也初山人赴先康王聘至鄴客王父子問披繩涉契汗簡懷鉛相應作文字如響王父子親逢迎敬席與父賓主之禮天下莫不聞故今談者稱山人客趙

使趙大重昔鄒衍魯仲連身不挂寸組皆頡頏將世以詩書談議為侯王師當其時列國虎爭得士者勝故其重如此今天下一家封君第承業守祀不與微辟而山人故吳中布衣無根抵之容及乎千里致幣肝膈名藩提弱翰而曳長裾非有談天射矢之事而所居稱重所去見思不可謂奇焉蓋余昔嘗解后山人於太醫王氏所太醫王氏固盛稱山人才余時幼弗能記也所為文章間有傳者固在余篋中至今以不見大全為恨一日山人甥文學歸子大顯持汪子良迪所鐫是編謁余求叙余得縱觀之如五都列市六馬腰途繁華色澤爛然目前而朱公造父持籌再策於左右無不如意古語云名不虛傳信然哉信然哉

不重司文筆卷三

十八

山人今年已八十其運趙而居清源又且數年頗聞吟諷之餘採掇古文奇事至累千百卷晨風夜雨常燃燄焚也蓋已勤矣夫山人雖白首棲遲不得與於風雲雲蒸漸羽聲威之世然亦幸而不出即出也弓旌輿軫坐漫驚刀何暇遑終述作之業為不朽計乎書且成則余更當有述姑以復歸子

賀崔公守廣平序

鄭若庸

博陵崔公始起進士時議以戚畹疏屬不得拜京朝官出令鄆陵有司報鄆陵令大最更治但鄆陵庫小邑無以展令才宜移臨漳未行乃歸憂起補饒陽至即首寬稅畝復更賦刻意休息時莞庫稱難簡中人多畜牧者眾裹之得

不病郡指邑連三十餘稱饒陽徃獨平長吏因以五邑檨公皆平如饒陽會大饑為糜粥食民民就食多蹂躪道仆死則令具饗墟聚間各食其所皆得旦夕飽饗殮盡室中活者動億萬計饒陽治又稟稟聞也時上方銳意耳目之奇徵天下郡國庶職賢有行誼者公與在行間廷議猶以前聞扞格調補因上書自辯屬系久絕宜如令格當津者依違不敢任遂晉公永天雄幾一年所聲績又大顯然時論終以耿抑公皆不憚又念公才充於理若地相局也顧比郡恒山其州邑三倍而境多嚴隘時苦繹騷永職扞陬禦寇非崔公不得當因言天子治恒山狀且云天雄承才是嘗為縣令城鄆陵禽大盜者可移治恒山即又移公恒

晉書文苑卷三十一

十九

山公至益勵精錯事幹以仁厚而持之嚴慎志強執弗能奪時懷戎衣左右方介仲甲士臨關草竊皆散逸他所至田器不夕歸戶幾不闔弊訟專務平恕無急刻坐法者山公平反皆自謂不寬距始赴厥閭歲亡幾何時復拜命擢守廣平廣平之君子若里旅無弗歡踴躍道相賀者夫以一人寄千里之命其安與安其危與危其為休戚急於飲食水火今茲較然知必得安于崔公夫是宜賀然猶微也昔者漢宣帝起民間知閭閻所疾苦銳志郡國吏治其所責成多豈第長者竟以循良濟中興史稱獨盛今主上龍飛襄漢訪西京之理譏察守令望治如潁川渤海亟臻大和日屹屹不暇宵旰今自畿輔首得良吏如崔公

足以風起萬國共圖又康其於朝廷有如此者始饒陽奉詔入苟非齟齬將議必備臺諫危言激論亦職有利國家然膏澤黎元既厚且博功名鼎鼎未必如今之時也况他日若黃次公汲長孺即以三事歷卿相流惠無窮乎其於崔公有如此者公自蒞饒陽及今三遷封地相去無慮三數十舍又途轍經時所歷上俗人性好惡憂豫其習於耳目心志方郡境數值侵歲沾洪水民罷爾若困重疾者公將如俞跗越人盡見瘕結一撥而應使疾驅二堅子遇窮髮即蹙者莫不霽然起也其於廣平有如此者是故公階一命而有三獲莫大焉已宜賀哉宜賀哉

敘獎篇代作

徐登泰

皇朝文苑卷三十一

二十

純菴趙君倬南康貞厥守懋厥績敬慎厥司靖厥寇攘以綏厥有民逾年而政成厥問日章以播矣侍御見湖陶君既疏其名以聞復馳檄獎之余辱君知僉謂宜有言惟天下之治忽視民之忻戚視吏之禁吏治者莫善於獎亦莫不善於獎何也善信也不善倖也誣也要也市也直道而行知我其天譽之者匪游而承之者匪疚是謂信獎事達其機而情昵丁系非所虞而得焉是謂倖獎下厚其飾上外其施實與聲弗協焉是謂誣獎汨於世味倚藉幽陰挾而徼之是謂要獎志行罔孚而上下交售以便其私圖是謂市獎市獎是貨之也誣獎妄也要獎則揚雄氏所謂勢諸名卿而幾焉者也倖獎則韓子所謂其應者必其人之

與也是皆不足勸也君子耻之大哉信獎之善乎善善而無情物物而過化樹之風聲而象之水鑑文於圭璋而榮於華衮天下莫不貴也趙君遠學偉才蚤擢科第自其令章平也善政賢聲已焯乎溢頌碑而騰薦剡比觸時忌政令官尤砥礪奮庸見彌真而操彌定則其得之侍御者固信獎而匪倖匪誣也又奚事於要且市邪雖然一人之獎一時之名耳易曰終以譽命上逮也賢如趙君日膺柄用厥名且疏御屏書旂常風雷九天而韶鈞六合其流馨遐韻不有永永不泯者哉抑又聞之君子為善不近名名者衆所忌也趙君方懲於是將益究尚綱之學以游忘名之天亦復奚假於余言

泰漢文序

王寵

嘉靖癸未天水可泉先生來刺我邦憲古振文式崇化本敦進諸生館下追琢靡厲範以矩矱越明年出所編次泰漢文授之讀既受卒業寵蹠而請曰是編何居先生曰五經其炳矣日月宇宙弗可湮已近古而閱麗者其泰乎其漢之西京乎今士以文進古之制也而業之者弗古是程吾惑焉擔撫經傳苟以傲于有司其尤疵者口耳乎帖括剽裂乎佔俾泰與漢無庸及焉吾怪其涉之流而不飲其源也將浚之使濠闊之使廓而毋用是譏謗促歎也文其有倡乎寵曰然則左傳國語尚已何遺焉先生曰左傳國語其旨與其辭簡其為書也聯屬而成章經之翼也小子

識之爾烏得而選諸寵曰然則西山真氏之所輯者不既贗乎先生曰夫文也終始有體節奏有變繁簡有裁經緯有章辟之樂焉一音弗備樂弗諧矣吾竊疑其析而不屬也離而不理也懼學者之窺其一而遺其二也寵曰然則東京以後不亦有可錄者乎先生曰氣未見其渾也體未見其雅也間有之吾懼學者之作法於涼也故略而僅存焉寵既聞命為之刊其訛而是正之郡人湯氏憲而好修請以梓梓成寵敬以所聞者載諸首

贈族父稷丘公序

沈一貫

稷丘公孟儻易然者學學不就就積著積著亦不羸弟妹子女衆多以婚嫁累亡產居貧熙熙如也事後母王夫人甚適教仲子九疇能文章簡當世顯上不督而成焉卿有相仇者多就平公居問能入寂寂權喜憎不來人率謝伏今年七十矣筋力強幹操作不暫休子弟勸請不為應其言曰人生自愛不用力焉用生為夫力猶水竭當更來也荷鋤戴笠出中林之間日間黍稷之事勞及自適自號稷丘子叙曰吾外史公贊公云爾貴父於公為弟少五年母又四年春秋高家貧不能具其產歲往教授具楚間易錢糴以為資六月仲之京師僕往送之金山共衾累夕仲言公今七月晦彌七十歲而已不得奉天倫上觴為壽獨且萬里去柰何為子因欷歔對泣共傷居窮無以戀庭幃也夫人子不遠遊而吾若改屢仰傳遽去遠膝下溫清歷闕勞

不償咎縱親寬其罰如人心何輒又共悲吾汝左提右挈
質短資長取千金於世如取諸寄何乃食貧以勞其親諺
曰一日町畦三日饑一日優伊三日肥吾寧處彼不處此
故元亮絕塵穿結自喜而室無菜婦猶稱苦心儒仲靜已
敗絮不辭蓬垢歷齒乃慙兒子以彼俯字且曰恩深何况
過喜懼之崇年而慙烏鳥之無報故吾無能以灌園鑿坏
安諸親勢也已復相與自賀孝如虞舜窘於親賢如孝已
不見察吾汝謝中庸之行而獲燕垂慈小罰不見咎大罰
不聞咎貧不憚如實勞必身執率閭黨顧得之以為父而
人子過深罪大曲庇無聞此人道之至樂無得而仰塞焉
何以自立仲曰上歸視吾親當為一解願夫實不中聲空

皇朝文範卷二十一

三十三

言與盤皆非所以獻長者也夫公無町畦者即與之言無
町畦凡各賢其所悅而悅其所快手足耳目所營取者
有限而游心遙思所冀俾者無底以有限耐無底故堯禹
不能除其憂蹠跖不能滿其樂也故不可冀俾不如已稷
丘古仙人之稱代既綿暖其術靡記焉妄而意之將無營
而自耐者乎林類年且百歲鹿裘帶索而歌拾遺穗于田
以為具三樂夫亦稷丘之類也今吾稷丘公野處而神王
庸知不為古稷丘也若是則人子之憂非所聞于稷丘公
矣

竹西十一子賦別序

歐大任

新安吳子客於廣陵與姑蘇陸子十一人為竹西山社之

會暇則相與綜覽千古研討九流抽秘簡於羽陵發藏書
於大酉揮斤庶鼻聖之可斷運精期木雕之自飛競力銳
思月修歲積染人濯錦藉茵寧辭晃氏范鍾爐錘詎廢於
是品隲古今則各出其雌黃之論抒引辭賦則借辯于子
墨之談隱居足以放言考室而冊牘已飾明揚足以待用
鍛羽而文采愈彰所以驅策詞章砥礪德業庶幾服先聖
博奕之規息古人闢闢之喻矣豈但狎志山水並灌呂安
之園冥心玄談共佐稽康之鍛而已哉或以為肱篋雖珍
非時所售章甫雖貴豈俗所宜猶荆玉之不可抵鵲而都
蔗之不可為杖也不知勸掖博文尚為賢於游戲之微逐
觀摩浴德似差勝於性命之虛談縷荷佩蘭之夫握瑜懷
瑾之士亦各明其志而已惟過茲離索交難久要益念德
隣之不易敦肺肝以共盟斯無惡爾是會也莘兒與馬江
秋戒寒霜蓬乍散吳子問寢促歸諸君分題賦贈莘兒跪
上其筴欲大人之有言也予重其行因叙嘉會之可稱亦
以要之將來云爾

國朝文纂序

張士論

國朝文纂纂國朝之文也曷纂乎懼遺也盛世曷遺居山
林者憚廟廊之襲秉制作者畧旁察之真文斯遺之矣自
羲皇肇畫文字攸興書載典謨詩陳風雅禮謹節文春秋
紀事遐哉邈乎茂以尚已秦漢已還作者繼起然崇華飾
詭之習興而上古之質散誇靡闢奇之風熾而聲教之義

乖時愈降則詞愈工文斯陋矣迺觀民風者必采諸歌
謠審禮樂者特憑夫紀載於戲文豈易言哉求其影響六
經取材後世若梁昭明太子統所編其選已李唐之興以
詩賦取士開元天寶之人競惟歌咏相高而韓柳二家寥
寥獨擅一代文章之柄宋儒訓詁六經闡明道學詆為末
藝雖動溢繆戾咸逃桀獍故曰有宋亡文此真荷旃被毳
者難與道純錦之麗密美黎今賴者難與論太平之滋味
也我 皇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當時若劉基
宋濂陶安王偉輩際文明之昌運秉制作之大權揚推元
輝馳聲魏闕偶占小詞必經御覽或成祖于內難既平首
開文淵閣以延多士而解胡諸子得擅名家列聖興興

卷之三

五

儒化育弘正之際李何王遠獨稱宗匠而十才三傑嗣響
詞林其他標孤秦翰摩肩接踵皆能陶寫性靈騁標競秀
勝過作者之場二百年來郁乎盛矣不掃前代之陋習幾
與兩漢同風乎於戲觀厥文人才可知已觀厥人才盛時
可知已奈何卷帙浩繁散漫無紀程鄭汪陳惟刊論著蕭
徐二氏獨傳風雅不能無摘花挾纈之嘆士淪海宿肅才
幻耽六籍遂叨藝苑傳名士林不棄避寇建康頗存餘畧
竟忘蕪賤博采諸家上自廟廊下極方外閨閣之秀手自
編摩稍加隱括自癸丑冬迄乙丑春十二年間得詩文總
若干卷繕寫成帙以備觀風攷政者之一助云若夫謬為
論列莠之去取不精則其罪自知不可追矣書成借敘厥

首

蒼梧雲影序

王釋登

黯然而銷魂者別也颯然而變物者秋也忻幸而痛睽者
情也述衷而抒悰者詩也迺若重耳離秦世子獨傷夫謂
水子卿還漢都尉慷慨于河梁豈非日月欽照風雲動色
者哉博士先生西粵英靈桂城環異羣季競秀既稱荀龍
三俊同聲亦云薛鳳先生王德內朗金聲外亮白眉稱最
千五馬春草標賢于三謝周郎之醇易醉叔度之陂莫測
關尹不逢識紫氣以何人司空難遇劉龍泉而無計七載
浮沉一官遠調板仙舟而莫遠渡桂水以遐征海日團圓
朝懸首宿之盤客星奕奕夜犯枕柳之野于是車馬在門
離觴初引賦詩惜別傷如之何大夫能賦咸推縞虎之才
小子何知敢效雕蟲之技勉撰斯文系之篇首題曰蒼梧
雲影嗚呼王維渭邑指柳邑以贈言何遜揚州觀梅花而
興感命彼芳名庶同斯義云耳

平夷倡和詩序

俞允文

明興垂二百年天下厭于承平守衛浸弛民罕習兵今年
春閩海巨賊南連群夷剽掠得氣遂分其眾浮海東行進
攻大倉上海所過燔燒積屍擄野百姓奔竄無所歸命聞
賊能鼓刀如飛多以銳兵要擊取勝于時鸞冠袿服之徒
皆噤閉賊縮莫肯出關時惟郡別駕任侯素以儒雅自飭
一旦援桴誓眾奮其忠勇以為賊勢甚銳即不能困後誠

難服遂提所部士卒數與賊遇且馳且鬪日夜常數十合然士卒散弱每至貼厄而賊亦稍稍遁去侯時身被三創益慷慨未嘗少沮以為兵不勒習無以立懂乃專勒習士卒與其辛苦所受犒勞輒分賜之且以祭死事之士侯性不習水險親擊擢大海之中以壯其氣勢戰罷引軍還壁侯獨單騎馳射為士卒後常有生俘抵嚙隸足侯怒立挾肉啗之以此士多感激樂為之死故侯是役曾不幾時而散弱盡為勝兵萬夫熊能齊其心督以謀則順以戰則克賊衆挫衄力盡東鄙而又能焚賊寶玉以肅威稜分功戎臣以辭上賞此其行市過人誠不世出也且侯嘗移蒞崑山所居茹蔬飲水無異韋布片言剖劇洞若神明庶幾少

皇明文憲卷三十一

五七

恩而侯實惠愛是以侯每過停道經茲上士民往往感泣喜侯來歸願復留侯居守內地以至兒童稚齒皆知有任侯之賢人又言侯前嘗領縣其民皆刻石頌德今侯於斯其功烈又如此漢之循吏莫如黃霸而不可使之將兵名將莫如李廣而不可使之蒞民而侯則兼之侯誠不世出也以侯之賢行其議於朝廷之上必能揚武除暴俾橫夷泥首遜情示天下中興巍巍之業而需恩澤于無窮惜其兵微用早日令與殘寇角逐投軀萬死之地縱侯忠勇不世其千盛天子用賢之意豈不謬哉昔公孫昆邪猶能以廣泣請武帝方今有氣力者不少卒未有以侯名聞於上者何哉比太學生柴秩端謹好義能以侯所為軍中詩傳

諷士大夫間聞者無不欣忭起立以為雅歌之遺遂相勉次韻為詩生因合為大冊仍屬允文聯綴其事以申願慕之意竊念允文疵賤不宜以枯槁之辭荒穢鴻烈誠以旂常竹帛之書庶必符於今日而亦以醜鵠冠袂服之徒齷齪竊祿位以自得而不知愧者

金子坤集序

黃姬水

金子坤氏其先西域默伽國人也高皇帝握圖御宇亘地來王厥祖以婦義授鴻臚卿者始入中夏賜姓啓宇遂為金陵人至于坤父陽平守東原先生以進士起家于是金氏彬彬文學矣子坤少歲與伯兄子有同門學才行高秀俱著名字時大司寇東橋顧公儒林宗匠特加甄藻榮

皇明文憲卷三十一

五八

問益馳軒然江左子有領乙酉應天鄉薦早世子坤游思墳藉極意述造通覽六緯窮研五際發藻奮量生之帷綴語妙君房之筆其于詩也古體非建安元康不涉于目近體非貞觀開元不著于胃塞芳咀腴揚芬吐豔凡平生豪宕憤激慷慨之懷一于詩發之其氣弘以暢其詞瞻以靡其調和以雅其旨邈以玄鑄自精心可稱作手昔人謂陶靖節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子坤其庶幾乎余交子坤二十餘載見其有耽詩之癖方其壯也清華縱逸飛蓋則嘲風月鳴鑣則賦江山至其暮也恬夷澹泊擁四壁而含毫撫一瓢而吮墨夫子坤不以壯暮而廢吟不以泰約而輟詠其所得于詩者深矣余幼習聞先君所著典錄曰墨伽國

產龍馬麒麟及讀班孟堅西域傳曰西域多珠璣珊瑚虎
魄壁流離今子坤生于中夏是即龍馬麒麟珠璣珊瑚虎
魄壁流離也迺竟終身淪沒不得與遠方珍異並登天府
悲哉郭道人次父以瓢笠之資為子坤刻集集成子坤走
書寄余具門命敘簡首余讓不文書三至而操觚然豈盡
知子坤耶

鳳笙閣簡抄序

彭年

赤牘昔古詞命之流也詞命施於敵國必集衆謀之長如
子產之拒晉楚是也赤牘行於親友惟盡一己之慮如子
長之勸摯峻是也或寒數語而意義直足或纏綿百言
而情文無類詞出口占篇成筆落珠聯錦綉宿構莫追至

卷三十一

三九

於百封命吏千里若面親疏得宜文采巨麗此古今之所
稱工才俊之相豔美者矣宋代詞科之盛惟蘇黃特擅其
能若東坡之清便溫厚山谷之精鍊縝繆片楮足以揚其
文連割不覺其思誠可謂讀之喜笑把玩無厭者焉近
代學士務趨時義重習白紛日不暇給好爵既縻簿書斯
困固未遑留意茲事也間有才博好古敏於詞藝者思振
起之而孤鳴寡倫每見非笑微詞隱義多莫能察言不深
可慨乎備官大夫藻泉凌公少承家學奮擢賢科中外踐
敷蔚著聲績以元嗣升朝遂引疾求退樂三徑之幽棲尚
六籍之腴潤託意高深遊心玄遠觀道著書發言成藻篇
章之外赤牘尤佳雖來俾立俟對客操觚初若不經於思

索既乃曲盡平情委少過八行多兼累幅莫不彫繪滿眼
鏗鏘盈耳微而婉簡而盡春穠之法風雅之旨靡不備焉
非含嚼左國于唇吻濡染蘇黃于毫端其直臻茲妙絕乎
由是得公一札者不徒藏去為榮抑且賢於從事然公不
以自珍略無存稿仲嗣太學君述知間侍揮灑心識手得
凡若干首題曰鳳笙閣簡抄元嗣繕部君迪知益加梓刻
用示同好而屬款於年年辱公神交嘗賜教翰安石碎金
閱諸篋筒少陵倚玉每出囊中及讀是編不啻挾驪淵窺
武庫矣故敢忘其謫劣僭書首簡

刻豫章南寧詩會錄序

曾一台

川織以蒨林翠富培泰紺文憶蔡上則有摩天搏霄之鳥
下則有橫江暴鬣之魚當淑節而艷陽布和錦羽流音雖
桃花之源未足以埒儼勝也值炎景而望舒澄輝涼處透
戶雖洞庭之境未足以侔夷曠也屆白藏而霜毛弄影丹
葩吐秀即我眉之巔未足以擬幽潔也逮元英而玉梅襲
几瓊霰揣封雖山陰之舟未足以匹清高也繡飛萬嶂響
徹層霄置地之靈勝者已其去懸榻里僅百武云戊午之
歲余嘗為友人邀觴于內因遂登其臺遍觀焉余感曾點
為聖門之傑舞雩風咏鳳舉一世乃今千禩而無有追焉
風遐躡亭亭千塵氣之表者則惻然罷觴止觀焉友人力
強之持杯謂余曰時暇地勝謫仙尚秉燭之遊奈何弗墮

况高人奇士自當鍾靈萃精出以鳴盛君姑俟之邇年來
聞里中人張惟節氏及諸君子者崇約好古于丑之秋聯
賢合姻茲零之內甫期周而林簡高寄翩然日富遂為豫
章一大會謂非勝地之有待而山靈之默助哉然是會也
寔古廢歌之遺而揚才合志紀勝聚樂咸此焉在故珠韋
王藻天寶流奇律體呂華人情洩粹才則揚矣蘭室投權
永結斷金之好棣樓傾蓋何必撫塵之遊志則合矣臨高
矚遠粉繪山川履絕探奇鋪陳品物勝則紀矣興寄無歸
浮蟻適烏程之釀行聯非駕流波揭白雪之聲樂則聚矣
豈漫然乎哉嗟夫茂林脩竹蘭亭之垂芳也流水長堤梓
澤之炳譽也然尚玄門之曠思而茂賢關之貞軌識者憾

自南文範卷三十一

三十一

焉若余茲友介則秉玉潔之節并則宜鴻朗之猷固異用
同符者視二子不愈之哉不愈之哉許凡若干首作者凡
十二人俱載在集中而巽華曾子則識荆于寅之暢月而
從游于其後者也時將餞梓因序諸首簡

贈郡理友石趙先生北上敘

戴洵

異時海內熙洽民淳而事簡吏尚寬和為長者通數年來
網禁稍弛俗漸豪佚而居官者亦頗溺其職於是更務峻
急以深文束縛人自守令子養百姓者皆然况司理專刑
獄董糾察代激揚者耳目乎寬厚恤人非時所宜先矣然
友石趙君之為吾郡理獨不然君之言曰理之設將佐守
用法為威重乎將恐罰或過當而為民平之也又曰今民

有相殺傷者抵重辟而官或恣怒氣敲朴人流血狼籍及
枉桎囚繫累日時不為釋致民竟瘐死或積衰病成廢痼
不復可此於生人此所謂操履代刃殺傷人不以鬪爭者
也而曾不自以為罪且咎罪自十以上著於令不得少濫
焉今人一不當意罪且未應答而更用大杖擊之吾不忍
為此也是以每訊獄必及窮窮詰惟求得其情得即以所
宜罪者罪之未嘗輕加一箠楚拘繫一人也而民被其訊
鞠以出亦莫不曰趙府君之魁人罪惟其當靡辜髮低昂
也有赴愬上官者爭欲得行下趙府君以為辜君嘗攝郵
令事郵之民甚安樂之親之逾於父母忘其為郡理也其
於鄉之士大夫未嘗不開誠款語然卒莫有謁以私者也

自南文範卷三十一

三十一

其於胥吏下人未嘗不啻啗拊循之然莫敢有冒法入少
苞苴於橐中者也蓋君外寬而內明其明者不可欺其寬
者居上之體宜然耳豈與彼憚憚為縱弛者同也於是理
吾郡未滿三歲聲聲茂甚餘部之徵書至矣行且為臺省
論議殿陛前不然亦當入天官署稱量天下士則其務悻
厚持大體不以苛細格物不以言激市譽者當又何如也
將行五色之長咸丐言以贈而敝邑父母宜山高君謁余
為之言謂余素不佞且雅知君也故余為述其所異於俗
尚者如此彼患不能舉其職而欲徒以操切起名聲者其
亦可以觀焉

贈劉都督敘

余寅

今總鎮開府則公者蓋古所謂才帥臣哉往者劉公之起松潘而芟雜白草苗也論者曰劉將軍偶迷之耳試復之未必能激大幸若是既將軍征九系大小三百餘戰盡還其陷地夜即千里得劉將軍無恐橫江諸處所寇大開將軍討平之川南以寧論者又私竊忖將軍以制羗焚滅餘之矣易地而驅之則不為賴矣乃將軍由蜀轉淮南時島夷毒內地欲拒吳絕饒道以睨南都勢猖甚於是將軍殲之盡又殲之於岑港於三沙則劉將軍又能以淮功矣又由淮入閩入百粵敗逆者張璉兵及鄧興陳明光等倖賊島夷無遺醜則劉將軍又能以閩功以百粵功矣所司具上之於是晉都督開府東南總鎮焉夫寓內稱師率臣者

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三十一

蓋林林盛矣總之不得齒於古名將之職下何以故大都通方者難兼量者寡蓋自古歎之也夫兵者危器古之人危用之胥管之乎機矣是故百酌而一敵則發之非時往之無當與枯竊奚擇矣故曰通方之難十舉而一覆則耳目垂應手足易虞與疑滯奚擇矣故曰兼量之寡故方者兵之術量者兵之所為用也遂哉乎機非劉將軍談何容易哉是故員方錯途倉猝殊軌以正變不可勝窮也攻而無攻無攻而乃以攻守而無守無守而乃以守以押闔不可勝窮也上雷九天下蟄九地決之若川止之若山以起伏不可勝窮也欲左左欲右右欲邀邀欲徐徐以屈伸不可勝窮也以所見知所不見以所不用知所用卒卒若莽

井井若暇以參伍不可勝窮也故曰不周而周將道以揚兵道以強故得其機則得全於敵矣不得其機則得敗於敵矣夫得全於敵與其得敗於敵也豈可同日而語哉劉將軍慷慨敢事臣也驅之陸陸勝驅之舟舟勝用正勝用奇奇勝用衆衆勝用寡寡勝諸余所為機說皆劉將軍之已迹也夫將軍之事於蜀於閩於百粵也余耳之未目也意者侈詡之乎余海上人也而將軍來海上四年冒不測之淵親歷窮島夷聞之無敢濡足海波者海波晏如也大都無莽於措畫而無橋於七情誠賴之矣故余所為機說皆劉將軍之已迹也將軍嘗自詭往在西隅時庶幾男子今在東南有婦人耳嗟嗟劉將軍曷不北乎北虜

皇明文範卷三十一

三十一

患邊氓特甚卒無一創痛之者與東南夷校禍大小一弱子辨之矣將軍獨奈何竟卧東南自愉快乎夫北虜誠重猶其枝也東南殷富緩急仰之內地傷是本禍也善稽者鋤其非種嘉種乃蕃善國者誅其橫民齊民乃業故將軍在東南者稼道然也嗟嗟以彼其才安施而不可哉邇者島夷卒一鎮止矣東南安矣將軍以須之且北北且搏搏舉矣

皇明文範卷三十一終

皇明文範卷之三十二

記

琅琊遊記

宋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 皇上以 皇太子暨諸王父處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獵以講武事瀛實奉詔扈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瀛進啓曰臣聞琅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嘗封琅琊王山因以名頗聞秀麗備拔爲淮東奇觀願一遊焉而未能也敢請 皇太子驪然可之即約四長史同行秦王府則林伯恭晉王府則朱伯賢楚王府則朱伯清靖江王府則趙伯友遂自驛西南出過平臯約三里所望豐山盤互雄

偉出琅琊諸峯上唐梁載言十道志又云豐亭山山上有漢高祖祠又有飲馬池世俗妄傳漢高祖曾飲馬于此國朝以山麓爲畜牧之場別鑿池飲馬仍揭以舊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有紫微泉宋歐陽公脩所鑿泉上十餘步即豐樂亭有豐樂之東數百步至山椒即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入天寧寺今皆廢唯涼烟白草而已瀛聞其語爲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栢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即歐陽公竊龍處上有五龍君祠 皇上初龍飛屯兵于滁會早曠親挾雕弓注矢於潭者三約二日雨如期果大雨及御寶曆爲作欄楯護潭且新其廟廟側有時若亭瀛坐亭上問潭側雙燕洞

及其南白鶴洞以肆窮覽入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許有泉瀉出於兩山之間分流而下曰醴泉潺湲清徹可鑑毛髮傍岸有亭曰漸入佳境今亦廢唯四大字勒崖石間淳熙中郡守張商卿等題名尚存沿溪而上過薛老橋入醉翁亭亭久廢名人石刻頗夥兵後焚煉爲堊殆盡亭後四賢堂亦廢亭側有玻瓈泉又名六一泉石闌覆之闌下壓以巨石中疏一竅通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之溫是日天陰雪花翩翩而飄伯清倡曰雪作矣不還將何爲瀛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石徑一里所至回馬嶺伯友追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二客足力弱不能從矣二客伯賢伯恭也其謂回馬者建炎寇盜充斥郡守向子役因山爲寨植東西三門西曰太平東乃回馬也嶺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栢棧山山之南有桃花洞又有了頭山山之下有熙陽洞皆未暇往蛇行磬折黃茅白蒿間莽不知所之宋熙寧初僧宗定獲佛舍利六百顆石爲四十九塔於道隅纍纍如貫珠塔雖廢幸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復軒豁蓋峯回路轉九鎖而至開化禪院院在琅琊山最深處惜乎山皆童而無蔚然深秀之趣唐大曆中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此院即張文定公方平寓三生經處三門外有觀音泉入院皆瓦礫之區唯新構屋三楹間中施佛像僧紹寧出速坐方定龍興院僧德學同太子贊善孟孟秦王伴讀趙鎮具王伴讀王驥楚王

伴讀陳子晟聞瀟入山咸來會晟云太子正字桂芳良慰
六一泉上亦足弱不能進恐隨二客歸矣寧具飯飯客飯
已寧引觀庶子泉泉出山罅中乃幼卿所發李陽冰所篆
銘銘已亡張億書三字碑亦斷裂卧泉下石崖上多諸儒
題名陷爲一方鐫勒其中自皇祐淳熙乾道以來皆有之
字或篆或隸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東西在在皆然
不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構兩多驗童行堂下有明
月溪稍南有具道子畫觀音及須菩提像列石壁上傍鐫
淮東部使者八八舜臣琅琊山記頗不合文體爲之破顏
一嘆又稍南有華嚴池由明月而上入歸雲洞訪千佛塔
遺址過石屏路俯窺大厝井井亦幼卿所鑿沿山腰陟磨

皇明文範卷三

三

拖嶺遠望大江如練鍾阜若小青螺在游氣冥茫中嶺下
有琅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深不可測名人題識無異
庶子泉懼日夕復不暇往焉自幼卿博求勝跡鑿石引泉
以爲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琴臺後人頗繼其風山中
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爲尤勝今荆榛彌望雖遺跡
亦無從求之可嘆哉夫亭臺廢興乃物理之常奚足深慨
所可慨者世間奇山川如琅琊者何限第以處於偏州下
邑無名勝士若幼卿者繡黻之故潛伏而無聞焉爾且幼
卿固能使琅琊聞於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
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世果定論耶然公以道德師表一
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未必能入傳也傳不傳亦

不足深論獨念當元季繹騷竄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今得
以廁跡朝班出陪帝子巡幸而琅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
聖德廣被廓清海寓之所致耶非惟瀛等獲沾化育生成
之恩而山中一泉一石亦免震驚之患是宜播之聲歌以
侈上賜遊觀云乎哉因取醉翁亭記中語風霜交潔水落
石出字爲韻各賦一詩授主僧紹廣刻諸山石云

遊天平山記

高啓

至正二十二年九月九日積霖既霽灝氣澄肅予與同志
之友以登高之盟不可寒也迺治饌載醪相與指天平山
而遊焉山距城西南水行三十里至則拾舟就輿經平林
淺塢間道傍竹石蒙翳有泉伏不見作泠泠琴筑聲予欣

皇明文範卷三

四

然停輿聽久之而去至白雲寺謁魏公祠憩遠公菴然後
由其麓循狙杙以上山多危石若卧若立若搏若噬蟠拳
撐拄不可名狀復有泉出亂石間曰白雲泉綫脉縈絡下
墜于沼舉瓢酌嘗味極甘冷泉上有亭名與泉同草木秀
潤可蔭可息過此則峯迴磴盤十步一折委曲而上至於
龍門兩岸並峙若合而通窄險深黑過者側足又其上有
石屋二大可坐十人小可坐六七人皆石穴空洞廣石覆
之如屋既入則慄然若將壓者遂相引以去至此蓋始及
山之半矣乃復離朋散伍競逐幽勝登者止者嘍者嘯者
憊而喘者恐而眺者怡然若有樂者悵然俛仰感慨若有
悲者予居前益上覺石益恠徑益狹山之景益奇而人之

力亦益以備矣。顧後者不子繼，迺獨寒臺，食其山之膏而止焉。其上始平曠坦，石為地，拂石以坐，則見山之雲浮天之風，颭颭太湖之水渺乎其悠悠。予超乎若舉，泊乎若休，然後知山之不負於茲遊也。既而欲下，失其故路，樹隱石蔽，愈索愈迷，遂困於荒茅叢篠之間。時日欲暮，大風忽來，洞谷哈呀，鳥獸鳴吼，予心恐俯下疾呼，有樵者聞之，遂相導以出。至白雲亭，復與同遊者會，莫不尤予好奇之過。而予亦笑其怛怯，頹敗不能得茲山之絕勝也。於是采菊泛酒，樂飲將半，予起言於衆曰：「今天下板蕩，十年之間，諸侯不能保其國，大夫不能保其家，奔走離散於四方者多矣。而我與諸君蒙在上者之力，得安於田地，極佳節之來，臨登山以眺望，舉觴一醉，豈易得哉！然恐盛衰之不常，離合之難保也。請書之於石，明年將復來，使得有所考焉。」衆口諾，遂書以為記。

春暉堂記

蘇伯衡

傭人者，曰予人百錢，人可得而報之也。傭於人者，曰受人百錢，可得而報乎人也是。故取百錢之直，終一日之力而舉其當為之事，是謂能報傭於人者。取人萬錢，則終月不能報之矣。取人十萬錢，則終歲不能報之矣。取人百萬錢，則終身不能報之矣。其故何哉？傭之者，其施常有餘而傭者其力常不足也。親譬則傭人者也。子譬則傭於人者也。夫傭人者之於傭於人者，其施多以萬計，又多以十萬

計，又多以百萬計。傭於人者之於傭人者，猶不能報之也。况親之於子，其施不啻以萬計，亦不啻以十萬計，亦不啻以百萬計。子之於親，獨能報之乎？是故肥甘輕暖以奉口體，可謂養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先意承顏，以適志意，可謂順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使國人稱頌，曰有子，可謂顯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養之也順之也顯之也，舉不足稱其施也。是以小雅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唐人孟郊亦云：「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孟子不能報親鞠育之德，猶人不能報天生成之恩也。然仁人之於天，雖無能報焉，盡為人之道而求無負乎天，則未嘗不免之孝子之於親，雖無能報焉，盡為子之道而求無負乎親，則未嘗不免之。人道盡而於天無負焉，乃所以報天也。子道盡而於親無負焉，乃所以報親也。又奚必若傭於人者，得百錢則劾百錢之力，而後曰報哉？南康彭君尚賢，弱冠而先公捐館，尚賴母夫人熊氏守節教子，底于成立。今年夫人六十有八歲矣，而尚賢權以賢良為舉，平陽尚賢喜，祿足以逮親，而不敢謂能為親報也。於是摘孟郊詩語，名其奉親之堂曰春暉，而求余記。余嘉尚賢得古仁人孝子之用心，故樂為推明其說，以為記。庶夫人之事親者，知所從事云。

游棲賢院觀三峽橋記

王棹

五老峯於廬山為西面，即郡治北均峯如屏障蔽其後，連

那治北行二十里轉五老東入巖谷中棲賢寺在焉余宿
讀蘇次公棲賢寺僧堂記云棲賢谷中多大石巖壑相向
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震如千乘車行者振掉不能自持雖
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度橋而東依山循水水
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匪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寺
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
怪石翔舞於簷上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于
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又聞蘇長
公云廬山奇勝處不可勝紀獨開先漱玉亭棲賢三峽橋
為二勝棲賢寺於是廢已久殘僧數輩皆出居田間左肅
有僧曰惟賢頗通世間法余謀於府僚俾之往棲賢賢曰

皇明文獻卷三

七

俟吾結屋山中完公常來遊也七月望賢使來告曰屋幸
完可遊矣明日即偕呂侯暨舊君往時暑甚餽夫暍屢從
道傍石坎中掬水飲至谷口日卓午矣未至橋十許步石
巖下觀陸羽泉乃至橋上俯視澗底亡慮百千尺
或云以瓶貯水五升許從瓶嘴中出水縷縷下注瓶竭水
乃者澗底欲試之不果又云橋魯班造蓋謂堅緻壯奇惟
般乃能造耳非謂真造於般也距橋北十許丈有大石方
整狀如棺橫亘澗底相傳嘗有蟬蛟從谷中出水怒湧勢
將壞橋時主僧有遁行叱神挽此石扼之蛟退橋得不壞
過橋北轉行百許步澗水至是匯為深潭有龍鼉焉蘇長
公詩所謂玉淵神龍近即指此也又相傳昔寺僧嘗浸餽

潭上俄失所在後有人從湖南來云僊從洞庭湖上出餽
上有棲賢字可驗故知此潭下通湖南也此其言皆怪誕
不足信已乃徑造賢公新屋下法堂故址也至是五老峯
乃巖然左出寺顧在峯後日方熾忽雲從谷中起俄頃雨
已至有風南來雨復旋散日光穿雲斜照峯上巖谷石濕
芒采相射宛然金芙蓉也賢公留余宿約明日謁赤眼禪
師塔塔距寺北行又十許里巖谷深絕處也棲賢寺實禪
師所創遺場余辭與舊令先歸而呂侯乃獨留賢請余重
書蘇次公僧堂記余謝不善書又欲余和長公詩余謝不
工詩則題游山歲月氏名遺之以附昔賢故事按次公以
元豐三年夏六月來游時謫官往長安而長公至此則七

皇明文獻卷三

八

年六月時自黃移改送不備越餽之德典尉云

漢南北軍記

王梓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下宅作都長安
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降上郡而
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
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為天軍黃帝之聖以
兵師為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
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汛掃宇內天戈所麾
蓬蓬消釋五年馬上蠲戢養而汗介冑縛嬰斬羽天下既
混為一任罷之兵佚諸將嘒巴渝北貉無勒遠人卧鼓包
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於無事矣然而強宗豪姓盤互關

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
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室不軌
此南北軍之所為置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
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屯公軍蒼龍玄
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
人然衛尉一官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光祿勳其屬有
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
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
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
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摠
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

山川要略卷三十二

九

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
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為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
為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無乎南軍南軍在內而
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
嘗入為宿衛之兵是北軍或重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
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塋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常重
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分之分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
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翼
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
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
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於武帝始以

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伐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
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
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勝惟地與兵漢都長安
阻河山之險左轂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
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必而營列棋峙
而星布平居無事則虎視耽耽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
心奸膽戰栗駭落孰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
兩兼得之於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無數高帝之貽
燕于厥子孫者神謀聖略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建軍之
本意以詔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
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茲不復書

百兩文範卷三十二

十

苦齋記

劉基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茅在
匡山之麓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
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壑崿崿蒼石岸外而白中其下惟白
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
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
苦棟側柏之木黃連苦枙亭歷苦參鉤天之草地黃荈冬
歲芭之菜楮櫟草斗之實桔竹之笋莫不族布而羅生焉
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
食頗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檟茶亦
苦於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沸汨汨澌密曲折注

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屨屨之往來故遂擇其穴而室焉攜童覓數人啓墮簾以藝栗蔬茹啖其草木之莢實間則躡屐登崖倚脩竹而嘯或醉而臨清冷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于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藜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于不測而不知醉醇飲肥之勝不可以實疏糲糲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蓬

八皇雨之筆卷三十二

雖欲效野夫賤隸跼蹐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為今日之苦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虛以酬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善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出越城至平水記

劉基

舟出越城東南入鏡湖四里許為賀監宅宅今為景福寺又東南行二里許為夏后陵陵旁為南鎮祠又東可二里入樵風徑東漢鄭巨君采薪之所也徑上有石帆山狀如張帆又折而西南行二里為陽明洞天其中有峯狀如傘

名曰石傘之峯其東為石旗秦皇酒甕在焉又南入若耶之溪循宛委玉笥泝流三里至昌源有故宋廢陵蓋理宗上皇之所葬也其上有山狀如香爐名曰香爐之峯入南可四里曰鑄浦是為赤董之山其東山曰日鑄有鉛錫多美茶又南行六七里泊于雲峯之下曰平水市即唐元微之所謂草市也其地居鏡湖上游群小水至此入湖於是始通舟楫故竹木薪炭凡貨物之產于山者皆於是乎會以輸于城府故其市為甚盛開元寺僧有菴在市中是為機上人祖故上人邀宿其所菴側有小軒俯耶溪而山自秦望之陽分趨雲門比下者至此而止其南自舜田陶山刺浮若耶東下者則皆在其外歷歷可數諸庵松閣間故雖

合韻之筆卷三十二

居市中而不躡首春水涸舟不得深入登岸行一里餘乃至半久覺清寒機上人因請名其軒莫能定比至法華山伯言刻禮乃議其名曰溪麓以其在溪之上山之足也且俾予為記乃明日入城府俗事又至思遂過至下今予來時機上人為育王書記適自四明歸復送予至菴所時雨新霽舟直抵橋下予出城前一日友人招飲大醉明日入舟比登岸且醉不能醒乃卧溪麓軒中明日機上人辭還育王子獨至靈峯尋牽上人時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機上人即開元寺僧圖中也

滄洲趣軒記

胡翰

有為希夷之學者曰一山外史隱居赤松之山作軒于池

上既落成矣問名于客客巧歷之靡適於可也久之而有
西圖來者發而視之則上清方壺子所寓滄洲趣也乃以
名其軒而求記於媿仲子其言曰吾軒廣十餘楹疏其前
以爲池周亘百數十步於勢劣矣而有不可爲畛域者焉
月往而規燧日入而魄淵天光下燭雲影相涵與夫山之
草木水之鱗介莫不往來隱見於空明之中而蕩摩浮動
於几席之上吾坐而挹之豈不猶洞庭之野具區之澤烟
消雨霽漁人舟子散而之乎東西澈渌潯一碧千頃而
天倪玄真之屬傲睨乎其間也吾循池左右列爲小廡四
阿相承以屬乎南而南廡之外則盆壺上霄諸峯之水合
流而西洞狀兩崖之隙出乎島履之下卒與石遇鳴聲參
皇明文範卷三十二 十三

始名出於所寓方其未有物也玄黃溟渤而未莽且孰爲
天孰爲地而孰爲子之洲乎及其判而有物則天積氣耳
地積塊耳以積塊而浮游於崑崙磅礴之中則大地亦一
洲也人生長休老於其間不自知之而求之魚龍不測之
淵思若至人者與之居終古不得矣否則擬諸尋常詞翰
之末自謂足以盡天下之妙去道亦遠矣故朔也眺也甫
也皆未得爲至也汝南之壺飲者樂之巴邛之橘奕者安
焉是故無小無大無遠無邇其趣一也試觀於止水聽夫
鳴泉動靜相涵而孰使之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又孰從而
有之此希夷之道也微之又微搏之不得名苟得其趣則
方壺之圖寓也子之軒亦寓也而吾爲子記之亦寓也將
混而爲一而問諸祖洲之人焉
皇明文範卷三十二 十四

半間雲記

貝璣

海昌廣福寺之達上人者蒙崖構屋高出飛鳥顏之曰半
間雲且徵余爲之記余乃詰之曰雲之狀何如也上人曰
當清秋時天將雨初氤氳上升如蒸饋既而被覆罔極又
如玉女曝衣不見遠近及天風引之勃然入吾室中泛窓
戶撲帷幔排之而不能去攬之而不能執皓然如犯大雪
山行覺有清氣襲襲逼人如冰秋濤中前開而隨合冥測
其涯際也始吾甚厭之然一榻之外舉非吾有吾特寓焉
而已矣雲之止耶吾不以爲寤雲之去耶吾不以爲泰中
分吾室而居之夫豈不可乎復徐而思之達官巨姓築第

綿里屹乎山迴翼乎鳥舉雖欲一與雲接而雲且不至焉
不過奮聲伎藏寶玉所以瞽目而瞽耳者朝暮交於左右
及元季兵變又皆效於武夫悍將汚於宿孽飼馬之所雖
惡之若仇而卒莫敢訶奚若雲之在吾前也今一室之小
幸而不為聲伎之居寶玉之府也又幸而不為武夫悍將
之所效也為吾與者特雲耳故吾之視雲不啻故人嘉客
相忘相狎惡知其孰主孰賓也哉先生試終言之余應之
曰上人知雲之勝彼其論高矣猶泥於有跡未能會物我
而一之也未能會物我而一之則亦同室而胡越耳嗚呼
雲無心也吾亦無心也以無心相遭則吾之為雲耶雲之
為吾耶其飛揚下上而彌乎六合其卷而歛乎至密孰得
而固之耶然非上人之造於道不足以此已上人曰善
遂書而為記

水雲深處記

貝瓊

青林在華亭東南六十里地平無大山惟叢篠灌木蒼
鬱蔽虧蓋亦海隅之斗絕幽邃所也其民曰牧子中者雖
早夜作苦足生胝脰無毛然皆樂其俗而安其業熙熙如
太古時三吳之變兵亦不及予嘗徑竹岡絕黃浦邪迤而
南由橫溪至青林盤回百折如帶舟礙石不可行抵暮候
海潮而上四顧徘徊念可築室讀書以佚吾老規欲留而
未能也一日曹君士璜遣介持圖示予其號水雲深處者
即璜之所居寔據青林之勝且求文以記之予惟淵之深

魚之適也林之深鳥之歸也山之深虎豹之伏也魚不深
則鉤餌得以出之鳥不深則矰繳得以加之虎豹不深則
陷阱得以掩而斃之故士之辟地恒苦其不深而鉤餌也
矰繳也陷阱也又有甚焉今青林有衆水之會可釣而遊
也雲氣之出納可玩而悅也而璜之託於是亦既深而莫
得蹤跡也已世所謂秦人桃花源者又何以過之哉大抵
天壤之間百年之頃至樂莫如適意能適其意者不在章
綬而在於一丘一壑昧者方且奔走通都大邑急於自售
以微利劫祿為事趨死地如歸者不亦悲夫璜能果於忘
世蚤棄內外務日擢孤舟與海父往來暮色蒼蒼星月上
升則放乎中流舉酒相屬家童取鋏笛作龍吟三弄以和
巴歛之歌則其寄興豈非高且遠邪余將去此而從之遊
共相忘於水雲之外矣是為記

運甕齋記

貝瓊

昔長沙公陶侃刺廣州朝運百甕於甌外暮運於齋內人
問其故對曰吾方致力中原故習勞耳嗚呼晉自渡江而
南上下俱偷棄中原而不恤侃獨有志於此固非一時坐
談老莊者所及也及都督荆湘等州檢攝軍府衆事未嘗
少閒又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
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其聰敏恭勤
於此見之非特運甕一事而已吾意其擁強兵據重地育
威養銳之久當率都郡請命北伐拔黔首於羶腥以雪宗

廟之耻而即安一方凡四十餘年所謂平日習勞欲致力
中原者直虛語耳且諸胡迭興未易剪也蘇峻之變國破
君辱正臣子灰身之日大兵雲集乃欲違衆西還縱虎自
害亦獨何心哉周太叔子帶之難齊小白有洮之會晉重
耳有溫之師侃以桓文自任而所以勤王者如此又豈果
能踐其言如運甕時耶他日且欲正王敦之罪敦固可誅
矣侃之夷大難立大功亦由溫嶠輩激以天下之大義不
相異同故倜倖石頭之捷如其中爲進退事幾敗於垂成
則何異於敦乎梅陶稱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
孔明亦過論也雖然晉之危而復安亡而復存寔資其力
此爲諸臣之冠而著之於史焉予故反覆論之其行事雖

晉書卷三

十七

有未至而所言則可爲萬世法何者人情好逸而惡勞天
下之事恒成於勤而敗於逸運甕之喻豈不善耶荆山單
陽原以名其嶺蓋能志乎勤已初陽原讀書山中既老不
仕洪武四年詔徵諸儒郡侯強起之既至京師又辭吏部
乃授漢陽湖泊使然官無崇卑能志於勤則所施必有過
人而不虛生虛死矣因其馳書三千里外求文爲記故書
以復之若侃之爲政漢陽父老固能道之而破陳敏於武
昌平杜殺於湘州求其遺跡可想見其風流於千載之下
乎

省庵記

方孝孺

同郡廬廷剛爲谷府奉祠篤志問學勇於修己名其讀書

之室曰省庵洪武癸酉從王過大梁予還自京師路遇焉
請發其義未果也今年復自上國以書數千里抵漢中申
前請予曰異哉廷剛之求也病瘍之人常求愈於瘍醫必
不求醫於瘍者病目之人常求愈於目醫必不求醫於醫
者豈非未能治已者固難望其治人乎予天下之固陋者
平居視世事一無所省存誠而無思應物而無機見人給
已輒以爲是而不省其爲欺見人侮已輒以爲宜而不省
其爲妄聞譽吾者泊然內視而不省以爲可喜聞毀吾者
確然自信而不省以爲可怒於凡得喪榮辱禍福皆不入
吾胸中疾雷震電而不省爲之驚足出厓沒而不省爲之
惑舉四海之無所省者莫予加也而廷剛顧求吾發省庵

晉書卷三

十八

之義與醫瘍於瘍醫醫於醫何異哉雖然人之情不能兩
至有所昧者必有所明予於物之外至者固不省矣吾豈
果無省者乎吾於言也省其或違乎理於行也省其或戾
於義念慮之萌發也省其或汨於私而淪於欲事上也省
其未竭乎忠撫下也省其未底乎寬交友也省其未有以
先施事神也省其未能無愧於天凡動手四體而出乎口
者未嘗不致吾之省非徒省之而已又必攻之克之操之
直之使中心循乎正而不頗雖若是庸敢謂之能自省乎
哉庸敢自謂弗叛於君子之道乎哉且予聞之無過而不
省者聖人也有過輒省而即改者賢人也告以過而能改
者進於君子者也過之不省而省所不必省者衆人也廷

剛能於斯數者而慎所省焉然後知予所必省者非大察而所不省者非太疎也雖然經之言曰惟精惟一精則省之謂也知之屬也一則非致力於守不能也克己之事而行之本也自昔大賢君子未嘗不從事於斯者而況予與廷剛乎予故卒言之以塞廷剛之請且以自勉云

借竹軒記

方孝孺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過於京師者甚久時余方抱憂患俛俛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自旦至暮班荆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南門之南草戶之外有竹數挺視其楣間有借竹字余指而問之惟中曰吾雅好竹假館于茲幸又有竹故因以識吾好他日願有以記之

皇明文範卷三十二

九

予疑惟中在逆旅中何暇事此因微笑不荅而今年遊浦陽客有自越來者致惟中之言重以記爲屬且謂惟中居會稽有山林之樂其適予聞而愈疑之昔之京師假屋以居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然處已之室竹則自有之矣而復以借何哉且惟中荷以外物而觀則孰非借乎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之勝借以遊吾心者也膏腴非我所借以養吾者也玉帛非我所得借以富吾者也牛羊犬馬非我所得借以食吾者也第宅傳舍也童妾贅疣也軒冕倘來也甚而言之雖吾之身猶借陰陽造化以生而豈特竹乎苟自其固有而觀萬物皆我所固有而何借之云世之人溺於自私視世之物皆執以爲己有營營乎得

喪之區而不知止何異於螻蛄之九冀土乎吾嘗絕江淮而北行登泰山而望四方矣昔之英雄豪俊高車大纛馳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巷婦嘖嘖隨而瞻望之以爲神人者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隴狐狸窟而烏鳶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冥漠之中乎故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祿加乎身者又借之借者也而人方以爲忻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世爲斯須以天地爲蘧廬以萬物爲遊塵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嬰其懷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遊探大禹之穴吊子胥之廟假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往者之故果孰爲借耶孰爲不借耶惟中幸有以告我

皇明文範卷三十二

二十

宜隱軒記

方孝孺

洪武九年余遇鄭君好義于京師是時天子方以災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十百人于獄議者寃之君曰此寧不足言耶即草封事詣丞相願得召對言狀丞相問所言云何君抗色曰吾將見上言事丞相何問焉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少屈辯說天下事激昂奇壯聲動朝廷聞其名者皆稱君爲奇士予亦服君之才以爲且將立功名當世憂患不能沮之也後予遊學于外不與君相聞者甚久前年君歸自江淮予往訪焉視其貌加充聽其言若不忍出口語及前事則深自悔咎曰學未知道而多言此吾過也取聖賢經傳窮旦暮攻習發其理而考

諸躬行粹然若循繩墨而蹈規矩非復昔日鄭君也予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君者特其棄餘而君不予鄙也顧以所居宜隱之軒屬予記凡物有所宜者必有所短舟宜于川而不宜于陸騏驎宜于致遠而不宜于服田偏于用也神龍乘風雲吐雷電下上八極而困蟄于玄冬與蛭蟥等局于時也惟人亦然辯士宜于戰鬪之際而居乎世不如庸人烏獲任鄙宜于尚力之主而折旋樽俎之間手足無所用拘于技也孟公綽宜於爲宰而短於治劇黃霸治郡則宜而爲相則損才各有所便也若夫爲聖賢之學者修之於身也無不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耳與否哉其仕也隱之道行其隱也仕之用存不違俗以爲高

百韻文苑卷三二

三十一

不同世以求合用舍進退皆安之而不顧夫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者美矣豈宜于隱而不良于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越十年而君之所得過于昔之所見也多矣自茲以往使益進于道烏知無大異于今者而其宜于隱也庸知非宜於仕之端乎人之常情不能安于藜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服䟽布而厭者其衣文繡也必驕未有濫于貧約而可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慕利祿之心者死于貧賤者也隱居自得而樂之不厭者功名富貴之人也

餘慶堂記

方孝孺

力可以禍福一世而不能保其家之常存智可以臧否萬物而不能必其子孫之皆賢蓋可爲者人事之偶然而不

能者天道不可以智力動也匹夫之相與綏之以誠則喜詐之以術則怒天道之神于人情亦遠矣而人欲以智力勝之安在其爲智力乎昔嘗觀於故都舊邑問公侯將相第宅之遺址而求其子孫之盛衰當時之輝赫崇熾者今多不復存凡守其舊宅而不墜者皆不遇者之後人也然後慨然而嘆威權名勢造化之大柄彼乘時之間而以智力僭持之寧有不獲罪於天者乎縱無犯於天寧有不得怨於人者乎其先之積一身享之而無餘而欲昌其子孫難矣故再實之木其枝必瘁久息之田獲必倍常歲吾於浦江黃氏而益知積而不發者之有後也黃氏自宋爲詩書家嘗有仕者而不大著然以積善稱至今二百年其諸

皇朝文獻卷三十一

三十一

孫曰資善公愈好善脩其業率二弟聚食不析鄉人賢之今太史公以餘慶名其堂昭其先之積善也黃氏之家故家也上世之所餘者非一物矣視於廟則遵豆衣冠秩如也視其堂則琴瑟書史森如也視其野則土田陂池鱗如也然是數者豈智力能守之哉亦餘慶之尚存焉耳世之責盛者粟非不餘於困帛非不餘於歲犬馬牛羊非不餘於家然而卒莫能守者善不足而天不與也人常汲汲圖彼之有餘而不汲汲憂此之不足何哉此吾所以嘉黃氏之賢而願爲其後人告也

息耕亭記

方孝孺

方子行於越之野遇丈人焉誦而耕油然自得也惟而問

之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哉而吳不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僂暑不遑褰衣不暇憇遇長值貫翼然而峙肅然而視側耳眎目如事嚴父強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此繁其盈目涉其流則若有餘探其源則若不足擇舌刺口疑端滿腹聖哲遠矣將何由質衰良已逝追計馬蹟欲知其方困而罔獲是謂學勞群言胥攻萬牛之毛以之明道繫影以絢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紀曷為不悟尚修其辭逞惟披奇窮精憊思還觀千載竟亦何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廟廊遙迎阿比以取嘖咲屏束學術宣敷條教物薄人澆機深弄巧寬則致侮嚴則取

皇明文獻卷三十二

五

謂智終氣使惠煦威鈞古人之思自哂且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吾哉而子何問焉且吾耕始也手忘乎耒而牛忘乎土今也土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衆人之耕也手與耒乖故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乖故苗瘠而土病吾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其甚於樂而樂莫過乎心與物俱忘鳬浴乎水振翩修羽不勝樂也雞浴乎土振翩修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強施之將不勝病矣忘其爲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爲水然後能與水俱宜而不死吾今忘其爲耕矣非特忘其耕且忘其所耕以耕非特忘其所以耕且併耕者而忘之耕者吾邪非吾邪天役吾耶吾役天耶吾且不知而奚以耕爲治天下猶

是也德被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爲治也可幾矣膠膠莽莽以心術相縲智計相延雖欲耕可冀耶余拱而問爲治之道丈人不顧負耒而去莫知其所止蓋隱君子也烏傷王仲繹爲余言其兄仲言嘗學經而好耕爲息耕之亭以休息焉安知無隱君子往來其間乎仲言倘見其人其以吾言質之

虎啞木偶人記

劉楚

歲乙巳饑而多虎夜則盜相迹於道莫敢捕逐之者是秋安成山氓有念人盜已疏者以里祠之神類能威殛人也則迎致而露禱焉與相約曰必得盜見厲乃歸否則終露暴耳其神固木偶也長短大小畧與人等又衣真絳衣冠

皇明文獻卷三十二

十四

大冠儀狀儼赫過者不敢正視既數日矣方夜半月朗朗在地門外忽聞若聞行步聲其人以爲盜且復至也亟起從壁間視之見一虎逐逐然來至神所以爲人也爲之曳尾睢盱徬徨左右欲却欲前者數四偶人不動乃稍近對踞注視久之忽有風揚其襟若將起而動者虎直前奮攫之嚙其首始偶人刻桐爲之桐木柔脆歲久且枯遽飲虎牙至膠其兩頤不得吐噓虎爲之搖首振吻跳擲以求解不可益駭怒卒踐蹙頓掉左右揮拉始得脫乃去見者大驚且奔告其里人咸來聚觀見偶人軀幹手足狼籍道上無有完者因私悼神之無辜恠虎之暴而又笑其眩瞽不知以至於此也其家故畜豕他日虎復來伺知之夜躍入

垣內有虛宵伏牢側弗之覺也竟失足陷窖中咆號騰躍窮蹙不得上衆急聚挺刃相擊死因叩首謝神曰吾神固聰也今虎死於是其譴怒之所致歟乃相率昇死虎祭而食之更刻木爲神軀益製美衣衣之歸神于祠盜亦遂絕嗟乎虎之毒人甚矣乃有乘以肆奸者彼寧復知有天道哉方虎之噬木偶人誤也然冒冠衣而據非其所者卒能致禍偶人其假冒而失所據者歟及虎之墮于窖也若有使然者然貪得不已自足以喪其身不必神之所爲而偶人以毀喪之餘邂逅虎斃遂食厚報亦過倖矣彼倖倖然不勝於得喪之末而反覆繆迷以逞媚於鬼神者豈非愚且惑哉卒之虎斃於窖盜息于野天道之應微矣而警戒之機不亦妙乎

百兩天龍卷三二

二五

用拙齋記

王紳

四川僉憲鳳翔張公子麟扁其退食之齋曰用拙或者疑之曰夫叅憲綱典刑獄下以振一道之風紀上以寄國家之耳目其任莫重焉居其職者是宜牢籠事物聰察毫眇裨闡知謀縱橫慧巧庶幾政得其序而刑得其平苟徒拙之是用吾見其枉者失乎理而訟者隱其情焉公聞之掀髯而起蹶然而笑曰拙拙子來前子徒欲吾騁其私智而不知大道之本於自然也子徒欲吾行其小巧而不知夫拙者之全其天也往者洪荒之世風氣渾龐人無機巧恪守典常是以無飲食也則茹毛而飲血無宮室也則穴居

而巢處無壘爵也則汗尊而杯飲無音樂也則黃梓而土鼓其爲拙孰大焉後世淳風稍變制作日興爲之甘腴鮮美以致其養爲之雕題刻桷以華其宅爲之蓬豆簠簋以極其奉爲之五音六律以成其樂於是向之所謂拙者漸變而爲巧矣暨乎近世去古彌遠澆漓益作奸僞紛紜是非交錯有不可枚舉者是故俳優纖浮拙黃銜白極藻摘葩於道無益者此文之變乎巧也出入四寸曲學旁門博采雜出於道無聞者此學之變乎巧也與時俯仰趨炎舍涼阿縱詭隨態幻無常者此行之變乎巧也迎意登言候色啓口吹陰嚙陽死榮生朽者此言之變乎巧也學以濟術文以飾非捐義保祿務合時宜者此仕之變乎巧也是五巧者以之修身則身辱以之立行則行淫以之爲仕則仕僨以之求名則名劣此吾之所大惡而用之以拙也吾常昧爽而興也啓其靈臺內直以敬屏慮息營顧諟明命此吾拙之用於靜時也及其接物也平其心易其氣不逆不億毋我毋意此吾拙之用於動時也動靜惟拙是用自然性靜而情恬天君泰然以昭明左右吾之是監比之竭精儼神而知有不周張機舞術而計有不至察於此則遺於彼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不其多乎子方笑吾之用拙而不適於今吾亦笑子之溺於巧而違於古也或者無以詰退以語于繼志生生歛容而歎曰此有道者之言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欲使民無訟類非有

重刊文範卷三二

三六

道者不能今公之用拙所謂正其本而清其源者歟遂請書之以爲記

楮窩記

梁潛

永樂七年秋予與翰林編修朱公文冕皆被召來北京既至于五雲坊之東得屋以居然迫乎車馬塵紛之中寢處之外無尺寸隙地又壚醕之與鄰歌姬舞妓之嘈雜乎朝夕也文冕病之不得已乃背衢反置其戶別爲道出入以稍絕市喧又惡其弗飾也束簪梗架上座爲承塵而窳以楮牆壁左右以楮塹之又嚮明爲楮牕楮鑿潔而隱甚疏達於是通一室皎然晨羲所澈隅奧皆白入乎其中者視其貌亦濯濯然衆駭而異之鄙僮頑僕旁睨而不敢入清

百南文範卷二十二

二十七

猶和士日至而忘歸焉無可憎之倚無拂情之務又其溫而密故雖隆冬沍寒醉卧而起握筆而吟不知折膠裂指之凜能侵乎其肌也雖無高山喬木以休而息然時取古人之賦詠奇聞異見之紀載披而玩之恍乎若即幽而入深出洪濛而遊汗漫也談論天地物理之要歸以窮辨其是非則雖外之賢若不聞乎其內雖四壁之彈箏擊筑歌呼怒呌無所干而能聒也惟如是故文冕居而樂之因名之曰楮窩其友檢討王君希範既爲書二大字又屬予爲記嗟夫文冕與予均所居獨巧飾之如此使其平時瀟灑自得之趣一旦出乎卑隘喧迫之表信乎其不遠求而獲其奇者矣夫文冕處一榻之小如此其得也事有大於是

者使文冕處之其材志思慮之精又烏可及哉故爲記之詳焉文冕苟去此而南也失楮窩必於吾記得之也

辭劍圖記

胡廣

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胥之急乃渡胥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直百金劍耶不受予先人舊有辭劍圖筆簡古蓋名畫也有前輩題詩于上予幼時常誦之記憶弗忘其詩曰送君南渡不辭勞天遣危途贈一篙邂逅相逢生德色今人那似古人高蓋故元太常博士劉聞之作也一日忽見此畫踰數十年畫出里人家人咸知爲予家故物或欲購以歸予者予謝之曰

百南文範卷三十二

二十八

凡物無常在彼猶此烏用購嘗觀宋丞相文山公脫京口趨儀真舟不可得以白金千兩求諸人其人曰吾爲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強委不受竟得舟而渡予竊謂辭劍漁父與却金舟子必皆賢而隱跡于江湖之上者其重義輕利異世同符惜當時不著其名而史不之載爲可恨也然則是二人者既遠於利又違乎名誠無所爲而爲之真賢者哉予高其人不能忘懷遂令中書舍人陳宗淵髣髴是圖記其事而併及之以寄遐思焉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畫云乎哉

櫟軒記

趙訪

鄭之恒僑居黟水之南爲聊之北題其隙宇曰櫟軒其言

曰櫟不材木也無所可用是以能終其天年吾聞之莊生云居無何大夫士為詩文以釋其名軒之義者甚眾言人殊鄭之恒不憚以其間日之黎陽山中見支離無謂而問焉曰吾以櫟名軒而人鮮能喻吾志者言之輒異何也支離無謂曰子無惑乎人言之異也世之所重者材也而子獨以不材稱材之所貴者用也而子獨以無用全子無惑乎人言之異也雖然生之有壽夭豈材不材之謂哉深山之梗楠豫章閱千百年未有過而問者道旁之樗櫟未拱把而伐於斧斤其所託者不同也夫櫟之不材猶樗也櫟以社而存猶樗之以神也然社有變置而廢或廢之則樗與櫟豈能自全邪謂不材之木獨能終其天年非莊氏意也彼莊子者悲夫世俗之士以材為累不若不材者之無用也故為是不得已之言又悲夫不材者亦有時而不免也將自慶於材不材之間然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猶未免乎累也則夫可以害生者豈惟材哉邦君之於國也聖哲之於名也皆累也彼且欲魯侯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使仲尼辭交遊去弟子而逃於大澤其憂患乎一世者豈有涯哉嗟夫亂世多害智愚賢不肖俱困而莫知除其憂此夫人所深悲而非為一己之私也子之以不材自慶豈其意耶曰然則莊氏昔所謂者非耶支離無謂曰莊子固嘗言之矣其所保者與眾異也且子亦嘗聞所謂物之初者乎游於物之初則不物於物不物於物者益之

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天地濛濛也古今一息也死生旦夜也虎兕無所措其爪角兵無所容其刃無傷于物而物亦莫能傷也是豈材不材之論哉雖然為櫟有道即子之居行子之志使董梧無所用其助而舍者爭席則材與不材皆不足為子累矣又何恤乎人之言鄭之恒瞿然而起釋然而悟曰善哉進於道矣雖然吾於櫟有取焉請書是說於軒中以為記

石經堂記

朱右

石經堂者河南褚良士文之所築也士文博雅好古尤精篆隸法有時名築堂古吳山之勝著圖書載籍及古法書名刻皮而藏之題其額曰石經表所尚也夫聖人之道具在於經藝倫之懿昭如日月炳炳與天地相終始誠可尚也周轍既東遭秦虐隳漢興博士經生掇拾煨燼之餘斯文蓋未喪也蔡邕以東觀議郎銳志復古乃與其徒陽賜韓說置鴈正定舛譌手書刻石天下後世抑何幸歟石經初置東觀學者欲嚮北齊徙于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十亡八九距今又七百餘年矣世之好事者所藏僅字片幅多至三二卷况皆脫散弗全讀不能句所寶者唯字畫耳會稽蓬萊閣舊有石經遺字碑亦破缺磨滅乃後人翻本非東觀故物也予他所見筆法點畫往往亦各異體先輩嘗攷石經益當時能者所書而邑綜裁是正非盡出邑手識者以為確論梁武評邑書骨氣洞達森森如有神唐張

懷懼評書至八分唯邑一人皆以其所見筆意學法論也
褚君於隸既工宜尊石經以表名堂之義顧不題歟嗟夫
實以名著名由實至人心所尚唯懼弗彰故姬公得嘉禾
以名其書漢武得禹以名其年有由然矣褚君得石經以
名堂不既安矣乎遂為之記

獨坐軒記

桑悅

予為西昌校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
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曰獨
坐予訓課暇輒憩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之道次窺關閭瀛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嚙左傳荀卿
班固司馬遷揚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取秦

皇明文範卷三十二

三十一

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哉
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丈池種菱荷地雜
植松檜竹栢予坐是軒塵壑不入宵次日拓又若左臨太
行右挾東海而蔭萬間之廣廈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
人則為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為交游之位若
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為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
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拏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
之所紛拏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
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皇明文範卷之三十三

記

湖山清隱樓記

王禮

縣未新而南歷坡經丘行三十里有湖山明秀之勝游氏
世居焉予嘗至其地徘徊湖上不自知心豁神怡之纒纒
也觀其嵐峯迎日而曉霧縈青瑤浸澄霞而暮烟橫紫與
夫千巖飛瀑萬樹號蟬鳬鷺散影於渚坻雖雜交飛於林
麓其或桂飄金而風露清梅吐玉而泉石潔物態景光其
會靜得則湖山一日之晦明四時之代謝善畫者亦未盡
其趣也是以騷人文士至者或信信始別別而出門在道
猶碩瞻徙倚而忘去去年予歸自永寧游氏湖山清隱之

皇明文範卷三十三

一

樓適成習傳邀予憑欄縱目湖山千態萬狀莫不自獻於
几席之外若有異於疇昔時有歌於湖上者歌曰青迴翠
合兮山掩水重英傑以毓兮畜聚以豐攬秀挹爽兮伊誰
與同風月無邊兮維子之宮又歌曰湖之山有兔有鹿山
之湖有鱣有鮪為網為綸兮以賓以祀樂吾之樂兮施于
孫子習傳笑顧予曰子為我記之予以為天下湖山之勝
非少而有素業以世居其地者不多見今習傳世居斯土
而專有其勝非一寓目一暢懷者比天之厚於游氏為何
如哉予觀世之嬰情於寵辱之塗者變遷於朝夕若蜉蝣
之過目曾不得以少適其意視身享一丘一壑之樂而垂
裕於後者可倖致耶超曠之識要不以此而易彼也予惡

得不爲習傳記之後之登斯樓而覽斯文度亦悠然於山水之間而有悟也

得月樓記

徐蘭

得月樓在蘭城之西西郊之東北瞰大河南接蘭臺高可三仞廣則半之袤亦二仞東牖軒豁爲小窓六以賓月西牖洞達爲小窓四以餞月東窓之東爲月臺一方可以眺望西窓之西爲月臺二方可以舒暢茶竈酒甕琴棋簫管百爾羅備簷阿傍水空澗虛朗凡遇天氣澄霽冰輪出海之夕則波亘白虹窓涵灝氣卜夜而飲者雖厭厭至醉猶有餘趣誠宴樂賓客之佳處也洪武乙亥冬十月望天地軒豁纖雲絕翳得月翁乃設燕以集諸文士初筵秩秩文

百兩文範卷三十三

二

物彬彬已而酣歌酬咏樂意衍衍但見白生虛室光照金尊悠然清趣各效所能吹簫者律呂諧叶恍若跨秦臺之彩鳳醉綵嶺之碧桃奕棋者黑白錯綜又若摘星辰於碧落測分度於周天撫琴者官商相宣又若得雅趣於琴臺悟高風於山水餘則酣歌謹得以舒庚元規之清興登樓作賦得以爲王仲宣之憂懷得月之趣誠不爲少若夫晝夜之遲速朔望之盈虛其有得又有大於此者節有五六朔用屯蒙晦用既濟未濟仙家得之以爲火候修煉之術也前後三五朏魄示冲朏朏警缺儒家得之以爲規戒修省之道也昔令威神仙也而變化華表之歸鶴公雅純儒也而將順仁宗之歌器是皆有得於消息盈虛之大者

得月翁丁其姓弘毅其名意必令威公雅之裔也仙風遺真其必有所自矣故余廣其意爲之記

鶴鳴軒記

唐肅

浮丘公曰鶴仙人之騏驥也夫仙人者形神俱妙與天同體輕清而上浮故能乘風以行御氣以游上下乎列宿翔翔乎八極所謂無羽翰之形而有羽翰之用也果何藉夫鶴哉蓋鶴與仙類相從也鶴之因金氣乘火精以自養吐故以大喉納新以脩頸非若仙之導引呼吸全精鍊形以保性命者乎鶴七年而小變十六年而大變百六十年而變止千六百年而形定與鸞鳳群非若仙之丹成骨蛻後天不老而長生久視者乎仙與人類而超乎人之仙也

百兩文範卷三十三

三

鶴與羽族類而超乎羽族羽族之仙也非鶴不能爲仙人之騏驥非仙又烏能騏驥夫鶴哉天台高鍊師學仙者也居瓊臺山中有畜鶴焉聞其鳴聲而悅之遂號軒居曰鶴鳴而求記於丹崖居士烏乎鍊師其果悅夫鶴之鳴乎抑有得於鶴鳴之外乎果有得於鶴鳴之外則浮丘所謂騏驥者將可以鞭笞騰駕之乎呼子喬拉佐卿追逐乎令蘇耽之流於閭風縣圃上矣一室何足爲子居耶鍊師騏驥而不若居士因以人間書識其言於山石之壁

河源記

梁寅

古今河源之說異禹貢云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于閼一出葱嶺唐薛元昉云得河源

於崑崙蓋皆傳聞者山海經言崑崙之水赤黃黑青色以方異穆天子傳言陽紆之山河伯所居是惟河宗佛書言阿耨達山有大淵水即崑崙也其山名往往不同者或古今變易或蕃漢異稱不然記者之妄耳按潘侍讀昂霄河源志今朝之究河源蓋得之目觀非傳聞者也太祖嘗征西夏過沙陀至黃河九渡九渡者在崑崙西南憲宗命皇弟旭烈征西域凡六年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內矣至元庚辰世祖命臣都實往西域將城其地以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及還圖城郭位置以聞上悅以為吐蕃都元帥領工徒以往使其弟闊闢出馳奏大臣沮之次年還河源在吐蕃西鄙有泉百餘竇地方七八十里皆沮

皇明文苑卷三十三

四

如不勝人跡泉不可逼觀登其旁嶺下視泉竇歷歷有列星然故名火敦惱兒火敦者漢言星宿也惱兒者海也星宿海合流而東匯為二澤復合流始名黃河然猶清可涉河析為九即九渡也廣五七里下復合流漸遠水益渾土人抱草囊騎過之其聚落之處多編木如舟以濟附以毛革中僅容二人又東則兩山峽束廣可一二里或半里深亘測矣崑崙崙腹頂皆雪盛夏不消河過其南距山麓僅五十里又南為四達之衝地多盜常鎮以兵崑崙之西人民少山居其南山峻獸有旄牛野馬狼狽獐羊之屬東則山益峻而地漸下岸至狹或狐可躍度河至貴德州始有官治歷積石至河州東北流歷蘭州鳴沙州應吉里州流

正東自星宿海至漢地河南北小水旁注者衆其山或單或石至積石始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曲而彼地有二折云漢書言葱嶺河至蒲昌海水淤流而出臨洮今洮水自南下非蒲昌也土人言于闐葱嶺水下流散之沙磧則其狀流信然其複出者莫知矣或又云黃河與天通又云崑崙崙去嵩高五萬里閭風玄圃積瑤華蓋仙人所居皆妄也世多言河出崑崙者蓋自積石而上望之若源於是矣而不知星宿之源在崑崙之西北東流過山之南然後折而抵山之東北其遶山之三面如玦焉實非源於是山也然凡水者山之血脉也山高而廣則其水必衆而鉅崑崙至高廣者也而謂無一水源於其間邪其不言之者蓋欲破昔之謬著今之奇故略之爾延祐中開闢出爲翰林承旨潘侍讀與同僚故得其言如是余喜其詳而信因述之以資多考云

皇明文苑卷三十三

五

西園雅集圖記

曾鶴齡

此西園雅集圖圖宋駙馬都尉王晉卿一時名流之謔集者也蓋方是時坐中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著色爲之而此本則今閩人朱孟淵所臨也衣冠儼飾神情瀟灑動止生作各極其趣按古圖記是集凡十有六人而環書案四人烏帽衣青而作字者爲蘇子瞻仙桃巾衣黃而坐觀者爲王晉卿幅巾衣素凭几而立觀者爲張文潛衣紫撫案而凝佇者爲蔡天啓環石盤六人烏帽衣青執卷而觀者

者爲蘇子由幅巾並肩而偶語者衣素爲黃魚置衣黃爲陳無已幅巾衣素執筆而畫者即李伯時幅巾危坐泊立觀者衣綠爲晁無咎衣紫爲李端叔坐檜根二人琴尾冠衣青篲阮者爲道士陳碧虛幅巾衣素而坐聽者爲秦少游立石壁前二人幅巾衣素揮筆而題者爲米元章衣黃佇立而觀者爲王仲至坐蒲團二人祝髮禪衣者爲圓通大士幅巾衣素而偶坐者爲劉巨濟又按史傳子瞻蜀郡人時爲翰林學士晉卿第在汴水之陽文潛宛丘人天啓丹陽人子由子瞻弟也時待制翰林魯直南昌人號山谷居士爲太史無已字師道號后山居士伯時南舒人元祐中進士无咎字補之子瞻守揚州時爲倅少游高郵人號

石門文範卷三

六

太虛時爲國史編修元章襄陽人補校書郎遷書學博士碧虛大士皆方外之流大晉卿居戚里而能與縉紳大夫譚游賦咏可以想見當時之風流文雅矣而圖中人物恐有不能辨其誰是或又不知其世族官稱予故考索其可知者書于圖端以塞觀者之求

西園雅集圖記

楊士奇

中書舍人陳登思考得閩人朱孟淵所作西園雅集圖贈余西園者宋駙馬都尉王詵晉卿延東坡諸名勝燕遊之所也當時李伯時寫爲圖後之臨焉者或着色或用水墨不一法此圖用水墨清韻灑灑可愛雅集歲月無所考西園亦莫究何在即圖而觀雲林泉石儼然勝處也有礪源

石門文範卷三

七

遂且厚紆折奔放而下礪左右巨石連延峭拔有壁立數十丈如削有方整如屏立橫礪石梁平廣若砥礪地夷曠有古松五株檜一株崇者勢凌雲際斜者若倚蓋皆蒼翠蒼鬱類含霧者而檜根逆露斜出類猛獸狀林竹森然扶疎蕭爽可數蕉一本生意暢茂儒衣冠十有四人僧道士各一人坐松下憑案伸紙握筆而書者東坡居士對峙而觀者晉卿側立居士之右張文潛傍坐而後觀者蔡天啓別據案展卷畫陶淵明歸去來圖者李伯時傍坐憑案而觀者子由持筆策立子由之右黃魯直立魯直之右陳無已立伯時之後而按膝頰視者李端叔坐伯時之右就按而觀者晁无咎而石壁而立濡筆欲書者米元章米之後觀書石者王仲至跌坐石屏下論無生之旨者僧圓通袖手並坐而聽者劉巨濟坐檜根摘阮道士陳碧虛持羽扇對坐俛聽者秦少游也又有侍女二人雲英春鶯晉卿家妓也童子四人一袖手立一捧硯一持靈壽杖各隨于後一對竈淪者其家僮也而古琴壺鼎尊勺茶具咸備嘗見熊天慵題伯時西園圖詩及黃文獻公述古堂記皆與此合文獻據鄭天民之記鄭記作於政和甲午其可徵無疑而余近見廣平侯家有劉松年臨伯時圖位置頗不同無文潛端叔無已无咎四人器物亦小異然聞後來臨伯時者如僧梵隆趙伯駒輩非一人海更臨焉則必不能無異而於以見晉卿之好賢重文及諸君子之高風逸韻蕭散

承恩堂記

楊溥

皇上嗣登大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人彌綸治化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實爲之冠宣德七年秋詔有司若曰予有輔臣與予自先朝偉著德望暨于今啓沃居多予于庶政咨焉予于庶官審焉克允允諧實惟其人欽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有司明日以圖進弗稱又明日史爲圖進弗稱上乃自規畫授有司廼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陽厥土維剛揀材於埽厥木維良厥石維貞

皇明入範卷三

人

陶瓦維堅乃卜日之吉鳩工並作哀高以平築虛以實引
 繩縮版以垣厥周廼建厥堂翼之以室廼闢厥路重之以
 門簣之甃之塗之沐之不踰月告成禮先有廟禮賓有館
 庖有厨汲有井有庫有廐以儲以牧輪奐咸美百川具備
 復命大臣燕飲以落之肴核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學
 士楊漣曰昔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落焉當時善頌禱禱
 者見稱於君子子何以語我漣不敢以不敏辭廼酌而祝
 曰惟天佑國家廼實以賢哲簡畀平格復錫以壽若周之
 畢公策名文武之世相成王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歷四朝
 進位師保享高年輔聖天子丕隆太平之運漣于斯爲國
 家賀又酌而祝曰明盛之世惠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

賜遊西苑記

李賢

天鵬已北首。夏吉日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尚書王翱
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即臨
太液池。蒲蒿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菱荷翠潔。清目可愛。循
池東岸北行。榆柳森列。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三

九

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壁掩映四面
露榭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
水芳木匝之曰玩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掖洞門而升上
有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拿空突兀天
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
北望山峯嶙峋聳聳俯瞰池波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
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牕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
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爲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
倚山左右立石爲峯以次對峙四圍皆石巖巖巖巖封
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樛焉蒼翳兩掖疊石爲磴崎嶇
折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

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簷楹聲飛高插於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神觀蕭爽與入境隔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峯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亭中可跂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闕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峯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良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宮牆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於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弓許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三

十

曰澄波東望山峯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烟靄雲濤朝暮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鬱然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橫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涼散激射飛薄飛灑震為可玩水聲冷冷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得潛繞殿前為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為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櫺欄檻之外奇峯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蔭百鳥翔集鳴聲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

此而止大官珍饌極其醉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弛之意焉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纔一日則又未嘗不致謹也於是乎記

大觀亭記

董越

環顧四面皆山二水合流則郡所由名者四面之山以崆峒為勝西隱次之儲潭馬祖又次之顧或僻或遠遊人過客不時至獨西隱坡陀延迤於郡城西挾麓隱然與城相對且長松修竹清池蔬圃環蔭區別而古寺在焉寺之前為天王閣高可遠觀其上半為浮圖像設所攝局促無觴詠所每錢客輒以為病成化己亥五羊何君德章以名進士來為縣明年政通人和公暇適與二一寮友暨邑游之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三

十一

良因錢客循山而登至西北隅得一所焉厥勢隆夷狀位高亢厥植庶蕃周迴顧瞻則四山之高者下者小者大者起者伏者風橋相交陣馬相逐者舉集目前俯視二流則垂而為虹衍而為帶激怒而為奔雷疾風淵沚而為援藍鋪練飛躍而為跳珠振鷺而聞商輿賣之煙帆浪楫汀楊岸芷漁歌牧笛又隱約嘹亂乎其間東瞻鬱孤盡有礙目賀蘭天竺祥符景德章貢白鶴八境圖畫以次呈露香山坡老之留題今人可想可誦因自歎曰嗟乎物固有予待者乎遂相與營度闢而為亭亭半枕山下疊以石覆以陶瓦翼以欄楯輪如廓如工儼於傭財出於助公私一不告勞消吉落成游觀相屬客有善書者遺大觀二字君遂以

揭諸相間屬予為記夫古之君子學優而仕自勞心職務外未嘗不有取以適情若滁之豐樂揚之賞心雖多取於為民大率以勞不以節則易致心煩慮亂心煩慮亂則施於政事未必有可觀故文武之有弛張游豫之於休助未必無深意者斯亭之作雖不足當大觀之稱然厚重足以觀吾仁周流足以觀吾智藏納足以觀吾量虛受足以觀吾容流行坎止足以觀吾之用時合澤布氣足以觀吾之及物凡物理人事之盈虛消息又無不可知則亦未為無得矣豈必凌文人登日觀而後可以小天下哉然以我觀物則物物也以物觀我則我亦物也天地不見其為高厚日月不見其為明陰陽寒暑不見其為始終往古來今不見其為先後在昔人文未嘗無善觀者何君能取而有之則其觀又將不止此矣庸記以俟

章明文範卷三十三

十三

竹泉清隱記

尹直

吾邑仙槎之淮溪尹公資興世襲衣纓為一鄉之望其先君子溪山處士生公昆季凡十有一人既均其田廬而各傳諸子孫矣數十年來新居別業月衍歲拓公獨去祖居西南隅得隙地十餘畝許乃燔榛蕪畚沙礫夷隆窪正傾辟隘因其勢高下而經度締構之繚之以崇墉限之以重門堂寢館榭庖廡廩靡不美完又於中門之外辟池方畝餘周其涯渼菴以甃石環樹之竹旁注之泉泉紫竹流竹以泉滋蒼翠湛碧上下相映春焉時雨降而雲流

翡翠輦而鸛鵒啼公方與客歡酣俯視仰聽不啻移舟於湘浦夏焉綠陰蒲地而火雲隔清氣逼人而煩歎滌公方濯清陰綠敲茶談詩不啻若致身於廣寒及秋之夕月蕩天心浮光飾金公則舉盃引月清風徐至萬籟俱寂何異於赤壁之遊迨冬之日萬木黃矣四山空矣獨此瑩然冰壺之凝蒼然霜雪之操公則比德同盟盤桓晚節何異乎歲寒之友由是觀之公於竹泉朝夕相對四時不厭挹清冽於污濁之表抗高致於埃壚之顛雖祿之以鍾鼎榮之以錦繡不願易也於是士夫與遊者咸樂其樂為扁其所居之堂曰竹泉清隱而因為公別號云公魁頤豐碩溫恭樂易今年餘五望六歸然鄉族中而體履康豫伉儷齊年一子叔中亦善克家諸孫皆王立蘭茁宜其得擅此樂也惜直去鄉仕于朝弗復陪几杖以樂公之樂然公嘗寓書篋直為之記久而弗遑乃今撮其大凡錄于軸俾子達持歸為公壽姑揭之堂壁俟直異日得告歸寧拜公堂上退侍公坐於清泉綠竹之間以嘗試夫隱者之樂當必有所得徐為之賦未晚也公先夫人同母弟於直有舅甥之誼云

章明文範卷三十三

十三

四

四友堂記

彭華

浮山劉隱翁貴良子從母夫也為人博通書史喜吟詠志尚高潔有古人風致嘗構堂於所居之左名以四友偃息乎中意氣翫自得也歲辛未予往拜之因曰堂名而問曰

昔孟獻子有友五人則皆無獻子之家者也杜審言四友則文章之士也王元之三友則一代之偉人也今翁之友其懷奇負異激昂青雲之上者耶其翔翺整圖窮物象而發天地之情者耶其巖居水飲樂道而忘勢者耶願聞其名而見之翁笑而不言少焉曰吾之友異乎是不食不衣非窮非達而德有足尚者其一貌蒼而氣古質端直而性堅貞愈高而愈歛風餐雪虐經變故而色不改秦所封爲大夫者其本支也其一節高而色勁外直而中虛群居不倚獨立不懼晉王子猷呼爲此君者其族屬也其一氷肌玉骨氣韻清絜當萬景慘然無色之時挺然獨秀芳馨襲人宋唐子西稱爲丈人行者其同類也吾以一老者朝夕

百兩文範卷三十三

十四

四百七十一

其間相與盤桓而不去彼貧不吾厭迂不吾諂踈簡亢直不吾責獨心之貞白是許焉此吾所以友之而不疑也既而導予從堂之後以入上于山麓茂林之中席地以坐其旁有松數十株竹數百挺梅數本翁指謂予笑曰此非吾之友耶時方盛夏游目四顧蒼翠陰森可愛如高人端士衣冠劍佩環向而立也清風撼馬音響聞作如入杏壇聆聖賢之問答語道德而談性命也當是時使人煩襟頓釋名利兩忘超超然有出塵之想信已奇矣坐久而起起且別翁曰能爲我記之乎予應曰諾後七年翁之孫秩舉進士至京申翁之言以請乃爲之記曰友也者友其德也然世之友者非勢利不合非巧佞便辟不親既親且合矣往

往面同而心異未嘗有終始不相背負者甚而譽于下石靡不爲之翁孤介絕俗視滔滔者若將浼焉宜於卉木乎是取昔米元章見奇石輒取袍笏拜之呼曰石友推此較彼豈非同一憤世疾邪之心以人爲不足與故寧任米石而不悔耶嗚呼使人皆知翁之用心若此也將惕然有警自勉以進乎德其於名教不亦有補哉

友清書院記

韓雍

昔米元章以石爲友白樂天以詩酒琴爲三友曾瑞伯以名花海棠醪醑之類爲十友夫友石者泥於奇友詩酒琴流於放友海棠醪醑之類近於侈彼皆偏於所好者爲之吾之友則異焉蒼梧行臺之前除有古松三十株其高峩

百兩文範卷三十三

十五

四百七十二

天即松之西作屋三楹爲休憩之所移古梅十五株修竹三百竿環植之竹既叢生梅亦盛開吾休暇與客遊其間見松之亭亭交峙如冠劍大臣國有大政庭立而議也見竹之樞樞森列如百萬甲兵密陣環侍畏令而不敢囂也見梅之踈瘦橫斜如山林高士辟穀導引危立於顛崖之上也三者相依一塵不侵吾愛其清將取以爲友客疑之曰子嘗以古人友物爲偏於所好何亦取於茲乎噫自伐木詩降友道不能盡古若世之人平居無事相與契合親密直若終始不相遺有事可以相扶持一旦地位殊利害近多反眼若不相識或位勢相逼譏毀排擠無不至雖門生故吏亦多隨時逐利前恭而後倨初附而終叛以怨報

德者有焉若是者宜非士君子所爲而其入且忍爲之奚望其有忠孝大節哉維松也竹也歷四時風雨霜雪之繁盡萬物之榮枯獨能不改柯易節有久而能敬士窮見節義之道焉梅也不與群芳爭麗於春風艷陽而獨秀於嚴冬之時有秉心無競途窮見交態之理焉是則彼皆有歲寒之操君子之德吾友其德以爲晚節之規如之何其不可容曰子取友得矣因舉酒屬賀少焉明月東升天風徐來舞蚪鱗鉗金石響寒濤蕭蕭蕙之馨馥馥芬芬吾耳目鼻息之所得又如遊釣天廣寒如中秋後登吳山絕頂如趁朝近御爐其清何如哉乃謝客曰是果吾友也書以爲友清書院記

皇明文憲卷三十三

上

吉水縣學忠節祠記

彭教

先王盛時道德一風俗同行成乎邇而達於遠政舉於上而服乎下毀譽不僭誅賞無濫士生其間一意修飭而無所回互上之人亦惟好是正直而不眩焉孫叔敖有言國之有是衆之所非則固有感於先王之盛矣宋故參知政事文忠公歐陽永叔以古文倡天下以風槩立朝廷以禮義廉恥處進退之際後世至比之韓愈孟氏而猶恨其不盡用南渡之初建康通判忠襄公楊邦乂不肯以城降敵刺血書裾死於位聞權臣誤國憤恨不食死於家去不肯屈附貴勢媒進取聞權臣誤國憤恨不食死於家去今三百餘年流風遺烈與秋霜爭嚴嗚呼尚矣然文忠在

當時一知貢舉而譟者成聚一入政府而謗者盈庭一移書朝列而如高若訥者亦得以標計而因辱之一賦詩稍及時事而雅有譽望如晏元獻猶懷之終身不置不奉行新政而晚出用事之人相與併排斬侮名爲流俗奸邪致使朝廷薄敬故優老之禮而不恤其見是於人蓋亦無幾矣至若忠襄文節事不盡傳然竊計一時全軀取寵之徒黨與倡和必有以明夷之用晦趨時之變通皎厲之畔道苦節之匪貞上下其議論者陰消名實之位潛鼓進退之機使天下之人靡然習而安之其於兩公所爲不詬其悖必笑其強况肯相是哉由今而觀其非是何如也雖然亦豈待今而後定也時移世變公論隨白乃欲追直其毀譽而正其誅賞則已無及其人無益於事矣嗟夫此豈獨士之不幸哉今永豐之沙溪歐陽氏之先塋故在吉水之並塘楊氏之子孫具存沙溪故隸吉水故吉水有忠節祠合祀三先生者舊矣歲久修葺不嗣頽毀畧盡江西按察僉事南海陳君慶祥按視學官軫悼湮廢乃命以贖刑之金別構祠屋爲三楹於講堂之右孝子亭之北立主奉祀一如故事既邑之人士謂教宜考故詔今刻之祠下教不敢辭竊惟三先生之烈在天下不啻家至而日見之况於鄉邑之間父兄長老所誦聞街巷議所道說無亦嘗有扼腕太息於其時其事者乎無亦有歆動企仰願爲之執鞭者乎有志之士尚明道以端其趨養氣以厲其守庶幾三

皇明文憲卷三十三

十七

先生之是而不奪於衆之所非所謂成就一箇是者固於是乎在匪直先生之光鄉邑之重實國家有賴焉陳君勇義疆仁所至能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觀其所是可以知其入矣

學士莊記

丘濬

學士莊在瓊城之西北二里而近翰林學士丘濬仲深之別墅也或曰學士文學侍從之臣在天子左右載筆以視草者也矧一登進士第即通籍金門出入禁掖幾二十年始以太夫人喪一歸故鄉服除即行蓋以官爲家以文字爲業固不待莊以居用耕以食胡以別墅爲哉嗟乎此正區區深意之所在也予先世閩人來居于瓊世數久遠自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三

八

世祖學正公以來代有祿仕惟先公早世雖不仕而亦有貽贈之命世業雖以士而率亦未嘗廢農蓋仕者其誓而耕者其常歟予家依城以居而先世多負郭之田去所居一里而近有田一區四際皆深窪而其中獨窪然以高其旁田皆歲得熟而此僅一穫焉始予少時恒患海外古無高人勝士故其地無可以賞心會意之所藏脩之暇求一息游之處不可得也是時即有意經營之力不能及且弗暇也會免太夫人喪家居無事思欲成夙志而謀之吾兄伯清先生先生曰何用遠求盍即丹陽田爲之即日具圖登其田而三之用其一爲村而田其二如故乃僦丁起其二之土而畚之築實其一以爲村基周圍若干丈爲畝

者若干餘田遂皆深窪可再耕歲會其所獲登常數焉環村之址鑿溝引水繚繞之村之背旁際爲長壠壠上疊石爲三小山山下有亭環種野花村前際爲方塘周若干丈塘心砌石爲釣臺當其前積土爲圓堆名小鰲峯環村皆種芳竹雜時花果草木於其間小三山下繚以周垣中構堂三間翼以兩室前爲圓亭亭之前爲渠九曲之其下爲月池各有扁堂曰瞻王旁兩室左曰曝日右曰涼風亭曰一暖蓋摘歐陽子內制集序中語也其他如所謂小鰲峯者蓋擬館閣中之鰲石所謂小三山者則又以視道家之山蓬萊方丈瀛洲者焉直堂之前有門扁曰小瀛洲其外門曰學士莊又自村徑始涉田蹊有石門曰丹陽仙境本其地舊名也堂既成吾兄伯清會客而落之試與客立釣臺之上而四顧焉一城之景咸會于斯溪漠水田四際山麓百南吾先人之廬於是乎在喬木岑蔚之間華表蒼牙露出林杪此朝廷旌吾先妣之守節不貳者也而吾之登中利官侍從有司所衣之綽楔亦於是乎見之與凡吾廬之所有若寶粉樓若可繼堂若頌豐軒皆隱約可指示也稍南而東是爲郡城雉堞連雲樓閣倚空衢道之交互屋瓦之櫛比閭閻之雜遝或近或遠斷而續焉隱而見焉蓋四州十邑之大都會處舉目而東不半里許藹有叢祠祠之兩旁翼以居民極其目之所至金碧輝煌照耀林谷是爲佛老二氏之所宮其東北之近地則州將都肆之所月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三

九

凡三按閱于斯金鼓之聲旗章之物耳可聞而目可覓斯則吾莊之近景也試又登小三山而四望一郡之景亦莫不畢會于斯蓋吾郡所謂主山者西石也中均而旁峻有似馬鞍然故又以形似名原其山之所起自海北之徐聞之石門其脉穿海底而南即蘇子所謂地脉何曾斷者橫亘郡城之西勢如奔馬為衆山之脊朝夕日光霞彩敷金抹翠排闥而入吾堂中有如屏幃之列几案間然引領而南越吾居所六七十里有橫黛隱隱然雲霄間者陶公山也道家所謂七十二福地之次二十四者焉天宇空濶烟霏之外有峯巒果然如貫珠列於東北雲海之涯者七星嶼也林木蔚然如疊翠叢於東南陂陀之間者靈山也此

皇明文範卷三十三

二十

山皆有祠宇有司歲時祀之其他如蒼屹之幽雅東石之秀拔雷虎之蹲伏銅鼓松林之渺茫隨陰晴而隱現或有或無或在有無之間其水之大者有南渡江源發自五指山經臨澄定三邑之境繞城之南而東之折北會諸溪以入于海距此半舍許舟沿沂其中往來檣帆其末越林表而出可數也吾郡以海為疆界自此北至海道僅十里所謂神應海口是為港口帆檣之聚森如立竹汪洋浩渺之間山微微如一線舟杳杳如寸莛晨昏風氣結成樓臺峯岫千態萬狀日光射之錯雜如錦繡光耀如珠璣真天下奇觀音人所謂奇絕冠其平生信非虛語矣茲又吾莊之遠景也凡吾一郡人物邑居之繁山水登臨之美皆可

於此一寓目而盡得之伯兄與客觀望既畢謂濬曰茲不可無記宜詳書之以示後之人使天下四方知吾窮荒絕島之間有此奇偉秀絕之景顧不可哉濬惟中國之在天地間如方舟之浮于池沼中然吾郡以最爾之地居寰海之外則又如浮一區於方舟之側然可謂微而微矣今天子建都于燕而吾郡在越之極南何啻萬里也眇末小子無才無德猥以文章小技遭際盛時寔身金馬玉堂之間廁迹勾陳紫微之下豈非幸之幸哉雖然出處有其時而進退以禮苟知進而不知退有以進之而無可以退之地以是而事君則昧大易隨時之義犯夫子患失之戒大不可也此區區所以預為歸老之計而即歐陽子之所云

皇明文範卷三十三

三

者以為堂亭之名非敢以誇諸人也聊以志吾志焉耳異時上乞骸之章天子幸憫其愚而以柔遠之禮優之俾得以守其世業遂其初志歸與伯兄優游容與娛老於是莊之上炊粳而飯之釀秫而飲之又推之以及夫鄉人父老醉飽之餘相與鼓腹而歌吟稽首以祝頌庶幾以報聖恩之萬一焉不幸一旦溘先朝露也又以是遺子孫尚亦有利哉

南昌風義碑記

劉鴻

風義義民也民知所激而趨於義是故義之以風齊人宣化者之深意也太守廬江祝侯某為南昌六年刮蠹刊訛經紀畢張列城同風百廢咸起維是寧泰肇牙牙隄濬濬

荒政未卒宣時都憲林公奉憲書巡視江西借潘真諸公諗於衆圖所以處之或曰此其人險而健少不震之以威梗不可理或曰載其清靜無縻小鮮邦用允又食以屬侯侯請輟郡政往詢焉觀民刷境道出南新大修補獎之政南新俗尚詩書而上膏稜瘠鄉民子弟家力不資率多廢學又湖泊渺瀰道無津梁行者稱病水鄉卑汚民無瘞壤貧而死者水火化席弊成風閭不知條侯曰嗚呼民病至此余維不圖何以稱民牧於是屬其閭右而告之曰所貴乎富者爲能舉義以激公分財以濟物也吾欲使四境之民貧不失學行不病涉死不暴骸庶幾有邦之政吾民能揮刃以相予者乎能其汝嘉否不強也鄉人欣欣轉相

皇明文範卷三十三

三

告語聲應景從撤去淫祠闢爲學舍卿推其良而有力者各一人頒之教式禮羅昨儒優其館穀蓬桑童卯來游來從如此者二百家計日勅工斬木作舟舟募一人寄之司涉隨港絕滿畢濟畢通如此者八十二渡抽苗實倉息爲遂科馬鬣夏畦桐棺束縛蕩魄飄魂咸有歸止如此者百五十七區旬日之間民風盡熙邦經允集北抵寧方先聲騰達入用悅喜扶老携幼瞻望旌旄太守塞帷入關車不揚塵入坐公府北面群屬進鄉民而喻之曰咨爾衆謀于言天子以汝民俾余保障余一人弗良于理弗覺弗牘致汝寐蒙汝亦弗思衷克掬賴主其通逃突冒饕餮以危身家不見其其於今何如也吾欲保汝首領完汝門戶封

植汝子孫以無負於太平汝願之乎善良趨風愴惡華奸匍伏頓首咸聽約束簡其賢能授以訓書俾冠冕其族屬而化導焉如此者百六十家計今而後惡少屏遠武斷浸銷禮讓興行訟牒清簡道途修除人鬼畢寧太守一行而邦邑之民實受其福如此當道真知務哉侯既喜斯民從革又思所以勸勞之曰凡民忘已而奉公者皆激於義也民不負吾吾可負民哉於是即其鄉學之區命之曰義學利涉之津命之曰義渡死而得葬者曰義塚良而率教者曰義族俾思感激而不忘焉傳曰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今日之事侯以仁感人以義應一舉而仁義之政化成焉如此而有不終者乎願侯以二三大夫益廣斯仁

皇明文範卷三十三

三

擊壤會記

劉鴻

國家覆冒海宇垂百餘年風嗟日薰人物熙熙與國賴之蜀邑山盤谷網風氣完固食土之毛民樂其生而多壽考迺弘治壬子時平歲登公私衍衍有垂白之老踰六七而望八九者二十二人含和履祥踴躍舞皇風相與謀曰遭逢清明生理麓植仰無叫呼之擾俯有伏臘之需抱子弄孫不及時爲樂以詠歌堯仁以終餘年亦負矣哉於是月焉

二會會以朔望鱗次而周戶而不醵是歲九月甲子舉事
牲肥酒香適正有楚乃其初筵諸老深衣大冠魚貫而進
前設几格俯伏其下北面稽首焚香額天曰願 明天子
萬歲萬萬歲宰執惟隤藩臬惟良郡有賢守邑有賢大夫
用康保我民亦云休哉願雨暘時若百穀滋植公私羨餘
閭閻笑語野無橫民鄰有善俗俾我老人永有今日之娛
亦云休哉已乃舉盞更籌揖讓就坐以齒爲倫其一爲胡
晦菴克訓次劉紫菴雅清次呂直方與大次蕭正菴悅贊
次鍾和軒韶鐸次陳隱軒子顯次呂春谷仁發次蕭擴齋
崇廣次李晴窓春暉次李秋潭仁徹次蕭貧樂雲端次劉
敬齋恭徽次胡博齋克詳次王叔恭秉倫次蕭繹然悅華
次王時菴成景次羅直菴守正次鍾成菴韶鑑次李復亨
春雷次李省菴彥啓次蔡榮菴彥猷次謝梅軒郁魁坐定
諸少年班立而揖有引卮酒跪而進之者曰孺子不敏幸
茲良會躬侍杖屨先生長者無寧有以教我乎諸老人推
其年高者詔之曰若知今日之樂耶 高皇帝 列聖今
天子之賜也誥有之臣民之福皇錫之極汝則保極邊極
者殃保極者昌吾輩老矣得爲保極之民汝則念旃景德
懷刑毋瀆子家母梗于卿母突冒于有司母貽罹我父兄
汝則念旃後之視汝者猶之今也衆皆唯唯酒五七行諸
老人起而酬酢有誦淇澳以相規者有歌豳風以相樂者
有詠嘆考槃之遺音者而未嘗不歸德于上也遂名其會

皇明文範卷三十三

五

曰擊壤壤不必擊而擊壤之樂同也少酣有倡之者顧執
事曰把筆來不有所作曷伸本懷人賦近體詩二首平淡
古雅有太平之音章成懽甚且酌且哦日冉冉下迴薄樂
綸間乃反爵相揖降階少年奉諸老人扶醉而出其爲會
無窮而樂無窮也會有圖圖諸老人像所賦詩分隸其下
並板刻以傳君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康衢之謠帝力
何有今茲諸老一則曰吾君二則曰吾君何者太古之餘
其風朴盛明之世其文昭矧諸老人生茲周程過化之邦
况多詩禮之族又嘗學問而知禮義者其所以撫景和鳴
一摠其忠愛之素而動作語言皆有足觀者豈偶然之故
哉廬陵劉鴻井錄而爲之記

皇明文範卷三十三

五

耕雲記

姚葵

耕雲子居書林性朴而行確爵祿不入於心有犁首一牛
日往耕於南隴之上時有白雲自萬山中出朝朝暮暮悠
悠揚揚浮游往還若有意與相依者耕雲子耕於雲中不
自知其爲雲也人見之輒呼曰耕雲子客有儒衣冠者過
而問曰子何事乎耕沾體塗足終歲勤動水耕火耨食不
給口不亦所務勞而所獲儉乎耕雲子曰唏吁是非爾所
知也夫士農工商各專其一人所事亦量力是故士之所
業在乎文藝磨研六經疏條百氏貫通天人綜括物理操
觚執翰摘章藻句掉鞅文場策名科第高牙大纛腰金紵
紫澤被當時道濟斯世如裴晉國之功成身退韓魏公之

錦衣故里吾非惡此而不為顧吾身命之未際五之所業
在乎利器目為準繩手為規矩運斤成風揮策令制刻雕
藻繪窮極曲藝程功計能饒厚稱事如公輸子之神於巧
思輸扁氏之工於斲輪吾非惡此而不為顧吾機智之莫
企乃若行則為商坐則為賈經營是圖懋遷是務珠璣寶
玉金銀錢布貴賤相乘銷銖異數日積月盈藏蓄鉅富如
呂不韋之藏奇貨陶朱公之豐府庫吾非惡此而不為顧
吾變通之莫晤客曰然則子之所事其農乎耕雲子曰然
自神農肇種后稷躬耕蒸民乃粒萬世歸仁越彼南畝疆
域攸分溝塍鏤刻相次如鱗一日二日農事畢與載耕載
耨以耜以耨勤我東作望彼西成簞簞滿車如坻如京上

皇明文苑卷三十三

其

以足賦下以周貧飽食煖衣家室孔殷此諸葛所以耕於
南陽伊尹以之耕於有莘吾非樂此而為之也實吾力之
能勝客唯唯不能詰耕雲子乃輟其耕憩於桑陰叩牛角
而歌曰白雲兮悠悠往來兮山之陬荷吾耒兮牽吾牛遵
南畝兮仍西嚙載耕兮載耨日暮兮歸休望秋成兮有收
倉廩實兮無憂酌村醪兮既醉鼓吾腹兮歌謳堯舜在上
今輔伊周吾生兮容何求歌竟不覺白雲漸收紅日西沉
枕簟而卧鼻息雷鳴客莫喻其意退而走金臺告子於南
宮子耕雲子內弟也故述客言俾歸以勸諸農耕雲子姓
吳氏字仲文客則上舍鄭君景常也

游龍門記

薛瑄

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皆層巒危
峯橫出天漢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至是山斷河出兩壁
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勞于此為大由東南麓穴巖構木
浮虛駕水為棧道盤曲而上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多
石少土中有禹廟官曰明德制極宏麗進謁庭下悚肅思
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負土石突走連結枝葉疎密
交蔭皮幹蒼勁偃蹇形狀毅然若壯夫離立相持不相下
宮門西南一石峯危出半流少石磴登絕頂頂有臨思閣
以風高不可木甃甃為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
激石峯疑若挺振北顧巨峽丹崖翠壁生雲走霧開闔晦
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而去東視大山巍然與天浮

皇明文苑卷三十三

其

南望洪濤漫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烟村霧樹風帆浪舸
渺洋出沒大華潼關雍豫諸山彷彿見之蓋天下之奇觀
也下磴道石峯東穿石崖橫豎施木憑空為樓樓心穴板
上置井床輾轆懸綯以河憑欄檻涼風飄灑若列禦寇馭
氣在空中立也復自水樓北道出宮後百餘步至石谷下
視窈然東距山西臨河谷南北涯相去尋尺上橫老槎為
橋踏步以渡谷北二百舉武小祠扁曰后土北山陡起下
與河際遂窮詞東有石龕隆然若大屋懸石參差若人形
若鳥翼若獸吻若肝肺若洗贅若懸鼎若編磬若璞未鑿
若鑄未爐其狀莫窮懸泉滴石上鏘然有聲龕下石縱橫
羅列偃者側者立者若床若几若屏可席可憑可倚氣陰

陰雖甚者不知煩煥但凄神寒肌不可久處後自棧橋道由明德宮左歷石梯上東南山腹有道院地勢與臨思閣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遂自石梯下棧道眺流觀渡並東山而歸時宣德元年丙午夏五月二十五日同遊者楊景端也

宋文丞相祠堂記

羅倫

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南冠羣奉廷對陳君道之

皇明文範卷之三

六

大本經世之急務文忠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重宋臣主和議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元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虜次皋亭三宮震動宰相避荒挺身獨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於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詆大會罵逆賊當死於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趨高郵抵太通州苗寨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寇內煎於饑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主開督南劍敗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絕粒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

囚撫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墜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夷狄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買似道之沮黃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與宋之三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希死於潭趙鼎發死於池姚嵩死於常趙世賞死於洪先君武岡公開禮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於公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子

皇明文範卷之三

九

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不在于公平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于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祠公于學宮鄉祠公于城南公之子孫祠公于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變為橫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公飲水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泰加謚號錄用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堂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丕憲割田贍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萬世之為人臣者

皇明文範卷之三十三

皇明文範卷之三十四

記

常州府遷建忠義祠記

昔在宋德祐乙亥元人入江南常州既降而尋復於緘制劉公師勇也於是西蜀姚公嘗以朝命起知州事郡人陳公紹起為通判與師勇及兵馬副都監王公安節柵壑共守餘四旬不下伯顏怒會兵破城姚陳王三公皆拒賊死之師勇突圍趨臨安卒亦赴敵以死時信國文公方駐師平江尹團練王麻巡檢士龍皆以其命將兵來援士龍戰死虞橋王戰死五牧胡進士應炎起署節度通判計畫守禦與其父兄皆死知武進包圭被執不屈死方其在園招

皇明文範卷三十四

誘脅迫繼以屠戮勢極慘烈自吏士至於民無一人言降者事聞行在有詔為諸公立廟未克立而國亡我皇明成化間諸生有以祀典為言者有司僅即他廟歲時私舉正德初諸生葉夔又以為言巡按監察御史謝君琛請著於典詔從之前知府李侯嵩嘗建祠於郡學左狹陋弗稱歲丁丑今知府王侯教方圖遷建會監察御史張君鰲山視學至郡斥毀尼寺乃議以所謂妙勝寺者易正覺寺於僧改而成之中祠信國者節制所在有帥道焉故上附勅宗之義諸公咸秩凡九人先是戰死無錫曰阮知縣應得者與焉乃若僧起兵死者二人道士不屈死者一人又稽諸前後死事者二人方允武劉溶皆從享於序烏乎元人茂

我中國迫逐衰宋至于德祐極矣長江天塹不足為險而况於城乎城無人焉猶無城也無城則無郡無邑是尚為有臣子乎國步之蹙其何日之有况常之為城至是孤危特甚乃獨抗於其間既堅且久蓋惟數君子是賴數君子者亦惟忠義是秉是矢傳所謂國有與斃者不其信哉故論者謂常為忠義之城擬諸唐之睢陽至于今稱之烏乎睢陽雖敗保障之功實在唐室而吾常於宋乃弗弔如是哉援兵隔絕而恢復無期人邪天邪謂之何哉夫大忠三人死而存國忠義數人死而存城城亡矣國亦亡矣而其義固存也蓋君子之論如此今去宋且數百年矣惟茲祠事議興於庠校疏上於巡按命制於朝廷基命於提學而

皇明文範卷三十四

二

二陳公忠義祠記

姚鎮

前陽在前宋時有伏節死義之臣二人曰參知政事知興化軍陳公文龍制授通判攝興化軍陳公瓚皆出丞相進獻公後而瓚爲叔文龍爲姪元人之難文龍肯以不屈瓚繼之文龍死謚忠肅贈太師廟號昭忠瓚死謚忠武贈兵部侍郎事載信史傳誦人口不衰而祀事迄今未及闕典也屬者公鄉人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徐君元稔始具公死事以請上覽奏嘉嘆即詔興化前守蒙惠同知李太紀莆田尹周任以正德五年秋八月度地於城隍之左偏建祠肖像祀之其祭品儀式一放余公規例巡按監察御史王君注體國意而爲之者也是年夏予觀風至莆得瞻拜祠下今郡守張琦莆田尹歐陽嵩率其嗣孫之秀者因

八皇明文龍卷三十四

三

以記請予惟自昔忠臣義士固以死爲烈然其死也小者係一郡一邑之存亡而大足以繫天下要皆有偶然者初忠肅公文龍以度宗咸淳四年登第坐直言忤賈似道擯於家元兵威臨安謝太后起公參知政事公建議守江及欲決戰以死自誓不用卒議降公尋乞歸養益王稱制干闕乃復以政府召公漳州軍叛命公爲閩廣宣撫使招降之興化右手軍亂又以公爲知軍平之元兵復趨閩勢益熾建寧閩之門戶也則已破南劍州閩之咽喉也則又破福興泉於興化唇齒也則又皆破公獨發民兵數百開闢興化激以忠義守其城不下元人日遣使諭降公皆斬以狗無免者會公部將林華陳淵通判曹澄孫等費降公與

母夫人始被執元將阿剌罕欲降公且脅之公指其腹以節義文章爲示拒甚力元人不能屈乃械公送杭卒不食死母夫人留福州亦不食以死其從叔忠武公瓚與忠肅素懷忠義方忠肅開閩時公即率家財五百萬緡航海以助張世傑軍繼聞忠肅執遂舉兵誅林華等復其城端宗因命公以通判攝興化軍公既枕戈厲卒涕泗感激以衛其鄉郡復分遣家兵五百犄角張世傑以復邵武義聲振一時上下皆公爲賀已而城卒破公猶率其家兵巷戰力屈被執元將唆都復欲降公公叱罵不絕口唆都怒遂車裂公屠其氏血流有聲公死而興化不可守矣夫宋自臨安告變天下之勢已盡折而入於北庭幾爲後國者猶賴

八皇明文龍卷三十四

四

閩與廣也閩介於浙與廣之間閩苟全則進足恢復浙左右呼吸兩淮控引江鄂上下以興復少康之業退猶足屏蔽東廣以少延漢人西蜀之祀故守閩所以守天下也閩諸郡雖降興化能固守則形連勢屬猶足爲之聲聞而綴之幸或起而應焉則亦賴魯公守平原以動河北列郡之幾將復有同盟而共事者故守興化所以守閩也忠肅死忠武復死則興化破而閩盡矣彼區區東廣復何恃而能久哉故二公之死非獨以其郡與邑而繫於國勢如是也昔宋仁宗當策士時嘗以忠孝狀元爲祝自是而策士屢矣至忠肅公始以孤忠大節矯然自奮卒與文信國齊名收有宋三百年養士之效公真足表厲天下者哉宣和間

金狄犯中原詔草澤舉兵迄未有能應之者忠武於是為獨布衣倡義抗魯仲連不帝秦之節橫屍殉國死有餘憤公亦真所謂國士哉世道之賴豈少也其祀之也則宜雖然二公死節偉矣元人既盡侵有我中夏詔訪其子孫錄用之皆自晦閭里不一奉詔固未肯西向而坐也其視留夢炎輩身為宋臣以虜廷富貴自壓忘其君亦遂忘中國嗚呼彼不愧二公獨無愧其子孫乎然則公子孫亦信所謂世其家聲者矣予用是既錄公大節以告世乃併其後人章連書之

凝翠軒記

姚鏐

皇明文獻卷三十四

五

行部之西為軒軒之前旁列松柏數株枝葉駢附交錯而成陰其色鬱然可愛客有過者因名曰凝翠軒予惟山原林麓之內多清雅幽絕之觀此隱居者之所專仕宦欲兼之而有未能也是軒固官署而松柏之翠乃獨有此其密如織其廣如帷其覆如蓋雨一過之其淨如洗夜既午明月娟娟映之其色益鮮明欲墮玄蔭耽餘清入室山林之勝仕宦者值焉有不誇以為難哉予每挹翫之其在四時則亦有不同者方春和景明青綠滿目茲軒之翠與凡木等耳固莫之或異也其韓相國之剛方峭直方混沌於衆而未有識其鋒稜者乎夏之時炎火如燼草木皆翕翕以附於熱不因之而變者鮮矣是翠也乃獨能却煩鬱祛溽暑翹息於是者亦真若游蓬圃以屬於冰壺也其管

幼安之潔身浮海遠跡卿相特立風塵之表者乎暨秋而冬則萬物漸零落至冰雪凜冽則復委地矣是翠也益孤秀而從枝蒼然太古之色欲狎不可提然歲寒之操雖摧折之不能變其孟軻氏之以道自重抗禮王公使人望之而非意自消次則張睢陽之徒為國禦難間關百戰雖瀕死而不懼不憚者乎昔柳子厚記永州新堂比物盡類一州之政寓焉然則是軒也吾徜徉其間俯仰今古得於世變多矣亦所謂視其細因知其大者也豈徒據清幽之境與區區山林者爭一日之快而已哉客曰可以記矣乃刻之石

草亭記

姚鏐

皇明文獻卷三十四

六

劉故吾慈簪纓家具有道而不仕者則吾世鳴先生其人也先生耿介孤特雅不與世協久而益有憤于懷乃卜地董溪之傍選其幽且邃者結亭以居自稱曰草亭居士亭之制廣不半畝高可數尺而特取諸草草為籬籬短而疎無墻壁雕繪之飾草為扉扉淺而陋無門庭局鑄之固草為室室隘而小無上棟下宇大厦併懷之安環吾亭而植者皆草也草常交於戶外無繁花異卉紛葩之麗蓋長安甲第家視之曾不能一笑焉者然先生方戴綸巾披野服揮白羽扇日徜徉其中不以為異也間嘗以為予有里塾之舊坐予亭中予見夫深碧熒翠風光亂浮清蔭滿庭戶有餘映亦信其亭之為勝也輒起而問曰先生其有樂於

斯平先生笑不答方出我芸編縱談元始已乃命童子取琴倚絃而歌鼓荷蘭之操餘音窈眇若斷復續聞者知其為古調也琴未已復命縱鶴鶴凌風翔舞戛然長鳴引其聲於霄漢間若與琴為和者雖其亭中之物皆可玩而適也予因復問曰樂其一至此乎先生曰未也夫入牡丹之室者有富貴心涉桃李之蹊者易為柔顏其所感然也吾之必於草亭者豈徒然哉夫草一物也而其為德五雅繁而不雜者隱居之操也芬芳而獨茂者君子之德也有遠志而可託平生者敦信尚義之行也出寸心以答春暉者此帖孝子之思也疾風不回歷四時而常青者板蕩忠臣之列也悉類而取為益多矣吾安得不與之為游息而托

吾明文範卷三十四

七

此以終身乎故世之人知樂其樂而不知吾草亭之樂知吾草亭之樂而不知吾之所謂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予於是始領先生為亭之意乃不復問因誦杜子美之詩曰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其為亭則同何其意感而詞悲也然則斯亭之樂先生宜專之矣遂捉筆亭中書以為記

續騷亭記

周瑛

騷何為而作也古者詩言志歌永言而騷詩之變也其趣遠其聲希徘徊曲折而求以達其志焉者也屈宋至矣西漢而下其侈辭乎先族兄諱瑩字次玉號鶴洲主人少有文名天順成化間掇特臨汝以寬得民而章甫達掖士多從之游平生著述頗富而臨汝人所刻郡齋新稿特其見

於作郡者耳初為南京工部主事時與蘇人劉君昌同官昌字欽謨號樓園先生博學高才與鶴洲相友善每公暇輒相與馬騷為樂劉君曰朝馬騷亭中暮馬騷亭中騷焉為古人與同以日以月以泄子衷兄和之曰朝馬騷亭中暮馬騷亭中騷焉為伊誰與同攬賈之思莽換原之裏兄少愛英嘗屬修文以紹述家學瑛謝以不敏成化甲辰予重握符臨汝因讀騷辭而續和之曰朝馬騷亭中暮馬騷亭中騷焉為兄弟與同醲太和以為府中抱明月以為裏士人陳嘉謀見而謂曰騷久絕響今倡而和而續其為楚辭添後語乎予曰不敢也樓園鶴洲皆作者而予識趣凡近聲韻俚俗安敢自附於為騷蓋亦言其志焉而已予聞太和養萬物而物無不養明月照萬物而物無不照枯根之腐萌蘖弗生焉獲在之下月光不照焉蓋太和能為養而不能養於所不養明月能為照而不能照於所不照能為養者公於為和也其有不養者物取之也太和無容心焉能為照者公於為明也其有不照者物取之也月無容心焉無容心即所謂虛也虛者天之道也予少為學見人急恩讐快私忿心竊薄之及為郡以虛視之而已以虛為郡宜乎物我合一恩怨兩忘其有不然者習為虛而未盡所以虛也敢不自省乎嘉謀作而曰騷云乎哉吾乃今而知夫子之志也請備書之予初到官嘗即縮稍入為讀書屋於私第西南偏既又為小

吾明文範卷三十四

八

屋以皮書及因地之窪而池之以滌筆硯創畫多時名號不備至是題書屋爲臨汝書院池曰浴雲池改小屋爲續騷亭而備書倡和之語於亭之南楣以待夫同志者昔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後之君子必不以予爲無事而勤民云

五湖記

王鏊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蘇湖常也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

百三明文苑卷三十四

九

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楊州之數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漏湖東連嘉興並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菱湖莫湖葑湖胥湖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葑菱湖其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葑湖公無錫耆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

十里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臯里湖而吳人稱謂則惟曰太湖云

七十二峯記

王鏊

太湖之山發自天目邇迤至宜興入太湖融爲諸山湖之西北爲山十有四馬跡最大又東爲山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又東爲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馬跡兩洞庭望之渺然如世外即之茂林平野間巷井舍仙宮梵宇星布棊列馬跡之北津里扶椒爲大夫差敗越處也西洞庭之東北渡渚鼇山橫山陰山葉余長沙山爲大長沙之西衝山漫山爲大東洞庭之東武山北則餘山西南三山厥山澤山

百三明文苑卷三十四

十

爲大此其上亦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十家馬跡兩洞庭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沉若浮隱見出沒於波濤之間馬跡之西北有若積錢者曰錢堆稍東曰大岬小岬與錫山若連而斷舟行其中曰獨山有若二鳧相向者曰東鴨西鴨中爲三峯稍南大墮小墮與夫椒相對而差小爲小椒爲杜圻范蠡所嘗止也西洞庭之北貢湖中有兩山相近曰大貢小貢有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荈浮曰思夫山有若兩鳥飛且止者曰南鳥北鳥其西兩山南北相對而不相見見即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橫山之東曰千山紹山曰嚙浮曰東嶽西嶽世傳吳王於此置男女三獄也其前爲粥山吳王餉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梓

者曰杵山曰大竹小竹與衝山近若物浮水面可見者曰長浮願頭浮殿前浮與龜山相對而差小者為龜山有二女娟娟相對曰謝姑有若立柱巖薛王柱稍却金庭其南為坡山為歷耳中高而旁下者筆格驤首若逝者石蛇有若老人立石公石蛇石公石最奇與龜山龜山南北相對曰鼉山旁曰小鼉若螺者青浮二鼉之間若隱若見曰驚鼉東洞庭之南首銳而末岐者曰箭浮若屋歌者曰王舍浮浮又南為白浮澤厥之間有若笠浮水面者曰葑帽有逸於前後追而及之者曰猫鼠有若碑碣橫者曰石牌是為七十二然其最大而名者兩洞庭也

補燭記

王雲鳳

皇甫文範卷三十四

十一

弘治癸丑執徐八月哉生魄余直夜祠部吏人進燭瞑目而坐頃之漚漚有聲乃睇焉則燭之膚內溶而逆案有故箋列而防之以為奇策復瞑目坐鐸巡者報一鼓開目視則多箋離披汁四潰出循膚而下懸者疊疊如畫像子母手接探澗果狀隨几而矗者若怪石枯松層樓銳塔奇者若嬉兒伏犬最奇者若老翁負子未角之犢奔而返顧蟻蜂蛄蜩攀緣而上其汎濫如江河點綴如珠玉者不數而其勢潛然未已也余曰息煇可免乎吏請以末盞補其缺徐以其余為之垣燭燼不復壞也嗟乎燭以堅為體以明為用以不壞為材吾之燭豈固不良於他燭耶內有所燬不能自制而外無勁臣強藩相與周旋保持之吾且閉目

焉故箋之防適以為病吾且以為奇策焉向非吏之請其不為棄物也哉余於是有感焉治安之國光大之朝或登一匪人行一戾政則衆嘖嘖焉訴嘖嘖焉議矣及乎小人之黨既繁而政之積弊益甚耳目習慣以為常非惟不形之言亦復不介於心而風俗始變國家始衰矣庸劣之君冥弗之覺方且以故箋治之者世豈少哉漢而唐而宋千載一轍吁其可慨夫塩之價非貴也吏之言賤也而可使吾燭為良燭然則興治之策拯弊之才世未嘗乏顧人不知用之耳載籍稱揚側陋詢芻蕘又曰為政在人余於是乎重有感

恩平縣儒學記

陳獻章

皇甫文範卷三十四

十二

恩平古恩州之域國朝置恩平驛隸陽江縣今恩平堡是也堡立於成化之己丑先是西獠入寇景泰天順間劉棟高京以東亘數百里無完城民爭起從賊遠邇巢壘相望此其地也成化改元聖天子念兩廣夷賊未平命將討之而用其偏師於此既而賊勢復熾當道者以恩平地四達難守簡畀我邑令鬱林陶侯素有威略至則急擣其巢穴亦既殺其桀黠者遂以其衆還各郡縣且數萬人而慮其向背靡常即一旦復起為患有如前日克斥其將何以待之此堡所以建也成化丙申右都御史彬陽朱公奉勅總督兩廣軍務既至環胝列郡昔常為賊所破者亟謀所以善其後謂恩平故多虞且其地介數邑之間當東西行之

循送往迎來民飭於道路者無虛日不如以堡爲邑便會我陶侯亦以邊功累陞按察副使奉書專經畧是方公於是俾侯成之區畫既定悉以上聞凡割陽江新會新興三縣入戶三千戶糧一萬石縣仍驛名城以堡建無所改於其舊城之中爲治戎之所東則縣治西則學官既成諸士子遠近雲集學舍不能容絃誦之聲盈耳過者歎曰美哉洋洋乎昔爲盜賊之壘今爲詩書之府誰之力歟邑令翁君以書屬予記其事而於學官尤惓惓焉甚矣翁君之明於保民也自有邊患以來狼吞虎噬以殘民之生人所知也湯沸火烈以賊民之性人未必知也顛沛流離死生利害休于前而父子失其親兄弟失其愛鼓之以鬭爭之

百田文範卷二四

風置之於水火之地則五品之倫五常之性與生俱滅誠不可不懼也衛靈公問軍旅之事孔子辭以未學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自今觀之昔者軍旅之興雖以拯民亦以獎民獎民之政孔子所不忍言豈得已哉今地方寧謐文教聿新俎豆之事安可一日而不講耶邑長俎豆其政而忠信發之學官俎豆其教而忠信導之諸士子俎豆其志而忠信體之習端而俗正教立而風行民樂生而好亂者息士有恥而慕義者衆則刑罰可省禮義可興困圖可空干戈可戢守令之責盡矣而君之志寧不亦樂於斯乎予不佞謹具其事始末與其所當先者以復君碑於學宮俾來者有考焉

虛白記

陳謨

海乘子歸自羅浮抵上清宮息焉二子者方論道其一崇虛其一尚白咲于列者曰聖人崇誠而子崇虛君子尚玄而子尚白得無戾乎夫虛而不自嚴洞是也白而不虛至石是也子各一焉而可乎二子爽然自失請業起拜咲者曰此非吾所能子往質諸江先生二子往馬先生曰吾不知也吾聞諸漆園傲吏傲吏聞諸七聖七聖聞諸天向子所聞無一可也今夫日月者司視之官不煜於晝則天者盲不煜於夜則地者冥嘗試有一物梗其中一塵滓其外哉今夫水洞鑿毛髮泓泓渟渟不測不極實之泥沙土而雍其行淤其冷豈其天邪今夫鑑之空也的的今空青之

百田文範卷二四

十四

剖而金莖之凍也榮葵兮珠斗之芒而玻璃之沒也刻隆平窪磨垢刮翳而虛之體始全虛體全而靜照出焉日月水鏡其形其質虛室也日月水鏡各一其照生白也其於人也亦然肖天地之員方具日月之精華萬物萬象吾百骸也江河百川吾九竅也所以成吾體者皆實也所以主乎吾體者皆虛也虛所宜虛而勿實所不當實其光明也孰禦是故耳虛則生白而聽聰目虛則生白而視明彼實其所當虛者榛蕪高於靈臺糞壤瘞其丹府面牆而已耳屋漏而已耳楊子雲自以爲玄可也烏乎白哉二子躍然起洒然悟願卒爲弟子因祈海乘子叙之以爲先生壽先生字中吉積書盈車律已以法學超詣而德粹謙海乘子

廬陵陳謨也

太平尹表公祠記

謝鐸

吾友敬所陳先生儒珍憤郡邑之失職痛吾民之受害間嘗進其躬儒敷而謂之曰今安得有若吾舊令尹表公者蓋公之始至也吾猶爲縣諸生見強盜有誣指應華等二十三人有司府官以鍛鍊成獄公力爲辦理至納冠帶以去就決之曰民冤如此何以官爲一時旁觀者爲之泣下華等卒得白於乎今之以非辜連坐陷民於死者何限尚有若公者乎備倭張總督勇以沿海倉糧腐折者責償於民郡縣莫之敢後公獨擬法與抗曰糧在倉而責之民吾官可去吾不能以是令民矣張卒亦無如之何於乎今之

宜南文範卷三十四

五

以非法惟科毒民至死者何限復有若公者乎苗巖縣界有賊殺捕盜官姜昕者民驚懼甚幾至激變公亟至其地招諭之曰獨殺人者死耳吾爲爾白之無憂也上之人卒從其言民以不擾於乎其視今之坐視秦越方且援據延葛因而利之死其民而不顧者何如哉他如新學校以敷教祠鄉賢以厲俗明保伍以糾察奸細脩水利以預備凶荒勸善而表孝行之慕懲惡而嚴盜賊之刑凡若此者蓋無所不用其心遂至民懷其惠吏畏其威數年之間政通人和邑以無事公堂晝靜縣門洞開而鄰邑亦仰之若父母矣至其以憂去官則即日戒道行李蕭然雖假貸以給而贖贖一無所受於乎今之所謂能吏者有其一二亦足

爲難况若是其盛者乎抑吾嘗聞之公曰濂閩諸公及民之政皆漢唐循吏所未能吾徒有志于民而不是之法皆苟而已意此公所以度越流輩而卓然爲我國家一代之循吏者乎於乎公今已矣吾亦退老于家無能爲矣若等生長是邦親受其賜其尚忍忘之而不思所以報儒敷曰諾遂以質之吾叔父太守先生先生是之乃率其徒葉宗文王廷用輩凡若干人列狀于府請立公祠以致邦人之思知府葉公遂以轉達于分巡部使者于是巡撫侍郎彭公卒俞其請而祠以克成旣成儒敷來請予記予方以史事被召未果也越三年予致其事以歸敬所曰祠有石待公久矣予曰天下事惟其不可易得則得之者始足以爲

宜南文範卷三十四

六

貴尚以屬爲真則燕石皆可以爲玉而野鳥亦可以爲鸞奚貴哉聞今之吏有以子孫通顯之故雖貪且酷亦往往列祀郡邑然則祠雖無作而記之不必作亦可也敬所曰噫獨一郡吏哉嶧山之頌德碑固碑也峴山之隋泪碑亦碑也要之是非誠僞之在人心者自有萬世不可磨滅之公論又焉得因噎廢食而悉置天下事于不必爲哉予無以應乃爲述其事如右而繫以詞俾歌以祀焉令尹吉水人諱道字德純以進士再轉爲御史太平邑屬于台實其初政俗號以爲難治者也其辭曰台之山兮秀而峙台之水兮清以駛孰賴我山兮亦濁我水我民之怨兮山高我民之恨兮與水滔滔孰屹而挽兮砥柱遥瞻望弗及兮我

心勞

十德堂記

林俊

合一十一公爲一圖紫執笏中立者睦州刺史諱披緋執笏降左立顧若語者端州刺史諱蕭紫執笏又左立若聽者江陵府使諱藻緋執笏降右若前行者橫州刺史諱若紫又笏又左若平立者韶州刺史諱薦紫執笏又右若偕前者通州刺史諱暉緋卧笏又左獨下立者邵州刺史諱緋卧笏又右步橋左者循州刺史諱蒙緋卧笏又左隱松間者同州刺史諱邁緋卧笏又右綠執笏又右行橋間者福唐刺史諱蔣福唐尉諱攢皆烏紗帽烏布襪大帶尉而上銕尾皆鏤金雙銀服飾樸古博袖寬袪腰倍齊橫緋

晉書文苑卷三十四

七

無襪績無殺縫領即以束頸無中單方領襪布文若襪履而異唐制刺史上州從三品中州下州正四品尉從九品三品烏冕七旒五章紫綬四品絺冕六旒三章青綬朱襪赤舄公事則朱衣素裳金帶雙佩白襪烏皮履九品青衣纁裳並帶公事青衣以後三品服紫金玉帶鈔十三四品服緋金鈔十一九品服淺青鍤石帶鈔八要與圖不類意復有常服歟故江陵喬孫訓導品公所藏筆力神健綉寸剝無完要之數百年物他無深論也舊位爲圖俊序而合之圖牧紀盛也圖睦州所自出也圖尉賢也賢父子則圖賢兄弟則圖賢叔姪則又圖江陵閩破荒進士林世科之始也邵州及尉忠孝擅聞林世業之始也則十一公也以

十德名仍吾林之舊也趙丞相諱華九子皆賢時稱九德之父十德之門林之盛之始也仍舊名互見也且曰十德九牧之父子九牧之叔姪踰其數無害其名猶望後之賢子孫踰其數無害名九牧也蓋亦多矣有並賢以顯如是者邪真影千百年皆存如是邪因舊名附新意可合以圖無忝如是邪林之堂皆所宜有也抑深勸矣父者曰其母負是父子者曰其母負是子兄弟叔姪者曰其母負是兄弟叔姪嗣德象賢濟美圖一大機也嗚呼林自少師得姓至林丞相大盛睦州再盛裔是而盛亦屢矣一門之內容或未然其又可無責乎嗚呼式克至今日休亦惟吾林之慶

晉書文苑卷三十四

十八

何陋軒記

王守仁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縵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黝浚奸窮黠外良而中營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褒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言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

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冗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蓋予比于嘗圖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為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與琴編圖史誦誦遊適之道畧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鈎繫之術窮而狡匿譎偽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麓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為欲

皇朝文獻卷三十四

九

玩易窩記

王守仁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乎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瞭兮其若徹菹湛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克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為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

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為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肅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濬河記

王守仁

皇朝文獻卷三十四

二十

越人以舟楫為輿馬濬河而屢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溢膏腴既亡旱潦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鬪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漳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然交謗從而謹之曰南守瞿瞿實破我虜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拆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休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歎也微南侯子吾其雉矣露其彌月矣微南侯子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獲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

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觀德亭記

王守仁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操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歎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格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爲

皇明文獻卷三

王

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各射已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已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許西記

王廷相

武功康子不偶於時優游家君乃築室于武水之西以避喧晦跡因自號曰許西子許西有蒼林修篁時花流泉藤薜獻其幽篠麋伺其間亦有樵客漁父時過許西子與之道情欵叙古今事變往來交作賓主不辭樵客漁父也時復挾二三子上終南太白臨眺廣宇行吟渭汭訪幽求濯滄浪悼往喟今日夕自嘉雖鹿門谷口離群獨往之勝不

是過焉人謂許西子將自樂而忘世矣許西子方且修潔

抱貞探聖神之化昭豪俊之業以自悅慕未嘗慮思於君

臣之際亦未嘗任情廢桀甘爲逋客會達官高人輒取古今治亂興衰之跡聖君賢相之業相與誼講言及海內多難每恨夷吾尚父之徒不生於時既而拔劍悲歌傍若無人焉浚川子見而識之謂許西子未嘗忘世矣夫許西子未嘗忘世世豈忘許西子哉孔子當春秋之國席不暇暖車不停轍以行道救時爲念是故居魯而齊人懼入楚而陳蔡圍衛之夫人稱其聖鄭之婦人識其異以是觀之天下孰不知孔子哉知之故不忘之至於君臣會遇繫於命而已矣固非天下之情也晨門荷蕢視天下若將浼已當時之人已舉其姓名而忘之安得而知之又安得而思之

皇明文獻卷三

王

不忘之耶康子志在天下人謂天下不知康子吾未之信然乃歌曰梧岡嚙嚙兮鳳其遊矣時命乖蹇兮又何求矣彼芝薇之可食兮同其流矣帝昭明矣將責其幽矣吁嗟碩人兮重厥修矣許西子取而自歌之已而喟然嘆曰子放情於魚鳥久矣有是哉非吾所知也請爲許西記

贛榆縣建廳事記

王廷相

正德九年正月廷相以罪調永贛榆時尹以事被逮因署事明年八月乃有廳事之建先是縣治燬於流盜公堂公解廨有子遺官吏露幕視事久矣廳事之建乃不獲已之政也儲材蓄食既備乃與五旬而舉之落成丞乃告其民曰嗚呼營繕之後勞民費財非所以安輯也茲豈得已哉

夫縣有廳所以休上治下宣德流化之道也是故圮而弗治露樓草處邑大夫無容也堂委於靡蕪而呼叢而趨上下雜揉民之無時也風雨寒燠之來弗敵屢輒於公庶事之曠也事曠則民慢民慢則政疲謂邑尚有人乎尚有法乎廳事之建乃不獲已之政也勞靡財力豈其所欲哉父老再拜稽首曰茲咤何之力亦何所靡哉事集四境不聞咤且將善之大夫之良計也丞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凡務非所急不如且已否則爭於安順之政雖財力不與於民而猶將議之矣況出於民乎哉此民情好惡之大端也今也謂務非所急與父老復稽首以謝不敏是役也九棟梁榱拱之屬千四百有奇欂櫨鳴吻之屬四萬有奇釘線之屬六千有奇咸今置之材礎礪之屬四十有五乃舊之遺焉徒役五百有奇人各役二日工匠之屬五十有奇銀者役五日礪者役五日畫工役旬有五日圻者二旬梓人五旬

金甌文鑑卷三

三

大椿洞記

曾鐸

芳秀亭西坡有坳土色正赤嘗欲因之爲洞客有以陰淫爲說沮之者聽焉既逾年初志橫胸中不能除一日登夢野臺適書院庭水出東墻石竇徑臺北溝中趨磐池雜樹交翳其上但聞直折高下爲聲有異喜曰曩使南交道群山往往聞洞中泉出茲頗類之吾作洞乃舍是乎遂比夜踰溝屋而茨覆之門其端東向以爲洞近門木多椿剛穴

黜惡特大而奇者留馬鍊一株蔭小臺如蓋臺前則桃竹佛桑叢密不剪伐貴障蔽也洞之管重組羅幃不異坡陀藪薄然自洞視臺顏仰欲墮憤及俯瞰園池諸處相高下亦稱是樹間竄壘茶具略備有涉園者洞口見之歷歷如隔簾其外乃莫知有洞者每客款外戶童子必辭焉非所識不至入書院客或及聽事童子必辭焉非素稔不至入已有園旣入則登林亭坐奕石渡鳬洲以入草堂試釣紅雪午陰之磯啓東塢北軒以閱群鶴登臺縱遠望皆得與童子俱苟非深誼分實不復知有吾洞洞麓如六一之所謂舫者旦迎旭日暮延霖景歷氛所不至喧囂所不聞讀書我詩鳴琴憂諸無不宜吾病夫則靜坐熟眠爲至要也

金甌文鑑卷三十四

二

洞未定名一日客有古貌野冠服入者童子不得辭請刺曰第八報吾無名氏也入曰子誠靜者有園如是而復爲此洞子誠靜者已復環視修辭曰吾聞靜者壽爲子名洞以大椿可乎余曰大椿以萬六千歲爲春秋斯不已駭聞矣乎雖然吾餘四十而登進士改庶吉士受史職以及於今同年三百人而今死者幾三之一庶吉士九二十死者今至七八人同官九八人死者今亦三人矣於同年吾預長刻於庶吉同官吾最長今雖病幸生逾下壽故嘗種橘有悴及暮而復生者人謂兆求年也因別號魁橘山人此殆可名洞矣曰孰與據洞之有子以爲駭則詩所謂萬壽無疆者非與辭去懇其姓名曰吾無名氏吾無名氏子矣

以名爲徑去不復顧或者以爲異人之有道者竟從之扁
洞曰大椿

太僕寺題名記

邵銳

僕寺寔主蕃牧用佐戎政厥僚具有分職卿寔統之歲大
會其成上諸司馬司馬以聞用稽厥績惟我 文皇肇茲
北都寺從之別諸留寺越茲百禩歷官名氏闕焉罔考心
竊病焉比謀礱石求厥可知叙登焉某乃作曰嗚呼名之
所係大矣惟名伊始父寔命之厥有意義故敬其名者敬
父也迨夫策名王朝爰命以職俾樹有勲庸用福上下故
敬其名者敬君也是故能敬則行立行立則政修政修則
名顯官輟所至舉有望焉聲光燁如猗猗觀聽是謂名教

重南文範卷三十四

三五

今茲所紀果咸若人吾得而鑒之矣如其不然吾亦得而
鑒之矣鑒吾前圖善吾後蓋思所以敬其名哉故知敬其
名則知所以敬其職矣敬其職者罔有弗敬於君爲克忠
於父爲克孝邈乎百世有餘耀矣苟爲弗勗或加怠焉揆
厥名實豈直罔顯而已耶吾爲此懼敬敬布之嗚呼衣服
在躬不知其名爲罔差我臣子慎毋自罔也哉

遊廬山記

李夢陽

自白鹿洞書院陟嶺東北行並五老峯數里至尋真觀觀
今廢然有石橋自觀後西北行里許並石澗入大壑路旁
有石刻一宋嘉定間刻剥落難識一元大德間呂師中刻
也入壑行並澗路石漸巉巖數里至白鹿洞此鎖澗口者

也群峰夾澗峭立而巨石怒撐交加澗口水湍激石闕旁
有罅人偃僂穿之行此所謂白鹿洞云過洞復並澗轉北
行數里則至水簾水簾者俗所謂三級泉也然路過洞愈
峻澗行蛇征鳥道石罅間人跡罕至矣水簾掛五老峯背
懸崖而直下三級而後至地勢如游龍飛虹架空擊雲雪
翻谷鳴此廬山第一觀也然李白朱子皆莫之至而人迷
亦莫知其洞所顧輒以書院旁鹿眠場者當之可怪也斯
雖畧見於王禕遊山記然渠亦得之傳聞又以尋真觀列
之白鹿洞後誤矣自書院陟嶺西北行至五老峰下並木
瓜崖西行則至折桂寺石橋有澗朱子嘗遊此自折桂寺
循嶺而南下則至白鶴觀觀劉混成棲處也觀有宰曰丹

重南文範卷三十四

三六

砂峰自觀西北行數里至棲賢橋橋跨澗孤危宋祥符間
橋也澗曰三峽澗澗石肝爛而魏惟鯀處湍湍碧黛激則
砰湃橋旁有石亭亭旁崖刻錢聞詩詩自橋西並澗行則
至玉淵路旁草間有石鮮不刻也今莫能盡記王淵蓋其
間噴湧來至此而穴石懸注宵昧聲如迅雷亦天下壯觀
也石上有刻字云過此爲棲賢寺今廢李白嘗寓此自棲
賢寺西行至萬壽寺有路通廬山絕頂可至天池逾澗北
行則大平寺路也然則龍潭則在五乳峰下路仍自棲賢
橋出澗口西行數里北逾重嶺入大壑始見潭潭亦瀑布
注而成者潭口有長石鱗鱗起伏猶龍也朱子嘗欲結菴
潭旁今崖有其刻字然崖重畫日常黝黯出則龍潭西行

數里至萬杉寺程史云朱仁崇建寺當慶雲峰下崖間刻
龍虎風雲四大字又西至開先寺寺有瀑布李白詩者有
龍潭黃巖雙劍鶴鳴香爐諸峰又有蕭絕讀書臺李煜亦
嘗寓此亦廬山一大觀也自開先西行十數里至歸宗寺
寺有馬尾泉亦瀑布抱紫霄峰而下王羲之嘗寓此洗墨
養鵝皆有池其南有溫泉馬自歸宗寺西北行則至靈溪
觀觀西爲陶淵明栗里今有橋橋西北谷口有巨石上有
劍字言陶公醉則卧此旁有醉石館過醉石入谷行有濯
纓池崖有詩刻自醉石館並山南折有通書院有天生菴
盤石上有劍字自通書院入谷西北行則至康王坂有景
德觀今廢觀旁石刻谷簾泉三大字自觀東行十數里則

皇明文筆卷三十四

二十七

谷簾泉也亦瀑布與開先瀑布同源而分下陸羽嘗品其
水自康王坂又西北行則古柴桑地曰鹿子坂面陽山者
陶公宅與墓處也自面陽山北行可至圓通寺此一路予
未之行予則自德安縣西並山北東行至圓通寺寺對石
耳峰前有猿溪元歐陽玄有記宋黃庭堅亦寓此自圓通
寺東行度石門澗登廬山尋天池寺度錦澗旁有錦亭路
雖攀緣上然修整又林木鮮茂掘問僧曰禁山也路以曳
御製碑開云行一里輒有亭路旁崖平處皆字刻也益五
亭而後抵寺寺據廬山絕頂奉勅建者也鐵瓦而盡廊有
銅鐘象鼓悉毀於火殿前有池仰出而弗竭稱天池焉是
日晝晴秋高下視四海環雲若也絮望峨峨江南北諸山

皇明文筆卷三十四

二十八

皆見然江與湖益細小難觀矣僧爲指石鏡鐵船獅牛芙
蓉諸峰乃東至白鹿臺觀高皇帝自製周顒碑高古渾
雄真帝王之文然碑亭漸崩裂又東觀竹林寺刻非篆非
隸周顒手跡也又東觀佛手巖然皆絕頂下遊東林寺觀
虎溪又至西林觀塔東又觀太平宮太平宮者即御製碑
物色周顒處也又東至瀛溪書院又東十餘里至周子墓
墓對蓮花峰自蓮花峰東行至具障山過山逾石子相思
二澗並五老峰行則至白鹿洞書院相思澗者水簾下流
也此廬山南北之大槩也按志廬山有大嶺與九疊屏風
號奇絕李白詩不云屏風九疊雲錦張今問人咸莫諳其
處惟開先寺前有錦屏鋪云又按王禕記是山也洪武初
長林蔽阻虎豹交於蹊路雖十餘里非群數百人莫敢往
今其山童童赤崖耳樵夫非探絕頂不能得徑寸新也是
山名跡則肇自惠遠在山北至李渤始有白鹿洞在南後
又有周顒其跡則絕頂正德八年夏六月李夢陽記

尋仙居洞記

黃衷

鐵橋子屏居西墅無所事事付時歲於悠悠悵道業之落
寞兀然永懷頽然假寐始覺瞋瞋以點想忽覺霄而神馳東
門之垆有夷有岨檜杖無徒芒屨踟躕爰有三叟隱隱山
樊間皆玄褐椎結赤足而粵音一雙瞳懸鏡荷蓑倚立一
鰲面聚鼻蜎屈而睡其一鳥喙引首四顧或指且語心異
而禮焉蜎屈睡者旋遂而作曰噲噲翁何來耶列星則懸

蟠龍則潛嘯其識者千秋萬年偕二人挾余徐步而北松
露未晞初旭在樹樵牧且還至循七星岡歷蟠蛇坑倏忽
數舍洪波幾亂蛙呬呬水莽交布洪波之北修岡坦坦
蜿蜒東走疊爲二峯崇者如巨人鵠立卑乃童孺後長耳
鐵橋子振履陟焉南眄梅隴北眺幄岫重巒複嶂如拱如
衛西望一石如蒼鷹野望秋思矯矯三人踵登荷蓑立者
曰是爲大辰之峯前方大而正峙者爲屏山前窅然隆然
如偃月哉明者爲仙居之洞洞有桐花之館咏芝之臺仿
置伊始矣屏山之麓泉匹練下注酌之而甘蟬屈睡者曰
洪波利用顧不若消消斯泉耶君子之遭何以異是鳥喙
者擗鬚而嘆曰夫形寓也勞瘁幻也髯翁生於斯也九州
之域輟跡凡幾詎知綠野風微平泉石轉視牛亭蒲圃青
龍魚山孰暫孰久蟬屈睡者復中踞偃月曰祝融之墟火
德之精茲焉永宅屈指春秋之紀其魯宣公城平陽之明
年乎相顧長嘯化三赤虬翔舞東去鐵橋子寤思之未得
其說明日以語丫山子丫山子曰而知真亦夢耶夢亦真
耶神示兆爾又明日期丫山子步自北郊迤邐東折跋風
梅嶺盱眙西宇一山如屏蒼翠崢嶸丫山子曰在矣在矣
叱馭疾驅果得其處班荆坐偃月嶺正以星盤仙居莫戍
大辰面焉洪波沛沛寒浸前蓄垣局蓋整整爾青鳥氏法
良舍乃鏡諸山名于石

三水縣修學記

黃衷

皇明文範卷三十四

二十一

三水縣置學且七年矣始主者弗虔於其事年利而便簡
缺者未備完者就圯君子謂厥吏之遺也病之已丑冬汪
知縣克思禮上三日視學而嘆曰興廢振敝匪令曷責哉
或曰工繁費浩奈何曰值視物工視力費視節民罔與知
其庶幾爾矣于是梓者石者金者埏埴者塗墍若采繪者
負藝而待事于是禮宮隆隆門廡翼翼南面安靈從食孔
式而廟制斯稱于是倫堂翬如兩齋衛如射亭庖廡歸如
整如屏宇號舍內外截如師所其教士所其業而學制斯
稱君子謂才吏之治也其殆可書矣夫春秋之法常事不
書國朝以六事察守令而學校其首者不可謂常抑吾聞
君子之學也近取諸身而遠取諸物是故敬居德者也器
居業者也游焉息焉於斯者有絕直其內廉隅其外如彼
作室者乎有昭昭不顯冥冥不惰如奔走在廟洋洋其上
者乎佔畢而習醜類以齊有脫凡近而游高明者乎夫然
而後師果所其教士果所其業若君子學道愛人之效一
典郭材蒙學之孔鍾靈廊元禮廊元樂併得書之

三忠祠記

黃衷

皇明文範卷三十四

三十一

哉岡州越附海壩不足以妥炳靈萃瞻向而憲來者筵以會府城南之址從謀於蕃臬諸大夫從乃界郡貳沈子尚經節推莊子壬春任煩焉祠成榜曰三忠屬裏以記夫忠者中也焉臣實忠者也然有異際焉貢獻獻物而順化是之謂弘濟忠在社稷矣正色黜私出憂君入憂民是之謂一志忠在職位矣主憂則辱主辱則死是之謂殉國忠在天地矣嗚呼為人臣而忠在天地焉夫豈得已乎哉夫豈得已乎哉余讀宋史至厓門之役掩涕焉宋謂以仁厚立國禮義養士當夫國步艱夷狄之亂三至元而極播越之禍三至厓門而慘食士之報且衆至三君子而大以盡予嘗欽其風而悲其志矣夫自行都航海如泉如廣

金明文鑑卷三十四

三十一

水若孤軍倉皇駐蹕無可據之地守臣制帥死者執者叛以降者颺迅遂斷無可圖之將收亡集散裂裳以幟茹乾而飲酒無可用之兵亡君立君潰瘳弱息無可全之勢月變星隕玄幾厄兆復無可有爲之時三君子者豈非燭微者哉且倘開闢南溟四歷年所矚矚然皇皇然致望大義勝功濟庶幾一旅一城之奮卒之魂瀟滄海血碧柴市而後已孔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歟嗚呼可自諒者心也可自制者命也其不敢諒以制者天也是故否泰相乘世祚幾易而綱常元氣獨磅礴於宇宙無窮之內者三君子之天定矣堂稱孔華鍾簾燁燁城南之祠既固且安庸知天下尸祝不有如武侯武穆者耶庸知三君子之神

不爲星辰河嶽以效靈於世耶信國有言歿不俎豆於其間者非夫也又庸知不有蹈厲而興者耶夫然後知侍御君爲道計深爲世計遠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侍御以之

五幸亭記

康海

五幸亭者北山夫子所居之亭也何以五幸名幸者人所難遽遇難遇而遇之所以幸也皆識其所樂逢五者何治亂安危世之恒事生丁福世蚤冒休德不知兵戈之事雖嘗憚人侮順而老舊登庸政理未整群盜奄平海宇澄又使得逍遙遊宦於太平之世以爲之氓此一仕者棄親戚去墳墓雖以淺薄致閑然能常守先人之墳墓使享不後

金明文鑑卷三十四

三十一

時間又與鄉黨故舊論心話宿傾倒往來則志願恒畢百想咸謝此二居官服政非雄才敏識則不能致名實傳微美心曾意狂雖事之所至不敢不勉然稽之古人仍多抵牾乃以有罪去役不妨賢路此三古之賢人君子不在朝則在野在朝服政在野服耕耕作之事非力勝年富則不能親而以未老之年優游畝畝克終初服此四載籍者禮義之府士之源也非閑靜安遂則不能理順而致深非氣盛志強則不能確精而契雋耕作之餘身有餘力心有餘趣隨所披閱悉可無倦此五于是北山子之友武功康子聞之曰此五者古人之重也北山子有是哉是可以觀北山子矣遂大書於亭以爲之記

大理左寺題名記

韓邦奇

余大理左寺諸君子伐石礪之爲題名碑以文屬余夫石以題名文以述旨將以彰往昔昭後世示勸戒也夫名者名也名之題也名斯立焉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子弗求名亦甚惜名也然名不貴苟得故君子篤實而輝光請以名實爲諸君子告大理古廷尉刑官也昔周書訓刑大要有五曰清曰公曰明曰勤曰仁此五者刑之則而名由以成者也是故奉祿而訖富清也則有清名循法而弗撓公也則有公名微賤情僞之必燭明也則有明名割斷無滯以由慰勤也則有勤名匪削以入弗縱以出仁也則有仁名否則獲貪名焉否則獲私名焉否則獲昏

皇明文範卷三十四

三十三

名焉否則獲怠名焉否則獲慘刻之名焉善哉名之題乎懼哉名之題乎諸君子於名也宜無所苟矣是故忘名而名者名之上者也爲名而名者名之次者也僞於中而歸名於外焉名亦未如之何已諸君子於名也宜有所擇矣經曰人無水監當于人監張釋之于定國賢名至今焉張湯杜周厲名至今焉誠如是也千百世之久史爲之碑而人心之公爲之記雖無是石若文焉可也諸君子其圖名於碑之外乎建是碑者寺正孫裕寺副陳京吳瑀評事馬惠潘高李文鳳而爲之文者余也余與諸君子又與事題名之首尤人所指者其於名也可不慎諸是爲記

琴川記

湛若水

琴川子生於琴川長於琴川得琴川之道遂號琴川以問於甘泉子甘泉子情乎其未知琴川也不敢言者五載琴川子復問焉曰琴也何居川也何如琴川子曰吾常熟故琴川也橫然如琴故琴以言其形也川以言其絃也曰何居曰某川謂宮某川謂商某川謂角某川謂徵某川謂羽甘泉子曰善哉若琴川子者他日可與相天下而和人矣吾不知琴吾居甘泉之洞泉叟也蓋嘗有得於泉之音推是其亦可以契琴川之義乎有所泓然如土焉其官歟有所穆然如木焉其角歟有所鏗然如金焉其商歟有所勃然如火焉其徵歟有所淅然如水焉其羽歟然而爲泉一也推是道也非特川之琴爲然而吾心之琴可知也

皇明文範卷三十四

三十四

已昔者舜作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夫琴聲音耳何與於解愠阜財哉其聲氣之相應求一也是故可以知心琴之道矣琴之用大矣哉記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是君臣民物政事之紀也聲音之道豈小小哉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而醺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忘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甘泉子曰語云大絃急者小絃絕盡善喻也是故五絃和平大小識職君子法

之以自強不息內以養德上以輔極民風其易物順其則
政事不忒八方宣和四時順歷天下化中四靈來格治之
至也琴川子灝然曰若是其博請藏之用告夫為理者

稽勲清吏司題名記

湛若水

稽勲司舊無題名有題名自紙木屏始也稽勲司舊無亭
碑有亭碑自今始也何始爾元禮劉子具之武城王子聲
之蜀郡高子繼之南海具子山東李子贊之而亭碑成碑
成而題名備何備乎題名爾將沿名以責實也何名乎責
實爾將俾後之人觀其名曰某也善某也不善某也以和
而成某也以不和而敗是故將為善為和思貽後人之名
則必力將為不善而乖思貽後人之羞則必不力咸于題

皇明文範卷三十四

三五

名有賴焉是故不賞而人知勸不罰而人知懲者題名之
謂矣其賴也博矣哉曰然則名曰稽勲何勲矣職長司勲
曰即中也員外郎也主事也掌邦國官人之勲級王子高
子吳子李子曰惟諸司惟吏部為最繁惟吏部惟稽勲為
最簡及移武勲之稽於兵部則又簡及移致事諸務於司
功則又簡今也幾若無所事稽者稽何稽矣甘泉子曰吾
聞體用一原者也君曰幾若無所事稽者蓋通爾僚相稽
爾業乎是故有百僚師師之訓焉請聞其再甘泉子曰蓋
反觀爾內自稽爾德乎是故有作稽中德之訓焉請聞其
三甘泉子曰蓋仰觀於上稽道原乎是故有稽謀自天之
訓焉君子有此三稽者是故能立天下之體而致天下之

用矣稽也執大焉稽也何稽焉曰何居甘泉子曰即體而
用具即用而體存是故一本也他日諸君子皆將如王武
城之遷文選如劉元禮之遷大僕又如往時諸公之近遷
為卿為佐為公為保以致天下之用未必不自今之三稽
蘊蓄焉發之也諸君遂請鑒其語于茲芳中庭之碑俾來
者得以稽焉

南京刑部廣東司題名記

湛若水

惟皇建極稽古立官班政又民爰有刑部莫掌邦禁以爾
五教厥尹尚書厥貳侍郎古謂之大司寇肇十三司厥尹
郎中厥貳員外郎主事古謂之小司寇匪惟具官惟以交
正書曰百僚師師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是故參伍以極

皇明文範卷三十四

三十六

其變錯綜以盡其能夫然後相師而和衷也夫和衷者治
之極也是故郎中曰可殺員外郎曰可勿殺主事又曰可
殺夫如是而殺殺斯不濫矣郎中曰可勿殺員外郎曰可
宥主事又曰可宥如是而宥宥斯不縱矣然則今之分理
非古也夫人之情易偏而好惡是非難乎其可以分
理而獨任哉夫人之情難乎獨任而易偏以私者有五呂
刑曰五過之疵惟官惟貨惟內惟來惟反其罪惟均其審
克之夫官以言乎其勢也或怯其勢而屈法或嫌其勢而
過法皆非也貨以言乎其財富也或貪其賄而屈法或嫌
其富而過法皆非也內以言其女謁也來以言其請託也
反以言其報復也以謁請而屈法也固非也因其謁請

而加之怒焉亦非也豈無下情不能以自達者乎以復怨而加法非也嫌以報復之迹而姑縱焉亦非也寧無公平正大之體乎夫是五者人情之偏私也使參人參之伍人伍之則雖有偏私焉者寡矣雖有不公不平不衷不正焉者寡矣南京刑部廣東司與諸司異所轄蕪京畿之地其官者貧者內者來者友者莫不咸有易爲物奪其情尤易偏私而難平中正也獨其郎中員外郎主事分理其傳已久久則難變一變而復之古上也僚案之間公聽而廣詢焉次也郎中所鞠之事有疑焉必以謀及員外郎謀及主事員外郎所鞠之事有疑焉必以謀諸郎中謀諸主事主事所鞠之事有疑焉必以講諸員外郎講諸郎中惟生性殺惟以理不以我焉是之謂天德耳矣司舊無題名自今郎中蕭君漳員外郎劉君汝輓主事田君汝成盧君應禎始也郎中自戴誠迄漳凡五十四人員外郎自陳良善迄汝輓凡七十五人主事自龔衡隆迄應禎凡一百七人列而名之將以求其實也將以俾後之人指曰某郎中賢某郎中則否某員外郎賢某員外郎則否某主事賢某主事則否某也協和以成其政寧不起企慕之心乎某也偏執以敗其官寧不起儆戒之心乎然則題名之設將以治其心而達諸理也心正而理達交正而和衷夫然後能無五者之疵斯可以佐天子以奉行天討而配天德矣豈曰小補之哉四子曰請記諸石以告來者

皇明文憲卷三十四

三十七

鈍齋記

湛若水

甘泉子喟然嘆曰天下道二利鈍而已矣連城縣博陳仲文問曰人有惡鈍而好利者磨刃之鋒礪鎗之鋒以爲利則何如曰利乎利者與心皆利矣曰人有惡利而好鈍者截錐之末去矢之鏃以爲鈍則何如曰鈍乎鈍者與心皆鈍矣曰然則利者其果無鈍矣乎曰有時而鈍哉斧天下之至利也物有破之矣物有缺之矣曰鈍者其果無利矣乎曰有時而利鍾杵天下之至鈍也杵能貫石臼之堅矣鍾能使鐵性之革矣是故大黠或癡大辯或愚大朴或智大魯或真賢有所不足愚有所餘鈍也者沌也混沌全其天也木訥近乎仁也性成于天天不能使之工能工之者人也是故鈍者生於天者也利者作於人者也利者失之鈍者得之利者賊之鈍者存之母散爾朴無分爾源毋汨爾天毋鑿爾混沌其庶矣今夫物之初萌也屯屯爾及其發也秀而實其利孰大焉至於人也亦然其初生也蠢蠢爾及其長也神發而智其利孰大焉是故鈍者利之本也君子之學反其本而已反其本者約其情沌其心鈍其性故能與天地相似盛德大業至矣仲文曰可以銘吾齋矣夫鈍失求之野吾將以自勵且告連城者

皇明文憲卷三十四

三十八

溧水縣重修儒學門記

湛若水

鳳林子王子既以進士治溧水登厥吏民于庭乃誓曰昔者帝舜之聖猶詢四岳以闢四門矧予蔽弗達其可弗詢

千汝衆厥春之朝乃闢乃東門迎春千東郊省乃東作惟是東方之民隱生弗生汝皆達之厥夏之朝乃闢乃南門遂迎夏千南郊省乃南觀惟是南方之民隱長弗長汝皆達之暨厥秋其闢爾西門遂迎秋千西郊省乃西成惟是歲之順絀民情利否汝皆達之爰及冬日其闢爾玄門遂迎冬千北郊惟是朔易民或號寒厥歲弗歲汝皆達之是既得民情撫其飢寒荒歉有濟思若恒性可以教理王子曰夫諭民必自士始矣古之學所以養士教民明倫協興化基是故飲射讀法必於斯聽訟獻賦必於斯惟茲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我弗敢知子貢猶稱得門而入者或寡今有門傾圯寔惟宗廟百官之累惟尹之羞且多士之於

金匱文彙卷三十一

二十九

聖域何由而入乎乃蒞學召諸生造于庭曰嗟爾多士聖人之學得非全其四德以達諸天乎曰唯唯又曰諸生欲居廣居可以無門乎曰不可廣居無門則其蔽也泥仁曰諸生欲行大道而可以無門乎曰不可大道無門則其蔽也泥義曰諸生欲立正位而無門可乎曰不可正位無門則其蔽也泥禮曰諸生欲達大觀而無門可乎曰不可大觀無門則其蔽也泥智是故君子者春則遊仁門以應天之元夏則由禮門以應天之亨秋則由義門以應天之利冬則由智門以應天之貞夫仁義禮智之門其致一也而有二乎哉於是捐財鳩工越月而門成多士之出入是門者念尹之功服尹之訓而民乃作德咸嘆曰聖師孔子謂

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今吾等由是門而不知其道可乎乃造于王子曰昔者子貢嘆得門之寡我則弗有知敢問先生之語致一不二者何居王子曰諸生莫我微信幸有甘泉子者方正教原先我以其門益往請訓焉其泉子曰吾何言矣吾何言矣諸生豈不聞夫子之道一以貫之乎是故致一之門也諸生由是而之焉升堂入室以居仁義中正之奧矣是故一德存存衆妙之門

太醫院題名記

徐紹

醫之術昉於神農暢於黃岐歷歷夏其官不傳至周始領於天官冢宰而有食醫疾醫醫官之官凡邦之有疾病死傷者使分治之歲終則稽其事以制其食周衰官失其守

金匱文彙卷三十一

四十

禽跼和緩之徒猶有能傳其業者往往散見於經傳後世浸廢不講攻瘡節宣瀉廢無法國朝創基南服始建太醫院以供醫事詎是職者時則有金華戴公原禮輩凡若干人永樂後遷都于茲則南北並設居是職者又若干人百五十餘年來通籍者日益衆而階廡仕被寵渥者尤赫赫可數如蔭丁入學遣使護喪賜第錫服之榮贈謚祭之典皆前古所罕聞也姓名雖在日遠日湮於是右通政楊君其院使陳君希正院判徐君元啓輩始稽故牒得其詳乃哀而鑱之石請予記之夫醫所以濟天死而納民於仁壽者也是故明王重之飲食珍羞之劑於是乎和苦辛甘酸之節於是乎宜有五穀以養其不足有五聲五色以賦

其生死攻以五毒養以五氣療以五藥參兩之以九竅九藏之變其事慎而其法備也慎則不恤備則不理恤埋昏亂壅閉湫底而後六疾交作陰淫為寒陽淫為熱風淫為未晦陰為惑雨淫為腹疾明淫為心疾六疾之所由作醫師失其守好樂失其節寢食失其時也噫上保王躬下殖民族醫之職其重矣哉院之有碑所以紀姓名崇性哲俾後觀而官之始末沿革亦從可知也是故具而列之以示永久若夫賢否勸懲之意則覽者當自得之

皇明文範卷之三十五

記

阜民樓記

崔銑

張子作阜民樓於浙省治堂後以病免歸南城及林慮縣子來乃訖工自嘉靖壬午夏五至癸未冬期歲又奇月焉凡省諸僚謀于斯燕于斯暨于斯其謀以一政其燕以數禮其暨以伐貪今之省合古數國而一之也浙又止省也其土沃而饒利其民文而錯尚夫利與害對者也災與寶相息者也布政樞于中五叅各宣事於外或棟于名而欲奕其赫赫之迹飭兵不憚賈民已責不難廢禮則衡道決矣冬寒也裘其左臂而絺其右右必痺夏暑也袒其限而

襲其首首必瘍雖顛覆者弗為也裘絺之為服異而養身則均省猶一身也故政人勿異袒襲之施酸甘殊味而成羹可否判詞而立議是故善毋惡其不已出也貴宜民害毋惡其延諸人也貴協力故曰其謀以一政古者邦相交也則燕盛儀以昭讓賦詩以見志君子有禮民斯則焉而煩言飭令可屏矣來則迎行則趨勞則勞迭賓而信與杜里好之猥屑放俗音之靡盬采蘋章其潔四牡固其節皇華廣其忠上知節矣而民化其愚故曰其燕以敦禮吾聞斯樓也宋祕省之基也後為紫微堂而火十年弗復葺張子不發帑金母鳩民材撤二閣之侈祠而為之闢之自為祠削民窳國之積也其心豈不欲永哉惡成而及誅故曰

象焚於賄居斯樓也觀其良材而刻楠黃楫而文石碑土
木于彼甘冒惡名于世卒不得而有之歲之厚者大亡
之盜者速奪爲彼人者奚利乎則君子之操益堅故曰其
鑒以伐貪是故政舉而平禮修而教鑒明而不漁下可以
阜民矣張子名恩馬子名卿俱布政使

四貞祠記

崔鉞

正德壬申賊劫東火妻掠婦女不辱被害者四人焉曰趙
氏曰袁氏曰程氏曰平氏所以聞詔給賻樹闕如制越
十有四年辛巳潞守請于御史立祠小嶺祀之得請乃命
東火仇朴治工而朴以其貲助祠爲堂者三楹爲夾室者
三楹左右廊各三楹衛則有垣出入有門祀用春秋卜日

百兩文範卷三十五

二

顯羞侑祝以帛嗟乎性之可言者四貞而已乎余聞之政
始于怠極于廢樂始于逸流于荒官始干得放于亂邦嗟
乎可不痛哉自閩人谷大用八人思盡君以極其欲而燕
遊啓八人又進劉瑾使備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司馬
劉公之爲宰而攻馬公而黨與分自瑾逐少師劉公而相
權矢自杖言官而言路塞遷秩免患以賂而利門肆朱寧
進而閹寵衰江彬入而巡幸興官輕而類民窮而盜傑夫
思亂驕藩伺隙而生心矣當瑾時禍烈如焚怨韓司徒李
夢陽刺骨矣衆謂其必死也而見羅僑之諫吳廷舉之論
劾謂其必死也而免何塘之長揖知縣王勲之不賂也而
見重瑾敗而永繼永敗而寧彬繼命亂至矣劉少傳之辟

位傳尚書之抗奏寧濠叛矣胡世寧曹琥之持法孫燧許
逵之死義嗟乎懿哉若人改矣底於壞哉是故扞辱之女
可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觀學

臨安兵備題名記

朱應登

臨安兵備昉自成化己亥前都御史端毅王公疏于朝始
專憲臣之選蓋其地隣於交法宜防又諸夷襍處也時竊
發焉當事者欲草雜而禽獮之顧其勢或有不能欲一切
束之法彼非信然而噬則舐然而往矣是故必有專設斯
可制也必有久任斯可信也信乎則疑不蓄疑不蓄則上
易通制定則法不好法不好則下難犯此備兵之職要莫
先焉先是憲副新塗何公純奉命首戾斯土其道貴簡易

百兩文範卷三十五

三

供蕩守大綱寬小過或有警則乘其未滋指的中之後
發者始惴惴然恐矣故臨安人稱善備兵者必首肯公嗣
公而至者踵相承也有沿革焉然道不必同同歸于治法
不必同同歸于善是故城壙之治哨垣之葺胥於此焉出
也是故衛兵之訓戍卒之守胥於此焉出也是故解字之
繕學校之興胥於此焉出也是故糧糗之裕寇盜之弭胥
於此焉出也斯蓋所謂久而乎乎而定而成者也何公
之後代者且六易顧題名則關焉正德丁丑山陰具君廷
言以良二千石遷秩至端操而敏蚤作而暮思不暇給矣
既三年兵政事修廼考素故牒得累任者氏名謀載諸石
謂應登有分地之責屬爲記之以告諸將來余嘗謂題石

之設公署皆有之本非以勸賢也而其道寓焉夫士之品不齊上焉者不恒有下焉者不屑言中人之政恒什八率資循格其以勞得代去則已抑孰知身去而名留又何可泯也夫兵備有保障安養之寄有教令等威之制民望之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而又自阻以絕民望不亦悖乎雖然謂其身去而不之卹者非才而闇者也求為有名至多事以厲民者負才而矯者也闇與矯胥蔽矣應登既謂題名有勸賢之道則不敢不著近名之弊以為戒繼今以往稽信表實不有徵于茲石乎夫志烈之士曷甘以中人自阻也

武康名宦祠記

桂華

皇明文苑卷三十五

四

正德戊寅季冬武康令桂華子實作名宦祠于學官之左既成書來曰葦不肖大懼無以為斯邑至之日稽諸前是之宦也其行事之跡垂於今不朽者將是法而是行之實得數公焉師其道不敢廢祀焉於是亟于成是祠也歲時有事以無忘其景仰之心伯氏其有以勗之其將惟訓焉以求率是道耳予曰昭哉不亦善乎武康之有邑於是有為邑者迄于今卓然不民惟數公為之官而祠之非夫子之志也亦民之志也則凡仕于茲土者皆民之至夫固不可得而盡祀之與蓋上之置令以為民也豈其使一人以肆于上辟之牧圉將或使瘠其所食甚至殺而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焉則固其仇何主之有仕而不瘠其民而不瘵

其民以逞者鮮矣於是而祀之是祀仇也世食於是邑也夫豈能多子念之矣然無為口實發作而夜思必求無負之數公未及之矣惕焉若不能夕既及之矣矧然曰是豈足以比美也予豈敢望爾諸公班乎尚有得諸而徒以是昭於人曰我其景仰之矣人誰不然而行實戾之則民可欺乎又使後之人將為口實也乃書碑刻焉以重其權

水鏡堂記

毛澄

吏部左廂之東故有屋數楹為冢宰公退食之所每夏月居之輒苦煩熱歎隘故也正德乙亥冬文選司火詔重建焉既訖有餘材冢宰長洲陸公始采官屬議改作之選地於部之東南隅自親規畫深高廣下酌厥中而要諸永久

皇明文苑卷三十五

五

爰命文選郎中劉志道員外郎蘇民董其事工且半其用坐竭公以已貲相于成中為堂三楹南向徙置故屋左右偏為兩廂繚以周垣而門於西便出入也始事於丙子七月九日閱八旬而畢是役也志道坐司務繁第絕其大而終始躬其勞者民也於是少宰南陽王公偕澄入賀覽路平引中庭廓如芟父之餘古槐獨存登堂而望則他曹之茂樹森列於牕中切雲之飛鳥翔翔乎天際其所以通燕閒而醒心目者皆不期而集地之勝信因人而成邪方坐殿若公顧澄等曰吾欲揭法語一二楹間時以自考二公何以規我王公曰鴻儒聞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史稱司馬微清雅有知人之鑒龐德公目為水鏡請以水鏡名茲堂

公曰善既又屬澄記之粵稽古唐虞之際世既泰和野無遺賢而當時君臣顧猶以知人爲難者非警戒無虞之心所不敢忽乎三代而下數千百年間人才治效隆替相因後先若一誠以天下之事天下之人爲之非其人也適價厥事是故官人者不可以不慎爲國圖得人而思盡知人之哲斯固掌邦治者之所宜用心也居是堂也苟事務獨樂而不以天下爲憂豈吾君付托之意哉夫苟以天下爲憂則必于天下之人求可以安吾民者舉焉其足以債事者去焉蓋將推其所自庇者以大庇天下而所謂知人者其本也水鏡之云自公視之其猶古誓御之箴師工之誦于以防情慢而助憂勤者乎今天夫水之不清也澄之益清

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六

鏡之無垢也刮之益瑩心也者吾身之水鏡也智慮增於多學而設施繫於所養斥革偽者素負公方之望抑文雅者世以寡陋爲訾矧夫自公退食之地正君子以禮制心之時仲尼之徒所謂仕優而學必慎其獨誠其意者也是德之所由以自新也而其明有不照哉惟公宇內間氣才猷識量得於天成學以居位老至彌篤寵祿極人臣之盛而公忠厲筮仕之初廟堂有嘉謨寧壤有殊績其執水鏡以臨物也妍醜萬狀不遺纖悉居然德操之倫也公之明亦矣不足之患而必有待於常弦之警哉正以澄不汙之水刮無垢之鏡使之益清以瑩而急大臣以人事君之先務者也凡今四方之士莫不仰公餘光願一識眉宇爲之

鄉人且同官於斯如澄者能不慶一時之遭乎是故聞命弗讓因王公之說推其意如此思盛際太和之世歎人中水鏡之難斯文也蓋有不盡言者矣

重修清風祠記

蔡潮

宋德祐末年胡騎南逼赤城王貞婦舅姑與夫俱遇害酋長欲私之貞婦百計求死不可得乃託辭哀懇請服衰三數月以從異綏辱焉酋長信之防守漸懈挾至剡溪清楓嶺陡覲澄淵自謂得死所齧拇指染血題崖石曰夫君不幸妾當火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應得幾時回兩行怨淚頻偷滴一對愁眉展不開遙望故鄉何處是存亡兩地苦哀哉遂南望長號投河以死群虜驚愕

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七

而去每陰雨崖血噴起如初書時歷朝表異之名其嶺曰清風建祠崇祀以風勵人紀行人拜祠下瞻遺像凜然起敬有若接英爽聆警教然初有輕薄子不欲成人之美詭詞誣毀卒以不嗣人謂陰譴所致正德丁丑歲黃巖結訟者夜泊嶺下內數人妄議貞婦因誦詭詞以資謗譴即時風雨暴作舟覆而斃續有褻冒者隨膺奇禍嗚呼可畏哉潮家世赤城夙承父師訓授傾仰英烈中心炯如也每舟經剡曲恒肅敬薦瓣香并爲歌詠以闡幽光迨出祠解纜風返逆爲順淚激湍易於安流屢默識焉曉然若人事相應酬者始甚驚訝隨悟天地正氣精爽恒存屈原所謂得其志雖死猶生豈我謬哉嗟夫節義天下大開也死生人

世大故也女子於顛沛流離之際乃能從容就義如此聖賢君子之事業何以加於此乎當時苟免偷生者視貞婦自爲得計而今安在哉屈原又謂不得其志雖生猶死果非虛語也善乎韓子之言曰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予復何言哉嶧邑令江陰姚君惟寶即舊祠廡而新之可謂崇獎大開知所風勵者矣工既訖徵予記之如右

月湖清隱記

蔡潮

東湖檀三台之勝吾族弟廷珩擇湖濱最勝處居焉東挹雙泉西隣百雉雲崖拱會于其北憤峯環向于其南龍湫雪瀑噴薄飛舞于青林丹壑間湖之中魚鳥上下煙霞萬

皇明文苑卷三十五

八

狀當夫明月麗空澄波落影如金在鎔如鑑出匣湖得月而益清月得湖而益明主人登樓流盼景真意適時平舉杯邀月焚香鼓琴殆將遠抗巢許高揖羲皇湖與月月與人恍然相忘於無何有之鄉蓋托之以終身焉因以月湖清隱名其居屬予記之以宜遊四方未暇也比引年東歸會風清月白時過從登眺辭樓泛艇則有鶴唳喬松露翻詩袂荷香竹韻清氣逼人觴詠笑語間且將并我亦兩忘矣追憶前此戴星出入時或駕戰艦於洞庭飛征帆於彭蠡升庾亮之南樓依袁洪之別渚宦跡所遭非無月與湖也欲如廷珩之逍遙自遂得乎要與隱不可兼也何也有立壑之愉怡自無風雲之振拔有騰跨之願跡自無野逸

之幽情在理勢則固然矣大抵清之怡不怡顧吾之自處適不適耳而又何羨乎彼此之不相及耶故曰境變於外者皆其中之無所守樂順乎天者宜乎人之無所汨廷珩樹德貽後莊靜而嗜學可與語此矣嗣子道暨遐皆駸駸仕路克世其業爰書此遺之

廬州府重修廟學記

王常

太守下車之三日當謁文廟爲禮升明倫堂聽講諸生率以其所熟習膚近之業應名以進太守無所是非首肯曰勉之諸生各頓首謝教而退勤者朔望率如故事學業之成廢行檢之淑慝護不加省焉乎師帥之職審如是乎哉今廬州太守龍公來蒞郡進師生於堂下而諭之曰凡我

皇明文苑卷三十五

九

二三子之從事於庠序者將願頤昂昂襲玲瓏之光以耀其鄉閭乎抑含咀厭飫沾詩書之腴以澤其體膚乎將泐泐汨沒竊膳廩之入以飽其妻子乎抑沉湮涵浸入聖賢之域以無忝於青陽大蜀之靈秀矣乎將因循遲回淹歲月之恒以自老於鈇斬乎抑慨振奮期以行其所學以贊明天子之盛美矣乎衆皆曰不敏敢不祇命于是躬率諸生口授疑義問辨切劘務求領要蓋有出於科舉文字之外者洗刮磨澤以章其故提撕鞭策以警其怠旌別優恤以勗其進學者感悅惓惓然惟恐不及人人自以爲得所師矣公乃諭諸少府某通判某推官某曰明珠之光不繫乎橫而美橫者以爲珠重良工之勤不必肆而居肆者

以爲工資廬之廟學湫隘毀圯弗葺非所以崇儒雅而飭
至治也曷舉而新之可乎皆欣然從更於是鳩工庀材卜
日而舉之乃簡屬吏之賢以教授宋君希庸董其役殿廡
門堂齋居號室各以先後重輕就緒廡宇森整象設魏煥
增庖備器固有遺缺經始於正德辛巳秋仲明年春季告
成希庸乃謀之訓導岳君清彭君鏞劉君景曰南陽費舍
成都學宮不有紀述何以詔後乃因貢士張標徐良用以
書幣走京師以記屬於余余嘗被命提學河南廬與汝相
密邇公之學政嘗聞之以風勵郡縣余獨不知所以善誘
於諸生者何道也夫道學之暢明旁達于天下也久矣而
何疑於是哉特以近世學者以言語文字爲煩直趨逕造

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十

爲速見心識性爲要而有病於朱子之學爲未足以發明
洙泗伊洛之旨其爲論說精神亦能有所感發四方之士
負聰明偉大不群之才者翕然起而宗之將以學問爲佔
俾之陋遂暴棄而不之講也豈不悖哉嘗考之白鹿櫺
間之揭皆取諸孔門邃論非考亭所創也請亦以是揭諸
堂齋之右俾聰明偉大不群之士有所折衷何如既書龍
公之績而于其末也以是訊之

玄溟子記

徐禎卿

玄溟子居海濱觀於鴻濛決泝之墟察天地日月星辰
之運潮汐盈虛之度於是仰而遊顙乎其以喜易乎其若
喪已而于于乎熙熙乎若將有執焉者也居四十年學既

通始爲仕仕爲州司爲州司必倭而趨鞅而遽條玄溟子
不以爲戚戚也廷辱而大詬出於汗漬之中不以爲辱也
或譽之不以我爲能也被以不祥之名不以爲不肖也屈
而不縮和而清出而不怨汪乎其自肆也其斯爲賢矣乎
徐先生曰大矣哉玄溟子之觀也夫道惡乎在惡乎已今
夫冠方而衣綠群居而誦聖人之言仁義之故索稿簡析
句讀窮年而呻哦以樂道也此無異求形於木偶人也詩
人之詞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曰言其上下察也佛
尼子稱於水曰水哉水哉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伏幾作
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亦以觀諸鳥獸之文與天地之道夫
道者載天地而不爲大入毫芒而不爲細淵乎希形參乎

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十一

希聲邈乎無涯矣故夫道者烏乎不在也唯善觀者爲能
大之循流而達順壑而趨不爲戚戚不爲欣欣也是故理
道之要在乎大觀玄溟子其庶矣乎夫物窮而後見玄溟
子之觀不窮則不能知其人也君子謂玄溟子得水之蘊
執水之用玄溟子既擯世將隱不欲著姓名故不書系曰
維音莊生放言自清託乎北溟齊物達變混茫以藏其真
達者貴之作玄溟子記

謝氏世陸記

徐禎卿

昔仲尼論次聖賢之德稱泰伯之德至矣余生吳中素慕
伯二千餘年登仲雍之丘望泰伯之鄉慨然猶見其人又
降觀于俗其入美而遜說而文異而不毅決然與其有

伯之遺風乎又尚考諸記傳得季札百通之徒曰非泰伯其何以及此又退訪於忠信仁讓之士得世睦之族王曰范氏謝氏范氏希文之後也顯於志余故不表表其微焉謝氏者其先陽夏人也唐末徙吳越始祖崇禮為中吳節度推官子濤嗣入宋為太子賓客濤子絳嗣為知制誥絳子景初嗣為大理評事景溫實文閣直學士景平秘書丞大理評事景初子載補太廟齋郎載子蕃蕃子昭昭嗣子寬次實實子東由崇禮至東凡九世更吳越涉宋歷元而世不衰由東而來凡八世世居於吳樂安里中無高門重與聚子姓婦女以居竈不異薪帑不異財雞犬不異食處無間言驩如也然吳人稍稍知之不為大章暴於世君子

車明文範卷十五

十一

曰甚矣俗之衰也今人朝稅褐纓冠夕達於閭邑誦於天下娶婦死志仁人死孝蓬艾隕而弗明此雖為重輕者哉自文武沒而大道隱人人慕功利而薄節義耻仁讓一尺之帛兄弟或毆而襁乃敢謂共室家并曰於世世邪或有誦詩書秉節尚聞先王之風而與者此其人不不足尚哉曰彼哉矯飾情耳何為勸乎余憂乎文武之道其歷歷乎將不可振也於是次其世之賢者著于篇以俟乎後之人祐字佑之逸士有道風文彥字彥達母老有疾每抱持以行事兄甚恭平生未嘗異服食源字以澄兄沒事嫂有禮臨終著遺令言甚長厚會字惟貞兩試進士不第有文與弟朴甚友讓並早世二婦廬陳皆不二操易字明仲以孝

友稱

遊嶧山記

景陽

正德甲戌之秋予奉使魯藩至徐州取道歷陽過鄒縣未至鄒廿餘里有山甚高望之石磊磊然不見土木玲瓏嵌空紫翠漫鬱問之居民曰嶧山也嘗聞嶧在魯南蕪意秦碑之或在也真一登焉以成勝覽又行而前問之隸人隸人曰此去可八九里稍南一道循之四五里可至也從之遂至麓憩一寺捨輿馬解衣登焉約五六里許又至一寺時七月一日天將雨熱甚汗出目眩足力不任慨然曰吾之不竟登也豈非數耶取席布地偃息數刻覺復清爽柳尹楊環聞予至來迓於此其人頗識道理與共飯焉既

車明文範卷二十五

十三

飯復登戒僧一人持盂隸三人執几一蓋一筆墨各一且行且憩日則益雨則益泉則益挹之乎遠則據几奇峭可書則命筆墨竟其顏覓秦碑焉無有也豈所謂嶧山之碑野火焚也耶嘆息徘徊者久之維茲山之石不相連屬方圓平欹各各異象其高大者數十丈小者亦數丈如屋覆如偃蓋如走丸如斧劈如抵壁如累基如馬首如巾數几筵如砌如累如戲擲其大可訝者絕頂一丸高數十丈歌置平石下臨不測有可轉之而不轉之勢或曰神戲為之理或然也其草木悉與他山同而此獨宜桐桐皆自生不事人植皆聳直蒼翠可材也書曰嶧陽孤桐而注謂其可中葉瑟之用豈得茲山玲瓏嵌空之氣而然歟宋封為靈

巖候有碑刻此三字下山北行十餘里風雨驟至雲如墨墨回視茲山彷彿在有無之間心神飛動又惜不能少留雲氣中耳

秋原記

景陽

前溪子與陳子山游于揚之北山之原時屬秋日俯仰四顧蒼莽川澤之間蕭瑟澄澈颯然輕吹不覺涼意之切肌也子山曰去蘊隆而蕭索歛雜穢而清明辟之繁吹既歇而玉磬特鳴濁流甫離而冷困競濯樂哉茲秋况又藉高子茲原侍談于君子乎吾將取以爲號永識弗忘也然運有四時秋其晚矣前溪子曰噫氣不頓進其來也必由始也其逝也必自來也日之夕也歷辰午月之晦也由弦望

重刊水經卷三十五

古

氣之循循而晚也實有漸已乎其在人也猶中歲已乎達人等生於過隙勇士惜陰於分寸孫志而修時敏弗怠避聖之門薄世之味猶之發矢也猶之去疔也若是者其庶有中歲已乎幼而弗學弗有壯也壯而弗學弗有老也以道云耳其諸貌色知能皮膚爪髮之日趨於異者不與焉子山曰聞之秋也者摯也其化之幾歲者乎前溪子曰達士諦彰細人諱歲是故餘於外者不足於內足於內者無待於外聖人之道閑然自蘊其神內照而萬物備其不待於外非畧也以外之不我與也堯舜之勲業禹之功周公之治化孔子之述作皆外也使其異焉不形固亦不害其爲堯舜禹周孔子也今子言若此其有願乎其外者乎

上之志也是故溪澗之潤必藉枯槁長河之潤自致九里無待於外者聖人也不能不待於外者賢人也求必待於外者士也雖然求是有道傳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書曰若登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子姑退而學之冀其至也而再告之

種松夢記

姚綬

雲東逸史手自種松于中心堂下既晝而訖倦而枕書於堂前榮夢三丈夫衣碧茸之衣冠鱗皴之冠搖冰王之佩引一鬚角者童于千而來升階而進離立而前曰先生其陶隱君之流乎不然何孜孜於吾四人者如此邪抑將如王祐之於三槐矣乎吾三人者自謂挺歲寒而不拔于雲

重刊水經卷三十五

十五

霄而不屈其色蒼蒼不晨改而夕變其聲蕭蕭不侈蕩而泛濫其勢喬喬不骹散而促戚何愧於槐耶彼槐之南柯容蟻爲國自致人于其所憧憧往來吾則無也昔丁固十八公事非吾所欲致固自得之于先兆應之于他日吾或不槐下也今先生雖無三茅之勝而有一堂之佳遂易退之心得隱居之趣具手自培植之勞無吾子必做之言何其高哉願先生養利器于盤錯之後保貞心于青紫之間衆皆靡靡吾獨侃侃衆皆趨趨吾獨舒舒衆皆靡靡察察吾獨顛顛晦晦不材力而材力在不聞望而聞望來庶先生愛吾四人而吾亦不先生損哉逸史方辭其過譽忽見其鬚童者手持姑射之冰綈袖提湘君之翠羽翩翩焉

霍而有容翻翻焉周旋而有儀作長蚪之舞而歌之曰鳥
翼飛兔足走寧栽桑莫插柳柳易周零末何有吾蛇蟻茂
落君手君吾樹兮巨靈寺再歌曰仙仙兮山中無山兮擁
庭霞霞容吾得以左盤右轉兮如旋風君之樂兮樂無窮
三歌之曰鳳鳴朝陽兮鶴鳴在陰於我和兮知我心請君
爲我兮試援所御之王琴聽其歌竟悚然驚寤推書而起
但見四樹參差列于堂下時天風激金入帟而觸簾壁月
流素歷階而踰阼不知忽就乎夕矣侍童曰主人睡熟其
不敢呼于焉進續紀種松夢

榮賜樓記

嚴嵩

古者人君有賜於其臣乎曰有賜衣裳以章德也賜弓矢

皇明文憲卷三十五

六

鉞鉞以專征也賜鉅璫以祀也賜籍示訓也周武王賜臣
以大訓以肅慎之矢密須之鼓咸以崇勸功德非是者弗
與古者人臣有報賜於其君乎曰有衣服服以拜賜車馬
乘以拜賜召穆公受周天子之賜作廟器銘而藏之晏子
爲齊相弊車羸駟而君子譏之以爲隱君之賜少傳大學
士序菴李公爲今天子所簡任眷寵優渥晉錫駟蕃公於
是作榮賜之樓其始建書院尊其中爲珍謨者上所賜名
也序之後則爲斯樓棟宇雲矗簷阿鳥翔軒敞鬱密迴映
浮瑤宸章奎翰問政之札敕天之歌同遊之賦優恩之勅
赫奕昭回於是乎在瑤編紺帙織文之服篚頒之幣駉
之金爛盈充斥於是乎在公之言曰上德至矣時也何足

以欽承之惟是昭遇揭虔志吾無窮之感云耳召穆之遺
意也歟洪惟我皇上天縱聖智知人則哲廷臣鑒別慎所
許可異寵殊錫唯鉅老二三少傅公純誠忠敬溫文端亮
夙夜匪懈以能迎天之休爲宗伯爲元輔贊翊禮樂彌綸
王度推引善類劑量吏治嘉猷日告上皆虛已而聽焉蓋
功在王室澤被天下弘矣且貴窮卿輔而禮愈恭心愈下
休休其量無愚智皆信之夫濟物成務功也庇世盡民德
也備是二者自天申之道是百禄其誰曰不宜嵩執筆從
太史後公命記茲樓之成爰質古義敬述斯文後世欲知
我明君臣相與之盛可考見也已

安慶府堂記

嚴嵩

皇明文憲卷三十五

七

今郡守惟古刺史之職地方千里生齒以萬數聽命質成
於刺史能慘舒休戚之及有警也定難持危民命攸賴是
故刺史秩尊而繫重前代剖符錫服或車蓋駟馬或加號
持節視其室有軒寢之宵密攝其衣有芻鷄之嚴麗物采
容衛咸稱而備夫豈私其人哉蓋曰使民安其田里無愁
歎之聲者良守長而已皇帝宅位十有二載重恤民隱思
責效守臣詔書勞勩勅監司見待特異其禮繼時莆田姚
侯正以地官正郎出牧安慶下車問俗率職底功踰年百
廢具興頤治事之堂歲久圯甚瞻視弗嚴侯則喟曰是惟
吾寮屬之于斯吾政教號令之于斯弗即弗圖予則有愆
乃始經度聿新斯堂博敞豁明體大勢尊故所黷陋倏然

廟崇考之圖記元韓建守郡有捍敵完城之功忠宣余公嘗以大節揭名斯堂其後忠宣盡節赴難視建尤烈取光懿馥實遺此邦登斯堂也撫前人之業而寓景行之思焉夫君子居其位則思勤其事稱其任則可享其榮堂之渠渠君子攸羊擁笏我冠環矚而高居可無思乎其思維何我服綺華我饌飫豐上恩之遺民力所供何以承之曰愛與忠列屋連甍煙火萬家鷄鳴大吠達乎適遐何以撫之俾罔怨嗟長江天塹樓櫓千雉屏蔽國門金湯之時元失其政生靈糜散所在樓櫓梓鼓愴愴悲哉二忠抗力盡瘁凜凜生氣萬古攸祀嗟乎教化者為治之先務也忠義者人臣之大開也古之人福慶流于家宗聲名光于史冊有

皇明文憲卷三十五

十八

泰和縣陸侯祠堂記

嚴嵩

陸侯諱震字汝亨金華蘭谿人初仕為泰和令其治行稱最其故老髦士談侯者曰正德紀元逆瑾柄政擅威福自恣吏更重足立嘗以離通誣民償及責徵需稍庫期限嚴甚他邑皆急取諸民以逭罪罰侯至則毅然曰為民父母視患而不能拯知吾民何力自當道直其誣而計補公帑民賴以蘇鎮守中官歲索貢絺亦為告免得弛其徵縣濱太江索丁夫者無寧日一裁損之忤權貴弗恤也聞廣流寇

次境上居民洶洶時議城各邑吏久怠惴貽不知所措侯料兵制守先事為備賊既不敵入而日夜究勿廣積儲動構度未幾城成財力皆所規措而民弗與焉其為民擇思與利如此其為兵部主事也武皇將北狩廷臣伏闕交疏請留侯言獨剴切以故得死墀下而天下想聞其風采得其書讀者莫不吐舌嗟異以慕侯之為烈也其見義思憤如此夫士平居問學懷事君澤民之志恒患不得位以施及其得位多畏怯顧望為身利能不易其素者鮮矣若敢往奮激寧忤權姦蹈禍責而不忍以病吾民與負所學者尤鮮也予聞侯政暇則引諸生講磨理學崇表風節毀斥淫祠權軼老釋諸所為一出於正孔子謂學道則愛人

皇明文憲卷三十五

十九

而論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侯其有焉嗚呼庶幾凜凜士人之美節矣縣舊有侯生祠在治之西偏蓋民士懷其德私肖像祠之今正德庚辰監察御史唐君虞佐出按是邦直憲稽賢因民所嚮以儆吏治勅有司完宇除地置守者歲時奠饌長吏率諸生行禮祠始著為公典而吉守徐侯士元實庇茲役廣間以妥靈嚴翼以供祀民乃大悅侯是徐侯走使屬書其事於石小宰整菴羅公曰茲吾邦人之志也予宜書遂書以示凡為士者使有勸也

開卷記

董弼

婺源之挑溪有宅一區亭榭幽閑林越蒼潤山廻水遶知出逕者聞菴潘翁之所居也翁雅性樸素與世無華

以子官大理被封命視冠服若束已者既扁其若曰聞者因自號焉其所如往坐嘯終日人莫識其意也獨從子二人曰散叟滄叟者時從之遊客或過而問之曰翁獨欲聞乎士乎農乎工若賈乎夫各有所業也翁豈不居一于是乎曰吾猶夫人也安能逃於四者之外哉客曰然則翁固士乎少而不學謀乎壯而不祿謀乎老而不子孫謀乎而獨聞者乎曰吾本不仕且以詩書遺子孫矣客曰其然也無門庭之日接乎無井邑親旅之交輪鞅之過乎無官府之飲射乎曰吾已匿迹而簡出矣客曰夫信欲聞者乎則何爲而山乎水乎林樾乎亭榭乎園畦乎松乎竹乎泉石之愛乎此亦有所累也而非擾擾乎曰是誠有之然吾亦

皇朝文苑卷十五

子

惟適之安耳客曰雖然其終能聞乎夫目能無視乎耳能無聽乎口能若啗手足能無爲乎而翁將黜其用乎曰是吾安能哉吾視猶夫人也然而人於錦繡之觀珠璣金玉之玩曼治之容充其目而不足也則吾目聞吾聽猶夫人也然而人迷於喧闐之叢是非毀譽盈其耳而不反也則吾耳聞吾足猶夫人也然而人之奔走公卿之門履危機而不已也則吾足聞吾手猶夫人也然而人牙籌尺寸簿書刀筆之不離也則吾手聞吾口猶夫人也然而人市言利而朝言名也則吾口聞吾耳目聞手足聞口聞則吾心聞心聞而形不聞此吾所謂聞也客曰遠哉其言之乎翁信聞矣使皆聞乎其誰禹稷使皆不聞乎其誰巢許且吾

聞之也君子有所聞有所弗聞有所聞者人也有所弗聞者天也有事而無事聞之道也翁一以無事爲聞乎於是散滄二叟揖翁起遂去之林間顧謂客曰翁方欲聞而懽懽然自明也不已過哉子姑已

綠雨樓記

陸深

陸子卜居長安爰得高樓碩柱勁梁下爲三室悉牖其南高明靜虛是故夏涼而冬溫也以奉吾母吾母喜深退而亦喜登茲樓以望焉面臨廣園南風徐來城堞蜿蜒自東直趨而正陽宣武二門卓立相向若兩山然西山隱起半空彎環奔騰吐抹雲雨變態立異迴睇崇文若孤峯插霄平眺則綠城丹木高低隱映萬瓦鱗次如陳几案都城之

皇朝文苑卷十五

三

異境也背負巨槐圍欒扶疎壽可百歲偃覆簷際每朝嗽初起則浮綠滿樓動搖不散因摘古詩綠槐疎雨之句命之曰綠雨蓋將於此息焉樓既高爽又洞中含風於燕處不宜乃障其東偏一楹覆以承塵飾以越楷既具而純白焉純白曰素素存而天下之變具矣傳曰素位而行故命之曰素軒又障其後爲小室啓一戶與軒通中設木榻一非几一古琴一銅香鼎一左居圖右架史正覆槐處也北爲兩憲槐幹肖龍每欲闢牕而入煩暑時於是讀書納涼蓋樓至此窮矣有潛之義焉故命之曰潛室又啓一戶折而西通中窗榜曰畫窻廣可五尺長丈有咫穴北壁以取明雜藏書三千卷斯樓之大觀云素軒之東二楹可娛賓

時章廳之外有露臺可眺可坐可翫月或二三良友可觴咏有園可箕踞而憑其下有東窗離離時可掇而啖也吾之取於茲樓備矣夫兩及時也素正行也潛毓德也宿厚蓄也尚冀無負於茲樓焉

約齋記

張邦奇

休寧汪翁庸夫於旗山之右得宋學士程公琰之遺址築室其上以爲游觀之所石鼓天馬烏龍諸山與旗山四面環拱形勢最名勝而庸夫儉素自守尚義敦行超然塵紛之外題其室曰約齋因以自號縉紳之士聞而咏歌者若干人其子繼芳請記於甬川子且曰願有以怡吾親者甬川子曰善哉翁之名齋也今夫駢拇枝指恒愧于夫人絃

皇明文憲卷三十五

三

愧夔夔愧蛇蛇愧風形有多寡而用無優劣然且多者猶見嗤焉况夫以多事病者乎曰曷謂以多事病曰多臧厚亡多智速斃多言數窮是故蝸蟻不百武而躡徑往巧捷十倍乎慶忌而網罟及之韓非蘇秦公孫龍之徒皆卒窮於口曰然則寡臧寡智寡言其可乎然其如困何曰晏嬰之儉高允之不欺絳侯張相如之木訥皆名正而身享矣其困雖然寡之約未若無之之約也曰請問其方曰有人有天聖人因人欲之不可窮也而天以節之置吾人檢遯之中而不得肆如逸馬之受絡如萬絲之受束及乎人泯天居其於外也如樞運而不相薄儼乎恪潛乎漠油油乎與伏羲几蘧相前卻而物莫之鑠夫是之謂天下之至約

曰言哉言乎請問其原曰變化云爲萬殊而動息之機一萬物皆出於一皆入於一吾稽其萬以得其一易知簡能皆於我乎出約乎約乎乃天下之大術繼芳聞之恍然若有失也歸以告約齋翁翁怡然若有得也歎曰甬川子之言孟軻不如

觀瀾圖記

張邦奇

客有好觀瀾者延佇乎危梁之上久之恍若見人焉問曰誰也其人恍然若應曰予河伯也曰何以來曰吾疑子之觀我之久也天下之靡嫪修姱紛麗而妖艷者人爭先觀之涉吾波者多矣目未有一眴者焉子之耳目獨異乎人哉而樂吾之無色也客聞之綣綣綿綿類然如不欲言已

皇明文憲卷三十五

三

而曰吾泊乎自足得乎無欲者乎浩乎而不知所尋遂顧獨樂子之類我也蓋彌天舉地非汝之大一勺之內非汝之小先萬物生而不爲壽朝盈夕除而不爲夭其來也非盡其往也非徂曲者不以釣直者不以繩遇濁而濁遇清而清吾庸知夫清之非濁乎濁之非清乎聽之有聲挹之無情視之有物執之無質吾庸知夫有之非無乎無之非有乎吾誠樂而觀之河伯憮然爲間曰噫嘻亦太甚矣吾子之誕也子何足以知我哉乃悠悠然去而歌曰臣靜而動兮至實而虛至柔而剛兮至險而夷形氣之間兮厥妙可窺太初吾體兮人誰我知本根浩大兮派別者支小大有分兮去來惟時清吾本質兮物則滓之混混無窮兮逝

者如斯聖吾合德兮賢其我師荒唐同象兮去道遠而客聞之嗒焉而吁然終莫能悟嘗聞楚客有莊周者樂水常好遊濠梁之上今所傳客意者其周乎一日覽觀濠圖以其事告從父東軒先生先生遂命予書于圖之上方

重修成都府廟學記

張邦奇

嘉靖甲申春三月邦奇領學政于蜀五越月矣知成都府王侯遵修廟學成以告先是監察御史常執陳公按蜀見廟學毀圯喟然曰茲全蜀首學也工其可緩方議葺新以憂去桂陽范公代之勵俗作士尤所注心數與諸生論道義剖析精微移時忘倦工既興檄邦奇曰惟是董役者怠若虞其稽以告於是衛經歷立重訓導潘瑞畢謀悉力夙

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二四

夜從事事繞浹旬而峻邦奇詣廟學還視之則殿堂齋廡門垣墻所度閤泡漏之屬堅完嚴飭煥然改觀矣進諸生語之曰夫諸生而知所以學之意乎音者禹有昌言予思日孜孜夫天運而不已則萬物育人勞而不憊則萬民乂天道體物人道法天忘其私之謂也是故猷濟既濟山川既奠禹於是乎有洪範九疇之錫以叙我彝倫而化天下其思日孜孜若有所怵迫然而不能已也明夫天之道故也今夫天下事惟士爲之必禹若心也而天地賴焉而民生庇焉而國家資焉是故遍海內設學校萃聖賢之書詳士而習之試之言敷暢而明達必其能明於道不計其私禹若心者也於是乎遽而進之曰庶幾其能體天勤民乎

庶幾其能輯和我國家乎而士於平居或自昧焉其熟誦而詳說也將以善其辭也曰苟足以筌蹄利達則吾事訖矣夫天之所以命乎我者聖賢之所立範而垂訓者上之所教而取之者謂何而自待若此詩曰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司天下之命者其天乎吾其非天而奚事書曰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明天之大訓者其禹乎吾其非禹而誰師夫禹之道堯舜授焉孔子傳焉天下之所師也而其產蜀也將以爲蜀士勸吾又舍禹其奚言雖然爲禹也徒者必惟天也畏惟天也畏者必惟君也忠惟君也忠者斯其業也大且茲學官肇新賢風紀祇承德意振興之心周詳而懇至諸士際斯辰也其能無加勵乎哉維時布政林公孚可

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二十五

董公壽甫按察許公廷美副使江公汝思王公直夫食事孟公培之偕視學曰是足以發諸司之意矣遂記之麗牲之石

貽安堂記

張邦奇

算湖龔公自幼習舉子遊庠校幾二十年名聲著鄉邑已而竟弗偶休休然無愠色嘗喟然曰古者世際亨嘉賢良彙進間亦有隱其德弗耀者吾獨於今也何求詩不云穠穠維寶代食維好其是之謂乎且吾祖先以耕讀世吾家遺及於吾有屋數楹書數百卷田數十畝是豈不足以終吾身乎哉使吾子若孫皆若吾之承吾先也其何安如之乃顏其堂曰貽安陶陶然樂也春而課耕秋而課穫暇而

飲酒賦詩煙花雪月之晨召賓客接應鼓琴後容宴笑或
竟日而罷以其所自爲者率其子若孫無俾外慕三閨而
嘆曰善乎尊湖公之遺其後也知安之爲安今夫人之愛
其器者必于其地之安也厝至其子孫而遺之危何哉孔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人徒知佚之爲安而不知勞之致安
也是故馳驚驚利營營朝夕其爲後人計者飛毫華棟以
安其居也與馬僕御以安其出也豐藏厚蓄百用畢致使
無他顧憂以安其心也自顧所爲傲然以謂不拔之基而
不知知者視之已若見其陷足於焦原之上矣幸其身也
或免其子孫驕奢淫佚卒以速戾是亦誰之遺也乎故昔
人以敝床疏席爲佳趣以櫛風沐雨爲美景是故知安危
之辨者不然于臧之服慶封之車美麗執加焉乃終以是
亡其身其何危如之老聃管夷吾不愚人也其言曰多藏
必厚亡曰晏安酖毒然則多藏以遺子孫是以厚亡遺之
也晏安以遺子孫是以酖毒遺之也是曾不若勿遺之愈
也而人皆莫之悟覆轍相尋而不知戒悲夫若尊湖公不
亦善遺其後哉昔嘗有龐德公乃今復見龔公公予父友
也聞予言甚喜遺書謂予曰子之言予之志以并遺予後
之人不亦可乎予曰可哉故記

靖江縣記李公禦寇事

殷雲霄

閏月辛卯寇次徐山癸巳太守李公至江陰靖江民聚告
其令曰江陰得李公可無害吾邑其荷恃吾且逃令諭之

東南文苑卷三十五

二十六

曰李公仁足以得衆威足以懾遠寇其敢舍江陰來其無
恐既而寇果不來秋七月寇復自楚來民復來曰日以李
公寇不來今李公不來寇其來吾且逃令曰李公急于民
者其何不來其無恐是日李公至江陰寇過靖江不爲害
民復來曰李公活吾民民何以報令曰汝知李公活汝于
江陰不知其活汝于靖江爲多日寇且至義勇之感激果
兵之整飭要害之伏密皆李公先事之教吾令得奉行之
茲汝未必知皆曰然曰汝知李公活汝于兵不知其活汝
于政爲尤多自李公爲常州吾邑其有苦于奸橫于徵繁
于役枉于獄者乎抑其有飢于途淫于行暴于鄉者乎皆
曰無有曰茲皆李公之政吾令尚愧奉行之未盡茲汝亦
未必知皆曰然曰李公政之善于汝久且多汝尚未及知
一活汝于兵則思以爲報茲豈李公之心哉李公之心欲
吾民皆良于行而無艱于食汝其歸父詔其子兄率其弟
俾無遺力于田無遺行于家以爲李公報其可於是退而
朝夕祀曰吾願吾李公子若孫皆若吾李公則復來曰吾
固知吾無以報李公心則不可忘吾儕身親其政尚未及
知况吾子孫吾令習于文願記其事傳示吾子孫孫俾
永永無忘吾李公以爲報其何如令曰然

東南文苑卷三十五

二十七

河東運司學進士題名記

呂柟

天下鹽運司學無學而河東有學夫天下學多立石題名
河東題名於壁南昌熊子天秀巡鹽河東之暮年既已

禁垣與廟學頒行而建題名碑走幣於櫺以問記夫河東較利之地運學講義之府商賈逐末之流髦士務本之人故非義無以辨利非士無以形商故作士莫如敦實敦實莫如尚名進士者未仕者之所求以至者也已仕者之所由以行其志者也其名可不重乎故錄字以尊名也錄經以原名也錄登科次第以實名也錄地以籍名也錄官以成名也錄始仕及未仕者虛其下以俟名也錄始正統丁卯本運學之復建也諸士于朝升而暮降左瞻而右顧前之車後之轍昔之形今之影寧無怵惕於中乎曰斯人寬以戒狹曰斯人果以戒疑曰斯人剛以戒懦曰斯人廉以戒貪曰斯人忠信以戒偽曰斯人達以戒滯曰斯人高尚

皇朝文獻卷三十五

三

以戒汚曰斯人誦病吾直曰斯人弱病吾立曰斯人暴病吾仁曰斯人險病吾心曰斯人誇病吾德奉七戒祛五病于是考政于是善俗于是康國其科巍其名顯其熊子之志乎不然則彼進士者三年之間而四五百人當日即弗聞者多矣又奚貴耶櫺闥之昔者稷契題名於唐虞堯舜龍逢題名於夏伊傳題名於商七君子晉產也名至今存並日月光故有題一世名者有題千萬世名者諸士子如欲題千萬世名以與七君子並則熊子固欲題上黨之壘藟太行之石挽西河而模墨本於天下矣熊子名蘭櫺姓呂

甘肅都察院題名記

王鴻儒

甘肅在中原之西數千里當玉門陽關之內漢史稱爲故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予考之於書殊不其然昔唐虞都冀即今平陽帝都四距各五千里所謂彌成五服至於五千是也書亦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墩煌在甘肅爲極遠郡後漢志註謂墩煌去洛陽五千里則去平陽又不克此數矣且黑水又在其地昔商道旣衰棄稷不務不屈處幽郇之壤而猶曰自竄於戎狄之間周末小雅盡廢四夷交侵畿甸之中尚有戎落况甘肅之遠乎由是觀之甘肅在三代之前固中國諸侯封畛也其疆域如此初武帝徙民或以開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悖逆無道後皆爲衣冠大族名臣良將策畫之士藝能之人累出其地其人才如

皇朝文獻卷三十五

三

此酒禮之會上下相通賦政寬厚吏民親服風雨時節米穀常賤盜賊稀少和氣之應賢於內郡其風俗如此地廣民稀水草宜易牧其畜爲天下饒其土產如此王莽未關東兵起竇融獨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其險固如此由是數者而觀之夫豈可以荒漠其地而鄙夷其人哉太祖高皇帝既定中原之五年命宋國公馮勝拓地西陲而甘肅始入職方氏自是而後率以宿將鎮守其地後復益以文臣與中貴凡整軍經武實共參協其所以南輯羗戎北禦胡虜西扞西域諸國者無復遺筭自是關中無事而海內晏然矣正德戊辰內鄉胡公由山西右布政使進拜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奉勅出殿茲土公至鎮與元戎勅使協規一心蒐軍實繕卒乘積芻粟完亭障謹斥埃校功簡士彙令精明暇日因稽按故牘求嘗巡撫于茲者磐石題名置于公署用存故實遠遣使幣而命予記之竊聞自朱司馬溫公著諫院題名記而有忠詐直回可懼之說天下之論莫能易之予嘗以爲中人之資可導而上下者以是懼之可也題名之意疑不止此昔趙文子枚數晉之名卿而獨取士會謝混歷評族從子弟而深與弘微君子尚友千古之士而論其世必有所從遠以爲處身應事之則而況居邊陲之雄鎮當國家之隆委而前人之政或寬或猛或繁或簡年歲雖遙事端相接具在故府可以覆視勒其名於石公事

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手

有間召老校退卒指其名而問其事事會之來資之以應卒不亦善乎比之徒懼之以忠詐直回之跡而不示之以主善得師之方者亦若有間矣公之意或兼出於此乎予昔與公同硯席每見公屬綴如流及公之仕也鳴玉禁庭均逸外服者二十餘年益明習天下事今茲建節一方統制千里其機神算畧雖非愚淺所能測知然即此而求之亦可以得其梗槩矣傳曰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茲作法矣公行還朝此則當附京州故事云

寧國府鄉賢祠記

鄒守益

國家彰善癉惡以化民俗制自守令擇郡邑之德行道藝者主以鄉飲酒禮之歿以鄉賢祠之昭榮辱別賞罰其勸

誠至精也人之情不相遠也世所賓禮而俎豆則油然而慕之矣其所擯斥則戚然報之矣故戚然修其德行道藝還善遠罪而不敢懈及教之敝或莖於文采或顯於爵位或席勢於子姪冒焉以居之而山澤之敦龐純固其世浸微者或蔑焉以泯於是俗始靡然以易視聽則亦相驚於華相構於顯相軋於勢而已矣嘻張官立法將以納民於軌也而顧教以偷法端使然哉東廣區君越之守寧國也晉謁郡之鄉賢退而攷其世無有紀焉曰是無以詔我郡人迺磐石以來徵言予受而稽之自晉孝廉何公琦至我朝中丞董公傑有孝友者有忠義者有廉潔者有鯁直者有宗正學者有優相業者有勤吏事者有敏訓迪者有權

皇明文範卷三十五

三

文學者藹藹然足以勵俗矣夫自晉迄於今世之相去也遠矣民之生於其間也亦繁矣或爲世俎豆而或擯斥而不預焉有志之士獨不可以油然而興戚然而改乎故章其孝友而俗知篤親矣章其忠義而俗知報國矣章其廉潔而俗不貪矣章其鯁直而俗不詭隨矣章其正學而道術一矣章其相業而履餗者懼矣章其吏事而素餐者慙矣茲區君所以風厲郡人而詔之之志也吾友汪君仙方僚於君君尚相與覈之其有冒焉而居者乎思以革之其有蔑焉而泯者乎思以闡之然後列其姓氏書其德行道藝之實於石使百世之下勸戒者有徵焉則所以宣上德

意而正民俗者將百世有光矣

至止堂記

鄒守益

甘泉湛先生講學于觀光之館葛生澗自揚而學焉既歸作行窩合同志而習之先生過揚升其堂題之曰至止澗使其弟洞以告先生謂洞曰富哉至止之教也子之兄之作行窩居云廣矣位云正矣道云大矣非先生之身臨之也其得爲至止已乎二三子之學于斯也非朝夕居之其得爲至止已乎夫廣居正位大道者衆民所同受也而能至其止者鮮矣子不聞東家之子與西家之叟乎東家之子富家也厭其岑寂而遨遊於市酣歌恒舞倡狂而忘歸所親憐而勸之嗔而不從西家之叟富與東家等惡其煩

百明文範卷三十九

三十二

器而逃諸深山蔭巖松飲澗泉枯形黧色之死而不變世之迷紛競華眩于名利而拂惻隱羞惡之良其遨遊于市之類也世之沉空守寂外人倫遺事物而自以爲明心見性者其逃于深山之類也其爲失所止均也夫受親之居棄而曠焉則衆闕然以爲逆其親矣受天之廣居而驚然曠之其將不爲逆天乎君子知天命之可畏也戒慎恐懼以求復其初事親以孝從兄以弟事上以敬撫下以慈接朋友以信而岑寂煩囂舉無所滑焉終食必於是日時至終日必於是日時至終月必於是日月至終時必於是日三月之至終身必於是日純亦不已之至純亦不已則與天合德矣是之謂至止之極二三子之學於

師也以體認天理爲之宗者也天理也者吾心之得其中正而無過不及也過也者賢知之助也不及也者愚不肖之忘也勿忘勿助以求至乎其極而式光于師訓茲二三子之責也洞喜而識之歸以告其兄登諸石以詔同志

聚秀樓記

鄒守益

初江文忠公萬里守吉創書院于白鷺洲置田租收濠池利以贍諸生恒數百人理宗嘉之賜額置山長嗣後洪水淮寇相仍爲害蒞政者有哲有怠遞爲汗隆 皇上嗣統銳志唐虞之學而致齋黃公宗明祇若德意興復文廟講堂尋以擢去而水害亦未息郡之諸薦紳暨諸文學議徙慈恩寺負隍瞰江與洲相望石峙神岡左挹螺山後環天

百明文範卷三十五

三十三

華瑞華而前列青原諸峯賴江合濠禾二水以瀝于洲悠悠欲留於江山爲勝白坡何侯其高至躋其議慨然任其成請于當道報允考圖拓基度材庀役堂曰崇正閣曰雲章東西齋曰尊德曰集義而前構俯江之樓因爲出入關焉選師儒徵九色俊髦以追先哲於人文焉勝守益以荒政入府侯集群寮醴賓登茲樓而樂之請名之曰聚秀侯欣然曰江山無古今而人文有顯晦洙泗泰山卓矣濂溪以周伊洛以程橫渠以張紫陽以朱象山以陸赫然日月貞明而吉郡之顯若龍岡以歐文山以文梅壩以李一峯以羅餘韻猶存焉願聞秀之義與聚之方庶章往而範來益乃遂言曰秀之義其取諸禾平松柏以操桃李以華蘭

桂以馨而非禾則無以飫生民管商以權謀申韓以刑名
儀秦以縱橫老佛以清淨寂滅而非聖學則無以立民彝
士也者萬世之稻粱黍稷也唐虞曰敷典夏殷周曰明倫
而孔門曰庸德庸言相顧而慙慙其後稷氏授受之正昧
乎肆庠序者咸黜百家宗孔氏而顧以浮文獵時資是談
農譜而望飽人謂斯何經世憫俗創書院以新耳目核心
志將期上農以俟有秋也昧昧我思之聚之方有三焉襍
襍弗服錢鍾弗序茶蓼弗辨蠅騰弗界火旱弗既而潦弗
洩將率耄倪餒弗振是其責在諸生某穰稗其橡栗甚者
曰某野葛烏喙其鹵莽而耕滅裂而芸且無幾耳則後之
于耜舉趾何則倣焉是其倡在鄉大夫曰肅曰又曰哲曰

白明文範卷三十五

三五

謀曰聖則雨暘寒燠以時曰狂曰僭曰諂曰急曰蒙則反
時以恒而百穀之成弗成俊民之章弗章提若影響是其
機在良師帥隆古盛時天子公卿躬建中和之極而塾師
至于州長戒其奇義書其孝友任恤其歸老于鄉者坐于
里門以察勸之是以恂恂而儒莊莊而士由由而君子肥
于家以肥天下是謂聚秀之極侯舉醴酌賓遂酌群僚曰
予與諸君子交任其成以率二三子庶由瀧岡文山以派
瀧洛尋洙泗以宣昭代人丈之化其無負茲江山樓崇三
尋有奇廣倍之其前綽楔曰白鷺洲書院仍舊額云

虛白記

歐陽鐸

谷之應簡之受虛矣以為白則謬墻之堅縞之暴白矣以

為虛則誣蓋物之不能無者也陳子君恩曰不有玉乎哉
吾見其虛也已吾見其白也已君子是以比德焉因待其
說以贈其主人璧主人王之彥士也家適有藏器其子弟
奉而視之嗟然瑩然則誠白矣肉廉而屬文乎其實也好
績而栗瑟乎其至也奚其虛或曰璧圓外而方中方好
也好斯虛矣陳子咲曰驪黃牡牝能盡馬者乎夫砥礪
硃非不玉似也然而硃然震蕩腐碎然裂碎然止若是
而已矣况夫皓然稱白者亦寧有餘乎夫玉叩而瑤如而
瑤如而瑤如而瑤如而瑤如而瑤如而瑤如而瑤如而瑤如而
心者至也天下之色本於無色者至也山川之精凝而成
玉精者虛之宗乎白者其質矣是故叩之有聲而著之有

白明文範卷三十五

三五

色也相難不可解主人乃使人折衷於余余曰莊生有言
虛室生白吉祥至止陳子殆本乎是亦豈徒為璧評與夫
心未始有物也非惟無物亦未始有人非惟無人亦未始
有已故無好惡無憂懼惡乎而不清惡乎而不明一有
入者先焉先入為主以待乎所至順逆其勢趨舍異情有
不勝其擾擾者矣君子觀物莫如觀身觀身莫如治心治
心莫如致虛聖賢之道大矣而其訓未嘗不通乎天下六
使人心急之若縲紲之若絲引之若焚昏之若迷者利也
亦在乎辨之而已矣利辨則知分分明則慮定而後虛可
幾也王子家累萬金常暇豫如他日與之語溫而詳其貌
溫潤若未五十者噫嘻吾以此占子之虛矣苟無言議雖

饒財又何害其白哉于是主人曰先君之名壁五十年矣乃至今獲聞治心之說敢不祇奉以無辱陳子之言

一蓬記

尹襄

君子情與景會則無往而不自適江湖其自適之尤者歟昔歐陽子名其齋爲晝舫而記之曰古人逃世江湖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歐陽子之意蓋有羨於此欲爲而不可得者故名其齋以寓意焉江湖之可樂如此而予怪夫世之人汨沒於聲利攫擾於塵俗雖優爲之而不能爲或徒悅其名與迹而未得其真樂則歐陽公之所慕者亦豈易見也哉五雲有江湖士曰廖民庭者自號一蓬使其子方誠請予文以記之予未暇試扁舟以取適且未能識民庭一蓬之意惡得而知之然聞民庭爲人疎散不羈晦其迹而無羨於進取此其一蓬必有以嗜之者也

重刊文範卷三十五

三十八

想其或歌滄浪或橫鐵笛或釣不設餌如玄真子或具茶瓢筆牀如天隨子或春桃夾岸如入武陵之溪或冬雪彌村如訪剡溪之友或晚浦嗅蓮如浮曲江或秋夜乘月如泛牛渚雲天溶溶魚鳥潏潏融漾手襟懷漱滌乎念慮則一蓬之適其亦富哉雖古之人所以逃世不肯反者或亦在於是矣雖然予猶有達觀焉凡人之情有所嗜則有所癖癖有所癖則有所窮苟其中無所累瀟灑風塵之表雖一草之微一室之近吾之真樂無乎不在而不獨一蓬爲可適也琴以絃奏琴之趣不專在絃易以畫傳易之理不專

在畫一蓬之趣其在一蓬乎其不在一蓬乎語遊而至此則雖濠梁之境沂水之界殆亦由此可入也方城歸以復父且以質諸五雲諸薦紳必有信予之言爲然者

西園清隱記

羅倫

瀧岡以歐陽氏空坑以文山氏潤芳籍而流天下瀧岡之南空坑之西毛氏西園在焉清隱居士英懋築也毛氏世家龍城後徙空坑若毛孝子仁見知歐陽公副使公享甫見知文丞相世以有聞丞相起義元帥李恒追及空坑大戰東固方石嶺將軍聲信死之先君武岡公被執文山在危石間大石墜得阻後人名其石曰神石土曰胡馬伏成化己丑倫請告歸欲并六一公于瀧岡訪文氏遺跡于空

重刊文範卷三十五

三十七

坑東西就食未暇也又六年甲午倫友陳公甫門人容彥昭易德元陳東常來乃相與窮山水之樂探奇獵勝償夙願焉因過毛氏西園時春熙景明萬物嫵媚配紅疋白胎青孕紫主人肅客酌於花下柴門反關俗客不至幽禽對語游魚不驚好山低昂出沒雲外居士顧客曰此吾之所以樂也夫六一公世于斯而寓于穎婦老故鄉卒負初志文山氏又遭世假擾視死如歸立人極而扶天常以吾觀之安土樂勝二公之心夫豈遠於人哉乃不能兼而有之二公之所不能有者吾乃得焉此固吾之所以樂也昔文王靈臺與民同樂國家鴻煦百年休養生息吾民衣食乎畝畝樂生送死而無憾者非上之賜耶吾又安可不知所

自耶三人於是酣飲淋漓浩歌激烈林木響答行雲低回
各相與賦五言四韻退倫為之記

西隱堂記

羅倫

踰太極西南曰文昌瀧水勞于坎位西山巽于坤隅巨家
張繹恒居其勝命曰西隱或曰以其環西水之麓故曰西
或曰舊第東而新堂西故曰西成化乙未冬湖西羅倫來
主金牛洞繹恒參焉倫曰隱顯猶陰陽也時陰而陰時陽
而陽時隱而隱時顯而顯時而已矣在盤之上九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時而隱也在觀之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
王時而顯也天無心於陰陽君子無心於隱顯時而已矣
陰陽無二體隱顯無二道古之人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

文皇明文集卷十五

三十八

達其道此言何謂也吾子亦聞之乎繹恒曰夫子之言大
矣吾惡敢當夫顯而出隱而處昂其時已乎無亦量其才
也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所畜者大也求路二子得聖人為
之依歸或死非其食或附益非人無能改於其德其視汶
上之辭陋甚之居竟何如夫天地之化無涯人之生有限
以有限游無涯將蠢而作蠶而止與萬物者樂其天吾又
安知顯之為榮隱之為卑乎吾聞木有樗者以不才而終
其天年極其倫乃斯物之徒與遂去不復與言倫顧門人
曰隱者也作西隱記

記閻公雨詩卷

孟洋

南昌上變之歲信陽五月不雨羣穡七月民病弗登蔡已

乃大雨三日民大喜賈頌於市農頌於野工頌於業欣欣
然曰是雨也我閻公雨也夫公之矜吾民也食不甘味晝
不寧寢夜不即簪聽不協音不舉刑不畢政不與不飾為
吾民禱也日行於郊者三而弗為厯也引咎訟躬弗為
也色憂而形羸弗知為頌也書曰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
公誠矣雨不亦宜乎是雨也非我公而誰也郡之大夫士
聞之踴躍然咸進於公庭拜手言曰難謹者天也愚而神
者民也格天悅民明德至矣敢為公賀公乃降階而揖而
懼且讓曰惡有是哉天道冥冥人罔攸度雨暘恒時其非
敢知焉昔則以憂今則以喜是其之心也他何敢知焉僉
曰易贊勞謙書美不伐有功不居時謂盛德昔者七年旱
禱桑林而雨暘有之三年旱祀孝婦而雨于公有之夫史
氏豈誣我哉公之不居德之盛也弗可得讓已公乃答拜
謝曰辱諸大夫之命敢不敬然以圖厥後於是作喜雨一
章諸大夫士和之凡得詩若干首如左是歲八月甲子申
人孟洋記

賀教授去官碑記

霍緒

應天教授賀子鈞昔宰沂之麗水巡按御史謂賀子不能
尹送部謂厓子時視部篆叢賀子政績慨然嘆息曰如賀
尹者良尹也謂不能尹誦也擬賀子原秩或曰賀子木慈
介遜人木近訥訥故辭不飾慈近樸樸故禮不縻介近矯
矯故俗不諧遜近畏畏故儀不炫不能尹也謂厓子曰辭

不飾所以屏偽也禮不繆所以崇實也俗不諂所以自立也儀不炫所以衷孚也古之道也賀子能尹也或曰今之能尹豈曰口佞逞也寔巧承要人順涎滄吐焉躬曲舌圓翻變白黑阿合上官乃稱能尹賀子不能尹也賀子教應天渭厓子曰行矣舉士式而木也可以立本式而慙也可以存誠式而介也可以勅身式而遜也可以慎德行矣往不能尹乃今可以能師矣賀子教應天二年其對上官無諂辭其對諸生無談話木也猶昔也不僕僕走趨不郊迎要官懸也猶昔也節饋不通見贊不納推財賄貧衣布儼栗空如也怡如也介也猶昔也謙而溫遇要官如震焉蹶踣如也遜也猶昔也乃今黜也或曰賀子弗有可黜也然

皇朝文獻卷三十五

四

乃黜也其故弗可知也或曰賀子實窮歸無於贊如賀子黜凡今之官必貪婪而後可或曰學校職化源汚者黜繁者進猶懼士化不疾也乃今黜者黜汚者何懲士何勸焉渭厓子曰雖則黜黜也然而天下知賀子之黜黜也寧少也語有之素位樂天君子大自立也賀子受學陽明之門陽明之學求自得也賀子誠求自得也外何羨焉今之汚夫滿渠其身心以營營富貴也死穢猶遺蠅蛆取伍賀子與較孰多哉吾知賀子不黜感也學之師生曰賀子不黜感也惟是繼賀子者不知何如也師生所感感也渭厓子曰賀子得士如此可以自考矣雖黜黜矣不感感斷可知矣

友于堂記

金大車

潭水武君懋德崇文富而好禮嘗召諸弟語之曰若知兄弟之愛不可解於心乎故和則召祥乖則召異天之道也自吾祖宗積德以來以有吾子姓之繁吾懼寡昧弗堪也蓋思協志家政敦我天倫以慰祖宗貽謀之心哉諸弟曰諾敢不承夜惟謹以無忘我伯氏之訓為之約曰凡我兄弟爰矢乃心偕之大道毋墮分母聽謗毋佚游毋墜葉母厚藏毋遺侈毋迫非禮毋謀非義有一于茲非我族類蓋相與戮力夾輔吾宗系我武氏其有承乎諸弟曰諾敢不承夜惟謹以無忘我伯氏之訓於是一門之風雍如也肅如也鄉稱善人矣徐老過而嘆曰美哉德也其古友于兄

皇朝文獻卷三十五

四

弟之風乎題其居曰友于之堂而問言於金子金子曰慨自先王之教不內於天下而人倫之道日以墮矣夫人之一體而分也襁褓而上靡不依依相顧比其長也豈無繼緒之懷乎貨相爭也勢相軋也位相覲也名相逼也兄弟之好鮮克有終矣故斗粟尺布之語縉甲且卒之亂從古以然而今何尤焉正而倫勿徇而俗敦而愛勿卹而私先王之教其振矣夫是故均利以給其用協謀以濟其事正行以端其式公愛以孚其情友于弟也反是則無良其何能兄咨詢以恭其命扶持以效其勞懇惻以罄其忱推遜以正其分友于兄也反是則近傲其何能弟友于弟者隆恩友于兄者敦義敦義隆恩是曰至治庶人治於有家大

夫治於有國一人之私云乎哉武氏之道可以風天下矣
且吾聞之惟正為有匡也惟信為有發也自是而後凡為
君之子若孫者有會矣以陵其弟者乎思上世之誼則愧
生愧則有弗忍焉有桀傲以侮其兄者乎思上世之誼則
懼生懼則有弗敢焉詩不云乎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語召
和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語格天也烏乎武氏之世其有
永矣

淮陰漂母祠碑記

王瑞

余讀史至漂母飯信未嘗不廢書而嘆漂母之言為至教
惜乎信弗能從卒以贖敗云漢有天下大抵皆信功人誰
不信惟信自挾而望人之報也故假王則請與地則會奉

西漢文苑卷五十九

四十一

朝請則執轅嗟予曷其不繇思漂母之教我耶夫有高帝
之寬仁或能容之彼呂后何人乘高帝之幸愛因以嚴弄
其殺機此古今大惡信于此時其將免夫使信知天下苦
秦之虐羽之暴而為之祛之猶漂母之哀吾之飢而飯之
也亦將竭吾之力而為之祛之則已何至望報於人而自
詭伊戚耶王子曰吾觀漂母飯信一念根於天真觸發無
所為而然乃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此以馴儉之見量漂母
宜逢其怒而正言以教之而信死猶不悟顧歸悔于不用
崩生言適為天下笑何哉嗟乎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
乎此言矣獨信乃且從假令天下後世之為人臣為人子
為人兄弟夫婦朋友者皆知盡吾分之所當為而無望人

之必吾報則天下可以無事而何但足以保身吾以是益
信漂母之言為至教淵乎太上貴德之旨孰謂草澤之中
乃有不學而能如此母者耶惜乎姓名不傳遂與圯上老
人同一自秘長使人敬畏嘆服于百世之下若鬼神然或
曰以德報德夫子何以有是言無德不報武公何為以自
譽曰此以自待言爾非以望人是故信酬千金于漂母則
是而其軼轍于漢則非淮舊城有漂母祠祠漂母蓋知敬
其人夫而其言教由太史公來未有能闡之者余故僭發
于石用質諸謁漂母者

皇明文範卷之三十六

記

山亭記

劉王

清逸子倦遊而歸自放於金鵝芙蓉之間洞觀八荒無一物足以入其靈臺丹府而惟僻於樂山以為天下之樂山者莫予尚也真隱君聞之挾其所有過而詫焉曰吾所居龍溪之上環吾居皆山也左峙摩嶺右接銀崗後則龍抗之深前有太平山之秀其他拱揖於陬維者不可名指友者如屏員者如釜直者如珪曲者如帶雲紛而霧滄虎峙而鸞翔凡其快心而悅目者蓋足所不能窮亦口所不能道也而吾亭居其中軒窓一啓則其嵯峨起伏之形蒼翠

皇明文範卷之三十六

鬱葱之色晨光夕霽千態萬狀爭自獻於吾亭之下吾於是延之以几杖賓之以壺觴穠秀繁陰霜清而雪潔四時之景不同而興亦不同蓋無適而非山亦無往而不樂也子之樂山孰愈於吾之樂山清逸子從而折之曰昔予北走中原南遊吳楚崑崙之廣博嶽鎮之崇嚴太行之峻雲門鴈蕩之奇匡廬武夷九華九疑之秀固已摩其頂而攬其勝矣今君之山亭曾不踰於鷓鴣之枝蛙黽之井又何繫大小於其間哉真隱君曰不然魚相忘於水而涉者苦於風濤鳥相忘於林而樵者困於登陟此無他所存者殊也子以替紱之軀役於王事行則顛倒乎舟車止則局促於郵傳方是時雖有山不見其為山也而何足以語樂山

吾儕生於斯長於斯又將老於斯與山相忘久矣故吾胸中有山焉而列諸觀視者特所寓耳方其趣之得也神疑神釋雖方壺員嶠恍惚遼邈者悉臥遊於一亭之內蓋不知亭之為山山之為亭不知吾之樂乎山抑山之樂乎吾也夫是之為直樂清逸子驟然笑曰有是哉遂書以為之記

理山亭記

許宗魯

正德辛巳之夏許子按徵簿書既緒訟牒亦簡同年方生載酒命遊爰自西閩載涉其梁登降崇卑止於太平享禮既修徹俎肆眺乃浮練溪練溪湯湯乃望陽臺殿煌煌舍舟命輿循巖傍壑崇正表里憑虛升閣乃謁先正文公

皇明文範卷之三十六

二

載訪道源聿興企瞻乃亂魚梁陟彼朔岡山徑交加林木陰陽浮景既側乃達問政之觀觴豆載敷復舍而眺殿登孤峯崇翠無侶蓋名鷓鴣公之尖焉既登廣覽山水奔走若設若列若綸若配拱而有禮逝而反顧青蒼黛碧畫史失工乃於是方生酌余而告曰嶮巖峽壑穹窿陵空上矚下晦靈雨震風西峙以鎮群脉所宗者黃山也昭明晃朗徘徊增壞蒼靈發秀為人所仰者紫陽山也王氣勃勃煙開霧合森然落落光耀錯錯瞻之肅敬即之駭愕者駐驂山也廟祀尊嚴越公所栖丹樓粉雘盤旋逶迤者烏聊山也幽隱不雜巖洞合沓春陽首和靈仙所宅者問政山也至若揚水澄練襟帶是資施澤流潤洋洋東之浙維其原寔

在於茲乃若天目之崇峻天台之崔嵬分支衍派咸本黃山乃於斯可測其駢焉許子曰嗟乎余乃今知山之理也是故物各有理惟地為最故聖人垂範首肆察焉夫理也者秩也紛而不紊也叢而有倫也遐也有所聯也迫也有所拓也夫高明之氣蓄洩以時博厚之氣蓄洩以理過蓄則遏過生擁腫過洩則蕩蕩生剽浮剽浮曰賊擁腫曰愚皆氣之過也蓄而能洩洩而能制通靈秘竒以鍾於人是生明知賢聖以作人極而惟山川之理以張本焉乃余今觀於徽郡山環之揚水界焉是得通秘之中故其靈秀磅礴誕生真儒窮原究基微實崇主豈不信哉乃余登斯山聞方生之言而知夫山之理也明日方生以語徽守徽守

聖明文苑卷三十六

三

聞而登之蜀眺四顧爰符余言乃鳩匠氏伐石樹亭以表厥觀以察厥理以布於政以詔於民而議名於余許子曰是謂可以理諸山也遂名曰理山之亭徽守張氏名片方生名紀達明年嘉靖改元燈節樊川許宗魯記於潤州

大義祠記

舒芬

啓嗣而有扈拒兵武興而伯夷叩馬夫豈昧於天命者哉君子曰諸道者不以天語義者不以命傳賢不易之道也禹傳子而有扈不服非不知啓之敬承為天與也懼後世非其人或得以據聖神之位然則書錄甘誓不以家天下為兵禍之始邪君臣不易之義也武嘗北面乎紂而一旦伐之若伯夷者豈不知武德之聖而周命之時哉而叩諫

之懼後世臣子一動于利將藉此以行弑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子當三代之盛猶將亡國殺身以為名教之計烏知有百世之下事尤異于是哉宋元之際道亡義滅而禽獸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以為恥奉君后以臣妾于禽獸而以免死為幸斯時也不有徐公舉家不污之義則宇宙不幾于覆邪方伯顏入臨安盡俘三宮百官諸生以比雖舉城亦無有難行者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訣奠于岳武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擇死所以火不克死復以水乃死烏乎擬公之忠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希超昂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亢烈則十倍

聖明文苑卷三十六

四

於魯連也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邪終古知華夷之防而人不肯役於禽獸者公之風蓋不在於伯夷下矣公名應鑣字巨翁謚正節事詳宋史本傳茲不及贅唯公以江山人舊有祠在縣治北正德已卯進士武進吳亞甫來尹縣謂僻陋弗振非所以風江人也乃改建于東門之內通衢易腐支頽工不甚費九月吉遂告成事亞甫之政以節義教化為急務大率類此如近宸濠之亂人多觀望唯亞甫與進賢令劉汝澄首正其逆賊之名移文上下則夫是祠之改建也豈徒然哉十月望使生員劉貢致書來闕屬芬記因憶成化間厓山建祀祀文張陸三公白沙陳公甫曰大忠祠是祠舊因公謚今改題曰大義

廢足以表異公之心也嗚呼大義明則中國安而夷狄懼矣

三友樓記

鄭瓊

餘姚邑治東北二十里而遙梅川之鄉燭湖之東有素履孫先生者當皇圖新造時獨謝棄聲利耽嗜素素為昭代逸民間嘗效擊壤老人為詩歌以自鳴其食飲作息之樂居宅後百舉武有茂松荀竹蟠屈扶踈老梅數株窮冬吐花如玉雪先生樓于其間坐卧嘗對之自以為崔斯立所哦王子猷所愛朱廣平所賦已皆得蕪之嘗語所知曰吾雖離群索居然託三友以度歲寒未為無知已矣因采以為樓號先生厭世幾七十年樓亦日就傾側曾孫得聲君

皇甲文範卷三十六

五

每以承嗣祖德為心當成化乙未丙申間市材重構而新之揭以舊號既而君佐郡蒲邦滿三考當其上書最天曹取道故鄉以訪三友乃踵環居以樓記請噫自伐木雅亡而谷風音作友道之散久矣旦握手而論心暮檣奔而下石耳之殫餘酈之賣呂有人心者尚忍言乎故卉木雖無知然於論交情態亦有似焉者方韶豔之穠也百卉沐膏雨而櫛惠風淺紅深紫淡綠濃綠競奇闢巧千態萬狀乳鶯鳴鳩迷盞狂蝶紛然環往紅塵紫陌間而吾三友者退然窮簷疎籬之下過而問者或寡矣逮鷦鷯先鳴百草憔悴馴至二氣閉而成冬也雪橫而風襲氷凝而水結嚮之淺紅深紫淡綠濃綠皆已塵飛雲散不見蹤跡而三友者

或亭亭而翠或猗猗而葦或皜皜而妍齊心一志合操同節雖昔人所稱管鮑陳雷忘形刎頸之交者政亦如是焉爾先生既之不足至作樓以寢處其間而郡二君又能思其志意飭舊為新用垂永世其志亦可嘉矣官輟滯閩海者七更歲律久寒故園三友之盟是歸也五大夫雖春秋已高諒必蒼然無恙喜君之還將折菴行以與君處梅君竹君有子孫在亦當與君叙通家而尋舊盟暇時以余文示之三友有知亦將粲然一笑也

忠義祠記

黃肇

延平故南劍郡城之東隅漢閩越王無諸行祠在焉正德已卯泰和歐陽君鐸由夏官正即來為郡伯越明年既布

皇甲文範卷三十六

六

民政齊民心乃正神祀改行祠為忠義祠以祀宋丞相文信公配以趙大監時賞陳少卿龍復劉寺簿沐昌總轄武林檢院琦何提刑時授事狀使者屬記筆踰伏民畝發狀驚嘆曰茲文山先生文信公也深願執鞭乃今得附姓名容非幸與按德祐勤王詔至公以提刑起兵入衛明年如元軍伯顏執之北去至鎮江亡入真州帝北去益王即位千福安公乃浮海由温州達行朝除右丞相以與陳宜中異意不拜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開府南劍經畧江西六人者皆隸幕下參謀募兵得數千復邵武復梅州復會昌敗元兵于雩都遂圍贛為元兵所襲趨循州入潮州至海豐為張私範所執宋事亡公亦竟入燕以死矣南劍

殆雖陽然固忠臣一旅效節之地斯祠所爲立也祠及六人故名忠義嗚呼忠義云者世之大閑也天地所以莫位綱常所以植立然而往往不足傾危之濟殆有說焉和扁良醫也謀醫者庸之而別用其良顧庸醫也彼以人試我以國試比勢亟雖有良奚施哉昔紂良費中惡來三仁無救幽王良虢石父周遂東自古庸君暗主所托爲腹心者固自謂君子不知非君子也至大壞然後君子者出以當國難斯其無所濟也熙豐而降始誤于學術之偏繼壞於群邪之蠱翦始付君子而藥無專功迨端平再詔恢復啓聖名禍則症已不治無待識者已知其不濟矣公猶號召諸人激以必死嘗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醫藥之理此公之心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公所謂成仁取義無愧者也六人者抑有憾而與公京師吉安溫州諸處皆有祠延平之祠自邵伯始固願慕之素亦感發人心第一我也主是議者巡按沈公灼大叅朱公冕憲副胡公輝黃公昭而任成于郡伯節推陳君韶替焉

南京兵部職方司廳壁記

胡纘宗

昔在 皇祖定鼎天邑法象周官六曹辨章則有夏官司馬以本兵柄其屬有四而職方爲重即古職方氏之遺也厥秩有郎中員外郎主事之列厥職有城隍軍役開津烽火圖本之政握要馴劇綜理機宜以佐司馬之治當是時玄鉞四出天誅亟行指畫河山控制阨塞積謨宸懷折衝

皇明文憲卷三十六

七

萬里則職方氏之功博焉逮我 文皇從鼎于北保釐委任委于司馬內之慎森防練軍實壯國容固王畧外之更方域辨莠夷統鷹揚張形勢則職方氏之寄隆焉故職方得其人則司馬可以坐而籌天下之事矣司馬得其人則天子可以馮王几按方輿而無南顧之憂矣列聖承承百有五六十載江海不波王軌齊同卷甲韜戈三垂晏然以弼我文命躋于日月職方氏有裨焉是故非果毅諳練文經武緯恢闢博博大鎮重凝謐者弗以膺茲而功名揚于國朝慶澤流于南服職方得人於斯爲盛矣邇者逆濠作孽朱方繹騷石頭巖巖不震不驚吳楚錯壤恃以無雙建牙樹纛坐而蔽之于時職方氏則有林君子道方君時舉

皇明文憲卷三十六

八

登黃金臺記

鍾芳

正德己巳春予過易州客指示金臺舊往視之士阜漫漶不可辨疑焉據史記昭王爲隗改築官而師事之新序通鑑皆言築官築臺字後漢孔文舉謂昭築臺以延隗梁任

助謂臺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為招賢臺始有臺名而無黃金字李善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以延天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遺址沿久或說而此地亦據圖經得名耳因謂客曰嗚呼自昔建邦啓土君於茲者不知更幾姓閱幾代興衰互變磨滅無紀而燕昭敗亡餘孽乃獨以好賢名託不朽至今過故址者尚挹流風焉韓子謂事有越百世而相感者其謂是耶夫燕之仇于齊也舊矣一得樂毅以寄國政遂能結趙以約四國河北之地掉臂而舉之濟上不數月下齊七十餘城湣王走死僅以身免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及乎磨室蒯丘之植植於

百兩文範卷三十六

九

改算尊賢而效乃如此使天不悔禍王不中夭則齊之為齊未可知也而毅也卒傷諛以逃以隨聖成之功此君臣之際所以為難而士所以恒苦於不遇也今予與子登臺而歌景仰前哲徒見夫雲物之飛流山河之環帶而禮賢之盛不可復尋則感愴激烈之懷又不待讀報燕之書而後泣矣夫天下不患無特立之士而患無知己之君自古諫疑見疏功成而毀者豈獨毅哉

南京太常寺題名記

鍾芳

昔舜命伯夷作秩宗典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刻於九官職品清重周禮大宗伯所掌與秩宗同秦曰奉常漢曰太常蓋取常伯常任之義以秩祀為常故特以常名曰奉曰太

事所事也顏師古乃謂常為王者旌旗有大事則建以禮官奉持之因一物而掩大體諫哉而漢官儀謂取社稷常存之義則繫矣夫禮天地之經庶類之統王者奉三牙筋一焉上下幽明莫非吾事而鬼神之至幽乃太常領之是故繹其義秩其等備其物陳其樂修其文致其實禮之所貴也郊以定天位社以列地利廟以饗親群祀以報祈義也高下有定隆殺有則不違其常等也黍盛牲牢酒齊蔬果醯醢之具尊彝鼎洗俎豆醑尊之共物也鍾鼓笙簧瑟琴瑟擊綴兆疾徐之數樂也周旋升降濯奠燭燎瘞埋之節文也而所以將之者敬也敬者禮之實也昔我太祖肇造區夏揆叙彝典於凡朝會贈謚冊封宴賓賓客等儀

百兩文範卷三十六

十

一惟太常是任後乃命宗伯掌陽禮太常掌陰禮慎選其人各專乃司凡所參決足垂世則暨太宗都北平更置部寺郊廟大祀統承于北南都自陵寢以下尚九十餘祀而水旱菑祥非時祭告不預焉可謂周且悉矣然遵行既久百司視為故事對越駿奔之誠或及不逮攷之伯夷之命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夫祀以敬足矣而以夙夜云者言純乎敬而無間也敬純則心不撓於物而湛然與神明俱祀也者特以致吾情而通之升明德而薦馨香焉敬非祀而後有也否則內省多疚神將恫之顧徒以瞬息潔蠲之虔備文物盛聲容而欲以孚享豈不遠哉故敬可饒也夙夜而直清非賢聖不能也九官之命於伯夷獨曰欽哉

者以此寺舊無題名記嘉靖辛卯芳來備員見素碑橫儀門左訓之乃前西蜀劉公所置少卿湯溪胡公因屬予記愚何人敢僭自任然往績多茂良懼其久且湮也爰稽舊志叙而記之不可知者畧焉虛下方以俟續者

三功祠記

鍾芳

記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國之所繫以為休戚存亡者也嶺南自秦政失馭隔為殊域漢興武帥奮庸前有路伏波博德後有馬伏波援至宋又有狄武襄公青皆赫然以勲烈顯百世之下秩祀而無替焉博德當武帝時與樓船將軍楊僕擊南粵軍東南摧鋒陷堅而博德所將僅千餘人多方招徠功顧百之可

皇明文範卷三十六

十二

謂得緩遠之仁援佐光武奉命討微側將二萬人涉數千里若拉枯朽所過繕城郭穿渠以利民申明約束駱越奉行焉將軍故事者二十年可謂得經畧之宜青機敏沉毅宋皇祐間儂賊叛亂嶺表震疊而能以蕃落騎絕險破之坊身戎行名動華夏可謂得折衝之勇夫三子者克敵之功同而所就各異青勇以致義博德仁以濟威而援也政以私澤要之各有攸當焉儂賊暴強已甚戰不力則大事債矣故貴剛克兵瞬息萬變上首功者或反堅敵博德敗粵人因乘其變而招之此以不殺止殺也故貴柔克兵戒戰勝生驕濶畧後事每啓他憂援獨不鄙其民而經制之與之更生是蕪二子之長而又有終也夫政不足而後有

刑刑不足而後有兵兵已矣以政終焉所以生之也援其最優矣乎或曰青以後事付孫洪不欲專其美博德緩定事史畧其文二子蓋無愧於援也理或然歟梧城東舊有尉遲敬德廟太守周任改祀三子名三功祠致仕太守石君邦柱屬芳記芳故繹其實以詔後人俾知三子所以為功匪酷烈多殺之為貴也

新築劍江堤記

夏良勝

豐城治瀆於江以雷嶺得劍故江以劍名章貢表吉臨瑞之水必經其壩而後入豫章以瀦彭蠡是江為滙禹迹不及故道無迴折眾流淙激擊刺著岸西善崩崩則齧齧之跡削崖剝壩割蘆蘆而入江者先後無紀或曰劍雖去而

皇明文範卷三十六

十二

遺光上燭夜下星斗蛟螭潛窟時起而奪其精曜亦能作怪颺妖濤益江之害也今是者咸知宜堤不曰勞甚則曰費甚不曰干時議則曰吾傳舍也卒弗舉某年其來令斬有見乃曰前吾令弗為也後吾令又弗為也民其魚矣乎遂屬耆老召匠石而計所以為堤者沿江之民踴躍聽令供役無避丁伐石于山斷材于林菴土於隆岡隱阜無公私之域餽饌財用既具基址既畧厚薄既揣量其工而命之日趨者孔棘間投沉鐵使蛟螭不近而材者輟以蠱石者壁以立畚者寔之登登許許達旦暮弗有吝者越一歲告成延袤數百丈其崇如雲江流循堤而底定民以穀居者咸德令曰今居我也方艱石請紀其績今適以事件

上竟坐以堤之費有浮于籍者遂解官去民代辯弗聽懼
泯令也請益篤予曰是不可無記也江之害果江耶果蛟
螭耶皆天也堤成而害息人勝之也彼人之害令也抑令
之害人也以一令而已天之害民以一邑之民而不能免
人之害令亦天也是所以敗天下愛民之令也然予聞開
洪州者有章公築堤捍江功尤博也乃以管卒之誣弗及
辨而卒以韓公之銘白于後後之思公者曰非公吾屍入
海矣故廟祀翼如也豐城洪州部也令去而思以不泯思
之未已終必廟也若是而人之勝者大矣可以起天下愛
民之令也故不可無記愧予文鄙非韓記也

思牧廳記

鄭善夫

皇明文範卷三十六

主一

台州古稱風節之地其俗近朴其氣用剛其民易與以善
義浙東西數郡淳樸素茲而台皆反之及其敝也胥靡以
偷胥成以訐一不相能至聚徒旅相攻擊訟繯拏齋不解
接楮死性狂罔有悔者且風然曰豪哉豪哉狡猾之徒則
延蔓為究愚黔黎治之急則糾黨與縛長吏緩則日就積
聞至其君子則或決庶隅藩翰而為之是故牧斯土者不
曰民頑梗吾化也則曰吏奸蠹吾政也夫斯民也三代之
英也豈今昔不相倫至此哉吾聞之牧人猶牧馬也和其
唇吻順其恒度寬其銜勒時其食飲馬異類也固可馴之
以驟馳而況人乎自其概飾鞭策之法繁撓之刻之饑之
渴之而曰世無良馬顧弗思已矣金陵顧君華主挾才識

志節為令有聲徵為天官即久次出守開封忤奄柄譴居
嶺表者三年始復遷茲土至則喟然思曰民敝久矣無他
牧之無法也由是進父老而風之曰爾若赤子也若爾父
母也以繼自今若與爾濯而新之不率者有憲勦究振墮
昭勸懲長廉恥政未及暮而六邑風歸郡故有燕居久就
坵圯君經易櫬桶塲飾粉堊參以瓦甍環以卉木旁有松
數十株高可數百尺磐石幾及可亭其上延遠風作虬龍
聲或曰是松元至大間趙某所植者或然也時若風教未
純俗未變民有乖戾君休衙舉燭坐其中於邑不憚小吏
報曰漏已三鼓矣君曰吾方思吾旦所出者

漳州重新府治記

鄭善夫

皇明文範卷三十六

高

嘉靖二年春二月漳州府治成張子集家蜀示厥成績南
察知周子某佐理是邦贊厥具美請憲諸貞石遂委役于
少谷某附志業於二子者役無愛也禮匠人營邦五等其
堂涂庭序廊廡閉闌各有差以成分也堂皆南嚮其崇脩
數尋以臨明也有擬饗之堂以肅賓合眾以議庶政其隅
有室以退思過今之郡治即古之侯國也漳州南襟海又
控島夷實維雄邦三方皆連亘巖峒蜚脩阻厭大兵其
按制防虞之艱實不與他邦類先是漳之治堂弗治構榑
捷腐級甃四圻其燕堂為墟蝕于與草門卷傾闌吏露處
是謂弗莊民之慢政且久也嘉靖改元張子假臺臣出牧
于漳至則喟然曰夫土階既遠明德新民是用莊以蒞者

維茲弗治乃可以蒞乎於是乎度質于郡倅杜君昂最
仁郡提刑胡君宗道得請游粟若干石於是乎以七月載
功以龍溪尉最彥漳浦尉莫魯司征郭王者城王履嶺以
其能受勾會以南靖尉開鳳受陶觀平質百用凡石材徑
甌鉉鋪棟幹絢望之屬一時而登備游民而役之七閱月
而治成爲燕堂八楹崇五仞六尺脩十尋而上橫度九尺
之筵十四之而下遷外帑于左周序蓋覺悉以石用杜寇
突名曰廣濟前爲堂治其漫漶鮮以白盛黃錯而繡繪堂
東西爲巷二十楹南爲門二階三開闕既堅昭其觀也夫
渾人營室其庀材最艱材出延建以海至輪轉率登于其
直茲惟始事也龍溪茶磴有靈石裂決漲木千章來會城

登明文範卷三六

五

下是固岸嶠上許禪者至老驚曰自吾生於斯齒亂而語
未見此豈天將神之以相公之營耶之役也費出于游粟
力備于游民神相以材問之四人無厲者是以考君子之
政矣古人云作室猶治身門堂寢室猶之四肢百骸也而
吾中處猶心也門廡不治猶手足之不仁也手足不仁不
累心乎哉古人掃滌舍宇正使心地清明明德新民一也
張子之政蓋自心身之治而用之民者也高閑夷庭豈徒
爲莊耶特使繼者覩其外思無歉于其內也張子諱鵬西
川洪雅人爲侍御史激奸振滯見正德中云是年秋九月
日某記

蓮峯石記

陳伯獻

出莆城西四里許有山曰象峯自西南數千里博換而來
其支爲太平岐而爲梅峯爲烏石而城峙焉莆文物之盛
迺山之鍾也山之腰爲石室其巔則有石如芙蓉高數丈
表數圍辨縹突岫朵莖亭傑清而奇幽而壯離列而坐可
十人石北則山坪有田數十畝予貨之因築室以居時至
石上盤旋忘歸石常蓄雲霧或值冥晦則茫如沉太乙
之舟駕鴻蒙憑灝氣與造物游天朗氣清俯視城郭村溪
畢效于前若垓若穴若簇若練若聚未若堆瓦聚曉而望
大海橫于東島山環乎北壺公峙于南瑩青縹白莫窮其
繁然後知是山之高峻爲莆之宗而石則山之宗也予嘗
質諸士夫或有未之知者或知焉而未之奇奇焉而未之至

登明文範卷三六

六

其至者樵夫牧豎耳樵夫牧豎至之而未知知之而未奇
然則知之奇之至之者非予其誰歟予又謂是石有君子
之道三焉其隆峭拔起下伏諸峯則有特立不群之操其
燦燦如蓮不爲仙翁佛子之宮是有潔身自隱之義其爲
文物之宗能使士夫不知而不奇是無競名表襮之心皆
可取也使其置諸中州京洛之間吾恐薦紳遊客嘯歌吟
眺數揚讚嘆之不暇大華不能專於雍九華不能擅於池
矣棄於海濱而雜群峯之固宜乎人莫知而莫奇也予涖
沒於時蓋深有感於是者遂爲之記

廟廟江湖堂記

戴時宗

柳子曰夫氣煩則慮亂視墜則志滯余至濟之十日行水

魚亭乃按觀齊魯之郊涉梁宋之墟求水受病處歸而圖
三策以獻倦且休乃發堤上開卒闢城南東隙地鑿池築
亭構堂一區稍暇輒偃仰其中可以散煩滯發幽思或時
以勞官屬切磨治理有賓客至者輒與之飲酒賦詩予以
通上下平物情而度能勸功考政問業之意寓焉既成題
曰而廟江湖客有過我者曰何居曰子不聞范氏之言乎
古者君子在江湖則憂其君在廊廟則憂其民今吾與子
雖身萬里然猶系名通籍日食大農之錢是何異廟廟之
尊者乎吾涉滄海臨漳漳浮汶齊濟絕河津跨汴泗下長
淮之野大川十數小水殆百駕長風凌巨浪是何異放迹
江湖之遠者乎夫食人之食者當憂人之憂禹大聖人也
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而況下於禹者乎余少而食祿今
壯且老吾懼大報主之無術而冒身湖海之區其間鯢鱓
之異形風濤之異勢吾將懼身名之徒辱范子處其一余
燕處其二范子憂其半余燕憂其全余方憂吾憂故以名
吾堂自吾之為茲堂也余見夫南而北而南者孰非登
名于朝而思為廊廟之寄者乎其間走蜀走楚走吳走粵
而燕趙秦晉之士時至焉孰非懷江湖之思者乎其登茲
堂也獨不有感乎感而憂吾憂斯惟吾君吾民之休抑亦
茲堂者之休客唯而退余因記其語于堂上堂有亭曰後
樂其義總於堂故不載

王女潭山居記

文徵明

宜興諸山銅官離墨最巨其次穿石山峻嶒不如二山而
巖壑虛豁湍瀨聯絡窈窕瑰譎最為奇勝而張公洞最有
聞王女潭在張公洞西南相去不三里而近相傳王女嘗
修鍊於此唐以前名賢勝士多此遊覽而李幼卿陸希聲
蓋嘗居之一時倡酬篇詠流傳至今有以想見其盛也自
後湮塞不通人鮮知者深陽史恭甫堇母山中土人有以
其地售者恭甫喜而得之乃疏土出石決滄導流剗闢
川盡發一山之勝幽巖絕壑靈湫遠谷悉為標表而茲潭
寔首發之潭在山半深谷中渟膏湛碧瑩潔如玉三面石
壁下插深淵石梁亘其上如栢而偃草樹蒙幕中深黑不
可測石上微竅日正中流影穿漏下射潭心光景澄澈俯
而挹之心凝神釋寂然忘去潭之渚有坻即坻為臺榭重
屋其上曰玉光閣閣成而潭之勝益靚以顯潭之巔有靈
應亭靈應云者山中嘗旱禱於潭而雨因為亭以識潭四
周無隙水伏流而南出於巖石之下匯為小池玉潔不流
為亭其上曰疑玉疑玉之西淵泓洄洑其流漸駛別疏一
渠潏其流北出行亂石間綠石旋可以流觴曰流觴嶼疑
玉之南古樟一株根柯鬱蟠礪礪如石獨孤及詩所謂日
日思環樹者即此其下湍瀨淙洄與樹暎帶曰瓊樹湍漱
玉軒在焉湍流西下折旋而南屬於灣碕石累屬如龍馬
下飲如砥柱中矗水奔注激射如闔再折而東水益駛石
亦益奇天矯如虬蟠如鼉奮飛流噴薄濺沫成輪聲震盪

如行峽中曰乳龍峽峽左右梁曰沸玉橋踰沸玉橋而北地多美箭間以紅梅曰梅竹喚琅玕所聽玉容在焉又北偃沿如初月曰生明池絕池為梁曰隔九橋隔九而上則玉陽山房也中為玉虛堂周堂為八室室三楹依易卦為面勢隨方署名曰純陽曰中陽曰初陽曰循陽曰明陽曰通陽曰來陽曰升陽自升陽北出地漸高且曠蓋山之麓也因山為臺壇壝皆出階級而上延閣九楹前施軒檻可以肆目曰大觀廊廊之後為丹室又後為雲著臺臺方二十尺有奇始築臺而著生也又其後為環玉岡由環玉岡東下出雲著臺之左曰澄觀樓其前為上元祠又前為東岡別館為護雲莊為仙寓仙寓之南為求仙橋由環玉岡而西轉山玉潭之後萊祠與焉曰玉清祠祀玉女也祠右隙地白礫鬱鬱散卧松竹間如群羊曰初平林出初平林西行百步巨石盤踞環匝如墉曰盤玉隈自盤玉隈西上繞出山椒有亭直太湖之縹緲峯曰縹緲亭亭下恠石林立鯨鰲獸伏親為奇壯嘉木出石罅一本七幹挺特修聳與石爭秀曰琪樹峽琪樹峽之西為集靈谷又西為飛雲洞自此下上登縹緲石逕而行逕盡出於山脊平壤空曠甃以文石曰瑤臺為室曰超然字字後群石掀舞如花禁駢植聯延如睥睨曰芙蓉城石之尤奇者曰天成碑曰雨霽曰小蒼并曰青驤巖曰三珠洞曰二姑曰雙仙皆以狀類名而二姑雙仙之間有期仙壑由期仙壑東下二

步為文殊峯又東為普賢峯觀音巖在焉山自聚玉岡而下左右盤互琬琰不絕總若干畝其中臺榭樓閣祠宇紅梁凡三十有一林樾巖巖可名者二十有三他細瑣不暇紀者不在也以其地在玉女潭之陽因名玉陽山而標其前曰玉陽洞天玉陽洞天之東境之可紀者四金晶巖最勝巖去玉陽五百步軒揭如垂石下肅巉巖如斷齧深廣十尋其中石壁奇峭峭水出壁下平流兩涯交絡如織瀕水石坻可羅坐十客水環之如玦巖石晶瑩日射之炯燦如金故云金晶金晶巖之東稍南曰佛窟窟陁邃深中空洞可居別寶尤深秉炬而入詰屈不可窮其北為回陽洞玉潭之水至是迴流而南故曰回陽青鳥磯在焉其上有留仙橋踰橋而東為鍾靈水漱其中聲洪如鏞也玉陽洞天之西境之可紀者六龍湫最勝湫去玉陽數百步在積石之下淵澄澄湛微類玉潭懸瓶而入中空如室石皆下垂崕岬岸崕不可名狀其後石壁插水壁盡處有穴劣可容舟舫後以入中空如外室而通明虛敞石尤奇麗緣石而上得穴甚隘偃偻而入轉出石室之上中室如下室石柱合抱色正白如玉曰玉陽洞此龍湫尤異處龍湫之西曰水犀洞水足勝舟而石壁幽峭石上有穴通天故曰水犀其水潛行而南出於南洞磐石之下石平行可坐水縈之如浮曰浮磐浮磐之南為君陽洞洞凡三穴最後一穴稍深曰白龍藏三洞相屬石皆穿漏如蹄股交峙水瀉其間

淵湫若瀧揭水跳行可環遊出入彼此嘯呼與水聲相雜亦一奇也水自疑玉而來東西互流至此九百折乍盛乍微或浮或伏而其源皆出於玉潭石自玉潭而來或隱或見亦皆綿延相屬其間松檜檜楠幽蘭靈卉蓂生蔓穠與水石相蔽虧周遊其中若去塵寰歷異境既遠復合若窮而通綺錯繡縮不出里區而群景畢集殆造物者效奇呈異獨媚於茲以成一方之勝如此夫自清濁肇判流峙攸分而是境已具其前未暇論考之唐賢篇詠玉潭之外他固未有聞也由唐至今八百餘年始自恭甫發之豈天閼絕景必待其人之賢而勝者而授之邪恭甫以粹美之質具有用之才不究於時而肆情丘壑按奇抉異發幽而通

登明文館卷三十六

王

塞俾伏者以顯鬱者以申而無有所蔽夫其志豈在山水之間而已哉昔謝康樂伐山開徑以極遊放柳子厚發永柳諸山而著為文章皆以高才棄斥用擢其抑鬱不平之氣耳或謂恭甫類是而實非也恭甫恬靜寡欲與物無忤而雅事養生解后得此用以自適而經營位置因見其才物非若二公有意於其間也雖然二公在當時或有異論而風流文雅千載之下可能少其名乎嗚呼地以人重人亦以地而重他時好奇之士遊於斯樂於斯庶幾有知恭甫者

棲雲樓記

汪循

富溪程隱君家盛結重屋以居號曰棲雲客有過而語之

者曰雲顯物也天子之居皆繪為雲故仕者謂之登雲路焉君隱者也名義於此乎何居請言雲之為物也生於隱而悠揚出岫起于微而為章于天變化無窮瞬息萬狀如澄墨如罩幕如壁絮如曳練如絢錦如奇峯如疊浪如琪樹如瓊花如魚鱗如獸斑如鳳彩如寶粧婦人如輕裾仙子如步虛道士如玉馬徐行如鉄騎突過天下之物最無恒而善變化者莫如雲且出而為霖溥澤四方安肯攀卷低回棲棲于君之樓而不去乎君隱者守有常而無用世之志又何取于雲而用以名君之樓乎宗盛曰噫是何心哉予無四方之志久矣起居食息胥此樓焉朝焉登雲若宿于簷端暮焉眺雲若止于屋上愛其無拘忌也有以類

登明文館卷三十六

三

予之閑愛其無聲臭也有以類予之靜愛其棲棲而不去也又有以類予之拙焉契其所以類予遠忘其所以不類者乃以名予樓焉子云然得無戾耶則當易之乎客曰易不易非予所敢知也一日仁峯子過富溪宗盛館穀樓上以客之言問曰棲雲名樓久矣客難之若此其將易之乎子曰固哉客之為言也何可易哉志所適耳古人不有所謂聽雨來風者乎風雨又無常不測之物也不有所謂草塘摘隱者乎此又夢寐幻妄之事也然當時莫不各以所適而有感焉創為佳名遂成陳迹篇章煥爛見領于當時可傳于後世未聞有非之者也且雲無常而君則取其有常雲善變而君則取其不變雲養為霖澤物君則不有其

洗塵膏燻之功名樓之意孰善於此而庸易乎宗盛喜躍然起拜請曰願有以記之因書以為之記

重建伏羲廟記

唐龍

大矣哉伏羲氏之道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地之文炳如也郁如也秩如也惟人在中經緯以成章彌綸以參化無亦彬彬然而有文歟上古之世大始初分典彝未備民物職職俗居居于于厥文猶隱焉自帝太昊伏羲氏出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於一身始作八卦因而重之以為六十四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作書契而代結繩之政以儼皮為禮而正婚姻之始因龍馬負圖而紀百官之名龜枏為琴繩絲為絃絕桑為瑟而樂音自是

重刊文範卷三十六

三

典焉夫卦象設則神明通書契作則文字著婚姻正則人倫叙百官紀則班位修樂音陳則度數明神設其教皇建其極物章其采民濟其行而人文于是乎著矣故曰帝人文之始也是以孔子贊易叙聖人神化之功特始乎帝歸然為神農黃帝堯舜之冠及對康子問五帝又推其德佐成上帝以合于天凡以此也今之秦州即古之成紀也帝實生於斯而遺廟莽莽然而在其來遠矣顧規制陋陋風雨震凌芻牧往來而牛羊之迹交大弗稱祀典先是巡撫御史馮時雍許鳳翔後先建議蓄聚材用荒廢基址期撤而新之未即事而代矣嘉靖紀元年巡按御史陳講聿舉厥工登登而作巡按御史廬問之既至茂先世典由饒攸

司而分攝之布程督之命嚴省試之法工是以用訖輪焉負焉提學副使唐龍曰祀以德舉治以化洽是故豐后稷之祠者咸曰重本存泰伯之廟者亦稱辨治而况繼天地開闢之功啓帝王化成之理而為人文之始者哉惟是廟者翼新而宣國之大節焉揭虔妥靈有宇也修祀秩禮有典也昭庸厚化有章也諸君子於世弘矣乃于是乎特書之分守參政王教分巡僉事姚文清咸廣綜理之文法亦得書

邠州文正公祠記

唐龍

重刊文範卷三十六

四

之不及是豈惟翼蔽一州而已既中原之地特公之有甲兵焉夫公實內存先憂後樂之心而貪賤富貴毀譽欣戚又忘於外凡諸勝敗之形無不慎焉故居則為社稷之衛出則為邊陲之鎮亦其所也先是邠人思公不忘建祠以修厥祀而猶儉陋嘉靖壬午春參政潘子損行郡而省之曰是惡足以寧神居乎會州女崇繼作木妖憑之而為言鄉人謀聚材為廟以詭民俗潘子悉杖之女勒而配諸良材籍而歸于官妖是以息州有東嶽行祠厥宇頗侈而非典祀之正潘子亦毀之將併其材以廣公祠乃請于巡撫御史大夫王珣曰文正公嘗歷知邠慶耀三州咸茂建功德慶之祠美矣邠乃弗稱而耀復闕是以君子有遺憾焉

並圖之而後可也。潘子皇皇焉先下令于耀俾改諸佛宮而爲之至是。郊祠亦落于成。噲焉改觀。龍曰：天下之治在乎風之而已矣。古之言治者，孰有大于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孔子而下宜莫如孟子猶夫子之言也。而何取乎風？若是乎，蓋風有聲而無形，形有至有不至，聲則無不至，惟無不至而後謂之至也。是故土囊夾而氣噫焉，天機至而顛鳴焉，其感于物，鬱則解，蠶則蘇，慘則融，滴則阜，醒則析，煩則滌，晦則章，仆則興，疆則靡，風之用大矣哉。風以動之，天之所以齊物，樹之風聲，君子所以興治，其極一而已矣。今夫詭者所處，則人皆謳歌者所處，則人皆歌，所感故也。况國之風聲，典常以率之，禮義以導之，文物以宣之，名器以昭之，其誰不聞而興起乎？是故式商容之間者，周俗不變，封王蠋之墓者，燕士用命不可誣也。夫何彰善之響既息，振德之韻又微，斯日下矣。是舉也，黜邪而翼正，尊賢而訓俗，美哉洋洋乎其風也哉。庶幾士迪其行，乎官箴其闕乎？民不惑乎非乎而茂，無不至矣。夫郊周之遺風，實在抑不敏，尤有責焉，則上以風化，下以風應，油然續二南之風者，其能不政以望邪？故于是乎特書之。

遺愛祠記

唐龍

景泰初，漕政弗章，乃度江淮之鎮，建都御史行臺以總攝其綱，而首界諸河州王公，竑尋無領撫事。凡茲江北列郡，諸州咸撫有焉。嘉靖戊子春二月，予小子竊辱是命，惟風

夜凜焉而懼，弗勝既至，境上揖諸子大夫曰：斲木者引繩，則直；立政者同道，則治。是故周公治東郊，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畢公善成之，以休于前政，以建無窮之基。予小子偃偃然而無所從也，自有都臺百年于斯，執簡者孰賢？予大夫曰：皆賢曰孰可？法曰：皆可。法河州王公，其至哉。詢于父老，猶夫子大夫之言，予弟相率以告與父老，無以異也。夫公爲給事時，卒號朝列，奮擊權臣，既爲都御史，董帥三軍，鞭驅虜衆，是有社稷之功矣，而于是也，何有乃博采州郡志，及讀公神道碑，益知公嚴毅堅直，政務酌於民心，廉境內豪右，而訖其法，尤嫉貪墨吏，曰：是民賊也。蹈而繫之，威令號然，如雷霆之不可褻侮。徐淮歲大侵，百姓饑饉，

登明文鑑卷三十六

三

饑山東河南二路流民，又猝至公先發漕米一百六十餘萬石，近者計日，以粥遠者料量其斗斛而均布之，轉徙者路食之，長活凡三十萬一千人，病者給之醫藥，又活一千四百人，被擄者贖還其家一千二百四十四死者殮而葬之三千三百餘人。夫周近遠庇死生療病而還，爾公可謂無所不用其至矣。彼公被誣逮繫者，至易衣一襲，小舟以行，民如失慈母，攀號而送之。天順間，公再蒞民，又如得慈母，老人偃偃丁壯踴躍，童子歌謠而來見公，連屬三日不絕法，以防民仁以養之，是故威行而愛立。予小子皇皇焉，思所休于公之政而未之能然，亦不敢惰也。既弟子員上書曰：封南園之棠者，思召伯之政，泣峴山之碑者，追叔

子之德公實懷柔我土其有以繫民之思可也先是西湖之遊有浮屠氏宮官司撤其上像塵散其徒若有待焉者郡守葛子木有志于公者也乃增置規緒緣以周垣奉公之木主于中而以名請夫公去淮八十餘年而今于大夫與父老與子弟迥乎聲容之不相及也乃油油然而思之思不足又乞祠之有遺愛哉于是乎命之曰遺愛祠

君子亭記

孫存

方子築室於何山之左清流抱其前白石枕其後種竹萬竿亭其中焉名之未恆恭默以思之夜夢其父內翰先生曰同安之舟康齋之書白沙之卷兒尚憶諸覺乃悟內翰常請康齋書君子亭三字於是泫然泣下曰君子比德於

聖明文範卷三六

二七

竹我父教我也因其名名亭而屬記於豐山孫子孫子曰君子之德竹美而比欲循其名願覈其理方子曰箇籜括箴插羽以征不庭文武並用各稱其能茂蔭蓬豆黍盛維馨懈律甌簫蕭韶以成宗廟之祭禮樂並行器以利用其功不窮則而象之德將無同豐山子曰君子不器體用無備得麓清精未知其二方子曰竹之初生倏忽拔類縹節儲霜與苞掩翠載育青青倚倚條暢分數千雲拂波幽韻輕風清陰懸羅秩秩幽撫景寔多子猷笑詠號曰此君三逕初開袁尹在門六逸之溪七賢之林彼美人兮實獲我心豐山子曰流連光景玩物喪志君子恥之矣

以自譬方子曰綠竹如簣溫其如玉君子之比繫德是錄其中也虛虛以受人其性也直直以立身其節也貞貞以幹事其本也固固以守義春無競妍謙德允升冬無先凋厥德有恒若是者何如豐山子曰竹萃六美君子攸宜爰究其極詎止於斯道岸之登願終言之方子曰竹之爲物其進不已歲一成幹道隨以起悠久成實鳳斯食矣鳳兮聖之瑞竹兮聖之軌維君子之進德指聖域以爲止乃若武公膚聖淇澳瞻彼宣尼天縱淇園忘旨吾子之意殆以此耳於是豐山子喟然嘆曰盡之矣窮理致知觀物盡性此固康齋之所以書乃翁之所以夢也是故虛而進之真實無妄直而進之主敬無詭貞而進之知而弗去固而進之獨立不懼謙而進之中心自得恒而進之神明不測此則君子之極功而竹之所以比德者也方子再拜曰謹奉進德之教以無忘我先子比德之夢告

聖明文範卷三六

三八

拙菴記

馬駒

予生六歲始讀書十五喜爲古文辭先君子不許也十九先君子棄諸孤宗人有背笑予者他日謙諸族人無予坐焉于是始發憤去習爲時義一年盡通明年以儒士應試臺而首多士月受廩餼十年始舉于鄉然無他才他迂僻固陋凡世所謂飲射博奕琴臺鼎廬之藝情然無所知歲日坐環堵手一編以沈諷方其氣接意會心融神釋一座不驚萬感俱寂鳥雀蛙黾之聲不聞童子叫呶于前踰午

家人送茶亦茫然不知也客有誦予者而數日子真拙人也先世屋廬僅蔽風雨曾不知娶妻于南畝之田蕪穢不治牛老車鐮不能增長尺寸而家人十口樂歲恒饑今之買賤賣貴與時推移居積委隨權量斗筲囊括任戴之事若風牛馬之不及匪惟不相及也屏遠遠避若有汚染負累然者乃安坐定息沉溺典籍夫是古非今者謂之俗儒不達世務者謂之腐儒有體無用者謂之賤儒語本遺末者謂之滯儒俗腐賤滯非天下之至拙者不為吾見吾子之為拙也乃仰而笑俯而嘆愴怛泮渙申理自訟出門送客友聞却掃讀書不輟誦言終身以守吾拙

躋古堂記

鄭曉

百明文範卷三十六

三元

余葉耕海曲間河南縣齋許子既來京師知許子益稔今年夏許子去南京為光祿問余躋古堂記云夫弘農分陝靈寶其壯邑也嵩嶽三川遠近包絡爰有泰山乘離載午悠迤磅礴雄秀萃焉衍為豐原融為巨壑方田曲澗市柳回塘稍稱幽適尚未入其奧也載陟載降屢峻屢夷既蹇蹇以循流復觀髮其失遷於是脫西峪之硯而開南村之實懸礪化為周行叢崖豁為明野宛然又一區域也始有居民什伍為族陶而穴耕而牧婦子相携衣食自畜人憎其野我狎其樸再引而南匪涯匪麓益障而長若往而復山嶺藏阿丘形點陸高不乘巘廣不聯坻卜築於斯可適可輒所謂躋古堂者疑然擁門庭而殿寢塾矣嗟乎桃林

自今桑稠非昔險境雙嶠闐無兩號韓秦更衰漢楚交厄烈士辭人關夫俠客紛紛狗世以翹名竟煙蒙而草籍遊息登眺之餘得無有繫於陳迹乎余聞許子結髮讀書即耻回適深畧壯圖憂先漆室顧夫歲月如流精神易軼多病寡交誰我同鄉既無裨於經綸徒有傷於跼蹐斯堂既葺聊以自讐吾土信美初復可修或始危而奮翼或履坦而旋輒或歸潔而早退或靖獻而晚收我出我處孰悔孰尤信斯言也固將塞移文之誚謝捷徑之嘆比跡襄衡而莘傳作來也

蔣氏世祠堂記

張岳

百明文範卷三十六

三十

蔣深陽大族而訛于楊者百有餘年正德丁丑春裔孫國信登進士第試事內臺喟然嘆曰吾祖宗保姓蓄德所以煦休養育我後人者甚厚且遠予賴先人休以有茲位列其曷敢不予祖德之思矧有顛迷厥宗弗即予舊子曷敢不惕迺五月某日疏言于朝曰臣珙系出蔣氏實周公支子伯齡所封以為畿內諸侯春秋時所謂凡蔣那茅祭胙是已因以國氏至東漢初遂道侯以討赤眉功錫封九江其子澄復侯義興之品亭澄之後有諱鶚者行百七是生彪彪娶于楊氏生兗州教諭汝楫浙東提舉汝霖二子養孤鞠于外氏遂冒其姓先是百七之塋墓在溧陽岳山及汝霖長而仕始自義興徙家之然姓之訛未克有改閱時寢父墓之訛亦如其姓自臣高魯大父及臣大父咸知訛

謬隱悼厥心而列在編氓格於有司憲令不敢輒有所更矧臣服官在朝祭有名數維是牢醴脯羞饗幣器用之類以從事于春秋者罔敢不共亦罔敢不飭而祝人之辭迺弗克稱臣凜然若有殞喪是懼臣聞之名以行禮義以居名有禮而非其名禮則弗經有名而非其義名則弗立今將蒙於匪宗以訛其先人名義非僻禮則曷居乞下所司議楊為蔣俾敦于姓初以附禮尊祖崇宗之意謹冒死上請制曰可國信於是額岳山享堂謂蔣氏世祠示反正也而命余刻其麗牲之碑迺述其事復系之以詩曰蔣氏姬姓受自公旦支屬綿延以迄于漢時維遂適翼佐中興提戈躍馬叫號請纓奄有四履比于岳亭岳亭之孫亦世

金明文範卷三六

三一

有人孰艱難昧迺迷姓真遂及丘隴樂鞠荒榛凡茲蔣氏孰究孰宣于蔣之廟于楊之先禮既匪經神慚弗受是生孝倖以正宗胄維茲孝孫祖考之積冥合化物與神為德旁及史牒罔不鈞櫛遂和天閣請刊風武方其未請祖考咸既既請而復祖考咸喜遂率族人式陳簠簋山則有阿則有渚惟爾孝思云豈無所繫千百年觀此稷黍

樊子讀書堂記

樊鵬

樊子從祖父居信陽城外西關後居城中四科坊下宅近市井少清暇心常厭之嘉靖十六年自固原奔母喪歸遷居之念益切迺得陋室于城西南因稍更新與宅西有餘地性好石積石數十片為小山栽松菊數種後築小學賢

山三峯可坐而見名看山亭中築樊子讀書堂取先王之書間中誦習之居三年間一出城造先人墓所十餘日一出戶會賓朝夕坐卧其中而已服闋歷夏秋賓客咸促樊子行樊子殊無意也客有問者曰方今聖主在上群賢馳逐或數月而超拜或一年而再遷如恐不及子在官居憂薦章十餘上柰何如痴如愚長便安于此乎樊子喟然嘆曰余以客知余客固不知余也夫馳騁周行驂駟之步也搏逐狡兔韓盧之志也趨會風雲賢才之事也是以聚精極慮夜夢皋璣晝奉虞書丹敷華綬競曜爭光不知日之不足也若余行則拙步鳴無善聲體嬰百疾幹罔一能性又直方不能容物見趨時赴勢貪賄殃民之徒必非薄之

不皇明文範卷三六

三一

如傳敵然夫居無一事猶且呻吟不絕靜焉觀世或至撫心痛哭何况鞭笞駘於風塵逐流波而上下所不能也即使勉疆為貧就官天下豈有不冝于時不容于物如是而能與賢者並立功名邪又所必無也故讀書堂有待而為他日歸休之地計已定于今日矣客但觀之

省耕記

顏木

李子省耕於沔田父進曰傳有之農功如政夫噬國之紀也種治之基也錢鏹耒耜君之使也豫以謀物敏以集事豐其土材蒔之播之滋其不足去其作害洩其餘者跪而達之恒其無滯夫穀猶民也民則有口禾則罔識唯物難矣故榮則喜之悴則慮之慮則養之養則成之相保相愛

須而勿亟周詩曰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言木之情也故君子怒則害政小人闇則害苗雖苗無知農明其性故克敏有獲也吾聞之太上有立田其次有立種其次有立業故厲山氏之田墾而勞農之上也后稷氏之田種而嘉農之中也許子之田專而僻農之下也言已自賦大田婦賦良耜子賦楚茨僮賦七月李子乃還

六經閣記

顏木

昔談理道不假於言言也者闕而後宣者也和不言賢佚不言息暗不言衣飽不言食譬如饑寒疾苦輒有所白仲尼云天何言哉天無缺故不言斯天之所以為大與深矣哉是故昧於機斯言畫薄于理斯言則滯於情斯言律于

皇明文獻卷三十六

三十三

于紀斯言法垂于度斯言節愆于和斯言樂道而足焉聖人無言六籍又何作哉故後賢之于言不當占聖人一畫斯以理道為精和弗以辭說為繁簡者與故言愈希則世愈樸言愈繁則世愈薄非關言者道有明晦焉爾由是觀之言也者非聖人之得已也六籍也者非聖言之得已也聖人不得已而有言後世又何紛紛之說乎吾為毫人建閣而藏經不欲其以言而求焉故為是不得已之言焉

重建忠節祠記

吳鼎

初弘治十載巡撫部使者舒城姚公建忠節坊于杭以表故行人伍公唐僕射褚公朱岳武穆王我朝于肅愍公語具上蔡李相國記中坊左為說石亭亭外墻垣縣官地也

北歲垣圯亭毀地沒溺鞠為茂圃僅存記石漫漶而風聲微矣岳氏于氏及郡縣諸生以白按史吉水周公事下杜倅炳徵諸往牒暨故老良然已反正其地周公曰國家以忠義勸士而士節不立其諸宣揚導化者之責乎余實忝竊其官戒賢大夫之烈不述墮先正所建余甚懼焉乃管作忠節祠于故侵地會令毀淫祠則撤其材為堂像設四公于中前重門東序西序後寢各四楹中門左右各為亭一以覆李公記石暨今記石他庖湔周垣率如儀經始嘉靖十有六年冬十月越明年夏且落成周公去代者應山傅公飭有司事事歲以仲秋之望合享忠節祠而擇玄妙觀道士侍祠焉又明年滇府高公來按鹺政歎是義激揚

皇明文獻卷三十六

三十四

甚大而未有紀述告郡太守陳侯曰侵地復歸賴前記足徵也已今祠而無記後將何考焉矧余履姚公之位余何敢讓郡守亟圖之相與問于鼎或曰何祠乎忠節曰祠人臣以忠而反被禍者也然則何賢乎伍公伍公可謂竭忠所事矣何賢乎褚公褚公可謂正言不諱者矣何賢乎岳公岳公可謂主辱臣死之矣何賢乎于公于公可謂安社稷為悅矣舍四公無死忠者乎曰有有則何祠乎四公或生于斯或歿于斯者也然四祠載在令甲複祠不近黷乎曰秩祀古今同德合義益廣風勸春秋與賢者不一而足意也惡乎黷惡乎黷不然浮屠黃老何益于人紀而精舍莊嚴幾百千所矣不深省彼而顧厭此謬矣矧曰有其舉

之莫之敢廢者哉是所謂崇國典修舊章紹聞前人之懿
非比于造端也而或疑未經建白于朝亦過矣為辭四
章俾歌以祀四公其辭曰

騁余望兮海東靈何為兮水中靈之來兮潮生化鳴夷兮
長虹駕素馬兮朱旗撫長劍兮憮憮臺有麋兮墓有檀嗟
太息兮焉終

右伍行人

展吳歌兮越吟魂不歸兮焉如狐死必首丘兮胡不反葬
于故都靈修化兮媒勞綠衣繁兮愁予奠桂漿兮椒糈鬼
歸來兮南方不可以居

右褚僕射

皇明文範卷三十六

三五

鼓擊兮銳歌君不樂兮奈何有酒兮如渴君不飲兮獨醒
鐵甲如雲兮蔽日而來下蚩尤為旗兮玄豹為馬攝天矢
兮執天槍落旄頭兮殪天狼歲既晏兮壯士驚杳冥兮
懷北征

右岳少保

吉日兮出符獻公兮椒酒陳饌簋兮絙朱絃奏黃鍾兮破
瓦缶死從彭咸之居兮生與仲父為友狄何為兮四裔晉
何為兮中原思公功兮未敢言

右于太傅

顏溪記

吳昌

杭故洲也東塘西堰而中城焉所謂左江右湖者也湖濱

甚無巨魚宴嬉之舟歲費千金然以其麗也非特杭人自
樂焉天下知名久矣東顧江淤壞數十里每潮汐之候雖
大旱土俟津潤用是宜農圃蔬菰尤良謗白東萊西水閑
非他方所及然以其樸也若顏溪者非特不遠聞杭人亦
罕造焉出艮山門迤東七里為顏溪或云顏氏嘗主之故
名或云顏鹽也溪經斥鹵若沙田云爾溪稍南即沙田東
北指褚山褚山海門也潮汐出焉今司寇胡公別業溪上
依水竹結廬而田築塲不垣不墾胃子子忠未入成均時
恒遊息焉樂之自號顏溪主人是溪之味不甘於西湖壘
澈又不如湖載糞壤鳴桔槔飲牛浴蠶不雅於畫舫金龜
而鼓吹也黃茅苦筍榛莽彌岸非若蘇堤之柳道院之荷

皇明文範卷三十六

三五

也遂戶草堂話桑麻憂雨暘督稼觀穫而聽耕田之歌又
非若漱玉泉汲龍井聆水樂紺宇在前雲樓映後而放鶴
觀魚其間也沿濯斯溪皆鰲面塗足之夫鄉音刺刺不入
耳豈如湖上麗人簪言王貌而羅綺金珠者乎之數者明
知其不如而避彼擇此蓋佚則淫勞則好善其擇之審矣
于是見司寇公恭儉之風子忠保家令德胥可為法記之

新城縣遷學記

吳昌

新城為杭下邑洪武十年建儒學於縣治東偏地隘堂序
不足周旋士無絃誦之舍前臨大壑岸善崩數請調發築
障無已蓋百六十年于此矣嘉靖十有七年春訓導唐堯
儒以諸生言白于侍御普水周公曰不佞二三小子爰宅

于故不能胥誨以有聞也唯歲廢縣官庸錢與水爭尺寸地競競日虞顛覆且不暇矧曰克明先王之道應聖世之求乎邑中有應毀淫祠曰多福院其地高增正方以學較之僅五之一苟損數載防壑之費舉此遷彼去我凶德兆鼎績于敝邑竊不勝大願周公如諸生言亟下諸縣當是時縣乏長吏或沮以浮言未有以處也訓導乃會邑中諸父老告之故諸父老曰吾有子弟教之而不為之所敢煩有司請相與經營分役蓋董董草創其儀而已未幾教諭曾廷梅至相與嗟惋宮牆之蕪蕪而禮樂之難興也以白于侍御應山傅公公方誠郡縣毋輒管作煩民聞是則太息曰嗟乎學校者風教之所關也今更既無師帥于下乃

奎明文範卷三六

三七

不究宣上之令圖使諸儒抱遺經託處草莽其不稱朝廷崇化厲賢之意爾經歷朱淵丞往相度凡百役經費終厥功經歷奉令惟謹謹蘭故學地及縣官棄地取其直以贖刑之金為築藝會滿山聶瑩為令聶固宿儒始至遂以學事為已任於是上下驩然僇力有成績矣故者飾闕者與即浮屠之宮以祠先師先賢中為四楹兩序八楹前重門門之南鑿泮池宮左明倫堂四楹東西齋如之前儀門後為講堂堂之後尊經閣亦皆四楹其東北隅為啓聖祠又東敬一亭亭之南為射圃亭旁列諸生房凡三十號前賢廩庾官師異館庖湍潔清下至吏廨垣屋率如儀是役也訓導實倡厥始而聶令克成厥終焉十八年冬十一

月落成徵記於余余嘗讀春秋築作臺觀必謹書之凡以重民力也而魯僖作泮宮無譏焉厥有旨哉王者建國教學君民為先役雖勞而不可已者此類是也今臺察公持斧奉使務與民休息而獨喟然興學風觀于四方可謂通經術明大義善觀人文者哉或云古者國小不備其制然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邑雖陋必教以禮樂牛刀之戲豈其然乎聶令知首務矣夫土敝則草木不長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地氣則然也濟濟多士藏修游息于斯高明光大自是以往彬彬多文學顯矣雖然古之設學期以化民今之設學視為彌文豈獨壤地有利不利哉諸儒當莫厥攸居之初聶乃舊習惟新厥德爭自濯磨勵精聖門久大之

奎明文範卷三六

三八

業誠移風易俗之一時也不然大夫師長相與勤教之意荒矣是年學使惠安張公試諸生多異等云

北堂玩適記

張治

梅岩思悅其母雜花草禽蟲人物繪為圖時奉披覽焉題曰北堂玩適君子以為能養情矣花之族凡三十有一紅者白者紅白間者數本開者半開者落者莖者實累累者數本風垂者露漉者數本蔓相附者枝相倚者數本玩之無弗可適焉禽之族凡二十有一飛者鳴者喙者飲者鳴相和者飛相逐者舞者群舞者飛欲止者棲者浴者交頸立者怒相攫者大小為鳥凡七十有一玩之無弗可適焉草蔓水面浮者岸附者陸而蔓者陸蒙茸者渚生者生下

田者凡六事蟲之族爲莫辨爲虹蜃爲蝓自是蠶爲蟹爲
戴爲螫螟爲蜉蝣爲蠡九九種玩之無弗可適焉龍而躍
者虎而嘯者兔撲簌者牛殢摩樹者鹿牝牡戲者凡五事
舟漁者一人讀者一人坐披閱而有所思者一人玩之無
弗可適焉龍湖子曰圖以度衷也梅岩子其知孝矣夫花
華也華以招質見其華則思敬身之儀乎禽勤也勤以敏
功見其勤則思克物之慮乎草藻也藻以繁德見其藻則
思中樞之純乎獸受也受以廣道見其受則思全歸之安
乎蟲窮也窮以盡物見其窮則思究變之知乎人仁也仁
以長世見其仁則思敦土之愛乎夫六者悅親之大也衷
有焉圖以度之梅岩子其知孝矣

二千九

西野記

桃凍

莊生氏胸次超詣俯視萬物凡可喜可慕之事舉不足以當其一快而顧於濠梁之上獨樂而玩之世之言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由是丘壑夢龍衣冠巢許卜勝以自娛者率取其言誦之予游不及子長固未覩所謂濠也見夫似濠者思每悠然將以求莊生之樂而未能也然嘗選勝於天下自潤亂流而濟以抵維揚陟金之巔若拱若翥入雋之幽若踞若蟠巖北固之麓若控若紆望廣陵之曲江山挾水爲雄若翕若囁若觸若歷朝夕異狀不必觀之八月而後爲壯也使人神游汗漫直欲駕鯨扶鵬此其所謂會心者寧獨濠上之樂云乎丹

徒有袁翁者治別業於漕河之西號曰西墅面江流對金
阜東望焦南望北固一方之勝江外所未有也翁之于上
舍極夫調于京師爲言西墅之勝請記於予予舉江山爲
說意其不能有加也而極夫以爲未盡復於予曰先生所
稱游士之觀也僕所請則隱居之適也家君於山水之觀
已得之矣願言其所以爲適者予申問之曰吾聞翁之營
斯墅也遺聲與利寄迹區外構以堂皇設以賓榻列以圖
史墜以花木啓戶視之無所不曠焉於是心與地遠景以
時妍或春霞曉曙或秋煙暮冥或午風初薄或夕景欲沉
或村墟夜春或樵蘇晚唱或林靄流翠或潭影凝碧或月
色漸匿或雨聲驟至或山郭參差危榭突出或梵宇幽
明

梅國記

姚涑

洪崖仙尉隱於大庾之嶠長子孫者累數百祀跨躡南北
綿邈遠近夏曄冬禧日衍以蕃容有過之者始見之若聚

焉繼見之若邑焉滋茂弗已宋守趙孟邁氏見而稱之曰
若是其稠乎是可國也於是建國號曰梅奄一方而有之
封域視古宋衛然其國與諸國異有父子兄弟而無君
長有疆圉山川而無城郭有榮瘁盛衰而無征伐有風雨
霜露而無耕穫有大小短長縱橫曲直而無妍媸其居結
理而構瓊其俗擷芳而嚮馥其服被縞而曳素往往搜冥
寄遠埃壙之地弗處世慕其潔至假冰玉神仙以爲喻國
於南州而性獨耐寒雖加以嚴霜暴霰不能厓也自肇國
以來輒隸於職方歲遣子修貢于廷累代嘉之聽梅氏自
爲治弗奪其土於是國益庶且大杓梅氏以昂味薦于商
商道賴以復興周人得其名于謠以列于司樂者由是聲

皇明文範卷三十六

四十一

重天下華實既符今古同賞或謂其風節獨勝或謂其神
形俱清或謂其標格秀雅或謂其節操凝固如嶺平杜
少陵林和靖諸名賢皆與梅氏爲方外友類形諸篇什以
摹寫情狀然其所得不過一村一圃一林一水之勝而未
有以國名者自梅氏有國而其散處於海內者咸列于冊
庸罔或先焉立國既久梅氏之英爽山之靈相與求其主
劉先生挺生南服出而臨之而國於是乎有主先生猶不
敢當曰吾梅花國人也或請于先生敢問宅是國何義也
先生曰吾之所取於梅氏者有五善焉博於濟物仁也不
撓於時義也生不相陵禮也審於擇友智也出不愆其期
信也此吾之所以獨樂于梅不徒臭味之合而已若夫素

梓之所詔鑿帶之所佩朝夕之所翫几案之所咏皆取足
於是而梅也無役不供亦惟來吾適耳奚其主問者曰梅
生數千年乃有國復數百年乃有主主是邦者非先生其
誰天下不被梅之澤者久矣今世所賴於梅者微先生孰
能盡其用乎幸矣先生之主斯國也且昔人有所謂烏衣
槐安者徒託諸寓言皆齊諧之流非所以語於道也先生
之國以實不以名以道不以物吾益嘉先生之善爲斯國
主也先生笑而不答因書以爲記

青州府儒學修正大成樂器樂舞記

馮惟訥

青州古齊魯疆域也孔子嘗聞韶於齊歸魯正樂而具季
子觀樂於魯見舞招節至齊歌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皇明文範卷三十六

四十二

夫樂莫盛於韶蓋自有虞之後數千年惟齊魯能存之固
所謂秉禮之國載觀季子之亟稱則齊之所爲樂亦不可
不謂之盛也我國家治定作樂蓋祖宗之所苞涵郊廟
之所奏假固可與招節媲美後先矣然其文列於宗伯其
器掌於太常其頒諸天下所得習肄以共典秩者則惟有
大成樂章耳而吾齊因得備樂舞以崇事先師是固至德
之儀刑而大風之餘響乎然沿習既久官師不深考論樂
器散壞闕佚歌聲啞慢不中律呂至於執籥秉翟皆取足
市肆歲時享祀爲具而已嘉靖壬戌冬武川杜公來蒞郡
癸亥仲春釋奠於廟庭驟顧歎曰蓮豆之不具是有司之
過也禮樂頽廢則何以稱齊魯之邦於是慨然思以作新

之會太常僧即耿時中來為 衡藩典樂習知音律諸生郭東楚稍諸聲諸公選於郡塾得通習律章句童子日餘聚之庠校延二人教之暮年而絃誦舞踏聲容素綽然有倫公為給舞服領于學官一准諸生服之制至祝致栢旋旋節羅羽皆考圖譜一新之高唐王嘉樂盛美以所製瑟瑟垣麓鳳簫各如所肄來遺相事公乃言於督學監司曰按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夕成童舞象足徵樂舞在童蒙也然居業必於學校今郡所教令為樂者百餘人願試其文義收克弟子員以為樂學之勸監司可之錄十人焉繇是諸童子津津然競勸歌樂舞踏雍容雅都郁然盛矣昔在漢初蜀地僻陋文翁修起學官選子弟開敏

百明文苑卷三十六

四十三

者親自飭勵至察舉為吏以榮寵之由是政化大行西南就學者比齊魯焉况公所治故稱文學之都而禮樂之盛在古昔章章若是今創其論數而振起之聲光固已炳先列郡然則有虞雍穉之風當在吾海岱間而季子所稱美哉決決者不知視今日何如也夫中和樂職昔人作頌美罔竊願自效安得以不文辭哉公方修建郡治嘉其堂名曰至道蓋言齊魯化民之術均也此可覘公師帥之大猷其修正禮樂蓋非徒取文具備觀美而已公名思字子睿四明鄞人登丙辰進士由工部郎中出牧吾郡云

雨中泛湖記

許穀

嘉靖丙午余以罪放逐於武林將與箕泉王子訂湖山之

約每苦風雨猛烈未果俄而南溪楊子放舟自海上至問訊謫居敦厚友誼於是慨然命駕斯游遂勇時二月廿一日也是日零雨初歇旭日微映和風徐拂淡烟未收乃並巒聯輿憩於靜慈之上八窓洞啓四天豁然湖山青蒼俱在目睫寺即倚南屏山山有怪石長松峻嶒巖聳人語不聞松濤宛轉響若萬馬騰空而下也人謂湖上縱觀以此山為曠豈不信哉頃之陰雲半合微雨漸零薄飲初醺榜人適至相與攀蘿羅所堤坐於青舫之上于時烟霏迷濛水波滄茫群山疊岫恍惚如失循六橋而下則紅桃碧柳隱隱有芳菲之色鷗鷺出沒於滄浪之間若與人狎而不去艤舟孤山猶見和靖之墓回視保叔浮圖微有髣髴而已

百明文苑卷三十六

四十四

幽興勃然舉觴無算有善歌梁州者悲切可聽乃復秉燭流連踟躕各不能去噫嘻此可謂之人間而非蓬萊弱水乎余謂良友罕覯佳景難遭放浪而會乃成歡悰余與楊子別已六年與王子別蓋十有五年矣書劄相傳恨不能會今會乃在湖山間復值此景豈非數之前定者哉且人之游覽必選晴霽今觀烟雨之上泛舟者幾人乃知寂寞之適人所不愛貴在自得之耳况乎紅英半落綠陰漸成春且闌珊去矣必茲惠風和煦豈不晚哉然則吾二三人不暢敘劇飲負於斯景多矣然二君行且登朝堂用世矣余將抱拙丘園詠歌烟月他日倘訪余於白鷺洲南握手道故豈能無感於斯會也哉

也倅無衙居吏無子舍奚以夙夜在公命成之又曰社學以明民也儀門鼓樓以肅衆也陰陽醫學旌善申明亭以存教也舖舍橋梁以利濟也州獄養濟院尤域民所急又命成之既乃及于州堂規其楹正堂五之串堂後堂各三之廂房庫房儀仗庫吏目廳皆如串堂之數深廣各倍舊焉覈商稅之隱入者沒以供工欽產多良材而民習構竹巢居族教之版築禦火與濕民未即從令乃罰其尤不率者以益工自嘉靖戊戌李冬州堂經始越明年季秋告成費白金僅七鑑州民爭走瞻賀歸而視其家則亦百堵堅完彌望矣而州守之衙居乃未始有經畫焉民再以言於侯侯笑而不應州倅朱君浙謂其民曰侯自有廣居爾何

皇明文範卷三十六

四十七

知侯昔為督學憲臣于茲萬宇宮牆侯之所矩矱也入為天子之九卿明堂九筵侯之所位者也侯且不彼寧宇然而來居海之濱是孰宇宙之而奚有於茲堂乎政本既尊壯觀有赫嘉與爾民相協厥居斯已矣海氓竭竭崇堂輾輾爾將以是為不朽名爾之見則然吾當為爾謀記必於倫子侯同年也倫子聞而是之曰侯之所存以自存孰能涯淡之存侯於欽則斯堂也不可以不記侯名希元字茂貞聞之同安人

皇明文範卷之三十七

記

南平縣雲蓋里社學記

徐階

南平之雲蓋里故有淫祠維老釋氏所為像祠之里楊生贊予毀以為社學既又病其卑隘即祠之左作新居焉地高而明屋敞而固師弟子講論遊息於其間者既安且適矣予乃進其師弟子告之曰若知此屋之所由作與吾所以責於爾者乎夫業賈者必於市業農者必於野業儒者必於學此屋之作固以別爾於市技諸野而登之儒也然而謀利者賈之為也謀食者農之為也謀道者儒之為也賈不能以謀利不可為賈農不能以謀食不可為農儒不

皇明文範卷三十七

一

能以謀道其獨可為儒乎自三代之衰外誘深而正學隱至於今日益靡然富貴之為慕師之教其弟子曰吾將使之為文詞取富貴焉苟有工於其藝雖甚不肖世以為賢矣弟子之求其師曰吾文詞之未能將就彼而學焉苟有能傳其藝雖甚不肖世亦以為賢矣師弟子之所為胥失其本業而世又賢而助之為業日勤叛道日甚其名曰儒其實賈與農焉已耳其居曰學其實野與市焉已耳爾師爾弟子苟所為若是則此屋之作不亦虛乎故吾有以責於爾居其室必思修其業享其名必思履其事入而孝出而弟是弟子所以學也率之孝率之弟是師所以教也愛其親舉之以事君敬其長舉之以事上孝弟修其身而舉

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之爲儒也夫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凡吾之責於爾非有加於常惟本業之復非有出於位惟所居之稱非有遠於人惟以別於賈與農之爲爾爾弟子其知所從事也哉於是胥應曰諾楊生曰是將久而忘也請記焉

楊隱記

周易

休人楊隱桐冠襟儒諸不佞於赤山草堂不佞進之曰而何居曰某不敏嘗學易于河上丈人命著之遇需之漸其跡曰有乎街中需于空同其行容容乘木有功丈人曰命之矣某用拜而受之遂爲楊隱氏不佞曰夫楊仰無幘蔽

古學明文範卷三十七

二

俯無符若無芥凡爲乎其隱也楊隱氏曰噫志所寓耳古之人有巢隱者有鮑隱者有穴隱者其巢其鮑其穴云乎哉志所寓耳巢寓其亢也鮑寓其室也穴寓其邃也夫槎抑亦寓夫適而已耳且吾聞之所蔽蔽明履危躋步屏凡尼躬夫蔀近瞽躄近瞽尼近枯奚適夫槎以天地爲蔭廡以日月爲戶牖以江漢爲孟孟以鯢鯨爲儔侶乘二氣之正御五行之真繇縣栩栩捷喬八極商場適來無行無止行不知其所始止不知其所窮其適乎哉其適乎哉不佞曰噫古之人間有所謂假道于仁託宿于義遊溟濤之鄉炊昆象之田息澆滌之澤來不可圖去不可止者槎隱氏其似之哉其似之哉

大觀亭記

邵經邦

余天子卽吏職主計計已不當顧而之他若茲亭迺余創曷爲創之則故有來蘇亭登于典歲礫于苴碩厥基巉巖崇律延岡如鼎巖巖前一泓園走如龍後如傾金今所謂龍王堂也俯瞰城闌睥睨龍山延矚西樓賓于故落帽臺時昔神會之歟甲申夏余來蒞事嚴下遑他適冬迺走于郊荒臺夕陽湮風靡草亟問亭亭焉老佛氏所有嘆息者久之越三日吏白於楊公將漁公諾借余往觀焉乃於漣漫之處張帳川藉以薦日嬋影媚森陰交錯已而潛者魚者罾者網者皆而出者負者昇者支離而前則有鯉有鯢有魴有鯉有如丙穴之肌淞江之鱸並而陳之或扞以拔或圍以伏顧曰觀樂哉未也夫觀山川者其鬱郁也臺榭者其興感也原隰者其閑宗也物態者其性情也故歌龍山之詩風流慷慨之餘乎攬太暉之風感嘆悲傷之至乎步寸金之堤保障干城之功乎尋來蘇之跡惠澤教化之流乎觀悠哉未也巫峽之濤天地其迴也江漢之波日月其長也荆巴之山險夷其極也洞庭之潯古今其涯也是故可愕可異可駭可嘆可觀可久易曰物大然後可觀又曰大觀在上此之謂也於是楊公矍然曰觀大矣不可不貽他日迺屬尹郭君計八楹而亭之扁曰大觀云

一鑑亭記

邵經邦

天之用鑑則日月明地之用鑑則淵泉清人之用鑑則是

非公物不能鑑人德其鑑是故金之德從而作範人之德
鑒而作儀水之德空而作明譬之曰明鏡止水夫水物也
方其消消始達滌山大澤之中天地通其發日月合其流
雲雷護其根夫誰得而探之污云乎哉及夫大海風濤之
中蛟龍揚其波鱗鱗弱其流畏變不測莫可名狀噫嘻險
哉是以其道貴止不止則潰矣惟人亦然方其悠然獨得
蠕蠕蠖蠖之中與群聖居與六籍遊夫誰得而窺之犯云
乎哉及夫利欲紛拏之中百瘡挫其躬萬慮撓其形人且
得而訶訕之媒孽之噫嘻可畏哉是以其道貴介不介則
隘矣則之賢旁有隙地焉余葺而濬之得水方一丈試進
之泓江之泳神明之臨也出泉之象果行之資也濯纓之

皇明文獻卷三十七

四

聽自侮之戒也兩集之恐無本之憂也臨淵之嘆羨魚之
情也酌水之意尚潔之風也溫鴈之防徇欲之懼也覆舟
之喻鮮終之羞也因而名之曰一鑑或曰子以方塘半畝
為言孰若滔滔江漢者乎余曰詩有之漢之廣矣不可求
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余小子何敢望焉雖然倘能自
奮於橫流狂瀾之中求伸於濬濬行潦之內有大人先生
與之立焉匪以鑑人且以鑑物匪為一事之權輿且為天
下之準度鑑之時用於是大

真鑑記

廖道南

內史氏使政至真州真尹熊彰勞于郊覲迺言曰不類籍
茲龍靈長茲邑也惟時生于斯為鄉賢俊髦岐嶷魁梧奇

杰矯焉相與著者若而人惟時蒞于斯為名宦懋德昭庸樹
聲靈采納輒明儀蔭蔭焉莫京者若而人惟時視於斯為柱
史西晉張公屏棄培本刻漏逐真竟逸輯遺發淫崇正表
幽揚烈合之得若而人史其記諸內史氏曰古者士之修
于鄉也師稽三德保校六藝養之以禮義廣之以術業終
之以道德生也可賓于國沒也可配于社是故士皆賢也
不必有鄉賢之名古者官之澤于民也閭閻于胥黨數于
正辭繫于宰統之以六典馭之以八柄時之以六計生也
登于仕籍沒也垂于祀典是故官皆職也不必有名宦之
名世不師古大道鬱湮忠信日薄講張明興士以好名為
急易直于諛諛柔敦厚之意荒官以左名為貴悃懃靜
恬愉朴雅之則弛弊也久矣是故良胥為厲感怪者祀君
子以為不經實沈為崇所庇者祀君子以為不信蚩尤為
亂黷兵者祀君子以為不武有庖不弟崇謫者祀君子以
為不義盤瓠不父修誕者祀君子以為不智祀豐于昵為
弊之甚迺若張史擇厥若賢列厥若宦創厥若祠君子曰
有惠麻焉禮有之法施于民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
患其茲祀名宦之祀已爾乎語有之鄉先生沒可祭于社
其茲祀鄉賢之祀已爾乎俾厥若真大夫真士真民則德
以觀化則功以觀績則言以觀教則象以觀意則名以觀
實五觀與而古道復矣

應昕記

廖道南

應臺主人扁廝斯于臺有客過而問焉曰美哉臺乎觀名
可以思義矣主人曰何哉爾所謂義者客曰台聞之日出
於陽谷浴于咸池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
明至于曲阿臨于會泉是謂蚤食臻于衡陽對于昆吾是
謂正中靡于鳥次至于悲谷是謂晡時薄于虞淵淪于蒙
谷是謂定昏是故朝昏昃晡有循環之義焉茲臺也其然
乎主人曰善哉言乎善言必再客曰古者諸侯朝而辨色
端委立朝言而考職陳力就列夕省典刑懲愆思儆而後
即安卿大夫朝稽其政浚明宮歲書量民食宣序民務夕
覈其業庀修家務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簡以法坤虛而
講學易以法乾夕而習復仁以法聖而後即安是故夙興

香明文範卷三十七

六

夜寐有惕厲之義焉茲臺也其然乎主人曰善哉言乎善
言必三客曰易有之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又曰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是故君子之觀日也被其
容光知道之本也體其法象發神之情也於乾夕惕保雷
有之業也不然則業日墮墮其憂也於晉昭明宗日新
之德也不然則德日晦晦其傷矣夫大禹聖人也分陰
是惜文王亦聖人也日昃不遑聖人且然况其他乎故曰
觀名可以思義矣

單城記

廖道南

單縣城成山東守臣來言曰夫單父古采邑也東瞻泰嶽
則徂徠梁甫是伯禽之曲阜也北望臨淄則琅琊渤海是

呂尚之營丘也邇接鄆郢則龜蒙鳧繹是滕薛之故疆也
遐聯鄒費則沂泗汜汶是濟兗之支派也而單父三面帶
河河流環繞滄泓瀟瀟激湍決瀆滾民罹于災靡有寧宇元
至正甲申河決曹州梁山鉅野積為巨浸我明洪武己巳
河又大決正德己巳又決梁靖口辛巳又決八里灣己卯
亦如之嘉靖癸未霖雨大注水大奔放衝激湍迅漂厥室
廬壞厥禾稼蕩析離居邦乃大恐至乙酉中丞王堯封來
撫東上喟然嘆曰於乎民其為魚乎夫有人有土有土有
財有財有用乃今高岸為谷田卒汙萊是無土矣老穉溝
壑壯者散徙是無人矣府庫空竭室如懸磬是無財用矣
非予溺之而誰乃謂布政使郭韶曰維茲城以衛民經之

八皇明文範卷三十七

七

營之汝其總之乃謂按察使潘珍曰緩善良遏寇虐為民
保障惟汝力乃謂參議侯位劉淑相曰汝惟職專茲役往
視予民毋俾民憂乃謂僉事陳德鳴曰汝往督之以昭汝
憲乃謂兵備王言曰飭汝師以防奸宄乃謂兗守喻智曰
弗城胡邑弗邑胡民惟汝責乃十有一月丙辰越若來升
壚以望故城之陰大河之陽陵衍而平土燥而剛卜云其
吉終焉允臧越明年春正月甲午龍見而雲土功伊始峙
乃餼糧饒乃畚揭乃辨土物乃興板幹乃課章程相其陰
陽則筮人獻吉筮氏貢良定其方位則水臬以懸規景以
測畧其廣狹則野度以度塗度以軌揆其經制則官隅七
雉城隅九雉林之陌陌築之登登百工惟和罔不用勤哉

三月城成又三月縣治成又二月學宮祠宇成監司有臺藩臬有署置郵有舍醫歷有學基有闌閣堂有塾序疆有堠望火師監燧水師監灌民趨如市賓至如歸樓櫓道雉堞悠悠遠引崇堤俯瞰邃流向爲民患者悉民利矣單父之民胥嘆曰於乎微諸公吾其魚乎先是巡按御史張英李吳王正宗咸與力焉而綜理于內則布政使滿墳叅政常道江曉王朝副使錢宏任洛余本僉事謝芝遄寧而躬厥役者則同知卞鼎縣簿王懷禮經衛朱澤也內史氏鵬集其事卽詩曰盤庚遷而民怨咨置又遷而民樂康何也吾河之患同而遇之時異也春秋城郕城鄆城卽城楚自六書不一而城韓城齊城朔方詩必稱之又以武天

八

宗子諱之。王公設險聖人域民而豈徒哉。矧單父在昔爲周王子孫邑。觀單襄公之聘楚。靖公之處晉。穆公之事周。施澤于民久矣。乃若此子。賤彈琴而治。厯馬期戴星而理。其勤勞單者不亦遠乎。繼自今其母忘三公之烈。與二賢之勲也。已爾。乃繫之辭曰。於維東土上應虛危。泰山爲鎮大河爲池。惟茲單父。姬之封邑。襄公康之。靖穆攸立。魯王定哀于賤。定來尚德。若人爰有琴臺。巫馬繼之星馬。夙駕蹇蹇。匪躬不遑。蚤夜百千餘年。以迄于元。河流漲溢。蛟龍吐吞。砥廬漂沒。宮宇爲沼。孤藻交加。煙濤澎湃。下迫于今。城復于隍。民患滋深。率籲彼蒼。中丞蒞止。乃新百堵。迺左迺右。迺疆迺理。役者協力。贊者協謀。崇墉修塹。傑觀飛楹。

九

都人豫喜載笑載語以藝稷黍以穀士女自茲伊始民樂
且康援之衽席登我高岡我觀民牧誰其作者召伯勞之
農狎于野禮稱築郭書戒勤墾惟茲單父中丞之功無成
有終惟臣之節矢詩不多以告來哲

教英

嘉靖壬寅秋九月既望侍御猶齋謝公觀風至峨眉梅塘
毛子渭野樊子賢子咸以職司從一日臺中無事毛子曰
此中三峨之勝聞天下二三子願從公遊焉斯亦古人張
弛之道也公曰我於此山興復不淺詰朝從公出北門由
寶經樓入山凌絕度蒼水橋過中峯寺度雙飛橋見一水
奔流而來有石突然砥其衝乃分流二派由石梁飛下擊
盪震撼宛宛趨龍門而去憩四會亭野趣清暉應接不暇
有鳥飛鳴而過振響流韻如奏玉琴西行數十里望見白
水寺臺殿在翠微中如畫時日已卸山遂投寺宿焉五鼓
旣作從公上頂心坡石磴峻嶮而躋陟之險如登天然歷
大雲壑小雲壑路稍平上胡孫梯又險上木皮殿梅子坡
攀緣鐵鎖又險上雷動坪左右深壑黑不見底又險道左
有禁語鐵牌山僧曰坪下巖洞爲蛟龍蛇虺所棲其氣貫
乘烟霧而上故禁遊人緘口避之上八十四盤又險自入
山至此多在雲氣中行忽仰見天角雲漏日光如金在鎔
炤融絢爛不類下方所見山僧曰日無異也但人在清高
處與塵埃中光景自是不同至歡喜亭遂緩步度天仙橋

八天門樊子請公題名刻石從之抵光相寺上大峨絕頂
攬結秀色吞吐高明西望驪臺及瓦屋諸山如列几案
北顧玉壘青城諸山如聯培塿東視蜀江之流如衣帶俯
瞰大峨之腰白雲平鋪周遭一色而中峨小峨蓋覆在下
不見髮尾莽然如雪積平野月籠寒沙微風西來雲光澆
灑又如洞庭彭蠡之間濤春浪激不可名狀公曰到此境
使人肝膽澄徹平生奇觀無踰此者俄有三鳥飛來形如
畫背倏如鴈有二鼠隨之比松鼠差小飼之以粒與人甚
狎良久鳥鼠皆去山僧報曰佛光現矣相顧山腰雲氣上
有彩霞圓光一道小如車輪繼有一光大如車輪良久乃
滅公曰此蒙下必有寶藏之氣故雲觀之日射之光乃現

皇明文範卷三十七

十

若雲日不相諱則無此光彼謂光山佛現也謬哉已而雲
氣漸散暮色蒼然公揖諸君退明日遂相與緣徑下山時
雲飛木末雨意欲來公曰觀山變態如在煙雨中遂行既
入城漏下二十刻矣明日謁公行臺公曰東坡有言山水
放遊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故王羲之嘗欲一遊峨眉
而終身不果又聞來遊此山者或不及時則雪封岩徑即
有能至絕頂或值風雨晦冥敗興而還吾輩昨來之遊良
愜賞心毛子於是請循晦翁登祝融峯故實揆藻抒詠以
謝山靈公賦古詩為倡咸和之予不敏攬其繫紀之勒石
山椒以諭諸後來之遊者

九山子記

朱廷立

韓孝可氏自稱九山子使人問記于嬾吏坐芙蓉亭方濡
毫而思也已而客至曰先生述文字今不述耶嬾吏曰為
韓子記九山耳客曰何謂九山曰呂氏春秋曰會稽泰山
王屋首陽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是謂九山客曰韓子
非楚人耶何自稱者遠也嬾吏曰志畫者不可言神交局
隘者難與言玄覽吾有以語子矣夫韓子信楚人也子欲
其交盡楚人耶夫不同有一時之人有百世之人少而
元亢焉壯而錚錚焉老而泯泯焉是曰一時之人少而疊
疊焉壯而巍巍焉老而章章焉沛而為澤放諸四海流而
為風動乎來剛是曰百世之人一時之人吾弗為之百世
之人求之未得也子謂韓子則何如客曰求其人而不得

皇明文範卷三十二

上

神交於百世之上可也奚必楚哉如曰吾楚人也交則畫
而已矣嬾吏曰以今之人友古之人百世未遠也自稱九
山固將以自喻也子以為遠乎夫支分星列者衆山也惟
四極賴八表者天下之山也以衆山為未足而求盡觀天
下之山則九山者天下之山也舍是何適焉如曰吾楚人
吾楚人觀則隘而已矣韓子嘗依棲于吳越徘徊于鄒魯
往復于燕趙關洛之間顧瞻諸山雖未巾幘其上而巨麗
大致可得也高明見君子之心超曠會仁者之量所謂玄
覽不以此哉客曰善夫吾論山矣而知人矣韓子其不為
時人乎嬾吏曰氣冲而格雅才敏而識周友古之人可無
讓矣是在勉之耳客曰勉之奈何嬾吏曰適調觀於山者

必自跬步即將頻越耶必歲月即將窮日已耶客蹶然起曰先生勿言吾知所以復先生矣上達者自下學駁駁者本厚積任口耳而友古之人猶按輿圖而談天下之山也善夫吾論人矣而知堅矣以是爲記韓子其不免乎先生可揮毫矣韓子名師珍客爲鄭子東伯嬾吏者朱子少卿氏廷立也

紀循行

朱廷立

嘉靖癸未予來牧暨乃造陽明先生之門問從政焉先生首悉古者親民之義且曰後世治不古若只此二字見不分曉耳予始恍然以悟退而躍然以喜歸而求之無得也乃愀然以憂明年春復以問於先生先生曰是未盡其

皇明文範卷三十七

七

心者也田舍翁盡心於其家而家事不治者無之令乃弗存與則又歸而求之踰月焉時若有見者因詳先生之言曰邑之有令殆家之有主翁耶信斯言也邑之閭巷園家之小宇也邑之田里園家之產業也邑之人民園家之子弟也舍宇不整則思其產業不崇則思治子弟匪才則思教主翁盡心於其家也令之於邑亦然故求爲良邑令者求爲主家翁之道也予也朝出而視簾日夕而閉戶刑名已矣錢穀已矣至於閭巷之隱情田里之要害人民之善與惡焉則固不可得而知則固不可得而親之也其奚以令爲又明年乃乘春和單騎從者三三人各持鱸焉以循行原野山谷間竊效古人勸課之意來所謂親民者

皇明文範卷三十七

七

大故至一里則召其一里之老與其一里之長長會其聯屬之長頃各相率而環予也予謂之曰里有窮而流移者乎有老而無告者乎有士居鄉而崇義者乎有婦遇變而持節者乎有子弟俊良而入塾者乎有惰廢農業而游者乎有窩盜賊而殃地方者乎有恃富強而凌貧弱者乎有無籍跋扈訟而誣良善者乎有橋梁傾圯有隄防崩坍有隄閘閉塞亟宜修築之開通之者乎有則舉其人舉其實舉其慶書之冊焉母私而偏母妄而誣母畏而避偏誣而避者罰罔有原罰爾罔不有悔噫嘻慎哉衆諾乃相與公議之議定推一人焉執筆臨冊而書冊呈予乃按冊而考詳焉其至一里亦如之又至一里亦如之不一月而百七

廣山精舍記

朱廷立

廣山漢陽山也廣山之野有黃翁者高視獨步自稱廣山

主人人則稱曰廣山翁翁作精舍儲書萬卷舍其子學焉是曰廣山精舍比成問記于予予曰嗟乎是可少哉古者國有學州有序黨有庠家有塾蓋言教也蓋言學也精舍也者塾之謂也是可少哉然予則慨焉今夫富貴利達者之家孰無是者士之成材鮮儼古焉何也其所求乎子弟者富貴利達也父兄以是求之子弟以是應之勢也其曷免焉嗟乎弊矣嘗論夫古今之教名一也而致殊古今之學名一也而業異植其身教而文字之教舉之善教者也尊其德業而文字之業從之善學者也不善教者反其所植而身教蹈循之乎弗教也不善學者反其所尊而德業廢猶之乎弗學也學焉存乎其教教焉存乎其人故曰古

皇明文範卷三

古

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是之謂矣往予於燕邸聞重栢泉之言曰黃翁迪義人也信而毅積而能散繼於臺中聞截龍山之言曰黃翁克孝人也養其親無弗至哺其親幾喪明焉予以是知黃翁予歸翁遣其子一寧來學翁固已知予矣始一寧來也予謂以文字也乃日夕所問辨則身心性命也文字其次也是非翁義方哉頃予訪翁于廣山諸子事翁唯謹翁曰兒曹性孝鄙人每小疾弗使之知知則淚下遑遑如無所之矣是非翁孝矩哉嗟乎孝義者生人之良秉吾儒之鉅行也翁以是求之諸子以是應之亦勢也其曷免焉沛為文字形諸章來達以惠諸民者義推以忠其國者孝即其身何嘗不當貴利達哉其所以根

乎富貴利達者其道在是也嗟乎美矣精舍務躬行也儲書萬卷非虛車矣斯其為古之塾乎斯其為古之塾乎史曰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後此人必以是稱黃氏矣予記之記其所以為精舍者

冢宰東園何公祠堂記

王度

吾潮十一州後先之吏至莫良於何吏部矣初度為童子時輒聞里中父老言何公之守溫也廉而不激故人不曉明而不苛故不忍欺惠而弗有故久不忘忠結主上而錫之璽書碑表一時而入為公卿凡此皆先朝之盛云特度方有遠志遂不詳所謂矣乙未冬承乏旰食宵衣自幸獲游古循良之里第庶有感乎已而詢郡之故民苦允運甚而

皇明文範卷三

五

廣昌獨以有公免此大惠也而邑人莫以告太息久之或曰景泰中陳相國草建儲制未就須公一言而決為是冢也度曰嘻猶之為社稷計耳且公與相國俱北面矣尚斯發口言耶夫言與不言人各自盡耳何必同孟子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而况於公之志若彼也夫是故考公之平生立朝之業則有良史在治溫之績有遺黎之言在而有功於鄉則鄉人之責耳矣今有區區尺寸之才而無益斯人之肥瘠而又奚笑焉於乎不寧惟公鄭虔之興學不後韓愈矣而有能以事韓者事之聶子述之全城不後練夫人矣而有能以事練者事之彼其教者所受教者生者生之者與其人俱往矣而身後之

論不同乃是學術之弊至於失其本心所由來者遠矣獨
肝也哉故曰春秋責賢學之極也功疑惟重政之體也政
之難久矣非得其意者其孰能一之今夫肝之民猶吾
台之民也鄭謂之事可觀矣諺曰當局而迷不如傍觀予
非傍觀者也予將處夫迷不迷之間願與郡父兄子弟計
焉廣昌黃尹德純以予之嘗私公也遂率鄉人而為之祠
祠始于丙申之夏落成於是歲之冬為楹凡若干售民之
地廣袤凡若干民各以其力相倡和故費不叙祠成奉妥
公神其中而以公之子刑部文肅公與享之文肅公文章
行業人不聞於其鄉之言而吏部公為遠矣公名文淵字
巨川別號東園仕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肅公名喬新字
廷秀別號椒丘仕刑部尚書贈今謚二尚書俱名世人尤
難之云

皇明文範卷三

七

慕閒記

王度

度外祖了菴先生有再從之兄曰愛閒翁一卿皆稱閒人
焉後若干年翁之季子遂自號之曰慕閒人又以閒與之
慕閒子問義於度曰吾父愛閒而閒吾乃今慕閒而不閒
為閒有道乎愛與慕有以異乎度曰愛者愛閒而得閒慕
者慕閒而亦閒閒者居閒而忘閒子始幾忘矣抑三人者
其亦有幸不幸存乎其閒者耶且愛閒翁必力田而後食
乎曰然必築室而後居乎曰然男必婚而女必嫁乎曰然
是數者皆世之所為役役者而翁不免焉則其於閒固不

能不愛矣不能不愛者是不能不閒者也然亦勞矣慕閒
子則不然食翁之報樂翁之成入不問錢穀之數出不修
主客之禮日高而後起過飲而輒醉既倦而就睡而冉冉
焉歲之特老則誠閒矣誠閒而猶慕閒殆所謂忘閒而不
能忘慕者耶慕之不止心兵四起勿謂子閒其勞等耳子
獨何心哉吾聞愛閒翁之閒也衆狎而獨恭衆華而獨儉
用能豐子而家以利其子孫子是之慕也非慕閒者也慕
夫愛閒者也此大舜之所為終身也雖然愛閒之志亦必
至慕閒之身而成否則前人雖盛後者勿傳此文王之所
為無憂也由是觀之愛之者之所愛慕之者之所慕其亦
不相須而相謀而後成者邪慕閒子曰不亦善夫周詩有
之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吾不閒矣慕閒子姓陳名惕於
度為舅氏不能以不記

皇明文範卷三

七

清豐縣重修儒學記

蘇祐

聞喜李侯以名進士來宰清豐更以儒飾嚴以博濟情法
兼施政教並舉蓋未暮年而化成矣清豐為隣境蘇子
歸漁濮水之上見行者息於途商者貨於市自西邑者咸
能談李侯新政蘇子喜動顏色蓋丁酉歲嘗監臨山西侯
以魁舉稱素知云乃學博王子志顯李子儒周子令率貢
士閻學孔諸生李侯劉從一李國玉劉永貞高永春韓楷
輩以幣見於水畔曰邑有學額廢久矣李侯廓而新之願
記於石以詔來禩知侯莫若先生幸惠之言蘇子乃舍綸

竿倚釣磯而歎息三子曰先生何歎也蘇子曰嗟學博
弟子員爾知漁之道乎物余棄華組解戎裝還釣於濮餌
不易新竿惟循舊不謀於儔侶不度其浦湫蓋竟日而不
獲一魚既釣餌以馨綸竿載易老漁獻謀芳洲舉棹蓋未
久而魚小者貫大者躍矣故學校者六事之所首猶漁者
六物之所具也六物不具不足以得魚六事不先不足以
圖治今侯廟廡既崇聖祠昂易堂森號舍煥然新爽改建
敬一亭於廟之東而人知尊尊合建名宦鄉賢祠於啓聖
之左右而人知賢賢射圃既葺可以觀德宰牲既立可以
用度吏抱文牒候移晷侯不之亟而先學校焉是能度浦
湫者也辟聚俊髦親為講授文課有稽士風丕變婚喪既

皇明文範卷三

十

賙情義允乎訟者紛紜旋備具兩詞侯不之亟而先諸
生焉是能謀情侶者也士俗漸浚民喜訟評侯曰是未正
其本也廸躬率物命秀才分教於諸生明祀烈女位正八
蜡而釣餌馨矣邑故未有誌侯請於臬太史文獻炳蔚足
垂不朽而綸竿易矣余奔走四方求釣道而不得侯筮仕
一邑獲釣道而有餘諸生揚鬢鼓鼙變化舊庸侯他日奏
治平之最膺青瑣之選以六物佐聖天子俾海不揚波魚
鳥咸若則清豐者謂非侯之渭水耶昔陽晝以釣道貽子
賤曰迎吸綸餌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有若亡若
良若不良者魴也其為魚博而厚味子賤車驅冠蓋相屬
者請耆老尊賢共治近見諸博士弟子皆老成俊秀知其

非陽橋侯朝夕與謀政蹟儔著當與單父方矣侯名汝寬
字嚴夫別號戒庵山西聞喜人

葆春園記

蘇祐

居巷之南舊有梨園一區先大父菩薩公手植也後拓得
隣三之二蓋以雜木花果綠陰翳蔚意象深幽春來百卉
競秀芳香襲人至於餘時花亦間開余嘗宴坐其中體適
情暢春意盎然因名曰葆春門前雙松挺立而萬竹夾徑
群鳥和鳴上下其音笙簧自調閉松開循竹徑靜聽鳥音
會景抽思耽詠嘯歌樂而忘歸也既植有竹亭於左顧地
寒所不可得者惟梅叔子黃自京師移得二本構亭貯之
苦火張幕重裘陪護惟謹朔風雨雪亦凌寒自花乃邀客

皇明文範卷三

十九

侈賞誦暗香疎影之句其清雅之興不減和靖在西湖之
上遂名塢曰藏梅與竹亭相向竹亭之次曰草玄梅塢之
次曰點易中樹之坊曰鳳覽又北為清華軒軒四楹翼室
左曰卯齋右曰酉齋所貯經書子史諸編筆床茶竈等容
兒輩藏修遊息者也又北為遠心亭心遠地偏擬諸元亮
容膝寄傲云爾有趙志貞氏所為記其最後為藏春塢花
草不耐寒者移貯其中俟春融復植於外也黃知余於歌
舞聲色狗馬無所好也及載遊京師復購求奇石異石列
置其中以極承穎之養間請為記余驟然曰兒知養志矣
夫古之人盤盂几杖皆有箴銘蓋以為鑒為戒若徒為觀
美則君子之志荒矣點易草玄有亭顧未知顯仁藏用惟

深惟默之肯耳是故天地生物之心其盛於春條則顯矣
顯斯歲歲斯固又將以為顯也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又曰保合太和乃利貞其斯之謂歟清曰其處名義何居
歲梅則有相之道在我聽鳥則來友之聲應物於茂心堅
竹虛節著卯出而作酉入而息莫知帝力其致擊壤之徒
歟是故有觀物無玩物有適志無役志則鳳鳥覽輝輝翔
人將愛屋及鳥李平泉之請免矣噴曰謹受教退而醵諸
石

羨魚軒記

蘇祐

余讀莊周書至觀魚於濠上曰樂哉魚乎惠子曰爾非魚
何以知魚之樂周曰爾非我何以知我不知魚之樂未嘗

皇明文範卷三十七

辛

不掩卷歎曰辨哉千古一人矣茲過梧岡李子讀書之堂
堂前有軒軒前有池池中有魚凭闌而觀則見細鱗修鬣
有大者小者游者泳者浮者沉者噓者吻者悠然而遊群
然而集者是亦適躍淵之性矣因謂李子曰我非子固不
知子之羨魚子非魚又何羨於魚而且以名軒也李子曰
心迹判而道存物我殊而理會是故善相馬者識其機善
解牛者悟其理推類盡意者達人之大觀妙契神機者天
下之至精也吾子其進于是乎予曰噫嘻子以鴻漸之翼
懷鳳舉之志歲修於茲近三十年矣乃困抑長途僅仰蓬
徑他人視之不勝於邑乃姑委順時化耽暢嘯歌含真自
全抱璞以需澤乎其容浩乎其氣可以觀養養豈非觀魚

之游泳噓吻方池溟渤等邪他日乘風雲之變煥龍光之
梓溟渤猶方池耳齊物之見無讓漆園坐忘之功有同陋
莽蓋將隘鄙莊叟而可庶幾顏氏者非歟李子道然乃援
缺而歌曰何我非物何物非我兮彼君子兮無不可兮何
小非大何大非小兮彼君子兮貞以自保兮于是蘇子亦
為之歌曰多魚之夢維占之善兮三鱣之集聿吉之獻兮
魚兮魚兮固君子之所羨兮歌闌而出明日次其語俾記
之軒壁

禮部儀制司題名記

歐陽德

儀制為禮部首司即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貳尚
書侍郎舉其儀制辨其名數者也天自朝廷以至閭閻達

皇明文範卷三十七

三

乎變額名以分殊事與時異儀節有經物采有章辭令有
式書文有體宗子爵封子奪降殺之度學校貢舉程藝論
才之紀以至優老恤禁之恩旌善達隱之規官方民偽之
察腐身重之禁所以明等威別嫌疑遠良禁奸悅邇柔
遠篤親恭賢其所係至重所務至繁也故必明達端潔精
敏恭慎之士循儀式修章程執典要以不失乎其守而後
能言于厥官然猶未也儀章以定志而淑俗宗法以樹屏
而固本學以育才才以幹國禮之實也實之弗至則雖文
備法行君子有餘慮焉嘗昧昧而思之應文者苟且歟承
式而頒之者偷歟歟議法闕畧創始而未觀其終沿故而
未究其變歟若此者蓋亦有之然非獨此其咎也教弛道

微學不率德故檢制周而仁義漸磨之意薄積習風成莫知所收然則雖有明達之才出之以端潔行之以精慎儀式章程執而不失猶未必盡慝於志矧疎怠曲徇私室賄成則又何賴焉頃予佐部時官儀制者張仲王子瑫唐京文穆章懋實煥鄭元付廷鵠未幾章調稽勲鄭改給事中唐以憂去代之者王通元惟中尤汝白瑛劉原靜斯潔數子皆海內俊茂其資性明達各有所至其於端潔精慎則日孜孜焉已故事凡有奏議尚書謀之侍郎以授于郎中郎中受而咨于其僚乃藹草以待修潤予每讀之輒嘆其揆義酌情正名辨物能發予之所欲言至於所謂有餘慮者未嘗不相與內歎于心日思其牧之之術而未能也君

皇明文範卷三十七

王

子之於天下審已度勢未易直遂則畜其志以有待惟所得自盡者無間巨細罔敢不至焉斯亦可矣司永樂以來郎中員外郎主事各若干人仲王始集其氏名邑里歷任年歲區別其官次第而刻之石其間致位通顯為時名臣必所謂明達端潔精敏恭慎可以為後人法鑑者也來請予記予惟仲王于其職所得盡雖細弗遺此足徵之矣為紀事始且以見百司庶務舊所未備者皆有待乎後之人非獨題名然也

許忠節公祠記

陸武

余聞之國治無勇時平鮮節義多危而後累著多難而後忠顯斯特其際云夫謀定於素之謂畧義成於性之謂忠

故排難不括器之利也守死不貳天之制也君子有從容以制變無貪幸以成功有慷慨以就義無矯抑以完名時之理亂又非所預焉國家承平日久海內不知戰爭民不操兵士大夫從容諷議諱言伏節死義事邇正德間流賊煽禍畿甸海岱騷然州邑長吏望風奔竄忠節公來今山東之樂陵甫期城無完堞民無固志下令誓必死曰有弗如令者戮以徇迺勤日夜浚濠增陴繕兵積粟拊循其民而守之賊至則設伏出奇或親擐矢石突城出戰每戰必勝斬獲無慮數百人於是賊相戒不敢犯樂陵城天子嘉其功擢山東僉事以兵鎮武定武定素凋弊公復飭備如樂陵時旁郡之民扶幼而至者與于道無何賊眾犯利

皇明文範卷三十七

王

津公出兵擊走之再犯德平又擊走之於是賊又相戒不敢犯武定武定置兵自公始至今頃兵畧者必曰許公許公云公擢江西副使值宸濠露反形亟自當道宜先發其罪有不如意者輒拊膺頓足曰吾不知死所矣難果作宸濠以兵劫公公抗義不屈竟罵賊以死嗚呼烈丈夫之行也已蓋公少負奇穎以經畧世務為已任性慷慨直忠亮許國其素志也故卒然當變應之有餘臨利害而不可奪豈平居無術遇事周章徒自斃以塞責者可倫哉公遇害之明年今上即位贈左副都御史謚曰忠節命有司建祠江西之南昌廼棟人思公若喪父母歲時伏臘為位哭奠祠未有立焉嘉靖壬午兵憲王公暘來備武定士民有為

言者公曰國之大事維祀若戎我飭而祀廢政迺弗咸蓋祠之以言于都臺邵公錫則從以言于柱史熊公榮則從廬撤廢寺得隙地于學宮旁營之堂廡庖舍翼然煥然又得廢園於演武場懇之入其種稂以供俎豆有司歲時罔數是舉也上下嘉其誠幽明乎其感忠勇作其氣風紀植其綱豈直慰棟人之思哉祠既成余適以督學來東臬兵憲公曰斯不繫風教耶子為記之憶余筮仕聞忠節公事未嘗不悲憤涕下則又以不得見其人為恨往參江藩得謁公于南昌祠廼今東來又謁公于武定祠貌像若生拜瞻悽愴能無忠義之感乎然竊聞江右人言曰宋有文丞相明有許副使又聞山東人言曰唐有顏平原明有許樂

皇明文範卷三七

五

陵斯二言何謂哉蓋文山祠于吉安南昌距吉纔一水後三百餘年忠節祠建焉又一文山也平原祠于陵武定與陵為接壤後五百餘年忠節祠建焉又一平原也夫忠義之氣貫金石格天地而況其精神氣類之自相感召死猶擇隣曠世奚間其事同其心同宜其血食之地亦同可謂之偶然哉嗟乎開元天寶之亂河北二十四郡靡然摧喪平原一倡大義天下始知有勤王之師航海殲虜國事去矣惟一死以明君臣之義成敗又奚擇焉由是觀之忠節之功不獨在武定狼山之捷賊黨勒平微公孰為之歐其忠不獨抗節鄱陽之戰群忠效力微公孰為之倡然平原天子不知名而忠節已錄功於生時文山賁恨以歿而忠

節隨酬志於死地二公血食一方忠節且薰祀焉忠節不負君父天下後世豈負吾忠節哉嗚呼可以為萬世報忠之勸矣忠節姓許氏諱達字汝登河南固始人兵憲公蓋墓其烈者祀典廼秩云

山東按察司題名記

陸武

東臬創自洪武戊申迄今百五十餘年刻石記名凡三易矣洪武甲寅刻十九人正統辛酉刻七十六人正德戊辰刻百二十有四人廼嘉靖辛卯石窮紀溢值憲使東洲屠公至曰名不紀實將墜乎廼購貞珉鐫之又三十餘人豎儀門之右維時余纂山東通志嘗稽往牒詢故老得聞臬之賢大夫五六人焉夫是五六人有古所謂慈惠之師忠

皇明文範卷三七

五

信之長而明察之官也蓋聞之憲有善五不善亦五是故履堅秉直以端其操明法習比以練其體摘伏果斷以昭其鑒繩奸詰暴以肅其規平反理冤以究其澤其或不然蓄昧以長寇弊也聞好擊以殘善弊也酷崇昵以漏枉弊也散深文以鈎隱弊也刻奪勢以撓執弊也怯夫是五六人者五善克五不善弗克舉能其官可為世法余安得不志之夫志固史之流也則五六人者可以不朽矣嗟夫更百五十餘年歷二百餘人可志以傳者僅茲五六人而已自五六人之外沒沒無聞者不知幾人矣君子立名以垂世誠亦難矣哉昔漢遣直指使八人分行天下獨張綱以埋輪著聲唐貞觀中出部使二十二人察四方獨孫伏伽

以鯁直被獎彼其不得與二子並垂聲光者又不可勝紀而今五六人者將爲綱爲伏伽世稱賢大夫也豈非所謂不朽哉後之君子思齊往哲惟五善期必行之惟恐不力惟五不善期必去之惟恐不疾苟其名之不足實將焉徵是故勒之石表其名也實之彰也載之志稽其實也名之著也傳之史永其譽也名實之備也名實備則規鑒存規鑒存則官師興更于法軌民于戶祝邦于典刑維茲石其永賴矣夫

龍卧山房記

王激

吾友宗仁讀書于邑之龍卧山其山嘉麗宏鬱著於閭中或以其形之委蛇蜿蜒如龍卧然故名或以其有澄潭幽

登明文範卷三

三

怪石垂崖與雲霧作風雨自龍之所潛伏也或以昔嘗有懷真抱朴不可物色之人藏名於其中若龍之潛而未川故知德者加之名也宗仁居之其宜嘉靖癸未與余同舉進士明年同官吉州奉命吏職或聚會輒握手相勞苦談山中之樂嘗謂余曰吾之樂居茲山也豈惟耽靜僻謝塵喧忘世遁形之務亦將玩其名而有明徵於吾身矣自吾之家食求志時也山中之寒暑晝夜晴雨晦明與夫草木榮落魚沉鳥升各安其常而順其序者吾嘗卧而靜觀之利第櫻人冒爲學究問遠探奇務博誇詡求速化于時者吾嘗卧而心非之及今之官于吉也民俗矯亢獄訟繁劇智詐機械之日變于吾前吾亦卧而順治之大道既散

仕路嶮巇鑽刺津要圖利觚逆何顏色先志意以取榮者吾亦卧而竊笑之世之所謂才能者視吾若真卧也故因其名以誌吾齋耳余笑而勞之曰龍卧蜿蜒此其九也若夫東風雲薄景光震撼山川雨澤天下則俟其時焉耳矣宗仁何與哉於乎天下之群動息於卧動者勞卧者逸動者危卧者安唯醒故動惟息故卧安知宗仁之卧不爲醒而時人之醒不爲卧也

讀書園記

高叔嗣

七年春高子累吏部員外郎被病久之注朝籍已復從病中擢署驗封郎中三月乃上書曰臣少不知自慎身被狗馬病遭遇陛下下一拜官再徙再擢職自惟受命涼薄曩守

登明文範卷三

三

工部主事移疾請告者二語具前疏中今春沉病暴興氣湧痰結害於眠食昏昏顛踣臣以問醫醫曰是血衰氣逆積弱損心不治將害於躬天絕天年臣竊自悲傷年未逮壯抱不測之病當朝廷建治之日弗能備用行伍獨困逆旅賓客左右過視無不憐臣爲臣流涕者伏惟勅所司庶臣病狀無他以例免歸倘天誘臣衷不遂殞亡猶得下觀鴻化所成如遂不揀亦得瞑目丘壑用其月放歸次月還上父母壽畢謝諸賓客不能共往來無何則屏居田間爲約每五日入定省輒出以爲常以書謝過親賓客不敢先以相勞自他跡不及城府所高子乃稱曰始吾以元年冬去父母於今吾兄弟者三伯兄不幸以疾夭仲兄相次爲

工部主事非有人侍父母者法制仕者凡有兄弟不得歸
養父母今吾以病免吾乃得侍父母孔子有言書云孝乎
唯孝友于兄弟矣其爲爲政余用不肖之軀拔足隴畝間
幸得備位即署無毫髮有以稱報上者退敢自託於仲尼
之意亦唯以無事棄日時復俛取先王之書所以游神而
廣思者於此番居身之序蓋將終學乎庶幾乎平生之蓄
志本茲旨以建園名冠其元門采上語列之刻石東壁後
之人其求覽焉

定非亭記

高叔嗣

高氏之先蓋自涪川徙云厥初漁陶於鄭門之野鄭門者
宋之順天門也明興天下久旣治邑中賢豪殆以百數而

重刊文範卷三十七

二天

鄭門處其半咸敦誼相尚有古遺俗風高氏又號爲雅長
家爲門屋特大聚族其間人乃謂大門高其後衆稍分徙
高子之仕於朝白家封君曰鄭門吾相宗所發蹤今吾宗
族處之且墳近祖宗魂靈不無樂游其中今故廬或闢乃
爲他人有叔嗣願因今求爲室歲時伏臘上冢過留會親
戚故人飲以長驪敬甚便於是家封君求修如之田於其
陽所謂讀書園也會作園亭今上賜高子告居之時從父
老問先世事曩之賢豪之子孫之存亡其流風滅如也異
時之俗無有盛衰在百年之際何移之易也豈其地有異
乎高子曰予登鄭門之首循故城以西望其間里遂直如
人身首足不具父老爲子言往者盛時有老父過其下指

謂人是有非字之象焉其後多是非之興其書云然矣古
先王養民必臣其俗鄉迷各樹之長時書其人善不善獻
狀於君君乃賞罰及之其所以防民甚備逮教化陵夷猶
有長者能使鄉之人羞爲不善不敢使聞之何者其行淳
備感於人深也叔嗣觀於上世嘗里人死問其無以葬時
顧妻耳脫金珥界之夫婦猶歎終無恨色其鄰里每食相
率之先熟之家不責賓主至少年乃直懷器饌諸其金去
今人聞所大笑之者即其風足感動於人心今復有是乎
亡久矣俗之非奈何謂地形罪乎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
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矜文之末聖人不喜予患夫流
俗之言不惟其本所以定之故號亭曰定非侈往世之風
烈儻後有其人庶幾遇之

重刊文範卷三十七

二天

重修尚書秦公封丘生祠記

顧夢圭

正德辛未歲劇盜竊發畿甸猖獗齊魯間已而長驅入中
州攻延津逼封丘驚塵蔽野群心皇皇今太子太保南京
兵部尚書致仕鳳山秦公時爲河南左叅政率先扞禦申
法令繕軍器募壯勇輓芻粟又陳說忠義邀衆將宋公振
協謀併力擊賊于剴脚村再戰再捷遂北五十里斬獲甚
衆於是賊勢衰沮奔竄他郡不得犯汴省全汴生靈獲免
於燔燒剽劫之厄皆公之功也祭酉歲邑人相與謀曰公
寔生我無所於報若之何迺建生祠於學宮之旁爲堂三
楹中奉公像歲時拜且祝曰願公福履無疆以慰我去思

後邑令龔君治緣民之情加拓焉嘉靖戊戌歲侍御王公按部至茲邑顧瞻公祠則歲久丹堊漫漶棟宇摧圯碑仆草莽間廼命邑令出公帑羨餘若干繕撤而新之經始於是歲某月某日明年某月某日落成侍御公謂茲舉寔繫風教移檄命某記之竊惟太保公有大功於茲邑故老遺黎咸能誦說無容贅矣惟侍御公表前烈示後勸之至意不敢不以告我吏民夫國家命官士君子用世凡以爲民爾藩省郡縣吏臧否關民生利病尤切平居爲之省刑均賦安養生息不幸遇禍變鞠躬盡瘁死生以之斯無曠職也方今承平日久澄汰甄別之典雖行而所以感人心端士習者或未得其本吏惟簿書期會將迎供億是急而

皇明文範卷三十七

三

民務性往莫之究心下焉者嚴刑以銜能濫罰以濟私吏廼爲民仇矣平居若茲安望其盡瘁於禍變如太保公救寧封丘者哉今歲中州大水平原隴爲巨浸民多死亡流移而吏茲土者能殫力賑卹不違啓處者幾人救荒若茲御寇可知矣漢時循吏率徵爲公卿或賜詔賜金褒美我朝洪武中用重典吏愼愼者未始假貸故漢循吏最盛而國初藩省郡縣彬彬手奉法愛民謂非激勵作率之功乎侍御公嚴明正直輜軒所至鋤姦擊邪有望風解印綬者於封丘復舉斯典誠歆百爾有司觀太保公之榮名始終如是民之去思久而不忘如是咸奮志倣德易愼愼爲循良於民生豈小補哉或曰太保公學殖醇正嘗觀學中州

得士心廼移諸參藩義以翰國仁以庇民學殖爲之基也吏茲土者曷可以仕廢學敢併記之太保公名金侍御公名瑛皆常郡無錫人

竹牀聽月記

包梧

四月清和之朝吳中群彦會飲于虎丘餞黃子也酒行無筭三五離立相與穿深林陟崇岡景之所勝無不登焉盤桓周覽乃緣山麓折入南山精舍直造竹所日既晡矣群鴉戢羽雲影互滅少焉明霞再曙紅光爛然若西庵返照于石壁天鏡出匣於灤西仰而觀焉則宵元策馭冰輪展玉頰然東啓團圓焉娟娟焉若玄女初浴于湯盤而巾櫛方施承露挺峙於金華而凌風欲度逶迤而上乍高漸小

皇明文範卷三十七

三

時竹樹交翳輝光瑣屑珠璣噴薄于林奔金玉灤爛于岸勺人居其下有聲琤然則回巖披金拂崇蘭偃芳杜結輪迴薄集於琅玕其鳴琮琤鏗鏗冷冷英英初若鳴球漸若擊筑純如皦如八音交作乍高乍低欲抑欲揚官懸在御八鸞鏘鏘汨入灌木鳥鵲群翔其聲復關關啞啞噦噦劉劉或合歡如腰鼓焉不可殫述也群彦或傾耳而聽或側目而視敬東而偃西角立而駢踞咸以爲鈞天帝居張廣野之九奏舞咸英而奏韶濩也時有一生方冠曲綰博帶而廣袖隱約于林間出乎中庭褒然而立須眉可數也揚袂而歌曰月出皎皎中林有篠雲樹依依鶴鷄一枝凱風回薄驚彼深棲金玉鏘鏘鸛巢攸攸攸攸其之子童然迷方

又繼之曰燭彼慶雲兮俾彼明河兮一庭之芳郁兮顧形影之森爽兮吾三人兮遺世而獨立兮羗昭昭兮殊未央兮於是群彦恍然自覺相與出平深竹不知長綬之引王賡歌焉詩揮毫錯運有不如律者白之時同遊者某某某

遊龍眼潭記

董毅

龍眼潭在嶽之南二里許天岸山下王道祠之側余為土人三十有四年矣幼事諷誦壯事進取於四方蓋嘗觀於錢塘又自潤州抵建業北涉彭城之險旋渦逆湍蛟鼉所宮咸親試之獨茲潭在郭門之外曾未得一投足一營目焉異哉余也豈向之遠覽而大觀者夫亦道經云耳乃乙

皇朝文範卷三十七

三

酉二月望日同前峯少林二禪子登荆湖之巖山指點茲潭相去數里興雖浩然而足力弗任歸而語諸學徒期以厥明從事翌日遂將王生楊生周生拉李光德為引導及僧秋林携楫以往春風其顛午潮怒長粘天酒日奔雷走鯨來如崩山去如縮地石厓林立莫可名狀深者如室削者如壁廣者如車狹者如帶完者如怒猊伏虎碎者如斷劍折戟洪濤吐吞萬皺鱗集雖魚貫却立俯視數丈而浪花仰激洒然着面大浮山去潭可百五十步址若積鐵亂流環射如沸湯然草色纖碧雜樹婆娑對視可枝數葉辨而不能飛度也悵望久之徒亂人意前癸未六月有兩巨魚東西來適會於此僅容過之掉尾激水至千山椒葉晦

者千百夫皆見余時欲觀以魚亡而止今偶憶之諒諸光德曰信小浮山在大浮之外相距尋丈其廣視大浮四之一類然居乎泮泮之間正西一山去此如三十里者茫茫於烟雲水氣中不見其麓的然純黑上平下均如帽屋者上虞縣下蓋山也白塔之左為秦駐峯大浮之右為葫蘆潭綿亘圍繞隱若金城而嶽之形勝盡矣余嘗考諸水誌有仙人洞在天岸山之後是日由潭左遵海而東踰跚坡陀捫歷窟宅至繚岡憩焉南見四明群峯列岫雲騰雲倚旗張笏挂羅布于數百里外而天吳奮首飛廉矯翼簸盪大氣渺焉際空奇哉茲遊也已於是光德進曰洞尚遠風惡岸危往往沙魚變化成虎巨測謂俟他日遂越嶺而還

皇朝文範卷三十七

三

所謂王道祠不知何神其來甚遠今惟數楹歸然簾竹中水志又有弦風亭美園堂皆在天岸山下茲不可考矣嗟夫昔柳州始得西山游宴因作記余居茲土凡若干歲始於茲潭游焉山靈有知應咲予之興之卑也故叙其事且貽二禪子云

福建提學署碑記

江以達

提學署者提學僉事江以達因廢而改王者也福建藩臬職巡守兵穀者各專有署乃提學顧獨無專署署貴院歲大比所司欲新院提學官則束書籍以其椽與牘傍徨竟所空署止已不便則更覓他空署已又不便則就浮屠之官嘉靖十四年冬子奉璽書來至廟既謁楮若卒告入予

於院予訝曰乃提學不專有署耶止踰年心決其非制而城中會有中貴人廢所二一為市舶所御史業改已院一為鎮守所巨且麗顧獨存而予措意焉或以白于御史曰第無動中貴人旦夕來予聞而笑曰御史哉武廟時政在閭閻豎四出股天下至酷也而縉紳人其誰不扼腕顧莫可乘已而今皇帝神聖卒用大臣議裁之如去湯火中興之政于斯為烈乃御史可提學無署而虛室以待若曹噫天祚我明必無此事即不幸有之非忠臣所忍冀也且以市舶所則改以鎮守所則不改以提學則不居以御史則居之禮也制乎乃於是即鎮守所軒其突奧糞除其惡而去其汰靡之不當物者筵日謝院奉重書而遷焉進郡邑

皇明文範卷三十七

三

有司與其學官弟子員而告之曰更化滌蕪炳文闡聖予其出學政於此於是郡邑有司與其學官弟子員踴而進曰舉盛甚惟吏士之心而弟子員則或予告曰此其玄武寔惟嵩山山城之中故曰嵩右附鳥石左揖鼇峰曲水南紆參差而基布者並為學官天殆是設以造海濱而振鄒魯之風也予作而曰謗不敏不足為諸生先顧我聖天子剪荆棘而新模範之化爾諸生其忍不自黼黻以成宣朗曰其曷敢不敬承夫子之教于時禮門洞開義路如砥趨者翼翼立者跼跼應對升降者唯唯惕息昔也狼顧而今也鳳附矣明年丁酉得士之環奇而碩大者章日闇等九人登於朝得人之盛前是莫並焉嗟乎嗟乎洞於化原

而始知提學之不易以稱也夫天下之治亂不人才係哉學校者人才之所自出也而提學者定擇其機於上則天子之以是官之也固與之以治亂之原而屬之其甚毅也欲其體肅也官之憲臣欲其權專也勅御史藩臬不得侵其官欲其采展也俾得以列民隱而糾官邪夫非姑以一職一事寄之彰彰明也而謂其易稱哉是故其大莫先於明學術敦士習正文體學術不明則妄說行而周公孔子之道晦士習不敦則忠信薄而奔競挑鬪之風成文體不正則軋茁効而輕薄詭異一流而不可收拾是三者之徵於治亂也如手其梓而響答於鼓也然學術之所由以明也士習之所由以敦也文體之所由以正也其機蓋在上而

皇明文範卷三十七

三

不在下反而求之是三者有一於我哉是謂予之能免於不稱也於其有署也輒述其艱大而碑於廳事之左以為來者告焉然來者鑒往者也又邇予而上嘗提學福建者得十有八人乃鐫其籍銜姓名

新建巡按順天察院記

孫陞

今上馭宇之三十有一年巡按順天監察御史懋卿上言臣幸得銜命奉使以督察畿輔為職所領重乎天下郡國而都城顧獨無治所恒視事浮屠之舍章牘簡書皮藏不密掌故胥吏之徒單外暴見人得但伺緣隙為姦甚非宜臣請無敢別賦更繇但以臣所蔽訟贈鍰之在繇藏者庀材募庸為署得專心厲下折姦萌宣詔條便上許之無何

署成而京兆二縣令造余乞文以記始事予按御史之名紀於周官刺舉之典昉於漢代蓋古者政教流行風俗齊同上下交信而邪慝不作然猶華孽不敢懈天子省方諸侯導職考禮申度以防其溢采詩聽誦以求其微然後卿貢其俗國聞其政而天下之情可知也觀察之設基於是矣去古既遠淳澆樸利吏或旁法守利而民至抵冒以爭刀雖於是監郡察州之制詳而衣繡持斧之使出至於大都之下不制之豪乘時藉資詭法干紀則司隸假節以督三輔非獨遏強圉而備非常抑亦抗威稜以風四國蓋因緣制權得其適矣魏晉以來因革靡一然臺察之任日重任重時繩糾之權益彰于前軌固知易也皇明建官則周典而按部之制猶采漢儀御史大夫歲請於上分置其屬巡行天下內自都邑外抵蠻夷縣道幅員萬里之中絕荒遠徼之外惻瘼幽憂之疾竊盜姦宄之情無不使旁燭行省大吏二千石以下之賢不肖出令之平頗廢獄之詳濫氓庶好惡之中和邪僻無不使聽覽而鑒置之大小裁小者立斷是以風教覃於四裔品壙通於階闈德刑咸暢而王路清夷也御史之任於是為重操柄既鉅而居處不肅則觀繫而威頓漏泄之患生請寄之效起故部使者所至未有不重屋復垣累棘隳高者也而况京兆所隸近畿百里之內多休環詭之觀殊異乎五方窳惰浮淫之蠹聚成於累盛與夫里巷之俠三遷七遷之民時時觸

罔都肆簡蒐春秋審衛之衆旅於道途軍實膏屯兵勇徵發之文盈於几案周防一逸機變立生是故按治者常以魁望宿資雄俊更嘗之材然後能勝其任夫事異於常倫而制陋于下國使夫位署失次建政無所本末相踰輕重衡決不稱之大者也百五十年曾無論白以逮於茲豈誠未睹厥體哉無亦畏嫌於懷也爾矣惟上宣二祖重光振百代絕業禮文規制宏亮祭備士逢其會而不能伸眉吐議舉纖遺昭憲度廓帝統恢王綱則可謂失其時矣御史器能行誼著於班行蹇然有古風堅固宜言契乎聖聰而事立於當年也昔者陳國道第內史以譏魯新閱官史克作頌余則禮官又舊史氏也關王政而不書沒賢臣之嘉

南京戶部湖廣司題名記

洪朝選

古者公卿大夫士各有分職以共承天下之治大者治要小者治凡惟其職焉罔不共舉其在內者謹修其訓令糾正其治官朝而考職晝而講政夕而叙業不敢少懈於其位出而宣力於四方則顛顚其心思疲勞其四體甚者不逮於將父將母之養而皇皇焉常有靡及之懷嗚呼何其盛也蓋古之時教化修而仁義之道明居位任職者皆有具瞻之德君子之行士之生於其間以無善可稱為恥故其奮迅淬厲常若祿位勸之於前而刑罰驅之於後觀於

詩書之所稱唐虞之際百僚師師周之盛時濟濟多士豈
虛也哉後世去先王之世已遠先王治天下之法日以破
壞其時之或治或否因以不常當其治則舉措公而賞罰
明士之修飾行義以獵取名位者猶或彊於為善以樂上
人之卿用及其衰也隨世以就功名之徒窺見是非善惡
之混殺則莫不幸利乘便以苟一時之得而已蓋士之習
尚係於時之治亂如此然余以為禄利爵位有天下者所
以勸人於善可也若君子之所以修身而盡己之性者夫
豈有待於外哉上之人誠知我也不可得而挾誠舍我也
不可得而棄當唐虞三代之際人人勉於道德而興於行
固先王之治使然然使禹皋伊周三四聖賢生於政教傾
薄之世豈有變於其初而溺於其俗哉國家以仁義教化
為治其任官叙吏之法又悉本之先王今戶部諸司即古
地官之屬其職即禮之所謂安邦國授萬民者也為是官
者非選於進士之高第即擇郡縣之賢者能者而都又為
簡靜閒適之地士之厭譁而喜靜者多樂居之視事於中
無朝夕鞅掌之勤賦政於外無不遑父母之憂故其職事
亦易以修舉人見百八十年政令修明得人為盛而孰知
國家之治使然哉士之生於其時可謂幸矣惟後之君子
蓋勸於為善勉修厥職以答上人之知又能以禹皋伊周
之行自待其身則雖或厄於不過所以修身而盡己之性
者將無所往而不得也豈非余之所望哉題名始于成化

十六年而下即始于張君順員外即始于羅君元吉主
事始于達君毅合六十八人而舉其事者則今即中卿君
汝德也

賜進士題名記

李春芳

隆慶戊辰春二月禮部貢會試中式士田一僞等四百八
人於廷三月望上特降德音策以務本修備大計審機要
所在而究之實十八日上御文華殿親灑宸翰按羅萬化
等三人及第餘賜進士出身有差恩賚如制已所司請循
故事立石題名國學上命臣春芳為之記臣伏自惟陋劣
不足以將明命迪多士顧此多士臣所薦也試或罔功厥
咎在臣烏能已於申告哉臣聞之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

人作而萬物觀王者間與則名世出焉天人遽會自古而
然我明興設科取士題名者數矣乃隆慶所題則自今始
聖天子應期撫世嘉與宇內更新宇內士莫不砥礪一心
以承初詔惟天純佑我明則亦豫儲才備賚之側席之初
以供上任使翊贊隆昌之運茲舉也得無名世者出其間
以應聖人之興乘風雲之會者哉竊復私念曩所題名士
其卓犖自樹光流穹壤者固科不乏人而泯泯無聞者恒
十而九抑或憤國事艱官常為世所指訾忝厥科名往往
有之是科設有若而人寧不負主上登延之恩哉且上策
諸士不以經史前聞而特咨世務誠以士所貴者非獨誦
述古昔之難適用之難也漢法續食偕計來者曰明當世

之務習先聖之術夫習先聖之術則博古明當世之務則通今博古而不通今譬則敦焚陳廬下端甫紆金革間無所用之所謂當世之務者試今操觚而熟數之興廢補偏中機宜今倫要若其素習使當事而踐其言如持左券取償於其身靡蒙髮奚斯之為適用之才顧諸士所自期待者何如耳請恭繹制旨大相時度勢授其所甚便者省括於度斯謂機簡節蹕目操其所甚約若揭網於綱斯謂要殫力竭思聚精滌慮潛其所未然奮其所必至義急公上不遑有其身謀先杜稷不遑有其家斯謂實未有實至而機要不得者也未有機要得而安攘之務不舉者也此上之明示意旨以發諸士諸士亦類能言其聚矣行服官政

聖明文範卷三十七

甲

而稽其實可泄泄焉已乎頃者言官建白遼徽州石邑諸長吏宜悉置進士詔報可人情重內輕外率以銅墨為卑錢穀甲兵為俗若夫才志之士則不然處盤錯而器愈利批卻窺而鏑不傷鉅細夷阻惟天子命無施不可且今南畝未緣北邊時警風夜焦勞以勤當守諸士伏在草莽感激時艱豈不慨然思得一當事而效平生邪第擇是以往無忘其所為慨然者實心且矣何憂無實效哉臣聞古之賢守令平居則巡行阡陌勸課農桑有警則整飭甲兵折衝禦侮隨試輒效彼其素盟諸心者實然也是以為時名臣垂聲竹帛至今不朽諸士豈不然哉夫士出巖穴脫蹠屨一旦立天子之庭被綸音而沐恩養亦云顯矣又為

樹石而題其名固將謂他日建立有所以重其名者諸士能卓犖自樹雖州邑邊鄙重也其泯泯無聞而已雖館閣輕也上方寤寐英賢佐安壤以寧方內諸士其知所以自重哉臣不佞誠願諸士畢以名世自期無負其所遴會使後來者指而志之曰斯隆慶戊辰天子所首錄士也明興得人於斯為盛即今者題名之石不以諸士重乎而臣獲先後其間亦與有榮幸矣謹勒諸石以俟

王氏義莊記

殷士儋

太倉王氏本崑山人已割崑山支地為太倉稱太倉王氏少司馬公倬之自南都歸也謂其子長君都事愔曰幸食先人餘澤其厚雖然如吾宗人何吾與若視宗人有迷昵

聖明文範卷三十七

四十一

自吾先機宜公視即崑山族如我也寧維崑山自司諫分水我也自即丘始興瑯琊江東我也吾安敢私先人食而坐視先人子困借令不以時周卹朝夕餬餬粥不給雖風夜必祀先人忍向隅而愴然我耶則吾何以灌而見先人然吾計之季子即多金一朝散予盡無留惠矣孰若蘇州義莊為世世周卹計多都事君度父意乃始捐千畝田為義莊莊之約曰人歲予米升如日之數疏者三二娶者嫁者病者藥者火盜者若干無夫不嫁者倍之行之四十年矣而田益瘠出實不半則後少司馬公季君悒已仕也後司馬公出入戎行不暇經紀其事歲且捐米三百石予族人待焉而竟以中危法詔獄於是乎呼二子大參君世貞

儀部君世懋屬之可簡斥瘠確益以膏腴為子孫百世計
無寧使人謂我先司馬澤涸自余令九里不得潤乎吾繼
侍子繼而善母相忘二君子婦視其瘠三百畝還都事君
之子而益八百畝不易之地佐之總千五百畝矣更度田
創義莊廣若干畝綽楔樹其前曰珣珣義莊門曰王氏先
德之祠祠五楹中祠即丘始興左偏司諫右偏機宜賴之
曰尊始謂晉即丘子覽珣珣始始與公導江左始宋左司
諫縉分水始機宜文字夢聲岷山始也後為堂五楹曰錫
胤以祠兩司馬公都事公為義莊始也歲召族人祠春秋
臨之以尊而懲勸焉祠已而燕敦睦也祠左為義學中三
楹東五楹以居師而業王氏子弟退鄉之貧子弟給筆札

皇明文範卷三十七

四十一

酒食試補勸駕之費焉石中屋三楹中五楹為義倉以益
藏而糗出入皆書自二君子成先德也殷子曰義莊范氏
前未聞也其助合族之義耶夫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
食而不殊至於賙賻承含皆有正焉先王之制禮也親以
飲食始也夫務合族以為歡則念其所以為家矣視人之
饑猶已饑之而况親骨肉之愛乎請循其本今以兩稚子
爭搏黍慈母不特梓並私之也故昆弟之所分父母之所
兼也子孫之所分祖宗之所兼也其滋彌遠其惠彌博九
蕪而九族睦百蕪而百代通矣今世之雄大官享重祿長
物委於私橐內子孫而外昆弟踴躍許語以為常即買買
食嗟果食弗問者何限曾不知過者問焉必曰某某之宗

人也其大夫之胤也顧不辱與且安在其為九宗稱顯揚
乎司馬公蓋不忍故一則曰岷山我一則曰分水我珣珣
江東我念姁姁相哺非久計而規長畫貽永澤者既如彼
四君子引而導之又如世德相尋可不謂希焉無論異
日兩司馬公佐國家之急侃侃立朝即所創義莊上承尊
尊也下睦親親也樹永業利無窮也無論二君子官卑庸
伐黼黻藻潤為一代鴻博之士稱首即所畫義莊可百世
不渝矣蓋於兩司馬見仁孝之備於二君子見規模之審
皆可為後法夫范相繼武姑蘇流聲王氏亦然三嬪五賢
古今大義諒茲一揆後有覽者尚有味乎斯記矣

新設軍武兵備道題名記

李攀龍

皇明文範卷三十七

四十二

山西三關先是蓋止鴈門一兵備岢嵐一兵備宣協理之其
於防秋尋加守巡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復以清軍屯
田驛傳若守巡冀寧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焉三十
七年改鴈門為鴈平岢嵐為偏寧其五道監督如故明年
仍以偏寧為岢嵐兵備以偏老岢嵐河曲四守備西路參
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鴈平兵備仍駐代州以廣武
北樓平刑三守備東路北樓太原參將地方兵馬屬之其
八角利民神池寧武四守備中路參將地方兵馬則以設
今道云從御史楊公美蒞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為
表裏右衛水口等處直隸南窺朔應諸州之道其於要害
視三關有輔車之義即廣一道出沒我得以所直道兵馬

牙距踵襲而自相為慮何慮不及三關延表乃至八百餘里而勇得以探疏數為堅瑕薄厚為虛實時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八百里趣利也惟是席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時則鴈門一道奇嵐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撤閭闕不知中疆者外益固之為謀周也亡何以二道為不足加之守巡冀寧二道為四道復以四道為不足加之清軍屯田驛傳若冀南河東諸道為七道三關凡八百里而七道以臨之即有五參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鴈門奇嵐二道相信而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卒然不相為用十羊九蕘猶之愈數而愈疏清軍屯田驛傳曠所司存冀南河東棄所分署是盡山西而事三關委境內而

勤一圍猶之愈實而愈虛不知疏數以形明虛實以制禦也注鴈門以鴈平注奇嵐以偏寧似矣不知十一守備分地如石畫交相尺寸獨以八守備隸偏寧一道亡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後行無坐累有妨簡書即虜一出套便涉其境而亭障積阻烽火優游已難為卒又况仍以五道便宜制肘糜費無益豈所謂明形而繁制乎時以情生變以常存寧武之介於鴈門奇嵐之間亦猶鴈門奇嵐之左右於寧武疆場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其域雖勢有餘不守非其約非其域不關出微功非其約不聲援為德辟耳目之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良而稱同心亦便朝廷得以責所不備以其所備按所不守以其所守捷無

倖賞挫無佚罰三關猶一體也省冀寧者清軍者七道而為三以重司存養內治境內不疲於奔命三分其八百里而勞逸均各可以朝撤而暮集而齊一其指使凡五決策以設寧武道而議始成如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參遠大計始終者右衛水口為虜必窺之道即中路恭將直之與大同兩援掎角相逐銜尾相隨厚集其氣是顧是限者非寧武乎與偏頭鴈門翼擊而夾攻為常山蛇勢者非寧武乎明形禦制以回視聽新旗鼓出繕入計為邊長老貽數百年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形不自勝制不自舉沈公所謂其人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至者尋以選行沈公明形禦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馬萬公某獨以少方伯

奏留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同量形不善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人不久任與無人同是二公者先後奏請蓋相足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惟沈公之賢適與設會也因具列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觀寧武道所繇立者蓋以其人如此云

濟州重修水部分司記

豐坊

相厥前修服理惟安民役惟後圖縣檣厥後諸捐循教督軌事文致纖鉅舉焉君子居其室令甲爰發誕章攸棲從更革止具瞻斯在役焉可已也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單子以知陳亡叔孫姬羈于晉所館必輯墻屋矧公居乎繁春秋凡役必書重民也役民而勞厥財用匱不可謂良窳也

功緒固私干觀不可謂能君子其審厥倫哉濟州水部分
司議宥利津時惟厥職朝遣主事范之率三歲代署建自
宣德歷禋幾百制庫枋腐屢輯屢介潦蒸騰劣簡簿據史
病焉元年秋八月越楊子承乏至是邦推學勵官綜核昭
瞻通博竄伏民用以和既符大猷爰思省微乃環睇署宇
謨新厥觀惟悞憚獨盡傷心剔檄州毀淫祠萃其材不足
委祿五十斛贖刑五十鍰昇三老乃興役役肇三月朔五
越月乃成初命版築隆厥址方益尺之三高益三之一中
為懷濟堂惟視事其側為房二簡簿牒史居之其外為門
者二其後為堂者一曰澄心其左方有君子軒一卷亭半
齋惟退食息遊所役殊後先舉公佑也凡為屋以楹計十

皇明文獻卷三十七

四十六

有九凡為工以口計亦十有九之役也無官費無民歛不
半歲而收觀華闕爽堅綴無修費焉君子謂楊子有三善
恤民為仁毀祠為義修墜為能知本末順施之前修理道
其試諸斯已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其楊子之謂乎敢
述以詔嗣官者

大司空鎮山朱公開漕渠記

陸樞

惟嘉靖乙丑之冬上以河決徐沛漕渠不通乃集諸公卿
暨百執事之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大司空萬安鎮山
朱公衡請詔俞之錫以璽書若曰黃水泛溢靡有底止轉
漕道阻國計是艱朕甚憂之茲以命爾平厥水土亦惟爾
任往哉公祗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吏飭工撫用士

衆咨訪群策已而周爰巡行由曹濮歷蕭錫既究厥源復
倣古法乃會總理河道都御史孫公季剛總督漕運都御
史馬公森巡撫山東戶部侍郎霍公箕巡撫河南戶部侍
郎遲公鳳翔上陳於天子曰竊見黃河上源既難分導水
勢散漫工無可施雖洶水稍便藉以行舟然乾涸無常終
不可恃獨南陽閘口直抵留城先年曾事疏鑿間類河形
兩岸俱高而上且堅實三十餘年未嘗衝決即今大水浩
渺亦未侵及況河路徑直輓輸更便工成以後可保無虞
此誠國家億萬年通漕之利者也上報可公乃徵三省官
吏民夫而經略焉其工役自滿家橋至三河口以河南按
察副使梁君夢龍徐州兵備副使徐君節督之自三河口

皇明文獻卷三十七

四十七

至鮑魚泉以山東左參政熊君哲曹濮兵備副使胡君湧
督之自鮑魚泉至馬家口以河南僉事黎君德充督之自
馬家口至南陽閘以山東副使張君任督之自白洋淺至
赤龍潭以工部主事吳君善言睢陳兵備僉事董君宋督
之自中橋至留城以主事陳君楠與重君協理之其支河
自薛城至東沿橋以山東副使李君幼滋陳君奎督之自
張家寨至赤山湖以主事唐君鍊督之自楊莊閘至桃楊
寺以即中游君李豐流君子木朱君應時督之自黃甫堤
至獨山湖以主事張君純督之其提調建築閘壩則即中
程君道東徐君淵僉事郭君天祿專司錢穀則戶部主事
王君繼宗河南右布政使陳君典山東僉事劉君贊誦司

器具舟車則食事衆君也時工將半有浮議宜棄新河而尋得故道上遣給事中何君起鳴來視公於是復上疏謂故道不可復者有五論辯明悉且與何君議合上疑乃釋卒用其言而工告成是役也始於丙寅孟春訖於仲秋凡八閱月開新河一百四十里有奇開舊河五十里有奇又開支河九十里有奇其建關自留城至利建凡八自南陽至佃戶屯凡十有四月河凡六其建壩自懷成至茅裡溝凡十有一薛河口一其築堤自南陽至魯橋長二萬五千二百丈有奇南陽東崖續築石堤長三十里有奇新莊橋上堤長一千二百六十丈有奇馬家橋堤長二萬八千丈有奇留城堤長三千六百丈有奇佃戶屯堤長五百七十丈有奇又築支河堤自東滄橋至百中橋長六千三百四十丈有奇又築舊堤長四十里有奇劉家樓堤長一千五百六十丈有奇且置民夫歲半而黃水山水既無汎濫衝決之患河身堤堰又有疏濬防守之宜自是漕河利濟而國計永有攸賴矣疏聞上太悅進公太子少保歲增祿若干石分董其役者郎中程君副使梁君而下各賞其差是時濟南諸生羅蘭輩過大梁請紀其事余適在制未遑也及余禪羅生輩復來申懇睦樺辱公教最久曷敢以不文辭乃再拜而應言曰輿自元都幽燕海陸並運國初猶因之惟我文皇帝建兩都始用尚書宋公禮之議開會通河四省兵民費且鉅億踰年而始克底績其後河水遷徙靡常存

睿皇帝時決沙灣 敬皇帝時決黃陵岡尚

書石公瑋都御史劉公大夏相繼塞之或三四年或六七年工乃就緒厥惟艱哉乃今役不及期費不重科民不知勞國計尤裕視會通沙灣黃陵之役難易久近何如哉是不可無紀也系之詩曰禹作貢法漕議之端自南汭北輪輓維艱在昔勝國運燕海陸跋涉風濤舟車屢役文皇嗣統肇建兩都爰采廷議濬沙灣渠作壩戴村橫亘數里引汶及泗順流瀾瀾百六十年水失其行徐沛為壑漏溢奔騰壞我民廬損我運道皇心弗寧靡獲會要命曰司空式弘廟謨匪伊是任孰曰可圖天子曰都爾才經世其為予治去害而利燕爾需秩授爾爾首星言夙駕勿憚勤劬

公車既南時屬歲杪偕于水瀕咨于故老舊河之東地曰留城且濬且謀胼胝經營既分別支以殺厥勢遂過洪流運乃大濟漕人驩呼仰獲寧居微公之求若且在乎曰匪台能天子明聖浮議弗行工是告竟易塞為通轉險為夷民便攸遂國計在茲滔滔安流帝心嘉悅晉秩青宮恩典昭赫既奏膚功歲用屢豐被之弦管南國之風

記

核邊記

玉維楨

今天子念三邊之氓數罹虜害歲誠邊將慎防無令虜入即入奮死戰一創害止意至勤懇矣然終不止此非直敵勢盛也敵在將怯而罰不逮功罪溷而法未之彰也嘉靖乙巳七月二十三日虜兵二萬餘騎結營邊外三營兒河甚近謀復入寇覘者以報榆林總兵吳瑛瑛即以報總督兵部侍郎張公珩明日瑛與副總兵李琦併將兵出榆林榆林巡撫都御史張公子立主糧餉即檄所至給軍食時總督以防秋佳花馬池間即發所部將花馬池者四將

聖明文範卷三十八

軍軍計擊之瑛故狡智多算度虜入必自寧塞營寧塞則遊擊將軍張鵬分地伏寇彼自當我即往必與虜先鋒遇接戰乃與琦故回遠出乃並波羅堡又並威武堡又並清平堡遂迤邐延不與賊兵值乃二十六日虜果由寧塞營穿牆擁入張鵬不能禦匿避之初虜入寧塞也以爲旁有伏兵顧慮不敢前及至新城池四望不見一人遂揚揚南馳無後忌畏而李琦自清平堡與吳瑛分兵至靖邊營忽值虜圍圍琦急瑛度不免殊死戰延綏遊擊將軍龍登固原遊擊將軍葛宇咸以總督遣適至而分守延綏四路參將楊銳亦領兵來與兩軍會咸奔掠琦虜見兵集多度不勝解去琦得免琦面中賊矢一所殺虜亦數人瑛鵬軍不

聖明文範卷三十八

二

知所往陝西總兵王縉寧夏總兵李義興登字軍同遣以爲賊犯所自有當乃故逗遛後登字期登字以二人同遣不至李琦方免于難又甚恐乃與楊銳等各領兵不擊賊行但依險自保而已於是賊益狂馳趨利直抵榆林驛空洛川諸處縱兵肆掠亂如沸湯蓋踰保安犯延安塞未至延安僅百里耳民居此所者以爲山谿嶮巖虜故不能到不爲備而諸將又不爲遮狹截突以故虜得極意恣暴盤留十餘日而去至八月七日復自所入寧塞營穿牆故道出亦不見我軍一人虜出邊有司籍虜掠男女四千四百五十有四馬騾牛羊十四萬五千二十有四殺傷男女一百七十有四其蹂躪田稼燔燬室廬劫取衣物皆稱盡不可數計蓋自庚子固原之難此其尤慘者也諸將懼以爲爲將令內地殘傷若此罪不赦乃交相約莫如襲庚子故智部各僞爲虜首各爲書偽稱戰得虜首若干級罪如此得釋遠者騎傳近者面結謀定咸奏報總督隔遠不爲察而撫臣雷同不肯發奸當是之時巡按曹御史行部次慶陽慶陽距今寇三百里而近聞之大憤絕惡諸將於是上書劾諸將曰臣今觀將不擊賊而善脫罪陛下即欲令安邊胡得哉夫寇至不擊彼且謂將偶值怯他固有強時至聞吾軍以誣功脫罪將輕狎眇小以爲若竟不我戰歲侵月掠無有休已邊圉之弗靖坐此耳今八將軍軍合二萬餘人視虜衆亦相當竟令虜得意去此亦可曰衆寡非敵

耶寔則愛命懷螫耳有將如此不如無有請法之其詞微連撫臣獨不逮總督有以也書至天子使給事中鮑公往視之驗如御史言不鮑公還報天子怒詔捕下吏治七將軍咸論如法總督撫臣亦皆不宥惟李琦以與賊戰少有功獲賞焉事已曹御史名大顯於是人稱曹御史以爲彼將帥者皆有倚荷有罪輒解曹御史責諸將諸將不得解此其忠義心誠格于上下無疑阻也史維楨屬告在鄉聞其事甚悉謂可懲往示將來爲記始末如此而關中人又言曹公明法立斷不拘習容容宗室惟熇者驚害人也殺人父子燔其尸無驗監司屢以上命即訊不服歷十三歲而曹公至一訊輒服奏置于法他若明任世英之誣雪梁

卷三十八

三

乃章之冤仲曹登之枉折閣宗萬等五人之疑具在頌口外者獲生滯者獲決此非特刺犀之劍照膽之鏡者弗可能也予觀曹先生狀貌遂遂不振矜先物乃行事顧若此敢任人誠不在外厲哉

創建大復何先生祠記代作

徐中行

先生汝南信陽人也信陽故有祠而郡久未祠祠自前守河中王了崇古始王子祠先生也則以固始許公合饗而署曰烈文蓋兩重云業已妥神立石而嗣守者謂先生不宜於許公並祀則出其主卿賢祠中而事遂寢蓋八年而余以撫治至大梁首詢得其事慨然思振舉之矣而是時先生孫洛文中省試第一復具言前事方亟施行會汝南

守迫上計未報越歲夏新守徐子中行至復以祠事請曰何先生以文章增重昭代功德遠矣况明公亟意表章而有司不以時舉曠先賢之烈不著後世謂何然先生主已出即入恐不饗不如專祠便既與余意合遂亟允其請已復請余記余又允其請乃躍而馳歸徧卜地城中不得竟得平輿侯漆雕氏書院右隙地在天中山南確山東抱汝河西繞而城垣當面若屏翰焉蓋天地之中極而河嶽之總會也爲祠前堂後寢並四楹門垣周繚率如儀經始嘉靖四十一年秋七月望日越八月二十日垂成會余以少司馬命迫發而徐子亟走吏請記云余往讀書山中詮論當代名家則獨推第李獻吉與先生若太山北斗云然問之交游或與或否惟今守同郡徐子以余言爲然則又未嘗不願一至於其地瞻拜祠宇爲恭敬也豈謂余與徐子同宦斯地而先生之祠竟成於今日也固數也乃卜其祠既不在它所而竟與孔門高第並峙千古也又非數哉然余獨惟鄙人之言曰文士鮮行乃槩天下賢者於是而謂文章不得與節義齒列則又未嘗不投翰興歎也嗟夫是孰知文章之開於世也固至鉅哉上之經緯兩儀彌綸三極其次恢展聖謨潤色洪業其次憫時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著之冊而勸戒昭播之詩而美刺顯俾人紀允殖而天常不墜是則文章之爲教也故比于剖心箕子不以演疇賡節季路結纓游夏不以文學損譽三仁四科其致一也豈

卷三十八

一

若拘學抱咫尺之義以孤於世者利明興百六十餘年而文章迄無定體自先生崛起汝南始與閩中李獻吉發憤詞林超覽古始乃排斥羣疑歸之大雅何其雄也即使來哲代興不無侵軼然其開先基始之功揆之義和授時神禹治水同一久遠矣矧平生風節又應應較著者哉方先生守中書時猶散曹也而公家之事知無不言亡論抗疏抗慨如應詔極言番僧義子錢寧數事披鱗蹈鱗朝士奪色即如逆瑾境吏部權則移書讓吏部會有兵事而執政乞休則又移書讓執政李獻吉與御史姜某訐奏也則又移書太宰直獻吉矣其感憤時事而扶義傲儻蓋素所蓄也夫其平居敢諫若此而臨事固不能伏節如許公爲乎

皇明文範卷三

五

向俗上見之晚也頃余會大梁縉紳長老又云先生自幼冲時誦抑溫退未嘗以才凌人及論國家當否則踴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由少逮沒尚未嘗一問家產而人有緩急則又不無各厭其意道弗合者雖隆貴人恐不與見至道藝士即貧賤衰老尤折節下之不倦也夫以彼其才而好修又若此固蔚然醇儒也獨奈何以文藝少之哉余又嘗讀先生新論十二篇上下古今天人之際備矣假令托以不御之權則何遠不至乃齋志短折而竟以一學稼死有足傷心流涕者然先生功在斯文節在朝著行在鄉曲固萬世不朽矣而又何恨哉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詞華之士同類而共訾之也故不著其文而獨詳其行

誼大者俾後世得觀覽焉是年秋中丞安居胡公來代實克成厥終而臺察鳳翔李公學使歸安陳公咸右文敦節先後協謀於法得備書云先生名景明字仲默門人稱大復先生

陳氏祀田記

屠應浚

陳氏于鄞稱世族凡二千餘人至光祿君應和始置祀田奉先宗廟世祀初光祿君爲給事中奉詔持節冊就封琉球王清國家凡使琉球者念通海外絕域令有司給供具甚盛踰等君輒自抑損費減十二比至琉球方產琛麗一無所問國人服其廉高事竣歸王清奉黃金一鎰爲使者壽卻去不顧王清具其狀上之朝詔使者受金再辭乃拜命金如圭微圓色紫陳君既受賜則以其金購田十五畝稱祀田田在縣南某鄉畝入鍾足供其春秋祀事予于是蓋未嘗不咨嗟稱善也夫琉球于東南夷最遠去京師三萬餘里冠帶所鮮被教化殊畧也顧能秉執禮義其視天子之使也若尊威神馬無敢以其土地之毛有所消請也即所餽金固微裁足通禮而已猶以使者故上之朝可不謂斤斤藩臣之節哉政佚之國其臣必頗故雖官市都邑之吏官禁近者典憲在前刑法在後賊賊流聞猶若無畏也而使者于海外恪忠無私交抗節沉寔繫身無知之域足徵我中國風教燬甚主上湛恩天濡溼遐沃邇獎共靖之臣優守藩之國昭德布賚褒應如響情之所通裔夷

皇明文範卷三

六

弗遇休哉君臣之際乎而君之懷上之賜也無敢以為私
藏比義聯族追遠敦孝樹之上田殷薦宗廟以昭事其先
人錫厥胤嗣所以示後世誼至休明也煌煌乎諸美備矣
得予觀太史公傳陸賈謂賈使南越卒令王佗稱漢臣受
其賜橐中千金裝歸其車馬酒食歌舞愉樂以為賈善夫
南越恃慢易漢其于琉球無足論較乃賈為漢使多私受
金弗以間徒持歸事死極欲為樂此與陳君處琉球金事
相去殊絕而儒者論古人輒以為卓異不可及此與目聽
何異哉予故併記之以示來史陳君名侃字應和予同年
進士論為自雅操今為光祿少卿

明贈太師端肅馬公祠重修記

楊本仁

皇明文憲卷八

七

嘉靖丙申蜀藩訟閩臣不法者上朝仁與顧給事存仁者
奉命如蜀訊焉已乃由華陽放舟東下將以捫月三峽犯
青龍瀨吊是帝觀漢鼎覽千古江山之勝游百代英雄之
跡也險乎哉抵重慶遇吾鈞馬鴻臚天倫者來况予
曰意先生不知知茲吾先太師端肅公謫戍地乎往純
皇時先太師以遼東故忤權璫直而不協我公者又賂
自而媒孽之言而成市虎由是罹重譴居無何放歸歸
又無何復起而柄政又若干年而沒沒之年渝之人士為
屋而樹之樹可材也越幾何時而吾鄉張南溟鯤來督學
館帶易材而廣之迄于今又幾何時此天倫之所疚心而
無日忘西嚮者也幸際聖天子以九廟告成詔天下天倫

叨備一使來陝屬便道展省良慰平生雪涕祠下仰呼俛
咄孝子慈孫之心若見其有遺慮焉者於是乎巡撫張西
野公監察陸王洲公檄郡使重葺焉曰關風教者崇名賢
而撫公之意又曰室無人易壞於是乎僉卒司守以時蠲
除而天倫之意亦曰人無賴焉中將廢於是乎買田若干
畝以供歲時香火餘以給守者而其守富公欣然任襄事
曰是固吾渝人之首義者雖微憲檄猶將振廢修禮以示
無怠義于百姓成都守邵公又伐山為碑期紀載其事曰
倚嗟乎公先朝典刑微茲求圖來葉焉徵於乎美矣先太
師何以得此於諸君子哉天倫雖不肖敢不拜覲今其石
固在而工皆搃拏待鑄天倫不勝其先人之故敢以勞執

皇明文憲卷八

八

事夫峽嶺一開駛如奔馬此百年一時也先生豈有意乎
嗟乎端肅公天下之名卿也我明社稷之臣也而又吾鄉
之先哲予小子其何能辭夫祠之而渝固公之戎遊地云
仁嘗聞辛酉之歲虜酋火飾寇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人情
洶洶輦輦震動士大夫至有遷家以逆避者敬皇帝倚
注我公一朝三宣公時左足一窺燕雲上瀆矣而乃謀猷
內決百喙弗搖持重以鎮人心綸將以紓上意尋無遺矢
亡鏃而虜酋遁去京師翕然以定當是時公之功在社稷
夫銓曹也者風天下之大機而理亂之所由出也惟良斯
拔則愚化為良一競者得之士則淪胥以競公為冢宰獎
恬抑躁為官擇人鑒鑒乎不采名采實故一時布在庶位

者彬彬乎卓有成蹟而弘治熙太平寧之理効爛然獨掩
乎本朝當是時公之功在天下公之巡撫陝西也日久節
制三邊日又久凡山谷阨塞醜虜情偽軍糧盈縮兵馬精
脆將領材劣勇怯無不周諮會羽檄一至輒折衝樽俎謀
無再發故能順指羣羣臂運三陟以著蔡本兵者若千年
壽域中夏咸知富韓兒童走卒能誦司馬當是時公之功
在四夷而祠之渝渝固公之戎遊地云仁於是未嘗不斗
傾徽企而嘆先達之莫及也曰嗟乎君子不以死生富貴
動其心而後足以任天下之事欽謗得喪弗貳焉者而後
足以立其身方公之在茲所也日與蜀士考德問業了無
芥蒂故其言曰貴而驕華家為罰抑畏以自飭雖斧鉞為

皇明文範卷三十八

九

溫兄窮達由命予奪存君一譽一毀一榮一辱又有生恒
患雲浮滯結掉頭俱空存之祗自唾耳嗟達識哉天下之
物又有能加于公者哉辟之漢渤百川赴之而不盈靈擊
胸破而其波輒難起也數尺之磯小激之怒山谿之水夕
至而朝沒矣故知公者不觀于國而觀于渝渝明主投桴
之儀若為公大受植旌之地手渝之伺顧可民哉岷江巴
峽同與共遠是則不能不望于渝之人而又不能不望于
渝之守巡撫公名翰直隸順天人監察公名琳浙江平湖
人邵名經濟杭州人富名好禮直隸松江人

裕州均田碑記

唐順之

裕州於春秋隸楚蓋楚屈完對齊桓公之言曰方城為城

今方城山在裕州境山旁有楚壁壘斥堠云地故阻險然
四衝西脇武關東挾江淮北縮河洛南隙宛鄧四方輻輳
其民平居則奔走送迎來諸費輟輟百出天下有難則
往往首先受兵野多陂陀磽确土雜砂石不純可田種以
故俗罕土著苦窳寡畜藏輕剽數徙無錫安侯來牧裕既
爬剔宿蠹拊循疲瘵與裕人更始先是主計之臣議括天
下田檄至裕安侯矍然曰此吾治裕首務哉且夫平瘠沃
清錢穀息訟爭在此舉矣未幾檄復下止之安侯曰人苟
利矣吾專焉可也亟請於大參劉公憲副傳公各是之於
是經土畫野則耆艾董其役縱橫廣袤則量人展其能方
弓勾股則算人竭其思跡阡陌驗畛則區長其事因區制

皇明文範卷三十八

十

畝因畝準稅區為綱畝為目綱以麗目則無漏畝畝為冊
稅為子冊以權子則無逋稅以衍原隰膏腴之田一而當
一平石岡田二而當一周石山田三而當一山石陡坡四
而當一陂池林麓解宇舖舍壘市之稅例蠲除田溢稅則
從增稅溢田則從減咨詢徧故人無遁情版籍明故上有
定徵疆土別故下有定輸計田凡一萬三千二百四十頃
有奇計稅凡九千二百六十石有奇侯規畫精密動中肯
綮此其大凡也史氏曰孟軻有言仁政必自經界始自衛
鞅首禍壞井田開阡陌以迄於今其間經國之臣憂時之
士曷嘗不言經界董仲舒師丹有限民名田議李翱有平
賦書元稹有均田圖然卒莫能行何也蓋守令歲月更改

各懷一切無慮經久一難也語曰天降而澤農夫悅而行旅然豪強蕪并率不以均田為便誘贖朋與多口可畏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則必寄於吏胥則有上下其手者矣豪右售賄得為蔽匿貧弱抑勒無以自明名曰均田實滋一弊孔也此三難也夫安侯可不謂明察深慮者哉安侯初舉事時裕人亦多訛訛者曰將無擾我安侯不為動既訖事廼人人樂業矣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顧不信哉顧不信哉安侯名如山已丑進士其為裕多善政茲不書重均田也

常熟縣三烈祠記

唐順之

昔人論女子從一於夫比於臣從一於君之義自古奸人

皇明文範卷三十八

上

篡竊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錄于斯之時彼有棄取用則違于一擊以誅而復國若王司徒之於卓陵司農之於此此其勢逆而其事之難以必者也彼有棄取用之圖而我堅委質策名之誼寧死而不二其心寧死而不二其君若豫讓王蠋之流此其勢順而其事之可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同而要於自盡則一也是故生也而無汚身於徵倖之嫌死也而無自經於無濟之愧女子之於夫則亦有然者矣嘗讀史所載孫翊妻之事而壯之當二兒貪於翊妻之色而殺翊也妻既見窘逼於是歲機匿哀陽許二兒以婚而緩其期陰結故將為援頃二兒以婚入而

遂刃之雪不共天之憤於闔閭杯酒之間斯亦可快矣若夫二烈之事則異於是其夫以羈旅浮寄江壖非有可以豫藉之勢環而指者皆兒人之黨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島之誣其夫以盜而沉之於江島遂欲室其婦而烏之黨欲室其女於是婦與其女倉皇闔門自刃以死嗚呼可謂烈矣雖然二人者豈不欲堪讐人之胸如孫妻之為以報夫與父哉而勢有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辦矣故嘗合孫妻與二烈之事論之苟機有可乘而速忿以必死則殺身而無益苟事無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逼而近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二烈死時兒黨哀其尸而焚之其事秘無人能發之者後數年巡按陳君

皇明文範卷三十八

三

黃詞得其事島與其黨始伏辜此蓋足以見節義之氣有時而必伸淫兒之誅有時而必不能追也歟二烈者固不必手堪讐人之胸而後為快矣事既白於是知縣羅君鴻為之立祠以祀扁之曰二烈而無錫安君如石請余為之記嗚呼此義行不特所以勸節其亦深所以懼兒也歟是有關於世教大矣烈婦姓其夫姓而逸其名相傳自通州而徙常熟之鎮也

衢州守李克齋生祠記

王慎中

豐城李君邦良予友也予始得友君時皆蚤年盛氣藻飾以文華馳驟以材力高覽一世超舉雄步翹然有自喜之心而際昌熙之會事神聖之主先後為禮樂之司頗涉清

處方其得陪經綸之宏議佐制作之鉅猷志勵當塗而情
肅翊聖顧謂州郡之役勤於民者卑勞於事者細目之鄙
俗不足為也已而並以職事失大臣意得罪出為外郡之
貳予猶僊寒桀倨不知省愆以圖改悔時或有所見於事
而加於民則乖忤背馳而不適其可而李君獨能韜函芒
穎磨砥圭角俯習民功以起士譽予既善君觀其所進而
慨然以悟非徒貶損知過為奉詔以承嘉惠者之宜而其
勤勞於卑細而能不厭者乃所以篤純固而基高大也其
後稍遷予督學山東而君為衢州守學憲於外職為近於
清華不得効其力於卑細者以攷其進而證其所悟君既
守郡則於民益專而於事益詳矣君為之益不厭悉其意

八皇明文範卷三十八

三

以厚於民諄諄然如村摩平其子履其身以周於事皇皇
然如經營於其家而郡於其時又有不測之大警間值之
異災以嘗試君之閱略偉畫而開發震動其所為君應猝
如宿慮度遇如嘗歷卒使水不為害而盜皆就執至其建
學命師以率先教化嘉育士類改朔而不徒沿習鼓倡而
非僅因守文萃之美材力雄雄施於民與事雖其卑且細
而昭新弘達超然不群其所藻飾者乃道德之精英而非
文華之末技馳驟者乃事業之軌蹟而非材力之小長矣
君為郡滿考予以參知汴省行過治所見君意殊得迎謂
予曰子雖不屈為郡免折腰之恥然循吏傳當無子名矣
君言如此良自負也已而君擢副使以去郡之長老其等

相率建祠于城北以未所思豐棟飛甍崇廣麗密巍然肖
守之貌尊祀其中後七年程侯習齊來為泉州衛人屬程
侯以序記委予予觀史傳所載如枚舉東方朔司馬相如
吾丘壽三終軍之流依近左右游談芬芳揆摘藻麗師
甚盛而文翁朱邑龔遂召信臣杜詩諸吏為民勞苦不怠
除疾去煩興便開利跡履務瑣以今觀之彼光榮飄浮彌
文靡汰無足稱述而循良之績惇懿悠裕談之有足論而
思之可以興高下得失較著君向得罪而後復屈為郡誠
不為不遇予雖不獲効其力於卑細然已有悟其記君祠
庶謂知者君與予所共敬而友者有武進唐君順之唐君
為翰林最號清華願嘗好言民事在職時每欲乞一郡自

八皇明文範卷三十八

四

試其才以見志而不克遂予旦夕謀訪唐君家居倘相携
過太末之里求君之祠而謂馬賸所謂豐棟飛甍而君生
像巍然其中既以自慚且誇詫唐君以為君明其得意君
名遂邦良其字以祠部郎中謫為湖州郡丞遷守衢州於
予為同年進士

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瞻視在輶茀
之間言者不能出口溫慈款款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
而悍鼓鳴於側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倏忽大之
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搖鬼前却而
沮喪君饒意喜色壯張揚矜奮重英之矛七注之甲鰲為

舉而虓虎怒殺人如麻目睨曾不為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寇張甚有司以為憂督府檄君捕之君搆兵不數百航海索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百八十餘人其自投于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衄矣由有此海所為開寨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鉅而員多然提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之捷乃獨在君而君又非有責於海者也亦可謂難矣予觀昔之善為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練齊而約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於旌旄之色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鍾鼓之節而奏之使作止則不惑又當有以豐給而厚享之椎牛擊豕醢酒成池饗其口腹之所取慾遂

全明文範卷三十八

十五

氣閒而思自決於一崗以為効如馬飽于櫪嘶鳴騰奮而欲奮然後可用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識寧獨訓練不夙約束不豫而已其於服屬之分猶未明也君又窮空家無餘財所為市牛酒買粟粟以恣士之所嗜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帥先士卒共食糗糧觸犯炎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以取勝君誠何術而得人之易致效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早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養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予方欲以是問君而玄鍾所千戶某等來乞文勒君之伐輒書此以與之君其毋以予為儒者而好揣言兵意云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鍾所獨欲書

之者君所獲賊在玄鍾境內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不擾以故其人尤德之爾君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推用為今官

天興記

馬一龍

皖山別出天柱三台壁立千仞絕壁下突然起為覆釜靖園暮升彥恰數楹四懸無凭拔躡可棲故曰天巢迤東門戶掩設中窺布几席可數人坐頂開層閣穿一竇梯挽以上丹竈玄床搗藥臼圍棋枰仙跡儼然在焉山右折溪而斷之支阜擺踣忽墮墘砥平大畦基次高便播種窪引泉注行者絕欲展足當額之際愕視屏息怪石奇峯錯出前後其勢逼人懸者絕而下投險若可畏傾者歌而將覆邪

全明文範卷三十八

六

若必仆端重者若坐以常靜峭削者若立而不倚植若拱而容勒若揖為禮儼然者卧龍踴躍者舞馬若冠而柱者傳仲由之結纓若復而棄者遺巢父之蹠屣過復續離而參尊或仰卑則俯有龜蛇者若盤辟以顯象有虎豹者若炳蔚以著文鳥翼而飛若待人以色舉者虬蟄而蟠若困時以藏身者千態萬狀觸目警心皆巨靈手壁與洪治范成耳所入漸深則所遇漸異紫翠入雲杳然去嵯峨天末巖掛斗杓幽壑茅團隱隱有村底鷄大聲西南去白鶴泉卓錫泉左慈臺不遠矣上下迴阪之間路盡處逢溪溪流處抱石更環曲旋轉傍溪引為池沼結駟亭榭松風蘿月鶴竹蒿花助以人為掩映成趣今邑大夫徐公居之夫玄

房洞府多隱高閣之士睥睨一世賢豪傲然不屑公嘗延策入甲第乃亦樂此豈韓子所謂托而逃焉者乎古人動息有存進退惟命進則發山河於漁樵退則收丹青於一握柱史盛古泉謂公其然也安能坐天巢中相與一考證

采詩樓記

沈愷

余少小時即愛慕人論詩每翁長者見酒酣擊缶豪吟朗咏即不意會輒沾沾喜及長為諸生日困於業既而學為吏日又困於簿書輒復棄去不果學吾聞善詩者往往得於所感昔者司馬子長行天下故其文多奇少陵華詞藻句多得於峨眉錦江之助吾於鮮佳山水又無名寺院及物外奇觀可資逸興每以為欠事余家城東草堂之北去

百明文範卷三十八

上

可百步皆修垌曠野嘗與客對坐雲氣冉冉墮几席而物外奇觀騰英吐藻悉來獻狀乃喟然曰明珠在懷而顧索之途異矣乎乃構一小樓樓東西相距無踰二丈南北稱是其高倍之四面不設屏障八窓洞開而觸景皆詩矣遂名之曰采詩余於是乎得大觀焉時惠風晨至靈雨既零倚樓北顧春水瀾漫穠夫始服田事耕犁相屬江村農務隱隱可想見薄暮天宇晶明九山最高峯頂可一二縹緲出雲外離立聳翠環以芳洲洲旁多蘭芷雜英春深翠色欲滴客有好事者舉酒酌水浮觴其上樵童牧豎爭以為異洲稍北有方池植荷葉數莖六月退暑樓居晏坐清風徐來荷香襲襲可掬東望煙霞薄林木行人時時躡足蒼

苔水石間遺影在地彷彿如畫月出清光射牖皎然如練間聞吳歌媚媚宛轉淒切羈人孤子倚闌而聽感極生悲或繼之以泣時維九月白露為霜涼風颯至楓林落葉蒼碧如染雅宜遠眺秋高景肅天空水碧橫塘在左葉舟放流帆影隱見迅駒過隙不可窮狀冬夜過長竹窓易寒沉沉數漏箭不易曉西去古寺咫尺聽鐘聲歷歷嚮晨即披襟起坐宿醒睡思洒然去矣歲晏作風樓外積素凝白客至呼童握雪烹茗晚霽開軒園林珠璣相錯落又若水晶屋宇羅列上下疑是中別有一天地若不知塵外之有瀛海也嗟乎是其為樓也甚隘而四時之景天地之達觀咸于是乎在是故其為詩也日益富采而詩之也日益無窮

百明文範卷三十八

上

余嘗恆天地間雲嵐木石崇丘絕壁足以發奇潛老然往往人迹所不至即人跡可至或風雨晦冥至為塵襟俗駕所苦亦有遇有不遇吾采而詩之也有時而窮吾獨取夫茲樓不踰足越限而四時之景天地之達觀咸于是乎在是故境與意會詩以興感譬之取材荆楚揆枻豫章皆可堂構而材無留良矣余自顧薄劣越在茲樓興至輒浩歌長嘯聲答崖谷然性質天限空切戀好至濡毫染墨竟日不能以句率又慙慙曰吾負詩耶詩負樓耶

真率園記

沈愷

余少不自涯酷愛山泉及長不治產業益耽僻野起雲蔽廬之東謂古樓之基若天然林壑嘗與客坐雲氣冉冉墮

几席忽不自知其非塵外也余廼易地爲園地近市不易
售輒昂直以須積十餘年始克就緒大都所居溪水遽然
深入沿流衍派無假穿鑿溪上多百年古樹榆柳梓相梅
杏橘柚夾持並列蔽鬱成林其下菰蒲蘋藻魚水蟲色
色不種畜而有若天與之設也因名之曰真率余性本坦
中無營見人輒吐其肺肝竟不知人間有礙徑事頗與茲
園相肖遂緣景成象一任其自然園以南有庭自庭而門
門以內有軒軒比去再數武有溪界以南北而橋于其中
稍北爲草堂環堂皆溪也溪形如磬而拱曰環溪堂凡數
折而西有一小亭亭有古梅二株每歲先羣卉而芳曰先
春又折而北爲樓樓曰采詩啓牖而煙雲花鳥具屬品題

金明文範卷三十八

九

詩可采也樓且東爲小軒植竹數竿蕭然清風可掬而隆
冬近寒不改色曰清節又其東溪水迴旋即環溪別渚也
小可容舸上則橫木爲橋西下有古石累石爲山若起若
伏若踞若傲皆緣象命名面山有亭曰可山客坐相向若
主賓然亭相對復爲一小樓危立溪上登樓四顧樹影溪
光應接不暇曰翠景樓西南誅茅爲亭有一古樹春夏之
交紅稀葉茂翠色欲滴森焉環布曰遠綠循涯而東有方
池約可四五畝亭在水中雲淨不波倚闌俯視游魚出沒
影影可鑒而數口鏡光池而數折而北有樓樓頗嚴而向
中獨擅一園之勝而動息潛躍榮瘁落舉在目前曰大
觀樓北植芙蓉數本秋深萬芳搖落獨此不餘而雅曰其

蓉池東則傍池而徑徑修遠且寬夾池而亭背面皆水曰
兩湖偃息其間若憑虛御空冷然有凌寒意又其東爲屋
一小楹石級而下書餘洗硯墨花飛霧吐影如畫曰臨池
學草又迤北爲外溪界以門潮入東西相向合流而涯曰
雙流合璧綠溪而橋橋曰望野村居農務蠶壘牛衣衡茅
隱見歲時山翁結社不在東阡則在西陌具可想見傍橋
而亭亭曰浣花花種種備自有亭以來終歲未嘗一日不
見花名浣花言近水花可浣也亭以東別設一小墅築而
垣之濬池爲蓮渚結木爲小書樓凡余入則命僕反局市
人莫敢呼雖呼弗敢輒應若不知有門外事扁其樓曰塵
飛不到樓後土壘疊起隱若隆平寬者可據坐而琴樓以

金明文範卷三十八

十

東有亭亭曰流觴溪上水清淺可仰好事者往往浮觴于
上效蘭亭遺勝獨愧于淺劣顧非蘭亭中人能不笑樓
再進而東有石曰醒醉酒後沉酣倚石長嘯風醒灑然去
矣石下有澗曰烟水漁磯秋水時至開鷗下一上綸垂釣
而江湖之體具矣余宦遊無狀忝竊二十餘年不能供一
日職猶免罪廢得以殘息歸就溪上賴聖明洪被爲太平
稚牧已無憂怖自吾居於此雅宜養拙門無剽啄輩不及
耳溪宜漁畦宜蔬時果可摘稚笋可烹兩韭可剪客卒至
澗毛野錯易辨不待謀諸婦可留也輒快意飲酒半或命
童子以吳聲調歸去辭佐之醉或倚樹而立藉草而坐客
欲去我倦且眠送不送俱得每風日晴好時野間與田父

問桑麻暈雨晴占歲凶豐或問他事則笑而不答居閒無人坐卧自如懶極至忘盥櫛興至拍手呼雙鶴相向舞聞作聲聲嘹唳入雲杪然不戒而馴鶴隨入適暇則讀漆園秋水篇忽有清思輒誦王右丞居輞川孟襄陽泛瀟湘等詩但意會莞然一笑不強解亦不再讀操管臨池學顰老十數字縱橫下筆信手把弄似顛不似顛弗暇計月出環溪一碧玉宇浮潔則登樓據胡床坐漫學鐵笛道人君山古弄信口成聲無論協律乘月放舟而漁得魚烹鮮更酌弗得不以為意在適不在物與盡適已有客問于余曰子之園樂且適乎余曰吾何弗適倦吾休焉爾飽吾嬉焉爾醉吾陶陶焉爾將藉此以葆吾真吾何弗適客聞而歎曰在園順物之性在于適性之真偽散而天全交相益也並可以書

金明文範卷三十八

三

課農圖記

陳昌積

記曰圖者何圖農事也圖農事而有人焉朱芾赤芻者何牧夫至止也曷為至止課農也左右有顯建旆設旗何僕園興隸雖不命其承也曷為楊於山聳於陌省農不遐遺也諸侯無故不野宿此何以舍於野咸農勤也咸勤何勸之以歌也何歌訓之無逸俾農諷誦惟始也農夫寔繁何廼氓草氓稻氓疆氓以氓亞氓旅氓咸造勿藝用牧夫之命也用命何嗣服朕以飭地力也地力何廼種稂黍稌來牟釋穉群有秋也農夫昉昉而賡歌何歌牧夫協帝時命也

時命何亦惟課穡也牧夫何吉牧楊公也邇為承式者何廡陵正當子也勞心者治人曷皆為任農事乎君子無恒安息也所以不安息者何蓋勸農之利六緩民事有五害焉何為六利勤施無類也既事既戒也資富而訓也惟正之供也恥靡法于正也丞綸以時也五害何曰不愛土物寔食不充慢令卒歛淫乃撻罰上泄泄而下嗷嗷不賢作勞也民不怠於上曰獄訟由生也利害異而淑慝著矣然則曷為異之也生於心發於政徵應於天地之表勾芒為神此何以圖之以其司農之辰也何以見其司農之辰木德周流莖甲咸亨也昔楊震守涿植民而弗自植文翁守蜀督稼政而克造士圖不及二人而曷為并言之曰圖不盡意也

金明文範卷三十八

三

張君東墅記

董份

潯地小人衆氏稠居而櫛比無閒曠之隙曠特在四野其東倚大道有廣原每田益東頗有林潯之饒歲時好事者每多東游而予家潯東也曩予甚困時時行林澤間道誦其書罷即時與客取飲醉卧歌呼與遊者相應樂也已而感歎坐中歛歎莫知其為者然好數往率以是為常其後仕宦京師陸沉金馬間多默不自得每思潯林澤之可游者積一數年乃得請告歸而居潯好事者若輩解設樓旆多從鼓鍾笙歌招邀載酒為樂慷慨道故歷歷曩時事而諸公雅游輒授簡為文辭賦詩雍容甚盛當是時張君

任坐予私觀其有翩翩之思馬會予告滿復治裝道由潯東游北入都駐蓋俯仰林澤久之與客別而去其後予入都而病每念未嘗不在潯東所歌遊處也其悔之甚嘗與客言人強其性則怫而病滋辟之筍魚斂鳥雖日飾以芬餌饗以珍粒不如縱之湛淵任以林蔚也且既不可同日語矣乃者暫游淵而適蔚又復內之筍斂其情可勝道哉良久予病不已徐子者好方多奇素與予甚善乃從潯署赤日中走數千里入都視予病病方差因從容曰楚人有云人之思故在其病予越人也其聲之越久矣今潯東諸林澤處何如諸游者今無恙不徐子為備道其處因言張君者最喜客慕游數為樂潯之東其自稱東聖也予蹶而

皇明文範卷三十八

三

歎曰嗟乎夫時子有終焉之志向者將樂而忘老顧不早自定驅馳於塵埃車馬之間使張君得藉而有之誠不能無少望也予聞張君厭纖蓄好閒雅曩之所見其翩翩者不誣也夫人既已委質于朝此于魚鳥之性宜不自遂已張君方年少不為祿宦即其所性比之濯波清冷而負風寥廓也則東聖且屬之張君明矣徐子曰予行急張君則有言曰夫人所居不同其事亦異棲林托泉媚一丘壑以自榮者偏方之士也贊廟堂佐區宇攬四海以為度者達觀之情也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任職他日得究其度使丘壑者有所庇而安焉不亦偉與而顧爭勤于田墅之間尤矣徐子因挾一卷請所以贈張君子既高徐子之義

又美張君之言遂記其本末如此雖然予病不適用為我謝張君甚厚予當歸潯水之上與張君言于東聖矣

海槎記

陳德文

海槎生少讀書固淫于誦記詞說曰解真者遺言約理者會心妙化者在神善通者知變是故夫書吾唯其趨於時而已矣已則釋去讀稟命書亦談言微中曰齋修者廓而忘鑒禍福者介而辨審行藏者定而堅明陰陽者精而覈是故觀化於天地吾懼而疑察幾于物象吾反而惑管窺而蠡測吾懼其盜玄而泄闕也何齊夫南陽何均夫長平哉一日告山人曰夫命之理大矣微矣以言乎迹者故以言乎來者泥以言乎富貴者局吾舍是而導于海鯨忽湧

皇明文範卷三十八

三

深涉鯨波冒虞淵是故決吾槎而東扶桑暘谷之間拉靈人進丹池陵觀乎初景摩挲十日而浣諸咸丘之上奔濤巨浪一吸而空之則許之乎山人曰未也曰不已將西浮星宿涉弱水躋崑崙謁王母琮池翼玄圃之青鳥而周旋揖遜乎三危之山則許之乎山人曰未也夫是則嶺庾之南碣石之北窮天際壤瀾灩六合沲注浩瀚杳無畔涯神龍所依惟蜃所棲極吾槎乎千仞萬里之外時而南北以之刑天者無所干肢脰者無所脩蓋遯離世群盤桓凌厲于茲竟吾身爾矣先生更不吾與已乎山人曰可哉然猶未也夫水之為物也盈天地海其會也南北東西其流至也涉大險者忘其趨歷奇觀者昧其苦注景光者疲其心

吾惟夫避世者之以人理為外也曩余觀於海馬吊靈霄以悲忠訊魯連以蹈潔測精衛以哀志窮岑父以度力思斯四子焉是故以危峻死者節奇以貞潛去者心清以阨閔逝者情逸以遠大期者途困蓋遐想夫斯人而迷觀于海也今夫邈仁聖混智愚齊物我一行戡哲矣是故超混茫之幾者靜履空洞之域者虛契玄妙之理者神慎止爾桂誕登于道岸是以古之至人欲乘桴浮于海海槎生不欲著其姓名道處故無定在或曰孫姓名寅宋江楚間人也

大中丞東田馬公祠堂記

陳堯

大中丞東田馬公卒之四十餘年邑人曹達輩謂公文章

皇明文範卷三十八

五十五

氣節代名臣當有太史氏書之以傳不朽但古者鄉先小歿則祭于其社及今不與後將泯滅而無聞欲備祠河許尸而祝之以示表揚先達之意廼曰諸巡撫李公仁巡按王公應鍾二公曰茲義舉也亟下有司議之于是河間守徐君文亨故城令王君官覆實以請咸報曰可此崇賢祠所由作也公子太學生師言謂余為記余歎歎而嘆曰嗟乎今安得復有斯人哉先生早富文學發解畿甸嗣舉進士高等給事黃門首劾權璫奸利事杖之闕下聲望因是隱起督學關中作興文教甚力如康修撰德丞呂侍郎仲木馬光祿伯循皆北面受經稱賢弟子所錄鄉試程文為名流推服嘆曰奇才奇才云遂遷大理少卿繼微留都

抵中貴人蔣琮于法復閱實諸關荷羊酒寶銀之賜時邊務漸弛將士驕惰公歷撫宣遼二鎮大振風紀若繩貪墨汰糜費清屯牧實行伍議馬市設官店諸便宜事俱鑒鑒可行遣人迄今賴之具載奏疏中語多不錄入拜兵部侍郎適適理鹽權用其私人竄名尺籍中貪冒功賞公勒不與瑾深啣之調南京工部尋勒公致仕且責輸邊粟若干石瑾誅起公巡撫大同于是劇盜劉六楊虎輩倡亂河北勢甚鴟張朝議權公左都御史受節鉞征之所部多市井統袴素不習戰公熟籌之曰彼初敵也卒難與爭鋒若不撫綏而解散之為便議且行矣旁有忌公者媒孽其間賊遽焚掠如故言者論公下之詔獄公從獄中上書不報遂

皇明文範卷三十八

五十六

發憤而卒此公平生履歷之大較也其他孝友之行清介之操親隣睦族接引後學諸事別有誌傳陳堯曰余覽載籍見古國家興治之日必有長才大畧之臣內修政事外戡禍亂而後緩急得用人才無乏材之憂適者承平日久人安故習去歲虜酋俺答擁衆長驅寇我京邑謀夫猛士疲于奔命戰守之議繁興戡定之功莫效今歲山東惡少馳數十騎白晝入縣門開府庫釋繫囚戕害長吏陽陽得志而去傳曰為蛇不摧為蛇將若何此皆時事可隱憂者便得公數輩布列中外必能運奇決勝弘濟時艱不但如今茲苟安旦夕坐受其敝已也於戲公不可作矣然議者謂公養寇損威不知張綱單車詣聖韓愈挺身論賊昔之

人飲之公奚不能也顧事有幸不幸耳卒賴 武皇帝之明錄蔭其子復用人言諭祭其家以慰冥漠公亦可無憾哉余東海鄙人素知慕公故述公志行之大勦之字碑庶來者有徵焉

復都御史李公祠記

王璣

初余聞長老言知嘗有漢藩之難矣而莫得其凡與所以靖之已從薦紳間稍稍聞漢庶人憑恃武寵懷異構逆暨章皇帝親征之慨然亦莫竟顧末與所發之者迺歲癸巳璣承乏備兵武定武定故樂安州寒漢開府之遺於是得時接卿大夫若司空信山韓公荆中丞海隅毛公思義少參東樓董公琦金為璣述故中丞李公潯發漢藩之難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八

二十七

而靖之之蹟縷縷其言曰李公永樂季年由上舍生拜監察御史高煦不逞時適宅外艱幾闕且同處一城勢殊岌岌煦方鍛金革蓄硝黃逆端萌矣公聞之弗聞也已復募籍壯勇要摩標卒效草種馬釋行重辟逆蹤露矣公聞之弗聞也彼弗公疑矣顧將以惟惺心督重毗是界旋走逆使以禮致公乃姑辭以衰絰緩以終制若不見彼圖之為非者於是益弗虞矣公廼請命母氏誓于家衆曰必先機發其變遂乃宵馳濟南徧白省果假符乎王舍託報平海洋比使人且追之一使不悟再使無及而公抵京師矣甫乃入覲文華面承顧問陳逆謀暴著之狀贊六飛親討之策纔七日夜師臨城北蓋迅雷不及掩耳而魄已先褫無

何暇入而宮棟摧逆順遂成擒矣凱旋天子嘉公勞勩晉左僉都御史錫襲衣文幣擬蔭一子錦衣千戶予家人十戶公咸讓弗居弗得請則受衣幣雖秩餘終辭焉又曰公故恬退亦其時在朝乏知己故無與暴揚不然爵券不為過而公僅左僉都御史止矣余廼始知李公之功諸公且余詰曰李公之事何如晁錯曰未易言也慶宗藩之變與他冠殊勢弗密則禍身家弗神速則彼得為謀非天子自將則彼得為辭錯也弗密有之景帝之弗自將其若之何於乎 章皇帝天兵之神速李公濟幾事之密漢君臣交有愧矣又曰許忠節公死寧藩之難何如李公曰未易言也宸濠之勢鉅而蔓忠節方當事室於早圖然其心猶之李公也易地當皆能為之於是諸公首肯且曰李公故以鄉賢祠于學宮之東往勗忠節祠因易其所遂因循至今未復奈何璣曰予責也乃卜於學宮西廢觀之隙構祠以棲主嗣故典也祠成公之裔孫賢官李燠請予為記予恐後人之不知公猶夫子之物也不辭而記之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八

二十八

一寄亭記

瞿景淳

正德戊寅夏四月長洲郭裕庵公始展驥于泉構新亭於內堂之東難其名有客進而請曰古之名亭也近取諸身遠取諸人或絢而文或素而質故茅以示朴蘭以紀芳喜兩以喜志而醉翁以樂彰也今斯亭也黜望不施濬然古趣可謂朴矣人文麗藻政治馨香可謂芳矣麥粟獻瑞而

亭適成賢守時會民生之情可謂喜且樂矣况夫亭之興
然東峙遠瞰冥渤晨瞰暹彩室如丹抹古之沐日也岡雲
歛暝水鏡澄秋空皆見彩仰天悠悠古之山月也壇花通
開砌草交翠生意無窮四時常在古之留春也壁懸詩畫
几閣琴書滿懷今古豁然而舒古之頽樂也監古名迹今
實亭斯名矣而又奚求哉公曰然然吾將有以會於一也
客有知夫天地之與吾相為主客者乎蓋以吾身而寄於
天地則凡斯亭之所有者皆吾之所以主夫天地而假之
以為樂者也以天地而寄於吾心則凡形形色色之具於
斯亭者皆天地之所以主夫我而用以供我之樂者也微
斯亭則吾心之樂何所寄微吾樂則斯亭之寄何所益乎

台南文範卷三十八

三九

故主天地因以主斯亭以物而物我者也客斯亭所以客
天地以我而物物者也無定主無定客是之謂寄然不惟
吾之於斯亭有所寄也昔人謂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則造
化之於太空是亦一寄焉耳推而極之則二十萬九千六
百為一元之終始又豈非乾坤之一大寄者與而吾心之
樂常與之相為流通者也吾亭之所寄者若此吾將以一
寄名吾亭不亦可乎客曰唯唯遂為之記

皆可園記

茅坤

沃洲者界天姥石橋之間多長林美壑而古之隱君子之
所托而逃焉者也而中丞呂公開稱之以自名其廬為
公記之舊矣久之公又擇其林壑之最佳處而懸之以閣

曰可仰閣之陰俯以圖史之室曰可玩左則賓客數過或
嘯或歌投壺博奕飲酒無筭憺然適也曰可游右則客且
忘歸或枕石而卧曰可休前覆之以蘭徑櫺列之以名花
而穿竹為亭間以自媚焉曰可君閣之西則又縱之以千
百若干尺橫之以千百若干尺分畦而樹椒桂橘桃李
檀梨枇杷檉柿丹栗玄棗緋桃絳梅石榴黃楊金櫻銀杏
之屬一切奇卉異果若帶而綰也曰可圃圃之中輒以曲
池引泉而魚因以亭於其上焉曰可泳亭之北又別為小
亭客或選林麓分曹治射曰可觀其再北則又舁田而庾
之以百穀之屬曰可稼當其四時之勝幽香繁陰刻露嚴
霜而無所不可也於是合而名之曰皆可園大略訪柳柳

台南文範卷三十八

十

州所以以愚字其冊之溪谷丘泉池島之勝而名之者也
而貽書屬予併記之予竊疑士之志不兩適當其王室多
難四方鼎沸名公碩卿之所以朝吏事而夕烽燧也題若
幽林邃谷飛泉削壁則惟世之沉寂枯槁之士不得志當
世者之所適也而公之位日高其所席中外之望者日以
重而公安得移柳柳州所自汗且困者以相附也乎故久
不報公而客或過焉予謂之曰君獨不聞達人者之適其
適而不適於其所適也乎古之豪傑嘗有躡足行伍而赤
松子之隨悲時之陸沉而執戟於金馬門以自譔為壁之
墮方擁樹而吟而其中之蛻也舊矣而公之所席者於此
而其所引而夢思者則於彼蓋以其所可因以遊於其所

不可公之所有者遠矣客曰然因記之

潮溪草堂圖記

田汝成

吉水之東仁壽之鄉銀河之水出焉環溪而聚者為銀村銀村之族以謝氏為望姓而謝氏之右有淵陂焉蓋銀溪之所發源也銀溪之流潺湲潔澈瀾瀾云云不舍晝夜此其常也時或水脉稜稜重波鬱起不石而湧浩若潮聲則其鄉必有特達之才策名科第者故里諺有之銀漢潮出英豪謝公順之世居溪畔榜其楣曰潮溪草堂而公舉進士於戊戌之歲溪寔潮焉廼今分憲浙右衡懸鑑開雷電合章民以兩造至者舉無隱情浙右頌之曰剖復金符謝青天訟無越宿方吏不索錢自是聞望日隆焉有馴陟矣

金明文範卷三

三

而公襟度玄雅快脫埃壘跡寄雲壑之上而神遊丘壑之間其言曰通塞者運命之大分也山林者士人之恒棲也是以鍾儀繫而楚奏莊舄貴而越吟自古豪傑之士曷忘鄉曲之情哉公之所居草堂為圖一卷置之座隅朝夕寓目因得而披閱焉草堂者廣不過環堵室不過數楹土砌茅茨樛櫨不斷然而大江橫前群山當戶則極遼曠之觀竹樹參差蟬娟翳翳則蘊幽深之趣賓主對談壺觴歌詠座上之履未空而檻外之舟已繫矣昔者子雲西蜀之亭停棧問字淵明柴桑之里携酒款扉公之所居得無像之然乎夫人狙于所安而便于所習往往華艷之歸而移其堅白之守故鴈鵠之詩有之淑人君子其儀一其儀

一弓心如結乎夫惟內有如結之心而後畫一之儀可表

見也故安思初而佚惟始者盛德之貞也黃沐膏澤而歌詠勤苦者大雅之調也君子不以身殉物不以欲滑和故優境異於前而視之恒相若也孤貉之於縕袍其衣殊也而煥相若大英之於藜藿其味殊也而飲相若結駟連駟之于下澤欵段其乘殊也而安相若峻宇雕牆之于繩樞瓮牖其室殊也而居相若夫然後內外兩忘伎求咸泯泰不驕盈而約不隕獲也潮溪公舍和而不乖推誠而不詭縷紳而朝則從大夫之列夢寐而適不忘小隱之歸其在莖省也猶其在草堂也而其規草堂也猶其視莖省也可謂通塞不提其心而富貴能一其守者他日陟台階運斗

金明文範卷三

三

柄圖回巖廊之上必無遺念於閑闊矣是為記

水心園記

徐獻忠

喬子啓仁業尚經綸志樂夷曠欲營讀書憩息之所乃西步林皋緣迴溪幾四里得蔚然幽寂之地焉歲在壬寅之秋鳩工料材斲土疊石位置池館栽植芳斯其門巷陰森多栽垂柳提金蔭綠寄以依依漢南之情修篁萬挺清風冷然夏日移秋晴曉聽雨日與此君相對無之芍藥春葩芙蓉夏采老桂飄馥蒼梧亭蓋巖梅混雪籬菊含霜四氣呈珍百果耀秀拊特育物亦足以發其性靈游居大化也且廣庭空寂危石巖奇犀株玉樹森列旁午蒼雲翳日小兩生潤吹帶于暮煙寒雨之中而紫芝之堂香霞之館紋

馮王關之幽僻采芳振衣之豁朗瓊臺玉宇小列蓬島曲
橋層樹空接斷煙潭池引水漾為壑谷林扉印水星河倒
掛忘言引興魚鳥為徒則有水心之攝以總其勝于是三
徑悠然二仲時至琴書偶列烟霞發秀開卷興闌則逍遙
散步偶得意興則嘯咏自適可謂蕭然獨倚俯仰無累者
歟嗟乎西蜀子雲之宅南陽諸葛之廬亦豈殊是哉顧其
養靜專志潛心藝術思出風雲自甘幽絕遠近聞之莫不
欽慕一旦龍騰雲興依附景命陸沉不返真志俱忘使山
中之猿鶴空悲桑乾之悵望何及雖有北山之文亦何待
于王孫也啓仁行將有珪璋之用幸無忘幽貞之意是為
記

會南文範卷三十八

三十三

莊浪衛重修儒學記

包節

昔魯僖公作泮宮詩人頌之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
泮宮淮夷攸服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
東南夫作泮宮而遷顧其服淮夷狄東南也文德武功豈
二途乎哉古者師行受成于學獻馘于學載觀釁唐故事
在漢令期門羽林悉通一經在唐釋奠講經師六軍諸將
往聽此其用意何居所以開悟其義理之良而消融其唯
野跋扈之習學何嘗無益於戎行哉莊浪介戎胡之間古
為允吾邑然自漢武斥逐匈奴即歸我禹夏漸被聲教已
非一日國初混一以來至景泰間始立學又百餘年于茲
然未嘗有踴躍豪傑應時而出雖科目之偶亦無闕焉其

學官弟子稱開敏能操筆屬場屋文者什可二三得循
習魚丸額貢即茂異矣其他備巾服避更徑者不可勝數
宣氣運適然歟將導率無方而程督未周歟夫邊人所謂
富貴顯庸者類皆世胄或起自田家子從軍不過跼跼下
射驟登列將故其謠俗尚戰鬪而貴疆有力其蔑視學官
弟子不啻若駢枝懸附且或詆規之曰第躍馬挽強多得
首功爾何仙卑為士之生長茲土者遂狙習見聞而不知
有章甫縫掖之貴將何所感勵而興起哉其最弊者隸陝
西督學為其地絕遠數十年無間一至者士固老死而不
知侯明持記之教遂自分無所省錄人才希濶厥有跡來
嘉靖丙午夏中丞虞坡楊公博來撫茲土渡河而西也視

會南文範卷三十八

三十四

學莊浪徘徊延佇念其瞻頓之為日久矣廼檄所司鳩材
庀工繕頤陋陋卑隘衛以繚垣文以赭堊期于宏偉彪炳
以首示崇重之典且風勸遣人急先務有若此者既又以
學政大廢非一掃故常不可善後廼上疏請得比遼東督
學例天子下其章禮部如所請始命監察憲臣兼董河西
學政視遼東云命下之日士無少長賢不肖咸踴躍歡傳
有奮迅蒸變之意時適莊浪修學竣事官宇輝奕較昔政
觀矣包子聞而嘆曰繼自今允吾人才之盛顧不在茲乎
夫發祥者兆幾集事者秉會閱百餘年始更學政而衛學
載新適維其期幾會所值豈偶然者哉易之義以去故為
革就新為鼎故聖人序易先革而鼎繼之改隸學政有革

之象焉修學宮有鼎之象焉庶幾乎允吾士習因之去故
就新底于丕變也哉昔蜀本僻陋有變夷風自郡太守文
翁陶染之後教化大行學者比于齊魯迺茲中丞所以加
意學校者大都視文翁焉知允吾不終變為蜀郡也哉行
必有俾詭豪傑之才應時而出德義若卻縠折衝若晏嬰
者可終無若人耶又其次若終賈之徒係單于而羈南越
可終無若人耶審若是則未嘗無武功也魯頌豈絕譽乎
哉是舉也參藩乙軒張君璽芳漢江君東相繼受臺檄以
責成事者也董役則衛知事侯潔氏能綜理靡密不負任
使者也徵言紀事則教授趙賢氏趙嘗遊西塾死洛二先
生之門能推其教以及允吾者也舊制廩室十今增為十
五

全明文苑卷三十八

三五

四又戟門之左闕謂聖門其闕檻周洋池者易以文石皆
舊所未有也易石則然我陸君恩有專力焉參戎嘗為臨
洮郡弟子員習文事故樂成之

井陘兵備道題名記

俞憲

井陘之有兵備非古也康豫既久邊聲漸入嘉靖庚子撫
臣劉公隅以井陘為燕趙要區畿內之屏蔽而秦晉之門
戶也建議得請廼遂開府其地設憲臣一人奉勅領兵事
維時孫公錦寔始被命既公以井陘偏臨固關於所轄屬
遠不相屬且獲鹿土門諸寨為韓信破趙故處相傳古井
陘口也廼又建議得允徙居今之獲鹿而一切公宇建置
會公遷去不及為歲乙巳王公崇至憲創為之于是道之

規制翼然備矣迄今十有七年官司更代歲月侵尋惟題
名之石尚闕未舉憲以乙卯夏承乏而來通近秋防百務
填委無暇攷求故事越今年春始得接牒稽志錄孫公而
下凡六人命獲鹿尹趙惟勤伐石勒碑樹之中堂尹乃虛
其上請為之記夫題名以識往詔遠也必記之文將不免
臧否鑒戒之云憲則惡乎敢顧維諸公之賢皆憲所仰止
而師程者揭以昭訓奚而不可夫茲道之設攝官者其難
有八以書生執戎柄邊山諸隘當胡馬之衝而振甲負劍
輒與諸將領為伍號令調度悉欲中機宜而服眾志其難
一也通年虜犯非時驅逐靡常烽警一至揮鞭即行三關
千餘里東馳西驟彼牽此制耳目智力不能周難二也古
二千五百人為師今所統健兵橫士幾五千日當而馬與
之指揮于行伍鉅鎬之間而一騎一卒一甲一胃必躬為
料理軍中始安殆竭力勾當營辦無寧時也此其難三也
圻地繁袤所轄郡縣四十有一關隘衛所率倍之兵戎之
會錢穀獄訟種種若轅凡牘日盈尺庭有駢足立者一或
雍滯則人心易失難四也部使者督撫臺察共十人皆呈
白相關郵簡比次期會迎送率當以一身周旋于其中冀
必無厭敷乃可安其位而行其志難五也民財匱絀養兵
無休易糗不繼薪朴難用士馬得往有餽色難六也歲凶
多盜尋撲愈起而定州諸營夷夏軍民雜處為患小有竊
偷好事者輒喧傳京師以為新聞之一助難七也道出廣

全明文苑卷三十八

三五

衢密適當路是非易騰達稍疏邁掃常即召誘賈禍不可解八也八難橫集一路瞻系蒞事者雖朝夕兢惕猶慮弗免况可泄然居之以速戾厥躬和迺曩時諸賢類以廉勤謹慎之才成績而去顧予小子其何以嗣芳躅追後塵者是宜撫茲石而興思繹前修而茹報也六賢者威惠並用行業交柄布精流輝相禪一德先如孫王三公皆累晉為中丞王則勳名祿位日益蕃且碩矣後如王公汝楫尹公綸朱公徵王公廷或遷去或以能調去雖軌轍或殊要皆一時後人之難得而二王方晉秩總憲駸駸乎柄用之階矣顧予小子敢不敬蚤夜以恭厥職使後之登斯堂者指石而議之曰此無忝諸君子之列者也則予立石之意庶幾其少塞矣若其弗類視焉厠諸賢後或雖近似而終非其人彼指石而議者又焉能予這哉憲是用懼敢曰其為美觀趙尹謖然前揖曰旨哉言矣請登諸石

皇明文範卷三十八

三十七

西門記

宗臣

戊午四月既望余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島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余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芋原橫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陣余登陣則悉罷歸所貧者疾者孤而孺者留其壯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陣擊折鳴撓而懸火陣外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朔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斬入奈遂日

關西門入之晨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于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雞豚群群薄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關門誠善獨奈何不虞奸人哉余曰客休矣余辦此矣即有奸人者吾任之於是為檄召城外百里所蓄新穀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不肩新穀而入吾門者不得入於是城外新穀日以萬石塞門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錢蓋以多故而議者謂城外門廬逼城者恐賊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烟裊裊四起廬者還泣不止也余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焚下檄曰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為爾焚也其有樹于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樹闢我於

皇明文範卷三十八

三十八

是下伐木之令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余偕護戎出視索百株梨百株垂垂實矣護戎請斧余止之曰毋伐即寇至何能登此柔幹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開城則屋蓋其城故於沙不屋則雨浸善壞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便擊寇也於是每樞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余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且一兩而千糧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二千人咸余所部兵也余令護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門五人一變十八一人下堞取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戰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卧村墟中余命楊生急馳而人劑之遂起是時寇已陷福清橋清

人携孥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福清近也冠既去復攻鎮東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分一寇與幾援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興之圍而寇之寇泉也巡臺被戎督守遂解去往往出游兵伏擊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興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尚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艚要擊之寇輕我輒駕大艚逆我而我兵奮怒弩礮亂發乘風大呼寇艚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沉之海中捷至悉罷諸所守陣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余亦解榻還署而父老群然別余泪下霑衣馬時五月一十三日也余懼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心漁記

黃省曾

金明文範卷三十八

三九

古之人常以漁而道蓋漁之為術始而族之憮然望繼而獲之忻然喜終而安之泊然以忘者其功也始于流川繼于江湖終于浩海者其得也惟人之求道也亦然邇之不息乃可以遠卑之不已乃可以高未有弗求弗漸而可突越以至者是故離經以誦其言博習以窮其義至于知類通達而道于是乎有得此學之大方也餘姚錢先生者世家王孫也以心漁自命人問之則曰某三歲而明失長而聞有佔畢之業則凡經若史就善讀者諷而聽之望之惟恐其弗能也吾於是而始漁其言又聞有訓詁之說則就善解者章而析之喜之惟恐其弗多也吾於是而繼漁其義又聞簡冊者古人之糟粕爾必茹實而履真可也則

又思之以靈會之以神天乎心乎契而忘矣吾於是而終漁其道靡有一日操綸措餌之勞而所獲者至大而廣其漁也心故曰心漁也黃子聞之曰善乎先生之為心漁也以人之讀為其讀漁其言也因以審其音故通之於琴瑟管簫而律以調矣以人之解為之解漁其義也因以辨其文故通之於謳吟曲弄而詩以宣矣至於讀解者無所預其力而獨契之心漁其道也既以淑其身預君子于鄉國又通之以迪其子俾之闡學於大儒之門彬彬然或進于王庭或修于泮校皆足以顯華其親而先生之名又將以垂于無窮則先生之漁無一日之勞而有萬世之獲善乎先生之為心漁也先生諸哲嗣德洪氏輩與省曾同學於陽明先生者也昔也陽明先生賢而贈之歌矣四方同志胥景香慕樂與表章厥美而省曾為之記

金明文範卷三十八

四

徹空菴記

沈明臣

徹空者山僧也即武之光澤縣人年二十餘能持戒行凡六根之賊一切屏棄不用與其徒一二人枯坐於夷山大王峯之巖阿中巖阿故漢張仙垓坐解嚴福建左方伯龍巖趙公右方伯楓潭萬公高其行檄建陽包丞大中崇安廖丞順屋之以居二丞受檄戒途往相厥地偕山人四明沈明臣舉人吳門吳木同視可否相與指點之峯陡峻峭削四面壁立若天柱然為武夷諸峯冠四人呼土人與道士為先導遂杖策往峰之麓稍陂陀可著步至峯腰皆下

欽上哆不可登雖間有登者亦樵人牧豎學猿猱以度耳
土人引至南偏有疊石十數尺石上架梯十數級皆帖壁
陡樹絙以藤竹因蟻附攀援而上稍東數武即微空坐處
草團蒲簟了無長物二丞問所欲為微空遂詣南偏石壁
間舒開一隙處僅盈尺許分足兩崖騰蹕而上云有故跡
逶迤可尋當用梯四層凡如千級可達巔頂峰項有昇真
觀遺址礎礧具在可屋二丞乃捐俸如千緡徵工僦巧取
五材以成之峰在半空中矗立雲表五材不可力致二丞
又相與設策置轆轤飛輓以上肇工于嘉靖丁巳七月既
望不踰月告成凡為屋三楹回南櫺櫺樓閣居楔皆完雲
霞吞吐窓几間可披可食萬峰九曲可俯而盡梯如其請

皇明文範卷三

四

皆巨木堅牢可數歲計屋外有投龍洞垂綆千尺可得泉
旁有天鑑池水澄碧可鏡古樹奇花珍禽瑤草可類視不
可名狀峰下南去通止止菴可路闢草成之計如千丈屋
成而問名于山人山人曰茲為微空作也予何名盡名其
名况亭亭大虛去天尺五已微空中耶包丞因作三大字
扁之復與廖承請山人言記之山人言恐不足為諸公重
且貽山靈羞竊維茲峰絕巔自昇真觀廢後不知凡幾百
年未嘗有屋之者而屋之今日乃二方伯公耶自魏子騫
化後又不知凡幾千百年未嘗有居之者而居之今日乃
一微空耶是又不能無言因次第書其巖月

海上琴臺鳴琴記

王文祿

東海之濱有高原與城堞相埒世傳為伯牙鳴琴之臺
北有石橋名聞琴志子期知音云後千餘載嘉靖辛丑秋
八月幾望沂川生命二童携琴尊長笛速客遊焉海天沈
寥嵐煙澄淨圓月獨朗列宿含輝金殿涼涼襲衣王露湛
湛盈几酒三巡春塘子奏瀟湘水雲廣為離騷又廣為楚
歌廣為明妃曲雨川子曰恍然淒乎泠泠然挹貞忠想威
容激矣尤商之佚也樂簫子奏樵歌廣為雉朝飛又廣為
雪窓夜話廣為開睢雨川子曰丁丁然以幽憂乎雉乎惻
惻然和而摯乎石溪子奏廣寒游廣為天風環珮又廣為
列子禦風廣為雙清雨川子曰穆乎恢乎泱泱纓纓飄飄
乎翫哉玄矣沂川生奏杏壇吟廣為猗蘭操又廣為隱德

皇明文範卷三

四

廣為文王思舜雨川子曰依依乎徑哉然然然然然其
需然悠深哉芋湖子吹長蘆片落梅折柳鎖南枝曲雨川
子曰旨哉借乎絲竹迭陳而應會之馬噉如繹如備矣臨
杆海塘望大洋杳焉沉沉隔焉淅淅潮濤濤沈空明奔濤
潮鼎况况焉若驚施施焉若醒返迴登城浩歌徐行客曰
樂哉斯遊也牙期逝矣惜也沂川生曰音聲者元氣之神
不形消也樂非古也惟琴為古斯遊也安知非牙期也客
曰牙期以音遇後世慕之若見焉夫何知音之鮮也沂川
生曰世隆則音隨政宣后夢之典乎世污則音入野遺牙
期之琴乎音聲之道尚矣客去二童亦睡呼之起研墨濡
毫是為記

小瀛洲記

王文祿

海城之西有地隆起而爽夷周圍直方廣大彌望古木蟠錯蒼藤索垂河流發源天目瀟注隴陂縈紆遠映紫雲金粟秦駐豐山屹峙東南與滄溟潮以相盪潏女牆環帶斷續見於密葉疎條間近市衢而喧囂不聞截津梁而舟楫堪濟實考槃境云東濱先生夙抱高尚未艾縣車即命橐駝柝舊翳荒蕪畫以理疆分其行列偏植梅桃李杏櫻櫚柰梨居無何蒼蔚朝隲天翹林藪維歲庚子相度尤勝經營一亭一宇聯三舍舍落八窓添檻黛凝翠壁玉瑩後接二室設饗竈以待烹名試茗所飾雪窩以懸榻名蓬寧窩疊奇石為峰巒名招隱山架簷微為前屏名雲錦屏循曲

八皇明大紀卷三十八

四三

徑繡槿為闌名秀卉闌倚南涯結竹為洞名醒醉洞因西阜增培為臺名鳳凰臺傍橫老梅槎牙罩俯枕卯公琴碑于下列三坐石名太古壇據北匯甃石峻起為漁磯名收綸磯地盡東界儲止水種魚以供饌膳名玩躍池池西隙地時蔬以備肯蓄名茹美圃亭名時賞蓋以四時皆與賞宜統呼之曰小瀛洲沂川生常未建亭初與客登涉東濱先生張幕設醴適際花晨嫩蕊含香繁英競艷日光呈耀霞采助安四美二難慶茲俱得亭成沂川生已偕計入燕都風氣嚴沍塵沙慘昏回想江南春陽渺不可得而東濱先生方且開亭宴客一味一觴坐收韶華誠不易得孟夏沂川生始歸歸之明日速客重游自玩躍池畔歷茹美圃

八皇明大紀卷三十八

四四

轉經秀卉闌雲錦屏扣時賞亭亭伴報曰主人先往西寺談奕於是漫酌亭中穠綠成陰靈鷲鳴集湘簾靜而清畫水狂蝶飛而芳草多尚餘籬落野薇數朵瓶栽芍藥一枝而已躡小鳳凰臺也外遠峯螺墳城以內連麓鱗次金陵鷺洲宛如在目展琴置太古壇客奏瀟湘水雲沂川生更為廣寒遊恍惚神超八紘坐醒醉洞而獨醒悲原臨收綸磯而非熊思消倦憩蓬寧窩覓句濡毫具稿主人來迎囑茗言別青春雖去而回想風塵勸勞今實仙侶又明日沂川生預期東濱先生再續前約獻酬樂甚各賦詩一章以紀良會客有南白聞子墨山陳子春塘徐子石溪崔子秋園叔東濱伯兄豐厓翁為鄉達尊推之首位皆抱烟霞野

有列仙風且地隣海島不負瀛洲之名曰小瀛洲者致云爾若唐之瀛洲十八士尚在塵境文足以婉諸

傳

王冕傳

宋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亡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健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連旦佛像多一偶穉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為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占冠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

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自可讀書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僱人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進士舉不中嘆曰此童子若為者吾何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斥為狂奴比游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為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滌陽唯兩女一童留燕俵然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滌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

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為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葦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雜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傲周禮著書一卷坐卧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誦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鸞海怒讀者毛髮為聳人至不為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為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此以養口體豈好為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穎兵起一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置幕

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宋言曰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下合成使人心膽潑激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斗篋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即冕也冕真恠民哉馬不更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危孝子傳

宋濂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為郡學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諫學

籍難其行貞昉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我也左右為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承孝先不幸絰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還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羸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諍古忠孝事歛衽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為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為

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三

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自非過激也有如貞昉者詣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唯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耶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慚於神明奚翅足矣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之視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即得失為何如哉貞昉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余舊史官也特為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宋太史傳

王惲

宋太史者名瀛字景瀛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靈者官

大理丞為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具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廣順中徙于義烏隱居覆金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為景瀛自其父祖而上世為暖儒雖隱約鄉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於人者多矣景瀛在祗僅七月為嬰兒時苦多疾甫六歲即能讀古文書過目輒成誦為詩歌有奇語操筆立就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有張繼之長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耳乃携之入城府俾受業聞人夢吉先生習易詩書春秋通焉為舉子業課試每居諸生右其友胡君翰曰舉子業不足

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四

為景瀛蓋為古文辭乎遂與俱往浦陽從吳萊先生學吳先生博極經史善為古章句景瀛學之悉得其蘊與久之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景瀛為文初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當是時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賈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湑皆大儒天下所師仰景瀛各及其門執弟子禮而此兩公者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為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瀛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帆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瀛斯文不乏人矣景瀛所為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甫田陳君旅知言士也為之序曰柳公之文

廟爵隆疑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
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
亂景瀛之文其辭韻沈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益以
景瀛為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承旨廬陵歐陽公
玄於二公為行輩嘗評景瀛文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
戰百勝志不少攝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蹻蹻不沾
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
變如晴窗終南衆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箇千
古安能與於斯其為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相繼即
世而景瀛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名海內至正中用大臣
薦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為太

金甫文範卷三十九

五

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瀛素不嗜仕進固辭避不肯就
會也亂益輜閣不欲事表顯乃入小龍門山著書書成二
十四篇曰龍門子凝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
皆傳于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
而作皆以斯道為己任整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
傳朱氏一再傳為何基氏王栢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
氏皆發人而其傳遂為朱學之世嫡景瀛既間因許氏門
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
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矣景瀛於天
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於
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為經論絕類其語言

實諸其書中無辨也青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
馳騁之餘取老佛語以資嬉劇譬猶飲果肉而茹苦茶飲
茗汁耳景瀛狀貌豐厚美鬚髯然目短視尋丈之外不能
辨人形而雪邊月下蠅頭之字可讀也性疎曠不喜事檢
飾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或携友生徜徉梅花間索笑
竟日或獨卧長林下看晴雪隨松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
以自樂世俗生產作業之事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
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與人交任真無鉤距視人世百為
變眩捫闔閭若不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為人所責不復恤
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為有德之君子景瀛所為
文別有蘿山吟稿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陽人
物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義烏王福曰世稱太史
公司馬遷好游南土會稽游於阮湘其涉汝泗過吳楚足
迹半天下其文雄渾雅健善馳騁有奇氣以游故也吾觀
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殆前無古人使其生際時與之
相頡頏不知其孰為先後矣而其足跡未嘗踰鄉里豈世
之稱遷者固不足信耶遷生龍門而景瀛亦著書龍門山
其所著書與遷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襟語以成一家之
言何異然遷謂自周公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後至其身亦
五百歲自待太重亦見其不知量矣若景瀛立言謙焉未
始以自高此又其所為異耶

金甫文範卷三十九

六

吾丘子行傳

王禕

吾丘子行者名衍太末人也其先為宋太學生留弗歸因家錢塘至子行比三世子行嗜古學通經史百家言工於篆籀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下而於音律尤精然性放曠不事檢束眇左目左足跛而風度特醞藉一言一笑皆可喜對客輒吹洞簫或弄鐵如意或援筆製字旁若無人每以郭忠恕自比自號貞白處士僦居陋巷中教生徒常數十人未成童者坐之樓下賓客談笑喧動隣舍而樓上下之徒常肅然達官貴人聞子行名款門候謁非其意斥弗與見或從樓上遙與語弗為禮或助為禮矣送之弗下樓也東平徐公子方海內大老也持節使者節浙西所蓄古器物款識多莫能辨咸以為非子行無能知者徐公即命駕訪子行子行為一鑒定之徐公嘆服其精敏於是人皆謂徐公能下士而子行非果於傲世者矣子行為詩不純守法律而喜著書所著有尚書要畧聽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詞譜重正卦氣楚史檣杭晉文春秋道書授神契說文續解周秦刻石音釋學古編其修詞立論皆識見超詣人所弗及用是自負藐視一世其所稱許者惟錢塘仇仁近永康胡汲仲穆仲三人於他詩人文士悉少許可動加譏刺不顧人喜怒不知者不堪其譴侮知者以其類乎滑稽不卹也初子行年四十未娶買酒家孤女為妾不久即死死且久人或誣告子行妾嘗為已妻有司逮妾母後夫後夫來復舍子行而坐偽鈔事覺竟連子行知情子行懼

走訪仁近值仁近早出則留詩以去遂莫知所之後三月吳人衛天隱以六壬占之得亥子丑其辭曰歲子月巳旬寅斯首亥實水鄉已墓在丑惟子與丑無祿殞虛墓非其藏死沉江湖是生戊辰土為宰制土弗勝水家絕身棄此其骨汚淤泥九日矣筮與所留詩語合乃知子行已投水死其弟子為招魂以葬而汲仲為之銘說者曰景福之學至宋季其敝極矣國朝以來子行始倡其說以復于古而具興趙文敏公實和之其學乃大明子行可謂博雅之士哉子行既歿得其學以名世者宛丘趙子期濮陽吳孟思子期仕至執政而孟思今猶布衣云

天刑生傳

蘇伯衡

天刑生者名開天刑生其號也生而病兔關因名關而自號關翁及年壯更得盲瞶拘攣病生傷日之不明也耳之不聰也手之不能執也足之不能履也曰類若吾曠吾曠吾極吾欽者孰為之天也天何刑我酷也吾殆有隱隱乎古之刑幾而吾今具四刑悲夫以此更今號曰天刑生云或曰生嘗坐族子德修乾沒內庫物簿錄其家就逮南京今天子燭其非辜卒還其家財而縱之歸天子即天也今天子不忍生罪而謂天且刑生孰信之或曰生大父父仕皆不大顯未嘗竊主柄作威福倚法報復鬻獄而漁色淫刑而黷貨亦未嘗武斷而兼併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生又讀書循理未嘗多行不義事熟視生不得所以致疾

狀而生乃有斯疾信隱隱致邪夫天於人也隱隱猶且察之而曜之薰之攝之欽之如此則陽為不善者又當何如人之竊主柄以作威福者倚法以報復者驚獄漁色淫刑贖貨者武斷而兼併者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者多行不義事者可劓可剕可剕可戮者何可勝數不下彼是則是則是則是戮顧乃陰曜生目薰生耳攝生手欽生足不既失刑乎所謂福善禍淫者非邪或曰天人肩嘗相干生者生死者死吉者吉凶者凶天何與焉而生乃謂天刑之未亦厚誣天也與哉或曰若生者而信天刑之則亦天之未定耳天定且將以刑生者而刑其可劓可剕可剕可戮者善者可息而惡者可肆耶生俱弗之答驟然歌衛人之詩

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九

口已焉哉夫實為之謂之何哉生姓潘氏金華人其先世仕宋中書舍人默成先生最顯後六世而宋亡又二世乃至生生通經能詩文而詩出語尤絕人牛口吃然喜而滅舌人非非得失期期言不已喜怒哀一弗顧人以此嚴憚之有陰事惟恐生知而發之見生輒避去之生今杜門不復出遇事猶輒作詩風刺向令生不以疾廢詔起文學儒生且首推上生使生得如汪何輩拜御史亦且諤諤如乃祖而生竟以疾廢矣君子皆為之太息曰不幸不幸云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潘生者得不為善人乎而其疾患至于此則夫善人天何與之之有哉仲尼而不得位顏淵而短命死冉伯牛而有疾子夏而喪明聖賢且如此

獨潘生乎人皆謂生之自號為激察其言乃可謂能自反者莊周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其潘生之謂與

獨冷先生傳

劉基

容有遺棄世事不求利達者結屋于中山之下居焉樹以柔木有泉一泓躋高岡而景鳥坐于桐梓之陰歌曰衆皆諂我獨靜衆皆熱我獨冷朝作暮息兮我日獨永牧人聆之歸而語其老其老曰隱者哉明日欸其廬問其姓名曰忘之久矣因目其居曰獨冷謂其人曰獨冷先生客出先生寢夢遊平蒼茫之鄉觀玉帝于璿臺帝賜之遊于廣寒之宮飲之以玄雲之漿四顧無人淒風滿空星月塊北於是愀然而思悠然而歌歌曰風蕭蕭兮吹我衣高寒沈淪

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十

乎遊將安歸又歌曰風蕭蕭兮吹我裳吁何為乎踽踽涼涼覺而異之訪于鬼谷子卜之遇井之巽其繇曰井天飛吝其願獲于南雷煖而焚而沃其鮮而利貞鬼國子曰木上有水井井上出者也飛而上于天人莫得而食也南夏方也暘之所由生也如煖如焚可勿沃乎巽東南之方也其象為風泉以冽之風以清之鮮可知矣利貞者秋冬之德也秋冬之德收藏者也宜乎其踽踽涼涼吾聞天台之山南望赤城有逸人焉謂之獨冷先生其子九夫或曰先生姓張氏蓋子房之系胄先生不言人亦莫知其果然否也

鐵笛道人自傳

楊維禎

鐵笛道人者會稽人祖關西出也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葦綠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泰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仕赤城令轉錢清海鹽皆不信其素志輒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毘陵間雲中雲間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南沂大小雷之澤訪縹緲七十二峯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鐵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鐵笛得洞庭湖中冶人緱氏子嘗掘地得古莫耶無所用鎔為鐵葉筒之長二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絕人世江上老漁狎道人時時唱清江欸乃道人為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

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鳥西飛鳥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鳥生雛城中貴富人聞近人名多載酒道人所草聞笛道人為一弄畢便卧遣客即客不去卧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釣天大人不發也晚年同年夫有以遺才白于上用玄纁物色道人于五湖之間道人終不起道人性疎豁與人交無疑二雖病凶危坐不披文則弄札翰或理音樂素不善奕畫謂奕損開心畫為人役見即屏去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邁非常人所能測也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伯雨錫山倪鎮昆陽顧瑛為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疑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為方外友其

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錢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襟吟五十卷藏于鐵崖山云 贊曰有美人兮冠鐵葉之卷卷服兔褐之纓蹀躞浦之濱兮鐵崖之顛喻陰呼陽兮履坤戴乾萬竅不作兮全歸于天其漆園之傲吏兮緱山之遊仙也耶

南宮生傳

高啓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歲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邀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沂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環

惟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醜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為語古賢將事其人諫聽居樽下拜起為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已目攝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已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斷必勝然援事析理眾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

師生私策其雋歟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嚼相樂四方游士至具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欵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為請諸公聞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臣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關一室度歷代法書周鼎漢碑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遍鍾王惠求者眾遂自闕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迺刮磨豪習隱然自將積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手與夫不自知返還遠道德者異矣

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十三

胡應炎傳

高啓

胡應炎字煥卿常之晉陵人宋樞密副使宿八世孫也父聰淮南節度計議官咸淳中應炎登進士第授溧水尉未赴元丞相伯顏南伐師次常境知府王洙遁朝廷以姚闡知府事復命將軍王安節都統劉師勇將兵雜守之闡等至常見應炎喜曰君吾劇孟也得君敵不足破矣署節度判官應炎歸告聰及兄應發弟應登曰吾家世受國恩今我馬在郊王室將危是吾立功之秋也父老兄弟當奉以出避吾身許國不得復徇家矣聰應發並曰吾與汝雖父

子兄弟然於國則皆臣也圖報之義彼此同之豈可臨難而獨免乎乃命應登侍母及護妻子出城囑曰善避以存吾宗不幸城亡吾必死之今與汝訣矣既應闡命即選民之壯勇者三千人自將乘城為閭畫曰吾州京師北門不可失守然城庫壑狹兵皆市人非素所撫循者而北兵銳且衆乘勝遠來其鋒不可當恐未易與戰也宜樹木柵傳城蓋調粟繕械為守計閭然之初洙遁時其客王虎臣盜郡印自稱知府詣伯顏軍門獻之伯顏不知其詐命還守常而遣兵與俱及城閭等已先至不得入反以民叛告伯顏怒命元帥唆都率步騎二十餘萬圍之應炎與安節師勇分門出戰各累大捷殺其將校甚衆功上進直秘閣圍且久元兵多傷弊唆都請益師伯顏遂以西域諸部兵來會攻圍益急餉援俱絕唆都以柵堅不可拔剽近野得婦人剽乳煎膏沃其上發火矢射之火熾柵焚又運機石擊樓堞盡毀食盡唆都偵知之遣使呼應炎語諭使出降應炎罵之且截紙縷置孟中若湯餅狀者以箚引示之曰吾食甚足若欲得城需金山長也金山長蓋謗語謂無其期唆都聞之曰能破城者金山長老也世呼寺主僧為長老故云即趣召金山僧至軍問以攻城之策僧不知為計周行視城曰是城龜形也東南其首西北其尾攻尾則首應縮其法當攻首從之城遂陷師勇遁閭安節死之應炎率民兵巷戰至孔子廟前衆潰猶手刃數人乃屈遂就擒唆

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十四

都讓之曰若即當多殺吾將校者邪應炎曰吾欲殺汝何將校也恨力不及耳唆都怒腰斬之時年二十七兵入屠城聰應發皆被殺民匿溝中免者數人余為兒童時常聞父老言元兵取常時事甚悉及壯觀史多所未載豈蒐采有失而致然歟抑著作者有所諱避而弗錄歟或其事多繆悠初皆無有特好事者為之說歟是皆不可知也每竊恨焉近遇胡黼江上問為余言其祖應炎死節始末與余昔所聞無異斯固足徵矣夫以虎臣之奸唆都之慘與僧者妄言而幸中其事雖微猶不可使泯況應炎之忠烈毅然如是邪因撮其語作胡應炎傳以補史氏之闕云

謝翱傳

皇明文苑卷三十九

上五

胡翰

謝翱字皋羽建寧人也家故羸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宋武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多閭閻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遊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將厲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翱嘗上會稽稽山左右窺祐恩諸陵西走吳會

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歎歎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巖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菟歸徠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子有蜀鳥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翱率其徒游焉願即此為墓地作許劒錄及翱居錢塘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劒之地鳳聞訖訖如其言鳳字部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鄉黃潛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

皇明文苑卷三十九

上六

用事者言實似道毋喪不宜賜國薄賚文及翁領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史俞所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虛遇事不以執移不以貧屈自贖全歸子云 嬌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竇掌諸山從縉紳學者問翱時事未嘗不喟然為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翱有晞髮集鳳有巖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翱集備焉其辭隱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書之鄞江任士林稱翱善哭如唐衢宣其情哉其情哉

詹鼎傳

方孝孺

詹鼎字國器台寧海人也其家素賤父鬻餅市中而舍縣

之大家應繇于官者大家惟吳氏最豪貴其家生禹鼎生六七年不與市中兒嬉教獨喜游學館聽人讀書歸輒能言諸生所論吳氏愛之謂其父今兒讀書鼎欣然其父獨不肯罵由吾故市人家生子而能業吾業不廢足矣柰何從儒生遊也然鼎每自課習夜坐鉅龜下誦不休其父見其志不可奪遣之讀書踰年盡通其師所能師辭之時吳氏延師儒鼎就學吳氏亦子育之使學未數年吳氏子無能與鼎談者其師去鼎遂為吳氏諸子師邑中諸儒皆與為禮稱詹先生不敢慢鼎聞同邑有王愚可先生者學甚博從而師之學春秋通其說去就有司試不得代趙生試趙生乃得上第以仕於是鼎謂趙生曰我學經亦勞矣

金明文範卷三十九

十七

而子乃以我而仕此豈非天耶然不可無以謝我携趙生白金五十兩而去元末方國珍起海上不能利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為已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為國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國珍聞鼎有才以計獲之鼎為呀獲無柰因為之盡力為其府都事有薦名國珍弟平章事有人犯法屬鼎治鼎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賕請于鼎持不可曰今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士一心守法焉使婦人得預事乎妻怒譖之繫鼎獄半載乃釋復起為上虞判上虞與偽吳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眾以鼎儒生不習邊事稍遺約鼎會眾于庭引一驛承責以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膝行請罪鼎屈久不能起乃罷後雖元帥

萬夫長有所陳說皆長跪以言不敢舉目視其面鼎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須臾而決暇復與故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有馬給事者常與鼎以事過寧海縣令以下皆迎謁旦暮候其市中中人相指歎曰學之能貴人乃至於此乎至正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懼棄樓船遁于海上怒欲舉兵誅之吳為計鼎為草表謝辭甚恭而辭上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更以國珍為右丞鼎亦召至京師鼎為書萬餘言詣闕下頃駕出上之上為之立馬受讀付丞相官鼎揚憲為左丞惡言事者奉例徙居梁又徙陝去數年憲敗凡為憲用者皆受誅鼎賴此以免在陝七年大臣薦鼎名于朝鼎至京師中書

金明文範卷三十九

十八

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還之於陝鼎恐還為人所輕笑以贊屬掾史願留掾為之言於丞相曰詹鼎有奇才以例棄不用可惜丞相不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果召見鼎問之鼎辭甚美又能為梁趙間言步趨進退閑雅有威儀丞相甚喜之稱於眾曰詹鼎尚書才也時河南行省缺郎中吏部請命鼎為之丞相曰吾同事以鼎才不可使外也待半歲除留守都衛經歷改刑部郎中刑部佐寮未完有司請除吏丞相曰刑部有詹鼎在勝百輩其見稱如此鼎在刑部一以寬仁行法威聲不起而人皆樂其不苛刻罪人當分覆者爭曰願得詹公覆我我死不憾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証鼎有賊御史覆鼎言在留守時

所養孤甥來省恐有之昂誠不知御史曰法貴殺有名卒
誅昂與百餘人皆死昂坐罪薄有才人惜之昂為文章氣
韻逼古人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陝入京師時聞人
有好書價金一斤昂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為人奇
偉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為之服喪三年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
於鄉黨選為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
之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
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
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

金明文範卷三十九

十九

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
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
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
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
也今四方乎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
人如滅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
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
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
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不可然
非敗亡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
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

驕佚有事則易為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
者也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踈間吾家骨肉我
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
啖其肉耳伯巨至永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使
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
為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為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
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
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
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
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欺罔行省諸臣二十餘輩
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

金明文範卷三十九

二十

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
曰上不知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
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
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為天子殺無罪為可
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
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
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
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
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
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
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

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柰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念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

三國文範卷二十九

二十一

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為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為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為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為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錢可大傳

梁潛

可大名瑛姓錢氏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匪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岡先生者尤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

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為雄長自至正丁酉五十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取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隘又追及之梧岡被鎗不死縛之可大聞即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梧岡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翳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即解其姑縛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携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

三國文範卷二十九

二十二

睥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肯行遂死之嗟夫變故倉卒之頃而憤然求死以全生者若若約然何其悲也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此三薦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為之悲痛梧岡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其孝行篤至世豈多見也然其為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于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第得官為山東按察僉事云 贊曰吾嘗過錢氏所居其地今所謂錢塘者愛其山水清曠因登高而望焉其南數十里外峻峯躍起視衆山特高云其北即宋丞相文信公故居也諸老人言丞相往事與史傳所記殊異因言可大之避亂也居

其山下取久其被執也亦幾不免余既壯其山川又聞可大事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也因爲之傳云

駢義傳

烏斯道

蕭從吾字自成以稱於官府就以自成名從子紳字鵬舉世居吉之泰和南溪泰和古文獻邦也人多讀書尚義自成之父曰志立謹守詩禮且儻大度疏財慕義子孫咸淑其化子男三長自新次自成自明自新自明俱登世自新有遺孤紳自成慨然曰吾父母視吾兄弟如一人吾伯氏既溘先朝露幸有遺孤吾敢不以父母視吾兄子視其子乎因撫而長之紳自幼從縉紳游讀書有成立又就業於職方郎中錦君子高之門續文賦詩追蹤前古凡性命

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二十三

道德之懿靡不講貫而孝義之事尤汲汲焉與叔父相處不翅父子既冠值天下革命戶門事日填委動輒獲戾姓名之隸於官府者自成耳事無細大必自成是命紳詣叔父前言曰紳今頗有知可走趨官府叔父天年高幸保父母清體養神於家庭紳義當爲叔父先况撫于叔父受教詔乎以是凡戶門事必並走以前無怠色洪武丙辰冬朝廷詔江西湖廣郡縣民驗田多寡陶大璧家裕饒者又造舟運甓之京師丁巳夏朝廷遣胥監生廡其事以造舟事鳩財耗民復命上勅廷臣蒞吉安按之民咸伏辜先自成出已帑購材爲舟至是紳被鞠懼撓掠遂証伏罪當輸作繫獄未遣自成聞之手書貼紳願易不聽躬往紳不奉命

又請紳親昵者遺書勸爲紳又不聽自成亟偕然詣廷臣前泣曰蕭氏產業紳分當得者至涼薄紳服官府者爲自成也書獄詞又自成名願以身易紳紳實不當承罪矧伯氏蚤歿僅有此孤今年強而且無後使范則冠而蟬有緩蠶則績而蠅有臣自成何忍乎苟不從請願先赴瀕壑塞不義羞廷臣感其言然恐其詐也旁詢於人得其實又命府推官問紳獄中紳慟哭復曰紳與叔父身異而心一少者就安而老者就危理萬不可况叔父求義名紳獨可居不義乎不義之人見隣里宗族且不可又何敢見祖父於地下乎紳意決矣推官具以白廷臣廷臣歎息不已然恐自成先自盡廼出紳正自成罪紳不得已號泣而去嗚呼世有 Little 利害必曲造其故牽引諸父兄弟白於官府以代已豈有陷重罪一旦棄妻子舍田宅冒犯寒暑子子然蹈異域受役終其身者反爭相就也哉若自成與紳誠足爲世道勸也余目擊是事起敬起慕爲傳之以俟觀風者采焉

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二十四

無辨野人小傳

徐一夔

野人計姓子常字系出越大夫然然仕越稱材大夫嘗登封禺山籌其國至今人號其山計籌越既滅子孫散處浙河東西故今浙河東西凡計姓者皆其後也野人姿傑茂稍涉獵傳記嘗從州祭酒司組豆事又從州大夫治簿書事頗見謂材敏遭時多故去居樂兒溪之陽不巾不襪作

野人狀與農夫田父雜處居久之農夫田父見其無他技
能聲勢私竊議之曰彼夫也儒生耶其言不文文法吏耶
其行不刻農夫田父也其生產作業又不我若果何人斯
自是甚易之語言稍忤至或唾之詈之野人皆直受之不
報有與野人厚者反不能平謂野人曰若瘠耶胡不與辯
野人曰吾固欲逃名而未能者也何辯之有其不與物競
類如此人皆稱之曰無辯野人遂用以自號云贊曰昔者
文中子教授河汾之間弟子有問止謗者文中子曰無辯
蓋辯之文言在兩辛之間兩罪相訟也故辯則謗增不辯
則謗息止沸以水之注爾斯人也邈迹田里自同於野人
是不欲以皎皎之名聞於人者顧肯效市井之人較是非
黑白於口舌之末以為能哉吾以其人得處屯之道著之
千篇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二十五

洛下遺民傳

徐一夔

余遊虎林蓋嘗登伍大夫之山而望焉見夫山川迴合城
郭宏固邑屋鱗次嘆曰由宋涉元休養生息其盛極矣自
罹兵燹于茲二紀其殷庶之積視他郡縣猶盛夫豈無環
偉不群之士雜處里閭而不自銜者安得見之以寫我憂
下至山址見有一士長七尺餘戴古冠巾穿白練袍色如
雪束黃絲絙齊曳地目矐子炯然風約疎髯灑灑可數行
通衢中高視闊步世俗莫能測余甚異之而未敢即也後
其所之前遇高丘輒躡履而上仰而若吁俯而若思歎曰

陟彼高丘兮而彼圻矣維谷則崇兮陵則夷矣代有禪續
兮固測其微矣彼淪以胥兮而我則遺矣西山之八兮吾
將從之歸矣莫測其所以余揖而問之曰先生為誰瞪目
熟視余久之徐曰我洛下遺民也安用問我為余不敢詰
謹識之他日見汝南生以問焉生曰此吾故人程產澤君
也君蓋河南先生純公之後其大父嘗為言官至元大德
之間以直道著君少有氣節高自稱許欲樹立奇勳名恒
自誦曰夫人具性命道德之蘊通天地萬物之情達禮樂
刑政之用克而大之使民與物不失其所是乃天職不然
是自棄爾夫欲有為要必為天子輔相乃可此外不足盡
力復自嘆曰噫有命焉自古有志之士其不能致者蓋亦

不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二十六

多矣縱能致之不如伊尹之於湯傳說之於高宗諸葛孔
明之於蜀先主亦具臣爾然又自度上不係於天下不係
於人而能有功德及人獨惟醫爾然我亦不喜為世族醫
僥倖射利必為神醫其立志如此其後游於五湖有葛先
生者以醫鳴其術甚神先生已人疾死可立起五湖間人
稱為神醫君聞而喜曰是真吾師也乃管紹介為先容先
生不許曰吾術不以與庸夫君弗為沮一日躬執轡辭詣
先生門下以刺通先生素傲睨不即出見稍攬衣起從戶
隙窺君見君神采煒然曰非庸夫也是能昌吾道者遂出
見盡以其術授君故君為醫大類葛先生會天下大亂君
擇地避曰虎林地大人衆易以浮沒故來居焉方是時專

制方面者多自官人有薦君者輒避去曰我何可污我何可污未幾今天子革元命向之有官者不問任輒悉就遣而君夷然如常時方自詔曰吾故民也吾故民也因本其所自出稱洛下遺民云汝南生陳君翰也嗚呼世有斯人哉吾恒紀初時讀詩見詩人敘述武王克商時事其稱有曰殷士膚敏祿將于京第曰帝王革命大率然爾不知其為悲也及夫運去物改親見其事始三復而悲之曰嗟乎士固有如此者今程彥澤氏當亂世在衆人中而卒能自全其道嗟然以遺民稱若欲自附於古之賢人者不其偉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誰毀誰譽今去孔子雖遠若遺民者亦其人也吾何言哉

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二十七

唐珏傳

張孟熊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加利宋璠官金上故為妖言惑主曉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貸家具行貨得白金若干為酒食陰召諸惡少享于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為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記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之殯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他骨焉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奉蘭亭山後又種冬青樹

為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為人人壽戒弗泄也璉又易宋內諸浮圖乃袁陵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為陵骨良已鎮而不知真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為越治中招珏為子師間問曰吾聞越有唐姓泰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為買田宅業之先是珏卧疾一夕夢吏持文來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官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覺覺者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有徵矣有謝翱者文丞

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二十八

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為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卓甫羽閩人亦奇士云傳曰余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珏能葬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爾其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歟

華山樵者傳

劉楚

華山樵者不知何許人衣冠不異於衆襟度間曠神情朗然或見之於楚相孫叔敖之故城城西有曰華山連峰蔽虧高入雲漢層巖飛淙下瞰虛觀樵者日往來其間不操斧斤不事斬伐嘻嘻然或踞石而嘯或臨流而游或倚樹

而休行道中見梗桡杞梓文杏豫章千尺連抱輪囷偃蹇橫澗出壑干霄拂雲者輒為之顧視大息彷徨低迴而不能去至樛櫨榛杙岑蔚樽莽恒過而不之顧也性好奕率應手適情不汲汲於角勝人亦不能勝之嘗月中上華山絕頂吹鐵笛山下有風颯然波浪起立人疑其為仙云或曰樵者師曠氏之後也嘗隱於抱關遭亂旋棄去時時泛舟遊江湖間鼓枻作漁父歌人莫測之然多見於華山中云贊曰世之薄功名輕富貴不為者恒自詭於漁樵尚矣然漢時有懷印綬入會稽使屬吏驚謝信其嘗為樵者哉是樵於名也名得而棄其所事非真樵矣彼入王屋山見爛柯而返者惑也有披羊裘負薪守而不變其操者若華山樵者進不競於名退不惑於所見庶幾有慕乎披裘負薪之為者然尤依然不能忘情於遺才不遭之歎其亦玩世肆志之徒歟

逢掖生傳

劉楚

逢掖生者北郭之奇士也當承平時嘗從鄉先生習舉子業數就試不偶遂棄去遊談諸公間咸為之傾動遭世亂稍解縱繩檢自放於酒生事一不以介意日與其徒劇飲東西家既醉招搖而歸即閉戶酣寢或造焉輒瞋目大詬曰吾乃不知有吾身何有公等也竟不答感時觸事鬱不得放時時操翰引觚詠述事物陳推古今兼體風騷綽有思致然罕以示人故人亦莫得見也會四方有兵革之事

文雅道細詆儒為迂佩刀製纓纓短衣者馳策而爭道世靡然嚮慕之生不之動方為褒衣侈袂挾書自隨忻然行市中且行且歌衆目而笑之生毅然弗變也因自號逢掖生云贊曰昔鄒生以儒衣冠求說漢王乃自貶為高陽酒徒而鄒陽以為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夫士之所以為輕重緩急固若有見也生其類於狂者歟始攻苦學明經何拘拘也及時絀志放乃不可繫束如奔鯨逸驥然又何偉也然能知所擇不污於流俗因自詭其名稱士之欲自立於世者豈不良然哉

高太史傳

李志光

高啓字季迪吳郡人生元丙子少警穎力學遂工於詩上

奎明文苑卷三十九

三

竄建安下逮開元大曆以後則貌之天資秀敏故其發越特超詣振鮑謝則似之法李杜則似之庾丁解牛肯綮迎刃于囊萬類規模同一軌山龍華蟲如其象貝也象犀珠玉如其富也秋月冰壺如其清也夏姬王嬙如其麗也田文趙勝如其家也鳴鶴翔雲如其逸也仍和陶常大羹玄酒之味不開二宋粟布之征所謂前齒古人於曠代後冠來學於當時者矣東吳騷雅士悉推之無憚為文尚氣多辨雖攻擊之體讀之聲響忘倦大抵以先聲掩其蕙美張士誠有浙右時群彥多從仕者啓獨挈家依外舅周仲達居吳松江上歌詠終日以自適陪臣饒介之十仲容章以詩自豪及見啓歎服啓尤好權畧論事聳人聽故與饒如投

左契之交者若王義楊基杜寅張憲張羽周砥王行宋克徐黃之徒胥不羈贍才爽邁有文談辯華給憫然以為天下無人一時武勇多下之明興以其臣薦偕謝徽等聞於朝與修元史授翰林國史編修官復命教授諸王久之推任喉舌之司待以不次與徽等懇辭乞歸田里制可仍賜金以還復居江上遨遊青丘甫里之墟始號槎軒又號青丘子銳志不少衰居幾何忽從故時一二俠人遊于郭適江夏魏觀為郡老而好士延見王義章尤禮遇啓不得已亦廁為客復強辭之歸故里殊悵悵不樂遂塞連以沒年甫三十九嗟乎使啓少延則駸駸入曹劉李杜之壇更止此哉其詩類稿藏於家未即顯初富商陳寶生欲為壽諸梓啓不許乃止凡傳錄而誦之者無不歆羨余與啓同里知其人為詳故特為傳庶貽不朽云

皇朝文範卷三十九

三十一

東里先生小傳

陳賞

東里先生姓楊氏名寓字士奇一字儔仲世西昌東里儒家先生一歲而孤四歲舅奪母志遂從適羅公子理公時舉進士為德安府同知以其家行歲時祀先祠恒命諸子陪禮公獨不見命六歲以問母宜人母宜人泣語之故因慟日益感發七歲私竊磚土傲作神主於外別室祀其三世每旦入焚香謁拜出入扃鑰秘無知者既久左右規知以告德安公公旦伺先生入謁與母宜人從戶外竊窺之見其進退拜俯皆感泣時已冒羅姓遂復先生姓德安公

日造之以楊氏先世文學行義之盛曰小子勉之無幾德安公坐累謫戍陝西母宜人以先生歸而家益貧時甫九歲體弱或不克井汲杵臼之勞皆身親之而書冊未嘗去手旦暮入治家事書出從師學已能自貴重不逐閭巷童兒嬉狎恣桑陳先生宜人世父也先生之父嘗從之學深見愛重矣及是見先生能嗣父志召而教之有所適必携以行時不能得書五經左氏傳皆手抄以讀母宜人喜曰兒可望承先業矣旁舍有為掾曹傭書致富者雅重先生而念其貧數遣其家人請諸母宜人欲與俱去母宜人嘆曰貧乏儒家恒事豈可使小兒役志於是辱其祖父哉十二三習舉子業寔有聞矣十五鄉人請為子弟師踰年

皇朝文範卷三十九

三十二

從游者益眾其友之嫻有母老而貧無以資養往告先生先生視其儀狀莊重問能讀四書否曰能即輟從游之半畀教之使納其束脩母宜人聞之喜曰使兒從政其能濟人而不為貧吏矣聞人精一書明一義亟詣請益弱冠稍出遊章貢守重禮之請攝琴江教事琴江令邵子鏡一見相好邵為人廉介然頗近刻先生每諷切之永豐商人過琴江關吏驗無文引搜其裝得偽鈔數百貫送縣縣疑其造也榜掠不伏曰我山谷人負貶邂逅得之不能識真偽耳實不造也邵以告先生先生曰山谷人宜不辨真偽而視其裝亦有真鈔乎曰有之尚數百貫然吾意以偽鈔易得之先生曰偽造當重法奈何以意即欲實人重法

乎吾郡嘗有以偽造禍蔓延數百家及祭我何可輕也邵竟焚其偽鈔止坐無文引之罪邵數與人言先生其事寔聞於外商人以白金五十兩夜詣先生謁謝先生厲聲曰吾何與知哉斥去之在琴江半歲去之後游湖湘間止江夏最久經紳君子皆禮重之而漢陽府學江夏縣學皆獲聘訓導不就都指揮齊讓請教家塾尤敬禮之既歸郡縣交舉明經任教職未赴會朝廷以博學徵入翰林任編纂是時四方老師宿儒多在其分類纂輯總裁者獨稱先生為精博未幾有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統讀先生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也以為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受命之明日

本皇明文紀卷三十九

三十三

復召入翰林任編纂明年改翰林編修數月陞侍講永樂二年間選東宮官屬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三年陞左諭德仍兼侍講先生奉職甚謹私居未嘗言公事所治職事雖至親厚不得聞而亦無敢以請者遇月俸之入或得賜餐輒顧其家人曰我何才德可以當此常人施一飯之恩猶望報今吾舉家享天賜何以報也惟應勉力為善耳人或問先生平昔所行曰不能為善亦不為惡也其存心不問物我見人有樂如己之樂有憂如己之憂居官好獎掖士類有片善必延譽之未嘗揚已抑人士有得一職來見者必勉以守身愛民有議法刻薄必嫉之遇事是非不以私蔽公居家嚴厲與外人接甚和易不見崖岸性廉介

自其少賤實不肯苟事干謁及貴儉約一如布衣時所得祿賜有餘一以置書籍家未嘗有百緡之畜事其從兄仲基甫盡恭愛愛從子如子諄諄訓之為學務義雖隔數千里貽書不輟也待羅氏弟妹尤有恩意弱冠姑氏舉家疫疾素所厚皆削迹先生曰吾父同產也獨往留浹旬日為灑掃戶庭具湯粥調護安而後去竟亦無恙後客江夏嘗館於陳氏會城中大疫其家無少長悉病知先生者皆勸出舍他館不從陳竊聞之曰先生在我砥柱也終其家盡瘡不去與人交直道不阿必輔之於善有不善必戒之不從則遠之及其能改又歡然好也已所行或未當人以為言亦欣然納之平生樂簡靜閒暇閉戶觀書自適而已恩

本皇明文紀卷三十九

三十四

雖微必報而未嘗宿怨臨利能讓不事苟得婦家先塚多壞子孫貧不克修治或有舉以售人者先生初喪母宜入卜宅兆未得也婦有季父素重先生者告曰吾家其所壞塚世遠無遺骸術者言葬此其後當貴請以贈也先生曰丈人厚意不敢忘然義有不可幽明一理攘人之室而居之其得者失者皆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為其為墳墓主耳壞而不治不可為孝况又舉以畀人哉願丈人慎之以率子弟自是其家無復舉塚售人者余陳氏於公之家世篤潘楊之好先君子先生外兄而先生母宜人陳出也又視先妣為內弟賞幼失怙恃宜人哀憐之稍長不能究知先德先生數召而語之使之學嘗後舉進士在京師數年

無日不往見先生見必侍語移時或暮而後退故獨知先生心及其行事為多先生於賞素惓惓也嘗指子稷語賞曰古之人易子而教之其意以稷屬賞也賞應曰諾而今拜廣西按察使事之命有職任將遠去不知再見何日而稷亦就長矣恐未有以副先生之意則述先生平昔大槩為小傳授稷如稷有志乎古人放而行之必自先生始余既書以授稷又存其副於家用示陳氏子孫云

貧堅子傳

王直

貧堅子廬陵忠節坊人也自祖父時以貧聞鄉里其後以多故失之至貧堅子有宅一區圃數畦薄田幾百畝在泰和山中賴其利自給無所求於人所居當郡城南門之衝

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三十五

凡仕者冠蓋驕從呵擁出入相屬於門而貴遊子弟豪俠之徒負其所有邀嬉上下裘服相眩耀輿馬相雄高不絕於路花時月夕長筵廣座笑歌而管絃不在東隣在西肆貧堅子處乎其中漠然無所慕其於朋友雖汎愛而獨喜從賢士大夫遊唯恐不得當其意與之文則謹嚴之自謂余不不過也予嘗與處而別去者久矣去年予從京師還故鄉貧堅子數訪予不獲見今年七月索租來泰和布袍草帽徒步將入山忽遇之於途遽前執子手曰子豈忘我耶視之乃貧堅子也相慰勞久之問其年與其家事對曰吾年則長矣而貧猶在也前四五年有子足任事今已死矣子貧其有已乎邀予坐其故人家相與道舊故忽記子

所為文朗誦而起曰此非子所作耶憶子年十五六時浪遊郡城中方以耽馳自奇貧堅子請止其家簞食豆羹相對不厭也一日大雪貧堅子沽酒飲予歌呼大咲以為懽時其弟方結婚酣醉求予作書予援筆立就貧堅子驚喜絕倒以為奇至今能道之然予亦不自知也方是時心壯氣銳視諸事皆若不足為唯酷好遊覽浮屠老子之宮及青原螺子諸山無不到遇清泉白石長林茂樹輒終日忘歸貧堅子亦忘其貧而與予樂也于今二十餘年貧堅子將老矣而予尚益壯貧堅子猶念之不忘則其意氣之盛可知矣既又曰吾堅守吾貧而貧亦不吾棄庶幾有終始者子能不棄我為我傳之庶幾後世知有貧堅子也昔太原

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三十六

王霸貧居以自樂不求人知有故人子擁騎造其門霸之子見客沮作不能前而霸亦甚慙之霸之節幾變矣所以克終者其妻之助也士大夫晚節保守之難如此貧堅子其慎之歟貧堅子劉其姓士弘其名

於菟夜兒傳

王禮

兵興荆楚河為數戶口十餘萬富積寶貨男子從征成家居者率婦女嫗婢也有皮工蔡姓者出陰計縫虎皮為衣手足着銅距長二寸許遇夜匍匐而行若真虎也踰垣墻破門闢婦人女子悉駭怖鼠逸惟身之不免是憂牲畜無論矣即奇貨重寶盡委之惴惴不敢喘視以為神虎也郡相謂曰今之財物非悖致者乎皇天降罰因是孽而喪

耶不然何出入不常莫能逐也蔡繇是日富盡其有於床下凡三歲不敗隱有表氏者家惟妾三人一日刺豕蔡而肉不得怒夜蒙虎皮入其室衆妾遁頃之其一妾謂其二人曰恐虎去而不畏者踵入吾室將盡吾有也吾冒死以覘之綏急汝吾助遂潛往伺于室之與俄而虎復入人立四顧取虎所不取者妾抱持之大噉虎挾其面蹙其脛妾察有異抱持之愈謹啼二妾二妾嚶四隣四隣集蔡憂弗免促其皮逃去腰以下未及褪也妾以皮聞諸官官命大索得之掘蔡窰室得虎皮半截驗之令籍其家坐其孥梟其首於是君子曰世之肆貪暴以戕害人者蓋白晝之於菟也蒙其皮為姦於昏夜者彼知僂之身為於菟於白晝而弗知已者又將誰僂耶殆表妾之未遇耳世之畏威俯伏寧殲粉其身而不思除其姦者何智力不妾婦若也嗟夫

金明文鑑卷三十九

三七

三老傳

李賢

三老姓丁氏名廣居鄧州天資淳篤好施予初立別墅於城南三十餘里率子弟事農數年資用饒足兄析居城中而貧三老夏供麥秋供米歲以為常時具酒肴躬詣兄所盡歡四時製衣必先其兄寒則撫兄背曰衣得無薄乎兄壽高潛命其子持白金往湖南易木製棺而藏之兄卒悉力襄事厥同父母兄有數子析居已而窘乏者過半三老一一賙之粟阜足一歲用復與牛種使自為來歲計不能

者又賙之雖數不衰子姪後自慚忍之不以告三老察知之怒其不告復賙之是後子姪俱自力於衣食所居之鄉有婚不能娶者即令具酒食代為請助置薄席前書助物若干夜不能寐者亦然當其請助以與為樂稍弗良者置之有愧而求與者一鄉榮辱之權歸焉友人黃六居城市窘於食往造之三老大喜曰故人何疎也開樽飲罷未敢言三老曰聞君缺食何不即言隨載糧一車貽其家自後使人察之稍窘即賙不待其告也有孔景者亦居城市貧無所營三老與謀曰吾宅良方古宅也君有意為隣乎景喜過望三老即命子壻築墻造屋期月而完景挈家以居又慮其不能力田復與子壻約每歲除禾在田者若干畝與之令人代為入園而後已居十數年景卒喪葬之費一力承之顧其妻子過於景在時未幾景妻依其親於城市每歲供食為定約焉凡僧道來乞者亦必厚與之不留餘積常急用銀數錢探其藏不及一錢門對一池魚不滿尺不取見牧童獲禽獸雖必放之家人嘗有過既撻而復哭之怒其弗率而憐其受笞也接人謙恭溫雅對人子言則舉其父之善對人弟言則舉其兄之善已雖善蓋一鄉未嘗一言自矜恂恂如也鄉之耆老皆慕義取法焉有為不善者率感化或遠去尤敬禮儒者學正姜志遠重其為人數往會焉三老歲供時物如執弟子禮無事不詣城郭州所官僚尤敬愛凡鄉飲會宴敦請則一至見則翼翼小心

金明文鑑卷三十九

三十八

不問不敢對偶得風疾甚危鄉人驚相報告一時至者數百人哀禱於神明日遂愈壽至七十三而終嗟夫三老之行如此回視古之陳仲弓王彥方孰先後哉予親交其人為之立傳

王古直傳

李東陽

王古直名佐字仁輔後去車為甫古直其所自號以號行世居台之黃巖今分太平縣地也少為詩及行草漫游京師有鄉人坐事者古直候諸官官併捕候者詢其卒甚急古直甘侵辱竟不言所在入刑部獄獨暴立烈日不與眾因伍李主事廷美異之檢衣帽間得柯學士諸詩問之曰爾能詩邪使賦日影詩成繼之歸長揖而出獄吏皆大笑

奎明文範卷三十九

三十九

然古直亦自是得名與今侍郎黃定軒侍講謝方石友善嘗主方石方石以憂去主林給事克冲克冲使海國主主員外存敬存敬亦出使主定軒子主事汝脩然亦不恒在卒然求之莫得也株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甑有大籠五六惟詩畫數百幅中貯壺酒晨出飲一再勺已復鑄之以去上元節京師燒糯汁為旆以貯水畜魚旁映屏燭通明可愛俗呼為泡燈古直置謝館日玩弄為兒戲一日誤觸碎意怫然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此今蕩盡矣方作章書值掾吏至曰遽敗吾興群掾欲毆之或俾自為計古直曰我固當毆毆則吾名益彰一日遇諸途竟被毆獨袖手承之以歸亦不以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曰我果為爵

祿圖邪盡科舉乎則答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嘆曰此亦功名事業也顯應宮道士請主師座館鎮甚厚閱月忽辭去曰安能矻矻操朱墨坐几案間乎克冲之使欲與俱不果或問之故曰彼不吾彊吾安能為彼行邪自古大賢聞人不渡海者何限海豈必渡然後為快也其性氣屹屹不肯為人屈類此然意度率直內不為蹊徑遇所會意欣然忘去人亦以此樂之為說者曰方石先生嘗云天地如許大中間可喜可嘆可惟可笑事何所不有可勝道哉沈按察仲律嘗值古直詢其邑里名跡不置古直曰公不須問大抵奇恠人也其亦善自道耶周官稱四民班固表人物列九等魏晉以來中正第九品予雅知古直然不能目其為何如人也作王古直傳

奎明文範卷三十九

四十

湯胤勳傳

程敏政

湯胤勳字公讓濠梁人其曾祖佐高廟取天下是為東甌襄武王胤勳少負才好使氣貌類河朔人兩眸睜然髭鬚如戟年十五六入學為生徒日記數萬言學有舊版文千餘字胤勳騎馬過一目成誦應天尹下學傳善召諸生胤勳獨後至當筭大呼折尹聲撼庭木尹愧憤卒筭之胤勳攘袂走出學門題詩府署合扉上有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遂去學出遊江湖上凡吳越間豪家富室爭延致之周文襄公轉運江南聞其名召之至曰王孫能作啟事否胤勳請紙筆即席具狀幾萬言幾宿

構者又切當世務文選奇之上書薦其才有文武具驛召赴京時于少保方督諸軍請試之立胤勳將臺下萬卒環視于公摘古今將畧及諸史中事舉以問胤勳應對如洪鍾不能屈左右噴噴歎賞于公亦撫掌曰吾子誠有才入對以為錦衣衛百戶正統末英廟北狩朝廷遣使通問已命中書舍人趙榮擇可副者衆舉胤勳詔以千戶如虜虜大酋脫脫不花問中國事云何榮未及對胤勳前語之又時于坐上箕踞岸幘朗誦其所著平胡論虜酋色變既出謂中國譯者曰彼將何為哉憾不殺之耳景泰中詔舉將才胡忠安公言胤勳才可用進署指揮僉事時典兵者多忌胤勳不令治事胤勳亦時時歎息其功名不偶放浪

金瓶梅詞話卷三十九

四十一

詩酒間京師人率以為狂所與游最著者侍講徐有貞教授馮益大醫劉溥英廟復位有貞入用事然亦陰嫉其材不推薦之胤勳亦不登其門天順中校事者甚橫李文達公多裁之而文達嘗召胤勳與語胤勳張口論天下事及古今成敗一坐盡傾文達愛其才將薦之校事者遂撫拾胤勳往年任江南受賕事下之獄怒而辱之胤勳詬罵不絕口至詆之為奴然胤勳竟出息于人而不立券無以自白遂謫為民苐校出都城故人有唁之者胤勳仰天笑曰吾子以指揮為足榮一湯胤勳邪掉首行弗顧成化初遇肅恩復官再用言者言詔以押帥出守孤山堡孤山在延安西虜歲入之虜守者多以軍敗黜胤勳得詔曰噫吾

死矣夫孤山無城郭有他郡之來戍者七百餘戰則為償軍守則為怯敵如此雖諸葛武侯復生亦難乎免矣抵鎮草封事數千言大率謂朝廷宜先城孤山聚糧糗米死士又移書當路言狀遂憤憤吐殷血數升卧不能起丁亥虜入寇主將閉城門不出兵虜大掠子女而東胤勳怒髮上指曰死國分也力疾起戎服跨馬率麾下百餘人邀虜于境上力戰數十衆寡不敵遂死山下是年八月也胤勳為人軒豁倜儻直欲起古豪傑與之友視世之瑣瑣者以為齷齪不足與語好以氣雄人不問名位卑顯有不可意者然去不顧或逐罵之至其人面赤不少貸甚有播之者江陰知縣弗利于民將受代胤勳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反

金瓶梅詞話卷三十九

四十二

縛之狀其罪送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得釋夏郎中時正嘗於宴上與之戲鉤不勝而怒語侵胤勳胤勳就坐上梓之下拳之踵之衆客為之股栗又嘗過友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不合而罵之道士不知其胤勳也稍稍有憾色胤勳插之幾死與人言出入經史子籍中縱橫闔閭隨意所如有問古名將者胤勳以張巡岳飛為第一其人曰岳將軍則聞命矣張睢陽何如人胤勳瞑目曰子不觀其對令狐潮之語乎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自唐以下誰有為此語者其所見如此詩豪邁奇崛如風雨晦冥中電光翕然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崖石下墜不測之淵觀者魂魄每就人席上操觚立成數十章有名

能詩者多為其所懾或不能措一語以適平生著述有五
雲清嘯風雅遺音東谷集十餘卷無子史官曰予少與胤
勳游知其人不死為大將將數萬兵出陰山其功名當
不在古豪傑下顧獨膏血草莽中天也或者謂胤勳太
史公所謂遊俠乃大不然胤勳行事雖若任俠然扣其所
得朱家郭解直奴才耳烏足以比胤勳哉

中山狼傳

馬中錫

趙簡子大獵于中山虞人導前鷹犬羅後捷禽鸞獸應弦
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而立而啼簡子嗔手登車援
鳥號之弓挾肅慎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遁簡子怒要
車逐之驚塵蔽天足音鳴雷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

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四十三

史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騷虞圖書夙行失道
望塵驚悸狼奄至引首顧曰先生豈有志于濟物哉昔毛
寶放龜而得渡隋侯救蛇而獲珠龜蛇固弗靈于狼也今
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苟延殘喘乎異時倘得
脫穎而出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敢不努力以效龜蛇
之誠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世卿忤權貴禍且不測敢望
報乎然墨之道兼愛為本吾終當有以活汝脫有禍固所
不辭也乃出圖書空囊索徐徐馬實狼其中前虞駿胡後
恐寬尾三納之而未克徘徊容與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
矣先生果將揖遜救焚溺而鳴鸞避寇盜耶惟先生速圖
乃踴躍四足引繩而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媚錦綉

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內狼于囊遂括囊
口有舉騶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
弗得盛怒拔劍斬轅端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
此轅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還跪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
志于世奔走遐方自迷正途又安能發狼蹤以指示夫子
之鷹犬也然嘗聞之大道以多岐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
之如是其馴也尚以多岐而亡狼非羊比而中山之岐可
以亡羊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于守株緣木
乎況田獵虞人之所事也君請問諸皮冠行道之人何罪
哉且鄙人雖愚獨不知夫狼乎性貪而狠實豺為虐君能
除之固當窺左足以效微勞又肯諱之而不言哉簡子默

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四十四

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騶蹇程而進良久朔庭之影漸沒
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子之去已遠而作聲囊中曰先生
可留意矣出我囊解我縛披矢幾臂我將逝矣先生舉手
出狼狼咆哮謂先生曰適為虞人逐其來甚遽幸先生生
我我餒甚餒不得食亦終必亡而已與其餓死道路為群
獸食毋寧斃于虞人以俎豆于貴冢先生既墨者摩頂放
踵思一利天下又何吝一軀啖我而全微命乎遂鼓吻奮
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却引敵驪後便
旋而走狼終不得有加于先生先生亦極力拒彼此俱倦
隔驪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狼曰吾非固欲負汝天
生汝輩固需吾輩食也相持既久日暮漸移先生竊念天

向晚狼復群至吾死矣夫因給狼曰民俗事疑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問之苟謂我可食即食不可即已狼大喜即與偕行踰時道無人行狼饑甚望老木僵立路側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當有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木具述始末問曰若然狼當食我耶木中蟲蟲有聲謂先生曰我否也往年老圃種我時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至于今二十年矣老圃食我老圃之妻子食我外至賓客下至奴僕皆食我又復鬻實于市以規利于我其有功乎老圃甚巨今老矣不得歛華就實實老圃怒伐我條杖交我枝葉且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樗朽之材森榆

不皇用文範卷三十九

四十五

之景求免于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德于狼乃觀免乎是固當食汝言下狼復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奏盟矣矢詢三老今值一否何遽見迫耶復與偕行狼愈急望見老特曝日敗垣中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曷者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禽獸耳更何問為狼曰第問之不問將啗汝先生不得已揖老特再述始末以問牛數眉瞪目舐鼻張口向先生曰老杏之言不謬矣老特瞿果少年時筋力頗健老農賣一刀以易我使我二群牛事南畝既壯群牛日以老憊凡事我都之彼將馳驅我伏田車擇便途以急奔趨彼將躬耕我脫輻衡走郊垌以闢榛荆老農視我猶左右手衣食仰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

我而輸倉廩仰我而實我亦自諒可得帷席之敵如馬狗也往年家儲無檐石今麥收多十斛矣往年窮居無饋籍今掉臂行村社矣往年塵尾罽罽酒瓦盆半生未接今醞黍稷樽尊疊疊妻妾矣往年衣短褐侶木石不知揖心不知學今侍兒園戴笠子腰帶帶衣寬博矣一絲一粟皆我力也顧欺我老弱逐我郊野酸風射脾寒日平影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可收足攣而不可舉皮毛俱亡瘡痍未瘥老農之妻妬且悍朝夕進說曰牛之一身無廢物也肉可脯皮可鞞骨角且切磴為器指大兒曰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刃矧以待跡是觀之是將不利于我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彼無情乃若是行

不皇用文範卷三十九

四十六

將榮禍汝何德于狼觀幸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毋欲速速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閑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喜且憐含狼而前拜跪涕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為虞人所窘求救于我我實生之今反欲啗我力求不免我又當死之欲少延于片時暫定是于三老初逢老杏強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特強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豈天之未喪斯文也敢乞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歛容再三以杖叩狼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儒謂受人恩而忍背者其為子必孝又謂虎狼之父子今汝背恩如是則併父子亦

無矣乃厲聲曰狼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曰丈人知其一
未知其二請懇之願丈人垂聽初先生救我時東縛我足
閉我囊中壓以詩書我鞠躬不敢息又蔓詞以說簡子其
意蓋將死我于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可不啞丈人顧先
生曰果如是是罪亦有罪焉先生不平具狀其囊狼憐惜
之意狼亦巧辯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以執信也
試再囊之我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信足先生先
生復縛其囊中有舉轆上而狼未之知也丈人附耳謂先
生曰有七首否先生曰有于是出七丈人目先生使引七
刺狼先生曰不害狼乎丈人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
忍殺子固仁者然愚亦甚矣從井以救人解衣以活友于
彼計則得其如就死地何先生其此類乎仁陷于愚固君
子之所不與也言已大笑先生亦笑遂舉手助先生操刃
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皇明文範卷三十九

四十七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

傳

徐節婦傳

楊守陳

徐節婦者太末汪泰亨之女也諱妙善年十有八歸里中
名家子徐泗踰年生子德昇甫三月泗病亟語之曰吾且
夕且死汝年少將不能自持吾老父娶子孰顧耶節婦泣
遂嚙一指血淋漓以誓曰妾二天者有如日始其舅老制
於悍妾季不禮其姑盡收其貲用去而別居姑以憂忿卒
至是泗又卒室如懸磬節婦確東前誓或勸之渝輒頻頰
疾視弗與語甚則唾且詈之單居無婢僕躬操井臼晝夜
紡績紉縫以為活惟不製丈夫鞋襪曰吾孀不為此也識

皇明文範卷四十

者以為知禮季欲撓其節屢毀挫之不為動又虐使出賦
徭之需徵其奩具以嫁已女不敢違亦不敢對且時往事
舅與季惟謹艱苦困悴惟母家常慰視賙賑之見德昇孀
且多疾苦難其成因微諷之節婦毅然曰吾知守吾志耳
孤之成否天也一日舅病甚亟呼節婦手書畀田若干畝
遂卒季志不顧節婦哀慟殯盡禮後二十餘載季卒其
孀女不顧節婦殯塋之如其舅德昇之幼也節婦親取小
學論孟及日記故事手執女工而口授之為講解其大義
長則遺從名師暮婦課其業間不坐輒荷戶痛責之由吾
忍死茹毒以至今日為待若也若不成吾則索刃而從若
父矣德昇感泣奮厲卒以善聞于鄉郡大夫廉其節將以

聞而旌其門節婦曰守志有孤婦分之常也何必旌遺德
昇力沮之既老有五孫誨之如德昇家日豐裕矣猶衣簞
食耦勤女事如平昔年七十有五病卒卒之日盡出其手
所剪製分遺親屬徧召子姓教戒之甚備沐浴更衣就枕
氣不息矣其仲孫曰壁以鄉貢士今為章丘教諭賢而有
文辭太史氏曰老子云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
臣若徐節婦者使不喪所天何以見其節微季亦何以顯
其節之堅吾重悲節婦之不幸也夫以少年子居罹百艱
而不變卒保其孤以昌其家而亢厥宗何其賢也豈獨其
性然耶蓋亦涉書達理義故耳曾子嘗謂可以托孤寄命
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子人也余謂節婦亦女婦中之君

八皇明文範卷四十

二

子哉

阿留傳

陸容

阿留者太倉周元素家僮也性癡默無狀而元素終畜之
嘗使執灑掃崇朝運帚不能潔一廬主怒之則擲帚于地
曰汝善是曷煩我為元素或他出使之應門賓客雖稔熟
者不能舉其名問之必曰短而肥者瘦而髯者美客安者
龍鍾而曳杖者後度不能悉記則闔門拒之家畜古尊養
出款數物客至出陳之留伺客退竊叩之曰是非銅乎何
黠黑若是也走取沙石就水磨滌之矮榻歛一足使留斷
木之岐生者為之持斧鋸歷園中竟日及其婦出二指狀
曰木枝皆上生無下向者家人為之哄然舍前植新柳數

朴元素恐為隣兒所憾使留守馬留將入飯則收而藏之
其可笑事率類此元素工楷書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
語留曰汝能為是乎曰何難乎是遂使為之濃澹參亭一
如素能學試之亦無不如意者元素由是專任之終其身
不棄焉傳者曰樗櫟不材薪者弗棄砂石至惡玉人賴焉
蓋天地間無棄物也矧靈於物者獨無可取乎阿留癡默
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試喪元素之能容也今天
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為造物者所知遲鈍疎闊者又不
為所喜能知而喜矣用之不能當其才則廢棄隨之於戲
今之士胡不幸而獨留之幸哉

愧齋先生傳

王鏊

八皇明文範卷四十

三

愧齋先生陳姓音名字師召福建莆田人為入古貌古心
於世故細碎米鹽置懷殊若無所幅尺遇人無貴賤賢愚
輒傾盡小事無不可可輒曰也罷人戲稱為也罷先生又
稱愧齋先生居官三十餘年類然而已曾中是非輕重淫
謂甚辨與人交際錙銖不聚遇大事有不可必如其志自
羅倫王微等貶斥中外結舌以言為諱先生為編修上疏
曰竊見近年災異屢見雨暘愆期翰林論思之地臣敢不
竭其愚臣觀春秋二時陛下雖間御經筵以講聖學然勢
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
暇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便殿少霽天威有疑難問
務使聖心渙然而止方今人才日降言路日塞異端日熾

宜召選致仕吏部尚書李東修撰羅倫編修張元楨御史
章懋給事中王徽新舉人陳憲章置之臺諫革去法王佛
子真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妖妄息不
報司禮監黃賜母死省寺監院無弗弔祭翰林獻奉之請
也一日徐侍講環言於衆曰時且如此獻得不往乎衆或
應或默先生忽奮然大怒作而言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
內臣之門天下其謂何斯文其謂何詞氣憤激聲淚俱下
於是言者大沮事遂已汪直之在西廠也氣焰烜赫出沒
如鬼神一日有校士突入兵部郎中楊仕偉家收縛仕偉
拷掠及其妻屬衆駭莫敢問先生其隣也登墻呵之曰爾
何人敢爾不畏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先生

八皇朝文苑卷四

四

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某也聞者為之縮頸劉大
穆之起復也先生自南京與書止之文穆不悅其後當路
有缺吏部擬先生文穆輒沮之曰某腐儒也不可用先生
由進士為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擢南京太常寺少卿九
年乃進卿云先生為文典實有理致尤邃於經學四方舉
子質經者填門塞坐得一語人人各厭其意中外顯仕多
出門下者太史公曰語有之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信哉余觀愧齋先生平居恂恂語若不出口至其疏時事
叱還卒排衆議何其壯也於乎其所謂篤行君子者乎

楊義士傳

張汝弼

天順間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噬現

卒潛歿其罪遺摺拷掠使無結驗其可反異由是權傾一
時言者結舌其同寮袁彬質直不屈乃誣以重情拷掠成
獄內外咸寃之其或敢發也京師有楊墳者成伍之餘夫
也素不識彬而為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駕崩廷臣悉
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持校尉之役乃能保護聖躬備嘗
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旋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
然付獄拷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
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
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草茅身
無禄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彬仍送衛
獄而達因是欲盡去異己者乃緩墳死使誣少保吏部尚

八皇朝文苑卷四十

五

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墳伴諾之達遂以聞命中貴
會三法司鞠於午門前墳乃直述所言皆由已出於賢無
預度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英宗升遐言
者斯劾達罪舉墳事為證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而代達
總衛事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墳云墳字景和
其先某處人父為漆工宣德間嘗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
漆之法以婦墳遂習之而自出已意以五色金鈿並施不
止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人見之亦辭
指稱嘆以為不可及蓋其天姿敏悟於書法詩格不甚習
而往往有造妙處故其藝亦絕出古今既不避權奸為此
義舉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官不就遂隱於藝

以自高馬華亭張弼論曰義者無所為而為合天下之公論者是也使雖公論發之以私則其中已不義矣若墳者於彬無恩於達無隙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于行義何如哉然或者乃低徊涕泣甘為之掃門捧溺無所不至而矜然自得誇譟於人何利害之移人乃如是其烈耶聞墳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邵道人傳

李夢陽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六十餘矣道人不欲言凡所願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罕知其異人也道人館於鐘樓街周家築土被衲無晝夜露坐郡中諸子弟少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六

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願指色授之諸子弟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為病病者家請往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瞶即可活道人則目諸弟子而諸弟子即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咒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活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日數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其布尺裹袖裏完弗取也病者家既有見飯飯道人以枕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枕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食道人即喜食之曰更為造美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第擇去葷物餘不欲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之爭來請觀道人

飲水道人微咲領然之弟子前置水道人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枕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冰則聞道人齒間淅淅聲噴之有湧面紅汗熱軟下若雨也道人與予世父同時世父患頸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祟也君往聘于某氏手謂其女陋也將更聘之女慚而縊死此其祟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奈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瘡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曰吾將歸歟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邪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設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端謂死也環守之夜有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肱墜馬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聞之聲諸弟子震怖伏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質曰予不語怪若道人者何如人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口悛悛不欲道辭急人之難難而後已嗚呼是所謂迷于墨者非邪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七

張光世傳

李夢陽

張光世者洵陽人也名鳳翔字光世號伎陵子生而異質殊才目羞日短視然暗燭則及明燈月之下猶書也故其書多書必應障而後視也字左手橫書之興到筆飛瞬息滿紙李夢陽舉之鄉也蓋與光世同榜云先是西涯公貴提學石梁公書曰今年榜彙增冠乎石梁公答之曰數無李張二生者潛不後矣及見試錄者弟西涯公彙且暇曰

遂老知人遂老知人是時光世角鼎業已蕪寐屈求追步
班馬小視褒雄馳騁駢賦落筆千萬言奇字爛錯綺文輝
奕觀者咸謂子安再生文考復出既至京師巨公大人翰
卿吟客訪造其門求其面識者殆日無虛也於是聲名出
李上然光世不以自居未始不兄事李而讓其精也及舉
進士李與同部見其面黃憂馬居無幾晴亦黃察其身又
黃問曰光世不病痘乎光世乃於是告休沐卧西山巖壑
中李忖其非計遺之詩有曰石麟遇不識黃精春始花洞
中日月秘強食勝丹砂光世于是乃移入城居無何卒年
三十歲耳子安二十九文考二十四先是人以二子擬光
世不誠乎歿之日毋七十餘歲子七歲一妻一妾相號於

皇明文苑卷四十一

旅邸間之無不心酸淚下者蓋傷張子才而不永又老者
孤者孀者貧無歸也至於作哀鳳之操鳳之來兮爾胡
為兮牛有阜兮鷄有棲鳳兮鳳兮今何歸傷哉命兮我心
悲是時李夢陽與曹縣王崇文亦部寮實經紀其喪事既
以之歸望洵陽夢陽復上書孝宗皇帝言鳳翔抱才未究
居官清苦困病客死棺斂貽費感資友朋幸獲反葬禮運
首丘然老母孤兒幼妻不免凍餒殯祭伏冀聖慈追經鳳
翔前備庶員六年不無大馬微勞體古之敝帷敝蓋之義
查近時李崙孔琦之例勅有司月給米一石養贍終其母
妻之身奏下吏部准行至正德末有人自洵陽來言光世
毋謝世有司月米佳友而河南巡按李公汝前奏轉行陝

西巡撫官言月米必終其妻於例乃合不知今何如行也
嘉靖五年馬考功輯其遺文七卷屬胡蘇州板之行然散
佚者不少矣於平番其年復忌其文哉初光世歿李擬其
手橐十餘帙未幾李隱官而人吏又無能識其橐中奇古
字者會孫平泉過索之去曰吾必卒其事然竟無聞也論
曰大化流行誰乎測哉相如病於金馬長吉死於玉樓居
實摧於秋風胡界之良胡奪之永是以豪夫志士感焉仰
天而問覆霜而悲凌雲託之大人造化比之小兒孟懷
弄之巨測而痛英雄之難遭也夫張子者固僻邑之產而
寒素之倫也總角之年非有鷄窓之授螢囊之聚者也一
旦起而談玄虛振藻麗漸鴻之遼空驥之群斯直學之至

皇明文苑卷四十一

九

之哉亦天之所以界之也乃今君斯焉已大化果測乎吁
傷哉然張蓋亦嘗夢憶悵悵用自天下廣樂導之若迎已
者病之華也起端坐索紙筆掃詩一十八章言意漫渙弗
次漸昏漸竭末詩有一章三句者一章二章一句者投筆
而氣絕矣今集中錄其全者一十四首

太白山人傳

李夢陽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具越間莫知其所自來人
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字太初問
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顛於是稱太
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為秦人及問其家世山人不
之答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

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湘漢臨衡麓踰河涉泗謁關里
登岱嶽之峯憩日觀觀日出焉奇之駭叫狂走人頗異之
然弗識之也於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
山人詩於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說玄虛又廣學渥頽
黷翳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
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鉅家
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服以足饒裕冠佩之上慕名
來訪山人輒供具惜洽竟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
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人說及時事山人則又善說時事
率激發副名實于是人士轉相譽稱為孫山人聞四方矣
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其友曰死我佳山卒題我墓

卷四下

曰明詩人孫一元之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
而吳越人以其規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
稍稍疑避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切齒不平其詩亦多
為忿激悲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我
投情合犯濤弄月和歌俛仰一嘆每自許于世無雙
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居山人然
之于是買田若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喜山
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為今人矣是時建業劉麟
龍霄咸徙居湖與吳允陸崑暨山人結社游號若溪五隱
山人始謂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作竟死年三十七矣李
夢陽曰予不識孫山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劉子過夷門

蓋數稱山人風神藻雅云曰與之游令人坐忘而山人亦
時時寄書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六烈女傳

李夢陽

儒生劉德舉來言六烈女事李子聞之泫然而涕出劉生
曰夫子奚慟也李子曰予蓋傷為臣不終云於乎死生亦
大矣往逆瑾之亂予實丁焉當是時人士大都以賊行間
之曰救死爾又曰死瑾無謂於乎死生亦大矣彼粉黛并
掃之人乃顧若是烈邪自死瑾無謂之說與於是賊者公
言於朝群議於巷偶語於途以逮至則問金多少為罪重
輕於是天下吏日拷掠桎梏之咸金匱也下歛而上聚公
簿而顯輪曰姑救死爾夫為臣宜若是否邪設靡賊瑾能

卷四下

盡死之邪於乎死生之際難矣彼粉黛并掃之人乃顧若
是烈邪予蓋傷焉於是作六烈女傳陳氏者陳傑女也年
十八聘楊瑄居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
哭瑄又不許女則竊剪髮屬媒氏往置其夫懷汴俗聘女
生年月日朱綺金字與男家號定婚帖於是瑄母以定婚
帖裏其髮懷瑄壘焉而女乃遂卸容飾素笄縞衣居無幾
父母謀改聘女縊而死天順五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
三年為正德甲戌瑄有姪曰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陳氏骨
合焉二骨朽矣髮定婚帖獨鮮完劉生曰瑄之三年而岐
殺了瓜產之墓李子曰世人蓋多言青陵臺事予竊疑焉
連理之木比翼之禽今以岐殺了瓜觀之不其信邪張氏

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
我死汝必更然善侍後人矣妻泣失之曰君死妾死不願
更也傑死張氏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寬大也其父母
曰棺第狹之勿大匠從其父母狹其棺張氏哭毀其狹棺
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而死高氏者夏永昌妻也嫁三
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家人防之嚴則曰主前焚
香禱祝曰永昌俟我其母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十九年耳
奈何經死高氏曰嗟母謂百年永邪然均死耳竟縊死劉
氏者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規婦有決志乃引燭登
樓同寢婦哭之達旦不輟聲已結其祖姑曰我饑渴甚祖
姑信之下樓取水食婦以手中二幅接縊於梁上年三十

皇明文獻卷四十

上二

一矣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湯藥
夜繼天祈身代之林死則匍匐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
二日乃潛詣後園桑樹自縊死張氏者田孝子妻也孝子
曰田鏡嘗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云
孝子有甥宿舅舖而夜殺其隣舖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
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塋為之崩張氏之死也或勸之矣
則忿哭曰我與田鏡夫婦二十年矣彼既為孝子我獨不
得為節婦邪竟死今按六女者皆符郭門西人也六十
年間烈者六焉足謂之興矣聞風者激邪抑地之靈使然
邪李予曰予於六女而重傷時俗之偷也孔子曰匹夫不
可奪志乃人不欲死顧託人曰我死弗獲死今以六女事

觀之然邪否邪夫鉅鑊之嚇盈諸耳甘綺之誘戰于中人
之關須臾是決乃六女者方視死如歸求亡如飴偵聞
同隙如探金攫玉惟恐後時而靡獲也斯其志可奪邪不
可奪邪夫粉黛登梓之入至微也窮閭微闕傾下賤之
女非有問閨之儲文史之訓父兄之指誨聞見之開卓也
而一旦有如此者彼冠裳鳴佩之夫口先王而誦詩書者
乃往往狼貪狗生患難之至不化衛為蕭則承突鼠竄矣
於乎極矣予於六女安得不重傷時俗之偷也劉德舉曰
斯舉也予倡首義於鄉人復白其事於官司矣業為六女
立廟邪西贊曰貴非必辭輝豈惟華有碑而完有凶而嘉
於烈陳女甘心未家槁骸竟雙並帝則瓜岐穗離離載嘉

皇明文獻卷四十

十三

者木五女繼興奮義執情貞軀捨生展哉令名於惟六女
牛猶鳴毛死而遽魏山岳其高瞻廟者拜過里者式無貴
無賤無識不識即斯揆心持獨曉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
能掌取譬瓦全是恥爾忠爾孝敢告君子

尚書黃公傳

李夢陽

尚書黃公者封丘人也名紱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克讓
始徙封丘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山中生黃初公
高皇帝起兵思豫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州已又軍平越
衛於是平越沅州封丘洛皆有黃氏乃後秀商金陵死中
收其貲商重慶娶于張生公重慶于是重慶亦有黃公生
之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寒尚書為汝子長依舅氏張宗

琦宗琦為麻城學職從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為四川參議參政進右使轉湖廣左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戶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尚書仍舊黃公廉峻直執遇事臆發正色山立即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有之入率竊笑其杲然亦以是獲名郎中時人業以硬黃目之矣部堂嘗缺官公署堂印諸寮事之即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之故譚千戶者大獨也善權顯貴人嘗奪民廬場顯貴人無敢為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為參議督松茂諸倉蕪備其兵釐革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官各當邊賴以寧參政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冤氣邪姑散予圖之至州齊沐爾愛翌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寺去州四十里遠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詰寺圖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便醋塗其額驅洗之則有巾痕乃鞠訊之遂盡暴其奸惡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又贊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官糧巨萬數王為之宿公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司然善摘發奸伏以是威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令望風解印綬走為右使奏開建昌銀礦許之大盜周主簿者哨衆鈔掠檄公平之公謂盜起于煩苛宜小寬養而闢官以方貢橫歛公抗不從聞擢移近省

陞左使時兩京工興徵銀二萬例以民公以庫積餘充又勢豪馬快船僧萬坐逼索又荆王奏徙墳塚公悉不從省費巨萬又計錮僧繼曉於是威患大行繼曉之來也勢焰灼人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遂奸眠食共之今避而反鄉名掃墓而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錮之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之西市公在蜀嘗忤閣臣萬安銜之三年六推威抑公知之乃亦連疏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綏之命首劾參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茂州史知州等又計捕豪奸張綱乃於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廢墜於是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遷政為新公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月三會詔毀庵寺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人大惟悅無不願為公死者及公去尼有携子女拜送路傍者云公既官大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特旨改掌憲院天下方仰望風采公自以歷侍五朝中外凡五十年顛直嗟異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懇乞骸骨居無何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一所為奏議及政蹟并所著文詩悉棄不留晚嗜茶同契號精一道人蟾陽子有註本獨存國制文臣極於六曹尚書官之北斗天造不論夏寒經綸悃悃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英廟之遇文達畧似馬周吁

俞一德密書顯萬幾積數局體一變成化間忠良外植
三原河州軍縣封丘巍然章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
斧斷小細海蓄惟恆倖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
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
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
寶陽曲廬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
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迹固暴義還矯直
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仲毀譽進黜氣酸滿盛公卿歛遜
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飾譽稍可嘉矣便立
祠樹碑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
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文一變然黃公為左都則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十六

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薄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
久近豈立官者意哉當是時言官能毀之黜否邪斯為政
在人邪抑時不同邪公焚奏草自泯其美視汲汲流今而
信後者又何如邪江制食鹽錢鈔民苦包攬掊勒呻吟公
為尚書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便此其事比之
汲汲流今信後者得與失不較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
士始宦孫郎中繡女也生子楫森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
魯衛鎮撫宣妙生子杞桓封夫人蓋終其身無妾婢云彬
工部司務桓光祿司署正公卒之日皇帝驚悼遣祭勅有
司營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漢陽太守傳

王九思

夫賢者于世固以利益百姓佐天子起太平也其功行至
不細矣然往往莫之盡烈夫曉曉志士不屈多擯斥死予
於是益有激焉述漢陽太守君傳漢陽太守君者姓尚氏
諱衡字一中同州人也身長六尺四歲能誦古詩十七授
尚書為州學弟子二十而孤善事母又善兄弟嘗讀書華
山雲臺觀教授學者三十八舉於鄉後舉進士拜工科給
事中嘗出閱山海關諸路邊餉邊人誦焉清寧宮災乃上
封事以為天子不能慎位如初故至此凡十二條敬皇帝
下詔求直言乃復上四事尋又奉詔陳四事其後天子作
延壽塔祝釐兩宮又上封事其辭曰臣聞大德必壽建塔
延壽無是理也陛下初即位誅戮妖僧罷法王去佛于此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十七

盛德也臣愚以為事既惡於昔必不好於今必有左右之
人希恩信怪妄傳神異誑惑聖聰故至此異也漢明梁武
貽笑後世陛下法克舜禹湯武而欲踵二君累大德臣愚
為陛下不取也夫多言取禍自默保身臣豈不知也然可
使臣無此身不可使陛下有此過惟陛下察焉天子覽奏
改容為罷其役戶部尚書侶鍾其子受賕事覺乃劾罷鍾
遷吏科右給事中未幾遷戶科左給事中出關大同諸路
邊餉是時虜大舉入寇上命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率
衆千人擊之師久無功于是劾奏馬皇上新即位又上封
事二十條多直言極諫蓋往時已忤當路者乃又若此遂
遷浙江左叅議浙俗健訟日受數百牒剖決如流連歲大

饑賑貸活數千人嘗入賀萬壽聖節會劉瑾用事當入見瑾瑾惡人高情或勸其勿高情者不聽其自立類如此遷浙江左叅政復改山西分蒞河東道居平陽平陽多藩邸其下多馬藉以攘取民下車禁止盜王常聚眾西山乃計擒殺常散其餘黨後乃移守冀寧道道省城財殫事倍又遊民蕩子侮法敗風固將有以為也會流賊寇河東薄太原甚急當是時城中官軍先已守備澤潞諸處居民大驚恐爭走避匿君募壯士與諸察城守人當一門君獨在南門南門者盜衝也又移檄指揮賈彪設伏盤馱坂下賊由是懼走入冀南君跨馬欲追擊之然無兵不果會官軍歸自澤潞君受臺檄即往追賊賊聞乃自壺關遁去巡按御史素不善君劾君玩盜宜其下理君亦自太原奏書訟冤然竟左遷澤陽至澤陽旬日而發背卒澤陽君四子長子班爵最知名太史氏曰予竊奇州入關值漢陽太守君齒豁髮鬚白然氣嶽嶽罵御史不休謂不餒且起然竟已爾澤則行其子

吳高書傳

崔統

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洪武中其祖成梧州遂隸戎籍成化癸卯年十九舉于鄉丁未舉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如水字民如子賦賦息訟乃刻家禮實行之都御史屠浦檄吳公至督府與之言甚溫欲為邑權璫修家廟吳公曰廷舉越境奔命宜有地方重事爾乃今為權璫修家廟

皇明文憲卷四

十八

皇明文憲卷四

十九

然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屑令他邑成之市舶太監給銀買舊吳公即用之買二疋曰奉此為式如不中意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御史汪宗器惡吳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何也吳公壞淫祠謁觀寺以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及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俱列斤兩鄉大夫二子犯盜並論死吳公生其少子標其戶曰盜後少子改行乃泣懇曰公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今盜其門大為先人辱請就死吳公為撤之御史即捕盜令自首賂知縣乃毀門表不即理前事盜曰盜死分也不敢誣廉令加以嚴刑不易口是時吳公囚服楷手日詣訟所分析所費無私盜狀上御史大慚命釋吳公弘治丙辰屠人為吏部尚書遷吳公成都同知一年以憂回起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二事廣東盜起馬端肅劉忠宣薦陞兵備食事征十三村池水盜平之改垂鹽法正德已巳也逆瑾方用事天下鎮守恣橫吳公劾太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劉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列上吳公罪鞫之無狀止以枉道回械首吏部前主事宿進輩謀謀之天官張綏取閱其諸稿心賞其能言於瑾凡械首十二月放雁門充軍再月赦瑾亦誅晉雲南副使江西叅政討姚源賊用兵已歷年總制臣數易官顧其私兵不協力費以萬計吳公雅多知畧勇不避難及逢盤錯益喜截

決前已數用兵勝茲則設奇取捷不用甲冑出入輕脫論
責解散反為賊得奉之入巢周衛耀威劫公求撫吳公如
前責諭詞色亡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因用其巨力而譴
微輕者許以利令其僕妻賊女遂斬其酋公亦出一鼓平
之晉廣東右布政立番船進貢交易之法平驛遞之役弊
更患除矣嶺西徭獍作亂命兼兵備副使經畧湖南饑吳
公以副都御史賑濟辰州土官相讐公立約使平又疏六
事陰備宣濠之變當道不用濠反君子曰用吳公曲突之
謀無患矣濠嘗遣使遺天官陸完金簡曰宜急易孫燧代
之者某某俱可吳廷舉切勿令其來濠敗邇者獲之今上
召為兵部右侍郎上疏犯輔臣改南京工部又改南戶部

晉書文苑卷四

二十

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具公
長身而瘠面如削爪散衣穿帶不修藻飾神采英毅志識
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冒饑
寒而施予不較有無晉南工部尚書即疏歸二年卒所
居湫隘門巷不容雞飛無郭外田丘墓之寄十餘畝卒之
日無衣以歛無棺以殯都御史姚鎮為督辦靖州土官持
金來謝德却不受及是各來弔哭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
下之忘其人已在大學南城羅垞四十餘以贊貢吳公悅
其文奇兄事之景鳴病痢僕疫而死吳公為製柩負之登
厠一晝夜十數及景鳴病瘳同登進士語人曰垞四十前
生我者父母四十後厭臣生我也在順德同年鄭智疏柄

臣奸邪為所陷謫石城吏自死吳公資之歸其喪于蜀梓
成都梓其遺文順德生員景行直而文吳公與之友宗
烈棄晉江令及壺山吳公數薦于朝嘉靖初起為鎮江同
知大學士楊一清再附薰入閣其族子留者于官府害
里人宗烈獨治之鞭其奴改王府長史請于王至蒼梧視
葬已宗烈亦卒嘉魚李承箕世知不仕善為古文布衣李
孔脩子長苦攻詩皆所厚善忠宣公在廣左轄吳公在令
至省忠宣館之省衙尺書稱大夏頓首吳公好讀書無不
窺索積至萬卷好文清及胡敬齋錄其要言作詩效陳
白沙覽者見其至簡情理精切規人所不及無諛詞奏
草煩悉削當俱未編次為集卒時年六十有六論曰銑平

皇明文苑卷四十

二十一

生頗識當世賢士大夫如吳公真才素優厚行定力鮮儷
也銑嘗謂之曰許友死未知公然否此外公優為之嗟乎
吳公衣食人廣惠矣妻子不能延朝夕服政四十年百瘁
九死皆歷之不能一月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比卒
未聞報德者孟子曰命也

擬孫炎列傳

陸深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也祖文嗣父顯卿皆為儒炎身餘六
尺面鐵色一足偏跛於書少所不通喜雄辯辯常窮一座
人元至正中天台人丁復金陵夏煜皆有詩名炎遊此兩
人間最深時時與夏煜飲酒賦詩角勝得一雋輒輒挾素
大譁聲撼四隣每下筆累紙可盡由此驚動江東間出遊

四方所與交必當時豪傑常鄙視章句儒衆中自負曰孫
炎豈齷齪伍耶竟困而歸歲乙未 高皇帝渡江得金陵
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召炎炎見上陳元運將終勸上養
士以圖大業凡稱上心戊戌從征浙東擢池州府同知尋
改池為華陽府即拜炎華陽知府明年冬召為省都事月
餘會處州降乃以都事往總制錢穀兵馬之柄悉委之不
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付之聽自辟任炎足馬入處時
賊管城外首變威狼虎踞不肯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
驅城中民踞塔下諭上意在生民無自取釐粉為也語氣
慷慨其民皆叩頭流血退而轉相告以為孫使君不比舊
官可玩狎矣炎又為檄備屬縣諭之皆投兵相繼為良民

皇明文範卷四十

二十二

又擇其驍勇者為兵拔其服衆者為長時練習之以備寇
罷則歸農馳一符立軍門至無敵後者為吏豪族束手畏
之雖在數百里外常若炎臨其家不敢出聲語時上方事
延攬秀民伏匿山谷中咸未肯出炎鈎致一二人問有才
者為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遣使者以書招之當是時劉
基章益最為處士所推基又最有名使者再往返不起以
一寶劍奉炎炎以為劍當獻天子作詩封還之仍為數千
言書開陳天命以諭基基乃肯就見置酒與基飲論古今
成敗如傾河決基深歎服曰基始以為勝公公論議若此
基何敢望公也炎徒以口舌安反側郡上方征伐無一兵
與炎壬寅二月苗將賀德仁李祐之叛襲炎炎坐無援被

幽空室中列卒環守宵炎降炎給之曰若縱吾吾能成若
事叛將益疑之遇夜以炎鴛斗酒饋曰以此與公訣炎引
佩刀割鴈舉色酌酒仰天歎曰嗟大丈夫死死義爾賊死
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劍瞋目擬之炎飲酒自若食竟
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裘吾上所賜誰當解者乃引枕
而卧賊乘其睡中害之年三十戊申追封丹陽縣男妻王
氏初國兵入金陵死之太史公曰語云膏粱養體金石伐
肅其文武之謂與孫炎早以奇氣自負遭際草昧觀其於
鎮撫民有餘力矣卒死於兵亂何哉

晚逸居士傳

陸深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二十三

歛令君安曾祖德紹祖仲榮父又盛咸以誼禮後郎居士
少孤走四方棲遷以賢雄長既有子三曰尚似尚化尚間
咸肖乃俾以其業而休焉故稱晚逸居士云居士事母孝
為弟弟與人交必敬慕其賢者弱冠遊止桐鄉弔朱司農
之墓登余忠宣公大節堂徘徊慨歎不能去識者奇之兄
玄偉客河南為苦惱子者所誅苦腦子者梁宋魯衛間無
賴結數人為黨收養丐乞無依者於他僻處廉知四方商
賈之有財者乃令一人入市貿易故為低昂以激怒又激
以取辱譁諸市其黨尾之偵其勢成乃直前謂為弟兄也
伴責其不謹謝過扶去歸則殺之者明且素服號慟蒙
屍以至其黨又從中和解之盡獲其金帛乃已玄偉坐是

亡去錢數千緡居士聞之乃晝夜馳蹤跡至陳州盡得其狀以聞于官悉置諸無賴于法北方之俗少衰矣官還其緡之半竟以歸其兄云休寧人程祿家貧後母弟被誣殺人不勝捶楚誣伏祿恐其傷母志也出自于吏曰實殺入者祿也今抵罪者乃吾弟爾吏遂釋其弟而坐之居士與之錢若干為路費慈惠以聞于朝祿竟得白其行誼多類此居家以禮度自持為一族倡常語諸子曰非勤無以生財非儉無以足用非禮無以立身非義無以處事汝曹以此四言終其身可也又曰兄弟如鼎足足傾則鼎覆矣汝曹能協心一力庶幾吾志在是今年九十為鄉飲賓云太史公曰昔司馬遷以言事當腐刑漢法得贖還家貧竟下

金明文範卷四十

二十四

錢至遷乃發憤傳貨殖遊俠以著微志若曰當是時以金銀數錙自贖與有力尚氣之人指數錙與之皆足以脫已於禍子讀其書未嘗不悲焉夫財貨於人至薄也苟當其急亦足以免患而全其大若夫美女奇物不至則美里之西伯未可知也易曰利者義之和也不其然哉所貴乎人之豐其財者正以其能脫賢人君子於患難而其倡義也乃先衆人而辦耳不然金谷鄱陽之所畜竟何為哉竟何為哉程祿之遭遇郁大玄偉之得其弟皆過於遷遠矣子故次其言行作晚逸居士傳居士儻所謂古之人非耶

太白山人傳

殷雪霄

孫一元字太初閩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為舉子章

旬日闔戶獨居一室家人亦罕窺其為十八則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翳草木居息大岩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峯持古松根扣巨奇石為歌歌曰淪蘭桂子辟荔衣卧虎豹兮從蜺螭哭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牛馬終乘元氣兮游無窮聊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一元日默坐觀天地之化萬物之原反于心自吾心而合之不異以為得世俗物一無可好尚獨喜為詩詩喜盛唐人音節凡感佚思作可喜可愕可悲可嘆一以寓之發之以豪縱恣肆時出入畦徑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探其學輒撫掌大笑不為聞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祝融峯返嵩山渡汴謂闕里思孔子遺風依依不忍去遂上岱宗日觀峯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呼自以為奇僊復南徑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橋返遇石川殷雪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楊子江來訪雪霄東海上與登孤山闕海門月餘別去殷子曰吾嘗與一元縱論古今成敗失得豪傑士志術有成有不成愕然驚聽也顧自謂愧取於世多矣彼將何為哉吾聊以著其大都焉

金明文範卷四十

二十五

朱愷傳

殷雪霄

壬申秋九月壬辰鴉數千來噪靖江縣庭乙未夕令殷雪霄夢兩猪伏庭下一懇懇苦訴狀晨鴉復來既西去集學宮遣人視學宮得殺死一男子于西廡愷父朱正者識為愷號泣訴曰愷此月庚寅持錢物往貸于蘇壬辰正得一

匿名書曰裘龍奪朱愷錢千學官踰牆去冀取龍來其知之今弗聽則以他事拘與愷交遊者數人命各書一紙取視匿名書內姚明者書與書頗同問其年曰生于亥亥為猪也令曰殺愷者其明乎明大駭汗如雨下伏不敢出一言下明獄遣人驗察唯隣陳碧者庚寅日見明衣青衣若有所持倉皇歸耳遣人計取其青衣短刀錢物得于其姊與其妻置庭下血俱凝凝若新著召明視之但頓首請死詢其由曰明與愷甚厚一日不見則思明近賭博窘甚知愷持錢物行則誘之僻處與別遂刺殺之取錢物歸懼其父疑明故誣示以龍龍且與明有宿怨也殷子曰以利合者以利而敗豈不然哉愷之見殺以厚明也故信其誘而不避示其有而不疑明也利有所重而愛有所忘相與俱斃悲夫

皇明文範卷四十

二十六

石川子傳

殷雲霄

石川子七歲讀書問其師曰讀書者何為師曰取功名曰奈何書云不然師異之比後家數大喪貧窶多病幾不自存弱冠以太夫人命舉鄉貢繼復舉進士石川子曰吾且為世用吾學無得吾將奚為用移病歸結屋石川上日取六經讀之自以為樂時獨登岱宗發狂大叫曰真能小天下不虛也蓋六年群盜起應召入京師諸豪傑士聞石川子至識不識皆以詩文投石川子石川子不敢與見得靖江縣去靖江居大江中其東北孤山臨大海石川子坐孤

山東望曰溟津無他曠然絕世其有乘風凌波來顧我者乎斟酒海中浩歌而返居二年改青田青田民頗能安其拙日多暇則入石門洞瞑目坐數日歸又二年去民相與號泣留之石川子曰吾愧汝吾愧汝吾何能為今天子召以為南京工科給事中云山泉道人曰石川子官則進矣夫吾嘗與論夫學彼自以為無所得也雖然石川子年今三十六後之至豈不遠哉石川子曰吾觀吾前吾愧吾後吾聞其言而悲之

義虎傳

祝允明

皇明文範卷四十

二十七

平襄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貲乏主計吏覓久矣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為若策之邪寔感謝富子即具舟費并載其艷者以去抵山又謂言吾故未嘗風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子一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容焉計也寔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窶胼胝碎破血出被蹂躪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錢斫之隕絕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艷者若夫君嚙於虎矣若之何婦惟哭富子久謂言哭無為吾試同若往檢覓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焉之婦未答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齒富子去斃焉婦驚

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故途順塗而哭倏見一人步于傍問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可婦爾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為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疑駭其夫鬼與夫亦疑婦當為賊收矣何尚獨存哉既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携大慟而甦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苦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邪於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於鄉祝子曰視賊始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

皇明文範卷四十

二十八

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太傅王文恪公傳

王守仁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居宋南渡歸百八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先化知縣朝用皆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為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

皇明文範卷四十

二十九

第三時論以為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免馬九載陞侍講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薦為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為罷遊講罷常召所幸中官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為若等好為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為吏部時北虜入寇公上善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武宗在亮闇內侍八人荒遊亂政當諫交章中外詢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其屬眾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夫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議論侃侃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為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詔補內閣耿瑾意欲引家宰焦眾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鉅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尚何賴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嚮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

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乎劉得
城死或惡石淙楊公於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為言公曰
揚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可以功為罪乎瑾議焚廢后
吳氏之喪以滅迹公不可服可以不成塋不可以苟景泰
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塋以妃祭
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
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專事始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悍日
甚毒流縉紳公過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
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曰求去瑾意愈嘯衆虞禍且不測公
曰吾義當去止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
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書乘傳歲大月米

白明文範卷四十一

三十一

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為異數云公既歸具屏謝紛
囂儼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
絕於俗和而不淆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
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尚珍賞觀遊之具一無
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
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既久晚益
純明凡所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
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
其非有也管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
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
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鑒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

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馬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
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
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礙於澄淵則明礙於濁水則昏礙
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
間隔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
之發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
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
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
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間十餘年海內士夫交章論薦
不輟及今上即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
已沒時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諡文

白明文範卷四十一

三十一

恪祭葬有加禮四子延誥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督
府都事延陵邵學生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史臣曰世
所謂完人者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倫常無俯仰之
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為童子至於耆耄自朝
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
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
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愧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壻
徐學士子容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
秦漢純而不流于翫奇而不涉于怪雄偉俊潔體裁截然
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
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為

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張風傳

夏銀

張風天台山中農家風貌惡善為優盡得於笛能以鼻成聲用是不欲蓄其家其家固傳視焉日食於富人之館聚少年晝夜謳弄或譁沸達旦旭入無一食之儲出有終身之儲故凡邑里之為燕會鼓音席上必有風雖不召風風固且徃自得之出見富人大廬輒止廬下振管踞蹠異微室中以曉富人小子群走環之以入曰吾且入就食矣未嘗察其言為不欲狀風之為人如此或以笑而賤風風曰

不皇明文範卷四十

三十一

人飽其欲誰不如我我固易盈而鄙人耳彼謂之則曰士大夫乃得而貪焉此為利其惡有紀極哉且若是而聞焉匪焉則能不失一語不見一跡以示於人齒舌至引神鬼相證謗禍福應子孫以求其蓋嗚呼吾何故而為是也於此吾有求必以在於口吾心之未徃足已舉而加之矣放而隨之不蓋而益章之吾是以處世而人不我貴則世固自夢而不寤者耶又曰吾持身以食於富貴之人富貴之人或以利敗有方貧賤而以植德興去其一而存者猶是也去其二而存者猶是也敗者相屬而患不及我吾常得食焉他日遇其人於道路見項而趨之其衣履甚不似也顧而見我自若焉曰始吾為富而有今日子以貧而守其

常吾乃以後不敢輕子矣嘻子見晚矣子前日庸得乎乃今其困也吾嘗客於子子飲酒亦飲酒子持梁亦持梁吾求子不能勝我也且衣冠加於子之身而視於吾之目積穀如山金錢布地傳子而守不使子用子之身憂且勞馬子行其勞而以得食也我棄其勞而亦得食焉子食我而以其憂也我食於子而不與子之憂焉子用其名我用其實是子嚮也幾不見為吾賣顧猶可追而傲我邪嚮也吾固以目子矣而子不知則子亦夢也赤城居士曰是為夢固然矣風蓋處其地因而夢夫人風亦幸也然吾得其言而思之吾亦有夢於此而不知也世之為多矣為之傳以告夫寐者而自取焉

不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三十二

姚善傳

史鑑

姚善湖廣安陸州人也字克一建文初知蘇州府蘇州承元季侈汰之後家右田宅輿服多踰檢高皇帝制法整齊之誅夷狼籍諱首用是持其長短巧詐蜂起號為難治善明達治體周知人情嚴而不刻容而不弛凱而不泥簡而不遺煩而不苛又數請謁郡中名士錢芹王賓韓奕等訪問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俗化淳濃以困革之由是吏民皆顧尚廉恥好善趨義不復為非小大樂業化為善俗郡中大治號為天下第一片初聞善命謂使者曰明公郡將也芹誠以得見為幸然畏禮而不敢徃也明公苟私下士之風請伺月朔詣學官時為停須更芹將走見也使者返

命善許之至期先一日片沐浴更衣適學宮夕馬坐以待旦須善至見之善嘗使吏餉片祿米而吏誤送俞貞木家貞木自揆不得溫受此賜敢辭善知吏誤遽曰鄉誠欲餽錢先生將因君為紹介聊以藉手耳君毋庸辭錢先生別有餽也賓家在陋巷無妻孥僕獨與母居善每候見賓輒舍輿屏徒從步趨至門以指扣門者三賓問曰何人則對曰姚善及賓往報謁輒于府門外投刺再拜而退善及知自追延賓賓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亦隱于豎聞善將來見之乃避于上方山善追至上方奕又泛小舟入太湖矣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也後數因賓往請乃得見值入皇帝稱兵南伐索太常卿黃

皇明文範卷四

三十四

子澄等甚急南朝乃匿于澄善所比兵日深善起兵拒之詔以善兼督蘇州松江嘉興常州鎮江五郡軍馬未及戰為麾下許千戶等所縛并縛子澄獻于文帝皆周之夷九族後有沈魯者以詩弔之曰倉卒勤王五郡兵南風無力北風鳴清忠自托巴湖月穢史何曾說果卿聞者悲馬同時有王觀者池州人也洪武初以許觀中廷試第一後改王觀建文中知安慶府加侍中帥勤王兵屯江上文帝即帝渡江知事已去觀乃衣紅袍自沉于江死之文帝即位詔族其家以觀妻配象奴行至大中橋觀妻止橋上探懷中鈔授象奴給云買餅餌餉所抱幼女伺象奴去急抱女溺橋下水中又有周是修者恭和人也為衡府紀善與

纂修翰林 文帝入南京日是修入應天府學文廟中自縊死是日有中書舍人聶同文因走迎新天子天執走急死途中同文臨川人子大年以詩名

朱氏雙節婦傳

劉麟

雙節婦者浙之崇德朱子曜大母吳碩人母氏凌碩人也余伯子瞻與曜為賓婚家故余於二母頗稔其終始具碩人石阡經尉丈之季女十八嬪朱君琪為繼室十九稱未亡人遺娘舉一子不數歲殤字前母倪遺孤塘呱呱繼葆石阡將之官碩人往送之石阡念其寡而少罔以御百逆問今諸母以塵棲弱草諷之碩人正色言父曰婦人永訖寧知其它且吾夫屬續日以老幼屬眇躬諾然後絕尊章

皇明文範卷四十

三十五

吾父母也孤吾胤也而家政吾僅仔肩也即夫無孤夫墓木大吾歸所也矧有孤詎計飢寒餓死背尊章耶大人諒兒子豈將潸中漸茲芷也携其孤行朱故農家碩人躬蠶績為婢子先畊桑責諸力門業不墜糖甫弱擇娶凌氏碩人諄諄以勤儉勗子婦吉月必率之謁先祠歲時伏臘祀饗惟虔再襄尊章喪舉以禮而糖亦克樹立得碩人歡及糖舉曜碩人懷之見先祠喜曰朱氏羊眠一脉先祠之靈天應之休也無何糖亦不祿碩人哭之絕而甦驥病疾疾凌碩人藥且禱不遺餘力自是神傷飲泣不復向姑氏哭以戚姑氏曜膝汲并凌碩人指以慰姑曰姑成呱孤婦字鬚孤婦視姑尚易為力寧當以米鹽瀆大人重貽吾泉

下人戚耶力支門戶有事關白而已蔬食縞袂瓦釜寒懷
姑婦相依戀戀若母子曜就傳誡之曰汝祖父三世一人
負荷在汝汝可效群兒相徵逐哉曜遂砥厲問學祇事宗
黨老長游道以廣而應務通方乃家政始不勤母氏具碩
人則又大喜謂婦曰爾有子吾有孫矣朱氏一脉其辛眠
矣乎吳碩人安曜養者踰十年齒近耄顧無恙一日不起
呼凌碩人至牀第語曰吾孀居齊蓼茹荼餘五十年始承
家閭憫焉望爾夫長爾夫沒憫爾焉望爾孤長爾孤立矣
甘脆我敬順我我成爾舅志爾母子成我志吾茲長往復
何恨言已痰汨汨有聲凌碩人駭亟呼曜則目垂瞑矣曜
號顙大呼曰天平胡奪我所恃以生者速耶具碩人目微

皇明文範卷四十

三十六

擊徐曰母哭爾母幸苦過我爾率爾婦子事而母若而母
事我吾目瞑矣卒凌碩人哀毀骨立戒曜襄大事百爾設
治惟謹及寢執紼者薦至人言曰吳母節凌母節且孝朱
氏其有人乎督學副使阮公以觀風至崇崇人首以二母
聞公廉得其實嘆賞者久之手書雙節以表厥宅里行將
上聞而請誥也人上以為草凌碩人則雪涕曰先姑氏不
云乎婦行不踰閭人求不媿人道耳聲輝何為乃人士益
多之於乎婦之事若夫猶臣之事若君也而忠節一心也
淳古而降求其盡忠者歷可數耳嗟嗟男子秉剛直之性
而尚不能人許以忠况婦人女子耶季世有三母所謂逆
海砥柱也而忍俾無聞哉觀二母賢足以勵天下之臣事

其君者矣

凌烈婦傳

陳沂

欽程生景夫少嗜學為邑諸生會疾不可起謂諸父昆弟
曰男子生不成名死當道路焉惟不絕先人之後祀孰可
為之後也婦且少幸不辱朽腐諸父曰咄復語婦曰共姜
何人曰婦之賢者也曰有如其賢乎曰天死不難君有不
諱妾知以殉勿謂無賢也生曰守義而生衛人歌之死將
奚為婦曰咄明日生卒婦枕其屍哭氣數絕而甦曰我當
大事不敢以絕君子不死于婦人請丈夫以歛既歛請殯
既殯且葬請祠君之主嗣子奉主以祠婦曰事終矣即絕
食母哭之飲以湯強而乃飲繼啖毒家人知復以藥解
數日自經于房其腰僅救之凡三自是守者日嚴且喻之
婦曰今乃有知舅姑無養嗣子無育誰之咎與死之無益
生之有賴誠不如是之愚也懼弗信又從容起居以求終
養之計至是防意少懈劉金積屑成擲夜服之未幾裂吮
隨腸而絕年甫二十出沙溪凌氏處士獻之女年十七婦
程生太史曰端不可回震餘懼弛喪久而哀死久而烈其
性之特存也孱然之女忘勇士之元非以理自勝者何以
有焉豈可曰匹婦之諒哉

尚寶司卿劉宗夏傳

鄒守益

正德己卯群奸惑聖聽議以三月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
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沂江浮漢登大和大嶽且遍中

土敏麗張情洵懼變大臣多阿之沮諫者勿上乃戊申翰林舒國裳約汪子宿等先入疏兵部黃伯固陸汝亨論時政疏亦入考功夏惟中儀制萬汝信太常陳惟濬連疏入已酉吏部張元承等刑部陸天爵等庚戌禮部姜夢賓等兵部孫鳴和等行人司余伯獻等俱疏入時太醫院醫士徐鏊亦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乃癸丑命以黃鰲等六人下錦衣獄以舒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乙卯下余廷瓚等獄同黃鰲六人跪五日楷恭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大理寺周子厚等十人亦疏入明日俱下獄亦楷恭五日時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肉袒戟刃于宵以死諫數日天陰霖水溢內海子公卿被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

查南文範卷四十

三十八

敢待別色乃請禮部禁一槩言事又有劾各屬為妄言者天威遂不可霽乃戊午杖舒芬等百有七人于午門前各三十為首者調外任餘罰俸六月至四月已卯杖黃鰲等六人各五十發為民徐鏊戍邊杖林大輅周敘余廷瓚五十降三級餘杖四十降二級時死杖下者員外郎陸汝亨主事劉宗夏何孟循評事林質夫照磨劉珏行人司副余伯獻行人孟子乾劉平甫李崇德李德卿詹啟之蓋十有一人云今上嗣位召諸言事者復其官而死者追贈諡祭蔭其子入太學於是劉君宗夏贈尚寶司卿翰林撰文行河南布政司官致祭于家予之再入翰林也其子元妻自太學生任南京光祿署丞矣乃從詢其世系歷履以傳

君諱校宗夏其字號南潒世為許州鄆城人高祖順洪武丙子省元任禮科給事中曾祖璣宣德丁未進士歷官福建鹽運使世有令聞祖堂諱星曆學任陰陽訓術父倫以善稱于鄉贈刑部主事母胡氏封太安人太安人婦寧西華外翁家就小瑤坊而產有樹火搖光之祥贈君夜夢神人以忠義進士懸于門訊而異之幼而誠確童而務學弱冠而思以孝友信義自立鄉人有善者力贊之不善者亦面斥之有感而化者太安人嚴肅善教子偶不悅叩頭移時必得其懽心乃起處弟棧朴無私葢食器用咸統于親一日家奴留牙筋一束于寢驚曰此離析之漸也笞而出之正德庚午舉于鄉辛未第進士壬申授刑部主事癸酉

查南文範卷四十

三十九

迎贈君就養至定州卒于旅次計至星夜號奔啓棺抱尸痛咽幾絕已而少蘇視面目有途塵以舌潤而拭之更衣衾棺槨乃請命扶柩以歸定州士夫弔而嘆之以為可方古孝子云服闋仍補刑部決獄欽欽不為上官改法上官雖不悅亦不能軒輊之會南巡疏上僚友屬稿元妻年十一從旁視之叱曰汝遠去非汝所知及跪五日同事有憂色君朗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聞者屬目焉被杖就戮矣仰天大呼以不及見老母為恨語不及他少頃顧元妻曰善繼我志善事爾祖母與爾母元妻嘆天作苦聲裂目叱之曰爾書雖不遠讀事君能致其身也知麼語畢而絕配張氏封安人淑靜儉勤克相其夫其

後教充妻及諸孫遵迪咸稱夫之訓以訓蓋刑于之微而
史臣曰自古立國以忠義為元氣 高皇帝諸天下普祇
君臣同游其言曰拾君之失博君之過補君之缺身各流
芳千萬載不磨所以鼓天下之氣以發億萬載至不基其
宏且遠乎夫諫行言聽身名俱全豈獨人臣之願亦國家
之福也碎其身而完其名猶足以報主恩而振士氣若挫
節敗名以希寵偷生縱不自愛如宗杜生靈何方逆彬煽
毒禍出叵測而一時駢首就杖以不與為恥 高廟泰陵
極樸之澤具可徵也然高位厚祿孰非豐水之遺使與群
僚同心未必至此酷而忍于劾以貢諛豈元老朋斥新進
競顯蘭芷全蕙乘時以化乎化以通變日鼓日遁以君令

金明文範卷四十

四十

莫過為忠以喪元無裨於國為迂淺者以子幼避而巧者
以親在為解所謂流芳不磨果不當在若輩耶若劉君宗
夏以忠憤自櫛子幼而弗顧母老而弗搖呼吸顛沛間猶
毅然於致身之義其英氣凜凜是可以風矣故備而論之
以愧夫飾名而全身者

死事傳存序

許相卿

語曰天下之偽不可行於死誠然乎哉然臨難徇命之
臣或以賞勸或以刑威君子猶未列之誠臣焉明興百
四十餘年方字晏然恃安狎法百務懈弛而兵政尤甚
是故姚源之寇驟起不圖師行無律往往望風乞命倫
旦夕活於狗鼠間餌盜辱國為甚蓋知方之教不閑而

軍法肅索亦非一日矣復何賞刑之足顧忌也乎於是
乃有迫艱危捐要領而伸大義者倉遑危迫將無身矣
尚暇為身外謀豈人情哉烏乎烈矣於是傳死事

呂忠字守誠其先某革除末靖難師有官勲世副千戶守
禦海寧幾傳至忠忠少美風儀善諧謔業毛氏學為博士
弟子已而承世官雍容故諸生也時嘗大閱忠馳射雄雋
意氣自得甚故硯席生靳之曰守誠祗今稱雄兒戲場中
猝遇黠寇將棄鼓旗北走汗僵喘踣矣忠正色曰君詎宜
品士忽猝問何言之易耶姑著冷眼異日遭變有亡命呂
忠耶正德中姚源盜起攻鄉聚城邑三衢饒信千里繹
騷聲焰張甚撫臣奏徵諸道兵征之檄下海寧忠黨汗駭

金明文範卷四十

四十一

心掉不自禁多病辭或賂免忠獨奮曰國家祿養累世用
需一朝人私其身國何賴焉奮行至開化統兵主帥以賄
調諸將迂左不當賊地壁調忠華埠當賊衝壁忠曰操甲
執兵殲賊是求不當賊非夫也陣未集賊奄至忠挺身出
戰發三矢殲三賊賊悉眾搏忠躍馬力戰陷溪淖中漩不
能出日暮援絕賊叢稍亟刺忠忠比死怒罵不絕事聞贈
忠正千戶世其官

林文貴故天台人從成海寧守禦正德中姚源盜起剽攻
城野衢信騷然撫臣檄千戶呂忠統其屬往會師征之文
貴以騎士從時海內久安人不識兵亂起猝遽遠近譁駭
當行者號慄振野留連踰期或逃亡自賊殺文貴獨慨然

長歌策馬就隊一軍氣為之振至衢之開化壁華埠當賊據復領阻大溪叢薄爾望棘篠連雲虜陣隱然九地中我軍遠赴新集錯列民兵士志不齊地利異便賊氣吞焉陣未集賊擁衆至呂忠戰死衆且奔潰文貴厲聲曰將不負國吾屬其忍負將況進退等死耶衆義其言止戰者八十餘人文貴奮鎗洞賊胃賊憑怒戮力聚攻衆多戰死者俘係賊徐引問多伏泣祈生文貴僵立睽視賊咤曰何物尚爾文貴發怒罵曰賊我官軍剿賊力不敵為禽耳賊犯國法戕民命不旋踵覆粉矣賊怒甚則其足罣不已拔其舌猶噉噉奮張作詈狀賊至剖其腹剖其心快忿乃已尸暴戰地有過之而失聲慟曰嗚呼此林文貴也好男子云

金明文範卷四十

四十二

節婦虞氏傳

許相卿

節婦虞氏錢山董涓之妻也少慧知書年十六歸董重及兩月涓暴得感疾強死節婦號魂驚慟一日三四絕復蘇痛且自念從一大義也同穴信誓也殉義成信計莫如死潛治後事以身殉家衆覺其防之節婦不獲逞則長慟曰吾即不死終不能與生人事耳於是盡屏常所服用墜免麻桌以居哀哭無間晨夕婦如弗參語笑文室重倚攻

昔食淡時董方饒樂備瘁瘠如枯槁茹荼尼人為弗堪顧其安之間詠菊云移種春苗愛護周榮桑無主為誰秋寒芳甘抱枯枝萎羞墜飄風逐水流詠竹云一片貞心古井泉清寒徹骨自堪憐相看歲暮青青色歷盡冰霜戴一天節婦死計不遂終然無已曰吾不得從官人死得復見官人如生者快長瞑乎乃自貌其夫額準眉目耳輪郭倩輔兩顴重頤聚齒絳脣背肌黝黝如其平生募工刻畫而私潤飾之然工得形似耳意態風度溢於雕繪粉墨衣表則節婦情屬神解會手應心得十五馬既成大哭曰官人今果如生矣具酒炙饗之自是食必薦語必告事必禱盥櫛湯沐昏旦寢興與舊更襲無異生人之奉十五年一日也

金明文範卷四十

四十三

夫感通之實精誠之極也節婦於夫誠積而思專夢耶寤耶而目若見之而耳或聞之家衆老稚駭而走相告曰木官人汗簌簌下矣又相告曰木官人舉袂指揮矣兒婦人口語張甚舅譴木強人也恚曰兒乃馮為厲耶亟取火之節婦無可奈何大慟曰吾長已矣由是食則祈死泣必淚血黯爾鬱悵以終節婦死時年五十一以伯氏淞子升嗣淞好文與予善故為序列之著于篇論曰婦以節事夫義也時遇遭逢全於堅忍機來眇忽貴於決從俄頃而堅忍將終身焉故節一也惟時與機而難易懸矣是故江漲待符貞姜溺旅舍斷臂王婦決惡疾偕老宋女貞早寡終養孝婦義自刑全節梁行高浴室畢命陰妻壯殘形顯操魏

婦救授崖斲死二寶勇血書清風王婦烈禮殿血象譚婦
靈是其節何可軒輊而難易自非一律也故仲由結纓王
蠅伏劍概之虜庭十九年不屈之臣同一節爾而子卿險
艱倍十百矣節婦亦云悲夫

鄭顥公傳

鄭善夫

天祐公字君作淑公之後少磊落不羈知元運將革自負
以豪傑之才恥與牛駑同皂處南湖塢中意洒然也是為
南湖處士晚年世益亂上下溷賄上自達魯花赤下至邑
子丞尉競為饕餮降其風而化之乃憤然有回淳反朴之
志恤恤然賙貧賑寡一物價平出納使世之貪鄙也銷後
游四方齋餘貲凡遇生物無大小貴賤即鬻而放之如是

皇明文範卷四

四四

者一餘年人不能測其所藏咸呼之曰顥公云公嘗假三
世田其價已盡後其子匱乃召而告曰而父所鬻田若未
盡而值也給如之至其孫復告曰而祖所鬻田若未
值也給如故晚年每辟火食日醉醇醪數夕微醺輒麻鞋
散髮走道上暢歌屈原漁父篇以自况其志或勸之仕乃
喟然漫答曰而不見飛廉氏馬乎其一朱鬣白養龍駱鳳
臆終日不釋轡卒以熱死其一垂頭昂尾駢頸駱駝蹊
蹊蹊蹊諸野終年而肥古之達者固不苟潔以罹患不避
穢以養精也茲蓋得之舊譜恭之故老所傳云爾古之人
有逃名狎狂裂冠毀冕而來自拓其所極者世未易知也
埋蛇渡蟻近不在其身則惠應之於其子孫云

杜生傳

鄭曉

杜生宋陽翟人不知名字人皆稱杜五郎云生壯時有田
城南五十畝與兄嫂力田自養既兄有子娶婦不能贍則
盡讓其田與兄兄又不肯受則遂携妻子走城西里中倩
草廬而居廬前有隙地數丈周匝皆植雜籬中密植菜蔬
花卉籬外桑柘數株是時生理方窳乃為人選日賣藥人
謝之布粟薪鹽即受或以金錢不受也子既壯任稼器鄉
人與田三十畝耕之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稍稍贍給
生曰嗟乎一日兩飯三歲一衣人不急我我不急人人已
各足吾又何求於是呼鄉隣貧者教之擇日賣藥鄉隣愚
不能驟解術不售生又左右之得錢謝即與鄉隣時時端

皇明文範卷四

四十五

坐不出籬門者三十年黎陽孫尉聞而造之問曰聞生三
十年不出籬門信乎生曰告者過耳十五年前嘗携老妻
坐桑下納涼前年娶子婦時飯其母亦曾避之東鄰外但
無用於世無求於人偶自不出亦不喜遠遊耳問生何以
為養曰數年前嘗賣藥今直耕田問觀書否曰二十年前
亦曾觀書問何書曰隣翁遺一抄本無題疑其間多說淨
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當時極愛其議論今顧忘之問
書何在曰春雨中屋漏濕曝之日中有過客見即索之去
矣問今尚有何書曰有大字古本周易兒夜讀一二卦即
聽之耕倦不能讀亦不強讀子可宦否曰村朴兒何能宦
然質性頗渾厚薪水出門可數行迹以待其婦處其妻甚

懽愛然未嘗見嬉笑也孫尉聞其言閔然若有失歸數日忽忽自咎曰痛哉杜生視吾輩若蠅蛆矣生居城西五十年未嘗速客人召之亦不往好事有力者高其節相造請生亦終不報謝生孤立行一意然人皆敬愛之與村父老三四輩相往來極歡浹或經月不面亦不相呼也即來坐談必竟日夜坐久饑倦為菜羹饌麥餅取飽而已村父老或携酒飲生坐輒飲飲不醉不辭有肉即食肉生不能具酒肉也室中有兩甕盛菜米一榻草薦氣宇閒曠言論精簡頽然山立不見喜怒無賢不肖皆知其為有道君子年九十八而終論曰余讀後漢書極慕申屠生黃叔度可謂近道矣不搖其神不失其身不交於人郭林宗符融殆有

皇明文範卷四十

四十六

愧焉謂其不能忘情於名也嗚呼名與身孰親若杜生者賢矣哉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一

傳

趙烈婦傳有序

吳昌

嗚呼義烈之風所以建天地維人極遏夷狄禽獸之禍者豈獨臣僕為主殺身然哉蓋亦有婦人之貞焉婦人從一而終者也夫老偕老夫天偕天斯不為貞婦矣乎或疑公甫文伯卒內人自殺而敬姜誚其厚於婦人其義何居夫殺身為其所天而猶責之無已哉宋災共姬不避火紀亡叔姬不返宗國春秋皆賢之以為女德易移而守死者罕著也不然及夫事讎行同狗彘偷生若息媯辰羸華又何譏焉故風節義明獨行則賢者愛而嚮之不肖者恥而誠之是聖人不用鈇鉞蕃楚能使人偷勿變為異類之道也可勿議矣作趙烈婦傳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一

烈婦趙氏者河南鄭介劉塾之妻也塾父山青以提刑照磨官福建而塾為學生留鄭弗復侍其二親龔龔成疾疾革語趙氏曰吾誤爾盛年奈何趙泣曰君勿慮君以親故而至捐生妾顧恡死以從夫邪第有所待爾君勿慮劉生卒趙盡出其嫁時裝治棺歛而晝夜撫柩哭哀毀無復生狀姑王氏自閩亟歸趙抱姑大慟頓絕復蘇泣請于姑曰婦業已許從吾夫於地下矣所以緩須臾者待舅姑爾今幸姑至婦將畢此志姑曰獨不念爾姑乎趙曰念姑待姑不念姑豈能忍死至今日邪所以不即死者慮夫柩爾姑

歸婦無慮矣已復大慟姑曲諭之終不變蓋自是食飲不復入口及葬劉生前期一夕忽抱以子授姑曰婦德甚幸姑護此兒片時已乃洗沐更衣悉自經于柩側厥明姑視之死矣年二十五爾與其夫合葬邑東門外外史氏曰余舊府君項城婁存仁信人也為述烈婦事如是烈婦之姑乃王右使錦夫女弟右使節氣文章名一時余嘗獲從游固知烈婦有自矣夫郊鄆周公定鼎之區殆遺風數千年猶未熄哉

給事中李公傳

陸釐

給事中李公者大梁之祥符人也名潑字宗禹一字原繁其先自燕來居大梁世有顯人稱衣冠家公早孤力學被

全明文範卷四十一

二

選為校官弟子員美鬚眉儀觀豐偉好個儻大節舉成化辛丑進士久之拜南京戶科給事中會敬皇帝初即位是歲六月朔日有食公上疏勸上飭躬修政以銷拜變異因陳慎始保終之戒上嘉納焉都民當供雜調者其高貲富人大抵為貴勢家私役而官中百需特倚辦下戶公令所司覈實而均其征有挾私干請者痛斥絕之於是宿弊盡蠲上下稱便中貴錢能素饗詎時典留鑰兄弟為姦利暴橫都城中公奏劾其罪狀又論刑臣不宜干紀與政辭指尤峻切用事者怒俄有盜取土於孝陵壩中者公廉得其主名以聞用事者因指搆以為誣罔非所宜言有詔錫一階補肥鄉丞肥鄉小邑去京師差近朝貴往來境上

全明文範卷四十一

三

每有所發取守令不能距違公至則一切裁之以法其後遂莫敢妄求皆曰無撓彼疆項丞為也是時左降官多簡傲不省事獨公盡心吏職推情與下先諭教而後督罰民大信愛之惟恐其去也一日集數百人走闕下上書言願從明天子乞李永惠養小民書報聞而公以母憂歸矣比居喪年纔五十餘遂無仕進意家居且暮手一編絕跡公府部使者以下造門不輒見既見語不及私所居湫隘或請更諸爽塏者謝曰先人安焉余不足以嗣之余保此足矣巡撫都御史孫需陶琰先後列薦於朝使郡守丞即其家勸之復出譬說良苦公弗應既而拊心笑曰此中乃堅過於石何可轉也因署所居曰石菴以著其志中貴廖鏜鎮守河南勢張甚茂視士大夫獨心敬公間為具召之時賓客滿坐待公舉酒公不得已徇往酒一再行即據席睡大鼾鏜慙顧左右曰李公老人也不勝格杓矣少選公起拭目理髯長揖徑去鏜為惘然自失自是不復召也論者儼之宋廣平待王毛仲事云素輕財居官所得俸祿悉分遺族人未嘗營產業既老益貧常飯脫粟猶時時弗繼獨居一室土牀葦席而已然無不足之色遇良日乘小車從子姓出游茂林廣野靡所不之意欣然樂也正德癸酉年七十一乃終公善書所為詩文皆有思致今存者若干首藏于家陸子曰班固書稱朱雲著節漢廷後不復仕常居鄆田時乘牛車游衍自適雖宰相欲延致之東閣弗屑

也余觀李公仕盛明之朝數上書顯議實勢亦矯矯壯激矣其謫也非上意令異時復起必且馴致大官乃泯迹里閭優游終老遭有力者相援而執志弗變方諸槐里令屈彌衰世者雖所遇不同然風操則髣髴似之世恒言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抑吾聞馬文淵有言凡人既貴當使可復賤也今之仕者一日去其官即愁沮喪志如魚失水喁喁然死耶所謂不可復賤者邪若李公食貧不悔可以為難矣公子世德為禮部郎坐小法謫具邑博士間述公行實視余余為列其大者以傳

董大理傳

黃佐

董大理名恬字世良上海人也其先居汴宋南渡初徙家

八里湖文範卷四十一

四

吳會里世多隱君子至父綸仕為御史公初領鄉薦入太學為司成林文安所知歷事承運庫手書進呈揭帖孝宗見其字類沈度欲官之中書左右論上意公辭乃已私治九年擢進士授工部主事分司徐州洪約束漕舟公私稱便備考改刑部歷員外郎即中明習律例有族子二人同殿殺叔母公謂法當敘服制重輕司寇不從擬以同罪果為大理所反始悔不用公言十八年秋奉勅錄囚浙江平反死獄六十餘人減釋徒流以下數千人無不明慎人人感泣至有圖像奉之者事竣還朝時逆瑾干政凡復命者必往謁公既不往謁又無所賂遺大拂其意乃撫公胸限罰米二百石餉邊正德三年吏部以歷俸十年已上

連刑名晉大理寺丞又明年始遷右少卿時中外多故公兩署印恭駁明當會審大獄折以片言具得其情具奏事廷舉被瑾逮繫止坐以枉道陶給事中諧劾瑾謫戍肅州家人至都黨禁方嚴公獨周旋其間卒獲保全他多類是凡事涉危疑展采錯事以身當之以是受知閔莊懿許襄毅二公獨深厚以素識忤瑾意奪俸三月會瑾敗言官謝訥論康修撰黨瑾因及公狠謂驟遷由是落職家居久之始上疏畧曰臣本東海編民材質庸劣遭遇先帝明聖列官即署臣待罪工部者三年刑部者八年陛下俯從廷議拔臣于淹滯之中擢官大理恩數踰分然祖宗用人著在令甲如臣循資遷轉者亦常有之而言者以為驟方逆瑾憑寵肆虐時劉米奉休回話待罪挫辱百至而言者以為賞緣臣實寬之臣身為執法既不能誅討元惡又不能乞身求退罪深責薄放歸田里臣復何言但禮進義退人臣之節不可不明乞勅鈐曹數臣履歷及推舉事由明臣心迹以禮致仕俾臣素節得白于後世即死無憾矣事下吏部不報今皇帝即位聖恩詔以章服閑居歲有薦辟皆辭不行居常娛情書史意興所到輒發為歌詩客至惟以觴奕為樂不復問人間事嘉靖六年八月九日卒年七十有四子莊南雍公子宜陽嘗受業至是具狀及太宰朱繼忠先生所為墓碑銘來請曰先公年五十七而始生不肖孤不肖孤生十八年而先公沒顧遺行雖表表宜陽亦何

本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五

能悉獨念先公浮沉常調晚始一奮人方謂淹也而乃以驟去一斥不復齋志以歿此馬遷所以抒情於少卿柳子以之哀鳴於京兆者也宜陽歷觀傳記所載自昔賢哲困於多口者衆矣屈平諸於上官伍員毀於宰嚭賈傅短於絳灌董相沮於公孫千載而下心竊傷之先公有昔人之行而不幸同其跡先生儻覽其事而悲之為傳藏之名山俾後世知有先公獲附諸張釋之于定國之後以並托不朽乃宜陽又何憾焉乃宜陽又何憾焉予於是大書其事云夫國史考見得失之迹以傳信異代乃不盡然大都緣憎愛翻案正以故論建失真予在史館閱實錄見謝給諫彈事會呂仲木至問德涵何如人曰直節人也致孝於親

金明文範卷四下

六

且萬父嘗探獻吉丁死獄然性度高邁偏而片人短半是致然此在留都馬伯循為余言獻吉下獄時瑾欲殺之急乃書片紙出曰德涵揀我家人往告康康即上馬馳至瑾門門者不為通噉曰我天下魁人也汝公乃我鄉里瑾素聞康名常冀一見不可得聞之即攝衣迎康康遽上坐瑾留飲康談咲晚瑾曰自古三秦豪傑有幾瑾愕然曰昔先生見康曰昔桓溫問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曰雖而談世務三秦豪傑舍猛其誰乎何溫聞若此哉瑾面發赤疑其譏已因問曰於今三秦豪傑有幾康默然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衡進賢退不肖今則有密勿親信秉大鈞者意蓋拮瑾也瑾轉發喜色因復問曰尚有

一人其先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吾不識康曰公何謬稱海也此一人乃今之李白也海何能為後瑾固問之則曰海不敢道海不敢道昔曹操憎憚衡假手黃祖殺之姦雄小智也李白醉使高力士脫鞵可謂輕傲力士力士脫鞵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瑾俯首思曰先生豈謂李夢陽邪此入罪當誅康即起辭出曰海不敢道者此也瑾謝曰敬聞命矣明日即赦出之其後獻吉反嫉害德涵優伶至為中山狼雜劇以刺獻吉然德涵未嘗讐獻吉也由此觀之黨邪非邪大理之冤可類推已論曰先王慎罰不聞株連諺有之曰弋必有鈹縲必有匹給諫儕大理於康子以其倫也嗟乎康子信豪傑哉予聞伯循言慙寘於耳而宜陽

金明文範卷四下

七

述大理孝行縲縲且其天性下急坦直無他揚絕與康子類當逆瑾毒痛薦紳大理必有拯救人不及知者乃得齊名青史稱康董馬辟諸日月焜耀於無窮嗟乎偉矣

唐孝子傳

姚涑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蔭嘗知郴州歸老于家得危疾時儼年十二恒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曰是非藥石所能攻也將刲股以救親疾者尚可為耶可以生吾父吾於身奚愛乃潛割右臂肉舁牖進之父啜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人始驚嘆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人人見者傷焉儼游學從兄于亳其嫡母蒙寢疾于家儼妻鄧年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

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姑哉於是
割右脇肉以進漿而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
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此鄧
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方危急之際雖召子何及且
事必逢子安用婦為儼嘆曰吾得子者無憂於事親矣是
時家君督學政於桂庶知其狀錄儼於廩以粟帛給其妻
儼事嫡母甚謹生母宋儼事之兼隆而儀節衣食視嫡殺
馬曰禮不敢踰也蒙歿二十年而宋歿儼朝夕號慕墓宋
於金盆山廬其坎三年寢苦負土惟從一童子龍蛇虎豹
縱橫其間儼亦不怖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樵牧相其勞儼
曰吾為母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卒謝遣之知全州顧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八

璘慕而訪之賦詩以詠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先是觀
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辭曰事親以盡吾心耳名
於儼何有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嘉靖乙酉儼以貢
生師縉紳間儼名多欲見之儼輒避之後儼肄業南雍
有司奏之旌表其門儼終於太學生云 評曰昔郭人之
割肉毀傷絕滅毀政傷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
中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
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
領可斷而况於一股之剔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
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
類也今觀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則其情

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聽其所
為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瀕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
非世之詭譎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使固於忠孝彼焉
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直以毀傷為罪則韓子持教
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代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
以延武王之命死周公為之而顧斬於股乎信如周公之
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
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
生夫婦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

詩丐傳

陳九川

詩丐者樂安人李姓與生名年十六七患風痺遽條其口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九

籍如眼喝如手攀如飲食則仆卧于地乃能下咽欲言則
畫地作字始達其意然頗能詩昔董侍御時望未第時在
鄉會中而丐至僉令獻董詩丐首肯之須臾就中云鵬鵠
直狎霄漢迴龍泉高射斗牛光清時早展為霖手莫遣蒼
生望八荒董禮而食之欲使養于官辭以老母在遂為述
其事嘗讀莊子序文離子與事世咸謂其寓言耳今觀詩
丐豈可謂無若而人哉然疏數笑播精可食十人而又時
受上粟三鍾新十束子與能道其孫解而又有莫逆三人
者先後之今李執然行乞于市以養其母又若啗啞即有
乘死與神馬之志孰實其意哉其不幸視二子尤可悲矣
夫駘有尊足者存籍未嘗盲於其心彼皆托文以傳丐形

支離而孝其心閒而無事將不與杞梨諸子同遊方之外
哉即用其餘以精詩其為籍無難矣故傳之以風狂雅其
心乞墻施施者世且以為危言乎

邢節婦小傳

周廷用

詩稱刑于寡妻其義博哉易曰利女貞又曰含章貞吉是
以栢舟之泛不蕩彌天之心漸臺之崩益峻崇山之節自
茲以還孤風特盛所天之失遭守德之介一或存孤以圖
生或致養以樹操或毀體以葆貞或重宣以激世或弛情
以鎮危或弭讐以釐靜然抱荼毒之極哀罹人道之至艱
豈必殉所往息殘喘哉亦云不失其性而已故蒙羞之媼
屢家而不辭苦孀之幾終天其不易適使廢禮壞防則不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十一

能濟矣彼雖伶俜獨有類媼生者然而矢此志而靡他
綿宗祊而弗替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故曰足於性者天損
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黃岡邢氏二十而婦嚴數
年遂寡不亡而成孤孤者前室之胤也撫如已出三孤娶
一女壻以宣陰化以成內則誓無後羞故曰翼翼矜矜福
所以興言其德之篤也既而孤壻沒四寡依嚴氏率之四
女從之此心金石以堅爾志斧藻瑕考以全令範豈非所
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者乎予聞斯美已采諸觀風表厥
宅里益錄其行之絕異同乎述者列之此篇

孝廉先生傳

沈愷

孝廉許姓名某字準卿別號北門世居錢塘遂為錢塘人

生有殊質自少即知戀親旦暮上堂問寒燠及所疾苦
煦不忍置稍長以風節自將語及汚墨不恥事輒掩
袂反走若患將及之當其時里中人並稱北門為孝廉而
孝廉之名籍籍起矣入鄉校試輒高等振緒文林諸先輩
顧折節下之王希節先生見其文奇之曰佳士佳士領嘉
靖壬午鄉薦試春官輒舉輒阻益振弗怯登辛丑進士時
太夫人在堂每書致弗欲仕而顧朝夕養及令進賢婦拜
太夫人泣曰吾親何年可事遠遊耶太夫人感然曰汝弗
婦我健無恙無念我俾我觀汝成孝廉用是感悟復之進
賢夙夜兢兢砥名行見有同官瑣瑣取給于民喟然曰昔
者公儀子拔園葵去織婦葵土之毛也織婦所自力作也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十一

而非真奪之貨也猶拔且去之矧既祿於官格克何心哉
故其居是邑也門禁肅穆辟除燕私自俸外至米鹽細小
弗一毛取然肫肫為民樹長晝伐禍本有犯悉置之理雖
法守弗弛而豪橫大家已噉噉生讒構矣竟坐是去囊中
裝空無一錢還乃改選校官或異之以彼其才稍自貶抑
與時俯仰陟華登顯莫不可何令自困苦此曰吾聞之婦
矢之絲不可以紉衣蓬索之士不可以駕車志固各有適
也第往矣乃教吾松松故知隆師執贄餽遺一切謝絕入
其室左右圖史外松陰鶴影宛然可即久與之居若川亭
谷虛又若幽人逸士使人忘情於塵墟之想先是居母喪
哀毀骨立幾不欲生治喪屏俗好惡準古禮風動吳越間

好施予善處人緩急得輒散盡至徒手無留資其所自奉
寧茹苦衣薄澹如也性坦率無他腸見人語合了其平生
過半然俯仰千古達觀逍遙雖落弗偶飄然樂而忘世
可以樂其大矣沈子論曰今天海內持教秉廩以令名顯
於時者不為少也率多矯飾眩外往往密構顯譽以獵取
華要卒為天下非笑乃公雖有異行善自歛戢語利與祿
則畏避退處如怯夫豈所為肫篤君子耶不然又何其志
行古卓也

贈尚寶司卿味淡何公傳

沈愷

余自諸生時即知金陵有所謂味淡公者無何以試事上
金陵乃得拜公之祠若想見其為人既又造其廬取遺疏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十二

讀之慷慨激烈其思深其情危其憤切而有餘悲讀之使
人慄慄乃知正德時不可無此公亦不可無此疏也余益
益然傷心焉公姓何諱遵字孟循號味淡子先世蘇之吳
江人洪武初以間右實京師遂家江寧焉先是其母太宜
人夢一人簪紱執赤葵入室覺而生公公少小時即端養
終日悛悛坐言若不能詞太宜人以前夢試公值午日晴
好園葵感開折一枝與公命公向日拜公頗執葵偃然比
向拜乃祖素翁怪問公曰翁獨不聞闕在北邪翁大奇之
及長逸翁命業實不就乃棄去業儒有執星命謂公不利
公笑曰儒教中何所不有豈謂利不利邪弱冠補京庫典
子員攻苦修文試輒上選時武城王公淳甫教京庫偕東

問范滂母事公聞之亟歸告太宜人前跪曰見不幸設為
滂大人能慨然為滂母乎太宜人笑而許之其所樹立已
槩可知已正德癸酉舉于鄉甲戌登第授工部營繕主事
領司事得體大司空以下並材之丁丑奉命往督荆南荆
南貨源也至者往往坐不潔去公且嘆曰吳隱之酌貪泉
何為邪吾知所以處此矣蒞荆初即鋤穢剔垢諸所羨餘
一切屏去清聲籍甚事竟旋委督修乾清坤寧二宮會

武皇帝震耀威武隱然有除兇千古之志邊將緣此時時
得近幸乃江彬者尤所怙寵柄國播弄威福氣焰赫奕提
團營數萬兵鎮壓都下而舉動呼吸能生死變幻人人自
危至是道武皇遊幸始于近郊揚言以次巡視岱宗下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十三

徐揚抵南都復沂江浮漢登太和泰嶽諸名山而車輪所
至欲遍及中土又寧濠久蓄異志結彬扈上南巡人言洵
洵所不忍聞當路並吞聲莫敢誰何于是臺諫群起而諫
不報即中黃輩等各具疏諫諸司繼之又諫彬促上怒命
鞫等六人于獄餘皆罰跪禍且不測彬且倡言于朝諫則
有死公聞之更棘棘不少到乃具疏偕同部伏闕又諫且
申採輩等并極言彬怙權倡亂言甚剴切疏入上益怒下
獄彬乃指公輩為姦黨陰教獄卒苦虐之拷掠備至至有
阿彬者顧又勅公等為妄言已而傳上命罰午門跪且五
日仍用大楚箠于廷彬自監視公被傷肢體盡裂越二日
而卒傷哉始公上疏時家僅何安抱持公泣曰公親老子

幼孤寄蕭然奈何抱不測之禍公徐應曰汝無亂我心吾業已為之第婦告吾親所不獲終養是余罪也是余罪也公卒之日逸翁與太宜人祭掃先塋有鳥鳴嗚嗚其聲若訴甚訝之及婦舍聞工部三人諫死于杖前即撫膺慟曰三人者吾兒其一也今死矣夫未幾計至果然歸視時檢書簡前後疏草具在及視所上疏與前草互異乃知前疏有語及濛黨見者匿不以聞既而疏上識者已知其無生理矣乃以後事屬所知亦自分必死慷慨朗朗數語真忠悟死生如兩日齊此豈無所養者越三年是為嘉靖壬午會今皇帝登極搜搜遺忠獨憐其冤于是贈公為尚寶司卿仍蔭其子世守世守以刑部贊幕出佐江城廉勤懋著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十四

綽有能官聲君子于是知公為不沒矣沈子愷曰語云勝觀數定觀理誠然乎哉公當其言出難作之時蒙禍甚烈而奸雄如彬輩方擅威福聲勢熏灼當世自以為非天崩地陷可恣肆橫行而無所紀極已而事窮天定竟以誅賊卒為天下非笑而公獨遇明時彰明至隱人朽名芳若與逢千等爭烈矣豈謂天道遠乎

貞愍胡氏傳

沈愷

江右盱邑貞愍婦姓胡名全生而異質四歲失怙母育之影形自將髮時即貞性烈烈無女子習十歲許邑人李華越四歲歸華華故市井俠徒放浪無似貞愍婦時時諷以理姑易氏不飭翁與華嘗客於燕趙之間易得愆所欲穢

聲頗著貞愍婦恥之往往出諷語諫易怒欲汚以他事簪之出血血未乾貞愍婦猶怡怡供命自是益嚴易鑄終日裳不越閭易以梗已益怒顧又汗之使同貞愍婦乃仰天哭曰死即死爾吾豈為不義辱耶會易與私者飲命之行酒因手貞愍婦貞愍婦並器擲于地且唾之曰人而獸邪易詔之曰是猶若父也何不為禮貞愍婦曰吾知父吾舅母吾姑爾不知有他人父輒欲死家人防視嚴得不死夜半赴井井涸隣嫗出之得又不死踰年華婦易語華曰此妬婦也盡遣之貞愍婦泣曰吾固當遣吾出而姑過益彰子無令名人謂李氏何我無去義又無父母生于李死于李足矣華意乃解踰年華客于齊易度私謀弗遂而其所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十五

蓄意則固已定矣乃寤其衣食貞愍婦了無陳餽容即窘迫萬方終不作寬苦語人或異之曰吾故不能善事姑也易度不能回恐其洩于人曰是尚可以糊其口乎乃積薪于寢室火之弗揚夜集私者臨之刃貞愍婦就縛猶朗朗語曰寧死宜爾辱哉竟撲以沙剗其左目死沙溪曹子方為其邑令聞而異之乃疏其節于朝天子下其事禮官議謚曰貞愍立之祠且命勒石登碑以永傳焉沈子愷曰往余見江右人談貞愍婦事烈烈若見其為人余甚慕之然又傳焉弗悉庚子冬余適上都遇邑令沙溪子于石山下乃道貞愍婦終始惻惻與淚俱下余益愴然悲矣夫貞愍一婦人宜其陰柔弗振乃爾烈烈使身當男子處非其

時或無可人意則將以死狗難豈不炳然一烈丈夫哉乃今遇惟聖明彰明至隱樹之風聲以昭來世不淪于泯泯弗聞諺曰弗謂冥冥將受其報斯其有徵乎斯其有徵乎

阿寄傳

田汝成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迺費我慈養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書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悲替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界寄則入山販漆暮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為寡婦婦三女婚兩即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即既皆輸粟為

皇明文獻卷四十一

上六

太學生而寡婦則卓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緇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或歸為盜臣五都之豪為父行賈臣良獻苦否且德色也迺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娶人撫髻種而株守薄業戶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卑心殫力昌振鐵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豈尋常所可及哉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

雖勿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為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勿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即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本宜人傳

唐順之

余讀同年友羅君洪先所為述其先人副使雙泉公與李宜人行事為之慨然而嘆吏之漬於墨而潰其防也然而累志好修之士不宜如是其少豈亦有所累焉而不能自免歟且夫陰柔之性齋而耽於飾牀第之言昵而易以售向非剛士孰能自免于此即有能免於此而或窺罅揣空乘其耳目所不覺而陰入之賂幸而覺之又牽於愛而有

皇明文獻卷四十一

十七

濡滯不忍之心往往壞名而失志以至於敗可憐也已故內有采蘋之節則外有素絲之風內有交徧之譎則外有終窶之怨言所自者微也雙泉公固潔志好修剛而不惑者而宜人之助益亦多焉雙泉始以諸生游學於白河雙泉產故窶而旅中益無以為資宜人匍匐憔悴以佐朝夕之急然此猶迫於無可奈何至如雙泉舉進士由兵曹即歷鎮江淮安兩郡守官尊而俸入多人謂宜人有遭矣而此兩郡又夾江淮之衝魚鹽米穀重裝大賈之轆多見可欲以是吏于茲者潔志好修之士尤少而肥家以去者為多與所謂窺罅而陰入之賂者亦時時有焉故為吏人妻者不饜於肥家之公橐則饜於窺罅之私賂矣雙泉為此

兩郡守其所入既不足以肥其妻子而宜人亦小心奉約東惟謹其苦楚淡泊如在白河時至雙泉解官婦宜人篋中皆故貧時物也無一增者雙泉為兵曹即是時奄瑾張甚雙泉以奉法數忤瑾瑾使之數使人伺雙泉雙泉於是日夜留曹中治文書不敢歸而宜人獨擁戶爨馬矢買魚肉以餉雙泉而自與諸女奴食脫粟或雜以稷菽有旬日食不肉者瑾伺之數月亦竟無所得及雙泉在鎮江宜人携女奴日往後園掘野蔬而食之雙泉既廉不受錢又往往割俸錢以資過客宜人不謂迂也宜人於是凡再受封矣至無錢買冠帔而嘗從諸寮婦飲諸寮婦皆冠珠翠曳明璫錦袿金釵然宜人既素不能具冠又獨衣故貧時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十八

衣以往後巡席間諸寮婦以為苦也更密勸以賂宜人翼然曰吾安得聞此言且不知吾夫耶吾安得聞此言諸寮婦因竊嘆笑已而女驢有私獻金器飾者蓋乘雙泉所不覺也宜人痛呵絕之曰而不知吾夫耶諸寮婦至是始赧然以賂為恥焉嗚呼使為吏人妻者盡如宜人則安有所謂非第之言與窺婢以敗其夫者即有然者使其盡得見宜人之事安知有不赧然恥如諸寮婦者乎此余之所深歎也宜人故長史李勲之女歸雙泉若干年以卒有子一人而妾所生子二人其女二人則皆出於妾宜人子獨洪先耳宜人均而字之尤善處嫡妾之間兩妾中其少者柔婉自媚於宜人宜人愛而撫之其長者故窈窕人然弗為

較也第耐心自泣而已亦不以言於雙泉後雙泉自知而欲督過之宜人曲為救解乃已其或雙泉自以他事督過此兩人宜人曲為救解乃已此在宜人不知奇然亦人所難者宜人既卒洪先以書屬余使為之傳余於交游中雅慕洪先洪先凝重醇懿其志必欲為古人而後止可以徵雙泉與宜人之教也而宜人之事有足係世風者故余撮其一二大者著于篇而又以志余之所感云

東溪范君傳

張袞

君名浩字太盛其先本鄧州順陽人自唐相履冰公而下累傳傳正當憲宗朝舉進士宏辭皆高第授集賢殿校書郎歷刺三州有殊政晉宣歙觀察使因留子孫家於休寧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十九

之博村又自博村徙林塘凡十有五世即今君所居第也由宋及我明興族姓益大而蕃綿有史題粉署駕朱輪者凡若干人君之曾祖景亮復以孝名當世祖存誠父某覽石山皆能承其休問熳有令名君生而個儻才智輻湊善計生事以為揚當水陸之交列國四通百物所貿易也迺治產積居射時有先後取貨有虞良舟浮穀轉交利而俱贖數年之間起富累鉅萬號為魁傑正德庚辰武宗駕幸南京賊斌以遊擊扇虐誣指江南大賈侵牟國利縛致行在君在逮中付吏竟無所得一時名卿賢大夫素善君名聞其昭雪喜達聖明之代下無覓人競作詩歌送之積卷盈兩行李載色君自得禮於名卿賢大夫也提身慎

行竊自卑約義聲歟然嘉靖丙戌邊用告急君願資助私錢若干萬上義之詔階武衛三品拜河間衛指揮使丁亥結鄉友三人往販於楚而三人者至有參差中又物故貲皆散亡君獨出而各歸之已亥越人諸德中領君貲入鹽場告身身致海潮其子持所遺金來白君曰第收收父骨歸葬爾吾無意也先是客伴具某道亡鹽引直千金索之不可得中有識者曰須君一言以為質庶幾故物可還已而果然以此見君之信信於人也壬寅春淮北大饑人庶群入野澤掘食此而食之更相侵奪按行使者懼民生亂慮得君名俾賈賤糶往救之人心則東安堵如故每歲徵人客於汴者甚眾歲晏君為醺首播黍押豚置酒高會

分門文範卷四十一

二十

無少長咸在其平時相約則曰公事不畢無苟食肉飲酒其得張弛又如此君性孝事父母曲盡無方撫兩弟甚厚博村祖窠林塘宗祠歲久不治次第舉而新之凡以通追先孝也居第後有園闢館延客花竹交映願其相曰東溪草堂故人以東溪呼之教諸子皆業文嘗提其耳曰有能過予之迹者上也其不然者俟吾少衰老聽修吾業而息之足矣今年歲在協洽而君方初壽縣大夫請賓之鄉飲君辭曰非薄即其言遜而君之行可見也夫一布衣行賈成業與公侯埒富非徒然也白圭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守不能喻吾耕也又漢法入貲聽為郎馴致高爵秦人貴畜牧令烏氏藏比

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君之事大率類此不其可傳已乎論曰昔柳宗先嘗以商喻吏也汙吏之為商不若應吏之商其為利也博是故貪商三倍之應商五倍之言五者示其倍也利入既倍名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應吏之商博也使今之為吏者修嚴潔白苟有取於君之為商則樹德之效愛人之利博哉達之天下矣

隋王通傳

柯維騏

唐貞觀諸臣修隋史獨漏名儒王通宋鄭樵作通志止於隋亦不為通立傳論者不議樵之疎而咎茲史為樵誤也然則茲史非必修之書與維騏借述通傳以俟君子採焉王通字仲淹其先太原祁人遭永嘉之亂東遷後乃于河

分門文範卷四十一

二十一

汾家焉世治儒業至六代祖玄則益以儒顯仕宋終國子博士嘗著時變論七篇言化俗推移之理甚悉江左號王先生玄則以下繼仕不絕亦咸有述作曰隆者通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隆因賜對言曰陛下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承詔著典衰要論七篇出令昌樂遷倚氏銅川秩滿不仕四年隆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是年生通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敎天下何為而一乎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茲歎也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歛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十八年隆宴居歌伐木而召通曰爾來

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在三之義師居一焉
小子勉旃通於是游學四方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
會稽夏璜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
族父仲車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通冠矣慨然欲濟蒼
生西遊長安隋文帝召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略凡
十有二策以正始為先下於公卿皆不悅通知謀之不用
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
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
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
身而飛而微之不至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司徒楊素勸
之仕答曰適有先人敝廬可以庇風雨薄田可以具饘粥
讀書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
通也受賜多矣通纂述六經九年而就其言曰吾續書以
有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
讀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自年十五
即為弟子師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
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
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咸北面受王佐之道其往
來受業者蓋千餘人隋季通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
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明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
至十三年江都失守通寢疾嘆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
不與焉命也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

皇明文獻卷四十一

二十三

平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越七日卒年僅三十有三
云通講學之暇負耒躬耕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
且庶人職也楊素遺以食經曰含糗糒藜吾安用之縣令
欲廣其舍曰吾不可勞人而逸已里人化之而爭為息焉
其卒也門弟子議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
吉文在中也謚曰文中子然續經世不傳僅傳中說蓋與
其徒問答多格言云子曰福郊曰福峙 論曰王通隋代
名儒蓋楚荀卿漢董仲舒之倫也通之言曰通於夫子受
周柱之恩其徒乃云仲尼既沒文不在茲杜淹復援史遷
尊仲尼義例作文中子世家則尊之過矣要之儒林列傳
豈宜闕通或謂太尉長孫無忌憾其弟御史疑而故抑之
不知通之樹立論著自足傳不朽無待史氏揄揚也由通
觀之君子務自修而已惡用附青雲之士乃能聲施於後
世哉

皇明文獻卷四十一

二十三

京兆君傳

屠應峻

英皇帝以後希與有大臣者三人矣大學士文懿公原大
司馬襄毅公忠宣吾先公康僖皆有功德于時崇爵顯謚
錫之天府以施于後世其子孫亦多修其先人之業故郡
稱世家者必曰三氏云京兆君姓呂氏名言字伯時文懿
公孫也文懿公當 英皇帝時簡入內閣佐上理庶政無
不當意者而職又教導太子文懿公卒太子泣謂上曰
呂先生死矣呂先生兒在是上亟問所謂呂先生兒者而

公長子憲入奏計乃詔以常為國子生尋授中書舍人仕至太常卿太常卿娶沈淑人生京兆君性簡朴異群兒而又故呂氏也群兒皆畏事焉七八歲時同群兒出田野有蒼兒或竊驚歸君怒曰若弗學他即學盜吾不願見盜吾終身不願食驚矣于是群兒匿弗敢見也當是時君業時文矣比又從太常公業詩十五六時諸老生以為弗若也志氣銳甚謂可立致上第顧數試數不第乃以蔭補太學生又數試太學數不第其以為弗若者皆數第也君乃自諉曰吾先聞人之裔也吾祖邁德紆諱帝懷其后太常公寅直亮采無替顯休夫人所自致者奚一第已也雖一命足以見志矣遂棄不就試歸歸十餘年而當正德甲戌始

卷四十七

二十四

入選試吏部授太平府通判太平近江商賈往來郡故咸有稅通判至則令曰夫商賈國有恒稅郡今又稅是重以困也其弗稅商賈益纒纒來集矣初高帝起兵鳳陽與太平諸郡接壤詔減諸郡田租然令戶飼馬官就閱其駒歲歲上之民無所苦其反政故諸郡民日貧飼馬馬多死率謂他郡駒閱之官索賂弗得則曰非良駒也斥弗遣必賂乃可而京師遠數千里復以其駒馳數千里比至則困敗不任用廼計其費太率三致一耳以故太平民鼠匿不願飼馬通判職專馬乃宵旦經畫行邑勸勞如故事每一令出民必曰新判令也便于是鼠匿者稍稍歸君又嘗有馬政疏矣其略曰制不可更法不可泥今江南駒少比

地多且良請令民歲輸銀上之太僕太僕就京師購良馬即馬不困敗而費省十九官民兩利會君以繼母喪歸不果上居繼母喪三年而改應天府通判以故人稱京兆君至則江南大饑人相食流民就食應天者數十百萬而又疫甚死者遍野君受節賑濟親給食飲不少避流民存活者又一年而卒春秋蓋五十八云夫京兆君歷二仕幾八年矣妻子弗以隨惟一童子年十餘耳平居治政常日晏不知食即食無重味數日才一舉肉弗飽也中丞具公時巡撫江南呵叱群吏無敢近每見君入必肅然起曰廉判來廉判來以故僚佐多忌之而又好議天下事若濶遠無

卷四十八

二十五

近功然卒有大致乃人曰京兆君迂君亦曰吾迂吾迂弗較也性篤孝少喪母晝夜泣不絕時太母徐孺人在也比太常公娶陸淑人陸淑人善嚴于是托公于母家朝夕惟徐孺人之慕時時號曰豈有人子而弗善事母者哉夫子故有罪也于是遁回徐孺人始大喜太常公疾延醫具門六月南風昌舟弗進君陸行負舟行百里弗知病顧病弗愈者旬月而遭太常公喪于是大慟幾絕凡三年而後復故太常公卒時君一無所取惟陸淑人所欲與弗私也是其人豈內外異致者哉予觀世之人有一能者卑卑碌碌務眩外惟恐人弗知密構顯頌馳逐公卿間以故並躋寵榮京兆君懷異才善自守論議勿下人遂負氣阨塞抑鬱抱

病死嗚呼傷乎往子遊南都時與君同舟也前有歌橋君遽起曰夫舟行值橋墮柁之何所橋危途行安乃遂途行此其心豈行險弗知命者其顧肯噉噉營利若今之人哉諺云弗現其明視其冥冥是非其冥冥者耶京兆君娶項氏襄毅女孫與子婦兄弟也生子科恂恂而文為予交嗚呼源流遠矣

胡端微傳

雷禮

少保胡公諱世寧字永清別號靜菴杭仁和人也家落其棄質產不營慨然思經濟濟天下弱冠補昌化學生受知吳提學伯通有靈芝孤鳳之褒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二故事計估者給路費百金公以浙青竟辭其半明年第進士歸

登明公紀卷四十一

二十六

例得析其門恥聞鎮守中貴人棄之去初除德安推官時岐府開國百需蠟集群從怙勢橫甚悉以法裁之且諷王曰此朝廷法即殿下家法某何敢不守此朝廷民即殿下千百年立國根本某何敢不恤王由是戢下無敢作奸者及請民間開墾湖田充柴炭撫巡業與之公指畫利害娓娓乃止在郡屢平抑獄民以不冤其除苛賦清里甲諸條畫具可為經久之法陞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即中帝城多威富能說是非成敗人公憫憫然不輒撓西寧侯家訟久滯更九司十三道不決公一鞠即得其情案遂判顧金箔者富翁也被羅織致大辟賴公雪白每過門必稽顙而去機戶顧謙乾沒官銀累萬祈解罪於公不能干逆

理愬下南道阿奉者疏出之効公為枉牘後上直公擬抵出者罪其情文比制率類此兩應詔求言疏邊務十事并條勤學問慎輔導廣延納重守令公用人汰冗費俱探核本原鑿如也然其強果兀厲人固以是賢之而亦多詆忌積三考出知廣西太平郡陋甚所隸率土官習不庭參至則椎心群夷絕餽獻或他出過其營單騎入坐帳中縱閱騎射乃還子弟應保龍者輒為任之夷獠帖然乎格於是思明黃丈昌羅陽黃景明召盈李萬榮全召許榮高輩皆素饒驚一呼即匍匐階下惟太平知州李璿負固跳踉不已乃密檄龍英州趙元瑤扼而執之積禍頓息又建置壘關限隔北寇屹然為一方巨防至今賴之未幾以母喪解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二十七

官民惻惻然不忍失正德七年服闋補寶慶初性武岡朝珉王聞珉府受詞繫人取其財下諭里老奉有令旨必并其人送府驗實啓行偽者弗貸以故府人相戒毋犯後王索民校急公曰先王初封校尉過食沙衛永寶四府今收回寶慶一府他日子孫分封繁衍其可支乎王曰御史奏得旨矣公曰御史奏錯知府當奏改耳王器其直無恨意巨鑑偕鎮守王潤以事至郡搖吻于民難壓公折以法潤欽手其從人以左道寓郡輒執之恣射平民者又執之潤銜公最深而猶稱公好官云其郡屬糧則繁漫奸不可詰乃賴田均糧一色徵之民省歲供之半閩境畫驢曰胡父活我矣踰年陞江西按察司副使兵備東鄉嚴谷眾阻群

盜鼠穴其間日肆抄掠為饒信忠公遇盤錯益喜截快臣
亂如樂庚二陳邦四等悉設計擒賊之其華心如王莽一
者至為寡原其死既而遷縣城經武康饑民安然安矣
公嘗調征桃源擣賊巢調征毛坊援吳廷舉調征建昌衛
益府皆冒矢石為士卒先又城廣昌城南豐城新城迄今
不被寇其功竟為督府所銜不敘會宸濠有反狀人莫敢
言獨瘋憂上疏曰江西之禍不止盜賊可慮者寧王自得
衛兵威謀日橫騷擾閭閻鈴束官吏禮樂政令漸不出自
朝廷臣請勅王自治其國勿撓有司以防未然君子曰用
胡公曲突之謀無患矣而當事者世世浸下其輩濠恚恨
甚賄用事者計欲殺公構飛言誣為離間親親逮捕之公

皇明文憲卷四十一

二十八

已遷福建按察使歸省濠嗾其黨巡浙御史潘鵬發卒襲
公公間行自投禁獄被掠服無狀復行江西會勘欲別附
他罪於是給舍御史交訟其冤不已用事者迫人言得減
死論謫戍遼東十四年六月濠舉兵反都御史王守仁倡
義兵俘濠廷議是役也惟王公達權賊亂亦惟胡公先幾
伐謀故駕形潛匿以致於殲滅若斯之亟也特起戍中為
湖廣按察使尋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今上更化以忠
直受知益展盡底蘊無隱首勸上取大學衍義一書朝夕
省覽以光聖德及言內擒江彬外擒宸濠均當論功肯附
宸濠今附江彬均當論罪武臣如指揮牟斌執法受罪內
臣如周儀守正殺身宜一體褒錄以示公平無不謹切當

上心者松潘內外熟番舊為蜀藩衛後漸背叛止存東南
二路通救援緣守臣弛備南路亦塞乃疏安撫方畧在用
人才添兵將更賞罰足財用事下兵部議行之芒部隴氏
者自其祖父請分設長官司近者兵備官議不可許又疏
隴氏裂地設官雖稱衛實為筠連等縣扼賊喉襟從之
便樞曹不用令隴壽襲職竟為隴政所殺人始服其識嘉
靖元年晉吏部右侍郎未任奔父喪三年詔議 睿皇帝
尊號廷臣諍論多被朴除名屬江准荐饑公免喪家居其
孝親保民一疏乞定追崇大禮肆赦群臣小過使各陳救
荒彌亂之策以成今日急務又言新進議禮一言適合未
必事事之皆是老成執禮一言過當未必事事之皆非聖

奇南文範卷四十一

二十九

明惟天地日月三無私心照臨於上可也凡數千言不果
上既言者欲遷顯陵于燕山極論遷葬利害乞嚴絕憐壬
君臣協恭任賢保民為務并前疏並進上嘉納之四年起
兵部左侍郎公前謫遼東熟知京東一帶利病進備遣二
十五事復憂時事獻三經講議引大學秦誓好惡之章以
戒媚嫉尚書惟辟作福之章以重威柄易大傳不出戶庭
之章以慎幾微辭多中群忌皆留中大禮成與加條辭以
在廷議禮臣時在家欲極言治道於後故僭言大禮於前
况屬論定之餘不敢冒領又進知人官人二十事會言者
劾公啓告密之漸遂力求退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六年晉
南京工部尚書甫二月以左都御史徵道改刑部尚書尋

川詹事霍韜言加太子少保仍左都御史掌院事公入持大體申明職掌上疏勸上務執中之學遇事當喜怒者則又臨時省察其中節與否而後發至論聽言用人詞嚴義正聞者壯之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為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不禁坐臺閣月報政計改公刑部尚書公實安之於中外諸司結要必究情比法於理不可執議懇惻弗但已大監剛聰與運舟爭道有與援認官兵攘其織造貲陷幾二千人抗疏不宜廣追驚遠近得從寬決至秋聰事敗伏罪而公言九疇者故以兵備巡撫有事甘肅兩敗土魯番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三十一

兵于時總制西事尚書彭澤秉政則大學士楊廷和也土魯番據哈密城劫忠順王印以要市中國縱反間傾九疇當事者有憾於楊彭二公欲乘九疇事連坐之噉儉人王邦奇聶能遷陳哈密淪陷番達入寇釁起九疇於是下九疇獄擬大辟公昌言于朝曰使世寧司刑而殺一忠臣寧先殺世寧孰政持不可乃密疏為彭陳申理上瞿然大悟曰豈我巡撫都御史殺來償同子命耶九疇得不死戍邊楊彭亦免于逮七年春有司奏黃河清甘露降方告謝齊宿忽風霾異常公求黜應變不聽則上勤學恤民任官十事俱報可八年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公辭言甘肅之危可慮川蜀之危可慮中原兵將錢穀無備可慮臣才性

不堪再辭不允則陳列兵政曰定武畧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土夷足邊儲絕弊源正謬誤惜人才凡十條詔許蒞部次第舉之始拜大臣建議銷兵如潞城之賊留不欲討討者必治其罪公援古權今力辨其非議遂寢職方左郎中數通邊將寵賂無厭且蔑視三司馬公疏劾去而夙弊大奸整刷十五既芒部沙保一支逐官劫印攻圍畢節議者欲革流官復隴氏之後公言壽政肇殺二十餘年今隴勝或非壽子而驟復其土官是階禍也莫若降勅諭川貴各土官賜之定命其芒部原設四長官司能守土安民即不復立府如願立府土流惟彼所欲有一人作亂者三人共滅分其地疏上忤執政意中沮之會土魯番大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三十一

將牙木蘭率眾來降而土魯番誘瓦剌入寇索其羈使且求開貢公言番夷變詐非由起釁今圖復哈密無益而歲受土魯番之挾我為奸利則宜有覺而速改之且陳轉危為安之策甚悉喜功者有所軒輊不盡用其策公又疏請增武備足邊儲薦馬吳陳九疇施儒楊必進堪統軍旅上為起吳將用之他亦付所司議行矣桂家宰等詆公侵官格不用公遂引疾求去且以任人圖治之要上極言之然多違眾求去益力疏三上乃許致仕優賜與八月廩未幾再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稱疾篤猶力贊上圖廣嗣育容受直言愛惜人才云九年以疾卒壽六十二贈少保謚端敏公宏才遠慮深識天下之務遇事斤斤執典不

以禍患怵沮雖獨立寡諧周旋御佐不滿三暮而神采英銳必欲贊匡至理不肯苟且以審官寵至於清約自守常如寒士而恤宗人之孤獨與人之舊德當酬及鄉先進之裔有流落者雖傾貲賙之不吝豈沒而可祭於社者非耶平生所著有大學衍義補膚見二卷春秋志疑八卷讀易私記四卷奏議存稿若干卷滄州退兵事畧一卷德安太平寶慶雜稿共三卷姚源建昌征案東鄉撫案共一十卷詩文二卷自敘年譜若干卷 論曰士以直道事人顧不難哉以胡公之忠鯁稽古展蘊期而勵焉將若何而極也然自其為推官挺挺特立而擠之散即既以是蹶及為郎彈果以狗具職而再擠之惡郡則又蹶至逆濠魚然于時

皇明文範卷四上

三十三

在位者悼息避禍矣而公獨首犯之豈其情於保哲者哉既天悔既起躋躋九死之餘而危言震震迄不少挫嚮非聖明灼知倚任於上而能顯其聲施若此其卓卓難矣傳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公負其人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胡公之細耶

孫忠烈公傳

王維楨

孫忠烈公者餘姚人也名燧字德成為人沉毅有大略而與邑人王公守仁錢塘人胡公世寧同舉于鄉正德丙子孫公以都御史巡撫江西也會寧庶人宸濠反孫公伏節死人至今壯之云宸濠者驚害多知人也好生事不靖術人有李生者揣濠知其指乃為妄妖言諂諛濠喜厚賞

術人因以其言起陽春書院以當王氣濠由此乃為反謀馬濠府中宦者劉吉南昌人李士實王春皆阿濠畫計曰大王即欲有所為可先請復故護衛之奪者以嘗上指幸許即有兵其他以漸圖之是時正德甲戌也天子驛都督錢寧樂官於賢兩人擅權用事濠遣人賂兩人兩人為矯詔復護衛如故濠見計遂為反謀滋甚而士實等因言安福人劉養正有才畧知兵濠乃招養正而養正益為妄言諂諛濠大喜日夜集吉士實春養正等四人與計謀乃招納四方有罪亡脫及勇力才藝之子各數千人為衣食居處諸司頗皆覺知然憚不敢發也是時孫公方為河南布政司使而胡公世寧為江西副使云胡公乃陰上書告

皇明文範卷四下

三十三

其事濠聞即復遣人賂要人因遂陷胡公請戍遼東馬濠懼觸衆憤不便乃復開館延士為講聖人之學明已能好善禮士若此也關中人故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者以詞賦高一代罷而寓居大梁濠使人請陽春書院詩其飾詐要名如此有頃孫公自河南遷江西覲濠憂之乃進諸司計曰即濠發奈何當是時適副使許公達管南昌部中乃孫公即又喜而令許公陰圖之而自下檄部中無城者亟築無糧者亟蓄無兵衛者可選練丁壯居僻治遠者為寨立縣治以便約束于是進賢有城安義有縣縣各有兵兵皆有餉悉如今濠念孫公每一令出咸為已備又憺胡公世寧律事意孫公必有奏乃置人要路密詰之由是

孫公凡七奏皆不得達奏畧曰夫濠列為藩王親為宗室至富貴矣乃今所為臣其惑之有中使齎書往來京師者趾相錯于路此何以故也鄱陽賊凌十一閉念四具十三者吏捕之急濠匿賊于西山祖塋中吏不能得大匿賊安用乎鎮守太監畢真由江西之徙浙江也濠厚贖為別別時辟左右密囑畢真首肯之夫密囑肯公厚贖結奸非藩王所宜有也其他顯罪甚多不具論論今踪跡可獲慮者其後孫公見奏格益懼度濠旦夕且舉事乃令兵局徙兵節于他所並復下檄諸郡設兵備焉正德己卯言官言濠不軌也上遣重臣往欲奪護衛按其事濠恐乃召吉等四人謀曰今使者來即訊我乃翁事敗矣不如遂反四人

皇明文憲卷四十一

三十四

曰然因共定計迫壽濠之次日鎮巡諸司咸入府謝宴濠乃伏賊兵于殿內諸司拜未畢濠奮膺高足立露其大呼曰方今天子巡幸在外太后召我監國汝等云何孫公抗聲對曰既有詔請出詔今衆觀之濠見孫公不可奪素亦憚許公乃以問許公許公曰是安得此悖妄之言乎吾有赤心豈從汝反耶濠怒叱賊兵縛孫公許公孫公奮臂推縛者指濠罵曰汝賊且不見天乎天無二日吾豈有二主哉吾死一身耳且見若種之滅滅也濠怒其縛者持銅鑊擊折公臂曳公及許公至惠民門外害之其時同謝者或從或默濠立即偽授劉吉太監令提督軍務李士實國師王春劉養正俱偽授軍師焉今人詣兵局取兵無有乃括

與劉養正俱偽授軍師焉今人詣兵局取兵無有乃括人百餘人登舟趨南京又留兵守南陽道所親要伯之橫家報兵遣出邊境城進賢知縣劉公濠請殺要伯而濠兵先鋒攻要慶者又不能下濠甚憂為其時巡撫贛州都御史王公守仁以行部道聞變乃即駐節吉安移文遠近令各以兵赴義于是諸郡練卒一呼響應居一月兵集數萬所過供餉未嘗乏絕則皆孫公前為之所也于是言安太守伍公文定製孫公及許公木主于文山祠率所集兵以大哭之諸軍皆感泣因遂督兵至南昌擊破之兵入濠官人留宮中者多自縊死濠駐兵王家渡聞南昌破悵然曰大事去矣我安適歸矣于是泣下官兵遇濠于樵舍風逆

重南文範卷四十一

三十五

官兵戰不利俄而風順王公令實茅于舟順風舉火濠兵焚溺死者無算妃婁氏赴水死濠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遁官兵追及濠投水水淺濠不死遂併官人執之劉吉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皆就縛而凌十一閉念四具十三等脫而至安義安義人縛三賊獻俘事聞天子念濠慈親不欲加誅令自裁諸與濠通謀者以輕重伏誅李提學答濠詩有規詞免罪其入濠府中謝宴而不能抗義者皆減死謫配居無何而毅皇帝棄群臣不及錄孫公今天子即位首褒孫公贈禮部尚書諡忠烈詔江西為立祠賜額曰旌忠公與許公並祀之廕子堪錦衣衛千戶世襲公配楊氏封夫人公起江西時不以夫人隨公死報至楊夫人哭之

哀其時昧旦天劃然忽斷炯炯若目見者譁曰天眼開矣以濠就擒日考之則此先未擒一日事也子堪徒跣赴難至而濠已擒伏公棺哭之乃更治棺殮啓棺公面顏若生異香蒸蒸自棺中起江西人大詫焉以為鬼神不欲死之也初孫公至江西治廨舍得古鏡于深溝中背刻二十有八字其文曰光運扶日月心感天揚賜忠獨難塞天不世內靖斯以昭明字畫奇怪觀者多不識後孫公死好古者以意辨之其文乃著焉孫公自始仕歷七官皆有大功德具在國史中孫公三子長堪今官都督僉事仲子輝尚寶卿季子陞吏部左侍郎三子者皆天下士也豈天於以報孫氏哉胡公世寧濠滅後復官卒至兵部尚書王公守仁

登明文範卷四十一

三十一

封新建伯 論曰夫孔子不語神非無神也有之而弗語之也世傳弘治壬子浙之丈塲中夜既半塲中人見東西立巨入二一人衣緋一人衣綠合言曰三人好事已忽不見是年孫公胡公王公遂同舉卒之寧濠之變胡公發其歿孫公折其氣王公平其難三人相次成功二巨人告之矣豈非神哉夫奇瑰非常之士不可恒有有之皆天帝意也彼修一職立一節者豈不謂賢以扶世翊運能哉

孫孝子傳

趙貞吉

孫孝子者餘姚孫長公也名堪字志健忠烈公之長子也世系綿邈語具忠烈傳中公歷官都督僉事贈都督同知頃以御史上其事旌為孝子不稱官重孝子之行也孫孝

子生有異質無所不學雄於古文詞而不屑為舉子業談經濟之畧而不營仕進慷慨慕古忠孝大節事器識出行輩人上故有盛名於鄉矣當正德己卯奉母家居而江西之難作變聞即洒涕挺戈從之至則逆魁已擒因政治忠烈之殯一慟而死蘇時遂曠其兩耳當是時陽明先生哀孝子之悲憤而為文以弔忠烈曰公為忠臣公之令子為孝子故世之稱孫孝子者自王公始也孝子乃結廬忠烈之墓所三年而孺子泣復墨衰九月又歷三年而不色喜於是有一莖九葩之芝生於墓左矣久之上念忠烈之事錄孝子八禁衛孝子乃與其弟輝陞約曰終天之痛已不可為吾以未死之年奉聖善之養似可勉竭也續先緒而

登明文範卷四十一

三十一

酬國恩其在二弟乎始治宣武里第率二弟以奉太夫人者無不備明年嘉靖丙戌孝子以才中武試第一大司馬嘉魚李公薦其賢行而孫孝子之名動于京師然孝子則痛其先人之烈也又自傷已之不可離親以有為也故歛其果毅之氣恢奇之才精絕之藝惟思親怡母之為計沉抱幽懷默以待老不復顧世之知我矣獨時事翰墨作為怪石幽香寒英奇嶠遠水滄浪諸數十百本流散人間其寄情若此止耳室數勝姬門無雜賓祭祀必齋室家振振聚美百行以光二人則孝子之志日孜孜焉孝子嘗自敘曰先人之變期一慟而死此殘年者為老母留耳其言悽絕如此故孝子之視生也若浮其視死也若休其於世

也若暫寓而寡備其於名利若不可與謀其氣素剛其言素壯其在太夫人之前則氣和而言柔矣是時孝子漸已耆老二弟亦皆貴顯諸郎孫俱入高等而孝子旦夕率之為嬰兒之嬉於太夫人之前則無不翕然愉愉以從太夫人偶有訶責孝子必長跪於前解之音辭惻愴故太夫人即憮然意釋而無傷太夫人每哭忠烈忌甚哀孝子率闔室助之悲哀旋必百計以求其意平諸子弟徐察孝子所獨居處膏有淚痕宛在枕間終不令太夫人聞也癸丑之秋孝子年七十二矣太夫人始捐館孝子毀其初孝子雖老而健過壯夫以縮於水漿故逮極庭愈烈烈不可奪旅次錢塘一夕隕石於江涌水盪舟衆共訝之明日孝子以

皇朝文獻卷四十一

三十八

不勝哀卒於其處嗟乎若孝子疇昔所自敘之言信矣亟前之卒與殯前之曠蓋如一日也豈非至性不可解於中而卒能不食其言以成其純孝也歟 論曰歷選古之孝者七十而慕自重華以來或有之矣然未若孫孝子之於二親哀亡養存各極其情若此之至者也抱茲至德以配忠烈可謂能子矣

仲泉孫先生傳

程文德

仲泉越之餘姚人姓孫氏諱輝仕至尚寶司卿稱先生重其行誼也先生之伯氏曰都督公季曰少宰公皆故宗伯忠烈公之子海內稱孫氏三賢云余自為諸生時獲與先生交每就省試必同舍乃後又同仕于朝者踰二十年余

兄事伯仲二公季公視余猶兄也故知先生入官履歷者莫如余詳先生居家行誼者亦莫如余先生偉丰儀饒問學自少敏慧過目千言輒成誦弱冠工為古文詞然弗事構思伸紙走筆俄頃立就先達見之者咸嘖嘖嘆曰倚馬才也為諸生初試即居高等優廩餼而取應文詞命意高古左時尚同儕勸其稍從卑損先生曰文主於氣下筆揮掃理暢詞達吾意愜矣安能脂膏粉澤求媚主司哉其英槩如此正德己卯忠烈公為都御史巡撫江右罵賊死先生聞變乃偕伯季各礪霜刃徒跣赴警會賊平扶櫬歸塋結廬墓側者三年時五色芝生塚上白兔繞廬靈馴人咸謂孝感所致忠烈公有子以孝繼忠而又高才能文章三

皇朝文獻卷四十一

三十九

賢之名大著由此也既終制猶服墨衰懷辭取應郡邑辟修志籍先生任之督學憲使萬公潮號知人禮聘先生至會城居萬松書院集英少就學焉先生為諸生師而名益起嘉靖己丑詔下選貢之格萬公首以先生應計偕北上值纂修祀典欽命選入史局授中書舍人稍遷大理寺正會兩制缺詞負輔臣疏文學優贍者七人先生與焉改尚寶丞所居綸緯文翰之司抑抑敬共刻意著作士林雅重閱三考晉今職加金緋時積資富有起陟而嘿不自白其恬退如此先是辛卯先生兄弟奉其母楊太夫人就祿京邸昕夕承歡靡不竭情先生業已六十餘孫曾滿前而舞綵謳歌出告返面久弗懈先生事伯公敬季公敬事先生

相與友愛無間言歲癸丑楊太夫人棄養伯公以衰年過毀傷生先生與季公扶二櫬歸哀慟顛號迸絕肴醴及封丘寢廬枕塊如喪忠烈公時甫終制而衰憊下世矣余聞之曰二兄其死於孝耶過矣過矣余昔別先生於京邸先生年雖望耆而強盛不啻壯夫乃遽至此蓋先生自己卯之變抱恨終天客有語及忠烈公事者輒悲愴不任曰吾兄弟強顏天地所欠一死為北堂也故登堂奉母備極歡娛退處燕居哀憤不置及誦其所為感寓詞章意慘語怛令人酸鼻宜其以身殉太夫人也視昔赴讐江右之時蓋一轍耳其先世自後唐明宗時由睦徙姚道脉儒風巍科顯仕代不乏人至忠烈公身植綱常儀刑百世而先生兄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四十

第三賢力敦孝友文武齊名益昌大其門閥先生有丈夫子四人次第向用皆足以世其家學余既知先生雖病廢不文敢負知己故諱為之傳 論曰古人每惜不能兩全忠孝若孫仲泉先生者廿年事主華國文章七十慕親傳家孝友終始一節無少虧欠顧不偉歟知先生者謂抱天人之學而遺棄於甲科負經濟之猷而汨沒於閒散為先生不滿此遇也君子提其身而安所遇用舍以之况夫職侍從列卿階可謂不遇耶為此論者非深知先生者也

陳恭愍公傳

薛應旂

陳恭愍公名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由婺徙台之僊居再徙臨海公父員韜宰新城有惠政

後為御史按閩訊沙寇脅從者數萬人悉釋之卒官福建右布政使人以為未食其報嗣當有公自少端慤寡言立志以古聖賢自期潛修獨詣不求人知唯以克己求仁為要因自號克菴景泰庚午舉浙江鄉試天順庚辰以會試第一人成進士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謫官諸在言路者默若罔聞公獨抗疏直之倫雖不復而賢亦竟沮天下自是始畏公議及按江西務持大體布按長貳有過卑獻諛者公曰有憲綱在妄自尊大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諸皆動色相戒舊習頓革既提學南畿黜浮崇實寬嚴得中校士一以德行理道為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並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何以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四十

信於人邪所歷郡縣居宿學宮端坐沉默以身率教每令諸生讀小學習六禮體認經典措之踐履徒文無益也士習翕然丕變時御史大夫長洲韓雍以功業顯頗尚崇飾方慶制家居聞公至悉屏儀衛曰毋令陳御史知也是其所推服者豈獨諸生焉爾哉成化初遷河南按察副使整飾兵備尋改提學其所設教一如南畿中州學者咸慶得師會倖奄汪直被命巡郡國威倖人主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便如何爾寧大於都御史也公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宗主斯文為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舉止安舒而諸生儼集署外知不可犯遂改容曰

先生既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矣公即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政尚易簡釋繁囚除苛細凡諸宿弊名為舊規者一切罷革獨於賦吏不貸然受賂百金者要辭但列六七錢或問之公曰污人惜財如惜命若責賂厚彼挈而貨權人則法撓而難除矣然亦權以待茲時非正法也自是官屬歛戢父老歡呼載道未幾聞母喪即日奔歸行李一肩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生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右布政使踰年轉左時嶺南苦鎮守中官推剝瓊儋騷然公乃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徭為惠養計會肇慶大水公即具奏災傷狀因體勘展轉民命旦夕竟便宜發倉賑之市舶太監韋春繼恣掊剋藉富民供辦公奏減之春復以私艦通番

金明文範卷四十一

四十二

為番禺知縣高瑤發覺沒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瑤春深憾之番人馬力麻者買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刺國貢使春利其珍奇將許馬公發其偽逐之又有一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刺加市後倪入貢所過震驚公乃上言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寔以杜窺伺之萌也迺者珍禽奇卉旁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真有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為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貪憑藉因緣為利招引殊方營圖攘剋即如後視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囊中貽譏海外是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為大德之累也疏入留

中眷知中官戚疾公乃誣撫公黨比高瑤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聚令誣執公聚不從行等阿眷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意在侵欺張聚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徒奏入詔奪公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翰林張元禎為治殮事以疏給累尸而已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此公志也張聚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居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

金明文範卷四十一

四十三

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估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虞辟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常春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觀以致韋春橫行脅臆機嶮清節受惑聖明勸官李行承眷順指鉞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誑誤觸法為選罷黜寔臣自取非選有加於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陷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恥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連

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
乃依傍春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
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為夏姬詎夷齊為盜跖也本年嶺
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
撫按潘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
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
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為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
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為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春
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
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為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羅曉構君門
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
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嗚屈抑之冤長
讒佞之奸為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春鎮守
弘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公冤詔復官禮葬正德
中追贈公光祿卿謚恭愍 薛應旂曰余少時聞里中長
老往往談公為提學御史時行事心竊慕之及長走仕途
見縉紳先生輒稱公為真道學蓋勤向往通承乏兩浙學
政過公里第知公加詳見張聚疏不覺憮然自失謂聚胥
吏乃能若是昔孔明之於李平廖立不是過矣人心其不
死哉彼輩春不足責也宋吳徐同愛李行叨冒襟裾顧其
心狗彘此又何說焉公固不待余傳而傳余因校士之暇
特為公書之以付台士俾張聚得以附見云

合南文範卷四十一

四十四

友雲曾公傳

羅洪先

友雲公姓曾諱某字其廬陵欽陸人也父謨嘗舉鄉試高
等早卒卒時公始四歲而二兄稍長其叔父謙無子公以
母郭孺人命往為後而謙故陰厚二女則俱贅壻于家公
雖幼能測識長幼意指所嚮委曲以身彌縫其間使郭氏
孺人不憐其子去已而謙之夫壻妻女不疑子之異已也
父之二壻弗自安居則為請曰大人贅壻非憐二妹故耶
彼壻家亦政憐子婦耳今使不得執子婦事恐失父母愛
殆非所以令之矧壻也而責以為子彼懼弗堪矣使其愛
舅之心日且就懼亦非所以為安也曷若聽兒盡出所有
資遣之不兩得耶謙喜從其言公於謙既無所分取家日
鮮薄棄儒生業從二兄客湖湘中幸餘息稍贏乃心若不
屑然者則亦益務為豪俠之行見貧人質券與夫寄食者
往往破券與質或傾所餘給之家人舉其婦囊橐然相率
咄侮顧揚揚不少阻於是仲兄竊謂家人曰觀少公器量
宜非常調耳父之復棄去為田家操作而以植牧為生是
時有子四人盡令業書其幼曰孔化竟舉進士為刑部主
事改監察御史公以孔化刑部恩封如其官冠裳與馬居
第食飲人視之赫奕矣公一不自異悲仲兄客死而伯兄
去鄉且父出力扶櫬與資以歸迎貧姊合食終其身先後
舉嫂姊妹凡六喪汲汲咸若不及為者今上詔求鄰國公
後吉郡諸族競相爭長莫能相下公合長老議曰元時武

資南文範卷四十一

四十五

城書院山長故在永豐草廬具氏記文足據今日應詔惟永豐宜且聖天子繼絕象賢出二千年上遭際甚異萬一爭長寢格何以仰稱德意且為鄰國後者何啻數千百人豈盡能人一博士耶於是諸族始定而郡邑莫不以其交賢智公始公未出是議郡邑稍賢智者多以是議逆公以公素行讓占之無足異也惟公身後人矣分業有定親內外無復間言而能推心以全人倫之愛雖自薄取不憾此雖天性使然此獨為難矣當是時策然一寢人也豈豫其身之必有後與其後之必顯而有可藉矣乎其去而客異土固將以急目前也豈豫其歸之不益憂而以急諸人乎古言與為後正以其有利之心而人之重悲無後者亦以錙銖之利未有委寄故也如能豫其有後與夫急於目前彼固不能自絕其親以後它人矣如是則免於利之心亦已足稱而又欲以赴人之急若宿負然此其人何如哉公行事甚衆如訓孔化為御史書與御史被逮時能以滂毋自況嘗為家規義倉矯俗者諸士人多以言頌說之聞諸郡邑大夫大夫延訪高年率待以賓禮至其善處人後一事或不之及又或以其事微可忽莫有論者孔化以余同舉於鄉辱在厚善俾論公世則取而傳之若此蓋不徒以尚異亦欲廣公之心且使謀身者無賄賄為錙銖惜也

王先生傳

許應元

聖明文範卷四十一

四十六

王先生名軒字良臣錢塘人明春秋學選補邑學生是時督學使者蜀吳公號稱興勵學官而抗下邑昌化僻陋無師授吳公固已雅備視王先生因欲移王先生昌化曰強為我風一縣士於是王先生用昌化貢上春官云始高皇帝詔春秋四傳皆列學官能通說一家與計偕最後乃專用胡氏比切苛細春秋學絕有間矣其後桐廬姚文敏公以春秋教授吳越間名有師法然亦主胡氏姚公傳錢塘王祺以春秋仕為延平府同知同知王先生季父也不授弟子傳王先生王先生既受家學該記書已因益奮精三傳纂次異同不甚是胡氏其稱說自心得不能附阿繁猥以故俗不好之論周正言春秋有三變典矣非高言之也王先生既仍世專經仕稍不遂及貢上入太學居歲餘調補福建松溪訓導喟然稱曰蚤棄親不迫微祿而吾五十無子常懼無以奉先人遺體何乃持鉛槧觸霧露走炎海之嶠為因謝不仕歸疏藥園花榭日張具招延士大夫座上常滿當是時諸老先生鹽官張靖之餘姚王陽明先生仁和胡端敏公皆有海內名然咸器重王先生與結交靖之丈人行也傾軋下之王先生雅好古圖史鍾鼎彝器鑒別精客至常陳示以為意得已乃放跡名山水吳越隩區巖丘激湍畧遍矣方王先生倦遊時賓客翕沓及後稍散落然王先生終不變初獨翫菊後圃稱晚香道人蓋自志云王先生家行備與人無問賢不肖咸自以見王先

聖明文範卷四十一

四十七

生令我坐忘質行馴厚寬博望見之以為長者而先生尤好接引後進士自其子元所與游陸佑張乾元翁相邵梗許應元及故人子包梧梧弟桐時時從王先生游王先生睹瞻攝衣先坐上坐坐客西向陳說古今諷經訓歌詩投壺傾倒畧盡比稍解引起曰吾倦欲眠元留侍客其簡易無尺幅若是善處豐約當素饒時往往已責客或竊資去重毀其行不泄晚乃貲落欣然以為安曰我儒者道宜爾及元有祿先生卒元亦治春秋仕為學官有志意安次許應元曰張生嘗稱王先生飲不必深酌然好啣杯詩不必高格喜吟諷基不必高品好對局信矣其任率陶子疏也方先生與客陸沉鋪槽吸醕豈謂有世間名及時時好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四十八

草橋先生傳

許應元

草橋先生姓郎氏名瑛字仁寶仁和人生有異質五歲喪其父父且卒指以語人曰吾六十生男不觀其成當視而入地然是兒成必有以自名者此吾所以瞑也少長從先生長者游有僑稱選為學生與邑人王一槐蔭伯相友兩人既高才慕重期許自以寡儔又淺少當世之為譽于學者乃相與馳騁古昔以踔厲廣博絕出庸近為奇先生素多疾以是益無意榮進有愛之者曰如後時何先生曰吾

既已委身載籍矣當復與少年斷斷爭甲乙邪因作脾對以見意督學潮陽盛先生惜其材猶欲固羅推挽之卒謝不出家故餘財自奉親外一以購書所藏經籍諸子史文章雜家言其盛至他人所無奇記逸篇古圖畫金石之刻寢以益富而貲日以貧先生無所顧獨敞大屋樹高庑列置數几危坐誦讀其中攬要躡華剌抉眇細摘瑕指類辯同異得失而著為書凡數種數十百篇四方纓綬之徒見其書無不願知先生者行省及臺郡守丞以下二縣之大夫下車則先問禮先生或延以教子姓至金陵顧公璘河南王公尚綱進賢萬先生潮皆當時宿望鉅公尤器重先生與為交友云先生為人率直言議不能阿貴人亦時時抵擊談天下事正德末年寧藩計始萌牙未有覺之者先生獨先以為憂其後聞陽明先生在汀贛曰堅子不足圖矣在顧公座論士習頗詆訾吳人然顧公故吳人亦無諱也事母以孝聞有疾再刲股再愈幼小時兩姊壻利其財謀危之百方幸不害其後死皆棺斂之初所與友王蔭伯者仕為工部郎中卒先生為撫定其身後事甚備其於倫道如此所著詩文及聯句若干卷訂正孝經大學格物傳各一卷萃忠錄二卷青史衣鉢六十卷七脩類稿五十五卷安次許應元曰昔太史談論六家要旨班氏詮敘九流雖不盡合於道然所刺譏諸家得失雖百世其可易乎觀即先生所為書總儒墨兼釋老雜方技鉤術數攪釋官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四十九

風謠蒐羅貫穿進退有意其用力亦已勤矣儻亦有談國之心哉用藝文取士于茲千年學士追趨逐好隨時上下以求利祿速乎未流陋簡已甚操狹而欲奮用力少而取庸多童昏皆可為也以先生之材奚不至然獨為其難不以此易彼此其致固難一二為俗士道也布衣好言天下事者又有錢塘王潼亦與予善即先生於先大夫為從母弟弟故論次焉

詹慶士傳

汪道昆

古者嚴事老更必有悼史乃今司取成禮言行無聞詹慶士貢于海陽海陽之聞人也余多慶士質行屬野史載之傳曰慶士名傑字存邦姓詹氏詹氏自婺源源來徙著海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五十一

陽里居負郭帶河林原皆繁詹氏其先世多儒者載郡志中高皇帝初詹安以鐵冶起富安生道魁然七尺以長有司召補博士諸生民間子弟多亡匿道獨自負逐補縣諸生會詔起關門發問右部丁夫往安仲子坐不如法賜死檄戶丁更之道應檄踐更功成賜爵一級時草澤多竊發道帥閭黨戍守有保禦功道生楚楚生起個儻有大父風是生慶士起少孤分金多讓伯氏復用鐵冶起累不貲正德中饒源賊譚縣縣令唐君急募民良家子入行間當是時起年六十獨持矛應募慶士年十二編伍中令募富民給軍儲起出千金餉士於是豪傑響應賊遂卻保境內完慶士年十八賈閩越間里人盜慶士金事覺仇者伺

盜彼亡金寧舍改邪若不死獄則死徒死釣無寧之自決為子孫利資遂自殺仇者主盜妻子誣執慶士父殺人令故睚睨詹氏銑遂下慶士獄無疏戚少長悉收之時慶士自閩越起歸赴父獄客附慶士耳語若幸免坐柙何自投畀中慶士泣曰父無辜終不令父獨死乃赴令白父冤語侵令令怒杖五十慶士執詞如初令賢之卒脫慶士父罪慶士由此知名矣初慶士喜任放才伎傾諸少年又以酒豪一飲輒盡數斗既而喜任俠遂斷酒謝諸少年鄉人攜辭卒得慶士一言而解慶士面折嫚罵不能容然無他腸間者莫不滿伏慶士行年五十不欲庚念是非杜門而居謝諸俠客慶士學未卒業往往可合古人母病溲則為母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五十一

嘗冀聞雷震則之母墓下守之伯兄王淵堪與家言父喪未舉慶士曰從容與伯兄語且泣曰伯兄春秋高傑亦垂老即有不測謂大事何伯兄然之乃始卜兆卜者夜造慶士私語曰兆吉利少公多慶士驚曰兄弟一體耳即不利長而利少無不利大焉旦日徧謁諸形家按之必兩利乃從卜居家以莊憚二子若諸子有過一切訶責之客與二子及諸子遊即不羈亡敢謁慶士仲子景胤多材伎慶士日程督仲子仲子居樓中樓中徧置簾篋獨衡一几牖下使修業者為仲子請幸少寬慶士叱曰伊者氏不以茅屋而貶崇高孺子何有上今即位仲子與計偕慶士遇仲子如初不假貸其天性固若此然獨急人之困歲侵則出粟

戶賑之里人祝曰慶士先世皆高年父兄皆九十以上慶士席故業而修德倍之即百歲不啻也余觀古昔耆舊之士非直為名高也出入必執於人倫慶士少年輕身而徇父難季平折節習俗務引其子於正經此古所謂端人於人倫厚矣乃今鄉曲長老率與俗浮沉而無當於繩墨慶士然乎哉

沈文楨傳

汪道昆

昔太史公豔貨殖而羞貧貧何足羞也世有慷慨好奇之士雅不善治生其人雖貧顧個儻知大節即偃蹇終世弔詭者猶有取焉沈文楨字時幹四明人也父故豪舉文楨始生而孤大母及母黨皆貴人歲時荀笥多厚貲於是臧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五十一

父之產衛川不饒文楨善事母盡母驩事諸女兄如母叔父死無後從兄為叔父後亦尋亡文楨與孤子美同居美席二妾尊整文楨甚文楨以兩孤母相厄也第出遊避之時宗人沈應奇守中書劾以署書卒文楨嘗受書法工署書乃舍業為游資從應奇游闕下居三年資且盡無所成名文楨太息曰丈夫不為名高則為厚利安能鬱鬱坐困乎哉遂持母錢三百緡就錢唐大治酒舍歲千釀酤市中文楨故酒豪命蓋喜客客至或不問酒錢酤三年母錢盡乃持百緡具大艘召徒屬出海而漁漁得一罾百斤餘悉無復錢又盡則又市魚海上暴鱷為羹貨所以東其年鮮大饒會雨夕鹽十倍鮮乃敗載之山縣貨棧棄竹木器以

歸於是母錢畢空坐而家食從子美稍稍折節無遠言文楨遇美驩時時急美之困居常釣芙蓉江上得魚輒沽酒能問妻子饕餮文楨有子明臣年少耳醉輒摩明臣頂笑曰孺子在吾何患貧旦日出漁飲如故婦則閉戶日夜程督明臣讀書其後明臣籍上有司會文楨病明臣請留侍卧起幸無行文楨執明臣手泣曰吾家七世阜昌至而翁始廢業孺子執經術以往庶幾無墮先人行矣明發疆明臣就道文楨竟以疾病終明臣數奇卒棄博士易事詞賦時諸沈畢事詞賦顯者三人庶吉士一貫孝廉九疇而明臣老布衣名籍籍出兩人上知明臣者皆謂文楨有子云汪道昆曰余善明臣故得聞若翁質行甚貞翁故于金子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五十三

少年輕富貴若得撥之及其游不得志而歸業酤酤敗業漁漁敗既而市魚又敗困甚矣卒之以釣為事而自託於酒人何拓落也顧猶任放自若其亦負不羈者邪至如避怨出游終能以然為德蓋長者矣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終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二

傳

郭清狂傳

陳昌積

郭清狂者泰和義井里人也名詡字仁化其先曰禎錦衣衛百戶曰和蘇州府同知則其父大父行也大父曰平立父曰祖禮戒慎愷重為邪清狂在其中男也魁岸頎麗身肥白如皙少從學官弟子業稍試然賢習業者忽置冊嘆曰夫務浩觀者遂其瑰瑋之思也立極甄者著夫周流之跡也拘學則不然循咫尺之誦誦市榮當世所與蛭蝓何異喪四方之志矣遂去而體極其能於畫於是窺踐盡東南折北抵帝里過代汴以歸曰畫在是乎何譜也其後肆

皇明文範卷四十二

意手摸即成畫畫已題詩其上詩不盡又肆為畫畫不盡又盡於詩問畫抱膝辟穀等圖又多以自貌寓其逍遙之想世莫之測也是時江夏吳侑北海杜謹姑蘇沈周俱以畫起名覽詡畫莫不延頸顧交焉以故天下競傳清狂畫贈之百金與人處造次輒鏡其人有隆貴欲多得詡畫心謬之瞠目數屋梁不對又盤金固索遂踉蹌狂趨叫果號而去隆貴笑謂之狂生竟不恠中常侍蕭敬異其能啗以錦衣衛世官詡言平生不任拘檢且托日者言福薄無貴相苟貴必不利遂免之諸所與遊皆其父兄行天下有名之士弘治十四年壬戌郡中推擇應詔重游京師時長沙李少師無錫邵尚書豐城楊尚書景陵魯祭酒太原喬

尚書及今分宜嚴尚書世所謂學士仁人也然甚矜交誼聞詡多蘊藉不賣藝先後慕觀其狀貌各誠門下苟清狂至無問昕夕無留門既而謁入懽甚起迎之門延入坐上坐數擊鮮賞旨酒飲之詡性難酒然驪其人每竟酒至醉輒呼紙揮酒以故諸學士倍貯清狂畫然不計酬值直去去十數年率不過再過不報詡書語在交游集中先是寧康王荆和王好術學招致賓客以百數詡為冠首每見王衣紋黻深衣鈎旁綴以纈紅紫散青條垂兩綬如綵冠青絹冠冠左右有襟緣其下似側注步搖之狀戰足履管首綴履杖班竹杖王望見之飄然類有道術者呼曰清狂道人至奉百金為飲食具輒散與比弟交友及當意者所

皇明文範卷四十二

得亦緣手盡為家人諷之子貸金錢費生產怒麾去一日有擔夫倚哦張元禎門問何為對曰清狂畫畫巧我買米今得米五斗喜故竊望元禎嘆其喜施久之居洪十三年慕孺子雲卿之為人也豎亭曰二夢亭間為踴躍關奕擊筑鳴瑟嚮歌放游蒼鵠素猿效少年之戲以示不拘識者知其有所趣云宸濠嗣王敬詡嘗召與語詡見其羯褻寡慮易發怒欲去武皇五年庚午宸濠疏請中和之曲乃憚然曰是謀將凌其上以此無遺種矣吾不可與之俱壘水火也故露拙業托微罪得去去後宸濠益猖獗固不可勝數已卯反大有端矣詡度其反必劫已居嘗默然不得志念石貴惟王都御史智權足解脫已王都御史者名守

仁餘姚人也以學為世儒宗工時假節提軍汀賴誦徑注依之懸畫題詩見志陽明悟其志尋與之符牒令避耳目他遊遂沿間道達武昌顧籍船絕跡入德安界六月宸濠殺孫都御史許副使以反其黨謀言得郭詡勝得一敵國然又况能慷慨借軀乎乃潛賁幣書約給以好語入見有如逗梗縱殺之其人跡至武昌不得遂反時論詡適有天幸故竄難得脫焉陽明高其善解脫對客亟稱之曰鴻鵠橫絕夫非清狂斯人邪詡年七十七死子七人曰崗曰愷曰瑤曰任曰陶曰七寶今上元年壬午愷成鄉舉高等任湯溪學官官六年而詡卒為嘉靖十有一年壬辰也死時群鸞千數環塔鳴啞邑人聚觀驚悼曰清狂死矣死猶感

皇明文範卷四十二

三

禽鳥愷奉堊邑盤古山之原穿其營四尺四山一水東王山西王華山香城為玄武山三顧為朱雀山水曰澄江水昌積曰蓋聞之藝遜而攻世稱具顧之畫有神術余不知其遜矣兩人以下余遍觀先後畫者施設頗不類畫何哉毛壽嘯賂誣王孀黃門負哀禍霍氏摩詰輞川宴凝碧曹霸毛騮纏坎壈李迪黃大遷瘴海吳興公子忘瓜田至如陳遠謝庭循亦以特藝供奉蒙譽此豈美好者不祥之器乎語曰目能見人之形而不能自見眉睫畫雖攻固無益也清狂本畫冠者當其不受中常侍之餌其志固已遠矣及宸濠首難卒賴先見得自脫以壽考終稱逸民豈非布衣嘉遜哉李空同寡所備視獨備清狂為其居業索良

達諷導權衡之宜也助流詩教矣人貌榮名不謂是乎近世人葉元靜被庶人服能貴藝其通瀾清狂云

何奉祠公傳

陳昌積

夫遺寵利脫展功名之士何可易也掀揭建立輝煌經綸表人楷俗之事必薄世俗希羨忘積習押溺而紛華不悅於內者乃克堪之固非沾沾進退顧此惜彼者之可任也漢班固撰人物表置介子推母子於智人之列與方叔仲達等同品豈不以鴻性鶴舉視附龍鱗而成駿業者俱命代之才伯仲之能也惟各如志遂命以適於所秉之會爾然咸聲施於後世能不絕假令介子推踐方叔之位則其所著於廊廟亦必如詩頌所稱方叔

皇明文範卷四十二

四

元老克壯其猷云惡肯董董成就餘力而讓能耶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余傳何奉祠公遺榮之事知公蘊藉甚遠因歎班固評擬之旨微而核焉

奉祠公諱某字某其先鳳翔人父諱某仕元任四川廉訪使過閬中縣觀其俗質直可居解官居閬中遂為閬中人閬中四川轄縣公以故吏與編氓雜處見父老行輒執卑處群從怡怡如梓里項董閬人至忘其為故吏公亦不自知其寄寓也課勅子弟殺甚每譙見輒條家行所宜為督以躬行故諸子恒凜凜為懲循奉祠公最其公當少小時所夕不敢離父母所眠父母舉措察其情所安者倣習不替廉訪公手所閱經史受之公刻行細讀暗乙其詞旨精

切者據為私淑雖兵革衝斥寬避亡虛夕然必袖書自隨
行坐諷誦久之融貫徹緯操紙治文根經串史詞意遂茂
於是川中諸儒自以為植經規行不及先生矣明興 太
祖高皇帝首建太學詔天下各選孝弟博聞之士及秀才
通一藝以上充弟子員受業祭酒閣中推擇公以應詔公
就學益力累火炊糗寒則注沸水於壺納卧被下慰足以
乙書雖遇勝節放假坐號合理常課自如數年足跡不履
成賢街外其刻苦如此是時碩儒瓊材咸集國學獨推先
生行類為冠首積分升率性堂生員洪武九年上念北平
為山陝堂與思建壯王以綬轄之察諸子中惟 成祖文
皇帝聖神天錫文武具備宜鎮雄畿特冊封於燕即今北

皇明文範卷四十二

五

京云尋令祭酒擇上舍生經術通明器識老成者備官屬
從往祭酒以公名上詔授燕府奉祠奉祠者禮官也專典
祠事其慎重非他王國臣比公慨然曰半爵一職即足以
自獻所患不忠勤爾何唧唧計寒顯而自限也營職務甚
勤每遇月祀歲蒸及禋望之事輒先盥漱入坐齋室豫習
升降獻奠儀度俎器等物皆祖訓自浴日一身省養儀香
幣靡密檢究不遺遇同列執事者豫舉上所頒戒詞戒之
有不曉解聲聲指諭無敢一人慵渙以故祠事常秩其當
上意上雅重之常宣至帷幄屏人咨議公具以質對不可
則力諍於上前曰臣下求新合於主固其常情若逆知其
不可而謬順以攪榮恐不旦暮而伏斧鑕矣固何敢上察

其無他腸又能以惇恂長者處官親洒翰為忠恕二大字
賜之公稽首謝曰臣愚經術淺無能贊助宏謨殿下寵臣
甚感飛白賜臣教臣為臣之方臣之子孫與臣誠當身先
犬馬以報公感殊知退為忠恕銘以自盟且以策諸來世
其辭瞻核可紀云其後 成祖入靖內難承繼大統踐皇
帝位藩邸諸臣各次第登朝廷茹常為兵部尚書張玉立
宗等各封公侯餘膺顯秩者不可勝數公獨稱疾固不起
以奉祠官終於家大榮寵爵級世之隴斷所決性命以必
趣者也彼披褐結屨伏轡引輓之群或以賤技角抵之戲
冒蒙人主一瞬或以奉蓋屬車提引廁輪之役備末隸於
左右非有大因緣之資也一聞飛龍之會遠者累跣擔囊

皇明文範卷四十二

六

賂昵臣以通故近者當駕伏蒲自陳說其出身其乏因緣
者則連疏聯紙擬假借之事飾麗媚之辭援旁證曲傳之
故務聳九重聽聞而動其舊憐百出秘刺削首領而營之
不得不已此無他蓋欲承日月之明以發越其門戶爾幸
而蒙右眷位膺貴則坐高輿披賜服操呼吸風濤之勢以
恣喝薰赫人使趨已不暇視櫛櫛王綬為生賦世襲之具
書付宵摩以資持保之術苟可媒購不辭減獲婦寺語態
而甘心之甚則敘感訴首歛欽然出無情之涕固要上意
有組用之所不為而為之矣嗚呼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
又何惑其然也奉祠公躬被 文皇帝寵知有年國邸群
臣鮮出其右顧弁素裳之富貴而甘遜丘壑吞魚水之君

臣而與牧叟為伍殊異乎世之嗜習矣豈聞介子推之風而興起耶抑所托玄微不可測度耶昔漢憲王聰達有才宣帝奇愛之幾代儲者數矣既出封淮陽帝懼其習驕欲諷以推讓之臣念章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特起廢為中尉憲王卒賴其風導以寢異志此有備無患之明驗也向使公不樂畎畝進序朝請上重公者行或簡相漢藩施其溫克抑畏之規自然消其携心必不至自蹈非常以貽大戾公之功名烈烈與玄等無疑矣而乃去彼取此其志誠深遠難測哉世傳成祖能容伏節高尚之士培治世精神以故公得竟行其志云昌積曰楊子雲有言君子德名為幾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然實蜀之產也古謂蜀多大隱之士以奉祠公觀之詎不然耶公托素人主又非若嚴湛冥之平生於岩著也棄華而就高尚尤不其難哉

趙烈士傳

侯一元

嗚呼野馬滅日月揭江河急砥柱立庶草歇祇松桀百鳥匿獨鵲擊天地萬物盡然而况人乎余嘗感慶卿聶政之事其始以親故不敢死目攝不足死而不死其既也七尺之軀若委土焉勇怯之用庶幾乎龍蛇而君子吝之以其用死睚眦攻伐之間也如令敵君父之愾除宗國之恥即司農之笏常山之石曷殊焉悲夫處死之難也雖然抵鵲之王惜矣豈比世大夫明哲長樂老優游瓦全者哉奈何

金明文苑卷四十二

七

金明文苑卷四十二

八

一槩之刺客靡平歲嘉靖壬子賊連倭夷劫海上所至戎士鼠竄公私狼顧莫有允綏膺賊者賊狙勝益深遂燒黃巖轉掠不復制樂東鄙水坑趙氏者世家也賊以巨艦一夕奄至其聚趙之士女或執或逃賊既悉輦其貨方整居放兵四劫凡趙氏豪俊素稱驍健者皆走匿喟息草間無敢出氣天不泯趙氏烈士蹶興迺趙君某者聞難則辟其妻子他所已乃大呼持挺出擊連仆數賊顧呼其子弟曰勿走賊易與爾又前更擊遂突入其陣意氣彌厲賊走且僵盡釋係累委鹵獲道上以餌追者後援不繼一賊出于厠縱君以矛傷腋悶絕然賊亦破膽迸退趙子弟緣君而奮者五人斷盤傳頌相與尾擊乘勝逐賊及舟迺返是日也斬獲首虜三賊扶傷而歸死者無算子女之俘取之賊手課義疇勳君為最焉君既輿歸其家猶呼其左右曰賊可擊也蓋掖我以從賊復起行數十百步距躍高岸困頓迺還且死家人環而哭之君張目曰勿哭人百年會有一死吾今者脫嬰孺於屠剝免女婦於僇辱不鹹先世之宇不隕家聲吾則有以死矣語卒乃絕君家徒四壁非有錢財顧惜也平生言訥訥不出口非賈勇者也又非素學問習聞仁義舍生也其敢決輕死蓋天性然不以借客探丸而以扞宗斯狼臙所以君子也維時大中丞王公聞而賞之曰嗟嗟烈士哉介冑之士有餘怛矣爰蒐戎壘用鉞情驕河陽之憤一朝改色於是大將臨戎輕舟破浪遂一鼓

而破賊人曰大中丞之伐茂矣然楚國之勇激於式璽大
中丞按劍擊節嗟嗟乎烈士而海賊滿有以哉有以哉
固知威天下者鉤戟長鏃不鉅於節義也或曰往者賊入
黃巖宿留其地延及傍邑村落數十百里皆盡向非趙君
之死吾邑亦斷左臂矣蓋安平以畫邑始義江淮以睢陽
打敵事有鎖而功鉅者孰知君之為烈哉嗟乎君則死矣
而名不滅彼求活草間者寧終不死耶更數十年既皆煙
滅漸盡與鳥獸草木同腐孰與君久長哉趙宗之良某某
爰相與伐石表君之烈以風後人

岐山叔父小傳

侯一元

二谷子曰茫乎幽渺哉天道余莫測其倪焉每旋觀民故

皇明文範卷四十二

九

曾察所繇未始不茫然悲也世常言禍福有本自幽隱生
以徵諸耳目所觀記常不酬時大率刺焉儒者多方則揅
之以經變曰理從而數逆者也從者經逆者變欲以籠其
紛榛納諸環中余嘗督君說以為善惡自人所祈嚮有殊
耳禍福者遇也無緣而行猶寒暑晦明也時然而然寧有
所繇者耶故君子不沮喪不雄成不逆來不蹙往油油然
從而徂斯不亦達人大觀哉生死之於禍福大物也而生
死有大較焉曰短修短修有大較焉曰正變自箕範明命
極福以示威嚮民莫不尊壽而賤夭樂夷而休難有蹈所
惡則相與翹其疵類以明有召若裴氏之前鑑子安是已
尋其言有條余獨以載籍所稱冥勤其宮而卒水死楚妃

需符而入漸臺之下李白才也沒於采石杜甫志比稷契
漂死蜀江張世傑營宋社稷身禱盲風不露竟覆崖山此
數子者當安所獲戾而至是易曰過涉滅頂凶無咎此言
行不自己則無所咎也且王子安文行不掩未聞其有大
詬也並時而生者巨賈大對貪狼窺竄之徒眾矣咸壽終
於寢不聞他患以勅方之不猶愈乎而謂禍福由天意奪
此與彼何其俱也凡修短不齊齊於盡所由盡不齊齊於
化由今鑒古尉骨一矣在所存而已誠有所存雖湘江流
人吳門放士會稽巫女名隱隱欲欲而傳後世自汙泥顯
無所存則雖錮南山周石椁為藏送者畢乎同軌前緋萬
人數世之後無餘處矣是以莊生為螻蛄管晏明不在我

皇明文範卷四十二

十

王孫富人而用保墓非詭情而妄談也彼亦有大揚摧以
然悲夫余岐山叔父為人修文慎行鄉黨稱寡過焉弗逢
有司以貢上春官業國子訖事還至浙風于錢塘溺焉余
既盡傷骨肉而重哀斯文背膺交痛咽弗語者久之客或
謂予岐山子之死非天道矣禮云君子不弔溺為忘孝也
自昔而倖之獨如岐山子何余曰六經自秦火後多贗而
禮尤甚果若所云則是澤國之民終不可為孝而冥以下
凡水死者皆不得奠楹致客比於殯民何不幸之甚也凡
禮經踏駁多是類不足悉摭擊余既粗明天人之際復次
叔父之行較著者一二以發其凡俾誅者有擇焉叔父興
寧公之後興寧公仕興寧也患於政民尸祝之再傳乃至

叔父有昆弟而伯考無嗣以叔父嗣叔父之考鄉偉人長者也賢叔父愛之雖外嗣常父母之不使伯叔已考卒叔父行三年喪士友諫不可則請期衰而心斬是歲當大比士故事士大比不得辟期以下喪而新督學某公者有嚴聲士人人自惴用是學官以法強行叔父比至則前泣願納巾服為編氓終夜督學不可竟弗信愈益切之俾為文文不滿數行手卷傳然以白督學督學嘆曰允哉孝子乃欲以不終試丐吾罷舉也雖然以文則子不當廢舉舉之大人道孝為大孝善喪為大俗之敝也齊斬而銜酒肉越縋而從慶勞或乃乘而講牢必妥錦稻若平時命曰借婚仕者喪未斷有所規取即窺文書損月日變服而趨利鳴

皇明文範卷四十二

十一

呼叔有自致至隆抑梓從禮復被心哀痛不致聲利如叔父者耶叔父既嗣伯考襲有其廬乃獨處廬東偏而以其西偏居其生父昆弟之遺孤孀人曰岐山子哀其猶子而借之居廨後叔父竟不言借借者久之亦自以已物則反數有短長謂叔父盍歸我直我且出而其責直高叔父如所責償之無愠色人曰岐山子乃以已直市已居也此亦世人所錙銖較者叔父尋丈而委之叔父美髯髯工談討與人言時時雜以諧謔莫不雅循有致凡人情物曲委瑣蕪穢者自叔父發之即融酒開暢文彩琅然聽者不忍去以是歡於人人至其臨大是非謀大疑凜然舉幾不求調於人人亦以是重之知其非無町畦者也嗚呼已矣計之

日邑人士無賢愚疏戚知不知皆為流涕哀誄並與有黃鳥之餘悲焉傷哉叔父今且駭虱乘螭從文魚而侶伍子入湘弔壘及河唁狄古之人若林咸希風而來最矚然泥滓齊光日月豈復戚戚兒女情哉知叔父者其無噉噉然以怛化為也嗚呼悲夫二谷子曰余所次岐山叔父行事不能什一爾乃余則以為人道莫尚孝慈者矣叔父致孝而閔於制務卹孤而弗效之尤也豈非難哉乃其細小則薦紳先生類能傳之然亦得其一曲以言乎大全猶有憾焉往余邁叔父金陵也蓋同卧起連觴豆數日乃去云叔父法語森森與之處日起畏余業已恠憚之昔武帝謂東方生何言之善竟得其死叔父平生語多詠今不詠顧益莊聰之乃無一語不依於仁義嘗謂余曰某公為我道某事罕人之災以為功而不知其鄙細也又曰某公所圖不甲也行喪掌矣豈為哲幾者哉又曰某子可與善某子可與惡一一盡條貫而不苛核將別送余都門手而曰語我二子讀母嬉我且旋至言琅琅然未絕半余耳也魂黯黯焉期而至悲乎悲乎叔父之所不可傳者逝矣夫雖然叔父不斷悲而悲人聞而莫不齋咨不斷傳而傳君子有美言燁然而簡編令百世之後知叔父賢也叔父雖杭流入濟以柩終亦優於屬續還寢遠矣

張隱君小傳

王世貞

張隱君有子曰獻翼少而多長者之遊時詩誦寓手燕中

也且曰父實賢吾方因為諸生度無可以顯吾父者奈何予則雅已從吳門豪少年慕說隱君者微其事以獻翼指而為之傳君讀書獵大較不好為章句棄之北走燕遊其游閒公子日馳章臺傍換琴榭扶踰陸博從耳目暢心志衡施舍蓋基年而橐中千金裝行盡乃歸父元平公撫之曰兒勞苦休矣君謝就舍已爾然心數曰身幸壯奈何不力作而後吾大人奉七尺也繇是治養生大指以精出入時低昂操其贏而已不欲受諸壘市筴然有天幸往往奇羨甘親之餘斤而治齋室場園竹木基沼以第就理居閒蓄古今石刻彝鼎壘洗書畫既具甚夥客至輒留留輒觴咏出傳翫之竟日夕弗勸也即客有緩急謂君者毋不

宣明文範卷四十二

十三

極意去君之急客也先於已以故里中豪爭趣之家寔笑者負責問者人人自相語何所得張君乎張君秉濟矣君故以豪顯第其內行淳至恂然君子也君之母疾病君禱於天封右股而進之愈又行賈覺心動曰大人得無恙乎趣騎歸父則已困牀第間待君而起其所以奉兄姊撫弟弟怡怡如也蓋終其身無幾微忤君所為厚稱長者天性耳其自喜則不羈為一切拘檢之行武丘石湖上方天平諸名勝履跡恒滿杯而罄榼而鍾之不為方喘不為日以意自師逍遙尚羊者三十餘年凡吳之出新製冠幘衫恰酒削胃脯傳於人即君手也諸少年以伎求高君竟弗得也君有三子俱穎秀伯仲名能文章聲隆隆起郡邑

守令請從納刺相踵君謝去母所報客從容言有某事某所可以某守令解也君感額曰以吾毫而從兒子輩操如大夫權乎趣觴觴之即不煩客言其事類如此 奕鳩氏曰予不識張隱君何狀也第聞於豪少年者如此友人黃淳父云君名冲字應和其先世鍾離徙金陵再從吳為甲族或曰張非隱君子也其槩稍類俠然噫是不聞有俠隱者曾連侯羸之流非歟今夫士居平跡馳不為當世用者其所負挾誠大意不欲小用之也然又終其身不能不小見之於乎予之所以傳張君者小矣

文先生傳

王世貞

宣明文範卷四十二

十四

余讀太史公敘致九流碩獨不及文章家言詎孰乎哉誦者少其貶詘節義然至於傳田叔司馬相如抑何其詳置厭志也范詹事為漢書稍稍具列獨行文苑稱有尚矣夫余自燥髮時則知吾吳中有文先生今夫文先生者即無論田畷孺孺裔夷至文先生嘖嘖不離口然要間以其翰墨得之而學士大夫自詭能知文先生則謂文先生負大節篤行君子其經緯足以自表見而惜其掩於藪誠無所重文先生然文先生能獨廢藝哉造物者不以星辰之貴而溥雨露卒亦不以百穀之用而絕百卉蓋燕所重也文先生者初名璧字微明尋以字行更字徵仲其先蜀人也徙廬陵再徙衡為衡人至元而有俊卿者以都元帥佩金虎符填武昌次子定聰為散騎舍人定聰次子惠為具贊

遂為吳人惠子洪為涑水教諭子温州守林先生父也先生生而外相八九歲語猶不甚了了或疑其不慧温州公獨異之曰兒輩晚成無害也先生既長就外塾穎異挺發日記數百千言嘗從温州公宦於滁以文藝進景節中莊公讀而奇之為詩以贈然先生得其緒於門人往往舍下學而談上達因絕口不名莊氏學端為邑諸生文日益進俄而温州公以病報先生為廢食挾醫而馳至則歿三日矣慟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察合數百金為温州公賻先生固謝不受曰勞苦諸君孤不欲以生汚逝者其郡吏士謂温州公死廬而先生能為子因修故郤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先生服除益自奮勵下惟讀恒至丙夜不

皇朝文獻卷四十二

五

休於文師故吳少宰寬於書師故李太僕應禎於畫師故沈周先生咸自愧歎以為不如也吳中文字秀異祝允明唐寅徐禎卿日來遊允明精八法寅善丹青禎卿詩奕奕有建安風其人咸所翫也自喜於曹偶亡所讓獨嚴憚先生不敢以狎進先生與之異軌而齊尚日惓然亡間也俞中丞諫者先生季父中丞公同年也念先生貧而才先生欲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先生曰朝夕鍾鼎具也俞公故指先生藍衫曰散乃至此乎先生佯為不悟者曰爾暫散吾衣耳俞公竟會不忍言遺金事一日過先生廬而門渠沮洳俞公頤曰通此渠若於堪輿言當第先生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傍民舍異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大

生渠奈何先言之我終不能為文生德也先生業益精名日益重寧庶人者浮為慕先生貽書及金帛聘為使者及門而先生辭病亟卧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邱虛其左而待獨不能效枚叔長卿曳裾樂耶先生笑而不答亡何寧竟以反敗於是尚書李公允嗣撫中薦先生於朝而先生亦自以諸生久次當貢至京吏部為持李公議以請超授翰林待詔翰林楊先生慎黃先生佐吏部薛君蕙名能博精負一世才以得下上先生為幸大司寇林公俊尤重之間日輒為具召先生曰坐何可無此君也先生為待詔可二年修國史侍經筵歲時上尊銀幣所以慰賜甚厚然居恒邑邑不自得上疏乞

皇朝文獻卷四十二

十六

歸寢不報又一年當滿考先生遂巡弗肯往再上疏乞歸又不報亞相張公者温州公所取士也用議禮驟貴風先生主之先生辭而上相楊公以召入先生見獨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先生毅然曰先君子棄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立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諄甚愧見生幸實我至是楊公與張公謀欲遷先生而先生逾迫欲歸至三上疏得致仕御史鄭洛書請留先生為翰林重朝論題之先生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屢常滿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為姻黨而寤者雖強之竟日不倦其他即郡國守相連

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號而先生所最慎者清即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徵王以金寶瓶他珍寶直百鎰贊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生慕先生耳蓋為一啓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拜以不得見先生為恨然諸所欲請於先生度不可則為募書生故人子姻黨重價購之以故先生書畫遍海內外往往真不能當贗十二而環具之里居者潤澤於先生之手幾四十年先生好為詩傳情而發始秀妍雅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蘇端明諸公文取達意時沿歐陽廬陵書法無所不規放歐陽率更眉山豫章海

香雨文範卷四十二

十七

岳抵掌睥睨而小楷尤精絕在山陰父子間八分入鍾太傅室韓李而下所不論也丹青遊戲得象外理置之趙吳興倪元鎮黃子久坐不知所左右吳先生門無雜賓客故常授陳道復書而陸儀部師道歸自儀部委質為弟子其最善後進者王吏部穀祥王太學寵秀才彭年周天球而先生之二子彭嘉亦各能精其業時時過從談權執文品水石記著舊故事焚香燕坐蕭然世外而吳中好事家日相與載酒船候迎先生湖山間以得一幸為快雖孺子亦習知先生名至市肆間強勉為善者其戲之曰汝豈亦文某耶先生事其兄奎恭甚內行尤淳固與吳夫人相莊白首也平生無貳色足無狹邪履貧而好施周人之急甚於

已見以為峻潔自表而待人溫然無少長無敢慢至九十猶矍矍不衰海內習文先生名久幾以為御史嚴杰母墓志已擲筆而逝倘然若蛇者諸生奔計上其事臺使者祀先生於學宮先生詩文集若干卷有甫田集行於世丈夫子三人彭為國子博士嘉為吉水訓導堇先卒諸孫曾中多賢者王世貞曰吳中人於詩述徐禎卿書述祝允明盡則唐寅伯虎彼自以專技精詣哉則皆文先生友也而皆用前賢故不能當文先生人不可以無年信乎文先生蓋燕之也先生晚而吳中人以朱恭靖公希周並稱夫朱公者恂恂不見長人也何以得此聲先生哉亦可思矣余嚮者東還時一再侍文先生然不能以貌盡先生而今可

香雨文範卷四十二

十八

十五載度所取天下士折衷無如文先生者迺大悔與先生之子彭及孫元發撰次其遺事

徐母許太夫人傳

王世貞

汝寧君之母許太夫人卒則已徵濟南生志其塋汝寧君意未已泣而曰傷哉貧也竟無以饒慰太夫人矣謂不穀也者庶是不穀以奉夫人食庶也謂不穀宜出是不穀出而棄太夫人也謂不穀母宜出是以母出全不穀而奉太夫人意也天乎傷哉貧也君子聞而悲之蓋太夫人故少慧其父母絕憐愛其女為偃蹇丈夫子至笄始得承德公承德公業已三十餘廢著而就贅許諸為贅者嚴事其舅事無所問諸贅婦亦多操內權太夫人即不欲操內權曰

吾敢挾吾家而驕所天哉承德公雖以授書佐生然時時苦不繼而又中任俠好客客至則母問登暮責醇鮮室中太夫人專績紡為粥甘好恭進之不令承德公知所由來也太夫人雅善繪事妙絕具興人以為管夫人復出爭購之太夫人時不憚撫圖嘆曰此我所從取給者不爾吾且瘞吾筆矣汝寧君為兒時承德公昵不欲就外傳太夫人顧課督不少貸口授書機杼中篝燈熒熒至丙夜矣承德公歸自酒所笑謂太夫人若代吾為家又代吾為兒父吾又何慮哉汝寧君舉進士至比部即承德公客日益進顧其於貧自如太夫人愈益勤拮据業生曰公終困我耳兒幸貴奈何以父客累兒汝寧君之讞獄江南及一再守

皇明文範卷四十一

十九

汀州汝寧有聲最後奉太夫人從之汝寧居數月太夫人私喜語阿嬌若曹沾沾妄謂二千石重即肥羸其老人外愧不能逮若然庶幾稱吾兒哉汝寧君坐飛語以比部謫告太夫人徐曰吾嚮者固疑之若好從文士輕薄王生輩游宜其及也若母負守且休矣汝寧君婦里居可二載念太夫人老不欲出太夫人固強之曰天子下尺一不旋踵奸逆如婦賢者東園是為羣俊先此豈若高卧時耶若居不能效酒則懷胃之技給我乃又不能走國門白見寃狀以升斗之祿祿我何足明臣子哉汝寧君次且久之不獲已且意太夫人健善射乃別之選部大臣念汝寧君賢亡害六日為補長蘆判運兩月遷貳瑞州而太夫人已前卒

於家矣太夫人卒之踰月汝寧君扶服婦以書抵王生如初語又兩月而王生始克為之傳承德公者諱東以汝寧君比部封稱其秩汝寧君名中行以文行顯贊曰以汝寧君之志養即不逮終無其損何至乃自抑斥如趙苞溫嶠哉其區區欲用閭第之德借金石不朽其逝者志則可閔矣語曰蠅附驥日千里然則世之淑節懿範施於家室泯沒何可勝數哉何可勝數哉

桑悅傳

閻秀卿

桑悅字民懷居海虞之沙溪穎悟博學凡讀書過輒焚曰既能憶矣何所用之敢為大言更不量已嘗銓次古人以孟軻自況班固屈宋而下不論也有問韓文曰此小兒號

皇明文範卷四十二

二十

頃之聲問翰林文學曰虛無人舉天下亦惟悅最高耳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由是喜俠者多慕焉海虞水利素亦重部使者每駐節悅詣謁之書刺曰江南才子桑悅拜時悅為博士弟子固不當刺又厚誇使者大駭不解其為何物人問左右曰書生也廼延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即索筆請書足使者敬俯因規之子大夫服高世之資弘博無前正須玉立以待昂霄晉人衰世之習非所宜追者也聞者屈迹一來與特可異不有今日幾失商金若更不裁是有孤白之表而反襲之後以貢士試禮部文大奇典試曰豈江南桑生耶狂士在士遂下第大學士丘璉慕其名召令觀所為文給曰其人譔悅心知之曰明公

謂悅不怯穢乎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然則生試為之歸譏以奏濬稱善濬嘗饋以狔項悅詰謝濬曰狔項奚何如生固甘之否也對曰使悅嘗上乃為樂所不足甘而一狔項何殊草具哉初悅名在乙榜至是調某州博士濬贈之牡丹一種戲曰後當遷洛陽令故遺生索家紫對曰明公知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其便利如此山東提學掾將行詣濬別濬曰某州博士桑悅有文才宜加優禮掾至州不為迎掾問長吏悅今何在豈有恙長吏素遭狎侮皆啗之曰無恙此人虛有重名自負不肯來掾使吏往令之悅曰連宵旦雨淫此傳舍泥家室皆不康何得候掾言既據胡牀坐吏報歸掾益兩吏使促之必來悅怒曰始吾

即移所便坐按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悅曰匡衡講經書能解人願今予亦復能乎對曰悅所談玄妙匡衡不敢望假令匡衡而在可使解願何但名公願賜清閒之宴御史壯之令坐講悅因跣足捫麈御史不能禁令出後復薦之遷長沙別駕尋轉郴州州迫西戎荒落殊甚悅不堪思歸因作詩有鸛鵲道我行不得杜宇勸人歸去休之句會丁外報服闋遂不就居家益不飾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論曰以民憚之才加之繩墨上可以休贊龍章下可以美垂兔跡蓋文以行彰位無虛踐也而落落下僚豈命也哉文則雋拔欲使端士祖述難矣世固有雅量之賢成就其志謙尊君子不亦相去遠乎其所以詆笑皆古今名碩固難盡是亦難盡非傳曰嘆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則其大較也孟軻在當時無所遭而民憚稱之可謂千載知己推原其意豈亦以軻為狂耶狂者未嘗無人至如民憚可與進取者也

張靈傳

閻秀卿

張靈字夢晉吳縣人家故貧靈作業間至靈始讀書好交遊為俠客至不過具器而必欲極其歡靈醉則使酒作狂每嘆曰日休小堅子耳尚能稱醉士我獨不能醉耶所與遊者具趨唐寅最善寅嘗擬遊武丘召靈與俱往促之尚卧寅抵腹所呼曰日高春矣睡何為得無夢晉乎靈覺怒曰今者無酒雅懷殊不啓方入醉鄉又為相覺寅曰所

以來固欲邀子靈喜加衣起遂與賓上舟扣舷痛飲作野人歌會數寶飲于可中亭且詠詩靈曰此養望登高不過弄杯酒耳固不能詩而抽心思豈不過誤哉因更衣為丐者上與之食啖之謂曰卿子厚潤屋之資當四美之會豈高能賦又有大夫之才此誠皇矣奉卿子厚也吾所得之雖至薄而詩亦能請狗尾續賈笑曰丐者得無誑之哉平時賈所為詩有蒼官青士扑握伊尼諸詞因以問靈靈曰蒼官松也青士竹也扑握兔也伊尼鹿也賈始駭今賈靈即揮毫不已凡百絕抵舟命童子易維羅陰下令迹絕賈使人察之不見也皆以為神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絕初靈與賓俱為郡學生博古相上

皇朝文獻卷四十二

二十三

海上三神山人傳 宗訓
渤海中有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五山高下周旋三萬里臺觀皆金銀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始山無根著隨潮往還帝因仙聖毒之乃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而並峙焉其後輿嶠二山沈於大海故今稱三神山云金陵有楊子伯海者振奇人也余見其詞不實思翩然捷出今文章家如客部朱君比部盧君者同聲謂之不凡余是挈之以下上乎千古墳丘左遷固朝左穀而夕莊騷相與游乎文章之圃樂融融也一日對予宴坐謂訓且遠游於海上三神山矣予因駭而言曰吾聞威宣燕昭秦皇漢武嘗使人入海求三神山矣未及望之如雲及到而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挾其船以去若此君豈能至抑其如覆溺之險何伯海氏如弗聞也者余乃以是出而號於眾曰孰為伯海之友今欲已其游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其友皆左袒焉則又號曰孰為伯海之族今欲已其游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其族皆左袒焉則又號曰孰為伯海之戚今欲已其游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其戚皆左袒焉明日伯海咲而語予曰吾見方丈瀛洲蓬萊矣吾見羨門安期生矣吾見其黃金銀為闕矣余聞而大駭曰若給我耶尚未見子之舉跬步而出宇下也若真給我耶伯海氏曰吾直神游耳形豈動哉默焉恬焉如從枕席上滄溟一瞬而三神山至矣瓊兔所照接之以

皇朝文獻卷四十二

二十四

暢吾形芝嚮所來納之以醒吾耳目吾有樂於斯也一月之中而日一游焉一日之中而時一游焉是在吾一室之六幕也彼威宣燕昭秦皇漢武求三神山於海中者誠嫺嫺之歎言耳因自號海上三神山夫人夫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室無天遊則始勃礪而伯海氏者且有有三神山涵泳於其心逍遙於其室也又安得相攘於六鑿勃礪於姑婦耶是以見其詩賦圖画咸稱其似有仙才云伯海氏名一洲又號為萬容外史王堇小史氏曰昔人謂儒家之有東觀漢記道家之有蓬萊也而今之在東觀者豈皆仙才耶使伯海氏得在東觀未可以今之凡骨稱之也說者謂司馬子長嘗西至崆峒東漸滄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八皇南文範卷四十二

二十五

谿谷生傳

馬駙

谿谷生不知何處人亦不知其姓名好黃老嘗讀伯陽父書至歸守谿谷之論嘆曰嗟乎伯陽父謂我矣又曰是我翁可人其道當從因自號谿谷生人故無少長貴賤皆呼谿谷生聞人以此名稱輒狂起舞舞已仰天長嘯或抱膝

誦伯陽父書不絕口客至無主客禮亦不為送迎谿谷生性冲素不為新絕崖岸脂常圓轉與世浮湛然頭方不會公府事見達官貴人直以頭搶地或負壁終無一言即言皆情况空洞無外矣契語乍聽不可端倪或以事苦谿谷生谿谷生晚拜遲下遇醉即卧酒醒徑去人曰生詐人也今天下為利者十室而九生頗自以為遠聲利邦滿西有漢人舊陂決水種稻歲可得萬石群赴生曰事主兩郡倖兩倖皆有子從生遊生啓口即得願奉陂上畝十之六為生壽谿谷生罵曰若等自謂誦法孔氏孔氏吾兒時為塾師所強今老且廢盡忘僅記其書有所謂舍己之田耘人之田者讀其書而負其言吾為若等不取也后土祠前

皇南文範卷四十二

三十六

有廢垣隙地下直闔閭屋其上歲可得萬錢有好生者奔告生生謝曰夫利者害之門也強者怨之府也私者謗之致也名者實之實也利入則強出強則私私著私著則名立名立則謗生謗生則實亡某雖愚不願為也生嘗間行市有父老見而驚曰是嘗上書忤公府公府惡其直誦其辭于衆期必中生使選者百方擠撫無所得又上書御史臺直言其過被逮而辭不屈久之終無以坐奇氣直節勃勃動人有古史汲之風著書數十萬言言久安長治靖遠御侮之道今乃為黃冠服舉止羞澁如細民女子一變而至此耶然終不得其姓名或曰唐陵有馬駙次甫者即生或曰非也生年過百歲道成入著齋洞天著書書成而隱

多往來江湖間人有見之者 論曰谿谷生有道之士也予嘗聞父老言生於天下書無所不讀功令嚴苦少欲以事功顯慨然慕賈誼劉蕡之為人中更事變去而隱于老氏又曰生好遊經闢九日山上赤城四明自浙歷三吳浮淮泗放呂梁吹笛桓山之上由齊魯達京師久之而歸歸道成不復出矣又曰生雖學黃老而不廢人倫佳時暇日奉母出遊生為古衣冠時時起舞母前為壽御內嚴兄弟宗族皆有恩義友朋觴詠竟日急則可倚生亦曰貧病患難無所歸是常婦我依約玩世其於孔門伯夷少連之徒與故曰生有道之士也

劉烈女傳

馬駙

齊南文苑卷四十二

二十七

烈女姓劉氏小字粉兒高郵之興化人也少許秀才具作正德己巳夏作得末疾瀕殆私謂其母曰父母為作聘妻今旦暮且死誠得一見之死可無憾母以其意諭劉女初無難意遂與其母詣作家烈女進作卧內屏人語移時不休母候良久入趣之與歸猶執手戀戀泣數行下比出轉首還視又數四不休作疾尋愈後九月竟死其使人傳計音於劉使故嘗通往來者直達寢烈女時晨起理髮聞之驚悸手中櫛幾至委地遽引被蒙首面內而卧家人呼之飲食不應至午蹙然而起盡取其平日自為之屬凡為吳氏嫁奩者滿一櫛使持送夫家時一姊以寡婦與烈女同室居以微言勸之曰吳生已死持此將無用妹獨不為他

日計耶女曰不然具生未死時誓業已許之况是物本為具設計不可留烈女殊無戚容但默默屏坐是日不復進食抵暮父自具歸隔戶呼女曰兒自免憂他日當求勝具生者歸汝女亦不異但以一二辭復其父雅不類欲死者燈下復理髮不已寡姊以烈女故好潔不慮有他志坐久而先卧一婢卧牀前漏下二鼓度二人睡已熟取素絲束髮上下易以青布衣遇要領過節處悉用密綫紮合至不容隙檢所御簪珥并私蓄白金幾百兩真一篋完鎖甚固呼婢子起給曰吾腹痛甚欲與汝如廁父母問時汝弟應之既至廁又給其婢曰吾腹痛不可了先入卧內昭陽城中故有市河烈女家瀕河居婢既去烈女遂溺焉四更寡姊醒不見烈女始驚父母皆起婢具言多獲之瀕河之門已開去之數十家女之屍偃而浮焉既歛其貌如生父母不欲違其意竟以死時衣入棺而葬烈女于作墓中烈女死時年十九其事喧動邑中憲使者上其事于朝不報論曰烈女無詩書之教年又少未嘗更事顧烈烈如此蓋天性也哉然吾于烈女有感焉士大夫讀書學道遭變異趣委身異姓前日所學者何在至媿一女子蔡文姬李易安文彩咄咄動人君子謂其行大勲不若也烈女死事吾聞之羅縉氏經蓋其鄉人云

練侍郎傳

陳德文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

首陽之下人至于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詩言諒哉
晉書傅道錄至稱練子寧死事未嘗不嗟咨津涕淚下而
不能已夫王燭死重寶者實死彭城烈失而子寧死尤慘
且烈洪武十八年高皇帝庭策士子寧禮部奏名第二
入對言朝廷用人徇其名不求其實小善遽進而小過遽
戮之以有限之人才供無窮之誅殺因歷陳古人所以教
養任用之道書數千言擢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子寧益
新淦人少與金幼孜遊嘗謂幼孜子異日良臣已當為忠
臣革除中以吏部侍郎改御史臺副都御史與聞國政靖
難師起子寧疏曹國公李景隆觀望不忠願斬以懲賊又
憤激請先伏誅皆不聽會衡府記善周是修靖江直史蕭
周道疏詆用事者弊忤用事者子寧獨奮曰國家事至此
尚不惜人言顧所論吾過有無何如眾於是釋是修等不
論文皇帝繼統召子寧責問不屈死親族以下坐徙死
者數千百人猶有言建文之臣不順天命請追戮之帝
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又語學士楊榮曰練子寧在朕當
用之夫王燭龍勝非不死死不托孤膺寄採薇積餓從容
引決子寧固親信誼均休戚不得同日語也恒言烈士殉
名練子寧實殉名者抑諸仲尼所稱求仁得仁者非耶志
曰背開練子寧幼從鄉長竹莊先生學命詩水竹村居子
寧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擣龍庭其志少則然
矣高皇帝聖性嚴重子寧布衣慷慨犯之今其言固在

也非見定於素哉夫士無直言敢諫必不伏義死節子寧
蓋臨難無苟免者死重于泰山矣子寧死百餘年同知王
佐良所著名金川玉屑集其文始出提學副使李夢陽
祠子寧新淦即金川書院建浩然堂嗟乎即使子寧同泰
夏墓王魏崇官豐祿不過師保死則僅其子孫祀之耳余
聞新淦映江人士各率子寧為縣人競立祠祀焉較諸其
子孫孰多寡哉是以君子樹勲立名當知所重輕則知所
以處生死

包丘子傳

張之象

包丘子者秦時人也不詳其姓字蓋隱于包丘之下故稱
包丘子云始時嘗受學於趙人荀卿所與上蔡李斯同師
李斯自以不及包丘子包丘子家貧傭傭為傭樂志厲節
布褐不完菽食不飽嘗結蕭以自給不受賤遺里中豪者
子或非詆之不為改色李斯將入秦顧謂包丘子曰斯聞
之得時者昌失時者殃今天下鬪爭客者主事子當是之
時而懷璧退隱不求用世內無以養外無以稱將畢命溝
壑而已夫人處百齡之內殆等隙駒何乃自苦乎包丘子
默不應鼓琴不輟斯逡巡而退有愧容既而李斯西入秦
事始皇帝遂立功名日益以顯貴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
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尊寵煥赫當時無兩于
是包丘子遺書風之曰蓋聞物禁太盛鬼瞰高明鄙語云
惑者知返迷道不遠如不知足則失所欲足下位崇尹望

名巨泰山而不察損益之際忽持滿之戒必有摧滅之禍矣夫鶻雖不恥卑棲知所遠害也靈虬不恥汚泥思以避患也顧子三復計之李斯弗從秦二世二年果以郎中令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論腰斬長安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仰天嘆曰吾早從包丘子之言不至此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其後數年而漢興高祖即位雅聞包丘子賢徵為太子師固辭不就將妻子逃去入大滌山采藥以壽終其所著書八篇曰包丘子言養生之事甚具有子三人頗修其先行俱為巨儒亦不願仕外史氏曰語有之鐸以聲自穴音以明自熱以故無赫赫之勢者亦無戚戚之憂李斯起閭閻千萬乘卒成帝業非不尊遠矣而懷操耽寵

皇明文獻卷四十二

三十一

不知幾許及既陷大獄始悔不用包丘子之言不已晚乎包丘子隱居蕭然世表如在孔門雖子驚原憲之賢亦不是過矣即漢之錄隱節者首言四皓然四皓暮齒猶為漢太子一屈而包丘子性在丘壑沒世不返又曷可同日而語哉嘗觀古逸氏俱多不具于篇余是以表而著之

張季翁傳

皇甫汈

張仲子者年少而有才人多樂與之游余亦締交焉仲子遇余良謹一日造余踞而請曰家君被褐隱市然而有古俠行年且六十懼其湮沒無聞也願先生賜之一言以圖不朽此與酌大斗稱千金為壽者孰久暫哉余曰敬諾乃作張季翁傳

季翁名冲字應和中都鳳陽人也勝國時有仕于江路者避偽周之亂徙家金陵留季子賜署長洲徐一貴家遂為長洲編民自賜始也是為王父生子彥達彥達生景泉生準季翁父也並善治產積而母氏李孺人又能持陰教相之富埒吳中季翁緇歲即慷慨負氣不為崖檢從師學求知大義不習文辭事父母處兄弟以孝友聞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皆質焉所議務協於義曰禮求其平易可行令通乎人情耳奚必拘學泥古哉甫壯嘗歎曰丈夫處世不能冠纓結綬乘軒擁麾以快其志當游俠四方安能僂卧牖下事一室乎乃齋中裝去之京師與長安少年為鬪雞走馬蹴踘搏蒲博塞之戲間與高陽之徒酣飲擲博擁

皇明文獻卷四十二

三十二

姬促坐哀箏順耳食揮萬錢即貴人過之睥睨不為動色也都人士咸嚮慕之莫不延頸顧交焉後語人曰偉哉帝皇之居平賤臣何幸仰觀宮闕之麗基高之固衣冠玉帛之會奇貨雜賄輜輶輻輳之殷與官儀之美乎蔑以加已請止矣遂歸省庭闈叩首泣謝棄養之罪親亦撫而為之歡勞焉及視家人產力勤自約與童僕同甘苦至營堂室必華敞所蓄器物玩好必精巧雖鉅室未嘗有也其衣裳成削之製輒為增損俗尚褒衣高情曲衿侈袂故為狹小以矯之所簪帽服履履恰佩鑿囊人皆效之終莫能及也對密親良友談談謔浪一坐盡傾而卒歸於正類託諷焉客有匱乏好為賭給或窘迫求歸能為之拯護族人忿爭

決訟不取邑令之命而信季翁之言雖里中無賴亦善遇之而勸之改悟由是人益多其義烈貴人長者轍跡日盈戶外而季翁益為醇謹母敢驕詡所生三子長曰鳳翼仲曰鳳翼季曰鳳翼並聰穎能應對有所占屬如宿構馬廣延名師誨之三子彬彬文雅矣貴人長者忘年與之交先為季翁起居乃日設賓客可供十人饌旨腴充於園方為長子仲子俱為太學生分游兩都季子選為郡學弟子員將昂立以盡交海內藝苑之士矣中歲婚嫁稍畢因好山水之遊年踰六十輕捷如少壯時往來虎丘石湖之間或操小舟載酒肴以行或與二三交知徒步徑造令童子携壺榼以隨誠其子曰汝曹不得復吾此流飄飄然有乘槎

有明文範卷四十二

三十三

上漢意因號雲槎更示無繫礙云此其細行也若夫倒篋而慕孟公之風折券而弘馮生之量推產以敦愛讓剖肉而致孝感庶幾篤行君子之舉焉三致千金而再散之此與觀觀半財者安可同日道耶司勳氏曰大史公謂戰國四豪皆因王者親屬藉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矣然其勢易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矧聖朝法禁之嚴不得扞網踰軌惟信義節烈足以回風激俗使人率履向化季翁近之矣夫生也有涯而名垂無疆古稱三張公濟其昌遲爾顯揚善者之獲報彰彰哉

崔鑑傳有序

吳桂芳

上二十四年九月余自雲南都來董行廳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父嬖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激義請于朝上可之得減死論余親訊其事壯其志為作傳焉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于市性嗜酒有親娼者善治淫聲佑聞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善楚之娼由是益肆如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泣泣忽鑑自生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為娼婦所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

有明文範卷四十二

三十四

怒曰母第安志勿它也語畢即潛入生舍挾刃以歸躍娼所在娼適掃於廳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刃刺其左脇深入寸許娼隨斃鑑以刃匿櫥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殺人者我也母何罪眾不信欲舍之鑑曰君輩不吾信吾殺人之刃尚存櫥下第視果然眾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石塘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賊死者悉發伍公輩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迺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

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為母舅辟情可矜卹其原之鑑遂釋論曰余觀於崔鑑殺娼金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志已變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于人奮義勇一刃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亡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廝犬傳

包節

河西有二將皆榆林人其一以失事罷官其一陞遊擊將軍統奇兵禦虜永昌方隆貴赫奕也罷官者將辦嚴婦喻

百兩文範卷四十二

三十五

林其廝養卒體慕陞官者即怫然欲去其主主因慰諭之曰吾已罷官市且入暮無用爾也惟爾所適旦日廝又潛入庖所盡懷其膏食什器上堂辭主人主人怪其膚突令掖搜之得所挾器廝怒罵曰吾衣食爾十餘年一旦以吾罷官逐去我又盜吾器以行何無人理至此也等格幾斃廝竟蒲伏投陞官者客有自涼州來為予言其事時予所善平陽賈適至賈嘗以予寓荒左惠所畜犬大產自西域甚悍猛不可近日繫維之賈每至輒掉尾跳踴留係而迎去則悲嗥頓仆竟日乃已後漸馴狎解其縛置之階序間每飯必啖之肉呼應搖尾皆省了人意若予素所養畜然矣賈屬數月不來是日偶一來飲之酒大伴不視賈戲曰

別去數月犬亦忘我耶比漏下送賈出門犬已先匿伏道傍瞰賈跨馬即突逝而前竟隨賈去時僕御左右見者無不嗟異謂其初伴不視賈後竟突逝也嗚呼異哉始吾聞廝之不義忍倍棄其主旋又幸見戀主如犬者人失而求之大吾重有感焉嘗觀史傳所載犬行義甚多其意竟若者若楊生脫厄於醉卧張然發奸於具餐陸士衡傳問於吳洛迺今觀之蓋信夫不以夷險燥濕易操士人且難彼獨何知能抗行規烈丈夫按犬在畜為金豈其累金天剛勁之氣而獨完其偏塞之性者耶廝養卒固人也列三才而函五常其行義顧不類可不為世道一大息哉雖然古今人類廝者多矣四公子而後暨田實衛霍之徒所養客

百兩文範卷四十二

三十六

千百為羣無不聰明才辨一逞奇獻盡傾動當世及攷其聚散離合之行則盡廝類也蓋以市道合者亦以市道去漢儒有言曰富貴無暴集之客貧賤無棄舊之賓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吾嘗有味於其言也客與廝皆終其身奔走于市日惟以威衰有無為念迺求為大而不可得大惟無慕於市故無朝夕無聚散迺能抗行規烈丈夫故君子不以慾亂真不以人滅天嗚呼三代而下臣貳其君婦貳其夫者何紛紛然類廝也又豈獨市道客哉

三友傳

包節

包子謫居河西之莊浪也政戎胡要塞四顧沙磧峭起穹廡炎列駐武之外即為異類城中雖多中國人然言語嗜

好不同念無可與為徒者廼開戶兀坐稿若樓枿未逾年
形神靡染悵悵肱矣廼適是朗之野際清冥之臺謂天
靈主人而問焉為主人曰吁此謂斯謬幽寂之病也何不
求畢簡先生與之為徒乎因歸而訪諸老氏之藏室通蒙
之蓬山始得畢簡先生者與俱其人則畜貯隱顯注渴注
澤嘗登左史之上建元張華之後乘與子惟然適也遠覽
義黃近徵鄒魯綜緯九流漁獵百氏探賸隱而撮菁華津
津有遺味焉於是乎忘其斯謬幽寂矣既逾年而予有瘡
痺之病是非畢簡先生所與能也廼又謂天靈主人而問
曰噉能則畢先生之所不及以瘡吾瘡瘳者有若人乎主
人曰何不求曲米君而燕友之也因歸而遍歷杜康焦革

皇明文獻卷四十二

三十七

之瘡得所謂曲米君者其人則色澤蒼黃其味芬馥凝縹
停碧照如蒼雲一屬杯盤像儀屢舞其權力能洽榮衛賜
百骸解疏屬助吟嘯北海所以騰書劉伶於焉著頌是故
繹紫臺之離然慰湘浦之鞿愁者惟君一人而已與之俱
傲然適也然久而有醒管之病是非曲米君所與能焉廼
又謂天靈主人而問曰噉能則曲君之所不及以瘳吾醒
管者有若人乎主人曰吁其惟虞音公乎公廼師曠伯牙
之權輿也其居不在太冥則在龍門子盍歸而求諸子因
是以物色其人得所謂虞音公者則鮐背龜膚頽然翁矣
然音吐號鐘韻逾振簫能於廣庭皓月奏白雪陽春之曲
翔雲舞鶴盤旋而下令人飄飄焉有丹丘玄圃之思風病

醒管閱外而蘇蓋陶寫情靈淋漓煩穢是其所長也予廼
知三子者形岐而心一術異而用同無非相須並濟以成
人於患難夷狄之地者乎廼口與三子者訂為程課晨起
與畢簡先生俱少選與曲米君俱又少選與虞音公俱如
是者又逾年三病咸除為歡彌甚始不知有戎胡之域矣
嗚呼三子者皆無懷氏之逸民也含醇抱朴澹乎漠乎本
無所求亦無所往窮通險易隨地可俱雖與陸雉原泳呂
梁當無難色可不謂金石交也廼觀交道類多闕闕來如
激矢去等絃絃灌夫任安之誼未易載見孰能如吾友三
子者可周旋終身不忍背棄者乎使田文而友三子也可
無言客翟公而友三子也可無署門徒朝塵而悔暮市嗟

皇明文獻卷四十二

三十八

何及矣嘗怪殷浩從東陽時與韓康伯別輒誦曹顏遠詩
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此固世路之恒軌物情之常
期廼忽感愴興言何見事過晚也無亦抱田程之悔矣乎
浩當此時何不與三子者為友而規規于一韓康伯孰謂
虛曠玄遠哉予性騎箕素寡朋從當市暮已無悔晚又得
友此三子者庶免于東陽之感矣擬銜恩東歸廬專材於
滄海之涯日與三子者棲遲其中以終老焉雖任灌氏且
謝之况其他乎要之善擇友者莫若天靈主人主人為誰
吾心也書為畢簡先生酒為曲米君琴為虞音公云

霞石山人傳

汪道昆

余觀作者之汚隆膏粟於風氣由漢下達則綠世屢遷譬

之晏日卒于不振明興驅左衽而反之正甄士奮起依僞
出日之光軼晚近而稱古人斐然盛矣然皆三河齊秦之
產而江淮秀異亦稍稍有隨之其疆弱有差則疆域使然
也新安地重其民深厚不浮依古以來文獻足述顧今之
學士大夫率高視一世其言不軌于先民善乎山人之言
曰吾鄉多泛駕之材使閑輿衛皆上乘也山人在諸生中
輒有志述作會有疾謝學官去遂一意修辭嘗讀史慕太
史遷為人作而歎曰丈夫不能周游四方友天下之士徒
抑首蓬戶享具微帚將為遼東豕邪於是操舟東游登禹
穴入浙觀海潮浮于五湖問閭閻春申故址遂杖馬箠之
秣陵朝故都焉入郢聽歌郢中望高唐汎雲夢而下其游

皇明文範卷四十二

三十九

知交傾東南之美矣比還郡中諸儒宿學爭願交山人
雖山人挾一騶奴篋書而出過故人厚善者輒肱篋發策
喜人彈射其文猶能折節後生務章人之善士以此益附
之入舍下惟讀書即家人治生業紛糾萬端不為亂其精
如此山人故多病乃學養生為軒岐之言必入其室其一
切從事不遺餘力蓋天性也客見山人具草若干卷請曰
自民黨號召郡中而多士響應願揭旗鼓偏示之山人謝
曰嗟乎古人成一家之言徒歲之名山俟知己者世儒紛
紛務懸書以侘海內何為哉確徒誦法古昔自託於無能
之辭奈何得當諸君子又惡用暴已之短邪客退語人曰
江叔子猶然務深藏彼其握燕石而冒王名徒豪舉耳

道昆曰山人善聲詩尤長於古體夫詩書之教一也其升
降相依今之論文者多不與昌黎及推尊杜陵不啻日月
余竊疑之或謂建安起靡麗之習陵遲于梁陳唐自陳伯
玉以下起而一洗之開元為盛夫持漢之三尺卑疵六朝
敢不受今唐削靡為朴而體益卑卑猶之秦人聞新樂端
冕去之乃拊缶鳴鳴為秦聲猥云可與道古聞者有掩口
而笑耳舉世方馳逐近體無惑乎布侯於杜陵及為古詩
且不能超乘而上則任耳之過也若山人之長言大都取
裁魏晉行年五十猶覺不衰千載而下奮臂先登立江
南赤幟吾郡有山人矣山人質行較著往往可書顧余材
薄無能為役山人方以論著顯故特書其大節云

皇明文範卷四十二

四十

蔡孺人傳

歸有光

蔡孺人真真福州太守朱公豹之妻也父蔡翁多女而無
子因語蔡媼後母舉女及蔡媼有娘父夢異人授之玉珎
十五至十五月而生女以為奇乃舉之即蔡孺人也孺人
生而端重寡言笑能讀孝經列女傳及歸朱公朱公時為
諸生貧孺人躬操作以資給之朱公父母在堂兄弟五人
皆同爨孝睦之譽洽于閭里朱公為御史受勅封被服布
素如其夫為諸生時始朱公舉進士令奉化再調餘姚其
後為二千石皆以清廉著聞福州縣中有鸛鳴二其子蔡
卿愛弄之欲持歸孺人曰爾父未嘗持官物二鳥亦官物
也竟不許朱公卒時蔡卿九歲其女七歲孺人泣語人曰

女吾出然終為他家婦此子若不立何以承朱氏宗祏改於察卿教之甚嚴每夜篝燈火令從旁誦讀時或加笞已復流涕中心實憐愛之也出入必令老僕隨之戒母與輕俠遊未公前妻有贅女孺人為取壻終身養之女死復收卹其孤嘗寄人黃金其家遭變奪卒不知其鎰但以杖數使二姬昇來及歸時或勸銘之而藏其囊孺人不許遂完婦之察卿已成立孺人曰吾死可以下見汝父矣孺人年五十奉佛道齋蔬十有六年臨死召戚屬分釵衣辭訣謂察卿及其女曰吾死母遽哭我以恒化俄頃整襟而逝歸子曰余至上海過察卿所讀其先世遺集自元仲雲先生以來三百年世有文學而朱公所至官者風節及觀蔡孺人之事海上稱詩書禮義之家有以哉察卿復攻文有孝行不愧賢母之教云

登明文範卷四十二

四十一

張自新傳

歸有光

張自新初名鴻字子庸蘇州崑山人自新少讀書敏慧絕出經傳疑義辟子屹屹未有所得自新隨口而應若素了者性心方簡無文飾見之者莫不訕咲目為鄉里人同舍生夜讀倦睡去自新以燈檠提之油污滿几正色切責若老師然鬚鬢喪父家計益不能支母曰吾見人家讀書如捕風影期望青紫萬不得一旦命已至是何以書為自新涕泣長跼曰亡父以此命鴻且死未聞有他語鴻敢忘乎鴻雖業此豈其使母之尸瘞與其兄耕田度日帶笠荷鋤

面色黧黑夜歸則正襟危坐嘯歌古人飄然若在世外不知貧賤之為憂也娶某氏未成婦母弗愛謂自新曰遺之更可得佳婦兒意謂何自新曰一與之醢終身不改既復吾庭遣之奈何母為感動更愛其婦兄為里正長多逃亡輸納無所出每歲終官府催科榜掠無完膚自新輒詣縣自代而匿其兄他所茹毒飲痛初無難色縣丞方鉉良吏也怪其意氣非常方受杖輒止之曰而何人者自新曰某書生也試之文立就慰而免之弱冠授徒少家居歲歸省三四泐衣草屨徒步往返為其母具酒食兄弟酣咲以為大樂自新意氣甚高視豪勢眦然不為意其中子弟多輕儇治鮮好衣服相聚集以褻語戲咲自新一切不省與之

登明文範卷四十二

四十二

語不答議論古今意氣慷慨酒酣大聲曰宰天下竟何如目直上視氣勃勃若怒群兒至欲毆之試于有司補學官子弟員居無何意忽忽不樂欲謝去忽得疾卒自新常自言衣食奔走不能大肆力於學方欲聚集古書沉酣恣意出其所得以成一家言竟弗克就其為文實博大雅而有奇氣無知之者具中英先生讀其文遂與相見因為知己亦以其崛強非世所取予欲使利刻砥厲以成完器時時規勸之或至聲色俱厲自新則未嘗不笑受之自新之卒也先生買棺塋焉臨有光曰余從自新游最久見其面斥人過使人無所容儕人廣坐間出一語未嘗視人言色咲罵紛集殊不為意其自信如此使少有所用則其強勵抗

直之節果敢激昂之氣必有以自見於世者淪沒至此天可問耶世之乘時得勢意氣揚揚自謂已能者亦可以省矣語曰叢蘭欲茂秋風敗之余悲自新之死為之敘列其事然閭里瑣細豈所以論自新者哉自新家在新洋江口風雨之夜江濤有聲震動數里野老相語以為自新不亡云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卓而身處微賤獨其宗親隣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

皇明文範卷四十二

四十三

食不足賸每竄突煙舉金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談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乃母子飽食孝子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嘆下隣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子櫛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己有飢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游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也

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取號以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與弟絳緇友愛無間緇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緇反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亦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其母錢終始無恨客華伯妻宋氏與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即君獨被完索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入見之以為市人也贊曰二孝子出沒於販夫販婦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飾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恒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諧瑟汝威卒變頑騷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少愧也

皇明文範卷四十二

四十四

黃浦先生傳

沈明臣

黃浦先生者上海人云上海雲間支邑而雲間四大姓曰朱張顧陸先生姓朱氏名察卿字邦憲少時人稱曰象岡已而自號曰醉石友人稱曰黃浦而黃浦最著於士林已而行輩以古道相砥凡相稱引輒曰邦憲亦曰朱生云邦憲為人美風儀肥白便腹穎敏踰四五歲時先輩以句屬對應聲答出人意外迺大奇之治春秋經課進士業超等十五補邑弟子員二十補國學連舉有司不第遂棄去攻古文辭文不作先秦兩漢以下語詩總唐初盛開才四大家語撰著已定人或瑕瑜之輒彈射易務當乃已嘗謂一字不經古人齒頰即非作者云海內知名之士咸以不

得交邦憲為不貲數故記室中未暇全數牛里內約
使趾屬于道性好客丙舍榻不得懸又喜佳客高談
抵人之急盡已財力鄉里有爭輒為分之人有德於
著之肺腑雖家人子女皆令不忘邦憲有德於人無忘
之矣郡邑長吏至其地者聞其賢輒先投謁過朱生車
馬塞巷入趨異之而朱生獨嘆自詔曰寒士當知此
楊推文字外無一閑語或謂先王之業究當世之務
聖馬客退輒開讀書有黃令文婦者雅重朱生朱生益
自退非屢召足不一入公府非以書通不自奏一劇後黃
令死朱生經紀報稱之不愧國士邦憲父兩為大邑余為
御史為郡太守所至輒有異政於樹立多才賢者後為官

皇明文憲卷四十二

四十五

人至雲間輒來報稱朱生固還不居有欲益其田宅者
以好言謝去之其人嘆伏謂生真長者而少古之廉夫節
士為不如云先是侍即趙文華者貴幸一時執其黨約嘗
持節督察江南軍事諸有事所部大吏皆股慄不敢仰視
生死在眉睫間喜怒故有司自太守皆畏道左若起侍
即故嘗德于朱之先世廼檄郡縣加禮朱生致之幕府願
以軍功起家殊顯之時上海令者為什忤劾克舉克舉奉
檄惟謹一日三及朱生門致待即意旨殊甚固欲強朱生
一行又言侍即接遇殊禮故實在朱生為朱生具舟楫供
帳使人肅候浦口趣朱生行朱生固謝不敢當廼勸舟一
詣督察所謝督察見朱生驩甚握手相勞告再拜問堂上

母夫人無恙飭治具飲酒酒酣督察示朱生乘時射取功
名意者三又令朱生多持其金錢為生產皆朱生皆固謝
之卒不可強督察反笑朱生迂然心殊大敬之有梁將軍
者見督察無此重客重朱生廼甚矣操三百金為母夫人
壽求生開說重用之朱生目不一睨蒙却之去已而侍即
死朱生深心哀之朱生九歲亡福州公母夫人蔡故嚴教
督生恩不廢法生事母夫人極孝敬無論其它即母夫人
所愛憎人生輒愛憎之俟母意稍解輒微言使薄其兩憎
者罪而母夫人棄去且數年矣家政一不改其故朱生性
辛酒善調州間之會每雜坐簪珥間鼓鳴瑟度曲合尊同
席驩如也及其至樂雖大故不問廼持蔡夫人喪三年諸

皇明文憲卷四十二

四十六

所幸皆屏去斤斤以禮自守戚容不解平居與故舊陳說
平生偶語次及蔡夫人決輒歎欷下不能收收疏筆數
筆舍養之死為殮葬兄子姊子幼躬養之甚已之子捐地
葬朝諫貞母他故人妻孥不能自存者時時修問遣人有
以哀憐之事干請者雖拂情難應亦不以拂情難應為解
奴產子死其人忠幹必自為文祭哭之又厚恤其私家事
兄弟恭謹友愛不廢歲規居嘗振人不瞻家無餘貲衣不
完采食不重味處貴人重戚間意澹如也所謂高志確然
賢操獨行者非邪白璧青蠅卒無毀玷以故鉅公長者修
文之士如吳門丈待詔徵明陸尚質師道文學彭年四明
張大司馬時微孝廉余寅張邦仁文學沈九疇皆士就一

貫任子屠本峻長興徐僉事中行興國具太守國倫郡人
林侍郎樹聲同邑潘尚書恩張知事之象董太學宜陽虞
士馮遷顧光祿卿從禮太學從德大理評從義相與折節
忘年為文字交生有八子伯曰家學仲曰家賓叔曰家教
季曰家法卓然蚤成明經修行表樹有時矣幼者曰家風
家聲家禮家政云沈明臣曰吾觀邦憲氏蓋有感于世德
云其上世弗論勝國時仲雲公者稱詩人其七世祖克恭
為六世精易楚材公諱木為五世攻左氏春秋習兵法我
高皇帝敕乘傳至行在多籌畫功已而論死從獄中上書
得不死文皇帝時上安邊十二策及麒麟頌高王太父為
元振有隱操文辭聲曾王太父為南昌公諱佑用鄉薦仕

皇朝文苑卷四十二

四十七

南昌府同知先輩夏寅稱為孝王太父曜字景陽以貢授
清江提舉子貴封監察御史博學高行世宗師之門人多
通顯者福州公諱豹字子文學士稱為青岡先生才名德
政者在各郡乘中語曰鄧林之木玄圃之玉難為材矣若
邦憲者上承下啓為孝子為慈孫為名父余所睹近世罕
儼哉罕儼哉

浦小癡傳

朱察卿

浦小癡上海人也名澤字時儼祖父居新場里鄰於素封
倪氏以農起家至澤始讀書識字慕漢逸民矯慎之風終
身不娶或勸之娶答曰不欲自苦耳早歲去家從醫入宿
儒諸貴人游凡晉唐名帖無不縱觀摹臨窮古人波瀾之

妙故字學著名一時索書者履為交錯陸文裕公顧御醫
最可其能互為館穀內無他腸而喜任俠人邀之具即之
吳邀走燕趙即走燕趙朝諸夕發無所帶亦與人交不為
重輕慎言儲脣所善家事毫髮不泄間兩家有交惡語不
耳必曲為解紛不作咕囁耳語以彼媚此人以此賢之性
嗜酒不得若饑渴凡諸故人宵宴密坐召亦至不召亦至
周旋俎豆歡如也酣則膝席舉觴觴人抗音浩歌響振林
木或起為壽脫巾推髻作仙人舞顧影婆娑颯沓極盡遺
妍巧狀且大呼座客曰何不奏樂似得躡節陳鼓遺意若
明月中天婦女環侍增嘆舞態又加十倍矣未酣而酒興
不釋雖客散主臥獨留一豆一觴自為答問而飲侍者不

百南文苑卷四十二

四十八

勝罷遁去乃已儲備金二斤許故人唐君贊顧君從德代
為子母以給改囊中常滿三百錢值當意者即解囊中錢
市醪膳接慈歡或悉與之錢無難色錢竟復取諸故人散
去亦如故避兵鷄鳴山舍於縉廬與常赤上人厚善遂通
其空理不欲歸諸故人寓書力招之乃歸歸就一屢於僻
所設一榻橫一破琴左列圖書與宿昔所嗜帖百卷醒則
焚香揮琴歌詩醉則擁衾安枕或一二日不起貴人臨况
率皆投謁於榻而去平生喜睡與嗜酒等今已老未嘗夙
興不亭午不巾櫛故里中人呼為小癡又呼為晏眠人然
於諸所善家吊喪問疾事率未嘗廢也 野史氏曰余為
童子時聞先人言故尚書張公始以師事余太父神史後

與澤同學書於陸丈裕公所並有聲稱張公以書學見用於朝得人主心進為大吏稱尊顯矣澤乃戲名布衣浮沉於世終身無戚戚語此其胃次有大過人者老子曰名可名非名澤真知道哉

黃翁傳

王穆登

黃翁名懷吳郡金昌人吳號繁雄而金昌為九凡其國主所產與他邦之產若魚鹽貝錦竹箭楠柚筐服織縞之屬明珠翠毛金錫流黃之貨山委于市金昌富人皆得擅之以其入為美官室華館雕榭多儲古鐘鼎金石圖書以自娛彬彬文彩風流甲于天下其季子言公之禮樂與土人又多靈智能以其意為贗物術射利售者往往受其欺

皇明文範卷四十二

四十九

黃翁能為人辯析剖證指說奸惡出入古圖經而益以實識多所博通於是諸凡以古鐘鼎金石圖書售者多就黃翁鑒而黃翁之門日如市也黃翁言孝皇帝時吳中古器物圖籍號甲品者視今時不能一二又多好古君子然不過奉清暇之賞修粉飾之事以故雖有名物莫得厚直今讀邸中書見朝廷遷官晉階其在齊魯燕趙者遠近可數若吾鄉某人為御史則曰以其器進某人為監司則曰以其圖入由是夏王之鼎石鼓秦經圖史丹青王檢金匱之書禁然入市而其價視昔不翅十倍嗚呼是古鐘鼎金石圖書為金錢貨賂爾矣余謂三代古人之制其器筆札箭之質多樵悴糜爛不可存於世其可存於世者惟粹然

爛者莫古鐘鼎金石圖書若如黃翁言鐘鼎金石圖書通徒以博美官獵要津是為媒而香餌也鶴之貴香之重其寶于世以高潔清遠舍是為媒餌於人間鶴與香豈異耶黃翁謂余言良是并入傳

王義士傳

張椿

王義士者蘇之太倉人也名芳字尚義一字德遠別號南園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東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閱墨書故殺之物不食即遇一蠟亦存悲濟每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恩質公被逮裹糧奔赴渡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界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錠貸為簿尋稅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

查南文範卷四十二

五十一

氏金而草舍鸚鵡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賈生廷槐病滯旅舍與語嘆曰奇士奇士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饑飽寒煖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攜生同舟南旋復夢隨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輒焚香誦經為之禳病病良已而又病便溺狼藉市窺企躬為滌除旁睨者不堪無厭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果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舁易輕舫欲就姑蘇名醫調理大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南園曰生平心事百不一中天乎已矣儻埋道傍乞書慈谿賈廷槐不瞑目之語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三月廿有三日也雙昨炯然南園

曰古今旦莫孰為彭殤仲津達人而恒化邪摩其匡者人之猶不瞑乃舉其背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母戚戚爾生喉間若有聲自漸腹匿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丘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推厝半塘僧舍計其外舅華晴參轉告乃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匱弗前遲明南園絮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嘖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隕涕者 論曰風會日流人情踰薄肝膽楚越爭較錙銖當疾病患難時即骨肉容有規辟如上留田者視南園能無此類哉昔郭仲翔負具保安之骨歸塋故丘范鉅卿夢張元伯之喪素服追挽彼皆久要猶嚮子

皇明文範

卷四十一

五十一

采馬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三
碑

勅建歷代帝王廟碑

宋誦

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粵自上古神聖繼天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立威德相繼傳至於今欽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修人紀以建民極續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洪基稽古定制作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相舊廟地介乎通衢褻而弗嚴洪武二十一年秋始命改作於欽天山陽越明年己巳夏五月三日工部尚書臣秦逵奉告成功請文劉石詔臣訥為之記臣忝職胄監懼不敢辭謹拜手稽首言曰維帝王功德於昭於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歷世以來祀典斯闕三皇五帝祭於肆類僅見於周而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祭後世有之至於合廟京國歲脩享禮古未之聞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既成神人洽和禮樂明備凡廟祀之濫禮不經諂祀非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侔列像於庭金玉其相袞冕煌煌聚精會神咸宅於茲每歲春秋二仲諏日誓士上御宸極制命大臣齊明承事遵豆靜嘉案盛饗告充告碩神格洋洋所以推惟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其三

年則命官奉香幣詣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顯靈而示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靖亂也康濟天下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奉若天道而已是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於元皆然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為民極右之敘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媿故黜而不與是可見皇上敦名實重理道崇德報功大公至正之心真足以度越百王垂憲來世永永無斁謹為之銘曰

惟皇作極克配天地丕昭盛化以正大位皇道而皇帝道而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熙熙皞皞同底於治於赫漢祖

皇朝文獻卷四十三

二

寬而有制光武奮興炎靈用熾唐興晉陽遂有神器大宗重力行仁義明明有宋其德克類暨於元氏而亦用乂豐功茂德後先輝贊翼翼斯宮有恤而閑貌像既嚴皇靈斯蒞享祀茲芬儀文孔備陟降在庭神之攸暨祚我皇明以克永世

北嶺將軍廟碑

劉基

諸暨東北百里為蕭山縣其山曰北幹之山浙水帶其陰相湖滙其陽東望會稽至于大海日之所出其上為星紀婺女之辰故其神為甚靈能祛疫癘作雲雨人有祈必應故立廟于其山尊其神曰北嶺將軍歲時祠焉宋徽宗時方臘反睦州自睦入杭具舟將渡江吏民大怖相率禱

于神比寇至即有風逆其舟且見甲士列岸上甚眾乃止不敢渡寇平歸越州劉給上其事于朝賜額曰武佑廟後封顯應侯再封靈順顯應侯有元至正十二年妖賊入江浙行省烽火通于蕭山百姓驚亂市井皆空主簿趙君某至縣甫八日即自往西與募民備禦而注上守兵甚寡弱無賴子競起為劫且應賊眾洶懼君詣廟卜于神神許之吉眾心稍安君乃分遣人捕無賴子為劫者悉誅之有自賊中來言賊欲遣兵攻浙東見江岸列甲卒旗幟如睦寇欲渡時以故畏憚無東心及賊退邑人皆德趙君趙君曰吁茲惟神之功予何庸焉明年夏大旱君往禱又輒得雨眾益神之廟在山之岡歲久朽壞惟神所居室獨存君每

皇朝文獻卷四十三

三

至廟謁念無以報神貺乃以其俸錢作新廟邑人亦大喜爭致助焉十有五年春廟成為堂三間三門兩廊像設器用無所不備惟堂仍其舊繚以垣墉甃以瓦石植以嘉木丹堊輝映吏民趨走承祀益虔時三月壬寅予自杭還越過蕭山而廟適成趙君請予記按祭法有能禦天災捍大患則祀之今神能降雨澤蘇枯槁又能陰力却賊以保全其民物所謂禦災捍患孰有大於是哉廟而祀之誰曰不宜趙君能愛其民故能以敬事神而獲其祐可尚也矣予故序其事復為之歌俾祀神焉其詞曰青山兮幽岫綠蘿含煙兮樹木稠望夫君子悵悠悠嚴阿寂寥曾使我心愁雷為車兮雲為馬輕霞動兮江色猶神之來兮風振野吹

竹兮彈絲女巫舞兮紛陸離莫芳醴兮屬繁榮留靈脩兮
俾純禧驅駭惑兮逐狼虎拜毒沴兮時暘雨禾麻成兮息
桴鼓物既備兮禮無愆和熙洽兮洞淵玄為城為堡兮式
恒且堅保佑我民兮樂以永年

越國公廟碑

胡翰

越國有廟故叅知政事胡公之將士泊邦人之所作也公
歿之明年眾咸戴公之德慕公之為人營建廟像于郡城
之中區廟成之明年朝廷嘉念公忠壯寬厚扶翊興運弘
濟艱難身歷百戰功冠一時不幸死於肘腋之變不可無
旌卹之典於是特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遺宿衛之臣馬哈謀致祭于祠敘

皇朝文獻卷四十三

四

述厥勢哀悼懇至罔有儔比公之冢子德濟拜手稽首奉
揚休命以為先臣大海一介甲冑之士誤承眷遇列備戎
行起義以來王師取和州渡江而南下太平進攻金陵保
有其城遂東克京口以及金陵西南拔宣歙以取睦州由
睦而東整為巨鎮整下溫處皆平廣信亦平天威震疊兵
不留行先臣嘗受命前驅不敢避鋒鏑矢石之危以率先
士卒摧殄勁悍所至郡邑輒下未嘗以金帛子女之故妄
事剽戮眾爭向附遂膺大任叅大政被國厚恩恒思以死
報社稷御下悉推赤心待之冀得其死力故剗刃不悔也
先臣既沒國家益用兵上流舉湖湘漢沔之地於反掌之
間又通巴蜀附循嶺海又北城襄陽臨中原而扼其衝昔

綿地數千百里先臣曾不獲與諸將分甘同苦竭朕臚之
力效尺寸之勞於疆場是則天也皇上以乾坤之量日月
之明無覆廣照不求備下臣既起臣德濟於衰絰之中授
以兵柄襲有爵位又追念先臣之勞錫之封號登秩世公
克有享祀于整之人以焜耀其後嗣子孫先臣有知且榮
死矣臣聞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若
先臣之鞠躬盡力馳騁一世其氣發揚于上且不可揜故
有不虞之警往往於夢見之鑒面長軀儼如也蓋其志不
忘本朝如此德濟不武典守東隅不能翦滅仇敵以雪先
臣之恥昭國家之賜唯君臣父子之義惡能已哉尚為我
載諸麗牲之碑翰觀古將帥之臣有志不展而功業未完

皇朝文獻卷四十三

五

如岑彭來欽祖述李嗣業者天遽奪之故公之功烈惠澤
被于江浙東決于整之人使天下望之而不加焉此其
可扼腕也大蒸之禮先王所以崇德報功者無所不用其
極則斯廟之作非臣子之私於國家實宜之蓋禮之以義
起者乎乃詩以歌之曰皇奮厥武者定爾民疇若先驅則
有虎臣虎臣桓桓如林之殷允也胡公實邁乃倫昔在有
元雲雷邁屯失其金鏡華戎紛紜天造有邦肇域淮濱俾
公來輔鐵面長身為國爪牙克壯且仁秉戈山立超距川
躍以步易騎動罔不獲左則左攻右則右斫所向輒靡何
敵不却何城不隳土宇斯拓自西徂東浙水洋洋公來制
閭于睦之疆于以秉鈞于彼東陽運城惟五如水有防龍

節鳥章弓矢受折皆德者誅歸斯用滅邦有螟蟻公則是取隣有封豕公則是拒不饑由公我哺不札不瘳由公我祛公之於發孔惠且時匪我是私王國是毗國有瘵衛人莫之知反噬而逞孰拯其危左右庶士小夫及耄相視咨嗟惟公是悼僉曰悼之高固或報赫斯不忘是用作廟作廟有奕享祀不忒先王制禮以致崇極嘉迺有德有乃丕績曰惟大丞相古作則揭虔妥靈有祠伊闕皇命使臣聿來稱秩最其勤勞爵以越國惟越國公肅然冷風志不克究澤則罔窮公今有子亦公是以踐其有位敵王所麻教忠之訓有永無替繼自今始其祀百世

江淮平亂碑

王整

皇明文範卷四十三

六

明受天命君萬邦九聖相傳海涵天覆休養生息百五十年絕漠遐荒罔不率服而近甸小醜蠢茲弗靖皇上赫怒興師越二年始討平之先是正德初有逆豎盜弄朝枋以淫刑苛政毒海內海內靡然騷動逆豎伏誅群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陸與弟榮齊彥明相煽起合他盜揚虎橫行齊魯趙魏徐沛間所至張旗蓋鳴金鼓屠城破邑發庚潰獄殺戮燔燒奸淫恣毒僞屍被野千里蕭然甚者竊名號執王臣截漕舸攻宗藩上初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之師久無功乃逮偉中錫還而兵部左侍郎陸公完毅然以討賊自任乃命兼都御史節制諸軍且調沿邊驍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涿州中外洶洶言陸榮彥

明將以其衆入寇宜還師以衛京師公曰吾受命至此有進死無退生乃率兵直前遇賊於霸州之平口遣許副總泰卻游擊永與戰克之又進戰破賊於阜城於景州而楊虎復擁衆北來衆懼不敵適偶副總泰積以麾下至與永泰合擊於景州之宋門店大破之虎僅以身免時天下承平久民不見兵革一旦盜起所在或潰或死或迎服群不逞且讎起從之勢不可制及是王師屢捷從賊者始悔且懼公因開以生路立招降幟於軍前其衆多散去者又命郡縣各繕城濬池清堦以俟賊至無所掠揚虎既敗猷率其衆而南九月陸榮彥明寇曹州諸將合擊大敗之於曹之裴子巖是役也賊之銳卒累盡幾不能軍上復遣中使至

皇明文範卷四十三

七

督諸軍與戰於湯陰又大敗之永又追敗之於穆陵關劉副總輝又大敗之於滕縣七年賊率其餘衆至下邳淮上總漕張都御史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有四酋迭進輒斃之乃遂巡遁去恭將李瑾又邀擊敗之賊奔登萊公率諸軍追之遇於嵩溪坡殺其衆殆盡陸榮彥明獸挾驍猛三百餘騎逸去北奔霸州突過臨清又奔河南又奔湖廣劉陸隨溺水死榮與彥明奪船東下犯鎮江江陰樓海之狼山忽沂江上犯南京安慶公復被璽書燕程馳至衆謂賊且北去公曰賊技窮矣必且復南以窺吳會乃分兵駐京口張總漕泊王都憲縉俞都憲諫時副總源各分守要害賊果復下據狼山公率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遣

諸將襲之賊奔據山顛矢石兩下暉引所部力戰暉與任
重戰山北永戰山南咸戴盾毆行奪其險賊墜巖下死者
無算乘小舟將遁溺海死彥明為宣府游兵所殺楊虎
之南下也官軍扼之河上虎渡河官軍亂石擊之溺焉至
是群盜盡平中外又安議者咸曰盜縱橫南北所至創殘
罪稔惡盈肆皇天震怒動威以殄滅之予以為唯天祐民
唯人順天唯節制公殫衷許國運籌料敵指付必堪諸大
夫戮力抒忠勢成犄角諸將士推鋒摩壘勇賈先登相與
成此膚公蓋天人協應之効最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
斬首一萬五千五百有奇降散者不可勝紀七月甲午班
師誅餘賊於市劫脅者悉縱歸之使聞自節制而下褒賞

皇明文範卷四十三

八

進爵有差詔建江海祠於狼山相與伐石紀勲以示永久
詞曰赫赫皇明坐朝萬方克享於天錫祚無疆運鍾百
六奸豎亂朝寔生厲階遠近驛騷盜賊挺起千萬為群血
人呀呀虎噬蛇吞城市丘墟邑里蕩空有事招徠日奏罔
功帝曰來完汝惟予度其往視師總我戎務桓桓虎臣雄
邊健兒授爾節鉞惟爾指撫公至會師誓清大慙受命徂
征無武撓退王師並奮孰我敢遏曾是蟻臂而當車轍戰
扼其吭戰斬其柝盜始奔駭顛路北南飛走計窮海山之
欽狐妖憑丘鹿挺走陰天厭盜虐海作颶風我師乘之遂
殲群兇王路載夷黔黎相慶江淮克全茲惟天幸始盜之
萌豈也當國迄盜誅夷授任必式治亂之萌昭哉不

詞海崖昭勳懲亂後誰效尤視此京觀

漢愍帝碑

邵寶

世有存之足以為亂賊之戒者君子存之有不毀則無以
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君子必毀也於其毀也而有所
易熟其不正以歸於正者君子則以義起焉此皆關於萬
世之綱常而不專於往事之褒貶蓋天下之公論而非一
人之私心也古今篡竊之雄首稱曹魏其惡有不待論者
始其為禪受也實在許之繁城寶自領郡得達觀其故都
有壇焉曰禪受皆誇翊之迹有碑焉曰禪受皆矯誣之詞
千載而下指而笑之讀而唾之者不謀同心不和同聲此
所謂存之足以為亂賊之戒者存之可也其地有廟焉以

皇明文範卷四十三

九

祠魏文南面帝服儼然臨之雖易姓改物彼亦有不能泯
者然當其親為篡竊之地而舍此與彼則凡彼之所為謀
以欺後世者今皆隨其智計之中吾恐儒先筆削之旨終
托之於空言而亂臣賊子將益無所忌此所謂不毀則無
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毀之可也壇固存也碑固存
也而獨毀其廟則它日必有復舉以奉之者卒亦何貴於
此舉哉謂宜易所祠以祠漢之愍帝而其臣孔融配焉彼
以其新此以其故若將驅而逐之撥而反之使奸雄之徒
不得一日立乎其地此所謂於其毀也而有所易熟其不
正以歸於正者以義起焉可也愍之辱弱勢同寄生然猶
天下之君也融雖義廣才疎而忠言義色至不容於賊操

亦足以媿夫北面稱臣上表勸進者矣帝不稱獻而稱慰從昭烈所謚且漢之君非魏之所得謚也凡此皆所謂以義而起者烏乎君臣之分有大防焉順逆之際有大法焉彼奸邪之所不敢動於惡即勳焉猶必有以文之豈獨懼夫天下之將攻之哉亦以大防大法之所在雖後世有不得而逃也若曹氏之於漢是也然當時郡國之中既無一人仗義執言揚旗伐鼓以討其篡竊之罪而在廷在野亦無一人登西山蹈東海以明大義於天下蓋畏威附勢無足恠者至於後世之君子亦以空言無補因仍苟且視大防大法而不一顧念焉抑獨何哉存其所宜存毀其所宜毀而易其所宜易此吾輩讀春秋學孔子者事也况職在

金明文範卷四十三

十

平定安南碑

羅欽順

安南黎氏受命天朝以有其土六傳而至于譴權移身竄不復能國其臣莫登庸者因而據之踵襲故常妄自尊大兩廣暨雲南撫臣薦得其實具以狀聞皇上赫然震怒謂黔首敢爾悖逆法所當討遂允廷臣之議將興問罪之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御史蔡公經方提督兩廣軍務育被命調集兵糧相機撫剿公博識精慮規畫皆以時定遂檄諭登庸父子使知大義所在迷復必凶復檄諭其國中士民俾各倡義輸忠以轉禍為福賊黨聞而喘怒然猶時出譎計既卒不得遂乃具降表悉以其土地人民

之數來獻伏聽天朝處分公於是為通其表于朝僉謂夷情叵測且臣禮未純不可許上以為然乃申命咸寧侯仇公繼總督征討諸軍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毛公伯溫參贊機務兩書敦遣授以便宜之權二公乘傳至梧聞賊計尚懷猶豫毛公曰是制之在我乃更檄問登庸乞降之誠何以表見度其未即應遂指示諸將佐分領精兵十餘萬列屯界上將剋期進取賊益恐亟以書來願束身聽命削僭號奉正朔歸侵疆土地人民悉聽處分者一如前章而哀懇加切二公乃以便宜許受其降直闢城之北為壇至日昧爽設龍亭于上覆以黃幄旗幟儀衛以次畢陳文武官僚分班拱侍門既闢登庸繫頸以組令其姪文

金明文範卷四十三

十一

明奉表前進躬率諸小目及耆老人士跣而趨至壇下俯伏以俟執事者宣布朝廷威德莫不竦聽乃受其降表登諸案而釋其縛登庸仰瞻黃幄拜稽益恭其國人遙列關外者亦皆北向稽首無慮數萬少頃登庸遂趨詣軍門俯首再拜跪聽訓辭總戎為言自非皇仁如天汝安得復有今日其歸侯命于國中復再拜而出喜浮顏面嘉靖十九年十一月三日也於是閉關徹衛申固封守公私上下皆相與事如平時惟呼之聲不踰旬而徧於四境流聞海內莫不熙熙如也降表聞皇上察其誠至特矜而有之復念其士民表請之勤授登庸安南都統使仍許世襲論功酬勞毛公加太子太保蔡公陞右都御史仍舊鎮暨仇

公均受上賞其餘陞賞有差於是廣中諸士夫相與言曰自古制御蠻夷固非一策然或傾天下之力而後濟其亦億矣今茲之役師集而未行糧具而未裹而登庸悔罪乞降皇皇焉如弗及是豈偶然也哉良由我皇上神武聖太聲光暢達於無外故緩乏即來二三大臣一以尊主庇民為心而不為身謀故誠無不動信可謂無前之偉績已然非托諸文詞施之金石將何以垂示萬世乃具書幣遣梧庠訓導劉鏗來謁余文欽順卧病山廬既愚且耄然事端初發未嘗不與眾同憂及茲側聽懽聲又不能不與眾同樂雖文辭萎弱竊以為晚年之幸殆無以加此諸君有請其又奚辭願茲役之預有勞者武列自總兵副將下至于

金明文範卷四十三

十二

百夫之長文列自撫按藩臬下至庫荒巡邏之微不能盡載官爵名氏謂宜著在碑陰並垂不朽若恭政翁君萬達則勤勞最著眾論攸歸又不容不表而出之也其事既備遂聲之以詩詩曰虞有頑苗迷帝之則師弗窮征終然來格茲事遼瀾累代無聞不圖今日見此殊勲邀彼安南世修職貢黎裔微賊臣乃縱消消莫禦遂至湯湯逞其詐力亂我天常命將徂征皇威有赫將則元侯上卿贊撫臨重鎮亦既得人萬全之舉屬此三臣調度既周詢謀亦廣文告之辭明如指掌白旄旆虎旅桓桓於茲所冀動甚驚端企仰軍門輸誠恐後函表囊書戴星而趨冀聞於黃幄高張素衣委地長組縻航土地人民夫朝所有朕

領獲全死甘速朽群公上請天子曰嘻涸鱗窮獸豈第生之悔悟方新惟新是用俾為都統以輯其眾爰以舊清隕自天百拜稽首天子萬年思昔舞干文德何威煌奕重華惟皇明聖除兇有命大義彰彰包荒有裕祖訓彌光亦有忠良齊驅并力動必應機謀無容隙陽開陰闔默與皇衷何頑不感何塞不通南徼既寧萬邦皆慶正德厚生式符嘉靖洪纖咸遂飛走攸同勒辭貞石以詔無窮

許州知州邵公去思之碑

賈詠

先皇帝二十有二年為成化丙午無錫邵公拜命知許州事今上改元弘治辛亥公以再考最維時河南撫按交上其績于朝又明年甲寅召為戶部員外郎許之民士遽道

金明文範卷四十三

十一

擊卧莫能止悲慕如失怙恃既而相率圖所以永其思者樹碑郡門下求子文按公名寶字國賢號二泉世為錫山人登成化甲辰進士以學行聞光明磊落文采炳如也比知許先是歲大侵關陝流徙至相食郡境公多方賑貸招來安輯通逃率歸全活者甚眾郡有預備倉公既富其儲蓄復取范忠宣公令襄之意凡輕疑罪罰及管置勸借所積別為倉曰政惠若干楹民故有義社會率出錢以助襄墓公更加斟酌因令歲輸其餘穀立為社約擇端謹者一人主之荒歉所出視豐入之數中不加增損假守於官者曰總社漸復義倉之制法意尤良計二倉所貯歲萬餘石民用是無荒虞學校振飭崇廣殿廡門宇展拓齋舍其經

有勝誠敬有堂品士有亭歲壯麗如式六籍子史增置數千卷作興之方主崇道義熟浮薄文體士習為之一變自是振魁解者田於他郡郡有先賢蹟日就湮沒公為咨訪表八龍塚求陳寔宅封考叔墓錯墓起展江亭新裴度廟撤開羽祠殿尼寺題黃霸主論曹魏授鞭之非辨漢帝獻愍之謠皆凜然有以正人心扶綱常者郡志蕪散公招儒彥修之義例文事嚴正典則郡邑豪猾成風吏不能治公置籍紀之皆殷栗圖自新其不悛者坐以法風遂屏愚民有誣強姦者獄久不决公獨察其情認者果伏至辨盜發奸往往出奇民畏服如神許舊有堰蓄水以藝粳稻地毀積久乃施疏導因引溪水以資灌漑有曰將馬坡花溝湖

八皇明文範卷四十三

十四

者若千頃皆洿池民因棄之公開溝洫旱澇可備膏腴倍他所尋為民相爭妄獻之藩府經歲爭訟連數百人按事者欲為阿附公力詆之白於臺臣竟不為所奪初之郡丙午之夏蝗生四境公禱而殄明年飛蝗入境禱之又殄歲且熟春始病旱俗咎旱魃及議掘龍骨者公理正之遂寢其事他如抑徵收之弊絕吏胥之私祀先有圖淫巫有禁郡中庶然敦尚禮義喪葬不作浮屠實自公始間陳時政十事切中肯綮當道多所采納嗚呼吾郡多名守如漢之黃冠輩唐之王宋之梅岳千百年民德之赫如前日公規摹手采足繼其美在許八逾年去又七年矣民指田疇倉稌曰此邵公遺也過學宮聞誦聲重曰邵公訟者望庭堂

如目神明重曰邵公公胡得人如是哉夫民不難使之畏惟得其愛者為難蓋思出于愛愛根于仁此可以觀公矣子嘗從公遊知公為悉况承乏史館則于許人之請不可辭謹述其槩如此亦以為異時修史傳之張本云系以詩曰許為郡國自彼春秋秦初置守廼羅其侯兩漢相承中多良吏於皇皇明尤切撫字惟公知許允為民師田疇子弟植之教之稱德顯連戴仁服義民風士習不偏以陂觀茲今德實懷我人匪父曷尊匪母曷親公來地曹典刑尚在今守繼之厥施未改賴水之噴高山之麓民是之思有碑矗茲

嘉靖甲午平虜之碑

康海

八皇明文範卷四十三

十五

嘉靖十三年甲午虜酋吉囊盤據河套數年抹馬勵兵將圖大舉入寇我遣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唐公與總兵官都督僉事劉文講畫戰守之法緩急遠近部署咸定七月初寧夏報吉囊結營於花馬池唐公下令曰賊寇延綏定朔將軍張鳳王之寇寧夏軍西將軍王效王之寇固原都督劉文主之其當衝截突副總兵官都督僉事梁震主之十四日巳卯虜由定邊乾溝剽入鐵柱泉劉文堵截不得犯固原二十三日戌子乃從清沙峴入寇焚會金三縣文率所部參將某守備某馳兵往赴明日九丑戰於會寧柝家營與虜家山斬其傑者數十人虜懷思遁文曰賊婦必自清沙峴避將軍李勲守備陶崇舉可趨

青沙峴伏道以俟紅古城半箇城零賊之所必犯指揮王
縉可按兵截殺二城無事海刺都監沙洲石溝可安
堵矣八月四日戊戌虜果合衆出青沙峴文督戰當衝
兵盡起復大敗虜衆而至縉於半箇城與指揮由國亦破
零賊前後斬首一百二十又七所獲戰馬一百三十又二
甲冑器械衣物一千九百三十又七染雲與然將兵言
備戴經遇虜於乾溝大戰破之斬首一百三十五所獲
戰馬二百又四器物四千七百四十又七王效與副將苗
鑾遊擊蔣存禮鄭時又遇虜於興武營大戰破之參將史
經劉潮分布常州張年又從苗鑾擺邊遇劉交驍屬結營
北奔各哨奮勇而前前後斬首一百三十所獲戰馬二百

不皇朝文苑卷四十三

十六

又二器物一千一百六十又六虜卒得及老營晝夜亟遁
故海刺都監池鳴沙石溝號青牛富有之地雖其經行不
敢正目視昔年駐掠騷隴而諸將閉門籲天不能得一遺
鏹何如哉十萬之虜經年在套林馬勵兵欲圖大舉二旬
之內連獲三捷蓋維皇上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唐公得
以悉心壯猷諸將得以據忠自奮爾語曰上下相須千古
為難豈不信哉唐公受命以來寒暑僅四閱也斬獲虜首
殆及千餘威寧細滿之功北征以後謂為再見視威寧細
滿不知相去幾許廟堂與本兵大臣必有休休之心翊贊
皇度者矣方諸簡冊周宣漢武不足言也邊方父老以子
撰碑敘述其事用告將來辭曰惟明九葉篤生聖皇克文

允武帝德用昌因心弘化寵綏萬邦內治既洽恩被邊防
惠德有齊拂義必臣蠢茲酋虜潛蟠幽荒教既未逮亦
屢招元臣若德巡惠厥常盤據河套未遂驅攘豈天厭逆
乃爾年方屢犯屢挫曾不戒戍公用赫怒大伐斯張青沙
之後易若驅羊與武既戰乾溝亦襄大舉反嗣鼠尾惟囊
恭惟神武所向必鉞况此元老維德之行弗崇虛譽克屏
謫狂稽勛考勩咸協否滅元戎丕奮衆佐孔良節制四載
其武湯湯邪佞莫入夸毘是惶皇心勿二公德愈光甲卒
之捷萬古所望後賢秉鉞尚慎勿忘

釣臺亭碑

李夢陽

李子遊於白鹿之洞顧山歷澗谷嶺合沓石灘茂林適秋

不皇朝文苑卷四十三

十七

秋之交風行瑟瑟颼颼回視五老峯垂在几榻於是洒然
而樂也曰佳哉山矣乃與諸生沂澗寒蘿履石而上剔藓
考刻步自院門西百步有石突如危如仰而睇之刻曰釣
臺俯之渚泓魚躍諸生曰此往者釣魚處也李子曰吁佳
哉乃命即其上作亭焉亭成李子遊于其上諸生從李子
俯仰良久喟然而嘆曰夫子今乃知釣可以喻學也諸生
曰夫釣與學同乎李子曰夫釣者飭竿絲綴芳餌兀坐盤
石之上凝精斂志沾沾而聽時時而視期取必獲蓋飢需
之舖而渴俟之醑也乃竟日而不得一魚神荒氣沮投竿
踞踞而歸路詠溪歌天日向暮諸生以為苦邪樂邪衆皆
蹙頰弗憚曰苦矣李子曰緩以四海為壺明月為釣以

虹霓為絲以崑崙為盤石凌雲駕鴻超出天地倒視日月
釣無不獲朝臨巨鰲暮饌修鯨則汝願之乎衆皆掀眉而
喜曰願哉然無能焉李子曰夫釣以魚學以道故据盤石
兀坐竟日期取而必獲者計功者也假天地以為釣垂延
校不可得者驚遠者也計功者泥驚遠者虛夫泥與虛
不可以得魚而况於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為竿以憂倫
為絲以六藝為餌以廣居正位為盤石以道德為淵以充
舜禹湯周孔相傳之心法為魚目涵而月泳之至而後取
不躡其等不計不必積久而通小大必獲夫然後道可致
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遊天地矣夫然後以盤石為
崑崙丈絲為霓寸鈎為月溪壑為四海鯢鮪為鰲鯨此所

皇明文範卷四十三

十八

謂一貫之道也故曰釣可以喻學諸生乃歛色平心再拜
而謝曰聞教矣書於石為記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李夢陽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保大
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疑而涕泣
語曰驚驚永上走何處尋魚噓而公前巡撫河南時實解
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死則咸涕泣日相率潛
詣公故解為泣哭奠焉會 純皇帝立詔曰少保謙寬有
其家而清祭其墓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起祠故
廟傍祠公伏臘忌梁父老則把香曳鉦毀獲若少壯咸翼
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填門塞戶矣會又敬皇帝立詔曰

少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歲春秋
祠之而曰旌功祠乃於是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
千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前兵部侍郎時巡撫功云願梁
立祠如杭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聚哭于私祠
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巡按張君清軍許君
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間僅存堂歌漏欲頽鵲擾擾
拱棟鼠走鳴嘯周垣盡圯羊猪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
也已仰而歎曰嗟斯非梁地邪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
載銜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
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
易腐扶歌植頽起圯新而繪壁而級而隅而榮而序備矣

皇明文範卷四十三

十九

曰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玄
林守焉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嶢嶢枚枚而嚴嚴是
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人論肅愍公事未嘗
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為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
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
是或見鮑莊事輒曰夫蔡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
忘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
也然將軍龜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於乎難言乎
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貞威者遠智歟而賊酋擁太
上皇大同城下勸降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
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

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賜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為公恕者否邪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公也於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愾劒而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業載傳狀乃今不復述第述其始終若是亦大者云祠修於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張君名淮南皮縣人許君名完丹徒縣人事祠事者開封知府賀君銳也系之詩曰於鑾旋運曷平不陂康屯傾否於者斯利於維折吳鑒精舍貞匪時曷徵匪猷曷興靡疑

不皇明文範卷四十三 十一

靡驚厥伐用成厥育是輕委躬於誠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極騰虺日月易舍卷爾乃賊乃壘國邑之亂之訐陵廟岌岌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仇排議不難不震僉曰和宜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譬絲游刃帝界弗疑公泣視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羅惟直斯壯人心干城爾爾我壘修修我旌羯奴冢突疆場載清載清載寧皇歸於京古曰荷難今謂曰癡忠古爰嘉今胡嫉而何譏非名何毀非功孰議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淫厥庸斯勵古則曰直今曲自為於乎少保時晦時昭古誰無死死者榮褒我我廟祠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旆旆其旗白馬朱衣有風曳其袂其有光若往若來即而罔見跂望連而茲邦野居祇實爾思

南新二縣在城社學碑 李夢陽

社學者社立一學以教民之子所以養蒙欽才視化觀治者也自庠序教養民之子蓋不復教之鄉而轉入其縣州府學其童子事未之習未知室家長幼之節而業已學先聖禮樂講朝廷君臣之禮矣按古制里有序鄉有庠民勞異者修鄉學于庠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太學少學者今縣州府學是已今既不教之鄉以為養蒙欽才之地而縣州府學勢又不得盡蓄其才如此而欲視化以觀治難矣是以治天下者憂焉縣必里立一學曰社學設師欽才以養其蒙乃其師不曰子養蒙者也顧月徵其課金雞米酒食民之子或苦而不來則輒稟諸官勾攝而懲咎之民見其師非惟不養也而又苦其子曰是役我也則潛賄其胥吏而脫其子賄者脫貧者萃其師必饑餓謝之去官者則顧謂人曰甚哉社學之於治乖也茲說行則民志愈惑相扇以成俗至其可救解高皇帝嘗茲焉憂其俗莫可救解又值天道初直發艱哉之嗟而止正統間既設提學之官又仰念高帝之憂之嗟也於是詔天下縣里設一學以教累朝因之於勅提學官也必茲論之云今八十餘年矣而天下之社學卒不興成化初提學江西俞憲潮州李公力為此刻石冀望然未聞繼其後者也今其所為學幾矣亦盡成書未制誠不宜於今邪抑天不欲復三代之治所謂有為而臣

不皇明文範卷四十三 二十一

非其臣哉夫先其近則遠可屆舉乎大則細易力規畫詳則循之可久予今俾先立社學于省城以爲十二府之冠十二府各立其社學自爲其州縣望州縣又各立其城市爲諸鄉都望諸鄉都則先大鄉都以及其小此亦遠近細大之義也南新二縣者省城縣也今立社學共計六曰民泰曰物理曰崇真曰洪恩曰高士曰奎章曰滄洲曰蓼洲曰通濟曰高節曰通真曰商學曰恩廣曰崇德曰修仁曰崇文曰崇信新建學諸學附城內外布散而相錯案謂其官曰學精選教讀如例復其身待之誠禮勿令餽課金雞米酒食而苦民之子勿使民以是爲役而潛脫之也教讀不才者黜之才者吾將舉而用於時又謂之曰自

不學明文範卷四十三

二十二

今非社學生其勿入其縣川府學曰此古移少學意也於是學又設門子一給其薪水或增屋以處其家室於乎其亦詳已亦足爲他府州縣望焉已如此而猶有所不行其非予辜哉南昌社學始于知縣吳守正成之推官李先芳新建知縣游璉爲之經營二縣社學則南昌縣學訓導達賓云今以其備細鑄之石下方立諸分司廳右

鄆陵縣城碑

李夢陽

年月鄆陵縣城成城週二千三百三十七丈高二丈五尺基廣二丈塹廣三丈深三之一城四門各樓門各有郭周廬十敵臺十一城四角各樓樓櫓修修長城道道翼翼墮墮下壑上削畫道宵邏鈴柝是節伺察有伯德吏乃歸

嘉靖甲午大難時是役也始于正德丁丑正月弗諭無告成費蓋巨萬緣徒數萬今云春許如雲登登四關傳勞均力人人懼悅縮縮溢伸之威有經紀厥知縣章爲之者故費國官損後匪農妨親者嘆訝聆者頌能監之者嘉數之者褒仍知縣章至縣也行城優陞恒督池西汗穢萬從暖交交以問左右左右對曰是城也殘焉故早前中原盜起控弦環甲者蓋數十萬焉渡河轉戰死驅略鄆縣者城不攻而陷民以之聚是故民瘡痍未還蓋燼於今猶烈知縣章於是俯而思仰而贊曰嗟乎無城無縣無縣無民予誠不能苟一日而食乃於是集部吏召父老延鄉士夫議城事會曰是役也衆知縣章曰吾能聚曰吾能費

不學明文範卷四十三

二十三

曰費而衆上之人必以爲利已曰誠已也彼即以爲弗已也誠弗已也即以爲已吾何憂曰彼謂民勞曰誠佚之即以爲勞之可且章聞之計小者害大道謀者寡成故鄉校毀僑魔衆誚孔聖賢且爾況其下乎殆盜之入也鄆之士若大夫若父老若吏不曰設城堅吾異以茶上而省若泉若郡長吏不恨曰設城堅吾鄙矣以茶及平也上之人謂城勞也疑已利也諸議者又謂費也衆也斯所謂磨新而憂火者也夫渴而後井井豈渴及哉不城吾誠不能一日食鄆及城事與果有謗知縣章於監者嚴焉復頭末乃於是罪謗者而嘉知縣章移檄褒焉李子曰今哉章何則大者舉則細者可推矣夫城莫大於動衆功莫大於城民

夫城者城民之急必衆而成者也是故書稱勳墉易或獲
隍城漕城謝城韓城明詩人誅焉武夫宗子非城也
春秋之義城築必書雖美刺殊旨要之其大已力任其大
民以之域衆而弗擾是克令也故曰令哉章或曰鄭鄭克
段者也段城京也祭仲憂其不度何也李子曰鄭鄭克
是故君子之動衆域民也公而後功正而後政章斯有焉
故曰克令章龍氏漢川縣人以舉人前為德興縣學諭有
捍賊功權今官云鄭致仕尚書劉公書抵李子曰凡令鮮
克令龍也克令而又城吾鄭夫春秋城必書顧子書屬而
鄭學諭田君祐及鄉士若夫又咸贊趣書於是作鄭陵縣
城記

李夢陽

二十四

禹廟碑

李夢陽

李子游于禹廟之墓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官平沙四漫遐
眺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淪雪草浩浩於是愴然而悲曰
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驩人之贊王之功忘
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為陸易軌為寧地以之平
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
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
寧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之天生物而物忘
之泳者忘其川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
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舊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
之所從來而廟者則失河盟津東也應曠肆悖勢猶建徒

堤堰一決數郡魚鼈於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號曰
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樁戶草門輪築固若則又思詣
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
不深深莫如地大真如王天之道也伯者非不功也然不
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進退
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
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
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克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
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留者也夫梁以
留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河南登
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

李夢陽

二十五

吾少也覽嘗謂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歷三河
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者久
矣尚能粒邪耕邪廬邪能軌者寧邪川者陸邪嗟乎予於
是而知功之言微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邪所謂美哉勤
而不德者邪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
泰以嘉靖元年春按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為迎送
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侑神焉其辭曰天門子顯關赫赤
赤兮雲吐竊黃屋兮陸離靈總總兮上下若來兮儼不
見不見兮奈何望美人兮徒悠哲橫四海兮怒波人右迎
神 鉦鉦兮鐘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赫陽陽
兮清路靈靈兮采至風兮冷兮堂戶辟我子我子我子

飽子顏酤惠我人子乃土乃粒日云暮矣榮荷 右降
神 風九河子壽暮雲瞻子昏而王駕鳳兮驟夫魚龍
翼翼子兩旗帳佳期子難屢心有愛子易離愛君若思君
有芳子酒芬君歸來子庇我民 右送神

鄖陽撫治院保釐堂題名碑

馮君水

惟鄖陽之域跨于四省其東則自永濟大嶽以域河南荆
廬浙川之境其南則自沅洲遠河過均州及湖廣襄荊達
于四川之境其西則過房竹山竹谿以達陝西平利之境
其北則自武陽盛水馬昌上津迤東北而西南達陝西山
陽白河之境曰若稽 憲皇詔廷臣集議若曰惟茲鄖陽
實惟四省之衝厥隸湖省其程月餘越于三省千百餘里

皇明文範卷四十三

二十六

政令難及惟茲荆襄安沔河南南陽商州漢中諸府流民
嘯聚于茲且在萬山險阻之中深峒窮谷人跡難到惟茲
荆楚古稱悍獷健鬪况茲頑民喜則人怒則獸厥患惟劇
夫諸路流民聚聚則易與為不軌三省政令之難及故未
易治在萬山險阻之中故可負固而作亂如人之身長大
擁腫血氣難周手足爬搔所不及生蠱虱瘡瘍惟身之固
徂茲劉石王李胥興作難殺畧我民人荼毒我良善戾劉
我官軍如鼠齧物撲之則去止之則來有萬山以為藏匿
如兔之有三穴此捕之則彼出焉雖有智勇莫能濟之其
議立撫治都御史衙門可使居中坐治以制四方永清
衛縣驛為長治公安之圖制曰可於是所創議悉為

治民諸獄訟斯理錢穀斯計甲兵斯備士卒斯廉民不
過邊防斯備城郭斯修流離斯安悉聽于撫治撫于諸
路之巡撫如昔之一羊九牧者越自原公傑登治于茲繼
茲以來凡二十九公爰及方國胡公士民數之登臨澤平
府庭而告曰惟我胡公秉節下車不遺朝食惟我士民
勵我德能使我德業興我水利完我城池足我食休我
辛徒閱我武藝寬我逋負均我徭役雖畢公保釐東郊旌
別淑慝彰善癉惡申郊圻固封守何以喻焉然自原公
猷奏功開創靖遠以及戴主諸公紛謀紹緒迄今未有
名則何以昭揚前烈懋勵將來於無疆乎太守陳君雲松
夙慎公清宣力惟勤喜聞而樂道之以書謁甘泉子于京
師請記諸保釐堂之石以垂諸遠甘泉子曰保釐哉鄖陽
之頑民即東郊之頑民也保釐之冊命不云乎道有升降
殷克慎厥始其原公之時乎君陳有容克和厥中其戴王
諸公之時乎畢公保釐剛柔合德克成厥終其胡公之時
乎時之用大矣哉然則來繼諸公者惟此云時而與時上
下之雖百世可行也書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
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此固重
天子今日南顧之望也後之君子將列于茲君若德無間
此心乎

定遠唐君遺愛碑

唐君治定遠之三事而報政于朝廷之民無不感戴而

皇明文範卷四十三

二十七

皇如口公婦不復也已則相與聯狀者新使者也
之弗得則相與募土聚金而祭生祀之祠則前未嘗
乞予書其祠之碑而旅進跪于庭皆自新之老
問狀曰吾儕小人足未履公府且不識郡令而越境
冒霜露以來者凡必吾令君之德我也自奉君之教
也而士者與農者方田訟者得防閑焉平糶者有
役均而勞者休征寬而供者省廢墜者興流亡者復
弗行悃悃無華要其心誠乎愛民者也惟其誠故
注措經久弘遠匪飾文以要譽修葺利病抗言於上
使無遺便乃已嗟乎今則去我而靡所依矣是故物
易非石無以紀馨采陳列非文無以揚吾聞之令君者公

金明文範卷四十三

二十八

門下士也故敢有請焉予視其貌樸而察其言信也告之
曰置吏以為民食祿而勤事乃吏之常耳祠非所尚也且
夫國有典憲課有殿最惟昭惟公其何庸茲曰祠也繫吾
邑人之思爾矣他不敢知也蓋屢至而請益勤戶部正郎
張子國紀則又相之以請嗟乎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
直道而行觀于定遠之民非耶先民之言水也曰載舟亦
覆舟民猶水也撫之則恩恩則懷懷則去而思佛之則怨
怨則讎讎則懼其去弗速也蓋昔者周人思召公也愛其
樹而不忍傷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夫樹猶愛矧曰
其人或者謂賢能遠逝教道隳喪民志不純化理乃窒古
今人不相及宜其然哉碑而志之匪直以慰定民之思嗣

吏於斯者得所覽觀矣君名綺字子薦滇南晉寧人嘉靖
丙戌進士今擢為侍御史其德業日進也予未測其所至
銘曰邈彼日南粵古梁州篤產俊乂中土是述入對于庭
出宰畿縣臨濠之墟奕奕豐面君寔為之不亟不徐民之
所適君樂與趨君來于定民治閔閔絃誦潤枯葉蕪四境
作之師之必肅其聰難之關之俾即于豐通滯蠲滌休明
易風民所涵隱若切其躬定人怙謳奠厥攸處如暘得醒
沃以時雨野積秬稻庭卧桁楊三感協應五瑞凝祥民曰
唐侯邦家之光豈弟君子神介爾福進陟內臺天子耳目
民曰吁哉奪我父母氣哺哺衣疇卹我後定邪崇崇爰作
新官協志貞義不勸而同密邑懷仁中牟紀異召國留棠

金明文範卷四十二

二十九

崑山陸汝懿德是好今古斯民刻文在石永世匪淫

王侯去思碑

陸深

此上海王侯去思之碑其文曰侯姓王氏名卿字良佐太
原人也初有戎籍于弘農之衛遂以河南貴舉正德甲戌
進士戊寅夏來令上海蓋自德州之德平遷也令上海幾
三年有薦于朝召為戶部主事去去而民思之侯敦厚質
實所居不為赫赫名其治海也循循然因海之故而辦上
官未之或知也侯處之淡然不疑無甚高深城府人樂親
附有以非意干侯者侯瞪目視面頰然變竟不一語其人
流汗走故侯之去行李才數囊爾舉之若囊稿葉也民尤
以是思之 武廟南巡道路洶洶有緣以為奸利者侯抗

諸叢索一不應第曰車駕至日供不供有令也何先事自擾為竟以安堵他郡邑有坐是得譴者縣糧長有曰關頭關頭者境擾聚歛之首人也其人必且材技大像候伺人意隙中之大率官取之關頭關頭取之糧長糧長取之民氏輸十糧長輸六七關頭四三之歲罔虛日矣侯悉除去曰此假一手取諸吾無取吾何關頭之為每歲里中賦錢於田畝之官以充經費曰櫃錢櫃錢者官標其奇贏而出納之諸行市賣有折閱者有入空券而待命者侯每公用先彈之給而後入歲抄羨餘具數請于上官歲連災或出櫃錢賦之民以不傷時疾流行侯標善藥作糜粥躬行鄉落流給之小舟獨行侍御簡少民初不知為官也江藩

入皇朝文範卷四十三

三十

犯順人... 騷動侯論衆曰江海潮汐非賊利也固無慮奈武庫何吾且有備乃以告許人獲罪者許以鉄贖由是兵刃森然而民免科賦矣尤慎改作三年無土木之役舊民復歸公宇廟舍嘗曰取泉居止已矣至於出令則曰令何可議出必祈于行行必祈於久朝自為之暮自更之何以範民為故終侯之任若畫一焉雖胥隸坊甲之人亦以不諱嘗語諸學官曰松郡文名尚矣講習討論諸生所自致也規程以煩三博士恤其家禮其身令實主之何敢誣也會有計偕士寤於行者曰舉賢邑令責也舉而不能行焉用令為遂捐俸若干贖之士用感激乃若稀簡權倖抑遏刁頑理剔寬滯躬親淡泊一用清淨之治海俗幾為之

一變其德遠矣深按上海古華亭也地盡東海耕織之力甲天下人易為富其失也儕奢俗喜相雄其失也區訟禮讓之風少衰於曩日矣故海之政也廉慎儉信所宜先焉侯人品高有得於誠意之學故言行威繫鑿而感應隨之彼巧飾以捷取者繫民之心果何如也又聞諸唐貢士周曰侯嘗有言造化所甚惡者財也所甚靳者福也吾得之而不能享吾享之而子孫不克肖多多亦奚用吾見以利貽子孫而竟破其家者何限也嗟乎侯斯言也豈惟繫吾海之思哉耆老胡錦等合數百人發私財市片石以請曰陵遷谷變此石永存惟侯以永存深故史官也槩于所聞良是故得牽聯書之碑樹之縣衙之右以長海人之思嗣

入皇朝文範卷四十三

三十一

鄭侯洛書曰可矣徐侯昭遂以告成事云

平黎碑

鍾芳

漢史稱珠崖郡為州曰瓊崖儋州縣屬邑環列海澨而群黎窟乎其中世為民患崖陵尤甚哨官死難者數人然陵隸萬而崖南極民憚遠不能遯雖憚不能達其米久矣嘉靖丁酉半洲蔡公奉天子命提督兩廣軍務蒞鎮未幾百務具新威武至振初試而龍祥定再試而昭平戡三征而藤寇屏跡四伐而南交伏辜莫敢違命遠民知公可仗逾海畔訴于鎮公憫悼焉乃奏用閑生參將程君鑒起之散地而復其故秩界之兵柄以急拯民難崖民老幼數千遮道迎哭請移兵先之程乃躬擐甲胃與士卒冒霧

伏莽莽首摧賊銳屢獻奇捷公喜動顏色遂奏陞左叅將奉勅開府于崖崖於是有一叅將府從民賴也崖黎最大者曰羅活萬陵昌感諸黎倚為援程又多設間謀圖山川險夷曲折以獻曰寇眾且強非剪寇無以輯民非西廣目兵無以挫敵公如其請奏調目兵八萬合漢達官軍土瘠敢死士十數萬人征之檄程統中哨田州歸順南丹向武湖潤上林忠州果化目兵隸馬陣分左右哨泗鎮安東蘭那地安隆思明江州龍英武靖奉議都康歸德太平萬承上思目兵隸馬中哨監督則左叅政張君岳總理糧餉則右叅政周君擇監左右哨則兵憲陳君茂義僉憲商君大節往崖紀功則僉憲趙君維而叅將董君廷玉都指揮武

不皇明文範卷四十三

三十三

君參則分任統督皆公精擇以充乃辛丑九月朔公及總兵安遠侯柳公按節雷陽以便指畫丙申諸哨並進胥獻戎捷惟柳二峒負險固與上師抗公乃檄中右哨分兵合擊以叅將劉君經督銳卒乘之尋皆破滅斯舉也秋禾敵野因糧丁敵天時順人事豫兵力勁而群策協蓋天厭夷孽非偶爾者自進兵至振旅僅兩月餘捷奏聖心喜悅頒賞增祿有差公陞兵部尚書督撫如故餘行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敷實以聞惟是四州諸黎自前世隸荆楚不露王化蓋三苗之別裔其俗操弓鏢逐窟窟文身被髮喜入怒獸雖父母兄弟間反面折殘無忌弘治以前每調備黎征欽廉逋寇遂致意輕我軍糾鰲以叛而卒平之者伏羌

伯毛公也惟崖自洪武迄今百七十年未經兵革稔禍亂以至此極而卒平之者安遠侯暨公也仰惟我聖天子仁覆海宇明哲任賢於凡公所建白輒奉欽允故能左右我師所向如志脫或微有挫遏動失機宜豈能徒手建事乎是善用群策固公之功而卒成其用者天子之功也於時前太守趙君吳今太守張君峻皆以清節敷政兆庶攸賴知萬州黎君異每斬獲必當其罪而始終懷柔具有可述崖則邵君濬排冗斥強介然自靖凡在鈐轄罔不仰承休謨恪遵矩矱而群黎寢寢有感化之機矣然夷性畏威不懷德前元雖能戡黎所至刻石而不能圖遠尋輒委棄況戍瓊之兵番休無常適以長亂我太祖高皇帝洞鑒禍

不皇明文範卷四十三

三十三

原始設沿海衛所仗兵威以宣政理而將士來自中土與民雜居久之語言習俗詩書禮讓之風漸靡屆乎窮絕而科第與中州等乃知聖神不言之化卓冠萬古未易測者矣公初意欲於羅活別營叅府分兵屯田廣儲蓄興文教以變夷俗兵憲陳君叢然任之為千百世又安之圖黎政張君已建社學擇師訓蒙易巾服習書儀化有漸矣而議者謂武貴真制入遠則遺邇海寇萬一乘風突至擾我疆場最爾孤城如岌岌何事遂寢而公經遠之畧未盡如志焉崖之士耆黎宗賢王鳳岐趙文憲蕭成余繼舉數十人僉以碑銘請其按事關公評傳信罔極詎敢贅說一辭力疾擬實通紀銘曰維霍孕靈五嶺是宗南逾漲海突為五

岑郡邑外羅黎獠中窟魚肉我民為鬼為蜮民有族屬亦有妻孥磔若大塊掠則為奴寇橫逼城迭喪武胃命且日危耕牧何有公銜帝命總是荒服盡然悼傷哀此慘毒有赫斯怒矢于天廷簡選宿將裒聚勳爰暨安遠雷陽胥會叱咤後先震驅風簪風霆所向敢樓者誰嗟彼頑冥蠹蛙恣睢自蹈宵奔如魚在釜神怒天譴匪我之故捷書上聞天顏騰喜褒賞酌庸賚以蕃祉醜醜宜奏國典有常帝曰勿宣朕心惻傷義以取殘仁以覆育乾運坤承八荒一櫛公更圖遠化浹威行仰欽帝德恥言戍兵兵屯已矣宏猷認脫之樊歟息爾生齒齒息以蕃藩臬紀綱將臺桓桓鎮定孔良嗣乃連發復乃疆畝稽首對揚天子萬壽不

重刊文範卷四十三

三十四

震而威不刑而革錫在貞石以詔罔極

故瑞州府知府贈中憲大夫李公碑 徐積卿

李大夫既卒其仲子憲為天子守上林苑典蕃育既而不樂進慨然歎曰昔我先大夫遺有休澤俾予緒之乃今徒為天子司苑園牧圍有奮揚以紹于先人之休吾其已矣乃上書謝病罷退掃于野奴淫之門望其堂隱叢莽寥間悲不能止乃躬薙草萊完宇除壁爰懼德烈久而弗揚遂伐石為文以表之曰李大夫諱良字堯臣為人魁彥夙而軼性孝弱冠遭母喪擗踊傷五內血上嘔逆猶係抱病終身焉少好學 純皇帝時舉進士第除南京刑部主事尋擢員外郎即中治獄不設詐善窮人情明廉簡易民以

不究大司寇重可之凡諸曹疑牒輒移決焉牒就李大夫決無不人人當意願死者歲甲辰權知瑞州府州民故輕訟好飾奸李大夫既長法令刑理又善窮人情決獄不宿於是郡治清而豪狡屏迹矣丙午歲侵民大飢李大夫善為長短補貸之法以拯之全活甚眾民有極地得大窖中錢若干緡走隸欲私李大夫李大夫曰此天以活吾民耳召父老會而散之民大悅其政體約而安惠而不費務為宏博不要近聲古稱不煩庶其近之矣李大夫讀書善推指故弱冠即為弟子師及為即時退省中輒為學者講說循循不倦其守郡益表學官繕垣宇進諸生必親為問難宣暢疑滯析若解鵬諸生皆自以為莫及也母喪去官尋

重刊文範卷四十三

三十五

遭父憂泣血毀性竟以疾終是為弘治三年某月日年五十有六任重道遠惜乎其未究也李大夫之先本是縣真如鎮人也考綱封郎中母鄭繼朱並為太宜人娶于黃漢徐氏亦為宜人有令德淑慎其身李大夫宜之後十有二年而歿乃即故兆啓而合焉側室凌氏子二人緡憲憲貴加贈考中憲大夫妣恭人李大夫生有爵死有贈可謂高朗令終也已所著歌詩記敘若干卷于家文曰於惟李大夫之德若堂若夷率禮以教其民師師相厭罰惟察惟法而民用弗虐罔有干於天之威以罹其戾泣血而終蜀維其孝式祚孝子寵命不置後有觀於斯文尚敬毋毀哉

監察御史前長洲令俞君遺愛碑

祝允明

成天下之務者才才達而敷樹得天下之心者德德決而
愛留銘伐太常不能免春闈枯骨之夢歟益家督適以膺
聖門鳴鼓之攻語曰有恥且格貴以德也詩曰召伯所茇
重去思也故室無纖蒲則鞭蒲威於鈇鉞政無苛虎則郊
虎得於河渡甚哉天下之勢才不當事必償而克之者猶
矢釋苦檣解髮決防而翼風也愛不自中則熄而獲父者
猶鼓之答梓風之抑草而揚水燕子之懷而荆母之喻也
畫二道者今茲俞君遺愛之謂乎君浙人也其字汝成英
鍾河岳慶始公侯身燕美於四科品當第乎平俊乃以正
德辛未進士筮宰我長洲百辟之難者郡邑而令其尤百
郡之雄者吾蘇而長洲其首縣也然且罹多事之辰因不

八皇明文範卷四十三

三十六

秋之歲士僅持身而乏用則官事數矣或饒吏幹而寡守
則丞人痛矣惟君以清德厲已而英畧理人軒鏡胸懸舉
之則萬形齊燭禹鼎鞮圖莫之則千奸莫逃廉金返於四
知劇務敏於一映剛正以肅上下蓬衆而必從麻溫恭以
接士儒鶴鳴而和在子初民之最患者賦役不平及羨餘
之賄也君歲籍均徭實力足給其外無贏留馬里長供正
之外日持財以應無名不時之需謂之買當費至不啻君
力省之有禮義所不可已者稍令應之視昔減裁亦不啻
焉私居服御百用單薄食不兼味泊然寒素賓客留款三
年未嘗割鵝於時上官與君異操科需雨下君一切倚閣
不顧上者愷甚而末如之何也僚屬處聚莊以蒞之莫不

嚴憚至於胥徒卒皂不容一跡聞於燕居及平儒業子弟
庠生雍士接教以禮文化悉與縣之田賦浩濶倖越藩郡
微欽稱艱君諡然為之不苟而夙辦訟牒獲省囚繫叢積
君每事當前一訊立決片言折獄恢有餘地囿杆虛寂殆
幾刑措於是士庶交懷朝野騰譽既而忽以憂去群黎婦
稚歎灑郡室相與聚金以獻賻亡旌慈君領而卻之衆不
敢強返舍殆千金焉嗟夫天下之安危在民之安危在
后后之安危在守令得失上未始不仰重乎下下者每自
失之其故何哉蓋亦乏其本矣且士之建業有臨事而辦
者乎民之思往有徽倖而獲之者乎樂布往而社作狄公
去而祠興陽山以韓姓字子魏人為稚珪肖像是可假也

八皇明文範卷四十三

三十七

輒不可假噫嘻凡人之情寤寐不足乃及詠歌齒牙有窮
爰謀金石繇斯以後賢者繼之民則思曰昔我俞侯蓋同
道矣其或不然民則思曰失我俞君今安得矣是民無觸
而弗思思無時而有漸也豐碑穹揭載瞻載慕匪實稱名
孰能享此為斯願者四民攸同今之舉者太學生若干人
曰華慶良慶玄何子忠某某

皇明文範卷四十四

碑

平香爐山碑

周廷用

貴陽清平東北四十里有山曰香爐巖巖岌業高出萬仞諸山環列若戈鋌相向連亘三四層焉道攀緣而上上可容百萬人烟雲出沒合沓蜿蜒不可名狀望之者皆以為窮地之峻極天之險有一人荷戟萬夫趨趨之勢劍閣孟門靡曰固鎮我明正統間苗有常同列者憑阻作昏以張狼戾朝廷命徂征七月弗克勉以撫順班師正德丙子春叛苗阿傍阿肉阿皆阿義諸黨窮行妖孽復據舊巢列柵數十里掠集粟稻堅利鋒刃以拒大順意靈誅或可逃也

皇明文範卷四十四

臣以事聞天子憂焉乃下司馬議議當剿上臨軒授勅曰爾巡撫右副都御史鄒文盛往即乃任總理調度維撫維剿以生貴人爾鎮守太監李鎮離爾城守協心翊輔罔或誕慢以負朕心爾總兵官李昂暨湖廣副總兵官李瑾張皇六師振耀邊鄙用命者賞弗用命者戮以成厥勲爾巡按御史周文光紀驗俘馘簡閱必實毋濫以啓冒毋刻以蔑功命下諸臣受惟謹巡撫公曰艱哉武不可克宜撫之衆如議迺命參議蔡潮都指揮潘勳王麟先後往諭其其有順苗方怙恃憑陵殺我軍士都指揮權繼武死焉烈燄薰燄蹂躪衛邑睢盱呻吟背辭僭號雖百喙弗能解已皆曰醜類之不我命罪當誅諸公因誓衆曰惟朝廷昇茲

重任予數人予數人何敢不力况文武諸司罔敢不從志曰左布政使趙文奎按察使林長繁汝二人釐茲城社以贊我理予等暨軍事者咸往焉九月二十一日諸公往蒞軍在合示方畧分布營壘曰參將洛忠汝隸前壘軍兵六千有奇皆統之曰都指揮劉麟陶霖汝二人隸右壘軍兵五千五百有奇皆統之曰都指揮祝鎮王璽隸左壘軍兵五千五百人汝共統之有前前壘軍兵六千四百人有右壘軍兵五千九百人都指揮許詔葉曼楊淮三人分統之曰宣慰彭明輔彭九霄汝其約束部兵各以時力戰曰將材余大綸汝往巡視諸壘曰僉事詹源汝監前左壘曰副使李麟參議蔡潮汝監左右二壘曰僉事許效廉汝監左右壘曰參政胡瀛惟整理糧餉幣物曰前有將軍營二總兵惟帳居中以號令焉營壁整肅師旅鞠陳既禡于山刻日進剿苗恃領領狂奔叫呶罔知天罰十月初三日我軍乘其不備掩襲前進殺苗賊一百人土兵答直可宜為苗所縛今妻孥揮刃剖肉如雨尼我士氣兵乃不卹創巨其以苗穴虛實仍號于衆三軍之氣用是益振苗猶不挫方且刻木為盟約都黎都蘭天漂天霸龍頭龍對苗百萬人欲內外策應以寇我營軍中密以聞鎮巡公因言于衆曰用兵貴謀集謀貴賞今蓋以賞激耶衆俞縣千金於軍門有能先登者授十月十四日夜三更永順土軍數人奮其謀勇架木懸繩援崖而上是夜雷雨大作苗方安睡

皇明文範卷四十四

二

軍逐屠守路者數人遇柝者殺之柝馬遇鐙者殺之鐙馬遇鼓者殺之鼓馬俟衆軍登者數百人然後毀柝燔巢鼓譟而入各壘軍士披幟齊上鋒鏑交接震聲四達迎刃授首勢若破竹計窮亡命者奔突絕頂五百餘人次日皆捕殺之斬首二千人俘獲男女五百人面縛首惡二十人賊所蓄者曰牛羊曰米稻曰衣服曰皮革曰器械咸爲軍兵有馬脅從之黨既素所弗悛者膽泣神禱悉願聽撫諸公皆縱之蓋不欲黷武也十一月二十二日以捷奏上御奉天殿受群臣賀策勲論功曰巡撫都御史增爵一級任子一人鎮守太監增祿十石任弟姪一人貴州總兵官湖廣副總兵官各增爵一級任子一人俱錦衣衛世襲百戶紀

三

三

功御史增爵一級俟京職擢用其有功文武諸臣各加官爵賞有差噫茲舉也上以紆一人之憂恢拓邊裔下以破萬年之險大振天聲鏗鏘炳耀燿燿人耳目厥功何偉哉廷用不佞請勒諸石以垂後勲用以獻其文曰貴陽荒僻時維外藩限山作鎮界石爲垣曰有燧嶺險踰劍門三苗素窟憑此作昏卑惟正統大肆陸梁我皇赫怒出車千驥彌師七月成功未幾收旂旋旆示以歸王阿傍何苗扇此毒虐信信嘯聚于山之落嘴爲寇亂恣行剽掠滔天阻兵氣燄薰灼越自丙子至于丁丑敎敷衛岳阻絕林阜憑據勢勝萬夫莫有屠我軍民朕我官守憲臣疏聞天子屢慮廼命鎮巡兵旅大峙授以軍機降以爵賞

金戈英英虎

士撫臣爰言武不可既載示皇仁載諭聖意維彼醜虜愈恣兇肆暴非德馴狂罔言示乃用群謀乃調士卒土兵官軍桓桓伋伋以文武分以營幕焉以良時攻用吉日掃角聿布貔貅載陳統以諸部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雲乃樹電幟乃駕飛輪彼苗何恃恃此層山山不可恃天罰攸于矯矯勇士罹此凶殘揮肉亂墜不勳且言虛實告示同班我士益勵我兵益揚懸以千金義士奮強下攻九地上入穹蒼陵彼巢穴伐鼓琅琅衆軍咆哮排山登陣萬刃雜沓噍類無遺橫屍成嶺流血爲池遠近苗裔納款來思馬騰而驟士飽而樂貴之卒夫解甲生活貴之婦女迎門笑躍破險除兇邊疆再拓捷書上奏乃開明堂論

四

四

功受賞金幣輝煌曰茲文武實惟忠良於錄奇功昭徹遐荒勒茲隆碣永代熙明

新城黃鄉保碑

歐陽鐸

贛江省邊郡也其屬皆巖邑牙錯閭廣之間而安遠尤僻遠安遠編戶十里爲保者二十七而黃鄉尤深阻大帽山跨連三省去縣治遠旁邑又懸不相及賊穴其中斷西南二路關石布渠答即無道可間異時掉臂往來莫有問者正德初四出掠縣臨吉爲弗寧朝廷用陽明王公督軍務始議征之調集兵夫用葉芳爲鄉導二年克平芳死有衆七千其兄春領之入益綴居民不能完其妻孥壬寅之變戍官殺軍而遁東崖虞公守愚適奉簡命至有以攻取之

策獻者公笑而不言密與兵備副使薛君申籌機略竟不煩重兵縛秦父子磔于市以葉金為千夫長撫定其衆首賊曹祖華者與金華長金賞殺華因而解散者三百人父老咸喜更生而不能無懼公曰大臣當歸天子左右薛大夫行敘遷去如後何其智者則曰聖事當於其近救患必於其所致往者多故非由官兵不相及然邪今請于黃鄉中嚴設立巡司督兵以譏增隄備官提卒相與摘用如是則節而應疾然野宿亦不可常必築城堡濠塹其外內為公館營房以待官兵居守又請自縣達各保皆立小學以師為子弟式庶幾意與法存以徵惠於無窮相率懇於督府督府下兵備兵備下縣勘議物土得田背為稱費秘

入明文德卷四十四

五

乞諸鹽稅之餘工役則百姓願盡力瑞金知縣趙履之加詳焉薛大夫受而欣然曰難得者時易失者機賊平而民情若此機矣督府公明仁愛豈於爾民惜費邪茲有大利者三強梗彈壓則有所不敢為惠潮之寇顧後則不敢深入土兵有室家則心繫緩急惟吾所用之或曰小學之立文乎哉曰化俗所以弭盜其勢緩其功遠矣東崖公受而酌焉具本未驛聞得添設巡司乃檄有司出稅餘斬艾蓬蘽建立城堡凡若干丈中為公館右為巡司小學附館之左營房附司之右雉堞雄固層巒失險旗幟明鮮鷹隼來翔葦蕩黃鄉遂與大縣等嗟乎地利之不可已也孫子五事三曰地其言形變詳矣然必知變而後得形得形而

後利可居也黃鄉於法為隘為圯為爭為交中更其條多矣而莫有議及者事固有待邪聞之治兵如治疾當之以平劑雖不奏功亦不致斥然而病日深不可治此則養之之過也金石草木鳥獸毒烈之味峻投之病亦峻已然而死亡繼之此則決之之過也不求近效不幸後功除疾務盡衛生務周表裏司命不必其身之常留非妙達脉理而誠有愛人之心者不能於戲黃鄉之城文武之事具焉方諸除疾衛生尤大且悉室家笑語與伊吾聲聲連相聞豈惟今日將百世寔賴豈惟南贛諸邑唯是臨吉惠潮汀漳延袤千里可無突門毀垣之虞矣於乎豈非仁人之功哉

山西八角堡新置守備碑

高叔嗣

全書文德卷四十四

六

嘉靖乙未朝邑韓公既治山西冬遂行三關十二月縣代州營鳳門上寧武留六日歷八角所留一日校士射去至偏頭稽兵實實有能定法除殘士心悅勵惟冀寧道左叅政叔嗣食事日乾鴈門兵備副使啓從踰歲從鎮西入省公察於邊害要之地乃上言提督鴈門等關肅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臣韓邦奇謹與鎮山西副總兵臣鐸視邊關歷八角堡察其道里南至鎮西衛裁一百四十東去寧武裁九十西至偏頭北至老營堡各如之其地適中臣以考之圖乃與大同西路平朔奶河堡夜麥川相直而地不甚險廣騎內侵路必出於此邊人聚聚患甚歲都御史銳建此堡議甚是其額置守備千戶所六指揮一官軍一千

四百然指揮非兵部所擬注即缺類以空員一人強使之其權甚輕兵將不識何以責成功且又本邊乏人臣見管隊諸職往往攝以旗軍雖百戶亦無於是守禦指揮缺即不得不用腹裏者充之益非其人不長于用甚無益臣邦奇臣鐸謹議宣府地方如新河新開諸堡管軍裁至四百又無衛所以之八角相絕然尚為置守備臣謹請八角堡置守備一人領之便因奏偏頭指揮萬山可守備十五年某月奏下兵部其月兵部奏俱如請叔嗣謹考山西地當虜一面其北守大同割朔應蔚澤源州屬之以南守雁門鎮西鎮西者岢嵐州也洪武三十三年稍置偏頭成化二年置寧武則與雁門而三其後正統末更置老營堡稍大

皇明文憲卷四

七

而置八角堡實錄嘉靖元年始後二年成偏頭初領以指揮後弘治十四年始移置副總兵鳳門寧武成化初置守備老營堡正德八年置遊擊將軍一人而八角置守備實錄今始群吏議伐石以紀苑洛公之德視後世其系曰聖皇臨位匡撫萬國表畫河山雁門南北乃立三關以戡兵革燕用鼎臣群帥奉職鼎臣之恪法今修飾吏奉條約豪族屏匿下究問并軌教不忒細大齊同俱有品式歲乃大和百谷繁殖民歌于塗美衣衍食訟獄既平士行端直歲十二月來巡邊城乃周三關士馬審劾關于平端兵罔不克徵亭外內燧火衰息聲被四遠國長柔服乃建守臣下僚是陟疆易疆寧惟公明德我刊樂石以垂罔極

海陽朱令去思碑

翁萬達

夫觀令者觀之民令凡以民爾夫民同爰而異習故令賢而以為德亦或以為厲不賢而以為厲亦或以為德夫賢而以為德不賢而以為厲恒民也賢而以為厲不賢而以為德蠹民也恒民什九蠹民什一然什九之民嗷嗷而動睨睨以眴爾力不能致美刺於觀風與執筆者什一之民則左右猾佞若冠蓋之族頗於好惡而利於令之易與也斯其人往往能談說有口疑誤視聽令亦謂可私肺腑也故虐恒以自豐昵蠹以屏毀縮胸比之長者操切疑於忍人集垢棄廉潤修聲色去之日要亦有為之墮淚卧車轍者吏道日降余蓋傷焉里居以來得與什九之民相竊聚

皇明文憲卷四

八

而觀至海陽朱令未始不為之擊節而委心也會令被召去民倉皇走道衢爭覲令聚而轉相語已復泣下計留不可得白諸父老欲相與紀載休美以永其去思於是諸父老抵余言令賢而有功德於吾民者甚厚即所睹往者縣胥吏相煽動賈法為盜奸章賄抵候大者白手置田宅與富豪埒莫可訖冠蓋之族不自檢押有所橫暴凌凌亦竟不何問自得吾令抵候胥吏之徒靡不避懼無復敢睥睨恣睢仕族亦帖帖飲蒙股升而胥息矣往者縣里甲直官供億日輒費十餘金重苦無卹甚有不旋踵而貧窘死者徭編則視貨重輕訟牘積滯即不滯亦不中法理自得吾令里甲直費日不能一金大吏使臣輻輳臨止費繁滋

顧輒捐貲以充不以責直賦役必手自較定獄訟盈庭迎刃輒解人稱神明即老吏弗如也他亦稱是語曰藥石去病膏粱養生故不務比周而加意於吾人是吾令也微令即老死安得見今日嗚呼誠如父老言其與余所觀聽何異哉父老與什九之民誠知今即什一為姦宰亦當誦令賢者人患不自立爾顧何事於典選脂膏始阿卒託以宣譽焉哉夫皜然而不污廉也凜然而難犯節也朗然其不可欺明也沛然而措之於事為才也豈弟惻怛之意行焉惠也有此五者是仁義之備而化理之成也誠如父老言其功德於吾民孰能忘之去思有碑亦以告後之為令者朱令名龍湖廣漢陽人嘉靖甲辰年進士

皇明文範卷四十四

九

楚城碑

廖道南

今上履極十有六祀爾惟南楚為龍飛舊邸瞻宮廷議待召大中承東橋顧公于金陵保釐茲土楚之若大夫若士若民咸舉手加額竊相慶幸有大造于楚爾矣夏四月公入楚風聲是樹憲紀不振乃詢諸父老蒐幽閭微乃飭諸群吏真麗陳教庶務畢集彞典咸秩已而周覽形勝從倚城隅乃登高冠巖嶂嶒嶸林霏霏而流泉清噴曰茲非我皇祖駐蹕于斯爰授江夏侯之畧以建龍城者乎乃瞰大江飛濤浩渺天吳伏而淵靈翔雲曰茲非我皇祖大啓廟宇爰錫楚昭王之封以縣燕翼者乎而乃吟詠維翰紀楚賢剝落九門關闔維櫓類圯乎視茲土惻然懷中重郊

圻慎固封守于其敢後乃謀諸元侯新寧譚公暨巡視柱史衡水楊公贊之益力乃告諸布政使徐侯乾韓侯士英暨諸藩臣咸曰雅有之价人維藩大師維垣若受命分藩垣之弗固藩之耻也敢不視藩乃告諸按察使吳侯允祿暨諸臬臣咸曰易有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若受命分界險之弗增臬之憂也敢不視臬乃告諸都指揮李侯經暨諸閫臣咸曰風有之赴赴武夫公侯干城若受命分閫城之弗固閫之咎也敢不視閫僉謀既諧大役斯舉乃召庶府卜諏茲辰日葵入撰策箒氏測兆罔弗協厥吉乃召庶府時厥振輿野廬委積稍人丘乘罔弗豐厥饋乃召庶尹董茲章程師襄畫鄣長懸約罔弗裨厥猷乃召庶司度茲

皇明文範卷四十四

十

險隘封人辨域遂入脈土罔弗奏厥能於是乎柞人伐井雉氏芟草抹之隙隙築之登登無息壤矣非人鑿石工師鳩木是斷是度是尋是尺無棄材矣土圭置繫土均砥鉅野度以步涂度以軌無窳器矣司險登陴司寤啓鍵中五之一三九之一無踰制矣是歲秋八月公南巡越明年夏五月公復旋楚而城告成乃易竹簞曰文昌草埠曰武勝小東曰忠孝新南曰中和大東曰廣陽而保安望山平湖漢陽則仍厥舊是役也助于吳之赤烏唐之牛僧孺宋之李堯俞而茲焉綜理厥成者則同知武昌府事蔣君芝也厥大夫若曰昔者衛文公城楚丘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以言乎天時也楚上應翼軫朱鳥式章丹火式耀我公相

時斯作序則不愆揆日斯成事則不悖其得天時矣乎厥
士若曰昔者申伯城謝曰我國爾居莫如南土以言乎地
利也楚自赤帝啓土祝融開宇慶甲俗原我公仰瞻鵲巢
綿亘萬壑俯枕夏浦吞吐百川其得地利矣乎厥民若曰
昔者仲山甫城齊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以言乎人和也
楚自鬻熊傳世弗土斯錫民社斯存我公以勞定國闢誠
布公以勤恤民推仁澤物其得人和矣乎元侯新寧公聞
之乃述以告內史氏史南作而曰於乎若公者非所謂社
稷臣與夫言天時者存乎誠言地利者存乎貞言人和者
存乎忠是故文公秉心塞淵誠矣而時值多難申伯柔惠
且直貞矣而出自威畹山甫夙夜匪懈忠矣而未免保身

不皇明文範卷四十四

十一

若公者憂國而不有其身歷試而不以為難屢折而不屈
其志側微而不階于勢利聖明召用惟專簡注尤切公秉
誠以遇慈宣貞以納牘而懷忠丁復隍是故上符天時下
獲地利中協人和謂社稷臣非與乃繫之辭曰粵稽古聖
則乾象坤天津雲漢地險丘陵茫茫楚野爰奠南紀翼軫
星華江漢川委於惟赤帝產于烈山赫胥御宇祝融命官
迨姬鬻熊肇有節于世東主壁繩其祖武傳至羣劉封建
郡縣鄒諸脉茅夏訥開甸肆于孫吳嚴都武昌赤烏纂曆
永初拓疆晉季南轅陶凱節鎮羽檄旁午從容底定唐節
制度創肇為城金沙迴遶石鏡滄濤宋值偏安元遭唐虞
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我明啓祚亨壤廓清城崇衛鐵隍浚

洞庭眈眈周侯九門是關東望高冠西瞻大別百六十年
風雨侵凌石砌基壓削屢馬馮中丞受命自天子所明明
其德桓桓其武顧茲形勝衆心成城庶民效之百堵皆興
中丞蒞止薄言觀者蛟龍翔雲虎兕狎野錫以嘉名雉觀
穹窿璫題納月徽構宛虹緬思周邦築城伊域曰稟分陝
曰旦卜洛畢公忠亮保釐東郊畫圻固圍表忠宣勞惟公
撫楚令聞昭著姬休三后勲崇列樹顯允元侯矢力贊圖
穆哉柱史同德訂謨鸚鵡諸絲延鵲樓岵嶇內史作銘以告
方國

都昌縣雙忠祠碑

蘇祐

雙忠祠祀故宋臣兩江先生也江伯氏諱萬里字子遠號

不皇明文範卷四十四

十二

古心寔都昌人少有為才連舉登寶慶二年進士文名籍
甚愛知理宗嘗書其姓名於几嘉熙末同知樞密院事旋
復罷去咸淳元年復以舊秩起先生器望隆重風裁蔚然
顧峭直自任遇事無隱時論多齟齬初為賈似道宣撫司
參謀似道每惡其違己先生不為意無何似道以去要帝
帝涕泣連如既拜且留先生以手掖帝曰自古無此君臣
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下殿笏謝先生心
實忌之數謀驅逐會先生亦四上疏求去出知潭州絳侯
見猜而賈謫公孫不合而董遷異代同符士林雅重五年
復拜先生與馬廷鸞為左右丞相時襄樊圍急似道竊持
國柄日唯聲色死園是晚先生屢請益師往援似道弗答

遂力求去寓居鄱陽盤池芝山扁亭止水迹涉逸豫心負
隱憂人莫喻其旨及襄樊破先生執門人陳偉手曰即今
大勢已不可為貞臣厲節去留在所不計當與國為存亡
既而元兵至饒州民皆遁去知州事唐震死之先生從容
坐守以為民望已而兵入其第欲屈先生遂赴止水死道
絕家人情篤父子侍人暨嗣錫相繼投水中積屍如疊且
日先生屍獨浮水上人以為異從者殮葬之偉烈激於素
衷英靈貫乎白日朝廷嗟嘆行道痛哀詔贈太師益國公
諡忠文忠表襄襄文昭郁郁按諡稽履嗚呼稱矣仲氏諱
萬頃字子玉號古崖隱居笠仕歷館郡符戟榮攸臨清謹
茂著任棠置水而畫情郭笈待期以弘信不是過也知南

皇明文範卷四十四

十三

劍州威儀適宜教養備舉與學置田廩繇以助彬彬奕奕
俗易化行武城下邑言游不廢手絃歌蜀郡僻遠文翁式
先平禮樂解組家居元兵逼境棄棄私第遠走饒州冒險
詣兄克念天顯竟為賊所執大罵不屈元人支解之嗟嗟
屈平放逐竄身汨羅張巡拒守殞命睢陽方之兩江先生
出非對君斃非守土徒以憤王維之已墜悲國祚之綴旒
乃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連翩絕軌萃集一門機雲麗藻殊
無紀於旂常真果方塵益增輝平琬琰江氏為其難者非
邪江伯氏舊祠饒州嗣孫道正以梓里遠隔藉薦未便且
祀伯遺仲無以深慰九泉備呈觀風使業建雙忠祠於都
昌今大中丞克齋王公保釐茲土振揚休靈扶植風教道

正復以有祠無碑無以垂示萬禩王公允其請檄所司伐
石戒工命祐執筆將謂顯忠訓世祐亦與有責云夫太上
立德其次立功前詰之不朽樹之風聲表厥宅里後賢之
令圖其如何而以不文辭扶玄搜隱尚行崇德俾廣譽塞
於寰區慶澤延於千億其辭曰於休江氏都昌爰處伯仲
之間實見伊呂純懿天受悟顯日新如山如淵為時名臣
議議方聞奸回是忌載謫載遷嚆嚆懣懣止水鑒性乃亦
捐軀父子足法有嗣與俱明明仲弟虎符筆劄並舉龔黃
方駕卓魯罷官歸田避難而行罹茲凶疚哀哉令名一之
實難江氏已再戮我雙忠寤言感慨建祠礱砥昭銘景賢
趙宋之臣訓茲萬年

皇明文範卷四十四

十四

任丘縣王君河碑

屠應堦

任丘去京師不數百里當燕趙齊晉之交水陸輻湊河自
滹沱而下東南至河間又東迤于即莊滹流繁紆又東南
匯于陵城凡商賈之所留遷區野之所浸溉百利是興腴
壤攸賴也敷濬弗若泉源堙沉淵數壅壅淤載望于是
民寔病焉蓋歲且十越矣邑大夫王君齊至之暮年則喟
然曰夫令民者將導利而胥播于下也民賴其利而淤其
源則焉用令矣乃鳩工量材乎上董下物土之經因其便
故徒庸之費取諸羨資順民如流民趨若赴不踰月而萬
衆之功事成蓋遡源而達于邑凡七十里廣十餘尋亘以
巨隄哀若橫帶較之往昔形利兼倍焉邑人士則相與言

曰嗟乎夫自吾邑之建而水陸之勢無便也自斯河之興
達也陸輓車擊有負而跳馳凡百轂之任千夫之力弗若
一舟之致也引泉鑿流抱甕行役數里而一罷凡盡田之
功不若瞬息之便也今茲之有河也網艦鱗次帆檣下
千里之村五方之貨陸弗能致者不踰日而集于城下矣
四民之所往來習勞而就逸者不行役而濟矣室廬相
周城而居掘之河而注焉若家汲而戶輸之足矣夫斯河
之浚也王君之澤弗可泯也廼遂稱爲王君河云而邑博
劉生達等敘其事乞文于予予聞而嘆曰懿哉所以名河
之誼乎予讀召康公之詩曰蔽芾甘棠弗剪弗伐召伯所
茨又曰弗剪弗拜召伯所說夫甘棠非召伯所自植也非

皇明文範卷四十四

五

有滋溉樹藝疏浚培築之勞也而甘棠又非有流行汪濊
之澤也愛其人思其所說猶曰召伯召伯者焉而況于經
營敷列心力周諮之所建者乎惠流者思功遠者世集稱
鄭國井美耿君秦漢以來未之有改也夫高城深塹邦邑
之所以爲固也德教興利循良之所以永興也夫斯邑也
任君城之是故以任丘名焉至于今民猶載矣后之言王
君河者則自今始也重休襲美播之無疆其將有徵于斯
父乎銘曰壯哉任丘翼燕控幽瀛海外靖池原內流陸次
萬載水集千般沃原膏土厥壤可游河流必滋歲久而望
彼流亭斯蔓焉沙磧方舟絕維隰原固績歷歲伊久民用
胥戚惟我王君志淑而明曰惟今職政在惠民河流弗達

利源是埋迺洪誥治身率以勤下令若流民赴若決堤障
雲馮鍾喬烽列工弗知億儲罔告竭崇功隆隆成之不朽
茲彼河水流之汙汙源自東匯于茲城行坤發潤應乾
煥文淵泉博博元功聿新翼翼重輪斌斌浮鷁晝夜交馳
百里一息纚纚五財川至林立洋洋甘流家濡戶給然彼
河水流之漪漪形澄內朗玄德涵虛惟我王君惠流在茲
至平徧物止鑑無私於惟任丘任君城之惟邑有河王君
營之河流冲冲桓桓崇墉二君重功萬祀攸同

勅建太平寨忠義廟碑

屠應坡

史竣曰休哉淵淵乎先王之御天下也賞不遺幽罰不滯
遠惠流而不費威震而不有風被群動功治后世所以導

皇明文範卷四十四

十六

物開化經世軌俗者遐乎莫之敢忽也 高皇帝剪殷胡
元昭奠華夏而燕朔諸州喪淪于祀者亦殆復我帝王疆
上之舊倖德天地邁功湯武越既首褒元忠臣余闕及殷
祀先代休烈懿臣肇修天常茂建人極百五十年来朝有
批鱗之臣野多死綏之士雲蒸霧集異世同揆皇皇聖
人一變之功若是至已皇上綏文詰武萬宇和洽越十有
五年侍御金君敷華奉命按畿輔諸關軍事建節還僉憲
輒遙覽于是條焉悲曰是地也周法諸胡分列強虜無
干城鼎岳行外勤內甘死蹈節之臣乎豈無膚髮繼繼者
刃决皆楚部陷堅致命不二之士乎此而不錄以勸難矣
于是疏建忠義廟于沿邊四路以分祀茲敢諸臣而是廟

則隸之太平寨云廟祀官軍周朋而下若干人博采群議
允若輿望獎義貞度虎物稱勞不踰月工迄成介使者來
徵予記嗟乎嗟乎夫主教之作也始末嘗不飭終以玩也
匪浚則湮弗植則仆恒度而時振之故操弗倦而人靡有
庸已自夫教之衰也士知死而不知恥于是懷二心以事
上忠義之道鮮焉故危言色厲氣溢于平居而微執恐誦
覲顏苟難勞睇同鷹擊豹舛無少下預危姑詬豕鼠突
竄者衆也夫大同遼陽謂盡非朝廷素訓之卒哉感曠悍
肆外靡禦冠而亂內訌居若煦煦舖驕子其終則秦虎而
假之蠶也豈其性誠異哉眇乎勸懲之未盡漸靡之習非
也是故社金蒙革委誠敵愾者時弗知聞而嬖姍選悞肝

皇明文範卷四十四

十七

聊罔上者或登大僚洞府達服元隕弗懲顧死不得以蒙
澤其全軀保妻子之臣從以議之嗚呼難矣難矣斯廟之
建也崇死以詔生樹往以表後是不足恢恢勸乎堂廡枚
枚望之翼翼而翬翬勇夫哲士過者欬唾沾臆其否也未
嘗不額蹙汗順驅疾以視也嗟乎嗟乎人之生等死耳其
延促于世須臾也貪夫徇生蓄縮疎鷲自視恬然久矣生
為游氣死為莖草聞者弗知見者罔道哲人徇義守死緊
身氣蒸霜雷騰虹薄星聞斯嶽嶽酸鼻撫膺故義士不忍
須臾之安而易萬世之名不以同盡之生而喪吾弗死永
存之氣夫今而后可以喻也戰陣不果不可謂勇封疆不
守不可謂忠隨職廢命不義之大者觀于斯廟可以知恥

矣予既以廟事文之碑復為迎送神辭三章俾祀者歌之
侑神焉金君名燦予同郡人具弛張之才今之名御史也
后世于是乎規政矣辭曰振金兮交鼓醴湛兮蒸俎雲
馮兮莽蕭蕭靈不來兮日將暮瞻靈兮簪紵繁會兮九
衢靈剌刺兮抗旗班白馬兮朱衣繫遙望兮平原怒目圓
兮頰頰操長劍兮控鳴弦天笏杳兮日晝寒陰沙零兮夏
雪冰鱗鱗兮夜波合天時殫兮厲兵接洞犀華兮首身裂
揆者武子又以忠威靈懟兮神愈雄悅昭朗兮旋故宮光
有儼兮氣靡終來續紛兮御華宇冷冷風兮又以兩騰虹
燁兮雷填填天聲飛兮士爭怒倏既假兮惠成衆遠遊兮
拂於橫北海兮歷幽雲都恒霍兮偶列星歲事秩兮為民

皇明文範卷四十四

十八

正德間唐子振靈武徙皇皇子植戈以舞

閩視靖州碑

陳東

大明之化昭洽無外惟靖故夜即殊陬既庶既富並于中
州承平以來視為夷鄙命吏不之法號鮮暨卒情而驕時
時煽起昨午偏帥恣睢至擊其州守時重函容罔置唇口
或曰治之色怒語難養道不馴遂此微頑嘉靖十六年丁
酉天子登用舊德起大中丞顧公于留都俾鎮全楚是夏
至鄂秋發岳岳長沙間省從勞躬遍歷荒野環大湖以行越
明年仲春十四日戊午始由武岡入靖至則喟然曰美哉
提疆惟我遐遺有民匪民寔遐明日庚申釋菜孔子廟序
諸生于兩階考德陳誼咨文獻之遺餘鏡聲猷之所起已

乃謁宋了翁祠宇低回四顧歎吁歎息焉是日也進青衿之士登于鄉校者二十有幾人明日辛酉檄諸邊將士乃大閱武于西郊先是陰曠累日霽然陽開蟻虎之士奮鷹揚之氣倍營列陣張魚鳥合變編甲玄旗朗耀川甸為之角戲陳射博極庶能萬旅憐憫爭先赴命然後授釋明誓比厥負勝賞罰以時士百其競既罷黃髮耆老凡若而人携杖扶幼儼然進曰惟靖迹于中土三事大夫苗猗我民目不睹中丞旗鼓之節于今六十有八年惟公幸哀憐哉煦我復我公曰嗟嗟乃疾乃苦惟余之辜余敢自愛以煩吾民乃采群議納之夷軌謂參議問之惟食欲備其勤儲俯而多委積于糧俾呼庚癸謂倉事束往事漫漫兩

皇明文範卷四十四

十九

言勿唐虞之遺烈余今爾從元罪既死極其遺烈與之更始惟茲守令黜于貨賄為吾民病解去龜組勿留于境孰辭孰利惟爾之計謂參將章女令于躬下乃視效母歎于已而貸厥部校我聞戍卒無居無處廩寄食潰亂男女連發公家錢為營百堵俾安即于茲土謂守備桂往者主裨兩將同居一城令號不行惟靖陰害乃在五開是諸蠻之咽咳其制甲士千人以往爾官爾職乃留于行謂通達今童正吏貪殘之故州無留員女即攝視州事以待來者事如律令母憚干掾而蹈其成于是章程肆頒德威兩懋除舊布新民乃閭閻懷矣斯順性蒙乃識回面嚮心遐邇變革日在庚午公遂啓行即吏將士咨嗟太息惟公遠來

匪夷圖之惟公邁往匪夷留之乃共立表石銘勳鴻休垂眎來庶陳束為之辭辭曰奕葉玄化溢于蠻荆五溪底定渠陽載寧民之無良吏執其咎若網不綱莽亂時有林鏢中丞明德作人夙夜于邁綏我靖民下車禮師夙恭聖士既敷文謨亦訓武事申徒三千旂旐有與自公之颺起電激公謂有衆無然憮傲我執其應釋爾麼么公謂有衆無然饑寒我命郡國給粟授廩乃遣將軍乃守邊圉于時餼糧于時廬旅靖人有情公之定之靖人有爭公之聽之剪彼叢棘登之堂皇薙亂不作民以愷康示禮導仁作墳墓式不烈者風流斯無射

刑部貴州司題名碑

于廷寅

皇明文範卷四十四

二十

刑部貴州司題名碑額子記之矣李子曰嗟乎紀著難乎哉氏以世失事以傳謬碑所刻吳雄氏及餘千萬生其事實不可得而詳識上之名氏或不傳避戢寥乎後世何觀焉即中王旂員外郎郭春震主事王椿陳欽用是懼遂易前所豎石且核歷世更刊其下于子廷寅撫碑低回喟然興嘆或曰何以嘆也曰唐虞之英三代之烈孔子固遠見乎人文之難所從來已尚矣歷世逾祀今益散散是以皇祖紹湯武之上靈弘文禮之至慕崇聖猷以潤鴻業異人間作輻集於廷威哉彬彬矣鍾岳之完英乎乎綜其言乃知夫貴州司之題名故言忠節則有孫德成王淵之言立功則有彭濟物言介約則有梁大用查大傳言義烈則

有陳汝止言諫諍則有胡仲美言篤行則有高汝白執子
醇言籌邊則有周公儀言文學則有薛君采徐用中言恬
退則有田有年言政事則有東萊獻劉子政言律令則有
項崇哲言直諫則有孫用之張元用王律生考其所表見
極述其能於功名豈亦少往時仲舒長沙之亞也耶孟子
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胡元之亂君子
蓋致嘆焉明興剪暴以糾法革舊以厚序使化條於義仁
飾於刑兢兢然所以為治者而先輩行名而洋洋而蒸蒸
而入而而師師炳焉足參名臣之次與古同風斯豈必位
勢威祿爵有期望要譽規世也人任其能設其成功明其
施而見其斷是故聲稱茂乎先時宣于後人不見而知欽

皇明文範卷四十四

二十二

非愛而民仰之故命之曰秉率之良道之符轍耳固卓有
其德光著而發陳于杜為也至于今膾炙人心矣賢俊紛
輔於下而明皇制作定於上喜起相成可以謂之遇合故
易傳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君子謂之時命正合自然之數以斯揆之其理既燦焉予
嘗聞之君子之建德不以彼已忌善長沙賈生有言夫彰
往古所以察今其曰前事未忘後事所師是故孔子之堂
及漢興諸生則猶時時習禮其家也講誦絃治之音不絕
言道德者歸其純蓋謂以此俛仰前人具成鏡衡考於名
紀嘗因事想見其為人言忠烈之事碎身逆藩又為之酸
鼻云

方選志先生祠堂碑

薛應枋

余嘗讀易至革之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嘗
不歎聖人之克相上帝勤恤民隱至以身冒忌諱而不顧
也及觀魯論之稱夷齊也曰求仁得仁又何怨則又嘆曰
嗚呼仲尼之意深矣稱湯武以立生民之命亡夷齊以正
君臣之義化裁達變貞固立本夫固各有條當而不可以
執一論也噫夷齊遠矣詎謂千百世之下有如先生之所
伯者乎先生姓方氏諱孝孺字希直遜志其別號也居緜
城里人又稱為緜城先生父諱克勤從事聖賢之學先生
寔其仲子淵源所漸日擴而大其出處本末則者儒父老
往往能言其事然亦有傳有遺事有尊鄉錄有補國史之

皇明文範卷四十四

二十二

議有春秋組豆之謂夫既或述之矣吾獨悲夫先生之所
伯者夷齊之時所執者夷齊之見而獨無太公為之一引
援其死獨慘於夷齊也昔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
者八百君子龍馭玄黃小人壺漿箪食凡紹王而見休者
蓋已盡乎天下之人矣孤竹二子獨為叩馬之諫至謂之
不仁不孝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血流漂杵前途倒戈何有
於二子哉而顧扶而去之俾弗罹於左右之兵也蓋武王
義兵也二子義士也太公之扶亦各從其義也周家卜世
三十歷年八百雖至叔季之微猶為天下共主而方伯之
強諸侯之僭環視而不敢誰何者夫亦以名義所在等於
天地明於日月威於雷電凜於鬼神洋洋乎鼓舞群動整

齊六合制御八荒攝伏庶應俾大渙者華離者合強梁者
沮狙詐者息而如然之緒猶得維持於數十年而不壞者
謂非夷齊之諫太公之扶有以為之所耶然首陽之跡采
薇之歌慷慨之士至今扼腕史遷亦謂其積仁潔行深悲
不得其所而有惑於天道之報施其歎息痛憾之意蓋直
浮於言外矣使其視先生之死吾又不知其當何如以立
言也然夷齊得夫子而名益彰先生附夷齊而義益烈千
百世而下猶凜凜有生氣則先生之於夷齊均為不死者
矣寧海舊建祠於候城里祀先生父子嘉靖丙申懷遠楊
君時秀令茲邑謂緣城舊祠僻在海島規制未愜無以昭
示前修興起後學遂進諸生楊文倫輩議毀卧龍山三官

聖明文範卷四十四

二十三

祠改建請諸巡按御史張君景允其議凡為堂若干楹後
廳若干楹東西廡若干楹最外為牌門一其碑亭二則又
在牌門之外幾越月而工告成楊君與余同舉進士至是
又同官留都且以余嘗知茲谿而與聞斯舉也因屬為文
勒諸石余敬次數語而繫以迎神送神之歌歌曰坎其擊
鼓卧龍之陽牲牲蕩滌蕭合馨香神之來思英風載揚恍
惚及交陟降在堂光騰烈日凜肅嚴霜歌以迎神于豆于
觴又歌曰紛再拜兮廢徹趨踰躅成焚瘞感激衷腸靈之
往矣旋駕洪茫于彼于此無體無方河嶽流峙列宿寒芒
歌以送神地久天長

周侯去思碑

徐良傳

周侯者名相字大卿號葦崖浙寧波鄞縣人也嘉靖癸未
進士即以進士之明年來令臨川臨川素劇侯乎披閱
洞關竄竇老姦傍睨咋舌不得出一語以對而束脩之問
三年無敢至門廡明之聲無翼而飛當是時大江以西論
吏宜在天子左右為法從無如周臨川者考滿召入為御
史會黃河清大臣稱賀獨周御史言不當賀左遷鄱州經
歷稍徙東鄉東鄉之民聞侯至也喜聞其以御史至也懼
東鄉與臨川比壤臨川之政東鄉習聞之是以喜顧時俗
謫官多不事事甚則泄其情急不平之憤于民而侯皆
之不能自治東鄉如其治臨川有過無不及山谷細弱貼危
不能自存曲加乳字而抵其豪橫于法捕盜尤峻乃一切

聖明文範卷四十四

二十四

無所縱舍先時盜魁公藏匿群盜更莫敢至門比到官又
多為之耳目往往得解以故盜日蔓至是始懼有自縛
首者由是道不拾遺夜戶不閉豈但東鄉哉環而縣蓋然
縣當道路之衝嘗大闢突至威氣欲有所凌于民侯由甬
路直上連發語中其忌畏聞噓嗒以去創四郊壇役不下
及水旱齋宿祈禱應叩侯又欲自縣北三港口連臨川金
鷄城前並水為水門通舟楫便轉漕以致百貨為東鄉無
窮之利會遷任不果侯之遷也父老即謀堅亭表思以侯
宦蹟未離江右格于見任及是亭成侯去東鄉二十餘年
矣亭在縣廓外東去縣治里許通衢上徐良傳曰始侯為
臨川時良傳以諸生受知愛于侯侯為人堅苦動慕古始

不肯一事凡近嘗稱曰牧民如牧羊見其病亟去之無令
敗群其治大都嚴勝自衛尤謹視費百姓一錢文不翅出
私藏不獲已寧出私藏無費百姓故去逾久而百姓逾思
之如一日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夫三代而上黃虞
勃穆之風不可得追已膠東潁川桐鄉中年率以循吏著
稱亦足風厲後來為世觀法故太上無名有名抑其次也
然余嘗周遊天下見所在留轡踵為故事曾未幾時問其
姓名里之氓不知余竊笑之乃今周侯去思獨表於東鄉
二十餘年之後於戲觀者亦尚有感于斯

樂清縣學重建孔子廟碑

侯一元

嘉靖己酉秋吾樂庠先師之廟毀于颶風邑大夫滇南楊

奎明文範卷四十四

二十五

侯其大懼文教之佚上事當路治之文牒往來辛亥冬
廼克即工明年夏廟成崇于故五尺弘麗有加焉爰以吉
日踐位成禮翼翼皇皇多士興于堂萬民若于牆侯生一
元曰知務哉楊侯愛民惜費而不以儉於學蓋春秋不書
泮宮不以民力緩所先務我侯有焉夫簞食茂草梁木亡
仰有司之責也博士倚席諸生多暇亦士之耻也盍相與
講以所聞昔人有言祀無無功德者也則未有天下祀也
天下祀惟孔子與社稷然食社稷者配而孔子則專以斯
知其盛也雖然寧尸而祝之已哉固將美而墻之師道存
焉昔者夫子師堯舜而堯舜師文武而文武故曰我非生
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堯舜文武孔子之道吾

之道故學不若孔子若穀之不實井之不泉吾止也而寧
有異種殊源者哉是故天下郡國所在有學學必有孔子
而孔子之祀曰先師誠以師之也夫配哲兩廡何也是昔
之師孔子者也而有至有不至若顏氏之子則命也由顏
氏而下君子弗謂命焉故孔子師也先正友也六經四子
則師友之誨規也焉往而非嚴憚切嗟之所哉凡學不明
諸心則不能以措諸行國家以經術造士固以明之也孟
氏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若大路然自有傳註以來說大
學者無慮數家往往刺謬於群籍盡以其意鑿而說之恣
睢汪洋因賢習自與玄珠在是矣干祿利者以為筌蹄固
未暇質其是非也拘方之士執器數辭章之士繁枝葉紛

奎明文範卷四十四

二十六

華之戰日勝四維之係日解士之品至於功名則希矣蓋
昔者夫子思狂狷惡鄉原原美名而狂狷民疾也野人則
從之君子則否所取舍常遠俗何哉誠疾夫文勝也故非
斷離為朴敦本尚實使高明者撤門戶卑近者振汗陋中
庸模稜之士去大貌則雖終日言道道不近矣聖入之道
猶天然并包而下濟雖互鄉闕黨不逆也至於及門之士
則誅予攻求而勿納參又何峻也夫略而待之者固怨備
而責之者固嚴歟今學者既皆誦法孔子襲其衣冠依門
墻之高窺宗廟之美而夷攷其行不棄於孔子者幾人哉
歲時對越駸奔洋洋乎在上斯可以惕然省矣抑語云仕
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諸士子方學則優學之可也吾斯

之未信而仕而迄弗能自返於學其不尤可懼乎愚是以
顧與諸士子圖之以副楊侯色笑伊教之心是役也丞某
簿某尉某胥動工事而司教某某其胥樂厥成

城樂清縣碑

侯二元

夫有國家者厚下安宅深根固本莫大乎附民而慮危於
安圖艱於易其要乎詰兵長子之固不如晉陽附民也河
陽壁壘一朝變色詰兵也故有無城而固有城設而不用
禮義之為干櫓神矣尊俎之折衝遠矣雖然介冑易虎兇
而袒楊則惴於蚊蚋春秋絕鄭虎牢以失險潰官以城惡
兵也者上守而賤戰者也設險守國重門待暴固古之制
哉吾樂負山瀕海自昔無城國初因山為險城其南偏其

皇明文範卷四十四

二十七

後也水蓄之則城盤石衛以為外城而邑之城遂廢永樂
間倭寇至廼以師綴衛而潛師入邑於是又城後所以為
外城塞邑之南屯戍基峙累葉晏然城之力也然國家之
制常大治舟艦斥遠水寨寇來與決海上不以及城豈區
區畫地守哉兵既久戢船寨一切不治屢屢城守寇狎弗
畏於是諸屯戍不復為邑用而邑城始復議矣嘉靖壬子
寇縱劫海上邑人驟然無藩籬之固邑侯楊君鑰日帥壯
士暮夜號戎於郭外露居幕食民保其慈寇畏其整邑以
無事御史林公應箕過而嘉之既而曰勞矣蓋城諸城必
周廼接故牒得前令歐陽君之議議如國初而稍斥其南
以紓水患民便之而或虞其弗周也議久之不決於是大

中丞王公忬提兵至曰因地之險仍古之制從民之便可
弗務乎廼與守巡顧公問谷公橋巡海李公文進暨郡伯
龔公秉德倅黃侯釗何侯洛熊侯梅上下原隰周爰咨諏
而我楊侯受以從事遂以其年某月經始明年某月告成
高若干丈尺表若干丈尺帶環於南珥屬於東西東西之
山旋繞而北嶽峯成削若增而高溪流縈合若浚而深崇
臺星列長橋虹跨稍食均故士不病分攻得故財不匱章
程立故役不淹百世之固於是乎在非夫群公許謨遠籌
提衡于上我侯鞠躬徇國奔奏于下曷臻斯之烈哉或曰
詩有之城彼朔方則儼視于襄蓋武之善經也今大中丞
公修南仲之烈經畧海隅既有備矣廼者偏師再捷俘斬

皇明文範卷四十四

二十八

無算方將載累歲之逋寇復國初之荒微樓船守望汲汲
乎舊章斯又何以然哉嗟乎夫前人之畫遠矣斯子囊繁
郢所以卑也且夫治盜賊之道與夷狄異彼夷狄者各居
其國服畔不常命之曰荒斯有來則距之去則勿追之議
今亂海上者本吾民也秉武之偷顛冥於惡誘致海夷與
之為一乘潮出沒伺便倏忽非有定壤可距而去也譬之
疣癰着於筋絡不決不除方且設間藏姦因糧資械於不
逞之民以漁獵海上海上自浙及閩封疆遠者數千里民
之聚落往往而有山涯水澁犬牙相入焉能悉以城戍虎
落周衛之乎故以數千里列障而守之則不足以偏師獨
克則有餘其勢然也兵固有以攻為守者淮夷徐戎門庭

之寇則魯公穀甲冑飭弓矢以除之豈可獨守南仲哉夫振棟窮乏得民之和逆折姦萌絕寇之資附下親上使民不復為盜者司牧之任也有嘉折首莫不震疊且擊且降以安反側詰兵致果使盜復還為民者秉鉞之權也吾觀大中丞公龍變豹蔚神算無方而兵憲公嚴翼以共服巡海公沉毅以大畧寇固不日而盡也而分守公保釐東土金相王質郡公則寬宏簡重楊侯則寅畏小心彼蚩蚩之氓孰肯背衽席之安而即金革之慘去冠帶之國而從鱗介遊哉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轟轟乎高墉哉固有之而不恃矣

明甌寧縣令胡公德政碑

宗臣

皇明文憲卷四十四

二十九

增城胡公在孝廟時知甌寧九年既去六十年而公之孫督學君行部至則甌之父老垂白而杖者數百人逆之于郊嘆曰此我胡令公之子之子也已乃跪而持督學君衣泣曰老人自兒時事令公今六十年矣而令公之愛之者若諸老人猶一日也今得見公猶見令公焉於是督學君亦泣而邑之學士大夫因上書請專祠祀公督學君起辭曰諸大夫其母以予故而私予先人諸大夫遂狀其事曰謹按禮凡有功烈於民者則祀之公之廉之明之勤之惠始不論論其大者革焚屍而示之孝禁溺子而示之慈法誦者而示之倫察田疇而示之法舉釋奠而示之禮則何者非功哉今甌之民雍雍而綸綸斤斤而井井以惠于

家而不隲其身者是誰之遺也即不祠何以解諸父老悲思敢固以請以附於古者有功而祀之義督學君嘆曰諸大夫既以先君子為無罪於百姓敢不從大夫之請以慰諸父老之心於是以某月某日附公於名宦祠秩祀如故事而因命余采其實以詰來者余則安能知公顧獨觀於公而有感於古今治道人心之幾也夫天下之治繫民繫令所從來遠矣余讀漢書循吏傳所稱述咸守與令而卓魯諸君最著跡其政蓋若慈母之於赤子寒而絮餒而哺蹶而持痛而撫非夫文章之飭而禮樂之華也然當時為之君者至下圖書勞苦錫之章服即萬世之下亦莫不握贖而嗟何故哉則其政之感人心深也夫感而至於心斯古今一矣今公去甌六十年而父老悲思而祀之則安知萬世之下不以卓魯並公哉故曰吾觀於公而知古今治道人心之幾也夫公既以政而繫甌之父老之思督學君又以教而率甌之子弟以趨於善世有令德昭于八閩炳炳如一日也斯又漢臣所缺者督學君則又具言公之持身肅也其儼而居家人莫敢闕焉遇鄉之子弟輒教之而公之門人由公之教以儒起家者如林矣嗟夫然則公之可紀獨政哉公名璋字資禮鄉進士督學君名庭蘭字伯賢則與余同舉庚戌進士云

勅建懷忠祠碑

汪道昆

忠愍公雅直失負七尺軀直以徇國家報知遇爾侯歲

德魏田光德燕不難以彼其身死片言下彼誠得死所足矣往余從公守卽署率有味乎其言無何公出為江西按察司副使辛酉闖賊入江西諸郡薄太和公從提會聞之輒投署起曰虜賊行而西掩我不備不豈計謂蒼生何當路方倚辦公尋屬公平賊先是巡檢劉茂力戰死賊怒磔其屍公至太和帥諸將吏祭茂曰爾職抱關猶然死疆事吾待罪方面不滅賊吾何獨生遂誓師列陳而鼓之進獲俘者五狗軍中旦日陳如前公從中軍鼓之進賊數謂官軍怯亡聞心聞公軍聲人人皆殊死闔謀者謂賊張甚宜如堅壁完公叱曰虜深入我境亡能以一矢相加何謂虜我寔張虜我師左次彼且益張江以西危矣士死

卷十四

三十一

賊死紱業在行間表不避死於是復鼓之進左右軍遇賊皆奔賊悉赴中軍中軍乃潰公意氣勃躍馬當賊鋒關弓射殺二人刃一人死公脰脇中槍者二左臂中刃者三唯指揮王應鵬千戶唐鼎從公皆遇害淑人聞計輒自投井中保母出之遂不食保母諫曰主死長即君宜未即知脫自太學來奔宜未即至母第自決其誰歸主喪淑人以為然乃飭食公喪至歎淑人絕口不內水漿所親率以太宜人春秋高諸諱子未立為淑人請淑人目適子曰噫敬長矣凡諸俯仰敬任之假令而母以天年終終不能以此道死而父死國而母死家何可後也卒不食越五日死部使者適上其事詔贈注一中光祿寺卿贈子世錦承備

百戶給祭葬立祠賜諡視周節愍同贈程氏淑人仍立祠郡城東從忠愍春秋並祀嗟乎公死社稷不忘平生之言直丈夫也淑人婉婉其攝身若不自勝及其臨大節而不渝贈然與首陽爭烈即女丈夫亡論已乃今列在祀典廟食鄉國之間都人士過之莫不翼然而趨儼然而式即田夫里婦舉欣欣然想見其人或不然抑亦赧然汗顏倭倭然失步百世而下猶生之年惡用偕老為也昔周節愍死華林賊語在李獻吉紀事中公後節愍五十年同地同官同以閏五月二十六日死節愍有子忠愍有妻狗難相從則又同歸於節孝大較舉相若也顧余不佞亡能為公發一辭謹述祠事所繇勒諸麗牲之石且為樂章三闕授升

卷十四

三十二

歌者肄之其辭曰服兩縣子采州陟帝所子周遊倚闔闔兮囑九州盡端來兮樓故丘要亟咸兮歌且儼把瓊芳兮懷椒糈荃何為兮夷猶目眇眇兮愁若右迎神春雨兮秋霜列藉兮華堂星燐燐兮在戶靈翩翾兮來下陳上尊兮櫛之東伐應鼓兮考鳴鐘采連理兮木末羞比目兮水中忽若近兮條遠我心勞兮憊憊石降神牛服箱兮女結構濟河漢兮吹參差乘迴風兮駕修阻願終老兮河之湄操靈簫兮陰陽參太乙兮平章延佇兮舊服屢豐年兮樂康右送神

關清遠峽江道碑

王漸達

浙西南岑吳公憲于廣備兵于嶺南軍于清遠先是峽江

阻險石降暴為舟楫之厄會入漢以來千有餘年志士
仁人付之無何公至則惻然時方連寇之剪凡歷而觀者
再過而踟躕者六曰東者壁西者麓壁者骨麓者肉其幾
闌矣未觸其會方今聖澤流溥民物充盛視如中州天效
靈地效順意者其在茲乎予其何辭於是進僚屬兵士而
語之僉曰諾迺相脉勢度遐邇則降陟量渙止集群効列
功次取材于山取石于巖取土于驍勇無煩邑長無驚我
民由是莽者曠叢者蠶墜者踈四者平嶠者傾壑者架湮
者形碑者臺紆者繩方踰月而大道攸達於是南者北者
舟者陸者商者旅者止宿者漁者佃者獵者樵者郵者使
者牧者騎者冠蓋者負荷者綬者採者遊者覽眺者送者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五

三三

別者客而經者流寓者屬處者皆欣歡嘆咏以為堪輿一
小開闢渾嶠之濱傳為盛事是故駢駢化為閭閻阨隘化
為坦夷頑壘化為奇勝激湍化為清池鬱憤化為燕笑愁
然化為愉怡穠蔭化為畜玩風氣化為清霏殊方化為鄉
國吟呻化為雅詩青蘿王子曰予嘗北度大吏觀於九河
盟津撫而嘆曰嗟乎昔乎易稱會通重開物殆近之矣
是故禹敷洛水先冀交曲江關隘南服以奠其公入越而
峽流衍時會之乎亦存乎人矣後之思公之功者尚求
之名山大澤中因命刻記于飛來之巔俾山靈守之永勿
替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五

神道碑

擬 御製中山徐武寧王神道碑

宋濂

大明中山武寧王姓徐氏諱達鳳陽府鳳陽縣人家世農
業王年二十有二值元末兵興歲癸巳朕集義旅王來麾
下朕視其所以周旋幾二年動靜語默悉超群英於是命
為帥首凡有徵征以代朕行又幾一載明年乙未朕被敵
所執敵之帥首亦為我軍所執明日王來以身代朕歸朕
歸縱敵帥首易王還已而從朕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時機
務浩繁姑孰之郡密邇大江况元帥首蠻子海牙率舟師
以拒江面為朕肘腋之患不暇率兵四征乃命王為將擇
精兵數千東取溧水溧陽王兵至守者不戰民庶咸安明
年丙申春二月敗元舟師于采石王仍屯溧水三月召王
從征建業越十日庚寅師入建業越七日丁酉命為大將
浮江而下水陸並進東取京口大破元師京口已定東探
浙右時張士誠擅稱名號遣將已據毗陵旌旗相望其守
者潛遣間諜誘我斥候王察知遣使歸告請勒兵以討朕
許之王將三萬人逼近其壘復遣使歸告賊勢少窘益兵
可下朕遣戰將千餘員甲士十三萬師會合圍毗陵張士
誠自姑蘇發其弟張九六將兵數萬來援王遣兵逆戰不
移時破之生擒張九六城守猶堅朕復益新附二萬合勢
共圍守者窘甚計出多方誘我新附者二萬新附帥首密

從傾營入城助彼來戰初我軍環其城而營之因新附者叛四方去其三獨王固守其南開平王猶營東南外一舍旋彼援兵聞新附者叛寇迫王營王拒守且戰開平自外來援內外夾攻大敗其衆擒其守將張德餘軍敗入其城王復環而困之士誠自姑蘇遣將呂珍寅夜入城督兵以守與王相抗初彼軍雖少糧且足用戰守益堅及誘降入軍多糧少戰且狐疑丁酉春守將呂珍潛遁城下師旋復遣征寧國城圍之援至王發兵扼要而戰援者敗俘斬者衆旬日城降宣城亦附凱旋時四方群雄甚多朕固守江東數郡命王秣馬厲兵以觀四方之勢又明年戊戌命王點兵固守建業朕親下浙東金華既平六月師還未幾遣王西征皖城水陸並進徵北秋命王西征池州師抵而平陳友諒遣兵來救斬首萬級生獲三千餘時張士誠發兵來寇宜興城陷遣王將兵復敗之師抵城下不旬日城復生獲三千餘皆戰死其年維揚元義兵盡歸壬寅秋王從朕下潯陽陳友諒敗潰時張士誠發兵攻長興留王守潯陽未幾召歸師次中塗令復守潯陽北至陳兵已入城守王遣兵與戰陳兵復潰俘斬數千獲其眷屬戰騎彼時潯陽之境空荒華而弗守師旋建業癸卯春正月取豫章城降命王西取武昌不克班師中途豫章內變王復討平張士誠北寇壽春朕親往援王為前部張兵敗北旋師金斗周圍其城戰問陳友諒大率兵寇豫章詔王罷金斗之圍

歸整舟師解豫章之難秋七月師次彭蠡陳友諒罷圍逆戰王身先諸將敗陳一巨艘死者千五百人自是彼軍勢弱我軍威振由王身先癸卯歲留王守京師朕西征武昌甲辰武昌下克陳之後其年大會兵于京師乙巳歲令王取淮東淮陰諸州仲夏師旋歲丙午命率甲士二十萬東取吳越廢戰於吳興皂林之野生擒張兵六萬不戮一卒盡赴京師冬十有一月師抵姑蘇明年丁未秋九月姑蘇下兼浙左之六半詔班師命王西略蒼梧九溪率服還軍京師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朕即大位二月命王為征虜大將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國公命率甲士二十五萬北定中原抵齊魯而民安所過輯兵守禦規畫足食兵不民擾所得壯士帥而徂征不煩朕念北齊既平命渡河南兵至大梁父老盡漿以迎西下洛陽長驅峭直直抵潼關守者拒戰王命宋國公馮勝拔之朕命據關而守諭歸大梁北下河內由鄴上趨趙州抵臨清其年八月三日辛未北入胡都捷奏平胡復命西下晉冀如命并陘長驅晉冀以平二年春正月召渡河西兵入關中守者皆棄全有關內之地召歸天下太平三年冬十有一月論功行賞命王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軍改封魏國公五年夏五月衆議北入沙漠王至嶺北兵疲而還勅命沿邊輯守歲鎮于燕口外餘民自是

漢盡海內無虞十七年甲子太陰數犯上將朕惡之召罷
北鎮息勞于家是年臘月二十有一日染疾朕恐之星馳
四召名醫咸至疾終弗瘳明年乙丑二月二十七日己未
薨特封中山王謚武寧享年五十有四爰以是年四月十
八日已酉葬于鍾山之陰生男四人世子允恭襲封魏國
公女四人長女燕王妃王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今
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之處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
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
胡官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
日月既薨朕恐歲月幽遐磨滅績績朕特親筆生前後我
武威偃兵息民混一區夏奠安神人之勞以示子孫耿光

八皇明文憲卷四十五

四

萬世勤諸堅石樹當神道歌曰景命昌兮天彰錫我英俊
兮忠良幽韜秘略兮神機默溫溫兮兼剛秉旌鉞而徂征
兮既出幡幢繚繞兮雄氣軒昂戰騎靈兮蹄疾旌旗烈烈
兮前行六軍濟濟兮甲冑礪戈矛燦爛兮精銳舍之兮周
廬星列屬塞兮比比懸傍刁斗聲頻兮令密山川妖魅兮
奚歲寧孤力勁兮射機槍幾被星月兮秋霜奮忠海內兮
孰前當摧堅撫順兮我武惟揚

明勅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
燕太子少保鄂國常公神道碑銘 宋濂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
平章軍國重事燕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于軍中二十三

日計聞皇上為之震悼罷朝在庭之臣莫不灑泣越明日
詔中書定議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曰忠武八月朔
日柩車至龍江上往臨奠慟哭而還親為擇地於鍾山草
堂之原營建宅兆及樓靈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於官不
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為王
爵生榮死哀可謂至矣上猶念其功不置召臣濂于庭而
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
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
八朕今手錄戰伐次第以授爾尚為文勒諸豐碑以著王
之功於無窮臣濂受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幽王諱遇

八皇明文憲卷四十五

五

春姓常氏濂州懷遠人世為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絕人歲
壬辰群雄並起江淮為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為群盜
劉聚所得聚觀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
戰必鼓舞勇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為終不能有成欲擇
所依乙未聞上駐兵和州領眾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
餘請為前部先鋒上曰爾之來者為士卒糧絕故就食耳
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上曰爾
姑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上先抵
采石磯元兵陣于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餘
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
戈先登眾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上守禦乃始

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中水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上慮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為諸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有軍叛去與偽吳張士誠合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眾擒士誠梟將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駝沙冬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

不皇明文範卷四十五

六

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二月上親取婺州已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援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偽漢陳友諒揚言拔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共謀擊敗之已而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譁辛丑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寅春修

安慶城羅友賢搆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抗欽差勅命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上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算遂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秋七月從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偽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果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

不皇明文範卷四十五

七

諸將乃迎流而上舟蔽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禦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酣戰自辰至未不解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壁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雍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

次太湖偽萬戶尹義等逆戰王擒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拉城下寨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偽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壘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親出兵拒關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上即皇帝位

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有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永平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州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爲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也嗚呼若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勳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諡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諡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靖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爲皇太子妃餘皆幼臣濂聞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棄劉武周仗劍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爲多於是生有鄂國之封沒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謚與之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于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世一以昭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

至一以著王之勲烈於不朽云爾銘曰聖王開天象際四
從龍興而雲虎肅而風義旗所指山嶽震動靈輿霆春軌
不神練維忠武王其氣至剛伏劍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
摧無敵不碎帝春長驅易如拾芥平具定越帖荆撫淮威
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
勝元君遂示六軍倒戈本根既撥何有餘柯乃收晉冀乃
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壯茫朔漠灤河所經誓將刻
滌滌塵鼎驚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燁其有光亘古不沒悞
員之廣漢唐莫過焉蹄所及王功為多十五年間百戰百
捷備殫勤勞光輔帝業翊運之勲靖遠之威在古或罕于
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當寧與哀如失一臂爰加恩

皇明文憲卷五

十

龍用錫王封衣衣繡裳賜輝泉宮天子曰噫未慊朕志其
推爾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歿生氣凜
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

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謚襄武封東驪王神道

碑銘

方孝孺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皇帝御奉天門故東既襄武王
之孫早頃首言曰先臣和浚已三年墓道之碑已具而未
有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臣有述焉制曰可臣曷至翰林
以文為請臣謹以其事聞有詔俾為之銘臣乃言曰昔元
德既衰天下大亂我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

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四方響應安夷僭盜蕩滌元奸在
餘年間遂濟大業雖曰天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
之勲著于王室有可徵者昔王之歸鳳陽新第也 高皇
帝有錢賜之勅其薨也有祭誅之文帝自謂與王同受知
除陽王稱其智勇過人命勒石以紀勞績聖情深厚矣今
陛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以寵綏湯氏實行 高皇帝之
遺志臣執筆從太史後何敢卒讓謹按故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
公追謚襄武封東驪王姓湯氏諱和字鼎臣世居鳳陽縣
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祖六一府君皆以累貴追封信
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光祿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

皇明文憲卷四十五

十一

信國公會祖妣某氏和妣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人王
幼喪二親卓越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群兒父老異
之及長身長七尺個儻饒智畧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
郡縣王亦思自奮技以取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兵
勢強卒所厚壯士千餘人伏劍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置
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為百戶取九灣攻濠
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為千戶時 高皇帝處滁陽王
甥館王委心推奉率兵從攻大洪山寨得兵八百陞長萬
夫復從攻滁州殺其守帥以功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
益眾又明年甲午帝自取和州諸將多滁陽王舊部曲顧
王未盡效臣禮惟王以所領兵聽命甚謹帝 命嘉馬會

兵元帥陳也先復攻和州王與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既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奮中山王徐公達寧河王鄧公愈帥師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王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之丙申帝定建業三月王偕中山王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陞鎮江元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食糧寇院事丁酉二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僞吳恭士誠兵寇常州王力戰却之擒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餘舟數千艘馬數千匹賊勢為沮王復偕中山王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楊山

金明文範卷四十五

主

斬其梟將獲甲首五百級逐其別將莫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弟偽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步將吳福興會開平王常公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而退超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遂取永新州戮偽左丞周安等籍士馬歸于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帝命諸將伐士誠略太湖營于舊館降偽將呂左丞等虜其兵二千馬八十疋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守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蘇圍之明年丙未為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益督兵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三月吳悉定除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階榮祿大夫時方國珍據台州溫慶元三郡與士誠比境聞士誠敗固已震恐王督

諸軍征之國珍懼乘大舶逃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喻以國家威德國珍即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楫以萬計所至不擾王乘勝下福州戊申帝即大位改元洪武略定閩中諸郡至延平主帥陳友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王虜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是歲九月帝幸汴梁王寶童從既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路晉絳二年同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開龍皆平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襲元將擴廓帖木兒營西北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其猛將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府皆以勞先諸將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錫以鈇券封中山侯號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祿

金明文範卷四十五

主

一千五百石明王珍乘中國亂僭號四川以重慶為都王珍死其子昇立四年詔王及德慶侯廖永忠統諸將征之昇鎔瞿塘峽以遏舟師王以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搗成都昇不能支率其臣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窮追至和林明年薨通州外郭八年移鎮彰德薨其城是冬追元遺臣伯顏帖木兒于察罕腦兒獲馬牛羊無算十年正月元日帝念王之功加號推誠位特進階光祿大夫職為左都督勳為左柱國爵為公國為信俾議軍國事加祿至三千石仍賜鐵券王益恭畏不自驕盈繼與岐陽王李公文忠練卒于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年巡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十四年偕中山王北伐下灰山擒其平

章別里哥及樞密副使父通又明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城
濠飭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為亂王帥師討之夷其窟穴
俘戮四萬人及入朝王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
群公次第以為言帝喜之賜寶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
而謂王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
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王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
其一為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妻子陛辭賜
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
萬五千文綺四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綺甚厚
俱降手勅褒嘉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京師忽被末殃且
失音不能言帝聞之大驚即命駕臨視嘆惋久之遣歸故

不韋明文範卷四十五

十四

里十月詔王之子特命召至即賜以安車入殿庭燕勞備
至復厚資俾歸以俟有瘳二十七年王疾彌甚不能興帝
思見之特詔輿入親手為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賜鈔
六百五十緡預為營塋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
第之正寢至是年七十矣計聞帝感悼不御朝者三日追
封定謚親為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威遣祭于其家棺槨
明器家壙皆官為之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縣曹山
之原詔省像于功臣祠配享太廟祥禪必賜祭 高皇帝
禮遇功臣加恩于王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夫人有婦德明
詔稱其賢子五人曰鼎署前軍都督府僉事曰執太原中
護衛鎮撫曰禹曰燮皆早卒曰醴同知左軍都督府階崇

祿大夫將兵征五開卒于軍女五人長適德慶侯廖權次
為魯王妃次適萬泉衛指揮俞昂次適景東衛指揮賴鎮
之子溶次適楚雄衛指揮袁義之子興孫男十一人曰昱
暹昂晟最景昂昂最景昂最其嫡也孫女四人曾孫男一
人女二人皆幼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聞國
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即行不少顧家瞻敵
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
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為家畜妾媵百餘暮年皆資遣寧
家得賞賜多惠鄉黨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及歸
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驩如也厥後辟公多先物故而王獨
享壽考以公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

不韋明文範卷四十五

十五

也已今陛下追惟創業之艱顯揚刻銘使播不朽豈獨蓋
覆湯氏之子孫蓋以昭揚先帝之功德而垂萬世也是用
備著其事而獻銘曰於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茲
外民民之顛隲俾聖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元既秉
天厭其亂篤生 高皇拯綏大難龍奮于潛八極晦冥矣
傑如雲翼之以升惟東甌王既智且武灼知天命早識真
主衆方蕞蕞未決所從獨斷不疑委身效忠臣或擇君扶
策于里生于帝鄉其壯執似寶劍彫戈折衝四方如虎如
龍驅彼犬羊披淮濟江以作京邑京邑既成皇業乃集東
還偽吳坐鎮毘陵不驚不傾伏義為城帝德日宣遠懷通
服王率之行勢若破竹既平姑蘇元惡就誅威鎮東南暨

千海隅乃清關隴乃平幽冀萬邦來同獻其琛貝帝曰念
哉勛我元勛爰格土疆流慶後昆中山建侯遂公本國親
冠金裘繡裳赤舄海宇畢寧變夷為蕃民休由閭閻粟絲
麻王亦白髮燕嬉甲第伊誰致之天子之賜天子有詔共
樂太平文錦兼金侑以百朋內暨夫人亦受寵錫寶書爛
然觀者動色天寶生才股肱聖皇豐其薪俸俾之壽康
考令終執與之同天子之門式勸有功汝登王封從饗宗
廟始終無瑕其忠有耀昭哉大明如日麗天載輝鴻勳以
訓萬年

明葉文莊公神道碑

彭時

公諱盛字與中姓葉氏世為吳郡崑山人五世祖秀實傳

香甫文範卷四一五

一六

重好義元季有暴僭聚徒焚劫為鄉里害秀實即圖上其
事于官捕斬之時稱為葉義士曾祖茂林妣朱氏祖明贈
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妣郭氏贈淑人考春封兵科都給
事中贈山西右叅政加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前母湯
母陳俱贈淑人繼母沈封太淑人公天資穎異自少博學
強記下筆驚人同邑知名士張和見其所業文曰此其志
不可量因勸游邑庠遂駿駁有成矣正統十年舉進士授
兵科給事中毅然以言責自任十四年 英皇北狩御王
監國公率同列劾將臣虐從者失律敗事請誅夷之以謝
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與師問罪以除
大逆不庭之賊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而聖駕之旋軫可

期聞者壯之九月監國即位頒賞廷臣公以時艱辭不許
十月京城戒嚴公請罷內府軍匠悉遣征操及廣騎近城
又請令有司熟糧料以給戰士遣散卒迎取軍器于天津
以張外援四三日間九七八疏悉合機宜虜既退公言賞
功罰罪治天下要務今日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勸懲攸繫
賞罰明信則人人力於事功恥無不雪讐無不復矣今効
勞如孫鐘死事如謝澤韓清皆當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
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懲從之十一月陞都給事中
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
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
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
師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廟
壇壝何其如田里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
便已而河南陳州流民煽動命公往視公即兼程以進除
倉虐賑饑寒威惠並行民用安輯景泰元年春還復上言
京城為天下根本而八府旱蝗相仍加以虜寇侵擾民不
聊生乞議寬恤俾安生理不然臣不能不為社稷憂也八
月北虜送駕還京將入關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大臣
見之顧忌不敢舉公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達於上必感動
矣或沮以匿名書公不顧具疏言之有旨令尚書胡濙封
進帖雖留中而正論不泯是冬公以北虜南轡為患不已
上疏請令中外文武要職各陳安邊濟時之策二年六月

香甫文範卷四一五

一七

天象示異公又條陳預災防患十二事以上及聞禁中頗事遊畋又請舉行祖宗午朝故事公當多事之秋遇事輒形于疏每疏不下百千言而大要則以扶忠直抑奸佞恤生民禦外患為主有裨時政為多三年遷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監督宣府糧餉尋命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公列其利害可興革者為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城既復乃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瘞死亡設暖舖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取給自是邊人歡

不南文鑑卷四十五

六

治歲亦屢登有嘉禾同穎之祥七年冬以外艱去八城之人如失父母連章乞留而公固辭不可天順二年 英宗皇帝嘉其能驛召至京面加獎諭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不允至廣與利革弊尤盡厥心舊例廣東鹽課不出境歲久益積商困往往賂守關津者越過廣西市利公以為聽之則法壞而利歸于商禁之則商滯而利歸于關津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公私兩利焉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害而兩廣守將頗頗自異討賊不成功公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衆聽其策而不果行公不得已請益兵 英宗乃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公與彪協謀破賊

些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或又以殺降謗之而不知實積年反覆之賊也天順八年今上嗣位陞公左僉御史巡撫宣府脩復官牛官田之法懇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脩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兵民始怨之既而恃以無恐乃欣戴焉在宣府屢有建白且請行養老之令于邊張恤已往賢臣為方來勸上嘉納之成化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年改任吏部是冬持節封藩府稷山王六年畿內大饑命公巡視真定保定二府賑恤貧困綏輯流亡既還復命賑濟京民之饑者全活甚衆八年北虜出沒河套為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者沿河築城堡抵

不南文鑑卷四十五

九

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公受命往議方畧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意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便也上是其言九年轉左侍郎公自佐部政每議禮用人從容替決其間僚長敬信司屬悅服若事非部分而關當時利害係生民休戚者遇諸卿必相辯正因而助益者不少一日坐堂署事忽疾作不能言輿歸西第而卒實甲午三月八日也享年五十五上聞深悼惜之賜賻鈔三千緡謚為文莊遣官諭祭營塋以明年二月十七日塋于邑之積善鄉溢漬之原公為人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古古人君家博孝友

范官清敏勤恪設施不苟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而言色
自若其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然存心寬厚終不言人過
惡所寓門無雜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
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為文師歐陽
而功業自期韓范以范公為鄉先正尤景慕焉惜乎大用
未究而卒所著詩文奏議總若干卷藏于家公九再娶先
公氏贈淑人繼耿氏刑部尚書耿清惠公之女封淑人子
男一最補國子生娶副使張和女女三人一適貢士虞臣
一許夏景澄一尚幼公之卒也最不在側家宰尹公曼率
僚屬經紀其喪事既又狀公行畧最奉以徵予文且曰
先父雅愛先生言幸勿辭而公內弟司業耿君裕又申其

不韋南文範卷四十五

三

意以請因據狀言著其繫系之銘曰古稱才難今世尚然
彼長此短用各一偏惟公問學有本有原公之操履金石
其堅清文達識自視無前檢身約己猶恐或愆駁歷中外
逾三十年忠君愛民心實勤劬言惟婉切用適方圓惠浹
于民威行于邊緬懷鄉衮我其隨有謀謨事業期著後先
何志之遠而去之遠位不滿德係命于天墓門有碑德烈
是鐫於平文莊百世不謬

明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

夫左柱國太師謚文達李公神道碑銘 彭華

公諱賢字原德姓李氏河南南陽鄧州人其先出漢將軍
廣之後自家于鄧族益大宋時有兄弟四十八人同舉徽

宗旌為義門號長樂李氏曾祖寬甫祖威考昇俱以行義
稱公生有異質一日疾劇母葉夫人危之有老嫗來視曰
兒非凡也何憂為言已即去明日疾愈人以為神七歲知
嚮學稍長為州庠生日進月益大異倫輩宣德壬子領河
南鄉薦第一癸丑賜進士出身正統丙辰授吏部驗封主
事秩滿進考功郎中丁內艱服闋轉文選郎中己巳預扈
從北征遇難得生還景泰庚午上中興十策多見采納辛
未復上禦戎策蒙加獎諭是冬進兵部右侍郎壬申奉命
考察四川吏治癸酉夏還轉戶部甲戌復轉吏部典選之
暇采掇君賢錄要言上之人稱其得納忠體天順丁丑
英宗復位用知者薦命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尋進

不韋南文範卷四十五

三

吏部尚書時公與武功伯徐有貞同事慨然以匡輔為已
任適御史楊瑄劾曹石二權奸不法事二人疑出公與徐
意因入譖公等欲專政故使言官傾已坐是下獄左遷福
建左叅政尋知非公意復吏部左侍郎踰月仍進尚書兼
學士是後益加寵任累賜金玉犀香帶錦綺衣服與白金
綵幣寶籙之屬歲無虛月辛巳加太子少保甲申上嗣大
統進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尋命知經筵事成
化乙酉賜誥進階光祿大夫勲柱國贈封三代如制自入
官至是凡五受勅誥父年八十有七生膺一品封士林咸
以為榮丙戌丁父憂命公奔喪公再辭不允仍加厚齎遣
中官輔行踰月強起公復任未幾得疾復遣中官臨問御

醫日夕診視之竟不瘳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于正寢
享年五十有九計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遣禮部尚書姚
夔諭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達賜鈔萬緡
給驛還其喪命有司營葬具官其子璋為尚寶司丞其卒
也公侯貴戚而下無不往吊祭者朝士咸有喪哲人之嘆
云公德性溫淳容止莊重見者知為公輔之器立朝三十
餘年所居官理而天順以來尤被寵任凡朝政之弛張文
武大臣之進退用舍禮儀之損益一惟公言是聽他如發
內帑以賑民饑聘處士吳與弼以勵士風定僧道十年一
度之令抑曹石二家干政之私嚴官校授人之禁革迎駕
冒官之濫皆自公發之其言迎復事尤詳蓋時以迎復為

皇明文憲卷四十五

三

不世功公屢言於英宗曰天位乃陛下所固有若景泰
不起群臣宜表請復位何以兵為為此者實懷二心以貪
富貴非忠計也事若不成禍且不測今幸而成亦非國家
之利蓋懷二心而獲爵賞人必以為當然此亂階禍皆在
於此不痛抑之其何以正人心英宗大悟以故冒功者
悉革而奸不得容矣在成化初極意匡輔面陳蹇達皆切
治理居內閣凡十年公素有大志方入閣即毅然以天下
之重自任嘗曰任用苟專太平可以立致所撰詔勅必以
優恤軍民為先顧問所及尤善於開導特順以成其美蓋
惠利之及人者深矣當時士大夫咸以公為重廷議紛紜
公徐出一言則帖然以定其餘視公意向而糾者尤多惟

皇明文憲卷四十五

三

小人忌之屢譴毀賴二聖深知讒言不行公亦處之泰
然不以是自沮平生寬恕有容四方士慕名求見者俯接
不倦無少輕重心與人言色溫氣和躁暴者為之消沮尤
輕財好施周卹窮乏無間親疎拯救患難雖不識者亦盡
力焉其仁厚如此居家事親極孝友愛二弟甚篤待鄉黨
咸有恩惠處寮友恒惇信義言有不合終不失和氣為學
一以聖賢為法尤尚程朱性理之言口誦手錄雖老不懈
才思敏贍為詩文援筆立就沛然自有理致所著有體驗
錄看書錄古穰文集和陶和杜讀詩咏易諸集藏于家配
黃氏繼周氏俱一品夫人子男二長璋次玠女二長適翰
林編修程敏政次適衍聖公孔弘緒公之得疾也季弟監
察御史讓自家來視比卒飲殯惟謹歲丁亥春與璋玠奉
公柩南還卜以七月十九日塋于州南白河之原立石墓
道請著功行于上嗚呼公質美而志高量洪而福厚一時
大臣遭際之盛功名之著無與比者推今較古豈多讓哉
予與公同寅久相知深著其功行以信于後非予其誰宜
銘曰皇明御極于茲百年左文右武柄用不偏文部有六
政所自出代言贊實是惟宥容部堂敷歷宥密登庸兼此
崇任孰逾李公公生于鄧河嶽鍾靈器重恢宏偉乎儀刑
勳勳英廟光復實祚公於是時獨承寵遇今上繼統如
舜承堯公於是時位陟元僚二聖於公洞鑒心曲置諸禁
近信任日篤大政張弛惟公是毗禮文損益惟公是咨公

慶遭逢中心自竭知無不言言無不力公志所存必先惠
民演綸贊化咸推帝仁仁澤遠敷不問以隔四方又寧公
心乃憚有此功烈盛福是綏彼徒肆譴龍眷不衰錫賚駢
蕃賁終猶始始終恩榮合古其幾州南吉壤莫此高墳瑯
首龜趺載列功勳過者下車是思是憶於乎文達名垂無
極

明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謚忠
肅王公神道碑銘

彭華

公諱翺字九皋姓王氏其先世家濠州自公之父避元季
兵亂徙居滄州之鹽山故今為鹽山人公生有異徵氣清
質秀甫十歲能讀書父即勉以仕進克自勤勵學遂有成

自明文苑卷四十五

五

永樂乙未登陳循榜進士第二甲第一名改庶吉士甲辰
授大理寺左寺正因註誤左遷行人司行人宣德丙午用
廣陵楊文貞公薦陞行在山東道監察御史當是時任風
紀者多事矯激惟公謹重達大體上下賢之乙卯陞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正統丙辰奉勅鎮守江西政不苛刻吏民
畏愛未幾往浙江除土豪理鹽法能聲大著已未四川松
潘番賊為患命將往征以公參贊軍務公欲懷以恩信有
來降者即以所賜白金賞楮易牛酒犒之番酋商巴感悅
率生番來歸受約束者一十八寨邊境以寧辛酉出鎮陝
西飭兵備壬戌往遼東提督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朝
廷以為憂特簡任公且授以便宜之權公至守將以下庭

恭公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再三哀請乃已於是官軍
咸股慄莫敢不用命逾月躬出巡邊治障塞嚴斥候仍簡
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餼寡俾成室家人人感激其治
訴訟專行贖罪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
財或足以濟用故行之不疑有指揮孫璟者因溺開鞭戍
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他卒被鞭者訴璟殺一家三
人公判曰甲死於罪妻女死於夫非殺也其令璟償塋埋
費璟後為將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癸亥陞左副都御史
丁卯率師出境破虜有功陞右都御史已巳陞左都御史
是年秋虜酋也先分衆寇廣寧公下令堅壁清野以困之
賊衆遁去公右遼東十數年勤訓練廣儲蓄食足兵強為
諸邊最其校用將校如施聚焦禮輩皆以勇略知名亦非
他邊所有也綏懷東夷女直恩威兩盡往來朝貢者無不
惕威而感德景泰壬申召理都察院事尋加太子太保會
廣東西賊寇擾攘兩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即捕朝廷命公
總督兩廣軍務公至推誠撫諭蠻夷向化思恩知府岑瑛
土官也屢有勞效或疑其反側公令瑛領兵屯桂林聽調
人言乃息其他土官有爭職者公度勢量情予奪得宜人
心帖服癸酉少傅王文端公以清德雅望居吏部年且老
矣朝廷思得剛明果斷者以濟之乃召公還命以太子太
保兼吏部尚書士夫以得人相慶乙亥公年踰七十乞致
仕不允已而乞歸展省又不允命有司為公起第于縣郭

自明文苑卷四十五

五

西蓋以慰其心也公掌銓衡才持公道進退人才必其
其實而抑僥倖杜請托尤嚴選法為之一清天順丁丑
英廟復位罷舊官僚公上疏乞致仕南陽李文達公言
於上曰王其廉謹老成吏部非此人不可乃不聽其去任
用益篤已而文達被譴黜公力言其淳實可用以故文達
復被寵任焉當是時上眷遇公加隆特官其子國子生
為錦衣衛副千戶而賞賚以金玉束帶錦繡衣服銀幣玩
器等物歲無虛月屢召與近臣同遊西苑南城及扈從獵
近郊燕賜優渥一時擢用廷臣惟公言是聽有出他人薦
者亦必待公而後決每召見便殿訪問從容呼以老王而
不名其見敬禮如此辛巳秋加太子少保甲申今上嗣位

南文鏡卷四十五

千六

賜銀五十兩鈔五千緡是冬命遇兩雪免朝奉乙酉春復
加太子太保公年雖高精力如少壯人然無歲不引年致
仕皆蒙優容勉留不果行丁亥公有疾上命中貴挾御醫
往視并致白絮上尊之賜七月疾益篤請益力上不得已
允之居數日遣中貴齎賜勅諭并金織衣一襲銀三十兩
鈔三千緡時已不能就道至十一月六日卒于京邸距其
生洪武甲子二月十一日享年八十有四上聞訃嗟悼贈
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謚忠肅遣官諭祭營繕給驛送柩還
其鄉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塋于某原曾祖進昌祖大老
父得林俱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徐祖
妣劉妣張俱夫人配宋氏先公二十三年卒累贈夫人次

南文鏡卷四十五

七

張氏亦先卒子男一即坤也女一適河南參政賈傑孫男
二長田次隣國子生女二曾孫男女二公天資仁厚操履
端方居官蒞政謹繩墨蹈規矩一毫不苟待人外若嚴毅
而中實寬和好惡所加善者悅而惡者不怨論事語簡而
質是是非非確乎不易持己廉潔無私而自奉甚儉薄自
初仕勤勞于外與晚處朝堂皆然未嘗以壯老異心忠君
愛國之誠愈篤不懈真厚德君子也蓋無愧於古之大臣
矣大宗伯姚公狀公行詳且實公于坤欲列石於神道請
予文之子素敬慕公苟可以悼德信後義奚容辭銘曰有
美王氏世居于滎積善秉義隱處是安避兵鹽山遂定厥
家再傳而顯揭德振華其振伊何自公特起降誕之祥虹

明南京禮部左侍郎贈本部尚書謚恭毅章公神道
碑銘
尹直
南京禮部左侍郎章公既薨之四年其孤南京禮科給事

中玄應除喪來告于朝曰臣之先臣綸卒蒙遣官諭祭有司營葬寵終之恩渥矣第贈若謚未荷賜馬惟陛下哀憐嘉與之以假寵於章氏而復蓋其遺胤天子曰噫茲子忠謹之臣也卹典其可弗備乃贈南京禮部尚書謚恭毅官其季子玄會為鴻臚寺主簿玄應兄弟既祗謝退而詣予曰先臣幸具蒙卹典矣惟是墓道之石未有刻詞敢以請予惟恭毅公之所以忠於朝聖天子之所以眷於公足為忠義者勸宜有以著之初景泰元年英宗皇帝歸自北狩尊為太上皇別居南宮今上在儲位又明年乃易儲兩宮疎隔嫌隙萌災異存臻人心危懼廷臣無敢以言者時公為儀制印中特陳修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

皇明文粹卷四十五

主

獎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博孝義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凡為陰盛之類請悉革罷其博孝義則謂上聖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至矣然必躬脩問安視膳之禮乃盡孝養之誠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陛下尊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群臣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迎養舊皇后於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理為

而和氣克天意自回災異自弭矣上忤旨下公歸表衛徽刑逼經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榜掠慘酷體無完膚瀆死者數卒無一語他及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并逮也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氣四塞刑乃少緩明年秋南京太理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請復備杖于闕庭因命杖公與同至百同死公幾絕復生禁錮愈嚴公了無懣悔意越二載英廟復登寶位今上還正儲官首錄公忠出之獄嘉歎良深遂陞禮部右侍郎一時自王公而下至里兒巷婦皆嘖嘖嘆頌不容口曰天祐忠義何若是其軼然也公諱綸字大經姓章溫之樂清南閩里人其先出閩王審知太傅仔鈞第七子南唐靜邊指揮使仁政之子黃徙自浦城凡

皇明文粹卷四十五

三

幾世元湖州德清典史諱開宗本北閩吳氏來繼章後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性祖諱新民考諱文寶字叔珍號西源有潛德祖父咸以公貴贈南京禮部右侍郎祖妣妣俱贈淑人公資稟殊常六歲失恃甫成童即刻勵好學不事生業年十八丁父憂哀毀踰禮既冠郡守何公文淵選補郡庠弟子員親為講授以詩經中正統戊午鄉舉明年會試第三人廷試賜進士出身給告畢姻時西源尚在殯公悲卑而後娶還朝授南京禮部主事景泰初陞禮部儀制郎中適國家多故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首請增會試取士額次言太平十六事累數千言俱准議行北虜也先索使通好公言宜暫結往來之盟以待天時人事之至事駕欲

幸大隆福寺公言以萬乘之尊臨異端之地傳之後世誠非美事又因災異請下詔求致災之由上示撤樂減膳之敬下推捐俸救荒之仁節濫賜之費罷補官之俸慎差遣之擾備義倉汰僧徒諸事皆極剴切明年遂以言及禍其後佐禮部益侃侃不回天順二年山東水守臣請蠲租未允公為請得減其半宗室有被火盜乞賑卹該司沮以無例公言朝廷重親親宜出特恩遂賜金五百兩南京禮部闕卿佐廷議屬公上面諭公曰根本重地非卿不可事有當言具以來聞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表裏以行四年調南京吏部八年今上嗣位有司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婚禮公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不安釋服公

不聖明文範卷五

三

除在前代固有常制諒陰婚娶於今日不忍隨宜乞特論禮部來春舉行時雖迂公言識者聽之成化紀元又陳救荒四事四年奉詔考察南京官吏與都御史高明議不協遂劾之并斥御史部屬數十人五年以星變求避位不許尋陞南京禮部左侍郎六年告歸展省踰歲還任十年丁母包氏憂將起復遂乞休致許之家居創祀先祠及校定時祀拜謁儀節居家雜儀為子孫規宅西構重屋以度圖書日坐其上觀書覽勝東構小軒瞰嶼西泉石時從賓客觴詠其中給事嘗得拜慶稱壽姻族咸集公劇飲大醉歌吟笑呼甚樂也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以疾終於正寢先是宅前山巖崩摧壁震林谷公嘆曰吾其當之至是果然

配朱氏累封淑人溫州衛指揮之女母儀婦道閨門楷則前九年卒與公合塋于橫嶼山子男二長即玄應朱出由進士授今職次即玄會庶出女一適邑庠生陳浚孫男六九儀郡庠生早世九疇九思九仁九成九韶女四長適黃巖蔡鼎餘俱幼嗚呼正統之末社稷非景帝未知如何一時安攘之功卓矣所不隨者易儲一事耳使當時廷臣有能直諫以身殉之則儲未必易後有繼公連章僉諍必從乃已則儲可必復正月十七日之變亦何自而萌奈何獨公憤發一言遂罹楚毒豈天意生全復璿顯位以功名考終而榮及後人忠義之報何如哉蓋公孝友朴淳剛方坦易學問該洽遇事敢言然皆政教大體匪訐匪誣厥後

不聖明文範卷五

三

景帝拒絕諍間全護兩宮其亦終有悟于公之言也夫彼棘蠅市虎權鷹犬之輩徒猥瑣細故而於宗社安危綱常倫教畧不語及者皆公之罪人也漢汲長孺之剛直宋魯宗道之骨鯁杜和公之勁氣直節以公方之奚愧哉春秋有大美惡不厭其詞之重復肆予於公之忠謹始終言之其他文與行有過人者皆可畧銘曰人臣事君忠謹是據綱建繩正敢意全軀正統之末景泰之初疇咨景善國幸無虞久安易玩乃惑佞諛謂儲可易斯為永圖兩宮嫌間倫誼諒有列言責誰伏青蒲侃侃恭毅獨矢厥謀曰茲孝友政教權輿矧惟國本厥位可庶請復元良以收天渝過不憚改廢免論胥惟是逆耳處惟學拘備嘗建壽

屢總而魁天久乃定雲開日舒英皇復辟今上復儲乃釋公繫深加獎譽乃貳宗伯橫金紵朱始終一德不斲其軀哀闕是補綱常是扶南都簡佐帝命公徂日匪均逸庸示楷模事有可言予惟汝俞荐更兩曹益勵應隅功成勇退燕申泊如探奇覽勝觴詠為娛巖傾谷震神游清都後昆繼美卿典九殊墓道有石壙首龜趺惟公學行宜不一昔太史刻詞畧其緒餘獨揭一忠以愧鄙夫越山可夷浙水可淤恭毅之名天壤與俱

明少保燕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于公神道碑 倪岳

憲宗皇帝紀元成化之初故少保燕兵部尚書于公之子

明文範卷四十五

三

冕歸自謫所即銜哀列疏以訟父冤上聞而憫之追復故秩遣行人馬駿往祭其墓其文有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由是天下稱快曰此誠天日開明之秋也已而抗之父老白于巡按監察御史請即公所居建祠祀公榜曰憐忠遵制詞也今上皇帝紀元弘治之初訓導儲衍奏公功績宜賜贈謚立廟以祀言甚剴切禮部將上其事會給事中孫孺復言古之節義則諸葛孔明張巡文天祥今之節義則李時勉劉球與公宜一體報祀以勵後來廷臣合議以聞詔歲一祀公于鄉民所立祠未幾竟以應天府尹致仕歸復列公平生行業請如制贈謚以慰

泉下累數千言事下禮部議僉謂古今人臣能為國家建大議成大功者生則有旌權之恩沒則有褒恤之典若前岳飛盡忠報國死非其罪其追謚祠祀在宋具已舉行公之受冤雖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宜如其子所請制可賜謚曰肅愍建祠于墓表曰旌功名有司春秋致祭其文有曰逢時艱危安內攘外社稷之功世永不忘復賜贈官誥其畧曰當皇祖北狩之時正國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家邦迴鑾有期論功應賞不幸為權奸所搆乃墮其身與論咸冤恤恩已錫茲復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大傅用昭旌崇之典天語丁寧垂之萬世蓋至是而公之冤以白公之功以著矣於乎休哉於是見抵書京師謂岳

本皇明文範卷四十五

三

在里姻之末又適官禮曹親承德音宜為具述其事勒之墓碑以昭示無極岳不敏何足以知之按伏公諱謙字廷益姓于氏號節庵其先家河南七世祖某仕金為汾州節度使知開封府六世祖某階朝請大夫延津令五世祖某定遠大將軍必水令金末兵亂諸牒散佚僅存官秩而亡其諱四世祖諱伯儀金亡奉母遷雲中元初收括新附復遷薊州仕至朝列大夫太常丞無法物庫使累贈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妣晉贈河南郡夫人高祖諱挺起家中書掾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河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妣張贈河南郡夫人曾祖諱九思階中奉大夫湖廣道宣慰使都元帥延祐間為

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于杭故今爲錢塘人祖諱文入國朝仕爲兵部主事改工部父諱彥昭隱德不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兵部尚書曾祖妣馬楊祖妣施妣劉皆贈一品夫人公生有異質甫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長游邑庠領未樂庚子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宣德紀元丙午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儀峻整音吐鴻暢每日侍奏對上必注聽都御史顧佐風紀甚嚴獨器重公巡按江西奏白誣獄出數十百人於死劾治王府之以和買害民者一道肅然比還復同錦水官校往理官船之貨私監者公不避權貴河道以清上親征武定州罪人既得命公數其罪辭嚴義正肆口而成大

金明文範卷四十五

三十四

稱上旨師還受養與從征大臣等自是受知於上屬意用公矣庚戌河南山西災廷議必得大臣撫理之上親署公名擢兵部右侍郎賜勅以往年方三十有三朝野榮之公感上知遇夙夜經畫遍歷梁晉間問民所欲惡而興革之民大感悅九載秩滿進左侍郎公在鎮久多善政在河南者尤著若勸民糴粟官爲收糴以備賑荒預擬河患督採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更積久易敗減價而糴旁省亦獲以濟征輸有贏即以鈔折納官民交便歲早奏減存留糧草積誠憐兩民忘其災河流歲衝土城遂築大堤以障植柳以固立鋪設夫役以備脩補復植柳于道以蔭行旅鑿井以濟道渴迄今存焉時議者欲移山東薪炭及大名牧

馬于河南公抗疏止之山東陝西民流徙其地公爲立里以居給田以耕後皆視以爲法其在山西奏革大同鎮將役軍耕種之弊盡入其田爲軍屯役以大同遠在北邊乞專差御史一員巡歷其地庶奸弊可革遂爲永例議處脩築鴈門軍役議派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減七分之一以甦民困時災傷流移公設法招徠又恐後業者憚於徵輸無復固志即奏免所欠稅糧復請著令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爲殿最使知警焉其地霜早田薄收當輸邊者多折賞金銀爲民恒竊以避公奏遣官解以懲其弊且請免煎銷以便分給尤爲民利公嘗自河南抵山西夜經大行山有群盜持兵喊而前從者駭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爲者

金明文範卷四十五

三十五

邪盜聞公言大驚散去其德威所著如此有朱議孔宗者律已甚嚴頗與流輩寡合衆構賊罪汚之公知其誣即奏白其事恒以盈滿爲懼請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中璫王振方用事有御史姓名類公者嘗忤之意以爲公遂乘機嗾言者劾公擅舉自代罷爲大理左少卿二省之民倍道赴闕交章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公爲請乃復命巡撫實正統丙寅歲也明年復爲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公考妣相繼歿皆命奔喪兩遣行人汪琰抵杭賜祭治塋事懇乞終制不許又明年己巳虜酋也先寇獨石馬營至秋遂猖獗上下詔親征公與尚書鄭公瑄上言邊防將士皆可托以制虜不必上煩六師且皇上宗廟社稷主無輕

臨戎懇留不聽八月望日師至土木虜奄至王將失律王師敗績皇輿北狩宣府懷來僅以自保沿邊城堡奔潰一空京師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號泣誓以滅虜將議集兵為守護京師計會皇太后命卿王監國以係人心于時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王始攝朝倉卒未有廢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最起梓願擊死復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詭雜無復朝儀王疑懼屢欲退諸大臣亦多欽避公堅立不動時掖王請留且請降旨宣諭群臣無擅動振罪俟請命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將軍亟擊二內侍死衆乃定退朝過午刻公抱樹高裂吏部尚書王公直執公手曰今日正賴公等若某耳

便大同宣府常經虜剽掠請勅各地守臣協力防鎮訓練脩飭務使有備至於選任人才尤為至務文臣如軒輅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為將帥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効則治臣之罪上皆嘉納行之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公先事豫防達權制變衆視公以為安危太監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潰降歸也先因為之用導之入寇虜奉車駕趨紫荆關京師戒嚴朝臣至有挈家南奔者侍講徐理因謬言占象倡議南遷事聞六宮人心動懼公慟哭抗言于廷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在此此而不守去將何之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監也上是公言守議遂定主將右軍復為異議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射擐甲冑出營德勝門外閉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十月朔也先入紫荆關傳言送駕還京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為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却也先次至城下對我壘而陳鴛亦在虜營視我軍嚴肅不敢有加於我我亦不敢向虜輕發一矢喜寧嗾也先邀大臣出議和且需金帛萬萬計蓋強所難從以起衆耳對壘凡七日是為十月既望虜移蹕漸遠乃舉炮擊虜虜死砲下者萬計也先大沮宵遁京師解嚴時謂不戰而屈虜兵實天生公以為社稷也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久之乃受爵謂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今日惟有整罪討賊

復還車駕乃臣子之職他復何言大同參將許貴奏欲遣使議和以緩虜兵徐為計伐計公謂去冬嘗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厚資金帛以往虜輒深入繼遣通政王復少卿主榮往議迎復亦不見鑒與而回虜諂詐叵測和不足恃况與虜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理固不可萬一可和虜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害違之則變勢亦不可也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無輕遣使以取其侮從之公以涿鹿真保定易州皆京師近地兵力單弱雖嘗遣都督劉安率兵巡視猶慮虜方遠遁或肆剽掠力弗能及即奏遣都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王虹輩分兵往援復請勅右都督楊俊節制之民恃以安又以虜之深入必先攻犯白

不盡明文範卷四十五

三八

羊紫荆倒馬諸關復奏撥京兵與原守官軍互為應援俾無僨事諜報虜過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甚急遠遁騷動衆謂宜急發兵往援公不為動即奏上方畧密授亨等仍令各營選調軍馬若將赴日大舉者旋報虜已出境乃服公料敵之審公謂喜寧不除虜卒弗靖乃以計授楊俊擒送京師公廷劾其罪誅之自是虜竟畏憚悔禍不敢復犯矣辛未也先遣使入貢請送大駕還京朝廷疑未之信下廷臣議公曰此天意也若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以承天心焉一虜果懷詐我有辭矣議乃決秋九月大駕至自虜遂繼公一言之重時邊事稍寧公益脩安內攘外之政河間東昌諸屬

永樂間安置降虜甚衆方虜入寇勢欲乘機而動公因南征奏遣其有名號者以行遂留于彼以為潛消之計天壽山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郭虜嘗犯其地乃奏起成山伯王通城昌平徙兵民其中以衛陵寢且重邊關之援臨清漕船所經商舶輻輳實喉襟之地虜嘗有往據之謀乃奏遣平江伯陳豫築城以守遂為重鎮尋謀知為虜誹者乃我亡命小田兒也適雜虜使中來瞰虛實公奏授計于侍郎王偉因使大同道誅之初北邊獨石馬營八城為虜所據公謂此不可棄即奏起都督孫安授以方畧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由是八城復完公謂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或遇調發動相選

不盡明文範卷四十五

三十九

稍兵將不識卒難辦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其精者十五萬人分為十營各立名號每營以都督一員總領之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一員每千用把總指揮一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團結訓練體統既定兵將相識有警當調某營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其法迄今守之楊俊議奏盡出京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虜可以得志公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虜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上從公言俊棄職虜時謂公此議足以奪其心是時浙江福建則有鄭茂七葉宗流廣東則有黃蕭養乘時竊發殘破郡邑一時命將出師皆出公籌畫雖千萬里之外懸制切中不

香親歷其地卒用勦平貴州苗賊作亂侍郎何文淵奏乞
罷布按司復置宣慰司以土官治其地留都司以轄諸衛
遣大將鎮之公謂貴州自祖宗開創餘八十年顧因小寇
遽隳成功况土地人民皆受之祖宗者豈可輕棄事遂寢
公念北虜既平軍國之務可緩懇辭兵柄復以天變乞罷
皆不許初也先犯京師石亨因公成功驟躋侯爵心不自
安乃奏公功宜官一子朝廷即授冕府軍前衛副千戶累
疏懇辭且曰縱欲為子求官亦不當假手於亨不許既受
命語冕曰我本書生當聖主憂勤之日分以死報顧功微
報腆爾宜砥礪名節毋忝恩命朝廷復於京師之西賜公
第一區公上疏辭謂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况

香南文錄卷四十五

四

星文示變正宜與相宜厚享以重咎愆不許乃以平日
所得賜物盈甲袍帶之屬移置第內封識加謹時一往視
焉公素苦痰喘恒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疾作上遣太監
興安太醫院使董宿來視宿云此非竹瀝不可愈安為上
言且述公自奉儉約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公
所用悉給自尚方蓋異寵也病少間復懇乞罷歸不許特
降勅諭留免公朝參屢遣中使促公出視事為上所倚重
如此公握兵久號令賞罰皆出於公言議所及宿將欽伏
亨等不能措一辭亨素貪縱尤為公所裁積成嫌隙亨姪
虎本驍將時皆慮其一門同握京兵公乃奏遣虎充遊擊
將軍往戍大同二人不得遂所私益切齒於公思有以傾

之矣丁丑正月 景皇帝不豫公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
未報 英宗皇帝使正宸極亨等貪天之功掩為已有即
誣公等迎立外藩以為罪與大學士王文六七大臣俱下
獄所司以金牌勒符具存他無顯迹可據亨等必欲置公
于死會徐理者以倡南遷為公所斥久不獲進因易名有
貞尤銜公者廷鞠之日力言大肆拷掠宜無不承文不勝
忿力辨不已公曰亨等意已如此辨之何益所司承亨風
指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蓋即秦檜其頃有之故智也
是月二十三日狀上上猶豫良久曰其實有功衆未及對
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譴於死今日之事為無名上意乃決
時錦衣指揮劉敬方帶刀在宿衛目睹其事每言及未嘗

香南文錄卷四十五

四十一

下以為恨公沒之日天日無輝朝野冤之太監吉祥麾下
連官朵耳者聞公死慟哭都市以壺觴酹公梓聞之切責
焉明日往哭如初先是杭之西湖水竭土裂人驚異之孫
原貞方以尚書鎮浙語人曰賢才之生實鍾山川之秀今
日之兆哲人其萎乎蓋指公也至是卒驗云公之生為洪
武戊寅四月二十七日得壽六十所司籍公家自朝廷所
賜外他無一物未幾陳汝言代公為兵部以賄敗上命陳
所籍物于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謙任事久
且專受無餘物汝言未期何得賄無算耶上色變久之亨
等僥倖不敢動撫寧伯朱永出謂人曰今日觀上意亨輩
皆無所逃矣一日邊報甚急集廷臣議恭慎侯吳瑾進曰

于謙在邊患不至此上為之默然初公被害時皇太后未及知此聞嗟悼累日上聞之益悟其冤深悔之既而有貞以罪遠寬亨等坐謀逆夷賊此皆上心有所懲而亦天道好還之明驗也初公之遺骸賴都督陳達密賂守者收殮踰年昇遺義兄康請遠達具棺余俾康扶歸杭葬於祖塋即今建祠地也公天性狷介不立私黨一以忠誠結主知分謫任然無所顧忌不貸賊吏而恒宿小過急於薦賢不遺一善凡公所暨拔如孫原貞王來皆巡撫時所舉其他文臣諸將亦多所至聲績懋異遺愛不忘故江西南公祠學宮祠河南祀公開封庇民祠二省之民家有公像飲食必祝至于今不廢及己已之變軍旅方興

百明文範卷四十五

忠一

中外論事者紛然議不兵部公悉裁之以理可者行之否則止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時克詰戎兵登崇智勇卒之肅清大慈迎復乘輿以安社稷固遑圉此誠不世之功也歷事三朝位極人臣然故廬之在杭者未嘗增飾尺寸丁內外艱難蕭然不異寒士孤忠峻節夷險弗渝可謂難矣平居好學手不釋卷為文有奇氣詩詞清麗在江西時和祭酒胡順華山居十詠在河南時和馮海粟梅花百詠詩皆頃刻而就贈多人尤長於奏疏至今視以為準當政務旁午章日數上累千萬言揮筆如流一皆切中事機人服公明決率推為天下奇才平生著述甚多今僅存節菴詩文稿奏議各若干卷禍變之餘蓋千百之什一耳配

董氏累贈一品夫人翰林庶吉士永豐知縣某之女某惠靜專克謹內助先公十一年卒公年未五十遂不娶亦無媵侍人皆義之生子一即冕自副千戶改受兵部員外郎進禮部郎中南京太僕少卿應天府尹文學政事無忝家法女一適錦衣千戶朱驥坐公累戍邊比看還累官都指揮使掌錦衣衛事孫女六吏科給事中張晟工部員外郎倪昂益都知縣孫武鄉德清縣學生徐九萬杭州府學生沈繼榮其婿也嗚呼公之功業在天下公論在人心傳在國史列聖眷恤恩命屢頒一時之屈萬世之伸公可無憾也已岳生也晚雖自童中得之見聞然才力綿弱不能掄揚朝廷褒忠錄功之曠典與公忘身為國之大節姑即冕

太皇明文範卷四十五

忠一

所述投拾其弊俾立石墓道以為他日為臣者勸焉惟公諱與先考同未敢以私故闕而不書蓋公之所關者大也臨文悚然銘曰惟天純佑賢俊挺生實商昭周為國之楨惟公之生允濟斯世雄才卓識孤忠正氣始鎮兩藩迄主五兵民困畢甦邊塵肅清時方宴安虜忽竊發皇曰往哉執挺以撓公踦懇留六師已陳越關而北曾未浹旬虜敢犯順皇輿遠狩公獨治兵痛心疾首浮議譏訕公斥正之人心摧提公鎮定之內決廷諭外常虜術一時安危萬目視公國步載靈皇輿遠復名高毀來功大弗錄公存以功公亡以冤於惟聖明克俾昭宣萬世之名一日之厄失短獲長公亦何責穹祠顯號報祀無窮西湖之嘯岳廟攸同

廟貌儼然公其如在嗟嗟後人守視無懈

皇明文範卷四十五

四四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六

神道碑

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贈太子少保謚簡肅張公神道碑銘

李東陽

公姓張氏諱敷華字公實吉安安福人也譜傳為唐始興公九齡之裔南唐光州刺史紹始遷安福代有族望曾祖諱尚修祖諱若金贈監察御史累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考諱洪正統乙丑進士為監察御史預土木之難景泰初以死事恩贈公為國子生至孝宗朝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右侍郎追贈祭再贈如祖母姚氏封孺人累贈至夫人公少負氣節七歲時里社有竹木之祟公指麾群

皇明文範卷四十六

十一

兒斬伐殆盡十歲遭父喪哀痛幾絕既受廕益勤問學天順壬午舉京闈甲申登進士第時在憲宗朝簡入翰林為庶吉士成化改元乙酉授兵部車駕主事累遷郎中多忤時貴或令邏者撻撻無所得乙未擢浙江布政司右叅議監溫處二府銀課景寧有礦盜聚至數千人鎮巡官議進兵公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刻日使自歸身往蒞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我張公也皆駢首聽命公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之遷右叅政進右布政使屢斷疑獄均理徭役令邑里不足遞相繼補民用少紓弘治改元戊申擢湖廣左布政使歲大饑給粟散粥藥病埋死增價致買遣使告糴因脩學宮以備直資饑者所活不可勝計辛亥擢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民繁留選道至不得行
聞母喪癸丑服闋命仍舊任歲復歉奏暫增解池鹽課以
補王府歲祿會霖雨躬禱于神池獨不壞歲給大同邊餉
多困折納公請太原以北可通車者運米民亦便之乙卯
改撫陝西禁婚娶勿論財喪葬不得舉樂有妖僧擾山為
逆辟議恤兵部尚書馬公曰張公實在必有處分比報
至則公已授計令父老生縛之矣丙辰擢南京兵部右侍
郎已未擢右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首黜武
臣部運尤無良者權貴干請悉拒弗納近例漕司多假太
倉官銀少免息利公謂逋負乃下剝上攘所致而官為借
貸大非政體峻為之禁高郵諸湖隄久且壞公為深溝數

大皇明文範卷四十六

上

道以緩湖水寶應地多平陸公趣令築隄隄成而水至幸
西改掌南院風紀一新乙丑遷南京刑部尚書尋召補左
御史掌內臺事公再具疏優詔弗許請嚴天下有司貪
酷奔競之禁會讞重獄有寵臣坐法或疑當末減公執不
可卒從重議正德改元丙寅有旨令致仕公即日遣歸
葺祠廟脩譜乘卹嫠族病且革舊衣冠揖家廟退終于正
寢公風采凝重辨義利若白黑事有不可不曲為遷就進
退得失未嘗一動其心遺命所屬猶謂不以悻貨為子孫
累蓋至死不亂也為文典實不浮有介軒集并奏議若干
卷藏于家公生正統己未某月某日卒于正德戊辰某月
某日壽七十計開贈太子少保謹簡簡道官贈祭會看

治墓事某年某月某日安于某山之原配路氏福建布政
使璧之女累封淑人贈夫人于二長偉次儒卿國子生繼
兄敷榮後女一孫七吳山縣學生鰲山辛未進士翰林庶
吉士寔紹公業南山九山亦為縣學生楚山舜臣春山皆
幼孫女四曾孫二天祿天祉初公為庶吉士李文達彭文
憲二公欲留官翰林公與劉東山時雍力辭不就後二公
皆以政事為名臣及公入內臺值逆瑾竊柄旋致廢棄廷
諭之辭忽從中降公名乃在尚書之列暨于身後贈官賜
謚恤典隆厚一無少憾於是天下曉然知曩昔之事非聖
朝本意而公論之終不可揜也予與公同舉進士在翰林
知最深公既薨其子偉以治命請銘神道予既為倪文毅

大皇明文範卷四十六

三

傅文穆二公銘誠於公有不吝已乃揭其大者叙而銘之
其見於南京右副都御史歐陽君旦所著狀者不復贅也
銘曰器有規矩必先自治持以治物物莫我違違或在物
用亦有時一我或曲又何物為公辭禁垣出就任使身所
自植不莠奈梓亭衡平平朝發伊始式占厥終曰固在此
公在藩邦葉操冰心公在憲府裁冠正襟虎豹于山鷹鸇
于林色不外動人皆內欽狂瀾既奔有砥誰遏名揚載繁
如疑斯脫紛紛仕途嚙嚙直嚙屈行或我尼志不我奪公論
固存公死不沒張公大節在幼理一廉乃以內侍所建文
手不然而子樂道人等舍其大者他文何補

兵部尚書襄毅項公神道碑

李東陽

公姓項氏諱忠字蓋臣先世汴人宋南渡有曰秀者徙浙之嘉興曾祖永原隱不仕祖邦歷孝感吳江同安三縣丞父某及公貴皆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公生于吳江正統七年舉進士授兵部主事遷貧外郎十四年扈從北狩陷虜中以智自拔而歸進郎中景泰某年擢廣東按察司副使嘗按部高州謀告賊携男婦數百流劫村落卸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携家理慎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四年征龍水賊以功加從三品祿丁外艱服闋改山東按察司天順三年擢陝西按察司使值歲饑亟發廩給民不報所活萬計丁內艱軍民詣闕借留者幾千人詔起復某年以大理寺卿召借者再至乃改

大星明文紀卷四十一

四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洮岷諸番作亂公帥兵撫捕遂降其衆成化元年虜犯延綏公與寧遠伯任壽奉命禦之戰屢捷虜遁去西安水多鹵宋渠久廢公開一渠三十里又鑿涇陽鄭白故渠溉田七萬頃民立生祠祀之二年虜酋毛里孩入寇公提督軍務與彰武伯楊信禦之虜復過三年召還佐院事四年固原土胡滿四據石城殺我邊將將寬陝公總督軍務與都督劉玉討之伏寇伯毛忠戰死我軍遽退公即陣斬一千戶以徇衆乃定適彗出台斗人情恟懼公屹不為動據要害以固賊廷議請益兵詔以問公公謂兵不須益惟坐困可斃相持百餘日公單騎抵賊寨諭以禍福脅從者稍稍出降其逸出者皆縱使

去以孤其黨賊窮甚每突圍薄我大小三百餘戰皆却之擒其愛將楊虎狸公曰是可用也解所服金鈎賜而遣之約為內應卒擒滿四斬首七千六百俘獲三千六百有奇因奏便宜四事為經久計五年遷右都御史六年京畿大水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多發官廩又勸分得米十六萬銀布牛具各萬餘所活尤衆荆襄賊李胡子者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為亂公復總督軍務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者縱兵搜捕凡發遣還鄉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二千餘級獻俘于朝者百餘人仍獻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蓋自南北用兵以來論功遷秩者至是而再降勅獎諭者五賜白金綵幣者六會有

大星明文紀卷四十二

五

星字于天田言者謂荆襄殺戮所致公再疏自列言為國任怨未嘗妄殺因乞骸骨上溫詔慰公且召之還後荆襄三十餘年芽孽不作跡其摧創之力未必非撫綏地也十年拜刑部尚書尋改兵部公曉暢戎務簡賢屬以自輔圖大展所蘊十三年錦衣衛百戶常瑛者挾中貴為詞察屢興大獄至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其非公奮筆具疏草倡諸公卿奏之瑛坐謫戍邊朝野稱快而其黨競仇公不置又有千戶吳綬先在軍中撓法為公所黜時亦用事極力搆公欲寘之死公廷辯慷慨不少屈僅坐落職以去久之陷公者次第皆敗上洞察公枉復兵部尚書致仕今上登極及建儲恩再進階光祿大夫吏部侍郎彭公

詔巡視浙江特薦公可用而公年已至亦不果起壽八十
二卒于正寢弘治十五年八月十一日也上遣官諭祭命
有司治塋事贈太子太保賜諡曰襄毅錄其孫鏞為嘉興
守禦千戶皆異數云娶劉氏早卒繼鮑氏亦先公卒生二
子長經舉進士歷南京監察御史為太平知府有父風次
綬累官蘇州衛指揮僉事守禦嘉興側室朱氏生四子縉
縉縉繼女一劉出也適千戶沈楨孫八鏞其長次鏜鏜錫
鎮某某女孫三一適國子生呂言一適寧堂一許嫁胡
道公以十六年某月某日薨象賢鄉之原鮑夫人附公剛
果沈毅遇事敢為不惑群議故能臨敵制勝累著勲伐及
排擊兇暴身犯大難中雖顛阻終暴白於天下而先帝知

大皇明文範卷四十六

六

人燭物之明今天子報功崇德不遺舊臣之義亦可仰見
矣南京太常寺卿呂君憲據公所叙事歷為狀經奉以詣
予請銘神道之石乃叙其行業之大者而系以銘銘曰昔
在英廟賢俊輩出甲科繼登盛者壬戌有十尚書公蓋其
一掄材校功公在甲乙入典刑獄出長師律廟堂中嚴疆
圉外謚識機應變捷在倉卒持堅屈彊勇定群休公身元
兀其氣屹屹摧姦聖讓公有直筆公心鐵石寧折毋屈彼
繁有徒如鬼如獮野燒宵熠潛形書匿陰靈盪滅仰見白
日乃困而亨匪滿斯溢壯當其勞老享其逸何以雪之生
有階秩何以錫之沒有褒卹天王聖明君子貞吉視彼微
幸曠得曠失惟天生才大者承獨胡成之艱而奪之疾惟

士用世必先委贖行孰我使止孰我尼其間利鈍豈我能
必公志既畢公澤未訖公功在焉來者是述

神道碑銘

王慎

憲宗皇帝臨御之日遴選文學侍從之臣既自擢用之而
尤簡其質重才良博雅有道術者無任東朝官職俾之日
侍儲君以講明義理輔成德性以期他日嗣守太平之業
其寄任之專責望之重謂非賢不可也古人有言匹夫愛
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
乎故吏部右侍郎楊公在景泰初以浙省第二人發解明
年辛未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天順戊寅授職編修與修大

大皇明文範卷四十六

七

明一統志於未禮部會試聘為同考官成化初開經筵以
選為講官有白金寶錄文綺之賜丁亥編修九載滿陞侍
講踰月英廟實錄成陞司經局洗馬賜白金三十兩綵
幣六表裏戊子謁告歸省辛卯主考應天鄉試壬辰遷侍
講學士校正通鑑綱目賜楮幣五百貫預修宋元通鑑綱
目未成聞母太孺人喪上念公侍從久特旨遣官諭祭庚
子順天鄉試復為主考壬寅今上出閣公侍講讀文華大
訓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賜楮幣千貫丁未陞
吏部右侍郎戊申纂修憲廟實錄為副總裁己酉七月
辭部務命以本官兼詹事府丞專典史事蓋公在先朝不
出木天石渠者三十有七年吏部雖嘗薦公為祭酒在廷

大臣又嘗合辭舉公入內閣皆不果用後雖稍遷詹事
年而遇今上登極始有吏部之命初當道猶擬公南京吏
部上覽疏取御筆塗抹南京二字左右謂吏部右侍郎劉
宣故在上曰劉宣轉左比公再上章請解部事皆不許既
而章三上辭益懇始許之先帝之不盡用公與今上之果
於簡用而眷遇之意各有在也奈何天不假年不臻柄用
以大展其經綸濟世之才其命也夫公諱守陳字維新號
晉菴鄞人也自其遠祖仁爽以來十世居鄞之鏡川太父
棖芸先生潛心理學遠宗楊慈湖黃東發諸公卓然為時
名儒父自懲為泉州司倉以公貴累贈翰林侍講學士母
張氏贈宜人公在妊時母嘗夢大星入懷及生天庭有七

皇明文範卷四十六

八

黑子狀如北斗人以為異八歲入小學已敏慧絕倫讀書
目五行下日記數百言稍長便能作詩文下筆有驚人語
然棲芸教之不以記誦文辭為能而以精思力踐為務公
感悟遂作致知力行持敬二銘題于牖以自勵比登第入
翰林學益進文益奇議論益醇正每進講必傳經義以納
忠諫一日講書說命篇有曰明君圖治嘗患其臣不言忠
臣進言惟恐其君不行臣不言則君徒負聰明而罔聞乎
治要君不行則臣徒費辭說而無補乎上德臣言之而君
行之若高宗傳說可以為萬世法矣於武成篇有曰魯論
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是則帝王之
治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主有欲悉耳目所娛窮心志

所樂而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以朝
付宰相邊事付諸將而高居無為惟寵嬖寵者乃啓祿山
之變是何也蓋舜所以無為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
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
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而有為乃始佚樂
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
所以亡者耳聖王治亂之異非以此歟上歛容聽之大臣
退班相語曰真講官也至於應制詩文亦不忘勸戒嘗作
內宴樂語以時方事逸豫則曰謂豐大必宜日中故享泰
尚虞城復以時方尚邊功則曰慕帝舜之格有苗思宋國
之相司馬以時方貴異物則曰不作無益而功成不實異

皇明文範卷四十六

九

物而民足乃召公之格言無輕民事而惟艱無安厥位而
惟危文伊尹之明訓公既進呈退語他學士曰萬一天子
過聽不賢於優孟滑稽之談乎會有詔議桃廟公上疏言
禮天子七廟祖有功而宗有德我太祖皇帝有大功于
天下當為百世不遷之祖今憲宗升祔宜併祔德懿
僖三祖自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祔盡太祖居初室
四時享祭正位南嚮三歲一祫則德祖居南嚮之位各
不失其尊庶無悖禮時禮官已定議九廟以德祖為始
祖不祔第祔懿祖而一歲一祫不盡如公議然知禮者
隨之成化改元正月公上講學聽政之疏其畧曰精一執
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為治之本也明目達聰此

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也臣願陛下遵用舊制開經筵以講學御午朝以聽政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力行堯舜之道而深得於內博資於外則宿弊可革善政可成而唐虞之治可馴致矣反覆數百言於正心修德保邦致治存天理遏人欲親君子遠小人凡有益於天下國家者靡不詳盡而辭極剴切上嘉納之即日諭禮部以三月御經筵禮部請併午朝如楊基奏制報可至於作史予奪一出於公書法一以春秋通鑑綱目為準公謂古人云國可滅史不可滅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內難其後史官於建文君事諱而不書遂使當時朝廷政事與忠於其事者皆缺略無

自南文範卷四十六

十

傳及今猶可補緝景皇帝已復位號而英廟實錄標目猶書邸戾王附是宜改正前代人臣章奏雖不報者猶書近時留中之奏例不得書乞宣付史館凡若此者數事章未及上而公已屬病識者尤深惜之已酉十月太白犯進賢甚急占者云賢人厄既而公卒於是月十八日蓋其應也春秋六十有五上聞訃嗟悼贈禮部尚書賜諡文懿命禮部諭祭工部營塋配丁氏邑名家女躬勤儉以佐公宦學脩甘旨以事姑張夫人得其歡心初以公貴封孺人後進宜人時節入朝賀兩宮加賜賚貴富猶日課諸婦習女工不輟教諸子勤問學至有官于朝猶訓飭之使無忘儆戒宗姻外內頌其賢年六十四以庚戌六月十一日

卒其年十一月六日與公合塋玉堂山之原三子茂元中乙未進士累官湖廣按察副使茂貞蚤卒茂仁中丁未進士授刑部主事孫男七美珩邵屏生美璜美瑤美璵美璠美璣美瑜女三公天性孝友與人交篤於信義居常退遜體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至商確義理論事是非曲直則侃侃剛直雖壯夫不逮也嘗被命教內侍省嚴立矩範無少假貸教成多去為近幸與公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公獨無少資藉士論多之公勤學喜讀書過有所得即為論著蚤歲嘗作五經四書私抄叙正其錯簡更定其章句擇取諸家傳註而自以所見立說晚年屢加刪定皆擴前賢之所未發而詩書二經尤為精到至其家庭授受用

查明太極卷四十六

十一

以取科第則專門易學蓋公既得之棲芸而遂以傳之第若子公弟三人並舉進士守陞亦魁浙省歷官翰林侍講春坊諭德守隨由應天尹為廣西叅政守隅工部主事文學政理爭爽競秀而茂元茂仁尤濟美焉公為文舉筆立成不煩宿構詞雖閑博而卒澤於理詩尤渾雄流麗然不戾于雅正四方求者接跡戶外公應之不以為瀆也其所著有晉菴鏡川東觀桂芳金坡銓部諸稿藏于家公疾亟語諭德君洎茂仁曰吾學至為君子仕登三品年邁六袞大復何憾惟新天子厚恩未能報先祖棲芸先生未及封汝曹其圖勉之又曰吾所交皆文章鉅公然知我深者惟冢宰王廷貴司寇何廷秀少宰劉紹和我死可求詳實作

神道碑廷秀作基誌紹和作傳言既精神猶耿耿喘息漸微瞑目端坐而逝公卒後越月戊元奔訃過金陵以公治命告予既而諭德君遂以公行述來顧予何人乃敢承公之托耶第以同年及第同官翰林道義相親之日久公三第府尹諭德嘗同官兩京工部從予受業南雍而予子參政沂又公考應天所取士公子憲副復與沂同年契誼之深誠無過予者遂不揣菲陋撮公言行之大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惟古盛時士多方聞窮理以學載道以文世教日淪俗儒滅裂學殖將落薛有枝葉有煒楊公越產奇才夙承家訓茂擢倫魁繼登甲科列職翰苑更事三后存沐天眷今皇紹統信任不疑曰予舊學先帝所遺公感知

皇明文範卷四十六

三

遇警竭忠蓋銓管稱平論諫無隱春秋之筆周孔之言總裁國史勸講經筵適合義從秉用伊邇和國殄瘁而公已矣計音上聞當寧興嗟龍終之典視衆有加感恩未報公有遺恨易質之言以鼎厥胤有弟有子世學世科三鳳二龍踵接肩摩諸孫振振亦復穎異世德方殷其承未已公雖云亡簡編具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公亡無何宜人泰近淑德令儀殆不勝紀王堂之山有封若堂既固既安壁同藏墓門有石過者必式公有治命予無愧色

大明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保誥誥敕

林公神道碑

劉珪

成化十八年壬寅秋八月二十有四日太子少保刑部尚書

書望德林公卒訃聞上悼惜賜銀萬緡遣禮部尚書諭祭者四詔兵部給驛舟工部營葺墓追贈榮祿大夫少保誥曰壯猷嗚呼公一代偉人也天何靳其壽而奪遐耶公卿大夫相率吊祭越旬日其孤景璫予門泣血稽顙請碑其墓遣予知公深者能已於言耶公諱聰字季聰號見菴閩人也門閥冠於寧德高祖五七曾祖德揚祖彥昭官真定平山縣丞考諱觀官教諭左遷訓導自祖考而下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妣俱贈夫人公髫髻即穎異邁群弱冠領正統戊午鄉薦已未舉進士癸亥拜刑科給事中慨然有志於天下敢言當世事英廟北狩未還時事艱掌公即劾奸黨不法如石亨張伯通劾將帥不和如楊洪孫鑑輩皆當時權勢之臣也景泰改元庚午遷都給事中會太監金英家人曾慶殺人臺憲有欲為英地者公併論之辛未英廟自北還廷議迎鑾之禮未決公獨奮言必用輿簿大駕欲跪上會有投匭名帖者吏部尚書王公直云得之大學士高公穀家禮部尚書胡公欲以聞王公亦從之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之意也既而有齟齬者不果公即疏言王直胡濙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以壞政詔按之高云得之小諫諫云得之道路方逮繫聞有千戶襲遂榮者自狀明之其帖大率言迎鑾之禮當從其厚上即從之壬申奸人建議易儲公欲極論而言先泄衆為公危公泰然自若事雖未濟天下多之祭酒廣善也

皇明文範卷四十六

三

和如楊洪孫鑑輩皆當時權勢之臣也景泰改元庚午遷都給事中會太監金英家人曾慶殺人臺憲有欲為英地者公併論之辛未英廟自北還廷議迎鑾之禮未決公獨奮言必用輿簿大駕欲跪上會有投匭名帖者吏部尚書王公直云得之大學士高公穀家禮部尚書胡公欲以聞王公亦從之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之意也既而有齟齬者不果公即疏言王直胡濙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以壞政詔按之高云得之小諫諫云得之道路方逮繫聞有千戶襲遂榮者自狀明之其帖大率言迎鑾之禮當從其厚上即從之壬申奸人建議易儲公欲極論而言先泄衆為公危公泰然自若事雖未濟天下多之祭酒廣善也

先遣使來貢自稱可汗公以也先賊逆繼中國不絕與
而可納其稱謂哉詔從其議而却也先之貢公敢言
此一時聲望赫然忌之者如讎敵上圖保金之乃遂奏
司直大學士商公輅薦其材可用尋授吏科都給事中奸
人思中以法屬鄉人校官乞便地以養親公於銓曹白之
遂以羅織為專擅廷議大辟禮部胡公為之愕然一駭而
仆引至家上遣中使問之胡公以寔應止悟遂從末減在
洪國子學正丁丑 英廟復辟首起為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山東饑命公賑之民賴以蘇還遷右副都御史江淮盜
徒縱橫又命公往捕公以便宜籍其魁餘罪有差寇止
天順已卯秋遭內艱去庚辰詔起之公固辭不遂七月

皇明文獻卷四十六

古

欽叔隨就擒幸功者率妄取首級至使都人不敢夜出公
時落院事按之始論幸功者乃息餘辨明悉無冤濫如賀
三者雖欽叔父亦以素與欽斷往還得免成化丙戌江淮
旱人相食公奉命綏撫活民甚多丁亥九載滿秩陞右都
御史卒外又如大同至則邊庭寧肅尋詔公還公性剛簡
不附權貴間有短之者公即移病去越二載詔復南京掌
院事又三載刑部尚書缺公補之繼加太子少保祿
獄其明清聲益振已亥被旨偕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後
奏補言失機者遂得以功贖庚子初公屢乞身弗允至是
又舉上諭曰卿歷官年久公勤著稱朕方倚任不允休致
公感上知遇之隆不敢自遂第懷歸之念弗忘又嚴精神

皇明文獻卷四十六

五

於政務寢成疾疹壬寅病瘥上遣醫問遣接踵於門竟不
起公生未樂丁酉九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有六公立朝
餘四十年侃侃風節天下想慕而和氣如春厚重如山見
者敬愛無已非古所謂大臣者歟其學問之懿存於見卷
集若干卷奏議若干卷覽者當自得公初娶楊氏贈夫人
生女曰德巽適王辰進士李瀛繼娶潘氏趙氏封夫人冢
嗣均以國子生援例授州判家居次嗣果國子生女曰德
順適翰林檢討劉機曰德貞適浙江憲副吳君次子正皆
潘出又次嗣景又次晏女曰德賢適戶部郎中龔君次子
道曰德清適戶部尚書翁公第六子濟曰德溫尚幼皆趙
出孫男一曰新孫女三公卒之五月趙夫人以悲傷亦卒

大明南京大理寺卿夏公神道碑銘

楊守陟

弘治十二年十二月甲午南京大理寺卿致仕夏公卒于
杭州私第有司以聞遣官公營葬以十四年某月甲子
安于三峯山先塋之側夫人沈氏附焉禮也公諱時正字
尚一字季爵姓夏氏其先四人唐濟國公諱魯才者治

遷浙之慈溪傳二十二世曰千秋者又遷定海傳五世至公之考又占籍仁和遂為杭州人曾祖均甫祖叔茂考誠以公貴累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母潘氏累封太恭人公舉正統十年進士高第為刑部主事丁奉政公憂復官陞郎中奉勅錄囚福建平反死獄六十餘人有盜劫外藩王府邏者踪跡至閩執其疑似十八人于獄拷掠死者半之公偵得真盜獲龍鳳服飾為左驗遂抵罪而先繫者尚九人破械出之上杭饑無賴民欲為變遂亟發倉賑之先事後聞人以為有漢汲黯風天順元年陞大理寺丞五年陞南京大理少卿丁太恭人憂服除改南京太常少卿成化五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盜殺商人于上新河屍浮于江

臺南文範卷四十六

十六

每夜溯潮抵其旅次或疑酒家傭逮繫具獄公至廉得逆旅主人利其財以女誘之私而殺之一訊即服釋酒家傭南京刑部獄囚有欲亂其子婦強而未成者坐死不服公擬流罪以聞報可時議有謂事干倫理十惡不可以未成貸死公復引經據律奏辯數千言大要謂春秋無將將則必誅今律劫囚者斬不須得囚此則不分成未成也若謂事干倫理十惡無甚於謀殺祖父母父母今律猶以已行已殺為差內亂固十惡之一其已成者婦行已為所污倫理已為所潰故不得已而刑之其未成者婦行尚未虧倫理猶未壞故罪止於流不忍加之死此聖祖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永樂宣德間其未成者猶多謫戍今安得一切

論死乎章下刑部尚書陸公瑜覆奏謂嘗擬以死罪開其未成取自上裁自是未成者多謫戍邊公所建明也七年歲大侵朝廷簡命大臣分道巡視公至江西與徐勸分賑饑民二十三萬戶裁省諸司冗役數萬人黜不職廢官二百餘人所至命有司興學勸士條析兵民利弊而興革之遠近悅服長河洞流民嘯聚有司不能禁公親臨其境諭以禍福民擁公感泣羅拜享以牲醴公選其子弟開敏者若干人為學官弟子或補胥吏境內帖然南昌城章江門外每歲夏秋之際洩水挾風濤為患嚙城址欲崩浸淫民居半壁公召監司會計帑羨得數千金分遣官屬修固城壘增築南昌瀕江之堤及豐城諸縣陂岸各若干里皆百

臺南文範卷四十六

十七

世之利也舊例上供之稅每石折銀二錢五分以蘇官田稅重及民無厚產者有巡撫者盡以歸於仕宦之家公乃悉復舊例又諸王將軍莊田之賦及勢家應供之稅多累民代輸公令所司按籍追徵得萬餘石以補貧民之逋稅以是悅公者頌之不悅公者毀之公曰吾知為國為民耳不遑他恤也既還南京明年四月以疾乞致仕得旨俞允時公年纔五十九耳公歸杭至僦室以居自如也布政使張公瓚等重建西湖書院於孤山以慶公久之書院火公歸慈溪今天子即位公進階一級弘治十二年三月布政使楊公峻遣人迎公還杭舍于歸錦坊日著書屬文猶作蠅頭細字至臘八日忽覺音澁體疲亟呼諸子曰吾將永

逝矣明日午遂卒壽八十有八夫人沈氏同邑人有淑行累封宜人公卒之明年九月壬午朔亦卒壽少公二歲子男四長明楨次明樓貢士出後伯父次明樓邑庠生先卒次明楨儒士女二適士人聞昂庠生姚瓚孫男九慈蕙慈煒慈榮慈嶸慈能慈丞慈熿鳴陽女十曾孫男九女七內外五服至百二十人公性孝友事親甚嚴敦履同氣雍睦母夫人耄年乞歸省得賜楮幣洗腆為樂官大理乞還南京便養當進階乞移恩以封母每遇忌祭必哭盡哀二兄耄耄弟亦希年天倫之樂老而彌篤訓子姓必以忠孝大節嘗曰吾未暇遠引杭先達如貞襄之忠于肅愍之烈姚文之孝王文璉之節爾曹弗能效之非夫也公以宋

皇明文範卷四十六

七

殿帥施全布衣劉元升俱死忠義言於御史朱洪主事林沂各立廟祀之公博學高才工詩文善楷法行書多所著述於稽古禮文之事尤詳以朱子家禮為未成之書晚年多從儀禮公本儀禮參定家禮為士儀禮略十卷人或以為繁公又刪為舉要十卷以家禮深衣有未盡合古制通考諸禮書參以白雲朱氏之說斷以己意作深衣考一卷以禹貢山川傳疏之說與今地里沿革不同考古證今作禹貢詳節一卷官奉常時修太常志十卷致仕後修杭州志六十三卷公自號餘留道人有餘留稿二十卷又有瀛嶼稿梅花百詠西湖書院十六題皆孤山所作東歸稿拾遺三詠則慈谿所作晚年以春秋胡傳及諸說互有得失

著春秋辨疑未半而絕筆吏部侍郎葉文莊公嘗評公之文謂如春空層雲動含兩意如族簪抽絲纏綿宛轉又如秋鶴引吭聞有餘韻亦可見其繁矣守陞先大夫位不稱德而所交多一時賢俊於公尤深今公之沒先友盡矣可勝悼哉既為位以哭適明楨來南京以公門人徐奇所為狀泣拜請為墓碑且曰先公治命也嗚呼止何足以辱公之命哉惟通家世契以文字相周旋雅矣今亦安忍違之且公在大理及江西時事予兄惟貞大理又能語其詳故為叙次如右昔蘇少公作歐陽公神道碑謂某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守陞於此亦云銘曰伯禹佐舜禪有天

皇明文範卷四十六

九

其苗裔唐有柱國始遷于明自明而杭哲人廼生博學洽聞名聲益起高擢賢科并陟郎署被服儒紳綠飾法律錄囚于閩洗冤澤物承擢大理出入兩京暫改奉常復遷棘卿禮儀有志刑辟有議著為甲令傳于末世天子曰咨予閔歲饑爾其往視大江之西公拜受命荒政是職散利薄征以省役息甘萬維生公手撫綏繫起死人枯骨豐肌澤水齒城民其魚矣公禦其患真厥宅里除其蠹賊擾其龍蛇為國活民遑恤其他急流勇退天脫其羈笑傲湖山大放厥辭禹貢山川諸儒異說稽古證今著為詳節士儀儀畧人猶憚煩刪為舉要可永不刊深衣有考古制可述春秋辨疑未成絕筆國有恤典墓有穹碑勒銘紀績百世不

陳

大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謚文隱石公神道碑銘 楊一清

嘉靖丙戌予起廢西征尋召還內閣獲與熊峯石公同事明年丁亥公得謝致仕去又明年戊子而公亡矣閏十月二十二日也計聞上輟視朝一日諭祭九壇賜謚文隱而葬事則戒有司治之公諱珪字邦彥姓石氏熊峯其別號也系出真定之藁城其為諸生時年未弱冠與其兄故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致仕東潯公邦秀俱有文學名嘗以其父憲使公之命來謁予以文為贊比予出分外寬越九年以公務入京時公已入翰林為檢討予友少師李文正公

皇明文範卷四十六

三

每謂予曰諸後進可託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方乎自是予出入中外公未嘗以輩行予視晚乃同官密勿公少予十有二歲予老度不能久留公負時望大政方屬目執意其還止於斯嗚呼惜哉公舉成化丙午鄉試丁未成進士被簡為翰林庶吉士弘治己酉授檢討與脩大明會典同考禮部會試辛酉充經筵展書官乙丑滿九載遷修撰同修孝宗實錄正德丙寅武宗初開經筵充講官賜宴及銀幣尋遷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己巳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庚午改北監遷南京吏部右侍郎乙亥改禮部丙子轉左丁丑命兼翰林學士掌院事授庶吉士葉展辰主考會試又主武舉試事辛巳擢禮部尚書仍兼學士掌詹事

府事今上入嗣大統會吏部缺尚書廷議首以公名上報可是時輔臣有不悅公者託辭以請命仍兼學士在內閣專管誥勅實奪之權也修武宗實錄為副總裁官壬午遣祀闕里及東嶽少昊陵既還朝復主祭未會試事申申奉手勅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典機務乙酉武宗實錄成賜宴禮部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賜白金八十兩衣四襲鞍馬一具尋賜玉帶蟒衣丙戌上嘗御平臺召內閣四臣面諭各賜詩一章於公稱許尤至進恭睿獻皇帝實錄加少師宴錫如前以災異自劾祈免不允丁亥錦衣官有構飛語訐輔臣者併中傷公遂遠避下廷轡之臺諫皆白公無他予三上章為公等力辨公不自白惟求去既而

皇明文範卷四十六

三

上許之既入謝徹民車歸私第自是閉門不出邑人稀識其面而公望益勝重公在國子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武宗無嗣上疏請於宗藩中擇其親且賢者育宮中代行溫清蒸嘗之禮其為翰長武宗始狩宣大疏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遠違法宮內無親近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若鑾輿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未能安其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公上疏救之辭尤切直其在吏部承群小竊柄之餘政以賄成官以意授士習靡然日趨于壞屬考察京官諸凡清議有干者多見異辭登賢汰冗不及究所施而遷去前後所上封事士林多傳錄其要語則勸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為用漢文之與民

休息而已其願上力行王道辨別忠邪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效於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于淵魚之察人謂其為救時之藥石云其遣禮事竣便道歸萊城以疾請老上優詔褒答令吏部遣官促之臺諫亦疏論公不宜許退上命撫臣親詣其家以禮敦勸不得已力疾至京其在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上優容之再求還不允有勲戚怙勢奪畿內民地萬餘頃詭言國初所賜歲久失之今得焉以請既得旨矣畿民大恐公言於上曰百姓為業且久一旦奪之恐生變上為停前命仍給之民公沈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輒中節有不當意者憤

奎明文範卷四十六

三

激見辭色間人或謂其過直或歎于雅量久乃服之屢真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力去浮誇險怪之說文體為之一變自為文亦稱是詩歌中澹沉著成一家言文正公曰邦彥詩詞皆中矩度而七言古詩尤超脫凡近衆所不及博極群書而根於理性意會心契有已所獨得之妙世有非考亭之學者公力詆之曰微考亭吾輩莫適為學非之亦何所見第好名耳性孝友東澤公歿于家既請歸治喪盡不得比數年言及猶泣下撫其子如子姊以適周姓者既卒子孤弱不能立公撫之于成侍諸弟輩環瑱恩義齊至石氏之先有長卿漢卿才卿人稱長者號三石君高祖求曾祖父智曾祖妣鄭氏繼邢氏祖麟求樂間舉人為山西

臨晉教諭祖妣時氏繼徐氏被旌為節婦考諱王天順甲申進士累官山西按察使妣趙氏考以上俱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配王氏先卒贈一品夫人繼翟氏封一品夫人公生成化乙酉得年六十有四無子以弟璫之子素為嗣基在邑西南徐村之新阡以卒之明年六月十六日襄事公姪東澤公之子中府都事經謂公墓上之石未有書請予書之乃按國子司業林君時所著事狀附以平日所知聞者詮次如左系以銘銘曰公也瞿瞿惟義之於衆徇利以趨覆謂我迂我性如石如矢斯棘彼習為容謂我過激我激我安我心平平其不在我我何歉焉彼容與激孰得孰失而要其終千古

奎明文範卷四十六

三

一息嗟乎熊峯未真幽室

大明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師諡文靖劉公神

道碑銘

楊一清

公以正德丙寅得請致仕越二十一年嘉靖丙戌十一月六日以疾卒于家有司以訃聞帝若曰是惟先朝舊藩後朕聞而不及見今亡矣為輟視朝一日賜祭九壇命有司營塋域贈太師諡文靖其孫中書舍人成學走京師謁予告曰先祖父生前被榮遇享壽至矣身後不朽之託不有名筆其何能傳制得樹碑神道碑有銘乃出公門人禮部侍郎上黨劉公龍所著行狀拜以請予少父翰林公特

為館職奉有教比公進位丞潯予自外服召入太常權官
都臺出總戎務多公引薦號知已銘固予事也公諱健字
希賢別號晦菴景泰癸酉舉於鄉天順庚辰登進士簡為
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成化甲午以修英廟實錄遷修撰
丙申滿九載遷右春坊右諭德丁酉以修續資治通鑑綱
目成遷左春坊左庶子丙午遷詹事府少詹事丁未孝
廟登極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弘治改元戊申孝廟初御經筵勅同知經筵事越三年
辛亥修憲廟實錄成遷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又
三年甲寅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賜王帶麒麟服戊
午修大明會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

三皇明文範卷四十六

三

大學士蔣傑成恩為中書舍人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再賜王帶及蟒龍衣一襲是歲
九載考績賜勅獎諭加特進兼文大學士俸乙丑武廟
嗣位加左柱國支正一品俸賜誥命贈及三代正德改元
歲丙寅乞致仕疏屢上允之賜勅兼賜寶劍白金襲衣給
傳還鄉有司月給公廩五石歲撥夫隸八名供役使始終
遭際蓋文臣之極致也公之學根極理性以伊洛為師
非正不讀後為文章務闡明義理羽翼風教刊落華藻而
不歸於純厚作舉子業亦以理為主不逐時好門生受業
學多知近裏其主考兩京鄉試者二同考會試者四主考
會試者一殿試讀卷者六取人皆以是為的故所得多端

士為修撰有薦為提學憲臣者公筮之得咸之九五曰咸
其脢无悔曰周公教我乃不累行脢菴之號取諸此其
纂我國史簡而核無溢美無曼辭稱直筆焉晚年遭際
孝廟與西涯李公木齋謝公同心輔政有所獻納多荷采
行遇有缺失盡言匡正無所忌避前後所被錫賚白金文
綺廐馬夷奴之類甚多上推心任之不時顧問三公亦慨
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欣欣謂治平方始而龍馭忽上賓
矣大漸之日召公及李謝二公至寢殿榻前顧命累十數
言公等頃首泣受嗚咽不忍出逮事武宗耕籍田幸太
學冊大婚頒詔天下嘉惠貧民肅然正始屬逆瑾竊柄
諛盤據國事日非公與二公上疏極言至再至三不得報

三皇明文範卷四十六

三

則相率求引退蓋不旋踵而公與謝公相繼去矣既去忌
者嫌孽未已幾中奇禍公杜門不出過客請見一例謝絕
然聞六飛出狩終日不樂至廢眠食日古人處江湖則憂
其君况膏備位大臣者乎今上嘉靖改元降勅存問加賜
公廩二石與隸二名次年壽躋九十遣巡撫重臣存問并
致東帛餽羊上尊之賜公上疏謝再脩成學今官公教人
常以收放心為主嘗語諸子姓曰吾寵榮已極壽躋耄耋
此心猶日兢兢不敢放爾曹生膏粱中易流侈肆少弗知
檢將損若身敗若家可不慎與公素善調攝少疾偶不憚
遂絕粒至屬殯前數日有大星隕于洛城赤氣亘天公遂
不起劉之先太康人曾祖諱紹祖元順德路總管配翟氏

河南洛陽人生子榮方九歲留居順德值先亂翟之二弟迎歸洛陽入國初遂定居焉配曹氏生亮公父也以永樂庚子鄉薦歷仕三原縣學教諭配張氏次白氏以公貴曾祖考祖考考俱累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曾祖妣祖妣妣俱累贈一品夫人公配王氏先卒贈一品夫人生子男二長來以子貴贈中書舍人次東累官兵部員外郎俱蚤卒女世適舉人高惟賢繼配陳氏封一品夫人生女二長適順天通判豐儉次適南京通政程文再繼夫人張氏生子杰男孫二即成恩成學女孫二適監察御史杜昌大理評事胡湘曾孫男二望之得之曾孫女二成學將以卒之明年某月某

八皇朝文範卷四十六

王六

日啓王陳二夫人窶合葬於其山之原惟我國朝文臣得謚文靖者三人尚書蕭山魏公年九十六顧未得柄用不甚顯少師宜與徐公顯矣壽纔七十二耳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有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其鄉者二十年有奇謂為古今之僅見者然耶銘曰在昔 孝皇天下文明乃眷舊學登之彌丞公為元宰式總樞衡帝曰良哉茲作朕股肱惟李與謝引之同升沃心造膝言聽諫行如輔車相依如耦在耕不識不知以迓熙平王凡既憑顧命丁寧安相武廟惟弘治是承有弗循度不遺力以爭鮮數在違境我鳳鳴請借尚方謝先帝之靈豈能乾沒默以為容體諒蠲與帝則諒只詔允歸休優游桑梓以其餘齡導鄉人孫

子謂我餘忠庶幾在此天錫之上壽待綏治理我皇中興念舊德當禮勅使存問于公之里尚詢茲黃髮公則已矣嵩叩辭爾伊洛瀾瀾我誌我銘以備公終始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邵公神道碑銘

楊一清

錫山有鉅公家食為名士仕為名臣要其終為名儒曰邵公諱寶字國賢者予友西涯李文正公之門人也予以西涯故獲好於公父乃益習晚年予謝政公歸侍養鎮常郡相比歲時通問訊不絕然制於踪跡不及見去年嘉靖丁亥予在朝忽得守臣報則公亡矣公世居無錫近慧山傳稱天下第二泉也因號泉齋又曰二泉學者稱為二泉先

八皇朝文範卷四十六

王七

生文正公成化庚子主考南畿得公歸以訖於予曰吾得天下士舉甲辰進士出知河南許州能以禮讓為國所舉動多風化中事作新廟學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皆知慎其所自立次教之讀書為文矩則許之文風蔚然改觀正穎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祠漢愍帝祠范忠宣公於襄城裴晉公於鄆城毀龍骨杖妖巫尤急民事躬課農種倣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旧法為備荒計釐正糧籍民至於今稱便徵為戶部員外郎尚書委閱章奏進郎中太原周文端公華容劉忠宣公甚器重之 孝廟臨御諸公奏抑恩倖杜請求釐正度支多公言是用章奏多出公筆以薦為江西提學副使至則

以身為教先行檢而後辭薨。浮崇雅士類勅與條。瀛漢書院白於巡撫林公。待用檄取瀛溪族孫守祠。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遷浙江按察使。慮獄囚成豪惡殺人之獄。出可矜疑者。若干人。正德丁卯。遷浙江右布政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已已。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時劉瑾用事。公一無所通。瑾銜之。數令人以危言撼之。公不為動。乃勒令致仕。庚午。瑾誅起。巡撫貴州。尋陞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命兼左僉都御史。督處糧運。及會勘通州城壕。歸奏俱稱旨。先是公以母太夫人老。自為藩憲時。屢奏乞終養。格於例。為侍郎。再乞歸養。俱不許。壬申。許歸省。賜寶籙四千緡。以行。抵家。入疏。終養。始報可得。

皇明文範卷四十六

三十八

疾尋愈。年近六十。朝夕侍親側。承歡婉愉。太夫人安其養。年八十餘。壽終。公養親之暇。深居簡出。日親書史。以著作為事。求請者踵接於門。碑版流播遍四方。今上嗣極大臣。言官交薦。公乃有南京禮部尚書之命。公疏懇辭。上褒以溫旨。不奪其志。且令有司以禮存問。待養終用之。比終太夫人之喪。天子且召用公。而公病不可起矣。曾大父諱式。母某氏。大父諱鵠。父諱溥。俱累贈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母楊氏。累贈淑人。母柯氏。累封太淑人。進太夫人。配顧氏。累封淑人。生子男二。曰德孫。佛孫俱蚤卒。今以族弟之子。煦為嗣。女三。義官華珉。庠生吳汝憲。國子生蔡汶。其婿也。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公居鄉厚隣睦族。好為義。

舉里人薰而善。良顧。公視之皆常行。不及書文辭典重。刊落華藻。一歸於純厚。詩歌出入唐杜。間樂府有漢魏遺意。所著學史簡端。二錄為都憲吳公獻臣錄進。他如定性書。說漕政。舉要錄。容春堂勿藥諸集。各若干卷。藏于家。其厄於火者。莫得而詳也。公生天順庚辰。卒於嘉靖丁亥。二月辛未。壽六十有八。訃聞。贈太子少保。賜諡文莊。諭祭營。葬鄉大夫。士共經紀其喪。中外縉紳交口惜之。今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見山桂公子實與其兄子朴俱被公獎識。以天下士亟稱於人人。至是見山為撰墓誌銘。且告予謂宜書諸神道。予曰。諾。乃為之銘曰。明體適用。惟公之學。崇本抑末。惟公之教。勤以傳事。惟公之忠。親以養終。惟公之孝。教以學成。孝忠一道。胡閔其嗣。不食其報。惟所自立。千古有耀。知已作銘。以碑諸神道。

皇明文範卷四十六

三十九

明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蔡軒張公神道碑

沈愷

華人沈子守明。蚤夜思無以稱明命。入郡。即延致鄉大夫。入郡。問民間所疾苦。及政治闕失。用戒弗虞。于時蔡軒公至。以民事相陳。說沿革善敗。據往鏡。今鑒鑒。令人若見。惜私竊異之。曰。此隱君子也。既又見其眉宇朗秀。行履便捷。如少壯。狀方謂宜遐壽。可冀有終教。無何。愷以觀事。比上而公訃。且至矣。廼驚悼曰。吁。天其奪之鑒。美何遽耶。卒之明年。其子東沙先生哀經持狀來。曰。此先大夫平生也。

惟子圖之愷曰事在尊官責在太史氏愷不敏不敢冒
役先生曰孤惟求言之信無取必于官子無斯言孤先大
夫死且不朽則辭不得命謹按槎湖之張真詳先所從徙
或曰在宋南渡由臨安徙或曰自井亭張氏支別蓋六世
而至寧三府君諱叔誼者為公曾大父文三府君諱公職
者為大父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質庵府君諱緒則公
父也代以耕稼為業至質庵公則尤勤樹藝雖占產不踰
中人而能蓄果羞漿醴時高會賓客里中豪長罔不願
內交公者家井井起矣配太淑人沈氏生三子長慄次忻
次即公諱忞字汝懷有軒一楹植葵數本嘗吟哦其中因
號葵軒公自少無童習稍長讀書聞聖賢大義了了其為

皇明文範卷四十六

三十

善果於市利不為不善慄慄若菑憂履穢之及也接遇一
以禮都不計賤貴冷熱有所左右里中曲直當質于公有
負氣者搽人短烈烈攘臂前呼公初見不即出一語俟其
色定徐徐陳說理道使之自解迺其人終亦帖帖俛首去
每廣坐燕會他賓客或豪酒離次變貌相嚙呼公慄慄持
軌度即竟席終不離次變貌相嚙呼公慄慄持軌度即竟
多易所鮮即魚鹽細小稍不當其直終日不憚貨者過公
無不滿意常獲遺金竟求其人還之為里領十方咨咨憐
恤終歲義外不科一錢比其解後至蘇蘇隕涕曰兒女輩
無福矣家故無貲殖公既業儒不就又不棄去耻草屨糲
笑仰機利而食坐是家日落或勸之曰山田作苦多收十

斛麥亦可以供伏臘備饋粥白首易盡所須幾何邇爾勵
勵勤勤耶顧好書力弗能購則手自校錄不倦一夕質庵
公夢龍乘于危而東沙生垂髫即頴悟即解文公竊私喜
曰斯其徵矣蚤夜教之說詩學禮苦以軌法束縛之不少
寬假東沙先生用是高第翱翔中外位蒸蒸起猶以書誡
之曰爾好修力學無犯官常無侈服食慎之哉聞有頌聲
津津喜或告有過舉者輒悒悒不樂先生益感發砥名行
流聲四馳公曾不遇籍寵靈諸凡可悅富貴人者輒不好
迺數數道往古陳鑑戒欽哉門戶敝衣蔬食愉然如山人
更與諸老結社為出家懽懽烹葵剥瓜臨路歆膾呼酒行
吟城府事悉置不問獨勤小物懇懇劬劬晨起課僮僕力

皇明文範卷四十六

三十一

作自少至白首不衰已而稍稍有瘁容東沙聞之屢上書
諫曰大人良苦奈何不為兒輩一求日耶曰兒過矣見過
矣夫天有常運日月有常明造化且猶不息而況於人乎
吾縱不能出其知力樹勳庸迺忍惰肢體空獻菜肉為天
地一蠹物耶竟以是卒卒之日明中賢豪莫不灑然出涕
曰吾葵軒死矣吾葵軒死矣公性至孝事父母朝夕起居
中夜或聞咳嗽雖盛寒必起往視之比卒躬負土襄葬事
見者憐苦之伯仲有弗能自業者至分貲相緩急諸從子
貧欲徙居則仰天嘆曰自有家以來長子孫于此乃至是
耶蓋泣然傷心焉族日蕃蒸嘗弗給為之廣祀田曰俾吾
子孫世世無相忘也祖隴弗飭時時展省曲為緝治不問

他事此可以觀大公生成化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卒以嘉

靖二十年二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一初封承德郎南京

禮部精膳司主事繼封中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政繼又

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配孫氏初封安人繼累封太淑

人長男時徹即東沙先生兵部左侍郎娶陳氏生子邦仁

郡庠生邦伊廕補國子生次時敷邑庠生娶洪氏生子邦

保邦儲邦佳邦仰邦倣次時檄娶沈氏生子邦儒女一適

桃浦王榮以嘉靖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塋公于三港

口之下頭莊嗟乎公之誼行狀已具悉然又悉之山樵野

語往往多得于觀風問俗之餘潛德幽光終不可使泯沒

弗聞愷之歸田也追而為之銘辭曰壽彼海國協氣攸鍾

皇明文範卷四十六

三十二

明山在右甬水在東毓靈蘊和篤生維翁丰儀朗秀性玄

體冲允孝且友靡榮弗聰養恬願靜秋山夜空遇物弗留

朗雪春融抱璞懷珍剪翳培淳風翳靈條蛟螭淵津不干

其躬以啓後人式穀爾子躋足風雲時承景運振翼紫宸

翔翔中外輿誦四溢天子曰俞龍章貴錫貴不自有情間

意適以觴以味干蠟干澤既飭既勤弗僭而忒昭述信後

惟家之則昊天不吊胡俾爾極載瞻靈丘白日晝冥於千

百年視此碑銘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七

墓碑

前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右叅議解公墓碣碑

楊士奇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墓二十二年矣其友楊士奇始克

序而銘之序曰解氏姬姓其先居鴈門唐同州刺史琬之

孫隱為蘄州司戶叅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叅軍六世孫

盛遷吉水邑中世有科第至夢斗宋太學上舍生應辰元

高安縣學教諭生子元元生開先號筠澗公之父也公諱

縉字大紳自幼穎悟絕人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

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七

一

書諸經貫穿其義理老長不能難也而文思溢發十八舉

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廷試

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置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

夫黃金華同登第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

綸禮部祠祭主事公與黃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

見愛重間暇數召兩人論議考其所學一日諭公曰爾試

舉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退即具奏大槩言陛下得國之

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群盜救生民於塗炭徐定燕都

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虞之

有法不遺聲色不殖貨利不為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

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

不以察為明又言陛下奉奉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然治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民玩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為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又言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瀛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肆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詭惑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以底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不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詰有不為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鄰

奎明文範卷四十七

二

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世狃於宴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為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為備宜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領設弓手課之射教民以農隙無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莊宜修復以教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上嘉其識正公素與兵部尚書沈潛不合潛

奏公入部堂素卑隸語嬉慢非禮上慮公優閒息逸即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玉成之也時都御史袁孝佑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草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恭而一時多其直上又慮公少涵養將為眾所傾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歸公天分高又感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歲高皇帝上賓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為翰林待詔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既見置諸左右深信任之時朝廷詔勅

奎明文範卷四十七

三

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罷餐加厚陞侍讀數月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三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未發明年冊仁宗皇帝為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初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曰諸府之舊無泄者其繙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布政司右叅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政交陞八年入奏事時車駕還高煦言解縉職上遠出觀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遊出資飲之外

兄高選春歸其柩墓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遼 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從子禎期為中書舍人公仕前後不十年為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為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暖初修 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為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籍甚敦孝友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為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泥愛者終不為變襟宇闊畧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稱予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應之無倦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畏強禦承運庫官張興侍寵而橫嘗擊人於左順門

金明文苑卷四十七

四

下公過之叱與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雖忿不敢應一語遽俛首歛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誤公在上前率引為已過明於知人 太宗嘗與論群臣御筆書褒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儔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宋禮曰顛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簡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馴儻之心既奏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矚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

不韋南文苑卷四十七

五

已還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察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緒狂士緒非狂也何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敘事高廣通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宏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復曰寧為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有賢德子男二禎應卒於徙所禎亮孫男女各二 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內閣其三出廬陵公與胡公光大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石未有書乃銘曰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蹶之不虞

封儒林郎翰林修撰呂公墓碑銘

康海

公諱溥字某家世高陵人也其始祖曰世昌又幾世至彬卿生八八生與興生貴貴生鑑鑑娶魏氏生公及其弟博公長子柝者海友也海以柝友則數之高陵因得數拜公親見其容貌聞其言論觀其行事知公之宜有柝也公以正德丙子五月十六日卒於家七月九日葬於縣北祖塋當詩柝以海為公墓碑海懼匪德不能昭述盛德揚者幽光故至於今始勉復於柝焉夫人子於所生者生也莫不

欲其榮歿也莫不欲其哀言語行誼莫不欲其傳然虛誇
鮮實人指議至矣尚奚言傳哉故海之自矢也不愛天下
之不信吾言而憂吾言之不足以自信夫公鄉里恒人無
麗辭輝藻以要譽文學無豐財崇職以驚炫流俗無苛節
詭行以欺世習然海數言不置非所以私其所好也示天
下以長者之道所以廣教布德懲勸浮靡也海惟公朴實
不華耕鑿飲食之外一無所為海不敢輕誣之曰邈世不
仕也孝親友弟守身畏法處親戚鄰里無所欺負治生期
於僅足費人不為已甚雖傳記所載與冊所訓何弗帝哉
此公之大略人人易言之人人不能為者故君子素其位
而行不願乎其外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若公者於此道

本朝明文苑卷四十七

六

庶幾否耶公美髯鶴翰望之如神仙達識事體深計者莫
能會其意其指擇是非談述理義學者或鮮焉志補其決
魏某誅嚇李縣判之事豈非其事實哉墨劉之闕墨嘗謀
酖其老病以償劉矣片言之間卻酖已闕生墨氏長少蓋
幾人也其後又解姪婦之死平劉李之怨訟買田通稅者
官不能格諸板冊以公一言而決縣官定徭役辭於里書
方伯至亦信以去公言諸富平道中方伯即歸以正之其
已壯哉公居常惡衣糲食休休自娛既受封貴顯猶著補
綴履繩布終其身無怨恫於人少日以大戶輸餉輸林間
輸者為掩昧得貸笑公歸無完履乃同輸者餐費易子
破產公獨安居闕闕至今應輸者必自戒飭曰慎不可忘

若呂公閒居嘗謂梅曰汝知仕之大本矣乎無他慎取與
爾有餽者無故而餽豈無所為也輒令反之寢疾經兩歲
枵晝夜侍不敢少怠或履聲稍震猶厲色以責曰汝侍天
子側亦當爾耶病且革呼梅語曰汝受朝廷榮寵他日當
竭力報國無得自便宜咨稟汝叔而行公所以愛其弟者
死猶未已也曩聞高陵人言公壯時父命為居室將於弟
異公乃擇大木為第室弟讓公公曰安知為爾室也室成
乃卒以與弟配宋氏潘府教授宋公之孫女也宋公愛其
孫不欲與凡子李州判者宋公之友也公十五即為李所
器曰此大美弗與若身當與若子孫故宋公因以孫妻公
當其時諸宋薄公貧也李君曰渠稍長豈止如爾家後其

本朝明文苑卷四十七

七

言卒驗云宋安人既配公奉其家範事舅姑處妯娌各得
其道諸呂內外無弗悅者梅之少也安人豈是以身教之
凡枕擊刺繡故事必曰此賢此孝講說大義盡顯不倦又
恒誦其祖教授公之遺行以詔梅故梅之所以為天下之
士者其父母之教有然也公生正統戊辰五月十四日春
秋六十又九安人與公同生生七月二十一日卒弘治乙
卯五月八日壽止四十有八正德癸酉三月一日以梅封
公為儒林郎翰林院修撰贈母宋氏為安人繼室侯氏亦
如封安人焉子三人梅舉正德戊辰進士第一官翰林修
撰為上絰還講官仲曰梓公墓後五年歿季曰柘縣學生
志鼎忝兄二十一歲死女一人嫁劉孟陽孫子三人田縣

學生旬柁子留梓子孫女三人嗚呼其傳盛矣銘曰維呂氏世懋德蘊靈尚父啓孫爰有高陵世昌孔武孫子是刑及彬卿父高陵以興至於六葉封君乃生繼此懿德厥宗用成篤生我友維邦之禎直義廣孝公志斯承昔在壬申拜公於庠望之則嚴即之則平溫恭易簡若蘭之馨匪德曷永匪言孰明享不盡孝德不媿齡遠近悲悼况云我情高陵之北實惟廣坳建爾玄宅萬世之寧考光摘曜因勒斯銘

封中憲大夫蓮峯韓先生墓碑

王九思

黃河太華之間有賢大夫蓮峯先生卒其子儀封知縣邦彥浙江僉事邦奇工部員外郎邦靖國子監生邦翊卜墓

不皇明文範卷四十七

八

朝邑南陽洪之原而太史呂子纂述令德播為嘉銘納諸玄室矣惟是墓道之碑有闕無以崇親表賢別貴賤之等而詔來裔示後世于是謀之九思九思少時習聞我先君言言先生才氣古豪傑茂以過也弘治中幸謁拜京師而先生往時教授華山下而受經之徒尊而仰之也是故稱蓮峯先生云先生諱紹宗字裕後同州朝邑人也蓋姓韓氏先生生未晬而孤三歲而有智八歲行墮洛河水下一巨人挾之出無恙問之狀貌蓋類面長鬚髯父老驚恠之疑關雲長云十歲讀書日記千言蓋受尚書武清令倫所武清令倫者先生之叔父也精通尚書以此盡傳其秘十六而為學官弟子副使伍公見其文奇甚愛之呼之曰韓

生當此之時故三秦士無不推先韓生者本副使伍公堪譽之力也二十三舉鄉試試進士乃不中而歸乃就華山雲臺觀授經三年士遠近至者蓋門下多文武之才而又浮渭而西登畢郢上郿城覽終南大白之勝又西至岐山之陽陳谷之口所至士多從之遊而文日益壯蓋二十七而舉進士云進士授刑部山東司主事主事五年而遷四川司員外郎其年再遷郎中復山東司而雲南廣東二司者事劇甚部尚書特委攝焉然又或攝他司而終始刑部凡九年其所聽斷平反者甚多蓋數十百事不盡書其大者都指揮王章者之守備真定也蓋橫甚虎而冠者也巡按御史柯忠劾奏章章亦誣奏御史郎中往勘而章恃其有內倖出謁道上執賓主之禮郎中怒鞭之道上三十遂按其罪免官當是時真定知府者亦有內倖而入謁甚倨郎中微持其陰事乃復長跪謝無狀死罪幸使君寬之不可竟奏抵干法太監石嚴者鎮守大同而都御史許進為巡撫惡之兩家相訐奏奏下給事中御史同郎中往勘往勘而嚴罪有端而許公無何給事中御史以為亦宜微入許公以塞口郎中曰天乎乃有枉人罪而避己禍者固不肯獄成嚴深疾之舍給事中御史不奏奏郎中言郎中當都御史罪我于是天子震怒逮繫郎中而遣他官往勘則許公左遷矣郎中竟亦無罪當是時安遠侯者好結客客與遊者皆貴近用事有氣力者侯與都御史某者不相

不皇明文範卷四十七

九

中具奏北闕下郎中按問而侯賊以鉅萬身所殺傷數十人奏請抵法天子不可如是者三而是時彭公韶為尚書曰郎中力窮矣乃自具奏以唐事為比語在基誌語中然不竟罪侯者諸客之力也其後京師有一僧善太監梁昉而稱曰門僧一日某伯者出而僧正值其前導捷僧倚梁昉奏伯擊獄而自從昉匿不出也郎中追出之挾罰而京師為之語曰伯擊獄僧入宿掘逃僧韓郎中頃之又有樊舉人者事樊舉人蓋毒宰侯之門下客也毒宰侯貴振天下而其人負勢以逞謂無奈何蓋勳戚貴臣一切奏狀皆出其手然駕空亡事實至是奏下郎中郎中具知而詰其主奏者勳臣曰誰能為此奏乃具以實對曰樊舉人

重明文苑卷四十七

十一

為此奏于是攝樊舉人是時樊舉人匿毒宰侯所甚深乃百計出之出之而下獄數日矣乃郎中一旦出門見地上一卷書取視則備書樊舉人罪狀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郎中笑曰此樊舉人所自為書也詰之果服同寮咸謂此畏管誣服耳何乃自為此郎中呼樊舉人出使背誦其書背誦不訛一字同寮驚問曰何乃自為此對曰韓公者非可搖動以勢斬生則必死今言死者左計也養生我耳郎中曰不然若罪不至死于是發成遠東云而毒宰侯雖心惡之然無如之何朝審囚徒中有亂義男婦者死家宰三原主公疑其太重以問主者不能對郎中對曰義男犯其父與生男同科有之乎家宰曰然然則亂義男婦者獨

奈何弗死也家宰雅知郎中乃愈益置之遂欲超拜異等以風厲部署會大理寺丞缺員擬遷郎中而員外郎主嘉慶者蜀人也與郎中有郗乃以他事奏使下獄而主問者御史又故為稽留以故不果遷其後遷為福建按察副使副使既至而都御史左遷者魏參政子捷入市中適遇見之怒攝參政子魏參政懼暮夜令其子亡匿歸未幾而鎮守陳太監者其舍人群奪屠者肉市中捕獲一人而諸舍人者走匿不可得吏捕之急太監怒呼諸舍人者出數之曰此新韓副使也若等不聞之邪且若等何如魏參政子遂送抵罪而後又有鎮守鄧太監鄧太監者無故笞一吏死吏舍人訴之按察使御史按察使御史不問至副使副

重明文苑卷四十七

十一

使問而太監者盛具接殷勤之歡窺伺副使使于他事則咨于死吏則或答或不答而笑因以困鄧既出召衛指揮至而曰往時太監笞吏死者行杖人皆若衛卒其急捕之來不即勿復見我及捕至且治而為太監謀者令行杖人赴訴御史言未嘗笞吏死又令太監多予吏舍人者金而教言吏實病死非受笞死于是御史下按察使而太監遂無事然終以此嘆副使也其後副使代管海道捕海寇急而寇主某者現知此隙護為書與捕者因誤遺太監而云韓副使受我金生我矣太監得書即以此奏副使是時都察院戴公瑞為都御史知副使而署奏聞上竟亦無事知州白某者勳書之弟而受賕事覺人多不敢問問罷之

又通判湯珣者嘗為吏部其人辨有口而與知縣高遷相
訐奏詞連巡按清軍諸御史布按二司官而勘事者給事中
郎中至而獄久不決而決于副使而湯珣高遷皆免官
罷其在福建凡七年而郡縣吏以法問罷及所聽斷平反
者又甚多亦不盡書亦書其大者如此副使嘗治福寧道
而三年不代者蓋難其人僉事王公寅自請代之代之而
神形瘁矣問下人曰我孰與韓使君下人曰無忝顧韓使
君微閒暇耳僉事投筆笑曰幸甚誠如是足矣邦人聞之
曰往年右布政與副使分治雙門河也而才智弗逮也慙
憤病幾死乃今僉事來代副使乃又殊瘦矣其後僉事至
工部侍郎終畏副使巡按御史四人者相繼論薦不次擢

皇明文範卷四十七

十二

用吏部亦屢擬按察使皆不果尋以母喪去歸會朝觀黜
陟幽明而給事中許某者嘗以舉人授徒按察司滋為姦
利副使聞之立叱出使去有此隙乃藉鄧太監言受盜金
事劾罷副使後十餘年而黃君河清者亦閩人在吏部復
薦起副使又不果而副使之子邦奇為吏部主事乃陟封
中憲大夫云而又十餘年正德己卯四月二十一日以疾
卒所與識者遠邇嗟嘆皆曰傷乎蓮峯先生已矣有流涕
者其墓則是年七月十八日蓋壽六十八歲先生為郎中
時得贈其父顯如子官母張氏封太宜人而太宜人之貞
節則又嘗被旌也先生傷贈君之弗逮也而所以事太宜
人者蓋甚至太宜人病嘗失明醫藥無所不致至不愈先

生夜夜籲天為祝拜甚苦一日有醫從外來自言我能愈
請鍼之鍼之果愈已忽不見蓋神醫云此與墮水而神挾
出者皆世俗耳目不聞親甚怪異希有之事縉紳學士亦
往往所不道然先生之直節正氣動天地昭日月格鬼神
固宜有之乃獨不幸而為人所讒沮擯斥老巖石死不究
其用斯固烈夫志士所為痛心而搥腕長太息焉至其子
僉事員外郎又皆以直廢銘曰韓以國氏肇自叔厚其來
徐徐馮翊是居於維遐哉髯公三千罹世如燬二叔辟地
伯氏捷止伯有曾孫桓桓其武翺翔于元金牌萬戶於維
休哉萬九之裔五世知名贈君個儻真我敢陵八齡剖圭
豁虎辟鋒竭力所天輸儲于公於維烈哉贈君過謝其澤

皇明文範卷四十七

十三

孔覃忠孝之委先生是堪先生我我萬夫之望孰構爾讒
以蹶爾行爾後奕奕既熾而昌於維不哉太華以北在河
之喚辭為茂林先生之阡於維人斯尚式旌哉

康長公墓碑

李夢陽

純皇帝時靈臺有楊生名重長安有李生名錦二人者皆
與武功人康長公遊康長公之與二人者友也於是并稱
為關內三才云余曩游關內見秦父老頗采其事實碑曰
康長公名鏞字振遠其先固始人也其七世祖曰康政始
遷武功居長寧里政生廷瑞於元仕為學官廷瑞生世睦
世睦生珙珙生汝楫汝楫初為武功學官高皇帝時辟
之為燕王府長史後出為安岳縣知縣文皇帝既興乃

召安岳縣知縣為刑部侍郎留北京輔皇太子而侍郎有不勲德 文皇帝將封之為侯侍郎固死不拜比死又上表乞勿賜贈秩蔭上竟皆允之語載康氏家傳侍郎者康長公之曾祖也侍郎生三子長曰爵次曰年次曰種 文皇帝一日盡召侍郎家諸男子侍郎中子會實在外惟二子在於是二子乃大恐並匍匐入見上上曰汝非康侍郎兒邪二子免冠首觸地對曰然上聞而憐之顧左右曰令侍郎在直不此耳於是卒官其二子以爵為上林苑監正以種為監副已知侍郎有子實在外上拊髀太息曰薄福薄福於是詔賜侍郎子千金鎰數十千緡敕關津吏往來不得詰侍郎子於是關中鉅貴族咸推轂康氏而康氏因

皇明文範卷四十七

十四

遂蒙關中矣侍郎葬於縣北卜家原至 昭皇帝時始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云監正累官至中議大夫贊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卒葬江寧縣新亭南而太常生健 睿皇帝時又有詔起尚書孫應祠者於是健來送銓部會健著田間冠由部甬道入及見部尚書又祗長揖不拜部尚書怒以為慢已迺竟授通政司知事而歸而得食半俸祠知事卒葬于縣南紙坊原而知事有五子其長康長公也康長公生而孝友八歲而善文辭及長而好辯有口然習識當世之故好稱先王則古昔於是關中人士咸出康長公下雖康長公亦自謂關中人士弗已若也年二十餘從其先太常就辟試南京額數不第已乃還關中即又試關中

又不第乃後歲貢至太學至太學又試又不第然太常業已葬南京於是乞為南京太學生云而即其故太常之域祠焉然自是不復有試志矣是時楊生季生亦皆阨塞弗庸於世關中父老語曰古人有言勿為曉曉人將缺焉勿為皃皃人將汚焉三子之謂矣康長公既與時不合於是始好莊老浮屠等書及外家傳語其言曰夫人以形骸處大壤其速絕若飄風也子行年五十有四矣吾日以思功名之會是益速而已夫孩提于班白期甚遠今忽忽若瞬息即能至百歲政少半耳京生有言孰易如草孰化如燬言生死易至也夫喜生者欲心恒安逸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傷功名之不立也夫功名于身至疏也古之人以

皇明文範卷四十七

十五

死効此者以可萬世不與物朽至厚身也今不得之功名又因以勞費心體是非喜生之道耳故曰百人射招無弗中矣百物誘生無弗傷矣夫乃今千吾可以已矣乃遂自謂為已菴已菴者止於闇也康長公故以懼悸病心乃後上銓部試會墜馬乃復病顧愈益甚比試心怔怔怦怦不能措一辭於是除平陽府知事逾年平陽君棄其官而歸而心病未間也已又病痿又二年所竟卒葬于紙坊原之墓而平陽君有二子長曰阜次曰海阜先平陽君卒平陽君且卒一海侍平陽君執其手而泣曰夫子先大聖人之苗裔也至吾祖嘗樹功名於草昧之際世有顯官聞人豪于關中今絕于乎乎汝如有知其無忘吾祖矣夫欲心恒

安逸者為其可以貪命而樂存至厚生也今吾某功名之
會不起又不欲勞費心體非於身就也今病瘵乃且死訪
曰斷酒白首齋糟而朽是天乎是天乎雖然吾無面見吾
祖于地下矣小子勉哉平陽君卒十年而海舉進士第一
為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四年而當正德元年令上上徽號
兩宮推贈平陽君如其子官云又二年海有母太安人喪
於是海有友曰北郡李生適自河南來而留滯京師於是
作平陽君墓碑李生曰先民有言期年樹穀百年樹德易
觀康尚書今其子孫鋪勳而嘔積易使人誦其義無窮如
此哉夫平陽中衰之遺裔也能不籍尺寸而洞視往古愛
駕時輩亦謂之振世雄豪者矣使其遺遺脫穎而獨用魏
衛將相之業尚足道哉其銘曰維武王建侯衛邦厥有圖
始武功是祀嗚呼遐哉尚書開國不伐帝懷其德澤流于
孫子少卿明裡亮采通政明夷乃續其家祀故累基者崇
數沃者豐馨作堂室稼穡而茹而翔而想而達夫平陽其
屯之際乎畜而不施以昌厥嗣阜不自秘發鬼神之藏騷
雅並鳴文古而殤嗟嗟平陽舉世重官宦即使君親爵而
崇位珠玉文綺珍食駟馬有臺樓亭榭孰與錢糧廣志如
二子所哉故明不蓄不流不塞不長武功南原草木騰
騰蒼蒼岐渭盤馬平陽宅厥土太安人附之是曰寧所維
厥繩武瞻哉

明故監察御史余君墓碑

李夢陽

皇明文範卷四十七

十七

新淦縣南我舟至蓮花潭舟人指岸西廬曰此余御史居
也余聞之呀然於是登岸造其廬見其子朴而問余御史
墓處朴指曰父墓處隔江五里東鄉西廬山是也余望之
歎歎已謂朴曰比點碑于廢寺吳石也曳樹墓道刻表表
曰戊辰夏余蓋惟堅瑾禍云余至京師下詔獄乃余君某
先繫獄相見執手問故初瑾以鹽貨源也因遂厚望巡鹽
御史貨會一御史入貨如瑾望而瑾輒擬人人必厚貨如
望及余君巡監還則空手見瑾瑾怒下君獄然猶日望其
貨來也久之貨竟不來瑾愈怒矯詔涂槓打三十棍發蕭
州衛永遠充軍君坐掠重尋卒無問識不識見君卒無不
嗟嘆淚下乃時余尚在獄聞之哽噎者累日食不能下也
今大政更新瑾事盡廢格不行人士咸彬彬乎進矣無問
識不識語及君又無不嗟嘆淚下以冤故頑君名字實賢
私治已未進士出知江陰縣有卓異績舉天下第一乃於
是權御史云始君下獄江陰人願厚貨入瑾如他御史數
塞瑾望解君君不從而朴則曰父幼時嘗讀書王弼山云
篤古持禮諱私濟者父父也早亡而朴仲父曰余兆善使
酒觸父父容之仲父以父之容之也反顧驕縱酒然產不
出其手於是謀手其產日開父割父不從會父出仲父輒
自主產割而手其產父還祖母不平而怒曰阿乖自主產
割而手其產蓋白族長父對曰弟寡活不如兒廩生也父
有友丘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朴妹矣未決會坤卒父往

皇明文範卷四十七

十七

吊馬語坤妻曰吾女已心許而郎矣勿疑語曰觀其死知終始今豈無皎皎之行爲世所敬誦然矯偽盜名稱身歿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之不可掩耶夫涂君官不過七品壽僅踰四十非赫赫久修之夫也乃今歿士夫思于朝鄉人德于鄉所縣縣人思慕而不忘此豈苟然者耶然余往在詔獄見君日涕泣念母今母存而君則亡亡於非命論者頗疑爲善而無報夫孟子不云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誠若云云則頌曰王通之倫非哉

明故亳州知州養齋林君墓碣銘

葉良佩

嘉靖八年正月十四日子友故亳州知州養齋林君卒于建寧官舍輓返以明年冬十月墓墓且三年而子免司寇

重明文範卷四十七

十九

郎中歸視其墓上之石尚虛也乃泣謂其子汝梅汝擇曰促龍石吾當爲而父銘後又十年始克爲茲文以終吾願云子少時嘗與君同受業于邵陽符公之門時子始受毛氏詩蒙侗靡所識賴君爲開寶引線正德丁卯年君領鄉薦書赫有文譽予始入學宮爲弟子自後于每造邵陽公輒過君燕坐終日君雅不爲客具酒饌第設茶市胡餅啖我相與辨析疑義顧日暮將曛乃別去比嘉靖初子成進士乃君則累試于禮部不得售又丁母周氏憂已而子外補走告行于君君字謂予曰敬之子今茲之學之文若檻泉乎若五彩漸彰施乎顧爾實引線者君也已而悽然曰吾痛吾母之不逮吾祿服闋將歸選歸部子其謂我何

予曰君大器當晚成第需之君曰子視吾父老矣尚何需於是服闋竟上銓部謁選部尚書群諸謁選士試之君第一乃授亳州知州毫介居江淮接壤歸德自昔號爲盜藪又瘠耗多失職民最稱難治或以爲君憂君曰此歐陽公舊治地吾惟公是師何憂其難比至官則按捕盜賊梃殺數十輩而壹以寬惠字其民毫民瘠而賦繁君以爲病凡程課所宜辦君常假貸與民弗爲苛急即上官有所督責追逮君復弗以時應由是浸不得上譽故事巡按御史行部至州縣州縣長例盛集義勇持戟抱弩負蘭逐諸境上入城則夾道傳呼張甚乃君聞御史至顧減去義勇第率吏民諸生拱候于郭門外御史固弗快及以吏事比督君

重明文範卷四十七

十九

又抗言執理無尊卑色由是御史大嗔怒遂劾君不任治毫然士民率愛惜君謂爲良有司薛文選君采毫人也時方家食寓書抵其部舊察亦曰林守賢部司方議量移君他州君顧艱然曰屬民以圖遷秩吾弗能遂上章求改教職於是改君教授建寧君則又喜謂人曰此晦翁先生關里也吾將盡求其遺書而讀之用淑來學比至建而巡按御史蕭公文蔚方建書院于省城盛簡閩士教育其間乃檄君主其教君亦毅然以教事自任無何病羸疾辭告歸建竟卒距生享年四十有六而已嗚呼痛哉君質道無他腸與人交有終始其處鄉黨醇如也乃持論則棘棘不阿君之赴官于毫也念父老不可迎養特留其妻子相膳

在家惟以一僕自隨其之建也亦然而君之內子王氏亦能竭力於所事如君志云先是邵陽公之歿也子嘗為行狀傳諸同門之士君返櫬且墓會子在尚書省幸公之子令御史君驗為君誌其墳頗詳盡子惟小史氏之法不立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不得列於史傳其不朽之寄率於牌板焉存子不忍君之無傳也乃忘其固陋為茲銘將他日有徵君善行者有於取乎君名浩字寅直養齋其別號也世為黃巖人初祖曰則翁官教諭居桃溪後有曰炳鬼者徙居縣治東寔君之曾祖也父存淡翁諱緝又徙居驛巷與邵陽公同里君歿後一年而存淡翁亦歿同墓于縣二都高舉山之原亦君墓母時所預卜也子男二即汝梅汝

明文範卷四十七

二

翰林院編修王君懋中墓石文

張治

君姓王氏名立道字懋中無錫人南禮部主客郎中表之子也懋中為兒時即不事嬉遊比長入郡校學舉子業日唯靜坐就書史外若弗了了而其中洞然沉澁有精思故所造日深涵衷然出諸生上嘉靖甲午子與論德南海倫公奉詔典試南畿得懋中文讀之相與嘆曰婉而達和而平浩然而有餘思其具之俊才乎鹿鳴之旦晉諸生堂下

而謂為懋中美髯古貌溫溫如處女皎然秀者也予竊喜之乙未子復校易禮闈薦中有持詩卷示予曰渾渾乎若冲淵乎若深而不可窮懋中乎若光發於大空其天下之俊才乎及啟卷則為懋中也予嘆曰丹砂玉札置藥籠中久矣今為子奪之相與以得人賀既而廷對懋中賜二甲進士是歲天子親選士於文華殿試詩文而懋中詩第一改翰林院庶吉士讀中秘書懋中益大肆力於學每閣試輒稱首丁酉授本院編修懋中曰翰林職文字然時俗弊久矣夸浮恠謫非所以稱良史潤貴皇猷也徒區區繫墨聞不通天下之務直塊焉耳則國亦何賴哉乃與編修孫子陞趙子貞吉檢討王子維楨裁質疑義論度古今治理得失及經制民物之畧其為文力追秦漢而止乎理詩冲雅駸駸入韋柳門戶也長安出入駢童羣馬望而知其為有道之器與人言呐呐然不設畛域而是是非非較若皂白可謂貞不絕俗介不忤物者矣庚子以禮部君在告上疏乞歸省子適自南來遭之濟上謂懋中曰子何歸之汲汲也懋中曰立道官數年矣唯是吾二人之懷荷天子寵靈茲歸寔得吾之私心乎咲曰君子亦顧其私乎懋中曰孝私其親忠私其君人君能私臣之私以成其孝則人臣亦私君之私以効其忠故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遂別去癸卯懋中來京師以父母在留其妻唐孺人侍焉甲辰唐氏卒于家懋中哭曰是重貽吾二人憂也子女呱呱在

明文範卷四十七

二十一

櫛櫛吾安能宴然旅食哉哭輒病復上疏乞養疾詔可歸之二年承惟之餘閑門檢方書閱古圖史而已丁未年復買舟來京師至潞河幼女天慙中哭曰是重貽吾二人憂也哭輒病未幾以六載考績予適視院事考之曰介不忤物而清修之行益彰學不務名而純美之才自見蓋紀實也月餘病復作作輒暈輒吐痰數升不得已予往視之憫中獨坐一室中木榻布被蕭然如寒士予因論治心之法蓋欲其斂神情以制浮陽也無何慙中死矣予往哭之既歛予又往哭之朝縉紳士亦莫不嘖嘖嘆翰林失佳士也計聞禮部君遣其子望道來奔喪且以書丐予文表諸墓上之石予時在奔走未有以應也比予來南銓禮部君

皇明文憲卷四十七

二十二

復遣其子重道來請不置嗚呼予知慙中者其忍復有言哉王氏世居邑北郭之江陰巷高祖曰遜遜生子輝輝生冕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冕生表嘉靖己丑進士以禮部主客郎中致仕表生慙中無錫多豪右獨王氏以善稱於鄉比歲有家僕附商舟入江忽遇賊執而問之為王氏僕也遂舍之曰汝家素善吾安忍害善人僕哉噫嘻君子之行可以化強暴而乃不能庇吾慙中之死也豈天之未定者耶慙中生正德庚午月日卒以嘉靖丁未月日年三十有八母朱氏封安人衡陽尹惟聖女有懿德娶唐氏封孺人永州守有懷女唐生子一曰弘化女二長許聘進士蔡某子次天側室陸氏生子一尚幼以戊申年月日與唐孺人

合葬于某鄉前王村之原嗚呼先民有言遠跡頓於促路長筭屈於短日吾於慙中其曷為弗悲然慙中無死之行而竟死焉則其死也可哀矣視碌碌以生者何如哉

外史張公墓碑銘

姚綬

嗚呼此句曲外史貞居先生張公墓也南屏之右西湖之陽梁頴王鈞潤度靈石路披篠樹鳴帶煙霞石室藏書碑文紀事其形雖逝其神則存翰墨在人文章垂世儼然生氣之張皇警欬無聲周旋滅影穆若大虛而示寂開元精舍久無繼續之賢句曲貞居全乏訪求之彥遂使墓門荒翳兆趾崩奔松栢摧薪莫設時樵之禁身世何物曾罹夜客之侵痛茲劍躍雷津慨爾研離玉匣既往何咎將來可

皇明文憲卷四十七

二十三

圖曠世而默契予心尚友而景行前哲爰合佳士聿來嗣人即冢土以增崇求體魄之綏靜其灌其樹于以植夫美材有紀有堂于以開夫幽隧不有伐石將安載詳是欲喚起令威再返遼東之白鶴招還曼倩同瞻雲外之青鸞第恐紫極高栖罔由下邁自謂黃中密邇端冀旁臨先作傳以述夫始終翠珉是托復贅銘以紀夫歲月彤管庸書銘曰於厥張公天兩伯雨是名是字蚤曰貞居晚曰外史厥號不一幻仙亦爾文章闢古鑒鑒齒齒書法俊逸不豈以止樂道忘我人莫之訾相靈石潤爰墓於此有峯而巖有水而駛喬喬者林盈盈者芷迥絕風塵攸驅虎兕以嚴為高以雲為峙朝烟夕霏紆青委紫時遠世異毋怪頽圯畢

增修之屬後來士於厥張公克具衆美周聘之學洞究玄旨獨立羽化匪忽焉死光華居天漢之族誦子銘者式味妙理矧嗣教人其不興起薦溪之毛挹齊之醴公恒貴斯以陟降只

春坊贊善大夫恩菴李公墓碑銘

王尚綱

公諱希顏姓李氏號愚菴本夾谷隱士也學源伊洛遙出東魯去尚綱百年于茲慨生也晚願垂几杖嘗聞之父老云公性行峻茂貫醇群籍太祖高皇帝用薦手書徵之南畿擇為諸王子師今分建十王者是已教法嚴數難諸王子有弗若教者或擊額以管帝撫而怒仁孝高皇后問故曰惡有以克舜訓爾子顧怒之邪帝威用零立朝風節

不聖明文範卷四十七

二十四

歸然傳聞海宇授左春坊贊善大夫已而太宗北歸公歸舊隱矣道窮根抵期於力行得意則容與謳歌立論首忠孝遇事以仁義夾谷孔子廟嘗授教生徒優游耕讀落魄頽頽時或陶情以酒或資以穰祈蓄然有操築鼓刀之風感時懷憤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驕輿訪公途遇一老枕袋側卧前驅就之乃先生也遂與班荆傾囊以別首戴箬笠身著緋袍時臨盛會客朝之曰戴者本質着者君賜也架篋莫周鄉井罔識時惟先太僕王公亞卿張公乃翁獨從公游見各翁墓碑學諭李君嘗邀為諸生開講公訖以詩謝之先君尚識其半懷篤信守度孤介寡合卒落笑以死墓合塔亭保八畝地生卒歲月茫亡從考國初撫

給戶部告身雖賦役嗣後官司罔恤二子流落宛鄆田廬就墟祠墓荒蕪官逼耕犁寢有歲年乃下無所舉而上焉弗詢觀風吊古心茲名教者其可歎已平生著述諫草詩文散逸所及見者大學中庸心法張公嘗刻之陝藩歲久並毀予膺士祖良佐將抄本幸存先君携之漢中每經更定命綱識之一統郡邑志畧可徵云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非道之無傳人心之不明也使人皆知之則聖賢可以無言安有所謂心法云也軻慕子思子思慕孔子得諸意象曰傳與授凡以理在人心者同爾綱茲覩焉去先君輟復二紀顧惟冲年蠢蠢犬馬踐齒往蕻四十使旦夕填委溝壑則百世之下鍾靈毓秀聞風興慕者往孰以傳來孰

不聖明文範卷之四十七

二十五

以據綱罪孰與辭哉乃相與求公之墓祠之謹再拜刻銘曰孰用非義卓彼西山孰悟非愚陋巷如顏忠孝必用湘水其先義兮必舉介阜胡然義贊太公賢歸尼父扼姤膏屯匪今伊古席珍罔傳渾璞罔售粵言與行厥迹可究乃迹孔嘉求孰釋女乃恩孔渥抑孰其所拜公斯名釋公斯號聲跡寥廓貽子至教維名伊何去階而天維教伊何乘波而淵不同者世繫同者心世遠心邇無絃有琴孰云夾谷而隱斯文山崩谷壞此墓常存庶頑昭顯庶格其神掃松祭菜曉爾後人

鳳陽縣尹少川先生墓碑

王健

嘉靖十九年八月甲戌文林郎鳳陽縣尹少川先生卒于

官其子欽奔柩以是年十二月甲申歸葬有廟杏山原越明年其友人鶴泉生王健以使事便道過家將哭于墓會其兄六安學正勝致其教事歸率欽以狀來徵墓銘曰我弟固雅善子敢以銘請碑曰少川先生姓朱氏名映字公甫溫之永嘉人也其先自高祖諱必諱而土世居邑琿溪曾祖諱良暹舉宣德庚戌進士歷御史按察副使既貴始遷居郡城於是郡城有朱氏然人仍稱琿溪朱氏云祖諱宗裕父諱道重配柯川陳氏以弘治二年十一月丁丑生先生先生自幼穎異不類常兒書過目多能成誦父奇之稍長使從六安君受詩數歲學乃大進斌斌與六安齊稱邑庠矣正德已卯同應浙江鄉試是時人士之望類先歸

金明文錄卷之四十七

二十六

六安君即先生亦自歸六安君及揭曉乃六安君顧不第先生顧第故後先生六上春官不第不自謂屈抑顧獨謂屈抑六安君嘻吁太息終其身云嘉靖戊戌先生以母老謁選始拜鳳陽之命居鳳陽二載而病勞瘵已又病痢無何竟卒年五十有二配安溪杜氏子男二長即欽娶洋頭吳氏次銓聘起鳳王氏女二長適邑庠生鄭邦佐次適瑞安童春榮初先生為諸生雖力殫於學性素疏暢不甚樂檢束既領鄉薦遠督責遂自適於清畦綠澗鶴泉生嘗謂之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共惜之少川獨奈何以不羈之軀而自疏薄乃爾也且此豈儒者所宜哉先生直視不答良久驟然而笑曰王生王生何儒之拘乎夫人在天

壤間其奄忽譬若颶塵也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將復還於造化余年騷騷乎餘四十不以是乘時取樂則何待矣聞之曰識曲聽真觀顏希令人生大好存焉今世之沾沾不敢稍蓄意者直護名而強室力制豈固其天性然耶鶴泉生曰以子所見吾姑未暇深論也子業有民社寄他日上之所臨下之所仰而是之為故可乎先生曰時有開劇勢有拘放使余而受一命也將改而駕法軌由正途何物聲色而能固我哉鶴泉生不荅比拜命將之任也鶴泉生已舉進士從諸鄉大夫餞之郊酒罷從容曰少川得無忘向者之言乎先生起而脩容曰安敢忘之乃吾今始知所補過耳遂別去是後清操敏才政聲傳京師日籍甚蓋當道

金明文錄卷之四十七

二十七

方議薦擢而計者至矣惜哉鶴泉生曰余之使吳也道中郡之墟其父老蓋為余言朱令在日目不視羅穀耳不聆絲竹日食僅一蔬五鼓起視事疊疊迨晏未休自吾東髮觀令未有若茲令良者余為之泣數行下蓋傷其善變而天不假之壽也夫人能無問顯耀隱淪棄穢於樵壯好脩以為常善乎不容以議為矣乃若平居家食蠅趨尺步自處以端人壯士間聞談古循良踴躍動色曰吾異時必為一良有司乃一旦入仕籍左右奔走種種如意靡然無復初志始素終縉先立後墮蘭芷不芳荃蕙為茅若此者視先生得失何如哉故余不能不重傷之也欽曰吾父病且卒也囊空無以為棺太守邵公元吉即捐俸使棺既卒棺

無所歸巡撫都御史周公金巡按御史石公永即移文各
建長夫四名使歸既歸士民請奉入名宦祠屯田御史楊
公逢春適蒞其地即又從其請使祠而臨淮尹劉公士達
諭知善節情禮允備悲之猶兄弟撫欽猶撫子也於戲此
以見人心之良一有善行而感動上下者如此然先生則
不可謂襲而取者先生於父母盡孝於兄盡悌宗族盡睦
朋友盡信大節卓然而有可觀其所以終致悔心之萌獲
其旋之吉以有本之者故也或乃疑其飾行希名特以為
超捷倖躡之地如世恒情為者殆非然焉余聞方病劇時
自分以必死矣至於官事纖鉅猶兢兢日綜理周悉此何
以為哉故吾謂論先生者尚究其所本勿淺之窺視云其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七

二十一

銘曰仕不必卿相要之勿負行不必賢哲要之无咎壽不
必期願要之不朽嗟乎先生而反而真而既遷而善既成
而名籍是以面先世焜焜有餘榮矣假而不原筮以歸于
貞即使都大官登長錄所謂以遇合仕期年耆者沒世而
無稱斯不亦忝所生耶嗟乎先生吾知君含笑於冥冥也
母以母在堂而連蹇迴遑伯氏率乃二子森其在旁日欣
欣樂康而安而藏杏山之原虎龍低昂又有鬼神以呵護
不祥無疆哉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八

墓誌銘

高節先生墓誌銘

楊維禎

先生諱侶字君友姓嚴氏子陵三十五世孫也嚴本莊姓
以漢明帝諱易之子陵以高名著史冊耕富春山釣桐水
年八十終娶梅氏生西京壽春尉福福生茂茂生隆隆生
卓由是而降踰唐歷宋衍為四家甲家傳格為先生曾王
大父潤王大父自中考也俱不仕先生生而有奇氣讀書
不為覓舉計從學鄉先生漢英賈公賈公得於復齋趙公
趙公得於潛室陳公陳公親受於晦菴朱子此其淵源也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八

貴官至釣臺必訪先生初之仕則曰漢雲臺諸將仕非不
赫赫今子姓無聞吾鼻祖去之一千三百有餘年而高風
遠韻與富山桐水相為峙流士奚必以仕而貴哉其不敏
願為嚴陵賢子孫足矣居家教授生徒有累糧自甌越來
者宋相文山氏客謝翱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
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
其意也暮年建沙社為會取悅而有信翱卒無子與社中
友買地臺南塋之築許劭亭憲使廬公摯高其義為之書
嘗遊錢塘偕石塘胡公山村仇公過孤山醉林處士岳鄂
王墓卒有動於中告二人曰某常時如此親必不安亟歸
及門遽有終天之別擗踊氣絕者數四治喪祭一用朱子

禮廬墓三年不稅表不見賓客有白燕巢墳禾事母至孝
母卒哀毀成疾幾不起每至生旦服累縗哀慟踰他時所
居室堂名以高遠取郡守王以記釣臺書院語至順辛未
冬十月晦疾革呼其子淵曰吾年已踰六十不稱天奉祖
祠四十年復土田教養無忝吾死何怨乎囑西田吾已買
諸官死必葬是遂逝越若干年為至正丁亥始克葬賢者
故事有易名門人黃廷玉等私謚曰高節復請諸郡守祠
于祖祠西小室娶黃氏宋榜眼進士黃蛟曾孫女子一淵
也越十年丁酉予以建德理官過釣臺淵從子謁祖祠遂
登雙臺訪子陵釣迹因酌高節君墓又訪臺南謝奇士塚
予為奇士立阡表明年淵持廷玉所為狀來謁曰謝奇士
表於吾子若有待先子之行應銘法其待如奇士幸吾子
銘之遂銘曰於古風颯乎胡可追千有百禩一畫厥岐不
背厥馳瞻乎不知其後時我銘其人維高有基維高有基
維遠有遺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八

二

故少師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定襄

公墓誌銘

楊士奇

宣德十年正月十有五少師吏部尚書襄公薨于位先
四日以疾聞上遣太監范弘以醫來視賜鈔萬緡明日范
太監以衆醫備求又明日疾革范復來問所欲言對曰陛
下初嗣大寶義獨寡枯不能效分寸裨益然區區犬馬之
誠所望於聖明者惟敬守洪武成憲始終不渝耳言已而

絕計聞上深悼歎屬時國有大事悉停諸祀特賜鈔萬緡
勅工部治喪葬贈公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定遺某官
某賜祭而官其長子英英等奉櫬歸葬有日求余為銘余
與公同朝三十有五年而事 仁宗皇帝自登儲至大位
始終皆陪公公國家老成人所以啟益士奇蓋多不敢辭
襄氏世家重慶之巴縣宋以來多顯仕自公高曾而下始
隱居不出曾祖洎祖妣年氏祖均壽妣雍氏考源斌妣胡
氏繼羅氏以公貴贈曾祖妣考皆榮祿大夫少師吏部尚
書曾祖妣祖妣妣皆夫人公諱義字宜之生而岐嶷長端
重不好弄而嗜學弗懈始從里社師中書左丞殷哲時為
郡守一見異之引充郡學弟子員語其師曰君兒將來遠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八

三

到非吾所及當成就之而公不煩程督日益有進洪武甲
子中四川鄉試明年中禮部會試賜同進士出身擢
中書舍人授徵仕郎見重 太祖高皇帝每前奏事率稱
旨而數見獎賚初名瑒一日奏事畢問汝襄叔之後乎親
灑宸翰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時丁羅夫人憂賜道里費
且命馳驛歸蓋特恩云服闋仍舊職滿三載吏部奏當調
特命終九載朝夕左右凡機密文字必以付公而小心敬
慎久而愈篤建文中陞吏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 太宗
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部尚書授俞善大
夫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復之公從容為上
言損益適時宜間舉其數事陳說本末 文皇帝以公

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公不忘建文者賴上聖明不聽有除授官不得善地訴公不公者上皆斥之永樂二年册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命公為詹事時師傳皆以勲臣兼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蓋元僚也上欲有諭皇太子率論詹事往導意公亦委曲周悉皇太子尤愛公所言靡不信用滿三載陞資德大夫十年車駕巡狩北京命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諸王及遠夷有奏請詣行在餘悉咨聞處分公熟於典故達於政體孜孜無倦不動聲色而事賴以濟賜誥以其官秩封贈三代滿九載賜勅有秉心正直及淳良篤實裨益國家之褒數奉命無禮部事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喪歸上及皇太子皆遣官賜祭皇

不皇明文憲卷之四十八

四

太子贈賻尤厚有詔起復公詣北京謝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送歸南京明年從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隸應天等府州問兵民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升黜之公謂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黜其太甚者數人餘多寬假而兵民利弊當興革者具奏行之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首進少保無吏部尚書二俸俱支賜冠服象笏及主帶二遂進少傅及進少師賜師傳之臣銀筆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公首被賜上諭之曰朕有過舉卿即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公等匡直也繼賜誥授榮祿大夫封贈三代及襲於公數人誥詞上特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

違而或怠所以望公等者甚切也又念公侍從監國勲勞特製忠貞印賜之而賜勅有以善翔君勞心焦思二十餘年夷險一節之褒時脩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脩宣宗皇帝嗣位一切政議屬公數人如仁考之初繼奉命監脩仁宗皇帝實錄書成賜白金文綺鞍馬扈從征庶人高煦還寵賚尤厚復從巡邊既還以公年老不欲煩以有司之務賜勅曰卿事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禮非攸當况師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養倚老成之意繼賜

不皇明文憲卷之四十八

五

銀章一其文曰忠厚寬弘蓋以褒德云賜新第於文明門內寵祿游加吏部言公歷少師九載降勅褒諭仍賜宴禮部是歲生旦賜鈔萬緡廐馬一匹今上嗣大位之日賜白金文綺是夕齊宿於公得疾越五日竟不起享年七十有三公為人沉深質實和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君有誠處人有量無所拂逆未嘗輕涉一語傷物至於議法亦不苟為包含必歸中正歷事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顛躓之憂退朝之暇手不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士奇嘗竊論之魯簡肅之忠實不欺李友正之不為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嗜玩好傳獻簡之遇人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

府公蓋燕有之矣元配劉氏繼張氏皆封夫人子男四長
英次芳次芸次荃英荃皆尚寶司丞孫男四霖霖當露公
墓在巴縣其鄉其原先塋之次銘曰節乎蜀山浩乎蜀川
孕精毓靈挺生偉人溫中穆外履夷蹈素皇明麗天奮躍
自下在帝左右秉恭典誠掌帝之制播告四方進貳天官
謀謨聖罔弗俞四紀在廷三翼升御肅肅師臣秉王之度
一念惟仁永矢不渝寅畏小心保終猶初陰利逮人人則
罔覺惟帝昭明褒詔有數嗚呼忠定維國老成曷不憖遺
翼我聖明生榮死哀死且不朽昭德刊辭永告爾後

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

太皇太后文憲卷之四十八

六

保謚恭簡戴公墓誌銘

李東陽

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既寢疾遺囑其從子兵馬副指揮
生曰不得以卹典累朝廷已而禮部稽典制以聞 上再
賜諭祭令有司治墓事而給驛遣官護歸其喪監察御史
楊儀等數十人以公督學而造士合詞上請特贈太子太
保謚恭簡蓋於禮加隆焉公諱璠字廷珍其先宋錢塘令
士先自婺源徙浮梁祖諱嗣安以子界貴贈陝西布政司
右參議考諱嘉興府學教授皆以公貴累贈南京刑部
尚書公以縣學生舉天順壬午鄉貢甲申登進士第成化
丙戌試四川道監察御史服闋乃授職壬辰督學南畿凡
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有請謁者孫不色拒而終一無所

撓群士帖服無後言戊戌遷陝西按察司副使仍專學政
政如南畿地加廣雖遐陬僻壤未嘗不到脩古聖賢祠廟
或增秩祀典聞民間孝節事亦奏旌其門甲辰擢浙江按
察使令尚清肅丁未遷福建右布政使弘治歲申轉左布
政使勤教養通財賦情法兩當論治體者必歸之己酉擢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為利
公刻日令首罪民所關田多匿稅畧償所費而沒其餘嚴
練兵伍自為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八竹山平利諸縣
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脇從千餘
人事遂定時偉其功辛亥召入為刑部右侍郎乙卯轉左
侍郎嘗會勘刑府不法事皆得實時群疑交訐朝廷是公

皇明文憲卷之四十八

七

歲辛行重典丙辰拜南京刑部尚書獄尤謹庚申復召
為左都御史公益自檢律務持風紀雖書簿之細必極精
數嘗與吏部考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者再 孝宗
皇帝親鞫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所開折天威
頓霽上知公清慎每廷宣面問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
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然者公不覺感
泣上亦為之動容竟前後六上留益力公遣其妻若子先
歸以身待命乙丑 新天子嗣位公不敢輒言去力疾視
事疾再作竟不起卒之日為十二月二十三日距其生正
統丁巳二月七日壽六十九娶夏侯氏累贈夫人繼吳氏
累封夫人子晴國子生公蔭也正德丙寅具夫人揀睛來

扶柩歸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其山之原公德性和粹忠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為物撓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意官守雖尊官高年猶手削章牘展入酉出窮寒暑不變厥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人至今道之不衰所著有松厓稿數卷公在同榜中夙見知厚常謂予曰子必銘我其治命亦屬太子太保閔公以及于予嗚呼是安可負哉乃哭而銘之銘曰昔我孝宗咨訪耆碩公長中臺時聞造膝公秘不洩曰我后之德公簡帝心帝監公直公所執法躬就繩墨其有弗率則惟我職無曰棘棘或爾默然我法弗忒曰我無遺責世有碎玉亦鮮完璧惟公始終有美無擇惟帝嗣位惟父

皇朝文獻卷之四十八

八

臣是武臺評廟議方想爾績古亦有言天壽平格有平若公弗臻極惟所遭值及所樹植令名在茲永耀金石

明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張公墓誌銘

李東陽

嗟乎東白公已矣公姓張氏東白其所自號竟以號行天下皆知有張東白者而今已矣嗟乎公五歲精爽過人書過目成誦其父松亭翁名之曰文魁寧靖王召見令作儼對韻語大加賞歎書元徵二字賜之因易名元徵松亭携入闕觀者塞道公至孝亭拜朱晦翁遺像輒有志所謂道學者松亭謂曰彼儒先易嘗不縣科舉進邪乃入南昌縣為生都御史韓公雍奇之曰此人瑞也復易其名曰元

禎字之曰廷祥天順己卯舉鄉貢庚辰試禮部得詩魁英宗每掄材必無膺幹公貌癯然若不勝衣李文達公特簡為翰林庶吉士劉文安公奉詔授業見其文矍然以驚壬午授編脩考校精覈歲貢士鮮入格者癸未同考禮部得太倉陸欽為省元人始未信後果有大名憲宗即昨上疏請行三年喪復言講學聽治用人厚俗四事預脩實錄書法不苟時同官多不合者成化丁亥謝病歸示無復仕進意名益重從之游者四遠而至藩臬郡縣至者未始不往見見則憮然自失諸言事者累薦起之不果居二十

皇朝文獻卷之四十八

九

年值孝宗即位弘治戊申召修實錄至則以舊勞遷春坊左贊善上勸行王道疏幾萬言入侍經筵己酉考南畿鄉貢卒亥書成遷南京翰林侍講學士癸丑念母老復謝病歸越五年戊午召脩大明會典為副總裁至後遷翰林學士掌院事孝宗隆其名特置日講兼侍東宮講讀數月以母憂去壬戌擢南京太常寺卿癸亥召脩歷代通鑑纂要改太常卿仍兼學士侍日講甲子命掌詹事府事乙丑考會試即奉詔授吉士業一日忽上疏請讀太極圖西銘諸書上亟索內閣得之蓋有意大用未幾而龍馭上賓矣今天子繼統以侍從恩擢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加從二品俸勅為實錄副總裁自是數病病必連月屢上疏乞致仕優詔弗許正德丁卯滿三載未奏十二月晦日卒公少侍父疾籲天請代喪禮尚古事母色養惟赴召時不及

躬歛憾之終身遇二弟有恩嘗建一莊歲置租二百石以
濟族鄰以四百石貸鄉民有司為給帖書籍其於書務博
涉尤好探經傳曠隱多所獨得一時談理學者數人各樹
門戶而公岸然不為下作易詩書春秋要語四書集要太
極圖說要綱目近思錄家語解要皆未脫藁為詩文始務
奇崛勇脫蹊徑晚就平實若出二手然類為人所重莫為
軒輊論議揭揭尤深嫉惡至不可近及再入宦途益寬厚
雖後輩寒士亦與抗禮顧或為貶抑要其中容有所見賢
者之不可測固如此天每艱於生才才者未必用有如公
者豈易得哉張之先出金華宋季有某知隆興府避世南
昌傳十餘世至公祖孟初父仲實皆以公貴贈如公官母
倪淑人生公于正統丁巳二月二日年七十乃卒娶程淑
人生二子采栗女一適西安教諭羅縣狀元應魁子也繼
黃氏孫四女孫若干采奔喪京師卜公塋以卒之又明年
戊辰某月某日請予請銘公亦豈易銘哉顧同官之舊四
十年餘于今矣銘曰木生在山久乃益堅韌致于途蹶萬
牛以顛貢之明堂將棟將梁忽內蠹以傷孰其生之而卒
棄厥良人材實殊公負其有惟厥攸負曰可與大受與不
在天受不在予夫苟不自愧違卹其餘惟文之絕維石之
揭彼利達者疇巧疇拙地靈人傑維鄉邦之哲百世之下
山不泐水不竭茲惟張東白公之穴

侍郎章公墓誌銘

謝鐸

成化癸卯春三月甲寅南京禮部左侍郎樂清章公以疾
卒于家計聞上遣工部進士黃備營葬事賜諭祭焉公之
子南京禮科給事中玄應將以是歲冬十有二月甲申塋
公橫嶼山之原狀公行束連銘於平公立朝大節赫赫在
人耳目銘固不繫于有無獨念鐸之於公仰止焉者非一
日銘固吾黨事也其可以辭始鐸成化初被旨入校先皇
帝實錄見公景泰中論復儲下獄事輒嘆息泣下曰公疏
動萬言而一不之載何以示天下後世亟持以告總裁官
學士劉文安公公曰諸臣奏疏凡留中者例不得書鐸曰
天下事復有大於此者此而不書將奚書公蓋上其事增
入之公慨然曰業已成無益也鐸至今未嘗不以為恨於
乎銘固吾黨事也其可以辭公以正統己未進士為南京
主客生事景泰中擢儀制郎中方是時南城懷愍之變上
于天變公卿百執事無一人敢昌言於廷者公遂極言修
德弭災凡十四事曰畏天戒曰任燮理曰養聖躬曰節幸
遇曰務儉約曰勤論政曰惇孝義曰慎賞罰曰重名爵曰
革巡撫曰擇重臣曰辨異端曰却貢獻曰汰冗官皆譏切
時病傳以古義而於畏天戒惇孝義尤惓惓焉大要以為
臣子之邪佞妾婦之驕妬小人進而君子退夷狄強而中
國弱刑不當罪賞不當功賦役繁重紀綱敗壞凡皆在人
之陰足以勝陽于是垂氣致沴而天變見矣况上皇為天
下之父陛下為上皇之臣上皇以天下授陛下陛下以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八

十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八

十一

天下尊上皇今若是九夫監所在而不容以偽者誠不可不念同氣之親推猶子之義率群臣時見上皇詔沂王復居儲位如此則五倫全備和氣充溢天心自回災異日惟且曰臣非不知逆耳之言出其身必危然臣身輕而朝廷重使朝廷事安則臣身雖死亦無憾矣願入上大略還禁詔獄連五日榜掠無全膚必欲置之死天忽大風雨黃沙四塞獄遂稍緩得不死初御史鍾同亦上言令諸司各陳所以致灾者因以復儲事風禮部老臣縮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公疎方具舊曰我復不言當誰言者遂言之至是乃并逮同明年秋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亦繼公有言詔廷舊八十幾死且并簪公暨同同死獄中天順初首詔釋公檢

金明文範卷之四十八

十三

公疏無所得內臣有能舉以誦者上擊節歎賞即日擢為禮部右侍郎未幾同列有中公者更出為南京禮部上特御文華殿慰遣之以白金文綺發馬尋轉南京吏部先皇帝上賓遺詔嗣君婚禮不得過百日公復極言三年通喪達乎天子今山陵尚新元朔未改諒陰婚配實所未安禮官大臣爭排公賴上聖明不之罪秩滿稍還南京禮部左侍郎以內艱乞致仕許之公平生以天下為己任凡朝政得失生民利病知之未嘗不言言之未嘗不盡方其未歸復儲也嘗陳太平致治十六策以至籌邊圍捕鉅萬萬恤增解額亦屢言之蓋已亡慮數千萬言其始脫詔獄而為禮部也山京以水災告戶部尼不行則特奏得撥租十

之五王府以火災告同列執以例則特請得賜金五百兩蓋其既踣且奮而抗言議論不少挫劘有如此者噫公歷官先後不四十年在南京者恒十之八立朝之日豈十不能一二而其反覆論諫已若是其盛使公坐廟堂立殿陛與天子相可否爭是非則其所以為世道計者當何如耶公初諱為尋改綸字大經本吳姓其先閩人五代時有為閩王太傅曰符鈞之孫貴避亂徙樂清南閩凡幾世諱開宗者仕元為德清典史後章氏因為姓實公之始祖也曾祖諱性不仕祖諱新民父諱文寶皆以公貴累贈南京禮部右侍郎公生永樂癸巳享年七十有一配朱淑人先公九年卒子男三長玄清亦先公卒次玄應以乙未進士

金明文範卷之四十八

十三

至今官次玄會以恩補國子生女一適永嘉縣學生陳汝孫男六女四公自少輒嗜學不事家人生產嘗截枯竹繼晷晝夜誦不休久之出從春官主事黃巖章先生學及為郡學生則又從郡守何公文淵參質疑義既歷官南北聚書幾萬卷自六經子史以至星曆醫卜皆搜抉務達其要以為文之有開世教者莫先告君之詞故平生之文奏議為多而間發為詩亦不事雕琢而自成一家有拙稿困志集進思錄凡若干卷藏于家公性質直坦易與人無貴賤疏戚一咲之間洞見肺腑至其臨大事決大議則凍不可奪自號鸛夫或勸公少貶以徇曰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吾不知也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論立朝大

節未嘗不以公為首稱於乎歲寒乃見松栢我國家承平之治至宣德正統而極極熾而豐小大之臣方仰承德意以將順頌美於不暇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者已絕無而僅有蓋於是得二人焉曰翰林學士李公時勉曰翰林侍講劉公球至於景泰之季而公實繼之公以二聖之恩克保晚節以上婉學士公於無媿故雖不必若鍾公同典侍講公之死然究其所至固非嘗試而幸成者則其於廖莊已益有光矣於乎公固一代之偉人也哉公之群行不止是給事君能文蓋別著之家秉鐸不得而論論其繁天下國家之大者以銘公墓以備國史之缺以明示天下後世亦公之志也銘曰浚恒之凶世具曰非吾寧為激而不以

皇明文憲卷之四十八

十四

隨固乎之裕世具曰是吾寧為罪而不以取我思古人猛虎藜藿孰與重輕發蒙振落我思古人砥柱狂瀾孰與有無摸稜兩端彼何人斯如鬼如域不有君子吁何能國我作銘詩以告萬世紛紛鄙夫敢拜公墓

南安府知府華亭張君墓誌銘

謝鐸

成化丁未夏六月十有三日南安守華亭張君汝弼以疾卒于華亭之故居其子寧海令弘宜將以是歲冬某月某日塋君祖塋之次屬吾台邵守渠公崇禮以狀來請銘於乎予尚忍復銘君也哉始予天順初與君友今亞卿黃君世顯故方伯陳君士賢愈憲林君一中識君於禮部蓋三十年于茲矣慨念嚆昔一代交游稱豪傑士若諸君者固

落落可數子焉下病且不死既銘吾一中又銘士賢而尚忍復銘君也哉君諱弼姓張氏汝弼其字也其先汴人八世祖稱斗山先生者宋南渡始居松江之華亭曾祖庠以易教授鄉里祖子英早世父熊應以睦族稱號村居子用君貴贈兵部主事母胡氏贈安人君少穎異過人既壯以詩經領景泰癸酉鄉薦登成化羅倫榜進士倫以言事忤宰相去國君作詩慷慨送之未幾拜兵部主事轉員外郎已遂有南安之命南安兩廣要衝大山長谷亡命嘯聚為民患者蓋眾君下車悉捕滅之尋慮民之窮而勞役弗息也亟請諸當道者俾均節之且得以食其力于商而摘梁道路之利因亦以時興焉既又毀淫祠百數十區為社學

皇明文憲卷之四十八

十五

凡先哲之嘗蒞茲土者若張九齡李剛劉元城諸公皆特為立祠至周程三先生則既祠而又別立吟風弄月臺以深致景仰蓋於教化風俗之大者其惓惓又如此初君之外補也人咸惜之謂若君者盡留以羽儀明廷以藻繪一代太平之盛治君固不薄淮陽而卒有成績至是始謝病而歸歸之日民蓋相與立生祠焉歸方三年天竟不憖遺以卒距其生洪熙乙巳享年六十有三而已於乎惜哉配王氏封安人子男五長弘正次即弘宜以進士拜今官次弘至邑庠生次弘圭次弘玉次弘金女二李觀顏行已其婿也孫男四性協忻怡女七所著有鶴城天趣清和慶雲諸稿凡若干卷號東海翁又有東海手稿若干卷行于時

蓋君手筆也君以靈藏異稟充之學問老且不倦詩與文
幾成一家草書之妙論者至推為一代冠冕然世之所謂
文人者類近浮薄君獨惇尚行履慨然以風節自持雖論
議間雜諧謔而往往必以理勝故彭都憲風儀嘗論其天
分人品問學政事有如此者而君亦嘗為予戲評其所能
曰人故以書名我公論哉吾自視文為最詩次之書又次
之其他則非吾所敢知也恒相與一咲而罷噫昔人稱趙
孟頫為書畫所掩世莫克盡知其文章與經濟之學然則
君之所以自道者其亦感於斯乎於乎斯文非細故自文
與道離而後世之所謂文人者始為大賈君子之所鄙然
則文豈易能哉故予又即君之文而銘之以見吾人之所
謂文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銘曰東海之東有氣如虹凌
虛厲空人曰此微劍之鋒孰知其下文塚之雄於千萬靈
所鍾鬼護神封後千百年茲其不墜於地耶尚有考乎吾
銘之公

皇明文獻卷之四十八

十七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
謚端毅王公墓誌銘

王整

國家有宿德重望之臣曰王公諱恕字忠貫仕至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年七十八致仕今上即位遣行人即其家存
問而公卒於家年九十有四上為輟視朝一日諭祭者九
仍命工部治墓事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端毅
朝之公卿罔不嗟悼已又羨焉謂公祿位名壽終始俱全

近古所未有也公可謂一代偉人矣王世家陝西三原縣
公生而魁偉高岸音吐如鍾見者異之正統戊辰登進士
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授大理評事歷左寺副出知揚州府
擢江西右布政使轉河南左布政使成化初進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撫南陽荆襄流民丁內艱會荆襄盜起特起復
公征勦遂勅巡撫河南進左副都御史改南京刑部左侍
郎巡視河防又改南京戶部左侍郎所至有異政然猶未
甚為人知也會雲南夷獠為梗改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巡撫其地時鎮守內臣私市外夷誅求無厭人莫敢問公
劾之其下郭英懼而自盡沒其寶石於官并械送其下數
人于京且勸上不寶異物凡花木禽獸寶玩宜一切拒誰

皇明文獻卷之四十八

十七

為朝廷言者俄有旨令致仕公怡然就道孝宗在東宮
則聞公名即位召為吏部尚書旋加太子太保公在吏部
裁抑僥倖褒獎名節難拔滯滯中貴無敢以私干劉文穆
在內閣每有所軒輊公亦不屈守備得琮與南京科道相
訐奏科道多得貶黜琮自如公言官中府中俱為一體陟
罰臧否不宜異同知州劉聚御史李興以忤文穆下獄公
力辯之得減死內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為本司叅議公
言祿出自科目自可遠到而越次超陞恐非所以愛之也
唯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義事乃止時
有建白多謂葉已行矣公言天下事設未得其當雖十易
之不為害若謂已行無及則古之納諫如流者豈皆未行

乎公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上每溫詔留之執政有不悅謂其好名者太醫院判劉文泰因誣奏公公疏辯下文泰獄鞫問事遂白而公求去益力詔允之命乘傳以歸有司給役米既歸日優游園林讀書著述不輟言者每欲起公不果以正德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卒明年月日葬某原公在揚州屢折疑獄歲饑且疫發倉廩給醫藥全活不可勝紀襄陽賊平首帥欲縱兵搜山因公言而止東南大水衆庶咸望公奏蠲歲額公獨持其議以軍國之計重也然所免各郡亦且數十萬而人莫之知舊例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公乃為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

奎南文鑑卷之四十八

十八

稍增之公私便焉公曾祖諱彥成祖唯真考仲智皆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某氏祖妣張氏妣周氏累贈一品夫人公先娶蓋氏繼張氏俱累贈一品夫人文氏封一品夫人子男五承祜都督府經歷承祿義官承祥順天府通判承祿義官承裕吏科給事中女二孫男十三統綬基墊節簡著璫環輜輦與女九曾孫男三安邦安民安國女二公所著有石渠意見四卷拾遺二卷玩易意見一卷詩文十卷歷代諫議錄一百二十卷漕河通志二十卷奏議各十卷銘曰國有正氣曰唯忠義忠義斯存國勢乃尊侃侃王公奮自三原歷事五朝正色危言其言維何別邪與正邪正既分國是斯定逆鱗屢犯犯且

弗傷唯公之誠唯先皇之明帝曰老臣國之耆耇邱典榮名有加於舊公如汲黯逆亂寢謀公如裴度邪佞所仇公雖亡矣神豈云邈上騎箕尾下壯河嶽刻碑詔後唯味之

石田先生墓誌銘

王鏊

有吳隱君子沈姓諱周啓南字而世稱之唯曰石田先生先生世家長洲之相城里曾大父良琛始闢田以大其家大父孟淵考恒吉皆不仕而以文雅稱先生風格潔脩眉目娟秀外標朗潤內蘊精明書過目即能默識凡經傳子史百家山經地志醫方卜筮稗官傳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撮其精華發為詩雄深辨博開闢變化神怪疊

奎南文鑑卷之四十八

十九

出讀者傾耳駭目其體裁初規白傳忽變眉山或蕪放翁而先生所得要自有不凡近者書法涪翁適勁奇傑間作繪事峯巒煙雲波濤花卉鳥獸蟲魚莫不各極其態或草草點綴而意已足成輒自題其上時稱二絕一時名人皆折節內交自部使者郡縣大夫皆見賓禮縉紳東西行過其及後學好事者日造其廬而請焉相城居長洲之東偏其別業各有竹居每黎明門未開舟已塞港矣先生固喜客至則相與譙笑咏歌出古圖書器物揆撫品題酬對終日不厭間以事入城必擇地之僻奧者潛焉好事者已物色之比至則復滿戶外矣先生高致絕人而和易近物販夫牧豎持紙來索不見難色或為屬作求題以售亦樂然

應之數年來近自京師遠至閩浙川廣無不購求其蹟以
為珍玩風流文翰照映一時其亦盛矣先生自景泰間已
有重名汪郡守許欲舉應賢良不果王端毅公巡撫南畿
尤重之延問得失而先生終不及時政曰吾野人也於時
事何知然每聞時政得失則憂喜形于顏面人以是知先
生非忘世者初先生事親色養無違母張夫人以高壽終
先生已八十而孺慕毀瘠杖而後興弟病瘵終年與同卧
起館姪妹撫孤姪皆有恩義尤喜獎掖後進有當其意者
為延譽不已先生娶于陳生子曰雲鴻官崑山縣陰陽訓
術早卒庶子復孫履皆郡學生先生以正德四年八月二
日卒壽八十有三復相履治喪以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八

二十

薨相城西牒字圩之原所著有石田稿石田文抄石田詩
史補忘客坐新聞沈氏交游錄若干卷獨其詩已大行於
時文徵明曰石田之名世莫不知知之深者宜莫如吳文
定公及公聞其潛而掩諸幽則唯公在予諾焉銘曰或隆
之位而慳其受或敘之秩而侈其有較是三者吾其奚取
嗟嗟石翁掇衆遺棄餐為輝煌震驚一世彼榮而庸磨滅
皆是相城之墟湖水云云於戲邈矣我懷其人

自撰墓誌銘

劉忠

野亭字司直別號野亭其世係姓氏里族載於先少傳公
銘誌中茲不具野亭年二十三舉河南成化甲午鄉薦二
十七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除編修纂修憲廟實錄成

陞侍講九載陞侍讀學士乙丑今上即位以春宮講讀恩
陞學士明年陞南京禮部左侍郎未旬日陞本部尚書丁
卯轉南京吏部尚書尋被召改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掌詹事府事入內閣專掌誥勅是年秋九月仍以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政尋晉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
大學士尚書如故十月以病老具疏請休退未允自是疏
七八上皆荷溫旨勉留辛未春省墓歸歸未幾再求休退
乃俞允仍賜勅并月給米五石歲撥輿夫八名廕子元嗣
為中書舍人時年六十也歸之日有先公敝屋數楹城之
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餘株繼又於居舍後
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八

二十三

輿登野或張席命舟徜徉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
賜餘則歲分十之三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元嗣
論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葬祭謚贈勿干名筆為誄
文詩輓有一於是吾不汝子矣文成或者乃曰公筮仕幾
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為不書蓋子雖以文
翰著銜其所職則啓沃輔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子於
是無一能効焉書之徒以自貽愧也公孤孑窮階而居之若
不能一日安者蓋予性峭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為顯明之
資又乏低昂以為植立之地不即去則罪日大愧日集士
夫清議并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雖杜門謝
客然猶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若未能絕

於世者蓋遵從之樂所以章君上之賜周恤之惠所以修君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不敢有卹典文誅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虛名此予平日所深耻者今若是使子昭昭累士夫之餘議實真為地下之愧魄矣尚幸有不死可持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焉耳今附諸石者俾來世子孫皆當嘆予不負以副其所無負者野亭配王氏同邑知縣覽女貞順柔則內範嚴整於女紅之事尤精巧初封孺人夫人今晉封一品夫人生景泰甲戌八月二十六日今年六十五歲黃氏生女二長王出適醫官姚鏡次黃出適生員尹郊俱蚤寡子一即元嗣亦黃出孫男文孫女恩孫梅孫俱幼野亭生景泰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八

三十二

壬申八月十五日誌成於正德戊寅九月十五日時年六十有七也沒之日久近未可卜元嗣續當鏡諸銘詞之末銘曰嗚呼野亭胡為而生胡為而仕胡為而歸胡為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盡皇明之介祉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還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為野亭嗤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為野亭嗟者曰乃爾乃爾

戶部尚書忠定韓公墓誌銘

楊一清

嘉靖丙戌二月十五日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韓公以疾卒於家有司以聞上若曰是惟先朝耆舊清修忠亮重一重一時其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諡忠定賜誥命諭祭九

增有司給付棺木喪儀冥器為營墓域皆特恩也公諱文字貫道別號質庵姓韓氏成化間舉丙戌進士授工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出為湖廣布政司右叅議轉左叅議擢山東左叅政弘治間擢雲南左布政使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督理軍務改巡撫河南召拜戶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尋擢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召拜戶部尚書正德改元時賊瑾恃從龍舊恩竊持機柄威福自恣勢焰薰灼士大夫側足立道路以目莫敢誦言其非公倡于諸公卿科道云若是不已將危及廟社乃合辭抗章暴其罪狀請置之法以安人心武皇始而覺悟既乃為群姦所惑置之弗問瑾由是益橫乃矯詔降公職級致仕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八

三十三

又矯令落職閑住瑾伏誅以廷薦得復舊官致仕今上嗣登大寶賜勅遣官存問特加太子太保階光祿大夫勲柱國有司月給米四石歲給輿隸六人且賜之誥命贈其先世悉如其官廕一孫為光祿寺署丞嗚呼公之所以得於天得於君者可謂至矣墓宜有銘其子陝西叅政士奇以請于予予與公少聯官給舍雅相好中雖南北執掌相見必歡洽謝事後通問訊不絕士奇及其昆弟又予提學所造士銘固當予屬然以公平生政績甚多而晚年抗疏誅瑾一節九卓犖奇偉故先書其大者如此乃按都憲張公汝霖所著狀而銘之公上世出相州宋魏公之裔七世祖諱永避金亂徙山西之洪洞因占籍焉曾祖諱昌祖諱淵

父諱肅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曾祖妣李妣吉氏皆累贈一品夫人公生時吉夫人夢紫衣人語之曰吾送文路公與爾父因以文名公少文思溢發領成化乙酉鄉薦以登進士其為給事持節請韓藩行冊封禮贈遺一無所受嘗與同官會劾總制憲臣要功起邊釁及薦起前吏部尚書曹南李公兵部尚書河漣王公辭涉近倖憲皇怒幾不免勘理邊帥諸不法事酌情與法輿論稱平吏部屢薦為都給事中為忌者所沮竟以九載滿考始得遷官外藩其為叅議提督武當山無撫流民敬神恤民一剏宿弊禁鎮守中貴侵漁節省浮費以其美餘易穀萬餘石備賑改理司事分守襄南平稅理冤勘處夷情聲望日起叅議以右轉左蓋昔所無亦忌者沮之耳其在雲南雪冤疏滯尤多為湖廣巡撫會征貴苗接濟軍諸底於成功被勅獎諭武昌諸郡歲荒上疏乞蠲租停稅民稍解倒懸移撫河南懷孟以北旱饑民多流徙檄令所司發銀分賑多所存活民方東作牛種無所於出公令官措而給之是歲大熟民乃安守備武臣有不律者按而治之群屬凜凜其為戶侍佐尚書太原周公清冗食革費緣比遷吏侍署部篆久之采資望用人藻鑑精當南京叅贊尚書缺人僉謂非公不可至則留務一新屬歲饑米價騰踊死者相枕籍公咨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人急度支以未得命為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

安能忍死以待即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釋往者留都事惟內守備令是聽公多所裁定上下稱便焉孝廟亮其公勤故有地卿之命屢辭不獲嘗召見諭以益法積弊欲議處釐革以充邊餉陳六事指摘弊端甚剏切孝廟嘉納行之於是數十年積弊大蠹除殆盡屬時大婚大喪相繼西北邊情告急命將出師經費不貲又值更化之初賞賚所費不可勝紀公悉心經畫至忘寢食供應罔缺追究羽流幻妄之徒所盜內帑錢物裁抑戚畹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舉正窩占引盜乞討織造督事干權倖怨讐叢集人為公危之公裕如也武皇登極命侍經筵親耕籍田與九推之列賜白金文綺寶纓卒太學釋奠先師孔子預分獻禮吏部尚書缺言官交薦公又為忌者所沮蓋未幾而伏闕之章上奇禍作矣時其長子士聰為高唐知州士奇刑部主事瑾皆勒令除名瑾內銜未已乃摺摘部曹遺失簿籍舊事械繫至京下詔獄考訊欲置之死公與司馬東山劉公同在囹圄倡和自若八服二公雅量理官狀上仍矯旨罰粟一千石監押赴大同親納續以他事數次罰粟二千餘石自是業產蕩然無稱貸以給公亦不以為意越二載罪人伏辜詔還職級并士聰士奇俱得致仕兩京言官交薦公才望氣節足勝大任不報子在吏部數薦之亦不果比國是既定公論大明而公年逾八十老且病不任事矣公雖不出而璽書詰命

先後疊降所以尊崇褒勵之者近歲所無天下想望其風
采有裴晉公韓魏公之風焉而天不界之上壽遽爾終
是可惜也公素少疾家居好吟詠老尤能作楷行細字已
知忽感風疾左手足不能舉延醫問藥竟未收全功又越
八年而卒卒之前二日雷電大作屬壙之辰烈風四起天
宇晦冥平者如市皆哭盡哀中外縉紳聞訃俱痛惜不已
公家居行義可述者甚多鄉里化之惟恐惡聲入其耳平
生有質庵奏議歸田錄若干卷行於世原配張贈一品夫
人蚤卒獨居三十年恒念糟糠不再娶距生正統辛酉九
月二十六日壽八十有六子三長即士聰起鄉薦次即參
政君才諳行業方嚮用於時次士賢起鄉薦歷官開封府

卷之四十八

二十六

同知以公老乞侍養進階兩淮運司同知致仕孫男七長
廷彥以廕補國子生授光祿寺典簿次廷臣中壬午鄉試
次廷瑞即受蔭光祿署丞者次廷采國子生次廷偉登丙
戌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次廷諫廷選習舉業孫女四長
適國子生郭璠次適李旦張元憲都憲之子一尚幼曾孫
五景休景維景愈景復景倬曾孫女三諸子卜以卒之年
月日墓于邑東大錫溝之原新阡子因憶國朝文臣謚忠
定者惟少師蹇公一人蹇公重厚博大有當代名臣公德
量榮典之同而得位行志則未若蹇公之顯且久也至論
其嫉惡之嚴任事之勇蹇公之在當時恐亦無能勝之哉
是宜銘銘曰河山孕靈希世之奇奮其六翮乘風以飛周

覽八極止于帝遠以邈所施亦昌其辭奇利于國死生以
之有姦作孽太阿倒持請借尚方誅以徇之我躬弗恤矣
以官為不死者天完名而歸帝有錫命尊之養之胡然而
逝以莫不悲以終視始公不怛恹有歸新阡其藏在此後
千百年懷之惻之

明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見素林公墓誌銘

楊一清

今皇帝嗣位之初勅召致仕都察院右都御史見素林公
於其家舉以廷薦陞工部尚書公具疏辭溫詔褒答不允
又與推吏部尚書不果嘉靖壬午春正月公強就道既而
以刑部尚書途間又上疏辭再荷溫旨不允且趣其來以

卷之四十八

二十七

五月四日入京陛見上注視久之朝紳皆動色相慶曰
見素先生來矣立朝僅十四閱月疏乞歸輒荷慰留且遣
鴻臚諭意特免朝參在部治事公甫出又辭疏凡八上情
益迫上重違其志從之加賜寶書俾乘傳以歸有司月
給公廩三石歲給人夫四名供役使命有司歲時存問公
以聖恩過重又上疏辭不允癸未八月陞辭賜酒饌實錄
以行大夫士留之不得設祖餞之都門外至傾朝省相顧
慨歎曰見素先生歸矣家居踰年得末疾具疏預辭身後
卹典且及時政薦名臣數人以助輔德士大夫每遇甫人
輒問公眠食起居卜其安否為世重輕越三年丁亥疾且
革草遺奏勸上勤學親賢主人圖政保養聖躬著衍皇儲

及再辭郵典遣其仲子適上之比屬續呼伯子達授遺書曰吾薨雲莊所費不過四五十金母煩官府毋絕續強作聲曰聖躬曰皇儲不及他事遂卒是年四月六日也計聞於朝縉紳交相悼惜曰見素先生亡矣達以書授適告哀於予曰先子海內之交今惟我公一人身後之托匪公曷賴予因憶弘治壬戌與公同官留都嘗謂予曰我二人後死者當為銘誌言無食子謹識之嗚呼孰知果踐斯言於二十六年之後哉公俊名待用字見素其號世為莆人出唐九牧邵州刺史蘊後國朝有為寧國教諭者諱圭稱耆儒公高祖也曾祖諱豫祖諱宗號敬齋為楊州教授亦名師儒父諱元旭號鞠莊母黃氏以公貴祖若父俱累贈工

皇明文憲卷之四十八

主八

部尚書祖母母俱累贈夫人公生秀朗比就外傳穎敏異常兒年十六即善屬詞岳蒙泉先生時為莆守甚加賞識年十七祖病劇祖母欲為之娶辭弗肯明年祖母復病強之娶以祖未大祥固辭不肯君子已知其志向之不凡矣補郡庠生游心理學業專尚書而他經亦多誦習學古文辭科舉業若不屑為意成化丁酉舉於鄉戊戌連得進士西涯李文正公見其所著作語人曰是他日當以文名世者授刑部主事遷署員外郎明習刑書執法不苟而卒歸於平恕陳白沙先生以薦至京公日與講學大有所得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方以秘術進得被殊養養內帑銀數十萬營建大鎮國永昌寺公上疏極論之請斬繼曉而黜

方言甚激烈 憲廟怒不可測公自分必死料理家事得罪於闕下尋下詔獄加刑對益厲後府經歷張轍上疏論救併下獄謫遠方得姚州判官散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嚙不敢作一語由是公二人直聲振海內人比之鳳鳴朝陽云三原王端毅公在留都號乞還之以勵忠會元日星變 憲廟感悟敘復南部丁未 孝宗踐祚廷臣交薦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爭以金泥其面公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霄損稼公與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逋負毀邊方諸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官撤其材新之城

皇明文憲卷之四十八

二十九

趙州以所得盜贖銀四千餘兩為工作費城完民不擾暴客遂戢民為立生祠事之上官奪印相繼殺公開誠諭之多感懼送印出不煩兵遠近諸夷憚其威信莫敢不服弘治辛亥用薦擢按察使調湖廣風儀整肅屬吏歛不敢犯禁止私饋有忌之者久弗調吏部擬為延緩巡撫江西陝西左右布政皆不報公乃上疏陳時政且引疾乞休不待報徑歸時年四十五已而言官交章論薦起為廣東右布政使辭不赴庚申起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巡江兼理操江至南京再疏乞歸不許時江防頗弛公悉心經營多所釐正正身率物與張簡肅公並名清約都人化之有唐楊綰之風焉陝西地震水湧公疏援古今徵應

指斥時忌又疏乞錄正人以端國本時武廟在東宮謂
宜預教因薦謝方石儲靜夫揚方震諸賢堪任輔導廷議
屢推戶禮二部侍郎皆不果壬戌江西盜起言者以守臣
不職勅遣公往巡視公至榜示盜許自新抵新昌親入賊
巢巢首王五率眾出營擒四十餘賊自効凡有名首賊出
片紙指示巨姓悉擒之餘孽稍稍解散改巡撫更定要約
處後糧均徭役庶務一新又建義倉義學義塚以阜俗減
寧品祿糧價值以裕民論府殿易琉璃瓦之非至引莊公
叔段吳王凡杖為言時寧濠雖橫未有逆萌公每裁抑之
或疑其過卒乃服過歷所至問民疾苦脩周元公狄梁公
二祠丁母方夫人憂歸守制武宗嗣位兩京言官交章

金南文苑卷之四十八

三十一

論為得首凡用吏部屢奏為右都御史南北直隸巡撫南
北兵刑二部侍郎皆報罷江西士夫群疏於朝乞還公乃
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公疏力辭俄丁鞠莊公憂瑾竊柄蓄
逆縉紳多被奇禍公憂之忽有召命尋改巡撫湖廣又改
四川藍鄙之寇方劇公陳師鞠旅頒軍令數事將致賊而
撫之忽報賊將攻保寧已縣即取道救之猝遇賊於華隴
單輿直抵其巢宣朝廷德意示以福禍賊頓首伏地公曰
吾撫汝賊雖拜而謝約日請降既而淫雨溪溢賊失期疑
門遂分黨將譚陽州縣要害川兵脆不能支公取將領等
命斬以徇既而貸之諸軍股栗皆願立功自贖於是何定
者先發諸軍併力擒斬盡之自是連戰皆捷賊眾披靡人

金南文苑卷之四十八

三十一

畜死者枕籍溪溝渠魁多授首捷聞降勅獎勵時兩川所
在皆賊眾四十餘萬公督兵追勦凡戰皆捷擒斬動數千
級俘獲無算已而江津賊曹甫復起公聞報馳赴辛未元
日乘賊醉無備乃夜半蓐食銜枚而往圍而燒之遂斬曹
賊前後所得賊級又千數百人藍鄙餘寇復熾公督兵追
勦賊勢窮蹙撫然猶狐疑計緩我師總制尚書洪公誘其
渠帥四十八人執之捷聞降勅獎勵晉公右都御史賜白
金文幣公辭陞賞不允江津餘寇方四等收合數萬人來
攻江津公追逐大敗之擒斬尤多捷聞復被銀幣之賜初
播州土官楊友與其兄愛爭襲已奏革其宣撫職既乃以
萬金賂瑾求復公言亂階不可啓宣撫不宜復忤瑾意會
瑾誅乃得無事公又奏瑾雖誅權猶在近倖安知後無復
瑾者乃請朝廷擇取宗室育之宮中召用先朝舊臣劉健
謝遷林瀚王鏊韓文以脩復舊政意指斥新用事者屬公
請致仕忌者謂盜已衰易與耳即可其請命下朝論大駭
科道乞留不果公歸蜀人號哭追送之未幾而兩川之寇
復作矣癸酉甲戌予在吏部奏起公連薦南北掌院事及
兵部尚書皆不果已知寧庶人反科道又交薦公未用辛
巳公年七十上在藩邸久知其名故首被召用未入覲上
疏乞親近儒臣與相可否以臻至治且言自古人君未有
不親君子而能成治者又言新詔之革所謂壞極而不得
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或稱不便圖有變更不知一革變

則諸革盡變未宜壞天下公議時近倖寢有用事者故疏
及之既蒞任命侍經筵會罷講公疏言學貴緝熙禹惜
分陰且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念易開正言易入不
宜輒罷是時寺觀齋醮漸廣疏關異端省不經之費畿輔
役多民困富室盡投陵戶免役公奏處陵戶以定事體近
倖家人私買貨物未報忽內批貨給主公請究請託及
營教者得旨仍沒官內監奏補匠役公謂啓累階亂不可
從皆人所難言者內侍某寵擅一時其私人某犯法御史
併劾某事下刑部黃緣內降取付詔獄公執奏不遣有旨
仍付詔獄公言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
廢法上尋悟不深究公立朝抹正甚多而此舉士論尤快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八

三十二

之在仕途屢起屢罷雅志林壑不繫心得喪官皆不及
考閑居不忘憂國聞朝廷進一善人行一善事則喜否則
感然不樂過歲早率先請禱後廩蠲賦消弭寇患皆指授
所司為之或不便於民輒以直告鄉人有直曲不能平者
得其一言無不婉感去性儉約在官一介不苟取茹淡服
疏蕭然若寒士深厭末俗侈靡欲以身為鄉邦表率至義
所當舉又畧無靳惜鄉鄰貧不能存者歲給以粟喪助之
棺衾婚嫁助之財率以為常而暮功之親尤篤御家嚴整
事父母曲盡孝誠治喪與祭一循家禮鞠莊所遺推與諸
弟一弟無子家獨裕公不與子以姪後之人以為難葺上
世墳墓而九牧之墓皆費尤多擇地重建邵州忠烈祠割

所以供族祀為鄉先賢脩祠立後尤好接引海內名流後
進之士極力獎與多成大名書非正不讀作文上溯先秦
追韓歐遺軌而本之六經一出於正詩宗唐杜晚乃出入
黃山谷陳無已間初視之若有隱避語久而咀嚙悠然有
餘味焉碑板流播通四方求者日接踵于門有見素詩集
文集各若干卷梓行于世配方氏累封夫人子三人長即
達起進士累官南京吏部郎中志行克肖人比諸范純仁
次適次適郡庠生皆文而向正不忝父風男孫及南及人
及祖及士女十人公之生景泰壬申二月十日得壽七十
有六墓在某山其墓以某日事狀出兵部侍郎山齋鄭君
岳詳且核撫而書之如此所未及者著之銘銘曰何物浮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八

三十三

屠蠹我民憂禍水浸淫孰障而支廬居火書公唐退之川
人恃險習亂成性招莫我馴兵之不靖活我廼我公宋忠
定割切百奏丹青炳如一夫不獲罪實在予宋范希文唐
陸敬輿不苟為同不矯為異無人與我惟求其是忠信所
孚斯人諒只友澆而淳植懦以起後死有託謂我知已大
書特書國有信史

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謚文恪月湖先生

楊公墓誌銘

羅欽順

國朝士夫留心理學者蓋往往有之以余所聞若河津薛
文清公崇仁吳聘君安仁胡敬齋所見若蘭谿章文懿公
晉江蔡虛齋豐城楊文恪公則君子之論皆無間然者也

文恪公之學開端用力得之其父復菴先生復菴師胡先生九韶胡之師即聘君也淵源固有所自若夫旁搜博取窮深反約則公所自得為多其平居之應酬立朝之議論篇章之著述政事之敷施大抵自其學術中出可謂名實相副者矣乃今已矣公諱庶字方震號月湖一號畏軒姓楊氏世家豐城邑中曾祖諱德義祖諱行素父諱崇仕終永州知府復菴其號也以公貴祖父俱贈南京禮部尚書祖妣某氏妣劉氏俱贈夫人公自幼穎悟過人成化丁酉以邑庠生中鄉試第一丁未會試第三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移疾家居庚戌授南京戶科給事中丙辰內艱服闋改刑科戊午以便養請改南京兵科初管後

皇南文範卷之四十八

三十四

湖黃冊即奏行清查法請與戶部委官各行回報以相參對由是所查戶籍無弗實著兵部議騰洪武永樂年間冊公奏言年遠冊或不完善之天下茲且日滋非便然遠年之冊誠戶籍根源宜添造冊庫稀架薄堆以便揭查晒瞭從之公志切匡時以經筵講學為出治之本疏每上必懇懇致意嘗因地震劾奏用事大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戡宜備日講講讀書宜用大學衍義時論建之吏部尚書王恕被讒力言公卿中不可無恕所宜優禮請斥遠讒邪無為所惑楊茂元盛應期因事獲譴亟奏乞敘復他所論薦如周瑛周孟中王鴻儒張吉王雲鳳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等皆有時名屢上時政便宜凡十數

皇南文範卷之四十八

三十五

事又兩因邊鎮有警陳言備禦數事朝廷採用幾盡又嘗論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右漢唐諸儒又因闕里重新請更立木主以革夷教未用識者惜之庚申陞南京光祿少卿嘗入賀千秋節陳言輔導元良其說尤備間考測藩鄉試得士為多丁卯陞南京太僕少卿俄遭外艱服除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前此軍民投狀或寢不行公謂政主於通不宜任情行止悉分送所司仍存其底備考壬申冬陞順天府尹屬醜虜犯邊命將出師者再所須車輛約費銀數十兩公以水旱連年根本宜慮力言於兵部移大興運所餘銀以給之仍奏免派補又奏免夏稅一萬五千餘石又令農民改撥者量入貲為賑濟備民甚賴之慮各屬巧取民財每歲辦創作底簿具載其都數撒數使上下通曉無能為弊凡徵稅則例鄉飲儀節悉加裁定遇鄉會二試所需悉從官給盡革和買借辦之擾府收例銀前後幾二十萬公立法簡而有制類解既便且絕侵欺昌平縣以歲辦不前奏准陞州請轄密雲順義懷柔三縣三縣復奏不堪事下公議乃均車輛十之六於三縣使州無偏重釐各官馬夫銀於均徭使不得多取定陵戶貧富撥補之法使不得影射皆著為令公名素高人或疑其用及是見其施設優裕計皆經久相與信服翕然乙亥春陞南京禮部右侍郎疏論交脩論廟祀論巡遊語皆切至駕臨舊都即奏言臣僚冠服當如朝儀又請謁太廟皆得俞旨今

上登極用廷薦陞尚書首進大學衍義節畧有旨褒答又
申論大禮以堅上意諸卿佐皆附名焉前後凡八疏乞休
癸未春求去益力上察其情詞懇切特允所請賜勅給驛
月廩輿夫皆從優典公歸則取勅中語扁其堂曰願保杜
門却掃緇紳益歸重焉乙酉三月十三日以疾卒于正寢
其生景泰壬申八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巡撫都御史
陳公洪謨以聞上嗟悼贈太子少保謚文恪遣官諭祭者
再并治塋域以丙戌十二月二十二日葬邑東銅湖之原
東向公配贈夫人陳氏前卒至是遷祔子男三長畋邑庠
生次攸峽州判官俱貳室程出次攸邑庠生女一適國子
生丁森俱貳室黃出孫男一女四公事親篤於養志間嘗
移律以具甘旨其自奉蓋甚薄也敬事伯父友愛諸弟姪
始終無間清約嚴重望之凜然就之則言溫氣和有足感
發人者愛人好士一出於誠意士有同郡者數輩病於途
旅日往存問或不祿殯歛皆親蒞之自初下第歸及仕且
顯從遊者日益衆每講說旁引曲證務令得聖賢指歸乃
已平生所著有文集六十卷劄記三卷奏議四卷家規一
卷所述有新增河洛淵源錄先天後天圖學考證太極圖
纂要分類程氏遺書二程年表西銘旁通皇極經世啓鑰
象山語類洪範纂要禮樂書皇朝名臣言行錄皇明理學
名臣言行錄選註風雅源流唐詩詠史絕句白沙定山詩
星畧算學發明綴算舉例醫學舉要名醫錄凡二十餘種

初公疾且甚遺言諸子銘我必羅整菴及卜墓得日甚迫
至是其季攸始克以公命來告欽順於公有世契交久逾
厚其敢以淺陋弗稱辭行狀乃公門人孫荊州存所述既
詳且信是誠得所據矣惜不能盡書也銘曰學以為己惟
明與誠惟聖有謨詒我法程明必無疑誠必無偽仰止聖
賢庶幾可至卓哉文恪博極群書既探其蘊爰握其樞篤
信力行隱顯一視有輝其光文章政事君君惟敬非道弗
陳臨民惟簡小人歸仁典禮留都公則既老疇不知公用
公不早平生著述其書滿家衛道之嚴毫釐敢差生為醇
儒沒承顯謚玄室有銘徵于百世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九

墓誌銘

都察院左都御史東田馬公墓誌銘

靳貴

嗚呼此東田馬公之墓也公諱中錫字天祿號東田先世大都人曾祖歸義驛丞周始居故城祖顯父處州知府偉以公貴俱贈右副都御史祖母胡氏妣姚氏俱贈淑人繼母朱氏封淑人公幼穎敏不凡處州公先為唐府長史以直諫忤王械送京師公時童穉已能隨母走訴于朝得白成化甲午舉鄉薦薦第一乙未登進士丙申拜刑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兩被杖于朝不為變中貴汪直勢張甚人莫敢犯公力陳其不法十餘事汪怒欲中傷之滿三考竟無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九

隙可乘陞雲南按察司僉事以憂不赴服闋復除陝西僉事督棉延綏革歲例公使錢不受弘治己酉以監陝西鄉試為吏部尚書三原王公所奇改本司提學陞副使壬子召為大理寺右少卿時南京內守備蔣琮擅興大獄朝廷兩遣官廉問弗能決公請行盡得其情乃抵之於法乙卯陞左少卿丙辰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首革門下工役諸匠奏罷將官之奸橫者三人不使播毒於下府官利故為勢家擅奪者悉禁革之又疏諸入關者率諸巡撫給符驗如後府式邊弊肅清而華斐之言興矣已未引疾謝事家居七年足不及公府築西菴以自適若將終身而朝薦之不已自給事中張文御史費鎰知府施槃前後至十

三疏吏部亦以為言乙丑冬今上命巡撫遼東公以邊軍屯田多為勢家占種而仍代納子粒廼疏其弊力請還之軍鎮守招商市馬漁民利公一裁以法謫其僉尤用事者一人戍廣東遼人大悅丙寅陞兵部右侍郎轉左侍郎逆瑾腹心有冒功請官者公弗可瑾憾遂矯詔改南京工部左侍郎尋勒致仕瑾怒未釋廼以遼儲指腐追罪巡撫為名即公家械送遼東獄遼人雅德公願貸償者盈路公曰如此將重吾罪固謝之盡賣田廬貸親知以償父之褫為民庚午瑾誅上復起公巡撫大同革弊任怨如在宣府遼東二鎮名益重明年山東劇賊劉七兄弟暨齊彥明楊虎等起跳梁近甸兩河間猖獗甚師征久無功廷議咸謂非

皇明文範卷之四十九

公不能滅賊廼以惠安伯張偉為總兵陞公右都御史往督軍務公兼程至首敗賊于彰德又敗之于河間泊頭陞左都御史已而賊勢轉熾公遣參將宋振棟張振遠迺弗前賊屠棗強知縣以下死者七千人公乃單車入賊壘諭以禍福欲不事兵革招徠之賊懼聽感泣公遂以賊額聽招撫奏聞俄而賊焚劫如故言者劾公為賊愚誰以重民禍廼并偉俱徵下詔獄繫凡八越月感疾卒實壬申五月二日也年六十七配吳氏繼林氏俱累贈淑人子男一曰師言娶孫氏太僕少卿緒之妹女三庠生呂韶國子生戈齊義官裴佐其壻也孫女二公天性孝友事繼母能得其懼撫諸孤姪有恩居官剛介不受私囑其子當蔭或請

援例陳乞公曰乞字豈宜出吾口竟弗乞慷慨尚義揮金如土直博學工詩豪於文語多奇麗可傳尤長四六所著有甘陵志族譜箋經寓言宦跡所至各有藁師言將以卒之年六月初十日葬城西先塋之次痛公志弗白以死奉少卿狀泣請銘墓嗚呼若公者氣節才望雄偉奇特足以聳動一世而晚遇被禍如此肯應變將畧或非其所習耶抑其命數使然也歿數日廼有疏其計為不謬者又數日惠安伯竟得寬貸削祿米閒住而公不可作矣人以是益悲之少卿余門生師言亦來受學然余為公銘則非特以是故也銘曰嗚呼東田仕路初驚譽望頤宣如鳳斯翥如景星斯懸是亦東田獨抗奸權斥歸林泉如玉在山若明珠在川是亦東田莫京餘年時移運遷其揚也或升之天其抑也或墜之淵是亦東田我思昔賢有諒亦然彼胡以今公胡以頭嗚呼東田

廣西左布政使龐公墓誌銘

夏鉅

公諱洋字原任別號芹齋山縣學生中成化丁酉鄉試既而連丁外內艱服解登甲辰二甲進士第簡授工科給事中稍遷刑科都給事中公在諫司父而又事無不言扶理善類五沮格幸進一斥賤里教安附三災傷二節罷好玩二戚里一出身與中官為敵怨二凡十有六疏可考悉有頭尾每一疏入眾輿邀危公雖長貳皆以為可不必言者公自不能止若責獨在我又如論駁反活及一事聯名為

副從尚多未計所幸遭遇先帝仁明間多報可即有未合亦不過詔獄一旨戊午陞福建右叅政近年大理之二以待科道之久次者公兩擬大理丞于南京皆無成福建亦再上乃得公在閩分守漳泉興福先是福安縣庫被掠縣官利在得盜雜捕平民二十日趣斃之公至及活者三人權其罪盡紬知縣永簿既而以才力總督糧事辛酉當入覲李布政適病死公次當行檢李篋中得銀一千四百兩辭不取曰朝覲人事書一部足矣宋儒黃勉齋故宅為中貴香火院公毀之改彌陀堂為彌高以祀勉齋壬戌補河南右布政使首筆鎮守太監劉瑯及馬尚書家私役錢銀以兩計日省三四十駕帖取洛陽牡丹疏請罷之司禮太

皇明文範卷四十九

四

監李榮索古銅鏡器物公曰物非土產官取之民無以應則累及家墓卒不與甲子轉左廣西未幾思恩土官有為叛謀調發旁午及其成績公實一書諭止之乙丑用病歸御史何道亨給事中戴寶之等交章留公不顧也既歸詩酒親舊十有二年而卒則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也得年六十有七其先襄陽德公之裔至隋有諱王者仕唐為總管十三世曰正己宋大中祥符間為天台尉遂家焉高祖伯靜號石湖居士曾祖叔圭有士行洪武中辟不起祖諱瑞父諱計贈工科給事中母烏崗曹氏贈太孺人娶泉井蔣氏有淑行先卒贈孺人繼李氏子男一曰標縣學生女二俱適名家孫男二曰孫曰護公平居坦易遇事振發所

絕不為左右顧視分所當行倉若嗜欲擊利害而趨之不可扼挽予年十七八纔少知趨向口不為常兒語嘗為公舉前人之言曰秦檜秉政三十年只成就得一箇胡邦衡公曰吾輩耳中不可無此等論議夫言必先有之不然安望其相入如此也乃今日益驗公卒之明年櫟下以某月某日合葬公于縣西芝山之原手錄公歷官行實請銘墓中予不得辭公嘗評吾文曰如我所見子之文比於韓柳氏更宜理到雖相許過實要為不薄吾文也况櫟又以為言錄而責也公在官手不離卷帙發為詩文視其為人有諫垣歸田三稿寵嘉錄名臣論畧若干卷藏于家或曰前所舉十六疏者若又出姓名指列某事以為後信

卷四十九

五

可乎予曰得賜御史亭與浙江鎮守張太監討奏山東副使楊茂元言觸時忌幾死二刑部郎中丁哲斷事橫下詔獄三武崗知州劉遜見捕藩府四上官何文鼎言家法忤旨五威寧伯王越營求再入六戒璇乘轎七濫度八燒丹禁中九京師大水十陝西旱乾十一內監請備元宵燈料十二傳奉取銅鼓十三侯伯周或張鶴齡縱奴殺人十四論置蔣琮法十五數李廣十死十六當暢張構許時適有知名已歿大臣視事兩浙反若有助張者并出之非止以見公之難亦使居位者知謹於未死之前於乎有如公者誠不敢不表而益著之銘曰志則難有舉世噓囂蹇蹇匪躬臣實以之若錮臣心山石可移虎豹食牛視其兒

時所乏矯矯亦有自持公一不少氣隘毀壞惴惴小夫便汙弗支石不能言我為之詞百世而下銘公者誰

一峯羅先生墓誌銘

賀欽

國朝鉅儒羅先生諱倫字應魁改字彛正號一峯其先豫章人唐末徙居吉安永豐湖西代有聞人歷宋元盛武崗教授開禧公勤王死節以故族屬三百餘人臣事胡元者祖諱求仁號善耕儒雅個儻樂善好施考諱脩大號大山耿介忠信母李氏以宣德辛亥正月十一日生先生時有奇祥甫五歲嘗隨李入園收果長幼競取獨賜而後受年七歲善耕先生訓於庭不匝月而童蒙諸書咸遍明年學于里師時乏書里師令遍逐諸生授讀諸生未

卷四十九

六

成句讀而先生皆已成誦常收焚則携書讀之自幼勤學定省之餘未嘗釋卷年十四授徒于鄉以資親養莊重嚴毅師道卓然常曰學豈科第而已哉乃欲指舉子業父兄不可已而補郡庠弟子員言動不苟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朋黨以道學自之郡守張公瑄嘉其學行而惜其貧乏命有司賜之先生謝弗受豪右肆侮殊甚先生恬然不之較也是年丁內艱居制履甚踰大祥口始沾鹹酸物嘗曰吾無以報吾母母為一孝子庶無愧吾母耳丙子領鄉薦癸未赴春闈禮部錄呼曰吾平生無毫髮得罪于天今乃至此奈吾親何須更坦上一老人以杖援而出時殞軀者幾二千人而先生獲免出招招

老人竟無所得未幾大山先生計聞奔喪執禮如初先生雖不以科第為心而大山先生預知必魁天下成化丙戌其言果驗就題論事頃刻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為說時謂之真狀元為翰林脩撰無何會內閣大學士李公賢遭喪去官朝廷起復之臺諫皆不敢論列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者三復俟數日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謂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覆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名曰扶植綱常事先生以記顏敢諫為大救時行道為急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踈奏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然士論益榮之而緘默之風為之一變終先生之世臺省

聖明文選卷四十九

七

不復有起復者矣在泉時秋毫無所與惟講學為文以自給配梁氏安人卒泉守李公賢遺以棺乃歛明年召復脩撰當道者語人曰某之復官我之力也乃無片言謝先生聞之曰渠非有私于我也乃改南京供職三月以疾辭朝廷不允二年章三上始得歸戊子秋抵家臥病苦禮記註說之繁命門人錄其要以便觀曰庶人不失所執守也壬辰疾稍愈以族屬未化論之以約束本之以律令鄉人化之喪禮行浮屠除盜賊息民業安十餘年間兼并不作鄉俗為之一美嘗欲做古置義田有助以堂食錢者先生弗受且告之曰是錢雖公亦不可費以之積粟賑民可也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乙未乃於金牛山

中結茅東曰靜觀西曰正窩居焉四方學者往來益眾於講明性學者納之務舉業者辭焉越二年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先生疾革示門人曰人之為學易集之際可驗怡然而逝無所顧慮先生素清儉自朝服外絲帛之衣未嘗入體歿無歛骸具乃取敝幃以歛門人方琬輩解衣以護友人羅岐極貴僚助以棺嗣子迎柩歸隨而悼祭者數千餘人四方赴弔者三載不絕先是夏秋間山嶽崩裂大雨如注途虎噬人烈風折木先生所居山脈忽墜一井其深巨測哲人之悲天地山川為之一變云先生天資剛明清介淡然無欲勵志聖賢涵養純正學貫博約才周經濟忠孝懇懇至老不衰出處進退合乎道義片言隻字有關世

聖明文選卷四十九

八

教人本之以誠敬成之以寧靜又以小學近思開發之膝下不少怠於功名富貴真如浮雲過目惟終日乾乾不自滿足昭隋之功重死不已而踐履益純此靜觀正密之銘所以繼作也先生律已甚嚴而待人甚恕自本甚薄而與人甚急其排斥異端以崇正學蓋天性也有識之士以先生之處而委以吾道之緒推先生之出而增以吾道之行惜乎年不配德未老而歿悲夫梁氏安人卒繼劉氏安人子男四人舉桂幹樸梁柱先後領鄉薦女三人一適張某其早世以成化辛丑十二月某日葬本里都溪垵上源有一峯集行于世思忝先生榜進士尊事唯謹先生直躬我不世俗讓道義相契真異姓伯仲也愚與先生俱以

戊子謁病歸餘十年而先生計至又二十五年弘治壬戌之夏其子梁柱自京師走書古宜請銘先生之墓嗚呼我尚何辭哉但以筆力綿弱不足發揚盛德是愧銘曰先生之德正大光明先生之才奇偉汪洋先生之志聖域是藏先生之功扶植綱常嗚呼哲人日月其光醉哉醉哉百世之望

明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北山楊公墓誌銘

王九思

公之繼室武功康太史德涵之姊也故公之契也其兄子太學生玠調太史請銘太史謂知公之深者莫如予宜予銘昔弘治己酉春公及予俱為學官弟子督學者潘先生

皇明文範卷四十九

九

合一州八縣士試於乾州無慮數百人乃獨詩公謂公遠到之器云而予交公蓋自此始然是時咸寧馬公順長安童秉虔俱名勳關中其年秋秉虔發解而予三人者亦遠同舉其後同游太學道誼劇切交愛甚至予三人同舉丙辰進士秉虔後舉壬戌又先逝至是公順亦不幸卒矣乃獨予在故太史以銘委焉按察政孟公德厚所述世行公姓楊氏諱武字宗文岐山人也岐山在北公愛之故自謂北山先世蓋弘農震之後唐末避兵岐下遂家焉曾祖文秀精星曆術勝國末識東南天子氣杖劍歸我高祖以功授百戶後辭歸終於家祖貴博學能文章乃不第歲貢太學終太學生父禮隱者配孺人龐氏生子全企繼孺人

羽氏生公公且覓身母夢月墮其懷故公之生也神骨特異不幸父母早逝鞠於伯兄全而後恃以底成立者伯兄力也公舉進士之明年丁巳出知淄川縣是時縣治久廢公下車鋤惡弭盜修繕城池疏理冤滯勸課耕織積教倉之粟振帷薄之風拓廟學之規崇鄉賢之祀興詩書之教賑貧乏之士蓋乏科者且百年乃相繼舉者數人彬彬與名邑敵矣公善用智以此聽訟輒得其情蓋有盜市人稷米者求之不得公攝其鄰居者數十人跪之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上公疑其他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是跡布於庭攝村中之丁壯者令復其上而曰公其跡者即盜也其最後一人輒轉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訊之果他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於路傍枕石睡熟囊中千錢乃人盜去公令舁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與禁乃潛使人於門外候之有窺覷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入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餘以還枕石者此數事予皆聞諸淄川細民孟典史陳瓚者黃巖老吏也嘗侮慢公公怒鞭之於庭瓚急誣奏公於是淄川民十輩走闕下為公訟冤嘗見予予故聞諸善政云公嘗出視淄河謂可溉田指示疏鑿處皆

皇明文範卷四十九

十

值故果歲旱蝗飛散天公憂其齋沐祭蝗蝗息徒行禱雨
甚苦天降時雨竟以有年於是撫巡都御史御史前後薦
而辛酉春考績于吏部其年冬起為浙江道監察御史乙
丑清理河南軍務及查盤軍器前後凡三年尺籍器物罔
不精審而風裁凜然滿某郡縣遠近伏正德丁卯代歸
制卷京畿道明年戊辰出按順天諸郡縣往時已稱為難
而是時劉瑾用事事多牽制不可行公蕩然無所迴避雖
不及於禍然猶罰米百餘石至於牧任丘邊氏中傷之禍
辨密雲李順殺人之誣即劉瑾亦稱其為真御史也已已
擢大理寺左寺丞受勅勘視大同邊務若屯田不均軍役
耗損諸弊政釐正裁革彈劾不少避邊人誦焉明年庚午

百司文德卷四九

十一

超拜都察院左會都御史巡撫宣府地方蓋所謂北門鎖
鑰者公毅然當之而時論亦以為非公不可真將大有為
矣未幾璋敗言者不問才能舉否輒以鄉人為辭公由是
罷歸里舍乃於城外置墜構實穡之堂以農為務藝植花
竹必成行列一器一物罔不精好性不喜酒而風致甚高
往年戊寅嘗與德涵太史過予同遊南山紫閣諸峯信宿
然後別去嘉靖甲申予往壽德涵卒又婦女得再會公而
已丑冬會葬康生子寬卒復會然其時公已被疾數年矣
風致頗殊執子手不勝眷戀予亦戚戚不忍別嗚呼孰意
其竟不起也蓋壬辰十一月二十一日云距生天順甲申
四月十四日壽六十九歲以卒之明年癸巳月日葬其地

先塋公為御史考績得勅贈其父母而元配郭孺人繼萬
孺人得贈封焉後繼王氏及太史之姊俱先卒而與萬孺
人俱無子獨郭孺人生一子一女子孫甚慧不幸十七歲
死女適鳳翔府學生李韋者亦先卒矣今幸有子琰為側
室李氏出者已勝冠足以慰公公妙于舉子業而古文歌
詩亦不作世人言語蓋數卷藏之家乘云予往游太學時
與公共憂患通有無即同氣之親或弗如也比歸里舍顧
會晤希闊不能無感及公卒又未能走哭盡哀俯仰今昔
情何如耶情何如耶幸未死猶得以銘公之墓乃杖淚為
之銘曰北山之英鍾其靈海月之精感而生智圓而神胡
茲弗能中道而傾匪予智之弗經既歸既畊既樂且盈厭

皇明文德卷四九

十一

世而祖若此是乘海月榮榮北山青億萬斯年神游乎
太清

康公墓誌銘

王九思

弘治壬子平陽府知事康長公卒卒十有一年而其次子
海東進士第一官翰林院脩撰儒林郎又四年而為正德
丙寅上上尊兩官于是公及太安人贈封焉又二年戊辰
而太安人乃卒于京師宣武門邸舍中卒之明年合葬公
武功南紙坊之原海友郭杜王九思為志其墓其辭曰康
長公者諱鏞字振遠幼能讀書為文章一時有名為文章
者咸避弗敢稱並公既長益肆力于文章閑放辯博下上
古今又慷慨談論而偉貌鬚髯而又故康氏也于是衆益

皆避匿康長公弗敢見也當是時以功名可如拾芥然數試南京及關中皆數不第乃大笑曰是未足以困我及試既列置第一已有毀言又罷棄去故又不第廼貢入太學數試又不第公由是休矣廼日誦修先王之法已及莊老及淳翁家書慨然曰夫廼今于吾可以已矣吾宜謂我為已庵君而著已庵書數百言大畧脩欲喜生文類先秦可誦說書成衆皆曰已庵君休矣夫士有抱負異者不可使絀弗遇也則又官爵也甚者病發狂死公蒙傑有氣者其數不第心固弗堪也往時關中饑公自甌越載糴來歸抵汴風幾覆舟已而又盡掠于凶盜當是時以母袁夫人及諸弟皆仰望已也于是遂感心病後其仕又止如平陽

皇朝文獻卷四十九

十三

故愈益病廼遂至不起其年財六十三矣予故觀公所與友皆三秦豪傑天下知名之士也然審識事實明習當今之務皆無若公者然尊官富厚而彼罔不伸也而公何否絀如此也予嘗從海數得公陰細衆事皆深矚見公行事凡公行事唯日日恐弗得稱順其父母則奚但賓客饋遺者勿自私也而于其父母兄弟者則孰非其可誦說也諺有言勿貶其難宜貶其間人皆言公父母病夜夜顙天以死代父母其父母死不䟽食飲水幾亦死是雖其表裏也然或皆脩諸難可不論今論其微者間者嗚呼可不謂至德邪然助公以成德者由太安人太安人者邢臺張氏女也父曰張賢南京鴻臚寺序班序班夫婦相繼以沒也廼

太安人依母舅陳君家而來歸平陽公太安人入事祖姑李夫人李夫人甚嚴也然獨予太安人事姑袁夫人袁夫人則又甚嚴也又甚愛太安人居無何平陽公去就試關中居關中十餘年始更見之見之猶弗有怨恫也夫其始歸時有叔氏四人者皆少也皆太安人與保護至壯及壯皆有子若女又皆與撫育有至壯者四人者與子若女皆母事太安人太安人生子二人阜海阜七歲能詩又能離騷十八歲死無後詩離騷存與公已庵集數千言可並傳世海預修 敬皇帝實錄為上經筵講官其文章傳世蓋類太史公云海娶尚氏女生子二人俱夭折死女三人尚幼然終豈無子也太安人生女一人嫁為乾州士人習五車妻云按康氏其先河南固始人七世祖政徙來武功居武功長寧遂為武功人政生廷瑞廷瑞生世睦世睦生珙珙生汝揖汝揖由燕王長史至北京刑部左侍郎卒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汝揖生南京太常寺少卿爵生通政司知事健健生五子而平陽公長曰康長公云銘曰來勃勃行蹶蹶食不于其饒于其祀聞其室廓如其容如安如戢如永終吉

皇朝文獻卷四十九

十四

康烈婦楊氏墓誌銘

王九思

予將武功康生栗子寬既卒且葬予為誌其墓矣乃其繼室楊氏飲藥死殉生其父太史公德涵使人走報予且曰新婦至此痛徹心骨殆何忍言然不可無誌敢復以累兄

予聞之泣然出涕不能已猶吾女之亡嗟乎世復有此
平康生素斬非辟不正之行膏曰姦汙殘賊天道未有弗
與還者故行年二十二曾無非禮之動乃今至是天其有
意報之也以良妻畀之而烈烈若是乎亦此女天資之美
有得于父兄之教者不可誣也蓋楊氏世為弘農人出漢
太尉震之後其高祖仕為都御史祖監察御史其父布政
使叔安配安人許氏許安人者吏部尚書襄毅公女也生
四子四女烈婦其季女也烈婦生正德壬申正月二十二
日是時布政公為僉事浙江聞陞四川副使遂名曰升容
云性喜誦詩聞善言其父及諸兄為講古烈女至聞死節
事未嘗不歎慕焉而曰何古今人不相及也年十七而嘉

百回文記卷四十九

五

靖戊子歸康生繼吾亡女明年己丑五月生遘疾且殆顧
謂烈婦曰即我不幸死如為一櫛容三柩我與王氏之女
一矣其一汝也能從之乎烈婦泣諾曰五意正如此不從
何為不數日生果不起烈婦堅志必以死殉其姑張夫人
及諸女輩見其如此乃相與日夜防衛極縝密也而家人
虛風藥謬遺室中烈婦潛服數七顆覺之早投救護免張
夫人知其志不可回言之太史公而使張夫人及諸女因
諷之歸寧父母輩或以愛奪乃悔恨彌切日夜號泣欲西
其父母不得已令其兄宋與其嫂送之來且以有心計者
一姬與俱烈婦至則伏柩哭已乃入內謁其姑殊有喜色
曰吾謂夫已葬乃猶未也張夫人度其意必有變復言太

史公公曰謹防衛耳翌日與諸防衛者相處極歡有出者
必曰勿去吾甚恐眾見其如此以為無故矣獨張夫人者
不以為然益嚴環守既數日而十一月七日己亥晨起背
沐畢結言宿飯作湯索鹽湯卧內飲乃以砒霜三二兩下
之已乃登牀則歸覺毒作不能支復給其守者曰適入
則見祟頗不快又索鹽湯令極煖連飲三碗曰稍可矣張
夫人入見其色大驚疑搜其袖中遺砒在焉亟呼家眾相
與投救之烈婦徐曰妾此來欲以死從夫子遊地下耳前
所囊物曰金珠者砒霜也恐姑疑我我故假言之乃今盡
服之矣人言醢下砒霜百藥不可解我恐解而壞吾志故
為此今勿解無益徒挽人耳惟呼吾嫂來治後事眾不聽

百回文記卷四十九

七

呼其兄嫂至以孟藥予之不納逼之甚則嚙其孟立破復
予之藥皆不納而堅合其齒上是楔以鐵箸著且曲矣齒
終不可啓也既而曰已矣吾與飲此藥吾不食砒霜矣凡
吾所以為以死為樂生為苦也奈何以苦事逼我其嫂啓
篋出衣皆近所手製以送死者無不備且精也予是不得
已為著之著畢而絕顏貌安舒略無忿卒豈鬼神者陰以
相之使其毒不內撓正色以斃也嗟乎方生之初逝也情
激心裂痛莫可制其死或易至于歸謝其父母又三月餘
矣父母劬勞之恩眷屬縈繞之意顧不能一移其物志而
不迫不怒從容就死如此古之達人志士未足與之先也
然方其西也各以二履為其父母壽比見其舅姑亦各壽

以二候以今視之蓋未訣耳其初未之知也其用意精密
志久而恒如此此豈嘗從事于學問者士大夫華孽疊疊
者邪孽乎孰謂十八女子而能至于斯也脂韋之士懷二
心之臣聞其風可以愧死兒女子弗足言矣聞奏表閣則
有司存向者康生約與同塋乃今果不負幽壤之下可以
無憾焉之銘曰饒州之山青且崇大河北注波溶溶含精
毓粹鍾公維揚暨許閔閔雄金昆玉季婚媾同包羅正
氣收化上乃生烈媛世所空悅仁甘義春拍胸鴻毛一死
何從容遊魂直與霄漢通九疑寥廓相蛾從下視濁世如
蟻封爵西面塚嘉嘉取鬼神長為環幽宮三光燭落名其
終

皇明文憲公四九

十七

明列大夫山西布政司參議五泉韓子墓誌銘

王九思

今年春五泉子抵予書曰秋當過訪郭杜蓋正德戊寅夏
五泉子嘗訪予別六年矣得書甚喜朝暮幸其至孰意其
死也五泉子且死謂其兄死洛子曰必敬夫銘我墓嗚呼
吾尚忍銘吾五泉子邪五泉子者諱邦靖字汝慶同州朝
邑縣人也姓韓氏蓋自稱曰五泉子父曰蓮峯先生諱紹
宗仕為按察副使母恭人閻氏蓋弘治戊申閏五月初一
日子時生五泉子是夜恭人夢五色雲中奏威韶之音已
而王女十餘持蓋擁一童子入室覺而生五泉子五泉子
生而靈異三歲而能誦古詩百首四歲而誦孝經小學五

歲而讀論語文王至德篇掩卷若有思者蓮峯先生問之
對曰即如是武王非矣八歲而通舉子業十四而舉于鄉
二十一而舉正德戊辰進士予與武功康德涵愛其才推
為庶吉士不果明年已巳拜工部虞衡司主事乃奉部檄
十庫監收庫官不為禮五泉子自坐前席官怒給曰
部尚書至因起撤坐五泉子詰之答曰公無預庫事者止
一飯耳五泉子曰然則我當去矣答曰當署案五泉子曰
豈有署案不預庫事者乎竟前席坐署案尋又監收黑窰
廠主廠者宦官厚燕接殷勤之歡五泉子不顧自起視秤
分毫無所假宦官雖怒甚然無可奈何未幾抽分浙江市
舶去矣先是抽分部使者往往避嫌乃重取于商為羨餘

皇明文憲公四九

十八

以自白五泉子乃下令曰非巨木若竹木成器者不稅稅
課舊領府幕官乃奏議寄布政司不與府幕官以部使者
侵漁而府幕易與耳又奏議以為抽分司刑獄宜下按察
司以防出入詔皆奏可故事抽分司餽鎮守太監歲千金
是時鎮守劉太監者又谷大用之黨五泉子固不與金劉
太監怒久知其為人不怒愈益敬之會宦者從京師來倚
其近倖索抽分錢甚急劉太監從旁勸曰幸無求韓主事
我當有以贈公也及代入奏乃課額不足部尚書及工科
給事中皆以法劾五泉子五泉子亦自劾求罷會國老有
知其故者賴以無事壬申春南北畿內河南山東諸郡盜
起天子命將征勦工部官例一人前除當前除者數人皆

懼不敢往言之部尚書有泣下者次不及五泉子部尚書知五泉子素勇可使數目五泉子五泉子毅然請行後亦有天幸不害比歸還貢外郎都水司出奉部檄清查直隸山陝諸路歷年班匠銀兩既見其民貧乃奏議罷徵是時急于用財不許後以乾清宮災竟罷之而天子于是方以災異下詔求直言者五泉子歸上疏曰夫民者樂安而思治惡危而厭亂向背之際甚可畏也陛下即位以來朝政不脩經筵固御盤遊無節狎近群儉摧折骨鯁之臣閉塞諫諍之路百度乖違庶事叢脞府庫空竭閭閻流散盜賊災異荐至迭興危亂之形已成社稷之憂將大項者乾清宮災陛下下詔求言天下之人莫不祈望以為陛下翻然

皇朝文獻卷四十九

十九

悔悟轉危為安也然徒事虛文不脩實政臣工章奏罔有施行而部官黃體行乃又皆以言罷去天下人心莫不沮喪以為陛下遭此大異乃復如此是悔悟無期而治安不可望矣離不可收也夫親離者家散民離者國搖故漢儒有土崩之言先哲有搏沙之喻伏望陛下以社稷為念各官章奏未擇施行前後言官待罪之人并黃體行取回錄用于以收既散之人心迺將來之福澤天下國家不勝幸甚疏上天子震怒下錦衣衛獄給事中李君鐸率眾論救之乃得奪官為民其後御史師君存智范君輅給事中徐君之鶴皆奏起用皆不果辛巳秋今上即位起為山西左叅議分守大同于是感激奮勵單車就道革奸革獄擢臺

飲跡然分守道故無印由此多弊乃奏議請照提學官事例給關防不報是時天子脩定策功封爵太濫而高山陽和諸衛軍士奉例開墾草場數千餘頃皆為豪家占種乃前後上疏論列又皆不報未幾大同歲饑人相食又奏議請發內帑賑濟不許為之憮然泣下輟食將再論之或曰君之心盡矣不從者責有所歸也獨奈何自苦如此答曰言而不從自謂已責已盡而委咎于人此詐臣之自便而釣名者之為也復抗疏論列累千餘言不報侍郎臧公鳳經略邊務嘗奏書薦之而曰臣見左叅議邦靖穎秀夙成操心平正問學博洽議論淵源使之提學必能以身率士裨補治道巡撫都御史楊公志學給事中俞君集亦奏薦

皇朝文獻卷四十九

二十

之皆不果五泉子慮其舊疾復作乃上疏乞歸于是都御史張公文錦奏留之而謂宜陞本道兵備副使以慰軍民之望然歸志已決乃復上疏報未下即行御史朱君寔昌奏書薦之而曰邦奇邦靖學問自相師友名節交相砥礪乞將邦靖病痊起用邦奇者死洛子也吏部具奏上報曰如御史議西歸之日軍民遮留道上以萬計號泣不忍舍去五泉子亦為泣下而嘉靖癸未二月初十日抵家于是謁孔子廟拆縣令拜先隴杜見於祠堂稱觴壽母與諸兄弟燕會終日甚樂也乃十八日病捐食不豫死洛子為迎醫甚衆乃益病四月初十日夜冠如平生呼死洛子曰我其逝矣十九日必大雷雨即為我戒衣衾又曰先君之歸

在是月二十一日我強待之好作忌辰也十九日果大雷雨死洛子為正冠然已不能語而搔首死洛子泣曰待二十一日乎乃首之及二十日而死洛子復問曰歸在明日乎不應死洛子痛哭曰吾第力不支矣又首之已而果卒距其生蓋三十六歲云配安人屈氏生一女無子以族子仲譜後卜以六月二十二日葬南陽洪先塋自五泉子卒後太恭人哭之不已死洛子廢寢食哭蓋其平日孝父母者甚至終身不違顏色蓮峯先生病寢處其側者四月餘及卒哀毀幾死其事伯兄縣令君邦彥及死洛子及處其第國子君邦羽極兄弟骨肉之愛有朋友忠告之益又嘗為其姊李孺人吮疽鄉人蓋嘗立碑表其孝友云而其愛

李夢陽墓誌銘

李夢陽

民之仁律已之廉食用之儉細行之必矜臨事應接之敏其事皆可書者不具書其在浙得代歸而同年趙推官者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笑曰止恐若此耳此人所難能者書之為世楷法至于韓氏世行所由來遠具載蓮峯先生墓誌語中亦不書銘曰予在京師見五泉子七言絕句詩類杜子美及罷歸為予誦其古歌詞浸淫唐初逼漢魏矣觀朝邑志其亦文章之洪麗乎夷考其行蓋曠世之英全德之士也乃不壽死嗚呼天邪孰為五泉子邪

李夢陽墓誌銘

李夢陽

嘉靖五年十二月乙丑中奉大夫雲南左叅政凌谿先生

卒于家越明年十二月庚申塋郭東三里官庄原先是訃至大梁其友人夢陽既為位哭將絮酒來弔使使往真之會其弟應辰以書狀來微銘曰先生天下士也先兄固雅善公敢以銘請而願子請致辭辭更苦讀之令人淚歎歎下曰凌谿以文章其身所謂世人皆欲殺者乃天亦忌之使弗延邪夫人者顧子詩之備矣乃其心康之文足白之矣而予復奚言者志曰凌谿先生姓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楊之寶應人也生而學奇童時即解聲律讀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其父江陵公者異之然懼其踰也約之古凌谿悟乃者中曉賦以見志而力殫于淵學於是飲醇探微程猷經用噴英摘華樹聲藝林矣年二十舉進士時顧

李夢陽墓誌銘

李夢陽

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穀伯卿號江東三才凌谿乃與並奮競聘吳楚之間歛為俊國一時篤古之士爭慕雲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不之喜惡抑之北人撰耻之黜散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西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雕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之曰是實干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于清銜乃凌谿則拜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凌谿刺勢斷錯乃顧亨丁官而學愈淵居無何陞延平知府意州郡吏必難乃凌谿為之愈益亨乃於是陞陝西按察副使使提學凌谿關正學院群泰士高等其中置官設徒曹讀嚴約談經講道至者且數千指風教大行文自韓歐

來學者無所師承迷昧顯則我明既興隆本雖切然要與未聞也及凌谿等出創觀駭疑大不容於人人各以所不勝相壓而凌谿性挺直不解假詞色於人更嗔憎口恨不即穿之幸何調荒裔往禦魑魅尋陸參政卒罷去凌谿歸潛伏草莽中溫繹前業期十年盡備所願而今亡矣噫嗟嗟悲乎悲乎人忌之天亦忌之邪夫蛾眉胎禍才美殃毀順往逆來孰非爾者然英人志士每甘心窮約而不悔者徒以人者難必而天者足恃也十年之內徐何載淪凌谿胥歿天實忌之矣人何尤哉噫嗟嗟悲乎悲乎凌谿生成化十三年正月己未得年五十暨旨曰先富後貧病從內生言淺狹之易折也凌谿廓落易直憤口日哆而聽之如

宣明文範卷四十九

三三

省蠅過耳斯其量可與德德心者道哉退研精脫推訂律歷運數雖史實經底詮名實流覽今古橫睨宇宙視軒轅直弱狗耳大命中奪齋志長畢非天忌之而誰忌邪卒之日適邑官來謁揖讓而氣絕斯病內生之否邪噫嗟嗟悲乎悲乎凌谿他所奇節隱行與凡歷履官業忠孝友義言動細小莫之具述第述其生死大槩關運數者如此詩文則自有集行于世江陵公諱訥封南京戶部主事配范氏封安人江陵父璫以處士州郡徵之不應嘗與修英廟實錄處士父宗泰宗泰父彥明往會凌谿面咨其家世趙宋間名之修者居于具為學官宋季北徙徐名寶臣者元杓為將軍元季徙寶應我朝名鼎者通判耀州後謫戍

為京衛兵然莫詳其系次凌谿娶于陶亦封安人子一曰藩孫子女各一藩篤古世其家學朱氏弗衰矣銘曰陸有時洋湖有時桑不崩者人於惟其文凌谿子墳

封宜人亡妻左氏墓誌銘

李夢陽

左氏者李夢陽妻也左氏蓋廬陵人曰仁宏者生泰州知州輔輔生宗人府儀賓夢麟而儀賓婚廣武郡君成化乙未十月己丑生左氏於汴邸郡君者鎮平恭靖王孫王周定王第八子也左氏生十六年歸李氏李氏者陝以西人也李子父曰奉直君奉直君為封丘溫和王教授居汴而挈其子夢陽來初李子的婚約咸不之婚也曰教授微而貧及約左氏儀賓則顧獨喜入白其母并郡君氏母郡君

宣明文範卷四十九

三四

乃亦咸不之婚也曰夫非李教授兒邪微而貧儀賓曰李氏子才竟婚李氏是時李子生十有九年矣明年為弘治辛亥左氏生子枝云踰年壬子李子舉陝西鄉試第一癸丑登進士第左氏從李子京師會姑舅連喪李子西於是從而西戊午李子拜戶部主事居京師左氏復從京師已從通州已未孝宗皇帝上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尊號封左氏安人給勅命壬戌李子權舟河西務左氏從河西務明年李子餉軍西夏挈左氏還過汴是時儀賓母儀賓亡矣獨郡君而左氏翟冠翠翹揚曳裾見焉其行于于也哲而頤頤而流珠郡君喜已而泣顧謂侍人曰向謂李生微而貧乃今若此矣因道儀賓語云云食盡泣而慟乙丑

李子進戶部員外郎會合皇帝上兩宮事號左氏進封宜人給誥命兩戚美辭云明年丙寅為正德元年李子進郎中是年冬尚書洪洞韓公率百官彈宦官劉瑾等以彈事出李手明年正月薦逐李子奪其官於是左氏從李子還而潛太梁墟中已左氏兒有婦矣庚午瑾誅明年李子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學是年左氏有孫壬申李子迎左氏於江西左氏舟河行值楫舟破僅免入江過馬常帆脚打僮人落江沒及湖口風逆困崖下洄渦中舟突崖石時時響於是左氏怖欲死計繫之登石免甲戌李子以與江御史構從理官於上饒而徙左氏星子會記言賊過星子於是左氏自從於潯陽是年李子官復罷道潯陽就左氏泝江入漢至於襄陽居焉會秋積雨大水堤幾潰左氏曰予不心大梁非患水邪夫襄汴災殊矣且蘇門箕賴之間可盡謂非丘壑地哉李子悟於是挈左氏歸歸而左氏病踰年骨立死死之日正德丙子五月丁未年四十二矣翌日往奠左氏烹牲腸腸自團織文理陰陽狀若流蘇壘綏夾耳提襟在上李子觀之哭愈慟曰嗚呼神哉於是賦結腸之篇李子哭語人曰妻亡而予然後知吾妻也人曰何也李子曰往予學若官不問家事今事不問不舉矣留賓酒食稱賓至今不至矣即至弗稱矣往予不見器慶用之具今器棄擲弗收矣然又善碎損性醯醢鼓弗乏也今不繼舊矣鷄鴨羊豕時食今食弗時瘦矣妻在內無嚙

嚙門予出即夜弗宿也門今局內嚙嚙矣予往不識衣垢今不命之澣不澣矣縫剪抽刺妻不假手不襲巧咸足師今無足師者矣然又假手人往予有古今之懽難友言而言之妻今入而無與言者故曰妻亡而予然後知吾妻也李子買大陽之山嘉靖某年月日葬左氏山下杉棺栢槨負坎抱離四山三水是山也鈞州北三十里里曰東張南稱杷裏右嵩前賴左連具茨李子曰嗚呼匪志曷彰匪銘曷藏志防虞銘永虞矧吾妻矧又吾知吾妻於是志之而復銘之而刻之石銘曰坎而宮汝藏汝封亦既考終汝曰弗約而修伸妍而短屈惟屈與伸由人匪人繹而思之我心如焚適竟汝分生雖汝分歿汝共墳萬祀千秋孰短孰修汝樂斯丘

高處士合堊志銘 李夢陽

高處士者大梁人也名瑾字彥節年六十八歲正德四年二月五日而卒葬鄆門樊後十有二年為正德辛巳而其配侯氏亦卒以明年正月廿七日啓處士葬合馬侯氏少其夫二歲卒之年七十八矣生二男子長曰珣東明縣丞擢知縣縣又知東光次曰璐從弟提敘之二女子一婦周鑄驛丞一婦陸尉典膳珣生三男子長曰爵次曰仲嗣縣學生次曰叔嗣舉人璐一男子曰愛李子曰孔子有言吾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予誦其言未嘗不酸心流涕也蓋重傷時俗之偷云夫感實成真精華

忘實礦金璞玉非其人莫識也乃人見藝材辨博豪縱赫
霍輒歎慕效稱賢或我冠飛縷氣使威喝則又嗟羨敬
事之遂令閭閻山野惻怛自脩力田飭行之夫閭閻無聞
不見禮於董流吁時之偷亦甚矣乃余幸知高處士處
士固閭閻人也夷考其行則孝弟儉直者也少事母歲時
上壽自歌舞為惟事其二兄旦趨侍上食而退出則為執
鞭或道旁伺顏色蓋猶事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說先王然
不務裘馬不喜酒不畜媵婢嘗歲暮出取負欠割券馳一
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處士不較也珣承東明也強逆
處士官印覺額曰吾自不入公府今公府居邪會舊令代
之去問處士曰我孰與新令賢處士默然熟視之已而曰

望明文範卷四十九

君似弗如也令嘆服其有人又言處士家居里巷子弟見
之為起拜肅立僮僕假借不復關白其主人鷄豚放猶一
家斯益足為淳風矣侯氏者岩之女也事姑猶夫事母事
嫂猶夫事二兄嫂之子提殺璐也侯與處士計曰吾輩
尚有珣奈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以百金詣處士謝處
士不受詣侯謝侯亦不受曰吾利而金出汝邪君子謂夫
婦者是為婉德駢美者矣而顧咸聞汝閭閻弗彰吁足傷
已足傷已珣之知東光也亦強逆侯侯往曰汝父不怙
公府吾獨能跋涉就汝邪人言侯即老親戚子弟罕得見
其面禮婦人問答不踰閭出則擁蔽其面殆斯之類也夫
叔嗣曰吾先有上人也 高皇帝定天下也立幟以定民

曰赤幟軍白幟氏曰義者傳白幟遂從太舉從民義生一
子九九生一子清清娶李氏生三子聰讓處士銘曰墨不
能朱石不能靡松柏冬榮厥操詎移居約發難驗秉觀願
我蹟彼厥彼昭我晦匪財而富匪爵而貴蹈貞服朴是曰
民良高恰布衣孝弟有方閭里起敬閭人贊襄咸獲循循
子孫赫昌今之梁孟考世莫識不有白季孰知冀缺不有
景休孰欽龐德我言匪蕪微此銘石

隱亭先生墓誌銘

李夢陽

先生姓徐氏鄆城人也名聰字聞博嘗亭隱上於是稱隱
亭先生先生力行篤學苦節清修以蘓孝聞春母病思櫻
非時無從得先生泣禱行彷彿叢薄間遇櫻歸母食之愈

望明文範卷四十九

三八

人大異之稱徐孝子夫冬林之筍冰溪之魚固非時者也
精誠之至氣變以之故巢幕之雀避舍之蛟君子不謂之
恆也斯亦足以知天矣今例第不以孝文則第孝子乃為
諸生攻文又弗第也乃以貢為醴泉縣學訓導云李子
之西也嘗往來奉天之墟是時訓導罷矣乃土人猶往往
能道訓導行事李子聞之則慨然而嘆曰吾不試故強苟
使渠非小試之安知不目其為兀兀之腐夫訓導之訓其
徒也先行而後文制外以蕪內講肄以端其習考覈以程
其規模的以大其業宏博以遠其思抑揚以應其志夏楚
以鼓其氣久之士懽然若失也勃而變已翁而從翻然而
革訓導乃忻忻喜曰吾志其行矣於是攜齋植竹栽冠委

裾講唐虞周孔之緒而乾州學會官缺檄訓導往攝之父
之而乾之徒猶其徒也於是人始知訓導敬重之謂之木
醴泉飢餓參政者出帑金千檄訓導賑之或問錢奚捨縣
而任學也錢曰人也孝廉孝則不忍人廉則不愛金飢婦
有剝齒食者縣捕之將磔之市訓導見之則泣曰不能使
之不餓而能使之不齒乎非情也夫剝齒救斃耳而今磔
之是以幣易斃也令釋之人聞之愈敬重訓導謂其才乃
使攝其事縣以之治於是豪人懼歸我侵田于學志行
矣無何免去或咎之訓導直晒曰子謂我兀兀腐夫邪其
亭聽上也年向衰矣猶聚徒說先王顧益篤焉即大寒暑罔
輟也晚病目省延接矣至遇經生學子則顧繾綣竟日李

皇明文錄卷四十九

二十九

子曰予之南也嘗度滬矣於是又獲知憑亭先生云而憑
上人蓋至今稱恭儉儉直篤行號學必首先生先生宣
德乙卯三月廿七日卒正德辛巳九月一日年八十七歲
娶陳氏義上陳某女先卒繼甘氏書官甘鍾女年五十三
歲亦先卒甘生徐固舉人女聘舉人趙應式卒側室趙氏
生徐確女適袁鼎卒徐生曰於吾父幸有間抑孰知吾
母者母貞懿寡言起家勤矣迨遠孝矣逮下惠矣途路瘁
矣然弗壽弗貴矣抑孰知母者按徐氏諱保國初始徙鄆
城城西三里許其世墓也以正德年八月日墓憑亭先生於
墓而二配合銘曰梗楠在山匠氏之恥和璞終韞王人其
鄙囊頤攸脫乃欽乃歸剝耀刮垢鉤賸探微約之身揆之

文以綴其嗣人先民哉

明大中大夫資治少尹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李
公墓誌銘 何景明

正德十年三月三日致仕大中大夫資治少尹運使李公
卒子汝佐以使于京赴其友人何景明景明哭于庭讀汝
佐書曰先公嘗言求子生誌公死也已矣惟子圖之嗚呼
予忍誌銘公邪雖然公知我于孺子知公宜莫能若我者
予忍弗誌銘公邪誌曰公諱紀字朝振潞州人也中成化
乙酉山西省試授故城知縣遷錦水衛經歷臨洮府知府
累遷至福建運使會大父本大父曰初皆長者不仕父貴
贈錦水衛經歷母宋氏贈孺人公魁岬甚莊望之若神健

皇明文錄卷四十九

三十

辭說聲如鼓鍾人咸尊憚敬聽之少好讀書苦刻父母慮
而禁之莫從也自言曰苟弗欲事往古天下焉已矣苟欲
事焉弗讀書無能為也又善無遺忘一目過者老尚能口
誦也以故稽古言當世皆秩秩有理敘可施弗直為虛詆
已也故城縣俗昏議財多財為禮少財為恥貧家男女或
壯老無以匹也公至盡召諸里耆曰夫昏也爾賣爾女邪
俾爾女有家邪即賣女有大賈無用議二姓禮若俾女有
家而俾多出財貧空女何以能家也即人家終窳無財爾
能俾爾女終無家邪自今昏有議財者有法法弗有貸于
是縣中貧而匹者千人縣故有官地占于豪官莫能奪公
按丈責地豪畏即出之還官乃歲以地出給貧民緩其征

是時河間郡縣最稱故城縣治乃擢故城令為錦衣衛經歷六年擢臨洮府知府臨洮雜番夷難治公曰不操法示毒人無以遠惡也乃治其豪侮法慢令者治益尚嚴明吏民人人無不惴惴無敢冒文者其後人人乃得自緩不至蹈害郡則大治守日與容張宴坐花行酒吹笙竿時與衛官擁旌旄伐金鼓出城行射較獵然人人亦喜觀曰太守甚樂孔武弗擾也洮水將壞城洶洶不可渡守登城指其山石可隄其山木可梁乃築石堤水去城三里伐木為八舟梁之在郡剛方自持不能恭事上官上官多畏害之都御史有親故過府敗綿葛求守令于民為倍利焉守曰此何以令民也吾為民守終不能為都御史親故敗而

皇明文憲公集卷四十九

三十一

重利漁民將執之其人懼而遁諸于都御史都御史彈守降為長蘆運司同知或勸公曰運司財利府也人無有望身名步者公又貧獨不計于女邪弗聽益峻自潔嘗赴京諸大商賈人張具于路遮馬留食公策馬超過之叱曰吾食汝邪于是御史嘉之上其名曰居可貧弗污者今見有李同知爾公嘗曰寧死不折寧貧不貪觀此公之言施矣然公為舉人時已能却金不為人干請蓋其方廉志性不移如此山長蘆權福建運使一年乞致仕歸曰吾何以弗已邪世之見用者予知之矣不富勢率通滑爾方者貶庶者塞吾無用矣吾何以弗已邪別號默菴晚又號漳東主人歸而築室讀書扁曰怡老雲窩好吟咏著有默菴集既

疾會其親族子弟曰吾年止今日吾平生儉人以為當吾無人以為有夫誰知予者遂出篋笥開便共視之惟圖書衣幘而已公生正統辛酉七月二十三日壽七十有五配原氏封孺人先卒繼毛氏亦先卒繼趙氏男子五人長汝佐郡學生次汝佑儀賓次汝仕汝价汝儒女子一人菊姬皆毛氏出孫男子時可孫女四卜以是年四月四日葬南石曹之原景明從先君為驛丞時公使與汝佐同學朝夕惠教即父師矣嘗謂毛夫人曰汝視景明母可以異汝佐乎然毛夫人視景明不啻不異汝佐也先君致仕貧甚公餽之車馬其歸也集衛官送之郊亭上楊爵酌先君曰吾老友酌景明日吾小友也夫予侍公三年也凡公所鑒識

皇明文憲公集卷四十九

三十二

望勵予者皆德義風慕無窮之事豈有世俗庸淺之見者哉其所自負與又甚宏遠深厚予以為有將相器業而卒辭抑不究其用何哉豈古所謂賢人困厄庶士無名者邪予識公之言行甚眾不悉誌其大章章者銘曰嗟嗟棟梁直木衆奔玉璫玄珪不遇大享委珮長裾嗟嗟泥塗厥施未光積則有餘有餘之積其施厥嗣乎

明廣士李先生墓誌銘

王廷相

誌曰衛門肥遯激貪之志顯幽人苦節矯俗之風清故高尚其常易辭因之表賢其人如玉詩篇以之贊德由茲而觀守拙人群冥心物外固聖哲以之為徒古今為之承式也吾師李先生少篤於學博覽群籍為舉子業累弗售于

有司乃歎曰茲為克舜之玄纁乎何汲汲若斯遂退而教授生徒渺有終焉之志先生天性朴順恒自檢自守機援貪鄙之心寂焉如滅故不治生業不談商賈事不與人競或有誚先生貧不適於用者先生聞之曰大夫也知我而未盡者也吾以仕者為勞形而喪其真故耕且誦焉求暢吾生而已矣吾烏乎辭其貧仲尼去父母之邦墨子不得黔其突所如不合也今世計之所趨若枘鑿之枘吾真故吾任吾性而已矣吾烏乎適於用環堵而居織屨而食原思於陵仲子之徒彼何人哉吾與之同其歸嗟乎利用莫大乎富有而先生以澹泊暢志崇高莫大乎爵秩而先生以括囊為榮含光渾世其殆古之逸民乎先生諱珍字待

皇明文範卷四九

三十三

聘先世大名入後遷儀封家焉高祖業仕元為鎮撫曾祖信祖敬父方皆不仕先生生於正統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嘉靖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配高氏先三十年卒繼配閻氏先十年卒男子二長東雍邑庠生次東熙中弘治戊午科河南解元累舉進士不第齋志而卒先生生六月嗟乎使先生不得食其誨人之報天平悲哉女子一適士人王天爵孫男五碩顯顯邦翊邦翊孫女三一適傳從仕一適王在一適岳禹甸皆士人東雍貧不能營桑四歲極尚在襁一夕火延燒宮邑尹東平李公美出行火率卒役救拯出喟然曰先生君子儒也死無以託體九泉此予之責此予之責乃即日具櫛治諸塋務以嘉靖五年

六月九日塋于祖塋丘伯岡之原與高氏合墓廷相為童子時曾遊先生門下先生生無爵死無諡恐來者之無述也乃獻款而為之銘其辭曰彼軒彼冕金玉陵積草木食家徒四壁謂先生多耶富貴潭潭憂虞之門不競於物其樂翻翻謂先生少耶長松膠膠下有伏芝於千萬歲化為仙螭謂先生亡耶

徐昌國墓誌銘

王守仁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

皇明文範卷四九

三十四

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遂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辯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鼃鼃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稿芝榮不踰旬蔓草難而益繁鵲巢鳩居而燬燬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睹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書若有所得嘆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平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

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
數子而亦嘗沒溺於僥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
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
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
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
迺曰吾與點吾昔而遊心高玄塞兌歛華而靈株是固斯
亦去之競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
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為非邪抑又有所秘邪
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
而宅於埃壙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為有秘道固
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我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

皇明文範卷四十九

三五一

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為偶矣而固未嘗超
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
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天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
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又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為之
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為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
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
起曰命之矣吾且為萌甲吾且為流漸子其昭然為我以
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
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悻
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悻悻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
有踰月忽有人來計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

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
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
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真真漠漠四字餘遂不可
辨而神志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
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
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為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親老
求改使地為養當事者目為好異抑之已而降為五經博
士故雖為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為憾所著有談藝
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
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
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遇謝棄脫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
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
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昌考
斯誌

皇明文範卷四十九

三六一

文橋菴墓誌銘

王守仁

高吾之丘子胡然其歸歸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
然其曠曠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
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橋菴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
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
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
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
毫而不衰吾聞其范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傳歟

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已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為難得也矣別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既葬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為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既歿其子裴棠東集柩葬之高告之原陽明子乃撮其所狀而為之銘文子名樹字汝霖號摘菴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為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政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為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閔廷者為之行狀甚悉

古南文忠公集卷四十九

三七

西河散人墓誌銘

韓邦奇

西河散人郭守道有號也散人者散散之人八極之表淙淙之淵舉萬物莫得而拘焉乾坤不得覆載我日月不得照燭我雨露不得濡濡我四時不得寒燠我陰陽五行不得化育我究其本真歸諸大源莫莫破莫得而名焉又其次爵祿不能維繫我貨利不能引誘我功名不能羈絆我寵遇橫逆不能感激我若千仞之鳳萬里之鵬飛翔扶搖于天衢之外人孰得而攀之散之大矣守道自號也何者考其言論幾于窺次散之意乎守道天資異趣曾襟脫落觀其外循循乎若無懷氏葛天氏之民也叩其中其莊南華列玄洞之儔歟郭氏關之大族祖父以來中衰矣

守道裕然自適若無不足者既老猶不長尺寸初里人以守道之能大郭氏者勸之營產業為妻子計守道曰法聞之斯世羈縻之宅也夫婦偶合之情也兒女邂逅之恩也吾身性真之主也夫羈縻者至暫也性真者至重也偶合之情邂逅之恩至輕也夫營全於至暫之寓者愚哉至重以趨至輕者惑法弗能智亦安敢愚法弗能哲亦安敢惑法不敢愚且惑故不敢勞勞然以傷吾真也有言守道於市者若罔聞知人或為之怒曰郭守道何有於豎子耶顧為之辱於市守道曰人之所爭者勝也彼嘗吾吾固勝矣今夫人於羣衆之中曰某德之表也則將欣然而悅之矣某德之棄也則將忿然而怒之矣彼無故而嘗吾於市

古南文忠公集卷四十九

三八

彼德之亡衆所耳目也彼固自嘗而領吾德矣焉用較有司兩舉卿欽皆不就或謂之曰卿欲禮法之所在也深衣幅巾所以示成德也斯固榮名之所在而鄉里之所崇矣守道曰誠若此異乎吾之撰大禮法者性之縲紲也巾服者身之桎梏也榮名者人之陷穽也若之何而被縲紲荷桎梏自蹈於陷穽之中歟初張居士王伯利者關之善士也中興二氏公納交而崇讓之長老或謂守道曰郭氏子何崇二氏之深也無乃羨其能而見其有乎守道曰然顧法無所利也夫矜不能而妬勝已避已嫌而遠善人常情也惟有度者能不妬能不避也法焉有度心寔好之矣一日與鄉老泛舟而觴一叟潛然泣下守道亦泣焉守道曰

吾叟何悲也叟曰吾傷夫流水之無盡吾生之易窮也吾始成童吾祖父携吾舟於斯固若是之蕩蕩也吾壯而客於江湖之外幾往而幾歸固若是之蕩蕩也古今之代謝生死之相繼吾如水何哉守道曰叟過矣往者過來者續叟見水之無盡也然過者過矣過者未嘗續也焉用悲叟曰子亦何悲也守道曰吾見叟之悲而悲之又以見物我之同情矣水與吾固一體也又何美於彼乎正德丁丑十二月十一日守道疾革呼諸子曰生寄也死歸也如父客於外而得返鄉園樂莫大焉諸子可勿深哀遂卒年八十三守道諱子法守道其字也吾朝邑大慶關人配張氏子男二長侃起家幾萬金秦府典膳關雖幾千家莫侃並焉

皇明文範卷四十九

三十九

安趙氏繼娶張氏次節克佐侃守業娶王氏女一適李倫生卒孫男五孫女一侃之子希孟娶蒲希閔聘張女一適商八樊會一適商人王廷祿一適庠生韓邦達一適商人楊品爵之子希魯娶衛氏希冉聘王氏希顏未聘一適秦府典膳姚本源一適商人何騰一幼未字銘曰守道又有言曰地無撮勺之土天無呼吸之氣江河魏魏而高秦華滔滔而逝晝昏昏而夜昭昭象兩翼而鶴兩齒茫茫宇宙生孰死孰觀斯言亦散之旨

皇明文範卷之五十

墓誌銘

按察副使水南田君墓誌銘

崔銑

君諱汝耕字勤父汴之祥符人弘治戊午年二十有一與予同舉遂業太學勤父博聞善辭又飭操檢三原馬伯循稱之曰見人之有技而不驚規人之過而溫乙丑又同予舉進士已以憂歸服除授行人選給事中是時劉瑾竊政瑾誅閹嗣其所行朝紀聿紊官惟附權潤已勤父挺立其間絕請謁攻詞賦予既交舊而雅好何舍人仲默每過予兩人浮白吟詩慨時自憤曰引裾請劍者固丈夫許國爾顧事不當其會而情不中其款殺身無益章主之暴嗟乎

皇明文範卷五

乙

嗟乎迹與心違命與世左是以西山餓夫夫也然勤父遇事斤斤自信敢斷決值端揆虛位爭進者類禦徒然勤父上疏言當用大臣以忠諫去位如韓文等遭言斥然不禱職又劾武率時源恃功淫縱遷江西提學僉事江西雖號文邦士習諛恣尚請託提學官校試列第不合素所評輒收謹徑去善宦者先陰訪衆議參以今試者列名下之勤父惟據試文勤父雅好秦漢諸家書刻行史記往以舉業譽者勤父病其腐置下列又遵勅諭賢知府伍文定同知曹琥四人及教官十二人及退居御史宋景及逸士某俱上疏薦又劾知縣及教官不職者十餘人憲臣及僚屬其侵官乃共升謗當考官時南臺劾之調山西方謗起共欲

擠入不測然止言其卑方他無可摘也古所謂因貶見棄者歟自山西遷湖廣副使皆理獄清屯田修水利推吏儲事靡不飭前後乞休者三乃得請時年四十五既還汴力田養母杜門讀書誦聲琅琅聞戶外病六經庸學傳注紛如靡統字稱句品思纂輯成一家言僅畢周易而已詩暨古文集若干卷勸父父某母魏氏兩取俱陶氏女子一人惟屏女適李莘叟徐夢鶴前陶一女適和顏塋以丙申月日勤父授行人在正德戊辰選給事中在己巳治刑科遷江西在癸酉十有一月調山西在丁丑二月遷湖廣在己卯閱四歲歸嘉靖癸巳三月二日卒勤父閑居維十有二年銘曰潔行而剛攻辭而章枘鑿戾只揆義奚妨彼精斯

大皇明文範卷五

二

禪一槩而帶返服水南樂此洋洋伊誰進賢休以君襄歲云逝矣孰訊彼蒼維壽弗長維聞叩叩維河湯湯維文之昌

江西按察司副使空同李君墓誌銘

崔銑

弘治中空同子興陞疾文之習慨然奮復古之志自唐而後無師焉已汝南何景明友而應之空同子之雄厚仲默之逸健學者尊為宗匠又咸激厲風節敢上直諫安於冗散鄙忽驟貴空同子方雅簡默稍飭旗校仲默恬淡溫孫不露才美云空同子諱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徙大梁甫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至郎中才敏氣雄簿書外日招集名流為文會酬倡講評遂成風致嘗監三關

招商用法嚴格勢人之求被搆下獄尋得釋每抗疏言出令不平官府殊法一涉宦戚即尼不問不報乙丑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之弊末言皇親橫則外戚驕恣之漸為掩義之害張侯辯翔摘奏中張氏字為訕母后遂令回話乃列張侯不法狀悉實可按遂下獄眾為梟梟已僅奪俸三月上語尚書劉大夏曰朕欲寬夢陽輕典左右謂當廷杖渠忿則泄如朕殺諫臣何正德改元八閹道上燕遊閣部臺諫協請誅之不克關遂寃斥諸臣已知部奏寔空同子草成奪官降山西布政司經歷致仕戊辰劉瑾必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赴京人意其必死是時瑾敬禮修撰康子康子謂瑾曰李生能法皇祖為文殺之大失天下學者望瑾

大皇明文範卷五

三

嬖人姜達亦申理瑾乃贖空同子既釋係又欲用之選部空同子託以痼疾康子為力請得免幸未瑾誅起為江西副使提學勅許舉開軍事空同子振學治士外有大更白臺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空同子非其墮職各起訟當路素忌空同子才名落職閒住要辭曰臨官不讓云爾聞者笑之曰斯以虞之臣責過空同邪寧庶人方畜異圖威劫謀內省臬受制知空同子不可撼陽下之及庶人叛威有言空同子亦疑於黨附者當路又將陷以法司寇見素公不可止空同子以成化壬辰十二月七日生嘉靖己丑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五十八配左氏子一枝舉進士由主事左官州同知側室宋子三楚梁柱女一王一女枝四

子一襲二典三謨四維女一年月日葬大陽山左宜人祠
空同子家世自有譜所著詩文集若干卷空同子八篇銘
曰伊天閔之伊人嫉之專方者礙固正則危隱約委蛇于
河之湄大昌厥詞求式來思

監察御史鄭公墓誌銘

陸深

嗚呼思齋歿日十載矣始克塋而予始克誌之於人世何
如也嘉靖癸卯冬鄭生開自莆陽走海上再致遺命復奉
王大參應時狀并以葉方伯鳴玉書來速銘二公端人也
予發書而泣嗚呼悲夫士君子遵一王之制以興履正途
修正學適當聖人御極乘可為之時而又有能為之具顧
其所出才十一爾而遽尼焉竟齋以逝嗚呼予於思齋能

不皇明文範卷五

四

不悲乎而繼之以泣也按狀思齋名洛書字啓範姓鄭氏
鄭山南湖唐太府卿露倡道于莆四傳至刺史肇徙楓嶺
生倉曹楨楨生靜遠都統師瑄析居待賢里之桃源至元
泉南提舉朝避寇徙郡學之前其八世祖也高祖貴八曾
祖再一祖且輔再徙郡治之前皆不仕考諱祥號近菴正
德丁卯鄉舉授電白教諭母林氏九牧饒公後實生思齋
思齋初生時適鄰家曝書龜趺移因命之名少岐嶷異凡
兒教以古歌詩輒成誦稍長治經章解句析師宿以為賢
已年十四應省試還補郡弟子負提學東泉姚公試郡數
百人中拔真第一時年十七也丙子舉于鄉丁丑舉進士
觀政廣西道奉例歸省蔡太君于家明年始觀于電白會

廣中兵亂難仕百力管衛近菴以歸嘗過江門拜白沙先
生祠因登甘泉湛先生之門折衷理性之學甘泉器之時
有黨陸伐朱者極力排辯嶺南人士亦帖服云時王政齋
宜學舒梓溪國裳兩內翰謫居亟稱之不置庚辰赴銓授
上海知縣上海東南劇縣也素稱難治思齋治之以慈惠
若有神听然每事事抵日易則垂簾屏坐聽琴誦詩以自
適或退而引諸生論經史月徵季考時其勤惰而激勸之
嘗曰為學不以聖賢為邦不以仁讓非士也士多成美才
海故健訟庭下嘗數百人詞入悉受而遣之聽自息有不
息徐為數語折之即皆引伏又曰民之爭禮之廢也乃計
家為里里有長計里為鄉鄉有老選高年有行者充之朔

不皇明文範卷五

五

皇則里老率其鄉人子弟行揖遜禮講書歌詩錄善紀惡
為多火塋又曰此非民之罪也令之不德也為立義塚明
長樹定禁約以示之習尚浮靡六禮過制且婚無載書易
速于訟為之詳品節定書式令社學師掌行之遂建社學
九十六區隨學建倉為之約正司馬準常平之法適歲大
歉倉且不給乃大發賑之時饑民相攜來歸者萬計雜沓
無緒為之法制別以都里列以交衢識以旌旗散以僚吏
余被封裹坐聚而即之授受以手焉論次鄉賢名宦修葺
社稷壇祀典咸秩更定邑志文獻以章海賦久弊始議
以三鄉田為三則稱土而均撫按咸是之奏上而未果行
其說猶存嘗於履端謁郡歸泊海口下有沉屍壓以石磨

忽見之嘆曰此必客死故莫余告也遣人偵之近村民家有石磨失其牡執來合之為一即訊乃伏果江西賣卜人歲晏將歸房主利其財而殺之又一夕舟行見焚屍者詰之曰吾嫂也姑隨俗爾數日有告毋死無歸者因憶向日道見火而不哀豈其人耶因逮來集諸鄰保訊之衆云此家無喪亦無嫂乃告者之母暮行被殺而奪其首被發其家藏首被一具在有懷金渡海者舟人沉之其家不知也旬日告發乃盡呼舟人其一已移之他渡即令解其首帕密遣示其妻問金妻果以金至囚乃伏諸如此皆麗法抵罪無拘吏文邑人稱快初不以為功也又罷勾查以益軍匠禁賭博以覺游惰毀淫祠以人巫覡表節義以獎人

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六

倫縣鐘磬以達幽隱當道才之以卓異交薦乙酉春召為河南道試監察御史巡視京倉九月實授巡按通州丁亥九月選推提督南直隸學校計立臺之日僅三十三月而章凡四十七上其論治心修身之道者五事勸上廣仁恩以惠京師者十事救災求言復上十事皆剴切語多不載至論逸欲之戒有曰陛下觀於御馬可以求御民之道觀於使舟可以求使民之道効費少師張詹事之交惡有曰失近臣守和之義市明時雍穆之風二臣宜罷論調停器使之說有曰過為區別則才能何以自容每事紛更則法令何以專一開大臣薦舉之門者將移威福之漸破條例資格之常者必啓奔競之路悉荷上優容采納其薦達臣

工也如大學士楊公一清兵部尚書王公守仁彭公學宜以軍旅禮部尚書羅公欽順吏部尚書楊公旦戶部侍郎邵公寶國子祭酒魯公鐸宜以簡任其勲德著舊也如大學士謝公遷尚書林公俊孫公交宜以眷禮其救解過誤也如總兵馬永之革任御史魏有本之調外給事中楊言之下獄鄭九萬之瀕死即中葉應驄之就逮主事繆宗周唐樞之編管皆一代之偉人名士士論題之既奉勅陞辭而南過徐聞近菴公計號慟兼程歸治喪如禮已丑薨太君近菴於南寺月峰山明年壬辰終制赴闕補浙江道蕪理廣西江西諸道所至振舉名日益起而忘者日亦益衆時方考察京官適在當局會有互相糾劾之命給事中有

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七

失官者許奏上特旨報罷而思齋歸矣道吳舊治士民相攜徒步送百里號泣攀挽者載路既歸前以明年甲午閏二月十一日卒于家年三十九耳遠近莫不痛悼之娶葉氏方伯女弟明惠肅慎忠廉之助居多子男二長即開側室方氏出也娶黃氏主事文炳之女早卒次閻丘氏出早殤息女一許配林大尹成立之子卜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思齋天分極高以氣節自負所與交游必海內賢豪士非其人雖貴顯不顧也好辯有口喜稱古昔先王明習當世之故廣庭群議善批屈人卒亦以是自屈云念深昔在正德丁丑春試有事於禮闈與一二僚友相約期得名世上思齋經房出今大學士介谿嚴公公以示予類批讀

其文禮場之作也以呈兩主考閣老戒軒靳公學士東江顧公其公嘆得之晚不及梓文為惜會出令海深時居先詹事公憂目睹三年之治咸覈思齋謬以予為知已若不忘豈海也故予志海事獨詳而應時所為稱述者數千餘言自書傳信云思齋文翰精麗所著思齋集若干卷藏千家為之銘銘曰王柱廼折瓦墁獲完利方屈直物則有然君子之守寧曰毀金簞瓢為壽鍾鼎非年烈烈御史電白不死國之忠臣家之孝子餘慶實多貽厥後嗣徵我銘詩以闕千祀

明故禮部精膳司主事臧君墓誌銘

湛若水

惟茲故禮部精膳司主事臧君賢徵應奎之墓其弟應璧

自明文範卷五十一

以其友德安推官章希尹庠生蔣雷卿狀來請銘焉甘泉子曰於乎吾忍銘吾賢徵哉於乎吾忍不銘吾賢徵哉於乎斯道之在宇宙何其得之難而喪之易也孔氏之門稱德行者數人顏淵短命死冉伯牛則以疾死閔子騫不死則亦孤而不祿何耶豈所謂天之小人耶而當其時盜跖橫行天下日殺不辜而幸老死豈所謂天之君子耶天之於善惡人其有意耶其無意耶余求志聖人之學者於天下僅百數人得其門者幾人其在湖州自吾賢徵之外有若許事章希尹商臣有若刑曹唐子正樞陳忠甫良謨其在廣之順德則有若儀制主事張景川潔潔與應奎以諱禮跪門同死于杖商臣以言禮刑落職靖江永樞亦以論

大獄攬職編管良謨雖不死亦病且去二年瀕死乃不死然則天之於善人何其慈然耶而世之人有生而積惡日惟不足以至公相而老死牖下又蒙身後之澤者何耶天果有意福之殺之耶其無意耶於乎若臧張二子者其偶死自耶其天死之耶天耶人耶然則吾之於吾賢徵其忍銘之哉若賢徵者其果可以死之也韋子曰奎也少稟天聰丙子舉鄉薦丁丑舉進士以父喪去及授南車駕尋以庶祖母喪求去例不得承重猶執私喪三年以重所自出其孝如此可以死之乎蔣生曰賢徵之事親也吾嘗偕出焉歸不過期途不廢業曰家君所程也母氏病痰憂形于色旁求名醫療必親焉前母之墓過必瞻拜悽然乃去可謂孝矣是未可死也又曰同泊邑城見旁郡之流民老稚過者傾粟與之不顧晨炊其仁如此可以死之乎韋子曰賢徵恭儉不踰見人之善惟恐不及色為駢然其惠宗族雖患難孤殘弗遺焉其賢固未可死之也蔣生曰賢徵之為車駕留都憤中官以進貢索多船利私載則為裁抑遣卒譴焉則叱左右執之乃遁去勢力者謀造舟之利以糜金害民則出身拒而沮之其正直剛方若此顧可以死之乎又曰賢徵心地光明而義氣充實嘗過文廟廡下慨然嘆曰吾輩殘亦當組豆其間乎及官禮部學于甘泉先生得知行並進體認天理之說而惓惓於雷卿之未聞也如其無死所至可量耶韋君曰賢徵聞先生之學曰吾欲終

自明文範卷五十一

九

身得所宗執弟子禮而受學焉甘泉子曰於乎若賢徵者豈易得哉使假之年以其忠信不欺之心篤其志以往擴同體之仁而全歸焉且為天之孝子矣其可死之哉其可死之哉天之意固不可得而知矣吾獨忍不銘賢徵也乎賢徵號損齋生弘治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其不幸而死為嘉靖三年八月四日也世居吳興城曾大父和贈工科給事中太父獻父維副千戶贈如其官母黃氏封太安人妻嚴氏封安人嚴嘗割股和藥以療賢徵之疾云臨絕其從父太學生志觀視之索筆書云不當與弟應璧異居可以觀弟友矣子二人長繼英次繼蓋女二人銘曰大道渾渾胡生之難而覺之難成之又難胡卅五年以身殉捐胡然

不皇用文範卷五十一

其人胡然其天亦已焉哉死而知性不亡者存

明故四川按察司副使張公墓誌銘 張邦奇

公諱昂字仲明別號棟莊主人又曰寓菴姓張氏魯太考諱延良贈江西道監察御史大考諱楷官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博學善詩文嘗奉命經畧東南卒鏡巨寇功著國史考諱應麟亦以詩鳴從軍三陟有功授寧波衛後所鎮撫母虞氏封孺人公世居慈溪連都憲公始卜居鄞城平橋之南公生有奇質貌古而性剛自為郡學弟子貞已侃侃然能自樹立成化戊子舉于鄉壬辰登進士第授知鉛山縣勵心勤力事求利民所立規條簡便有法越數十年不能易有巫能役鬼物呪咀殺人立有徵應一時咸畏事

恐後公擒至庭榜笞百數卒無所傷夕而大風揚沙石蔽天連屋鉦鉦若鈴索聲衆益駭懼以為果神人也籍籍謂釋巫公弗顧卒致之死縣城南有溝西洋廟頗現靈恠旁郡男婦相率祈禱充牣道路公惡之毀棄神像墟厥殿宇置便民倉焉而併撤淫祠數十以葺公廨移文道路告諭以禮秩滿擇南京監察御史糾劾不避權要譽傾一時威寧伯王鉞挾其武力偕保國公朱永太監汪直兵部尚書陳誼將挑釁北邊公曰是為國家害不小抗章劾之詞連內閣司禮由是內外大臣皆嚙之未發也會守備南京太監蔣琮聞公名求見不許且劾琮鬻放軍伍琮乃誣奏公擅作威福遂左遷南京通政司經歷久之以魏國公薦轉

不皇用文範卷五十一

十一

四川按察司僉事查理塩法蜀中塩利最饒先是理塩者率以賄敗公搜剔敝蠹一新以法有都指揮使陳某富而無子惟女婚一人嘗棲一處子匿其家事覺墜之河以絕踪死者之父訴於巡按御史且請必屬公治之御史曰是理塩法不得與獄訟其人曰陳都司家貲黃金至十餘鉅萬非張憲貪孰能不為利啗洗小人冤邪乃移公按問一訊情踪具得而御史卒通厚賄撓公數四不得則別委官推之竟移坐其婚之僕云公既磊砢不能與世合再疏乞致仕不允而遷公副使守備建昌黎州等處時同事馬本監信用術士周慧以其善燒煉黃白將進之朝公聞而驚曰是唐之柳泌也即擒慧置獄而劾馬之妄事乃獲寢公

猶錮慧極邊以杜後累居歲餘度終不能容於時乃和陶
潛歸去來辭引疾歸老於四明之棟莊時年甫六十也環
堵蕭然出入不能備騎從家人糠糲或不贍而超然容與
日事經史自娛嘗歲大侵大臣賑饑浙東聞公寔遺五
千金堅拒弗受辭受進退一視諸義而不少顧慮利害禍
福存亡得喪不待解遣而自不能膠其中雖於俗不屑苟
同而對衆坦坦不為吟防宵懷如清冰英王不可點染其
表姪憲副余君本每侍公未嘗不勗以道義病既殆猶張
目謂曰努力哉乃今人才知自勵者少若能扶樹一日是
培國家元氣一日蓋立身為國之心至死不亂嗚呼豈不
英偉卓絕大丈夫哉聞公之在孕也其母虞氏孺人夢啓

皇南文範卷五

十一

明入懷比在襁褓每見此星則指而索之不得輒啼泣不
已孺人以赤帛搏若星狀與之則喜而嬉笑嗚呼其信然
乎哉獄降星隕古固有之不然何為矯矯然與衆異也家
居十有八年自公事外足不踐公室然守令賢者每加敬
禮於公今邑宰丁侯洪鉛山人以公有遺愛故敬公尤篤
棺殮之需皆侯實捐俸焉公生正統癸亥九月二十二日
寅時卒正德庚辰九月二十七日子時享年七十有八配
杜氏封孺人宋初國公之後封戶科給事中通渭教諭諱
謨之長女夙著賢行實贊公志生正統乙丑九月八日丑
時卒正德丙子三月二十五日丑時殯於堂六年矣至是
以辛巳七月某日偕公塋西山祖塋之次子九人長汝邁

襲鎮撫職娶毛氏次汝芝汝芹俱早卒汝騰娶王氏汝玉
亦早卒皆杜出汝彝娶陳氏汝葵娶周氏汝封汝蔚尚幼
皆庶出女三人長汝英適太平知府陸公坡之子信次汝
莊適新昌工部侍郎俞公深之子朋汝川適丘甫孫男三
人長承宗襲鎮撫職次承寵承宣曾孫二人仁一仁二所
著有寤思錄棟莊稿若干卷藏于家憲副余君以公平生
異政殊行不可殫紀乃述其大者為狀殆有日汝騰昆弟
以狀來請銘曰長庚墮精明山陽矯矯奇質百鍊鋼鑄為
鎮鄧與干將離劓一日高騰翔後者莫與前莫當剗如霹
靂驚大荒株蔓斬截鬼魅藏擊排未竟先括囊銛鋒銳鏗
終誰傷凜凜英風時簸揚靡波頽流爭激昂脂韋百歲營
腹腸飲氣低眉奚所望吁嗟浮世駒隙光豹死亦自留文
章公今化去歸西岡壁立岡頭千仞長精輝不物借倫亡
炯炯千秋牛十傍

皇南文範卷五

十三

明故中憲大夫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南湖余公墓誌
銘
張邦奇

嘉靖己丑十二月十六日日將中矣南京右通政余公過
予子迂之庭升階聞友人汪汝成都憲沒也愀然動容焉
坐定談汝成事秩秩不少亂已乃咨嗟悼惜殊不自堪忽
暈眩喘急戴目垂手欲僵予驚泣呼呼不應手灌湯藥弗
愈踰時氣漸微乃絕其子九疇輩奔至伏尸而哭乃以厝
輿舁歸其第嗚呼痛哉公諱本字子華世居鄞城南臨月

湖故號南湖余氏宋參知政事天錫之後公曾祖諱烟南安府同知生愷愷生謙德即公父也謚易慈孝卿稱善人以公貴封翰林院編脩階文林郎母夏氏封孺人愷以弟愼早卒弗嗣命文林公後之公孝愛性生而英邁連屬動師聖賢安未逾歲遭母喪終其制不入私寢今刑部左侍郎聞靜中先生時就讀其廬卧起必偕能悉其情云始公少游府庠觥觥自持不少利觚角每候調上官諸生多叢聚路談而公與聞汪二子恒各歛襟獨坐一日相就問姓名語合遂為契友焉正德庚午領鄉薦辛未廷對擢進士第二授翰林編脩明年念父老無兄弟疏乞歸省時例京官省親離庭幃六載乃許公未及再暮而特旨允歸人謂

公明文範卷五十一

十四

孝感焉又明年奉其親就養京邸尋允經筵官時權奸迭興文事廢不用公慨然具疏指切無所忌至再上不報乃疏乞補近地儒學官使祿養當道難之乃請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至則毅然以簞俗作士為已任秉公力勤務必行厥志然素性觥觥視卑陬咕囁之態不當若臬臬職見行事一不當于理即義形於色或面折不少容用是與巡按毛御史鳳積不相能舉劾其不法數事而毛遂肆其芳言以相詆詆詔各回籍聽勘毛以京考落職而公適惟外艱服闋當道令公赴還公不可嘉靖丁亥起復山東按察司提學如故勅至乃就道山東行政不改嶺南戊子秋試士之中式經公所首選者幾半其年四月陞南京通

公明文範卷五十一

十五

政司右通政凡文牒無細大一一訊辦擇可否罷行之曰不爾則無以遏讒說詎珍行非朝廷設官意也官宇頽圯會以時誅禁工役公乃計處工食若干佐以俸餘費不涉公帑役不越輿隸而堂廡煥然嚴飭莊固見者服其能焉今巡撫山西都御史王天宇先生者公友也嘗曰吾每有舉措或沉吟未決思子華之風即沛然矣蓋公臨義必赴於得喪是非死生禍福不一置於懷故能無所瞻顧若鷹攫鵠趨莫或章擊家居食貧稱貧無虛月親族有急輒傾囊濟之或為假貸而躬自償焉從父兄某弟某皆孤文林公撫養如公比長室之且給之田若干畝公於書無所不讀見古人奇偉事躍然期必為之至奸臣傳其擊節罵詈不釋口禮樂天文陰陽律呂皆研窮其數為詩文直寫已意不屑事磨鍛崇華飾作世俗語而典雅確實充禪世教其雄才大節使當大任當為國家長城太阿無疑而遽止於此知者惜之公生成化壬寅月日得年四十有八娶同邑徐氏封孺人繼娶定海劉氏浙江都指揮某之孫女仁和翟氏杭州衛指揮某之女也子六長九疇府學生娶袁氏縣丞一之之女次九章予婿也九正聘陸氏經歷承美之女九家九陽九晚尚幼女二長適府學生陸蕪金按察副使文順之子次字張通判廷韶之子九疇九正陸氏女皆係出九晚翟出九章九家九陽張氏女皆係周氏出念昔故成都憲拉予訪公月湖之陽迄今三十年以道

義相劇切同官翰林以來去就進退形迹類甚今方賴誼友以有為詎意汝成函問猝至大出非意廢餐而哭未已而遂以次日哭公于寓邸也嗚呼痛哉九疇以卒之明年正月二十有五日返殯其家先期請子銘比抵家以書來曰已卜九月二十有三日葬南城外祖塋之次願速為銘而靜中司寇亦自京師以書見屬乃泣而銘曰試觀古人於今不同我求南湖古人之中坎壈今日甫通輒窮時則固然奚惑蒼穹嗟嗟南湖志業未終障奔激頽莫匪清風嗟嗟南湖亦又何憫

政齋王君墓誌銘

鄒守益

嘉靖甲申秋七月二十五日政齋王君以諫卒于位其配

金甫之墓志

十六

胡孺人忍死歸其喪伯兄慈仲兄愚奉任太宜人命以季弟抵次子東為喪主越十有四年丁酉尚未克塋彭山季侯謂竹墟屠侯曰吾有司預有責焉乃檄縣庀塋故其子弟謀曰是其可以閔于官卜吉縣東之蹊徑祔于十世祖孝子叔可之塋坎山離向以秋九月十八日襄事而盧其右以俟胡孺人孺人泣謂慈曰而兄所與遊率海內豪杰然其密邇而存者宜莫若東廓子慈致其詞甚哀相與淚潛潛下志曰政齋姓王氏諱思字宜學系出晉太傅導其家于吉自南唐虔州節度使諱崇文始其徙泰和自宋戶部侍郎知諫院諱贊始世以儒有聲國初諱沂以儒行徵說書授官不拜高祖諱伯貞知廣東瓊州府有遺愛祠在

金甫之墓志

十七

異曰鄙夫非尚同也乎哉聞者咋舌去甲戌秋上封事以為孝宗敬皇帝之子惟陛下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宜親享太廟孝養兩宮總攬乾綱緝熙聖學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維是任喜怒移威柄弛紀綱摧士氣召天變言甚切至謫潮州三河驛驛丞便道省母以二僮自隨郡守關景韓書院居之一時俊傑咸從之游陽明王公鎮虔檄使贊軍議曰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難於趨時長才堪以濟用君感其知與李君子庸偕至尋寧藩驛作奉蒙宵赴軍門功成亟歸口不言勞夷辰再入潮自遠請業益盛隨材曲就語聲不倦諸生傳錄而宗之新天子政元召諸以直諫謫罷者咸復其位乃政齋自三河入翰林

瓊曾祖諱直少傳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端有傳在國史

祖諱積好學篤行文貞楊公作說王以擬其德考諱休歷

官廣西知太平府孝友仁惠整葺羅公銘之政齋生長詩

禮中八歲能詩十歲能文弱冠而舉于鄉是時豪爽自許

廓如也及卒業南雍與天下士磨礱手書矯矯警惰于座

求信國文公像奉以出入及遭外艱塋祭不愆于禮正德

辛未第進士以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每試輒先同列獨不

為應酬文字曰美其辭以悅人吾才所不能悅人以美辭

而眩是非吾心所不敢先達嘉其志及授編脩時有倖進

為臺諫所糾慨然乞別授曰進以禮退以義君子律身自

有定法若誘於利而合怵於勢而殉如鄙夫何或咎其立

加從六品俸又錄寧康人功帶支九品俸預修 先帝實
錄同考癸未試事充經筵講官夙夜寅恭隱然負公輔望
甲申大禮議起與同列疏諍不報既而文瑞公坐有水患
得請改葬矣七月之望復預伏闕號諫下獄杖朝堂越十
四日遂不起寓其居不售無以為殮公卿寮舊相率贈而
殮之以歸歸之日送車塞道無不咨涕泣泣者配廬陵胡
氏其父太學生宗大選於諸生而歸之專一而順協相以
濟常置側室竟無子有女二長適同邑張司空之孫庠生
律次未字今適鄉進士劉教教緝其遺言多散佚得詩三
卷文六卷語錄一卷傳于世世衰學湮往往遇時好以羊
鼎自餒其崛起者分門標榜臨深谷以為高而無欲之要

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十八

太公順應之學直職踰而莫之任若政齋所立加人一等
矣而孳孳親師友如弗及講學慶州深求致知格物之實
復趨小瀛與甘泉湛公切磋所謂動靜兩忘者將融而一
之以究大業以益之不敏方約卧雲玉華玩月武功以盡
償所願大命不永甫四十有四悲夫天之不相斯文也政
齋資稟華奇而克以學力視輩輩素卑直如獨狗其之三
河也夜半舟飄巨石緣石以坐浩歌達旦及秋以歸攜手
書贈廣德詩道勁如平時疾革妻女問所欲言止書思母
二字其於死生達矣夫復何憾方同志業集學政政齋增
側室為俎豆計政齋笑曰大丈夫當為天下萬世祖見明
戀戀於兒女子今果何學官如所言云東園吳公曰提然

其節似徂徠松溫然其和似崑山王涇野呂公叙曰聞過
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蘧伯玉世以為確論銘曰玉有
時煨松有時剪維路維蘧百年其願以忠附孝永安于茲

泉亭吳先生墓誌銘

許相卿

嘉靖二十四年二月乙卯朝列大夫廣西布政司左叅議
泉亭先生吳君卒計予予扶而哭諸門君之子卿舉士遵
晦郡博士諸生遵道書君願言來曰知我者許子其託之
識我歲噫嗟已乎吳君遠死予信忍以疾為解志曰吳君
諱鼎字維新錢塘城北隅人也父宗裕封承德郎刑部主
事母陸氏繼母戚氏妻顧氏贈封並安人咸以君故君少

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十九

慧嗜學父母念獨子重苦之交禁弗為止選錢塘文學第
子貞朗秀駿踔氣蓋一時矜佩少年諸司勸學較藝輒皆
取君冠其齒君正德中進士釋褐試吏尹臨淮臨淮帝
卿壯縣民多優復習游惰公私玩愒謾偷政廢不舉糾紛
倍十左小邑宿吏側目少君君顯識敏裁便宜張弛更以
辦治稱監司使者僉上君治行異等堪風紀還不報 毅
皇帝南征侍衛中外諸臣騎乘數十百萬所過縣次饋食
有柄事中貴人道臨准非分徵索供具無厭橫甚君從民
吏往致常饋不贏中貴人大歎望憤詬呼挺君銳身先民
吏當之民吏爭前衛君擊傷中貴人奏逮君繫詔獄一歲
所者廷議白君還治用舉者徵為南京刑部主事轉南京

兵部主事以承德公喪罷歸除喪謫告不仕者十有五年用舉者補南京兵部員外郎轉南京禮部郎中遷廣西布政司左叅議乞侍養亡何病卒年五十三君方病甚二童奴擁之坐氣漸微而神不亂忽左右視曰爾孰誰耶吾其死於吾兄之年乎二子舉扶代之若將寐者而絕君起寒約性鯁諒力學自立危行不疑耻媿姻苟同孤立行一意而已俗或病其不諧以哆憎口然居約奉繼母當其心裝嫁四女弟甚周與人謀必為之盡當官事關利病直往敢任不顧計前却故所至舉職大節斷斷士亦以此多之一時顯望魁人往往折節行慕與之交然仕不充志壽不盡年懷挾其所未究湫然長終已知君者莫不傷懷垂涕云君

皇明文範卷五十

二十一

生好文特甚其為臨淮罷劇猶手一編吾伊空堂中治當南北達途過客時有中原文獻家博文邃古諸名士大夫君輒委已交驩與相下上其論既謝病屏居愈益專力萃精償其積志六籍而下九流諸子策士春秋先秦盛漢之選古金石竹簡之傳旁逮外家雜說謫誕迂之語凡奇古文字罔不雋飲醇酣江左北朝以還唐宋近代諸名家亦皆決藩入與神詣作者故其文深涵大放膽蕲閱肆能盡達其意所欲言淵乎蒼然有西京氣骨君率歲一訪予紫雲山中坐語移日扼腕論文纒纒弗能休予曰雅哉辯然非藝乎末耳吾衰弗事此也久矣君素多病奈何散精以狗末孰與飲英沃根毓神以貴而生乎君憮然離席曰

愛我哉陳義甚高僕將從子於忘言矣然君文聲籍甚紹介屬筆者彌衆不容自解免焉每一篇出學生爭傳諷之郡諸老先生辯博能言者皆自以為弗及也時有紀述真適自任必推泉亭先生云二子好學世其家女一孫男從周從時文一墓在積慶山南麓葬之日是歲十二月戊申銘曰有崇斯封有坎斯宮有斐君子歸藏于中有氣隆隆湖天亘虹後有王朔氏揚袂障日而望之曰咄咄佳哉其下殆古之人以文雄者乎

江西贛州府知府沈公墓誌銘

許相卿

皇明文範卷五十

二十二

公矯辭以見志云高祖恒負識幹當國初法峻隱而責卜曾祖哲祖宗壽傳術於世父正術時遂世陰陽家學考俊以公貴贈文林郎南京大理右評事妣朱氏魏氏公魏出也贈魏孺人公孩幼多奇童中有志操正德五年舉浙江鄉試六年會試以乙榜署江西萬載學教諭嘉靖二年舉進士三年授南京大理寺右評事歷寺副寺正十年遷廣東廉州府知府更賢補江西贛州府既又補雲南鶴慶府移病老於家嘉靖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七十九公賦性簡諒操行介特事徇其心不憚違俗所親或規之曰世同混混而子獨以子矯之其的而招射哉公謝曰唯唯否否夫吾信吾心倘庶幾於道或猶十一二已乎嘻俗

夫道也遠矣焉避矯處家人嗃嗃侍親側更溫顏婉辭若
兩人然諸弟嚴事之不為降至其婚嫁貲費身稍直之必
周教萬載抗顏賢屬造就科名士加昔守廉以誠長者康
官人犯盜竊猶疑情時有縱舍不文法顧計也賴當達塗
巨鎮重臣宿兵民脂髓涸供饒矣公身先節約力任興革
多方亟圖民望更生而公以杜請託忤時貴排逐左遠罷
歸知者哀賴人而惜時舉錯之乖歎公不能取容當世殆
少激也與公居鄉簡易自便不事矜飾儀觀無故未嘗割
鮮燕饌糲糲蔬茹之餐通帛大布之服蕭然故諸生時等
耳郡仕而歸者官例供輿皂公舍而徒行行未嘗入公府
也杭故宋京師江南大都會自昔以繁麗名產豐習侈甲

皇明文範卷五十

二十二

天下公獨齋陋涼約居其間人多以不情猜焉縉紳士則
憚屈之然弗甘也或私靳之曰大夫也是謂苦節不可貞
者耶公為不聞也者於澹泊為寵榮懸車及就木二十許
年一日也蓋其資於世也儉故需於世者寡古有清白吏
今曷愧焉部刺史誅之曰於今伯夷也言少褒矣來者或
可取徵云公疾甚暨議灼艾曰止生死由天毋重困我疾
革諸子問願言曰更何言更何言無怛化意夫觀人至於
沒世更安所遁其情公超然若客而歸以語素昧公者將
亦信其平生也已公娶陳氏無子繼亦陳氏贈封並孺人
子男五希渭太學生例以貴為杭州右衛署指揮僉事希
龍邑學生希湖庶希準希濟女四長婿邑學生金榜次增

太學生林恩次壻郡學生莫曜庶女幼孫男五女五公卒
之三年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庚寅葬公靈石
山之朝陽五子者聚相泣曰吾父潔修潛懿今隨死而亡
後將無復知有吾父者吾曹不子死吾父矣夫先民既沒
而德音猶存者賴之於紀述也孰為立言而傳一二遺行
俾書之石耿光千求世以焜耀吾子若孫繫吾父為不亡
也五人收泣相慰曰可於是希瀧以嘉魚令李君璣衡
狀來請爰論次之而系以銘銘曰湖水浩汗兮山石巖巉
陰林灌木兮偃蹇連蹇一丘以藟王兮穆清風於陵樊
天地無窮兮聲休也而弗泯長谷逶迤軒騁歷茲兮志士
式焉曰荷嗟乎清修獨行之賢

皇明文範卷五十

二十二

劉仲賓墓誌銘

吳鼎

仲賓諱景寅其世系郡邑具余所誌乃考栢山公壻中仲
寅請舉順天府登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山東平度知州陞
南京刑部廣東司員外郎敘進福建司郎中調兵部武選
司無何致仕卒于家年四十九嘉靖十一年夏六月朔
也有一男曰贊先一年殤亡唯二女長嫁餘杭徐鐸妻錢
宜人出也幼側出許聘仁和畢發竟無子族議立從兄子
貢為仲賓嗣父之不克襲事友人湯溪胡森仁和徐賴胡
純皆以貲助喪嘉靖十三年冬十二月二十日貢乃塋仲
賓于臨安洪墓山閩人陳則清為買石以志錢塘吳鼎序
而銘之柩仲賓仕留都今宰輔張公桂公二黃宗伯時為

同列朝夕聚談律法禮經間及天下之務而仲賓論事多
大畧時出其絕識人固偉其才其為人又廓落坦夷不立
異同衆益與善諸公既柄用而薦引仲賓入武部居二載
多所釐正人不可干以私有將官匣金書裝之聞投仲賓
仲賓閱實叱還而日宣言于衆訖仲賓在部不得幸進後
其人獲拜大將至挫師虞國云然仲賓直已行不恤共事
者怨忌與人傾蓋語輒盡其肝膈以是竟遭構陷王化者
傾險士也以戶曹主事得改御史其按浙有穢行仲賓嘗
以白其院長李康惠公而不密也及嘉靖八年秋張桂壘
罷政黨議起而王化患人以阿附目已輒上疏陳省反劾
任已者及引仲賓輩數人為自脫計事下吏部有誘仲賓

金明大德卷五十

二十四

膏納張容賂許為營恩澤者議請貶官被命以原官致仕
張容者太監求之第求有捕反者功遺表乞官其親屬事
下仲賓痛裁抑之跪草具在鼎亦聞胡端敏公言張永惠
澤宜與以勸中官仲賓顧恠之數輒令覆奏亦徐不為意
疑仲賓有憾于求蓋求事下時胡公實大司馬云嗚呼豈
知讒人反譖仲賓私容邪語曰女入宮見妬士入朝見嫉
豈不信然今仲賓蓋棺貧無以葬妻妾糊口不給武選之
賄安在哉他日詹事南海霍公序贈寺丞姚奎亦及仲賓
以為枉噫吁嘻杜令純臣被汙失職憔悴以死而公論之
明無及也悲夫曩余與仲賓議獄見其依于仁厚有古長
者風意其后必大乃今斬然豈天亦弗諒之歟昔樂盈改

行修德可免於難而竟絕世非身之罪也春秋閔之今士
大夫於仲賓每亦云然可哀也已銘曰茲山靡苓胡采我
墳茲山有虎不食諸人吁嗟乎仲賓

徐臨江墓誌銘

吳鼎

君諱顯姓徐氏初字希道後更子淳別號龍山云世居浙
江之瀕為杭州錢塘人曾祖克敬附籍仁和於是更為仁
和人祖誠考聰以君貴封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
毋潘氏安人君生弘治八年八月丁卯幼學胡氏春秋穎
敏絕人屬文弘肆下筆輒千餘言年十八為郡學生明年
卅角應試才名已籍甚矣正德十一年舉鄉試高等十五
年會試中式明年辛巳今上初策士賜君進士出身授南

金明大德卷五十

二十五

京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廣東司職理京畿中訟獄號繁
劇難治君既明察疆力有執守日孜孜究心法家言踰年
大閑習所書獄辭老吏不如也同舍郎有疑獄多就問君
君咸為代剖無不如其意所欲出諸郎咸自以為弗及由
是練達刑名之譽奕奕播留都間而顧耻以刀筆自居折
節講學慨然慕程明道朱晦庵之為人君素倜儻不羈高
論時出人意表至是一變頓為沉默簡重意氣雍容如也
嘉靖五年進本司員外郎尋轉貴州司郎中就署內建澄
心亭暇輒靜脩于中七年聞承德君計去職起復除刑部
陝西司當是時蘭溪唐公為少宰延訪天下奇士士多推
轂徐君者唐公就見君驟問責難於君謂之難對曰君所

謂可而有否者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者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茲何容易矣而老生常談堯舜之道為難奚其難唐公悅以君任大用薦為儀制司郎中蓋殊調也皇上方嚮意稽古禮文之事札下春官無虛日君咸為草創其儀無遺謬者預賜敬一箴大禮集議大學衍義諸書屬天下歲貢生候部至二百人君為建白聽其附試京府以廣旁求路蓋禮部歲貢生預鄉試始此君兀厲守高公卿以下干請一切不行要在絕私交行已志專心報上而已以嚴見憚不得久居內遷拜臨江太守躬勤庶政常夙興以矯游惰適奸發伏如神吏民莫敢欺他如去門卒通塞蔽刻題名表官箴作郡志記文獻祠旗幟修

登明文範卷五十

二十六

武備皆井井規畫利當時而法後人赫然良二千石矣而達官貴人取道臨江泊舟去府治且三十里君雅意不游聲譽非大事弗出郭要人請託輒拒之曰寧負權臣不負吾民又郡中貴種之家抵禁漏繩以法不少貸治郡幾五載不遷考績行過家居兩月一疾遽卒時嘉靖十五年辛卯年四十二矣嗚呼悲夫君嘗曰大丈夫終當血食後世余謂以彼其才出入禁闥陳說國體聽獄決理使天下無冤民詎不當樹大勲德邪乃鬱鬱久居郡齋志短折爾矣可勝恨哉君少時善飲酒承德君誠之絕口不飲及鹿鳴舉解猶以未奉父命為辭承德君嘗患怔忡疾君事之湯藥消息曲當其意不解衣半歲父殆而養母太安人躬備

甘膳家事必稟進止廩祿貨財悉委於三第願頤頤而頤囊助頤輸資為太學生其內行孝謹如此娶郭氏故贛州別駕廷佐之女封安人產女曰中饋許配吾兒遵晦長男曰立言季子曰立宰皆嫡君出而側室產一女與仲子立德同母凡三男二女子君卒之明年冬十二月丙寅立言輩從諸叔父塋君祖櫛塋兆之東地里山名具載承德君墳志中銘曰賁育可以城而俾牧羊鏌鉞可以斷犀割鮮用傷有材匪常孔碩且良亦既用章云胡弗張云胡弗長悠悠彼蒼

崇德李君墓誌銘

舒芬

登明文範卷五十

二十七

崇德死予瘡甚伏導不能走哭哭于家慟侍者曰子亦弱喘餘魂其母傷哉不知予於崇德死不能不動者有六焉以諫死死杖下酷烈一也死慶壽僧房惟一僕之手二也予輩厚善者皆呻吟不能與歛事微蔣虞中奔往視則棺不可蓋三也始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楊抵南京下蘇州復泝江浮漢登太和太嶽且適中土繁麗人情洶洶懼變叵測將相大臣多從諛之予鄉同年夏考功萬儀制館中汪子宿輩約風諸小臣連章乞留十五日早報免朝予乃率館中同年先入疏兵部黃伯固陸汝亨論時政疏亦入時百司皆懷疏集闕下太宰陸公沮之且造諸惡語時夏于中萬汝信過予扼腕恨沮我予因邀陳太常至俱酌之酒贊之云匹夫之志今其

可敘三子遂于是夕在吾寓連疏入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元承等刑部陸天爵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夢賓等兵部孫鳴和等行人司余伯獻等俱連疏入時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鑒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乃二十日癸丑天威震怒以黃輦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鑒下錦衣衛獄以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而行人司疏不報以通政司壅之也諸君待罪離次至二十二日得報命余廷瓚等俱下獄明日同黃輦等六人亦跪午門外五日楷奉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理寺周子厚等十人亦連疏入明日俱下之獄亦枉拳疏五日時復有金吾衛指揮張英以是為變故明效言車駕

聖明文範卷五十

二十八

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于宵以死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避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別色其尤顯者至臧去辦事官吏易箱笈以包服在昏暗中若異流然奸無所容益謀蔽惑請命禮部告示禁一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貢諛參劾各屬為妄言者而天威遂不可躋乃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一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去衣杖三十為首者調外任其餘罰俸六箇月四月十六日巳卯命黃輦等六人午門前俱去衣杖五十徐鑒遠充軍其餘為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杖四十降二級時死杖下者貢外陸汝亨主事劉宗夏何孟循評事林質夫照磨劉珪行人司副余伯獻

行人孟子乾劉平甫李德卿詹敬之與吾崇德蓋十有一人而傷夷未起者尚多也夫首義者于中汝信子宿與予四五人而已使予能為太宰沮則于中汝信之疏且緩矣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此舉哉致十一人慘死而我獲生四也是雖士氣少振奸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五也自正德戊辰九月我與崇德同校文南京禮部明日同入國子監驢背一話遂相許善賓麗澤而朝夕見者三年情又密昨丁丑又同年為進士戊寅春大喪朝夕哭未畢議往視山陵予度其且至宣府明日且上封事崇德過予曰夜間報似非禮之禮微子莫能辨析可但已乎予告以疏早入矣崇德欣然曰適奉慰時與群可語者料此義須君發之

聖明文範卷五十

二十九

果然人將服我知人也子視我真知已邪是同年相知莫深於崇德六也嗚呼予哭崇德死有此六者烏能不慟哉崇德以四月二十四死其家人將奉柩歸墓予南甯限又急以五月三日昇疾登舟大行潘宗魯使人來曰崇德之知惟子深墓亦惟子銘也嗚呼崇德無負於我知也我固有詞銘矣崇德諱紹賢李姓先世果縣人以戎籍編四野貽曾祖宗祖華父本有隱德尤好士樂賢母黎氏繼母曹氏此崇德系也崇德生成化辛丑年十有一月七日幼穎異不群凡兒及冠見大志負時名與夫孝友稱于族豈第稱于鄉義理稱于友文章稱于主司翰局稱于觀政予不暇詳姑以其同朝一二事利害詔諸後來君為進士觀政

戶部未旬部銀餉遺例有火耗羨餘在自好者猶假數取之君悉籍付有司且盡其費還部嘿不及夫以寒素士偶值數百金之利畧不誘去其器何如邪授行人月餘齋以孝貞純皇后遺詔往江北至徐州開讀徐因水次倉守以群聞勢重率吏視州衛職官茲偃然席班首君立詔左從容令去其席撫不得與職官同禮俾帖然去有不怒而威者矣比縉紳逮繫多以迂此輩君畧無忌直奴視之而亦無能中傷蓋禮度辨析自足服其心耳予嘗評君學足以立政才足以濟時義足以存孤謀足以奪人之志而深沉大度好惡不形尤魁人所難及譬之方叔之師也惜乎仕未久政未及未見其大行耳斯人也而數止於斯邪

皇明文範卷五十

三十一

君之配曹氏生二女尚未有子然君有諸第可食李氏鬼也君豈有遺恨邪銘曰孰不有生貴踐其形孰不有死貴全其體汝形之踐道通常變汝體之全未喪其元忠犯人主鼓茲進旅禮服闋人囑伏不信汝沒汝寧汝墓我銘汝後有立有需秩及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養齋徐

公墓誌銘

張袞

嘉靖乙巳冬十月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養齋徐公乞骸骨歸于毘陵居四載薦者章凡四五上天子思公將倚用之而公疾作又一年而公亡是為庚戌春正二十六日明年辛亥其嗣子天衢對恩起闕上命有司治祭塋

如例勅贈公官太子少保以其年冬十一月某日塋公于九里之新阡享年七十有一維茲墓中之石某何能為役獨知公為深謹按公門人吳司諫希孟狀序曰公諱問字用中南弱冠中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廣平府推官秩滿召為刑部主事歷貢外郎即中丁父憂服闋除兵部車駕司郎中尋遷登州府知府以才劇調臨江二州之地瀕江海林莽菁深椎埋剽盜馮以為淵數公以方畧招撫禽獲亡慮數千人增築臨江壞堤七十二處水行陸樓坦然如在郭郭長蘆塩運司使缺財利之區名易汙染人情多不樂為公自憂憂再起受命獨欣然曰吾將以薄躬清是官也源是使之名始重居數月轉廣西石叅政調福建再轉

皇明文範卷五

三十二

廣西石布政轉左廣東公既馴致大僚能以身任一方利官西鄙險阨苗匪嗜殺妄邀功賞患結不細公竭意按論之其煽乃息蠟珠真香號洋於嶺南中使絡繹而至採獲不中巡按御史憂之將以責諸賈公爭曰珠有禁如是不經賈為資耶惟令所產而獻其不敢避罪公當部叅蒙

上鑒有識者避之是歲入覲吏部簡天下才廉吏若干人以聞公在首列上賜宴寵以章服尋被簡命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貴跨連滇楚蜀廣四省夷俗犷悍其人多帶刀挾矢而相毒噬公至申明鈐轄布恩信示禮義率其不戢漸歸于化獨山土酋蒙鈇殺父以叛公提師督境上親執梃鼓勅諸將吏一鼓而元兇就戮捷聞上

賜璽書褒勉白金若干兩文綺衣一襲尋陞兵部右侍郎
公佐本兵盡心國事上安攘大計凡八條一時貴帥不敢
鑽穴以入未幾公以疾告家食凡十年詔復起公為南京
禮部侍郎居二載進南京戶部尚書方半載而公復歸矣
相道之日群公卿大夫士莫不嘖嘖嗟為勇退近罕見云
公自起家法曹斷獄具文不為苟比當權倖縱橫雖甚威
力臨之屹不為動見上官論事侃侃不阿所蒞之處輒先
風俗講求禮樂學者見其言與行莫不歎為復見三代遺
風每讀書心有所可否即箋註之為讀書劄記續記與四
方共評之儒學文章儔賢偉異之人公心厚附引以自助
惟恐名不高著居官前後四十有八年乞休之章凡十有

不星明文範卷五十一

類盤桓不進忘行道者由君子觀之盤桓不進所以行
正道也輕進而易合豈得為道乎居鄉苦節自守如其在
官每過往還之家見華饌然臨觴而不食或勸之公託
辭曰吾今日心禱當茹素也里中從公而化者稍稍有矣
平生不治產業家有白屋數楹農田不滿五百畝又割若
千畝以贍族人事寡嫂處同胞第曲有恩皆可錄之以為
世勸公之先隄人自宋高宗南渡因著籍毘陵伯祖某湖
州府推官高祖而下三世不顯祖諱毅父諱王建安訓導
以公貴贈如公官祖妣某氏妣陶氏俱贈夫人配褚氏封
夫人十一殤以從子衢為後蔭授南京左軍都督府都事
女四人庠生蹇國秀太學生胡冕順天府經歷童士奇庠

士王維屏其婿也嗣孫男女凡八人銘曰孰不為仕仕顯
而沃忘其有鄉公獨不然兢兢業業率履不越瑩然皎然
素華白璧孰不為學采掇浮葩睥然而已公獨冥搜思皇
真矩九師讐之百氏攫取訂其不疑心獨自許希聲未亡
黃鐘大呂公身雖亡公名盈耳過其敝廬覽其遺趾清風
載途如襲蘭芷維皇邱典賁于崇丘爾舊爾勞焉為以酬
錫之嘉命少保是優匪以私寵爰勵臣脩養予載筆庶幾
不愧直方而大曰儉曰惠廣以成之道斯攸萃譬其若曰
發光幽隊

祝先生墓誌銘

陸燦

先生諱允明字希哲蘇之長洲人也其先出古太祝以官

不星明文範卷五十一

三十一

氏或曰黃帝之後封於祝以國氏云七世祖碧山勝國時
由松江來守郡後卒官一子留於蘇遂為蘇人祖顯正統
己未進士終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父璫母徐氏大學士武
功公女先生少穎敏五歲作徑尺字讀書一目數行下九
歲能詩有奇語既天賦殊特加內外二祖咸當代魁儒目
濡耳染不離典訓稍長遂負綜群籍裨官樸家幽還鬼瑣
之言皆入記覽發為文章崇深鉅麗橫從開闢茹涵古今
無所不有或當廣坐談笑雜還援毫疾書思若泉湧一時
名聲大譟歲壬子舉於鄉故相王文恪公主試事手其卷
不置曰必祝某也既而果得先生文恪益自喜曰吾不謬
知人自是連試禮部不第當道奇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

弗果初仕興寧今地介嶺海民尚諱訐惑於機祥先生示之禮簡進秀異授以經學親為講解遂一變其俗群盜竄處山谷時出焚殺為設方畧一旦捕得三十餘輩邑以無警稍遷通判應天府亡何乞歸又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七夫人李氏鄉先生太僕少卿應禎之女子男二長續進士入翰林累遷陝西按察副使次側出幼未名女嫁潮州府經歷王穀禎先生簡易高曠不樂拘檢在眾若無能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解衣槃礴游心玄間賓客來者叩戶呼之若弗聞也性善書出入魏晉諸家晚益奇縱或購得之輒藏去為榮喜與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為家未嘗問有無得俸祿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客與噉

八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三十四

飲歌呼噉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故其沒也幾無以歛云先生少有意用世既落不試一發於文雖聲實闕振猶非其志也所著書合詩文集為數百卷藏于家陸粲曰斯文之用與天地準由漢氏來續言之上臻于斯極者亦僅可數已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恢然者也乃 憲孝之際始彬彬矣祝先生由諸生起軍精餐藻橫逸踴厲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龍變不羈大觀逍遙廓然離俗矣夏侯湛贊東方生云明濟開豁包含弘大按乎其萃游方之外者殆先生哉殆先生哉先生沒以嘉靖丙戌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又明年戊子冬閏十月十六日塋橫山丹霞塢太原王龍撰次其事行祭為之銘

銘曰維聖有文自天啓之其卒敝剝執振起之倚嗟先生後天之明達聖之經播為渾鍤舉世震驚維時弗逢食貧以終獨昌其辭以燭群蒙橫山之原崇四尺者先生之墳後勿壞傷視此銘文

天池山人陸子玄墓誌銘

陸粲

天池山人陸子玄者吾弟也名灼更名采世吳人具之西境有山曰天池蓋道書所稱可以度世者也君意慕之因自謂山人云君生踴厲英發始為校官弟子不屑守章句縱學無所不觀從其婦翁故太僕少卿都公游銳意為古文辭尋以例升太學益務精進視當世顯人名能文章者輒往踰門自通贊以所業偕一見賞愛其名遂隱然以起

八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三十五

自江以東學士多延顧願交者而君意獨自許用世謂功業可立取時於廣坐中奮辭抵掌論天下事語多觸時禁客不樂聞稍稍引去或目笑之君色自如不為止在太學二十年累舉輒躋遺世玩侮中不能無少望日夜與所善客劇飲歌呼為樂間出游或經月忘返橐中裝無一錢從者以告若弗聞也東登泰岱賦游仙三章慨然有輕舉之志南踰閩嶠徘徊武夷諸山語人曰世無知我者吾聞京師天下豪傑輻湊又燕趙多忼慨士吾且往觀焉儻庶幾平行半道病還及家意頗惘惘夜中數起東西行謂余曰日者言吾歲行在酉當厄吾形神不相攝矣吾殆將死也因屏人屬余後事其言悽愴不忍聞兄弟相對歔歔泣數

行下居亡何竟不起傷哉是歲嘉靖丁酉九月廿二日也
年四十一後八年乙巳十二月十三日乃塋其地寔天池
之麓亦若其宜契云陸於吳為著姓宋季始家陳湖之上
吾先君諱應賓母夫人胡氏有三子君最少先娶都公女
繼娶鄒氏子男二長舒枝都出府學生次敬枝側出女一
鄒出適太學生陳冲孫男二嘉禾嘉栗君性儻易不羈與
人游處輸寫心腹無所隱匿每揚摧今古品藻人物機辨
鋒出莫能窮者而疆執自信不肯詘折徇俗雖故所親善
一弗當意則面斥之或致怨懟不恤也其於文喜稱六代
詩初規摹盛唐晚宗謝康樂造語往往似之居閒弄筆游
戲為近體樂府若調笑率然之作亦縝籍可喜獨好聞國

八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三六

朝故實所予足訪勤切點者或設言以中其意君亦傾聽
弗疑他如幽宮物產黃治變化之言靡不采獲著之編錄
多至數千百卷藏于家間有奇人異書不遠數百里走求
之其篤好如此余與君少俱侍吾伯兄子徵學議論下上
自相師友而嗜好略同方賴焉以相規切庶有益乎而君
棄予死矣銘曰具有奇士陸氏子女生不逢時又弗永年
嗚呼悲夫

江西右布政使雍里顧公墓誌銘

潘恩

今上即位之二年為嘉靖癸未上圖維新政竊寐賢才
以毗益中興之治適禮闈合天下之貢士拔其雋者四百
人以薦上臨軒策問焉時雍里顧公以弱冠登高第英

資貞亮器宇宏博通習藝文士林推先之說者謂應雲龍
風虎之幾立鴻鉅之業於異日者其在斯人矣嗣後三十
年天子興脩禮文紹明帝皇之道而公歟歷藩臬間不
獲與從事迺又以江西右使致其政歸識者有留滯之嘆
蓋嘆其不大售於時與初指異也歲戊午冬伯子太學生
允默至南都公以所著就正篇示余余受而讀之其篇中
所載多昔賢所未發如論格致之學原本吾心存省之功
無分動靜九根極體要去世儒口耳見聞遠甚余復書以
謝且致屬望之忱焉未幾而公之訃音至矣吁嗟傷哉又
二年歲庚申太學君卜以某月某日塋公于邑西北巴城
村之塋迺持所自撰狀謁余請銘余與公為同年友又知

八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三七

公義不可辭迺次第其語為銘公諱夢圭字武祥雍里其
別號也顧氏世居崑山為吳著姓八世祖道璋勝國時萬
戶以財雄鄉高祖良曾祖恂並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
蕪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高祖妣吳氏曾祖
妣吳氏並累贈一品夫人祖宜之封山西道監察御史祖
妣周氏贈孺人繼李氏封孺人父潛翰林庶吉士授監察
御史提督京畿學政武廟時剛直忤倖失御史權後
以公貴進封中憲大夫妣龔氏封孺人贈恭人繼母楊氏
累封太恭人初弘治庚申元日中憲公夢神人授一碧玉
鏡上方下覺而喜曰圭璋之祥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公
生因以名焉越月中憲公奉使便道携公歸曾大父見而

奇之曰是兒風骨不凡必昌吾家甫五六歲即知聲偶數
出奇語驚其長老進退拱揖愛異群兒十歲善屬文十四
入邑庠十六督學張公璿校文至取冠諸生大加賞識明
年丙子舉應天鄉試鄉人以羈山登科羨異而公抑抑無
喜容有王陽明先生者講明理學公謁之請益深自刻勵
業有志聖賢之學矣及登進士授刑部浙江司主事疏乞
改官以便迎養改南京吏部稽勲司主事遷驗封司郎中
應詔陳言論六事皆時政之大者內言中官鎮守之害尤
剴切中竊得旨報罷士論避之留都曹務頗簡與呂公仲
木鄉公謙之諸君子講論道藝一時知名之士皆慕與之
交嘗大雨入公署儀度益恭呂公謂諸寮曰此漢之茅容

台南文獻卷五十一

三十八

也又嘗會飲司勳署折梅花散之呂公曰對君如對此花
其為善類推讓若此滿兩考擢廣東布政司右叅議分守
雷廉二郡郡方久旱公行部甘雨隨車庶民大悅郡倅縣
令之無良者輒繩以法屬吏震懼奉法惟謹值朝廷下採
珠令公上疏力陳其不便略曰南粵之瘡痍未起夫船之
徵發不訾民胡以堪且觸冒瘴霧則有疾癘之作出沒風
濤又多漂溺之患死於非命往往有之良可憫念願賜停
止以應明王慎德不實遠物之訓疏下所司寢不報而役
亦稍緩督府陶公諧曰是撫臣事也願少參不避禍行之
吾愧之矣尋遷江西布政司左叅議以父喪去任服闋擢
山東按察司副使視事數月憲度肅然改河南按察副使

提督學校以變文體瑞士習為首務正身率物風教大行
會 郊廟覃恩進階中憲大夫是年 天子謁 顯陵過
汴閩省臣寮皆出候境上獨公居守攝三司篆諸務填委
酬應咸當內外晏如擢福建布政司左叅政時公之叔祖
太保文康公在內閣先是汴察擬公必內擢暨得報相與
嘆服謂不可及焉至閩分守延邵汀建諸郡山寇竊發以
為民害公不憚暑雨涉鳥道千餘里捕獲賊首五十餘人
群黨解散遂平擢本省按察使屬吏有席權要貪濫者按
覈賊罪置之於法又豪富人主使殺人行賂抵從者罪則
盡發其奸翻易成案理冤抑緝獲禦人稱神明無何以肺
疾上疏乞歸不允擢江西布政使復上疏固辭迺得歸

皇朝文獻卷五十一

三十九

公宦轍所至清苦一跡諸凡饋贐纖介必峻卻之撫按觀
風至者數以端廉醇懿學行皆優騰諸薦剡然性恬澹不
規規仕進又不能脂韋干時竟以強年解組云歸田十五
年屏跡不見達官非公事不入郡縣之庭親朋以遊晏招
者辭不赴日鍵門戶坐一齋中取所讀經史及漁洛關關
諸儒書深味其旨時有新得則疾書簡編或夜分忘寢見
諸子學習古文詞則諭之曰文逮韓柳詩逮李杜亦文士
詩人耳不有所謂身心之學得之則為聖為賢者乎又曰
程氏有言不學便老而衰少時漫讀之今信然矣為文一
主於理不求研字句為詩格韻逼古亦非模擬得之平生
著述繹經傳之旨則就正篇紀當代事有適言持憲恤利

有服念錄其它海北齊梁武平還山等稿各若干卷藏于家公至性仁孝十歲喪慈人歿哀毀如成人貴為參藩矣侍中憲公疾手捧溺器親嘗湯藥日夕屢屢暨事楊太恭人均以孝稱友愛諸第老而彌篤居常所自奉衣無文錦食無珍從室無媵妾可謂約矣若其置義田贍宗族視義用財推仁濟物則雖費不遑恤也平生與人無怨惡有犯不校出於至誠誠獲小過亦不忍加笞墾人皆頌之謂漢劉寬唐晏師德兩公無以過也公嘗言曰內有警腹外有三苗舜德愈光君子所遇非人皆吾他山之石而何怨尤也則公之所養可知矣戊午歲十二月二十三日考終正寢享年五十有九配皇甫氏累封恭人子男二長即允默

皇明文範卷五十

四下

次允嘉縣學生女一許嫁李延實孫男一未名孫女三許嫁王雄鼎泰元建孫子珣夫以公之才之德之懿究所樹立大較止此又僅得中壽此士之所缺望而同惜焉者也然其居官守職敦行脩辭名亦卓卓籍甚可傳不朽矣况有子世承經學駸駸奮起能不隨其家聲乎系之銘曰崑岡玉產函光精公生炳靈迥絕倫少膺甲第揚芳聲大才著績汗廣闊冀登華近策殊勲遽爾歸來數則存旁搜墳典探道真出其緒餘文雅馴手持造化還蒼旻巴村龍碩魄以寧神騎箕尾驅風霆海月熒熒雲氣凝泉臺孔固名常尊百千萬祀徵余文

赤山周公墓誌銘

徐階

嘉靖癸未吾南畿之士薦登官者五十餘人而時赤山周君獨以文學為輩流所推服其後予幸及第官翰林以文詞為職業而君為兵部武選主事才高而地重日乃多暇時予於是數過君君出古詩文為予說其義及示予所為授贈應酬之作其大指以為為詩文必宗先秦漢魏自唐以下不道也戊子君以御史提學北畿上疏請正試錄左遷南京府軍右衛經歷徙判溫州而予繼以論孔子祀典出為延平推官相望各數千里時取君昔所說者往來誦之而竊自傷其淪落恐不復合以死甲午春予起黃州為浙江僉事君亦自溫遷刑部員外郎兵部職方郎中後一歲為浙江布政司右叅議於是時予與君別八年而合感

皇明文範卷五十

四一

與喜交乎中而予所居署又視諸司稍弘敞前有流渠植荷其間君無日不過予相與縱談而別也踰年予去為江西副使又二年君致其事以歸予再發書問訊不報會予遭太恭人憂異終喪買舟過君得復縱談於其所謂赤山草堂者壬寅正月二十八日忽報君卒君在浙時嘗為文贈予今其墨尚新而君不可作矣嗚呼傷哉君諱易字時伯太平蕪湖人高祖凱永樂間為工部營繕主事凱生庶庶生文佐文佐生紀紀以君貴封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其曰赤山者君其自號也君生美髯貌兩日炯炯臨政論事勇不顧其身為武選汰武職之冒濫者二千一百餘人謗語囂囂賴宰相有知君者力持之以免改御史疏救

具御史彥及論邊務若干條語皆峻以直然君頗自負其才視世之瑣瑣者恒不以屑意故事藩臬之吏事御史甚恭君獨於其坐掀髯談或時有小忤御史去來卧不出迎送即按行所部亦引疾不與俱以故多沮毀君者君生千成化二十十一月三日距卒享年五十九元配丁氏贈孺人有子曰子原先卒遺孫曰詔繼配秦氏封孺人有子曰子勵今為郡庠生能世其業女嫁為官生李承寵妻孫男曰謨訓孫女曰應坤側室華氏子曰子厚徐氏子曰子辰女許某子勵卜以甲辰年十一月十九日葬君於姑執清塘南山之陽先事自為狀而以其姻楊侍御石岡與外舅楊都閭石巖書請予銘墓予固雅厚君者不得辭遂

重刊文苑卷五十一

四十二

銘于其石曰 操觚藻發抒辭韶鳴孰昇君文以振厥聲高視宇隘雄談坐傾執使君不能下人以不公卿嗚呼富貴斯城名永長存君得則多吾又曷論

明封孺人顧母李氏墓志銘

徐階

孺人李姓諱芳其先宋荊州刺史邦當高宗時來居嘉定之西交涇繼徙江灣歷元入國朝子孫日蕃以大號江灣李氏弘治間有為太學生諱鐫者謁選得邳州判官自計不能與世俯仰棄而歸鄉人稱其賢鐫子海娶上海董氏生孺人三歲知推遜其兄七歲習文紅傳不煩兩邑之大姓爭欲得以為婦而董諸父大理少卿恬與廣南太守上海草堂顧公為通家因以孺人歸廣南之孫今御驛君

重刊文苑卷五十一

四十三

史芳始至頤之內外親莫不謂有禮居數月又莫不謂新婦孝敬其僮僕婢使又莫不謂於我有恩未幾廣南父子相繼卒御醫君方遊太學恂恂為儒生鄉人多肆侮者君日夜就有司求直乃家政悉屬孺人會姑陸孺人數病目而兄弟元祿署正世芳與族之孫遺先後當嫁娶孺人躬儉素課耕織連晝夜不懈用克外佐御醫君之費而內以治藥餌具衣服酒醪供婚事之百需卒不墜其家御醫君多讀書善談當世之務海內大夫士咸樂與遊其謁問慶弔走使於四方自牲醴幣帛以及菓蔬脩脯諸孺人無問多寡無不給足後君直聖濟子中書舍人從禮供事內閣地清而俸薄孺人歲時致米帛寓書曰勉事明主母內頤御醫君父子賴是能久於京師嘉靖乙巳從禮以三載考績詔賜孺人封明年子從仁病孺人憂之甚瘍發于左乳越五年辛亥七月廿八日卒距生弘治壬子十月十六日享年六十子男六長即從禮次從德國子生次從仁邑庠生先卒次從義中書舍人出繼其叔光祿次從孝府庠生出繼其從伯紹芳次從敬邑庠生出繼其伯裔芳女五長適國子生唐贊次受國子生張之臣聘未嫁而卒次適李賓陽夫婦皆先卒次適凌景賢又次適沈紹伊皆宦族孫男六九疇九叙九錫九韶九韶九齡孫女六長適邑庠生唐國柱次適府庠生張雲門次許嫁潘兄達餘尚幼從禮以父命卜癸丑十二月十二日甲申葬孺人邑西肇嘉

洪之原先事奉母舅李邑博士龍狀請余銘墓余獲交顧氏父子間而余女許嫁從禮之子九錫不得辭乃銘曰
既孝以仁又儉以勤厥德之良勛于其身以貽後人惟澤之長子孫振振簪笄繩繩乃報之常刻文貞珉彌久弗湮
荷後之光

旌貞節鄧氏墓誌銘

歐陽德

鄧烈婦諱閨秀世新淦桃溪里人也父曰周韶馴飭恭謹以友鄉曲鄉曲好之娶於楊以弘治癸丑二月五日生烈婦沉慧貞淑有至性生十有五年而璜潭曾翁瞻蒿有子幼婚幼他族莫愜也幼鄧氏乃愜時里中諸大家約往往如鄧氏烈婦父咸弗諾乃卒諾曾翁故烈婦歸景昭氏生

皇朝文範卷五

四十四

一男一女而景昭氏侍翁遊吳楚烈婦里居遭寇亂不汗死之縣學官諸生里耆老白令丞以聞下監察御史按察使者覆實咸覆如令丞言詔旌表曾景昭妻鄧氏貞烈之門復二丁勿事由是里中咸稱鄧烈婦烈婦云始烈婦入門甚少也姑念曰婦未省事而能與我分勞乎時祖母姑在堂而烈婦乃更恭順善能事祖母姑諸所無不當祖姑意者祖姑喜姑乃喜陰屬諸妯娌咸取資焉而烈婦又更慈和善能諧諸妯娌諸所無不當妯娌意者妯娌喜姑益喜家務咸綜之烈婦而里俗多商相高以多金多金家鮮務耕織粟米沽布縷市丁男貿徙女婦晏晏日粉黛統綺噉茶啖果相懽也乃烈婦獨不統綺粉黛惟會大布之衣

紡績頌頌弗休或諷其自苦曰無所苦曰太朴曰宜朴有詰之者曰麻枲婦功也情竅罔功罔功弗婦矣且布也女嫁須為裝無以重費翁金又曰古者王后服浣濯帝官衣弋絰民間布素常也侈則為妖聞者嘆服其言稍稍慕效之比烈婦及於難罔不流涕酸辛焉張春具鐸曰嗟烈婦之死蓋其素定云盜初起所過焚村燒聚剽奪淫汚烈婦憤曰狗鼠乃爾爾謂人盡懼死耶脫不幸有以相待然若姑何忽一日黎明誼閨聲逼絳衣繞屋烈婦曰鼠輩襲我矣火屋一面使無合圍乃匿女隈處牽厥子以姑出避盜得之索賄首飾整與請姑姑脫請子子脫獨繩烈婦腹驅之烈婦且行且顧且哭若示無生還者官軍追至牛尾洲

皇朝文範卷五

四十五

則見烈婦屍橫顛斷矣問鄰姬匿路旁者蓋烈婦伏地求死且罵遇害而後人來至斷頸所往往見黑氣如車輪云君子曰烈婦非獨能死也乃整暇不亂非委命達生惡能如是哉雖古哲人元夫何以加焉烈婦卒時纔三十有四歲女某子汝直俱幼已而女歸饒思汝直亦納婦舉子子曰烈兆烈兆者旌詔至而子誕里人語曰烈婦昌厥後既兆之矣嗚呼餘慶固未艾哉物汝直就傳暮歸烈婦必問所誦然炬課之弗朗弗熟弗罷曰若此弗誦矣以故他子弟師勞功半獨汝直業成而傳不煩也汝直者補邑庠生今用例為太學生乃奉其業師孫君光所為狀乞銘烈婦卒嘉靖丙戌七月二十六日葬以丁亥十二月二日墓

在墳潭北原祖塋之次銘曰尺璧沉沙有虹其氣幽蘭先露餘芳洩洩於赫貞婦殉身以烈人曰蘭摧士云完璧曷完曷毀奚吉奚凶迎刃斷咽得正以終誰云慷慨不由前定豈伊頗僻臨危畢命弗奪於遽寔微厥素亮儀弗瑕匪朝夕故旌詔有煒銘詩曷以教子之恩式昭素履

友筠叔父墓誌銘

馬一龍

龍父同堂兄弟二十有七人叔父雖幼而殿才智聞望則傑然諸兄間龍祖五兄弟叔為四祖贈奉訓大夫守義公第五子與光祿卿竹湖叔同出封太宜人趙母也諱從言字信之號友筠子與龍師事鄉塾今大方伯曹雲山祖鏤硯先生質美強記日能數千言詩課每與先生抗可嘗讀

不刊山文範卷九

四六

史至王景略捫虱談當世務慨嘆曰三代以下諸葛孔明自王佐才若論料事中成敗不如景略也且載謂龍曰吾學呂公相法鐵面劍眉真權萬里汝似矣他日至此軍前必須親信之人吾當摧鋒陷敵為汝立功異域叔奮力過人多負氣不羈為人磊落有古烈士之風時義祖老年諸伯長成者隔別生理光祿為儒學弟子負就傳常在外竟以家務授叔棄所學力田瞻義祖養老之需分有餘助光祿嘗火家漸饒裕正德庚辰寧藩叛武宗皇帝親征駐蹕於留留固聖祖根本重地百八十年來諸司閒散舍卒莫能支京兆更為首事衙門檄屬邑有才智當上意者赴用有司以叔抱檄往見京兆長寇公寇山西人與喬

司馬同鄉皆表表為朝望望司馬獲大盜係船長狎狡僮僮更狎他水師船長之妻嫉是僮也與水師謀水師欲併狎船妻誘所狎僮以盜情詭詞誣舶氏之族眾數十輩舶氏不知也邏者得之官執所誣以為家人首實拷舶氏招服下寇公成獄公疑不獲盜賊遣叔入獄中覈其事叔請挈舶犯親詣舶所集水師眾證令其間能書者摘口詞報官其能書者即前狎僮之人叔得口詞書終馳入京兆取原首盜詞比對字跡詢出前情以罪抵水師而舶氏數十將授首冤囚一旦盡活之京兆奇其才百凡倚重以應詔旨姜提督彬護駕南來敕稱大將軍不名龍任無比公卿異趨向立變禍福大司馬以下鮮不折節下之彬假威權

不刊山文範卷五

四七

今有貨者歸已半貯京兆府藏示為公彬當北矣取貨藏寔將報叔議不可大將軍者非祖宗制職京兆府庫不奉明日及部院印信文移不得移出入自為疏賁白督府彬氣植寇公以叔勞於王事且留司諸所護持皆叔之力欲酬殊秩因辭受散官冠帶歸侍養祖湯藥讀素問脉經本草諸書大過醫道無名疾諸醫藥弗効叔一診視方劑之即應下愈矣義祖終後多家難叔周旋其間剛柔迭用能使長者愛卑者敬知禮者順拂理者心服悖信明義以吾鄉俗評之豈不誠奇男子哉龍族自宋時徙河東家傳耕讀農者盡藏儒者科第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之間龍祖龍父龍叔龍弟龍姪龍子相繼發魁元登甲科當官者

庶居卿者約守先人舊田廬蕭堵環敞叔振然以勤儉起家表墓飾祠高門閭屋燕翼貽謀以吾祖宗視之豈不誠賢子孫執居常亦不見其能設當顛沛流離百創艱危之際舉措揮霍可以奪帥三軍歷試盤錯若固素不經意者初娶義女史孺人孺人死其家貧乏不能存繼娶黃沈沈孺人沈自侍即公屢世富貴皆驕奢蕩費亦貧乏不能存叔代田廬以為兩家後大率慷慨尚義輕財好施與親友需濟未嘗吝吝里中急難貸者亦如之計所償有無歉足無所德怨也朝夕戒子孫毋以怙侈壞祖宗清白家聲其或有弗率者雖長且貴不少假借生吾弟輩共八人曰有驛有驛有驛有驛史出有驛有驛有驛沈出曰有驛側室李

八皇明文苑卷五十

四八

出也驛壬子舉人驛監生驛驛俱生負叔生於弘治八年卒嘉靖四十四年二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一以隆慶元年十月廿五日葬東塋叔將逝龍在左右張目視龍曰汝為太史官吾死汝可直筆書吾事納諸壙中至是驛弟亦死驛弟等具石請龍書誌銘銘曰肇姓光封遷基魏署聖帝椒房表天銅柱緯道經文儒師聖輔開國承家分茅錫祚南海郡公晉元南渡征進有功賜葵漂土奕奕孫枝繩繩祖武叔季之生克肖幹蠱振然聲猷燕貽厥溥年弱親衰棄學力養勤儉起家艱難百創為霍之才見者必讓大駕南巡以役而往挫折權豪褐寬莫當詰獄輸情殺奸辨枉慷慨公平孚信卿黨花萼輝映既顯其兄義方為教子

亦成名繁祉多男各授一經青衿服綵煥然盈庭壽屆古稀舉族推長型范後人過罰善賞方藉老成一疾捐養家數千指顙天俯仰爰吉有儲爰厝有廬故山佳麗爰廢爰居衛淇萊竹此君友于千百斯年永奠神區

皇明文範卷之五十一

墓誌銘

明故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贈榮祿大夫都督
旌孝行伯泉孫公墓誌銘

尹臺

上之三十二年夏都督伯泉孫公既服母夫人之喪是時
公年至矣凡禮所著哀哭擗踊水飲饘食之數強其老執
之不啻踰焉朝公卿大夫多往慰喻弗聽其秋奉匱歸將
行臺入勸及履具至顧公純性迄不能稍抑其初也於是
在道益毀瘠九月十又五日舟次錢塘之北關遂不食卒
于喪側時先夕有寶石之異蓋竟兆公云御史趙君炳然
方按浙訊公之死於哀也愍歎之會餘姚人士以公孝行

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一

迹實白御史乃疏之朝上令旌表其門文武大臣之以孝
行旌者在明僅自公始於戲其難矣先是公子錦衣指揮
鉦以公計聞乞歸奏入詔贈公都督同知賜祭二壇仍許
鉦歸塋公明年鉦塋公其邑寶湖山之原獨虛窆石弗勒
曰銘也必知吾先公之深者乃可比再歲公第少宰陞免
喪起召入京師時臺適承南銓戴之乏將出少宰乃偕鉦
以狀泣屬曰君誠迄惠之銘則死者庶無恨於地下於是
臺潛涕受狀曰諾叙曰公諱堪字志健伯泉其別號也其
先蓋睦州人五代時有曰岳者仕南唐至顯官沒其餘姚
燭谿湖之陰子孫因徙墓近村以家七傳至應時登宋淳
熙中第與晦庵朱子為友論學稱東南師儒後名人代

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二

入我明族支益繁大故其邑語姓之望必曰孫氏孫氏云
公高祖銳曾祖溥並曜隱德祖新仕小官不樂亦竟棄去
然以後人貴三世皆拜顯贈父忠烈公燧正德中倖逆藩
之變抗憤不屈死其難上即位首褒嘉之贈禮部尚書錫
以諡廕命立祠南昌城中配夫人楊氏生公兄第三人公
蓋其伯子也公自幼孝謹解過長而博學強記治舉子業
兼善古文詞習知韜畧騎射膂力復倍衆長老見而與歎
曰孫伯子真文武材矣忠烈公之赴江西也以家委公而
獨往既後變傳至公大慟即挺戈辭其母夫人而告忠烈
公以文曰父今死忠兒獨不能死孝邪茲行誓不與賊生
矣遂徒跣間行期必報逆以快志至則首愍已載檻車公
乃政治忠烈公之殞觸地頓號屢絕已忽瞋其聰竟華治
不能殤踰年塋忠烈公乃築廬墓側晨昏哀奠若始喪久
之有芝一莖九葩數本產墓上人咸異公之孝感也會服
除公以父難非常有更墨縗終三年乃已公在戚嘗勉其
二弟曰始吾兄弟被先難計身不知有死所矣幸天之靈
逆平而父忠叙今太夫人固在二弟可湮抑自廢邪乃日
以顯揚之業相淬劑曰必無忘先人之烈哉其後公奉特
恩入禁衛中武試第一進錦衣指揮同知已遷都指揮僉
事簽書浙都司政改坐內侍威管入管錦衣南鎮撫事擢
都督僉事管前軍都督府事無何公仲弟亦以貴入史局
授中書舍人陞尚寶卿賜服四品季少宰後舉進士第二

拜官翰林歷中允祭酒至今官並侍太夫人京邸貴顯一門金紫互映蓋二十有餘年焉世恒以為天道佑忠之報乃公紹後開先推諸行事所謂孝弟足通神明者其效詎可誣哉公為人恂實端方行必擇地其隱忍所形小夫孺子知信之與人交正直無阿人不敢干以非道然其厚不可及也居家敬祀崇禮遇子弟嚴而有恩篤誠所感無賢愚皆化其教前後蒞官慎法恤下剷弊興利所至必振廉操其學無所不窺自經史百氏旁及天文地理律曆醫卜小技靡不精涉其要洞諸兵事諸邊徼山川險易屯戍踈家蠻夷謠俗殊變悉能指畫其曲折作為古文詩亦往往比協倫常不徒工藻績間施繪事樂綴幽卉寒英怪石奇泉率寓其意之所至非溺時俗流散之靡者嘗被詔教弩京營疏陳製用之法餘千言又輯古人已試之效為書曰弩考並繫繫施事實所教士萬人皆藝成足備戰守雖然諸特公未微者耳要其大則古稱曾閔之孝舉足不忘親者視公不知孰後先矣於職豈非當世之完人也哉臺自始第即獲從少宰游故辱私於公最久凡公所相與誨勗成者臺未嘗不誦慕為法顧其懿德多成於天秉之厚則有終身效之不能一至者焉庸敢自謂知公也乎乃今因少宰錦衣之託撰銘公寔抑固誼之不可已者耳公孝行且詳趙太史貞吉傳中茲不能悉撰次云公生成化壬寅十二月十日距辛春秋七十有二配潘氏封淑人加贈夫

人側室宋氏徐氏宋以子貴亦贈宜人皆先公卒子男一即鈺襲錦衣千戶擢武試高等晉今官女一適指揮韓曜孫男三如津武學生如源如沛孫女二葬以前卒之明年九月十又六日墓合潘夫人之窆左方銘曰蕃英維孫在睦既衍仕于五季厥聞彌顯爰肇燭湖其遷載展名賢代作翊道以開扶疏千支布蔭何遠乃奮忠烈其光睥睨煌煌大節震龍雷喘虓其凶魄俾即屠翦廟食江藩昭垂祀扁伯泉嗣之哲武允踐紹忠以孝弘我裴典肆迪人寰咸有式憲皇曰懿哉咨予民獻矧乃世臣若鼎臚鉉曰是材諱文武既辨加之榮錫生死貫炫曰是純行按臣所覲明樞二百巨宗歷選洵美惟孫再世亨蹇三泉可錮九陲可擒有式公寔我銘匪觀

明袁慶士墓誌銘 高叔嗣

袁慶士諱實字尚資祥符人也家故高資始元季豪傑莫肯為吏多藏於賈中而慶士先景英者完公家監利會世已亂縣中人皆避匿去景英獨計不去久之 高皇帝已定天下三年予百姓戶縣縣中故族計裁六七家他盡乃客戶景英帖為匠以此盜饒知名生伍伍生貞貞生恭信敏信取曹氏生慶士及定慶士年十三信則卒亡何敏卒袁氏本據世業信敏以然諾四方客歸之列肆東衢上既皆已卒而慶士幼好弄聞鳥游嬉街中里父老或倚門笑曰是兒袁氏衰矣慶士聞則歸投殺闔戶持抱母問父生

時狀三年足不復出前街以千金往來商吳楚間益敷行
三楚秦晉江淮之良賈益多歸之乃復振當是時袁氏同
財五世子孫數十非痛以禮折之則群不相能而慶士事
其母最孝與弟定友愛朝夕問汝得無饑寒事率身先之
不以一錢入私室族以大和正德中嘗詔郡國求五世不
異火者有司皆計其如袁某家乃以羊酒先袁氏奏定當
上矣而太監鎮守府縛族子以他事欲殺之慶士行千金
立出之獄家縣此困而旁他家幾欲得袁氏肆者念慶士
老諸舍子豈不分分而奪之易耳即始謂諸子汝輩能分
吾將佐汝金為生諸子心各欲自謀果訟欲分慶士諸郡
廳事叩頭屈指數吾為若取其嫁其未嘗多少為家三十

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五

餘年誠無狀然奈何使家至身破乎爭不能止諸家既分
乃置酒又要諸肆中賈客諸肆中賈客長老曰袁四未嘗
利人一物妄一言欺我皆莫利從去諸家遂敗慶士又振
時猶恤諸家然前詔遂格不行他時郡縣春秋鄉飲求客
學上慶士名具以狀對郡乃召以為賓嘉靖八年十二月
十九日疽發際卒計生天順五年十一月二日年六十
九取晏氏繼方氏繼楊氏方氏生一女鎮平王府輔國將
軍夫人楊氏生子四永爵學生永祚永德永清女三一歸
劉承武生一叔嗣封安人一陸東生卜以踰年月日葬宋
城西土橋旁晏氏方氏附銘曰累蹶而趨亦莫躋也既豐
于家而弗利也視居則卑德之貴也鄉人之思卒相謂也

辭以申之余歡款也

薛西原先生墓誌銘

唐順之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溺于多岐作
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
作五經辨說方士穿鑿平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為養
士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為之為有為也作
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
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
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
讀老子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
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

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六

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為鵠以慎獨為括以喜怒哀
樂未發為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為竅自是收斂耳目澄
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
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而為本
心之說眾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
其畧雖精微之論出於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
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
少嘗刻縷于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
既有志於道則棄不復為雖為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
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
甲戌舉進士授刑部貴州司主事病免起為刑部某司主

事以才調吏部驗封司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為刑部時值 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巨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迺撰為人後解為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後其官然已為權貴人所不憚矣已而竟主給事中其構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塞囊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臞氣清與之接不待叩其學而知其浮游埃溷之外其行已素峻潔表裡皎然一無纖好惡無所假借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厓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所嫉者獨以

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七

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不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如也而當世咸共惜之先生居鄉絕不肯為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為之檢方製藥膏脫綿襖施藥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先生曰吾不愧此心耳先生始號西原居士後匾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西原先生云薛氏故隸偃師國初以成武平遂為毫人祖秀父封吏部主事曰鑑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其季皆無子而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沒也蘭為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于毫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請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塋期曰卒之歲某月某日近矣曩先

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八

生嘗寓書于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篤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言中則虛實動靜皆之矣言致虛則遺乎實矣言守靜則遺乎動矣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為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為虛靜也乎以是復于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可謂得其髓者矣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為之銘曰在昔老聃握玄化樞人皆競巧已獨若愚吾師嘆焉其猶龍乎焚焚末學技葉日繁豈不莞然而撥其根維聃之生寔是誰毫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千參諸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發聃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天遊行毫之南堪有爾其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翰林院編修駱公墓誌銘

孫陞

吾友州谿駱公蓋今之篤行君子云公諱文盛字質甫別號兩谿其先義烏人也宋烏程尉諱免者徙家武康遂世為武康人至我朝有處士諱銘者居鄉恂謹生子仕隆以科第起家歷官泰州知州仕隆生嘉仕為大使嘉之仲子諱潤公父也個儻好義鄉人重之後以公貴贈翰林院編修配唐太孺人於弘治丙辰八月五日生公自幼質厚才不類凡兒年十三喪父哀毀如成人弱冠補邑庠生善屬文蚤擅時譽正德己外領浙江鄉薦嘉靖乙未舉進士

閣大臣以所著集高第十二篇進呈宸覽并梓其文公與馬已又天子躬御文華殿命題授簡校選進士五十人為庶吉士公名在選中皆異數也丁酉授翰林院編修已亥使魯鄭諸藩饋遺秋毫弗受辛丑為會試同考官所取稱得人當是時四海靖謐明王右文吾同榜官詞林者公年最長乃公與諸君子約歲時譙公之堂分韻誦詩必各為屬和詞采爛然盈卷稱一時勝事焉公又與諸君子砥礪名行有過輒規雖海內以高才自負者聞公言罔弗訕服其素行誠意感人如此公性溫醇接人和遜其中則屹屹莫撓憤世嫉邪殷憂過計嘗有浩然歸休之志不語諸事子而以語余及同館二三知厚者壬寅稱病得請還鄉果

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凡

絕意仕進備小墅於舍南棲息其中賦歸田諸詩更號侶雲道人監司郡縣勸駕致趣再三高卧不起矣事母唐太孺人甚孝母亡哀毀如禮乃後遇考妣忌辰素服感容却事默坐以為常處兄弟友愛彌篤聯絡宗族鄉黨義誼然片楮不入公門時與山人林史遊覽川壑間過從毀咎茗酌村醪徜徉終日而已值連歲荒歉鬻產典衣以給朝夕晏如也自歸田後未嘗寓書京國舊逕傾於余通問弗絕詞旨勗德獎善不為世俗寒暄語癸丑余先夫人喪歸餘姚公已抱病猶緘詞遺吊余銜戚山廬一切弗理戶外事然於公寔亦通問弗絕甲寅冬族姪遊武康者歸云駱公九月十六日長逝矣余聞之泣下承睫及詢其詳云

前二日接余手書病劇弗能誦命子鳴鑾代誦之歎曰吾負季泉吾負季泉嗟乎蓋棺事定駱公水清葉苦完德全名足副當時握手相許意何嘗負余哉但天負駱公耳公享年僅五十有九而世之慘天負暴濟惡不才者或致苟延老壽悠悠彼蒼詎可問耶公與子鳴鑾訣令遺義淑躬勿區區希慕榮顯垂絕整衣衾誠勿焚指受賄可謂至死不亂者矣遠近交游聞公訃無弗悲悼間并俚夫即素弗識公面者亦為之撫膺酸鼻卒未踰月而邑諸生鄉父老相率請諸令長開白賢學使者祀公鄉賢祠天道福善不泯其在是哉公美髯髯貌癯而骨清為文簡古多思尤深於詩婉切冲雅似唐人聲調有遺稿十二卷標談二卷藏

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十

于家配費氏封孺人子男三鳴珂鳴球早世今惟鳴鑾在為邑庠生文行不失世守娶丘氏女二德清庠生沈師正仁和徐應驊其壻也孫男一仲華鳴鑾將以丙辰二月八日葬公石城山之東麓前期具狀過余泣述公遺言云墓銘必以托季泉孫子嗟乎凡處余友托哉余三年歷翰墨今雖終制意緒猶耿耿而塋期其迫也勉為之銘銘曰於昭駱公暫入詞垣旋歸丘壑其仕而寔隱者耶家置黃產心蘊道真其貧而寔富者耶形寔泉臺名留天壤其死而寔生者耶峨峨石城鬱鬱封塋千楸靡窮必以余言為足徵矣

長醉翁卜君墓誌銘

屠應坡

長醉翁者名宗洛秀水思賢里人也性喜飲酒飲輒醉
慙不辨人人稱曰長醉翁君聞之喜曰吾長醉足矣亦自
稱長醉翁云曾大父璿璿生顯顯生周周生宗洛世為里
中富人正德中以貲補太學生制太學生得補即官負翁
顧謂里人曰人顧能自貴耳即組緹奚為哉往予請長安
觀諸貴人乘朱輪拖金龜奮鷹疾雷叱咤當世當世士方
蟻附之且曰暮若晞露奄忽死矣況入粟里資乎吾已矣
里人再諭之即詈曰夫貴人能積財不過多置鍾鼓婦女
飲醇酒善飯遺矢耳非與吾異也吾笑若慕遂不復詣太
學日躑躅居忽復偃卧賓客或衣冠具禮謁即闔戶辭曰
吾不能曳袍執經見國祭酒乃令鼓冠裳見里中兒耶竟

金南文粹卷五十一

十一

不報或袒楊驥華造之即欣然曰是習知長醉翁者延與
飲盡數晝夜乃罷人輒笑之竟其生不與世忤亦不問家
人生產作業起居一室中至若耕生几下行遇丘土即笑
指曰此隆隆精丘吾他日永歸者與父之人亦稱長醉翁
曠度有達士風性最孝第有同母妹者嫁予甥為婦歲時
歸寧問所欲即挈與往或不言即笑曰母有一男女耳未
足非財也輒自擇所愛推與之人以故又稱長醉翁翁子
男四人長大同次大有俱有才譽次大觀大順次同興嘉
靖戊戌進士未拜官翁遽卒之前可十數日呼大有曰
來吾平生無顯善亦無隱惡今死矣而兒幸一第為特才
賢無所恨吾見吾郡邑諸官長即賢不肖人所指稱上達

父母可不慎哉吾死當以六月三日至日悲召宗族子弟
數十輩前沐浴跌坐氣奄奄逝享年五十有四越月訃至
大同哭踊踴越幾不生數日乃斂粥杖起崩角累累口弗
能言也予觀近世經禮崩壞士大夫聞父母喪者方衡恤
為禮容與賓客周旋繩墨又謁謝諸貴長者而吏制猥瑣
復令京朝官堂謁面稽其大僚具品服襲錦東簡陛辭天
子乃得去此豈錫類彰教律忠以孝之誼哉予時欲據典
奏罷以非職輒止若大同者予所鮮觀長醉翁教子孝蓋
足徵也從其請為之誌若銘銘曰世方賢趨而君若頽彼
醒孔棘君東恢恢萬世一息醴丘永歸與乎榮生為安
而更述死悲也

金南文粹卷五十一

十一

故宣義郎簡菴陸公墓誌銘

屠應俊

屠應俊曰盛哉勤有陸氏云非直其仕者皆良大夫也顧
其家有隱君子焉往予官刑曹咨故實覽觀尚書瑜所識
獄狀卓然一時名臣也問從其從孫銓游為予誦說宣義
公隱行則嘆曰嗟乎有本哉有本哉公諱僊字文亨別號
簡菴子弘治間入粟實遷賜秩宣義即乃人又稱宣義公
云宣義公自上世居鄞高祖肅贈尚書曾祖應祥祖琦父
琬贈御史母錢氏孺人御史蓋生五子焉長偕次儀次公
次伯次僊副使副使最少為儒生失父母早諸兄弟皆與
產居殖貨儒生躬治家其欲以家食病志者數矣宣義公
既焉憐之獨不異產居乃并給家政以故僊得卒業舉進

士為御史歷副使副使遂終官不問產惟日敬事宜義公產亦裕宣義公又誨諸從子咸有立也家嘗畜二貓貓乳子啣置堂而偕棲而過乳之吟吟不擇子子亦不獨有其母也于是鄭之人謠曰咄咄斑斑尾毵毵群兒連卷腹兩母貓母綏綏入則顧謠聞于朝大學士長沙公為之歌入載秘史于是宣義公之名殷殷動天下矣宣義公又性好施里中貧人謁所欲輒貸所欲與券不却然時時亡之里中豪滑兒即謂宣義公善亡券即詐為貧人持空券來請貸公亦竟貸不記券其償者十才二三耳正德已外逆藩亂江右都御史孫公燧死之其子輿喪歸將葬邑人訟其墓購重值急甚其子貸弗得謁宣義公公歎曰嗟乎孫大夫

卷五十一

十三

捐不貲之軀為國殉難苟其母死予百日之弗恤矧茲金乎乃立出數百金與之邑之人又無弗頌宣義公矣宣義公言曰夫兄弟與身子之與兄弟子二也愛兄弟不若身忘其父母也愛兄弟之子不若子忘其兄弟也故其愛兄弟若子無弗若其身與子矣其弟若弟之子愛敬之亦無弗若其愛身與其父母矣故鄭之人有弗孝且愛者則衆且戲曰是胡弗若陸宣義已也嗚呼是可謂篤行君子也已矣公生于正統癸亥二月十一日卒于嘉靖己丑十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七娶徐氏范氏子男一鉉女二孫男三淳滂沛孫女二以庚寅正月十二日塋于西山之陽越明年其從子參政鉉令其弟郎中鉉撰次其行微年錄

而太史鉉為之表三君皆副使公子予所謂良大夫也嗚呼是可以觀宣義公矣銘曰棟隆蓬蓬與于崇其豐如憑如賴彼峽岷翼翼義陸氏以光矢其德順侯天而昌民斯謚斯孰偽而格物協厥靈神載之德肅肅丘中樹梓與桐言庇其宗奕世有融

包隱君墓誌銘

屠應峻

嘉興稱名族則雙溪有包氏包氏之族非其繁且熾也然子孫多修其先人之業務孝弟耕田讀書或起仕于朝率斤斤奉禮法不殫其職以故人稱包氏云予與包氏為世姻又與隱君之子汴遊習知隱君及觀其姪侍御君節所為狀歎歎曰是誠隱君之行也哉隱君諱憑字信之父池

卷五十一

十四

陽太守諱禹母宜人沈氏池陽公生七子君最少憐之君生而秀異身長七尺餘修鬚耀貌王立鹿表望之脩然異人也甫七八歲時即機警善應對池陽公憮客命諸子侍輒探字為賦君應聲出奇語賓客盡驚年十七善為文補郡諸生諸老生咸以為弗若也池陽公故倦遊弗自決一日得君所奉書啓重緘讀之無他言惟左太冲招隱詩耳池陽公亟賞之即抗疏解章綬歸池陽公素廉囊無餘貲乃盡贖諸子君贖平湖袁氏袁氏翁素重君多分與僅僅財產以是得畢力學問然數試有司輒弗偶有快快心一日忽嘆曰嗟乎夫人生去死之期至近也富貴于身至疏也即儒生糾纒章句間善早困人意自首無以自見

夫以至近之期從事于糾纏自困之業以幾至疏之實
陋亦甚矣昔者楊子雲桓君山非大富貴也其為文非欲
售時好也然後人以為挾其書貴幾千石富踰猗頓乃富
貴身自有之奚必曳朱輪居華屋之下哉于是遂棄舉子
業隱居溪上發古書盡讀之數年會池陽公空哀毀避疾
則又嘆曰夫人貴讀書多聞識者將以窮天人達性命有
益吾心也然書顧浩汗讀之數年尚不能窺其際于吾心
何益哉乃又棄其支蔓之學專心莊老自稱澄心居士日
與方士究論養形鍊神之術遍遊吳越諸名山訪求神仙
庶幾適之意欣然樂也則又嘆曰嗟乎使予遇神仙楊子
雲桓君山奚足為予道哉竟如是終其身平生性夷曠未

金明文範卷五十一

五

嘗睚眦人人亦無睚眦之者又好施與性所得婦家貲盡
分與諸貧昆弟又日召諸昆弟宗族置酒樂飲至罄其貲
乃已且不問家人生產作業以故家遂貧正德庚午仲兄
志卒以遺孤二子屬君君涕泗受命携恤教誨垂二十年
遂各有成立二子長節次孝俱舉進士擢兩臺御史執憲
南北當世以為榮每從縉紳道君行未嘗不泣然泣也嗚
呼君可謂為行君子者矣君生于成化丙午卒嘉靖壬寅
年才五十有七于神仙竟弗遇也于汴郡廉膳生好修能
文當振君之後娶華阜張氏女二長適秀水項相季嘉善
薛孝俱國子生孫男四長檀芳轉平潮曹氏次桂芳聘秀
水楊氏餘幼孫女二長受聘海鹽倪氏子季秀米諸氏子

季汴將以君卒之明年癸卯冬十二月某日墓君于白
鄉之新阡以誌銘請予從之為之題曰包隱君之墓銘
幽銘曰亦有君子載德而履龍蟄于淵雲密弗雨驟彼名
山庶幾翬仙生也弗遇神當與還

仲弟于克墓誌銘

江以遠

嗚呼痛哉吾弟忍言哉吾兄弟三人季不幸喪夭嘗不
而銘之矣乃復銘吾仲耶天乎天乎忍荼毒我骨肉至此
耶仲諱以道字于克于先大中憲府君為中丞蓋先太夫
人舉不肖者十年庶母劓舉吾仲明年太夫又歿吾季
已而太夫人日劬劬然震廢之庸弗老朽極子也乃極其
季于人而取其仲自極之數冀煦濡甚於已出四歲而太

金明文範卷五十二

六

夫人卒仲哀哀日呼索太夫人不已稍長就塾師季授書
輒成誦仲顧不善記誦顧善做書又善畫紙為鳥獸草木
狀又輒覓小刀鑊寸木肖人時時弄袖中塾師輒得之輒
復鑊其悟入諸零細動出人意知外予患之曰是將驚其
心而不歸者也嘉靖初先府君按滇予當走京師即挾仲
季如京師數畧讀旬日束之即舍中不及程輒朴之赤其
膚作嬰兒啼語其季曰何伯兄見苦如此久之忽大悟曰
伯氏誠苦我耶收視返聽止其遊弄仲季相磨礪專意詩
書事已而遂下筆能文章每說書能鼓疑時時問難示
私心獨喜已而先府君舉家赴官山東取妻桂氏從仲
是仲乃自京師就婚桂氏于東自自此侍先府君遂道

遵嶺南者先後九七年日稟辭訓又多接見緒緜先生志益廣識益長進喜圖書購重寶不惜傾囊涉獵不究切舉子業及歸而見予能為唐虞道古今興廢事予所為詩若文與人與予詩若文為予所稱賞見輒手錄之獨掃山堂淨几安陳圖書植花卉其前朗吟低咏若將自得者丙申先府君納之縣庠欲遂令應例入太學予時提學閩中乃跪謝先府君曰伯兄方以文行重于時兒不肖不能自取青紫重破產以苟他途無為也且伯兄宦于外安有垂白在堂乃可舍朝夕之養而遠去數千里以就區區哉先府君從其言身頽然獨儻豪邁善大書又善作八分書結構整密非予所及見予見放而歸也業於星橋之南俯田治龍坡精舍夏春之交風和日鮮輒治具請於予奉先府君雅酷嗜射酒半輒執弓要矢跪而前曰請以為大人權一發破的輒連破的徐置弓洗爵為先府君壽先府君復自興射射輒中飲其一坐必盡歡乃罷性解事于世故無不通了又約已折節人不問不知其為貴家子顧苦嗜酒從二三酒客縱譁浪為長夜飲夜分酒客盡倦而其與愈酣先府君屢戒切之不為止甲辰先府君疾且革命不肖曰汝母可慮者以道不止酒吾死不瞑目矣予叩床目仲曰如何仲亦哭曰謹受命而病已瘳其膏肓矣既執喪益哀毀不能勝已日漸羸弱氣上逆火炎炎起予涕泣患之曰而不蚤受先公之命以至於此奈何已更數千醫不效是

年子僧保生明年疾益甚子抱而哭曰誠恐棄兄而長逝耶乃瞪目視曰弟已矣兄受先公託至重慎毋以弟故過自摧損弟死不足惜但柩中之孤與先公大事一以累兄弟不慈不孝無以見先公於地下言訖而獨縊矣子頻踊觸竄一哭而仆良久甦伯姊強執手慰籍予曰更不為其殯中者計耶予先是已自殤其一子至是不越月子華保又殤又越月仲之孤僧保又殤予伏地大叫曰天乎予則可為者吾弟煢然之孤而忍奪之耶仲卒之明年為丙午十月二十五日塋精舍東南隅去百武而近從遺言也生於正德辛未九月二十八日卒于嘉靖乙巳三月初七日年僅三十有五妻桂氏蚤卒繼娶吳氏女子一桂出聘邑人汀州知府汪公休之子生員一桂嗟乎自吾仲歿而予亦時飲泣五內崩摧時復忽忽如在醉夢然猶幸有吾仲之孤在天顧已甚而又奪之予復何所用情哉雖強念先公付託之重百譬以自釋然沉憂著人拒而復集將何時而能釋此終天之憾于吾仲耶賴先公純明之澤數窮理極天卒悔禍去年夏予室中人業復舉子決旬之前業又舉子並神氣深穩可鞠宗枋之託日蓄以頌可以慰先公於地下嗣是當以一子後吾仲又早屬一子以後吾季予所為二弟用情者如此而已如之何如之何哭而銘曰痛原文考擇地而踣誰之不淑乃命汝天謂非汝兄獲罪等具裁其手足匍匐顛倒後其形神顛顛枯槁幹蠶之焚以

叢卑眇天平良不可曉沉憂自殯傷孝寧小我何為情強自真葆改單汝墳以昌末造

周先生誌

樊鵬

余讀大史公伯夷傳曰顏回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名湮滅而不稱悲夫未嘗不撫膺而長嘆也嗟乎今世有生乎碌碌無可傳述得所親投影表章何異聖賢其有篤行忠信若尾孝夷齊事落落無聞亦復不少不可為痛哭流涕乎哉為作周先生誌周先生諱盛字永昌號誠齋其先吳縣人也永樂間遷江南大姓實京師廼為順天大興縣人先生童時即謹禮容動遵尺度治毛詩為府學諸生嘗謝客閉戶誦讀一日大雪無火擁衾

聖明文範卷五十一

十九

端坐至夜半聲益悲鄰舍聞之皆嘆以告里中長老自是為里中尊禮學成諸生盡心下之以為周君冠首固當然已而果然凡七應試輒弗中有為流涕者先生口吟曰大夫有命將奈何及歲貢入太學太學諸生亦心下之每試亦復首冠諸生然而終不遇也弘治乙卯選直隸沐陽縣令其治以敦大務絕苛刻又廉謹嘗有鄉人竊鄰舍物者主人翁覺而縛之縣先生曰汝亦人耳胡為羞鄰里如是貽之斗米居無何里有遺物候還者詰之乃向貽米盜人也一縣聞之皆感化外戶自是不閉令七年移牒告歸令未下飄然而行民泣送之如失慈母此其人豈可與尋常競名聲趨勢利者道乎哉歸而家居徒壁立顧終日陶陶

賦詩樊基為樂而太學士李公東陽大司馬曹公元與先生為文友李公子兆先才士又為先生門人吁其為人又可知矣先生生正統戊午卒正德壬申壽七十有二娶戴氏繼娶夏氏曹氏男二人長禮夏出次南曹出嘗割股食母稱孝于女三人長適馬某次適劉君宸保定府學教授季女生二年而先生卒逾十五年歸鵬鵬不識先生何如人然聞先生之風于戴仲鵬氏又逾十餘年其子南以狀請誌焉先生塋京西香山鄉八里庄鵬曰人有言曰燕多怆慨悲歌之士又曰燕趙多奇士蓋聞荆軻之風而起者信哉廼又有篤塞世所稱長者如周先生者焉仲尼云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其是之謂乎居有溫溫仕無赫赫懸車之日貧而不愠含光隱曜貽厥子孫其古之有道者乎

聖明文範卷五十一

十九

鄭樂泉處士墓誌銘

鄒守愚

余乙巳秋離楚入賀如京師至則吾樂泉公來謁余也倒屣置榻對談者累日夜客有號野仙者歲已七十餘目又瞽也嗜談星數與余語合公起自書其生年月日辰拊耳謂余曰試與客語有間余為誦之野仙摘其奇者告余公不憚而罷候野仙去力訊余曰客何客何余曰以余言談徵公母遠客也翼日公徧以試京城諸日者歸有喜色語余曰人人言正佳余謾應曰然已而余挾公同舟而南至丹陽報公冢子訃至公哭而神傷余力解之曰獨余疑也

非此乎其次年丙午春公促裝遊粵東西濱行謂余曰吾
命竟何余曰公祿位于子行直于午是曰衝然歲與月又
午也於法為過願公無渡海而南公曰何遽至是余曰懼
公有恙也取藥餌為易別去余還楚公行至南海而病作
竟不起曰悔吾不用一山之言喪還前中余聞哭曰於乎
悲乎公德則厚胡命之促乎而使余言中也於乎悲乎越
五年庚戌公之子仕道持余舅氏子揭陽尹鄭于觀君狀
來請銘余曰公寔知我於是按狀公諱某字某自號樂泉
系出宋杭州路刺史嚴公後也父諱珪號樺菴郡學生將
貢而謫入藩司官至龍泉典史九載秩滿去有惠政民懷
之移文入莆問安否事載郡乘珪父銘好施予於鄉稱長

皇明文憲卷五十一

主

者銘父琮業儒早世初樺菴公與孝子劉公閑友善公少
從學焉其事樺菴公問安侍膳斬畫其歡劉公喜稱之曰
親年彌高孝誠彌篤蓋其所淵源于父師者漸矣長而家
益落公遂棄去儒業曰吾安能效章句拘拘為耶出游江
湖間操什一盈縮之法時自擬陶朱氏羨積穡富公性醇
慤牙僧曰價宜如是公輒信之還其直比時雖不甚利然
公操往市獲價輒倍於是人曰公樞人也數從來燕趙舟
中卒遇賊衆怖而避公獨留不為動候賊至解囊中數金
予賊曰吾市入者盡以予若也賊信而不問當是時鄰人
寄公金以百數公藏置坐下幸獨完而同舟者走倉卒失
橐金在公側公持蒲蓆覆之也免於賊賊去同舟失橐者

方號哭公笑曰無憂也汝金在茲失金者拜謝曰此非天
賜之金而公賜之金也歸而還寄金寄者聞公以金子賊
而完其金請以金分償公曰吾自失金君自完金如是則
君不失於賊而失於我也固却而不受於是人曰公義人
也樺菴公有門人張大參者父事樺菴公或請以事邀張
公而獲厚利公不可曰吾父平生以道誼誨人張公聞之
嘆曰金玉君子也公性恬淡蔬食布袍與童僕分甘苦猝
遇歉歲時出粟散諸宗人不為靳宗人賴以全活又諳灸
法隣里病者無問老少暮夜叩之無不應有喪必匍匐赴
之篤於行誼平居不妄出一語亦不忍道人過失課誨諸
子孫迎致明師購求遺書以勞為愛方振振以起其家人

皇明文憲卷五十一

主

於是咸曰是其後必興矣植德之報天其可信矣乎公配
林埔布政司庫大使林公棠之女婦德母道稱於族姻今
方康強無恙子四長仕範邑庠生先公卒次仕道郡庠生
文日有名次仕平次仕直皆辟從事女三長適省祭官黃
策次適余弟郡庠生卿守經次適梁某孫四長宗武次宗
周次宗品次宗璣公生己酉十一月九日距丙午五月六
日享年五十有八墓在東山之陽枕乙趾辛五窆奉公生
母居中左為公右為林氏壽藏又其左與右則公冢子仕
範冢婦陳氏附焉公子仕道卜以嘉靖二十九年某月某
日奉公柩葬焉泣而銘屬余於乎悲乎余不於公銘而於
誰銘耶銘曰君無作事出無肥言我考公德恭人溫溫愛

錫其歲不朽者存永矢勿壞昌大爾昆

明故楊公大淵合葬墓誌銘

楊本仁

國初有楊大老者名林携家避亂自河北來墾地于柘寨墓之野遂籍焉大老涉世故諳農事以故四野相依而來耕者稱大老而不名云大老生三老三老坐和即公父皆相似業農悃悃無岐營公個儻有志畧不任穡事居常鬱鬱曰咄咄農拙業也詘力而視天吾焉能放身牛衣憤廬間乎父異其言察之見其時有指畫動在人意見於是乃盡出所蓄藏禪之曰一唯汝公去即買地城中起高門重屋宅之又以義應例輸金冠帶又喜客時時與邑中大夫游人見其輕財廣交謂費出日劇而不知其中金息幣殖月出歲入家淳焉起矣由是公與邑中諸高貲者埒富其歲邑田租多逋小民坐是被逮率至殘毀死亡莫措令欲風民貧之公首出貲如干為倡曰以吾貲易民命貲不重乎又嘗出貲佐修孔廟曰人謂廟藉吾貲和亦吾貲藉廟焉耳時令暨師儒兩致牽幣禮其家人由是瞶然異之曰楊大淵蹉跎初業也而又蹉跎初義和公雖身致富厚不齷齪自圖其平生諸與交者或涉貨賄輒退然如不能取至族黨姻舊窘乏則隨事振贍無厭薄色嘗曰使深尚耕筭墓之野歲多收十斛麥猶將推以紓人其所存如此如此世謂創貧者慳窶家者忼是惡足以繫人乎公室張氏貳室岳氏俱出善族張初御內頗嚴急諸婢從日惕惕

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五十一

趨命未嘗一得其意乃其意則顧獨得岳對岳雖啍喻婉好而岳益前事事弗隨父之乃相孚悅敬承事公壹懼難睦無嫉言妬色姻黨兩賢之迨公背去百凡壺政相與左提右挈動如一體貌焉諸孤張撫之俾各有成業志賢之丞洪壽也公即世如千年矣張前語之曰昔而父日夜念汝曹成立諸成立矣而又官也父乃今不及見之泣與言俱下岳對之亦泣下志賢亦泣既二母復雪涕為辭曰兒好為之母謂卑官不自愛決防自濡也吾家非頃汝官殖者好為之官培貲以自殖猶之厝薪以求燠不然乎志賢之官九年服勤守廉未嘗獲俸卿蓋亦二母之教云及張卒岳哀慟如喪厥妣歲時問遺其女過張時乃其女所自

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五十四

問遺顧不過張時曰吾女胡可與張母女等邪姻黨由是益賢岳時溥暑岳因念獄囚賜雖死莫控日一使人棰漿炊黍往饋之與囚俱處若是者三年邑無歲且疫野多指瘠岳聞之楚楚命諸子為憶如干聽有貧死弗克葬取之不誰何里中嘖嘖傳誦曰婦人性惻而重施乃顧爾爾已而曰是楊大淵之家也固然哉公諱深字大淵姓楊氏生景泰庚午某月日卒弘治己未某月日年四十九張生景泰癸酉某月日卒正德戊寅某月日年若干岳生天順辛巳某月日卒嘉靖己亥某月日年若干子男五志良張出邑學生娶孫卒志賢洪善驛承娶王卒岳母苦中志方興膳娶許繼邵及王志正典膳娶翟卒志仁陰陽訓術嬰孫

繼劉俱岳出女三張出者適陳皋岳出者一適邊彥騃一
適省祭官劉持道孫男六汝旂義官娶孫汝旂邑學生娶
劉卒汝旂聘王餘幼女九一適生員陳璋一許聘監生薛
大年餘幼先張之卒啓公竊合已茲岳卒乃於庚子三月
二日遷公及張合新兆云志方暨汝旂前塋吳子狀丐
銘少室子少室子曰予觀楊氏兄弟友愛惇倫篤誼賑親
舊廩廩乎雅厚君子也田每每數千畝歲餘儲猶不勸
施及見其先人遺行固知一德有自乎公拔身牛衣之中
立致千金之產輕財廣交義聲籍籍語曰君子富好行其
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楊氏誠君子哉銘曰度業而振之宗
閥之良度義而蹈之里閭之英壺則弗渝庭武彌光豈先

金明文範卷五十一

王夫

民所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也邪

徐隱君墓誌銘

皇甫汈

隱君姓徐名京字禹量中山武寧王七世孫也余嘗誦
高皇帝御製碑為鳳陽府鳳陽縣人家世農業王蓋蠶糧
佚步伏劍崛起睇竹帛以垂勳誓河山而疏爵者也自是
統禔子孫憑藉寵祿炫奕陪京無踰魏國家者延至中葉
始知悅禮樂敦詩書彬彬乎多儒雅士矣君尤砥節勵行
嗜學綴文乃知太冲起於公族靈運誕自侯門也祖某號
蘭谷父某號慕蘭並任俠樂施降而能矜母梁氏萬戶安
之女也雅有閭儀載在家傳君生而聰悟甫七齡能為五
七言對信口占答慕蘭公奇之使就外傳年二六能屬文

習經義志期以文適武正德丙子應天鄉舉比就試京兆
尹居首選後累科不第輒棄去曰此殆非不朽業矣足困
壯夫哉遂擬古文詞特開詩賦不窺家園者十年矣亡何
慕蘭公背養居喪毀瘠事梁夫人撫弟立襄以孝友聞締
婚授室往產讓僕自處秋隘梁夫人慈景無恙由于翁孺
也遭辰終鮮兩弟相繼奄逝殯塋之具身獨經理謀諸細
君而鄒氏賢婉脫簪解珥畧無難色成君懿親之美而君
方齊物於蒙莊寄情於潘岳曠養恬澹不為貲省雖世濟
蟬聯而衣惟緇著家崇鼎食而饒或生塵晏如也因號居
雲子以見志焉嘉靖丁亥慕吳越山水之勝為子長好奇
之遊訪友名哲商榷藝藻時蔡子羽王子寵黃子魯魯省

金明文範卷五十一

王夫

曾皆與定交吳趨之市而余兄弟亦傾蓋焉以倚間之故
不遑留滯亟歸寧慶因杜門掃軌覃精邃討力追古人於
是東橋顧公璘登第橫涇公璞石亭陳公沂倒屣紆引更
唱迭和而君獨雄轡其間聲稱藉甚於江東矣浚川王公
廷相以大司馬參贊南都機務非公事不濫通賓客君以
詩投謁即嘆賞不置司馬業上疏切論時政語侵守國君
坐是避之不復往來以故臺省鉅卿愈重君時海內被
褐之士以詩名家者太初流寓於會郡子言棲趾於燕京
而君且度外兩子若未暇參論也將軍西第屢集卿隸公
子南池軒騎填集而君門轍跡間有長者不以蓬蒿見謝
也梁夫人尋亦捐背毀瘠踰於前喪謂生不能崇養三釜

產子皆天死無以衍一綫之胤居嘗歎弗豫矣甲辰歲
余在司勳仲氏淳蔡子汝楠施子峻在比部王子廷幹在
戶曹與君數相譙會歡若平生君為牛首地主邀致群彦
探幽攬勝登垣彌日賦詩盈快藏之山中一時傳寫長安
為之紙貴越乙巳諸子稍稍遷去而君疾間作自以志不
展於丁年才不效於小施荏苒暮頗有憂生之嗟然苦
吟耗心縱飲傷肺客為勸止之而君猶覓句驚人訟酒詆
婦悲哉明年丙午君於兄弟之子擇其冲秀養為己子曰
俾奉先人祀不乏足矣越丁未忽病風左體痿痺不勝動
履鄒孺人卧不安寢食不甘味晝則延訪名醫手調藥餌
夜則焚修秘祝願以身代君瘳危得復起者鄒之誠感所

入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三七

致也又明年戊申君積病少瘳而余歸繼都亭相見輒歎
歎流涕察其容貌改前鬢髮非故心竊憂之至把臂晤言
了如平日幾其猶可強息也君且悼故友之零落緬陳跡
於俛仰命酒慰勞盡出其稿曰以此累公余因參定蔡中
即謝司直所芟取者詮次之而為之序君手漸能書翰期
我以中秋之會不數日食鮮疾作余時在長干寺報書云
仙子樓居維摩禪坐明月千里何曾兩鄉十六日漏未盡
而卒嗚呼痛哉臨歿猶令友人誦其叙文頷之口舌目瞤
矣小祥之月鄒孺人令其孤來乞銘曰知國典者莫若余
邑公無辭焉據狀君生於某年月日春秋有幾男三男
早夭次守筆女一適溧陽翰林院庶吉士馬一龍亦先君

故守筆擇某年月日襄事于雙橋門之新阡以鍾山賜地
罕得佳穴可附云君多懿行委瑣不具述外雖和光而中
懸人倫之鑒臨財非義即千金不為眴眴親時俗事輒慨
慨不平至談經世之務抵掌奮袂欲為陳思自試著隱
書頗懷韓非之憤已矣居雲余忍銘余友哉嗟乎世謂相
知之難而相遇尤難也設有二三當路知余如君則將職
文墨之司無泣玉之寃知君如余則必蒙方旌之招備記
室之任豈若是輾轉終其身哉命也已夫君所造有居雲
集具行所行二稿并著隱總十餘卷成一家言銘曰有德
而文無祿與動逸情埃表棲迹孤雲生不滿百千載揚芬
一逢吳季二古徐君

入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三八

禮部精膳司主事來君墓誌銘

許應元

嘉靖丙申歲吏部最天下有治行吏五十人上名迹天
子請以為從臣制可於是五十人皆徵入而丹陽令來君
名在選中既入拜兵部職方主事改禮部精膳居有頃精
膳主事臣汝賢昧死言臣幸以甲科待罪縣令為陛下護
元元無狀陛下不以臣能薄拔擢即署臣志分榮矣而臣
不幸有大馬疾不能朝夕門下汚省署臣不勝大願願賜
罷臣得近醫藥再望見闕庭願盡死力於是天子哀憐
之與告歸歸五日為閏十二月朔日卒于家年僅三十六
爾嗚呼賈誼短折歐陽詹生李賀皆不待終養死又何其
不幸之軌一也造物者不常幸生才幸生才而中道委棄

不觀其成此又何也當正德末季東南士習猥陋極矣經生不欲究明指歸踵侍馳外幾幸利禄文士則湊飭僞儻蛟變蟪蛄聯剽擷故藻以為容澤此猶不能涉靡曼之堂又烏睹爾雅深厚者哉來君起童子華采振暴及壯乃益沉思術學探抉微眇自六經先秦漢以來諸家言貫穿附離揜抑其辭以肆其文然後其為道闡行與雅將與古作者同風而竟死矣豈非天乎始君鄉舉及禮部試皆第二比當大對同對生謂來子必高等已而第三甲同進士出身士論稍譁矣及當授官謂來子必京朝諸郎官然竟奉新知縣莫誰何其然奉新江西西邑也其俗獷鬪狠訟抵計於健務必勝不勝則陰伺持上官短以責右已無何依

金明文範卷五十一

元

違之不已立去君至批根其尤數人痛法繩之既而曰此豈道化意和其他固亦子於是開學館延進諸生為指示經法為文章躬行如是而是諸生歸以諷其父老子弟父老子弟皆曰吾令良願輟不為非諸部使者大異之薦上其能凡在奉新十月而調丹陽丹陽道衝兩都舟車至西郭門日數十百縣今日出河許造請諸大夫賢者磨折為禮視供具徒隸一一口指授無失賓客意久之歸縣中為民均賦平爭訟調繇作不暇給矣又時時延進學官諸生說經訓勸行如奉新時愈開廣館穀諷誦不絕亦自其中心好樂之然已罷甚竟積瘕瘕血至不支云君居職歸時予親見其橐中不能十金所至務為良興利在奉新

開下五鄉塘潄水令田肥饒視上鄉等在丹陽則潄練湖既田田少早患生平無所玩好但嗜讀書自為諸生至劇吏口未嘗廢稱說也雅游自同年之雋與四方賢豪有名皆願交親之武進唐順之閩中王慎中錢塘楊枯以道義文藝相取其樂善誦誦推置自喜誠其中不能自解也觸情縱談不忌慮旁後人亦以此忌之謗怒興矣且自古號稱賢者孰能免多口哉彼於世齟齬其心誠有所合也豈第君子無信謔言夫惟君子而後無聽語曰蓋棺事定來子死至不能為歛而謂其去而受同列之餽金也安在哉安在哉初君病甚應元省之涕泣執應元手曰余有心子知之乃今已乎遂卒二歲而應元為論次其大節刻之

大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辛

墓石系曰來君字汝賢字子禹壬辰進士也其先世河南鄆人系出宋龍圖學士之邵之邵孫時知紹興死而葬蕭山遂為蕭山人去紹興十一世而為君高祖雍雍生曾祖珪珪生祖昉昉生父東母孫氏配安人錢氏仁和人也生二男二女二男長曰獻策次曰獻功二女長許聘山陰胡希後二歲未嫁死次許聘錢塘許賜孫應元子也銘曰與子游兮澤宮庶見君子兮其文有容嗟君子兮胡見爾樹松兮與子游兮上國庶見君子兮其儀不忒嗟君子兮胡見爾樹柏兮歸其窆中堅且好矣嗟君子兮遐不壽矣

司教雙溪鄭公墓誌銘

侯一元

嗚呼是為吾父友雙溪先生之墓先生姓鄭氏諱哲字

中其生成化乙未十二月二十九日先余先君子九年而
同師游學先君子所友類多當時才傑然內獨雅敬鄭君
鄭君恂恂篤行兢兢于笑嚙跬步之間而先君峭直疎豁
權度自如兩公意態不相似迺其交最驩久益堅鄭公娶
王氏生子謹甫三歲則王氏卒鄭公棲遲校庠久之不復
第家不逮中人先君既貴一女意常在名婿然卒以歸謹
曰鄭君之子也嘉靖改元有司貢鄭公京師鄭公有友王
子揚先生者能文有聲區越間與一時名士共祖鄭公相
與咨嗟歌吟恨無由推轂鄭公大用之也明年鄭公以常
調教臨川父憂去職起復教樂安三五年間王先生致位
天官大夫轉大司成尊顯矣天下士由王先生進者不可

全南文苑卷五十一

五

勝教人謂鄭公宜日夕彈其冠王陽今在位也然鄭公竟
不馳咫尺之書於王先生聲迹不復通逡巡久之一日遂
致樂安之教力辭而歸杜門謝客垂二十年一室蕭然圖
書數卷時人莫得窺其際或謂鄭公無滿而挹未足遽止
方之二疏其意異矣倘亦有倩生辭霍子孟之意乎自鄭
公之歸朝市陵谷遷化紛紛無端矣鄭公為人寡過其位
下日月淺無大功烈然其教兩地頗有所造士上有董生
璩者仕至京師為余言鄭夫子誨人聲震也父子無以加
余又安知其地不且蘇湖戶祝公哉即勲烈何以尚焉嘉
靖丁未秋公寢疾積旬不亂以閏九月初八日考終享年
七十有三子男三人長即謹次詒早夫次蘭生蘭嬰周

氏與諸皆側室陳出也孫男三人公燁公瑩公燮孫女一
人惟鄭氏自義門著聲浦江嗣遷至溪芝田傳至吉者再
遷吾樂吉子肖能舉宋進士進士之次子曰祖常公之系
出焉公高祖曰全生曾祖曰筵祖曰謐父朴菴府君諱達
母薛氏蓋世有隱德而朴菴君醇誠天植余兒時猶及見
之長發之祥公未究也其在後人乎葬以卒之歲十二月
十三日墓在白雲山蓋竹之陽當朴菴君右方鄭公分地
也銘曰仕廣文農谷口游傾蓋究白首逝者有知乎從石
友

陶子沾墓誌銘

薛應旂

全南文苑卷五十一

五

其遺孤棟泣請于薛子銘其墓薛子沾友也感愴泫然
因書以歸俾刻諸石嗚呼子沾已矣以子沾之事觀之古
今天下之士一才一節附青雲而顯融當時聲施後世者
不知凡幾其卓犖奇偉命世出倫者顧坎珂終身名湮滅
而弗彰也又豈少哉子沾長身玉立氣性豁達甫弱冠即
欲陵跨揚韓韓掩迹顧孟嘗對鏡自言曰以若人而僅為近
代人物非夫也邑里儕輩遂目曰陶痴陶痴云乃沾則
寔不安於凡品攻苦力學務究所志短褐衡茅暇集飲水
陶如也久之貫穿經史而百家九流咸汎濫出入及發為
文章則又勁切工緻無蕪辭長語初游郡學有司召之弗
往選入國學祭酒司業亟問之亦弗私謁也既舉應天鄉

試再試禮部不第窮居一室杜門自樂飲酒歌詩形影相
答人以事干輒謝餽遺之弗受儕輩乃始曰聞子其果為
文章氣節之士哉至其妙悟本原上窺聖學則固其所自
得而未有知之者嗚呼子沾蓋天下士也邑里交游尚淺
乎知之况寰海士人未識子沾者其又何以稱哉嗟哉子
沾委骨原野蕭然一丘不得與一才一節之士並馳於世
謂有幸不幸者非邪雖然其與白髮蒙頭紆金橫玉而集
百詬以死者則亦有間矣子沾姓陶名澤子沾其字也從
游者稱為樸菴先生世為常州武進名家其先居千橫山
徙千郡城運河之南再徙城西之宋莊村曾祖某祖最任
寧海州知州父亮嫡母王氏庶母胡氏子沾乃胡出也生

奎明文範卷五十一

三三

千弘治庚申八月二十六日卒于嘉靖戊戌五月十八日
屬續時援筆致書以貽其生平友朋曰不意遂為長別母
老子幼望一視之餘無一言怡然而逝嗚呼死生之際整
暇若此此不可以觀哉所著有近思續錄古本孝經解樸
菴稿若干卷藏于家娶徐氏子男一即棟聘吳氏女一適
謝某君卒之年棟方七歲幼且貧弗克襄事今為縣學生
漸有成立遂卜地于白鶴溪之原以葬君君其有後矣乎
葬之日為戊申十有一月二十五日銘曰王毀于璞孰為
圭璋金淪于礪孰為于將孰云可遏終不可藏還諸造物
返此大荒川流嶽峙日朗星光將與地久而天長

明故太學生三國金長公墓誌銘

汪道昆

甲子夏六月二日金長公以天年終明年長公子伯鉉仲
鑒叔鑒率錢將舉大事乃齋大齋具子所為狀謁余志其
墓而銘之志曰金長公瑋字伯獻世為休寧中市人父處
士用鹽筴起家客淮海母汪蚤不宜子卜劉氏姬吉正德
己巳冬十一月二十有八日長公生長公獨依汪不啻汪
之自出汪蓋油油然子之也稍長長公及弟琛皆入胄子
籍游南成均既長公釋業歸則從父賈淮海長公深中重
發發則皆當於人心淮海人以為賢事長公甚謹即彼中
郡縣長吏爭願交長公驩母汪始捐栢棧長公召良史畫
母遺像史不及見母謝不能長公匍伏史前泣下如雨史
恍然若有見也為像甚肖人以為奇長公修父業而息之

奎明文範卷五十一

三四

浸致饒益乃與次公中分產手自損數千緡益次公比兄
弟終喪將卜宅兆有為堪輿家言者德長公請問曰公遇
我厚詰朝之事我必陰厚公長公謝曰先人遺體獨瑋及
琛瑋之厚琛之薄也客柰何以瑋故薄琛言者慙長公益
多其長者既樹墓芝草累生人指其居廬曰孝芝堂直以
為長公孝友之應諸疏屬有私鬻先世墓者長公白縣吏
復之長公為南門夏氏館甥夏氏母以節行著母既殁長
公樹石表其墓焉縣大夫習聞長公名數過其間引為上
客問之西為學舍招致文學之士授諸子經於是伯仲皆
補博士諸生季游太學長公就舍躬自課蒼頭灌園時特
程督諸子人私語曰三國先生厚誦義而薄榮名異日大

先生之門諸丈夫子耳癸亥長公復游淮海與次公俱歎曰吾聞宋高稼伯仲友于心竊多之方其上印綬歸無幾鄂堂飲酒為樂一何達也吾兄弟終身家食何敢望王商乃今席先人之故資各有所就業苟可以明得意惡用墨守為哉相與日夜擊鍾為高會比還休寧不旬月而長公卒蓋知天命云汪伯子曰金之先有陰德洪武初金仲善為郡獄掾會郡中有大獄連逮數百人掾為之焚其獄辭無辜者幸得脫掾乃坐法編戎行其後滋藩里名金里長公其苗裔也余未及見長公而鄉大夫藩伯黃公憲使邵公與余習伯若季乃從兩公者受室可概見長公為人且吳子嫻於文辭其言可信遂銘之銘曰昔也去籍脫人於

奎明文範卷五

三五

阮厥有舊德今也卓昌孝友賢良引而彌光振振繩武穰穰吉士長公歸所

余山人墓誌

董份

史董氏曰材難之稱自昔以來久矣予睹傳記說時自放之士溢言踰行大雅所不述而紀冊載之達者誦焉蓋其材亦有奇也予獨傷世慕融顯而忽簡微喜常蹈而惡殊軌故齷齪者進跣踵者退傲儻負俗生不得籍死不得諫而豐爵厚植之家力能附名公先生振揚其先以施于後而名公先生亦往往假借于文辭傳益其事以為重故富貴之家仁義存而貧賤之士名行晦予竊嘆之乃予於泰山人有足悲者即使山人與世之勲德馴行之士自數其

長短予知其不同日而語矣比之庸庸浮沉里巷積著親負纖鄙而有所托以施後者此其人何如哉予故稍撰敘其事母令其蒙晦沒而不著焉山人字濟之始自稱月山後乃稱華陽山人然月山之稱行于世吳越間自士人以至畛隸皆知有月山氏者其先餘姚人後徙海鹽至山人徙得溪澤溪為鳥程大里多士人雍容好辭賦山人喜游之賃舍其南里居焉性敏辯善記問少嘗從所親聞諸郡吏乞部使者所下狀郡吏重有難色約以厚賂吏乃持牒手示之山人方一舉目因矚所親曰第出出而覆其辭所親復以核吏不遺一字乃皆大驚人或口舉其歌詩至數十山人覆之不遺有難以多者至十數人皆舉數十山

奎明文範卷五

三六

人益覆不遺當其舉時旁顧諧笑雜以酬答若不經意者人以此稱服居常能日誦數千言然山人亦自恃其博其于書不暇深也讀書不肯為舉子業專為歌詩皆取立就常從人呼韻韻畢句成能輒至數十篇皆亮節逸響慷慨超絕見者稱善而山人酣頽叫譁亦若不經意者人以此愈稱服然山人亦自恃其捷其于詩不暇深也好大言盛自詡獎徧易其坐中人坐中知其多端有口輒交務相折而山人詠調鋒出莫能窮者坐中皆靡其遇富貴人愈益其富貴人聞其材有欲賕其貧者見之皆不終其身竟困然其所屈服如茅黝部蔡歸德則又從少年識之傾身抑下此又異也家貧嗜酒喜大博常治小艇繫所居畔每出

游吳越開好事者贈之滿舟即還多蓄酒饌遇過從者醉飽歌呼夸羨所有數見擊鮮不自知貧也或時召博家一擲而盡則又從空舟出游而返返復如初人或規之以子之材稍自損挹何落魄至是且不及此時稍以贈遺漸歛贏省一買田舍為後日計乎山人乃嘆曰吾非不知顧吾不能邑邑從人間選求活吾願肆志以樂吾貧耳且死之日十金與虛篋等也吾又何後日之計乃益縱酒博然山人其後亦賴勲部諸子居田數畝屋數椽具江某地之上遂卒于此勲部厚賻之移書告歸德及子經營其後事會勲部謫廣平郡而予北上夜遇王清河屬予志余山人既而廣平轉南駕部予乃寄錢為山人買墓地寄志以告

卷五十一

三

山人嗟乎如山人之材予志之使人知貧賤而有奇者不至晦沒又惜山人不重慎其材而放達以死也山人死某年某月日年若干父某母某氏妻某氏繼妻某氏子某女嫁紀某某年月日葬某地

明故處士悅開姚君配徐碩人合葬墓誌銘

董份

友人翼具述先大父母事告史氏乞銘曰嗟乎禮有之親死必求仁者之言以銘而銘論譏其德善其先有善而不稱隱也稱而痛誣也世獨不忍以隱而多痛稱痛稱非之翼大父不幸無策立起間閭要亦有自異者惟予弟之而翼敢痛為大父處士性倬儻好奇節少讀書不喜從儒生

受經見儒生輒曰吾不能齷齪守章句磨厲吻舌積累勞拘文而牽墨也且丈夫偃仰天地及時恣睢玩世而自樂耳吾聞之服植者志願則是燕趙無奇士也綈綈者無非則是柳魯無義行也故吾願布衣肆志而從吾好矣其後邑署賦長處士輒趨邑受條約謹會計為群賦長先儒者皆讓曰子不樂詩書間以為勞而乃算斗斛提貫衡出入官長側奉趣督較錢穀贏縮間顧不勞而樂乎夫儒者固自有樂子不睹其深而議其淺今遂以自苦哉處士後之曰夫珍鼎魚膾世之所染指也而或薦以草蕘味固無常嗜也絲竹鼓鼙人之所快耳也而或間以瓦缶聲固無常節也燕處堂序而鳴鶴卑之然鵬搏扶搖而鸞鳴亦笑

卷五十一

三

之及有以自適其性則大小一也子而知樂又何詩書錢穀之殊乎否則皆自苦耳其言卓詭以自用儒者莫能難焉處士遂以此自終然處士初饒於財而竟以賦長單竭至售產以償縣官家日落而處士不悔也嘗散數千緡以給里中五名義好然諾里中甚重之每行賦出人入前候反走具食爭先為壽噉至空里擁道有爭訟因就曲直曉以所犯令各具服遣之最護貧下常多方為地即有勢者責以義法咸歸誠乃止其重處士若邑長吏云邑長吏數有疑事更取決處士處士主無不立辯邑中交重之故處士嘗有俠名然心非鄉曲暴豪以武王禁遂巡退讓者有畏不敢過舉人以是益重焉予按處士姚氏故桐鄉也

族元季有秀五者始徙歸安而歸安之姚自秀五孫能華而益著能華生亮亮生處士予嘗聞姚所居南北溪皆名姚溪以姓顯也見處士家世能重其里云處士名玘字肇之別號悅間配陸氏徐碩人其繼配也陸有賢德早殁徐能撫睦之子而思之慎默簡重不數見喜怒簪珥無蓄以為女私其內行足稱焉處士生正統己巳十月八日歿正德庚辰九月十三日年七十有二徐碩人生天順癸未十二月十一日歿嘉靖壬子三月三日年九十初處士歿而子州判君以歿之明年辛巳塋後村鴻里之陰會家難塋而無志翼以碩人歿之年某月日奉其柩與處士合塋乃以碩人之塋乞予并志處士墓云嗟乎處士不喜儒而能

全明文範卷五十一

三九

禮儒生以詩書教其子為學至孫翼學益有名遠能述處士以顯然處士蓋惡儒之章句而小拘者也其行誼指意實亦有得于儒者多焉以處士所見良有絕異之姿要其所自得使誠有儒之通大道而深于所樂者以告處士其可量哉然處士在布衣之位而隱不減名俠不犯義亦足自表見已予故志之無使其泯泯焉子男四旭高郵州判官次旻次昊邑庠生陸出次晨側出女四長適仰鸞次適王朝臣陸出次適沈元禎徐出次適卡惟洪側出孫男六翼羽應年應朝應科應翔翼邑學生孫女六適潘密陳良策錢汝周孫熙道茅坤即梓良策肥道皆邑學生坤廣西按察司僉事曾孫男五一貫二男三才來復四象曾孫女

一幼先是陸歿處士村塋稱四圩祖塋歲久不可改云銘曰歿三十年而得銘何其難也身有二配而一從一否唯其安也予非仁者而閱善無傳也承乏國史銘無漸也勒此信石藏名山也

明封承德郎刑部山東司主事東臯徐公墓誌銘

宗臣

嘉靖戊午十月二十日長興東臯徐公卒于家先是八月汀州君時為余言心恆怔忡悸動也面炎赤赤乃其夜又夢公騎而西馳已又雪滿塗也徵何哉余恠之亡何汀州君北觀既逾月貽余書曰先君遂棄不肖鄉者之夢蓋徵乎蓋徵乎敢乞不朽於足下已俞氏狀來余持牘為泣曰

全明文範卷五十一

四

嗟乎不一觀公而銘公哉公名東字敬之其先鳳陽人洪武初詔徙淮西豪杰江南而進五公者遂長興家焉至亨六公凡四世俱微不著及農隱公始以高義聞里中農隱者亨六公子也里人有負租售畝而易其金簪珥歸者醉遺之塗農隱公夜獲之則俟其人旦來委之而走其人倉卒起謝公不及公乃仰天嘆曰厚德厚德農隱公故貧已又生五子俞益貧而東臯公在五子中最少又盡讓其兄產而獨以其身依姑錢氏居間則盡發錢氏書讀又喜為文詞蔚然駿茂矣而里父許有女二十未嫁間從錢氏觀公嘆公才遂以女妻公公是時年三十矣客有風公應有司辟公咲曰吾已稱人父顧奈何執簡屢從從群豎將乎

於是構草堂菑水之東自稱東臯隱者然時時下帷授諸生執經候門者履常滿矣居頃之許夫人夢日臨懷中也於是汀州君生公大喜僅髫則走會省監購六經百子秦漢以下書歸草堂命汀州君讀又時時為講說賢豪高士孝廉異行者流輒嘆曰嗟乎吾乃不得於斯人同游哉至有不快其人者則怒髮隱隱上指冠授書起矣汀州君才又公成其才以故卓犖博偉尤敦高節云汀州君既舉進士居長安則為書請公及許夫人來長安公謝不往汀州君日夜念公既已補司寇尚書即乃上書曰臣中行蠅首死罪臣有父東在江南年七十有六不得視臣邸中臣又為陛下守困園不得歸省父陛下如以臣為亡辜則請

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聖

從臣留曹某得只尺家屬慰臣區區書入不報公聞之怒曰而翁尚健善飯奈何以家語瀾上甲寅汀州君上功考功上封公視其于是時汀州君曾有使淮之役於是製冠袍帶烏珮駮各一具貯以華笥誠蒼頭負之先趨既至淮則又身自負制勒而並馳之菑上邑令以下郊迎謁公公於是出笥中冠袍帶烏珮駮服之北鄉稽首已揖令入盡召邑之賢豪長者與飲而令以下咸起為公壽公驩既已謝客還內召汀州君前勞之曰女衣錦矣乃老人亦復被此主恩哉鄉者讀女疏不益我顧令我憂稍洗沐休矣趣入侍上已顧許夫人取吾褐衣來即又褐衣而行游市中市中人喧言徐封君至已窺其衣褐也則竊嘆曰徐公不

錦而褐哉汀州君既還朝明年丙辰上又勅即中中行充江南恤刑使者公聞之則移書誠汀州君毋歸而汀州君業已取間道急還謂公公訝曰女歸耶夫使者奉簡書而南而諸所累繫者日夜望使者至且吳越相去不百里而女獨奈何不念眾人耳目乎女亟行矣不竣使不訖於是汀州君宵發而公遂稱病其謝絕賓客誠門下蒼頭有敢為通一刺者鞭之百客有謁者竟歲不得見公遂去亡何汀州君奉檄出守矣歸謁色稍困公曰小子薄二千石不為乎老人自束髮諸所睹記二千石及邑令以下無慮數十百人吾不憶其他而貪者吾不能置之懷也皇祖時手戮貪吏其衆以故吏畏不貪已又著為大誥今貪

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聖

者即不戮獨奈何不盡其賄沒入之而使之魚肉其民揚揚盈囊歸也諺云守俸如泉小子識之即他日立枯若水之上吾甘之矣以此汀州君治汀一年苦節最著而公聞之嘆曰是稱吾兒也公故長者然遇事輒勃勃英氣少時蓋從許夫人兄弟居云夫人兄弟以貴雄里中故巽懦里中少年日謹其門也公怒立起即少年數之少年懼滿伏請罪不敢出一語又亭長暴里中人人憚也公又面詰之遠畏不敢暴交驩而去公雖隱顧善畫天下大計時為邑長吏言長興至重至重者不利哉歲水暴至走數百里田而山者立涸其下者又壞堤決阜無已時也胡不多其陂池而厚其堤堤高二丈廣十之長百之又多植桑柘橘

柚竹梧陰陰叢叢其上也歲且獲木千章楠千麓萬箇
垂萬頭絲千兩魚千石何問曠濬哉長吏畏隄縣衆議格
不行然自是窺公才時時咨觀矣客棹構求解於公公謝
不應而心悲之私為長吏言不令知也公雅好神仙黃老
家言老愈甚日誠家人毋殺觀鰲魚營者必市而放之湖
中也間從黃冠得精方輒欣欣藏之故人病即千里必具
藥餌果脯置訊里中夜作輒煮膏數十斤人給之已又揭
其精方於里門以故里中負病而起者咸曰徐公徐公云
公即家徒四壁左歲時必誠許夫人手為羹召所與游大
醉道舊故吟樂而公晚年尤好鼓琴每携斗酒從二三博
游過湖上為一再鼓琴吟吟楚絕從者若涉殊庭焉公七

卷五十一

里

十五六時頭骨隆隆起公故長髯盡白矣已又生黑鬚數
十並雜其中乃更髯髮斑也里人異之而汀州君之郡時
某回不忍別公公咲曰女念吾老而獨不見吾骨及吾鬚
乎而女何慮焉汀州君曰為余言乃今竟未百年而歿歿
之日公猶晨興與舊游驪語頃之必作公自牖之顧家人
曰吾去矣其為我冠即逝公起布衣經學才行岳立鳳舉
摧強濟困千里誦義而忠孝大訓克成名世之子此其華
榮大者至于晚歲陸沉玄言又超然遠舉矣可不謂有德
仁人善始善終者哉公生千成化乙未三月初七日至卒
之日得壽八十四配許夫人少公一歲同公封子三人長
中孚娶高氏先卒次中和娶殷氏繼娶錢氏次中行即汀

州君娶楊氏女二一適姜一適楊孫男二人諫邑諸生談
孫女四一適錢一適某一適許一聘周一聘蔡汀州將以
月日卜葬於其麓云銘曰徐氏之宗肇自濠梁林麓嶠嶠
累世乃昌英英公哉載芬載揚義固金石才匹現瓊產異
麗華日榮星芒天目隆隆若水湯湯巍而脩阡龍峙鸞翔
嗟公室斯以永以藏以引以繩以莫不臧玄石率如闕矣
無疆

太安人徐母許氏墓誌銘

李攀龍

太安人者許公瓊之長女也其先鳳陽人徙長興四世而
母方氏生太安人太安人生十歲受劉向列女傳觀圖
畫問知大義遂善繪事其工無二見者謂吳興管夫人以

卷五十一

里

來所未有也嘗曰刺繡制形圖畫制意形制欲實意致欲
虛並技相發若輟若起父益奇之年二十得承德君焉蓋
贊婿也猶若不欲遂適之承德君故儒俠好客日推解不
稅生產太安人又為父言大人幸以兒承事徐君即里中
豪不敢藉我家雖日推解好客即所授家弟子與里中豪
獻牛酒為旦夕費未嘗假許氏一錢徐君丈夫也久之承
德君游日益盛生產日益微太安人乃日操作供具以為
常至鬻所圖畫佐緩急而承德君不知其所踪置矣汝寧
君於承德君為季子昵不令就外傳稍長猶自授童句即
隋弗忍問也太安人顧譙讓不少貸汝寧君亦父事太安
人每夜呻佔則太安人以機杼相刺青繡汝寧君嘗言

比呻吟時聲常若從機杼中出者汝寧君既舉進士除刑部主事以甲寅封承德君及太安人尋行論誰上丙辰遷郎中克江南治獄使者出便道兩詣太安人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必令誦其爰書狀如目前俯聽仰思各務有十二語自當而後已以自快也汝寧君既再補郡太安人乃從長與來亡何謂曰我先不至汀州今至汝寧矣誠以郡太守古二千石祿甚厚自吾為汝家婦魚菽繞自給恐居非命所當託即不任饗徒以疾為爾憂者猶是齋厨蕭然在官與在家同也由是為汝寧者數月而太安人必聞其政以莫不曰循吏云屬內考汝寧君有所中當左遷解郡歸遂循不歆行者二年太安人乃曰吾老啖粥耳汝家故有

金明文範卷五

五

田一壠若水上何至使王長君兄弟遺百金裝暑曰太安人甘膳之費乎受之何辭也凡以痛若舊落拓不偶忤俗蒙謗無以灑之君將浼馬傾身為之也范孟博何人哉方今天子聖明正臣當國不乘時白見冤狀而勉圖功名以自效何以間執憲口令謂無所復之汝寧君乃行至京師六日改長蘆轉運判官居三月移瑞州府同知且以補郡而太安人訃至矣嘉靖四十四年九月二十有二日也距生弘治元年十月五日年七十有八歲明年十一月十六日汝寧君以忤承德君之壻頤諸山下承德君名東有大節能持論與其家世戚屬並見宗考功臣誌中汝寧君為中行考功誌稱汀州君誌曰古賢母性自有之乎抑因其

子以立名迹矣汝寧君再出治獄多所平反然其大者已不得如雋曼倩之用春秋斷詔獄兩至二千石皆數月罷去其次者又不得非期自表效崔子真之在五原是可曰吾有經術家世儒者哉太安人誠以二母自視而計是乎范母教子屬方捕逮乃曰汝得與李杜蘇名亦復何恨語雖怨而不怒然一何決也太安人所云乘時白見冤狀勉圖功名若曰令名在我何與於彼云爾又何辭氣繾綣不忘以望子者望之君父慈而知禮性自有之矣是為銘銘曰豈維夫是躬亦維子是相豈維子是荷亦維子是儀豈維勞斯厚生困斯令名亦維逸斯敗管捷斯潰成何有何亡義乃服屢進屢退道乃復卓彼明淑於貽穀

金明文範卷五

五

誌銘

俞憲

明故大中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左叅政蒙泉教公墓誌銘
古人定交以盛衰存亡為節而敦本植倫之士必以此自考見云余自始進持服家居則聞浙中有恤刑而賢者為即中教君及後上天官補刑部郎則又聞署中有恤刑而賢者為即中教君特君固為即中恤刑浙中也余恨不及見既君以恤刑竣事還署署中故事僚長貳自公式之外壹以齒敘進退別坐次而容色言語不免所以長長貳貳者存乎其間君獨脫去凡習秉外一誠無所以長長貳貳者存乎其間以故僚友多就之初君常物色余意余或魁岸奇辟要眇濶畧不可近而余以嘗知君故方傾心君君

覘之積旬日乃信余而定交也居三年君遷兵備副使去
余亦尋罹罪謫而君兵備太倉州太倉州與吳錫近邑往
來必過余其容色言語加于余者忘其為遷人也余亦自
忘為遷人與君上下議論握手嘆時事如在署中時不意
別且五年而君逝矣嗚呼余忍銘君墓哉比余貳臬江西
君之子應期來乞銘泣曰昔吾父與公別也不謂公至吾
楚及公至吾楚不謂吾父不及見惟公無忘吾父也而為
之銘嗚呼余忍忘君乎哉君居官穎達博裕而不為魁岸
奇辟之行明潔貞毅而不為要眇濶畧之談所至能任大
事持大體頗不為浮俗是非利害所奪初還署會言官論
順天鄉試不公法當治無何又有論甲辰榜大臣不當私

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四七

其子者天子屢下詔按其事君如詔會僚友按治之自侍
從而下逮捕者凡若干人中外恟恟有悸色中官巨測上
意又曰今徒校持手版旁記所按狀以待上問諸曹有色
動者君按之自如也有詞臣不受訊者竟訊之有御史不
受繫者竟繫之諸所承伏悉具實以報報兩上天子以為
平也悉是之茲役也以疑似得洗雪者先後凡若干人觀
於此而君之任大事持大體槩可知已署中故清約至不
能具茗供故事辦之筦庫者或因而浸淫其費則筦庫者
又因而剋取歲報之羨餘以充君憤曰非法也且知其弊
而遂巡之與自剋取等耳乃下禁而更與僚友約月出俸
錢以給湯茗之費之不可已者君于財利雖微必慎如此

君既兵備太倉州不逾月州獄失守逸要囚四十餘囚入
海且為亂君不自當道亟發兵捕之而海賊素馳突又倚
新囚為援勢張甚君既撲滅之不妄戮一人先是江防都
御史嘗具疏請兵兵不及發而平賊之疏上于是天子嘉
其功錫以金幣君以非大賚賜不敢辭乃以幣衣其母而
以金易田一鍾用貽榮于其後人君按太倉州不專尚嚴
而持法一如署中余邑有兄弟交訟者連數歲不能解君
將置之法其人聞之星馳數百金造君廬求君之弟而浸
漬焉弟乃厲聲叱之令亟去不去且縛于官其人亟還因
以告其鄉人而余親聞之于其人者也嗚呼此非操履素
定即吾心有不能自信者况兄弟乎又在千百里外非膏

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哭

暮夜抵門可以自決者也君之平生於此可想見矣君諱
璫字貴之自號蒙泉居士江西臨江之新喻人按狀君世
居新喻水北里曾大父俊大父啓父方齋翁義方齋翁以
君貴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母盧氏封安人盧氏蚤多疾嘗
一夕夢赤日麗空天人捧冠袍送童子入室中而君生焉
君生果聰警異常歲乙亥年十六補郡弟子戊子領鄉薦
乙未登進士第丙申授刑部福建司主事己亥陞山東司
員外郎庚子陞河南司郎中辛丑奉勅恤刑浙中癸卯遷
署即余同官時也甲辰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奉勅監飭蘇
松等處兵備住劄太倉州戊申陞山東布政司左叅政己
酉丁廬安人憂歸新喻君舊病痼每憂勞過輒發其居安

人喪也哀過輟發及安人葬適徂暑且哀勞過輟又發既
闋服逾月而疝大發遂卒寔嘉靖辛亥八月二十一日也
距其生為弘治庚申十月十九日享年五十有二配吳氏
贈安人繼配余氏封如吳子男四人長即應期配庠生錢
勲女次應元君命後仲弟珂聘國子生簡符女俱郡庠生
次應良聘國子生黎伯思女應詔未聘女三人長適晏食
勉次適庠生黃尚次幼孫女一亦幼君卒之明年壬子應
期等卜以十一月十二日葬君于里之克睦灣嗚呼蒙泉
顧止于是哉余觀君貌朴而神完心和而德厚將必有大
行廣施遠猷豐烈茂祉祺壽以符其所謂天人之兆者而
今已矣嗚呼傷哉昔君在署中吏事稀濶僚友率相對為

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四

清談君母及家事多稱老母老母云窺其意無時不在堂
闡寢食前也君又友于兄弟君大父別業在隣邑寧鄉君
悉以畀其弟珂守之而家計則付之季弟璜若不知已之
有子也而應期輩亦欣欣相忘焉珂即前卻訟人金者不
幸先君卒今應期兄弟咸蒸蒸嚮學又璜為之幹禦于外
其必能相扶植以成君志無疑也然則君之厚乃蓄而蓄
于流以終天人之兆而收其效者其有待于後人矣乎余
見應期如見君恍然有不勝其存亡之感者乃揅淡而為
之銘銘曰維君之學孝友敦朴維君之仕廉敏勤確中道
云亡哲人之傷有子承之天人之祥感君交誼盛衰一數
余之報君存亡敢貳睦鄰之阡冠袍儼然系銘于石友道

弗憊

江西副使柳泉葛公墓志銘

許穀

累余濫竽文部嘗知柳泉公比視學江右公適擢憲副繼
至遂得為同官乃東西接舍出入並輿講德議政各吐膺
肺蓋由由然若平生交也今年夏公遽疾非奇瘵忽不收
余行部歸拊棺臨痛哀不能禁嗚呼仕路接交非可指數
特良知鮮遇耳乃今既遇輟又以凶折天關不使永好豈
不傷哉秋八月仲子某將扶柩歸葬於金城其甥張某狀
公懿行請銘余謂公有令德不可無傳按狀公諱廷章姓
葛氏字朝憲別號柳泉其先句容人也國初封肅王於蘭
州公七世祖某以工正奉侍遂為蘭州人曾祖某祖某父

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五

某皆藏器不仕母王氏公少負奇穎潛心墳索年十三即
游藝泮學卓有雋名長才逸氣凌駕時哲視功名直嚼手
耳乃三十猶不第公曰豈時命大謬抑操習非耶於是益
肆力窮討靡間昕夕有昔賢下帷鑄硯之勇嘉靖丁酉中
陝西鄉試戊戌連舉進士觀禮部政旋授行人奉詔列藩
守法惟謹忠勤清亮名蓋泉然起也辛丑選戶科給事中
敷奏詳核規諷明諱其裨摘務持大體不喜攻訐巡察內
庖裁革冗靡尤多甲辰鳳陽缺守銓部以京輔劇郡又中
都皇寢重地非公不可乃疏題使往比至郡歲適大侵羣
盜蜂起衆方議撲滅之術公曰此良民也特奪於饑寒耳
不如諭之使遂慈榜境內曲視禍福群盜各警悟引去境

內始安於是計口多寡發粟賑貸饑民多所全活其子女
散鬻者往往捐俸收贖率樂聚如初蒞任三載訓農勸學
興辦割墾百廢具舉號稱良牧又嘗疏帑庫羨積于朝
至累萬畫解民部大助邊餉公蓋略無所點云丁未陞江
西按察副使分道南昌南昌簿牒填委訟獄詭徒公防範
既精剖決尤慎奸欺內息請謁外屏以故疑讞競白平反
無冤頃刻之間洪都改視然文非深刻政皆簡重人莫不
畏而愛之既抱疾偃休猶批駁如素卒正襟危坐順命而
化嗚呼若公者豈不謂慶國如家死而後已者耶公稟性
沉毅守己端恪孝弟成于閨庭仁卹達于姻黨且為政不
苟律下孔嚴入仕十年所在以公清得譽長者見思加以
五十一

皇明文範卷五十一

五十一

方而廣嶺嶺嶺雲之咸謂其有台島之相乃大用未階中
道而殞天之予奪焉可究哉公生于弘治甲子四月二十
二日卒于嘉靖戊申六月十九日得年四十五娶朱氏先
公卒繼劉氏並有內範子三永敬禮部儒士永昭州庠生
永成幼女二幼未聘銘口厥蘊孔碩施未弘將為列星為
蛟龍洋洋宇宙安所從臯蘭之聲堂斯封載永懿德銘玄
官匪躬之惠延無窮

皇明文範卷之五十二

墓表

史明古墓表

吳寬

吳江穆溪之上有隱士曰史明古其為人是跡不出百里
之外然江湖間人知其名至于郡縣大夫亦皆禮下之而
予取以為友蓋四十年于此矣其志正而直其言確而厲
其所為無弗依於禮者當其壯時患閭里之人以巫覡惑
衆上書縣中欲盡除之曰此皆不容於先王之世者不除
則風俗不正禮敬何由而行耶與人論事辨說超踔坐客
莫能屈至有所感奮詞氣益峻雖達官貴人衝突不顧見
依違徇情者心輒鄙之其治家辦內外定上下嚴若官府

皇明文範卷五十二

一

凡吉凶之事悉違俗而行必倣於古知禮者取之其學于
書無所不讀而尤熟於史論千載事歷歷如見而訓辭必
公孟有宋劉道業之精至於時事人言得於聞見往往筆
之成編則有洪容齋之博若錢穀水利之類皆知其故使
得郡縣而治之恢恢乎無難者為文章紀事有法醇雅如
漢人語詩則不屑為近體興至吟聲咿啞搜苦索欲追
魏晉而及之家居甚勝水竹幽茂亭館相連如不顧辭疆
之園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以來書畫名品相與
摩挲好者古衣冠度復揮塵望之者以為仙也間與親友
具鐵峯數人扁舟往來月為雅集以觴詠相娛樂又嘗與
劉貧惠沈石田諸公游武林經月忘返所至為文記之曰

此未愜吾志也。會當絕大江北游中原，覽岱華，涉河濟，循王屋廬，阜而歸，乃為快耳。晚歲益務清曠，室無姬侍，簪小雅之堂，方床曲几，宴坐其中，或累月不至城郭，至即止宿僧舍前。年予家居，一日忽冒暑見過，飲水數椀而去。又二旬而疾作，家人進藥，俾持去，曰：「吾治棺待盡久矣，且吾年六十三，又天耶？」竟卒。弘治丙辰六月庚子也。明古狀貌奇偉，鬚髯奮張，平生喜交游，持信義，四方之士過其門者，不絕於所厚者，有過尤好面折故人，以直諒稱之。少謁武功徐公公與談，史即許其有識，遂數從議論。三原王公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詢以政務，尤器其才，然未嘗言及私事，公益重之，且恨其老而不用於世也。君諱鑑，字明

金明文範卷五十二

古自號西村人，稱西村先生。曾祖彬，祖晟，父珩，母凌氏。繼母朱氏。娶李氏子男二人，曰永錫、太學生曰永齡。縣學生女一人，適鄉貢進士吳榮孫。男四人，曰曾同、曾繼、曾遇、曾達。曾同縣學生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曰夢禎。明古卒之明年，予與文溫州宗儒往哭之，其二子即以墓文請予。念失此良友，方竊悲傷，何文之能為，頗有終不得而已者。乃卒之四年已未三月庚申，塋于吳縣西山之博士塢，為表之曰：「嗚呼！世有信古執禮如斯人者乎？世有博洽好學如斯人者乎？有才之達論之正如斯人者乎？亦有剛直好義高瞻絕俗如斯人者乎？有如斯人當觀其終，達生順命，能保其躬，嗚呼！明古庶無愧于其中。」

翰林脩撰錢與謙墓表

李東陽

錢生與謙，既卒，且塋其子元上京師，乞予表墓。予傷之未復也，其第作比有建德之命，為中前請曰：「非先生文安用慰吾兄地下，予益傷之。」與謙蚤從今少保吏部尚書達菴楊先生游，成化丙午舉南畿鄉貢，已以文著。一失意禮部，衆輒譁之時，達菴已仕在外，與謙乃因其友就質于予。試司馬溫公贊因錄以詫於謝文肅公公，以為予作也。與謙許之，謂數語間，用舍治亂，括殆盡，及詢知其人大駭嘆。馬在國學，屢試皆前多士名，益起弘治庚戌禮部試，畢誦所為文，予曰：「無以易子揭曉前一夕有報云：『第四者予曰恐不止是已。』」而果第一。與謙每為文字，不屬草廷試策三

金明文範卷五十二

三

千餘言，辭理精確，若宿構然。名滿封官，以無業難之，眾謂科場必欲具策者，防代作也。今殿陛間，萬目所視，何嫌之避？閣老劉文穆公得之，噴噴不容口，曰：「程試中乃有此等文字，邪？」以請于上，復賜第一。與謙幼時病甚，劇其父夢人語曰：「爾子吳寬也。」時吳文定公尚家食，後連舉省殿二元，至是乃應松人在國朝，未有為狀元者，有之自與謙始。授翰林院修撰，癸丑同考會試，得弋陽汪俊抑之為省元。泰和羅欽順允昇為亞魁，後皆入翰林，有名其父為蘭州同知，聞與謙及第，即乞致仕，歸自京師，與謙亦以疾乞歸。就醫樂居數年，以例得致仕，放意山水，益肆力為文藻，出入徵縵，維志所適，遠近購請，遂扣響答，殆無虛日。每廣坐間，

群客競請各用幅紙為起句酬酢交錯不廢諧謔以其陳
述續之比酒罷無弗就者此遠菴所親見因相與賞歎之
以為稍自靳惜擇言而省度其所造詣雖吾輩亦當避路
而待才任達不遑後郵久之以酒成癖手書抵予若為求
訣者予怪之甲子八月二日遂不起年四十有四而已與
謙始為文高自負許方人之諱之也頗自惶惑及予勗以
自信果能卓有所就而恨不能終有以成之也有才如此
而弗克究其所欲為惜哉與謙家居能色養念父老欲具
疏乞移近地例不得行以考績進階儒林即被錫命封父
如其官母陸氏為安人居喪毀瘠茹荼皆如禮教弟祚俾
學于予亦領鄉舉與人坦率不立叮咛有犯者笑而受之

皇明文憲卷五十二

四

不為報故雖以才見忌而怨怒不及云與謙諱福初字時
欽予為改字與謙其先本嘉興桐鄉人五世祖德明徙華
亭墓于西關薄氏高祖實出居鶴灘曾祖復能熟中唐學
以名于鄉至祖昌未有仕者父諱中始舉鄉貢卒以儒顯
與謙娶顧氏刑部員外純之女子二元國子生次愷與謙
生天順辛巳三月三十七日卒之明年十二月某日葬城
東華陽橋之原陸安人慈而能教墓與謙之三日一慟而
沒而與謙不及見矣與謙為詩文多散佚祚及元方輯錄
之經義則為京師人鈐梓以傳多至若干卷

明故承直郎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東君墓表

王九思

自予先大人與考功東先生同舉于鄉其後兩世三人又
輒同舉又以姻婭之歡予故與主事東君通家相愛稱兄
弟焉君舉進士及為知縣考績又超拜為主事予皆在京
師賀焉其卒也哀哭之焉當是時君之仲兄希曾請予表
君之墓曾惟變故有淮上之役乃至於今君之墓木拱矣
始能為之辭東氏其先輩昌人也有商州守良惠元季兵
亂自商徙華遂為華州人良惠生驥驥生商河縣丞公諱
昇昇生四川按察副使公諱思忠副使公配夫人薛氏生
五男子君其季子也君且尊會副使公有四川之役自都
城出居于野故曰野及冠字希孟云君三歲喪父五歲讀
書學禮十五從師而受尚書二十舉於鄉明年舉進士又

皇明文憲卷五十二

五

明年為陳留知縣陳留去藩服近民多健訟輒赴臺省
不干縣吏縣吏顧無可奈何君至為聽其大者劇者而於
細事以義遣之無留滯焉于是皆仰戴君呼君為神明而
於大且劇者不復赴臺省惟赴愬于君其一切細故輒相
解釋無敢以煩君者河濫於縣北害於耕稼君乃謀諸治
河者築堤拒河河之舊污于是為桑麻之地百里焉流亡
之民皆復來歸君貸之各有業焉蓋戶口增以千計邇卒
趙獻者有雙夜入刺獻死匿去弗可得眾以為弗得也君
竟得之縣故多盜於是盡散去為農無復敢為盜者陳州
俠劉某者都指揮之子也嘗懷千金為俠俠嘗殺典史善
賂自脫事故久不決事下君法當往閱死者君與期曰某

日當往乃謬謂有不往矣蓋是時指揮已伏數百人劫俠聞不往即散君竟往得窮其事殺俠于是河朔數百里之間又皆仰戴君呼君為神明皆欲赴愬於君向者學舍諸生惟知有科舉書不復知有古文遺書諸史子集也于是購得之俾誦習焉而又設小學擇師傳教童子親為校閱勤懇甚備也開封轄縣三十餘先是言破弊者必於陳留至是沃野綿亘耒耜相望風雨之會又適其時年穀屢登盜賊稀少歌誦之聲徧於鄉邑東西行過是縣者罔不改視易聽而都御史御史按察使交章論薦問勞之使結轍于道正德丁卯秋吏部以御史起君君年不當為御史乃為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云其年冬視獄獄中夜三四

重刊文範卷五十二

六

起視獄未久疾病猶視獄獄中既代出旬日乃遂不起十一月十四日也距生戊化壬寅十月七日僅二十有六歲配孺人王氏生男子曰順壽君卒之明日乃生一女子云伯兄希旦自京師歸其喪以卒之二年己巳月日葬其地先塋之次君少子性又早慧美貌如畫而又先諸兄以與故薛夫人所以憐愛君者甚至君亦能周旋左右奉母氏之歡至於諸兄亦善相愛也是皆可老壽不夭者也然竟天以死豈非命哉予為之表曰主事東君墓於斯君子之歲過者其式焉

節菴方公墓表

王守仁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為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

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為商而商之不為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為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為從事而從事之不為士乎居久之嘆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為此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為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乏朝廷義其所為榮之冠服後復遙授建寧州史日翁視之蕭然若無與其配朱竭力農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為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磊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書讀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

重刊文範卷五十二

七

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貨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叙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傳說版築於巖膠禹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為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蓑斷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群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曰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驛於利以相驅軼於

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耻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辨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富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始有所聞歎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頽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為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沒塋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蓋合塋焉鄉人為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金川文德卷五十二

人

孫少卿墓表

崔鏡

正德六年蜀盜寇漢中略陽漢中開道也都御史藍公章集省憲議略陽知縣嚴順儒扶風知縣孫順毅而多知可使遂檄兩知縣略陽扶風君既至略陽將下令順恥之教邑人略扶風君余亦勿城扶風君不聽日周行相地勢布民築之期一月成城未屆期蜀盜卒至城三面成東門觀諸始立城中兵道調他所嚴順曰城必不可守已曷亡扶風君又不聽順故令也城中人聞之譁欲亡扶風君抽佩刀所坐机曰敢言亡者如机乃盡出城中弓矢刀令士賈與隸人持之登城礮石積城上如阜水沃墮披之障矢小甲統十人總甲統五十人總甲五十人官與士統之曰令

爾守南城曰簿爾守北城曰典史爾守西城曰東城未堅惟子守曰爾士爾甲賊如陷城戮爾父子妻爾女火爾室傷爾蓄爾寧勿傷心義生勇勇則無敵曰凡我官存亡視城民胡可棄天子命吏勿奔曰爾士爾甲書傳食夜張火鳴柝爾甲執子扇傳命斷者刑舟人違令獲篋上舟獲之割舟人耳鼻以徇閨三日則弗克攻欲去會賊執告急人殺之發公移知城中窘賊悉衆環攻之攻東城自晨至晡不下有健賊戴木索趨城下礮石下破腦而死已而順奔城陷南城入執扶風君扶風君罵賊賊縛殺之七月十四日也賊大掠三日去順渡江還牘報曰與扶風知縣同奔而溺水蕩扶風知縣尸都御史怒責求尸棘順大窘與簿

皇明文德卷五十二

九

謀取江濱一尸棺之還其卿其兄弟暨子暨族人皆視之多髯而碩體非扶風君也乃走京師投匭辯事下御史王廷相治乃得實奏上制贈光祿寺少卿賜祭蔭子紹卿為國子生嗚呼順非宿憾君惟恥其無能語曰忤心慘于戈小忿必敗大謀扶風君死信烈矣漢中非荒裔也猶待辯而核否則上下罔於順而不知自蜀盜起至扶風君死時已數年是時蜀盜寇中域桃源盜寇江西虜數入邊值世父平文臣短於謀武臣短於勇長吏習於奔奔物衆強陷民於城下得尸時繫縣印知為令段豸也朝廷創聞死事者嘉之贈太僕少卿蔭子為錦衣百戶世襲已而子所聞上蔡公霍恩西平令王佐裕倅郁采與扶風君事甚偉夫迫

而死偶而死畏而死激亢而死彼猶有驅之也志定矣功修於素節望於危而安真丈夫哉扶風君字廷信山西代州人明春秋深慕荀息之為人少舉於鄉初令諸城再令扶風有治績死時年四十七其兄璫弟珂從子太史紹先紹祖子紹卿具衣冠招魂葬于代州東門外

時菴先生墓表

鄭善夫

鄭子隱居鰲峰之北有高子澱者九人與遊時登山釣水嘲風譔月余必九人偕而九人亦莫予之逆也邦人見而指之曰十才子來矣復曰四生蓋詆之之辭也然雖詆之而名亦嗣是日起澱家最貧然事母至孝事兄至弟身菽水得錢即以畀其兄妻紡紉為生卒歲無愠余久而難之

皇明文範卷五十二

十

丁丑秋余有四方之役澱銜其母陳氏之命來曰先公德浮於用有美弗徵澱復弗克肖恐遂歿於澱之身後世亡述者先生幸哀而表之余覽狀嘆曰風之下久矣自閭閻之刺骨陳不作漢晉唐宋以孝友起家者一指數而盡傷哉吾方吊往昔而諦觀乎天下久而弗吾應也何意乃今得高氏於吾之鄉吾無得而闡之耶無幾何林子武傳子汝舟報曰澱之母於是年月日死矣殯無容棺之所再旬日而即幽於是乎孝友之門矣此其極也悲乎今者尚忍公之弗表哉高出宋迪功定之後元有慶生通三經為醇儒入明旭宸以行業顯旭子基基生四子其諱鑑字孔明者即公公少孺立博載籍至干常犯紀臣侵君子妨父

妾婦乘夫弟兄相虐輒瞿然失席叱咤而唾罵識者已知其有所不為矣為文用古於今試輒不利晚以父日菴就分教曹州尋遷清遠入官忻然歲分餘廩致甘饑為菴先是繼母至相忘如所生者其於先世遺產悉以推諸弟鄉閭義之以為躬行孝弟而公自是飲如也父沒之後即無復宦情歸結菴以老曰時乎時乎吾不知為偶乎為奇乎舉世溷濁孰與其潔眾人茫芒孰揚其芳因號時菴復自稱為種蘭道人云於乎公才足以幹世行足以轉俗其有緒餘見之丹青文字人皆寶而惜之況其大哉候官吳鉞聞人也嘗曰先生如高陵廣淵吾未曾陟其樊而涉其涯安能測其中之蘊即使天假以位移孝移順施於有政

皇明文範卷五十二

工

豈但如古之所謂狂者不掩其志哉吾聞晉王祥之後衣冠之盛甲于江左公之弗施也或者天將侈之於其後也况澱也復修公之業耶公墓在鰲峰之麓其詳見於舊志余今舉其大者表之後千百祀有道公之懿德者視吾之文

明松坡丁先生墓表

許應元

夫嚴慶奇士抱一切狗義守死貨利不入其心里巷之豪靡著嚮財優游自餘秉堅齏肥擬於封君亦蓋言貧賤二者相去則絕矣然未既濟物之務也君子貧則思廣其意富則思廣其惠若夫在章縫之卑而有王公大人之志居壠畝之間而履介士君子之操入悅道義出有施舍生而

見賢歿則思之斯亦豈非道之所貴哉而世或難之如吾鄉松坡丁君者殆庶幾乎丁君諱之喬字曰喬年世為仁和人仁和稱大家者首丁氏然君不欲以富名去受經為博士弟子卒業太學有資矣復去浮沉田野間割剝豪習務折節與寒士等於是鄉間往往賢丁君矣鄉之人輕重不相得詣丁君自言丁君為平慶之不以疎戚故置軒輊有不善惟恐丁君之聞而君尤好施與賑人之急常棄貲折券市義以歸郡歲饑君首出粟賑其鄉鄉之人得不瘡死則又以其法白於縣大夫令鄉有粟者皆賑焉料民以餽報成於官縣大夫從之是歲凶而不害君之居近河渠雨潦時作岸地頗害於輓君繕渠治道長亘數百丈行者

皇明文範卷五十二

主

便馬築室掘地遇坎金不啓視呼前衢地者告之曰是而先世所藏金也趣持去居左建祠堂歲時祭以合宗人其旁設二塾族之子弟與里之子弟皆有教也里之矜人不能自給者給之病且死為醫藥塚藏焉壤接黨比誦義不匱矣初君之考西軒府君以進士起家歷位方伯仕於粵蜀之間去家數千里君以不得侍養遣使省謁則拜而後書奉母唐夫人色養不怠歿而刻像嚴事如生初度之日或載酒過焉君泣曰嗟是日也而可飲酒作樂乎嗚呼可謂篤孝君子矣君事季父養寡姊和宗族恤外家存故舊咸可稱法而尤兢兢於教子常謂其子以彬士君子恭以基德儉以約身高明之家古人所畏也小子志之以彬臨

曰唯唯竟以文學高等薦於京邑行誼修飭有祖父風云君世系子女墳墓詳在狀誌中茲不備載余以其敦篤好禮有古風烈采其大者表之隧道

王源潔墓表

吳鼎

嗚呼是為槐庄王君之墓君諱浩字源潔別號槐庄初余未識君數聞鄉曲道君行事意亦問里浮沉士耳已因予友姜明叔識其子子卿子卿舉甲午鄉試已因識君今年春二月大會邑中諸大夫于其第視其高堂曲館供張玩好畧與千戶侯等旋察君風神論議然後知常時舉君者要有以也逮夏五月己丑日暮時計至讀之曰噫源潔死矣明叔為傳甚詳予取而讀之曰信哉君固有足多者君

皇明文範卷五十二

主

家世錢塘人至厥考諱輔為仁和陸氏贅婿更籍仁和仍隸織染署為群工紀綱及君承家治生不事纖畱而能以奇勝兼機利設方畧籠致百物人趨之如流水乃益雍容修文物廣田宅被服宴樂恣所美好矣顧自稱曰余不獲以儒顯成我志者吾子也乃延明師迪其子若明叔暨會稽徐文熙即其人也故鄉進士成就竟亦不凡君為童子時母疾亟刲股療之他日父疾亟又刲股療之庶兄洪蕩費其資產而死無以遺其子其子又以贅廢君收而字之如子其孝友大節如此嘗客京師遇閩人曾某以流外銓擢浙藩理問貸君百金抵治聞親喪去職君憫其貧無以償輒取券還之君既負才不羈又喜為人可否事人有緩

急昏夜望門投止不以出為解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人至比杜季良云晚乃折節逡巡有長者退讓之風而遽卒矣年纔四十九爾是年冬十二月庚午葬于秦亭山之陽鄉進士業已請太史氏誌矣而予第為表其大者其辭曰布衣里閭之雄非有爵邑秩祿之奉而能不籍尺寸永建有家斯其人取與然諾要非苟而已也名豈虛立士豈虛附哉試使王源潔與世之貴介公子巖處奇士矜勢能之榮較咫尺之節皆無足多者然其推移俯仰用末求贏用本持乏變工為商變商為儒亦豈非賢豪遠識哉矧其大德無踰折券幾乎仁解紛幾乎義垂裕後昆與俱著于無窮雖不求其年其開創宏遠矣余恐世俗不察其長猥與武斷之徒同類而共訾之也能無表矣乎

《皇甫文範卷五十二

四

兵科給事中豐溪徐君墓表

李攀龍

君諱易字希文舉嘉靖甲辰進士明年授鄆縣令先是縣以荐饑餓莩載道君至輒大發賑起者萬計夏大旱用壁天井山龍見于雲雨踵君至邑遂以有秋乙巳復大旱乃再雪而兩邑每火君不憚櫛敝出必直風風以友其氣機感動類如此蓋治賦則具有參伍邑無產厚薄無不如手劑其彙中民至今無不均之患關萬金湖若干頃築堤東西鄉凡三十有二所渚洩唯時邑甚利之嘗乘城見諸貉赫然在陴下輒屬吏某所樹可為棺墓焉而後去詰朝家累累數千出其地上矣不必盡見胥貉赫然也縣是旁邑

之民來歸者三年殆數千戶居則募兵教水戰大儲餉以養其卒或以淵數通逃諫阻之弗聽也亡何海寇作矣人始服其前識云日聽訟常數十牒獄無留繫庭無暴卒歲嘗疫則出囚剋期入逮若固在焉性敏捷一經目即更數年不忘以故人不能欺然亦不以欺人其視百姓之害去之如仇讐視敝政如匪澣衣之在體蓋三年人無能犯其守者歲歉色豪家競相勸輸矣莫不曰庶幾有一事効公上乎郡報檄下則自取其償又若謂不敢以小民之微勞使神明今有宿義君卒聽之亦謂不敢以其守妨調恤之善俗云久之徵為兵科給事中凡三月而卒于官君父某子克敬世廣信之永豐人鄆人薛晨以郡諸生嘗館于其

《皇甫文範卷五十二

十五

縣署所次狀如此表曰萬家之邑精物亦大矣凡以令身自出之也雪而雨火而反風者天邪歲一歉家相勸効急公上而後食人不自知其使之關萬金湖貽數百年之利流澤無已時後之君子不以居常募兵教水戰為迂而益為斥守倭安能輟傳城下也鄆之政備矣以給事中何加馬三月而卒于官美先盡矣乎然未有為人臣而遺力讓賢者也其亦才不持數已哉

董隱君墓表

何良俊

董隱君者名懷字世德別號三岡居士董氏上海之望族也蓋其先世已自雒長里中至御史公而益大御史公生子六其五即隱君隱君生甫冠御史公謝世隱君能自奮

嘗授經於同郡宋檉雪先生所檉雪名瑛能工部即家居
經學專門四方從游者丙舍常滿隱君學二年許不肯竟
學檉雪公見隱君資性秀穎歸隱君女勸隱君竟學隱君
遂竟學學既成一再試于有司不利輒棄去嘆曰吾兄既
已用之於國吾欲施於家遂不復試檉雪公前歸隱君女
曰宋孺人者佐隱君理家政檉雪公有家範雖女子皆能
誦說典訓知古女婦賢孝故實習女工下至烹飪皆有準
式故隱君夫婦事謝太宜人嘗得其懽心君兄弟五人三
仲皆游宦伯季相繼夭死獨隱君在太宜人側隱君與宋
孺人旦夕視寒煖之宜撫摩痾癢有一魚一肉宋孺人持
作羹躬調齊甘旨必宜適與隱君捧持進太宜人太宜人

不皇明文範卷五二

宋

老逾懽忘其三子在外三子亦得專意守官無內顧憂皆
隱君力也隱君持門戶起家漸裕然一由本力人有假
貸責索逼以情不盡法暴橫與里巷人處和易率直人樂
與之親不知其為勢門也隱君急然諾慷慨任義親舊有
匱乏者時加賑贍雖數至無勸色里人馮熙者年九十病
瘵隱君月出廩給之郡中有戚公韶以能詩有聲縉紳間
隱君雅與游及死家甚貧隱君為具棺殮皆從厚親撫其
喪以歸晚年欲出田立義塚以息火葬又以賦役煩苦欲
買田儲粟助其經費將上書撫巡行之後格於異議不果
至今人猶惜之隱君三兄從宦者皆為經理其家事後次
第歸老隱君以全產付之毫髮不自私有過責隱君者曲

意承順終不至失懽隱君於大理公最厚善大理公歸時
年已五十餘與隱君同處二十年每日必共食非旦暮不
至私舍大理公好賢隱君常延致郡中名士相與琴奕觴
詠酬倡竟日客退則探養魚種樹書疏渠藝竹備林泉之
致兄弟徜徉其間間取藝鼎圖史摩挲賞玩共陶暮年家
之有無與歲事登耗相與共之不問爾汝故人以為隱君
獨私厚大理公不然亦其同好協趣也大理公苦無子後
有子宜陽甫冠而大理公卒宜陽有文能自立所交皆江
左賢俊隱君贊成其業功居多隱君亦累不育末始舉子
光裕讀書能世隱君家與宜陽後先相望以起則天之報
隱君者宜然也隱君歿之十四年為嘉靖丙辰墓道之石

不皇明文範卷五二

十七

尚闕而不書光裕再拜以請良俊迺為論著其大者如此
隱君細行可述者甚多具奉化令徐先生墓誌語中史氏
走何良俊曰東海有三岡身者余家竝之以居自海上北
達於黃浦隱君家在焉相望一舍所隱君之澤沾潤數里
里中人有德隱君者時時來道之若隱君孝友細瑣之事
外人不得而知者則余女弟為董氏婦每一歸省輒為余
誦說其詳又余家先府君好賢能得客四方客有道隱君
所來者必過先府君或造先府君者亦必過隱君余為童
子時從旁竊聽之每客至語及隱君客盡傾故余所述隱
君事皆實不虛余交隱君子光裕光裕曰先隱君有高世
之行三法得表於世夫所謂高世之行如前所指者是也

然三者前輩尋常有之不甚為奇節廼今俗漸漓矣故有毀人之兄遺以一疋練嘗人之父授以一束素其子弟欣然納之吐款恐不盡出財物貸親故厚息取償計必得然籍數家之產僅以供妻孥一夕之歡耳有賢士挾一冊持一藝這之闈者謝去不速必加譙呵一富者在門沾沾喜出肅唯謹猶顧侍者曰得無少需客否客得無色動否厚設客客去猶蹴蹴不自安此事在縉紳間尤甚由隱君視之即謂之高世之行非耶然此風其所由來者漸矣郡大夫有斯世之責者讀是文其尚軼隱君之慕見者必曰董隱君之行如此一布衣且死猶為郡大夫所禮孰謂為善無效耶則斯世尚庶幾有敦哉斯世尚庶幾有敦哉

皇明文範卷五十三

太

皇明文範卷之五十三

行狀

故翰林待制華川王公行狀

鄭澥

公諱禧字子克姓王氏其先太原郡人五代時節度使超自會稽徙金華之義烏遂為義烏人其後有曰固者游安定胡先生門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南渡後有典方州積階至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至公之大父炎遷仕元為石峽書院山長父良王常山東陽兩縣儒學教諭益以文學著稱母陳氏讀書知義理公之生也為元至正壬戌十二月十七日與山長公寔同初度前夕山長公夢五色芝產門楣翌日公生識者以為文章之兆公幼秀爽敏惠稍長習古學師事侍講黃文獻公潛是時文獻為文章宗工天下所師仰然性介特慎許可見公所業獨深器之即屬以斯文之任至正戊子元政衰敝公愀然閔之乃攬天下事勢為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不以聞新安程公以文知公為文獻門人讀其文嘆曰青於藍冰寒於水其子克之謂歟臨川危公素太原郝公遠圖大梁段公天祐一十有二人列薦於朝不報濟南張文穆公起巖率翰林僚屬又薦之亦不報有齊琦者得傳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公嘆曰子克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可為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立言然深自韜晦若將有所待者歲戊戌 大明太祖皇帝親

取整或以名聞遣使徵之公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即日詣行在上見大喜署中省掾每商畧機務悉契上衷益加禮敬語必稱子充而木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韻為四言詩以授皇太子辛丑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春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未幾丁外艱乙巳五月服闋除侍禮郎無引進使時當創國之初禮制多公所定是年冬除起居注嘉言謏論啓沃良多丙午七月除同知南康府事特賜黃金帶以寵勞之公治民本于仁恕而臨之以廉平民咸服之丁未上將即大位召還議

本皇明文範卷五十三

二

禮明年戊申為洪武元年南閩初入職方以公出判漳州公宣布德澤復以治南康者治之二年詔修元史召宋公濂與公同為總裁官二月入史局於史事雅擅其長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諉書成六月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公掌判代言凡大詔令多屬焉三年二月奉詔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開導訓諭道光輝儒每召對殿庭必賜坐久則賜飲饌一日在史局渴甚請宋公曰得昨日上所賜梨漿飲之吾渴濟矣中貴人竊聞之言於上即命賞賜之其在翰林未久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五年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而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

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令能舉厥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按堵如故高官厚祿不爾吝也否則如魚遊釜中終取夷滅時梁王君臣相顧服已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于朔漠者遣使脫脫帖木兒欲連兵以拒我規知梁王有貳心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時梁王持兩可不决因匿公於民間脫脫聞之愈責謂梁王不得已以公出見之脫脫欲以威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今惟有死而已黨以迫脇為懼邪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娶何氏子二曰綬曰紳孫男五穆稷稷稷稷孫女三人公卒後之八年大兵平雲南又十五年紳往求遺殯不獲因訪得公諱所擬踊號呼製神主載回時雲南左布政使張公紘及前山西叅政王公景彰力為採搜死事之詳為文以暴白其大節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屹然有奇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入則情誼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其為文宏麗沉雄機軸貫絲自成一家言天下大夫士爭傳誦之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玉堂雜著二卷詩五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卷雜著家公事上十餘年服勤報效左右開陳非君親之言弗道也天性至孝友悌尤至先世田廬悉推以子兄弟其教子

本皇明文範卷五十三

三

慈而有法在官還書戒之曰寧人侮我毋我侮人故三子皆能以文學世其家云惟公之至行大節其在天理人心者故所不泯而紳也復以濟有世契之私幸嘗辱知於公者最久請狀公之行故為擬其大槩以備家乘之闕它日國史置傳太常議謚庶亦有所考焉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

鄭楷

先生諱灝字景瀛世為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為易講師弟子眾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秘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遷浦

八皇朝文獻卷五十三

四

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妊七月即生為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免無虞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翰家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為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信先生以一月為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乃携入城府受業於聞人夢告先生

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即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為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為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于先生曰舉子業不足圖景灝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具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間與自是先生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居無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膺仕者當是時曾伯祖貞和府

八皇朝文獻卷五十三

五

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於先生先生則據証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為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灝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于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灝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為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

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遠
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為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即
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
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
館為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適固辭會
世亂益韜閤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
篇曰龍門疑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
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公東萊
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為己任發實呂氏倡道之邦
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為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
履祥氏許謙氏皆發人而其傳遂為朱學之世適先生既

大明文範卷五十三

六

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
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
本于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
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
研究用其義趣裁為經論類其語言宜諸其書中無辭也
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理經而奴百氏馳聘之餘取佛老
語以資戲劇譬猶臥梁肉而茹茶飲茗計耳歲庚子大
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
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愴然應詔先生
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上尊重之
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

十月奉旨入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
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上召
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
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
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懇朕素知
之故有此賜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左右知無不
言補益甚重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
畧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
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為治之
道但三畧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上語嘗贊先生
曰天下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

大明文範卷五十三

七

固雖有金帛何補于國邪上詔丞相李公善長端江西軍
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
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
貧則君何能獨富指利於民實與耶之要道也三月先生
以疾告詔還家榮治仍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
先生上箋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
無怠惰毋驕縱修德進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
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畧曰養者先生教吾子以嚴
相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為疏通也
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為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
見之復以文綺傾書上每與群臣言先生淳謹君子輔導

有方春遇甚隆既而先生丁尚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
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
直修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先
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敘手承
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封功臣下先生
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歷據漢唐以來
故實章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
時甘露殿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干天于其
人休符不於祥于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為是故
也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
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帝

皇明文範卷五

八

王當安之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
康即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
僧侶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
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上既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
京師御通天冠絳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
卿等以為不當服袞冕何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
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
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
稱善久之二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大
臣子弟先生蒞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
執經敷揚闡奧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

惟恐不得為先生弟子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
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為禮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贊善
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皇太子一言一
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
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
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歛容嘉納敬禮未嘗
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上問
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
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年二月
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
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

皇明文範卷五

九

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
為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
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上謂先生曰朕之為君上
畏天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
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
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正謂此爾願陛下慎終如始天下
幸甚上御齋室先生侍坐上問三代歷數封建之修短廣
狹先生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
多後世莫及上從容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
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懈七月陞翰
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

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德人先生奉詔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為辯姦錄及進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上作祖訓錄至是成命先生作序論以大意先生歷言帝王之道及皇上創業之艱以致儆戒之意于後人上稱善命刻于篇先生嘗侍上至後苑觀穫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盛德也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旨纂修大明日曆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為實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布

皇明文範卷五十三

十

衣沐非常之遇誓竭誠以報國凡上有所任使靡晷靡夜躬閱載冊書于牘進之或覆視于冊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輝功之文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上前所陳說不為文飾隱微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邪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為誰饌為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

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不者為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為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隼正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忻然曰卿可為善諫矣然先生卒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意暑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詞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厄

皇明文範卷五十三

十一

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為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至是年某月詔徵先生冢子璣之子慎為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璣除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璣與慎而戒飭之上笑語先生曰朕為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上命璣慎共扶下殿璣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時以為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詔群臣咸作之以寵耀焉

先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
為報獨有誠敬忠勤畧可自效萬一耳上以先生年且至
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
為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德人為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
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
及二代誥辭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生德量
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梳之不濁人以為上知人之明
云先生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
幸相待數日始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
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
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咎之

金剛文範卷五十三

一

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國耳烏
可深罪乎上默然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
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
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邪上嘗延舉先生曰古之人
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
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
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
之臣皆以為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
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上諭曰朕最慎于賞
予嘉卿忠誠可貴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
曰六十有八上曰歲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

生叩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
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至家即拜表遣慎詣闕稱謝仍上
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
忠良之臣勲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
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
四日見于端門上佇想已久廷問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
三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日上降勅符遣儀曹奉
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禦
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群臣莫敢望上
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
名知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

金剛文範卷五十三

十三

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
加額相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留朝七旬餘上重先生
還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
於道所經行皆上為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先
生既行數日上問璩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璩以安對未幾
復謂璩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
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璩叩頭謝曰非陛下垂念臣父
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
等皆為詩歌以紀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
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
相繼蠻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

中及高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壁而先生翦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跽膝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向朝廷有大議閣閣引古今辨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為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詞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尚表襮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為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鉤距緩為所給亦弗與較臨財無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為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囊索一字

不肖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勅請文

以百金為獻先生卻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

從之官而受小吏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即欣然為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為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校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眾與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為法初奉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為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一見先生羣于人以為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與不

識無賢愚咸推先生為大人長者及先生之歸上面發後學無師之嘆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於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髯狀貌豐厚不為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為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先生惟刻意于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烟煙有以郡縣事為託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閭民有困乏者為之不飽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卧絺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

畫人以為先生不飲酒暴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

文有潛溪集四十卷羅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

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重辟上念先生特降赦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歿端坐歛手而逝當是時府守官吏皆來賻贈哭奠先生于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其經紀喪葬刻石表墓者則知事桑以從也先生生于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娶賈氏名專字主敬賢而有德為女婦師前先生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長瓚次璣有文行精篆隸真草四體書女二長適金華賈林次適義門

鄭林孫男慎愼愼嗚呼楷自垂髫時嘗侍先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床下先生不以童子無知即辱進而教之親承化育于茲有年矣第才質凡庸學如望洋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慟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已顯著於當世而出處遭際行事之盛世系遠徙生卒歲月之詳尚恐人未盡知爰敢哀取翰林待制王公禕先伯公太常博士諱濤君舊著小傳及同門友某所作歷官記輯為行狀一通俟請當代立言君子著為碑銘表諸墓隧庶幾他日太常國史有所采擇焉

明文懿公楓山章先生行狀

林俊

楓山章先生諱懋字德懋號闇然翁激濱遺老其晚年別

不南文範卷五

一六

號也蘭溪純孝鄉人上世自建之浦城來族代有令人國初起人才不就為叔良甫公祖也質厚有鑒識贈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祭酒為申甫申甫公父也無橈遂無獨成贈恭人為其母也公生正統丙辰壬午魁於鄉丙戌試禮部為會元入翰林為庶吉士及為編修甫四十日偕同官黃未軒莊定山論上元烟火非是謫先是羅一峯論首相不當奪情亦謫時稱翰林四諫為榜得人毛給諫弘論救改南京大理評事由儒飭吏不腐不深南倖入視北為縮例益以堂隸頗直之羸公獨無益還福建按察僉事體仁嚴用與道弛張沙尤泰寧閩漳山海之寇皆以俘其魁離其黨以默固完醇之故而黃梓土鼓非世觀之習也三年疏

致仕以去尹莊簡固留不可三詰而終不變時年四十一人以為難既歸日貧守道奉親外閉關讀書畢心體記之學而言必根志志必宣用用必副功楓山授受提挈綱要以自得悟領之精蓋至是公之得益深士風為之一變學子至不能容白沙一峯定山皆極推與朝論時有所薦張莊簡儲直菴潘南山尤道味同也孝宗朝南北缺祭酒倪文毅起謝方石于北公于南時未終制詔虛位以待既就官開示近裏南士意若無奇比論理道探索幽隱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其時履其地處分其虧成五經論難若寸莛撞鐘迎手而應然後知書無不讀理若事無不會學政時政有疏勤聖學重詔令謹天戒隆繼述謹大婚有疏武

皇明文範卷五

一七

宗朝如此前後兩乞致仕溫古勉留有老成端謹聞望素著宜師表之褒既三年三疏請老而自問暨東下南京太常卿辭禮部侍郎又辭既致仕檢工鼓奸綱常易故縉紳惟毒在宗社亦為之搖公明炳幾先而憂同在位者蓋恹恹焉江之寇陷浙公移縣城矮屋三間左寢右饗門垣不能備侍御鮮君冕張君縉及司諫徐君文博守劉君直時疏舊學者德表以風詔加存問上入正大統再用言者薦加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有學行老成名實相稱之褒報至公已床褥口噤無以報為也疾亟與林守有年論古今事與姪贊論君大夫保天下國家之本取士會父子庶幾未且故居之前星隕及化辛巳除夕夕也壽八十六善類相

吊皆曰章先生亡章先生亡公仕籍幾六十年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四十餘年義利界軫表坊立第辭之甚峻易深而善於用健取乾定取履順取巽固取恒粹中貞格真足以歆動一世表律天下之士夫不知古君子何如配郭恭人善其艱難先卒子振擴捷孫訢曾孫衢試皆天歿誥不慧少子接八十二始生今始生五歲壬午三月癸酉姪方伯君拯奉遺命長山祖塋以附以與郭恭人合以不煩有司既畢事檢其笥文幣數端穀五十石完名始終其偶然之故哉爾書存問之使及門已不待賜楚賜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皆身後之遭事行門人董遵記為詳所著有楓山集藝鄉賢誌蘭溪誌所輯有諸

全明文範卷五十三

八

儒粹語宋史刊誤未成書後臭味偶似出處大致亦殆有同者楓山還往拜里門而參几杖抵足前席時若有所寄是日何日忍登公之堂哉景仁之傳後死者之役也捫泪評隲俟立言大君子碑有直者

亡兄行狀

何景明

亡兄諱景韶字仲律成化丙午舉人選巴陵知縣遷東昌府通判兄性狷介與人不易合顧能事父母必得其懽心少時家父遺之讀書曰讀某書某日為我背誦至日持書來誦之不遺一字父嘗不悅俟父已寢號于門及父夜半偶起出門見兄警曰為誰也兄曰兒也父曰何夜半至此也曰父不悅兒不得寢父曰兒如是胡有弗悅也始為舉

子下帷講誦日厭蔬食諸友生患貧者多貸人貲兄曰為士而貸人貲後將必取償於官卒不貸人貲既屢試弗第家父曰女能績學卒不能進士必女命也仕以行志而已志行異必進士既而為巴陵令人曰巴陵難稱也令巴陵者蓋未有終三年任者也比至則廨舍蕪穢不治吏不與列民不服役也曰是可以弗為已也乃版書政條懸縣門民始相顧曰令給予然亦稍來集從役以觀兄察役者悉寡弱役且重也問之皆屢居無業者也而其強有力者則皆居數百里外負山岨叛令約令不復能制也故弱者役日重兄曰為令使弱者苦強者得免而何以令為也釋弱者於是諸富強有力者曰聞新令善吾異可叛約也乃

全明文範卷五十三

十九

相率來請役凡邑中墮廢盡以興治往時監司諸使者經巴陵以乏委積輿皂常滯留不得去而今日走道路不能給又不得少坐堂上視事至是館無留節獄無滯訟民又見令時置酒召客與飲莫不服且異也居六年將考績民赴監司留之曰令茲行必遷還則奪我父母也願以終惠我也已而果遷東昌東昌職專事簡而益有餘力常作書與景明日曰東昌頗無事日可以讀書課子甚樂也但苦薪價太貴耳居六月疾作竟卒東昌僚屬士民咸哀哭之卒之日年始四十六也初娶鄧氏早卒繼娶夏氏亦先卒繼又娶孟氏孟氏生二子長曰岳陽次曰岳州俱幼也一女夏氏所出聘張氏子士音家父生四子長即兄次景陽次

景暉景明為最幼也皆受業于兄景揚舉鄉試景明雖庸劣無所成立然知讀書舉進士是兄之教也嗚呼天速死吾兄也景明何敢忘吾兄也謹繫記所行事求太史論議以章沒世哀悼之餘文不次敘

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行狀

張治道

嘉靖庚子十二月十四日前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卒卒二十四日其弟南川君稍錄其行實以書抵余請為先生狀以余知先生者曰嗟乎余思狀我先生耶為狀他人在稱其德為狀先生在白其誣誣苟弗白德將何稱作志君子採而擇焉先生諱海字德涵別號對山又號游西山人其先河南固始人其世系顯晦見康長公行事序述康

奎明文彙卷五十三

上

長公生二子長阜負才天折其次即先生先生道亞生知才具經濟讀書不專記誦但通其大義餘能類融下筆數千言不竭時提學楊邃菴先生奇其才即以天下士許之其為文脫去近習上追漢魏以詩經中弘治戊午鄉試壬戌進士第一除翰林院修撰是時孝宗皇帝拔奇掄才右文興治厭一時為文之陋思得真才雅士見先生策謂輔臣曰我明百五十年無此文體是可以變今追古矣遂列置第一而天下傳誦則效文體為之一變朝野景慕若麒麟龜龍間世而一觀焉修撰一年歸關中居關中三年北上復為修撰其在翰林能面道人過失論古今文藝不少假借一時在翰林者罔不歛手服之又常曰南北人才

之用舍天下治亂之所關也時武宗皇帝初即位官用事八黨行權而興平宦劉瑾用事尤專百僚被其竄逐而吾鄉折罰尤甚聞先生名常欲其至而先生獨不之往瑾以是銜之有時見直言諷勸導善拯惡在他入不能堪先生獨言之無忌蓋瑾素重其名自能厭其心耳是時瑾怨吾鄉戶部郎中李夢陽蓋以夢陽為主事時而尚書洪洞韓文率諸大臣劾瑾等專恣擅權而彈文出夢陽手朝廷怒罷諸大臣夢陽官後瑾居司禮忌前彈文構夢陽以他事奏下錦衣獄欲致之死人情怙莫敢拯救夢陽自獄中傳帖甚急曰對山救我救我此帖尚存編修何栢齋謂衆人曰康對山肯往瑾救之獻吉可活也人以此語先

奎明文彙卷五十三

上

生先生曰我何惜一往而不救李耶先生雖承往而人尤難之明日先生同御史某往左順門值栢齋自內閣出曰此為獻吉來耶先生曰是栢齋附先生耳曰此可獨往不可與他人同也先生遂不之往且謂栢齋曰瑾橫惡肆權人也性好名可詭言而奪不可正言而論也栢齋曰此惟先生能之他人不能也又明日先生往瑾所瑾聞先生至倒屣迎之留飲坐話久之瑾謂先生曰人謂自來狀元俱不如先生真為關中增光先生給言曰海何足言今關中有三才古今所稀少也瑾驚曰何三才古今稀少也先生曰李郎中之文章張尚書之政事老先生之功業瑾曰李郎中為誰乃與我並耶先生曰是今獄中李郎中也瑾曰

非李夢陽耶先生曰是瑾曰若應死無赦先生曰應則應矣殺之關中少一才矣飲晚罷山明日瑾奏上赦李夢陽其顛倒小人愚弄奸宦即孟子告齊王謂好貨好色之意而昧者不知論為諛瑾可笑哉一日瑾令親密者謂先生曰主上欲以汝為吏部侍郎先生曰我服官纔五越歲矣翰林未有五越歲而陞部堂者請為我辭之事遂寢而瑾嫌其不附內益銜之一日起文選郎中張尚質之京先生謂尚質曰我輩欲去而不可得公又何求耶尚質曰我見拿高世德恐慘禍及我高世德者吾鄉御史高胤先也為御史有名瑾銜之拿馬無何尚質陞為吏部侍郎先生曰不來恐禍既來受官矣易引病辭耶及瑾坐反尚質下獄

皇朝文獻卷五十三

二十二

中謂同獄者曰悔不聽康德誠之言尚質為郎中時有進用之勢一日與先生同諸公會飲尚質盛稱許家宰之才德先生曰只要常如此稱其意謂尚質不久為尚書排擠之意勢所必有無何瑾果逐許矣孝宗時謝閣老遷見知主上其子不為翰林編修文亦有名焦閣老芳其子黃中亦為翰林檢討爭勝於謝各樹黨與互為標榜焦欲引先生為附一日置酒托先生厚請先生先生往見座客皆邪媚者曰此為排謝招我耶遂正言責之座客皆愧服衡先生者益眾矣是時李西涯為中台以文衡自任而一時為文者皆出其門每一詩文出罔不模效竊倣以為前無古人先生獨不之效乃與郭杜王敬夫北都李獻吉信陽

何仲默其下徐昌穀為文杜討論文藝諸說先生西涯聞之益大銜之戊辰先生同考官會試場中擬高陵呂仲木為第一而主者置之第六榜後先生忿言於朝曰仲木天下士也場中文章無可與並者今乃以南北之私忌天下之公敵賢之罪誰則當之會試若能屈呂矣能屈其廷試乎時內閣王濟之為主考其怨先生為及廷試呂果第一入又甚服之無何丁母憂歸闕中往時京官值親殺持厚幣求內閣志銘以為榮顯而先生獨不求內閣文自為狀而以郭杜王敬夫為志銘北都李獻吉為表臬蘭段德光為傳一時文出見者無不驚歎以為漢文復作可以洗明文之陋矣西涯見之益大銜之因呼為子字服蓋以數公

皇朝文獻卷五十三

二十二

為文稱子故也若爾非大銜也耶歸闕中居喪以禮哀毀終慕無何瑾敗而忌者讎者銜者鳴言官以鄉里指為瑾黨論先生罷其官嗚呼先生以修撰進身而以修撰罷歸官不加陞阿瑾何謂大抵先生以才名致謗口語招譏又何論焉又謂先生還家時被劫有司為追捕其所亡蓋追捕所亡有司素重其名且為翰林而追捕之也先生何與焉聞者無不驚歎曰假手折才嫉賢附黨有天平而先生聞之畧無愠色且曰自嘗無孜禍將從人瑾天下大惡也余當憂其禍國公果敗論死矣深可為國慶也余官何惜余官何惜嚴官後一切國家事罔論焉巾古履履情山水為文讀書造日益精學日益充又常曰為官化民為民化

俗欲化民俗先敦族黨族中長者敬幼者育窮者周顛者扶無親疎遠近皆得其惟心而數弟顯達成名皆先生教導訓誨之力其於鄉黨處之以仁義接之以禮教人有爭者不之官而之先生求其決判而先生別其是非論其曲直雖數年之爭罔爭以至給人困乏扶人顛踣婚喪不得舉者贊助之俾無不舉余在官後值父喪困不能葬先生聞之適有先生相識以百金饋者先生完封遺余余固辭弗受先生曰余大事畢矣得此不過日用費耳何若助吾弟喪余固再辭之先生曰贈喪致遺授受有名非假借計償耳曷辭焉余不得已受之遂克葬事其教友之義周人之急事悉類此又日與故舊童冠徜徉詠歌雖身居小縣

八自明文範卷五

高

而名動四夷求文者日踵其門碑板傳刻天下為偏家居三十餘年探聖賢之學別王霸之道以至物理性命象緯醫卜無不充備洞曉常與余論口通以無定為真學以適用為是文以達賢為良三代堯舜固有不同至有宋以來執一以為道訓詁以為學庸冗以為文論其學則有過於用則無講一身之行為似是救國家之急難則非也觀乎此言非振古豪傑天挺獨出者哉家居不離聲妓管絃絲竹一飲必用人或議之不知大節所關寧不可犯先生少時夜行家園中值園墻倒有隣女子奔先生先生正色斥之隣女走不敢近此與柳下惠何異即事量人閭閻必信其為學道披玄門識該宗旨議論如孟軻為文類馬遷詩

以興致為先格高辭俊凌駕古人樂府數百篇可羽翼騷雅使遭時用事管晏不足為伊傳不足追也夫何厄塞弗遇終老以沒是天未欲振耀斯文俾先生厄塞弗遇終老以沒也距生成化乙未六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六先娶尚氏有丈夫行持家訓衆極有規度雖先生亦敬畏之生男子栗為縣學生卒女子三一適華州舉人張之傑貞烈剛明如母尚氏之桀亡生子光孝為廩膳生次適生員李世貞次適監生馬襲吉繼張氏側室楊氏季氏俱無出韓氏生子榕趙氏生子挺張氏歿立季氏為嫡主家事而楊氏副焉持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嗚呼先生之言行可誦說者尚多余不能悉悉其所知者耳聞鄆杜王漢陂為先生

八自明文範卷五

止五

墓碑二原馬谿田為先生志高陵呂涇野為先生墓表咸軍許少華為先生傳而先以狀誄委余前四君子皆先生厚而王馬呂又先生同業同朝其知先生事又真且多也其為碑為志為表記載傳述必有出余狀次之外余與先生交二十餘年矣授指開方被教良多余時或有所論議亦必採擇聽受人有一善雖一介鄉鄰之士亦稱賞取法人有不善雖公卿權勢之人亦面斥之不貸不逐好以違情不黨同而伐異此雖堯舜三代之時恐不能用况末世世裏俗直道難行而欲取大位建大功以求如古人之所為不亦難哉不亦難哉嘗聞先生對 孝宗皇帝曰使古今豪傑之士而不遇鍾子思孟軻之流則亦徒耳今觀先生

之出與處則前所云子思孟軻者其亦自謂也歟其亦自謂也歟

禮部尚書羅文肅公行狀

夏良勝

南城羅圭峯先生初名紀後易紀字景鳴曾大父以薦任蘭溪司稅大父耕隱公與父西莊公隱德而亢於鄉以先生貴贈南京吏部左侍郎娶王氏繼蕭氏贈封淑人先生生正統丁卯歲母淑人傅夜夢紅光燭天有物輪囷若牛旋五色雲而下膜拜呼天熊天熊云娠動三日廼生稍長負異質奇氣奮發出語作事恒欲上行輩初視書涉獵不經意數行而下惟務解其旨不事記憶隨郡兒走道上遇遺金他兒爭攫且擲之竟不視去西莊遣入學初謁

合明文範卷五十三

二十六

尹以少易之試以偶句曰蟋蟀入床下應聲曰麒麟出郊垌人以是期之遠大長樂謝公士元守郡選校學士文高等者優品之輟尚書以詩經卒業講下不逾歲而通曲義然以文格力迫古作家往往逸程度經五六試科竟不利成化乙巳關中大饑例得入粟補上舍季弟景遠挾貲代輸得度支牒誤書今名玘衆喧議須易之先生因憶往歲以母病禱大華山有異夢與王者坐指其掌解繡裳授之於今名義為協遂承其誤安之歸行疫發同州死者六七人一殮視不疑染深而病其沉迷不復辯人事至大姑山目暈恍若仙取降有呼者曰羅生羅生助爾一帆風也病若脫去入京師祭酒丘文莊公主議以南北人分隸

兩監上下莫敢抗議先生獨援楊公鼎北入告就南監以師陳先生為詞三朴之而志不移文莊公異之且詬曰若能識幾字先生亦甚憤激大聲曰秘禁書不能讀也姑留之而署識其名于庭柱越數日堂試數百人衆方構思先生不屬稿援筆而就文莊公驚嘆曰若之不偶誠有司過也更試以長安賦公以為可步兩都時袖入朝遇知厚輒與贊賞之丙午入試李文正公得卷大喜曰真才也以冠解額時議翕然以為得人明年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益工古文名重中外仰之師之文體因之一變然不苟作亦不易作每注意便闔門數日謝人事苦思廢起食會得意命筆渾成不易幾字有礙處起句數十易不工不休也立朝風節大致欲似元城每道其謂人臣進言忌於迫處開閉故論救麗給事泮李主事夢陽輩諫用兵漸奪交黨俱屬勢危事禁人莫可措手而難言者疏詞抑揚引喻曲至且有戒鄭崇之救寬饒懼激犯以禍也故往往能潛移堅意 孝宗皇帝信向文學多俯納之嘗欲超用有忌害者而寢先生亦遜避以侍讀陞南京太常少卿時守備怙寵作威勢先生獨違衆分庭與抗禮而厲辭論事不為退異狀叱其闕駁不忌也移檄復太常侵地正統屬郤羨利以新庫閣復謝玄廟作吏廨舍皆恒情安於習而卒放於度諸所懇急情事辭弗理輒為直之平之不遺力也人咸德而畏之凡豪右從僕誇侈騎千道遇輒引匿市行

皇明文範卷五十三

二十七

叢木前呵聲及聲立或跪列道左時聞 先皇帝起居或失節宣連疏請建儲位為大計疏詞懇惻竟留不下歷太常卿轉吏部侍郎循例入考道上請老疏多以身喻時事有所傷忤中旨允之歸山中絕意城府事督幹精強踴躍嶠及袖手上下輕捷如壯夫逆濠素忌然亦知所重加禮寵致襲衣兼金數鉅及門而徒避使者不獲見志忍而去濠亂公已在疾奮欲強起恨不能荷戈以從戎列時所司今下詞涉疑貳懼惑衆志力疾作書持往速以大義再越日而卒是為正德己卯某月某日年七十有三歲今天子入嗣大統起諸舊望舊管不知先生已物故薦疏交上既而所司上履歷文行應謹法特嘉之賜謚文肅贈禮部

皇明文獻卷五十三

二十八

尚書陸堦遺祭并錄歷其一子即垣也人咸榮之為異數云嗚呼先生鍾奇氣而生者也故終身履歷所至必見奇績海內識與不識咸能論先生如及門事之者所知與又多宗工大家發潛聞幽別有論著至其居鄉行義事西莊公惟順而亦不苟從其命友兄弟睦宗必以律度事師取友逼近古道鄉曲惟厚而正視義所在力之能為雖訕已徇人不避也若此族也有不勝書者良勝當有所私傳以備遺逸茲狀其可言於人人者如此

明嘉議大夫湖廣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弟叔嗣行狀

高仲嗣

維我高之先蓋涪川人云初我祖義當洪武初義乃徙處

祥符中遂為祥符人云義生清清生謹謹生我父珣珣乃生我兄弟伯嗣仲嗣叔嗣云叔嗣字子業初叔嗣之生也母甄乃夢入擊門大呼高車者三乃母甄驚謂予父曰妾將產矣厥夢若此妾殊震焉而夫子以為兆如何也父笑曰此吉祥也已而生吾弟云蓋叔嗣弱而穎特我父乃私心獨喜是年携之官當是時我兄弟各無恙而相者獨奇吾弟有匿犀因熟視予父曰君第三子貴當不可言願先生無以常兒畜之也生五年而父僚因以詩書教之乃隨聲響應而父僚乃大驚謂我父曰君兒果奇曩相者果非欺先生其後遂購求奇書乃日誦數千言生十六年著申情賦一首幾萬言當是時我乃與弟從鳴皋君游而鳴皋

皇明文獻卷五十三

二十九

君遂因杯酒以其賦傳示諸公遂乃屈其座人蓋我大梁中諸豪由是皆流嘆以為弗如也是年秋試乃以文奇不中式生十八年而文始中式云此正德己卯年也今皇帝龍興而嘉靖癸未舉進士二甲十七名云當是時空同子講學大梁墟中喟然嘆曰高某真不為狀元耶高某才高人敵也始吾舉進士甲第亦與此人同然亦無如造物者何也君始為工部管繕主事調吏部稽勲調考功陞稽勲員外郎郎中乃論事頗與時人忤遂病歸歸三年起仍前官云久之又與時人忤陞山西布政司左叅政久之陞湖廣按察使其在山西也仁恕明斷其巨者割獄獄十二事儒生栗應宏刊其事贊父兄咸稱其神明云及按于楚

楚五月而政平夏大水乃橋于山川諸神歸而病病繞九日卒楚父兄皆流淚泣始君應聘較文盡得當世知名士其所著有高氏讀書園集彙集考功集晉陽題篇散不及收者猶多由是著名海內其所交游皆當世之賢豪長者事親孝事兄恭出入中外十餘年其遺家以問安時時不絕家書必流淚封題常曰兒不得視膳左右予與吾弟別蓋七寒暑書每至必曰兄眠食如何也吾流淚思君勸君之未卒也其書來言曰予生年未四十狀便如五六十翁矣予髮短將半白矣書來未十日而聞其卒天乎天禍予兄弟果若此耶先是君還友人鄭公京因持其杯歛然淚下當衣鄭驚起謝曰公胡淚流之如此也而君乃

不肖太史公卷五十三

三十一

把其袖靈歎出聲曰予無見公期矣由是諸僚皆驚皆以君語為不祥語也嗚呼人間事胡不祥之有幾耶君號蘇門山人語人曰吾慕孫登之為人也取表氏累封淑人子不危聘胡氏不愚聘郭氏女長婦府學生王學可次字府學生李宙次未字君生弘治辛酉十二月十四日卒嘉靖丁酉六月十七日得年三十又七年某月某日歸葬我祥符鄭門原嗚呼予乃恐其行之泯滅而不得傳也於是狀其事而頓首太史公門伏惟有以采而志之吁其不朽已

封山西參政先夫夫行狀

高仲嗣

嗚呼嗚呼予不孝敢狀先大夫行耶然先人有善行而子

孫不傳者予莫能以逃其罪竹是撰文懷人頓首太史公門唯采而志焉其狀曰我高蓋洧川人云初高皇帝平亂也祖義避其亂徙祥符墟中遂稱祥符人云義乃生清清生謹謹生先大夫珣珣字士珣稱南坡先生少與里中兒戲裸體跣足相者曰兒當大貴且所生兩男子亦大貴吾相其貌茲固當大其門者及長輪粟拜官始承東明繼知縣再知東光為政嚴嚴故民畏之東明豪有犯法者往吏捕之豪且醉狎侮吏佯不驚也吏竟無以究大夫使人捕之豪乃大驚即死死復蘇或問曰而視吏來數不驚今乃畏高如此何也豪曰高之官廉廉鬼畏之我人也吾死不敢見高而竟死於家云而當路者白其事於朝明小邑也

不肖明太史公卷五十三

三十一

邑不足以盡高之才黔東光此兩邑並用嚴治之縣多器訟器訟者於是毀大夫黔以山為城夜乃有虎入其家虎傷其父兄或曰天也性最惡酒咄咄不能事權貴人庚午巨賊起而東光者賊之窟也於是以法盡捕之當是時名益震有狂生者毀大夫於龍灣君所而龍灣者東光人也於是觸龍灣怒當是時而龍灣為吏部尚書云遂乃棄其官歸種我東陂田心時時悅黃白之術也所謂參同契悟真篇日與方士游求長生不死之道有李道士者燕趙浪人也欺大夫以燒丹於是丹不成道士逃去去而且竊其金里中人盡笑之大夫大笑曰丹固難成哉里中人盡服其量我叔父璐叔琚提殺之琚以百金為大父壽求免死

乃諫大父曰即死又亡一聯矣且骨肉生死我高豈施
恩於他人耶固謝金不受琬竟出不死同里人亡金者而
亡金人求弗得乃大哭大夫語之曰而亡金而能盡識之
耶而亡金者云云於是發其封果婦人金首飾也實足當
百金乃盡歸其金亡金者大悅以頭觸地曰君世世其公
卿哉予小人莫之究矣又恭默勤儉備茲四德然以儉為
第一堂室垣牖四十餘年不治蔬蕘鹽豉雖多爰者惟謹
馬自我子孫萬不及一矣嗟乎難言哉難言哉然祥符人
甚有惡少者連墻近處時鼓瑟好弄著羅綺衣或謂其人
曰高之虞鄉也老慎而母以輕薄為也其人不取並居乃

皇明文獻卷五十三

三十三

後巡去蓋好弄於他所云大夫間之則嘻嘻笑也為讀書
出園在我南坡上多竹多柳桃灼灼榴躑躑矣泣謂子孫
我即老而當埋我於茲園歲癸未丙戌不幸與弟各舉
進士兩京為吏禮部皆郎中又叔嗣為湖廣按察使不幸
為延安知府皆金紫貴矣大夫迺大喜謂我母曰往相者
謂我大貴且謂所生兩男子皆大貴今果然矣時時為子
昂書書皆遍直蓋晚年而好易正以求長生云始封考功
主事再封山西參政生成化戊子十月七日子時卒嘉靖
壬寅四月八日子時享年七十有五葬讀書園原配魏氏
封淑人生男三伯嗣叔嗣先卒存仲嗣也女四一嫁史目
尹復陽一典膳林枋一舉人杜學易一府學生李應兆保

男六廟不危皆縣學生言不愚不賤不驕皆幼孫女十二
一嫁府學生李用觀一府學生王中立一縣學生李旦一
字府學生李市一洛陽縣學生孔依仁餘皆幼重孫一麟
幼鳴呼嗚呼先大人之行不敢狀伏惟門下哀而志焉其
不朽也已

贈禮部尚書謚文簡西玄先生行狀 王維楨

西玄先生者綏德州人也姓馬氏諱汝驥字仲房其先山
西臨淄縣人有諱仲謙者宋季兵亂避地因籍綏德故馬
氏遂為綏德人五世而至東吉秉吉生震震生永盛永盛
為書官生聰聰號煙山公馬氏自煙山公始讀書為儒而
煙山公數奇積學竟不第以歲貢為夏縣訓導陞萬全教

皇明文獻卷五十三

三十三

諭教諭生四子長汝駿配党氏出次即先生次汝驥次汝
驥皆側室王氏出教諭後以先生貴贈中憲大夫通政司
左通政党王俱贈恭人先生之生也為弘治癸丑九月十
九日煙山公在夏縣學其夕夢有月墮廡宇中取而抱之
懷覺異之以為子得必顯後煙山公自萬全棄官携先生
婦綏德先生尚幼乃即善舉子業讀書一見輒誦而又即
知聲律吟咏之學試于有司有司異之稱馬生以為年少
而奇非常人也乃正德庚午舉鄉試丁丑舉進士已選庶
吉士尋授編修號為才子能詩然先生為人沉毅有大節
已卯中 武皇帝且南狩諫者輒獲罪後縮莫敢諫者先
生曰即畏罪寧不為宗廟朝廷所乎乃奮氣抗疏率諸同

館士六七輩赴闕上之疏出先生手切直言巡游有陋
伏禍不可天子怒罰跪闕下五日已又杖之諸上書者悉
謫外而先生調澤州知州澤故多王府王率聽用邪小暴
侵民利澤人苦之而未能有禁也乃因事稍懲其左右不
法數人為條告誡暴止又王以書來請私好各使者去也
即投書積中封之所請或于法得釋又使將謝乃首使者
至積前啓取書還之實未發為報曰法誠如是吾安敢低
昂狗情乎後書不更來陵川令葛者賄人也害人亦怨之
庶得狀議且黜令有巡按御史者以親故為葛解甚力不
聽竟致于法威聲震于部中辛巳今天子即位錄前諫者
忠詔知州還為編修如故澤人攀泣而送之以百千數而

課稽德行肅威儀數事今制太學生出散諸曹歷事出序
視人不得越而捷者或因貴關說求越疾出不聽即序及
故抑奪之曰以懲求者蓋自是太學之教彬彬循循多可
觀云庚子禮部右侍郎缺陞祭酒右侍郎當是時少傳嚴
翁為宗伯宮詹松江孫公為左侍郎而上興禮樂創制度
諸大典更起不絕諸公日聚講議而先生治覽群集習識
今昔故遇可言則問答如嚮平居視之顧恂恂若不能者
嚴翁賢之又嘗善其詩愛重踰等居久之嚴翁拜相見上
言馬侍郎賢上由是知侍郎即因其官加翰林侍講學士
寵之而先生故病肺為詩節愈益工自始仕至今未嘗一
日廢書不觀皆勞弊心神由是復病會又哭其內子鬱鬱
惻惻不能平遂卒癸卯十一月六日也年五十一上聞札
下內閣問故嚴翁具悉而對上悼之為遣官致祭護櫬歸
勅有司營墓加贈尚書以其德履謚曰文簡蔭孤逢乾為
官生皆殊渥也今不死得乘會歛起佐明主濟昌時其功
業可勝道哉公故嘗論政有三要五術六微七疵八難說
甚具竟不及施死矣公性廉不好居積所得俸祿悉以給
昆弟親戚困無依者弟汝驊死厚恤其孤而汝驥亦藉以
立有甥十餘人數來乞分公應之不為怠卒之日御史楊
子本深以其女聘逢乾即中南子逢吉檢討王生維楨皆
以鄉故咸會哭其室已共發笥視之無有也翌日嚴翁來
弔知之為賻治棺殮而今右相南郡張翁者以繼嚴翁為

宗伯與文簡為寮又來聘而孫翁又時時叩其館撫孤逢乾而憐之若已子云公初娶郡人劉英女以弘治壬子正月十三日生嘉靖己丑三月十九日卒年三十八歲有婦德事載墓誌中贈恭人生一子四女咸天繼娶劉氏故霸州知州劉君璋女封恭人恭人天性樸儉衣不御綺日食一菜脫粟之飯寔助公廉又慈家人有生得野雀獻者亟命放之先公五月卒寔七月二日也距其生正德癸酉八月十七日年三十有一女幼側室張生一子即逢乾卒十年所矣公室遂無人卒時獨二孤哭其帷而弟汝驪及汝驥子會亦至哭之曰汝駿者公之長兄也今汾西知縣前廣德州判官廣德上計來京期視公疾比至亡哭之會遷

全明文彙卷五十三

三十一

官以其機歸見履翁受誠撫孤今年夏以子太學生一乾自分西抵書維楨曰瑩墳且就卜以某年月日納文簡與其配二氏合而碑誌非得當世尊顯者之撰則無以示信來世予將哀乞焉子業諾為狀有半楨于文簡公為第局晚進又甚不肖而公顧謂我為小友也接遇至勤行能緒論私竊實多乃遂與紀次其事公所著詩文若干卷公且卒之先十日自榻前屬楨舉手曰幸為我收此集收之令無散滅亡也子歷官多閒曹建立少最致心力獨此耳公談詩常依深嚴忌漫緩淺俗今校集乃自作固如此校定且謀之梓擬稱曰西玄先生集而未能也先生號西玄今刻西玄詩行世者集中十一耳

先君平厓府君系畧

許應元

先君名某字時久其先順天東安人曾祖誠領官德丙午順天鄉薦授山西按察知事丁內艱起復松江府經歷性剛直有古風操以言事不能阿順太守旨遂至交惡聞奏皆貶秩而經歷左遷蘭谿典史九年奏課道錢塘視最薄太息曰吾幸不以他途進祿仕餘十年而不得與九等階為縣尉此豈資地不足耶顧吾道不能為始嫗者發自行在趨三晉道齊魯涉江淮入吳會視天下奇勝無愈此者吾不復挽黃綬趨使者庭矣於是上計簿定居焉而許氏為錢塘人蘭谿府君生貞裕府君九臯貞裕府君篤孝蘭谿公卒未卜藏地寓棺柳洲寺中柳洲寺故多寓棺府君

全明文彙卷五十三

三十一

苦處群情間哭朝夕比克葬乃輟哭婦貞裕府君生兩湖府君諱紳是為先君之顯考仁厚長者有信誼妣邵氏番馬主簿誠之女成化辛丑六月十九日生先君於鄉義里第先君生不凡有成人之度長好學博通記籍屬文有思致補縣博士弟子滿道振藻雅行冲厚儻然有稱望矣時督學使者海陵徐君內江劉君皆號知名士雅禮敬先君考常上真然顧不利選舉先君以為經莫大於易而學者之師許而言罷也作易微聖莫幾於道學而聞者謾其文以馳外作真儒論士莫謹於節行作士誠行莫先於孝弟作家範曰吾不敢以加世之人庶幾以迪吾子也為諸生廩食二十年年且五十矣然竟不第也喟然嘆曰生明盛

時綴學待問幾有所見於世而屢為有司所黜此命也今老矣不能持尺寸之管與少年競進取遂抗志辭謝督學崇陽汪君慰勉之謂即厭科程然歲一貢士次序且及子奈何不黽勉旦夕冀一命先君曰雖然意決矣終不能復就諸生列退謂不肖孤應元曰學希古仕行志吾家世以儒顯而我不得侍先大人以祿養此吾所以恨也尚干祿為雖然小子勉之無降先志明年壬辰而不肖孤應元舉進士是年冬先君至京師申飭小子毋務進趨廢志學毋崇勢利怠修德即為名流愈大官不啻倍蓰矣已應元除守泰安奉先君泰安乙未調泰州先君歸錢塘九月感風痺疾十二月迎侍泰州明年丙申四月二十四日卒於泰

合明文節卷五十三

三十八

州官今年僅五十六爾嗚呼痛哉配夫人陳氏籍縵族也生子存者四丈夫子二長即應元次應亨東安學生女子二長適徐繼宗次適王應奎皆太學生孫男女二男曰暘孫女曰蘭孫應元不即死將以年月日葬先君于青龍山之陽從先兆也先君性仁孝初兩湖府君從仲兄秋官大夫仕裕州先君年十二三奉郁夫人居無僕妾之奉外勤薪水內怡顏色無不如郁夫人意而勤學好問卒成就為通儒西湖府君尚交道朋好過從先君伺意嚮治具盡力不使知不足狀重傷其意及府君感痿疾在牀席暮月先君不解帶日夜候起卧披負之身視厠踰惟謹郁夫人卒毀頓幾絕者數矣哀號感動隣里隣里為廢食事孝父

兩山先生有恩禮以其老也在泰安時特歸省之涕泣治歛具畢備一弟愛之篤然時時教戒之及應元仕有祿謂應元曰汝幸有位然非先人厚遺何以至此吾季父老及汝之叔父皆貧也應元曰諾於是分俸皆三之一先君之女弟歸王氏早寡先君見必泣數行命應元奉之終身及疾病執應元手曰事叔父如父事姑如母慎無忘吾所志矣應元涕泣曰敢不盡力嗚呼猶在耳也忍言哉忍言哉夫人陳氏之舅鍾君年且八十喪其子無所歸先君養之終身年九十二後先君二年乃老終其重倫理好義素所敦念也不喜飲酒然對客坐談盡日夜終無罷倚意與人言披示惻素畧盡要不失忠孝大節也居貧顧不惜財用

合明文節卷五十三

三十九

以是屢空對妻子燕笑終日晏如也過童僕寬博有恩然教子嚴謂應元等曰士入奉父兄之教出則資朋友之益然慎擇友矣應元輩以故不敢妄有所與宰相磨礪期不失節者先君之教也先君既訕意不得仕而時有天下之志仁九族賑孤窮不內視其私有無與群從昆弟燕游和洽肅穆人無間言然內外諸子嚴憚之即有過縮而不見即見正色臨之終不言稍稍就禮法乃止階色已而嘻曰為子弟不當如是耶其和而毅如此為人魁岸豐儉不甚為容止無城府較計即有橫逆不屑也人以其樂親就比卒無間識不識咸流涕焉所謂樂易君子魁梧大人者哉嗚呼忍言哉忍言哉不肖孤輩雖號天踴地萬死無補

皂毛願以為得大人君子一言以信來世永幽宅俾純懿
不至泯泯庶幾罪逆可贖萬一爰雪涕述大畧敢告左右
惟幸哀憐之

皇明文範卷之五十四

哀誄

故提舉李公長辭有序

劉楚

紹戊申閏七月某日前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
雲陽李公沒于永新上麓之寓舍其友生南平劉楚聞
而哭之既馳弔其子自立又為弔劉君子瑋以余
昔者之見公自劉氏也公嘗為徽州路婺源州同知凡
六載再調今職又三載其後劉氏即杭州路推官擢
拜南臺監察御史未幾朝廷以廣西言者擢知平樂府
臺降劄南嶺訪司僉事會兵亂道梗皆不得赴當壬辰
初亂公遁迹茶陵山中及城陷乃微服遁去往來永新
境上其後有惟兵禍間開萬死上麓劉子瑋於公為故
人與其兄子綸皆倜儻尚義不遠數百里遣人迎候
與其家人而館餽之乃弗怠公亦樂而安焉公清修
玉立攻苦淡泊如未第時為詩文有典則尤工大書自
遭亂欲絕筆以自晦而所至求文字者輒奏公不能拒
則諱其名曰危行翁或曰望八老人或曰不戴心老人
皆以示已志也公諱祁字一初晚更號希遠翁享年七
十以沒之明年葬上麓之原土其事有子瑋也余悲公
擅學問文章為儒宗擢高第為名進士而遭時搶攘使
名與位不大峻于時卒困約以死又悲老成凋謝若余
者辱昧弗殖而失所依歸也乃為文以哀之辭曰

士有蹈死以成名者夫固非惡死身之有生惟生而或累於吾仁者曾視之貌焉如一羽之輕紛死生之汶汶者孰審察其所處進必不憚於患難者退必不貳於寒暑廢驥驥之騁陸兮儼街衢而就馳任既重而道險兮倚余身以先之倘軸摧而軫什兮雖骨折宜猶未悔苟非所事而在野兮又奚必傷男於既退者三仁之異趨兮同所歸於潔身彼食微與乘前兮亦已忘之各仰嗟先生之好修兮蚤蜚英於天闕遭家艱之頻煩兮軻方發而逆蹶鼓子棹於星源兮登文臺之義我揆星文之五色兮障浙江之橫波觸子轡以來歸兮紅塵蔽天而南驚雷與母之幾何兮豺狼噬子鄉土將九叩首以赴死兮慨吾莫適乎所因爰竄

五明文範卷五十四

二

迹以去亂兮誓遵陸而遭逢川明珠於泥滓兮雜叢蘭於蕭艾終不泯而不遷兮益煌煌而旆旆懷空山之獨立兮悄四顧其無隣倫誼墮而弗綱兮孰無君而有臣據幽憤以有作兮時任辭以著志將掩袂而叫閭兮亦浪浪而流涕攬臨終之遺言兮魂妥帖而不驚從青陽於太清兮駕紫麟而上征曰上麓予所安兮山庭澹其秋晚乘飛雲以往來兮瞻故鄉其未遠恍立之在前兮浩余遊而莫從好斯文以鳴哀兮諒千古之所鍾

胡子奇哀辭有序

鄭真

予少時誦書頗以文章自喜受春秋習舉子業然學不得碩師徒守傳註雜以詭言臆說雖窮日夜瘳精神早

不能得旨意所在故戰戰兢兢北心志不通名聞不彰然有振而作之者同郡胡君子奇以是經有名洵海近婦自吳中往來予家因以所業示之子奇授以治經之要有以發予所未聞今兵革漸息科舉復行將與子奇講明是經庶幾有冀焉者而子奇乃以親老家貧求商賈之利以為養遇盜溺水以死嗚呼豈將使子終不得窺聖人之蘊與耶昔柳宗元著招海賈文蓋為崎嶇嗜利迷而不復者言之若子奇則志於養親而非蹈險以為利者不幸而致豈不重可哀哉於是采其意酌酒江上而矢之以詞曰

重刊文範卷五十四

三

嗚呼子其泛濫汨沒於九仞之淵乎其泝波沿瀾窮萬里以周旋乎其登蓬萊入玄圃以侶群仙乎將扣龍伯之宮以容與逍遙乎將泣淵客之珠以織鮫人之綃乎抑將騎鯨挾鯢與江妃水若以周流八極乎抑將剖分血肉以葬群魚之腹乎滄溟濁浪高拍天下深不測廣無邊盲風恠雨飛腥騰蛟鯢奮鬣口流涎奪攘滿眼森戈鋌子行不返胡為然雲烟慘淡難日輝屬樓橫空凌嶮巖崖銛銳戢戢機恠問出沒遊以嬉性命倏忽成乖睽子行不返將安之金城歸兮東隅界九域兮限方區大中為路兮至正為途仁義為戶兮道德為廬安汝行兮徐徐廓爾居兮遠遠朋酒兮樽壺奉孝養兮惟娛左圖兮右書朋精粹予為徒嗚呼哀哉江海不可以託此盍歸來兮寧爾驅

哀劉兩溪辭有序

周敘

余以使命道湘川悲屈賈之懷忠齎志以歿各為辭弔之使歸便道過家上冢瞻望安成有懷故人劉兩溪欲絮酒致奠迫於王程不能得停雲延佇沾灑者久之兩溪之事視屈尤深足悲者時當承平主上恭勤與民休息第蔽於權幸政務乖張災異數見兩溪待講經筵感激奮發因事指陳光明正大遂忤權幸設他事下之獄黨惡者順旨拷掠體無完膚挺然無一異詞唯呼天自明越數日竟就斧鑕極刑秉屈三閭之精忠惟顏常山之荼毒嗚呼悲夫兩溪余平生同志友也用寫哀此三章向風焚以招之兩溪諱球字求樂一字廷振兩溪者

不皇明文範卷五十四

四

其弟子尊稱之詞世家安成洪溪後徙家葛溪辭曰

瞻雲山兮安成西懷故人兮我心懷懷虎豹晝號兮鷗巢夜啼陰風悲慘兮毒霧冥迷欲往招之兮睇艱險而無蹊天茫茫兮至道睽名昭昭兮日月齊鳴呼歔歔兮懷哉兩溪

瞻雲山兮薊城北懷故人兮我心哀惻天門畫關兮虎衛阨塞蛇虺縱橫兮夔龍欽述欲訴帝之無由兮道運迴而屏息竟恍恍兮渺何極淚淋淋兮氣填臆懷哉兩溪兮冤誰與白

瞻雲山兮湘水幽緬懷古之人兮我心增憂古人今人兮我何尤撫忠魂身兮異世同猷哀莫哀兮沉清流恹莫恹

予魄野投死生一視兮如彼浮漚千秋萬古兮屈劉匹休

太白山人哀辭

鄭善夫

人生知遇至上下數千載兮余幸與夫子而同時胡讎懷之弗恒兮差遷次而垂睨哀流俗之好汗兮懷脩姱夫馬施抑神龍使在野兮蛟蜃日憊憊于天池驚蹇之縲服兮騏驥反俛耳而四馳時方覆巢以破卵兮鳳鳥逝而不來伏隆中以自營兮吟梁甫而興思日矯首以引睇兮不及夫重華之垂衣世譏詈其日相踵兮荃直任而弗疑苟尺瑾之靡虧兮伊何指夫瑕疵循擊壤以入洛兮世更託夫鴻跡之大奇躬秦雲而忍心兮余固知夫達士之不羈何二家之紛麗兮偃至教之凌遲無惑乎夫子之崇玄兮將

不皇明文範卷五十四

五

賢知者而過之義遵夫韓張之遺則兮曹老氏藝文而來茲惜日月之不長與兮荃僅睹夫聖道之藩籬徒使衆口之收歔兮祗云白甫之言詩鹿門之耦耕兮德公廼皓手麗眉曰二家之善老兮繁非孔氏之所知果南華之以死為樂兮將爾迨其真而去斯皇天苟一其嫉妬兮飯牛鼓刀者何終值乎昌期余悲夫素交之凋盡兮紛涕泪之日垂及茲吾徒其向孤兮夫誰共業之余貽慨藕居之蓬聲兮已邈若平雲涯差宿莽之未生兮來陳翹此誄辭吁嗟傷哉平邦家之瘁兮余又奚旁及夫所私

慕蘭徐先生誄

馬駟

參度啓曜朱明介序緒雲散空終風倒渚蘭萎去聲堂實

有竹薤露寒楚萬聲被野霏嵐解潤川梁攸阻如焚如葉
既雨既虞哲人之亡志士辛楚歌無聲應春息杵豈無
老成典則孰舉豈無孝友中外執子豈無尊酒星聚何許
倚與慕蘭神明華胄殊勲大國式載明后光烈壯鉅沈驚
驚厚武胤悠遠文脉始究少鍾慕瑞長厥統續夜誦凝精
晨披侈味何物寒暑終忘且書學優大隱志高小誘白石
清風自林爽候鍾浸憑薊洪鍾待叩萬物皆備八絃咸圓
宜民宜人如左如右如種而復宜而似有遭家不造難鍾
戶牖不絕不徐知度知守底豫中閑息紛外詭變豈曰知
有舉遐貿詭豈曰無有德中懋蓼我既廢薪粒乃授琴瑟
好合墳簞送奏燕篤朋觴祀隆俎豆恩溥親疎卹在僕幼

皇明文範卷五十四

六

仁及魚鳥行不運實教子一經曰長汝受曰若二仲繼我
駟偶從容大化類仰高厚不愧以忤無省而疚委順長歸
或正首邈邈川原綿綿宇宙視之若存望之若就下為
五芝上為列宿萬歲千齡公馬永壽

袁督學誄有序

張鳳翼

夫照東之珠不競明於燭火冲天之翮不類逐於鳥飛
豈好異而凌物哉亦云殊段而已故和光而處者士之
取也負風而靡者物之薄也若乃蕃掃除以責躬澆澄
清以矢志豈不欲趨時立事同塵赴功而寧行與俗戾
身與禍期業雖不竟道不貶矣奉政大夫廣西提學僉
事汝南袁君弱負奇表長輩令與藝綜衆長學貫群典

振羽甲科驅馳天路方展宏規佐明理而竟以為氣迂
時廢謫彌年稍遷遐臬旋復解組鴻漸塵表蟬蛻世累
掃榻絃琴以娛泉石之性連席講道以開詩禮之傳殆
所謂足於性而天損不入貞於期而時累不滯者也春
秋四十有六嘉靖丁未六月十三日卒赴者悃叩聞者
涕零唯予小子夙仰典刑追惟前哲誄諸素旌乃作誄
曰

天命靡純人道胡測蘭焚以芳木伐緣直嗟嗟夫子使我
心惻爾才既豐爾運何備茂淑始誕岐嶷夙成匪琢而粹
不鎔而精博師茂先文希長卿牧虛士禮邦推儒聲戰戰
京闈寔首多士射策大廷咸謂稱旨明光倬直雙書造史

皇明文範卷五十四

七

西曹秦獻徵金輪矢司武秉文揮秀揚芬鑑同秋月藻若
春雲使無求備錄不遺勲乃武乃文克慎克勤嗟嗟夫子
力弱氣剛城門之火池魚之殃殃匪外至寔自中傷三木
非罪八議奚償寥寥湖鄉淒淒成舍夜即寢李長沙投賈
湯網一開漢詔南下橫塘之瀨黃山之社山盤水釣斯適
其天非直也遇亦性之便壻隼既去梧鳳斯驚躊躇可悲
浦珠復還迢迢百學士習顯蒙庠均被化禮樂同風進庸
當道退決成功人惜其去子得其中依世風飄塵迷波逐
允隱終南爭馳冀北志士急功貪夫徇祿詎若夫子名全
身淑節挺羔羊慚彼掃門氣雄鉤鼉尊聞失尊惟德惟義
夙好斯敦荆棘不去桃李無言廣老難封雄疲執戟劉向

不遷晨禽三序長江一航故林雙屐意外煙霞壺中泉石
鸞雛方舉鵬賦偕成與善焉據助順難明鄉國寶野隆
長庚牙絃絕響謝草靡靡嗚呼哀哉二毛未及下壽莫隣
才傾倚馬志仆聞鷄苔碑月吟隴樹雲低弔鶴時至驚鳥
亂啼嗚呼哀哉身化異物魄作山靈然藜掩閣問字虛亭
江淹擲筆荀令遺馨風雨先覺霜露愁零嗚呼哀哉追惟
往昔人孰無死宜修而短孰與夫子修短莫論象賢茲恃
永紹斯文用彰遺矩嗚呼哀哉

何隱君誄并序

張之象

夫雕麟采鳳非林藪之常群朱草青蕓豈園池之庶品
繁生匪貴罕觀為奇此逸民全真素之風高士養浩然

皇明文範卷五十四

八

之氣也乃若王倪齧缺振操堯年石戶蒲衣超跡舜代
固已等圭璧於鴻毛棄軒冕於敝屣矣而載屑遐曠淳
風寢移至使簡兮之諷興不事之貞喪無已惜乎矧彼
蕤養之流馳競紛擾而玄心獨暢志弗營者鮮矣又
何足以揚景輝厲頽俗哉明隱君何孝字宗本華亭柘
林人也含川岳之清華苞靈暉之上美誕有特表長而
克才夫其孝睦之行稟自天陶施舍之仁溢於物譽蓋
卓乎不可駭也爾乃窮覽典謨備閱經緯藝成學立靡
所弗貫故縉紳服其重器朋徒歸以高名然猶以道乖
域內體倦世羅雖所司虛席休命集門非其志好莫能
屈用乃追惟班子自炫之譏秉魏賢不素之節考槃隴

皇明文範卷五十四

九

曰
曷宣余懷於是咨度文儒參按典則考行定倫作誄著
謚僉謂君安心好靜純行不棄宜謚曰夷定先生樹以
素旂表斯休美俾懿德耀於來世今譽播於不泯其詞

於皇先生天授淑靈德潤琬琰志貞松筠厥度克廣厥器
孔深清之不濁澄之不清禮協朋儕德被宗黨敬以心因
孝惟色養篇執總探竹素畢講匪撫其文致思無象禍緣
福始寵為辱門知止則泰忘欲者寧代歷浣暮智詐橫生
攘袂于取怒目奮拳豈若先生獨諒斯意行卓時違道崇
俗異歛華以樸齟齬顯于晦冲漠恬愉蕭然何累第五散帶
家風在茲子哲躡屨世軌未頽先生乃作尚與之齊思疑

太素象應少微鵲冠啟履荷黃披來托懷玄勝遠咏聯周
不臣天子不覲諸侯蒲輪虛往璧帛空修仙楹響起石宇
崇構桐皇障霄烟霞吐岫芳芝可飡清泉可嗽玄塵徐揮
朱絃朗奏性愛丘壑情篤禽魚耦耕長策慨想黃虞物援
我逸衆知獨愚本同得喪寧論毀譽苑以丹林池以綠水
荆扉書閣蓬戶夕啓嘯月重厓御風千里體道含真願神
寶已激貪弭競起懦遷瀾抱此玄粹百世之師閑予頑鄙
逐食推移退慚德誨延企令儀願言優游庶以永歲慶履
弗舒內診遽逮吁嗟彼倉胡寧不惠景命伊何倏忽傾斃
嗚呼哀哉杖几猶在中扇尚陳如何夫子玉質長淪琴遺
戴逵釣罷呂濱木拱新隧苔封舊庭影滅皓日迹絕黃壚

皇甫文範奏五回

十

視此咫尺邈若山河仰睇歸鴻俯鑒逝波惻愴傷心有恨
如何嗚呼哀哉何世不更何人不化人壽靡常日月代謝
宿草易滋流光難假重壤無春幽壑長夜祥雲滅彩列曜
潛輝泉燈已閉隣笛猶悲亡者不復往者不追尚有懿憲
身沉名飛嗚呼哀哉葉落悽淒鳥鳴嚶嚶嗟乎夫子竟聞
其音駕言于邁涕泗彌襟觸物淒懷援翰宣情嗚呼哀哉
休隕南陽靖喪顯川易名之典有善必甄旌此夷定嗣彼
昭玄爰謚爰誄不顯億年嗚呼哀哉

東泓哀辭有序

錢微

歲已巳文部尚書鉉罷歸新安借道禾郡尚書語郡大
夫曰吾力能死兩諫官歸無恨况聞天子將賜環復吾

官郡大夫以語予予曰所謂兩諫官者何人哉未幾有
東泓之報於是海內士輒為諫官危諫官亦各以言危
越明年予服官左掖然見諸諫官以言進者更剴切則
更得聖明優容如大海之受百川而予疑東泓之死命
也夫然尚書門下故吏散在各執事予每每訪之或曰
薛給事輩相繼論尚書奸尚書撫諭各朋黨遂有旨杖
薛給事輩先一日尚書邀兩錦衣飲尚書親起為壽厚
之金三百次日薛給事輩杖且死然則東泓之死非
死于錦衣之杖死于尚書之金尚書歸新安其子習見
尚書狼殺人廼欲死尚書倒尚書于地尚書憤懣疽發
于背三日死嘗聞永樂中尚書震計殺尹昌隆一日震

皇甫文範奏五回

十一

家居見昌隆入遂昏亂亦疽發死夫昌隆之論震猶東
泓鉉之殺東泓猶震而震鉉之死若一轍然鉉又借手
於其子天道好還也蓋天植忠鯁之臣而計殺之其罪
一使天下後世見東泓輩之死而不知鉉輩計萬一有
疑及聖德則鉉之罪益大其罪二自鉉計殺東泓雖天
下明知聖上好諫苟非中庸之士恒以東泓為戒則鉉
悞國為甚其罪三天胡不報之以速死又使死于其子
甚鉉罪也又聞東泓拜司諫道出濟寧閭閻為有力者
數啟啓則水涸滯東泓之舟三日既而兩御史至鞭閭
官吏震吼如雷人於是賢東泓德量他日勲伐未涯也
乃今死於鉉然不死於鉉則東泓之名不益彰予乃次

第所聞而哀之且使天下無危諫官諫官無危言并以其辭曰

人豈能無盡乎孰為禪于綱常於乎東泓之死乎鳴鳳朝賜彼奸雄之金乎出于橐囊以快其鴟隼之毒乎自以為計則良豈知穹蒼不可欺乎身名俱喪於乎東泓之心乎白日東泓之節乎秋霜於家為孝於國為忠乎何用不滅惜鸞鳳之不可作乎彷彿猶聞芝蘭之馨香

明故少保胡公誄并序

沈明臣

維嘉靖四十有四年仲冬日明故光祿大夫少保蕪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蕪都察院右都御史奉勅總督浙直

皇明文範卷五十四

十一

江福四省軍務新安胡公以逮詣卒於京師嗚呼哀哉三台中圻大星告頽夷夏同悲黃稚走哭咩夫為之釋未織安爰以下機拾佩指珥者充閭閻相與謠者載路雖哀郭汾面而慕羊罷市茂以過也嗚呼哀哉公進士高等筮知蕪都服闋補令餘姚旋擢監察御史出巡窮遠繼臨舊是聲高避馬光燭埋輪皇朝著令凡官優所先之地不得重為巡察而公乃以殊異越格重來漸水增設鎮山借色於時升服外侵疆備內扇鯨鯢肆毒吳越江圻既開江淮流血成海朔方中山韓魏齊楚之甲巴蜀番禺麻陽永順保靖容美思田之衆椎結鬻首負毒弩而橫戈投石超距扼強弓以揮戰士馬四集播旗

敵野雖控弦十萬水犀三千何足以云然一賊獷弩百吏不前譬之匹禽負矢而百羣皆奔矣故陸戰則僞戶千里水戰則浮散散江剽城攻邑剝掠度劉縉紳屠戮士女蒙汗雖非枿骸易子之危實有負汲然眉之困於是天子震怒臨朝不怡提兵綰符一二大吏咸伏法受誅焉公乃慨然忘死誓不遺賊爰聲大義則張膽明目迭出奇策則潛慮密謀延擢英豪選銳授甲勸以賞賜糾以刑罰于時賊逼橋李而公適行部赤城邊遽告急輕馳星赴灼賊可餌變酒于毒賊果自餒不戰而斃於是校畫苗兵殲之王江涇上斬首三千流尸萬計軍威大振士氣倍百於是我兵始知賊亦易與競思踏軍塞旗坎墉先登之緒矣舊具遂有鑿脰陸壩橫涇之捷東越遂有消風仙居龍山之捷皇後四抗夷魄盡機牛蹄之鱗悉委命于洞轍失狀聞天威始霽手降褒綸超序中司載貳夏部東南軍務悉委總督公私計禍本不殲東裔之難未夷內蠹猶存南國之清無日乃用偵諜餌以重賄剪徐海葉明陳東於吳境購王直于松浦東收金塘後梅翁洲之續西秦乍浦維揚之功於是六合荷清塵之期而四海罷吳開之警矣天子嘉廼于襄之勳使正圻父之位秩崇官保榮晉台孤贈先敘後光顯其常豐功顯實豈不於赫乎昭灼乎一時者哉然風波潛駭危機密費朝霞暮暉太陽既曜慈惠來代牧之金昌

皇明文範卷五十四

十三

國脫走趙之身公廼詣關請辜分填溝壑天子明聖下
詔放歸隱悼播越及于寬政雖無忘存關之誠亦庶幾
首丘之志矣無何復有言者蓋克霍而返說言彌興庸
人上變汚連亞夫於是有一檻車之微不免相國之繫時
天子雖發重問之詔而實存議勞之仁惜左右寡鄰良
鑑鳩之進公遂卒于獄焉嗚呼哀哉蘭庭傾頤柱林移
植激情風烈憤意雲踊是故士治受誣于王渾安西舍
冤于鍾會眦睚積壘功不償死蓋自昔而已然矣嗚呼
哀哉屬者先帝賓天今上繼序舊章免俱利萬品咸新
地下無吞聲之鬼人世多揚眉之夫公獨銜恤黃泉覆
盆寢日伏闕眇呂強之書段熲之功莫發籲天之朱勃

不請文德卷五十四

十四

之疏馬援之罪誰明嗚呼哀哉臣也昔叨記室誼辱門
生提章慚郭亮之風變服魏邵之節使公之偉烈不
著於旂常而微過未萌于聖世不亦悲乎乃退而作誄
以自傷焉其詞曰

天稟上才為國綱紀嶽瀆降靈廣帝攸祉封陳婦姓爰謚
從起災策流聲子孟伯始首察孝廉姦收御史操行潔清
質威父子安定漢居新安晉徙代鴻閣閱家襲青紫顯矣
集英大朝發跡祠事廬江寔光祖德卓卓令公英英抗選
犀角豐盈高明昭顯磊率慨懷開廓深遠經術起家策名
霄漢揚芳飛文龍章虎鬚再綰邑符青越名令廉能奉公
班宣法政踴遷御史惠文執法百寮師風三楚澄轍懸鏡

不疲覆案虛實於時吳越申禍無良東鯁鼓浪短髮跳梁
土孽內訌陳葉徐王大亂之剗苛我疆疆東國南紀蕭條
萬里慘酷荼毒城邑崩毀野絕青烟關門書鍵官無完寺
卒不一戰虎符四發徵兵滿地縣師費億曠積年歲覆軍
殄將知勇俱廢陳法干典誅及大吏駭薄舊京皇帝震赫
譬彼疾病太風苛毒傳化上下良醫所惡天子曰吁惡用
六師不有三尺孰為我持廷議眾集維憲克之危事不齒
雄敢先對昔有條章簡帝之內帝曰汝憲汝其往治越禁
取能以牧時弊繡谷再臨起我百廢慎用六柄為民紀統
糾刑明罰靡末蟬本誓清江裔以報天子公曰瞿瞿椎牛
饗士均服振振勇不逃死王涇出奇軍始作氣捷凱屢收

不請文德卷五十四

十五

群免就殲東土底平萬國寧謐昔王涇何戰之塵裴露
挽船供儲酒醪穴毒瓶甌醒酒群梟三軍關志闕虜百倍
露布日揚賊為焦碎肉薄登陣鼓行而進席斐勝威雷擊
霆震於錄令公後婦先出擐甲揚鋒申明軍率誅賞亟行
功罪靡失大戰十餘小戰千百知不及謀勇不程力玩弄
掌股目無全賊阻險在心前籌慮畫福禪授策戰士用命
出鑿凶門刻期取勝用裕頭屑使當履烏宣法勤身以定
南國羅枕霜戈饑吸江淥夜不尋寢重繭驅逐死不敢請
夷無筋骨伏殺踣血鼓音不息噫嗟令公四海承風暢于
異類臣即以共凱奏帝闕奉觴上壽帝曰在廷孰居憲右
御眾牧人文武具才中丞司馬進序棘槐以率受爵載闡

便安公曰臣憲死不敢辭受命忘家抱鼓忘身簡服士卒
約束重申建節嘶命以明四方拊循和輯以肅我行若換
耳目弗移聲章於時內孽叫囂狂啖穴裏外伏直廼魁渠
姦軌逞志結禍鼓鑿心不可育偷生以殉維我今公殫心
作圖謫謀博書獨運神樞柔遠調邇左執右牡迭用周旋
機弗恒究賄成間使噤堅文降約辭逸志厚交貳黨飛渡
溟渤賊落吾掌孤城圍解罪人伏辜惶怖死執馘獻俘
揃鏟大戮京觀彰功除殘去穢六合同風拜其首苛於其
讒應江海環之民無改易陸人居陸水人居水擊某除田
鑿弓卧鼓安居樂業甘食美服田野市井游敖嬉逐鳴雞
吠狗烟火相屬民命在天挈懸我公公寔再造東岱匪庸

金明大德卷五十四

十六

勅載銘府勳鏤鼎錫方仲顏行伊尚隨肩錫與蕃渥位尊
九列三孤崇階青宮並揭式肸茅土庶徵高伐公曰明聖
百神以和帝天靈赫廟美孔嘉先王鐘鼓詎敢自多威佩
夷夏功名發聞譏人側目載禍及門造作飛條競欲咀嚙
爭寵害能薰膏怨即內寡休休外乏謗謗抹撥鴻鉅指索
纖薄謂功為罪移清以濁天皇聖明不罪言者離功寬過
放在草野回受誹謗技杆以三群輕折軸悲何以堪適
于難卒死于讒嗚呼哀哉飛章申構赤車來徵投杯而起
束身歸庭上書自理庶回天聽誰為主圖以免君鐸怨慕
怨焉夫哉伯樂今也不然罰善實惡辜貴臣禍在木測
積不相能玉雪難白嗚呼哀哉昭昭難掩昔人慷慨微

厚壙崇朝而壞遂句以戈善逃安在嗚呼哀哉若虛決命
符彼新豐絕食廷尉條侯倏倏悵悵咽鳥盡藏弓豈無
聖主天聰則靈伏波臺蔡薏苡未明功臣骨解天下涕零
與哀殯喪我心怛怛嗚呼哀哉小物不勤大患終撥不善
過賓家復身歿魚也死賄食其亡羊蓄怨滋厚舒豈在明
嗚呼哀哉成天地功子孫必章斯理不欺吾信其常嗚呼
哀哉

戴子良招魂辭

方豪

雲南方伯戴子良先生溺于沛河其友應吉士元忠會
予于南旺湖託予招其魂同返予于子良亦有薄交而
元忠之意鄉里斯文之情皆不得已也作招魂辭曰

金明大德卷五十四

十七

維嘉靖二年三月念九日越人方豪承同年應吉士元忠
之意董以牲醴香燭奠告於大方伯雙江戴子良先生之
靈曰嗚呼來也子良爾有家今在天台之石梁嗚呼來也
子良此何地今蘇設魚鱉之場嗚呼來也子良生能弭逆
藩之虐今乃不能禦惡波之殃嗚呼來也子良彼河神與
風伯兮孰為主張嗚呼來也子良豈今皆邪魅之擾兮遂
覆我良嗚呼來也子良彼既爾外兮爾何可以一日而留
其傍嗚呼來也子良河雲黑兮河水黃嗚呼來也子良風
慘慘兮月亡光嗚呼來也子良早隨我兮還故鄉

招魂詞為子良

錢琦

萱以清淑勤苦積學成名早拔賢科游居儀部夫何以

獲罪謫守德慶州客死炎方與觀艱險歷程五千悲哀

罔及五內割裂父乃長號遠呼升雷四望而招之曰

噫魂歸乎來爾父在堂嗟夫日昃之離爾母在土八載其

將嚆依噫魂歸乎來妻妾三人未滿四旬四子二女孤苦

伶仃哀聲載道行路之人有不忍聞噫魂歸乎來縱不干

爾父母是念尤當憐室內之無人緊歸來德慶不可以久

住今瘴氣最惡白日如昏殺人非刃十往一存况夫雕題

椎髻尚有乎三吳民俗之淳緊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今瓊

蛇慕慕封狐九尾巨虺參啖人脂髓緊歸來北方不可

以往今一望沙漫誰其友隣飛雪千里層冰如山去不復

還緊歸來東方酷熱金石燂流咸池若木浴日驚濤長人

皇明文範卷五十四

十八

千仞吞噬其逃緊歸來西方無隨鬼教移人非我族類流

沙傾陷弱水難濟緊歸來無上忉利豐隆震威飛騰插翅

縱能力排閻闔帝閭之怒不可避緊歸來無下幽都河伯

馮陵龍師佗佗吞象之魚深淵莫測今歸來閒以靜止

峽山之東景物勝麗父兄宗族生長故地樂不可言只峽

東之春舊屋數椽鶯歌鶯舞花卉爭妍魂兮歸來恣所適

只峽東之夏門牆幽楚綠樹成陰逍遙步履魂兮歸來恣

所遊只峽東之秋稼穡稠稠黃鷄白酒主獻賓酬魂兮歸

來恣所飲只峽東之冬時和歲豐烝羔烹豚炮鯽炙鳧魂

兮歸來恣所嘗只峽東之曉陽谷始且萬物畢見峽東之

祥嶺嶺滅影月星滿戶其樂無度魂兮歸來尚信汝父

皇明文範卷之五十五

書

擬答呂相絕秦書

宋濂

昔我嬴秦實長西戎獻公不我鄙夷以伯姬歸我穆公穆

公不敢忘獻公薨國內不靖群公子出奔穆公懼大國社

稷之隕會齊人納惠公于晉惠公許以河外列城五東盡

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言猶在耳乃即背之會晉祥

鉞來乞糴於我諸大夫惡惠公二三其德也欲乘機伐之

穆公則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

絳相繼不絕未幾秦亦饑穆公又曰晉君其能恤我民矣

乎遣使之晉惠公弗念穆公之施絕而弗與穆公不得已

皇明文範卷五十五

乙

有韓原之師相從惠公而西雖然豈敢以至即改館饋七

平焉使歸于國及晉再饑穆公又餽之粟惠公薨懷公遣

使軍于盧柳威靈所加孰不畏之我穆公忘已之弱使公

子繁如晉師天誘其衷退軍于劬文公遂入曲沃朝于武

宮呂卻畏偪將焚公宮以圖不軌穆公知之乃若會文公

于王城誘而殺之文公即位來逆夫人嬴氏穆公以晉國

大臣未附俾三千人衛之以歸徵我穆公惠文之能有國

未可知也則是我有大勲于晉豈惟諸侯知之皇天后土

實與聞焉文公當不忘我舊德戮力同心以輔王室子帶

之亂天王出居于鄭使左鄆父來告難亦使簡師父以告

于晉我穆公左執轡珥右屬綏親帥師屯于河上以運

文公文公恐我分其績也乃辭我師而下納王于成周紂太叔于隅城而獨受陽樊溫原櫟茅之田我穆公不敢言文公自是信宣于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莫不震疊相率而朝于晉非為秦也文公又以諸侯方睦欲脩舊怨于鄭穆公畏文公之威不能自寧急出師軍汜南鄭伯恐使燭之武來言曰君昔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穆公聞其言而思結盟而還文公薨襄公即位穆公有事于鄭未嘗有一矢犯晉疆場襄公茂業我穆公以墨衰即戎敗我于殽殄殲我卒徒係累我三帥我穆公亦不唯晉之怨乃自悔過誓告於群臣然猶顧微靈於惠文以事我襄公襄公不察我之誠又帥宋陳鄭三國之師取訐及彭衙國中之人怒曰晉不報德則已乃日事干戈是欲勝薛我也將悉弊賦以待于郊亦冀晉人遣一介行李之來脩復舊好襄公唯力是恃又伐我園祁新城襄公薨穆公亦即世晉人以國家之難欲立長君使先蔑上會如秦逆公子雍我康公唯穆公之事是做多帥徒衛以納之晉人遽食前言而立靈公又敗我於令狐自時厥後又取我少梁又戰我于河曲康公薨共公即位靈公亦悔于厥心欲求成于我又不明言以侵崇急我共公惡其詭道弗敢與成靈公薨景公即位景公不務撫綏黎民又迫我于輔氏景公薨君嗣厥位寡人謂二三大夫曰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我兩國匪以王帛相見而以興戎寡人之恥也蓋行成乎君亦降心相從會于令狐而盟于河之東西口血未乾又使卻錡乞師于魯欲以伐我且以蔓辭以文致我罪寡人聞之困獸猶鬥况國乎君既有意督過矣寡人亦何愛一國士卒不與君周旋左右乎君若惠顧前好唯令狐之盟是申是尋亦惟命鋟乃戈矛備乃矢俾兩君相見于野亦唯命寡人敢帥西方之諸侯俯伏以聽唯執事其進退之

瀛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疊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論瀛竊以為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瀛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於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做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

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太羹克飴不綴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三謝亦本于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駿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文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蓋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格擢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若岑參高適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

於大曆之際錢即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為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悍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工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澁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寒澀盧全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既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况劉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應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具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韓愈柳宗元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我山全取古雅之風迫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為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為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稱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精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為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繼之盛公重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以皆嘗得其髣髴者元佑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煥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

曉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
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
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數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
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為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
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
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
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
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
唯深於此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為詩當自名家然後
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尚焉
得謂之詩哉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

言田文苑卷五十五

六

皆出於吾之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
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
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為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
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開視前古為無物且揚言曰曹
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師吾心耳故其所
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
粹之音可勝嘆哉雖然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畧誦所聞
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宣漁白

補范宣子復鄭子產輕幣書

蘇伯衡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伯患之寓書於子西以告宣
子宣子說乃輕幣復書于子產曰四鄰諸侯以敝邑之為

盟主也朝以脩好幣以將誠無時無之寡君嘗命其寡大
夫曰我聞淵谿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
潢汙行潦之水可以為羞今列國來朝供奉玉帛以為庭
實將馬川之寡人其辭諸寡大夫對曰非王帛之是利惟
禮之是共國之大禮惟朝聘九朝聘有珪璋有璋有好貨
自陪鼎有贈賂是之謂禮禮之設久矣誰敢廢之盟主將
輒諸侯以禮者也若欲無煩諸侯而幣之不用是廢先王
之大禮也可乎寡君用其寡大夫之言惟務行禮是以受
之而不辭也不然敝邑於諸侯之幣受且不欲矧欲重乎
蕭魚之會執事盡其上實重之以宗器以悅于我吾子所
知也當是時也諸侯之屬辱在敝邑者見之曰晉鄭兄弟

言田文苑卷五十五

七

之邦也今鄭之服事晉猶不敢不恭而加幣焉况我異姓
之邦其誰敢愛犧牲玉帛而不以申禮乎晉於是乎幣莫
不有加焉自是以來幣之重也庸有之矣然則加幣以為
禮則執事之是啓若乃幣加而寡君弗止焉實句之不敏
不能補察規諫以至此也句敢不伏其辜今吾子不此之
罪句以為敝邑賴之而重之以浚諸侯其無乃未之思乎
敝邑雖褊小公賦不必盡索惟是鄰鄙晉原狐續慶伯國
邑之賦以俱伯事庫嘗有餘實也抑諸侯之幣幾何而曰
賴焉其誰信之昔我先君悼公施舍山積以為民也國無
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至於今不替則敝邑
之於民也生之而不浚有自來矣民猶弗之浚而况諸侯

乎凡我同盟匹也而敢有浚心恤其匱乏通其有無無敢不力若曰浚之又誰浚哉或者君其奇慝時作庶民罷敝土地所生不足供事以異日之加幣也悔于厥心其從初也則懼以為討其不從初也則懼無以給請之又憚煩也乃籍句以為口實乎大主齊盟者將惟禮是講豈其愛幣禮以幣行亦以幣成禮足矣豈在重乎雖君之務省嗇亦敵邑之所喜也禮苟無廢幣初之從寡君之始願也敢有責備我知享而已周書有之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寡君之於諸侯識其享亦識其不享不享必棄信棄信必背盟背盟必怒隣怒隣將不免以一矢加遺雖欲贊幣相周旋也其蔑之能矣從初幣之非禮之腆也不猶愈於不

命明文範卷五十九

八

字乎執事其圖之

擬劉封答孟達書

高啓

封白子度足下書教僕自貳開陳利害甚悉且讀且思竊有未諭蓋聞利害者賊義之端也人惟論利而不論義故有君臣父子之相叛君臣父子之相叛臣子之所不忍言而足下之書何以至僕則邪便焚書止使以告絕於足下然恐足下不知主上所以待僕之意而僕所以報主上之心并書中有可復者故勉述簡牘足下其聽之昔竇嬰與灌夫懷交友之私實同田蚡之禍韓信於高祖感推食之意卒拒蒯徹之說此前史之美談而足下所共聞也今僕於主上體同血胤名附宗籍至親厚恩固非交友之私也

出則抱戎入則居守尊位重祿固非推食之意也足下視主上所以待僕者如此則僕所以報主上者其可異於二千乎且父與君有其一皆當致死僕一身而二責萃焉其致死也亦無疑矣而足下乃以商種白起孝已伯奇為僕之戒是何言之過也夫為人臣者患忠之不至而不患君之不知為人子者患孝之不純而不患親之不察使不幸而為商種白起孝已伯奇則亦將瞋目長逝而無愧矣復何求哉若所謂申生重耳之說又不然晉獻公無道故有是事今主上聖明內無嬖幸之人外無讒慝之士嫡庶有別慈愛不移何可妄相引論以為誑惑之道邪末後責僕以三事是益見足下之不思矣僕請有辭焉夫古人有以

命南文範卷五十五

九

義為父子者何謂非禮知守節而不變何謂非智見僭偽而不從何謂非義僕之自處亦云得矣若從足下之計而求以為禮為智為義是猶惡寒而去裘畏熱而附火不愈甚矣今太子已正位東宮僕當長守藩國為王室屏翰若以不肖不得順於君父則將素服詣闕稽顙待罪安能棄親事譬竄身異國生為棄人死為繆鬼足下所謂大丈夫恐不如是也況剖符之封僕所自有廼欲使之舍安而就危去順而從逆僕非病狂何利而為此古人之行一不義而得天下者亦有所不為况尺寸之土哉僕此心皎然天地神明實共臨鑒足下安能移之若以僕為愚或可以言誘曷異以告趣走之人曰而然而君語移提之重曰而肯

而親莫不嚙而去之矣僕雖至愚然於君臣父子之義亦嘗聞之矣何至不如趨走之人孩提之童哉於戲初漢之陵夷也董卓背亂二袁效尤海內無所底定主上奮起欲與曹操戮力匡濟以救元元而操亦懷圖中路搆隙故主上一破之於烏林再走之於南鄭而天方佑奸得死祀席今其子不思蓋前人之愆乃敢陰造符命自製禪文遷易重鼎盜攘神器有志之士咸恥立於其朝僕嘗獲從足下周旋行間竊觀足下亦有志者故將共圖於中原報奇遇於吾主而天奪足下之魄使自棄於忠義之林北面偽庭為天下笑既不知愧乃復為人作衛律耶今主上閔宗社之顛覆復恐七廟祀墮萬姓失戴故資荆益之饒據岷

皇明文苑卷五十九

十

峨之險正尊號以繼大統方將出關隴定三輔仗義而東以收復故物足下若能慕隨會之明陋李陵之暗使不遠而復則富貴寵榮當保如昔倘以斯言未信終忘首丘之念恐鄴下不守以白衣從與觀之後得無悔乎此誠知者變禍為福之日幸審度之無忽

答程伯大論文

朱夏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聲譽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纔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漸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群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

矣此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為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為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割賊為工哉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頗挫曲折蒼然鬱然巉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譏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仆焉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

皇明文苑卷五十九

十一

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為文而不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緻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伴也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斷車而肖於舟不猶以為迂且拘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馴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惺惺也耶蘇子謂錦綉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而組之以為服則綿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群英以為華為好其亦異於作者

之見矣世有窶人為觀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非
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為得計矣一日微者獲之則爾然盜
也而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緝之則其氣固已蕭
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憂之力哉故夫蘭若蕭
又烏覲夫掣鯨也且古之為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
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為清含之而為漪蹙之
而為縠澄之而為練激之而為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
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物也獨不然乎纖者穠者丹者瑩
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
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味於此者三年而刻葉且文猶
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

晉書卷五十五

七

上淫哇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
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苟無毛嫵西施
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大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得
而雕糞土之墻可得而巧矣無量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
豈謂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奈之
何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覩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
丘常論其猶玄耶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
而玄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卒令艱難之
態先儒固已識其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
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玄吾恐其不堪為覆瓿用矣
先生又謂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廬且魯論詩序言詩之

用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視古詩之風亦少
貶矣此亦好怪之過也先生卒教之曰其觀吾文也還以
一言庶有以知君子之是非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
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
返之則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為過之矣而烏知其
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
而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
古矣則亦難乎掩而言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
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欲挽先生於迷途則願悉吐出其
中之蘊取韓孟文日夜誦之覺已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
一吐其辭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之日常多加以怠惰不

太史公史記卷五十五

七

答梁孟敬書

劉永之

僕自屏居山谷絕罕人事乃得留心於經籍而獨學之寡
陋講貫之無徒日乃以所為春秋本古序呈之左右冀有
以警策而正諸及奉還示大獲所望詞累數百言若將有
取於愚瞽之作而教以其所弗逮者謹受賜矣然蒙固之
見未有盡暴白而明論之昔有不可不復者敢畧布之以
終大貶焉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
字之王之稱天與否諸侯之列序與否大夫之登名與否
皆因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說之鑿宋
子之駁之為善又曰信公穀之過求衆貶之詳未免蹈先

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所論度越老生宿師萬萬弗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為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也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小有乖訛則脩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入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誰知宗予待之者曰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立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而明王

不宣南文紀卷五十五

十四

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貶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為僂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微當世乎哉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亦莫不有法焉趙盾弑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况於魯有周公之遺制與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為訓莫過於魯

史其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章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

不宣南文紀卷五十五

十五

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為一事矣或會而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為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聞也

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寔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于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師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

奎明文範卷五十五

六

者焉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乎簡冊其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為美矣不必詞之複也而皆知夫稷之為惡矣故曰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時宜者為難知也夫所謂炳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辨於萬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程子建之則所謂隱微者猶是矣然則易之聚繫將非聖人之制作乎論語之答問將非聖人之言詞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之微隱難喻僕之愚不敢以為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

奎明文範卷五十五

十七

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議論辯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先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為一書謂雖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為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畧史有詳畧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傳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畧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專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專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為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為見諸行事以為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煅鍊之益深也以為美則強求諸辭曰此予也此予也聖人之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讀之一論少窒焉又為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

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瘴惡其述而傳於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同其狂僭而為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毀其繆妄其諸家則無道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竊以謂使聖人因乎魯史焉則愚之說固已得矣使聖人而自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如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茂甚非刺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決洽焉其講之也未貫通焉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寬之以歲月而後可就也日序之言不足

皇明文範卷五十五

十八

奉少傳東里楊先生書

羅肅

少傳華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東里先生閣下僕聞探虎穴者必犯其怒蹈層淵者必捐其軀此理勢之必然古今之通誼雖三尺童孺猶知之况於讀父書數十行識道理二三事入則侍講經筵出則職司風紀者乎然志士委溝壑而不顧者由其所守不易故僕至愚至陋雖不能古人志而舍生取義亦以甘心焉此所以雖嘗以言事被斥而愛君之心猶不能不惓惓於今日也然論者必將指而

議之曰斯人也好等鼓瑟者與抑亦出位而思者與不然則亦三伏光範門之流也噫是烏足以知汝敬哉夫以太平盛世風雨時人民安海宇寧謐固無可言者矣况乎聖天子具堯舜之資而臣隣弼直皆皋夔之輩又奚俟某一言哉然勢有關於宗社之重事有係於天下蒼生之大則亦不敢畏論者之口而避蹈淵探穴之危也用敢薰沐絨辭以致愚衷萬一惟先生進而教之竊聞太祖高皇帝提三尺劍不階寸土界群雄以中立處必爭之要地間關展轉二十餘年於是西舉偽漢東殲吳越南徇交廣北定中原夫然後受天明命奄有四海開萬萬世太平之基嗚呼創業之難夫豈湯武所可擬倫哉自時厥後天無烈風

皇明文範卷五十五

十九

淫雨野有瑞麥嘉禾海岳效靈諸福之物畢至而未聞高皇帝代天子民之心少有暇豫也迨至太宗文皇帝始之以內難繼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擲風沐雨躬擐甲胄一戰而幽薊平再戰而齊魯服三戰而淮甸清四戰而奸諛就誅反側以安夫然後大安宗社再造寰區紹開中興之鴻圖弘建無前之偉績嗚呼繼統之不易夫豈周宣漢光所能彷彿哉自時厥後四方風動萬邦咸寧祥麟貢於南郊龍馬產於東海可致之祥畢書諸簡亦未聞文皇帝敬天勤民之心少有豫怠也夫以二聖創業垂統如是其盛顧何求不得何欲不遂而兢兢業業惟懷求圖穆穆皇皇以成至治是以六七十載間風醇俗厚上下化之聖

子神孫得以享太平之福於悠久也夫何 仁宗昭皇帝
嗣大寶位未及朞月而奉養群臣四海之人若喪考妣嗚
哀抱痛以迄於今若此者詎天意耶抑邪倖進之徒挾迂
怪之術售金石之方以求寵榮富貴而致是也然而朝廷
不知罪臺憲不以言遂使此輩得志當時而肅天之詔遽
下矣僕聞詔驚恒五內分摧愴悽憤不自知其心之慟
哀之深也而忠肝義氣之激烈斬焉衰服害究厥衷竊思
去冬僕愚懇封章應詔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而
昭皇帝念其愚闇憐其孤直以為言雖未足采聽而心實
可矜憐於是弘天地之量寬雷霆之誅宥其閑散之愆錫
以清要之職俾得居言路近耿光以對揚休命厚德深仁

仁宗昭皇帝

二十一

海涵春育撫躬循省思報何由幸賴聖天子以聖繼聖格
導成憲尚冀得少聲螻蟻之誠薄效犬馬之報庶上不負
先帝任御史之意下不負平生之願也然而涉月累旬猶
乃緘口結舌卒無所言何哉良由聖德日新聖化日廣深
有契於 太祖太宗創業垂統之心又有臯夔輩匡直輔
翼有如先生者也夫惟臯夔其任則必臯夔其心臯夔其
心則必克舜其君矣當今之時舍先生其誰哉此僕之所
以不言者非惟有所不敢亦且恐蹈越俎之誚也及今亟
欲以微事上言然又恐終蹈未信而諫之戾是以傍徨
于緘封數四幾至竟違空函然而愚衷所激終不忍在弦
之矢而不發也伏於今年六月親車駕往天壽山射謁二

陵京師之人無有大小拜手稽首瞻望咨嗟以為聖天子
大孝將以稱殷禮展明裡而勤孝思也雖僕之愚亦謂謁
陵禮畢不過渙發王音命所司齊役勤事工覃恩澤然
後整駕還歸以奉皇太后朝夕而慰士庶歡迎之心寧有
他事耶既而道路歡傳乃謂禮畢即較獵講武且云先驅
未成列車不迫駕而天閑龍馬已載道矣若此者豈祖宗
之心與又云此時慮從惟也先土干與其徒數百人肆豺
狼之貪爭狐兔之利風馳電掣倏去忽來操弓矢縱鉗勒
以馳逐先後罔知白矢之義不識逐左之恭其氣憑陵其
勢猝勃而狙詐猖狂尤難名狀僕聞此言心悸膽落疑信
相半而傳者如出一口僕以為菟苗獮狩固有國之常經

仁宗昭皇帝

二十一

而講武農隙亦盛世之先務然未聞謁未就工之陵而與
降胡較獵於山谷間也矧也先土干者醜虜之桀驁降胡
之狡獪視其貌則蠢目而豺聲察其迹則獸心而人面以
狐矢為生計以殺戮為耕耘萬有一不虞雖悔何及哉且
斯人固不可以恩義施若其少知恩義則當親其族類以
居其地矣今既背其所親捐其所居又烏能保其異日不
見背於我哉且其來也非其本心其留也迫於威勢夫以
形反側之相祗黠猾之謀安可使之先後踧附耶傳曰非
我族類其心必異信矣而猶寵異之若是豈非聖天子推
赤心置其腹使之漸摩仁義耶然聖堂之戒衛嚴之虞在
先生則不可不為之深慮也且夫出警入蹕豈徒為觀美

哉先生四朝耆臣二聖元輔於此而不言則誰得而言之此僕所謂勢有關於宗社事有繫於天下蒼生者正謂此也僕於馭夷狄之事嘗言之 文皇帝 文皇帝以為迂又嘗陳之 昭皇帝 昭皇帝以為愚然僕自以為不迂不愚苟循其策而行之則朝家得懷遠之義而遠人拜來歸之恩矣懷之將如何亦曰散其部落厚其賜予遷之迤南擇便好田地以處之屬之衛所解其甲兵而不以事任之夫如是雖突厥之強匈奴之盛驚濤之大亦不得肆其豺狼之暴矣尚何嚙齧之虞垂堂之戒僕嘗以為也先土千者處之京師且不可今乃寵之以舊衛之近以為名之六師且不可今乃賜之弓劍俾得侍衛聖躬於道路此僕

登明文範卷五十五

五十二

之所以亟欲與先生言之而足五及門卒未遂一面雖然方今柱石之臣可言者非一人而皆禮絕百僚且無交際之雅先生尊則師也親則斯文骨肉也又相從楮研有年故凡忠義所激惟其得以言之於先生惟先生得以所言達之於上也先生苟不鄙棄之僕又尚敢緘嘿有所避忌哉僕知此言達則死罪雖然其不言而死以同草木朽腐孰若言之而斃之為愈乎况於聖天子至仁至聖或矜其愚直而賜之不死乎此所以於推鞠之頃汲汲然書之燈下以陳先生之前者誠以夜來太陰之燭無天意或者垂象以為此虜先戒也不然何以變異如是其速哉夫以天象之變異於上者如此人事之乖於下者如彼人皆知情

之豈先生獨不知耶昔李文靖公以天子春秋鼎盛日取四方水旱災異上之其意蓋欲致警戒於其君以潛消其土木禱祀之心耳夫以文靖輔導庸主猶若此况於不為文靖者乎而况於聖神在上者乎夫以先生之學該乎古今先生之德垂乎古人而先生之祿之位又稱是已於此而不言不可也傳曰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詩曰哀哀關仲山甫補之先生今之仲山甫也今之伊尹也等而上之實今之臯夔也又安可以古人不相及辭也先生苟不以書付之水火特加始納以時言之則豈徒僕之幸而後之人皆將曰仁哉楊少傅之能容物也如此賢哉楊尚書之能忠於其君也如此又將曰汝敬之愚直能忠於所事也如此能不避禍患如此若是則楊氏之忠節不惟有光於將來而僕之豪聲亦庶幾其不墜也若徒緘嘿素餐使後之人評曰斯人也而有斯職也則弘化寅亮之職固將有負於先生汝敬烏用任御史哉臨楮觀縷不勝懇切之至卿辰冬吟未間集為時自愛不具

登明文範卷五十五

五十二

上堂尊書

蔡清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後藥力之施得其地而病可起不然藥物千種所投泛漫無益於疾也近日彗星之異天遁玄遠固未可必知其果為人間何事而見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夷虜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蕭然無一可伏天之意殆為此耶愚謂此病癘非病源也致

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歲復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政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其次乃在邊境紀綱既振朝廷既正疆場自固夷虜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愚不能周知四方事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清寧宮災皇上躬自脩省又誠諭群臣各陳時務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皇上所得李廣所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而更賢共理此固亦脩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為已曲相彌縫竟使皆得無恙縱以人衆為疑亦當去其太甚奈何公論所指曰某為奸之首而奸之首乃

聖明文範卷五十五

二十五

晏然朝端不動矣曰某為佞之魁而佞之魁乃亦晏然朝端不動矣至其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即此一事皇上所親目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況於其他之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萬里君門之外者哉愚雖不能悉舉抑亦無待深言今日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十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謂罪皆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皆可以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亦子之填委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君父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非但大姦大佞其實至愚至癡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尚忍言哉今士民之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宦官廝養至有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

萬計此皆萬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為士馬之資者乃多充物於庸將之家轉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衛民虜騎一至而遼人身家一掃空矣諸若此類愚亦不能盡言也意今日中國之虛實四夷亦當知之過半矣甚可懼也抑豈惟四夷為足虞前世草莽間英雄往往乘間而起蓋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仗也其可不汲汲及時振吾紀綱以揀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綱之大凡而朝廷之所以為朝廷者也嘗惟周世宗以蓋世之雄舉中原百郡之兵而伐南唐宜若無事於再舉者而乘輿三駕首尾四年僅得江北

聖明文範卷五十五

二十五

而無全功何則當時南唐僅能持其紀綱也如叛將朱元之妻樞密使查文徽之女也文徽以寵臣故表乞全其女命唐主批曰只誅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當時無有能以巧計彌縫之者故國雖弱猶能支吾大敵况以今日堂堂天朝幅員餘萬里萬國無二尊曰兵曰財色色皆可辦者惟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也當宋元祐間朝廷相司馬光而黜章惇章惇盡忠豐弊政遼人聞之戒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以此觀之中國動息四夷無不知者其可自廢吾所持以為夷狄利哉更以周世宗高平之戰觀之鏡一按誅敗將何裨樊愛能等而兵勢遽赫然改觀於俄頃之間自

後百戰百勝率如破竹之勢則紀綱為國之命脉舉四肢貫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若夫紀綱根本所在則又在於人生之一心故心正則百事可正理明而後其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學必正學毋拘於文藝之末而後有明理之功其指要則皆不外乎真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嗚呼此一書者真聖學之寶藏也人主不但當以日講經筵凡深宮燕居之際終食造次之頃皆當時時誦服不少遺忘務使其言浸漬融化於一心之內而時出迭見於應物之間然後為有得而天下事皆可無俟多言矣不然安得事事而爭之目目而正之也哉此雖書生之常談其實不易之至理蓋不患夷狄之不服而患朝廷之不治不患萬事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明今日脩省之計伏惟大臣為國家先謀其大者獻之上耳

皇明文範卷五十五

三六

與張主客論倭奴貢獻書

楊守陳

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貪狼自唐以至近代已嘗為中國之疥癬矣國初洪武間常來貢而不恪朝廷既正其罪後絕不與通著之為訓至永樂初始復來貢而後繼之於是往來數數知我國中之虛實山川之險易因肆奸譎時挈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捲民財朝貢則沾國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至宣德末來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朝廷不知其狡詔

至京師燕賞豐渥稱載而歸則已中其計矣正統中來而得間乃入我桃渚犯我大嵩劫倉庾燔室廬賊殺蒸庶積流血如陵谷縛嬰兒于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為笑樂捕得孕婦與衆計其孕之男女以剔視之賭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舉民之少壯與其粟帛席捲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廷下備倭之令命重帥恒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大脩戰艦合浙東諸衛之軍分番防備而兵威振於海表肆七八年間邊氓按堵而倭奴潛伏罔敢喘焉茲者天誘其衷復來窺伺而我軍懷宿昔之憤幸其自來送死皆瞑目殲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我帥遂從其請以達於朝是將復中其計矣今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鄣先懼其害是民稼穡為之含詘浚民脂膏為之飲食勞民筋力為之後使防衛晝號而夕呼十徵而九歛雖雞狗不得寧焉而彼且縱肆無道強規物貨善譖婦女貂璫不之制藩憲不之問郡縣莫敢誰何民既譁然不寧矣若復詔至京師則所過之地民其有不譁然如吾鄣者乎矧山東郡縣當河決歲凶之餘其民已不堪命尤不可使之譁然也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為糜國用弊民生以通厚之者一則欲得其嚮化之心一則欲弭其侵邊之患也今其狡計如前所陳則非嚮化者矣受其貢亦侵不受其貢亦侵無可疑者矣昔西旅貢獒召公猶致戒于其君越裳獻白雉

皇明文範卷五十五

三七

周公猶避讓不敢受漢通康居屬賓隋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議况今倭奴最我讎敵而於構隙之餘復敢懷其狙詐狼貪之心而施其奸計以罔我其罪不勝誅矣况我與之通乎然彼以貢獻為名既入我境而遂誅之則類於殺降不武不義若從而納其所貢則中其奸計而益招其玩侮不可謂智取一而損十得虛而費實不可謂計弊所恃以事無用俾其不兵甲而騷不水旱而窘不可謂仁有一於斯皆非王者之道竊以為宜降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不殺之仁歸其貢獻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師臣益嚴守備俟其復來則草薶而禽獮之俾無噍類若是則奸謀狡計破沮不行若日之所照月之所臨物莫能遁

皇明文範卷五十五

王九

故天下咸知朝廷之明貢獻不納賄賂不貪雖有遠方珍怪之物無所用之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廉自江浙以達京畿亘數千里之民舉不識輸運之勞不知徵歛之苦父哺其子夫煦其妻而優游以衣食故天下咸知朝廷之仁裔吏知吾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國有謀猷而不敢發桴鼓不鳴金革不試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威舉一事而衆善備焉斯與勞民費國而幸蠻貊者萬不侔矣僕雖新焉在縲紲之中然不忍民之罹殃而慮國之納侮故敢布之下執事冀采擇以聞庶少補廟謨之萬一惟執事其亮之

與劉德夫書

王九思

九思頓首德夫足下睽違十秋消息阻絕獲奉教書如聆晤言幸甚幸甚緬惟往昔翔翰翰墨之林僕本駕下不自量力妄追古作足下不以為狂指迷導軌奉教甚厚其後遭時齟齬丁卯之春足下南歸逾三年而僕亦有壽春之役又一年而罷歸田里僕于是時有以自惟謂朱游廢而易教昌董子退而經訓博覽誼憂時新書題與王充屏居爰有論衡此數子者皆非有怨于世也蓋知夫時之難得而我生之弗可虛也所以闢幽發慮而振藻垂聲于無涯也如予不類植德弗固招尤積毀庸與時違已矣已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然自六籍以降若孟氏之正大左氏之醜藉屈子之蒙宥太史公之洪羅班固之豐厚莊生之奇

皇明文範卷五十五

王九

惟國語之溫雅戰國策之縱橫博以取之滿以發之下上千載之餘游心賦翰以成一家之言則黎藿終身老死嚴石誠能甘心悅意勿有復怨者也此僕之本志也比歸于家昊天降割先君不祿禮樂崩壞又藻屏棄嗣以老母貞疾賤軀多疾迎醫治藥迄無虛日歲月不居過邁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于于是而較量往昔勇怯盛衰相去之遠有若兩人慨少壯之難恃痛藝業之就蕪惘素志之終違懼脩名之未立傍徨中夜泣泗連如嗟乎嗟乎此孔子所謂四五十無聞而不足畏者也尋又自惟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伏生耄耄猶授尚書伯玉省愆亦在五十武公既老進修弗渝有如予者上之既無以策勲天朝下之又無

以潛精藝苑老且倦厭填委溝壑猶足與縉紳齒耶于是
強力苦心奮翼通池以收桑榆之功者此又僕今之志也
然麗澤之益貴講習之勤同心之言有如蘭之臭昔曹植
師一儀之辭韓愈謂孟郊之文僕竊慕焉欲奉教于足下
不幸南北隔越千里而參商之勢違飛潛之途異質疑無
從徒興浩歎而已昔人有言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故伯牙
毀琴于鐘子張華談劍于雷生蓋趣合則易語志戾則難
諧也嗟乎情之感人今人豈昔人殊也足下聞僕斯語其
亦有以悲乎然將何以教僕也尊公遺詩刪定一二覽觀
如何餘俟後陳北風倘順時惠德音僕之鬱鬱瞻瞻寔切
九思頓首

金明文範卷五十五

三

與彭學士書

何喬新

僕居閩五年矣德薄才劣無裨聖時殊以為愧而來書獎
上太過益增慚靦八閩自沙尤之變以來民多桀驁下凌
上賤犯貴相帥成風而強宗大族依憑城社暴橫尤甚蓋
吾江右所無也郡縣吏寧違上司之令而不敢違勢家一
言以為上司不過督責勢家能陷以重罪故也凡為政者
脂膏媮媮輒得美譽再歲而遷否則怨讟紛紛或因以得
罪僕不能隨俗沉浮一切繩之以法桀驁之風雖少戢已
不勝謗言矣然謗與譽何足恤哉僕之所慮有如此者今
天下口入於弊而未知所以揅之之方此甚可慮也我朝
徵前代藩鎮之弊以都司典兵布政司理民按察司執法

凡軍戎調發布按二司不得專非有符驗都司亦不聽調
平日所以能前却之者恃有三尺法耳一旦有事白刃臨
其身厚利誘其心三尺法焉能制愚以為宜稍變舊制特
詔布政使按察使兼典戎政而妙選勇畧素著者為都指
揮使少寬擅輿之法緩急調發二司得以專之不由中制
庶可以防患於未然而揀尾大不掉之弊焉古之善觀國
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
歟否歟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
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或曰某
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
之巧宦者率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

金明文範卷五十五

三

平居之時既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
待智者可知也愚切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
以共振名教於風類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
寡合者君子也善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七八
矣果君子歟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
也群居交屬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
不去之士出焉此二者時弊之大者也閣下官為學士職
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材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
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
永叔司馬君實為翰林院學士所論奏者皆徒發揮經義
而已哉舍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

保先生寔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
之耶閣下試觀今日治歟否歟在廷者孰為李綱張浚
居方面者孰為宗澤張所歟緩急可倚者誰歟臨敵不易
節者誰歟苟此數者未有其人抱火積薪殆未足喻也乞
留意焉

與殷黃門

鄭善夫

善夫啓石川都諫契兄走聞之楊雄君子在治若鳳在亂
若鳳鳴明遠集食其繁者矣李善感之諫也人稱之曰鳳
鳴不知鳳之於治亂也以鳴乎以顯晦其文乎聖人之言
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不知食其繁者有道穀乎非歟又
曰邦無道危行言孫不知言之孫也將朝隱以保其身歟

金華文鑑卷五十五

三十二

抑并其跡而冥之山林之間歟惟聖人為能舉權自賢人
以下苟為祿仕則固有成訓也夫苟不為祿仕則入山惟
恐其不深入林惟恐其不密耳竊惟吾石川之賢天下寔
知之其官曰諫官而天下寔望之方今冀冀庭豺狼在
邑走聞黃門之為職也為天子之耳目別不以簿書樵而
煩之使專其視聽朝夕論列以匡王不逮不聽則以身從
之如知其不可則有去而已寔非如仗馬之職於不鳴也
今石川之職是官也亦已再易時歟而顧默然者將朝
隱以保其身乎而黃門顧非孫言之官也將顯晦其文不
必拘於治亂之時乎食其繁乎抑欲冥其跡而勢不由已
乎大若實必宏若聲顧將有所待而大鳴國家之感乎而

但為祿仕乎反覆思惟不能得吾石川之所也石川抱
世之才希奇之珎其出其處所關甚重萬非瓊璫者可以
苟焉者也君子所為或定有出於恒情之見而在走思識
之外者惟不悉相聞是為慰走年來重罹憂患春夏之交
妻子相繼淪沒哀感浸疾未便能出門相從會敘無由臨
風忉忉所命錄三子詩具別楮

答姚元肖吏部

鄭善夫

辱書教以不逮諄諄然所謂啓其聾而豁其聰浚其源而
導其所歸者也走童子時即好為文辭每讀大人上林諸
賦愛其窮高極妙鏗金戛玉奮然希其餘聲晚遇王伯
安于毘陵相語數日始計之心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

金華文鑑卷五十五

三十三

乃始改念捐撫群書而求其鍵于今三年矣蒼蠅紅紫未
之有別者也深窺知己之辱深愧知己之辱然曰林居有
俯仰之累謂走必須一來固也走家素貧入仕十餘年而
不家食者纔一年比來八口愈不自支豈故欲為希僻不
情之行乎子然慕巢許之高哉顧以病骨不可一日留闕
庭得歸甚快初不計其來之時與勢也方今事例凡起廢
者必親致詞於州縣省司上下凡三衙門四隣里正與醫
學凡三覆結而後得達于銓曹復待命幾月而始得一職
也久卧者思起而乃艱其來者非所謂門有嗟徇乎今天
下好進之士不為少矣其多才善能之集于京師而矯首
奉足者亦不為不多矣大臣之隨材任役分布內外四方

亦豈乏一變夷貊之墟處塵鹿斷聲息沉溺枯槁之士而皇皇然如恐遺之者哉沉溺枯槁之士不可謂盡不欲仕也仕亦不可以為全為祿也置之百執事之列亦不可謂無毗庶政而但蝗梁黍也走之進退界在兩難之間耳昔者韓退之三上宰相書汲汲求進嘗竊鄙之而三不報至有周公之說跡其事又不能無悲其心也如其不為祿而有憂天下之心雖孔孟亦嘗皇皇焉耳走寔匪材而貧乃甚之狂又甚之以退之之賢至於三上書而不報焉不待其著知時宰之未必賢如周公也今上有周公而走獨守株其拙又甚之雖有憂天下之心無惟其頓於萬里之外也因閒論徑情及此似乎有所要而言之也皇悚皇悚

皇明文範卷五

三十四

北地早霜惟眠食為道加愛不宣

皇明文範卷之五十六

書

簡李汝衡侍御

馬中錫

謝病以來孟澤舊業外置得薄田二三頃見有茅屋數間前後雜對數百株別號東田以此入首夏齋酒時往擇繁陰席地以坐與一二客小杯徐酌商情較雨興闌飲猶衛流聽鶯官柳放浪移時尋復舊所再呼餘輩盡歡乃罷不取衣冠文字之輩往往皆村翁社友此無拘束彼無計較日夕巾車而歸矮床凹枕酌美膳無越朝之累坐衙之擾日將三丈始起科頭未及理髮而酒伴已候門矣衰遲之年何幸得此回視宦途職務勤劬不遑寢食得失榮辱禍福之幾當必有辨之者不敢多贅也所耿耿者筵散而罵坐者不已影絕而吠聲者猶囂使人不能不動書空咄咄熱耳鳴鳴之感然毀譽在人廢行有命雖聖人亦不得強人而違命也我何人斯乃欲能聖人之所不能耶況美疾藥石古人已有格言等以虛舟飄瓦則百事自戒天君自安何芥蒂之有用是前感頓釋倂仰之間無日不欣然矣忽讀來書得審雍公去任之詳不覺駭汗乃復自幸所得已多功名之念遂如死灰槁木不可復然而山林之趣頓增冥鴻逝鳳不可復挽造物者之成就於我豈淺淺哉夫雍公為人本亦剛方直欠明耳聞到宣府初則輕信副將白某彼所喜者從而譽之雍即舉用彼所惡者從而譴

金南文範卷五十九

乙

之雍即吹求緣此遂失人心致有今日白本小人無足道者姑因前事嘗試言之其人奔競無耻外媚內黷區區嘗以盜賊之心娼優之口目之故在上谷御之甚嚴彼亦經年稱病不敢任事包藏禍心止於騰謗中外左惑士夫而已雍公則不然倚為心腹任為耳目而已之腹心耳目反被其潛受暗難卒至釀成禍患曾無一人肯為雍公言者而雍亦至竟不悟小人之不可近也如此哉抑其人者不過一邊方偏裨耳前巡撫以其為小人而遠之則得謗後巡撫不識其為小人而近之則階禍是其掌股齒頰之間巡撫之予奪進退係焉其亦可畏也夫其亦可歎也夫使其人際唐叔世擁麾授鉞居一藩鎮幾何而不與河北山

金明文苑卷五十六

二

南陰狡禍賊之徒班乎偶因雍事謾談及之幸勿以語人也係票但得中價煩即售之急欲償債故耳敗路事今春劉某以其菜園及圃西隙地來售區區以其近汝弼新業也欲種耐誅茅其中待汝弼掛冠後結為比隣便於往還笑傲也承允多荷餘不一

擬趙高答李斯書

李夢陽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乃顧詐為二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懇朕竊惟丞相忘其大而擬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拍夫赫赫者也朕蓋惑焉先王卒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

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阮咸陽也朕自有識知聞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獨不能強諫耶朕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大行喪未發輒背自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無耻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為朕則得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干丞相丞相乃曰堯禹以身徇天下是奚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為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為堯禹則欲為桀紂耶夫讒賊者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侍始皇帝始皇帝末聽惑左右窮兵黷力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戡六

查南文苑卷五十六

三

王丞相不以此時強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興遊觀以見主之得意勦為已有抑未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關地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輯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也且丞相將耶相耶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茲矣始皇帝倍群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帛而闔揭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於道其咎安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歎曰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辭論具五刑腰斬咸陽市

駁何氏論文書

李夢陽

某再拜大德先生足下前屢覽君作頗疑有乖於先法於是為書敢再拜獻足下冀足下改玉趨也乃足下不改玉趨也而即摘僕文之乖者以復我其言辯以肆其氣傲以豪其言軒翕而峭礫僕始而讀之謂君我誼也已而思之我規也猶我君規也夫規人者非謂其人卑也人之見有同不同僕之才不高於君天下所共聞也乃一旦不量而慮子乖於先法茲其情無他也子摘我文曰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又曰未見子自築一堂與突開一戶牖而以何急於不朽此非仲默之言短僕而諛仲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李某豈善文者但能守古

奎明文範卷五十六

四

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出入由已乃為舍筏以登岸斯言也禍子者也古之工如倂如班堂非不殊戶非同也至其為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之形剪截古辭以為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圓倂之圓倂方班之方而倂之木非班之木也此矣不可也夫筏我二也猶鬼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者方圓之自也即欲舍之烏乎舍子試築一堂開一戶措規矩而能之乎措規矩而能之必并方圓而遺之可矣何有於法何有於規矩故為斯言者禍子者也禍子者禍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禍已與禍文之道而友規

之於法者是攻子亦謂操戈入室者矣子又曰孔曾思孟不同言而同至誠如尺寸古人則詩主曹劉阮陸足矣李杜即不得更登於詩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予之同法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子以我之尺寸者言也覽子之作於法焉蔑矣宜其惑之靡解也阿房之巨靈光之輝臨春結綺之侈麗楊亭葛廬之幽之寂未必皆倂與班為之也乃其為之也大小鮮不中方圓也何也有必同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麗可也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知於是為曹為劉為阮為陸為李為杜即今為何大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嘗由不求異而

奎明文範卷五十六

五

其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謂此也非自築一堂與自開一戶牖而後為道也故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筆筆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為字而矧文之能為文猶不能為而矧能道之為仲默曰夫為文有不可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茲為法宜其惑之難解而諛之者易提也假令僕即今為大一通能使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思澁促語峻而硬音生節拗質直而麗淺讀露骨爰癡爰枯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勢也聯而比

之者事也柔澹者思也含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格也宛亮者調也沉著雄麗清峻閑雅者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求之以味溢之以音是以古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闢頓挫尺尺寸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且士之文也猶醫之脉脉之濡弱緊數遲緩相似而實不同前予以柔澹沉著含蓄典厚諸義進規於子而救俊亮之偏而子則曰必閒寂以為柔澹濁切以為沉著艱室以為含蓄俚轉以為典厚豈惟謬於諸義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吾子於是乎失言矣子以為濡可為弱緊可為數遲可為緩邪濡弱緊數遲緩不可相為則閒寂獨

奎明文範卷五十六

六

可為柔澹濁切可為沉著艱室可為含蓄俚轉可為典厚邪吁吾子於是乎失言矣以是而論文子於文乎病矣蓋子徒以僕規子者過言靡量而遂肆為嶮嶮之談摘僕之卑以攻我而不知僕之心無他也僕之文千瘡百孔者何敢以加于子也誠使僕妄自以閒寂濁切艱室俚轉為柔澹沉著含蓄典厚而為言點慘有如提鞭擊鐙子何不求柔澹沉著含蓄典厚之真為之而遽以俊語亮節自安邪此尤惑之甚者也僕聰明衰矣恒念子負振世之才而僕叨通家肉骨之列於是規之以進其極而復極論以冀其自反實非自高以加于子傳曰改王改行子誠持堅白不田下頌再書以復我

詒古鏡書

李夢陽

姑蘇徐昌穀纂外史相郡瀕行關西李子持古鏡為贖復為書以詒之曰嗟乎古人有言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鏡不古不靈士不古不成天自桃治氏範金規體利世鑒物民用是貴至於殉丘塚歷歲綿邈精氣上世往往為盜掘發暴千人間初哲治之操爐熾炭也鼓橐成風五銅其鋒什百就模孰賢孰劣及有入地千祀情質溱漉膏融液結綠永內瑩赤砂外積扣如哀玉映如飄雪可以走鬼神銷疾疫誓志曠神進匹昂敦去聲同時躍治之器雖或問存莫不歛顏以退者所養異也且夫金陽之質也規天之形也明日之發而月之行也鼻者樞也孔者戶

奎明文範卷五十六

七

也凸凹兩山澤之惟詔姦也圓以干支諸屬示用也然必取之於山鼓之以火翕之以陰化之以水土歷千祀而後成是天下之至精也夫士鑄千師鎔千友明德體元冥會億萬載之上踐羲嚳之域獵姚姒之圃剛足以決疑智足以析微虛內美醜遠炳先幾凝激湧忽待時而發豈不為古君子哉何則畜不遠不先變不神不化妍媸之分易立巨晦之與難識千物且然而況於人乎曩者遇老人橋山之陽綠瞳而玄髮神若皎星氣若流電驅拂雲之馭謂予曰小子來台軒轅氏故臣也往從觀九鼎于閼湖之上擬其滲汁治之為鑑名曰青霞之鑑湛之九仞之淵軼帝踰王騫伯迄于今茲小子其受之爰伐乃鑄勿埃勿虧予時

再拜奉歸什襲與俱蓋二十稔于茲非土實鉅入齋沐浴思未始獲一窺也竊聞之君子不私其有覘于子虎甚古又聞有遠行將涉洞庭蒼梧之墟百物之奸不可不備乃敢割千金之愛以贈然幸毋忘老人之事夫烈士慕鉅君子尚玉其類同也子毋辭焉徐子獲鏡拆書讀既再拜而受之

與空同先生論詩書

何景明

敬奉華牘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渙然若有釋也發迷徹蔽愛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厚矣僕自念離析以來單處寡類格人迹德程缺元龜去道符莢是故述作靡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諤諤之評夫空同子

皇明文範卷五十六

八

何有于僕也然僕所自志者何可弗一質之追昔為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鎮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于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做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為尚宋人似蒼老而實踈鹵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于宋僕固蹇拙薄劣何敢自列于古人空同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凡物有則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者焉均謂之不至譬之為詩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合意象非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空同丙寅間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離譬之樂衆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

章則難故絲竹之音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弁棄要眇之聲何以窮極至妙感情飾聽也試取丙寅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掣鞭鐸耳空同貶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沉着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辭兼于諸義不設自具若閑緩寂寞以為柔澹重濁剌切以為沉着艱詰賅塞以為含蓄野俚輻積以為典厚豈惟終于諸義亦併其俊語亮節盡失之矣鴻荒遊矣書契以來人文漸開孔子斯為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言體物雜撰言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爾故曾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

皇明文範卷五十六

九

同工各擅其時並稱能言何也詞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既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即不得更登詩壇何以謂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韓詩溺于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于謝比空同嘗稱陸謝僕參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法同則語不必同矣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法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

解相傳之意皆矣今為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聖之功徒叙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机捏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于道化也佛有筏喻言捨筏則達岸矣達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觀作述今且十餘年來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焉者已踐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以傳不朽者非空同撰焉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古今可以攝衆妙可以出萬有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苟實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于無有矣此風便冀及復鄙說幸甚

皇明文範卷五十六

十一

與何粹夫書

何景明

景明頓首粹夫先生閣下日者先生示以疏歸竊與子鐘計慮謂宜且止更值時方忌諱虞有觸冒且疏而部不可之無益舉動古人以禮義制進退進不可苟退豈可輕先生裁之海內友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于高陵獻吉羈處于大梁德涵久廢于岐下子衡伏甯于海濱有憂國傷人之思而寧無云亡殄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逐長往之情得矣恐不免于扁心之譏而或縲于義退之道也夫據世而經施從風而順化知遇曠

代之事也經常以緯變成易以忍難君子隨時之用也若稍不可意不能其煩便自委去則天下欲承君子之澤幾無時矣僕不肖獲聽于先生先生服應守介明德峻行雖子罕之却璧幼安之揮金閔叔之不食遺蘇無已之不受贈袍何以尚之至其現論精識周知曲中略于章句之末而超于尺寸之外可以參賡濟務昭遠明微蓋僕之所深尚者然數年以來執論究迹似猶獨行一節之事而未合于聖人通士之觀何也夫狗時就功世不能器秉樸戒華徒歸亡實四者皆非通聖也通士不居器而滯用聖人不專質而喪文故簞簋之器必飾金玉棟梁之匠不彫澁落何也物有所不容而貴有所必須也今先生或者敦質而太略于文器大而人莫能用惟先生少自抑忍順卑俟時以存人望以慰交游之私夫龍蛇之德變化之義先生蘊之素矣僕恃知愛輒敢既其愚臆惟先生亮之

皇明文範卷五十六

十二

與彭濟物書

康海

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甚慰甚慰然又條爾而別此情如何明日逢德光道及雅愛云云此誠斯文骨肉之至他人誰肯然者感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厚故不避訶責輒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詔之後即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醪酖為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疎懶偶因官秩羈係數年若招豚臂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定

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即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復自笑自詈以為狂奴猶爾不量即又飲酒散髮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激之不返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況數碩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先皇帝寬仁大度即自私擬以為臯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畧不修飾至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為即志當究於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檢惟僕言是是故謾論譏說畧無忌畏日就月將幾踵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者又補砌所無以為真有使僕含垢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

金明文範卷五十六

十二

同被驅放上辱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獨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穢塗情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冀之事與蔡離卻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含垢月汚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即宗元有不同於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離之操而迹廁宗元於九錫之間仁人志士宜於此何如也今僕之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丘壑之下不得伸其宿心原悼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蓋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璫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於我我固能談笑而卻之使饕餮熾燄之人卒不敢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

蓋皆耳聞目見而熟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於一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即非賢者然豈少於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於孫聰曹元與云云之間邪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已披髮嘯歌至於終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為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高義曰古人內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知也而僕之不才污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以其所為主於此使識者苟為之言則所係於公者豈細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職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

金明文範卷五十七

十三

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渠閣老門下者以為賢能僕嬾放畏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偽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法士之業而但呻吟詩文以為高業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為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末從即拒而絕之以此親疎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即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弘不能信之於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謗自入有罪者之籍污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高閑淪落智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

下於中夜竊自嘆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徇外構此
兒溺今又不徹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時同黜之人
固有不辛而被汚者然罪大惡極羞談於婦人女子之口
尚十之九彼豈不觀幸僕出以為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
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別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為喻是所
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為人而真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
以賢者之身而為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
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
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
而人以彼謂已蓋所謂譁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
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
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
之惓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為肝膈之實慨然
憐我體我矣會公甚難既會又復勿勿不得請益而又不
能迎候敝邑此甚負公也諒公有以恕之乎臨紙惘然春
和伏惟保順幸甚

答獻吉書

徐禎卿

禎卿再拜獻吉足下省報無恙及所示詩備綢繆之旨發
恣恣之懷轉誅微音若扣哀玉即日與羊何宣之莫不歎
歎相對辛楚惟咎與子聯輝裾玉周旋朝寺良時出遊則
並蹕而趨清宵燕寢則共衾而寐謂歡會其可常凋瘵抑
何由至何圖人事不齊物情難豫三年之內親友零落各

不皇明文範卷五十六

十四

不皇明文範卷五十六

十五

寄一方臨北風而依依望大梁而歎息室邇人遐我懷如
何又聯絕之後僅收所答濟上札自勸張相背中間書問
曠絕又復不審洛中人士可悉動靜靜言思之益用增勞
忽奉情曲曠然開慰蓋逃虛傾耳於足音季長快心於手
跡替人之情豈戾於今也哉嗟乎獻吉子之云違我復何
恨君子居易窮且樂天小人僥倖以身殉既聞之西歸
藜藿不惡其口家人不見其色既退處原野抱杖行歌沐耳
清渠之瀟晞髮茂陰之下而枕以六經漱以群籍撫景則
悠然賦詩臨流則引觴獨酌斯亦達士之所希生人之極
歡也揆之此懷何必上同三閭下減殷中軍邪河清難俟
人壽幾何願子勗之而已來命又要以佳期申以古誼夫
具茨之野皇帝之所遊焉南山伊闕大禹之所鑿焉固樂
道者之所棲壯士之所慕也而翼不我假天路無緣既違
命駕之歡徒興失路之嘆長佩金玉以結我心若神感有
徵則延平之劍必合良辰弗違則少原之簪永遺矣書不
盡言不勝於邑時因風翮努力相聞禎卿再拜

與郭介夫學士論詩書

王廷相

廷相稽首杏東學士先生門下比者蒙佳稿見教捧讀旬
朔若有得於言意之外者見其變化自然如秋雲颺空倏
成物象渾然天造不煩雕刻見其體貌都雅如貴家公子
翠苑春遊冠蓋軒揮金相玉潤其氣韻清絕如石室道人
餐霞茹芝滋味冲澹精神獨爽嗟乎詩之貴義備矣哉發

我情志示我龜式不啻多矣僕不肖猥於是藝亦嘗究心
蓄材會調錦章命意求合往古之度用舊大雅之塗時省
一班匪云冥粹敢因執事陳之祈為裁教夫詩貴意象透
瑩不喜事實藜著古謂水中之月鏡中之影可以目觀難
以實求是也三百篇比興雜出意在辭表離騷引喻借論
不露本情東國困於賦役不曰天之不恤也曰維南有箕
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則天之不恤自見
齊俗婚禮廢壞不曰婿不親迎也曰俟我於著乎而克耳
以素乎而尚之以瑤華乎而則婿不親迎可測不曰已德
之脩也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
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則已德之美不言而章不曰已之

皇明文範卷五十六

十六

守道也曰固時俗之工巧兮倂規矩以改措背繩墨以追
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則已之守道緣情以灼斯皆包韞本
根標顯色相鴻才之妙擬哲匠之冥造也若夫子美北征
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王川月蝕之詞微之陽城之什漫敷
繁叙填事委實言多赴帖情出附輾此則詩人之變體騷
壇之旁軌也淺學曲士志乏尚友性寡神識心驚目駭遂
區吟不能辯矣嗟乎言微實則寡餘味也情直致而難動
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遊哉深矣此
詩之大致也然措字施斤以法而入者有四務其精力久
以養而充者有三會謂之務者庸其力者也謂之會者得
其自至者也何謂四務運意定格結篇練句也書者詩之

神氣貫圓融而忌閼滯格者詩之志向貴高古而忌蕪亂
篇者詩之體質貴貫通而忌支離句者詩之肢骸貴委曲
而忌直率是故超詣變化隨模肖形與造化同工者精於
意者也構情古始侵風匹雅不涉凡近者精於格者也比
類攝故辭斷意屬如貫珠累累者精於篇者也機理混含
辭勢意多不犯輕佻者精於句者也夫是四務者藝匠之
節度也一有不精則不足以軒翥翰塗馳跡古死終隨代
汨沒耳何謂三會博學以養才廣蓄以養氣經事以養道
也才不贍則寡陋而無文氣不充則思短而不屬事不歷
則理舛而犯義三者所以彌綸四務之本也要之名家大
成罔不具此然非一趨可至也力之久而後得者也故曰

皇明文範卷五十六

十七

會如不期而遇也此工詩之大凡也譬醫之治例三焦五
臟風氣暑濕藥有定品方有定擬工醫者能循持而守之
雖無大益保無大繆矣雖然工師之巧不離規矩畫手邁
倫必先擬摹風騷樂府各具體裁蘇李曹劉辭分界域擅
文圓之撰須參極古之遺調其步武約其尺度以為我則
所不能已也久焉純熟自爾悟入神情昭於肺腑靈境徹
於視聽開闔起伏出入變化古師妙擬悉歸我闥由是擲
翰以抽思則遠古即今高天下地凡具形象之屬生動之
物靡不綜攝為我材品敷辭以命意則凡九代之英三百
之章及夫先聖之靈山川之精靡不會協為我神助此非
取自外者也習而化於我者也故能擺脫形模凌虛構結

春育天成不犯鷲跡矣乃若諸家所謂雄渾冲澹典雅沉著綺麗含蓄飄逸清俊高古曠逸等類則由夫資性學力好尚致然所謂萬流宗海異調同工者也究其六轡在手城門之軌則一而已嗟乎擇善而廣道者賢智之術業也一道以成化者聖神之功用也執事之作固已洞其幾微優入闢奧矣而僕鄙陋之見拳拳焉陳之或者道化之妙不無有助於萬一爾惟執事教之

上西涯相國書

崔銑

竊聞忠臣者遠不聞其情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大倫也顛而能扶為忠愛而能諫為敬銑趙之賤士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告於師是天下

晉明太紀卷五十六

十八

之大罪顧思不敏中實空然知問行殆何堪聽聞銑是以憂深而醉思劇而顛徘徊門牆進而屢却也伏惟執事好士容汚若將弗及寸材尺美未嘗遺之豈獨銑之棄乎用是敢布腹心焉今有人病羸者精竭而神憊獨面人耳然嗜飲好肉未已或告之曰子之病也危久將不起必斥而弗信使兵父兄弟垂泣而告之必懼使國醫告之必悅然而淚下矣何則父兄子弟至戚也其言必不罔國醫識精也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民疲而勞未已費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霑官肆貪而法廢事取具而實亡天下十有三省耳用兵者八朔方之兵敝玩而不力公私以供匱矣若再

有請聚何兵以討邊或寇入兵馬之在內者留之恐邊輕遣之恐盜張廟堂之經營始大也雖然此見事也銑耳不計間口不敢言者又百此乎今九重及帷幄臣偶未之思耳然惟執事能告之執事自輔先皇澤流而望尊先皇大漸執手流涕付以愛子權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節連貴愈堅相幾酌命為國著蔡行高而人信二也是故以戚則子以識則國醫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執事獨亮初政調和瑾霍釐弊庚午入告累矣似猶未餒天下之望也頃聞執事上疏忠懇而中繼聞請明農子不云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執事去之是也然亦有否夫事幼主與成主者不同度而建功處平世與紛世者不合迹而毀績

晉明太紀卷五十六

十九

善始而不完其終猶無始也竊竊執事者蓋欲以身示儆云耳夫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章奏言者意弗盡而聽者情不達效固難獲矣竊願執事時請面對創難而履坊善存而惡敗帝王之軌祖宗之典誠於中而徵於容因其明而通其蔽上英武冠世深信而改度然後天下可徐理也若一二帷幄臣執事與共政矣昔有二客登舟入船熱視之世襲也見必以办接舟及中流風二客駭而共圖之卒靡非前相怨之深而後相克之力也志誠在於生故彼臣者亦願執事之善告之也彼誠我聽故亦可以有功矣又聞古之君子之事君也智不售則曲勢以求成力

不施則廣謀而獲遂夫君以為社稷也吾為固之如磐石
然以待君悟舉完器而付之而後臣之道不缺不然使至
如所謂無如之何者君幸悟奚濟也竊意執事之計之不
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深而知政藝精而適
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母以科目拘其進母以浮偽
困其真母以粗率棄其直母以小瑕遺其長母以資格緩
其為使部薦其監薦其守守今各薦其屬抑倖治貪屬
耻表節嚴其進覈其偽不惟得真才亦可以正士習矣自
天子以至於士未有不須諍士者忠直謀畧者執事宜引
以自輔使之從通盡其諂議不無裨也周上需繫民心財
也蓄父者積為力者充食冗者耗費奢者窮賈誼曰一人

皇明文範卷五十六

三

作之十人食之必饑十人作之不能者一人必寒今內廷
之奉軍旅之供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歲入幾
何也財不足則民貧民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
可以救死者何不為夫盜者擾始也擾之靡靡英雄因之
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
會王用官與工皆稽業而定既唐併庶官今皆可行也夫
本強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鎮備也
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缺操應故事而舉治戎者循例猶
以統縉子將之一旦緩急此屬可仗乎當燎眉鬚之時
尚脩拱手徐行之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于
今尚安及後可恃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

心精治士馬守險廣儲俾可憑藉今議者曰土兵劣於邊
兵未知計者也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
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
在所任倡者利鈍之繫也夫政貴因時法先救弊出塞者
必求助非深服其心能制其命者否也昔董闢于為趙守
過深澗壁峭若墻下瞰百仞問曰嬰疑狂悖之人牛馬大
豕有誤入此者乎鄉人對曰無有闢于曰使吾法猶澗也
則人莫之敢犯胡不治故不可以弘治之政施之今也是
故烹一阿大夫則諛者遠而罰懲封一即墨大夫則諛者
遠而功勸無別而緩非所以為政也愚生何足以知國事
竊窺天下之勢不急救將不可為伏惟執事當國安危攸

皇明文範卷五十六

三十一

繫故敢俯伏門下稽首上書干冒台嚴不勝頃越之至謹
伏斧待罪

答薛君采書

張治道

治道白君采足下治道僻在千里遠惠德音把玩數日有
踰骨肉窮達異路親踈匪乖又自感矣切惟情懇意遠未
盡相知在他人則面受陽諾不復論其可否僕於足下豈
容緘默僕畧而陳之惟足下擇焉來音以仕事相勉呼其
北上且曰君子之道無在不可行也此誠君子濟物之心
友朋忠告之良道也然僕無約矢降城之功豈敢為離人
蹈海之事祇以負性孤獨持行猶介不能與一世同其可
否故脫綬棄錢避諠離憎以自全耳豈有如足下所言者

耶且事有所獨知不可一一與人告然又終不敢隱於君子之側者亦既已為容之意也惟足下亮察之昔僕為秀才時飭操厲躬勤期古人舉足蹈孔庭發言凌孟軻自謂蘭韓之事不為仲產之功不足立也詎意畧試功為輒遭口語養譽招譏砥行速議仕事如此尚復容心吾今而後可以知矣昔僕為令時凡所施為冒不顧身竊見世之從任者曲行隨俗以養可枉已順上以保譽心甚恠之執廉守介以立功躋善從直以違衆心甚樂之故去嫌逐好養獨戾同欲使中道不廢流俗不興行也豈意志未酬而怨已隨行未立而謗謠已至使立功之心不興避世之情轉故昔讀載記見閉門踰垣之事以為一節之禍行非君子

皇明文憲卷五十六

二十一

濟世之弘規自今觀之誠超世之見盡理之行非後人所能到也來書又曰流俗是非終有辨替之日是則固然靜言思之終遠古訓見幾明哲之義嘗聞衆口同歸則堅金可鑠偽言三至則賢母投杼是非眩人自古為然俟其辯哲蓋亦迂矣况嫌疑之中明哲擇術疑似之間君子不處若欲飭行以蓋前愆則已涉違道以憎多口况負謬惡譽舍垢求潔人豈信之哉昔在縣齋持法大嚴假借不行微荷懷德高門抱怨報施之理固在今日今日指瑕議疵之人乃前日俛首頌德之徒被推遭抑之人也嗚呼然非之雖迴螫固宜蒙叱之犬反噬則當人之饒饒何足恠耶又曰不須以高蹈為潔僕豈敢若此祇以違違者士君子之

大節進則立功退則修已今古一揆賢聖同轍二者不明他何足貴昔孔子栖栖於春秋孟軻營營於戰國未嘗不欲濟世立功以表正當世及至女樂饋而聖政妨城倉進而吾道沮雖孔孟用世之心亦不得不為接淅窮日之行若此者非矯世絕俗之為中行之道不得不如是耳僕雖不敢望孔孟之為進退大閑亦不敢不勉也夫豈以高蹈為潔哉又曰意今家居讀書著述必甚適意但久之必厭不若出而行於四方資山水朋友之樂亦快也僕非不知空言無補歷試多效自思意量淺狹不能涵情廣慮以免流俗之言則發其狂惑者屢矣於此弗止猶夫營營速謗招禍蹈難歷危所謂不有內患則有外尤者也諺曰失

皇明文憲卷五十六

二十二

途不遠尚可迴足若一向其行則非違殊甚累羽沉舟積肭銷骨可不慎哉草柱之南僕有舊田一區舊廬一座終南在前少陵在後瀟水潛於西龍渠遠於東又有牛頭華嚴興教諸寺太乙杜崇諸宮以資其隨喜登眺又有太乙玉案金華諸峯以資其瞻望閑則弔杜甫之墓尋何將軍之故墟悶則引水修竹決渠灌花此亦一樂事也何必佩王結綬然後備大丈夫之事哉所籍文藝之好死而不輟但恨不得常在左右以圖進益倘不鄙愚蒙數示德音則治道幸其餘惟順時保愛以慰鄙懷伯道頓首

與文徵明書

唐寅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警哀

故姜氏嘆於室而堅城為之墮堞荆軻議於朝而壯士為之徵劬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集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泣血群於鳥獸而君卿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殷勤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侯少卿之心不信於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絲血獲奉吾卿周旋顧願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宕跌無羈不問生產何有何亡付之譁笑鳴琴在室坐客長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為其

皇朝文範卷五十六

王四

古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齋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幸此士也茲微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多士之上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轍岐舌而贊并口而稱牆高基下遂為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繫桑具錦百疋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乎天子震赫名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捨地淚泗橫集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眾惡所歸續緣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斃切白王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貴為不齒之士仍奉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嚼辱

亦甚矣登冠李下掇墨腕中僕雖瞽盲亦知罪也當衡者哀憐其窮點檢舊書責為部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遽除戚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卑同心於執事者于茲十五年矣錦帶懸髻迨於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履決不可納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獐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甕甕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撥桑棣秋有橡實餘者不迫則寄口浮屠日頽一食蓋不謀其夕也呼歎手哉如此而不自引決抱石就木若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攬荆吳之士劍客

皇朝文範卷五十六

王五

大俠獨當一隊為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獄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辭卓落不自揆測顧慮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嚶括舊聞總統百氏叙述十經翔翔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為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閭閻事始定視吾古有否也僕素軼依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託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譬若蟬蛸衣裳楚楚

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柩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摩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日輕富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繼飽則夷猶饑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華駟奮矣君卿豈憂懸校豆嚇腐鼠耶此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任門戶傍無伯叔衣食空絕必爲流草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尚復何哉惟君卿察之

上吳天官書

唐寅

寅再拜昔王良適齊技策而嘆歐冶去越折劍言辭藝不

登明文範卷五十六

二十六

云售慨猶若此况深悲極憤者乎寅夙遭哀閔室無強親計鹽米圖婚嫁察雞豚持門戶明星告旦而百指伺餽飛鼠啓夕而奔馳未遑秋風飄爾而舉朝觸隅周道如砥而垂頭伏轡輿隸交叱刀錐並侵烟燄就微顛仆相繼彷徨閨閣之下婆娑閭巷之側飛塵揚波行人如蟻恫恫悵悵不可與處此乃有生之憂非寅之所畏也至若橫樹辭榮芳林引暮學書不成爲箕未貨豔色廢於群醜齊音吟於衆楚鷄既鳴矣而飄飄遠遊日云夕矣而契闊寤嘆九衢延絲而窮轍連如高門將將而敗刺無從又漢網橫施畧瑕錄鷹驚馬效其馳驅鉛刀礪其銛鏐有志功名之士扼腕攘袂之秋也若肆目五山總轡野橫披六合縱馳八

極撫事悼情慷慨然諾壯氣雲蒸烈志風合戮長蜺今赤海斷脩蛇使冊嶽功成事遂身斃名立斯亦人生之一快而寅之素期也乃至陳蠅垂翅絕望驥後斥鷃栖蒿仰思鴻未念言有致力薄羽微人生若朝露百年猶飛電一旦先大馬何從效尺寸哉使牛僮蹣跚於重基孤狸跳梁於玄夕皮毛並沒草木同塵雍門援琴吁其傷矣墨子悲絲殊乎昨矣華省陳筵不可作矣虫悲風暄時代及矣此寅所以撫案而思仰天而嘆不能不爲之憤悵而哀傷也執事俊榜魁元清時宰相羔羊有不淪之節鳴鶴得靡忤之道木鐸警衆象魏詔民裁成風雨旋轉日夕朝廷之師臣海內之人望所謂域中銀斗高標海內瑤山共仰矣寅瞻桑仰梓得俱井邑感於斯之義冒通家之請謹錄所著校贅嗟乎平于縉才乃假聲於三都之賦孟陽後進敢托途於劍閣之銘所以得旁展豐談直施利筆苟其不爾則前愆併聚後悔何尋寅竊不料反顧微軀塊然一物若得充後陳之清問被壁上之餘光則枯骨不朽故敢伏光範門下請教不勝惶恐之至

上李西涯書

盛端明

端明等聞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蓋良藥之利於病也信於既效之後良藥之苦於口也難於始服之時使病者未知其病勢之輕重又未察吾醫術之深淺而遽投以苦口之藥非惟不能收愈病之功且先得庸醫之

登明文範卷五十六

二十七

罪矣然則苦口之藥豈可以輕投也哉忠言逆耳而利於行與此相類然也言亦豈易以輕發哉聽者不察其忠則或以為謗矣譬之一貴人有病延二醫治之甲曰公之病深矣今雖若無傷不早治一作不可救矣但病勢既深蓋非苦口之藥不能治也貴人慘然不樂辭甲去乙曰甲之言過矣公病無傷也飲食起居無異平日徐調攝之且自愈矣用苦口之藥哉貴人欣然喜厚贈之甲聞詣乙詰之曰子明醫也某之病深矣奈何以無傷誑之乙笑曰某病良深但彼貴人諱死亡而惡苦口之藥吾姑順其意而治之不失藥金之利而已他日彼雖死人皆知其病之深不我罪也吾前不失吾利而後不失吾名胡為不可哉夫自

金匱文範卷五十六

二十六

乙言之則誠智矣自病者之性命論之寧遇甲乎寧遇乙乎甲為忠乎乙為忠乎君子亦可以悟矣生等竊論方今事勢與貴人之病絕類進見之言亦必有與甲乙之見相類者也請借陳之伏惟執事受先帝之顧託為今上之元輔自劉瑾既誅之後詔旨批答機務裁處名雖皆出內閣實則內多掣肘不盡由執事主張然內外臣民則皆謂執事是當天下之任夫既當天下之任則不能辭天下之責方今盜賊日滋禍亂日迫而君臣之情尚不得通內外之心尚不知懼盜賊不平固可慮倖而平尤可慮反覆展轉禍亂難言然則今日之病亦深矣執事德望素隆體勢又重朝廷雖未專一信任然猶知所敬仰若極力調護則聖

心可回內外可協禍亂可平天下可治上可以副先帝之託而下可以慰臣民之望然調護之說甚未易言而議者乃謂今之盜賊無傷但任用邊將招撫脅從自可平定無事深憂過慮者此殆乙之見耳夫任用邊將招撫脅從此二策者行之已久宜有成功然藍五聽撫而方四復興楊虎幸誅而劉三轉盛安知又無奸雄繼起其後也况山東河南與直隸府縣百姓累經焚劫平日之蓄已空加以兵荒土地之入不繼夏麥既以難望秋禾又未有期億萬饑民何以度日其勢必至相聚為盜以苟旦夕之活今劉六劉七未平而礪山蕭縣登萊瀾州諸處盜賊又起其餘潛伏俟時者尚不可測不幸有一奸雄驅駕而起不知又將

金匱文範卷五十六

二十九

何策以待之況乎不止外郡倉庫之錢糧已虛而天下之貢運又已不至京師百官六軍洵朝夕自非賢人君子誰肯安坐守死竊恐不測之變萌於肘腋此則尤可慮也事變作於內而盜賊應於外大小臣僚非惟富貴不得安享竊恐身家亦難保全此則生等日夜憂畏而不敢言今又不得不言之情也而議者復謂今日朝廷政事既不盡由執事張主則他日禍亂執事亦可無責此亦乙之見耳昔晁錯忠於漢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雖晁錯謀之實景帝行之及七國之難漢不能定袁盎獻謀歸罪於錯天下雖知非錯之罪然錯當時豈能辯哉蘇軾又謂錯之受禍由於不肯身任其責故景帝不知所任而譏間得行錯本

求以自全適以自禍其言不為無理今日政事雖不盡由執事張主他日不幸禍亂交急聖心驚震於上群議沸騰於下乘機進說以為已利者世不絕人安知無若哀盛者構禍於其間哉是則理所必至而不得不畏者也今禍亂雖迫幾尚可為若能感動聖心轉移事勢則非但得以免禍亦且可以成功利害得失相去遠甚但感動之策言恐逆耳未敢輕發故先獻此書以見效愚之意執事倘以甲為忠則逆耳之言方敢陳說不然亦安敢犯不智之戒出無益之言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哉生等一介腐儒無所知識荷蒙陶鑄得備近臣心知禍亂已迫不忍一向愛身而不言上負朝廷下負知己故一陳芻蕘之見以待執事者

金明文範卷五十六

三十一

察焉

補蘇武報漢書

夏良勝

臣聞天下大勢曰夷夏天下大義曰君臣義不渝於死生而勢必辨於盛衰也臣在匈奴亦已有年孰無乳期臣死有日矣臣死矣而無聞君臣之義有歉也故極言盛衰之勢冀得聞於陛下或以死臣之言加察焉臣昔在朝議者每謂匈奴值衰也臣今未見其然蓋馬邑三十餘萬之伏不能邀武州十萬之歸上谷衛青之勝不能掩公孫敖李廣之敗度真顏山封狼居胥禪姑衍登臨瀚海而士馬之物故亦甚然臣亦每矜以為盛匈奴皆竊以為笑也故知匈奴未衰也漢未可云盛也然而陛下曰盛矣彼巧於申

陛下者又不知云何如盛也蓬萊海上之遊建章栢梁銅狄之工未息也天馬竹杖葡萄安息拘翼之欲未厭也江淮巴蜀燕齊之蕭然者未復也是臣竊議以為衰者將謂匈奴何知也今至此而能言之是可怪也亦可慨也夷夏盛衰相倚伏者夷之盛非夷之盛夏之衰啓夷之盛也譬之療病人焉腎水也心火也水不濟火則炎矣視者輒曰火之相也欲下之不足其水而徒火之下不相擊而死者蔑矣臣雖幽處異域無所見聞竊意陛下與廷臣之議猶下火也火之不可下猶匈奴之不可以威制也欲以制之盛吾之水而已此之盛彼之衰水勝火也臣雖羸瘠猶或有延以待惟臣有所待固知陛下未嘗一日忘臣也不忘

金明文範卷五十六

三十一

臣固知未嘗一日忘匈奴也不忘其將有事必曰臣故也然臣於陛下不能為有亡者也以臣之故而糜百萬之財疲四海之兵非臣之所敢待也若曰臣為陛下使而拘辱之陛下之辱也平城之役高皇帝不食且七日既脫而無忿焉拘臣之辱未必似此必欲一逞與平城之辱而一洗之則今視秦之威力何如耶秦嘗欲攻之而李斯曰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必事臣初猶以斯之恐君以難今而後知斯之言不可以人廢也是故秦雖虎狼暴露十餘年卒不能踰河而北陛下信少匈奴其亡少秦也哉且臣之幽也人曰死臣曰生人曰辱臣曰榮蓋漢之命使如衛律先臣隆矣敗將如李陵後臣降矣使臣不就幽

於其間幽而隨遣焉則將意漢廷之臣皆律陵也臣故甘心焉龍雪之嚙不死海上之牧隱忍於節旄之盡脫者蓋欲張漢之有人而使匈奴不敢易視也彼亦人也且將以臣為神而不敢加害尚敢輕漢也哉即如臣死於是後之酋長必將指臣牧地而興念曰此漢臣死所也是臣死於漢生於匈奴臣不辱於匈奴漢之榮也雖然臣豈獨無人之性哉氈裘窮服亦思冠裳之榮鷹粉腥羊亦思包炙之味穿廬野處亦思廟堂之尊孤窮孑立亦思夫妻父子之樂然而餓勞困頓卒以不死臣之不死蓋將占漢之欲盛也臣故不願以臣之故益漢之衰也然亦願以臣之故啓漢之盛也盛之欲何如如臣所謂衰者一省之則戢天下

全明文範卷五十六

三十二

之兵阜天下之財文景之盛可復臣知單于將稽顙闕下而奉臣以還是不忘臣者正所以還臣也忘匈奴者正所以來匈奴也盛衰之勢較然矣臣於君臣之義亦庶幾哉嗚呼歷之熟者見之真禍之迫者謀之密臣言是也亦知陛下之欲聞也故托之鴈足焉物先氣者如得聞焉則漢之盛也必矣臣之還也必矣臣老矣常惠等尚無恙日望之矣母惑以為匈奴之詐而不省焉

與晉溪王先生書

霍韜

向拜領教翰直氣射人未嘗不欽服第憾率直太過恐難平與今人處也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習遂成俗故凡過直率者即群咻焉曰其人僇鄙遇恬靜者即群咻焉

曰其人立異遇豪傑者即群咻焉曰其人肝膽難測皆憤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駕馭聽使者也此輩人在太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幸事變卒至委身寇庭而倒戈內向皆是也今之豪傑伏在林壑豈可數計然而當路者未見引共馳驅何也蓋將求其通姓名者與識面者苟不通姓名與識面雖聖賢彼不用也雖有公薦彼猶諉曰予未通名未識面也夫豪傑而必求其識面然後信而任之則夫真豪傑豈可以面至也用世者所以多不得真豪傑也豪傑且不得況於得真聖賢而用之是無怪乎人心世道之千古也聖上極眷注先生惟當路者不無世俗之見故先生不見信於世亦以是也生竊謂先生一代奇傑也

全明文範卷五十六

三十三

今之人未足言伍也小試三邊聊為之兆雖然全陝沃野周以王秦以伯漢唐四三百年基業也外嚴武備內勸農桑尋秦漢富饒故跡而脩焉漸復西周之舊惟先生茲行是賴關中故多豪傑薦剗所及諒不求識面與通姓名者報國以進賢為第一重事尚留意不一

與胡靜菴書

霍韜

星辟君子惠教之厚感而且懼內省而又愧激交并也先生所以引援後人者極厚矣然而生非其人也生劉楠棄人也苟不自度而誤為世用吾知其不惟不足為世道幸抑亦反為躬行之玷而自取困也生昨者五羊之行也士友舉酒而祝曰今日惟格君無其人耳子勉之韜對曰古

之格君必德為大人然後能予猶未免為小人也敢辭且
古人之格沃也其相與也果如公之拜而稽首立誦講章
耶今之人有求稽首誦講章不可得苟得之則幸且耀矣
是其足與語格君耶我不足以與於斯也敢辭昨過崑山
與魏莊渠聚三日乃別莊渠子曰聖明求治之心天地可
質而格也二三子可護乎生對曰譬諸曳大木者一人之
力孰與九牛今有置九牛於林莽泰養於散地獨疲其筋
骨手足望大木之曳而咫尺也必不能矣今天下負九牛
之力者不少矣乃林莽自泰散地自逸而自適人亦莫之
驅造鞭策之也曰曳大木者果無其人惑矣二三君子天
下之九牛也可無鞭策之及之懼乎莊渠子曰九牛非我
家畜也惟幸雨澤豐肥俾得安眠高齋耳生正色對
曰諸君勿輕退托今日急務在薦道多賢以革陋習則人
心自正善類自多而祖宗舊章自復人下自治古人求治
有急於退小人者乎生謂退小人亦自有道苟正人在列
止氣日長舉世士夫孰願為姦邪故人賢君子之謀國也
苟能誘一人以為善是能退一不善人矣人人相勸誘以
為善是舉世不善退矣豈必出逐之六然是任也均非生
後輩所能也莊渠子雖是生言亦自退托生謂此乃先生
與南都列位諸老所不得辭其責者冊中錄上當候與居
之贊不恭惟恕之幸

答重慶太守劉尚陽書

楊慎

下走之仰止上足久矣所傳聞於永昌張愈先者尤悉癸
卯之秋愈先北上走則暫歸約同謁執事于渝此彥會也
張以病不果行走以獻歲甲之麓路賈貴治竟逢其違倥
倥匆匆留手筆付馬生以答前款區區拳拳未藏萬一董
永昌來乃辱賜盪滌豐踰千言始則善誘之恭甚中則相
知之已深末復相期之極摯走雖耄昏敢忘酬旃下走賦
質愚適天稟倥強不能以過情接物虛言定交獨重欽下
風景瞻高躅繫有由矣自昔文人類畧細謹仰高明則濯
纓清吟牽絲壁立不衣采綃不謁黃軫不近冰峯此固鄙
人之沃聞鑠膺者也邇者霸儒創為新學削經刻史驅儒
歸禪緣其作俑急于鳴僞俾其易入而一時奔名走譽者
自叩胃臆臣以驚人彪彩罔克自售靡然從之紛其盈矣
蟬蛸撼樹謂游夏為支離聚蚊成雷以舒雄為小伎家傑
之士陷溺實繁執事則獨復不染特立無繇此又鄙人之
沃聞鑠膺者也走少而多疾長也無奇然竊有狂談異於
俗論詩歌至杜陵而暢然詩之衰廢實自杜始經學至朱
子而明然經之拘晦實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
之牡丹看担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鸞輅生於推輪
龍舟起於落葉山則原于覆簣江則原于濫觴今也譬則
乞丐沾其賸綴殘膏猶之醫史襲其墜言衍說何惑乎道
之日無而文之日下也竊不自揆欲訓詁章句求諸子以
前六經求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志確乎不移

而影類吳泉昏及趙陰跡類愚公力疲夸父矣束髮以還
頗厭進取幸茲荒戍琴居得以自黥補削固惟千鈞之弩
一發不鵠則可求毀焉復效在矢飛流嘶箭妄鳴乎故無
寧效昔人放于酒放于賞物且又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
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為壯士歌宋子京
脩史使麗豎難樛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摩除摩是或一
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亦聊以耗壯心遺餘年若所謂老
顛欲裝風景不自洗磨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開此
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導論托忘機忘機之教則豈敢
當也然借以逃尺寸之負俗斯則受賜諒厚不敢文過末
復以見志垂載焉此陳叔達汲王無功盛心也愈益不

全明文苑卷五十六

三六

敢承焉壯膏之炷欲燼游岱之魂將至捧誦良書深負德
愛爾馬生辱不鄙外進置之文翁石室然下走之私不獨
為一人淑惟淪為郡當蜀之半士子之質真有可以升君
子之堂者亦恐染於新學流之枯禪將至摘埴索途不特
黃茅白葦耳矣回其狂瀾是在海若俾石室之風移淪城
之境油雲日覆時兩樹沾馬生其乘章之先乎敢併及之

上霍元崖宗伯詩

孫存

日蒙丰翰以所與涇野先生寅清之暇商確古今之正論
諄諄訓誘其何人斯與聞斯教夫涇野醇乎醇者也夫子
強哉矯者也以涇野之醇與夫子之矯陶鎔變化於大聖
之域發之而為論議措之而為事業必灼知乎善惡之幾

而擇守平時措之宜自不至於賢智者之過矣而豈思不
肖如某者所能贊一詞哉頃以門下辭受之嚴僅市發之
朋酒以獻而適得敗者遂使夫子有感於以名取人之難
焉嗟乎其獨不類是耶若以言獻安知非葵之敗酒乎然
是酒之物市於蘭也價甚廉其不市偽明矣而顧若此則
中途所與同處者薰蒸之氣敗之也嗟乎士修於家而獻
於天子之庭其所與同處者可不慎乎是酒也必一敗一
不敗今偶酌其敗者遂并其不敗者棄之毋乃未盡酒之
情乎果然則天下多棄物而瑜皆得以瑕掩矣縱使二酒
俱敗而蘭產之正味則不敗也他日更取其味之正者不
欲以氣之惡者而酌之則可以薦神明酢賓客而奚遽以

全明文苑卷五十六

三七

敗遂損不使前乎使當其方敗而改作之否則別用之
或以為醢醢或以為滌藥物或以為濟道喝未甘委之溝壑也
有不幸實類於是大道之中也猶酒之有正味也賢智之
過則酒之醜而過於正味者也愚不肖之不及則酒之醜
而夫其正味者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多則甘好
善之深者似之麴多則苦惡惡之嚴者似之以其觀於夫
子其酒之苦者乎苦口者利於病惟量之大者能受之涇
野其酒之肯者乎式燕而醉於心則量之小者皆受之矣
若以涇野之藥與夫子之麴損益適中以釀之則甘苦調
而人皆知酒之正味矣古人有體道之言有知道之言其
不能釀酒而能知酒之正味伏惟舍其前日之敗許今所

巾之真取而酌之則酷暑之氣可敵嚴寒之天可溫而和氣可致无妄之疾勿藥有喜矣若夫投之江以醉三軍賜之食焉者可以化暴而為忠良助又其餘事耳

上楊石齋閣老書

林希元

諱廷和四川人予以應詔陳言受知石齋因上此書以相規諷不意偶觸其怒適有鄒魯之事隨有泗州之謫恭惟執事抱經緯不世之才純誠不二之德位極人臣職司論道廟堂之柱石天子之肱股也昔在先朝奸邪肆志簒竊君心乘輿四遊干戈屢動執事以孤蹤立于其間左提右挈卒之君志以回名號以正紀綱得以存而不壞人心有所恃以為安當此之時執事可謂有力矣及其受遺

皇明文範卷五十六

三十一

詔定大策默計成筭授之嗣皇呼吸之間聲色不動使日月指于重光乾坤翻而再造非執事又孰能與此哉大當亂世安國家相新君開太平人臣之功至是不其大與昔太尉有安劉之功不能止諸呂之王則瑕不掩於前狄司空有存唐之力不及救五王之敗則美弗全於後有周太尉之功而前閣缺有狄司空之力而後克完古今以來如執事殆無幾矣今天下之人知與不知咸頌執事之功業而書生過計則未暇為執事頌而切為執事慮也何者善作不如善成善始不如善終語執事以前之功於今日方可以為善作於其始而所以善成於其終者尚在後日未可遽為已至而不加之意也今日所可慮者天子冲年嗣位

學問之日尚淺聖志之趨向未定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決天下之亂未除潛滋暗長之勢甚可畏四者有一焉尚足以害成功況兼而有之乎昔周公相二君成王業致太平及夫召公告老而將歸則天下漸以無事公於斯時若可少緩矣觀其留君與之辭猶曰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與其濟又曰小子同未任位大周公胡為是過慮哉人心無常難持而易失天下之治進難而退易二者萬有一焉則已成之業從此壞矣周公所以慮也今天子冲幼有似成王執事重任適類周公而事之可慮者又有甚焉苟所以慮心積慮未如周公則已成之業寧保其不壞耶今天下臣民翹首以望至治竊觀嘉靖詔書

皇明文範卷五十六

三十一

所欲更革事務或未能盡舉行其路雖開所聽用者要亦不切細故與進退大臣及一二無聞紫宦者而已其實開於興衰大計者未必盡從邇來弛張舉錯又漸不如往時不見日新月長之勢似有假衰憂縮之狀天下人心未免驚惶疑懼然則執事之所可慮者未見其形已見其影矣又可以尋常視之耶希元至愚無似竊有憂世之心往者進香至京師遇聖天子即位更新治化不自量應明詔敷陳八事然事以要名示天下事所可言者不止此已所欲言者亦不止此此特其要者爾今不悉備論其中清言路一節蓋居京師數日見利道言事紛紛多不厭人意當天子信用儒生之初儒生乃如是萬一聖志未定疑儒生之

言不足信意或有他奸人從而動搖之天下事從此去矣
一慮也天下事尚未見諸人若揚揚得志誣上行私之風
已長其間將來何所不至切恐亂國是誤人主禍縉紳與
天下不但如前日之權姦而已此一慮也兼此二慮故雖
犯彼之怒而不恤若宦官之於我朝深根固蒂其來久矣
以孝宗皇帝之明在位十有七年始翻然覺悟欲收其
權猶隱忍不敢輕發紆紆徐徐至舍志以逝則以冲君當
新造之日而欲為此固知其難矣猶拳拳於此者誠以天
下事有機彼其數十年依憑城社之強宦一旦剷除而藩
邸新進之宦官譬猶未深根之木未長牙之虎及此時而
制之為力則易故試言之以便俾於萬一如不可成亦姑

金明文苑卷五十六

四十一

發其端伏數年後天子春秋既長再言之宜若可為也當
時進言之意大畧如此近接邸報捧誦論音竊仰見聖天
子虛懷待物凝神體道之心與賢宰相贊襄之力發憤感
激恨無忠謀奇計以報陛下然於宦官則未見可動乃知
時勢之未可為今姑置之俟他日爾大抵天下治亂必有
所本君子小人之盛衰惟觀其勢孟子謂一正君而國定
邵子謂君子在內而衆則難其為小人可謂達本識勢者
天下事雖未能盡如吾意天子中年聰明仁聖甚可望也
宦官之權一時雖未盡可去君子之勢不可不培植而維
持切謂今日惟當輔導聖學培養君心使聖敬日躋卓然
足為事物之主宰其次莫若盡引天下名望才德之士布

列有位使吾君子有如林之多其勢足以重此而輕彼此
是目前根本切要之務其餘俱是枝葉可且從容一步俟
其時至自理爾然自古經筵之設帝王所以為學也通者
經筵開講中外人情欣歡交慶而書生淺見則以帝王之
初就學與學既成而御經筵者不同學既成而御經筵則
本朝自有常規若初就學似可且取大學中庸二典三謨
之書特選儒臣分經講授如某人授大學某人授中庸某
人授尚書各責成功不得參越蓋此三書辭約而義備皆
治天下之律令格式也莫若且將此書每日與之講解令
其習熟貫通待規模既定於胸中然後命儒臣輪日分直
散摘經傳子史如常講論方有登益所謂培其根以達其

金明文苑卷五十六

四十二

枝也若當就學之初遽待以學已成之事恐未必有所補
且經筵間日而御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畧
不相接責難輔導之工程正叔之所慮本朝亦有相似者
今天子中年始初就學不知經筵之開視常稍有損益乎
抑只如常而已乎稍有損益則可若只如常而已則經筵
之講僅可謂使人主日接儒生以斯為幸爾欲望以是輔
導聖學培養君心恐未能也邇者大舉黜陟之典將以進
君子退小人也而浮薄喜進纖瑣儉巧者未必去明恤秉
德可實八國而沉下僚棲遲巖穴尚多有焉士大夫或持
異志於宦官方連吾屬大義以攻之自倒戈者有矣尚望
聖君懺以勝之耶且朝廷執資格以待天下士今使有伊

周之才生乎其時必已以資格拘之使不得及時展布其
事業逮其資至而欲用之而時已去矣其資之至者又或
處之不得其地事業亦不得展布竊謂方今欲舉正大充
明之業必須大整頓一番然後可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
則君子方病於難進又何望其在內而衆其勢可以勝小
人耶夫斯二者誠天下治亂之本君子小人盛衰之機熟
計執事今日之為天下慮舍此無可為書生之過為執事
慮皆此無可獻矣夫成功之下難居休美之業難繼今天
下以太平之治望執事苟無以副之則天下之望將轉而
為怨千載之下亦將有議焉可不懼哉可不戒哉易曰由
順厲吉利涉大川書曰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
終此執事今日事也惟願執事留意於斯宗社幸甚天下
幸甚

皇明文範卷五十六

四十二

皇明文範卷之五十七

書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張翥

蓋聞仁者不懷寶迷邦義者不縈身亂倫且上有堯舜
可秉箕山之節有武王則可為首陽之清惟先生皆三代
之遺民也遭秦無道避世養高不與逐鹿之擾非賢而能
之乎皇帝誅暴亂統有海內思與耆老講求化理媒以張
子房羅以誠讓先生皆不屑就皇帝慕帝王之盛不果屈
欲後世知漢有不賓之臣也今小子以涼德當前星之仰
朝夕兢惕不聞至道以辱皇帝命天生賢才非使自餘
拯溺耳屯寔所付畀惟先生愜然就道為小子矜式俾皇
帝于其子而子之天下于其君而君之則不必有齊桓之
顯功而德遠矣若必高尚其志則子小子其何所承教

皇明文範卷五十七

一

上王太傅書

蔡羽

羽頓首頓首柱國老先生下吏不拜節旄有日賤病手龜
膝痺幾不能奉几杖今獲聞矣曩者草廬之寵推辱尊重
惶恐死罪深山窮谷未嘗識王公貴人一日凌風清軒霧
雨泝草萊以問窮居無聊之士此古人之高致於今世罕
見也躬自糞除妻子提挈以穀館人冀得一宣其勤力而
寒士遠僻不足以備鼎俎徒謂溪毛澗藻可以羞於王公
而孟浪殊甚惶恐死罪然兒童女子望麾蓋者翕然空巷
可謂寒谷生暄矣夫以三公之貴不自愛其形勢得從布

衣之賤出入山林翳佳木臨清流以適其情趣於王公顧不美哉而議者不然曰是故重山林而輕臺閣踈縉紳而遇寒士者歟不然魏魏廟堂坐而論道不亦尊且顯乎則無所於樂顧獨朝扣東山暮問西嶺于于然而不忍去百官有司龜金組玉之徒抑首異氣止下風而不敢進不亦貴且重乎則無所於愛顧獨携糟糠之士由由然而不能含噫衆人之論自以為知先生而羽固以為未也夫國有大疑非得鉅公偉人無以釋天下之憂雖有鉅公偉人不使之贊襄廟謨以行其計畫雖有憂世之心無所用此先生所以寓意於山水而恥言時政也百官有司龜金組玉之人止下風而不敢進勢也分也草茅賤夫得以瀾其形

皇明文選卷五十七

二

跡道與義也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然山水豈先生之好匹夫豈其必與者哉尊論圭峯羅公之文云公連兩月快快思得一見其書讀其文以快吾懷近得觀一南濠王氏矣簡編浩繁不可盡讀讀其十一字古而辭雅如斲金鐵亦佳矣然有不能無憾者羽竊謂聖人不得已而有言故其辭微賢人因言以明道故其說長後之文人通自物敘萬事馳雄辯以各自名家然終不離乎道者羅子文深而意淺詞強而義乖離乎道矣冒昧不自知惶恐死罪專人候問尊嚴草稿一卷并獻下吏伏惟矜照

上執政書

吳鼎

具官某頓首狀上伏惟商德者身之基也量而入者智之

府也薦士者公卿之節也名浮于實者士之恥也衡恩而不報者天之慘民也職不敏竊反覆思此至熟矣古今大臣德業之盛要亦為國素才舉能其官而已舉能其官則海隅嚮風慕義而遺賢布列何功不立何艱不濟雖大將之操利劍造父之馭驥驥未足喻其意也苟一不稱所舉亦猶渤澥之雙鳧九牛之一毛有之不為重亡之安所損哉且債國家之事有傷知人之明何則素無蓄積使然也雖然一豫讓也衆人待之則泯然無聞國士待之則捐生以伸大義彼誠激於知己感奮自強將以愧天下後世為人臣而不知報恩者也職至微且陋早乏鄉曲之譽學未聞道輒隨常調出宰帝鄉屬時軍興少不經事竟陷中官

皇明文選卷五十七

三

之禍繫再經冬自分必死伏遇今上更化赦使復官至有今日大恩未報一也部使者九薦以風憲召當路哀憐狂慙之性孤畏之跡不以畏途見處全之散地然猶以議獄忤同舍郎同舍郎即超登冢司幾陷之不測賴明主在上不遂中傷之謀大恩未報二也引疾請告旋遭閔凶復不自戒毀傷肢體偃息十六年犯起復遠限之禁自甘長為猷祗之氓無復效節官下已矣詎意一旦起廢誤及匪入荷厚君再造之恩公卿大夫汲引之力死灰復燃感極而悲大恩未報三也夫四海之大遺賢之衆輻輳並薦人人自以為得之又取一於十取十於百僅僅數人所謂國士相期者已如鼎者上之非有高科理學之名次之非有嚴穴

奇士之行又未嘗歷踐華要為之地小邑冗員無所短長之效亦略見矣是誠不足以服豪雋厭士大夫之心冒昧而進祇取辱耳退而深惟憂畏未果者直以一身之疾而已大恩未報如前所陳者責孰大焉夫先朝常調相待猶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况今遭逢希世之典雖諸葛之盡瘁死職伏波之馬革裹屍未足為知己者道也豈敢復以疾為辭沾沾以生故自實為全軀保妻子計耶昔者司馬喜臆卿卒相中山范睢折骸終為應侯是二人者智不及葵能備其足安克謀人之國哉彼誠自負必然之責特患不遭時耳苟得攝尺寸之柄雲蒸龍會樹功顯名欲用其所未足也度以是故形殘處穢而不自引藏也偶不佞

重刊文苑卷五十七

四

竊慕是義是以報知己耳茲緣感激大恩不勝犬馬私情輒敢具狀通謝伏惟台如狂瞽草甚

與馬仲房書

胡侍

跼伏丘園倏踰五十仰慙知命俯省昔非泯泯無聞何足畏矣而執事義不遐遺惠言屢及聆音空谷其喜可知曩余釋褐登朝歷應省寺趨謁既簡簿領不煩是以仕雖匪優學則靡輟居常追隨茂儒逍遙詞苑探討六藝漁獵群言析雕龍文傾倚馬間雖取嫉時輩而矢志弗緩乃若執事與余則又誼契特密麗益尤深時或攜手給孤之園接武虛白之室歌詠言志杯酒敘心鳳膏續鳥羽以揚輝朝馬趁鳴鷄而始散方駕西皇則連璧足侔並汎水頭則

登仙無忝樹澤若鮮霞夾朝日閑笑若海雷奮重淵長嘯若玄鶴吹秋空豪飲若巨鯨捲駭浪當是時壯志排山嶽浩氣衝星斗等彭殤為妄作貌富貴如浮雲若夫孟公投帛之燕曼倩振地之歌子桓南皮之遊公琰漳渠之會可謂擺脫微纒風致罕倫方之於茲恐或未逮而柳生及肘蓬斷從風棕欵未幾便都離析山川悠邈良會靡緣日月如流二十霜矣而時亮子言墓木已拱希尹君采近復告萎海內石交零落盡矣兩絕葉隨不可作矣贖其儻矣不可說矣士奇伯誠頃得西旋居處同方足寫勞結而士奇斬焉衰經禪期尚遙伯誠久困瘵弟未臻勿藥余雖天幸無恙而齒髮志意已成老翁塊處離群沉憂日積每一念

重刊文苑卷五十七

五

至忽忽若朝醒乃知昔者之游蓋選士之職節生人之極歡而寤寐思服若隔蓬限可復得哉城南別墅林木亦佳駕言出遊聊以致適而興謝裝壯朋寡思存徒倚顧瞻翻增感慨雖有膏沐誰適為容乎時仗濁醪一洗磊塊或假紉素頗豁苦懷耳執事步履星辰新知不少而久要之念不忘平生畧布鄙衷達諸記室慎食自愛母金玉爾音

上音相石齋楊公書

鄭一鵬

元老楊老先生執事一鵬聞周公為相急於見賢也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夫周公急於見士與夫士之見周公者豈與今之士等哉蓋必開天下國家之安危利害或其身之安危利害而天下國家係之故周公常恐一日

失天下之士士生周公之世者皆思効所知惟恐其或負周公也一鵬不才何敢自附於周之士然忝在門下視疎遠至者有間矣用是敢瀝其愚伏惟執事加察焉一鵬聞自古小人欲傾君子也必設機以待之伺隙以投之而後從而媒孽之君子不覺陷其術則進退左右惟所欲為不惟其身之危而國家事因以去矣昔張柬之桓彥範輩廢於唐也以王爵王旦沮於宋也以美珠惟仁人君子為能察其機杜其隙而後可以成大功恭惟執事碩德端朝雅量鎮俗燮理弘化經綸著獨亮之績從容靖難忠貞建翊戴之勲古之名相何以加此聖上軫念元勳屢有優養適者剖符廕敘之恩特越典制之外夫崇德報功國家常典

皇明文獻卷五十七

六

在執事勲德尤宜食其報者然自朝廷下達里巷之士咸以為疑誠以主上之心未孚群奸伺隙而動而剖符廕敘之恩要或出於聖意或左右建白未可知也誠聖意也則宜明下大廷採公卿之議況前此詔書管華傳陞之弊今大臣封拜勅旨題自中出何以信天下就使物議允協國體已虧聖明在上顧豈為是則出於聖意未可知也謂此革誠愛執事耶則前此流放者皆其黨與裁革者非其子弟則其姻屬非愛執事明矣然則其勸主上以是加我何也誠欲便其私也彼見曩者執事有所建明嘗封還內降矣故雖欲便其身圖謂執事必阻而抑也獨計大臣不得封公侯非軍功不得襲衛職者制也而執事數在社稷越

典制封之吾將欲辭而不得然後彼有所為出於典制者吾亦無容於彼拒也此其情狀較著者也夫此輩或自罪廢而復用或自王府而陟大任主上待之不為不厚矣知足之分亦可以止矣然復耽耽不已如是餘又何所不至哉今舉朝皆知其非執事一見勅下必憂憤俱積是以再三辭之然而此輩之襲廕增祿未及論列者非有所畏也誠以非常之典出於意外欲辭而不得故未暇論彼之是非夫欲辭而不得未暇論彼之是非此輩已拊掌相慶謂吾盡陷其術中矣何者使此勅前無封伯之文執事必止而不肯行後無金帛之賜臺諫必論而不肯已先之伯爵者是以術陷大臣也後之金帛者是以術陷臺諫官也吾方

皇明文獻卷五十七

七

陷其術中進退次且而未得出俛首而從之襲廕增祿公然受之而莫之拒是其術固已行矣然則不待徵之後事可知已一鵬聞大臣視國事如家事正不宜以彼已為嫌也人有餽非所得於其身及其子若弟亦必併辭之固體國之義也竊惟執事不惟當辭一己之封爵而諸人之襲廕增祿非制所宜者亦宜明言力爭雖未能一一釐革萬一有所賦損亦足為後事之戒矧近者徵號之事執事以國制執事亦何以自白於上哉昔元祐之時宣仁之聖哲宗之賢司馬光呂公著諸人之忠亮惟一二人人間之元祐之治變為紹聖今以主上明聖執事三四元老精白忠赤

以輔之諸九卿皆累朝舊德相與畢力扶持天下之事商
日異而月不同萬一有如意悼楊畏者乘間得入天下之
事又未知其何如也夫此輩所畏者三四元老次則諫官
耳曩者宣府江西之符當時金帛衣服之賜惟以計誘士
大夫欲辭則嫌於拒命欲言則已受其賜遂使東朝變衣
冠而服戎服裂諫章而設綵帳至今追論往事咸為慨借
然此術在先朝再試矣而其禍之烈已至於此今又復試
矣烏喙之藥不可屢嘗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可不知哉
可不懼哉一鵬竊謂執事宜力陳國典還伯爵之封諸科
道等官亦宜為執事據典力評還金帛之賜而在諸人濫
賞亦宜為上上述我祖宗設官之意下陳近代借濫之

皇明文範卷五十七

八

失求必去而後已歸諫之不得在日講可而陳也否則大
臣之義有夫與就耳然則凡知我輩有輕爵祿之義此輩
見吾人有不可利誘之節而後天下事可為矣功難成而
易陷者也幾難得而易失者也惟仁人君子為能察其幾
以成大功此執事員也亦執事所優為也一鵬過計之私
復有獻者誠荷朝廷簡拔之恩辱執事甄收之末未知所
報且謂周公之世未可無周公之士以負周公也是以冒
昧言之惟執事加察焉

復高書東沙張公

沈愷

台斗在望不遂瞻依仰戀曷極近勾章君來顧辱教翰重
以郡乘現及是東出自公大手筆法嚴詞古此海內數十

年所未見以一郡票之天下可世式已但愷往叨大郡多
所謬矣得逃姍笑不為不厚倖至乘中所載乃過辱獎與
且鄙言俚語並為收錄是拾唾棄以備筵舉垢汚而歸海
感荷包容分非木石幾圖捆布莫遂紹通罪負山積如何
可言吾公盛德至文播在宇宙而中外嚮風已非朝夕今
雖杜門著述為千百年計而四方多故弘濟時艱恐安石
不能久遂東山之適也愷粗道如昨灌園教子之外一無
事事凡上惟有芝園集一帙時取讀之不覺下拜今夫摘
詞揆藻世所指為丈人詩家者不為少也學多剽竊陳言
援人門戶植已堂與人固笑之矣其不然一人而數變一
體而互更初而學一人焉中而學一人焉終而又學一人

皇明文範卷五十七

九

焉及其弊也學漢不成流而之于宋變愈下矣雖使天下
人定吾低昂猶之以鏡鑒貌半似一人焉半似一人焉已
且不能辨其妍媸人其能低昂之耶大都成家易名家難
名家易大家難若公者非當代所謂大家耶文似先秦兩
漢能自為體不祖襲片言詩古體似漢魏朴矣能豁其質
近體似王孟逸矣能培其醇他若說林似左國諸賦似屈
宋古且奇矣又能蟬蛻迹離翻然而入于化蓋公充養完
裕表裏粹精以故圓融中規刻畫難尋神變無極直造玄
奧雖其折衷上古取材異代要之萃諸家之精而會其全
者也斯其為學林之鉅匠藝苑之宗工傳之四方流諸金
石豈獨侈聲明時終當與大寰爭雄長矣世學殖荒落知

局識淺敢僭及于此是誠以不肖論賢甚不自涯然精金純璧天下自有定論在公固當自信何待羽言臨紙惘惘東望豈勝馳情

獻仲兄書

袁袁

袁白仲兄足下省覽家報乃知病癘京邸不獲就試命實為之非戰之罪嗟乎復何尤哉竊以生人之業立德立功立言而已時有利鈍勢有逆順志以勢達功由時建是故高勲茂烈智者不能先圖安榮尊顯明者難於逆觀語云鳥獲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離朱之明不能自見其曉何者勢弗便也士之砥礪名行者豈少哉循孔孟之訓述詩書之藝履繩而趨蹈道而行口無碑表躬無瑕纒然而宗黨

聖明文範卷五十七

十

之弗稱友朋之弗信司府無推揚之譽王公罕薦引之助何者時弗可也故曰聖不能違時賢不如乘勢由此觀之立德立功之途斷可識矣考往哲之遺業較碩儒之通論功由我立德自我宣播菁華於典述繁章式於辭文範模無窮綱紀不朽立言之道斯為美矣大者刪修群經次之勒成諸子揚其流則疏傳並興綜其實則史籍攸著下之託意命辭宣情暢鬱詞賦論辯讚頌規諷小道可觀猶賢乎已古之為士者少而誦習壯而試用靡不由此是以漢氏制作猶有可觀賢良文學往往而是自漢而下載無幾焉何者絃誦之化衰而賓興之典廢考課之法壞而黜陟之意微聲律之學興而經制之規弛粗通訓詁者謂之學

士稍知帖括者謂之經生上求下應靡為同風博雅君子所不忍聞弟也資財既局聞見不廣上無良師下無益友燕之習業時好牽纏故習剽剽靡效譬之越人之燕卒難燕語憤悱之機何可言喻孟氏不云乎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張墳典之大業厥俗學之迷途示我德音吾兄勗之而已

復李驗封伯華書

袁袁

鵬鷃異適小大之情分涇渭殊流清濁之塗判是以巢父恥唐堯之聘子陵卑漢祖之官何則性之所安固不可強合也僕於執事曾無一日之素猥辱簡書殷勤將收孟明於三敗雪曹劇之積恥復欲以朽株枯木薦之清廟廣廈

聖明文範卷五十七

十一

之間意良厚也敢不罄竭愚悃一陳其憤懣乎僕賤宗也五齡而誦詩書九齡而閒辭賦上自墳典下逮稗史亦嘗涉其藩域擬其菁華矣顧以家無擔石室如懸磬有相如之病而重以原思之貧餬口無謀勉習經義書誦帖括夕覽古文啜菽飲水簞瓢自娒幸得錄名於有司接迹乎多士自謂扶搖赤霄一日千里慕言則欲窮天人之奧立業則欲據霸王之畧高談闊視無復諸忌又以性本疎迂加之簡嫺深衣褒袂弗合時製虛名無益謗忌橫肆故大學士張公孚敬桂公華咸欲締交絕弗與通遠希長孺之茂衛青近繫季象之遠國忠觸怒蓄憾切齒反目而僕屹然自是九死不悔追步武庫之災謗言先入械繫請室卒校

束縛呼聲動地榜掠百數自夏歷秋黑索疊疊坐卧園土
陰霾晝晦不見日星命危草露斷天無門而聖上垂思曠
蕩有其大度投之於越既而雷雨肆赦獲遂首丘杜門謝
客屏居荒野蕭然環堵有同仲蔚薄田百畝足具饘粥躬
操鉞鑄忘其作苦媿乏井丹之高潔而竊慕徐穉之食力
枯樵當戶簞笠在堂於陵雖陋無求於人暇則臨流濯足
抱甕灌園釣輕鯉於芳藻弋文雉於叢藪濁酒一壺兀然
就醉誦李倫思歸之引繹仲生樂志之論蓬首箕踞從吾
所好不自知其不可也昔東方生有言築土為室編蓬為
戶彈琴其中詠先王之遺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旨哉斯
言予復何望嗟乎士安往而不得貧賤哉世不我知則已

登明文範卷五十七

十二

又馬能隨時浮沉取容當世局趣效轍下駒規規如禪
中風哉

答王榮谷

張岳

得在江右時獲接熊生萬化所寄手教正欲奉問左右東
歸忽忽又三四年矣緬仰之懷非可言喻辭尸至伏承教
言備審近日起居之詳不勝慰浣真州終非久居之地桐
堂婚嫁粗畢似當束裝歸蕭然蕭然無舊業而世態紛華要
之亦應醞味之中亦當梅夢一二味存其酸辣乃有風趣
爾此道不於先生之望而誰望安南之議士大夫談數
年然皆出於一種喜功利尚權譎者之口沉靜守道者初
不談也大抵近世學術不明應恥道喪士大夫往往犯見

金夫不有躬之戒其所操之術皆管商秦儀之奴隸所不
屑談者而妄託以為經濟自媒自眩且不論三代何如孔
孟何如就我朝成化弘治中前輩亦有如是習尚否也孟
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拒跋行放淫辭以楊墨為禽
獸儀衍為妾婦關土地充府庫戰必克者為民賊而善戰
者又服上刑聖賢之言良非迂也西漢之衰士大夫柔巽
之風然不足以勝其經術節行之美故漢能既廢而復興
東漢之衰士大夫氣節之高一變而為詭激縱橫之習故
漢一敗而不能復振由是觀之天下之盛衰不外四夷
而在士大夫之心術明矣且就今日四夷言之士大夫果有
深謀奇略能為國建萬世之策亦不在於安南何也秦寧

登明文範卷五十七

十三

二衛有項之疾也河套腰脇之疾也若安南則膚爪之末
爾會有項腰脇而治膚爪失其等矣昔人有言狗馬難養
鬼易之說二衛河套形勢切近一言不售則其術窮安南
遠在萬里微外未必便有實事謾為大言爾某守方拘文
自知不足以料敵應變切恐今之談安南事者大抵多半
畫鬼也次厓初到此慨然有勒功銅柱之意某屢勸以且
去孔孟故紙堆中尋箇安身立命處馬伏波一時之士殊
不足學今亦知其難不復出口矣某前年八月抵此將及
兩載多病兼以吏事素非所長旦夕俟以微罪訶彈而去
歸卧林下倘先生歸蕭得以侍杖履領誨言平生之學也
未有奉教之期惟倍加珍攝以副注望不一

與胡寵之書

童承敘

敘白遠隔逾秋怔悵增勞想離群以來續續一也僕之於君異體同心合道齊軌併以弱冠結馬京國佔畢鉛槧戮力相規出則聯袂九衢入則并棲一舍芝蘭同臭何殊於茲丁年分携馳驅塵鞅君則遊覽京華僕則經涉魯東西南北奄忽歲時睽絕之思如何可言往者角執鄂都蕤桂秋山復叨附驥生平意氣乃茲一信縱黃鶴之大觀鵲之廢蹟疏大別令東倒障漢波使西逝何其驪也獻賦上都朝翔雲路僕復不幸創痍浸淫股肱痛若方卧長卿之病燕動焉驪之歌而君時在軒車垂意眇眇古云知己昔謂無之迺今見矣感嘆發憤冀得同升以永咲樂而

皇明文獻卷五十七

十四

劉蕡見忌李邵謬登命也如何凡在雋流同斯嘆惋嗟乎漢儒無命楚和失時雖揚蛾入宮懷瑜赴闕祇益其悲泣爾君擢秀鄧林駛流清派隱神物於豐城紫夜光於川澤良時多暇高朋萃止躡屣岷首接離倒着銜杯習池銅鏤外唱重以鯉對趨蹌萊衣熠燿俛仰之樂孰踰于茲且夫騶驥匪耳於槽櫪游鳳委翅于枳棘固未殊絕也及其霜蹄踈蹶勁翮聯翩高翔青雲顧盼千里且必借翰于扶搖假力于簪策哉僕浮名冒繫夙病糾纏欲棄置長往則親心未慰低首踟躕則羈情淒惻又恐毀棄路遙傷其明結是以輾轉徘徊重憎勿怛且則廢食夕則倦寢每不自持慨從二三君子或周章在途或歌嘯永夕或濡毫宣暢

紆結或張蜀絲雜引商徵加之秋氣蕭瑟木葉辭幹明月入帷涼颼夜起悲笳微吟哀角徐動于斯之時百感輯集

五情並亂仰鐘陵之日望太行之雲楚曉蘭芳湘草綠言念初服何時可忘此阮籍所以當途而哭王粲所以登樓而悲者也安得從君尋故山之樂信久要之雅哉夫達士論交匪寄形神千里之談有如傾蓋何也以其相信也故特與君陳其大較逸情隱志庶其亮之嗟厚飄寄沙磧帳離隔矣關河伊阻杳難涉矣悠悠我心何時歇矣努力明德各敬厥身志懸縮地義存斷金飄飄北風有懷德音

寄舒子

王廷陳

辱書教以矜飾名行意甚勤懇僕惟少習性氣自視無前

皇明文獻卷五十七

十五

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復見近世州郡之吏務為諂承故於逢迎節數稍為損減不意遂犯當世之怒又以一二宰執舊恩於僕內外構扇中僕惟恐不深耳曩時交遊見僕狼狽要津厚禍及已莫敢張口伸舌一為論列明其不然者當是時也吏無振滯之議友無急難之仁幽於圜牆之中日與徒隸為伍身非木石其何以堪以故倪首震惕卒從文比嗟乎百犬吠聲積羽折輪十夫撓椎三人成虎此墨翟有素絲之悲阮籍有窮途之哭也身覬蛾眉敢云見如行垂完璧而欲免於瑕摘也難矣然猶苟全要領生還鄉縣奉二親之晨昏上先世之丘墓撫今悼往憂喜聯集因念河清難俟人事靡常南山之歌恨長夜之莫旦竹林之

侶假麴蘖以紆悰斯達生所以放言幽人因之長往者也
自分身累百垢長為世棄乃稍稍稅拘攣之文逸瑣尾之
忌弛煩多之繫然亦不敢踰大開冒隱惡感先王之禮觸
當世之禁務敦窮居之尚絕希進之心而執事乃欲責殘
於寒灰俟完於隨甑幾翔於鐵羽望僕以回景曜之末照
而收桑榆之晚績也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夫秦鹿頓纓
志在豐草羈鳥奮翮棲慕一枝即有惡殺之國過仁之主
使飼之廝寵之以高軒享之以玉饌娛之以雕檻啗之以
巢脯彼且駭顧驚鳴奔逸之惟遠耳僕聞古之聖賢心有
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著一家之言思垂不朽僕誠欲效
之用舒憤懣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采於無窮然才劣
左馬而欲自附於作者畫虎之謂其能免乎方將修農圃
之業給公家之輸賴其羨餘以贍妻子長為太平之民雖
至老死不觀兵革志願畢矣風使再錫教旨

答張東沙

王廷陳

明公鵬圖鴻海鳳覽儒林談藝則沃砥以敷華議政則具
儒以本吏贊恬而抑競故九矯之上蒙褒略迹而求心故
流俗之毀不入蓋人倫之師求非才品之能盡也通者借
重湖湘甫歷時月稍稍頓飭政局維新故近習則胥吏以
及輿臺遠聽則州郡以逮邊徼多歷則父老能評則縉紳
皆謂明公敏作能精實大無漏暢適非謙精數不苛誠百
司之偉程連帥之攸準也至於退食從容自公多暇則解

翰必操圖書在案誰知岳伯乃屬文儒其或游曠故墟感
慨陳迹酌鸞鷟則傷神處士之遭醉黃鶴則引領仙客之
駕憫早則企沾神女之雨苦熱則願當大王之風軌羊公
之政則殘碣旌思跡周郎之策則斷岸表烈近寓堂階遐
盡封域凡觸情悰必歸篇什信知弛張乃文武之道體用
為姬孔之學江山誠詞賦之資矣今又加禮嚴穴寓目棄
遺使者至門里人走視皆謂樵牧之鄉何有尊貴之賜如
此竊念僕樗如無用灰似不然蒲柳先秋桑榆易暮泥塗
曳尾霜霰被顛志以氣衰病緣積檢往作則頽汗愧其
不工擬近製則心塞竟爾難就老微遂著壯圖已隱真意
調偶合於希聲武幸憐於獨步固知大海不拒細流非有
色絲乃來東帛嗟乎蠅木則萬木之器駭骨辱千金之求
愧之先容諒慳後至長夜難旦每悲甯氏之吟寒谷雖春
莫報鄒生之律尚待絳風城無病骨稍蘇自秉穢形敢求
良輶雖負朝於尚白實望教於思玄

上程中丞

王廷陳

昔先生門下執事以名世之才發跡於齊魯之墟揚聲
於今馬之庭撥精於墳索之域按足於賈馬之室僕亦幸
然同朝侍尾鵷鸞之班然竟不得附交遊之末接殷勤之
歡奉謏庸之益獨於名家卷牒獲觀篇什竟日手之高誦
微吟恍若瑤華之在握明珠之照眼也氣奪心悖三歎不
已又安敢擊瓦缶於黃鐘之側遭曠消而為野音哉既而

孰事出禁閭提兵符鷹揚河洛豺狼滅影頓使戈鉞化為
農器文事武備占罕儕倫僕時亦以口語橫遭譴逐待罪
裕州無叔夜之賢而負不堪之禍以致拜揖違宜逢迎失
措暴擊之集乘其摧頽營樊之蠅共加搢會身淹梁獄復
影吊心不能上書以自明叩心以致感而文法之吏背棄
繩墨無折中處平之心而有重羅深錮之慘曩時道義之
交一旦革素改往畏與罪人比暱乃獨執事不奪多口番
光為禁勉以加餐再為授簡失路之人恩威不報是後垂
翹故棲不務矜飾高乏丘園之賁卑無簞肆之奇在泥淖
而媿龍蛇之德處山澤而寡珠玉之光乃徒伏跡於蓬蒿
之下甘心於鹿豕之群每謂龐德公隱於鹿門率妻子以

皇明文範卷五十七

上八

躬耕漢陰丈人抱甕灌園澹漁父鼓枻行歌皆楚之逸
人也心竊慕之學而未能志惟切於苟全自謂可以無咎
豈知差夷起於門牆而猛獸之爪牙乃在手足也向非執
事至公至仁深知其不然力為之引手其不墜萬仞之淵
猷群虎之腹哉夫曾參殺人言之者三母為投杆羊叔子
之不酖人也其敵而信之夫祐之賢不及參抗之親孰如
母然此信而彼疑者何也心跡見諒異域即親擬議之明
同枝何益昔人有謂日受千金之賜而不可以為知己者
傳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又曰士為知己者死使知己而
多可得也何用死之故蘇秦不信於秦而尾生死信於燕
讓讓眾人於中行氏而國士於智伯彼之心以地移行因

主異者何哉誠以知遇之難逢思欲一效其忠誠委軀命
而不惜也執事秉節鉞之權總連帥之職深仁淺乎湘流
魏名俯乎衡嶽方將建不朽之業流金石之聲豈徒稱雄
於翰墨爭長於詞賦哉僕當以其微能述父老之言采聞
見之實於以顯序功德彰示方來也且賢桑之餓人猶能
策名於後世僕雖德輕鴻毛賤同土壤猶庶幾與此類比
乎用肺之言敢因執事者布之

與殷子

王廷陳

竊聞人各有偶物從其類故婚姻人道之始伉儷家政之
基豈可使穴隆一揆涇渭混源哉此鄭忽之拒齊不疑之
辭霍良有以也故秦晉國匹樂卻族均王謝閼等潘楊世

皇明文範卷五十七

上九

睦本具門素既爾森同稽厥風猷復無虧替又其子弟雅
醇弓裘克禪則施衿命往結橘言歸百兩是將箕帚獲所
於是甥舅騰水王之與蕭蕭告鳳占之吉風人詠其好逑
當贊為具美斯天作之結休人倫之畢咥矣其或今跡
如微先鬼則大胤支云旁祖德在稱則駕言歸女意屬振
微仁不遐遺民歸其厚猶長者之用心矯偷之高舉也又
或席門之眷甕牖之賓前徽無聞舊彥缺錄而豹姿突變
駢角旋生無待能興誇塗拔起則知昌穎托冀庇望諧譬
之食果略株桑牢收承徽新福於將來遠眾情而締納此
婚姻之變例明賢之逆覩也至若椎埋充類蘭閨佼童不
齒齊民世濟惡德以逮馬醫夏畦之子給喪傭保之兒亡

命負辜之徒導騶先驅之廝遂條威施之狀俯仰無能侏儒介眇之稱孝慈莫改擬倫於犬豕比德於伶優一旦以乾沒而致多金資滄昂以騰高貲心志驕侈不足非財自醜卑流仰攀華胃推潤屋之餘脂希宵燭之末照於是醜肥啖其門客貨賄誘其私親遊說之言日至密邇之譽不衰遂至黨廉鮮恥明目醜頽唯利是求族類罔計象齒競謀鳳毛安惜是故有女猶之居貨行媒同於留絲忍使化源釀為賈道於是犀壁金珠爛充簪珥冰絛霧縠高貯篋筐雖位在九列族右一方多議闊視之人喜譏善誦之士莫不一見解頤弱息請往遂使纓冕之產入於黷僧之門河鯉齊姜比於鳴盜之裔生為合沓之人若牛驥共阜而

有明文選卷九十七

十一

與陳兩湖

唐順之

兄自少才名已滿海內六家九流之書幾乎無所不誦莊騷太史之文亦無所不摹畫而操縱之矣即使海內奇才偉士欲傲兄以所不知而亦不能也况如僕者才至驚下曩在京師每同平涼趙景仁過兄論文久之兄慨然曰二子之言是也遂欲盡棄其舊學而更張之然當時猶謂兄

之急於變善而以口語相推云云而視兄之文則果脫然盡變於舊矣夫文人相笑在古則然景仁於兄未知何如也至於僕之讀書則豈能若兄之博而其為文也亦安敢望如兄之古哉然兄不憚降心屈已而從之推兄是心也設使不徒用於文而用之反躬為己之間即古人所謂勇微卑比一變至道者在兄亦何讓乎僕未始不嘆兄之高明不可及而亦每每惜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資力而僅用之於文也雖然此亦未有人焉以反躬為己之說而警效於吾兄之側耳設使有人焉以反躬為己之說而警效於吾兄之側如吾二子者之論文又安知兄之降心而從而翻然變於其舊也之不為太速乎則又未始不自罪吾

有明文選卷九十七

二十一

二子者不能為古人反躬為己之說以告兄而徒以文士嘲蟲篆刻之論投兄之好也兄今之所謂狂也而詭詭為率情而言率情而貌言也寧觸乎人而不肯違乎心貌也寧野於文而不色乎莊其直以肆則亦古之所謂狂也是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力而又有狂以進道之資也兄其能無善乎然兄之意必曰吾平生好適吾性而已矣吾不能為拘儒迂儒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云爾夫古之所謂儒者豈盡律以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而後可謂之為學也哉天機便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禁率易而苦拘束然人知恣睢者之為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為率易

也人知恬情佚宕之為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為無拘束也人之病兄亦或以其樂率易而善拘束而僕則以為惟恐兄之不樂率易不若拘束也如使果樂率易苦拘束也則必真求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矣真求夫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也則舍天機性地將何所求哉故人欲之為苦海而循理之為坦蕩使兄不以僕言為迂也願繼此而更進其說也僕自少亦頗不忍自埋沒侵尋四十更無長進惟近來山中閒居體驗此心於日用間覺意味比舊來頗深長耳以應酬之故亦時不免於為文每一抽思了了如見古人為文之意乃知千古作家別自有正法眼藏蓋其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於筆

金明文範卷五十七

二十一

復東橋顧少宰

唐順之

順之竊聞昔人以名譽不聞歸過朋友者謂其實隘乎內而與不副之者耳非謂本無可以致譽而朋友為之貴飾以私於其好也沈別駕至辱賜手書奉函驚愧竊不自知所以先容於左右者開函讀之乃知以陳王二友之故明公過信而不疑耳是二友無乃私於其好故忘其醜而歸

成其所長明公塵壘好士故傳取於朋友之譽而不暇究乎其當也然在僕何敢當也僕自為諸生時得明公之文而讀之雖不能窺其精意然竊嚮往焉及後游薦紳間又獲聞明公高誼傾海內而求士甚於士之求公且不在古人之後則心益慕之然蓄之數年而不敢通姓名於左右則亦有說夫玉工好玉則凡吾子閭之產非不欲盡而收之然有所不能收者硤硤耳璵璣硤硤亦莫不欲自獻於玉人之前然而有所不敢獻者自知其為硤硤耳僕迂戇無能人也過不自量嘗從諸友人學為古文詩歌追琢刻鏤亦且數年然材既不近又牽於多病遂不成而罷去及屏居山林自享尚有餘日將以游心六籍究聖賢之述作

金明文範卷五十七

二十二

鑒古今之沿革以進其識而取諸身又牽於多病輒復罷去既無一成則惟欲逃虛影以從事於莊生所謂墮體黜聰以為世間一支離之人耕食繫飲以畢此生而不敢有覲乎其外蓋所自量者審也又何敢以求知於左右也哉即使朋友欲為僕文飾計亦無以過於僕之所自量者矣不知二友之所以譽僕於明公者何語而明公又何從而過信之也此僕之所自愧且懼而不敢當也伏惟明公與世泰舒向也遵晦丘園時也於公一不以為損及出而東釣軸時也於公一不以為喜然而海內之士方公之退處則皆眷焉望其復用及其既用則皆望其秉釣軸及公之秉釣軸則皆欣然以喜何也僕竊觀聖人繫易于否泰

初父皆有彙征之說焉至於泰之以鄰否之嚙趾則皆繁之於四者大臣之位近君而任重者也近世之士懷熟儂巧之習日工而羔羊素絲之節或衰矣而任重之人所指以為才且賢者往往在彼而不在此蓋士習既然而示之以好惡者則又然何怪乎靡靡一風也是以雖清明平泰之世而包羞匪人或不勝參錯乎其間雖否泰之幾未必繫此而士習隆污則亦可知必有大人君子任當世之重以身範物雖社其疇以長君子之道而默消陰邪彙征之氣此海內所以致望於明公而非明公不能副海內之望也則如僕僻處山林亦將拭目以觀盛德不徒為知己之私感而已迂疎病廢之人本不宜開口及世事終言

皇明文憲卷五十七

二十四

至此特明公之知也惶惶恐恐前辱雄文垂示此明公所引誘誨僕者至深也謹拜教草草作載酒亭一詩用致謝往之懷更希教之外具小書一部紗帕一端充贄惟賜納是幸不宣

與陳約之書

屠應峻

約之足下僕不佞懷惻念之褊心蒙丘壑之陳安土岳華肯乎大雅已謫異曲於陽春自分與世無所儷也而二三知己如足下者乃獨傾蓋投歡飛標節臨澗周道決驪休庭優游省閤則並驛方鏡揚推古今則銷金叩玉共金稠於祗苑班纓組於瑤林每屆令宵勝湛清酒明月在戶蘭燈並輝飲若沃湯肩氣若嘯溫谷天地一瞬生死俱捐

樂哉斯乎以為千歲無爽也良時難豫盛事無常至於今三年耳足下親憲湖湘王生秉文鄭魯應德解綬鴻樓於東吳而僕曳裾陸沉於司馬參商殊麗江湖異途靜言思之恍爾有即若次律索遺於故詭逃虛希聽於足音也是以未寐寤懷向風馳思西望懷仲宣之賦南首高延陵之節東睇汶岱又憶子長過孔氏之廬徘徊而不能去也嗟乎君子同道身睽志親哲人樂天晉退無疚僕初春抱病今夏之季矣想足下已知之歲年未衰顏髮就改寧受重馳悠之器哉方料稅駕具丘反舟蠶潭晞髮天台之嶺濯纓東海之波飛觴蘭亭探奇禹穴然後耽思六籍總貫一家斯亦達人之大觀不朽之盛事也苟神會有微蓋簪偶

皇明文憲卷五十七

二十五

志則延平之劍豈隔殊淵卞氏之環終為世寶耳虞叢多棘習險易傾足下與王生慎之裁言無敘聊布辭衷時因翔鴻并聽逸響

寄屠漸山書

陳束

辱棄以來久不欲通問貴游每懷足下疇曩之誼擬作一書輒猶豫數日何者形迹既舛情素殊別恐冒周爰沒恒之戒將蒙谷風棄予之慙是以捫管操觚隨又捐棄亦冀遙付愚心知其非嫚也錢黃門入楚伏承惠書慷慨詞文藻緒情致踴躍陳昔時嬉樂之慘數數子飄零之迹奉讀周旋祗增愧感耳方今龍軒側席鶴禁繼明寓內新訢於幕之士揚著仰沫足下秉高世之志體絕人之才抗正紫

宮策奇清漢英懸樞實為士品規夫順風而彈雲蘇之絲
乘埤而建辰旒之節不待明知而見聞廣矣幸甚幸其僕
不佞才質純繆無所比數以因緣階第得侍內庭終非其
人果遭罷斥爾來湖上已三見朱明矣磷絕塵蹊玄髮變
衰跋涉川途壯心潰裂是以過黃陵而歎息泛赤壁以歎
嗟懷目九派之流傷心一柱之觀哭屈平於湘水弔賈誼
於長沙北上荊州更懷王粲西還夏浦再泣欄生彼數子
並以命世之才窮愁鬱抑用不究於當年俯仰古今異代
同歎東上更入辰沅諸溪則蠻夷之所都也青山萬疊噴
吼造天黑霧千尋黯黯蔽日哀猿夜響鬼谷晝陰曉獸窺
形整蟲射影斯是涉歷之艱辛然非愚心之所悲也若乃

皇明文範卷五十七

二十六

窮鄉僻壤淅淅安行列積憤誰平裏奇不洩期會結束則朝
夕遄征瞻紫雲纒則寢食俱輟二物用而赤子號百事滿
面吏司當其懷愧且不知人生之樂況其它乎是以陳
子康和恨於京城汲長孺存情乎禁闥張膠東自歎其無
可陶彭澤掛冠而歸寧古今人情畧同其揆矣五十為壽
僅行年已過太半數時以來疾疾作苦神明不存形氣支
離以手約闊腰腹率計一月小一二分矣人命難保富貴
何期親故不量往往以詭詞相慰蓋孝標懷舊則絕交之
論廣張敏恤窮而頭責之文作此皆不達義命遠於情實
者也夫十圖之材文以為梁棟其斷在於溝中同曲之糗
上則營神而其餘委於雁鶩非其材質不同所遇之時命

異也故曰安時安命超玄之乘知彰知微保命之幾足下
乃取徵於合劍論奇於効璣來書之云信不由衷乎僕早
歲束髮頗有弘志中年蹭蹬竟成微情君子月幾不如舍
去不然則匹夫效志炳耀丹青况僕為專命之使猶得參
下大夫之列如使吾道遂廢斯文在茲足下視僕豈後於
常人哉家世貧素不事作業糠豆之奉雖不常飽母性高
明生能容介子之隱妻賢女也死不沒黔婁之行已矣哉
金門何期石室能待萬軒無分名山可藏句章之曲倘容
適志乎謹題尺疏使人北干明主因告足下拜述前忱負
廢未平力論不悉

辰州與田叔禾書

陳束

皇明文範卷五十七

二十七

鄉渡蘭江知執事留滯滿溪忻然甚期一會迫雨潦漲
全行日少才及下雋輒車已先日肯發熱灼如何肯人重
迫朋友或輕千里解組絃相從僕今不能不如古人遠矣
如君賦性伏惟無恙此邦故夷蠻之都自昔遐矣西去更
有崇山茂林停嵐慘澹晝日不開徘徊深澗懸崖峭石馬
蹄不敢前驚飛點點不能渡懷心茲時晡夜即之修坂感
昔賢之遺軼豫陽何心能不悲乎尚念在留賢時與君席
地持觴整倒靚浮白張目大喙何期不朝夕乃今步武間
不遂對晤固信詩人所以重一日之別也三度枉教札并
以雅什荷殷勤意甚厚揀論知愧夫人捐棄不付何以為
情昨計輟迹當道楚中時與阿嬭言幸且會而女兄以為

懼憐今乃已矣當還白頰共為酸淚耳僕入楚來即有辰
沅之役數數偶旅所不可為且陳居北地日久竭至南中
暑濕之鄉氣體大不佳家人各各娶疾妻子癯然羸苦鄉
園之情見此不能無動僕故幾家也世乏炯迹門櫺中薄
困鮮檐石之稿吹無一牛之蹊晨不殖作莫廢炊浙而稚
年寡伎能釋擔負度師受墳索母太夫人垂及高年有馮
衍負困之累懷毛廬江喜微之情幸藉祿奉將八歷星歲
金門銅柱具所繇歷稍識宦情便略然可罷矣榮華之門
徐亟異運同管于廢歇惟彼蚤結為能無吝幾圖割臂此
緣而親故中闌不仕無養油油然止瓠拙之才世大不宜
亦時學就人周旋輒都又忘卻語不云乎亦已焉哉逝將

小同

三八

返舊林散髮掉臂為明時樂萌海內同志亦有昆陵唐子
或言其抱病食不能飽甘便欲掛冠躡屣相依荆水之上
此中倘有富人可以貸債買僮僕一之息量粟牧雞豕
庶幾足母人饘糜之養遨遊名山沒齒無憾比得友人李
中終書云江南富人祇教官人罷則無所于貸誠然誠然
眉睫之間何情不爾又望之賈豎乎就令饑餓當荷鍾抱
甕如涸溪之毛歎無營之水尚一澆懷愧積懷貧非為病
黔婁有憲彼亦何人倘得與此輩同歸爾爾計遣人疏
關下天網三駭何禽不迷區區之悅先已自喜見說執事
亦有斯度故以相告人心不同亦未敢告之它衆引姍笑
也山院壽契百務報罷忽復懷君慕王生一夕命舟之誼

遣一力函書馳候附以短章久闊情愴言何能悉

答許少華

王維楨

往奉華牘稱以喻志意隱而詞微情傷而旨希顧世無知
之者讀之為大息焉夫君子之行不同而志各有寄陶之
酒阮之琴稽之鍛王之耽意聲樂謝之遊矚山水人固謂
放浪形骸濶畧禮法矣夫數君子者皆當世所謂賢豪人
也彼其始豈不欲為矜矜之行用世之徒哉時有所不可
乃退而就此故琴酒鍛樂山水六物者數君子之寄寓乃
其情深遠矣惟公壯歲標植矚然而不汚慎修而不爽當
是時自謂曾參不殺慈母相信蕭曹丙魏之業行可力致
此其志豈不貞固哉旋乃蒼蠅肆點黃金遺鏤遂令韓非

金明文苑卷五

三九

孤憤殷浩書室樓李廣於南山窺楚平于澤畔百懿不錄
一肯被放斯足悲矣孔子曰匪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
能之言悔賢人猶不免也於是境殊則志遷勢阻則情鬱
故且照近世物假借蕩懷免憂生之嗟耳亦若陶之酒阮
之琴稽之鍛王之耽意聲樂謝之遊矚山水皆寓也而知者鮮矣今
謀人國者不務亮志憐才濟時紓患專乃索細癡摘寸朽
遂使全璧受疑今抱見斥公由是不復奮矣相為之大息
者此也強胡數為違害執事者講武遊才念正懷也然今
日用一人焉不能輟去之明日又用一人焉又不能又輟
去之官頻易而勳隨患漸深而莫之抹藥何者用者非才
才者未用用者飾名用之者信耳往積從朝士問為論真

才誠可批難解紛者三數輩不嫌以私其鄉聽者色駭而意涕以惑於讒口也不見公五六歲矣傳言故嘗一疾疾已乃盡謝諸累蓄真反初容髮光光好也意或天祐國家故乃陰誘其衷裨之順精須用若此得告在家僅八月部檄輒還不得淹卧在樊迷不能驅馬曲江乾岡之間攀接顏色一慰夙昔聊布款曲式答芳訊見太華公為道維楨惓惓

駁喬三石論大書

王維楨

鄙人所撰述竊自知陋以視他人率皆面諛故以投公誠謂能指迷發昧令不乖所適也乃今所稱予我者一非我所有不副本初就正之意與他諸面諛者未之或殊即公

卷五十一

三十

自以為業已命之然不能令僕信也何也今海內翰卿墨士彬彬然興矣其擬則史遷之作皆不可勝數往往籍格襲詞猶之專臨粉本其摹法帖求一毛之似幸半體之同以為奇絕固未有蛟龍陳骸自標形神者也劉稱僕云第取其指不暇其跡此神化之道僕安能及之而漫以相加也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為之宋真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刻所見岐為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固有不可岐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傳等序此皆既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辯者以為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為序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虎躍不可

輻輳文而至此即遷史不皆其然乃公亦取之加僕何言之易也吾人劉總論文備矣條中有錄裁者正謂此耳夫余錫不和不成器事詞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文之不易言也若是僕安能及之自來誦覽大撰數篇總之整雅婉容厥初嘗構布置費心力矣固取遷史較之則遷乃疎鹵矯健門塗雖殊而要妙均也自僕繹思遷史累年稷矣然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發或自傍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凡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乃今觀公之撰如此則作者自命可也何必古同哉且公少時即好習古文詞到今猶辭云未能也而僕習之又最晚重以性資學識並謝上才豈

卷五十一

三十一

答余文獻書

王維楨

自去冬抵今凡兩獲嘉翰手讀之意指標格咸有踔古絕塵之致方今修詞之士充溢宇內若取與九崖埒指亦不三四屈矣顧所論僕者不中僕之惘語曰知面易知心難信夫信夫僕關以西人也從古以來所產蕪材上智瞭瞭可數而一隅偏能之賢則不可勝道矣夫蕪材者與之傳經稍理則博引而約歸與之搦管摘詞則宏深而與衍與之應世效用則措注中數十試十功與之介胃即戎則制

馭有術士出死力以扞外患與之校古品今則倫擬最足令死者魂驚生者神竦與之論考方域山川險阨風俗易移政化宜否及象緯風角妖祥灾眚之故則種種實不棄也斯數者僕未能擅而間有一獲即自關中人士計之若僕者不可勝道矣夫燕才之人猶大將也偏能猶偏裨也故大將秉鉞偏裨分麾各審所長也古以高爵處燕材庶位置偏能偏能之人不敢妄躡高爵自信所具也五味各一嗜五色各一章群才各一宜其致同也僕竊自循省所具與所任相背遠甚僕所任者筆札之役詞章之事然此非可易易言也必博蓄如帑高覽如陟法守如畫機圓如九才決如弩神通變化如雲煙禽魚離合隱見不可

皇明文鏡卷五十七

三十二

測擬乃始揭管登壇千夫辟易矣僕自歷詞垣十有六載攻之不入竟之弗獲間一撰記山夫揭竿野闢耳非大將之律也故曰所具與所任背也僕有一獲則應世效用是矣任者既非其才又不獲效乃偷食大吏與鼯鼠伍僕甚報焉夫效用非難事本之殫厥心耳彼射石沒羽揮戈回曜非駭異也殫心之功也僕毛髮半改惟是心獨赤苟有應我者視今所具易今所任布在庶位假之柄握貢之算茲因言求試計歲考實僕誠驚下然亦澀膽斷筋往矣如是則慚退神寧悚却而體快矣然此志又難以語人獨嘿嘿撼促終日閉關忽與王生解語遂次第及之乾唇以自明披腸以見懷王生是之公從王生得聞乃獨弗是論辯

風刺滾滾千百言卒歸之勸沮其言曰古有終身巖廊心冷如水殆謂僕有執熱之想邪不謂知僕者矣僕自結髮讀書見孟子持志養氣之論輒守以為鵠既幸通籍金闕叨班玉府未之有改茲所愧者才不副授位不量能故時思乞職效用冀得一當以報天子寒熱誰計哉夫富厚豪華灾眚之數勢驅風喝殃咎之門也僕何以焉本無異懷反觸疑喙乃今回腸反始守此初服感九崖之諭也

與孔文谷書

王維禎

語曰白頭若新傾蓋如故昔誦其言乃今信之矣僕鄙野謏末人也于時輩為下陳乃公一見遂引與同遊解頤示坦披肝見懷僕實依戀嘆伏之焉且僕于公何嘗有夙昔

皇明文鏡卷五十七

三十三

之緣半面之舊哉乃接遇若是意其中必有投者而僕自省牛驥殊才鍾岳不同量固莫有能券合者則復吟吟愧訟之矣世俗所尚威競兢尺寸之間最下瓦合公高標濶步去流俗何啻千尋每與沃州呂氏言以為文谷公瑰奇設若不因於例令得大振而盡其能蕭曹丙魏之業豈多讓哉漢唐以來柄政樹勳每多椒房之戚誠念其才不欲厄塞也國家監於梁霍著今世守其之敗變而才豪之士間亦生此類矣歷秋及臘有抱樽樽而不得舒思見君侯一披豁之又不可得且虜薄郊畿而莫之能挫讓之倖變猶似也既去而議所為挫乃遙相甲乙各持白黑未有抗身奮舌息衆驚而定國是者前事已然後事奈何此僕附

膺痛腸弗能少寧者也且議者疑也國有舉措可者半不可者半則議之謂議之則是非決矣今胡騎侵軼明明知嚮我兵倒戈明明知弱強斯摧之弱斯振之何議之為師洎即善聽然瑟琴並奏不辨其指慶忌即善捷然塗徑多岐不審其適今天子方銳情戎畧圖以大挫虜鋒而謀議者若是此僅指膺痛腸弗能少寧者也夫國有危急而眾共憂之是何忠者之盛也比及任事而復相推轂又何讓者之多也此觸目激衷至廢眠食引紙搖筆不覺煩贅諒公不以為誕謾也計吏將翰劄至臨去取報屬卒卒不能即予適便具謝附之愚悃春歸鴻順享惠德音

皇明文範卷之五十八

書

設扶蘇自訟書

柯維騏

秦始皇崩沙丘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詐為始皇書責上郡數長子扶蘇及將軍蒙恬罪並賜死扶蘇不敢復請乃為絕命書以獻曰臣聞勇者不避禍仁者不撓節况國聽於君家聽於親死生惟命誰能逃之臣以不肖干陛下重怒安抗必行之令祈必不可得之恩哉屬鏤在前扶蘇豈敢愛其死然事之本末不容不自明也臣少讀易至無妄災邑之辭嘗疑其事乃今信其真有耳嗟乎嗟乎臣何辜而罹此禍耶夫父子之愛不可解於心者也自非反德悖道之人孰不欲其親全令名而身共享安寧之慶哉是故過而幾諫勞而無怨此聖哲之懿訓生人之道也臣雖愚闇竊聞斯義久矣夫人非克殫孰能無過陛下信任之臣如李斯輩皆持祿容身莫敢匡諫臣為長嗣休戚同之關弓引刃或談笑而道或涕泣而道何則親疎之情異也鄉者焚籍之後繼有坑儒之慘臣惟國家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而諸儒誦法孔子皆繩以罪恐失天下心用是略陳衷悃干冒威嚴不圖拂意見疏監兵上郡自離膝下于今三年瞻戀闕庭儼若咫尺切慮陛下輕萬衆之尊違九重之宴巡遊天下西祀東封從吏之臣率以祈延壽命為辭殊不知川途險巇姦軌伺隙供億日繁民怨胥作臣豈忍

默而不言坐令變起蕭牆而荆棘生於朝也臣亦揣往事取憎強聒何補第念先公穆公悔過自誓卒能顯名諸侯延休後嗣臣豈忍絕望於陛下哉嗚呼詎意竟以此獲罪邪詔書云臣與蒙恬將兵屯遼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誹謗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嗚呼其亦弗諒之甚矣陛下混一宇內匈奴遠遁邊境晏然臣等憑藉威靈又何功之可樹若撫綏士卒將軍任耳臣受命監兵何乃吹毛而求疵也且夫懷宴安而厭險阻觀寵幸而嫵疎遠者常人之情也履險阻而不辭處疎遠而不忘納君於善者臣子之義也臣輸忠行孝不蒙省察而繫以常情律之昔人云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臣誠有死而已夫復

金明文範卷五十八

二

何言嗚呼古今以諫獲罪如比干剖心子胥湛身猶曰戚戚耳猶曰禍臣耳父子生我何若是忍也若乃衛宣於伋實由嬖倖管敬於申生實由嬖寵陛下無二者之過而甘心此臣之所末喻也宣鍼默者假誹謗之名以售毀譽陰謀者借怨望之說以傾奪歟夫投杼之誤曾參不免臣賢不逮若人而讒者特衆陛下惡得而無猜也陛下試思之而詳察之倘有讒人交亂其間幸投之豺虎肆之市朝以雪臣冤更冀收臣骸骨埋之鄴山之足庶幾陛下百歲後魂魄相依生雖棄捐死得密邇無所恨矣神速氣短不知所云遂自殺胡亥得書喜以示斯高曰夫固已疑之幸矣哉其不復請也

與王德仁侍御

許應元

旬日再奉教札開誨勤至及論遭讒被謗因緣所自雖遭顛隲而猶惓惓不忘夙昔兄之用心可謂厚矣幸甚僕樹立無素不能取鄉曲之譽又稟賦愚闇率情任真不能呶訾喔伊與兄女子爭巧慧外為自喜而蒐隱隱賊以相誑給此誠世人之常度而僕之所不足也兄之有取於僕豈不以斯哉僕承先人緒餘束髮受書竊窺古人之跡今三十年矣血氣就衰志意類墮混混與庸衆人處固未嘗有卓特詭異之稱也兄過取之以為可與耳而僕內之則德義虛薄無中乎盈缶之素外之則操行庸鄙無允顯昭灼之觀故使惡聲流聞謗毀叢集修之實難墮之甚易尚何

金明文範卷五十八

三

言哉然計未但已夫志義不立故名譽不聞志義立而名不聞乃可過之朋友是以謗議歸於下流僂僂起于增積蹤跡之間僅實忽之又豈可尤人耶夫正色出辭則悖嫂斯遠勤而葺之耕而穫之沃本而求實增膏而希光自顯庸也即不能懷仁輔義建瓌偉非常之業以流惠當世垂休方來猶將托志儒雅附于介士扣角商歌若出金石思有憲奉次之所復求仲舒楊雄之所以澹泊無營畫精墳典苟不厭死而已矣兄視僕平生豈嘗游聲譽好勢利求奇贏與世人同所甘樂者哉又豈能雕肝琢舌曲曲王公之門幾無端功名者耶僕之鄙素兄既察之矣僕本貧家自老母素無耕桑之業家乏紀綱之僕不能脫履微祿

以挂世網昔聶政狗屠也猶幸日有甘膳以奉朝夕黃叔度牛醫之子茅容田野之毗耳咸能砥節修行竭力養母見重於當世取異於名友而僕力耕不可積著無賢兄弟二人皆為士人而使堂上恒憂朝夕僕寧可復為人耶所不能唾去者徒有此爾而事又有不得盡然者僕既不可無祿先人之服既闕赴部謁除不幸而擢冗曹承乏祗役非可辭免黽勉從事遂在于此薄命所遭安所歸咎兄以為僕之心事如何哉上之不能發奮蹕厲越庸俗之末議蹈今哲之高軌以勉樹聲實下之不能依阿俾會取當世之所謂休顯以炫耀里中之兒小人之所訕笑君子之所不與僕復何心尚忝祿仕兄雖優困不如僕之前後踳踳

臺明文範卷五十八

四

也此事既竣則將拂衣東歸以求初志舍弟漸知事庶幾干祿以養母耳布衣疏食聊以卒歲種樹灌園可以永日苟有餘暇亦將方羊翰墨之林游心道術窺扶微眇高可希游夏下不失退之此亦僕夙昔之求懷也不敢遂以絕於世苟其無知則終焉而已爾鬱鬱蓋久寡與與歡聊復一發以當對談幸勿訝其不遜求教謂俗眼視人無足較計惟知自若此道願與兄共之不敢不勉僕行年三十有五竊不量力未衰嚮往極吾生之所之死則已耳若乃時世之所低昂說夫之所關構此亦蠢蠢之過耳要之公輪久乃定耳邸報久不得見北方試錄所見者山東順矢耳僕此月望間皆在信州若兄可到安仁僕當輕舟越謁得

盡披露如何如何倘以為可幸差人一示十三日無使者到則遂東耳諸不一一

與霍渭崖論文書

江以達

達聞之驚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公不以達為聾聵而施之黼黻納之東序始則俚俚然僂僂然既則傾以微昭昭然若蒙以發也竊嘗聽覽今世上操筆伸紙動稱古人而其增華敷潤綴英剪綵競奇獵富搜冥抉秘緩調急節靈蛇之珠荆山之玉固人握而不可也然模形者神遺斷句者氣索景會者意脫蓋繁者衰衰磬諸畫地為餅以餒則難刻木為人求之衣冠非不肖然似然與之酬色笑而施揖讓則不可也近究明作邈

臺明文範卷五十八

五

也希親耆厚者決沛甘雨者發疾出之無心而成之有象造化命之源究理亂之故盡得失之變縱橫上下恍惚變幻不遷而遷不左而左不訓詰而訓詰秦視之秦漢視之漢即之甚似而索之無迹寔無倚著而動契先法譬之玄造攝物色相種種至於雄章大什靡不合轍雖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噫嘻白雪一揚是何巴曲之彌寡也稷下之談一朝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吾見和公者寡而自茲杜口於稷下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似出於有不似似也無有求似似不似也以有求似公則得之達才向季緒識殊子建而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是猶無龍泉而試斷割也然蘭芷蓀蕙自非逐臭之夫則誰不知好尚

之不然何墨翟過朝歌而迴車也委命來帙校勘詩文各
一問所標識有以質耳彙其餘者為外集各又一夫果然
之王好瑕者指之即不瑕固無損於王也淵然之珠多事
者擇焉人自失珠耳固無病於珠也管之窺蠶之測亦好
瑕而多擇耳公之果然淵然者蓋自若也幸毋過焉部務
戒嚴未緣面首對使緘附不知所裁悚懼悚懼

與白屋秦學士

應雲鶴

蓋聞風吟而木鳴鶴鳴而子和竊嘗惟夫群分類聚之機
孰或主之而莫或違之夫固聲氣所通不約而會耳故姬
旦著鳳梧之咏宣尼繫金蘭之文所從來遠矣某自束髮
登場三舉而始入彀時九十弟兄異膽同照于馬希會

皇明文範卷五十八

六

風雲親心竹帛自謂持券授符終始可保曾未奄忽而踪
跡已昧垂矣垂及廿年益復寒暑或命先朝露或翼折垂
雲或抱憤江干或耽情林麓或陸沉金馬或落魄窮途其
間依日月之光修薄蓬之好者幾何人哉及夫歲時代臘
接殷勤之懽促席呼盧杯酒相勞履舄交錯爾汝為忘者
又輩輩可數人生聚散難期而悲憤所留情境頓別每遇
同巷嬉遊他鄉異縣繼緒為殷踏歌夜月對咏花晨煮雪
圍爐剪燈敲韻當是之時曾不知為魚上下洵美且樂若
或過之矣乃偶一念到天涯故人懷想時昔風景則又惻
惻不能為情甚或慷慨咨嘆繼之以泣不能仰視詩曰豈
無他人終鮮兄弟居常以為漫談迺今信矣此猶故舊之

常若弟之於兄平生握手之懷相與期至道之誼此豈可
為同日語哉憶壬辰癸巳弟卒業賢關而兄方揚休中秘
已而十年改莫晚得一鞭尋復三年謁選得邑江右自謂
俞扁之門豈屑病夫而大雅高標迥出流俗久敬未忘引
翼不倦所謂貧富貴賤交情乃見者豈惟翟公云云而予
實志之久矣更聞山居以來積學彌邵摘藻揆華宣聲藝
圃駸駸乎作者之林矣然亦石室緒餘蘭臺細事弭筆之
客行行而足而抗志青霄之表怡神白水之濱其進于執
者數數然矣悚服悚服弟質不逮中人而斐狂過度妄意
前修謂當交臂時時遊觀鄒魯之墟攬結山河之秀瞻視
雄談希聲大雅而不知其不及也及讀古人衙官屈宋之

皇明文範卷五十八

七

論又若不意過情已而返朴還真尋師問友篤信性靈自
謂闊步大閑譬諸歷塊夫何十年勉強一矜猶存枝葉未
叢本實先撥掛蹕失武良用為悲此莊周知己之懷卜商
聞索之嘆不能不耿耿也矧復忝竊本兵衛疎狂癖狂圖
難賸稅駕魚端而志士請纓壯夫負戟又兄之所蓄積也
長城百畫無寧啓于此弟之所以將伯求援日夕懇懇而
弟兄聚樂之說自不覺其塵塵盈楮耳兄豈不一念到耶
又豈不一舉手提耳示我周行耶雖然蒼生繫重宣室徵
賢豐草長林詎終偃仰焉知群類聲氣之遭又不於蚤晚
見之乎此其相須相望真切悲懼匪佞匪佞今弟故辱通
家函南還托聞左右草率不次唯有道者加察焉

奉少司寇梅國先生書

陳德文

夫代驥伏鹽車而鳴伯樂昭其逸廬藝遠東郭而走韓國
器其能物之感于所知也故徑寸之珠瑩然夜光非隋侯
不鑒而荆山之璧高價連城非陵陽不知孤之棄委道傍
蔑為若李號鳴櫪下過其蹇驚蒼黃朱公之岐倒逆莊生
之武自頃流離瑣尾抱憾周南患難殷憂結懷海上靚碧
水丹山之麗而白日向隅聽荷香賓雲之歌而青陽失懊
並縣黎和肆垂棘昆吾鄧林異鄉也丁艱以來形神益瘁
排愁破涕則俛仰無聊抱樹嚼蘆則依棲失所金銷蘭灰
調絃絃悲緒絕絕啞蛸蛸辭暑旋灰既徙合璧不停觀旅
鴈之辰飛攬玉霜之夜下啞咽草土錯落風塵小伎雕蟲

卷五十八

僅從枯華餘音此里不奏雲門也久矣詎意鵲鶴之聲偶
雅鈞天之上何知邯鄲之賦亦塵清廟之規方媿染潘尼
之琉璃誤列孫興之金石俯驚澗藻上徹台嚴孤獨何人
敢與斯製頃者龍生傳致尊命謂對非偶錄下體瓦缶乃
注黃流野睟光華昭回側陋策疲驢于飛兔騷憂收短舞
于激楚陽阿宜蓋當之門無珠履而上林之賦乏鄒枚耶
抑仁賢之心合霄壤為大包江漢為容掄才于一時不捐
朽株錄于九有無擇對非所入樂籠各成珍果固知青
萍結綠並收于茂先是以寸類纖瑕畢藏于廣叔耳思昔
幼年竊祿遠覽謂梅仙國羈籍名場纓濯顛水之流山想
金鰲之秀其突兀而巖嶭汗漫而激清幼志無良私竊自

駭以為當有元夫詰匠巨老至人毓靈萃異挺生其間結
鴻烈之甫申撥豹蔚之奧且蓋無幾吾兄發軔于南土擢
解于西江子政之精奇貢父之該博弘肆冲雅並蓄兼收
已則龍躍天衢輝煌雲漢鯨鰲瀚海曜彩虹蜺方展驥于
司馬之曹忽塌翅銅符之色已乃起握四蜀文章六印孰
兩淮漕餉之雄徒使八州慕其聲華而四海竟虛懸望也
然由其觀之古之左丘遷固其文非不奇而生非其會遇
譚攽毀譽世不容至如賈太傅陸宣公以彼其才無為世
棄動庸功伐何往不能而事會差池終於刊落韓昌黎歐
陽公幾於用矣命之所值亦竟崎嶇豈天生之不惜之將
庸之詎收之耶亦人嫉其成而天亦從而忌之哉今東山

卷五十八

九

之待已而北海之尊常滿鍾簾太室文史溢家琬琰奉
常芳華麗國才雖不上陪廟論文雖不補徽章猷已足以
成一家之言展命世之制矣如孤者朽鈍無以自容文質
靡所底止根匱于始種基薄于初筮慕古人蹈雍之河懷
烈士抱石入海臨康莊而跬步涉弱水如負芒屨帶修陵
摘植玄朔無龍章而厠裸壤非韶舞而奏桑間固已難于
諧世立名登朝借譽矣况厯心取善者類無明公吐握之
真而曠度愛人者竟鮮明公縉蕙之素孤雖欲驥首奮翼
便雲霧之出流扶艱露鋒獲毫鉛之少見胡可耶河清難
期時不我與蒲柳之質采秋先零葛藟之枝倚玉徒切所
幸赤蠟附青雲桃蟲振驥尾他時有以蔡伯喈倒徙于王

梁陳仲舉下榻于徐孺李元禮同舟于林宗餘曜流光並
名千古則孤今日之沉滯遭回獲通籍于明公之門寧非
昭曠之遇矣乎出門有礙天地何寬失路無容飽歎相保
懣懷澀苦執紙含情稽首龍光維南有斗莖葵葵藿之曲
終垂大馬之心

寄北郡空同李公書

黃省曾

省曾伏迹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以來好窺覽古
墳竊希心於述作之途緣此道喪絕遐邇學士大夫皆安
習庸近迷沿襲聳上者深鉅詭結下者綴發放吐此駸驥
所以空群而和至所以希貴也悲夫悲夫不復古文安復
古道哉聖代鴻澤流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嶽秀鳳彩星華

金華先生集卷五十八

十一

乃鍾萃於先生由是巴曲東宇而白雪孤楊鄙音彌國而
黃鍾特奏至勇不搖大智不惑寶珠蚤握天池獨運上張
風雅深詣堂室凡正德以後天下操觚之士咸聞風翕然
而新變寔廼先生倡興之力迴瀾隨傾何其雄也即如吳
下徐昌穀少綜鉛槧作賦海濱既而釋褐紫庭與先生締
金馬之交每聞品論輒終夜不寢以思改舊矩可謂奮厲
焦苦矣方得彬彬然高翔藝林惜乎命壽不將未見其止
先生鑄陶感鼓而倡興之力昭昭乎布諸耳目者不可紀
矣省曾河南汝寧人也國初以武弁家于吳今為吳人少
從諸生困躋奇薄無風雲之便阻遏攀造然蘊心積慮非
一朝矣曩時常謂大丈夫生世進不得振耀王庭揚摧治體

恢展經濟發揮聖謨即常裴程躡躡周遊五嶽窮覽六合
舒豁襟抱選長林廬大壑撰造一家之言以垂託不朽告
之交識或笑或賞白巖先生遂呼為五嶽山人賦詩寵行
將追向平之高蹤矣計惟發軔時即遡黃河薄庚宋都登
龍門伏下塵以咨叩人君子洪蘊究討文章指歸庶幾不
虛皓首但上戀老親下顧弱子蹉跎停撓年逐東流風懷
不遂心悵懣懣惟仰天唏噓而已茲復不言齡筭尋常恐
一旦燼滅則二十年景懷之私徒抱憾玄臺爾矣公為知
哉公為知哉敬因程自邑僭布區區且有請簪馬陋昧愚
瑣嘗謂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故虞
書顯為言志而夏標之嘯嘆古人描唱直寫厥衷如春蔥

金華先生集卷五十八

十一

秋卷生色里把意態各暢無事雕模木世風類於蠹關鶴
通相述師如圖縮剪錦飾書錦如削強先露故實雖富根
葉愈衰千葩萬蕊不如一榮之真也是以小夫或誇達士
弗尚山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鴈唳哀哀而會節鸛鳴響
響以成章凡厥有之無非律呂之數也但世人莫察自然
咸遵剛假古途雖踐而此理未逮藝英雖編而正軌未開
秀句雖多而真機罕悟獨見我公天授靈香大詠小作擬
情賦事一切合轍江西以後逾妙而化如玄造艷物鴻鈞
播氣種種殊別新新無已而脉理骨力無不底極豈世之
徒尚風容色澤流連光景之作者可得而測公之藩垣哉
貧賤索處無由多得珍撰每於士紳家借錄諷詠洋洋乎

古賦騷選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遍類康樂近體歌
行少陵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蕩激昂不異司馬子長又
間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感矣昔李杜詩聖而文格未光
韓柳文數而詩道不粹豈惟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
固有不遑矣何我公凝粟之全而述作之備也往匠可凌
後哲難繼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公之華名飛照四裔豈待
江湖耕釣者之稱頌哉亦以見雲山煙澤有此好慕鄙生
耳管測蛙仰不知公果以為然乎何大復號稱名流而廼
為誇論曰文靡于隋其法亡於退之詩溺于陶其法亡於
靈運嗟夫嗟夫是何言哉隋不足論至於退之陶謝亦可
小寬矣獨謝集稍不易評愚則以為登涉之言締構密

金剛經卷五十八

十三

微妙絕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即之不得雖骨
無稍劣定安而寓目輒書萬象羅會使後代擅場之士內
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為之啟導也前新見凌勢固宜
然文彥無窮不可欺也徒以體語俱俳病之則三百之中
往往而是所係於詩者當辨其真不真耳俳不俳又烏足
較哉孰是而言是貴形膚而畧神髓者也豈不有遺論乎
省曾亦焉知是非但於心有所不安惻惻高賢受誣恐紛
亂來者視聽耶一請質耳望我公其詳教之南鴻之便勿
吝報音鄙言數首僭求削示幸甚幸甚倘不即土命駕有
日北望雲空無任惘然

答黃鍾石書

陳昌積

某頓首謹啟一瀾風貌四換星黃每憶千鈞之錫湛族難
酬長思百舍之憐輓輓靡所願瞻鳩鵲始嗟天各一方擬
觀魁衡遠意身填編戶幸分塵而受地張奉履之無階伏
諗帝簡儒師位正宗伯秉青宮之師印帶華殿之水衡考
實念功命數備五章之黼黻思居繼事制作為一代之著
龜輿誦攸同具瞻允協久歎燕賀情甚缺然仰負鴻鈞罪
彌深矣恭惟上柱國鍾翁老先生奕邦明哲奕世雋豪天
顏純淪溫如西環日華茂美悅若南筠節行百鍊鋼參透
金石文章五色線表裏詩書發軔木天並擬公輔之器望
收時棟矧遭亨泰之辰載筆鸞坡辭稽夷則握麈詹府表
示端模是以淵識酌言上契聖人之膚旨崇謨閣策發為

不皇明大懷卷五十八

十三

天子之光華特將禮樂之重司專付圭象之元老頃者舅
當萬乘力折群議之紛淆見起群公竟定大室之規制漢
儒聚訟終歸準於孔衡宋士喧蟬還取憑於元晦非由學
究本源而窮覽今古何以口斷國是而首就宵儀然位高
而禮愈恭克自抑畏功大而心轉小曾茂張誇佇看王檢
之絲綸即啓金甌之姓字韓家兄弟維也尤號白眉呂氏
仲昆公著重登黃閣二難踵升於三事物獻世繩兩柄迭
萃於一門功宗肅肅龍圖霖雨行將接布綿區麟閣丹青
肯使專題前烈人情每賢於夢卜誰不矚眸善類有望乎
如茅爭先引領伏念某空成鄙落落寡逢宵次之奇操
難難賦鸛鵲生平失恃公相僅同鷄鵲然猶禮忽事尊愚

迷戒舌囊說銷骨分必席平藁街聚聚如淵罪常按之魁
威降考年老踰際涯管展轉私惟翻覆自按比公孫弘
七十而應辟似可尸官較錢若水四十而乞閒雅宜解綬
况天之所限人何敢違邇來返服農簑學耕以給飧簞假
眠漁服提鉞叩備恭常雖志景希文不替江湖之念而意
安彭澤爰結松菊之盟進退悠悠罔知維谷所深恨者霄
泥迴跡贊介無因機庭荐屬費棉無由秦薄伎於左右槐
席尋登丙吉不得奉餘歎之是非伏願天壽平格御六氣
之和神護與居薦百嘉之佑益昌格帝之峻業永享如岡
之遐齡其不勝懇祈恭對之至

上巡撫陳公書

田汝成

香南文集卷五十八

十四

下官無狀承乏茲土吏治民風靡陋涉獵竊抱隱憂欲獻
謏計言之則似迂愚不言則失智者未明之觀塞且病訥
孤憤之懷誰與抒者顧明公徃矣用是忘疎謬而論記也
下官所憂非為二三小吏幾微墨守員課程慢期會也廼
所憂則長慮一乃積弱之弊為梗難支爾今之為貴州者
類曰羈縻而治此非高明識治體長者言也廼今所患正
坐此爾夫羈縻之令先王所以待夷狄也貢賦不徵其國
朝聘不列其君是以來則修委積之餼去則申疆圉之守
視若牛馬然令勿蹢躅而已若夫要荒之服時享而歲貢
者已有文告之辭征伐之典治之加夷狄一等矣况不為
要荒者乎貴州雖絕遠給繇入稅與內地無異青楊之使

交收而馳非要荒之服也奈何欲以夷狄之法待之哉善
乎諸葛亮之治蜀也曰南中反覆非振法不可其時若馬
忠之守牂牁李恢之參帷幄皆以威稜誅鋤豪猾故夜即
終孔明之世不敢稱叛近事若馬燁顧歲亦以殺伐震懾
八番八番之民祠而頌德至今不廢未嘗以嚴饑二公也
豈非真高明識治體長者哉今夫御馴馴者垂其轡的馴
馴之馴則重勒而復勒中州之民譬則馴馴也邊陲則馴
馴之馴也垂轡以控馴馴之馴鮮不摧轡而覆軌矣夫貴
州右引巴岷左屬象郡南扼昆明之吭以蔽湖襄四面阻
險百夷盤據官吏出入非兵衛不敢輒行鳥道岨嶇溪谷
間之毒草蒙密炎蒸歊臭曾無尋丈之地馳可有礙卒有

香南文集卷五十八

十五

阻埋匪徒之奸呼嘯跋扈非可走尺檄而械致也又多緞
土灌以流泉沃而敏樹故四方流冗亡賴匪命此焉連數
慮不為土著而胥宇者故其心易動緩之則為集急之則
為騷非有邑里名數按比伍而守躡也宜慰安撫長官諸
司製壤而守各私其家豪舉鼎立幽明之課不登天府故
懷護者無微非若中川之吏憚繩墨兢業檢束也夫以孔
棘之地雜以易動之民統以無嚴黜陟之官而部刺長吏
猶欲一切寬假冀其苟安胡可得也是以雅結之酋雖肝
自恣加以逋逃黠桀嘯弄其間箝制官府一有按驗輒揚
幟而號曰吏激我變其倒行逆施之事胡可長也國初成
卒二十萬今物故去者十八九安其一二存者又直以給

負擔撤徵巡之役供行李往來非能殺甲而馳擊刺素練也指揮使而下又率選要雜伍庸隸曾無諳諳畧緩急可倚者也夫以緩急無益之將帥不練之兵強而使之雖五尺之童知其難矣是以一有征剿必藉土兵我軍既單土兵益橫始非厚賞不足以買其行幸而凱旋雖鹵獲載途莫敢詰問何也我固無以加之也其積弱之形非旦夕矣蘇洵有言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廼今藩臬郡守主上賴以宣威德而靖遠人者也其所推用大半以失職左遷之人取具名數若下官者固已擯而量移者也彼其處心積慮復有永圖哉計日而居遷延得代倖頃刻脫去而已休明之世豈乏人而使之獨

查明文範卷五十八

十六

於一方新借何也將以惡地而平則不當以不齒掄擇之人極備錯之任若以為易也則廟謨已舛甚非所以戢外而寧內也土官之家率誦其誦虐無廉恥顧愛威之則帖服優之則傲慢上侵辱諸小人未可以慈仁導化也今法令曰土官非徒以上不得參提長吏奉行憚于條奏雖受賕枉法者亦以笞杖出之益以驕玩今縱不能褫爵削地與流官比獨不能假律令以屈辱當眾薄責消其桀驁之心乎釋此不行而姑息因仍是隳法而惠惡也人亦有言覆宗萌於睚眦奪璽起於穿窬言治盜不可不蚤也往者阿黑變于尾洒阿旁蹶于清平也富陸梁于平浪當其初直眇少鼠竊爾失而弗治遂至煩師數年而克故欲地

方無變莫若重購盜之令懸百金而購一盜貪利忘死者孰不趨之捐不出萬金而諸寨名捕之賊次第可殲矣若發覺而逮輜者勿令亟配姑禁錮考掠以詰黨與縱未能盡除亦且屏跡他所今之治盜者無論殺傷第隨俗講解以牛馬為償百一致法重不過充徙而已彼亦何憚而不為也夫上之所用既非其入下之所以制馭者又復失體是以法度日弛威稜弗張姦宄公行逆節比起大抵皆羈縻之說壞之也故曰仁者不廢法而施恩智者不遺遠而察近勇者不牽議而惕日蓋法廢則長奸恩不可得而普也遺遠則憂迨內不可得而救也牽議則生疑事不可得而舉也失斯三者里胥不可以治五家之市而況于遠方

查明文範卷五十八

十七

易亂之民乎夫貴州之患最大而可憂者莫如水西頃有為水西之語者曰貴州區區揮沫可濡其詩謾不道一至於此尚可高拱而羈縻哉若其比周之雄聲勢相倚者則西有芒部南有播州北有酉陽此三四酋帥慮無不欲屠剪頡頏厚自封殖者迺者安氏擁兵不調播州不服節制芒部烏蒙仇殺不可居解酉陽侵烏羅奪麻免之地幸而國家全盛猶以文移服屬脫一方有鋒鏑之警此輩尚肯帖然俯首而已哉積弱如此而議者猶欲以羈縻臨之此下官所以日夕疚心焦貼而不舍者也夫法當飭始禍貫塞源今者始已蠱而源已潰矣非卓犖明達之才不可責以善後之治也明公立節慷慨時論所歸誠能采不諱之

言書求安之策刻積弱之弊折不軌之萌即使下官未滿
炎微十年不調所以報主恩而酬壯志者亦不虛矣伏乞
裁察無任奉奉

答陳約之書

田汝成

日者稅駕武陵適隔橫潦流盼鄂渚言念良朋聞南楚之
有日欣高會於不期而風雨仍平有塵竟阻契濶之懷
增懷惋爾比接芳訊適在夷落懸懸之裔豺虎之窟瘴霧
瘴晦之景得此慰藉真若首疾之蠲而心瘳之瘳也空谷
足然之喻又安足云南州炎德攝衛恒艱伏承冲明在襟
起居無恙幸甚幸甚不觀顏色于今三年矣僕既久尋泥
淖君亦中隱青溪世味物態俱各諧足下試論今何時

皇明文範卷五十八

大

哉顧盼而言猶觸忌諱俛首結舌亦又矯情徒欲依違其
間東迎西忤求寡謗尤不可得也追惟嚙紫南宮容裔構
手雅步緩帶岸幘雄論縱橫都忘兩汝何地位之隔而襟
懷之改與是以汲黯懷忠樂居郎署陳咸憤世積思京城
古今人情諒亦同然矣猥荷贈言兼致新什發函引紙雖
燦滿前足下咳唾隨風悉成珠玉信乎懈谷之管皆清音
玄圃之臺無頑碩也滌珍如此陶情何加而猶興言顧頽
屬意難堪此門抱終窶之愁伉儷甘食貧之守何異負千
金而行丐歸獨酌而號寒邪昔賈臣困於樵采仲舒論於
蓬蒿彼在蓬蒿猶致通顯今足下當英妙之年負卓犖之
才會風雲之力以軼埃壘之表視彼鴻漸之儀困於樊枳

者已翱翔千仞矣行當振翼紫微揚聲閭闔為上瑞以
應昌期何偃蹇之足憂也足下又云將卜居陽羨唐子馬
依此非得策中谿云云信而有徵且聞唐子之家亦裁取
給雖徐吾不惜東壁之光而輟鮒難候西江之水蟻伏而
往狼跋而歸又將于何託處也嗟乎約之計亦在矣僕之
愛子何如唐君錢塘腴茂之區何如陽羨舍此趨彼何足
下之無聊也僕家世負郭藉祖父之業力田服賈頗有餘
貲倘足下晚節倦遊荒裘在念吾當為子求田于西湖之
灣方山之陽間舍于闌闔之衢治中人十家之產農未雜
作已足優游且其地沃而宜稼俗淳而好禮又有清溪碧
石蘭嶼荷洲茂樹穹谷可以游衍使僕得與足下比園廬
通袍澤展嬌結朱陳之戚敦管鮑之風追二仲之蹤希
七真之逸論荇藻之沼談稼穡之堤酌醴焚魚伏臘
相勞顧不樂與又何涉千里而孤棲緩急無所為力也嗟
乎約之吾真休矣精華飄忽寒裳何之立德病于蹉跎建
功又非掀揭泪余白髮莫堪同捐良可慨也夫文章經國
之大猷致身之上務中古已還雋茂之士勒名琬琰者率
由茲選擇此不務逐刀筆之末簿書之叢疲神殫力以射
榮問棺未空而名已沉纖纖乎日仄之朝幾爾不亦謬哉
引疾之疏聞然不報想置格矣頃草一刺益以懇辭因鄒
子以託屠子不知屠子之為我謀者復何如也川途迢遞
莫展殷勤抱懷填膺言詎能述

皇明文範卷五十八

十九

與屠論德文升書

田汝成

頃客京華假承延款耿玄談之斐聲嘉燕之慈澤舊雅
新綢久要弗替矣南行以上元抵櫛李起居太夫人閣報
無恙幸甚幸甚伏念執事稟高朗之上資被藻斧之章錦
屬英發之壯齡都清華之選秩有一於斯已足驚世况燕
而有之乎雖然愚竊聞之福不可使盈而名不可使侈也
故幼蘭握瑾者誨妬之良媒也要津利孔者招怨之危幟
也縱談鯁論者騰謗之健駟也方人傑物者反刺之銛刃
也是以君子網盛彩而不揚履幾望而知戒正考父一命
而後再命而偃三命則循牆而走自今觀之似乎齟齬選
輟持名抱輟與石建孔光同科而達者稱之以為必有後

皇明文範卷五十八

七

於宋固知忠厚積福之基而謙虛有德之本也執事秉立
明義憤世疾回稠衆廣延時騁圭角非靈均之露才類國
武之招遇雖或濟以溫言怡色慰寵下輩而聞者猶忌云
匪由衷竊以為翰林非臺諫之伍官僚迺台輔之儲年華
浸邁則任俠當蠲聞望漸隆則矚眄愈衆以今日而何之
十年之前夏平別局矣古之大臣以含弘為度以閱復為
仁溪渭岐涇而提之汪洋川岳殊莫而望之坦漫是以進
賢而人不知恩黜下而人不害也况乎狼虎或變乎
龍蛇亦駭乎壯士睚眦之怒何處無之是以抱至德
者以隨體為積學和光塵者以爭席為左驗雖則寓言亦
有至理伏惟執事鑒小雅之投畀體周易之匪彭親鶴渾

之鉅儒遠疎豪之狂少簡評量之漫語講經濟之鴻猷聞
人之善則宜之不索職以責備也見人之過則閱之不肯
議其短長也夫然則雅鎮之量弘而和平之祉永古之名
臣所以輔寅亮之業成履露之功者莫不由此夫以執事
駿明徹聰何俟區區而庸菴牛公時時謂我宜陳忠告之
言故敢陳布詩云愛莫助之僕與執事之謂也惟采納財
之幸甚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茅坤

伏念僕與兄同起湖中先後中明夫子甲乙之科當是時
僕忘其驚劣而推附於兄兄亦憐其同儕而好為游揚於
縉紳大夫之間星附澤於月丘附阜於壘遂得並聲而馳

皇明文範卷五十八

二十

然嘗謂兄之詩讀兄之文章竊疑官不稱其才位不當其
職兄亦顧僕時相笑咤譽歎不已也僕今且操縣印綬於
江海之間者十年於此矣漁石入為吏部尚書大鶴為文
選郎偶皆故知始得解去縣印綬劇名即署兄或喜其稍
進而亦未必不憐其晚也然竟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
隨被指病而去其間事機固遭時難然其所陰搆力擠則
寃起忌於同輩維怨於顯游彼其創謀不過欲搢人之吭
而去其食也而其所相與合為萼斐遂至有耳目心思所
不逮者悲乎僕嘗讀古蜀道難詞以為風人之旨嗜
嗚涕淚故亡寔至是今何意驅轂結軫游其間哉雖然僕
何尤也僕自罪譴以來以為進不得附當世名公鉅人顯

揚功名退亦當如園丘巖壑之吟自勒一家以遺於世即欲亡去匿身五湖煙霧之間以從所好也然或謂今且罪譴不得還強而之者故姑浮湛混濁洛博中山之間然其當慮而思當憂而夢已逃人世久矣僕嘗念春秋以來其賢人君子間遭廢斥未嘗不即其窮愁自著文采以表見於後何者恥心有所知與腐草同沒也然技不能兩有所精而學不能兩有所逮何者傳不云乎僇工於為弓而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奚仲工於為車而言天下之善御者必曰造父也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聰明智慧操且習於其間亦各有所近必專一以致其至而後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故世皆隨孔氏以非達巷而僕獨謂孔氏之言者聖學也今人未能學聖人之道而輕議達巷者皆惑也屈宋之於賦李陵蘇武之於五言馬遷劉向之於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絕藝後代然竟不能相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故李杜詩聖而韓歐丈匠其間不自量力揚蹠蹠躩而進者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稍稍侈心焉然亦疲矣使宗元獨以其文與韓昌黎爭雄當未辨孰劉孰項而曹劉獨綴其詩聲於武陵之間又未必降為黃初之音也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僕才乏思澁於兩者俱無能者也然間嘗從兄學為詩每見兄言笑出金石噴吐傾珠璣數年以來大者王孟小者劉青矣而獨不能睥睨一二其中者不出兄之唾遺其背而

馳者尾瓊猥陋矣獨私扣文章之旨稍得其堂戶肩鑰而入而自罪黜以來恐一旦露零於茂草之中誰為弔其衷而憫其知以是益發憤為文辭而上採漢馬遷相如劉向班固及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蘇氏兄弟與同時附離而起所為諸家之旨而揣摩之大畧琴瑟祝歌調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律者即僕曩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為文章無慮數十百家其以雲吻露喻虎噬鰲攫之材揚聲藝林者亦星見踵出然於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在置而未及也近獨從荆川唐司諫上下其論稍稍與僕意相合僕少喜為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尚一字一句不中其蠶黍之度即惻惻悲懷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為者獨惟荆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至其至而何輕議為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於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地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卧且坐而餐且噉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自各有其至而因悟曩之所謂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唐司諫及僕所自持始兩相印而無復同異今僕不暇博喻姑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闔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

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昔人
嘗謂善詩者畫善畫者詩僕謂其於文也亦然今天地
之間山川之所以寥廓日月之所以升沉神鬼之所以幽
眇草木之所以著翳麗麗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名
文物四裔之所以推髻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羈
臣寡婦讒夫佞倖幽人處士釋友僊子之異其行禮樂律
曆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釋史之異其術宴歌游覽行
旅蒐狩間釋誠嘲咏物賦情弔古傷今成敗得失之異其
感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傭目所可紊亂增葺於其間
者學者苟各得其至合之於大道而迎之於中出而肆焉
則物無逆於其心心無不解於其物而譬釋氏之說佛法

金南文範卷五十八

二十四

種種色色論玄論化矣嗚呼盛矣此庖羲氏書卦以來相
傳之秘所謂其言遠其辭大其言曲而中固非專一以致
其至者不可與言也近與陽陽書亦論文大較與告兄者
互暢其旨而僕亦未敢遽取然語於兄但操金而求酒不
取不問價於市也并附與陽陽書及所著文數篇幸兄閱
而裁之荷甚荷甚

與郡守熊軫峯先生書

何良俊

良俊東海之鄙人少習章句得承古人之風每於鴻辭麗
藻奇節備行心竊嚮往之然才非利穎學謝通人進辭廊
廟之援退乏鄉曲之譽徒列籍編民混迹樵採慕康泰承
明先生遺節茲王下車之初首策群士良俊素無根柢之

容偶以浮言獲獎玄旨遂於衆人之中申以國士之遇伏
惟先生資隣殆庶德際黃中早棲安於藝林晚棲蓬於道
園將使用季扶藪崔班相與當代文章之士莫不依以揚
聲故開閣之日凡東南髦俊含華抱實輻輳庭下者皆翹
首抗足冀得升堂觀興而良俊猥以瑣陋之人冒塵清舉
又朝廷初下選舉之令先生將以良俊為舉首事雖不行
然風旨流播遠近推挹先生之於良俊雖復趙文取才於
莞庫信陵納士於博徒方之今日豈為遠過昔徐孺子於
群公之辟雖或不就然至心念之故昔人亦有刎首糜軀
以奉所私者是以肅政曾不忍一顧之恩故暴尸韓市豫
讓亦惟以過異之待而自殘趙宮蓋感知遇之難誠忿激

皇明文範卷五十八

二十五

而思報也良俊依依洪覆木圖畢命何意癸巳秋應本州
之後館計上都道出臨清見近溪張公遂得先生去國之
報為之志意沮喪形神摧越痛直道之不容傷讒枉之害
正自念身微命輕帝關壅閼猛大咥咥莫知死所遂抱恨
東歸既怙恃靡托師資莫承退耕海濱遠迹異市去歲亦
曾一出就試於有司竟遭擯逐蓋世重新聲視齊竿更靡
而身操及丘比古瑟猶乖其不諧於衆聽固亦已矣然亦
尚安能以有限之年而遂逐於不可必得之名耶故今已
盡棄舊業定志山棲海上有薄田一頃春秋不廢耕獲妻
子可無凍餒且昆丘谷水之靈猶存二俊之風日得與舍
弟良傳并二三同志偃息其間搜奇獵秘倘能振秀藻而

為接漉玄波以自溉庶可以無負明教亦死且無恨仰懷
熊湘靈與山谷重淵華林嶽麓則上僊之玄都也洞庭沅
湘則鵲賢之勝寄也先生忠合夙子志同賈生而正值二
子游處之地則夫所以興懷命篇將不與懷沙鵬賦並為
茲土靈貺耶昔鄭子真隱耕巖石之下而名動京師張長
公邨曼容以不能取容當世故仕滿二千石輒自罷去而
後代卿相曾不得相與比稱且丈夫處世榮名何必二千
石立功何必萬戶侯哉此實先生之壯節豈鄙人之所與
知聊為先生一掩其忿耳良俊苟能賴先生之靈得全餘
齒猶將抗精殫思仰列鴻休其或含沙孽骨亦當托誠江
流幽魂永賴矣豈能久負恩私行使豫子荆卿笑人耶茲
復奉行人少談書

復奉行人少談書

朱祭卿

別更時升沉異路詢歲三及慰翰綢繆知足下旨於宋
弘之言矣足下勸復修故業舉進士重以骨肉之誼激
以榮辱之詞是足下相馬忘其疲知其必能馳足長途愛
正掩其瑕謂其可以肖形圭璧也足下念僕深矣媿未能
絕續伏劍以報知已如古稷越慷慨之士也僕家世業儒
代不乏仕竊自附於冠族而別於蓬戶桑樞之子也舊矣
今巷無結駟門可羅雀豈不欲出舉進士結綬於人主之
前高議於王公大人之側承先人之業而新眾望哉但僕
有不能者三願足下察之僕生九歲先人物故內乏父兄

聖明文範卷五十八

二十六

因風附陳誠懇西望嗚咽不知所云

聖明文範卷五十八

二十七

之嚴外鮮師友之益肆情通蕩更楚不加里中之失謂僕
賈其家聲矣及知向慕鼓篋傳經外侮相傾莫可支禦勉
強問學僅游學宮雖質等中人才踰於衆曾無焚膏繼晷
之功寧知唇腐齒落之苦學未通博藝不精專論能事良
俊人見知有司哉僕之不能者一也僕屢嘗挾策上都校
文多士不克先登退無觚望知千將之璫而不泮鋒鏑鏘
必難斷蛟刺犀理固然耳故常經幕平倪寬下帷懷平董
子閉戶謝客側席事師自謂可雪曹沫之辱而成孟明之
功也豈期島夷難作鯨鯢怒號邑里成墟伏尸蔽野僕奉
老母携病妻播越他郡以保首領斯時也莫不挈幼攜老
狂奔盡氣屠者亡其刀漁人含其舟矣僕也獨能顧其銘
聖哉遭時不偶已知天之於僕已矣時流離寄命喘息未
蘇太守來議城城交與兵後六館諸生急築是務僕素承
清白更值中衰不免典先君之裘帶粥爨燼之室廬盡力
往役以答太守之議也歲屢不登家復多故二妻未孕三
男未婚催租者排戶入室收責者毀瓦畫墁雖未至於櫛
棘懸鵲亦庶平家徒壁立者矣僕不免旦夕奔走衣食樹
立門戶入對妻孥出視城獲揚眉吐氣而不可得也烏能
復修故業以畢平生志哉僕之不能者二也僕有志記覽
不善帖括嘗讀六經秦漢諸書心志暢懣精神爽朗若有
庖丁之於牛造父之於馬若討論章句之旨誦讀程式之
制則扞格不通苦難畏退未嘗不掩卷長嘆發書增悲矣

性復疎狂不喜檢束每於知己之會稠人之席衆方恭鞠
鞠騰僊已脫巾徒跣踴魔卒至有聲如雷故嘗高嗣宗之
放賢叔夜之迂恨不得與此人同時也又復嗜酒好歌聞
喜吟咏興至愁來無可遣謝或解醵於傭保或寓書於王
孫指酒索書立畫一石厭厭無歸燭滅不散若有鄭女當
孀吳姬行竿聞激楚之音對陽阿之態則箕踞長歌頓足
起舞醉則據長者之席卧美人之股塊視三山林看五湖
雖催租者在前收責者在後大笑而却諷辭而謝矣豈復
知貧賤之足恥哉僕性如此又烏能奉足下之教哉僕之
不能者三也大僕進不能振鴻漸之翼退不能離燕雀之
群徒自沉鬱憤懣歎歎怛求奉先人之丘墓保老母之

皇明文範卷五十八

二十八

餘年而不可得真與腐鼠爲伍絕物是類矣嘗聞接輿避
世魯連辭祿薛公藏於賣漿季主隱於卜肆嚴光以布衣
而傲萬乘君王符以縫掖而重二千石此時危道尊身退
名成者也若侯羸捐軀於期折首田光以死而謝燕丹豫
讓亡身而酬智伯此以節義爲聲任俠自喜者也若左丘
記事於國語馬遷垂言於史記相如揚雄振藻漢庭士衡
安仁構辭晉室此又以翰墨爲勳績詞賦爲君子者矣使
僕能通先哲之高衢窺墳索之長圖或可以侍豪賢之門
牆見先人於地下也今年已四十無所成名亂心志於野
馬過日月於隙駟此所以俛首無聊撫心於邑也噫伯樂
不作絕足等於凡馬鍾期已逝流水入於新聲僕之悲哀

益不能止矣裁書敘心敬白足下

與方子服論詩書

王穆登

子服足下足下吳人也吳人之詩大率驕淫綺靡之思多
慨慷激烈之音少足下毅然欲盡洗其陋于鄉國辭人及
當代闢奇發藻之士舉莫當意而獨於關西李氏之作咨
嗟擊節命爲絕倡此則鄙人所未喻也中興宗匠夙稱李
君當其文采葩流辭條豐蔚山龍藻火之文章黃鍾玉磬
之音韻宮商朱紫盈耳炫目誠亦一代之奇也然僕以爲
李君之詩功崇而業淺何謂功崇而業淺蓋明朝以來作
者絕響聲律之學幾乎掃地其或爲當時之嘖嘖者取覽
其文悉皆死聲木色庸近卑下不可垂之後世獨其氣質

皇明文範卷五十八

二十九

朴厚未可泯沒逮乎英皇之朝則益猥弱雕瑣無足采
觀又并其氣而亡之矣李君生于弘治正德之間崛起關
隴蛟騰虎視力挽七朝之廢身濟百年之弱指而號於衆
曰古不漢魏非古也律不盛唐非律也一時海岱英靈之
士翕然趨之而風雅之學亦遂復振今讀其詩吾獨惜其
調高而意直才大而情疎體正而律庸力有餘而巧不足
也何則矯枉太過和平不及摹倣刻深陶鎔未暇凡有識
者不言可知此猶戰國羸秦之後繼以炎劉方其持寶鑄
斬白蛇除繁章削苛政其功非不快也然問其詩書則陸
生爾矣禮樂則叔孫通爾矣僕以爲李君之詩撥亂反正
之力多粉飾太平之事少所謂可與創造難與守成故曰

功崇而業淺也 武宗之時文士輩出李君亦幟于關西

徐子白眉于東海李資弘亮徐學精深長才絕力則徐不逮李清聲古色則李不逮徐蓋李君之才產于北郡其地土厚水深其民莊重質直其詩發揚蹈厲吾吳土風清嘉民生韶俊故其詩亦中和縝藉政自不能一律齊也僕謂

武皇草昧之頃難少李君今日全盛之時當多徐子何哉時異而勢不同耳故曰分路揚鑣城門一軌畫虎類狗識者病焉足下賤家立之易而效邯鄲之步舍熊掌之珍而甘嗜魚之癖不已謬乎雖然匠不為拙工而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而變穀率三百篇者詩之繩墨穀率也今之作

皇明文範卷五十八

三十

于開元天寶詩云尚有典刑此之謂也若夫寄興含思比物醜類會美善于一塗融情義于兩得則化裁之妙運于一心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足下努力而已

再復吳明卿書

沈明臣

客昭陽三月邀福足下多矣知己之感唯心領之四日至黃溪宿興林寺五日登七臺僕先至二三同行者追未及禮佛後即策杖攀絕頂時日將西沉紫翠萬狀東南諸山低處為暮靄所補儼如崇城數千里平列而色紫黛百十峯巒高出者又若雄堞然迺振衣浩歌而還後至者從林薄中聞余聲謂如鳳吹從九天落也旦日起復與二三同行者登之朝嵐下履旭日上俯視下界彌望若海白波

不動平去萬里山之高者出波濤之上又若百千蛾眉睨

黛初集而遠近參錯濃抹澹施殊態異觀各臻妍媚又若飛鳥拍浪似有似無滅沒烟靄之中恍惚變幻而最近數十里外又如秋雨初收殘潦未退斜照半天上下紺碧陵皇懷襄澄練涵鏡形沉水中影射波外庶幾近之此時極恨不得與使君共賞而收之也乃與道閭輩嘆息云彼茫茫在巨浸中者固皆平陸桑田也而桑滄之說覽觀間可知矣閭公乃為韻之遂次第登八仙臺陟文殊晉賢峯過白花岡尋下七臺觀架紫石而讀足下刻石諸詩三四過不能休真與山靈爭長矣從遊二僧乃乞筆札錄之而去而丘生者且能背誦而歌焉亦一大快也空明閣午餉後

皇明文範卷五十八

三十一

茶酒三酌題名一方石下山抵童子庵暮矣日月至丘生家館何未京父于先賢祠丘生諸伯亦父輩皆皓齒衣冠儼然諸昆從八九輩皆文學肅客登堂觴豆楚楚丙夜而散主賓盡歡三宿始去興林與林寺一再宿至水口許宰能為東道主留以俟足下旌蓋許宰日令人治道肅境內林首卷轡肩弩矢欲敬出候道左者數矣已而從郡城至者聞知足下無西來意迺遂悵悵又為山靈惜惜之奈何不令吳使君一卓其地也僕遂欲發舟南下諸所索於足下者都能為臣辦付戚都護使者否戚都護使者待命日久亦宜早遣之母令作陳客也何如季狂一入王華寔同仙遊未諗何日返駕如今日不至僕亦不能俟矣茲因

丘生別去請郡事足下旦莫草草奉勅不佞不佞高遷有期會晤知在省中有良便復當嗣聞寒近陡作唯為國為道珍重

與汪伯玉論文書

江璣

其草莽鄙人無所知識年來幸辱弗鄙受益弘多秋間復獲趨侍南邁郵亭公署把酒論襟仙鶴雲帆犯濤弄月信通家至雅平生奇遇也龍江判袂戀戀可言既而欲復出城板祖柰何蘭橈乘風過發瞻望弗及矣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金陵留滯月餘登覽觴詠頗償夙願第爽缺日其愴念如何歸來莊誦執事平日之文才秀思深爾雅典則馳騁古人誠命世之作必傳無疑也迺連閱數篇頗覺辭調

全明文德卷五十八

三二一

律思寸而未化猶存蹊徑如舞霓裳無破終欠變極耳庾子慎云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遣詞用意了不相似王浚川謂人之為文如山之生木喬者早者達者纖者大者偃者靡者跛者踈者蔭者並者孤者叢者牙者靡不具備斯旨味無窮矣獨愛一物焉則眇爾以薄故論語易繫老子擅弓簡而義盡典謨雅頌古而不迫孟莊左氏弘肆自成斯文之上也君子以為知言僕蓬真類鑒聰明展矣於此藝未省一斑輒敢輕有掩撫所謂不能自濡而運水河伯多見其不知量耳昔子建好人譏彈士衡遺恨終篇古今賢之恒念執事負振世之才夙尚謙虛之德為其文叨通家教愛之列故不以佞而以規耳當不以

顧直狂悖而罪之深也清曹務簡計著述必富幸付詩郵慰我遐思為惠大矣所索朱使君書以北上戒行弗暇云至都下了此通也此公蘊藉甚深譚品文藝竟日纏纏不倦極有妙趣請一扣之如何倭寇蕩平東南暫得休息朝野稱快然武備尚未可弛廟堂之上當有成算無俟觀縷鄉往方深臨楮罔究

簡龍灣徐子與

凌約言

夫蟬連發藻伯仲鑄聲其所昉蓋亦漸矣唐大曆時詞流並起風騷有隣天下號為十才子由是懷鉛之臣綴文之士一時才華相望者雖意製未并而聯珠唱玉其名交馳於藝苑英靈屈伸定關文昌之運否則翰墨顯頤未敢以

全明文德卷五十八

三二一

郁郁稱也明興初沿舊則嗣衍新龍道弘德則奇氣鬱勃漢篇唐什標創於空同蔚興於大復天下稱為何李而康揚邊薛時復滋蔓建業有顧華王劉元瑞陳魯南王欽佩號江東四傑姑蘇有唐伯虎楊君謙徐昌穀祝希哲文徵仲號吳門五鶴斯皆瀛海之秀握泰岳之奇以珊瑚間木難以琅玕列玉盤可謂流光千里上揖百代者矣嘉靖崇儒人爭負采先時屠文升袁承之唐應德王道思陳約之白貞夫任少海王紹甫號為八才肆今藉綜關里辭陋鴻都公與宗子相王元美李于鱗梁公實具明卿謝山人號為七才近見宗子相集其組刺綺縠王元美擬古詩自敘驅馳江薛李于鱗古樂府亦逼近晉宋而公所寄五詩

簡友人論文

交約言

更質而綺不落晚唐浮豔體夫詩自建安貞觀以來磨韻搜章誰不欲波瀾諲詭刺峭嶙峋使李杜耶堪數曹劉不足陳乎卒皆利精竭慮從更而不克其施諸言也則蓄縮耗矣非具淵朗之資容藻之德亦焉能陵轅前修峻絕後塵通追大雅炳焉與三代同風哉公獨與清時詞客典文譚辯聲溢皇州志意縱橫互攀日月使大厝才名不得專美於唐真為吾湖立一大赤幟也余非子友何以拙步追隨然過逢下榻離別沾襟亦庶幾好合纏綿矣河廣無梁山高難陟又况余歸子出萍跡常睽雖明月軫懷亦不過長相憶遙相望耳去冬公以憂歸即擬馳弔病怯春寒稍俟日暄便謀舟楫上已峴社佇望一臨不但心結可舒而石上立談池邊坐酌或可更催詩鉢也幸命黃頭郎治艇

近古而閑麗者其秦乎其漢之西京乎世稱韓柳歐蘇為四大家若進而求之則左丘明莊周司馬遷班固四鉅公具有成書其文更卓卓乎擅大家也左傳如楊妃舞盤迴旋搖曳光彩射人莊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謠浪皆成丹砂子長之文豪如老將用兵縱馳不可羈而自中下律孟堅之文整方之武事其遊奇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觀殆有儒將之風焉雖諸家機軸變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絕技也餘則屈宋騷詞賈誼司馬相如楊雄劉向方為傑然者耳其王褒范曄崔駰蔡邕之流抑其次也明興逮弘德間文始復古若空同李子則競馬寡儔其敘事如左史而氣魄渾雄非康何可比李滄溟詩謂本朝以來推大雅無如北地李夢陽余固以為是也今之業舉者知有蘇耳韓耳不知博古名家其科場文更為雋永讀者泛濫百家而善悟其用虛稽實紆徐縱閑變化之態時文猶古文也若不得其意而徒詞之狗又如優人之學孫叔敖適以來明者之一噓而已

上郡學教授何先生書

俞允文

比者獲仰觀光貌薰承誨言悼其無成深加獎掖私心荷護不知所云恭承先生才為世出行復謙冲道繼苞含志極通濟辭紛纒而守高棲淡泊以持神推德匪瑕陶鑒庶品於時飛文吐華之士談經味道之賢莫不嘔嘔喁喁稽誦間意某不以此時觀歡愉備末議竭心慮求所謂瞻仰

重與之美進退群班之次而欲拍放於教外舍憾而勤卑
是何拙惑之甚也竊又歷方古之魁士若子張以鄙家而
學于孔子段干木以大駟而學于子夏高何子石之慕也
而學于墨翟常盧參之校也而學于禽滑離四子者君辱
之人也非惟能免于戮辱皆有以顯當年而名後世者得
其師也今某固不能參跡于四子而亦無四子之積德然
獨含感勤卑外遠感敬之益內包拙惑之羞豈直關闔曉
暖排摧禮俗之謂乎綜量攷實靡所折衷以此為謀誠非
得已是以私曲煩縲固非筆札所能盡若不假此以自通
則雖有慙歎勤懇之愚拜控無路矣敢不陳寫以自解還
某竊聞天不一時故能委命相而而成萬化士不一行故

李商隱集卷五十八

三十六

能遺世獨立而興事功其居也淵潛其動也龍變是故古
之豪傑之士能不令已失時當其得也若超踰霄冥而騰
高衢焜煌乎其言赫赫乎其行翔翔魏闕之上而名滿四
海之內生則德澤被生民死則勛業鏤萬世光輝灼兩耀
求世所慕希若夫歲暮光盤桓壤室不搖暴不說隨不
激昂以為清不矯抗以為危不冒垢以逞願而志存乎德
行不嘒意以渝檢而言範乎詩書聲韻乎委巷善止于一
軀恬愉而不矜介乎其無所於趨夷險于夷於分之宜消
然無所厚于世而世亦莫之知及其精宅於靈籍始歸於
果世群賢既遠而曠然獨恃此其究也是二者所由異路
而同歸於純軌今某性能頑乏體質偏拘身無特達之資

行無推擇之奇昧適人之遠致局曲士之巖棲於是二者
而咸無所取則焉雖復累稔彌年耽精於藝術慕思於重
深而識懷奇分未窮旨的徒懷伎藝終規前英綴或志意
開放遺詞過人滅口譏彈卓為精正亦欣然便以為得然
而知其一之得而未睹一之失也是故智者附權達士因
時裸入而禮出者禹不能變裸人之俗錦衣而吹笙者墨
翟不能違荆王之所欲吹竽雖善不如野音之適也鼓瑟
雖工不如工竽之得也與眾殊伎者必孤而難合與時異
趨者雖勞而無功今某既無可協之運而技有殊眾之嫌
况復疾痼彌年精氣羸弱而欲舉汗血之士鼓跲相排虛
晝日月雖使天假其年至于齒危昏塞瞽然為遺種之老

李商隱集卷五十八

三十七

終無一成豈不深可惜哉且其受命非厚小兒裁六歲而
兩目失明隨聲辨人動止無礙授足向路恒若避柱更安
生途怖于履虎形性相離指畫失實是以觸目增感不能
須臾去心但有悲慨耳推之人理已極遂用殄念剪跡固
守其常以俟天道之終有復也豈敢言非其類萬一有所
希罕以招穢於塵形哉某又竊念受教於門下之日已久
不能數數候見以發其覆一旦欲自引去而齋志於泯泯
以無聞是誠宜過而不遇也計與有悖于此者故既為書
一通而又綴寫舊作一帙以畢所愚儻辱覽觀而甄裁之
則是鳥語遺伯翳而餘聲牛鳴逢蒼鷹而辨音荆山之琴
不離斷趾即有以垂洪輝而發長譽輪山子之駿一遇寒

風贊君之徒即有以見徵表而貴其能千里也豈不幸甚
謹伏候門下以拜教命之辱無任惶悚之至不宣

皇明文範卷之五十九

論

李泌

高啓

甚矣小人之凶人國也天下之至親篤愛出於天性而不
可以言間計奪者異父子若也然其變往往有至於殺其
子而不疑弑其父而不顧者何哉小人間使之也沙丘之
禍成於李兌湖城之恨發於江克若潘乙楊素之流又不
可以悉數蓋小人懷傾險之情挾奸亂之術居人父子間
投隙抵罅常幸其有事以苟一時之富貴故必以利盡人
子以害曾人父挾雙所親而嫉所愛一為所惑則父不得
為慈父子不得為孝子夫父不慈而子不孝則人道滅矣

皇明文範卷五十九

豈有人道滅而可以為國乎此小人之所以必去而勿用
也嘗觀之於唐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生玄宗明也
而子瑛不克善其死至於肅宗之昏屏德宗之猜忌而太
子卒得以不動者果誰之力哉一李泌而已耳當是時談
有功也而李輔國嫉之誦無過也而張延賞構之二子善
友矣賴泌居其間左右彌縫上下惟悅累數千言皆出
於至誠竭忠之意委曲剴到悽惋惻怛有足以感人者故
聽之譏疑之跡廓然而雲消渙然而冰釋既悔且悟不覺
其泣下之霑襟也迺知天性之良有終非小人之所能掩
者特患無君子以發之耳苟皆得必則天下其有相弑殺
之禍哉昔曹公以丁儀之譖亦欲廢其子問于賈詡詡不

對公問其故詔曰屬有可思故未即對耳公曰何思詔曰
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公大笑而罷蓋公智者也故一
聞他人之事而有悟有不待於辭之畢若二君者亦嘗親
厄於其身親觀於其目矣然至於此非必之忠反覆善諫
則猶未必其國本之不搖也然則君無曹公之智臣無李
泌之忠而小人是信則雖父子猶不能自保可不慎哉

西伯伐崇

方孝孺

為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囚羑里崇侯虎實譖之及西伯得
賜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
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
容心于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誠可旌也雖平

孟子文粹卷五九

生之所歸然烏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慈親近戚吾
烏敢避焉蓋此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受之于
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為祐惡
罰無罪則為戕善此二者必誅于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
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乎其以斧鉞賜西伯而西伯受而
行之宜於不臣服者始必不悻悻然蓄私怨而圖伐之也
崇侯之事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內黨惡不供臣
職于天子而侵害其輿圖殺虐其人民棄蔑其宗廟故西
伯伐之必不以其譖已也苟憾其譖已是微量淺智之人
齊桓晉文之流之所為豈足為聖人哉且羑里之事不經
見史所稱獻美女善馬珍惟之說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

意構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
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為伐崇之端而不知其謬也西伯
嘗伐大戎密者及邲矣則此四國者又豈皆譖西伯者邪
故謂西伯伐崇者是也謂崇侯譖西伯以女馬賂紂得脫
者皆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有足信者歟曰
惟獻地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鬻拳

方孝孺

鬻拳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為愛君余謂不然
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為違道之行以危
身不為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微異名守其職使可
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

孟子文粹卷五九

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
臨之以兵脇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擊懼之
咄咄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
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為上下尊卑之分俾為臣者嚴守之
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三尺牧豎鞭之而無
罪及加羈勒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
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為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芻細故也
先王所以嚴為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況以兵劫其君者
乎或謂君為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為心行權
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為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
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縱

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許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變變然順之不敢見於色設於詞舜豈不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為奴或待其亡而盡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却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湯拳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湯拳為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却其君而不顧蓋激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為愛君乎君子之予奪以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弑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過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之也

登明文範卷五十九

四

崔寔

方孝孺

昔者觀孔子之書見於子貢仲由之徒善於說辭必深折而重抑之明足以僥事未為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仕為學未為違道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心常以為惑矣孔子不貴於言若是耶及觀戰國之際天下之士皆棄道德仁義而不修以口舌磨切世主而觀勢竊柄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著為邪說以為後世害紛然出乎斯道之外流於刻薄荒鄙誣民敗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嘆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預知之矣凡亂之生必有所始也芻蕘之弊必至於以人殉葬簞筲之弊必至於

於瑤臺瑤室孔子之教人以勿易於言而周卒以口舌繼植之辨而亡夫言豈可易哉快意於一言或足以禍萬世後慎於一事或可以禍異時續當時之失不求古今之變而輕於持論非知道者也彼崔寔者獨何人哉憤時君而柔闇則論柔闇之失可也遽為邪說不顧理之是非而謂凡為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寬而亂此豈理也耶獨秦之效夫人之所能識也寔不察乎此而亟稱宣帝之賢夫宣帝漢室基亂之主苛以為明忍以為斷督責以為能當斯世也斯民競知其可畏而不知其所可愛於是高惠文景之澤竭矣譬猶服金石恣聲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虛壞已甚至於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輕信而不知道敢為異論而不顧其無稽至誣文帝以嚴致平何惑妄之甚哉漢之久而亡者文帝之功也且使宣帝處文帝之時是生一秦也宣帝固非秦比也率其所為行於甫定之世則其異於秦者幾希而豈能治哉治道固有本末先之以政教而後刑罰者秦漢以下皆是也文帝能奉之恭儉忠厚之化故治其餘則守法而已故未旋踵即不免於危漢室至於光武猶再榮之木其膏澤將盡矣明章能扶植培壅之僅至小廉孝安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救而寔欲濟之以嚴刑峻法此欲林將萎之木而斷其根斷故愚儒好高之論也仲長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與寔何異

登明文範卷五十九

五

哉自孔子之末學者不明道而阿世韓非之愚至以堯舜為土水而以刑罰為膏粱所聞者卑而所習者陋無惟其為此言也漢之諸儒惟賈誼董相及王吉為庶幾如寔與統時人所推為大儒而其論至於與韓無異於乎其所以從來遠矣豈特寔之罪哉

陸贄論

王紳

智足以窮天下之變故而不能保其言之必用德足以動主之敬慕而不能信其道之必行其故何哉蓋在我者我可得而致其力在於天者雖聖賢不能違天而強取况君子乎當周之季王道湮微列國諸侯爭雄競利以取強弱於反掌天下之民嗷嗷望治者亦久且衆矣時若以孔孟

八皇明文範卷五九

六

之賢假之以輔相之位立伊周之績易易耳夫何天未厭亂竟使其栖栖焉皇皇焉逐跡於魯衛齊梁之間有見其儀刑而樂告之政事者有欲以中國而授之室者然卒無所遇豈其智不足而德不固歟枯於天而莫之能為也每嘆李唐屢經女主之禍三光已晦而復明宗社既危而再安至德宗之時亦已極矣夫豈無撥亂反正之才於其間以應世用哉蓋在有才而不能用用之而不盡其才也嘗考陸贄以聖賢之學經濟之具擴忠推誠寒謬諤當國步倣援之時君臣否隔之日於天下之事無不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當使德宗能盡聽之則奉天之幸未必見而興元之奔必不舉矣雖然贄之職歷近侍而大拜矣位非顯

遠也藝之言施之於事而恭密謀矣計非全不用也觀其論李萬榮要君逐帥不當授以節鉞所以正亂世之綱常辯李楚琳棄逆從順不可棄機詐取所以安天下之文側奉天罪已之詔則惟恐其言之不切而行之不果慮藩鎮之跋扈則力諫以推誠待人誠國家之著龜救時之藥石也故德宗雖甚猜疑至於理到之言不容不服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語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為貴及考薦李異於前業已許而更用者適在辟矣之裴延齡論臺省舉吏章已上而蒙嘉納矣卒格而不行於是知夫德宗用其一二者非誠心素志也外則迫於艱艱而贊之言克中於事情內則秉彜好德之心人所同然而贊之

八皇明文範卷五九

七

賢簡在帝心者非一日也其後大慙既除而怠心漸恣私怨已熾而良心鮮終於是平昔之拂人者稍稍見加矣孔子又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是故醴酒不設非有大故而識者已知為兒鉗之漸贊不接浙而行猶徘徊顧盼冀其庶幾乎改故卒及於辱於是陽城之諫雖切而忠州之行已決矣且唐之稱賢相者若房杜之功業魏徵之諫爭姚宋張韓之政事不為無其人求其學術之懿識見之正唯贊一人而已庶幾董仲舒費直之徒歟而其見於事功者僅如此豈非天哉故世之論者謂其能順天而換事獨不能順天而處已豈過情也哉

高帝呂后論

梁潛

或者謂高帝寬仁愛人乃獨於呂后以色褻而弛愛夫配貧賤起身艱苦一旦富貴乃陳棄之獨不念前日楚軍之間道哉高帝無乃少恩也梁子曰不然夫高帝之知人何如其明也與呂后處者凡幾年矣后之為人獨不知之耶彼固一婦人也而其雄猜傑黠有猛士之肝腸帝不待試而審矣何則畜老人猶憚殺謂國家之勲臣取而族滅之無遺噍類若置中鬼然未嘗有難色后也何其忍人哉夫殺諸將非高帝之心也后也蒯徹教信以反貫高友刑已具高帝猶釋之而肯果於殺韓彭即韓彭雖夷滅昔日感遇之際士為知己死者英態豪氣猶在目睫間也高帝中夜思之豈不一動心哉呂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高

人皇明文範卷五十九

八

帝所以薄呂后者不能形于言而痛在其中矣不然盧縮舊日里閉恩猶不滅乃謂至親而獨少恩哉夫觀人者不於其所厚而於其所薄高帝於其所薄者如此矣豈得薄其所厚哉呂后忍於韓彭者如此矣豈得厚於劉氏哉豺狼得嗜則蹠血握尾以恣饕餮苟無所得則皮膚罕毳以致猛諸將已盡其禍尋及劉氏矣故殺韓彭而諸將懼族諸將而劉氏懼高帝亦豈與陳平謀及此哉聞樊噲嘗言民立命斬之用平之謀高帝至是非特為劉氏謀且為平勃憂也高帝目饒眼肉猶未寒后也曾無一髮之憾即族殺諸將今日鶴如意明日斷戚姬今日鶴齊王肥明殺趙王友至於無所忌憚立他人子為帝又殺之豈為

人哉后也一至此極也當是時漢已亡矣吁高帝豈不知毒流至此哉說者謂良平之教高帝往往忍小以就大晉獻之驪姬秦皇之扶蘇高帝審之久矣然獨恨高帝之剛明有所未盡者牽於糟糠之愛而昧正家之道避寡恩之名而忽滅宗之禍乃拳拳然屬周勃以安劉置周昌以重趙所謂滔天之勢已成乃欲以一手障之吁何益哉

孔明自比管樂論

楊守陳

人苦不自知既知矣而或大言以夸世或卑言以自謙世苟信其言而不究其實則未有不指鵲以為鳳視玉而石之者昔白圭自以為愈於禹荀卿自謂賢於子思孟軻崔浩自擬子房而今之人懷片善負寸勲輒以古聖賢豪傑

人皇明文範卷五十九

九

自期斯皆不自知之過也東方朔滑稽之雄耳而自謂勇若孟賁捷若慶忌應若鮑叔信若尾生又謂漢庭群英若倪寬董仲舒司馬遷之屬已皆能燕之此非其不自知也特大言以夸世耳孔子大成至聖也而自比老彭自同丘明又謂不如回賜由子此不待智者而知其謙矣若夫漢之諸葛孔明方其躬耕南陽之時嘗自比管仲樂毅人固謂其大言夸世耳至其出佐昭烈都將相宰山河勳業揚于天下令名垂於後世於是郭冲謂其有踰管晏陳壽謂其管蕭之亞匹矣後數百年至唐之杜子美乃謂其見伊呂而失蕭曹又數百年至宋之諸儒亦謂其出處近於伊尹又謂其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世乃有折

衷論之曰孔明才業實管樂之亞而其道德則伊傅之儔也。以余觀之其才業則過於管樂而道德視伊傅或少劣焉。夫齊桓燕昭皆已定其國數年而後管樂為之將相管因人心之慕周惡楚也而為尊王攘夷之舉樂因齊湣王之昏亂也而破其七十餘城此其時勢皆易為者至於昭烈雖漢室之胄而實無一民及土人心天命去漢久矣魏吳皆已立國而昭烈栖皇皇于其間特一旅人耳其時勢皆不可為而孔明以蓋世之雄才偉畧乃為取荆定益而國之南平夷虜北討魏賊虎視龍驤直欲混一四海而復四百年之宗社此猶築斷墜而城之吹死灰而燃之也若管樂則猶增城墀熾火焰耳且楚成不雄于曹操田單

金明文苑卷五十九

十

智力不強於司馬懿也管不能責楚僭王之罪而孔明能指操為賊聲其罪而討焉樂為田單所困而孔明於懿生能辱以巾幗死猶走之其才良過於二子而自以為比者非謙言也耶陳壽因而訐之非其實矣抑管仲魯西之見羞比者也而孔明乃自比之雖曰謙言其亦異乎西之見矣顧其出處言行之大節誠無愧於伊傅而夷攻其他則未能一一伊傅如也故程子曰孔明王佐之才道則未盡又曰孔明天民之未粹者蓋王佐之道而為天民之粹者非伊傅而誰孔明誠不能無少劣也張融有言嗚呼天蒼越人以為鳬楚人以為鴻世之議孔明者郭冲越人而陳壽楚人也唐之杜子宋之諸儒其鴈門之人耶嗟乎如孔

明者猶必待數百年之久而後有知之明論之當者士而砥行立名顧欲以一時之毀譽為前却可乎故君子之道必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史論

康海

靈帝崩太子即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陳留王協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又謀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脇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為之詞爾曰若盡誅之事必宣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之大義苟義有所屈而事

金明文苑卷五十九

十一

或安焉君子寧拙事而信義况事與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於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為刑囚執人之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則履霜之漸篡弑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之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宦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無當是時漢之危猶一絰也乃又以諸將無嚴之兵絕而墜之耶此於春秋之法蓋元亮首罪必誅而不赦矣而况其事又未為安也宦官之毒漢自恭顯以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欲廢帝而立協遂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於是時既不能修明漢家之法亟收其權杜篡賊之

路又不能聲昭名義屬之司隸以誅其尤顧乃區區以徇
表紹之謀及再白太后不從而計絕矣乃猶優游以待外
諸將之兵乎李園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以待棘門之
內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碩讓之徒所以勝進也董卓入
關之後燔熾宮室篡奪天子蕩析民庶其孽禍倍萬於官
官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耶夫外諸將之兵猶虎
豹犀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憂其家之為崇禍也
收虎豹之屬入於室而厭之至則盡啖其家人此於崇禍
何不除顧奚必虎豹犀象而後能也況於卓之無所忌憚
又甚於虎豹犀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言必悖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苟使悖義而
傷教者為之則未有不誅其君夷其社稷者矣人主之初
也為之師傅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而有孽人窺覷於
側亦必有以從容捍蔽潛消其志意則在我者可不勞而
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於齊其欲奪而有之豈
一朝一夕也晏子方且安紆和悅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
所為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不足以攻而滅也其理當
如是也至高國之屬則悻悻然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
不祀焉彼高國者以啓之也子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
曰嗟乎漢之亡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遷
效之古諺有曰莫視其與先視其突以蕃武之賢猶爾也
彼進者何足以知其突而視之乎

卷五十九

士

魯莊公論

崔駰

崔子曰春秋志文姜之惡極矣莊公擅一國之命帖然從
之古未之有也論者失其情而衍於辭且欲制其僕從與
得為篤論哉夫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文姜為
行國人耻之故敵笱諸刺與焉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
舅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愚其子憐其下彼淫邪之迷不
惜其夫之弑奚有於子之廢是故狩禚圖郕伐衛歸俘待
齊女之長主王姬之昏僕僕焉甘役于齊蓋襄公之威重
矣文姜之術狡矣尚何僕從之制哉夫篤于義者利害不
較其等全其仁者存亡不酌其取一其重者昵戚不槩于
中如莊公者痛父復讐而已他無所忌焉是故居文姜而
饒其養貴襄公而絕其使枕戈衽干衣衰食糲號泣于王
求助于與國明大義於魯之臣庶治兵畜銳觀舉而東以
身委之天下之惡一也寧無惻我之不幸者乎彼楚旅一
言士如挾纊秦給懷王項羽猶得而假之况乎父子君臣
之相為寔人心之不容已者哉惜乎莊公既幼而愚又無
石碻子犯之臣庶公子者方觀變而徐圖其利幸其小安
忘此大怨悲夫崔子曰魯桓公執弑之文姜弑之也桓公
嫉夫人之淫夫人以告齊襄而公薨于車蓋夫人與謀也
魯桓弑兄而立每自危焉結昏于齊歸田于鄭成亂于宋
汲汲焉援三強以自固九屬望者齊也其受凌於宋人矣
矣故曰弑君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公薨夫人孫子雖長魯

卷五十九

士

人討之也。當是時，魯有良臣以其君義無利國之心，人惡奮戈而為之刃，讐則夫人戰其恣齊，棄失其挾矣。母弟雖至，恩也。然文姜大惡，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予不得母，臣不得君，聲斯大義，夫人終孫於齊矣。不然，實諸別官，俟其自謀可也。魯方幸安佚，賊夫人何憚焉？如齊如莒，宣淫于衆而無惡容，是相安而習獸行，莊之家政，民如矣。夫藉人以利者，害斯隨之，怙強以立者，削斯及之。彼見利而後利我，彼有取而後強我，苟其力之足致者，毋弗飲也。般卒，閔繇魯，再罹婦禍也。殺惡立妾，齊三成，魯亂也。其不亡者，勢爾。故循義為利者，不室強禮以立者，無敵。詩曰：自求多福，天國何與力之有。

八皇田文範卷五十九

古

祛惑論

張邦奇

蓋天下亦有陽而已矣。陰不足為陽之對，亦有義而已矣。利不得為義之敵，夫陽其陰之寓乎？義其利之存乎？通於此說者，可以立身，可以處人，可以事天，可以裁物矣。異哉！今之人之多惑也。六尺之軀，求無寒焉，爾盈寸之口，求無饑焉，爾而天下皆以此皇皇焉，終其身非惑與？彼其身有可以參天地而宰萬物者，而莫之知求也，可悲之甚也。且彼其所求者，果有與於得乎哉？其得焉者，果有與於求乎哉？陽主義施也，陰主利受也。受之與施，亦遠矣。以今天下皆受也，而不必皆富也。古之人有好施者，焉而不必富哉？哉！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夫君子為其謀道不謀食。

也。道也存乎我者，也食也存乎天者，也存乎我者，吾不得而付之人矣。存乎天者，吾固謀之，天固違之。吾其如天何？且吾知謀夫在我者，之不暇，而暇謀其他耶？昔者漢文帝幸鄧通，賜之錢累鉅萬，惡通之有餓死之相也，益賜以嚴道銅山，使鑄錢而通富極矣。文帝崩，景帝疾，通卒以餓死。由是言之，雖天子不能以富人吾焉，所施吾謀哉？且宋帝不得而富，通景帝又惡得而困，通其富也，天也，困也，亦天也。人之所加，天之所命，皆無與於我。故君子求乎其在，我者，而不求乎其不在我者，明於性命之分也。且夫不在我者，豈惟其無益于求也，抑亦有害焉。爾易曰：莫益之，或擊之言，求之之害也。合浦之上有珠焉，求之則徙，不求之

登聖明文範卷五十九

五

則不徙。天下之物，固有避於其所求而就乎其所不求者矣。變盈流謙之理，其可誣也哉？何謂變盈而流謙？謙也者，虛也。施極則虛，虛而後能受。是受生於施也，受生於施，則陽之兼陰義之兼利，亦明矣。雖然，君子豈將以利焉而為義也，亦明于天人性命之分而已矣。陰陽之運而為禍為福者，非天乎？動而孜孜焉為義為利者，非人乎？順焉之謂福，逆焉之謂禍。吾遇焉而吾順，逆焉吾之性也，順逆生於吾之性而定於天之命。吾不得而與焉，是故謂之天。天下之動或喻乎義，或喻乎利，安知其非得於天者之固與也，而不得歸咎于天者？蓋天固嘗委是責於人矣。陰之承乎陽也，而不敢專利之生於義也，而不可觀其理勢之必然。

甚明也天之付我以心也而能思固將使之思而自明爾
廢焉而弗思思焉而失其正是亦天也乎哉故君子以人
合天以天定人而性命之分得矣

莊周

劉玉

莊周自處夫才不才之間周之學縱橫之變也求所以自
全於衰亂之世為之計曰才者禍之媒也吾且為不才然
山木以不材而全而主人之鴈以不善鳴而烹是不才者
有時而窮也於是過為之計曰吾將處夫才不才之間而
不知才不才之間亦將有時窮也天下之事變無常而禍
福相倚不惟不可計而亦不必計蓋禍福之來天也而處
之者人繁霜零野則弱草先萎朔風吹林則危枝易折然

皇朝文獻卷五十九

六

培其根則亦安往而不茂斲其幹則亦安往而不摧故君
子之於禍福處之以道而不之計焉不求其道而過為之
計則狂惑詭亂不知所成若周之為是已且周信以為人
之才者必禍不才者必禍而才不才之間必不禍耶此大
惑也才者有才之禍不才者有不才之禍才不才者有才
不才之禍王以貴而磨石以賤而琢龜以靈而灼蛇以毒
而誅然土壤之易亦苦於耕鋤魚鱉之微亦斃於網罟是
將以其才而然耶將以其不才而然耶故禍不禍無所容
心才不才無所用智而君子不計焉必將計焉則無寧二
者之為愈矣何以言之逐北之師則才者以先而克敗北
之師則不才者以後而免是果禍乎哉當夫戰不戰之際

而用乎才不才之間將以間之則知者不用不知者不足
用而知不知之間者用將以餌之則勇者不用不勇者不
足用而勇不勇之間者用是果不禍乎哉故觀之天下干
莫以利全鉛刀以鈍棄而劉折者率尋常之器梓杞干雲
霄萌孽農風雨而耗於斤斧者率尋常之材蓋昔人嘗有
挾重質而浮於海者聯二舟而中處之私為之計曰吾且
相其左右而惟其便之趨然維絕舟解左右固無恙而是
人者溺焉嗚呼計禍福而必處於才不才之間將無與是
人類乎故吾以為才者未必禍不才者亦未必禍而才不
才之間者未必不禍然君子則不之計而惟道之從當可
用則才不可不勉孔明之鞠躬盡瘁是也當不可用則雖
才不用邁伯王之卷而懷之是也審於義安於命又何必
拘拘窮窮以處夫才不才之間也哉

皇朝文獻卷五十九

十七

勇士

周廷用

甚矣武必資乎勇也用武而不資夫勇則無以行其威令
濟其謀畧觀旌旗之色聞金鼓之聲鮮有不從風而靡者
矣嗚呼此勇之所以為可尚也竊嘗聞之勇之為道大矣
勇也者義之所從出也太公以勇而輔周故著戎衣而有
天下孔子以勇而服齊故兵萊人而返魯田故曰有經必
有緯有他必有張此文武相須之義也是故古之所謂勇
者有四焉一曰不敵之勇二曰取勝之勇三曰發謀之勇
四曰擅強之勇同力度德同德度義以至仁伐至不仁兵

不血刃天下大定此之謂不敵之勇成湯武王是也德齊以勢勢齊以智以群策而屈群力力竭而敗遂霸天下此所謂決勝之勇漢高項羽是也觀衆以動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審父綏於奔逐之間決勝負於尊俎之際此之謂發謀之勇張良韓信是也威力出人奪三軍之氣憤憤焉斬將塞旗進之不止強而不避由不虞之道卒致死亡此所謂擅強之勇關羽張飛是也夫勇之大小乃如此事之成敗則如彼此君子之勇不可以不慎也嗟夫為勇之道當先治心仁以主之義以出之先權後勁敵強而遜庶乎有律於已而後可以折馘執俘而還易曰師出以律語曰仁者必有勇此之謂也乃若輕師玩敵見利必趨不能以忍

登明文範卷五十九

大

制勇以靜制動掉鞅而走靡蟲而還喪師辱國禍莫大焉此龍項所以敗於齊騎劫所以喪於即墨也故善戰者臨事而懼無奪人之心百戰不殆有屈人之志其斯以為勇乎

作才

周廷用

夫人之才貴乎上作之也上之不作則無以自立飾貌假節之徒無所不至矣故曰以短去人人力其短以長取人人竭其長是才不可以不作也今夫作之無道則不足以啓其有耻之行獎之無術則不足以致其可用之實竊嘗觀之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固無待於作也一才一藝之士冀欲假囊穎之脫效刀錐之用使無術以作之則將

化為偷懦循縮亡能為矣國家之事將誰與理乎是故鍛錫青黃歐冶難以必劍攘捲鋒鏑則一割之用斯見齒吻形色伯樂難以必馬蚤剔冊銀則千里之遠可行聽言觀貌聖王難以必能委用程試則一至之才可觀故明王之朝大小稱其職尊卑理其政用此道也漢之高帝霸者之主也樊彭絳灌皆剽悍驚猛之流椎魯頑鈍之輩草昧之初收之於麾下用之於轅門昇任以盡其力厚賞以鳴其心畧其細故取其大節故謀者效謀勇者程勇莫敢不輸忠悃靡有卹其已私此高帝之所以有天下也以此觀之才之於人苟作之有道獎之有術則鄙士可用也大盜可用也巨駟可用也暴悍可用也狡獪亦可用也若或以一

登明文範卷五十九

尤

言而極大善以一短而廢衆長針銖而較之寸寸而議之則人之才無以畢見而天下之善終無以成矣是故才也者作之則為虎不作則為鼠用之則為臣不用則為虜此有國者不可以不知也今夫天下無自直之箭而矢之用也甚廣無自圓之木而輪之行也不乏曠括之道得也當今之世人有才也遇抑之使不得伸人有過也指摘之而揚之不匿捧土揭木者及偃然以居上抱璞懷珠者日沈淪以在下天地閉塞賢人隱遯嗚呼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歟

用拙

周廷用

夫趨時以自眩者巧也用世而不朽者拙也物必有巧肆

巧者敝事必有拙用拙者存夫人有古今趨有巧拙巧拙之異真偽之所由分也蓋聞上古之時其人淳淳其智開關上行自然之政下復本然之德巧拙未形也叔世眩偽智慮日繁譬之為宮室也不務廣其厚墉而塗以丹堊為女工也不務織紵組紃而華以刺繡徒壯一時之觀而風雨寒慄則無幾矣故曰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明塞師曠之耳而天下始聰樞公輸之手而天下始巧蓋巧者拙之華拙者巧之實也夫惟物之至鈍也而能摧天下之大利物之至猷也而能合天下之大成物之至懦也而能服天下之大武語曰不聰不聾神明乃通惟循惟默乃能自得拙者之謂也古之君子養之以樸素履之以純厚去華茂

皇明文憲卷五十九

二十

以作德舍謙飾以尋厚富貴利達不生乎目之眩聲色貨利不長乎視之亂德已實矣心則虛焉行已昭矣身則恥焉文章外見矣志則忘焉塊然視之若蒙也瞶然視之若愚也汎汎然觀之若偶人也故曰王之王在璞山無不潤珠之在蛤淵無不輝拙之在人巧無不秘此公輸所以敗雲梯而善宮室墨子所以巧機械而拙於木為也故曰巧者一得拙者千成巧者不久拙者常存此君子所以謹工拙之辨也以此觀之三代而上皆以質而興三代而下皆以文而敝文質之判巧拙之明也學之者果能實而不華誠而不虛不眩巧以飾德不作偽以行政周子曰上安下順風清弊絕此其所以為拙也歟

古今人表論

楊慎

班史古今人表予及復論之其謬有四一曰識鑒之謬二曰荒畧之謬三曰名義之謬四曰妄作之謬夫傳道者曾子乃列於冉閔仲弓之下蓋不知曾子不與四科之故也首霸者齊桓乃居於四公之次蓋不知五霸莫盛於桓文之說也魯隱列於天下而葛伯反在上中若以讓桓為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繆毒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此其識鑒之謬也變后變也居變於上下出后變於上下韋永韋也真韋於下上列永韋於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郵無郵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具垂是舉

皇明文憲卷五十九

廿

名謚而離之此其荒畧之謬也茲二謬者古人嘗論之見於張宴羅泌之書然猶就有成籍而謚之爾若其名義妄作之謬則未有及之者也予以為固作漢書紀漢事也鳴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群佐非劉氏之臣乃摠古今以著人表既已乖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有仲尼之聖然後可以裁定前人憲章後世然而六經之述必待晚年固何人也而高下古今之人乎依阿人螭自取天憲使其自署當在何等身陷於重淵之下而抗論於蓬霄之上離其信哉昔荀卿論十二子一時人爾識者猶或非之而東豈卿儔哉謂之妄作可也大謬若此而古之論者不察其之豈以為不足論乎班史文詞世所深好蓋有愛焉忘其

醜者矣注家之說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存趨難一班所論未易倚據陋哉顏氏誠班氏之佐臣事

得失論

童承敘

太谷子曰老子曰少則得得者少之實也少者得之招也得而後失故得非得也失而後得故失非失也犧牛落尊溝中之斷同材而異託其失性均也扶桑之木標樹之樹同植而異尚其得天年均也故有天得有人得得天之得者得人之得者弗得得之而得故有弗失也得之而弗得故有弗得也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孔子曰吾之於道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得豈易言哉臧挾英讀書而辛亡得浮於

皇明文範卷五十九

廿二

失也穀博鑒而羊亦亡失浮於得也鳬脰之續則悲所欲其於得也鶴脰之斷則憂所惡甚於失也故虎狼之入檻不可以為得也馬之入於胡不可以為失也求燕石而寶之得眩之也見破釜而失聲失蔽之也庸詎知夫失之為得也得之為失也而亦不必得不必失也而亦未嘗不失未嘗不得也故深藏若虛良賈也盛德若愚君子也今有一人焉其得也若附贅贅疣其失也若決疣潰癰又有一人焉其得也若獲拱壁其失也若解肢體是皆以得失為患者也夫惟至人得之而有弗得失之而有弗失殊至之在囊也鴈鵠之在籠也一也盜之肘篋也毛之脫睫也一也故得魚而忘筌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是謂得美

也故足乎已則物不能役裕乎道則事不能累充乎內則外不能遷故不知得亦不知失故常得故常失

皇明土官志論

鄭曉

土官故隸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兵者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婿與妻皆隸永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聰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八年三月上兩宮徽號始許土官繳呈勘奏與冠裳於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卑而規取愈陋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聰廢嘉靖九年今皇帝斟酌情理曲為條約稍復祖宗之舊今改府州縣正貳縣屬

皇明文範卷五十九

廿三

巡檢驛傳凡三百六十隸驗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凡一百三十二隸武選隸驗封者皆領布政司武選所隸或領都指揮使司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關掌股易運數年來鎮撫巡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已甚聰明自用而無典稍遺矣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元孽竊據戊申開基尚阻聲教王禕東義捐軀傳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懾愚戢悔思祖張統繼膺藩屏卑催均賦疆土稍開顧其人燦悍不得已因俗為政官其首領稍示安輯元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最犷獷鎮南蒙化順寧諸蠻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劑為難諸甸約攝騰衝諸羅竊竊蠻蠻蓋自麓川盡耗中土益養曲徇好夷正統迄今益復友援浼接懷柔

利法好貨湖南滇北將有梗隔之憂至求為湖建昌川陸
遠道計亦晚矣貴州本西夷羅施鬼國國物舊聚來飲歸
附乃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猜詐分隸川湖雲南未樂矣
已始立三司當時顧成威懷有方稍稱馴順其壤地聯終
衝宵掣肘自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
凱內潰交謗構亂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藩分
割三隸疆域相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西
巫黔中地中錯展常外聯川貴溪峒嶮深難擾易亂彭
氏富強雄脇諸司自宋迄今構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稍
有征誅輒譟調發所過殘破慘於劇盜官司其敢誰何嘉
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泉僉事汪濬統駁嚴飭頗稱戰

八皇明文鑑卷五十九

苗

歟以故順靖之禍不獨湘楚未寶之憂宜有苗夷也廣西
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窟穴盤繞其間
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
中誅錫極慘近復跨江竹山出沒剽奪田寧梧藤諸尋卒
竟不能扼制桂林之北六峒為孽則北連武岡柳慶之西
八寨尚存則東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為夷巢寇竊無虛日
矣至於江右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王廬再叛思由更
強姚鎮剿則黠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煩經畧
兩四川山包劍棧水鎖瞿硎襟帶擁束足稱天險惟為蠻
阻其東南蔓繞西抵峽嶺欲其馴順是在調擾龍州為必
潘咽喉每遊我餉道為蒙為撒芒部諸府雖仰我恩恩

其內黨日堅數路險阻唇齒之勢彼得拔而擾我敘藩之
間宜有機權撓其醜類若乃礪問遠引諸番播州旁通
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論曰明興平定四海允夷遠蠻
徑捷之地西起巴東牂牁抵湘楚包絡湖嶺東折而南
盡海上又東跨百粵三江大者無據連城細者係傳漆
雖稍奉約束要在羈縻而已然兵力稍健乍叛乍歸苟功
率過濫附懷然策雄圖自窘狡窟益深矣况地廣官高擅
利習兵生齒滋繁財貨益廣詐以謀成罪以功解種憂
禍筏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典要荒開官番鎮大
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渥絕嶺輿地漸開化理終塞乃
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關國陋於緩人曲防寔於曠度苟

八皇明文鑑卷五十九

苗

醜類自獲飽煖中華不患荼毒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蓄
積政多解弛或遠嫌自潔或求勝喜功於是侵警日聞師
徒數起網漏網頽夷夏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
定畫疆理則鄰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族自定世及之際
以時數聞錢穀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事於節帥修文
德於廟堂猾亂之憂斯其解矣

漢黨人論

鄭曉

嗚呼君子未嘗一日忍忘其君故綸中賦外以教主事
名欽迹以完國體皆以致吾心而植吾義也周公何憂
其君臣相孚僚儔相穆鳳蕭蕭重四海已而三叔
垣四國裂虐成王合疑召保弗憚罪累張羅繼用僕

則翕訖益深死則危疑驟變周公于此有去而已而豐滿之間塗豕鬼車禍且不測殆夫天道動威王心悔悟哀縉西歸國是稍定旋復東征折斧破缺君臣之際若斯之難也苟時不可為勢不敢為權力不足為聞望不能為則連養時晦撫機順應可也又不幸則避難違俗甘心自首可也是故元豈遜迹于四凶阿衡寶穡于三孽箕子披髮于狡童仲尼脫冕于婦口柳下躊躇于望國伯玉卷懷于藺邦石碣乞老于綠衣季友假詞于執紼先蔑避禍于適燕子哀辭榮於遜魯陶朱扁舟于烏喙子房謝爵于赤松進不結難叢尤以忤戰龍之怒退不招朋游譽以干蟄螻之嫌盤桓委曲不迫不徐可行可止憂樂偕時何其明且智

皇南文苑卷五十九

七

也苟徇名既急熱心外慕群疑衆難伺隙而起譬候張矢集標起風摧君子恬焉自謂得志快意舊迹一時流聲千古而小人磨牙礪齒刀戟森然圍而刺之煖谷可坑濁流可投機發立死而莫之悟豈不思哉是故君子寧愛身以明道無寧辱身以徇人寧晦名以乘機無寧眩名以連謗寧含章以示拙無寧翹言以賈直寧約行以詭時無寧抗行以歛怨嗟乎此非達時大觀知天樂道徹然于進退存亡得失之際者不能與于斯也叔向數言憂憂憂濟治諫陳正先託秦忠則忠矣謂之知道則未也况其下此者乎東漢黨錮諸賢何其誤也甘陵二牛嘗客揚議何謂事遂成世網范岑允職牛竊吏權事起郡邑黨流學中

是時苟有遠賢深識之道障瀾拔石堅留力阻示以中庸導以豈弟動以危言感以血誠則潰瓜包杞飛鳥桃虫尚可救藥而郭林宗賈偉節李元禮陳仲舉諸人皆風負時譽亦甘心倡和朋徒之盛烈于周房附從之勢廣於岑滂亦且巧評激論顛倒豪強舉袂抗顏頽挫卿相其徒三萬動搖四海事極變起名盛禍隨張成黃脫微緹交結官閣露章上聞天子震怒謂其誹訕朝廷疑亂風俗移貳貞友弱成詭怪矧人衆勢集則惡逆易染甘死輕生則殘暴難避人言可入主聰可移于是冊書下迫金購浚求督責郡縣守相停祿勾校姻婭坐收隣伍鈐赭編于章絳費牛鞭為囹圄囊頭滿道檻車相望詞連跡牽者二百餘人已而

皇南文苑卷五十九

七

霍尚書實校尉表請再三帝怒稍解閭氣益張善淑既消陰邪遂熾龍羈羈涸轍永白原野昔以拔茅今乃需血昔以尚口今乃剥膚當是時雖痛心改轍揮淚自懲亦已晚矣猶且恬不登悟益肆標榜爾曰君俊我曰顏及譬之雷霆震裂之時而笑戲譁謾不知敬畏奇禍再起大變斯張儉發于朱並曹節慘于侯覽刊章密捕踪跡益繁李膺董死獄者百數十人仇怨相訐報復睚眦其與黨人未嘗識面交言者盡罹且網死徙廢禁又六七百人殆失曹鸞申救殞命槐里于是凡諸黨人生徒吏屬之舊外內總免之親苟在仕籍盡皆禁錮又不啻幾千人矣由是下者畏上積刑淫干動天和鼓萃人怨黃巾倡亂掘動四方自強

因事進規稍得赦宥卒之賊盜滿山繡斧不能禁將帥不能戢校湧烈于衰周典刑絕于商季董卓首機變靈機操遂移鼎龜諸君子當時忠義之腸今安在哉嗟嗟諸君子不悟括囊之譽堅于金石勝說之困棘于焚巢進退迫于殆藩行止迷于狼跋靈集而不知兩雪履霜而不知壁冰乃欲以區區語言回九河於充海起萬仞於蟻蟻計亦左矣坑誅之禍兆于橫議誹謗之律始于反唇况梁漢之失德其漸已久褒姒艷妻積穢中閨皇父家伯矯權外府戚里無丁公申伯之賢師尹有節山渥禹之隙賦役繁重梓軸其空刑獄苛棘握粟出卜讒人交亂發笥近梁貪人敗類逆風執熱殆其末年宦星掩帝忠臣烈士欲挽巷牖之

皇明文範卷五九

文

約則困于車隣之寺人欲避冬苦之災則懲于揚園之巷伯君子于此苟悟進退乘除之理身名緩急之倫十畝之桑何愛不給四簋之饋何患不飽經學不明為人已甚舍田芸田所得者希所失者大矣善乎叔度汪洋淺深其測孺子耕稼賓客無聞姜肱韜面竟却圖形子龍漆工脩然絕迹雖與黨錮諸君並居於世而身名俱全余有取哉

號詩論

張治道

正德辛巳客有謂作詩無益鄙而不為者因作此以答之且以發舒已意爾何物隱者若思耽吟寒暑弗輟饑寒問得之則悅弗得則患無我先生見而問曰詩何物耶而子耽之深也余聞富貴者修身之符幼業者名譽之本子

者生民之所急世道之所先也若詩者虛言而寡實者也子何擅實用而苦虛辭捐脩身之符忘名譽之本棄其所樂而耽其所苦哉何物隱者怫然怒驟然笑曰子但知詩為一時之虛言而不知為一身之實用但知作詩之苦而不知作詩之樂也且詩者本於天命之性原於人情之宜合乎日用之常者也肇於唐虞演於周盛於漢魏枝蔓於六朝而變於唐雖體裁不同而引情發性未始或異也今之詩即古三百篇之末流也國風歌於閭巷二雅陳於燕饗三頌奏於郊廟由此觀之人情非詩不宣神明非詩不感風化非詩不行此特其大者若夫喜非詩則怡悅之情遏而不流怒非詩則拂鬱之懷結而不暢哀非詩則流而

皇明文範卷五九

文

必傷樂非詩則荒而必淫此詩之大段也方其思而未得之時情隱於未扶思泯於未抽四時運於無迹萬物成於無形鬼神莫窺其際造化莫測其情斯時也情滯於無方性懸於無向怔怔怛怛縈而未形騁騁軋軋感而未通收視返聽瞳瞳矐矐眼目幽慮一志定情雷霆震之而不懼魘魅促之而不驚五音六律耳無所聽趙女燕姬目無所營又不足以養心一志哉及其情與物傷應與感通五情畢具萬慮皆萌拈而成句屬而成章手舞足蹈自莫知其所之也詠造化則收箴顯伏陰陽失其權衡詠山河則峻秀吞吐流峙失其標格詠草木禽獸則殊形異象歲功失其運用詠朝廷軍旅則尊嚴威武朝闕不足以為尊劬戰

不足以為利也不亦補造化而助厥功哉且虎身奉欲者
富貴也顯身揚名者功業也斯二者內有所求而外有所
制得之固足以償欲失之亦足以罹禍趨而成食馳而或
黷盡而成困覆而成敗位不相與分不相親若詩者則不
然取於內而無所求感於外而無所制飲情於心而人
不病其拙放情於六合而人不責其蕩隨意而安而人
不指其貪奇花異草因材而取而人不議其驕情濫應薄思
而無所而人不斥其困意躋情踈蕩而無歸而人不鄙其
敗若夫崇山峻峯隱秀埋靈詞客匪遊騷人匪經品題不
及吟咏不行斯時也覽勝者不之其地採異者不列其名
山嶽俗而無靈草木慘而無精使願謝經籍曾劉升巖見

八皇明文範卷五十九

三

景生情逐意成篇模稜馬奇呈怪探玄記之典籍勒之
巖當世傳其奇後世慕其異山靈載悅草木生氣一經品
題傳之萬世若夫朝廷之上君臣胥悅燕饗時行殺核未
微情鬱抑而未伸心盤桓而未泄當此之時工師獻頌太
夫呈章宣德達情聲祝闡揚來遊來歌為龍為虎管絃失
序琴瑟匪張於是使警盲歌詠載之典籍傳之百世韻詠
無數若夫郊廟之間焚燎既舉鐘鼓再陳尸祝無語神明
感而來通宗枋求而無所當斯之時繼之以歌詠奏之以
篇章一唱三嘆美哉洋洋神人胥悅如在其傍若僕載我
清醕潔我牛羊歌詠不行神靈傍徨鳥足以動幽遠明
若夫戍夫遊子度隴行關涉彼危濤涉彼崇山在然相

會面承顏哭泣不足以為哀笑語不足以為歡也當是
時述別離之苦詠行路之難攜手行客載歌載嘆山川忘
其跋涉流離忘其飢寒也當此之時縱使有金帛之贈車
馬之親卒然雖悅別後成塵紙非可錄客非可陳又烏足
以道情感人邪至於棄婦寡妻窮房遠處當從含嗟寂寥
無語明月當戶凄風飄杆心惺惺而靡依淚涕泣而如雨
縱使琴瑟在御笙歌置前怨結靡釋情抑匪宣當此之時
竭精抽思操觚染翰與時旋倏然成篇幽閑忘其零落
浩嘯奪其悲涼也由此觀之詩也者所以宣鬱悒之情達
和平之氣者也使富貴可畧功業可忽唐虞不必有虞雲
之歌周公不必有東山之詠四詩不必傳百代不必重也

八皇明文範卷五十九

三

嘗聞好鶯險者以行坦為勞宵敝帚者以懷珠為賤人情
不同不可強而一也由今觀之空山窮鳥不如朝關之榮
也荷衣葛巾不如冠裳之華也咀雲嚼芝不如珍鼎之美
也剖腸瀉腹不如談笑之樂也造化忌其鑿鑿鬼神畏其
嘲詠山靈避其探索花鳥愁其形容宜乎知道者之所不
取養玄者之所深惡也若夫騷人墨客栖身獨處於烟島
之中青山壁立明月高舉瀾灩東懸雲林霧淥凄風有聲
悲鶴無侶富貴者之不少安功業者又豈肯暫處哉於是
抽我幽思發我秘藏探異索奇飾藻麗章山不藏幽草不
匿芳條然成篇與造化而翱翔世不與爭物不與妨也斯
時也朝關之草巖貌若海嶺之放曠荒寒之華美貌若荷

衣之樗散肥體滑膚孰若刮腸瀉腹者之無灾嗚呼叱咤孰若捫心瞑目者之無怨鬼神喜其闔揚山靈悅其標榜造化與其流通也又孰苦而孰樂哉無我先生頓然悟縮然退曰若余者誠所謂飽死鼠而笑人之膏膏者也不亦謬哉不亦謬哉

碑志論

胡侍

夫俾幽貞潛德流光莫掩鴻動駿伐垂耀靡盡高岸為谷而碩懿永存委骨成塵而聲華益亮不有碑志其何賴乎故孝子文孫靡不丐筆詞人關其先烈中世以降鵲然同風固彌文之通懷含靈之極致也而時變道京俗靡文敝墟墓之製率是誇誣獎其元忠則行齊八凱稱其篤孝則

晉明文範卷五十九

三三

蹟連二連或云散粟凶年號非望報或云却金暮夜清恐人知苦節與沈栢同貞義教其斷機等辨狀梟獍為鸞鳳進驕趾為勛華雖語有精麗而咸歸矯飾夫以存多遺行沒獲嘉名淑慝俱旌直屬誰別不論其世孰匪令人譬則馬照傳神眉目盡列素交卒親未免誰何儻昧平生祇云惟肖殆令漢臺之畫耿御不分傳野之賢旁求靡及矣意者非分之舉鬼亦覩顏無情之辭後將奚信而作者無愧色受者無遜心觀者無異論有識之士所深憎也蓋近代史編惟憑碑志碑志烏有史編子虛矣又縉紳壽考乃可君公才士雅人方堪別號碑表之等俾有王章大孺之樹並須廷授乃今賈豎販夫咸冒君子之號乘田竈庫輟樹

神道之碑市妾里妻詐假大孺之貴祇以自固寧曰固人犯分誣親欺慈猶甚且仲叔繁縷宣尼致惜重耳請隧周襄不許方物則飾馬之具小麗罰則開地之罪均而不學之徒蔑禮任心僭侈顛越東文之士依阿緒信不知所裁俾表德之器林列丘隴之間華衮之辭波及輿臺之鬼憑風詭濫其說愈長冠履混同無復等別矣然金石之撰體異汗青史法則褒貶兩存碑志則揄揚獨運故繁文樂石表鎮玄途例皆繡藻溫華斧鉞不用僅於事理泥闕便當婉言莫承勿令回我免鋒眩彼來葉苟或情在難拂勢不可辭其於命翰遺言頃存商訂不識避就將費曠端蓋雖空空鄙夫平生詎無一善獵其可欲舍其深瑕裁辨之間

晉明文範卷五十九

三三

頗加恢潤譬諸刻鷺鷥企鵲形若盡無蓋不論題題庶幾是非不遠梗槩猶存在彼既獲稱情於我亦非曲筆亦摘章之活術御物之圓機也

卞和泣玉論

李德義

物誠有可寶者而終隱於不知識者不容不悲以自售矣夫天下之物苟無所見於我者雖遇之曷辨苟無所用於人者雖寶之曷為惟在物者具可寶而在我者具有是而人之司是物者又皆冥然悍然不知不顧若將終焉而止者而吾又從而置弗論焉則其寶為棄物而吾為忍人矣而此安可不為之盡心也哉盡吾心而殘軀無憾焉而淚者非昧不自惜狂不自止也知吾身之為國寶者甚

速而吾物之為天下用者甚遠是故為是不得已之計也
知為天下計而不知為吾身計也卞和泣玉請以是論玉
之為物濡天地之中而納陰陽之精粹其體衆德擬質君
子其為寶也可矣為珣為珪為璋為琿奉之宗廟朝廷飭
之輦輅并冕其為用也大矣夫惟寶之奇而用之大也故
物無種生而不與常物類夫惟其物之非常也故人有專
識而亦與常人殊方王之汨泥沙而混塵埃也誰則識之
魏田父得玉徑尺而棄之中野事可知也夫棄之則瓦礫
豈不貴在於人識之也耶識之之術亦難矣璿璣璵璠石
也而其形相似璵璣璵璠石也而其色相符璵璠璵璠石
之美者而非其族璵璠璵璠王之次者而非其真見有未
明希不誤矣宋惠人得燕石而藏以為大寶事又可知也
故必山玄水蒼如魏文之所書者而後謂之王必蛇文魚
目如符載之所說者而後謂之王必乾圓坤方如漢史之
所記者而後謂之王若是者則美中而暢表生於山而木
潤產於水而流芳藏於石而文彩燭於土而光暎初日精
吐白虹氣融積雪而有獨見之明者則從而識之也楚卞
和者則其人也夫舉世不知而吾獨知之而又不以告人
則是隱德弗耀蔽美弗彰匿天物而私已能矣而可乎哉
持瓦礫之儔而語人以奇寶肉眼者固難乎其竟信也而
可遂已乎是故一獻之懷王而刖左足未已也再獻之卑
王而刖右足未已也三獻之荆王而晝夜號泣涕盡而繼

之以血焉夫人惜軀命亦恒情也和獨不顧而進進不已
者淺夫童子之所嗤而胡為其然哉自今而言荆山之璞
楚王剖之趙王得之秦王奪之李斯篆刻以為璽而帝王
述守以為信名曰傳國之寶無是者名曰白版天子何其
貴也裂上地而後貨坐齊官而後見藉綿繡而後執何其
重也溺於井而必出流於夷而必歸棄擊於地而弗壞何
其神也周有玉璫宋有結綵梁有懸黎晉有垂棘彼皆用
於一時而不能用於後世也而此寶則亘古今而用之何
其遠也由此觀之王之所係亦甚不細矣而和安忍褻視
之也耶三獻而不納將遂已矣與石俱焚未可知也擲土
百碎未可知也投之於河橫之道傍未可知也其有用如
彼而無用若此而和又安忍竟忘之也耶是其泣也誠有
所見而泣也不然則一獻不用已灰心而求止矣何至再
至三虧體而不辱傷生而不顧耶蓋其目力所到真足以
察玉理之精而其時之君相不足以言玉功之大而又逆
知乎億萬載之下必有相取而重之者是以命與玉俱包
羞忍恥情激於中而悲形於外也彼意以為一慟之勞不
足惜而千金之璧誠可惜匹夫之生不足惜而帝王之璽
誠可惜楚國之寶不足惜而歷代天下之寶誠可惜也故
曰有見而然也論者皆謂玉雖可寶然終外物得之而人
不知藏之可也何乃自獻以取刖獻之而君不用舍之可
也何痛泣以取羞自苦如此身亦屈矣殊不知聖賢重內

輕外之論不可以責之下和按和本楚之野人識王者選其一得耳而可深責哉而况和之處此亦未甚失也古者食芹炙背猶且獻之至於玉視之更美矣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是何怪乎其自獻也三獻而獲用猶可雪憤以盡愆否則徒以身寶之而發笑垂譏矣立談之間而遷哭則傷於急迫和之事勢至此又何怪乎痛泣也既而封之陵陽侯而辭以不就亦可見其輕身以為天下者較彼紿隣人之王而自取上大夫之祿賢不肖又徑庭也而可深責之耶噫和藝人也然終始不悔事卒表白至今揭之汗青與孫陽之識馬匠氏之識木雷煥之識劍蔡邕之識琴齊名天下亦不隨草木朽腐矣彼人之有所作為而世間聞知者其可遂輟不為哉

皇明文獻卷五十九

三

物象篇

周珙

夫善惡習也非性也習於善則以善進善而不善莫之進矣習不善則以不善進不善而善亦莫之進矣是故茶之苦而如飴也鶚之妖而好音也蓬之斜而直於麻也虎之殺而媚於養也物之惡者不可變而之善乎王之燭而毀也劍之蝕而缺也水之清而濁也鑑之垢而昏也物之善者不可變而之惡乎故墨翟感於絲曰玄黃易更也楊朱感於岐曰東西易替也孔子感於鮑蘭曰香臭易化也是以君子慎其習也是故觀玄豹之澤霧則知所以修身集觀雄鷄之顧影則知所以正容矣觀金石之中音則知所

以擇言矣觀竊脂之不殺則知所以謹行矣觀涓泉之赴海則知所以進業矣觀對非之下體則知所以取善矣觀工規之三錯則知所以達變矣觀尺蠖之能屈則知所以適時矣觀函鼎之烹鮮則知所以致用矣觀神龍之兩下土則知所以澤物矣故曰糟粕煨燼無非教也稗釋瓦甕無非道也君子以我觀物以物觀道其烏容忽之

子胥論

陸繁

楚平王無道其臣伍奢以諫死奢之子曰子胥者奔吳得其政卒以吳破楚入郢於是平王死矣發墓鞭其屍走其嗣君楚幾亡陸子曰嗟乎君臣之變一至此乎當是時周衰其矣晉為盟主亦屏焉不自振故使一夫恣行而莫之

皇明文獻卷五十九

三

問也苟時有桓文之君舉義以行伯則子胥者其誅首與公羊子傳其事而曰父不受誅子復讎此為敵以下言可也非所以論於君臣之際也夫苟至於君臣之際未有可以報復言者也父者子之天君者臣之天一也父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分也不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命也吾為臣子之不幸也死之可也逃之可也怨吾且不敢焉而何有於報復哉夫伍氏者非楚之世臣乎自參若舉以來立於其朝也幾朝夕矣一不受誅而幾亡其國人臣之義不如是也故奢之被戮崇君尚歸死焉父以君死子以父死死正也雖子胥之成功吾以為不如尚死之之安矣雖然父兄併命焉已又繼之一朝而尸三雋猶無益也故為子胥者

亦逃之而已矣擇遠國而自託苟以庇身存其胤嗣寢苦枕塊沒吾世而無怨言焉其可也率魯國以伐之覆國都而迫其君以瀕於死又無禮於亡者人臣之義不如是也于時昭王奔鄭鄭公辛之弟以父怨將弑王鄭公止之曰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蔡斯言也足以赦子胥之罪矣方子胥自楚適吳以策干僚而光沮之子胥知其心因進鱗諸馬寇室之兵魚炙之劍尸之者子胥也夫畜老僮憚殺之而夫夫也欲報其私讐之急乃不難於教人以弑君乎於吳則操刀焉於楚則鞭尸焉一人而讎兩君何其悖也夫其好勇而未仁有匹夫之節而無儒者之道是以猖狂至此與夫屬錄之禍世比皆悲乎

不列文範卷五十九

三

胥之不幸然吾以為雖無是子胥猶不免何者以人臣甘心其君固天所不容也雖然子胥之伐楚也謂夫身有父兄之讎也孝而非也其以諫死也謂夫君有先君之讎而不可忘也忠則至矣彼視其君有先君之讎而忘之而安坐以食其食徒為高談以眩世也者其衣冠語言儒者也而中實匹夫之弗如也彼又子胥之罪人哉

新都講業論

汪道昆

余師事舊史氏嗚然尊古而卑今陳叔子講業新都履端戶外余因江民瑩紹介交叔子雖會二客後駕叔子之門分席而據上坐則所謂白子高黃山甫也子高目攝叔子僮纓而語曰吾聞雲門之瑟不從鄭聲孤父之戈不鑄牛

矣先生屬書檄辭必以古人為鵠迷為響士嚮矢斐然卿風世儒諛諛或不見是豈不以所負者大所用者小邪漫衍無家執若功見言信先生勉矣叔子避席曰曲士溺於所聞幸得奉教於君子雖口吃願述其平生之言守生三年先文學戴守入括比還縣輒指所過城邑名之先文學謂少子才使守受春秋仲兄所雅不喜勸說即縉紳先生有所論著猶或竊竊然心非之修古之謂何胡為乎蹇淺而溺於法度年二十省先文學沁水徧讀舍中藏書咄咄喜曰嗟乎睹日月而知衆星之茂文在茲乎文在茲乎出關而南籍名縣博士不諧於俗言必稱先王諸生群然相詬曰子為文必庖犧氏南面而立以科斗教天下任蒼頡

不列文範卷五十九

三

諸君典文章是子登庸過公時也而海內二三君子方索守巖穴之下楚然若聞兄音且彼皆有名公卿莫為先談而得一眴恨無由死知已耳及仲兄強仕親有常珍且家世受經有兄在不失故業守可洗洋自恣矣有頃上書請去博士籍知交大以為望擁闕百端退而深念曰學者誦法古昔去之千歲其人若存世儒摘埴真行而不執於正遂使卑議塞路謂後死者何守知所以卒業矣日莫塗遠而持論益堅行年六十終不能化丈人不知其為下將使之駕說以干世守則安能謹謝客山甫曰昔之誦不特若左言而右功子徒以堅白鳴非上務也鄭侯而下豈必辨有口哉叔子問曰鄭侯與漢視房杜趙普孰賢鄭侯似

賢彼且鴈行而兄事之矣然則後之作者視賈相如升堂入室其後皆不及門也叔子曰客言是也由漢以來立功立言者宜莫如鄭侯賈誼相如異世方之功勳兄弟也言則父子也此左右之驗與言之不立則守之耻也豈必尚功子高曰以狝韋氏之流視今之世其孰能不波誠有味乎莊生之言矣仲尼繫易豈不能為姜里之辭哉篤於時也子為高論將謁賈誼相如旦暮遇之入郢而見其山不近人情矣消入市千里馬而居其骨千金骨雖奇終不可以服駕吾子屈首挾策猥云獲古人之心是馭駿骨而日行千里也叔子不應負牆而立道昆進曰若客所云必倍却卿而守故步乃為得已不聞楚人之處莊嶽者乎語

皇明文範卷五十九

四十一

曰在則人亡則書書者古人之成跡也踐跡而行不失跬步化即卿之屬矣古今猶齊楚也其相去遠甚語楚則楚語齊則齊係所習何如耳李獻古雄峙比郡藁漢舊而潤色之即不能與漢上並驅其視輒近世所為直土梗耳是語固可使為齊步固可使為即卿也故曰晞驥之馬亦驥之乘陳叔子是矣奈何以拘論少之山甫曰大夫謂多識前言往行之載猶可陶鑄古人敬聞命矣且叔子何不典墳丘索安事漢耶道昆曰不然余小子以禮樂發家請借樂為喻夫賈桴土鼓音之起也三墳是大章咸池德之成也六籍是已流商刻羽音之疏也賈誼相如是已從其疏則文未著象其成則德不讐無寧道古以比音不求合

于里耳此叔子之所服也子高曰賈生壽不得長相知病廢顧二子為文甚盛後世誦之不衰叔子結髮屬詞訖于白首所就業豈不多耶何董董也道昆曰楊雄文似相如至其晚節法言始顯故涉世不久則其積靡也不深昔人有言不斑白語道失非虛語矣叔子始為鮑謝既為建安艾年乃去之淒然猶強舉不倦絕口不稱能退然不居將必止乎其域彼其抱咫尺之末伎若揭日月而行是特未睹大方耳二客瞿然起曰吾邑中不能就有道非大夫安得聞絕墨之言遂却席坐隅願卒為叔子後

酒德論

汪道昆

皇明文範卷五十九

四十二

何伯子曰客休矣世之恂恂者豈少哉其中既盈一旦而尋常度皆亂也酒清而不飲居有常矣及修爵無實以淫繼之莊者媮訓者媮媮者暴戾磨折者務上人則酒亂之也士未得志居有常矣及其門高簾遠肅容而不下堂則富貴亂之也舉未卒業居有常矣材美既具繳然若揭白首而戴諸市朝則才亂之也功業未建居有常矣及其身有社稷之伐威震主而不知則功伐亂之也以富貴亂者亡以才亂者殺以功伐亂者危其為酒禍一也方其未亂見亂者於其側彼猶然非之及其亂也亦既見非於人矣彼不自知其為亂也之數者果召亂乎哉無亦人自為亂耳故酒可亂崇伯子不以儀狄而貶王富貴可亂鴟夷

不以七策而近殆才可亂周公不以多材而驕各功伐可
亂伊尹不以阿衡而自功語曰虛其心實其腹虛則無我
實則有容廢幾乎不亂矣

善仕論

汪道昆

今人病郡中無善仕者語伯子曰公等十餘曹一以方枘
而投當世不入則矣豈習俗然哉何累繫也伯子曰然敢
問其不入者何也舍人遽數曰公等倍當世者五今之游
道廣矣公不能游一也彼有長喙務中用事者之驪而公
短於口二也彼不裘不褐且偃僂若不勝衣而公木彊三
也彼不倡而和乘人而結其心所憎則竟可非也所喜則
蹶可與也公務察察而持論與人殊四也彼射利如射雉

五

聖

前禽於五也有一於此則仕者之瘠瘠也况五者哉伯子
曰固然子將割瘠瘠而脩我矣瘠瘠則生割則死瘠瘠不
猶愈於死乎彼姣者天性也里婦慕西子之姣卒以惡駭
國中吾不幸而瘠瘠視里婦加惡矣吾寧投饋餉毋得
罪田舍翁無寧倚市門而張惡聲也舍人笑曰嗟乎唯此
故多惡人國色罕矣

原墨論

皇甫汈

舍墨之少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與金華壁京師為場衛
賣官朝堂為市持衡者若操籌焉記選者若登斷焉蓋朝
通百鑑則夕蒙百鑑之酬夜納千金則旦受千金之驗取

之者若探之囊而予之者若出諸袖由是製券交於豪門
質貸遍於鉅室郡邑小吏足跡未陟其庭而收責者已先
至其境矣不取諸民將運之鬼乎夫中人之性未有不貪
得者也為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服御之華耽好之飾有限
也廣置豐積以長子孫有涯也徵寵干利其用無窮採摭
謝過其費豈算矣夫取諸人以益己情也割所有以與人
豈其情乎是謂亡於秦而取償於齊雖黥墨日報而貪污
不止者勢也矧今之大臣舊曹為秦晉內魏為潘楊班察
締為世睦椒戚引為譚私歲時饋遺動以億計吉凶慶吊
百兩是將一切奢備豈特衣履諸緣賈生痛其為舛塗屏
錯跼賈良斥其為蠹而已哉雖殷實首直之行漢杙簞簋

六

聖

之飾而患由官知焉紆民困乎別有聚徒講學取徑於終
南招友酣歌納賄於長夜官惟擇美寸簡信於斜封地或
求良東閣高於西邸致太宰不能得入主上亦欲除吏惜
哉未聞按蜀郡之輸貨不避而騰發永昌之銷金直侵梁
冀者也由是探宸衷於閭閻排禁闥以錢神此明王哲后
貴乎威福獨攬嘆笑自愛絕請託之私杜婚媾之隙申籍
沒之典嚴漏泄之誅草不宜於掖庭樹無談於溫室源邊
上流而風靡乎其少息與

罪言論

皇甫汈

天子設臺諫之官重言責之寄蓋以刺百寮察萬民也匪
徒利害得失攸係而人之賢不肖關焉唐虞敷奏上可達

聰漢魏疏陳下將清憲今則給事科分御史道置權備糾繩職司彈劾者也明哲之庭若屈軼之指佞夫鷹鷂之擊無禮在物且然矧伊人乎飾驚其發隱冠象示以觸刑使簪筆立朝貴戚歛手以避持斧按部貪墨解綬而亡聲歎其威稜臺閣欽其風采庶幾鮑薛之榮焉自昔孔光之奏董賢發其奸回任昉之按劉整數其繁稔亦可以勝息動色矣近觀章奏跡涉風聞事同毛舉若盜嫂捷翁無而為有也鄰鉄市虎疑而為信也殺青蕪兩意改懷珠似而為真也展季覆棄目以為挑子瑕奔疾坐以為矯此泥其跡而不亮其心也或希旨於權赫若路粹之誣文舉或乘隙於寵衰若子虔之責商君或逞忿於已私若到洽之

聖明文苑卷五

四

詆孝綽或媒孽乎善類若牢脩之排元禮既乏劉隗切正之義復罕傅盛衰貞之辭譴浪詬言每汚尺牘惟聞穢行亦濫惠文明主聖謬當加欺謾之誅詩人交亂宜申投畀之罰乃敢鼠忌憑附不肖網疎蠅黠卑微羣賢株連雖聚口易鑠而百足不僵致綴旒有蒙蔽之嗟負材與倒置之嘆此非進言者之罪乎

察雋

具子玉

忠彌盛者以迹而見疑智彌大者以形而見嗤故人主之任不過於所不疑而過於所疑不過於所敬而過於所嗤布衣人臣之行繫白擎蹠曲拳守綿俗主之所不疑也操之以量驗之以數以為忠莫盛也然使值非常之變臨大

節則遂遠平顧影而退矣辨堅白立氣矜俗主之所難也以為智莫大也然當錯愕之時籌天下之故則喑啞而不出口矣故智之大者卑而難知妙而難見其平居也愉易平靜以處之報言以應之不自言而少人及事之至也盡公不還私漫其身以成君體其迹以行直卒之入主弗悟其忠弗悟其智友疑而嗤之何也荆莊哀王獵于雲夢射隨兕中之其臣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兕蓋嘗讀故說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劫王而奪之兕將以忠於君王也身而持千歲之壽也其忠莫盛矣而王反欲誅之以為違讀太府之書行其智以成其穆行也其智莫大矣衆人其不嗤之以為愚故智之大者其行愈微忠之盛者其迹愈汗

聖明文苑卷五

四

正而不知其為義愛而不知其為仁富而不知其為信形迹象似而不知不避洞疑虛喝而有所不顧非賢智之主鮮能熟察而詳覽之矣朔野產有良馬其形佻然小也其主不知其良而芻之秣之糝飲之汗池為櫪也上庠而下蒸易之也伯樂一過而良之曰千里足也故馬之良者若藏若沒若亡若失故見其翹陸則謂將蹄將囁抵蹶趨策不知其爾雲也見其噓吸謂為疵為瘵投以藥石求知其噴玉也不遇伯樂鮮不以佻然之形失之矣魏之曲笑得也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隣人曰此怪石也焉之相利其家夜置於廡下明照一室大憚誠以為高不利也棄之於野使不遇良工終於荆湘怪之矣故物之堪者不辭其

察也迹之涉者不可以不覈也行之牟者不可以不審也
太白似辱盛德似詬太智似愚大忠似逆大庖不巨大匠
不斲大聲不入於里耳與譴之譎于人和之淺知之所知
者未矣吳人傾其家得百金以市白鵲而獻於吳主者
座客曰白而羽泰吉了也主惡其名不悅酬之微貲而人
遂以貧矣鳥故萃其精於白不能自言其名殊其羽則不
見信豪殊之形者不可不察也宵行以司夜察奸而非為
奸也而不能令狗無吠已疑於迹也妾之棄酒上以誣主
父下以全主毋忠信之至而不免見咎眩於迹也故文華
以獲衣見烹李牧以振柵見罪公叔以瀆言見悖子胥以
極諫見戮屈原以服蘭見放馬援以暴革見疑皆惑於其

聖明文選卷五十九

四六

迹而不知察者也故莫邪之湛於群劍惟歐冶能別其種
碧廬之眩於衆玉惟倚頓不失其情嫫母之色惟皇帝能
說之舊歡之味惟文王能審之蹇大親之足而不謝者非
仁親不能知其情也以琴抵君而不罪者非明主不能察
其忠也人主莫不顧其臣之忠而忠未必見信莫不顧其
臣之智而智未必見察亦惑之惑矣然忠智人者已也見
忠智者人也君子必在已者不必在人者必在已而無以
為為矣

傲原

吳子主

山東之郡有其子乙多戰惟埋其舍人數諫之弗聽遂事
覺而後其履夜遶道及之所施德者其為之關得見去

語舍人曰若數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若諫不可用
也非我之智幾殆矣君子曰若人者知免難而不知所以
免難豈不惑哉夫利害之未臨於前而懸論其事固難於
燭之也而以較言之為惡者有矣及禍害之至不幸而君
子之言驗宜自悔之不暇而歸智於人也猶以僥倖於一
濟者自矜不復答其致禍之原天下之事若此者非一也
故儻載重者慮其軸之折也加轆軸其上以備不知益趣
軸折也及軸之折而自矜其善備仕之墨者慮其出亡也
竊貨聚寶以寄於他國不知益速其亡也及亡而自謂其
善防昧於其原也亦甚矣人莫不知以其生生而不知其
所以生人莫不知以其存存而不知其所以存知其所以

聖明文選卷五十九

四七

存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存之謂棄寶棄寶之人天下之
所悲也人處順全之時多昧於燭幾之智其昧者驕心昏
之也及當多事之日莫不有矜全之明其明者危心起之
也故矚幾於未亂審原於未危者上也既亂而後知亂之
幾既危而後知危之原者亦其次也危亂之既至而猶昏
而憚悶旄不知其由反咎之天罪之人而以有濟於萬分
之一者自矜於已斯為最下者矣故人之大患不在於不
知禍在於知禍而不知悔不在於臨禍而不知悔而尤在
於倖免之小智禍倖免則驕逸愈生小智售則傲妄愈作
若是而能倖免者鮮矣昔號君出走至於澤中御乃進假
膳果糗君曰知寡君之亡而儲是耶然何以不言對曰君

奸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號亡君作色而怒其飾曰
臣錯愕而失對也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天下之君皆
不肖夫疾吾君之大賢也故亡者以大賢也號君提式而
嘆曰嗟乎賢固若是苦耶大鏡之明已則悅之人之明已
則不悅之目之有不明則櫟木色青翳而羸瘠蟬脫以治
之而心之不明則不知治之及矜其愚以為智謂其不肖
以為賢故曰世之人皆號君也對奕者暗於成敗之數旁
觀之言不能聽以至於敗及敗則反咎旁觀者為啓敵之
智曰非若微言則彼忽之矣宋人有嫁子者謂其子曰
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外藏外藏則復嫁也易既若
舅知其外藏也而逐之其父反得其計知為出私藏而不
知私藏所以出也

百兩文範卷五十九

四八

宋太祖傳位論

陸健

或曰杜后賢后也知古今識義理其于境外之戒三從之
道知之素矣臨終而奸大命其本心與然則何如曰太
宗之謀也陳橋之事太宗與有力焉觀觀之前久矣無所
施其計而逞其詐故詭言于太后借其臨終之口以為它
日之地耳然則太后何以聽之曰長君幼兒之說動其利
害之情次及廷美之言觸其愛少子之念故不覺其言之
入而信之深也豈料其賊心機智也哉然則太宗有黨乎
曰有昔漢景帝欲以位傳梁王竇嬰直之以漢約其事遂
寢趙普受顧命不惟不能諫又從而和之豈非其黨而然

與他日慮太祖之或變也又上表以請之以堅其盟而固
其心又何待于已誤再誤之言而後知其奸哉於乎太祖
何負于普耶豈特趙普為太宗之黨廷臣皆其黨也昔者
漢文帝即位未幾群臣請願建太子以重宗廟杜稷宋祖
即位十有七年之父曾無一人建此議者豈非盡為太宗
乎或又曰太祖創業股肱心腹之臣布列內外聽深而義
固何至於此是也曰不然太祖既不能樂然從母之命以付
其弟又不能毅然守禮之經以立其子遲疑兩端久而不
決誰肯佐不斷之主以犯赤族之誅哉故為天下之主而
無斷奸雄生心而忠良攜貳不致禍敗者幾希世皆以宋
氏之禍由于杜后之失言太宗之奸逆而不知其祖醞釀
以成之也

八皇兩文範卷五十九

四九

皇明文範卷之六十

雜文

燕書

宋漁

玄黃之間事變無垠辯士設論以風以陳質性舊開合
新作燕書四十首

晉侯將伐魏楚子甚懼召六卿訊之曰楚國雖小自若故
蚡冒至於文武威稜氣駭懾彼諸姬今晉君不道乃謀兵
入我是蔑寡人而死二三子也寡人老矣不復親帥三軍
以逆堅乃城郭以遲晉人不亦可乎王孫由于對曰然易
有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險固孰與守蓋圖諸雖然城
郭有時而墮楚國之南有方城焉其東有漢水焉晉人雖

皇明文範卷六十

衆將焉用之雖然山川之阻亦可踰也若使勇犯守郭先
軫保鄆叔圻禦雲中苟偃拒自懷誰能侮子雖然此猶以
力言也齊民毒吾賦久若緩之以仁馭之以寬繩之以禮
則封內之民德君以死守矣雖然保民也非保國也楚
子曰何謂保國王孫由于對曰君務上而大王下睦四隣
分昭于上勢定于下上下有序嚆敢備兵是保國也楚子
曰善於是遣公子結如京師左司馬成聘於齊魯諸大國
習侯聞之謂諸大夫曰楚國方尊上睦隣而以兵入其境
不祥遂退師君子曰甚哉分之大也分為天則定乃靡亂
何有兵禍哉易不云乎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失則凶矣
燕與齊方睦齊人以燕不虞其入也將侵之武女君聞之

走告燕文公曰齊將不利於我公宜謀之文公曰寡人所
畏晉楚大國爾齊何能為武安君曰不然也臣嘗至豚澤
豚澤之人養鷄雞有文而赤前羽背雉周周鳴忽晨風過
其上鷄遽翼諸鷄枝風不得捕去已而烏來與鷄同啄鷄
視之兄弟也與之下上甚馴鳥忽衛其鷄飛去鷄仰視悵
然似悔為其所賣也夫巫峽之險不能復舟而復於平流
羊腸之曲不能仆車而仆於劇駭此無他福生於所畏禍
起於所忽也文公曰子誠過慮哉不聽未幾齊果攻燕取
十城君子曰蜂蟄且有毒况上國乎燕文為不知矣

皇明文範卷六十

二

齊路寢壞桓文欲新之召工師翰具材工師翰伐巨木於
營丘山中若蘂若結若魄旄若豫章無疵取而泛之河蔽
流而下工師翰衆徒揮剡削斷之繩繩尺廟之間閣然
空潔然聲達乎臨淄之郊越五月路寢成桓公環視之東
阿之楹有用枹者桓公讓工師翰曰枹散木也庸理不密
蒲液不固喚之腥爪之不知所窮為枹為棖且不可況為
負任器耶工師翰曰臣之作斯寢也嘉木以為棖文禍以
虧址畫藻以填片堅壁以厚墉陶甃以飾黝臣竊以為盡
善矣雖東阿之楹缺以一枹足之不度君之見讓也桓公
曰寢之輩者在宗廟承京者在梓藉梓惟楹耳一楹盡則
寢廢奈何不讓工師翰曰臣聞國猶寢也一枹盡則無寢
若衆壬進尚可國乎桓公曰不可也工師翰曰君既知
不可何為察其小而遺其大也桓公曰不知也工師翰曰

臣請為君官之擅執國柄者有雍巫焉成內食之者有夷鼓物焉長君之飲者有寺人貂焉外惡諸侯而凶德衆華者有開方焉是聚愷皆盡矣路寢能獨存耶桓公悟曰敬諾於是解四子政而召管敬仲任之齊國大治君子曰工執藝事以諫忠矣斷而行之者非勇歟宜其上下相親伯業底定書曰從諫弗拂桓公有焉易曰納約自牖工師翰近之矣

楚莊躡過商立之墟聞司馬鴻氏之妻嬰美而醢殺司馬鴻氏攘之未幾又將室衛人之白閭白閭置衛人不從引雖自刺左右奪錐免躡怒欲梟衛人白閭曰衛人厚我若地勿以妾故傷衛人也泣而往白閭得幸久竟忘衛人恩

白閭大義卷六

三

已請曰衛人女弟榮宗願嬌嬌肌膚若琢玉善為陽阿七盤之舞翩翩如龍旋見者欲死君憐委禽焉可妻也躡從之躡至躡絕憐愛躡終不自憚嬰則曰媚躡作狐狗能躡或一破頰輒出驕人曰主君贈我以笑矣主君面目有光唇如渥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其美丈夫哉悔相從不夙也雖然今幸得侍巾櫛者殆天畀我寵乎言已手足皆亂無主白閭尤善媚其驕人比嬰有過無不及焉已而躡專登白閭甚悲往託登曰而淵藏耳遽忘德吾乎不然何專我主君也嬰繼言尤力躡起避之白閭與嬰逐噪不已登問嬰曰而昔有良人乎無也曰有曰今何在曰人殺之矣曰孰殺之曰主君也曰然則主君而讐也而弗能報友事

一旦之寵不亦慎乎嬰不能答白閭遽曰妾夫子固在也登曰而夫子固在而心僕未死曾記泣別時言乎白閭抱登大慟登亦泣下不能仰視君子曰大俠起南海中殺人肝為脯妻其女婦事與莊躡正同南海之人無縛之者反北面事之爭權而矜寵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頡頏之大夫權聞黃帝與蚩尤戰製角以象龍鳴樂之判桐而縣鍾焉畫為龍文日習焉其音鬱紆而迴旋優優焉離離焉可聽若能通乎玄潛者大夫吹向南山之湫以感龍湫中三足龍聞角鳴意人將醢已呀然號林木皆動大夫大驚謂真龍吟也走謂公之奇曰真龍之鳴業業如靈鼓前後相續宛渾不能休吾向學耆殆非也請改而習諸

皇甫大義卷六

四

何如公之奇曰子所聞者龍也非龍也龍之鳴人鮮能聞子之角固偽也公子又以龍為龍蓋偽矣舍偽而學偽奚擇焉君子曰世之法孔子斷斷方自謂得其宗者若真龍出鳴則駭矣

鄭伯卒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及厲公自櫟入國將盡劉諸公族縣劍于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俞彌方病聞之嘆曰是何亡國之政也乃令左右扶見公未至公遙呼曰大夫力疾而見寡君非欲嘗國門劍乎聲色俱厲子俞彌陽驚曰何謂也公語之故子俞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願首賀且不暇況敢爭乎公解頰曰寡君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悖君實過之公曰大夫言何易也雖然幸

卒言之子俞彌曰君之過文王者無他威勝也公悅前子
俞彌問曰文王初伐大戎次伐密須次伐耆和次伐崇侯
虎而作豐邑其岐徙都之其威盛矣大夫乃謂寡君勝之
其故何耶子俞彌曰文王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於周
宗故其孫子之蕃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
十人此無他親親也今君欲兵之非威勝文王乎公慨然
見乎色曰大夫言固善如儀璽之黨何子俞彌曰鄭之公
族盡二人黨即君奈何殲之臣所居之南有山曰陽都之
山甚深群熊羆焉熊性惡血偶度絕堅棘刺脅血見若濡
纓熊亟爪之血愈滋爪之不已膚成坎原原如泉湧熊不
能禁剝去其膚而血弗自竟摧脣腸以死鄭之公族猶一
體也今因公子五年不問小大盡剝無乃與前事類耶公
矍然失聲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劍實諸公族不
論君子曰鄭厲公之悞諫誰能犯焉子俞彌反覆言之而
公弗格者以順入以正出也內經曰寒因寒用熱因熱用
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戰豈特醫師之為然哉
蔡人有列宗子弘性好潔惡人口過與人語遲答之且答
且唾人進寸則退尺以避沐浴必十更湯收濕不以巾漣
風乾之掘坎為區而軒其上上下疏河水時惡隨流欲行人
道汲井泉前後灌大雪不廢妻因病寒死然好嗅女婦足
統足統若行滕纏三周而覆湧泉善垢或解之其臭逆鼻
人不噦即吐子弘獨樂之驕人曰是何爵金之使也遂釋

之潤也椒蘭之郁也寘諸袖中飯不甘嗅之神度弗爽嗅
之怒不舒噤不釋也又從而嗅之瀕死召其子曰吾死矣
菜盛卿舍不爾求也嘉薦普淖不汝覲也時致足統於
桓前孝莫大焉蔡大夫聞而笑之君子曰古語有之大潔
者必有大污其子弘之謂乎
魯之老父相與謀造狐白之裘綬之以密箴緣之以畫純
佩之以長褰繫之以榆火擇彤弓承之趨魯君之庭而致
辭曰吾儕小人得有闔廬以蔽風雨者非君賜與出作入
息而鼓腹酣歌者非君賜與男播于疇婦饁于郊以遂其
生者非君賜與吾聞上德不報於人為無禮於德為不義
不祥莫大焉請以是為王體之共謹再拜以獻魯君曰寡
人聞之君猶木也民猶水也君所以庇民如水之養支也
爾二三老父之無衣宜於寡人乎是給公倒行而逆施之
無乃不可乎敢辭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是服之不華無
以彰君之德也盡更諸紵是以錦為衣綉以五色龍章璽
以朱絲纁以華黼有文爛如也又復趨魯君之庭而致辭
曰臣等不佞長於蒿萊之野未嘗受教於君子不知以禮
事君夫因物以合矩矩謂之章緣文以顯義義謂之范君
有至德而惟皮革之物是供非合顯之意謹更之惟君圖
焉公曰魯國雖小尚敢私一裘乎禮若可受統布惟益如
其不然五采奚益敢固辭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吾君誠
賢君其不學者非有他也不欲重煩吾民我等當愛之以

德可也又進而致辭曰君之中心臣等幸已知之有君無臣世謂亂國臣不敢以褻服汚于執事願以仁義為衣道德為領忠信為紳庶知為緣使君服之長有茲魯國先公社稷永有攸賴不亦可乎公曰寡人敢不承教君子曰魯之老父何其喜憂君哉其氣和其辭婉以周其情懇愿而有依魯君應之若黃鍾大呂絃歌千揚洋洋乎相宣洽乎相應也君臣如此魯欲不治得乎禮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之謂也

腹擊至趙趙苦成常與之出游指河山曰吟乎有截也指民物曰琴瑟乎衆多也指兵府曰矛戟犀利也指肉藏曰玉泉食物也大夫上國也實有匹于是乎腹擊曰敝邑

重刊文範卷六上

七

索其安能及此然有一說焉為君陳之可乎曰可曰南海之瀕有昭支焉者居蛟浦之丘消不產牛有繩撞來者大如契其用爾爾爾爾昭支曰是何物也其友伯昏氏告曰此謂撞牛易稱撞牛之特是也昭支曰吾見貌牛者形咫尺耳其大有若斯乎懇其入購以歸驕其比隣矜其與皂自以無敵也他日審宜子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大也高涼之山有牛曰撥其項黃其尾玄其色類乎犍其重三百餘斤子盍致之昭支曰復往購以歸又自以為無敵也他日爰子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大也空廩之林有牛曰旄亦鬣垂髯糾髯膝體長而多力其肉重六百斤子盍致之昭支曰復往購以歸又自以為無敵也他日

倨無勝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大也巴峽之中有牛曰摩其毛拳然其睛煜然其角簪然其肉重一千斤子盍致之昭支曰復往購以歸又自以為無敵也他日梁都之舟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大也合浦之間有牛曰犛項肉上蔡龍胡下綏迅行如飛其肉重二千斤子盍致之昭支曰復往購以歸且咤人曰如此尚有可敵者耶津津焉悅鬻然自溢也他日公孫伯光過之昭支曰出牛離之公孫伯光曰是猶未足為大也岷峨之谷有牛曰犛鑠鑠以爲項鵠象以為跟雕壁以為背填脂以為尻其肉重七千斤子盍致之昭支曰感曰有是哉雖然且將驗之迨至果如伯光言因嘆曰使人不我告我終矜撞牛大於天下牛也趙

重刊文範卷六上

八

之河山民物府藏較之胡沈固為大國也此之齊晉則不及矣齊晉比趙固為大國也較之秦楚則雄強不如之矣君勿自足自足則驕驕則輕輕則殘民以逞國欲治得乎苦成常舌本強不能對君子曰人自狹者其不可哉齊景公憊奢而好儉諸大夫復日浸乎淫靡然懼景公之知矯情事焉每入朝駕羸馬樸車以從衣惡甚冠纓殆欲絕也景公謂其誠也憐焉召群臣曰寡人使子囊帶賜爾等錦衣一襲及鞶鞶容刀各一以為身容而等毋過儉也皆對曰臣等籍君威靈得從大夫之後食雖弗馨不我餒也衣雖弗華未嘗裂也願君久有土俾萬世子孫食君之儉傳曰儉德之共也共則一和儉則從康從康則豫一和

則輯唯君圖之景公說一日出游會諸侯享于鹿門入而觀焉其車則澤而煥也其馬則矯而騰也其服食器用則豐明精腴也景公以其給已大怒曰叱嗟而吾臣也敢爾乎盡收而戮之君子曰書云作偽心勞日拙其齊大夫之謂乎

秦昭王即位之三年中外士多去昭王患之謂陽山君曰寡人遇士不為不至矣先饑而饋之未陳而聚之寡人何負於士士之相視如弁髦將繫維之邪盜離其心欲任其所之邪則去者日多矣弗禁國將空奈何陽山君曰君何患焉夫王孫非重廩不棲非山實不食非族林不懸聞人聲則逸弋人餌而罟之詔而馴之命之春人立而下上其

晉書文苑卷六

九

手命之水負壺出汲命作堯離奈林之舞則冠帶踉蹌而起夫王孫類夫人者猶可也至於魍魎則噬人之物昂首則百獸驚掉尾則林木震嘯咆則陰飈四發非惟不可近矧敢狎獵人羣而縛之習而安之相與作角觝之戲跨項編頭或翻出踏下無所不至魍魎亦靈獸猶可也至於伯趙禽中微者爾技人引而羅之擾而柔之搏土為人獸神鬼面而空其中衣與皮如之令其為鬼則鬼面服鬼衣以出跳踉偃仆如畫至於人獸皆然伯趙雖微猶禽屬也至於蚍蜉則蟲之至微者也形大於粟則目鼻入微不可見眩人以翫誘而致之集於乾壺玄與黃異貯序而教之布髮几於庭置二壺其上振鼓三初則玄黃皆出舞則

各成列奮首擢鬣相向三則紛紜交不可辨聞鉦聲各退入壺不亂夫王孫魍魎獸也伯趙禽也蚍蜉蟲也皆口不能言冥頑不靈其可服而制之者真心志寧嗜欲故也况士靈於萬物者乎且士者國必寶以成名者也昔我先君繆公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遂成伯業臣竊聞之先君嘗語群臣曰林繁則衆禽來棲海寬則大魚來遊寡人之待士亦以寬故劍鳥乃縻至耳今王之馭下如束遊畫不得寧夜不得息來者如入囊有入無得出者臣亦將去之况他人乎王若以誠待士縱其去來不問士若不至當磔臣以示不悔也昭王曰善鄰國聞之士之來歸者千餘人君子曰君子懷

晉書文苑卷六

十

材抱節不欲自見哉特患遇之非其道故辭去爾禮云舉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言寬裕也君子亦何心哉蘇頌公欲賦民一丘出車一乘不從者死衆妻寧泣曰敝邑之賦急矣四丘一乘尚弗支也况倍三千吾寧死不忍死民也弗奉令公使使者讓宰且召與使者俱宰至見公頓首請曰臣無罪盧蒲就魁在側斥曰汝惡得無罪立國養民古也瘠民肥國今也胡不朘民膏血以媚公爾罪一也公既棄民汝又欲愛民使諸侯不敢侵伐爾罪二也通國之宰皆徇公欲爾獨以正自匡而欲死之爾罪三也汝惡得無罪公笑而釋之君子曰古者諫有五有正諫有降諫有忠諫有懇諫有諷諫若盧蒲就魁之言其殆諷諫也

歎

韓帥師伐魏入舞陽魏人避之韓將公仲曰夫魏易摧之國也今弗圖蓋弱我矣再帥師進必下一二城公叔曰不然魏國雖小許鄢在其南西河路其北長城界其西淮潁出其東是所謂險阻國也今無故我弱蓋有伏甲焉譬猶越人穿鼠鼠好夜竊粟越人真粟於盜盜鼠齧不顧鼠呼群類入焉必飲而後反越人乃易粟以水浮糠覈水上而鼠不知也逮夜復呼群次第入咸溺死魏以舞陽餌我是實粟於盜也無乃不可乎弗聽未幾伏甲四起韓師殲焉公仲僅以身免君子曰公叔可謂智士哉所謂智者察見隱微無所遁其情爾魏人無故而棄舞陽豈能弱哉蓋誘

查明文範卷六十

十一

我也公仲遽信之何耶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魏人之謂矣

晉樂氏世為晉卿以財名至樂寧益務修靡狗馬聲色無不好藉之舉火者百姓無規之者媚惑唯恐不亟求罄西泠訪神馬淫注徵樂姬燕趙出則行馬擁犬還則吹竹彈絲為長夜飲酒酣連臂踏歌曰北山之陰白楊悲止今我不樂日月馳止春髮衰止飲酒沈止我心和止無日不然蓋歲昌室而為樂不厭寧覽召所發謂曰吾樂已太康家力不向軍平輒給之曰魚鴈滿數澤牛羊溢郊坰金帛珠玉充積庫藏何謂軍平寧復悅寧妻夢媛罵曰饒靖所藉以生者在人腸胃中也嗜其血管日夜不止人因病厲死

人死則饒靖亦稿矣爾曹藉吾家舉火且且盡而伐之我室亡汝家得獨存乎衆畏夢言以計去之璧亂益其寧以貧死百餘家皆散為丐君子曰山之陽有桑焉蟲穴之晝夜謁弗止桑瀟液乾而悴蟲亦無生者蟲其樂氏之客歟使戒夢言亦何至於丐哀哉

楚有閼子般者貌肅而嚴莊言則必稱先王國人皆以為修潔人也一日飲蒺藜酒家而沈尹壽師和犁在焉師和犁與沈尹壽語語近褻閼子般怒曰若等啗女蠱若渠略出入穢壤雖鬼見亦唾也尚敢譏言俎豆間乎衆皆色沮言未既有豔姬過門閼子般起更衣忽見夫握刀趨甚疾衆隨之觀則所追者正閼子般也初閼子般通於姬姬知

查明文範卷六十

十一

飲遠啓疆家過而目招之閼子般將尾而私焉不虞良人見也沈尹壽拊膺嘆曰天下寧復有是耶天下寧復有是耶遠啓疆尤之曰子何見之晚也昔紀侯好但使但師教馬但師脫土肖人貌飾之冠九山之冠衣結霞之衣躡文鸞之履升降周旋人也拜立坐踞人也但師度可用進紀侯紀侯觀之樂舉觴觴焉但飲已竟跳擲裂冠裳遁去蓋但假人貌飾形也其心但也因物則遷爾子何怪閼子般哉今之世假稱先王以文奸言者衣袂相屬也子何怪閼子般哉君子曰天之高也日月之昭也星辰之遠也步天之家咸得測焉獨人心之變堯舜有難知者觀閼子般之事可為寒心矣

齊西王須善賈海出入扶南林邑頓遜群蠻中賈遷諸寶
若毒冒頗黎火珠馬腦之類白光燦燦然遇東風覆舟附
斷流浮沉久之草薄岸被濕行夷陰山中山幽不見日常
若兩將摩地西王須自分必死尋巖窟絕氣庶遺齒不為
鳥禽飯未入猩猩自寶中出及覆視意若憐之者取我救
實委委諸物指之食西王須方餒甘之寶又有小洞棲
新龜厚尺餘甚溫讓西王須猩猩獨卧於外大寒不自恤
語言雖殊朝夕嗚咿作聲似慰解狀如是者一年不懈忽
有餘皇度山下猩猩急挾西王須出送之登及登則其友
也猩猩猶遙望不忍去西王須因謂其友曰吾聞猩血可
染絳經百年不為是獸也楯刺之可得斗許蓋升岸捕之

卷六

其友大罵曰彼獸而人汝則人而獸也不殺何為囊石加
頸沉之江君子曰負恩恃義人弗戮鬼斯戮之矣西王須
之見殺也宜哉雖然西王須因可殺猶施於異類也類同
者亦有之豈惟類同而同氣者亦或有之奈之何哉天王
之法尚在吾當執刑書以往

王戴生與三鳥叢臣朋王戴生曰吾儕宜自厲異時立朝
勢人之門足毋涉也三鳥叢臣曰此余切齒腐心者蓋誓
諸王戴生喜乃歃血誓曰二人同心毋徇利毋誅有位毋
附厥慘壬而移其行背此盟明神靈之居亡何共仕于齊
王戴生復申前誓三鳥叢臣曰言在耳何敢忘也時趙宣
子得君諸大夫日奔走其庭三鳥叢臣既悔復恐王戴生

知之又不得不往也鷄初鳴即去候宣子入門有危坐東
榮者舉火照之則王戴生也各慙而退君子曰二千貧賤
時其盟誠良及登祿仕遽變其初志何耶利害戰于中位
勢怵於外故也士君子養於山林而壞於朝廷昔人之嘆
其有感哉

武安君說六國從親以孤秦秦惠王患之使犀首期齊魏
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使使臣說齊魏之君曰臣之
東隣有長褚君其妻終葵夫人妬虐其侍姬長褚君苦之
長褚君之友六人家有如夫人者三和而不爭長褚君泣
而訴焉六人者各遣其妻載饗饋以食夫人且解之曰人
所貴於婦者能樂其夫子爾長褚君年將耄矣宜安之今

卷六

因惟薄之故以傷其心不可乎夫人答曰妾不佞不知
明訓不能奉夫子致辱王趾貴王茲敝廬有命敢不敬從
然竊有辭焉長褚君實耄子且幼未能勝灑掃所持以無
恐者長褚君存耳苟一旦溘先朝露吾屬將操瓢丐於道
路長褚君精神幾何實之愛之唯安爾侍姬唯欲是從長
褚君若死其目豈有淚耶肉未及寒已思移他家矣妾雖
愚寧復計惟薄事乎六人之妻各歸逐其如夫人者今六
國合從將以損秦秦遣衡人一詠從約頓解而惟秦之令
是從不亦難哉且說士之口是非紛亂唯其所命皆傳理
善惡大王不可不察也齊魏之君皆曰善於是遣使至諸
國從約復成君子曰七國之君甚矣無識也隨辨士之舌

以為東西辨士升國勢降焉故當時謂無士為無國傳曰
眩白為黑倒上為下其士之謂歟

醴夷子謂魏力叔牟曰越山之中多紫頰獵父而牛尾狸
亦產焉狸骨與肉間錯味旨甚當林實秋肥狸日飮之其
毛澤澤狸自料為人所忌穴山為宮樹石為柵聚籜為墉
晝伏夜動無隙可尋者獵師嗾犬蹤跡之毀柵壞墉而煙
其宮狸不能煙也閉目冒火出大隨斃之力叔牟曰狸何
罪哉醴夷子曰狸何罪哉利其肉之膳也高國氏以富見
禍人以為無辜殊不知從已召也高國氏亦牛尾狸哉君
子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

楚放宜咎者善為鸛學未三月皆馴縱之揚則揚呼之降

百兩文選卷六

主

則降指鸛鵲鳥鵲使之擊則擊無不如志西鄰有終利之
伊爭能宜咎欲學之求鸛於太陰山使調鷹奴囚之七月
有鸛過焉命鸛搏之鸛驚墜鵲亦墜對立結枝上招之矯
矯然逝矣餘者瘦死過半終利之伊其慚性飭宜咎曰子
何術而使鸛馴也宜咎曰吾亦何術哉予初得之也冠之
以籠冒束之以條鉗嚴之以鼓聾承之以韉養振之以樂
和使其目無邪視神無外馳時其饑也和水肉以參之廩
其饜也咽羽毛以洩之於是其天者全不知有人人亦鸛
也故命擊則擊命止則止今子畜之以人不以禽垂戾其
性情動搖其筋骸逆亂其血營養傷其羽翮不適其飽饑
神既不充天者皆喪矣又烏能如人志哉唯恐其不縱也

繼則闕去爾吾亦何術哉所用與子異耳終利之伊再拜
曰吾因問調鸛而得御將之術也君子曰豈惟取將哉治
民亦猶是爾

楚將伐魯取其地召諸大夫問焉辟閭巫臣曰可神子魚
曰不可楚子病之請言其故辟閭巫臣曰魯公失政季氏
得民公伐之弗勝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而不能討
魯之臣子枕戈待旦莫敢發者畏季氏威也君將求逞諸
侯而徼福周公之廟祭何不伐臣故曰可神子魚曰周室
東遷列國失序若聲罪加之以兵何君不可攻何國不可
伐楚之視魯猶齊魯之視楚也魯可伐也是能免為臣故
曰不可辟閭巫臣曰魯棄周禮惟弱強是視當齊肇霸衣

百兩文選卷六

六

裳之會九兵車之會四魯鮒不與聞晉文率諸侯會于溫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僕僕而往不遑寧處其蔑我楚國
則曰是車路藍縷之布可與行典禮乎楚國之民含怒日
久非特君也康王即世魯公雖與二三大夫辱臨楚郊實
怵於勢非中誠也不伐何以示遠臣故曰可神子魚曰周
公相王室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之
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帥其宗輯其分族將其醜類
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其德至今未泯也夫修惠以懷
人人誰弗親遠威以上人人何能輯今以魯不我與而兵
之以示遠其無乃非德惠也乎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
受姓定封孰非懿親諸姬存者其可數也哉明德之弗崇

則弗足以存且臣聞之立德敷政立義和民德天之明也義地之制也君人者則天之明法地之制以治和民人古之道也今魯之公室弱民惟荼毒若人烈火無所避之棄而不伐不亦左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王靈雖微天下共主楚國固強終人臣也以君伐臣是謂布義以臣伐臣是謂悖政四海弗靖職此之由君若以師宿于魯境東諸侯告于天王使一介之使以讓君曰魯也弱諸臣畔之致使其君越在草莽不能事宗廟諸姬竊憂之君為大國不唯其難之靖而土地是圖或為執事羞天王命我諸姬亦既有辭當以公徒三萬與君周旋於龜蒙之墟君其圖焉不知君將何辭以對也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天王崩王

皇明文範卷六

七

室亂劉子單子以王孫居王自株且不及况能緩我魯乎五侯九伯桓公實征之以臣伐臣非一朝夕今楚之伯與齊代興我若討魯之罪東諸侯震疊不暇其能有辭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魯之為國密邇於齊又甥舅也王室固多難魯之君子或藉齊餘威以安靖之楚師進焉諸姬必忿將為楚患是無故勤諸侯也如或還也勞師千里糜厥糗糧觸冒風露何益于國臣故曰不可楚子曰巫臣之言良欲帥師東圍齊侯取鄆居昭公乃止君子曰春秋大夫類多能言而麗乎理者何其寡也季氏逐君諸侯莫不聞楚能告天王致討桓文之功可繼也神子魚乃力遏之巫臣不務出此乃凌蔑我王室懷憾以戲遠為言二者皆

失也楚之為楚其不競也宜哉

宋襄公繼伯將與楚子會于平以乘車往而不設兵備通國人皆憂之莫敢言昆吾之叟曰君安則臣寧君設有難宋社且不血食吾屬將為賓諸請昧死言焉侯宋襄公出歌而過之曰有虓者貌其毛栩栩冠弁而揖吾不知死所密密者陸鱗鱗者才伋伋者夫始可貌與居貌乎貌乎良足畏乎君何之乎襄公怪之召而問焉昆吾之叟對曰聞君將與楚子會有諸曰然曰聞君武備弗之戒有諸曰然曰禮務從時政在體要佩玉鏘鏘不可薪於山荷戈與受不可酌於廟其理然也今楚人貌而冠者也君欲以文德合之其術迂矣君之蒞政動法文王使文王遇貌亦使勇

皇明文範卷六

八

士操戟逐之未必朝服與之揖也襄公曰人皆相率約君以禮子奈何欲興戎乎增圻之聞王帛交錯而使甲士厠之人其謂我何不聽往與楚子會楚子以兵車至執襄公君子曰宋襄公為萬世笑者以膠柱而鼓瑟也膠柱而鼓瑟且不可况往會強國而不知變乎

鄭人有愛畜魚者計無從得魚或汕或涿或設餌筍之列三盆庭中且實水焉得魚即生之魚新脫網罟之苦憊甚浮白而噉嚼喻且鬣尾始搖鄭人掬而觀之曰鱗得無傷乎未幾終熟而食復掬而觀之曰腹將不厭乎人曰魚以江為命今處以一勺之水日玩弄之而曰我愛魚我愛魚魚不腐者寡矣不聽未三日魚皆鱗敗以死鄭人始悔不

用或人之言君子曰民猶魚也今之治民者皆鄭人也哉
楚茂歲語不更先生曰鮑之在田也彈丸欲擊大欲擊
山狸欲啖飽苦之其黠者乃往依稷馬稷社之配也世謂
之稷鼠人不敢圖已而之野巢也鳥爲啄其穀鵲鳩殘其
軀伯趙斂其室亦不能一朝居已而近人而家於宮則舒
然安矣夫物尚有知人或失所依何和不更先生曰若是
余將焉依茂歲曰仁義汝稷也禮樂汝宮也人依乎仁義
禮樂其孰曰不然不更先生冷然而悟君子曰人之智豈
不物若哉物之專人則擾而離也詩云依彼平林有集維
鷦鷯非平林固不集也人孰不智哉

香樹文苑卷六

十九

出說之游於雲夢之澤失焉共王不悅下令國中曰有獲
吾珠者予以萬家之邑楚國臣無大小咸索珠簡茅渚土
開闢者三月竟不得更數年繁陽之子牧犢於澤有氣青
焚起管中視之珠也憤以獻共王不食言乃賜之邑君子
曰仲尼既沒珠之失二千年矣求者非一世一人而弗獲
之一旦乃入牧犢者之手可以賤忽其珠哉

衛靈公問治國之要於蘧伯玉曰寡人之國不爲小矣久
而不治欲帥虎臣以禦四封何如蘧伯玉曰可也非其要
也遣使致聘以修隣好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慎簡百
僚毋曠厥官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杜閑女謁勿使行
政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擯斥姦回崇厥正士何如曰

可也非其要也曰儉德是共屏棄淫侈何如曰可也非其
要也曰懷保小民夙夜匪懈畏之如天敬之如神緩之若
子何如曰斯其至矣有民斯有國有國斯有君民者君之
天也君之則君舍之則獨夫耳可不畏哉公曰善哉言乎
君子曰蘧伯玉之言其有激哉君者主民之從君猶水
朝宗振古然也而曰民爲君之天何耶雖然天之生民使
君主之不使虐之虐之非君也是則君爲民立民亦重矣
哉

香樹文苑卷六

二十

趙成陽堪其官火欲滅之無階可升使其子胸假於奔水
氏胸盛冠服委蛇而往既見奔水氏三揖而後升堂默坐
西楹間奔水氏命僮者設筵薦脯醢觴胸胸起執爵吟酒
且酢主人觴已奔水氏曰夫子辱臨敝廬必有命我者敢
問胸方曰曰天降禍於我家鬱攸是崇虐燭方熾欲緣高
沃之時弗加翼徒望宮而號聞子有階可登蓋乞我奔水
氏頗足曰子何其迂也子何其迂也飯山逢彪必吐哺而
逝濯溪見鱗必棄履而走宮火已燭乃子揖讓時耶急昇
階從之至則宮已燼矣君子曰迂儒僨事往往類此是何
可勝道人以經濟自負臨事之際或不知急緩以至覆亡
亦何其謬哉

中山君嬖梁其生生寒慙而推鄙盡國中無過者唯中山
君宜之一朝不見輒若有所失語大夫旃曰梁其生其智
人哉何爲能安我也大夫旃曰心成憐白髮玄情弗怡艷

色姬從古然也中山君曰何哉大夫旃曰君聞癸比子琴之為人子琴琴慎妃耦十年不遂恒鬱鬱離居曲逆有醜女眇左目彥癰如叢珠且黑而羸曲逆人過而不睨醜女怒去從師學擊筑彈坎侯三年精其技又善為北里之舞以惑人子琴一見大悅致厚幣聘以歸字曰玄姬朝筑焉莫坎侯焉嬖之甚子琴稍出遊歸必熟視其面無不妍者又笑世人多一目云其友宛爰都憐之為致趙女光豔皦皦照人世謂閭頌白台不能似之子琴遂出曰何物醜類敢儕吾玄姬所謂玄姬其君之智人歟中山君笑曰大夫言過矣君子曰中山君之蔽一至是乎妍嫵最易辨且不可况其他乎世道既污以佞為賢以正直為儉邪者皆是

金明文範卷六十一

主

也向何暇中山君之笑哉向何暇中山君之笑哉

宋大心鉤與公玉乘無庸伯仇同居於乘丘大心鉤學內聖外王之道淫淫而洽於心公玉東遷之曰子之道古也不宜於今是翠黃橋鼠也下不得一焉乃舍去學假仁定霸之術三年而足之無庸伯仇又尤之曰子病大心鉤善矣子道亦未為得是使韓盧捕鼠百而一中焉子所業則異於是公玉乘曰何術也曰押闔之術也儀秦之舌申韓之法軫到之略也故之一邑則一邑服故之一國則一國準放之天下則天下從是使蒙貴龍鼠也十不失一焉大心鉤公玉乘疑之相與說于秦主大心鉤進曰王道如春煦嫗兆民無跡可覩均國至仁主假臣以三十年化

於邇遐矣王曰子之言美矣惟黃虞能致之爾寡人不能侯也曰公玉乘言公玉乘進曰揣摩地勢明王之制義融於人已蝕其利王假臣以十年伯業可定矣王曰子之言良矣惟桓文能行之爾寡人不能學也無庸伯仇見二人所對不合於是不待王見問目如明星風雷隱隱起舌間利害祭如也言已且繼曰願王假臣五月之久四海諸侯皆懼膝行而來朝矣王大悅曰此寡人夙夜不敢忘者也即命為上大夫與聞國政公玉乘去之齊不遇又之宋之衛無客之者晉人聞而召之亦為大夫大心鉤轍環諸侯皆不售老死乘丘一如無庸伯仇之言君子曰羽箭干戚之舞不可施鄭衛之邦亦猶子女優雜之戲不可陳齊魯

金明文範卷六十一

主

之俗大心鉤欲行先王之道於春秋之世難矣哉

晉定公好以位驕人湯食我諫曰東海有巨魚名王鮪馬不知其大多少赤幟曳曳見龜鬚聞則其鬚也王鮪出海中鼓浪敵沫腥風蓋翕翕然云逢鮪鮪經必吞日以十千計不能厭也出游黑水洋海舶聚洋中者萬王鮪一噴皆沒不見其蹤雄行海間孰敢何問之者沂潮上羅刹江潮退膠馬轟若長陵江濱之人以為真陵也涉之當足處或戰大駭所甲而視王鮪也乃架棧而櫛割之載數百艘為齋散體群咏之各飲夫王鮪之在海也其勢為何如一失其勢欲為小鮪且不可得位其可恃哉定公曰寡人已知之矣子姑就舍君子曰德稱其位者恒下人反是則驕

是何也德則差不德則盈虛則能容盈則覆理也傳曰君子以垂受人又曰日中則昃不可信夫

齊侯伐山戎實齊無問曰聞君將有事山戎然乎非歟公曰然何如曰以臣觀之可伐者五不可伐者一公驚曰何謂也曰謀夫孔多可伐者一也矛戟鉞利權械精明可伐者二也既稟命於師師弗絕無仰於鄰可伐者三也卒來輯時隊伍成列不戰則已戰無不剋可伐者四也大而陳蔡宋衛小而却卻紀薛皆與國也奔號承令匍匐恐後可伐者五也以此言之止君勿行者惑也臣竊有私焉夫山戎最爾之甲也使誠有罪君亦既伐之矣奈何再平為上地距海濱千里君若有之何愛僻遠之野以廣君土疆

齊明文紀卷六

三

為民人即衣冠劍馬克斥君之境土何愛難結并裳之俗以亂我邊陲為一戰可以定伯耶君已怙陳服鄭親魯而懷楚矣何假乎山戎今再帥師徒使斯民肝腦淵草莽枯藺暴原野耳夫爭地以戰殘民以逞非仁君也非仁君不足以為霸諸侯此不可伐一也齊侯曰大夫言固善山戎屢悖寡人奈何齊侯無曰熊羆豺虎並家於山蛟龍魚鱉俱大於淵九夷百蠻均宅於仁君務仁德之脩獨不能容一山戎乎容之則來庭代之則叛去力不勝德故也君請改圖焉齊侯曰大夫之言善止君子曰桓公賢君哉不然何聞義則服如此也

南文子任衛國之政察見淵魚人莫不畏之一旦忽若往

易者以足衣為巾以冠纓直履以食豆為羹簞百物靡不反者衛君深憂之親枉駕文子之問問曰先生病耶曰臣非敢病也曰先生非病何及悼若是邪曰臣非敢反悼也效尤也曰何謂效尤曰今國中法制不定上下無章驍暴者宇民辱夫操弓矢出關是簞受羹而豆盛食也貴戚之卿混乎璽臺是履直冠纓也髡鉗之倫升於上士是巾足衣也舉國反易而無一人悟者君顧獨憂臣乎即實病亦一身爾如國何衛君曰目能察白黑而不見其睫心能識壯耄而不覺其形自蔽之患也請為先生更諸君子曰南文子托疾以悟衛君美矣衛君聞之即有心目之喻亦易悟也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齊明文紀卷六

五

漁者其魚與婦競絕數月不通於越入楚兵大掠各西東困死生不相恤人謂其廉孟聚諸縣謝去一日漁于海獲甲蟲曰蠶雌雄相負雖風濤不解其廉悔曰是物也人或不如可乎歸召婦居禮之終身君子曰陰陽合而大化彰寒暑正而歲功成大婦和而家政理天道也亦人道也俗降世汚有及目至死弗覲者不亦悲夫視庶其廉之能悔抑又賢矣

奉有尊盧沙者善誇談居之不疑秦王嘆之尊盧沙曰勿予笑也吾將說楚以王國之術翩翩然南迨至楚境上聞吏繫之尊盧沙曰慎毋繫我我來為楚王師關吏送諸朝大夫賓館之問曰先生不鄙夷敝邑不遠千里將康我楚

邦承顏色日淺未敢敷布腹心他不敢有請姑問師楚之
意何如尊盧沙怒曰是非子所知大夫不得其情進於上
卿瑕瑕客之問之如大夫尊盧沙愈怒欲辭去瑕恐獲罪
於王亟言之王趣見未至使者四三往及見長揖不拜呼
楚王謂曰楚國東有吳越西有秦北有齊與晉皆虎視不
瞑臣近道出晉郊聞晉約諸侯圖楚刑自牲列珠擊王敦
飲血以盟曰不禍楚國無相見也且投璧祭河欲渡王尚
得真枕而寢耶楚王起問計尊盧沙指天曰使尊盧沙為
卿楚不強者有如日王曰然敢問何先尊盧沙曰是不可
以空言白也王曰然即命為卿君三月無異者已而晉侯
帥諸侯之師至王恐甚召尊盧沙卻之尊盧沙瞠目視不

左傳卷六十一

五

對迫之言乃曰晉師銳甚為王上計莫若割地與之平耳
王怒囚之三年削而縱之尊盧沙謂人曰吾今而後知琴
談足以買禍終身不言欲言捫鼻即止君子曰戰國之時
士多大言無當蓋往往藉是以媒利祿尊盧沙亦其一也
使晉兵不即至或可少售其妄未久輒敗亦不幸矣哉歷
考往事矯虛以誑人未有今後者也然則尊盧沙之劇非
不幸也宜也

宋有白冥子斫耕於渠條之野得石馬圖而哲肉且倍好
上有蒲般文子斫執視之曰質如截肪澤而有章其璧也
哉乎丹旁達磨而不剝其璧也哉無功而家大富者楊當
獻諸朝於是沐浴冠帶言於周王曰臣渠條之賤夫也偶

擊耒耜以耕竊不自意地不愛寶獲真璧焉臣不敢私聞
王將有事上帝方明六玉闕其一焉敢獻諸下執事王使
大夫竊受璧薦諸王尹玉尹曰嘻是珉也卻還之子旂抱
石嘆曰吾聞有道之朝是與非別白繡裳雖華不翦以補
冠太阿雖鈍不委以割牲今強謂璧為珉不可乎楚丘
丈人過而視之曰子旂其幸矣哉子旂怒曰何幸也曰卞
和以玉獻尚遭刑况爾薦珉者乎子旂終不悟君子曰士
以真材銜且猶不可况假才能以自致與嗚呼世不特一
子旂也

左傳卷六十一

五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而弗決公石師善
決而計疏各合其長事無留行人兩而一心也因語相侵
離去政輒敗密須者諫二人曰君不聞海蟲有水母乎
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兩不能無也水母姑
寘之又不聞有瓊瑤乎腹成蟹饑則蟹出求食歸則瓊瑤
飽否乃死蟹失所巢亦兩不能無也瓊瑤姑寘之又不聞
夏屋有蟹鼠乎與叩叩驅驢比為叩叩驅驢驚甘草即有
難叩叩驅驢負而走亦兩不能無也蟹鼠姑寘之又不聞
西域有共命之鳥乎枳首一體性多妬饑則爭啄一俟其
與食毒草害之及下嗑皆斃亦兩不能無也是皆山海蟲
耳不足怪雖人亦有之北方有比肩之民迭食而迭望失
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二人甚類之其所異者彼以形
此以事爾奈何離去奈何離去二人相顧曰微奮言吾等

將愈敗驩焉如初君子曰十二官各有所司必相資以成體况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自用哉密須奮可謂善觀矣

倚于臯聞尾勺氏畜豹善捕獸以雙白壁易之且肆適召所與游者飲出豹于庭而誑其能於是治金為繩繫之文羅日割牲啖之居亡何有碩鼠過宇下急解豹斃之豹視鼠若不見倚于臯怒詈之他日又有鼠過焉倚于臯復縱之豹遇鼠如初倚于臯怒鞭之豹輒嚙倚于臯愈鞭之易以縲綹真之牛羊棧中日餉以糟豹喪欲泣倚于臯之友安恭子他聞之謂曰吾聞巨闕雖利楠屨不如利錐錦綺雖麗供饋不如尺布文豹雖鷙禽鼠不如狸狎子何愚也

重刊文節卷六

三

曷不用狸揚鼠而縱豹捕獸哉倚于臯說如其言未幾狸捕鼠且盡豹獲麀鹿鹿兔以歸無美者君子曰獸固善捕亦各有所能至於用人乃違其才何耶

楚多鷄善格如膠弗之解大夫黎曙之偶使韓遂挾以行左右言於韓君君說之令國中羅鷄與格皆不勝君以韓無鷄愧之無鉤大夫曰夫鷄海內所有也而韓獨無乎然而能格與否在所擇焉爾今衣褐而斑文鷄也翁鱗而尾佳鷄也刀啄而戟距鷄也鷄則鷄矣求能格者幾何雖然此不足道也國中圓冠方屐堯行舜趨者皆士也能與君排難解紛者復幾何能否在君不在物也君說擇善鷄與黎格卒大勝韓因此而得擇士之法君子曰古語有云

質而虎皮見草悅見豺戰士鮮不類之然豈無其虎哉患人君不能用耳

楚帥師伐晉晉人恐嚴甲兵以待楚入河陽退師未幾及入如是者三晉侯疑朝群臣問焉伯瑕對曰楚勢衰也意宜毆弗毆必深入存亡不可期晉侯曰子計疎矣伯瑕患曰君如弗納臣言臣終不能伴隨君請先去之晉侯斥之問步毅步毅對曰楚非昔楚矣執政衆垂內嬖日盛衰絢穀而副王珣者後官千人旦謳莫酣惟日不足焉能及我問士渥濁士渥濁對曰穀言固常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楚西有秦難東諸侯則齊鄭魯衛枕戈待隙獨吾國有新喪未暇攻彼虐我兵起五國必應之故先動相制耳不

重刊文節卷六

三

足慮也問范句句對曰如二大夫言問韓起韓起大笑絕纓晉侯變色曰大夫笑寡人乎起對曰老臣何敢笑君實笑鴈奴不知也晉侯曰何謂也曰具區之澤白鴈聚焉夜必擇栖恐人弋已也設鴈奴環巡之人至則鳴鴈鴈藉是以順澤人熟其故熟火照之鴈奴畏然鳴澤人逐沉其火群鴈皆驚起視之無物也如斯者四三群鴈以奴給已其啄之未幾澤人執火前鴈奴不敢鳴群鴈方寐一網無遺者今楚師進退三執火之謂也君何不少察之乎晉侯曰爭人不常如是哉於是大嚴守備楚子聞之曰勿謂晉無人不敢侵君子曰晉侯其善謀哉集衆人之慮必有一長者及韓起獻計楚人知悉其情遂退師詩云先民有言

于獨莠况上乎

宋別成君自高視群臣皆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我邪母不已也指所佩劍曰懼此乎皆怖汗而退欲造九成臺於雍丘之郊恐群臣言戒門者毋納士納則死比殷子且謂門者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且堅欲入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君所甚惡者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日子既不諫欲入何為曰吾善為鷄戲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別成君召至子旦鼓肱為翼膠膠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怪之趣使還問日子人耳乃效鷄鳴何也曰臣尊鷄甚故效之耳何故尊之曰臣以棄舜之知或不如也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法况方之

淮南子卷六

三

異類千曰臣焉敢非聖人竊有疑也道敵天地者堯德極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今謂其知不鷄若者誠過乎激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愆度者堯舜能之乎曰不能也曰堯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鷄乎曰固也曰君如知此奈何盡下群臣無若鷄者乎君喜曰群臣無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力諫也曰君令臣諫臣不敢隱今賦急民單環四封皆強敵夙夜憂勤且懼不免况書游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別成君即日罷其役君子曰日之行晝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功此蓋子旦鷄喻之說也

咨目童文

宋濂

走也病目視不及尋簡禮越度速僇招刺乃抽隱思引物嫌義作咨目童文文曰

咨爾童子我目之精凝鑄五神配合三靈素質西皓圖暈東青南丹注皆比玄孕晴約束瞻胞黃中之英氣機內動蘇系外徵啓闢人牖通洩天明聚為根蒂敷為華榮衆咸允賴獨爾失貞孰不若電洞觀八紘爾於只尺不分五牲誰不如月照徹七經爾類漆凡僅辨一丁此朋而執藝視弗迎彼不面識反揖而承頰或自泚頰常發頰碎如水母藉蛟而征又如野狼挾狙則逞皆爾弗職以玷我形童子曰噫何言之戾賦授自天初無恒制堯眉八彩岳黃以羣

淮南子卷六

三

聊耳無輪慎額斯察尼口類海敦壓且銳澤鼻如蝎欽直而細四者猶殊目胡不異或年其糸表厥明獻或角而方遐舉長逝或瞭而揚或眇而翳一固于玄我則何繁矧子淫書膏於畧繼摘揆解藻搜剔文藝肝鑠肺雕心鉢賢劇我副我揉我斲我獎八廓注邪五輪受厲靡精弗喪有明益瘞我合子躬如左右契子榮我尊我踐子盤豈圖子玷成此左計咨爾童子爾辭固臧傳以正理則涉于涼形雖異賦爾宜自強何取其窳乃釋其良書淫所致尤墮意量冬映雪席夏聚螢囊刺股流血懸髻于梁未聞其目遽縮晶光是謂遁辭君子所棄星野有舍雲漢成章測步幽眇挈度機祥為爾之故不知低昂三條占限兩戒畫疆氣勢

旁觀民物浩穰為爾之故足不及行述此二端餘可類詳
尚飾巧言陳法列方孰為曲直敢矯而亢童子曰意士貴
自謀匪姦足恃唯道是衷考事有真蘆陵則修厥視雖短
所履孔優一紹道統上邇魯鄒完經翼傳衣被九丘一昌
其辭出孔入周有文赫絕昭若駉駉于不此即而反我仇
椒蜂彌豹豈無炯昨鼓辭樂禍腥聞不收僊瞻文眇世所
嘲咻內美之章王璫黃流子苟弗悟自貽大鄙何河而厄
何漆以休何青以謗何肉而囚子勿冥思禁若爾抽遺形
全智與造化游我雖俚言寔為遠猷毋慚墨墨成此絃絃
童子言已我心之疚蒙俱既寢斷蓄亦陋植緒大纖削爪
匪秀號尊聖哲名亘宇宙非形之妍唯德之茂况自在形

皇明文範卷六十一

三

實錄一豆雖匪非替物亦云觀縱替焉尤有用輒售滕腹
三品備中樂奏國語成書易事明書於察秋毫或速殃咎
若曜自將神腴內富五色免惑一誠自守平遂遵養無絕
馳驟禍福倚伏理常易究所憂忘荒如營四耐本實不培
枝華巧奏弗別秀禾徒煩轉轉童習固勤白紛罔就千古
居前萬世在後虎生其間冠裳倏恍自今伊始啓牒撒履
責躬靡遑敢目之詬我道之擬我德之懋上慎旃哉吾言
不又

皇明文範卷之六十一

雜文

空同子贊說

蘇仙衡

秦穆公使三帥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車牛
二犒師且還告于鄭孟明謂鄭有備滅滑而還皇武子言
于鄭穆公曰輕財之謂實制勝之謂能其弦高之謂天夫
高將市于周遇秦師于滑知其包滅禍心求逞於我不愛
其乘車與牛十二用之犒師以息鄭國可謂輕財既犒師
矣遂奪其心三帥知我有備氣沮計窮暴骨是懼歟兵而
退可謂制勝不然秦師奄至誰其禦之我之弗知何以能
備孟明西乞白乙攻我于外杞子逢孫楊孫應之于內存
亡之數未可知也今甲兵不試邊鄙不聳勦敵遠邇社稷
用寧高力以之功莫大焉舉賢用能賞功所以為國也君
請圖之以勸來者穆公曰無遺于善而民知所適何以弗
為遂召弦高賜馬高稽首曰臣草莽之臣未嘗獲齒君之
與隸惟是貿遷有無以利民用臣之職也方秦師之東也
不虞相遇于滑不及以聞于執事輒致君之命有犒于其
師出臣之位矯君之命死有餘罪君惠免之而不以戮為
幸已甚何賜之敢觀觀先君桓武莊文勳在王室夫鑒其
忠祚我子孫恤其苗而擇其惠秦師之不克逞志于我則
由此故也臣何力之有而君歸功于臣而賜馬使人謂君
以臣之故而賞僭也無乃不可乎貪天之功以為己効猶

竊人之物以為己物也罪又甚焉其敢幸秦師之退而自為功乎若曰不腆常牛臣之自輸於是乎歸焉臣雖賈豎又敢取之以犯不義乎臣聞為人子不敢私其財義也故雖子之財父實有之子之道臣之道也如是自臣身至于妻孥私家孰非君之有哉寓於臣而已非君實寓則臣焉取之牛常在臣猶在君也輸以共用固其所也若私君之有曰我之有而求歸焉夫豈義乎獲賜而亡義又焉用之且微社稷之靈先君主君之福秦師有進而無退傳於城下其誰獲免乎執于戈以事捍禦乎臣將覆亡之不暇而況能有牛與常乎今微福于君不惟全其首領亦完其室家矣其為賜也不亦大乎豈獨臣受賜雖國人皆受賜而

卷六十一

二

臣重有賜焉人將謂臣無厭而懼且以為僂矣君無庸賜之是免臣于僂而納之于義也請辭之穆公曰成子之名而教民以義何故不為遂許焉君子於是謂鄭穆公君矣皇武子臣矣茲高民矣聞善而能從明也見賢而能推忠也有功而不德謙也明以撫衆君之道也忠以事上臣之職也謙以自居民之行也君明臣忠民謙求國無治不可得也此鄭之所以免于秦之師也

魯宣公稅畝孟獻子諫曰魯諸侯之望也諸侯之望魯也曰秉周禮也今稅畝是棄周禮也以秉禮聞而棄之諸侯其謂我何先君隱公以我許田易鄭之枋君子猶且非之曰有王制在王吏若以疆場為問將何以解其大計矧取

民有制而可逞君之欲乎昔者先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畝百為夫夫九為井井九為邑邑四為丘丘四為甸甸四為縣縣四為郡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歛之制于是乎定焉大國食者半中參之一小四之一而取民也皆什一焉什一制之謂也制所以律貪而禁暴也夫先王封建諸侯使治民而食其力以利民也豈厲民哉故為之制食于人者雖貪冒弗使過焉食人者雖鄙吝弗使不及焉是故制猶水之防焉防猶不可決而況先王之制乎上所以取乎下下所以奉乎上也不過什一為日久矣而君過取焉譬則決水之防也夫君人者上承天天下撫庶民而踰制斂財其無乃非義乎踰制茂君斂財毒民茂君君怨毒

卷六十一

三

民民怨怨怒並興禍亂將至抑國家之不能安靖而君焉逞欲越自魯公撫封于少皞之墟十九世矣土田是賦以給公室有自來矣載其儉德百事攸共臣未聞其不足也而今不足焉庸非奇賤奢淫之日新乎四者所謂蠹也府庫空虛則職此也不然夫豈不見稅歛之時入則足用在三事而已一曰室欲二曰節用三曰由禮三者之中禮為之體必由乎禮而後動焉非禮不欲非禮不用如是則什一無弗足也若動不由乎禮非禮亦用非禮亦欲則雖什二又何足之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鑒於先公而惟三事之是務焉用稅畝詒怨述怨示貪臣恐所獲不如所喪也君其圖之弗從遂稅畝君子曰魯之不競也宜

哉浚民以從欲長國家者患無民不患無財財有鍾鼎
粟鹿臺之財而曰獨夫無民之謂也若之何浚之古之
君知國本之在民是以用其賢能為其司牧授其田疇教
其樹畜開其衣食同其好惡恤其疾苦補其匱乏遂其燕
富致其勸懲興其孝悌忠信本既固矣而後邦寧三代異
制厥道一也今縱不能損上益下而又察民以肥已自伐
其本矣而魯之不亡所謂一世無道國之未艾也

成王問君與以守成之道對曰恪遵成憲崇信耆老無取
昔命今而紛更無陋舊規模而改作王曰其要何居對曰
在詩有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書有之子臨兆民若朽
索之馭六馬王曰不已懼乎對曰十圍之木植之非二三

不皇明文範卷六

四

百年不大及乎伐之也不累日而仆矣九成之臺非築之
踰時閱歲不成及乎毀之也不累日而夷矣植之難而仆
之易也如此成之難而毀之易也如此安得而不懼也周
之天下后稷建之公劉篤之太王拓之王季勤之文王武
王成之此十圍之木也此九成之臺也如之何其無懼也
夏之民嘗去桀而歸湯矣商之民嘗去紂而歸周矣王不
聞乎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如之何其無懼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國何貴李克對曰貴士文侯曰何貴於
士李克曰兆民之庶君不能自撫也三軍之衆君不能自
馭也百職之富君不能自修也萬事之煩君不能自理也
而士者君之所與撫兆民馭三軍修百職理萬事者也得

士則兆民得其生三軍得其所百職得其宜萬事得其成
而君得以安富尊榮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得士也狐
偃曰仁親以為寶貴士也士之貴也尚矣楚有子主晉文
側席與殺子胥勾踐進兵燕用樂毅齊不能支魯季孫
邾亦相侵士之用舍國勢之強弱係焉何得而無貴乎三
仁既去殷國遂墟二老來歸周業攸成伊尹就桀夏社未
亡百里奚至秦虞公以滅士之去就社稷之存亡係焉何
得而無貴乎文侯曰焉得士而與之共國哉李克曰知之
則用之用之則任之任之則信之信之則不以小人間之
則士之在天下者皆將竭蹶而至矣知之而不用用之
而不任之任之而不信不信之信之而不免以小人間之則士

不皇明文範卷六

五

之在國中者皆將治任而去矣文侯曰善于是師卜子夏
田子方客段干木相魏成任翟璜西門豹以具起樂羊為
將屈侯鮒為子擊傅而魏之為國也天下莫強焉君子曰
無競維人信矣哉不然三晉地醜德齊何以無敵于天下
也

楚王入于雲澤若虎兇若雌獲若鹿豕若鳴鴈若鵠鴈若
鵠鴈若鵠鴈見王無不恂然決起翔者奮飛走者還竄高
者入雲霄卑者伏灌莽有錦鷄焉方吐其綬而王適至收
綬而後作王見其綬五彩競明悅焉左右關弓再欲射之
王再止之命虞人曰其生致之虞人得之已乃縱獵者凡
鳥獸之屬或殄于鷹犬或隕于鋒刀或傷于網羅而難獨

免焉明日王謂宋主曰之雞也得全其生以緩見獲乎雞亦以緩然則士將奚處宋王對曰此雞有緩藉使深藏焉乎其飛冥冥大王何見焉彼虞人且鳥乎取哉故其逃于樊籠之間非緩實為之吐則使之也嗟乎士無以材自眩哉

辟閭氏蒲盧氏過義渠氏義渠氏舉觴觴焉辟閭氏心若不快中酒屢興嘆義渠氏曰吾聞惟酒合歡今予中飲而歡無乃有隱憂乎辟閭氏曰吾聞危莫危于上下交征利時之人無有賢愚貴賤老弱惟利之是好以故私憂之耳蒲盧氏曰若好利則有之矣若謂老弱貴賤賢愚無不好則豈其然乎辟閭氏曰子以我為不信吾與子行試之乃

金明文獻卷六十一

六

懷金錢數十與蒲盧氏義渠氏俱出北關外道其二道上而伏隱處窺焉少頃一樵夫負薪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走從隱處出復遺二金錢而伏有頃一童子驅羊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出遺金錢如初尋一媼行過不拾而去辟閭氏怪之追問媼曰何之媼曰家貧將入城從人乞貸耳媼且欲乞貸于人道上有遺金錢仰不拾也媼曰羞矣恨不之見耳見之安得不拾而已乎遂問安在辟閭氏指以告之媼方俯拾一人騎而與從奴數人來見曰此我所遺也媼何得取命其從奴敢之去辟閭氏曰媼非老者乎童子非弱者乎樵夫非愚者乎騎者非貴者乎而見金錢無弗取吾之言其第信矣乎蒲盧氏

曰然則奈何曰惟義可以治之義明則廉恥興廉恥興則取予不苟矣雖然義其具也非其要也曰何謂要曰律之入以身率之儉德是恭屏去淫侈取之以道無富之貪則其要也故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進者徒則以義而不教之以身其曷由知所法也不奪不厭矣

空同子過鍾離氏鍾離氏方以油和松脂為膏塗竹枝凡盤盂几席簾幃窓戶間無不樹之空同子曰何為曰吾以除蠅也油香而松脂粘蠅逐香群集焉無得脫者曰蠅螫子手足乎曰否曰蠅嚼子血肉乎曰否曰然則子何疾之甚而務除之至于此極也曰彼雖不善螫人而善眩人衣之白也涅之而黑生焉冠之黑也點之而白形焉吾

金明文獻卷六十一

七

疾其黑白而白黑也以故誓不盡除之不止也曰子知蠅之善眩而不知人蠅之善眩尤甚也曰何謂人蠅曰屬耳于垣陰伺言語非人蠅而何巧言如簧離間骨肉非人蠅而何以佞為賢以詐為忠非人蠅而何以正直為回邪以剛方為專恣非人蠅而何子柰何不務除之也曰蠅吾知所以除之矣人蠅遇焉將何以除之哉曰公以存心慮取為聽好惡之不作情偽之灼知是非之莫惑凡人貌而蠅行者不信之而怒之不忍之而誅之則彼雖欲白吾黑而白無得而加焉矣雖欲黑吾白而黑無得而措焉矣巧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杜亂庶遄已巷伯之詩曰取彼諸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此不愛

技界有吳

尉遲楚好為文謁空同子曰啟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
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
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
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
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
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
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
于管如樞之于戶如將之于三軍如腰領之于衣裳何也
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
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

大皇明文範卷六十一

八

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循
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
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沈澁也如濤海焉波濤
涌而魚龍張何也曰浩翰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
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
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
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邃也如秋空如寒氷何也曰潔
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
何也曰回復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
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
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

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

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
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
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
假磨礪雕琢也將焉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三禮春秋所
載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味
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為也聖賢道德之光積
于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磨猶天地之化雨露之
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為孰非自然
哉故學于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于
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
遲楚出以告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山徑之間歟微空
同子道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于是盡心焉將於文
何焉無難能者矣

大皇明文範卷六十一

九

東郭氏之猫群聚于庭首以相枕足以相拊尾以相齧舌
以相啗其相狎也接之腐鼠皆抵而起得者馳而去不得
者或逐其後或據其前或號其右或攫其左相與鬪且噬
矣空同子曰利之善移心術也如此夫物引于前欲炎于
中恐已不得而人得之也雖腐鼠之微其狎之猶鬪而噬
弗顧矣而况有大于是乎今之人平居相與握手附耳
以致歡忻洽愛自謂骨肉良不過是及乎勢位一接羣于
得而忘其所以為義醜抵而排陰擠而陽奪不得之不

已心術之移於利也如是則與陳鄭氏之猶何異哉

士為以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謀去群公子乃與驪公妻謀使諸富子其一公子謂群公子曰不可許驪公妻可也信也宗族骨肉何可疏也信鬼蜮不智疏骨肉不仁也智不足禍患將至伏性之風角弓之難雅乃所知也

金匱要略卷六十一

十一

曰大木之下無美草傷于陰之多也今木之幹且數圍而幽之蔓不滿寸則其枝葉實爾蔽也焉與女蘿亦自見其蔓不如木之碩也疾之見夢于里人凶祥非神也為惟木之怪里人遂伐木木之既伐焉蘿蔓傳是以亦齊富子者大木也吾儕者焉蘿也豈可去哉富子苟去我亦何所利乎群公子不聽遂諸富子而去之上為又與之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其一公子又曰不可人之為寢其中列櫬其四阿復列櫬以相夾輔也撼其一櫬棟必挽去其一櫬寢必

全者鮮矣今譬之一體群公子之族在吾族吾族之手足

耳目也富子之去而吾手已失三子之殺而吾足已失矣又欲合其族而盡殺之是并吾耳目已失游族也吾族必從之盡釋之以圖存乎不然博無及矣群公子不聽遂殺游氏之族士為乃城聚而處群公子獻公果圍聚盡殺群公子君子曰強宗翰也同姓城也其可自壞之乎故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無獨斯舉群公子縱不是思一人托物而致意三焉言切而利害昭矣亦易悟也哉而終不聽以及於難群公子所謂取譬不遠與天不戒回過其德俾民大棘者失此計所以為事速本聽所以為存亡之機而貴乎括也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

金匱要略卷六十一

十一

紉德之行齊王問陳軫曰大臣竊權重以作威福何自知之軫曰此非微臣之所知也雖然臣乃者過淄水淄水上有兩叢祠水東之祠人持酒脯饗之者終日不絕水西之祠終日未嘗見一人饗之以酒脯者問其故其一神能為禍福其一神不能為禍福亦不能為禍今夫大臣者神叢也大臣之門神祠也持酒脯者趨勢利者也臣欲知權重之所在亦惟觀酒脯之所在而已矣王曰善明日朝群臣問曰淄水上兩祠何神對曰有其一微福者如市其一無一人微禍者有諸對曰有之此何以故對曰由其能降災降祥與不能降災降祥故也今公門計雖重而諸大夫門重

擊其無乃似之乎群臣咸畏而莫敢對君子曰陳軫之取
譬也善矣而齊王之詰群臣也則過矣夫亦自強而已耳
湯武之朝不聞上柄下移伊周之佐不聞執國之命已不
自強而惟患政不自已出授人以大阿而欲其無割得乎
擬春秋文辭

王楙

春秋之世王室之告諭列國之往來專尚乎修辭故閔
馬父謂文辭以行禮而仲尼謂非文辭不為功觀乎左
氏內外傳所載凡其為詩皆從容委曲而意已獨至蓋
是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之久故辭氣不迫非後世專
學言語者比也補之少也喜攻言語之學問嘗擬為當
時之辭若干首顧其辭氣卑薄豈能庶幾乎古人徒以

志學古之見馬耳

齊桓公傳卷六十一

十一

齊桓公詰戎于魯

齊桓公將圖伯諸侯與之既為會于北杏魯獨後從乃使
請成于魯曰昔文武之造周也時則有若周公及我先君
太公任居股肱有大勲勞於天下是以周公封魯太公封
齊以藩屏周又成王嗣位使召康公錫命太公曰五侯九
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載在盟府世世子孫其曷敢忘
乎王之東遷周有衰德我先君僖公屬東諸侯將修其先
職惟魯克念周公之故隱公實與同好而僖公無祿業用
弗就爰及今茲王綱日弛內而兄弟之國廢廢侯制外則
蠻夷猾夏侵敗王畧寡君圖惟率先王之命承先君之志

而侯伯之職是修以尊王室外撫四夷而綏和我諸夏非
賴我一二兄弟同心僂力其曷有濟大國周公之胤作世
秉周禮諸侯之望於是乎在譬諸衣馬君猶領也綱馬君
猶綱也大國若惠微周公之靈率先諸侯與我同好諸侯
其孰有不從於以崇信明義弘濟大業寡君之願而非所
敢望也敢布以請唯大國實終圖之於是莊公及齊平而
盟于柯

齊桓公告諸侯盟首止

惠王將發世子鄭而立王子帶齊桓公定其位既合諸侯
會世子于首止且使管仲言於諸侯曰諸侯之國潘翰王
室猶手足之衛元首王室之寧諸侯之福也昔在文武父

命諸侯文範卷六十一

十三

作子述用建王業成康繼之持盈守成日靖四方至于厲
王躬秉虐德流居于燕而宣王在幼則有召公虎長而輔
之克祗厥紹以中興周則以名之素定故也天不靖周幽
王昏庸溺愛少子伯服將授之位而太子宜曰是害宜曰
奔申申伯與西戎伐周幽王戰死諸侯乃舍伯服而立宜
曰是為平王平王東遷王室用微是則王室之不寧由王
嗣之建舉其適孽有以致之抑非我兄弟之能致力於王
室亂其曷有救寧今世子名則適嗣其猶平王之當立而
叔帶效尤伯服將反易天倫自作不靖以貽王室憂且先
王之命曰王後無適則擇立長貴適賤孽名之正也今我
兄弟奉先王之命會世子而定其位以正名也名者義之

經也義者禮之宗也禮者政之本也名以正義義以生禮禮以出政政以立國治之道也王室之治亂靡有生我一二兄弟其何福如之我兄弟其或名之弗共而棄禮畔義崇惡黨僭以好先王之命而啓亂原文武成康之靈如天在上而猶敢弗虔是棄文武成康之命而以幽厲待吾天子也我兄弟盍終圖之諸侯乃尋盟

晉欒枝對楚

城濮之役楚子使闍勃請戰晉文公使欒貞子對且數楚曰天禍中國而楚焉是肆惟爾楚寡賁路藍縷以啓山林翦焉陋荒僻在外服而恃險阻僭竊名號以抗衡于中夏干戈相尋靡有寧歲王貢之不供王度之不守齊桓公是以

晉欒枝對楚

十四

糾合諸夏而向問罪乃後尋盟亦既悔罪屈服中國庶其有寧而天未悔禍齊桓即世及茲一紀夷德無厭復肆焉川豕長蛇以若食上國漢陽諸姬夷滅殆盡惡積愆愆皇天后土同所憤疾我寡君夏盟是主以微福于中國是用悉索敝賦以與楚相周旋惟是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故退避三舍圖以為報楚大夫必將徂於一戰以決勝負則曲非在我寡君亦惟小惠是徇而大恥未雪非所以明天常而其王命敢煩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晉國表裏山河使幸而捷楚其猶北向楚而敗也雖方城為城漢水為池其亦何恃惟大夫圖之

晉文公請王狩

晉文公會諸侯于溫將以諸侯見乃召王狩使請于王曰臣聞之天子五載一巡狩方岳而諸侯會同咸述所職昭王制謹侯度也肇自唐虞於禮為古故我周之制固而仍之昔者宣王承厲王之亂爰巡狩東都諸侯畢會故業用中興功昭復古自是以來茲禮不講王室之求競職此之故惟平王之東遷時則先臣仇實資依輔勳在王至金匱重耳率諸侯信大義共先臣之業以同獎王室惟是巡狩之典不宜久曠故願親舉王趾照臨下土式遵先王之舊則豈惟我諸夏列國各修朝覲以行述職之禮將威靈所被四夷荒服莫不震疊來享來王其誰敢或後臣重耳敢用稽首再拜以請天王遂狩于河陽

皇明文範卷六十一

十五

周襄王錫命魯文公

魯文公元年周襄王使毛伯來錫命王若曰嗚呼維昔周公相我成王成文武之志崇禮興樂弼成至治厥勳茂焉爰祚大國受封于魯周公即世成王追念其勳肅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故諸侯之於王室尊最親且尊而王室之視魯猶大厦之有柱石實嘉賴之在禮諸侯嗣位喪畢則來朝以士服見於是乎有衮冕圭璧之賜始受命焉今叔父承周公之統撫有魯國余不佞恐以曩勳勳叔父是用使毛伯衛往錫余命昔成王初政周公戒之有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余亦以命爾嗚呼叔父其尚懋敬哉

周告齊請城主城

周靈王二十三年穀洛閭毀王城周將復城之使告于齊
曰昔我太王王季肇基王迹實在西土至於文王誕膺天
命天下歸周爰邑于豐武王克商既有天下復京于鎬然
當武王之克商也九鼎實遷之洛其言曰我南望三塗北
望嶽鄙顧瞻有河與瞻伊洛毋遠王室將營周居於洛而
未遂成王踐祚周公召公相之首洛邑之是營故書曰我
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洛
邑既成周建成周稱東都焉成王實來禮於文武乃歸宗
周而周公留洛篤前人成烈則是武王成王雖未嘗都洛
固以是為宅中有望於嗣王也迨至平王乃始東遷成周
克紹先志將二百年于茲矣王室之既卑非復先王之盛
抑微福假靈於武王成王故固敢致廢墮今天降災于周
穀洛水闕王城毀焉以宗廟社稷之重弗獲奠安而財用
匱乏上功之不易余一人憂之不遑寧處伯舅東表之大
國積在夾輔世有勳勞於王矣今君復辟大惠修成周之
城俾王室奠安余一人用寧則周公召公之為也其何功
如之厥功所施豈惟余一人是賴武王成公之靈實寵嘉
焉齊人乃城王城

魯季孫行父對晉遺喪

魯文公六年使季文子聘于晉至晉襄公卒晉人辭焉文
子對曰晉主夏盟於今再世大邦小國畏威思罪歲時修
好孰敢有闕雖然弊邑之微好于大國則非徒霸力之是

也周公唐叔親則兄弟後世子孫繼好修睦而敢有失
墜寡君之嗣位六年之間君臣會盟于晉者五朝聘于晉
者二凡以敦先志昭舊好也夫物以行禮禮以合好是故
行父之來寡君親授之王俾奉於下執事庶幾成禮以踐
前好今天不弔晉不幸晉君棄群臣而大夫以喪故辭使
寡君之願不得以遂是因一國之故而廢二國之好也無
乃不可乎行父聞之禮有常有變變而得宜固為正也執
事若微惠敝邑俾行父得奉王帛以薦諸几寔因變而成
禮將寡君之心晉君之靈實鑒臨之二國之好其有厭數
晉人許之成禮乃還

續志林

王禘

古稱文章家自漢唐而下莫盛於宋東都歐陽修氏曾

十七

鞏氏王安石氏並時迭起而蘇軾氏於其間為尤傑然
者也蘇氏之文長於持論縱橫開闢上下變化無不如
其意之所欲言雖其理不能皆純而其才氣之浩博固
將躡漢唐而上之矣余讀其書愛其志林諸篇議論超
卓而文章馳騁中心慕之因竊其餘論續為十八篇陳
俚樂於金聲玉振之餘厠瓦缶於夏鼎商敦之末亦見
其不知量已然願學之意則庶乎君子有取焉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
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鄭鄭至大戕敗幽
王周乃東遷于洛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

自平王至於止非有大無道者也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君子曰周之東遷非過也謂周自東遷而益衰可也謂因東遷而致衰不可也周居鄠郛郛在西故謂洛為東都自武王遷九鼎于洛固已有意於經營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於是乎卜洛以建邑而郊丘社壇宗廟市里無乎不備是固以洛邑為可都矣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函崤界蜀隴邪則東有成皋西有殽崤背河向伊洛其固有足守也謂洛邑土地不如西周為天下土腴邪則左伊右瀍沃衍可以富也而况天下之中實維洛邑陰陽之所和南北日晷於是而取正道里之所均四方諸侯於是而取則是則雖邑曷不可以為都也以書攷之周公告

書明文範卷六十一

十八

成王使居新邑以為治王因系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是成王嘗至洛邑事承祭矣以詩攷之宣王徵車馬備器械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是宣王又嘗至洛邑會諸侯矣然則平王之遷洛得非先王之遺意而豈可謂其失計乎藉使周因東遷而致衰則曰虜國百里已非一日西夷交侵有甚於戎伐凡伯南征不復有甚於閭騫重轆豈至平王以後而然耶蓋周自厲王之亂王室板蕩不有宣王以中興之吾見其不待東遷已無周矣宣王之後幽王失德王室又大壞使平王不遷周其將不哀乎使文武而東遷周其有不與乎是周之所以衰因無令主以振興之初不以遷故也且先都平陽而後遷蒲坂禹又

遷安邑商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是唐虞夏商之都蓋屢遷矣柰之何獨以周之東遷為失計乎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則都洛本可以致興而所由致衰者固在於不德也周以後漢世祖都洛矣而延祚二百魏孝文又都洛矣而太和稱治有德而都洛無有不興之理此古今之所同然者然則周有天下傳主三十七而平王以後凡二十四主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而東遷之後猶五百二十八年平王之東遷其果失計乎哉

書明文範卷六十一

十九

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君子曰知人善任使此帝王之略也夫以高帝之雄姿大度而當其任使者又皆天下之才其取天下也固宜矣方其與項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鵲相持者八年高帝之命懸於籍手數矣而籍卒以敗亡者籍專為暴高帝務為寬大也高帝之入咸陽也秋毫無所犯籍至火而屠之暴與寬大異趨如此楚漢興亡於是已決况籍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而高帝則攬一時之英豪而御之如所謂三傑者皆天下之才也而用之各能當其才及其成功且曰吾不如焉是可謂知人善任使有帝王之略矣其得天下不亦宜乎雖然高帝固善知人為

可尚抑所以任使之道則未免持駕御之術以束縛馳驅之無足多者當韓信為治粟都尉蕭何數言其奇而高帝故不用殆欲激之使亡爾既出而追得之則信以為必死矣及還拜之為大將使其以任遇太重為過望致死以酬恩不復叛而信遂謂漢遇我厚也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酈食其為漢謀撓楚欲立六國後高帝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而以問良是特以嘗其心焉耳蓋良始惟韓報仇又嘗說項梁立韓諸公子橫成君成為王已為韓司徒而後又自襄中去漢而歸韓高帝恐良終為韓不為漢故因疑其謀以嘗良豈果不知六國後不當立哉而乎房固且力陳其難以為不可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蕭

全明文範卷六十一

二十

何與高帝同起事膺專任守關中漢廷諸臣功無與比盛高帝恐其自驕以取禍故遣卒為衛又繫之廷尉以抑折之使自謹守以保全終非誠疑何也設誠疑之則已以待韓彭者待之矣而何至自汙以求免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嗟乎三子者皆人傑然實後於高帝術中而皆不知而高帝既知三子之為人傑矣乃徒以術御之不復知有忠信之道君臣之際其不俱可惜哉且吾聞之舜之於十二牧武王之於十臣其君臣之相與無非忠信之道上以誠求下下以誠事上元首股肱視同一體為有所謂相持之術哉此古帝王之所以為盛也高帝君臣之際如此其不有愧於古帝王也夫

曹操權勢日隆董昭言宜進爵加九錫以彰殊勳荀或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請或勞軍因譟留或以待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或以病留壽春飲樂而卒君子曰篡逆之人將欲奪人之國家必擇正人賢士人望所屬而意與已忤者從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遂也曹操之殺荀文若已夫文若飲樂而死蓋自殺也而謂操殺之何哉蓋文若雖自殺而致其殺者操也雖謂操殺之可也嗚呼君子不幸而處國家亂亡之際而欲自立於其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爾雖欲明哲保身有不可得若文若者亦何其不幸也

全明文範卷六十一

二十一

且文若可不謂正人賢士者歟當漢之亂曹操並起文若以為如曹操者庶幾可以圖大事定國家故從而佐之凡其與操謀所謂大順大略大德者大抵皆匡朝寧國之事置嘗與謀篡漢哉而不知曹操者天下之奸雄懷其鬼域之智雖外示恭遜而篡漢乃其本心彼董昭逆知其本心者也九錫之謀有以中其心之所欲矣文若顧謂曹公秉忠貞而守退讓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不亦有忤其心乎智不足而節有餘不殺其身不止矣操見平時文若所與言未嘗違其志及圖九錫而又忤焉使文若而在將已之志不得終成其殺之也固其所矣是故文若死操之惡遂成明年而九錫加矣及孫權稱臣稱述天命而操以為

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操死子不遂篡位而且以舜禹
自居矣嗚呼世豈有是等文王舜禹也哉朱溫將篡唐欲
以優人張廷範為太常卿裴樞持其事樞等朝廷宿望溫
以為小事猶不已從必不肯聽已取天下故肆其誅鋤白
馬之禍樞等無遺類矣曹操之篡漢朱溫之篡唐其惡一
也操之殺荀彧溫之殺裴樞何其所為之相類耶吾是以
知篡逆之人欲奪人之國家者必擇正人賢士而中傷之
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得遂也嗚呼以操之畜
無君之心加有大功於天下其移漢祚不啻如反掌文若
縱情已其力豈足以沮操當是時國之后戚國之忠良殺
戮略盡留一文若夫亦何害而操曾不能少容焉文若則

晉書文苑卷六十一

二十二

死矣而不知篡魏之司馬懿已保其後而不察也豈能加
於其所易制而明不足以料其所難圖烏在曹操之為智
哉懿既制魏國命子師及昭並秉重權而昭子爽遂以代
魏當其時王陵以壽春欲討懿而不克文欽毋丘儉以淮
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欲以壽春誅昭而不成巨姦
之鋒夫人將嚙之然人知司馬氏專魏而不知養成其惡
者由操之不智也故夫司馬氏於魏猶曾氏之於漢而已
耳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未有不仁而得天下者
也又曰出乎爾反乎爾者也有天下者豈亦鑒觀之乎
唐太宗有天下貞觀之間天下大治外薄嶺海戶門不閉
行不費糧米斗三錢歲斷死獄僅二十有九繼美君長威

襲衣冠帶刀宿衛太宗歎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
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或曰太宗烏在其為仁義也太宗之
為大抵仁不勝其武義不勝其利者也當其以英武之姿
而舉義師于弱冠之始一戰而定東都再戰而下河北以
至取江陵舉黎陽懷群盜如振稿拉朽其有天下如運諸
掌視成湯之拯民似矣而陽尊隋以為名則何異晉文河
陽之尊周北擒頡利西滅高昌以及破吐谷渾降薛延陀
衣冠其人郡縣其地視武王之通道似矣而高麗之征垂
老而不厭則不及齊桓召陵之伐楚太宗之用武果三王
之義乎囚至五覆罪至三詆視古人聽獄之辭則舊矣而
張蠡古之死則未免於濫殺除斷趾之法去鞭背之刑視

晉書文苑卷六十一

二十三

古人肉刑之制則輕矣而李君英之誅則未免於濫刑太
宗之用刑果三王之仁乎蓋其好大喜功志慕高遠而學
問之道有未克故其設施制度綱紀雖有足觀而平生所
為類皆假仁義以濟其功利之施烏在其為仁義也君子
曰三代而下賢聖之君無如太宗矣而顧猶不足為春秋
責備之意其無乃已甚乎夫論仁義之本太宗雖有愧論
仁義之功太宗不可謂不盛也孟子曰克舜性之也湯武
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然則太宗雖未可以性之許之而亦
豈可以假之議之哉不然仁義之效大矣太宗行之何其
易致而速成如是也蓋仁義之於天下如饑渴之於飲食
人情之所同欲也其所以同欲由人心之所同有也况當

天下大亂之餘斯民新脫于水火綴之以仁撫之以義尤易為力故其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至刑措天下翕然而從化如影響之從形聲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其為效易致而速成豈不待乎必世百年之久不謂之盛可乎太宗之所以致是者非其身之而孰致之乎使太宗行之以無倦雖至於由仁義行可也而謂其徒行仁義可乎而況謂其假仁義不亦過乎且自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自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文武以後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其治天下之效如此然而猶以其所未至而責備之不得與先王並是則文武之前率五百餘年而遇一

不皇南文藝卷六十一

二十四

治世文武之後千有餘年而未遇願治之君也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嗚呼唐有天下更十八君垂三百年其間蜀道關陝奉天之卓唐之幾亡者數矣而天下終復為唐焉是則太宗仁義之效益不可誣而行仁義之效果何負於太宗哉

魏徵嘗言于唐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無俾臣為忠臣也君子曰人臣委質以事君其義一也而以有良臣忠臣之異者則以其君有通無道有不同焉耳人君有道人臣直道以事之而得明哲以得身故謂之良臣君臣之名兩全而無失處君臣之常者也人君無道人臣不容于直道而殺身以殉之故謂之忠臣君臣之名兩敗而不全

此處君臣之變者也是故存禹湯文武之為君則皋陶伊尹周召之流因而為良臣有夏桀殷紂之為君則龍逢比干之流因而為忠臣嗚呼使其君為桀紂而已為龍逢比干之為此豈人情之所願乎宜乎魏徵拳拳焉以為太宗告也且三代而下受諫如太宗之為君盡諫如魏徵之為臣可謂各極其至無愧乎君明臣良者矣而徵猶為是言何哉嗚呼此正徵之所為善諫者也徵之意以謂君有道則臣為良臣君無道則臣必為忠臣願陛下為有道無為無道苟為無道則臣將必為忠臣矣是殆欲繩其君使不得為無道云耳不然則忠良雖異稱要皆美名而徵亦何擇焉蓋徵非為其身謀實為其君計藉令其君以無道見

查開文藝卷六十一

二十五

陳于天下後世而已獨以忠節聞號與君都顯號臣倚美名而臣主之善兩立也抑徵之為是言亦深知太宗之足以為有道矣苟太宗果不足與為有道也則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徵其當有貶哉卓而太宗力致貞觀之治而終為有道之君雖微之所以諫之者非一端安知非忠臣良臣之論有以啓之也雖然良臣未始不為忠而忠臣未有不為良者也徵之此言抑有所矯而言之世有庸回之臣常脂寒黜惟以持祿固位為務者將必坐視其君之昏愚暴戾而無所匡救因據魏徵良臣之言以為解卒致臣主有兩敗之禍嗚呼此又徵之罪人也

夏后氏之郊

劉基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之三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于天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于舜又逆于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為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何必郊

送窮文

劉基

金明文範卷六上

二十六

余夢有物分龍首人身蓬頭鼠目今其音若呻吟跳踉治兮若遠而親歛往若來兮忽笑以驚覺而異之乃具糗芳繁豆觴過老郭而問之曰是何祥也郭子莫然啓櫥櫛著密湧而簋之遇困之况其絲曰困于埵穴中有狐舉趾蹊胡毀踵及顧其泣嬰如恣睢睢孔隙以窺如垢如脂予追隨求速得遲郭子釋策而笑曰是窮鬼也其為物也入山山空入澤澤荒人而遭之窮不可當載放載橫遺之他方可以無殃余曰苟然矣遣之何居郭子曰子第為之所我請為子逐之余曰唯唯乃致詞曰嗟爾窮鬼今無處我廬八牕洞朗廓以虛陟墮免賴有圖書藥蔬糧食我與蔬守分自足不求餘汝不可留阻步趨左有簪臺右有茶

紫索縛汝飼老烏嗟爾窮鬼今無泊我市九衢四達平若砥高樓大屋鬱雲起冠裳濟濟集俊士謀謨折衝格遐邇汝不可往耗儲侍三川靈神歆穆祀孟涂司刑伐爾死嗟爾窮鬼今無依我城垣墉睥睨高不可陵溝塹深浚柝以刑重門擊柝鐘鼓司片侯謹肅列旗旌汝不可往搆妖獍健兒披甲眼若星長戈勁箭穿兩形嗟爾窮鬼今無適我野田疇井井治而不直禾麻豆麥梧梓檟檠檠翁被蔭默歲時裡祀達方杜汝不可往原隰耜耒衣赤舄騎駸馬執汝膚肉燔其裸嗟爾窮鬼今無上天高明行健履八埏轉旋日月照幽玄溫涼燠吹寒暑前陶治萬物成歲年汝不可往亂星躔躔躔憑憑施施椎鞭破骸碎骨喪爾元嗟爾窮鬼今無下地博厚載物生育庶類江河順流山岳峙融結著洩百寶出洪纖蠢頑谷稟位汝不可往坤軸斲黃柢上伯咸震恚文殄爾種灰厥胤嗟爾窮鬼今無潛于山岩整石核立鍵關立林陵薜蘿植若閭闔風氣限夷蠻嶺雲腹兩濡旱乾汝不可往設神效涉羅莽逢毛虎斑斑膚嚼肉流血殷嗟爾窮鬼今無入于水大瀛包納川瀆委踰煩洩穢通脉理魚鹽蟹鰕奏鮮旨蛟黿龜鼈謁謁汝不可往陵谷圯天吳九頭挿九尾磨牙吮血糜爛爾大泊蕩蕩無涯垠青冥杳茫不見人膏肓漠漠混昏晨渴之虛壘不埋不甘不苦淡以浮汝往居之寂無隣棄騎光景入網緇保全爾軀絕詎嗔汝不寤兮嗚呼為塵急急如律令

愁鬼言

劉基

歲次玄枵律中林鍾北山起雲南溟水風土潤澤暑蒸騰
躡而為虹岑峯先生獨處不憚筋骸肉緩體倦志疏形神
枯瘁精氣消鏹類乎岸崩澹雨水泐口不能言心意迷惑
敗敗泯泯若有求而不得龍門子使賈生診之賈生曰異
哉乎先生之疾病也若陽非陽若陰非陰咬咬淫淫倏倏
忽沉其來無蹤其去無迹吐之不出下之不泄汗之不液
針不能刺艾不能灼其在丹元之宮爽靈之室乎龍門子
怖而伺于其寢是夕也玄雲往來月色黯黯風吹衣陰
氣肅穆颯颯率恍若有物入自壁隙閃閃閃閃魔魔啼
妖妖肝妖妖若滅而收如有形質龍門子使保兒招而問

百兩文範卷六十一

二十八

之曰女何祥也吳答賦形至靈維人將變為婦鬼伸神
女其神耶將德是禰顧血食福善禍淫正直聰明享于
克誠胡不召而自至距穢褻而爽德馨其鬼也耶形氣殊
余幽顯異致女身安屬女神曷寄寓乎漠乎非我族類胡
為來哉吁可畏乎憎於人也於是其物蛻蛻而前跽跽而
却睚眦蠕蠕載載躍躍呻吟嗟嗟而致詞曰我愁鬼也生
一昧暗之野而長于鬱厄之鄉其出無朋其動無常其去
無方饑無以為食渴無以為漿風雨颯灑無以為居廬霜
雪凌冽無以為衣寒恒曠曠以僂僂憊憊憊憊其如傷或乃
嘆氣成城唯憂為陣當之者業業中之者量量巫陽見而
哀之為我請于上帝上帝惻然乃詔咎繇審厥愆申命巫

陽賜我六窮之符使游人間帝命若曰惟鬼無依將人是
依王公大人積德為基運亨福宏女不可窺猗頓陶朱大
屋高垣徐儀守門女不可干達人大觀知命不憂與女異
志女不可投趙武夫無所畏懼大膽如瓜見女必怒癩
癩店痞載載載載旋旋沾粘則不女嫌低首下氣如膏如
膩暗嗚涕泗則不女忌女往自擇無有差迕既得女所順
與之處我乃再拜稽首受命以還事求同志以為依歸九
矣未能得也問嘗棄子之虛入子之廬歷相群公下逮僕
夫莫不笑嬉嬉步履舒舒喜色著于眉宇精神滿於身
軀諦所尚之鑿枘知不可以與俱於是逡巡却立曳足欲
逝微風入耳忽聞聲歎委霍叩叩嘆嘆緩帶迫而視之得

金明文範卷六十一

二十九

一人焉華髮半禿發言遲滯舉趾局促頗乎若將覆之壻
瘡乎若不食之鵠面戚戚欲腐周檣木憂容不霽海氣可
掬伺而知其岑峯先生也於是因彭矯以見先生于宵寐
先生果憐而收我舍我於靈府之中食我以丹田之瓊漿
飲我以華池之芳泉方期與我出處以終其天年龍門子
大驚亟呼左右挺劍擊之其鬼默然而消乃命賈生發囊
傾瓢作大齋以投之岑峯先生汁然汗出如然而知詰旦
魂返魄定歸神聚氣筋骨植立不知沉疴之去體也

賣柑者言

劉基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燦然玉質而金色
買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一剖之如有烟煤口

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怖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遷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衛外以惑愚瞽也其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帶待坐卑比者沈沈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援孫吳之畧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取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醲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

皇明文範卷六十二

三

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其憤世疾邪而託于柑以諷耶

皇明文範卷之六十二

雜文

中山盜錄

楊維禎

客有言中山某氏者聚亡命為盜往來江淮間未嘗掠農舍雞犬貨船子女必應某州某郡吏之沓而狼戾者中夜至其家擒其主反接于柱盜坐堂上令持刀者刳其脂肉反啖其口問之曰痛楚乎主哀吼曰痛楚痛楚盜曰汝割剥民膏痛亦爾貸其妻子使野處悉取其財置諸通衢使民爭取之說殺其主焚其室楊子曰鋤斧不聰皆吏也久矣而盜能之殲其魁而不逮其孥仁也窮帑藏而還之於民義也嗚呼盜而仁義謂之盜可乎不盜而不仁不義謂之不盜可乎董之毒能殺人亦能治病醫之良者使之盜能殺人亦能攻盜亦顧其使之者如何爾吾聞晉文公用中山之盜而伯於城濮之盟也非文公能樂收而亟用者乎吾故志其事使用才者聞知勿俾吏者不仁而盜者仁也

皇明文範卷六十二

書博鷄者事

高啓

博鷄者表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鷄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為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熾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囑守即誣守納已賕使者遂逮

守賜服華其官表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鷄者邀于市衆知有為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健能藉貧辱者爾彼豪民恃其貴誣去賢使君表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為使君一奮臂邪博鷄者曰諾即入問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遊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群奴而馳博鷄者直前捫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塵衆擁豪民馬前反接拘諸市使自呼曰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午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暴以歸博鷄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闢否則闢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表人相聚縱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為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梓使察數之曰若為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為然望又投間譏汚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鷄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為誠快然使君竟未白猶無益也博鷄者曰然即連櫓為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為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游金陵市中臺臣輒追受其牒為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鷄者以義聞東南高子曰余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鷄者之事觀表守雖得民然自喜

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讎一言之憾固賊斃之士哉第為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群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素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溪喻

方孝孺

金華俞君子嚴受學於太史公將歸余送之溪梁之上指水而告之曰子知溪流之不息乎其為地卑也其為量有容也其為源深且遠也茲其所以不息也九仞之岡其形嶄然其勢巍然時雨過之如走建瓴不逾時而失之矣壑益之器大者受石小者受斗石滿斗盈欲加涓滴則旁出而橫溢矣蹄涔斷潢行潦是資雨霽潦乾則枯涸繼之矣斯三者以其為地高為量狹而無其源也夫學亦何以異

於此乎以孔子上聖之資猶且學乎詩書易禮至於耄耋而不敢怠知學之不可無源也當世之人無足與侔矣而猶問乎老聃問乎師襄問于郊子問于太廟之有司見婦人哭則問之見習水之丈人則問之其於人無所不問豈人之智有過于孔子哉知學之不可自狹也至於德已成矣足以比堯舜而友周公矣人稱之為聖則驕驕嘆息而不居而顧自擬於老彭之好古左丘明之知取人問之農則曰不如農問之圃則曰不如圃與二人行則以為必有我師其自卑下者又何如哉此孔子所以為聖也夫人之患莫過于自高莫甚於自狹而莫難乎不得其源源乎周公孔子之道則固終身資之而無窮用之生民而有餘矣

苟他求焉吾未見其不涸也廣其中惟衆之容充其內不拒乎細於學庶乎有得矣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吾未見其善學也歟然而若虛凝然而若愚戚戚焉如恐不及而失其塗學而有得焉庶乎可守矣嗜名而務耀銜智而自材吾亦見其能至也嗚呼之水未足以喻乎道取其類而已乎其觀乎海哉燦之以九年之旱而不見其涸濯之以百川之流而不見其盈舟楫載之而不重蛟龍龜魚鰓鰾鰕蟹巨細並育乎其中而不以為功然海之致此者其為地卑其為量有容其源深且遠亦無異乎溪之為也嗚呼子其去而益浚其源哉無若岡之高也無若甕盎之狹也卑取而廣容得之勿以為足守之益致其恭太史公之

入皇南文卷六十二

四

為教若是而已矣雖孔子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子其行哉余深有望於子

越巫

方孝孺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呼為胡旋舞穰之病卒已饌酒食持其臂去死則誰以它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恒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憚其誣瞞其夜婦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為真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然駭頗定木間砂石亂下如初又旋其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墜振其鈴既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

聞履聲及葉鳴谷響亦皆以為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床曰亟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即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

言命

方孝孺

方子灌蔬于園客有言祿命之術者方子曰若欲知命之說乎窮乎天地之紀推乎日月星辰之行參乎氣運往復之端而後可以言命之粗而余何暇言之而若亦何暇聽之然吾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吾與二隣人藝蔬各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蔬之種又同其一人薊之甚時溉培甚宜其蔬為最盛藩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

皇南文卷六十二

五

植也其一入怠而不治時雨畢草處其上而蔬伏其中萎蕩陷穽無復生色吾聞二人者之為其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溉俾蔬無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茲二者亦可以言命否乎世之敏於封植進取以致富貴而不虞外患者踐於牛者也不能自修而困於貧賤者勝於草者也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饒禍福制於天者有必至而不察修治謹戒由於人者有未至天人之道離而命之說窮矣雖然此吾庶民之圃之喻也非王者之圃之喻也萬民者王者之蔬也九州之內王者之圃也仁義德澤其灌溉之具也政教刑罰所以剔汙萊而理之也夷狄盜賊踐吾蔬者也酷吏橫斂敗吾蔬者也聖人在乎上敗吾蔬者耘之除

之踐吾蔬者斥之攘之而歲免其租月賜之餽同其好惡而恤其窮孤故其民多富而少夭好善而無殃斯時苟以六物推民之災祥豈無短折貧困者乎而卒不售者人事修而天莫之遠也及其不然可以踐敗之者有所不修而可以培且溉者有所不行故其民多不能遂其性而樂其生然其命之出于天者豈無福壽康寧者乎亦卒乖戾者人事廢於下而天亦莫能違也故盛世衰世之民其命皆不可推宜然而然不然而不然此人之所能知數之所該也不然而然宜然而否此理之所不可徵天地之所不能易而況於區區之數乎若行乎今之世其操術必精矣閱乎世之人必衆矣亦嘗見有宜死而壽宜貧而富貴如吾之所聞者乎苟有過焉則幸以告吾將擲圖中之蔬歌太平之盛以與子言命

皇明文憲卷六十二

六

訟齟齬文

王禮

江南生久入者齡忽患齟齬過美齋而但拔犯酸堅而輟死飲則疊生飯常中止風耶露耶扼我如此昔也排授今也研訟齟齬孔開齟齬錄錄坐觀狼餐椅腹其側骨鯁之佳久踈魚鰕之侶新接常喜而憂不瘳而默淳于傍觀袖手無策生乃齋沐欽吟叩身之神再拜肅穆其垂聽若曰物類氣偏牙角翹然人靈萬物數曲弗堅厥外伊何內省其咎豈若豪奪之家弱肉強食弗安其分獨肆已力惟思我肥寧恤彼瘠致天之罰使至斯疾豈若貪冒之吏囓

民膏脂栴克聚歛泣緣為欺磨牙張口如虎如羅溪經難滿節齟齬捷召身之殃使陷于危顧生所事出入文字非義弗由非禮弗利何罪何辜遭此禍盤明以語我過不可二母若微躬末疾湍湍時夜將半有風颯然靈兮神兮恍惚言傳謂生之微志行莫先齟齬齟齬史啗英咀妍上邇太古旁搜百家唇腐齟齬搖其輔車談王說伯守正黜邪子之疾惡齟齬穿齟齬子之厲操漱石永清齟齬者易汚容容者葆真人之致疾亦各有因胡不思此而忿云云吾將以爾之誠上達于帝增爾智牙錫爾兒齒使既有年亦受繁祉勅爾天君配爾仁義播告天下飲爾甘脆生聞是言深省潛矜舌利速殃齟齬剛有玷微違改忿形迹靡見閉口藏舌沒齒無怨

皇明文憲卷六十二

七

逐虢輸文

唐肅

予室之北有隙地數弓穰植嘉蔬以供攜食有蟲曰虢輸者寔為害焉厥類孔繁不可勝去迺為文以逐之文曰予聞投蠹蠹以鞠灰禮建蠹氏之職界螟螣以炎火詩章田祖之神蓋怒鳴者尚惡其多聞矧利口者豈容其肆毒理有必至法無可容如爾虢輸生因積潦長自卑淤方水少交漬之時稟雨澤寔涵之氣形模鄙陋腥涎僅足以自濡頭角崢嶸詭態似憂於見觸無蜘蛛設機之巧乏莎鷄促織之功清高遠恥於寒蟬光耀仰慙於宵燭似茲種類亦忝生成分當踰汰泥塗潛藏隙穴偷生養息幸辟鉏耰之

誅縮殺埋頭期免雞鳥之啄而乃棄時縱志則物肥軀健橫騰坪之間散漫填壙之下留我旨蓄穡我嘉蔬碧葉長而俄殘翠甲未舒而遽絕綠葉之心紫芥之葉皆染於齊嚙土芝之本玉薤之苗悉虧傷於嚙嚙諸毒精膏之不茂天隨嗟把菊之云稀曷足修金谷之冰簷無以制東坡之玉糝究其累惡實不容誅是用憤激于衷怒因復毒慕王恩逐蠅之義晒宗元宥曠之慈宜推畢方之可憫奚啻訓狐之當射乃微便了爰叱樵青備畦徑以窮搜歷溝渠而遍索無幽不索無隱不探何交構之相仍遂資生之愈熾崇朝掇拾指甲獸於爬沙竟日蜺窺肩背勞於僮僮意爾雖微物或有覺知未聆告戒之言故緩逃遁之計

皇明文憲卷六十二

八

自今伊始宜究前非偕族屬而駁奔率朋儕而遐邁俾我得全老圃之利庶爾亦免主人之憊且或怙過勿悛於能自恣誇負甲之勇謂莫已凌柳如牛之名念誰與抗昨僅踈而今復萃此竟去而彼又生則將大肆追收必期殄滅中以不貸之令加以悉殲之刑惟先離離之慮其將焉倣璧獨開爭之國亦失所依故按張廷尉磔鼠之條効韓吏部驅鱷之制草頒華面毋致噬臍

農鳴

楊守陳

鏡川子居于家備老農而稼穡為農嘗曰稼穡貴乎勤也深耕而早耨厚糞而熟耨早則灌漑則疏夙作而晏獲焉則其禾也必茂而其積也必豐惰者反是歲夏六月不雨

農率眾灌厥禾或曰旱將久無容灌灌且不利於禾農曰旱久近吾不知然吾知灌之必利也於是眾力于灌朝夕忘疲雖胼手而胼足散精而憊神不恤也水不足則漚遠滄引深渠而必致之至竭流乃已其里之人或灌而不卒或不灌而委之天者皆是也同其勤者十無二三焉於是其禾蕃以秀環其禾之外皆稿苗也既而秋七月不雨至於八月乃雨則向之稿者勃然而興蔚然而茂無不有獲也而其禾獨不實莫燭其所以然眾皆尤農而里之人亦嗤之農曰稼之不振是吾罪也勤而不獲吾何罪焉方禾之困於旱也焦焦然待升斗之水而活吾安能坐視其稿耶於此有人焉抱危亡之疾為其父兄親暱者雖知其不可瘳矣然猶藥而鍼之衣而食之萬一冀其生若是而不生則生與死者皆無憾也不若是而死焉則死者且不瞑目而生者獨何心耶吾嘗之審矣夫事之勤惰人也歲之豐凶天也吾安能必而天耶使天雨於旬有五日之前則吾之獲也必豐而彼之惰者將自咎自悔之不及矣今吾禾既秀而天燠之吾功垂成而天喪之尚安悔耶而爾以尤余是尤天也人云嗤余是嗤天也天可尤乎又可嗤乎曰彼之有獲者非人而天與曰非也天之道雖瞽史且不能盡知而況農家者流乎彼幸而獲耳然亦安能如故常耶曰後歲早可無灌乎曰不可吾明春其復深耕之亟耨之厚糞之熟耨之時其旱潦而灌疏之一不懈則吾

皇明文憲卷六十二

九

之獲其必豐矣稿者茂而秀者萎情者飽而勤者饑不恒然也世有寒而噤者不挾縹不強酒幸而旭日煦之得不死其他日復然則嚴風薄之噤雪蒙之乃立而僵死彼不復灌而冀獲必類是矣而胡可以效之也鏡川子聆之謂然歎曰晨之鳴皆條也盡其職不隨時而易其恒不狗人而更其良農哉古之君子種道德樹勲業亦若此而已矣予方有志於道德而常恐日就憂患之易吾守群譏族議之搖吾見也乃錄農鳴以自警

送赤文

程敏政

程子卧凝曦之榻病疥三月不愈或曰疥有祟焉宜穰之乃作送赤文卧殮居士端居私室心鬱志悵若疾若疾瘍

皇明文範卷六十二

十一

後四肢定若日容巨有蜂屯細如蟻集蔓衍支分存經遍厝療之愈熾治之弗息肉潰皮腐伊名莫識乃召烏有先生詢諸泰筮去囊解龜揲如古制變及十八遇屯之萃其辭曰匪倪之疹匪耄之癩人而獲之罔有害祛厥光恠疾良差烏有先生觀偶與奇技策穰袂俯而俛嘻曰是疥鬼也為瘻為瘍有或罹焉悔詎可當載袂載穰可以無殃居士曰唯請製告辭速俾召走崇焉為厄東剪載糗餼而贖之其辭曰嗟爾疥鬼兮勿窺我廬窓明几淨有圖書點在楹兮茶在樞爾宜遠遁莫踟躕嗟爾疥鬼兮勿棲我榻泉布掛兮絁綺乏蟲善哉仁帝汝罰爾宜遠遁莫我狎嗟爾疥鬼兮莫憑我身佩有常兮書有紳嚮福威極於惟神爾

直遠遁莫我親嗟爾疥鬼兮勿依我腹經截詩兮王韞璽中有蠶鹽匪梁肉爾宜遠遁莫我逐嗟爾疥鬼兮勿戕我手千將莫邪繫兩肘誓殲大對斯群醜爾宜遠遁莫我守嗟爾疥鬼兮莫殘我足遊有方兮出必告獲芳蹈烈踵前躅爾宜遠遁莫需促告畢乃焚楮幣乃奠漿水有瘳其鬼來自燈底條隱忽顯西徙東倚初返漸邇可辨形體頰髮紺頰含悲茹喜欲止載趨將進復已鼓掌而歌曰悵夫子兮見尤我何之兮廣陸修羅深嵐重兮山木樛別夫子兮我心曩載歌曰繫夫子兮見疾我焉往兮道路遯猢猻虎嗥兮集夜泣去夫子兮何極言竟歌闕跳梁而前謂既我謔我復何言披裘漚個頽終白焉夫疥者介也聖哲侯貴以鰈為參以清為俸剛其合德庶其同類不取不予伊擊之疥也三公不易展喜之疥也臣忠子孝尼父之疥也出爾入爾子輿之疥也吾輩無甌于人有益夫人以匡以裨曾不見齒凡使夫子髮不暇櫛身不暇沐志專心一朝吟夜讀貫經穿史出脯入竺皆我之為也其名曰輔學之疥凡使夫子庸眾絕交幽間獨處足不他出身無妄與心虛欲室循履蹈矩皆我之為也其名曰胡身之疥凡使夫子寢必反側食不甘美衡慮困心空身乏體歲華歛鐸待時而起皆我之為也其名曰迂榮之疥且夫子少艾遊巴暨渝吾輩相從敢離須臾思啓行翼默相陰扶致使夫子與實相符文藻渙發聲華孔敷從微膚聘凌厲清都今既

皇明文範卷六十二

十一

見疏敢不就途但思夫子居索勢孤幸其省諸母失良圖居士曰噫子言之亦無備無忒吾與人同其詎敢別吾送之亦為哉為九人非物議吾不改留吾願二三子者相予于宵冥之野從予于空同之區凶避吉趨利興害除私淑我身匪憂匪虞則我受賜尚何喋與於是三人者赧然而逝焱然而休聲銷景滅欲見無由越及明日居士疾瘳

事難

邵寶

事之難者天下有之矣然東萊呂氏獨以祭仲之女子南之子之聞將殺父也以為天下之至難而君子之所當先講者卒乃引伐國不問仁人謂君子必無此事而不必講也予謂天下之事有可以意度者亦有不可以意度者對

皇明文範卷六十二

十二

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固世之所無也假令彼不吾告而或偶聞之而或陰得之則亦將推託於不知而聽其自相戕賊哉棄疾於子南父子也於楚子君臣也當是時子南在楚蓋僭越之甚而無君之漸萌矣而一旦君以殺其父告使棄疾而洩命則子南必先圖於楚子否則坐視親之將見殺而不顧也由前則黨父以讐君由後則從君而賊父忠孝之罪人棄疾曷逃焉為棄疾之道者既聞是命必免冠徒跣號泣於庭以告其父曰吾族有位於國世食其祿以為巨室今王之弗強一國之所知也而吾乃攬其威權利其寵靈俾國人上下皆謂主降臣偏王亦不自安將有虞於吾族竊恐有擬五後者雖王亦不能止也蓋棄佐

出奔以全先大夫之祀乎如是懇惻至於再三假令不從則再拜而自盡若中生之為者吾親之心庶其有感而君父之難萬一可解也豈不愈於自經於溝瀆者哉不然從父起居父生則子不敢死父死則子不敢生固常情也今不此之圖乃曰父戮子居將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何為者邪若夫雍姬之事則猶有可論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嬖之天也國君殺大夫而專之非法也且命其嬖以賊其舅君非義令臣非義共君不可諫夫可諫也諫其夫以逃不義一舉而全二天此雍姬之道也諫而不從夫道絕矣則告於父而自經焉以明吾心其亦可也雍姬不明此義乃洩其謀而視其夫被戮以死豈不謬哉雖然棄疾不惜可以諫父而亦可以諫君雍姬不惜可以諫夫而亦可以諫父不從則死之死於君猶死於父也死於父猶死於夫也死於君為忠死於父為孝死於夫為義為乎孰謂天下果有難處之事哉

教學篇

鄭善夫

秦豆氏善御其攢六轡也內正心而外滑消然後以應馬志和其吻唇輻其銜勒是以回旋若一指輪蹄於容趾之地忘其險也造父車家而學焉三年不語術而示之趣又三年而後授之巧造父歸為周穆王御八駿西遊遵崑崙以抵瑤池斷山驟轡若履平地焉世傳造父善御而不知其自也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一振而連雙鶴用心專

也動手均也應何依之以學釣處於漢河之交割粒為餌引魚盈舟楚令尹敖過而神之日是有道者也進之問術馬師其意以治楚國平心易政三年而楚國大治鄭子曰余嘗讀子至泰豆氏奇其趣也噫妙矣哉其通於聖人之教乎至唐何諸人蓋亦嘆其善學也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焉此類非邪射御固君子所器也古之君子會一以通萬是故模其迹而弗解其真名曰學梗容聲而振蒙名曰訓苴匪但是之然也紀消子之養鬪難也病瘵文人之承蜩也賤工曲技而上合乎至道之精而況其大哉作教學篇

擬辛伯諫周釐王

鄭瑗

皇明文範卷六十二

十四

曲沃武公昭晉使上卿賦其中器以賂于周辭曰曲沃臣猶使下臣敬布其珍于王之下王昔先臣成師分國于沃於今六十有七年矣世載德建下稱晉宗寢微鬼神弗寧黎民咸貳今稱孤畏天命定實都撫自晉國獲守唐叔之祀顧微福于文王武王以事天子不勝敬器敢致諸下執事若天子不我遐棄寵靈晉國晉使介行李照服邑以鎮撫其社稷俾奔走職員以從諸卿之後豈惟稱獨受賜其自成師以下實嘉賴之聲上詢諸公卿皆曰仲虺之志有之惟亡國存國乃其昌是殷所以興也晉自昭考鄂哀不君久矣桓叔莊伯世有施於其民晉人之無翼而有沃也厥惟舊哉臣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

其將由沃乎人心所嚮天實建之從人順天不亦可乎必許晉使辛伯諫曰不可許也夫晉武王之穆也實受大路密須之鼓闕筭姑洗九宗五正以處參虛臣有戎狄與周匹休永世無讎幽王之難文侯與鄭伯入定平王王室之不隕墜晉是賴平王錫之秬鬯圭瓚彤弓彤矢百旅弓一旅矢百命之曰父義和女多修扞我于艱也自昭侯奸王之典以向侯建國王史弗問晉於是乎末大而本小自是以來曲沃日尋干戈存賊其君又不能正失刑甚矣今晉侯緡桓王之所建也而稱實虐之又肆其罔極顛覆其宗國獲戾于天天實厭焉王而爵之是違天也何謂順天凡有血氣誰無君親賊君滅親人誰與之王而右焉是拂人也何謂從人違天不仁拂人不義仁義不循何以在上夏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今王易之是變篡也夫國有民社焉有兵賦焉其誰無覲心聞王獎篡將效尤焉效而討之彼則有辭效而不討篡者衆矣昔先王之制九伐之法大司馬掌之曰敢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先王以是臨諸侯而正邦國是以簡邦震疊九夷八蠻莫敢不來王及周德下衰諸侯不享於是乎司馬弗職而篡臣獲進于誅周之不西則職此之由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王不是監周室之卑其何日之有王曰曲沃固而睦矧信地焉若之何圖之昔平桓之世虢公虢仲再以王命有討于國其無損於寇抵

罷師徒今我師實燭而以臨敵不亦難乎乃辭辛伯使
號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錫之驚冕之服武公為之
賦無衣君子謂周釐王於是乎不君君奉天罰罪者也尊
臨九有將四海是富何患無財甫刑云獄貨非寶惟府辜
功吏而黨獄猶聚罪焉王而為之何以奉天周雖東也典
刑未艾若拒其賄而聲其罪王靈既張方伯修職羣后協
從夫誰敢承之今不惟大義是昭而強弱是較懷諫文非
以淫縱其威福濫天紀矣何君之為

擬延陵季子諫吳子餘祭

鄭瑗

吳伐越則其俘以為闔閭王餘祭暱焉延州來季子諫曰
不可先王祇慎其躬建立師保以將順其美匡拂其過道

皇朝文獻卷六十二

十六

之教訓傳其德誼保其身體輔弼疑丞疏附先後繩其違
而糾其愚起居寢食惟正人是親刀鋸之餘各有常守故
以墨守門以剽守關以鬯守積以官守內以刑守圍惟啓
闢糞除是司比于輿臺牧圉弗齒于卿士棄守奸政厥有
常刑周書曰昔在文武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
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無不敬也發號施
令無不臧也今君嗣有吳國不聞令德之建而隣國是憑
驟登其俘從而嬖焉無乃不可乎夫小人何厭之有怙寵
將恣恣將肆侮侮而制之祇召怨焉札也聞之鳳不比鷗
蛟不雁蟻非其匹也君棄其尊而刑人是匹數典棄威民
何則焉且越俘吾仇也我陵其邦又殘其支夫其包藏禍

心伺釁而動久矣卒有變也若社稷何弗聽使守舟五年
夏五月王將觀舟季子復諫曰諺有之曰滄溟可測人心
罔極君不戒焉禍其至矣既不可玩諫不可拂安不可徂
怨不可邇玩既為聞弗諫為悞狃安不祥邇怨不智今茲
具矣能無虞乎君必悔之又弗聽王乘舟聞以刀弑之君
子曰詩云我即爾謀聽我言冀其君子之謂矣視爾夢夢
我心惛惛季札有焉

春秋天子之事

席書

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
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數語者千萬世
春秋之宗旨也惜乎後之儒者誤讀孟子之言遂使宗旨

皇朝文獻卷六十二

十七

一失而百家之紛紛者出矣按孟氏本謂孔子懼亂
賊縱橫是非莫辨故取春秋之文削其繁計筆其領要以
白天下是非而後亂賊知懼此春秋所以作也然春秋魯
史也魯史所載禮樂征伐皆天子事也其曰天子之事猶
曰天下國家之事也以天下之事國家之政司史職者可
以作之奉王命者可以作之孔子不在其位不可得而作
也是故知孔子者謂有懼世之心不知孔子者謂有出位
之罪孟軻氏之本意也讀孟子者乃曰孔子作春秋以寓
王法悼典庸禮命德討罪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
所云伯矣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
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成矣直謂夫子欲

代天子之賞罰也嗚呼釋經而至於如此則亦無所不至矣孟子所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孔子作之也世儒所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孔子行之也孟子所云孔子作春秋以明王道于世也世儒所云孔子作春秋以任主法于身也嗚呼釋經至于如此則亦無所不至矣此非直文定之言也公穀以來蓋已有之至文定則大著矣者舉降自議論春秋大不類此至釋天子之事復取文定之言是蓋一時之所采非終身所持之定論也嘗讀文定春秋數千萬言君臣之分夷夏之辨王伯之別義利之旨本諸性道發諸言議剛大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自春秋以來未有也然而議者窮其所論與仲尼所書不能無抵牾者褒貶之說惑之也褒貶之說生於賞罰之義賞罰之義出於託南面之權託南面之權則春秋天子之事一言誤之也自夫儒者一言之誤也遂真謂孔子假春秋之權行天子之事是故吳楚降王爵而為子秦晉貶侯伯而為人子突下士進勳階於大夫咥糾大臣退等列于中士善者賞之惡者罰之亂臣賊子秉鈇鉞以誅之宛然王者被袞冕於明堂之上而進退乎百官也嗚呼誣亦甚矣吾不意仲尼之聖所為一至此也然猶可也至於春無王以著天下之無主王無夫以貶王者之不天是夫子非特行天子之事以賞罰乎諸侯而又行天子之事以賞罰乎天子也夫子將為之乎夫子不為天以賞罰乎天子則亦不為天子以賞罰乎諸侯也

言否耶

荀勗前

席書

且為誣也則亦不俟辨矣且天子之事豈惟春秋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溫公之通鑑朱子之綱目凡為史者皆天子之事也今必曰然豈數君子者亦欲託諸史以行天子之事乎其為誣也則亦不俟辨矣或曰作春秋非僭乎曰僭雖法吾所謂僭也異于是修史者史官也非天子自為史也聖人之僭非僭天子也僭國史也或曰如子之言春秋之法安在曰吾所謂春秋之法異于世儒所謂天子之法也彰善惡以垂天下之懲勸辯是非以訓天下之去取此春秋萬世之大法也如必曰然吾不敢以認春秋也夫以萬古之春秋坐一言之申誤以至于今莫可易者此余所以不避迂朽而過為論也不知孔孟再作將取于余言否耶

百補文苑卷之二

十九

而無疑也不知所謂聖人者正惟無險怪以高人也夫謂春秋成而祥麟至言已奇事已怪矣文以冬成麟以春至時之命事之後先皆無一葉奇怪亦又甚矣謂文成於十一月冬是夫子於所際之月書所親見事安知非後時而書乎就以所見而書安知夫子之文果必終於此乎絕筆於獲麟猶曰以麟故也絕筆於十二月益將謂何歟麟皮麟趾周召之得邦家者夫子不得邦家而後有春秋之作豈有窮者制作能致遠者徵應歟聖人能使天道必應於已顧不能使天任已作東周之盛易天下之人乎他經萬世之功不在春秋之下麟之出設果有為將為聖人出不專為春秋出也況實無為乎此格麟之說吾無取乎爾

皇明文憲卷六十二

也或曰格麟之說既聞命矣敢問感麟之說何歟曰似亦木也夫子作春秋蓋其生平之志非以一朝一夕故也幸而麟出春秋因而作也使終其身麟不出春秋其終不作乎幸而麟出是年春秋因而終也使當其年不出春秋當何止極乎或謂春秋固終作特緣是有發也此亦不得其說而牽會之也按魯哀公十一年孔子知道不行而自衛及魯十三年正其刪述六經時又按夫子沒於哀十六年夏麟出於十四年春使麟出於哀公初年夫子雖有感而不獲作也使麟出於十五年夫子雖有感而無從作也春秋之作或於獲麟之年或於麟先或於麟後皆不能必知也若夫子有意而止於獲麟其有感於麟必矣其或

無意而偶止於麟是年之後或以疾而不能續歟或以歿而不及續歟或如朱子註大學至誠章章而卒歟此感麟之說亦未喻於人心也或曰二說不同是非必居一矣吾子皆不之從何也曰無據曰子有據乎曰孟子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中人以亂賊之懼為功不以麟出為功也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以詩亡也非以麟也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之作以懼亂也非以麟也子嘗言曰春秋之作不以麟麟之出不以春秋非予言也孟子先言之矣

獲麟後

席書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夫子書之春秋終焉作傳者皆曰麟為孔子出也更二千九百年百家千諾民到于今不朽是以然乎予聞人曰麒麟周未嘗適丁之麟出魯西子獨泣之以麟為孔子者人甚悅之予亦悅之退而終夜以思卒無取也又聞人曰獲麟者經泣麟者傳書之者無心讀之者有意凡以麟非孔子者人甚厭之予亦厭之退而終夜以思卒有取也嘗持此而試之天下從予鮮而從於彼者三分其二彼亦有見而言非無謂也其言曰惟麟惟鳳聖王之匹周既東矣德既下矣搜羅當世舍魯誰之舍仲尼而誰之是謂理似之言天下誰不樂而聽也君子曰不然聖人有麟必建天地而不恃必質鬼神而無疑斯道也不曰上天下者然乎抑窮為匹夫者皆然乎仲尼不能

而面天下操禮柄馭樂器縱橫天地之道幽贊神明之德
麟孰從而來諸易大傳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
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自義農迄于孔
子皆然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在上故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時有麟鳳勢也宜也孔子
不能達道於時其誰為以先之其誰為以後之時雖有麟
吾不知也君子見周衰不足以當麟故以歸于魯魯不足
以當麟故以歸於仲尼若果麟非周有必仲尼然後當之
秦漢而下麟鳳登于傳史往往有之其他載籍未紀耳目
未經者尚衆當時豈必有文明如堯舜者飛龍在上又
必有文明如孔子者潛龍在下而麟鳳頻出如是耶近代
麟出兩河之間又其所目見者即是而觀將謂世無瑞耶
經有明言吾未知也將謂世有瑞耶稽之後世麟鳳太繁
吾未知也將謂世有瑞而麟非耶相古無言吾亦未之知
也是或有謂於間者予竊揣夫麒麟鳳凰亦矯造之常品
世不必於太平地不擇於文獻特不如虎豹牛羊鷹鷄雞
雉之類之多耳就二物言之鳳無時而無治出中州亂樓
海隅間有非時而見者乃經天漢搏扶搖而偶爾翔集非
謂世文明而止也麟無種託牛馬以依形形既生而遭
時不同有生而神完壽永為國作祥者聖人在上天下太
和故也有生而或胎而殯或形而夫或挺身而死者時無
明王乖戾不和故也故生於春秋之前者為仁為義為靈

為瑞生於春秋之後者類多崩壑之物君子於麟不但可
以觀時之盛而世道之衰亦從是以占焉麟出而獲于西
狩或死而獲或獲而死時衰道喪亦甚白已故麟出于周
常也非怪也麟獲于狩係也非祥也使麟果祥而非怪夫
子宜書曰有麟出於某其曰西狩獲麟憫世悲時已具二
言下矣夫子昔常嘆曰鳳鳥不至今其書曰西狩獲麟昔
以無而嘆今以有而書豈今之有彌昔之望耶昔企明王
之或啓今知明王之不作昔企吾道之將行今知吾道之
終已此麟之所以書也故有問麟者吾曰麟物之常有問
麟出春秋者吾曰出常獲非常有問麟書于春秋者吾曰
書在時不在孔子故麟出於春秋之前者麟也麟出于春
秋之後者亦麟也出於春秋之前麟得為麟也出于春秋
之後麟不得以為麟也時不時幸不幸麟何恩而何為故
知天不以時而擇周周不能以全麟者德也天不以德而
私孔孔不能以致麟者勢也天何心哉今必曰麟非周有
必瑞之孔而斯宜是殆不求麟於春秋之前也是殆以智
之小者窺夫天德之小者私於孔也孔無意而偶值於麟
麟無意而偶生於魯今必曰魯有聖人故麟應于魯殆亦
不求其瑞也頃見山東禹城有星如輪殞于里人之圃而
里人不問他故應在時而不在里也麟出孔聖之鄉星殞
禹城之圃聖凡雖異其為無關於天者則齊第聖人之於
天下疾痛疴癢舉切于身故激於麟者激於時也自夫時

之義不聞于天下天下惑于麟者日深有以時之說啓之
千古之紛紛破矣麟乎麟乎吾且免夫

夾谷前

席書

孔子相夾谷之會仲由毀強備之都衆皆頌之而有識者
疑焉夫經有不俟傳而可考者夾谷之會郈費之隨是也
兩書平會之後而繼以齊來歸田則齊田之歸歸以平也
不平則不會不會則不歸也兩書圖郈之後而繼以隨郈
及費則郈費之隨隨以叛也二邑不叛二氏二氏亦將資
為保障而不隨也三傳乃謂夾谷之會孔子相齊人悔過
懼歸魯田仲由為季氏宰將隨三都於是隨郈及費謂茲
二舉皆出孔子仲由之謀也是果然哉大凡兵生於然然

皇明文範卷六十二

二十四

生於所不平也齊既平矣列自復有萊兵之劫哉古之君
子固有從容談笑之間折衝千里之外者傳載夾谷之會
齊出萊兵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視歸乎齊侯說以十
數餘言且曰而不反我汶陽田羅享禮誅侏儒目動神怒
殆類曹劌齊柯之明矣噲鴻門之會於聖人氣象大不棄
也自左氏作之公穀附之儒者從而爭頌之曰仲尼一語
威重三軍信非大聖人不能也是豈惟聖人哉其在春秋
戰國中包胥蘭相如鄭子產蘇秦張儀李左軍酈食其之
徒皆優為之矣豈惟聖人哉二氏欲隨二邑移辰隨之孟
氏不欲隨成公圖之而不克也以此見進退不在公而在
三家也而謂由孔子哉郈費克而成不能克何孔子長於

郈費短於謀成也臣舉之則易君舉之則難孔子仕魯豈
釋君而臣是助乎三家季氏最強孟氏最順未見行於強
者斯易行於順者却難若曰有能有不能聖人之化未足
神也所謂聖人者固將異於人也隨郈費而至於命將帥
師策已下矣費人入及公側計已疎矣仲尼命申句須樂
頎下伐之而僅免功亦卑矣斯亦無異於人也夫子則曰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聖人若果用魯成人不服固
將明分義以諭之也諭而不來將唱其罪以討之乎將輕
千乘之主犯矢石以圍之乎既圍矣夫子曾不出一奇策
擒處父而誅於兩觀之下至無功而還威亦褻矣後之人
見圍成無功諉之公也向使成叛孟氏孟氏帥師隨成必

皇明文範卷六十二

二十五

不重勞魯公之圍也後之人追見圍成之事不以歸孟氏
而以歸仲尼多見其因成敗以附人也且曰隨曰圍皆非
有道時事也苟以隨都為功夫子同於用魯之年既專隨
都之功當服圍成之咎儒者不究所從功則歸於仲尼過
則歸於魯定設令仲尼再生必不誣功於已假曰圍成之
時孔子去魯其與史記所載孔子十四年為魯司寇季桓
子歸女樂而後行其事未合可盡信哉其諸好事者見吾
夫子備帝王之德不得一日少試其政故借夾谷之會以
神孔子之功而不知非所以尊夫子之道也或曰夾谷無
孔子隨都無仲由乎曰謂有孔由可謂出孔由不可曰孔
子之仕如斯而已乎曰此正不必出孔子曰事不出於孔

席書

五十六

岳正

者數之始也太極者然理氣象數之始也

陸容

集 303—636

之則喜是天下之物莫貴於德也故君子尚德

以事于人而弗遂則怨之以已方人而弗若則忌之此恒

情也君子無求於人何怨之有反求諸已何忌之有

驕者貌人之弗若已其父雖弗若已必退然遜之至敬之

所在也妬者嫉人之勝已其子雖勝已亦欣然喜之至愛

之所鍾也推此心以及人則無驕妬矣

庸言六條

桑悅

有生之類如鳥獸之飛鳴走伏昆蟲之蠢蠕屈伸草木之

花實榮瘁各無不同者一實理也人靈於物而有善惡誠

偽之不同知慮害之也君子明善而誠身所以復其初也

惡易縱也

常粟之口食物天與其味之薄藜藿之口食物天補其味

之厚千金之子餘百金而自貧編氓之家得十金而自富

是故口常淡則能養味心不奢則能養財能養味則常甘

能養財則常足

介葛盧能解牛音神速始能解蛇語何今之為吏而不能

解人之言乎聽人之言而不能通其意與夫并入之言而

不信者皆謂之不解人言者也

紀昌射能貫虱不如養由矯矢而獸號養由矯矢而獸號

又不如更羸虛發而鳥下紀昌射之精養由射之化更羸

射之神識此其能兵乎

醢鷄出於甕而入於蛙井嘆曰不圖天地如其大也蛙

逐燁燁自得大鵬扶搖而上九萬餘里見天地如井斂翼

而下思玄子曰物之見大小不同有如是哉世無萬九萬

餘里之眼而謂見之盡者妄也

孫楚媚王濟以驢鳴魏收悅文宣以狗聞潘安仁拜賈謐

之車塵宋之問捧張昌宗之溺器文人之無行一至此哉

平生著述辛苦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則亦弗

思甚矣

雜言五首

何景明

鳥棲樹鴻則棲于野獸棲野猿則棲于樹

經亡而駭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

無賦宋無詩

器虛則貯之滿則積之木少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可處

滿不可處也小可處大不可處也

龍蛇之神于霄漢者以其屈也杞柳之屈為卮匱者以其

伸也故君子寧屈以求伸毋伸以致屈

語似恭吝似儉詭則不恭恭則不諂吝則不儉儉則不吝

書述

祝允明

檢坎草中有書述一段不記誰作或自作戲錄之書理極

乎張王鍾索後人則而象之小異膚澤無復改變知其至

也通連唐氏遵執家發初焉微區爾我已乃浸潤步趨宋

初能者尚秉甘樂爰至中葉大換顏面雖神骨少含晉度

九往一居在其躬尚可爾來徒靡以瀾倒風下遺宗戾祖
乃以大變千載典模崇朝敗之何暇晒之亦應太息流涕
耳豈夫海濱殘趙顛繆百出一二守文之外怪形盈世吾
於是不能已於痛哭矣蒙古數子未足甲乙爾等輩可
足語且與獨根國手徧及歷代歸宿晉唐良是獨步然亦
不免奴書之眩自列門閥亦為畫善小累固盡美矣饒周
之屬且亦可觀二宋在國初故當最勝饒昌昌裔熟媚猶
亞於克宋氏父子不失邯鄲解鳴于朝盧熊周碩守
于野如勝公等尤多未朝者乃當讓野而希有幹力本超
更以時趨律縛耳自餘彬班其眾未則不暇二沈蜚耀墨
林昌辰高步自任人推皆謂絕景大君宸譽遂極衮華抑
在一時誠亦然耳學士功力深焉其所發越十九在朝乃
亦薄有繩削之拘非其神全也或有開謔散筆輒入妙
品人罕觀爾棘寺正書傷媚行草傷輕因成優浮自遠大
雅危帽輕衫小生時翰又如鸞臂峭性倩笑相對朱夏榜
署紛紜易於馳驟輒下及廷暉養正之流烟煤塞眼悉
俗工也其間太常稍近清潤吏部將頗主沈雄惜乎不肖
自貽孔易操史子月養正吾不知也以二陳壁
傷矜局勢畧上之亦有宜黃其餘慶崑山衛靖少自出塵
趣向甚正恨不磨且老耳程氏父子篆隸擅名斯業既鮮
不得不與其後左參季相頗為青水左夢煥李牧楊師不
以書名亦有可觀如泊平近朝所稱如黃翰二錢張汝

皇明文憲卷三十一
三十一

獨皆松人也松人以沈氏遺聲留情來此小錢大致亦可
與東海人絕重猶而蘇斯魯衛張公始者尚近前規繼
而幡然飄肆雖名走海宇而知音歎駭今且以人而重與
黃人行伎俱下非吾徒也又有天駿者亦侍婢學夫人咄
哉樵興廝養醜惡具穢忍流齒牙恐異時或得其名失其
迹妄冒誤人且為贅列紫微即署分科木天執事左閣絲
綸後先匪此能采談者謂任道遜姜立綱及邇日周文通
宜禁詹沈蓋亦依倚若徐武功劉西臺其文定李太僕咸
為近士瞻望具公不負書名故非當家愛人及為徐劉與
具并馬刑部蕭黃門亦皆師模宋元之撰而已劉趙與
蘇馬亦亦不蕭黃門亦皆師模宋元之撰而已劉趙與
咸狀而近修於中劉無一筆失步亦可會含文武而攀
成康也太僕實力故高乃特選眾既遠得從保并去根源
或從察臣出已性離立而骨剛安得自蓋其所發奴書
之論乃其胸懷自意者也
松窓寤言
崔鉞
碑志盛而史牘矣唐詩興而教亡矣啓凡具而友滿矣表
牋諛而君志驕矣制語儷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贊禮失
矣舉非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金才茂矣
雜著十九首
方鵬
邵子元會運世之說最為精密然竊有疑焉太極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既有太極即有陰陽既有陰陽即生萬物既
有萬物即生聖人豈有一萬餘年陽始生而天開又一萬

皇明文憲卷三十一
三十一

餘年陰始生而地闢又一萬餘年陰陽始交而萬物生又四五萬年陰陽始完而聖人出萬無是理也夫自堯舜至於今纔三千餘年耳三代已不如唐虞漢唐宋已不如三代世道升降不過二百年則一變矣豈有開闢之後四五萬年風氣尚未開人文尚未著水土尚未平生民尚未粒食直待羲農黃帝堯舜迭興而後治也竊謂羲農去盤古之時必不遠其年可以千計不可以萬計也堯舜去羲神之世必甚近其年可以百計不可以千計也高明者察焉

土虫以糞穢為家何其汚也一變而為蟬升高飲露又何清也可謂善變矣小人之變君子也如之

晉書文苑卷六十二

三十二

童子斬枯木為地爐子坐而觀焉木然而盡則火熄烟滅而成寒灰猶人氣盡而死魂離魄散而為鬼也木然而未盡卒然止之則火熄而烟存猶人氣未盡而暴亡魂疑魄滯而為厲也適有暴亡者白晝作聲舉家驚惶子曰氣未盡耳數日當自止已而果然

晝動而夜伏者理之常也晝伏而夜動者物之變也鼠也狐也鬼魅也盜賊也皆晝伏而夜動者也小人之道也故晝夜乞哀暮夜懷金者其狐鼠之類歟

鬼屬陰人屬陽鬼當畏人不當畏鬼也邵子曰人為善而陽多則鬼畏之矣為不善而陰多則鬼弗畏之矣但言鬼畏人不言人畏鬼然則為鬼所憑者必不善之人歟

晉裴公謨言於朝孤則姑殺陽處父君不密則失臣也鄭雍糾漏言於家祭仲殺雍糾臣不密則失身也

夏姬一婦人耳既滅陳又禍楚其女又滅羊舌氏秦女一婦人耳殺伍奢逐太子致鞭尸之辱召白公之亂色之能傾人國如此吁可畏哉

穎考叔狄梁公韓魏公善處人君母子之間者也張良李必善處人君父子者也田叔鄧惲善處人君兄弟者也

漢尚質宋尚文唐則文質之間者也而尚忠者無聞焉可以觀世道矣

曹操見漢獻僂仰失色汗流浹背侯景見梁武不敢仰視汗流被面二君雖困窮然其理甚直故其辭順二賊雖凶

晉書文苑卷六十二

三十三

虐然其心有愧故其氣酸

孟子我欲行禮數句其辭費矣俞樾曰一言其意露矣在孔子則無之矣

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劉元城賢矣而不知程子豈亦命歟然歐陽公疑繫辭李泰伯疑孟子又當責其學力而不可專委之於命也

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貴期而富貴自至富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皆名言也

子陵隱而高者也龐公隱而安者也嵇桑隱而貞者也甫里隱而散者也康節隱而樂者也劉靜修隱而真者也

詩莫盛於唐少陵詩之史也太白詩之仙也昌黎詩之豪者也東野詩之窮者也王川詩之怪者也魯望詩之隱者也常柳詩之遠者也元白詩之近者也然皆足以名家人譽之不足喜與之失實自愧焉爾矣人毀之不足怒毀之雖失實自責焉爾矣

當官者實則人愛之然而多貪廉則人敬之然而多刻有是德則有是病也寬而不貪廉而不刻斯為良吏矣

君子不以已所能者病人不以人所不能者愧人厚之至也

惑於色者慾心一萌遂不可制雖自以為樂而疾病生焉其可憂者大矣樂不足以償憂也惑於貨者貪心一起遂

皇明文範卷六十二

三十四

不能辭職或有所得而廉恥喪焉其所失者多矣得不足以補失也苟能思疾病之當謹廉恥之為重必堅忍而峻却之豈非克己之功乎

陸樹聲

陸樹聲

予自南雍謝病將歸理其裝敗筆盈篋童子啓予盡界水火予曰是子靡廩粟以朝夕指使從事焉者其忍諸發策而策之得坤之六五乃擇地西南隅坎而埋焉為文以告之曰維爾初觀予影童爾資鋒穎以發予蒙予嘗下帷覃思隱几研窮呻吟佔畢語綴詞錦爾職輸寫予意乃通暨予翔翔鸞舍試就澤官孰使予揚眉吐臆轉腕生風磨鉛出利利擇拙工爾於是與有庸焉予既陸沉世路遙迹

章縫離奇偃蹇闕茸踈慵不覲予辱周旋始終爾雖緘默竊隱予衷進不能使爾載直圖書之府簪侍蓬萊之宮鋪張聖制黼黻皇躬庶幾馳竹帛以勒鼎鐘退不能縱橫六藝之場搜羅百氏之藁書窮八法學贍三冬上規莊屈旁軌張鍾使爾驅雲霧而走蛇龍徒使爾顛剝形禿挫穎銷鋒交踈几格迹謝磨礪浮湛故紙顛倒篋中孰令爾勞大而不收功若乃珣文破義伐異黨同漁獵管測邀譽市容脂言簫鼓賈進希逢使爾含毫茹羞濡首低俯此數者予曾不以其是溷爾爾亦能諒予之幽悰惟是綯經繹史沂流尋宗摘辭摘句組繪雕蟲蘭堂桂館嘯月吟風徘徊景物陶寫心胸使爾疲於應命靡適不從是爾當力於予而予

皇明文範卷六十二

三十五

亦自信無負於管城公也茲告孔嘉含章有終月日維良往即爾封棺無糾以無譽予亦將括囊于山中

雜文

詰博望侯文

張

博望侯張騫既失侯為上言西域諸國所有欲以獻
 心得復使焉以為功而復厥侯也太史公見而詰之其辭
 曰嗟來博望乎君胡為富貴是領而指其軀越棄人倫而
 遠夷是圖匈奴險狠同兇軀靡非凡明心性殊西夷越在
 西北隅君欲出之亦已愚西方昧谷日所匿陰霾昏黑視
 莫觀崎嶇三池與盤石熱身頭痛行不得迫塞驟度天談
 隄下臨溪谷峻若壁殆而一跌骨細磔君胡以身蹈不測
 西域之人詭幻醜鄙狂笑娛舞喜而兄與弟怒而豺與虎

皇明文範卷六十三

西域之獸大狗封牛咭咭年復悅挑拔視人若仇是其
 地非中國之所適也不卓而至焉不可以為恒也昔也君
 嘗一使顛路艱危更十二載而奔竄以回百人去一人來
 君胡不自恤而復求使為卜式輸粟居九卿相如獻賦身
 寵榮彼以輕易重且不可而君獨以重易輕惡在其為明
 邪今夫中國之民破產棄居鬻妻棄子饑殍相望危賊蜂
 起天壤不賦大獄不理棄而故之以事遠夷不亦悲乎彼
 其駿馬翠翎象齒犀革大叩眩人銅錫玉石寒不可衣饑
 不可食而必求之誠損何益剖身藏珠人謚為愚彼之所
 殘僅過一軀而况敝身與家與國之需以貢侯封厥愚何
 如嗟來博望乎君既若其身又失其所以為臣亦獨何樂

哉而為是紛紛於是博望侯此賴賴賴若若迷舉手謝
 過飽而怛怛然惑溺已深終不能改其所為也自是之後
 天子益向西域好利之臣爭事之蓋始於騫之鑿空而其
 途不可塞矣非哉此篇為附

東遊紀異

董祀

正德庚午六月乙巳予與南安黃子晨出遊循王河而東
 見車馬旁午由夾道直趨東華東華者天子之禁門也外
 多富人居予二人私訝遊者之眾也乃連騎躡其後是日
 微露濡衣黃子笑曰詩所謂畏行多露殆不其然予曰彼
 女子也丈夫而畏濡乎俄頃霧四塞咫尺不辨人馬行半
 里許失所謂東華者陰風襲人鬼魅交道予愕曰此非人

皇明文範卷六十三

居也胡為有是念已不得歸路復前行十餘步見一巨室
 棟宇宏麗金碧交映方凝視焉忽群狐躍出右將邀予二
 人入者即却走欲避然已為群狐所持予乃喟曰霧雖不
 吾濡然誤予者非霧也耶遂隨狐入及門門者狐狐人語
 曰錦衣不可以入吾舍不得已復易素衣而進及堂堂者
 狐狐拱而前若與人揖遜狀及室則見數十狐呀呀環一
 狐而號予微問旁立者曰是老狐今斃矣老狐常人形出
 遊見衣冠者流生有居死有祿有慶弔之禮習而歸欲以
 教群狐其斃也號曰若屬母以狐死我也於是群狐相與
 誦以人禮喪之然而狐也卒莫卒焉有白額虎是穴之
 長也電目而深居好噬人不食獸類上帝命之掌百獸焉

群狐乃相與訴於虎虎怒曰彼薄吾獸類耶於是不孤弗
者輒噬之乃今吊者如市焉若已誤入速與狐為禮不者
虎且噬汝予二人方驚駭未信俄見旅進旅退繩繩然來
者盡衣冠流也拜起左右咸與狐為禮黃子顧予曰畏狐
耶畏虎耶始悟前所見遊者盡狐客也將退一狐捧盤帛
階下招曰帛客前帛者趨而前問姓名曰某某若將以
白于虎者於是諸帛者亦忘其為狐也受帛而出皆有德
色予二人益憤慨然業已入狐穴中亡可誰何久之得與
諸帛者偕出求得故道而歸抵舍則天欲曉矣噫嘻可怪
哉可怪哉世其有是耶彼深山窮谷魑魅罔象之所遊虎
豹狐狸之出入乃其所也禁門之側胡為而有之焉且彼

八皇明文範卷六十三

三

狐狐也求與人為禮吾人人也而與狐為禮耶豈非霧塞
書冥而虎與狐也乘時跳梁如傳所謂禽獸逼人跡跡交
中國者固其類也不然太陽在上雖深山窮谷之中彼虎
與狐也亦且隱伏而不敢出矧禁門之側耶噫是吾遊之
非其時也而又何怪耶越數夕積霧開初日旭黃子復邀
子往過焉則狐穴隱滅居民如故

予待罪考功時逆關之兄死朝貴盡走帛因私記此以
遺黃司封應期踰月而逆關敗應期笑謂予曰子前記
遂為讖耶蓋指記尾數語云八月丙申讖

壁盜

何景明

壁盜者一足臂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屋上翻

瓦使二盜以繩下之被貫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
櫃入貫上之約如是者三及其數覽盜自度曰櫃上彼無
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此貴重矣
我二人分之則有餘彼出則必多取是屬我也不如置而
去也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壁盜稱善偷乃為我二人
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笑惟喜不知壁盜
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壁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
笑語櫃出大聲曰盜劫我二盜惶訝遁去壁盜顧乃得全
皆歸

却巧文

王達

昔柳儀曹曾製乞巧文千載之下有鐵屋亦常擬之矣

八皇明文範卷六十三

四

余讀二先生之文感而作却巧文并竄常見其敢追踵
前賢哉姑自釋其抱耳

歲惟壬辰七月之望王子潛居江莊弗憚適冷風颯然月
綏雲拆桐籟薦秋露花凝夕有一婢始歛衽吾席析析步
搖灑灑繁飾睨王子而言曰吾天女之孫也職司天巧式
利下民構者者恭恭者者走趨者者富富者者貧貧者久聞
子多慙少文吾實恤子來濟子身汝或不憚吾悉汝陳王
子疎眉歛踵觀觀志志似夢非夢謂神非神蒲伏而言曰
臣固拙矣敢不願聞天孫整裾端坐憮然曰噫人生兩間
孰弗冀通今子弗克巧進自貽醜窮不師說遇祗業專攻
末塗噉水靡言滋豐技夸鬼賦計逞狙公鳥翼蛇蟻蜂聚

蟻同託根蘊何名曰究童俾不由合焉致斯崇路欺握雄
祝天祛蟲陽綏陰戢內傾外融愴陋忻婢人心攸同龍露
簪世謫行迂蹤季子由是而貴曲逆由是而封子不聞欺
矧乎妙奪工倕紆行曲施能若是者庸無不宜前邀後障
左繩右規笑流徽露戲焚王綦錦心繡腹傳書嫂詩啓喙
成訟轉趾微疵予子奪奪是是非非顛倒縱橫起滅提槌
倚天拔地斷蛟刺犀凜凜絕綴綽降驅馳氣劇屈子目短
相如諸侯見情豪族爭儲一譽可喜一毀可悲致顯若此
汝奚不為今子譴吃顏顏沉吟支頤窮鄉僻地運日以奇
我今告汝汝應歸思汝不改轍焉能救而夫騏驎捕鼠弗
逮狂狸吾將錫子語舜助子嘲機納子之黠驅子之痴詎

香齋文集卷六十三

五

不偉哉王子曰臣聞駕馬安步麒麟踟躕各有攸得奚畏
奚患良玉渾然為事刻琢馬安善官倪寬擇學室為拙傷
毋為巧詠岐殊術異彼此相角沾沾求容相相強語手擎
足旋神尋志沮我嗟其人沮此靈府命栖檢竿躬呈游弩
高目蓬心臣實不取天孫噱然笑曰井蛙不見東海螭姑
不知春秋弗職冥和察芳猷方袖圓擊事恒弗投毀方
瓦合備不知得耳與目敵心與身警玄度之技自矜寡儔
汝不思變吾實汝羞汝今絳宮弗德王堂弗憂攻苦數澹
鹿如楚囚匪徒恥之吾實悲之也匪徒悲之吾實憐之也
王子又蒲伏而謝曰天孫之心固仁矣啓臣之智固備矣
然強哭者雖疾不哀強歡者雖笑不妍生龜腹簡顧非自

然危鶴斷脰乃遠厥天機械藏心神德不全夫巧者言拙
者黠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此先
正之格言敢弗服膺而警惕於是天孫素然冥遊茫無所
得出門視之但見繁星麗天萬里一碧

罵貓文并序

胡侍

家有白雄雞畜之久矣六翮振玉雙般擢金高冠披蓮
睥目歎火風雨如晦清音不愆余甚愛之乃者棲於樹
顛而橫遭猶墮墮灑雪殘血渥舟側焉疚懷靡所實
弔乃呼貓俾前戟手而罵之曰

香齋文集卷六十三

六

議不取者也咄汝貓養養狼悖余不汝識棲汝華蜀飢汝
谿鯽余不薄於汝而汝不鼠之思已足愧懼而又司晨之
禽焉是食計汝之罪匪直不職而已也咄汝貓鼠有憑於
大杜穴於神丘中門而舞近器而遊薰灌靡及瓦礫忌按
汝曾不是噬而雞也之偷咄汝貓鼠有赴下食火洞地飲
泉銜尾渡洛奮鬚戾天或帶枷而稱王或嘔腸而希仙潛
水者萬斤其肉憑卜者三百其年汝曾不是攫而雞也之
聚咄汝貓鼠有與蛇共閭借餘並處毀牛於郊哺鳥於樹
或穿我墻或食我黍或身文如豹或臆斑如虎或拱而揖
或飛而乳或尾有毛或翅無羽或皮堪製裘亦中冒鼓或
適口於臧洪亦充腸於蘇武或盜肉於張湯之家或資糧

於李斯之廐入魏宮而齧鞍赴祗園而銜牲或甲馬長樂
魚刺以馳或冠幘絳衣人立以語或稱西閣舍人或號司
城主傳若斯詭異殆不能以縷數汝曾不是噉而鷄也之
咀汝汝貓鼠有生而無尾化而無骨矮脚長爪短尾環目
或黃如金或白如玉或免其首或象其足或蒼其背或鰓
其腹或飲於河或棲於木或解食蛇或惟蠶竹或煩裏藏
食或橐中偽伏或走則入樹或浮不渡谷或化自伯勞或
變為蝙蝠或食不潔而遭驚或啖已豆而多肉或傷劉柔
之指或盜趙度之粟或跡簡文之采或守中柝之屋見芳
林而呈祥出大秦而辟毒易卦為民周人稱璞汝曾不是
勦而雞也之撲咄汝貓相鼠有頰寒蟬厥徒惟穴壁者狡
查明文範卷六十三 七

具五德汝則屠之鼠也奚故雞也奚辜雞則汝有不若汝
無無汝則鼠之害不益於今而雞之禍吾知免夫咄汝貓
寧不胡類於爾雅之所謂鼯鼠韓奕之所謂於菟者哉夫唯
唯信信鷺鷥其狗逾而司夜衛主不雞之挈然則汝也狗之
弗如腰腰負塗莫豬之汙而糟粕是厭不雞之茹檮祀燕
享薦不可無非若汝之醒酸且腥鼎俎之所不需者也然
則汝也抑又有慙於諸矣汝其改諸余將貸汝之誅其或
怙終不悛則將汝剝汝剝投諸園闔之隅矢溺之渚俾汝
臭腐化為蟲蛆為群雞鋪

名實紀

周瑒

夫名實之始失也冒也其再失也誣也其終失也亂也亂
之生也其孰能救之是以君子慎之也吾嘗考之顧孫師
之達也其實聞也趙簡子之禮也其實儀也梁丘據之和
也其實同也鄉愿之德也其實賊也白圭之治水也其實
窒也魏徵之仁義實功利也蘇明允之經術實權謀也象
山慈湖之論德性實血氣也陳同父之論王道實強霸也
叔孫通之朝儀實徒法也荆舒之言堯舜實商鞅也司馬
相如之諷諫實逢君也公孫弘之開閣實閉賢也杜欽之
骨鯁實邪媚也六朝之文實詞章也宋人之詩實文義也
偽儒之道學實異端也俗士之舉業實俳優也詩曰相彼
盍旦尚猶患之君子考中度貞其可忽乎哉

禮誤

周瑒

夫三代之禮莫備於周然自東遷而後禮也浸廢而不講矣觀周之聘魯者七錫命者三歸服者一賵葬者四則天子不講於禮矣魯惠之請郊禘晉文之會河陽鄭伯之問享宋具人之徵百牢楚子之討六王二公之事則諸侯不講於禮矣臧文仲之主逆祀管敬仲之崇反玷范武子之疑簡烝季氏之舞八佾趙簡子之問周旋孟僖子之不能損相則大夫不講於禮矣有子不知既祥曾子不知出祖子夏不知易經宰我不知短喪黃尚不知畫宮受弔孟子不知諸侯之制則賢者不講於禮矣故是時士有之稱知禮謂使聘也伯石之稱為禮謂損相也晏嬰之稱為禮謂取二也文氏子之稱為禮謂居喪也合左師公孫僑之稱

皇明文範卷六十三

九

為禮謂好會也公西赤之稱學禮謂宗廟會同也舉其一或遺其二得其偏或失其全皆曠於禮者之禮吾未見其為能禮也况夫秦火漢蕪之餘凡言禮者將非所謂用社稷者耶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信乎非有聖明之德之盛固不足以語禮之備故曰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正夫子之能事而天下萬世之所取衷者也是故延陵季子之習於禮也次也子游之習於禮也又其次也

議應

袁袞

袞為郎者六年以罪戾湖或議以不能明哲保身蹈於幽辱乃感東方生班揚之旨畧述性命之典以應之其辭曰

客議袁子曰吾聞乘時者奮功用世者興業是以傳說操築而立相竄越商歌而舉身百里奚自鬻而霸晉李斯上書而佐秦公孫發策於牧豎賈臣奮跡於負薪皆攀附光華臣依明聖輸納謀謨操握機柄勲隨時建名與身立其次亦能守知足之戒遵見幾之訓考明哲之規履中庸之行乘高而不危歷險而不困身名無辱物我兩得今子誦詩書之緒言修孔墨之遺烈自謂學無不通化理畢達宜辭若星羅肆辯若河決高慕軒農而侈談稷禹幸得遭聖主踐亨衢竊組紱曳丹朱曾不能奮材智吐英奇排閭闔而直上翔文石而獨趨響震而景從電耀而衆馳逐逐乎班行樓榭乎簿書進無脫穎之能而退失儉德之義然且

皇明文範卷六十三

十

曠官棄守負累旬羞拘桁楊陷囹圄肩被黑索首貫三木九死一生為世大戮既不能效蕭傳之仰天以自裁又不能為鄒陽之上書以自明名編尺籍身隸戎伍多口群譏憂讒遭侮而子曾弗寤寧不有愧於心乎袁子笑而應曰夫神龍之奮也下上陰陽吐納雲霓倏忽而雨澤九垓有時而困于豫且者遭也良馬之驟也捷若迅風霍若飛雷一日千里有時而僊于鹽車者遇也君子能修身以俟時不能必時之我庸能察幾以遠禍不能必禍之不我從必若所言矜富貴而鄙賤貧辱顯榮而譏困難則是囚羑里者不如飛鷹惡來之用事也厄陳蔡者不如季孟高鮑之得志也且夫困不極則智不精憂不殷則名不成是以朝

犧因乎夕晦隆暑兆於堅氷昔者夷吾束縛而創霸孟明
俘虜而顯名范雎折骨以報魏孫子贖足以破荆終侯樹
勳於縲綏子長發憤於宮刑更生竭忠於城旦黃霸受書
於幽圜或身殘而志愈勵或運塞而心自亨或守死以善
道或履險以居貞始拘繫於跋扈終解脫於艱屯故能生
銘功於疊鼎沒番瘞於丹青使數子者徇匹夫之小諒忘
聖賢之遠節吾見其輕鴻毛於溝瀆而等蟬蛸之生滅也
惡在其足節哉今子述蕭傳之自裁而不誦箕子之明夷
寧鄒陽之上書而不察治長之非罪咎明哲之不足而曾
不知非智巧之所能避也故曰良工能御而不能使禽之
必獲良農能穫而不能保歲之不凶後智以規利不如安
皇明文範卷之三 十一

刑法上

葉良佩

夫刑法者禮之輔也禮者恒潤而法者震曜禮者身軀而

法者手足禮者主君而法者嚮佐彼此相須以為道蓋關
一不可焉者也賈生之論取舍固當貴禮而賤刑矣彼有
所激而云爾也非聖人制作之本意也彼見羸秦滅詩書
而首去令其極也民怨而風哀而秦遂以亡國故為是抑
揚之說欲時君矯而歸諸正爾乃若聖人之意其制刑也
正所以輔禮是故出禮則入於刑何以明之夫君令而臣
恭父慈而子孝者禮也反是而不恭不孝則有刑吉凶賞
軍嘉各有儀節禮也反是而猖狂自恣恣慢匪彛則有刑
故曰刑者禮之體貳也聖人之所藉以平治天下之道蓋
莫要於是矣是果聖人創而為之乎則非聖人創之也昔
者皋陶為理嘗陳其道于帝舜矣曰五刑五刑盡皆天之
皇明文範卷之三 十二

所命也聖人不過能奉天而勿失爾孟子曰瞽瞍殺人
皋陶執之舜寧竊父而逃而不敢以父故貸法成王謂君
陳曰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由是
觀之則法者雖天子不得以自專若是者何哉其意以謂
吾之所以為天下者以禮而已若法不行則禮壞禮壞則
民無所措其躬而天子亦將無以自立矣夫安得不執而
守之乎臣之於君猶君之於天也昔者石奢為楚王相其
父殺人奢縱之而以其身請罪王赦之奢曰不可不縱父
不孝賣國法不忠乃伏劍死張釋之為漢廷尉人有犯驪
秦當罰金有盜高廟王環當之棄市文帝大怒釋之曰法
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若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固

諱弗易夫死者人情之所甚愛天子之怒人情之所甚恐也乃二子獨若是焉何哉所以為君上守法也故臣之法受之於君者也若不能為君守法則失其所以為臣君之法受之於天者也若不能自守其法則失其所以為君誠使君臣各得其職則法行法行則禮立以禮為天下其升而為大猷也何有儒先謂律為八分書蓋以其輔禮與道而言之也然則非深於道者不足以議禮非深於禮者不足以與議刑於乎刑法之微也久矣安得深於禮道如舜與皋陶者而與之議刑法哉

刑法下

葉良佩

皇明文範卷之三

十三

愚讀國家之憲章至法今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深哉仁乎雖使舜皋陶復生其無以易之矣夫象刑之不可復也猶江河之不可挽而登諸山也是故聖人之治天下必緣時以定制鏡古以修今要在於垂諸後紹俾不可易斯已矣國家之法雖本於李唐之十一篇然或文繁定舛因事續置大抵比舊增多什二三而祥德美意殆未易以言語殫述也姑舉其大者如以笞杖徒流絞較定為五刑而鈇趾繫室之制一切剗除以六曹分為類目而擅興事廢等篇悉為裁定代替舊以笞杖而數無過百易黥面以刺臂而法止賊盜他如見知嚴於逃叛故縱深於捕亡收禁連坐之條獨於反逆大不道者當之凡茲皆法之至善者也至夫園土之制燠於太重則貸之以輸作嘉石之制燠於

太輕則罰之以荷校盜官藏受賕枉法罪皆死又燠於太重則著為雜死之命而聽其贖錢與輸馬由杖徒一轉而入大辟燠於太疎則定議著為徙遣戍邊永戍之令不與同中國凡茲皆損益於累朝而令之至善者也其有罰頑不軌之民或情罪弗麗於法者復許所司比議奏決以行曲而不苛平而難犯蓋肉刑雖亡而厥威故在象刑無事於復而欽恤之意未始不行乎其間也噫澤深遠矣雖舜皋之為法其何以加於此哉或曰刑以期於無刑也自國家迄于今茲幾何世矣析楊之囚溢於戶外而獄訟不為之少衰豈所謂不犯之法乎曰此非法之過也用法者不得其人之罪也今之用法者有三蒙有二屬而其原則始於好惡之未明于上焉耳何謂三蒙闇於推鞠者其情諉昧於法意者其刑舛疵於官反貨內來者其冤滯何謂二屬微公廡之譽則以深刻為能任喜怒之情則以巧詆為用何謂好惡之未明夫吏之深刻巧詆者既以能名而闇昧懷弱之流亦復循資積勞以躋高位苟為若是夫安所憚而不厲不蒙此吏道一大瘡也統茲六患將惟滋獄連訟之不暇而又何衰之可圖故曰有治人無治法嗚呼如有作於上者得茲六患之說而變通之則國家無刑之效庶幾其可冀矣

逐蛛文

鄒守愚

余讀書亭前蛛落絲成惺往來如織含美而不圓既成據

其中端居而不動其或觸而取食之順應而不求予嘆曰
噫嘻古人謂之網國豈非此耶欲去之客曰彼固非有謀
於物者越數日蛛苦雨伏簷下蠅豕為網所得不可計其
一始犯清觸怒號似不勝阨者予適見之怒曰此非所以
養吾不忍之心者乃平治其國遂去之其文曰爰有蛛
網國之設吐絲為城四隅有截左屬右憑居正固缺環若
外巡凝若中宅豸蠅蠅管威靡不滅余曰噫嘻是獨可惡
蚍蜉獨泉蟬漱清露生色色欣形天賦誰弗欣忍為
物蠹客笑且言心以形悞謂客言然去而弗顧淫雨晦旭
散髮跣步翹首佇瞻群顛聚固曾餘俄頃其一始仆如憤
如述如呼如訴我心戚戚則莫我禦于彼何憐于此何苦
以庶

香南文範卷六十三

十五

逐妖文

鄒守愚

余守廣州之二年郡之治所西父老率民持磚石數筐訴
余曰吏卒奴暮夜擊人乞治余驚曰如是其多邪對曰然
固非一夕者余曰中否對曰離其身咫尺至破其屋墮器
不避將殺人余於是訊其吏卒奴無有狀走視其地又荒
也眾咸稱有妖焉夜巡者時時見無敢以告也余嘗曰余
在是余在是奚妖之為乃呼父老謂之曰第自去吾為汝
治余於是為文以驅之乃卒約曰而旦其持斧鋤來是夜
余下篆符行城隍齋沐以誅五鼓余起籲告于神誦文畢

戒吏卒入其廩曰如吾令不獲者以其罪罪吏卒愕視以
為余狂也余曰汝第為之令曰凡其有形色於此者悉剷
之無遺也余坐堂上治事不輟有頃倉卒皇報曰大蕉剷
之鮮血出不止他無變余曰嗟非此乎越月餘父老率民
來以首叩庭謝曰賴使君之靈自今以後無我害也余解
之曰汝不聞乎妖不勝德幽暗巖崖鬼魅之所生也余以
是得之父老悅而去其文曰妖乎妖乎汝其無形耶條而
有形汝其無聲耶條而有聲然而無形與聲者其常也且
汝不聞乎太守在茲諸神呵護環而不敗窺即有百怪固
將放之手入山之幽潛水之深淵魑魅魍魎載在神鼎毋
淆百物幽明寧又又今昔之所同也妖乎妖乎汝何為而
竊吾居震吾氓而使父老汝訟耶廢聖王之大坊奸天子
之命吏是有斧鑕我不敢私汝具汝乎故處以安其常毋
使為民梗其聽太守言毋忽毋悔

香南文範卷六十三

十六

君鑒

王梃

自古有志之君未有不慕羲皇景姚如潤澤當時延號來
世而或不盡應者自時盈而狎人之心大備也今夫政至
曠也黼黻蠕動皆賴其虞必使一人當之雖埏埴之徒不
勤於此矣輿地至廣也輿輶相遠質文不相為謀必使一
人周流之雖行賈之勞不烈於此矣民偽滋章賴其面不
刊其庸暮夜戒鈴鎗而旦晝逐閭門之禦不可紀也必使
一八燭之雖驅僧之管不殫於此矣昔者軒轅氏之有天

下也受學於王屋誦道於崆峒登具茨而師大隗臍岱宗而奉中黃推步咨力牧占候詢山稽詰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紀九澤之辭觀地理則書青鳥之說採傷殘則綴金冶之術發命九官各比其職明四目達四聰關四門詢于四岳咨十有二牧嗟乎此何為哉夫軒轅氏生而能言即後使百靈有虞氏握璣衡懷神珠史稱濬哲文明其道宣在山稽力牧之下而智不若二十有二人哉捐騷盪之知以建會通之節撤懷伎之明以際昭曠之路其道從是也是故帝者地也地能下故其載萬有王者在也自親枉故能受繩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謙者虛也虛者盈之反也昔者舜之蒼兕曰稽乎衆舍

皇明文憲卷六十三

十七

已從人其稱禹則曰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克禹之德無所不盛舍已而不自滿假聖人能之賢者之所最也不肖者之所而驟也是故天下重器也今夫負百鈞者度不勝必求助於人懼顛越也恃其有而期以自衛必有絕筋而斃者矣古之聖王蓋明於此故兢兢焉不能一息安夏后氏一饋而七起或曰勞乎曰吾慮賢士之留吾門也豈惟賢士在輿則有旅賁之規位中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警御之嚴臨事有贊史之道燕居有師工之誦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名也夫負薪人之言猶且為之也荆賢士哉詩曰詢于芻蕘此之謂也孟軻氏曰

訖訖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故訖訖者虛之反也今夫瓠窺之屬虛中者受孔子觀歌器屬其小子曰滿則覆矣夫不受從滿覆從於不受故觀人者觀所受也天下之言受者莫如海其次江河次澮川次溝洫雖無瘳並有受者也是故庶人視溝洫可以保其身大夫士視澮川可以保其家諸侯視江河可以保其國天子視海可以保天下傳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是故天子天下之海也負土益泰華之巔使稊稊歸焉獲荷鼎俸終歲不能加尋丈洪匯於千仞之堤不介五尺而湍汎無際者特卑而建瓴之勢易也後世則不然庶人蔽利士蔽義卿大夫蔽勢已有未善曲覆之惟恐露人有善不害則奪之

皇明文憲卷六十三

十八

悲夫是集詔之行也人君有甚焉據崇高之位持恣睢之柄誅戮在前禁辱在後藉恃其所長雖周旦召奭無所售其智矣禍遂而孰雖孔丘孟軻無所殫其論矣設為臣測以赫然臨之雖龍逢比干無所關其忠矣昔者堯咨舜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咨若予采驩堯曰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共滔天夫堯之心豈不愛其子而篤其所素昵哉歸訟滔天則中距者堅中距者堅則外傳者解體矣是故明君不先已以設距不持量以概衆懷善若昭得善若恐失夫然後直諫多聞之士譽臻而影響也直諫多聞至而人各以其底自獻猶之薑桂參朮醴然具陳惟吾所適用雲咸韶濩之音迭奏於前耳

不服接乃天子端拱蒙成於穆清之上而天下之務繼然畢解矣志曰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是以恩澤下究而情不壅也夫視以天下天下莫不奏其明聽以天下天下莫不奏其聰慮以天下天下莫不奏其智動以天下天下莫不奏其力故機神而縷緒母拮也是故聖王不以一身擅天下之長而天下莫與抗後世之盛皆歸焉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故曰虛者善之祖也善者逸之府也人君莫不願逸而曾不免堯堯行賈駟儉之勞者居懷之錮深而取舍之間未慎也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古之恣睢者莫如紂剝元良賊諛輔髦遜于荒微子所以咨父師而太白之禍所由烈也志自滿九族乃離嗚呼求無已不可得小何可道哉

皇明文範卷六十三

十九

告司命文

表表

衣子蒙赦歸具杜門避俗歲律告終殷憂累家宥有巫童和富徵福維神司命除察氏族陟泰帝庭喜溢畢錄作孽降祥響應靡伏衣子於是長跪稽首發牘布辭維予小子頃獲鄙思察神正直聰聽弗違后皇陶鈞秋類平施頗偏參錯孰究端倪他人便捷惟志所如我獨何辜逢茲百罹進嬰跋扈更獲遭危他人始慧厚貌妍姿發言盈庭附和相附世情矯意與益靡馳我獨醜惡寡訥言辭失心砥行反排讐譏群輕折軸投杼猜疑他人巧宦立登要司一歲

九遷避會投機魏階峻秩夕薦朝躋我獨踳躐困于數育脫身虎口幸而償遺名編尺籍役服廝與他人富參寶寶山積妓服珍羞深宮廣室燕姬越嬪婉嬪侍側窮奢極娛揚揚自得我獨負囊囊糗食冬惟絮褐夏乏絺綌垣傾屋破家徒壁立文史之外身靡長物憂心如焚疾首銷骨多凶纏綿重困叢集寡妻慈母淪喪奄忽兒女呻吟無家無室朋友不通眾親絕跡凡此數端孰貽伊感我願司命以告帝天錫臣吉祉宥臣罪僭反訥為佞舍醜增妍負往富來毀釋與全庶我好爵增我壽年道遙康寧百憂永蠲哀多益寡均一不偏微詞既畢匍匐伏遷延仰聞空中髣髴有傳汝言則爾帝命固愆凡厥眾生疇能獨專窮達者數

皇明文範卷六十三

二十

仕意篇上

黃省曾

今之張科置設舉綱而羅乎天下之士者果何為哉今之天下之士乳口而聲習叩而操觚長而依泮以求懸一名於越席之內者又何為哉予觀乎今之天下求士者不明夫所以求之者而示之士也應夫求者亦不知所以求之者而為之應也是以士日首蟻而道日湮求門愈闕而賢

聖者不出圭組軒符日授于人而天下益趨於不治也所以然者凡以仕意不明而已矣古之仕也以民今之仕也以身古之仕也以國以天下今之仕也以其家仕與皆均而意與古繆揮霍溢耀作驕發狂益甚於古人而貪黷墨抱虎臨而狼寢者何其紛紛也是以今之天下茅甍而居者其父之詈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感額於其夫曰何不仕以華其宮也糠粃而食者其父之詈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感額於其夫曰何不仕而膏粱其口也空匱而歷日者其父之詈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感額於其夫曰何不仕而積夫千金以侈老而利夫子孫為也是故五尺童子方辨蒼頡而即皆以此為

不皇明文範卷六十三

二十一

之心所以分官以往各以其官而漁獵於億兆環九州布四海去來乎守令萬千乎南而各求飽谿壑之欲而已輕之者為買賈下者為屠沽極之者乃盜賊而已矣夫天之立君君之建臣惟以安民也而俾買賈屠沽盜賊之人以驚擊乎其上豈天心哉豈天心哉此所以民日窮困孽死而寒暑不昌輪風沴雨時奔作於宇宙而禮樂無期而興也雖拱乎天子之位者仁孝如堯舜制作如軒黃亦且如之何哉夫天子為安民而求士士以貴身富家而求用何其求之應之之不相直也故其釋褐之物以至於請轡之日無非為一富一貴之計而風興夜寐於簿牒之繁亦不過假此以為圖利之階耳至於民情之樂苦歲事之成歎

獄訟之淑慝生齒之流集一切置之心外而無問矣縣以委之於府府以委之於司司又委之於大治如遇於邇旅然棟梁雖類簞陳雖虛垣墻雖穴惟曰自有主人而已也夫今之士所以逆旅夫國與天下者如此則同一民也標枝野鹿何為不可而顧乃異其章服殊其號名以民而病民也哉

仕意篇下

黃省曾

仕意不明則進驕而退者愧至無以立存於閭里而有道之士亦無以自表於天下夫今城衛之內有門將將堂觀煌煌而窮極土木之麗者必進士之家也郊遂之間青疇萬井柳埭百里而肆其畎畝之闢者必進士之家也役奴

不皇明文範卷六十三

二十二

下走文衣麕履汎鶴浮馬賤妾黑婦翠髻環冠一珠千金拱如后妃出則象輿者必進士之家也夫天之立君與夫君之所以建臣者意豈如是而已哉今且天下而成風矣幼之所以誦習者以此長之所以服儒者以此通於帝籍而所以宦貴於四方者以此族屬之所以相高肺腑戚骨之所以相欺友儔之所以相誇者以此父師之所以為教子弟之所以為學者以此夫此官室之藐煥田疇之連闢妻孥之華盛得之者為成器為罕才為天人失之者為不肖為下愚為無賴則三者皆利欲之常情也而且有成器天人罕才之名人亦曷不力騖而爭馳之哉故庶民儒士之家殘瓦斷甍漏日見雨田無尺寸衣無復再而為之妻

擊者蓬髮垢頰以當井曰凡為里中之富貴者莫不蓬髮而笑之滿氣以凌之而士之見道不明者含其笑凌於貴中一旦富貴亦必求與之相敵而為仕之意皆冥然不少聞識嗚呼此太和之治所以不復見於天下而亂臣賊子多乃地有之也殊不知天之生斯民也而無主以綱之則必亂是以立之君君之欲安乎斯民也非臣則無以通焉天下而繼乎耳目蹈履之所不及故古之喻者以為元首股肱是以建之臣君邪臣邪俱奉天安民而已故茅拔去階鹿裘素馬竟不以為薄卑官容膝惡衣被體焉木以為陋但為天主民而已初無一毫病民之為何古之天子且儉約如此而今之進士乃珍奉尊嚴其身如彼也使上天

不登明文範卷六十三

三十三

祛塵文

王文祿

王生文祿偕計試春官創見塵起鄉心攪搖闔戶鬱不

敢出乃為文以祛之其詞曰

僑居劇門缺月五觀每觸緇塵如征中垢沾髮泥櫛貫鼻塞鼻面峭無睥睨遊益蒼紛襟冠裳直穿領袖靜計求祛懸金曷購假寐須臾而非霧非烟乍徐乍驟俄然黎顧恍矣邂逅曰子塵神也率眾塵首子不予容予為子扣曰塵土也地厚旁魄坤柔靜寧輯和他律茫渺狂興曰非予也勢也切遇荒漠遊遐潏潏膏脉亢阜質材慄慄稔以便溺恒之曝睛輪蹄雜蹴撲敘遮行予塵舊矣召伯攸城撫儲適傾契丹蒙古穢辱膺腥 武祖 文宗朗麗重明關廷嚴而甘避寮采狎而莫懼且子至止非利即名正宜汶汶溷溷而同濁烏得踴躍涼涼而獨清子殆過矣大道既隱

不登明文範卷六十三

三十四

太公隨廢猶刺宇窠固周澄濟高卑順承男女仇儻居屋披衣粒餐醢瘞紀法昭昭威儀棟棟肺腸猷謀爪牙杆衛株守靜怡云為牽繫嚙啖啁啾訕詛誓忽爾懽忻儻焉奴儕相聞以能相欺以計相埒以貲相黨以濟締繡輻輳是謂塵世若夫身期綰紱額盈金無間無恙有壬有林彌天舉世乘葉纓絡龍斷羅市詭馳射禽豕飮狐媚狼貪鹿淫耽耽逐逐是謂塵心若夫繩結代夫鬼號洩玄支離義書點涅剡篋載乘牛汗細繹繭繻未逢煇燼方肆鑽研襪襠浩浩是謂塵編若夫胡跋尾重口嚙面從推機暑冒頭腦冬烘長驅瘦騎遍謁權公鳩鵲勤懇脇肩巧工哀乞昏夜是謂塵容若夫括機釋張幻泡戲弄掣雷奔星搏沙

融東優休椰榆造次倥偬移玉珉顛倒鷄鳳龍蟄塗泥
馬街勒韃痲眩醉醒是謂塵夢今子佳塵世抱塵心閱塵
編抗塵容迷塵夢日遊于塵而忘于塵不能祛夫不塵之
塵而欲祛夫塵之塵塵于靈為妻視莫親曠聽其聞費力
莫拔偏醫其仁而能染人之魂是謂塵之悟夫塵之塵塵
于胡垠畢林侯伏箕籛侯旬冥休侯銳皞舒侯遠而能汚
人之身是謂塵之氣烏可比而無分亦繆其矣若夫歸復
邦家塵曷能加退潛與室塵曷能入原依江南塵曷能干
何不自西何不自東信宿逆旅怨咨塵蒙是故逍遙乎虛
空塵息其滋味刻苦海之六根煉純陽之一氣非河上公
殆能仁氏隘陋夫飲黃泉食稿壤雖塵而未解脫敦崇乎

言明文範卷六十三

二五

歲牝公言華蓋無年而極其智是可以出塵世子殆能之
乎曰未也予惟效習允父是則非予所志若夫朝乾夕惕
替誦與箴致知晰晰居敬欽欽正守繩矩和宣瑟瑟易簡
統會而微討尋四勿事類一貫承參是可以破塵心若夫
希夷文字緘點話言恬毫閑傳仲楷曷傳石埋歛質煒絕
松烟空泚沈寂追磨樂堅既無記註安有姪姪是可以棄
塵編若夫乾武重轂塵隔客罷拱端跋翼趨節璜街踏蹠
暨暨蕭蕭離離抑抑反反叩叩顛顛發遠徑實見錫光寵
是可以歛塵容若夫常覺惺明遠離怖恐晝夜通知死生
浪縱山嶽培塿雷震蟻蟻洞澈真如咄嗟騰永壁劫齊超
諸相不動是可以醒塵夢曰塵陳也腐爛之變是以曰塵

塵沉也汨淪之陷是以曰塵塵臣也僕隸之賤是以曰塵
諱匿衆醜駕援于世于編于容于夢于心曰非予能塵惟
心實塵塵世心造塵編心聲塵容心影塵夢心微洗濯塵
心塵塵盡平八表同大三衣擴精口時合序于聖接情人
塵屏歸天牖啓榮為為外務障幕徒爾坐馳煩怔于是翻
然喻曰誨之矣母辟以屋母却以褥任飲三斗嚙輪九斛
海底屢揚鏡臺勤拂甌生范貧窮蔽更黷野馬氤氲軟紅
熾燄遙瞻雅拜和同渾俗卑惟奔軼而絕轍迹悟終歸一
聚而滋養以寡欲

勅漢楊王孫藏葬文并序

俞允文

言明文範卷六十三

二十六

死而虜淫以矯世之厚葬者為高且嘲余之不知王孫
余謂王孫之自厚其生既中神聖非薄飲食之儉又無
至人延年却粒之術至其死而矯世皆非道之極也因
戲為勅文以示元美且以自解云
煌煌神禹非飲非食爰在至人延年却粒王孫之奉甘腍
自賊死而贏葬矯世其棘以震盛屍入地七尺又脫其囊
使就真宅且氣所至疇物能隔亡形亡聲冥化不得死而
為鬼鬼既為歸鬼焉藉尸而久客為彼之厚葬損財無益
死而矯世豈道之極克之葬也可謂簡易胡既言之而不
是式嗟嗟王孫是謂重惑吾恐祈侯將累其跡敢告家人
以正邪慝

躬菴子曰古之君子身處富貴非以為功也事至而功成馬非以為名也實大而名宏焉正以盡道德之實也今之君子身處富貴志功與名焉上也舍功與名焉下也吾不知其於道德何如也然則三者一而世斯古矣三者離而世斯今矣或詰曰子安知其不志此而志彼也躬菴子曰千一焉云耳萬一焉云耳使比肩而是何甲科者萬餘人而垂竹帛者落落如曉出之星也乎

躬菴子曰甲所能為而乙所不能為乙必從而謂之矣子不見鳳凰乎一飛並日歷覽無際翔舞浮雲巨纖在目而百鳥方且啾啾然群笑之曰彼亦若我在林間之區區云

耳鳥能廣視也於乎鳳自鳳耳而百鳥終不能與其高明豈非大小之分爾殊哉

躬菴子曰吾人戴天而履地也其可以不察於類哉今有人焉視國則欲敗人之國視家則欲敗人之家口琴瑟而心刀鋸貌雍容而中殘酷是謂狼奸拙首縮頸揚眉動目口是而中非面從而中議是謂鼠奸屈曲萬端形容閃鑠心懷毒害陰昧如黑是謂蛇奸欲言先笑小智自嘉難聞人群瑣細來往是謂蛆奸君子於狼思除於鼠思逐於蛇思驅於蛆思置吁彼固人也亦吾之類也而忍除之驅之逐之置之哉我以此病人人亦以此病我可不戒哉

書蘇伯修御史斷獄記後

劉基

往歲朝廷薦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道官審覆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雨之將至陰風鳴條飛電燦目豪民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不能免而銜冤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稿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條而得扶搖也則怪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隙不得而更焉因退自太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為哉於是大信刀筆之真能生死人矣既又

聞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敘御史蘇公憲因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為固與眾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巡歷而所平反者八事所擢案右之持吏而泥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冤民耶蘇公而已矣僕往常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于階視其几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強梁橫行然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諱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舍詎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與圖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獲備事之賞矣然後怨

憤之氣抑而為閭殺激而為盜賊鬱而為災沴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而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為典刑舍是編其奚適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劉基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端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為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為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次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

皇明文範卷六十四

二

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群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偶之前彼固自以為孝而不知其為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鷂搏擊輩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于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

書九歌圖後

貝瓊

右九歌圖淮南張叔厚所作以贈番易周克復者越二十一年而神氣益新其一冠服手板見三素雲中二史左右捷之而從以玉女一舉旄一執簫東皇太乙也其次冠服如

皇明文範卷六十四

三

太乙有牛首人身者執大毒龍揚旛暖自空而降旁一姬執杖者雲中君也美而俊飾飄飄若驚鴻欲翔而衝波相蕩石上江竹班班者湘君其後風裳月佩貌甚閒雅儼乎若思者湘夫人也一叟臂而杖左執卷二從者俱雅而異飾大司命也秀而豐下冠服其偉執蓋者猛士擁劍者處子一翁卷舒旁趨少司命也裏甲執弓矢皆裂髯張欲仰射者東君也一乘白鼉水中者河伯而山石如積鏤大松偃蹇皮皆皴裂成鱗甲一袒裸騎虎行者山鬼也甲而執刀者一甲而執矛者一先後出亂山林木間隙無人色者國殤也叔厚博學而多藝尤工寫人物咸稱李龍眠後一人而已巨家右族以厚直購之是圖凡二十一人有貴而

尊嚴者有魁梧奇偉者有枯槁憔悴者有綽約如神仙者有詭怪可怖者有創而墨者旁見側出各極其妙予在三吳時所見凡二此蓋其晚年筆也克復既寶之不翅金玉而先左丞王雪坡翁又以大篆書九歌之辭于各圖之後可謂二絕已間持以過予求志其左方按荆楚在中國南其俗好鬼自東皇太乙而下則皆所事之神莫詳厥始然太乙為天之貴神司命為上台與北斗第四星文昌禮有不可棄者而東君為朝日之義亦豈閭巷所得而借乎雲中君者恐以其澤名雲故指澤中之神為君謂之雲神以附漢志未知是否而河伯又非在楚之封內如湘君湘夫人也蠻夷荒遠之域民神雜糅私創其號以罔上下者亦或有之而歲時祀之心用正作樂其來尚矣屈原九歌因其舊而定之比興之間微意深矣又豈惑於荒唐如人人之微福哉其見之山鬼者辭雖甚迫至大司命一篇卒曰固人命兮有當孰能合兮可為信所謂順受其正者君子深取焉顧諟言未之能察朱子為辨之千載之下志亦白矣余之寓於九峯三湘也抑鬱無聊命酒獨酌輒歌以泄其憤今叔厚又即其辭以求其象使玩其象以求其意豈徒效馬和之輩之於詩哉且懼不朽腐廢滅於既久而文則傳之於天下後世得考其彷彿也故書以志之觀者又可并其象而忘之云繫之以歌曰雲宮太乙中煌煌佐以五帝環其旁道存無為樂且康豐隆儼忽周八荒鬼

寒大霧蛟螭黃上台司命中文昌樹酌元氣調陰陽福我以德深必殃下招帝子隔蕭湘蒼梧九疑山蒼蒼踰鳥三足升扶桑天門洞開夜已明神人矚目驚異張長子白羽射天狼水僊胡為宅龍堂九河既阻不可方雷鼉出沒波湯湯山中之人白日藏天陰雨濕啼幽望望繫戰士身盡創魂魄欲歸道路長吹簫擊鼓歌巫陽酌以桂酒陳椒漿神來不來何渺茫

題六檜堂卷

黃淮

忿之激於中者必徵於辭色徵諸色其發疾以暴徵諸辭其旨婉以深稽之往古蘭相如忿秦之欺趙欲以頭與王俱碎樊噲忿鴻門之背盟拔劍瞋目以賜楚王徵諸色者也國風嗟乎離之朝辭楚騷悲華施之盈室徵諸辭者也色之所發雖足快意於一時而肅之所寓誠足以垂戒於萬世其淺深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今觀胡衷之六檜堂其亦忿之徵於辭者歟衷溫之永嘉人當宋運中微屏處華蓋山中讀書自娛忿秦檜之誤國痛入骨髓然而未能伸其志也遂於堂階之下手植檜六本揭其扁曰六檜蓋以六之音與檜同于以識夫檜之罪當致戮然他日得以酬其素願云爾烏乎哀獨何心哉不得已也當時有若胡澹菴者上高宗封事請以檜之頭懸之景街詞雖切而不見信况衷未獲進用於朝者乎後雖一出竟以奸慝嫉僅至除陽通判而止徒使空言與國風楚騷同傳于紀簡

良可悲夫然其氣象從容辭意蘊至後之覽者足以寒心而駭膽誠非俛倖快意於一時者之可比也九世孫鏞鑄集成卷鏞之子興復求士大夫詩文以彰厥美其亦善於繼述者歟

書袁廷王傳後

胡儼

人之貴富貧賤吉凶壽夭智愚賢不肖果有相乎禹之跡湯之偏皐陶之削爪伊尹之無須周公之斷攝仲尼之蒙俱是耶非耶果無相乎公孫穀豐下而有後伯石越椒俱豺聲滅其氏周亞夫鄧通之不食衛青班超之必侯見諸史傳者班班矣荀卿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斯可以論聖賢矣其他囿於二氣五行而盡性踐形之功或昧焉或缺焉或未至焉則貴富貧賤吉凶壽夭智愚賢不肖之微亦豈外於相耶故唐舉呂公管輅袁天綱之徒皆能以其術取名當時流聲後世此其人豈佞也哉四明袁廷王甫其先南昌人世業儒至廷王以相術顯余官翰林時廷王擢太常丞嘗見其貌清古而氣剛毅有君子之風今退休于家其子忠徹為中書舍人乃持九靈山人戴良所撰傳示余而求題嗚呼廷王術之神其見諸傳者詳且核矣然其言曰每占人吉凶即知其心之善惡輒念之為之反覆化導期轉禍以為福人不畏義理而畏禍患因廷王之言格心改行者甚眾然歟若然君子之用心也昔嚴君平隱於卜筮與人卜言依於

皇明文範卷六十四

六

孝與人第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千載之下求之廷王其有合哉使占者能如廷王言棄咎而從義誠於理道有裨焉嗚呼傳以術論之可乎

書顏魯公爭座帖

錢習禮

顏魯公剛直之姿見於正楷英發之氣著於行草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藁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即朝恩也英乂代宗元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為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為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為軍容實自監英乂為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故舊善提寺行香位次當裴冕為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辯力斥其非無少容貸當時朝恩怙寵驕

皇明文範卷六十四

七

肆觀其冒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講易昂覆鉢以讓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為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慨乎史稱魯公當肅宗至德初國事方草昧為御史大夫即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帖徵之庶幾想見其風采也棣山叛河北二十四郡多潰降唯公以平原最先出師挫其鋒致玄宗驚歎以為朕不識真卿何如人而能辦此唐之中興四方義舉自公倡之世傳顏書却厲氣端人正士之手澤豈不信然哉

題卻封禪頌藁後

王直

右卻封禪頌藁前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胡公作也

昔太宗文皇帝在位時太常臣有言曰古者聖人治天下功德盛隆則必舉封禪之禮以告于神明垂美于萬世今陛下聖德神功古無與讓而封禪未講何以繼前代帝王之盛請命禮部奉行之上曰封禪非古也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其德不在封禪不許公聞之曰此盛德事也而大臣有與之比者陰助之公慮為所惑乃本封禪非古之說與後世賢君良臣所以闢而不行之美皇上聖性高明真知灼見足以破千古之謬為百王之明監作此詩以獻上覽之喜曰是朕心也於是言者沮而封禪卒不行君子之事君務引其君以當道若公是也彼秦皇漢武之輩肆其侈心以瀆擾上下天地厭之願乃以是為說此為邦者所以遠佞人而公之所深慮也其學之純懿心術之正大可見豈獨文章之雅贍可喜哉公捐館三十年其婿尚寶丞宋懷以此稟示直直嘗從公游知公為深故題其後如此懷其永寶之哉

書其節婦事

李東陽

南京有節婦某氏年可二十喪其夫鞠二子以居二子既長俾事生業不克辦則日與為游蕩日以漸困朝夕弗能繼則相與為矯虔又弗繼計無所於出乃謀稱其母為寡婦求富商嫁之給商曰吾姊義不嫁吾輩強之然尚弗憚必預具舟楫俟其登即解纜以行商從之二子又給其母曰吾父之存負不能自活有一商者贖卹之以有今日今

金明文範卷六十四

八

金明文範卷六十四

九

其人以家屬至此卒一往謝之婦不可懇之至再乃登舟二子送入舟一子先躍千岸一繼之而舟已遠數十步矣婦呼其二子不應方訝之商曰此汝二弟謂汝已許嫁我又何顧為婦始悟其給已也即解顏強笑語應之私念有劉公廟者京俗最信以為能禍福人則謬曰吾身已從子矣無所復卹矣惟吾夫之存吾有誓欲於茲廟有所報謝幸為我具鷄酒我願畢當不至家而往無遺憾矣商從之比至廟婦把商袂呼于眾曰兒子嚮母此賊與通謀諸保甲能為我白之官乎於是諸保甲忿而執之又執其二子皆伏法予聞諸張都憲公實云嗟夫德義人心所同若彼二凶者其變也婦之節固無俟論顧其始覺也若稍露稜節必不見解身死無所惜其何以泄忿憤而暴其奸凶顧一轉眴間而念慮頓改含言茹憤深自晦匿不惟不喪其守又卒伸其所欲為較之居常處故熟思而素定者其難尤甚蓋有烈丈夫之風焉世固有抱德執義而淺見狹量成其小而忘其大者予未嘗不備責而痛惜之因錄其事以紀事變且告人知好德者

跋袁鏞傳後

林環

袁鏞四明鄞邑人宋進士未受職與謝昌元趙子昂傳相友善三人皆以身許國宋季元兵壓境鏞不屈死烈火中其家之七人間變俱赴水為臣死忠者古有之矣未站一命而捐軀殉國求之古則

少也以一身死國者古有之矣而舉家聞變赴難求之古則尤少也則如袁鏞者其真絕無而僅有者乎然予又疑之鏞不能使謝趙二友不甘同生死之盟而卒能使沈朱二僕保遺孤於既死之後而脫之於利害危急之中豈謝趙賣友之徒不可化而鏞之忠誠氣義其餘烈猶足以感動其僕歟不然天欲存鏞之後於冥冥之中或有陰誘其衷歟死二百餘年其裔方大振今其四世孫廷玉及其子忠徹皆躋華要則天意蓋可識矣抑不知彼謝趙者兩家子弟尚有廷玉君父子否乎讀是傳為之三嘆

跋東坡草書千文

祝允明

北鄙之夫居鄰大閱之場旬朔見大將軍帥數百士入場

聖明本紀卷六十四

十

校獵數騎張弓發矢馳馬回旋幾匝鼓進而金退頃刻而止曰戰陳如是已甚則寧桑折柳效之自以為不大相遠一旦此將軍統十萬衆出塞橫行匈奴中魚麗鶴列翕忽開闔變化若神戈矛弓矢之具擊刺向背之法與向來故步如不相關者鄙夫見之然後魄墮魂越始知兵法乃如此今之學坡書者故未嘗見其真法使觀此帖其墮魂失措何可免也帖在練川沈文元因出共閱輒附此語何日相與請正於閣老延陵先生必有教吾二人者

跋趙子昂三駢圖

吳昌

趙學士畫三駢其一驪班班鱗見毛間奚官執鞭安步就水草望而知為天閑上乘已其一白微赭不受羈束翻身

仰天駢首長鳴若負其材力而趨肆者泛駕之姿也其一驪伏地作勢欲奮未果欲息未安欲駕未進殆柔順利貞宜從王事者與嗟乎使好奇者相之將鄙貞順為駕胎庸人牧豎且鞭笞雄姿為雕悍也不然視雍容鸞和之器為康康芻粟者矣悲夫然三駢雖殊顧其風神筋骨皆超卓與龍為友定知非凡種也殆天產之渥涯疇德而瑞聖與或貢經萬里而歸有道也有道者善畜群材吾何憂

題永思言卷

陳束

左丘明有言古之制也子之能仕父教之忠余每讀斯語未嘗不傷然感也嗟夫古道之繇鮮矣况父子之間乎今夫士居隱約垂翼蓬茨之時此其蚤暮缺缺慮無不快一

奎南文編卷六十四

十一

朝仕顯也其已仕顯也迺修然雖肝庫庫不自振濯此非必其身尤亦其所從吏然矣人亦有言蘭根與白芷漸之滌中矧在家庭哉是故便勢而明欲俚市之言信於師資舍義而導情開闔之說明於丘索矣廼求思之訓何其遠乎余入楚得從縉大夫後竊欽服大夫之高明已迺睨其家道言然後知東樓翁教然也彼方其脫迹鴻漸之日始離棄窮尼就顯榮也雖其親知詎不以便利告語者乃東樓翁言諄諄歸諸元本引誼章道勸忠納軌縉縉有君子之風烈焉美哉非翁不能以貽賢大夫非大夫賢罔以引揚明休弗墮軼也獨恠以翁之懿湮沒而未庸賢者固有遇台傳不云乎孝以事君也慈以使衆也大夫貞信爾雅

履明忠報主上可以為孝東樓翁縣慈眎教然而使眾之道備矣楊子謂父子之美也無是父則無是子豈謂銘君耶

跋項節婦傳後

王健

鶴泉王子讀項節婦潘氏之傳悚然起嘆者三人曰何嘆之深也王子曰予蓋有感於節婦之說云夫自節義之說不明於天下世之君子率重截頸斷腕而輕於守志待斃者竊以為非通論也夫粉黛笄幃之人持柔弱之質而寡陽明之稟者也乃一旦明利害之辯判人鬼之關視死如歸求亡如飴儼然丈夫者尚或歎焉亦豈非個平莫及為天下之至難哉然而變類起於領吏事特成於果決未必

皇明文憲卷六十四

十二

皆深長思也乃若定志於所天抱節於攸卒松柏永堅荃蕙不化此非其尤難者乎以今項節婦之事觀之上奉其親下成其子允可以慰潛寐者之心矣向使芳魂翔於撫樞貞體斷於執刀一往而不返也則而節義然而嬰孤然將舉而委之誰耶而於項竟又何裨也故曰節婦其尤難者也夫程嬰定孤而死去朔之死已十有五年杵臼且曰子為其難矣文山當宋之亡不惜以三年食人間粟苟柴市之劍不下尚欲以黃冠東歸此其意良苦蓋欲求趙氏之遺種也故昔人有言曰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夫妻道臣道其揆一也以彼況此豈不章明較著哉

題謝博仙繪杜詩句為山水圖卷後

許應元

蓋騷人以微言相感而良工執藝以通其意凡民有心靜躁殊分故仕進則卑山林巖穴之士亦園軒冕子貢大賢也結駟連騎而羞棄牖莊生洗洋自恣亦輕于棄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李公膺鴻漸之期然顧感恬曠澹泊之語鮑丘壑放浪之好此其致可與淡陋沉溺者言邪嗟乎誰為為之孰令聰之非樗仙子烏能為是繪哉

題喬氏族譜後

張之象

張子曰吾聞之也陶之朱公有言曰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夫徑與色澤俱相如也而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故曰墻薄則亟壞綰薄

皇明文憲卷六十四

十三

則亟裂器薄則亟毀夫薄而可以持久永世者未之有也士大夫之有家者宜厚之而已耳昔者楚恭王出遊亡鳥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已之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推是心也其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者歟夫所薄者厚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所厚者薄則父母之黨將楚人之不若也况天下乎夫家國天下其分雖殊其理一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敦睦九族尊事耆耆行葦之詩故述其親親老老之意焉叔世陋俗疊倫攸斃骨肉之親離角弓之怨彰自是以降則粟布為謠風斯下矣使孔子聞之其慨宜又何如耶喬氏故海上望族也清逸以來世多

賢者至九世其孫喬子承華始克輯其譜以傳善哉乎是舉也蓋厚道也孔子曰睦於父母之黨者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其喬子之謂乎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喬子與余游深矣謂余為直諒多聞之友不可無言而喬子固異能之士也通百家學尤以治詩聞敬誦是詩復之今之海上多故家遺族厚道懷素仁風未熄有君子之心者其必不廢吾言矣

書世澤隆恩卷後

何良俊

良俊自羈貫時每讀書之暇則喜延見長老問先朝故實凡郡縣政令施設與夫田農登耗里巷間財力贏縮之故皆取耳目聞親不欲其勳說載記長老言國家自太祖

登明之藝卷六十四

十四

成祖驅除殘暴仁宗以後群聖守文修治中間雖更土木之變而景廟監撫英宗復辟時皆增修文德當時民力未耗朝廷猶恐震懼四方緝綏之使旁午於道中外臣工祇承德意唯謹守科條不欲事激昂擅興機宜故上下帖服凡朝廷有大政令但以文符下諸省藩省以文符下郡縣郡縣督之賦役長賦役長坐里門甲乙呼之衆即集而事隨辦故百姓給衣食長子孫終身不識官府者蓋什六今聖天子欲興堯舜之治加意元元然民力日耗國用日廣四方逋負日積郡縣以賦役長為不足信籍編氓而戶列之條教日繁法網日密百姓什一在家什九在公鞭笞縲紲如凝脂秋荼有司日夜焦勞事竟不理夫先

後固未嘗易民而治也然而簡者易循急者難安是誠何故哉有識者必能知其漸矣長老稱郡太守之賢者有常山樊公稷山王公鄢陵宜春前後兩劉公縣令有高安陳公臨朐馮公及良俊之所逮事者郡太守則汶上路公順德前後兩何公長沙熊公縣令則永豐聶公石首方公夫樊公通練事機處官如家其所興建所謂德在生民百世之利也稷山以清直著鄢陵汶上後何公以長厚聞宜春與前何公以精敏稱長沙以文教顯若夫高安在割能斷苟其所持雖撫巡不能移可謂峻決臨朐清謹絕俗純心為民近代所無永豐志存功業有常山之風加以興學勸士殆欲過之石首當事無所推避乃高安之流亞此皆草

登明之藝卷六十四

十五

章著稱者也然方正德以來監司之權漸重凡所巡歷之地藩省大臣雖白頭老成皆拜起聲折惟謹郡太守以下廷趨長跪同於廝役長沙在郡時長揖而罷傲然平視御史不能堪竟以論罷又巡撫所至胥吏之徒皆有常賄一不如意則挾搥捃撫無所不至而臨朐在縣時獨毅然曰華亭之民我子弟也割子弟之肉以餒鷹犬豈長民者所為卒不與廝亦以調去夫臨朐適當華亭水儉例得報災華亭有東西兩鄉西畏水東畏旱民戶有定籍而產無常處一有水旱以開荒為名規避百出是時或有以開荒告者公曰夫開荒則民之利五而奸詭之弊百吾不能以百弊易五利為奸詭作囊橐遂不許遂大為巡撫張公所窘

弔祭文

閔貞淑文

胡翰

何斯世之昧昧兮，朕獨抱茲貞淑。曰降命之自天兮，固眇軀之所服。肇兩儀於厥初兮，恒正位而並育。矧夫人之伉儷兮，豈云䟽而異族。昔結髮以承歡兮，將偕老以爲期。忽惡筭之在首兮，遂中道而棄之。惟國有大事兮，莫大於征伐。之師旣北，面以奉命兮，願委質以驅馳。冒白刃以爭先兮，懼不得其所死。苟死弗恤于素兮，又安足以痛毀相女婦之從夫。芳醮一簪而不再力，莫拯君之卽危兮。雖獨生其何待，孫神之成夏兮。陳迎娶而捐軀，高廟之喪趙兮。秦

皇明文範卷之六十五

乙一

弔董生文

胡翰

余自京師南歸，次于直沽，汴流而達于衛。津過陵州，故廣川地也。漢江都相董仲舒墓在焉，爲文弔之。其辭曰：出國門以南，適兮涉衡漳而齊舟，波流渾其若河。兮道旣阻，而且修臨廣川之故墟兮。曰夫子之首丘望原，隰以懷思兮。悵欲去而夷猶，嗟王風之不競兮。人各驚其私智，道術裂而民散兮。世已久而莫制，燕趙固多奇士兮。僅有取

其慷慨非天降其大雅兮，繫執爲之表。礪聖垂法於春秋，志雖微而可即。士明經以致用兮，義非后而不食。徵天

人以爲言兮，明災異之在辟。引君致之當道兮，情眷眷於排側。嘉克殯而樂三代兮，得一士而不能用。苟不用其亦已兮，國無人而曷重黜。賢直而見憚兮，弘飾詐而取寵。用舍倒而莫察兮，邪正溷而彌冗。驛不中夫犧牲兮，執鸞刀而薦犂。祭藥味以實瓚兮，澀黃流而注茲。競利方以爲貴兮，擲渠渠而去之。徒操末以齊本兮，引繩墨而正之下。皇如巷伯古固難於知人兮，詎多欲而不惑庸侯。時之見祭兮，庶師言之允一。謂伊尹無以加兮，雖管晏弗之企。探淵

皇明文範卷之六十五

二

源其尚耿兮，又豈若夏之禱類。何一低而一昂兮，繫未量乎夫子之志曰。正誼而明道兮，不計功而謀利。讎內顧而如斯兮，揆王佐亦奚異。俾詭遇以獲禽兮，固吾心之所耻。比柳下之三黜兮，由直道以事人。百里之飯牛兮，豈汙辱而忘身道。有時而詘兮，亦有時而伸。諒天命之未違兮，獨

祭何平生民

碼牙文

胡翰

維歲甲辰正月某日，制東行中書省右丞李某，以清酌潔牲，禱於大牙之神。惟國大事曰祀與戎，凡我有衆，罔敢弗恭。在昔草昧，誕啓武功。泳鹿揚靈，牧野奮庸。承天休命，惟神是崇。於皇漢祖，奄起沛豐。申嚴秩禮，丕顯軍容。百王繼

忱庶士承風伊予不武荷國委寄授鉞端闡總干東裔列
城効順群嘯慕義匪曰予能實神之賜赫赫靈旗道揚神
威天日清照風雷厲飛睽睽萬目具瞻指揮何揮不躍何
指不披薄海內外日所出入瞻其於鏢固不震聲肆于將
士一乃心力鞠躬將事不越咫尺春酒既嘉潔牲孔膺是
用昭假令典有則神其監之尚求我翊宣我神武祚我明
德制平僭亂佑我民物如周如漢如古有國登于至治報
祀罔極

祭太史公文

方孝孺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
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

石印文範卷六十五

三

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
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為足其所遇者皆衆
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安命而不習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
越前古拔羣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
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
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
之厭斯世而不居且遠跡於峨岷蓋將吊重華於九疑唁
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汗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
生榮辱為夢幻得失毀譽為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
為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
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

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
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
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履乎世者止七
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
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數數
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
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為殺注滄海以為尊吾知公之不我
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
所得以冀有益于黎元酌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祭王文節文

方孝孺

石印文範卷六十五

四

當事變之紛紛禍福險夷倒施而錯出若不可以數推而
理度及夫徐觀其後而究其所止歟慶之應未嘗不曲當
其實而無毫髮之偏僻之飄風暴雨挾雷電而驟至遇之
者駭愕眩惑以為無復見乎白日矣瞬息之間軒豁開朗
大而山嶽江河細而鷗雀蟲魚莫不各復其常而觀光采
之爛然嗟乎先生負剛健之氣蘊該博之學抱作者之宏
才而遭 太祖之用賢固宜得位行道以復先王久墜之
典致四海於平治拯萬世於顛連何期讒夫奸豎媒孽間
構卒俾蒼黃奔走于西南萬里之焚真百不一試而身竟
死於大羊戎虜之腥羶當斯之時非維親戚鄉黨痛其不
幸凡聞先生之名而知其事者靡不疑天道之叵信為之

悼屈而銜冤及今皇之繼統施大惠於八埏九英偉奇傑之士無不招致于庶位而憾弗能起先生於九原於是先生之子方以才受薦擢官太學而先生平生大節因而陳于殿陛而達于旋宸之前于以有學士之贈于以有文節之謚褒崇閔悼極其華顯自有國之初文臣之沒者不知其幾而咸莫能比肩豈不以抑之久也發必盛屈之甚者伸必長而天道之徵於人者雖有遲速疾久之異而隨其所積以為報則如符節之合而罔愆吾由是知天之可恃善之可必人患不力於為善而不患為善之無傳嗟乎先生之生也崇位重祿之榮高車駟馬之飾雖不及當時之權貴然身沒之後彼皆漸盡腐滅而無遺而節行之傳昭

奎明文範卷六五

五

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姓名之著又儼若超世而登僊乃知讓佞之排先生也乃所以成先生之美戎虜之賊先生也適以表其志節之全彼恣睢於一時此光耀乎萬年而先生又何憾焉某等或從遊於夙昔或尚友于簡編情不能自已而託諸一簣冀不能盡哀而復告以茲言

祭李子西提舉文

宋訥

嗟夫子西學足以俾益斯文而不得推其所造志有以澄清天下而不得展其所抱豈天之降材固有大小人之稟賦亦有壽夭耶嗟夫子西剛不可挫正不可撓幼失游於方外長竟歸於正道摩空之翮過橫秋之鷗鷺不羈之材

邁騰雲之騁騷騷壇對乎屈宋詩壘敵乎謝鮑用筆則李蔡之篆隸執法則鍾王之真草胸錦繡而量有涵濡文山林而氣不枯槁作賦也擲金聲之可聞暢飲也忘玉山之自倒冠劍右之時俊膺皇明之聘召職征商於滑邑著考成之功效此中原之交友憾相逢之不早何去路之長逝殞厥身於冥杳不可復見者君之筆陣尚可傳錄者君之吟稿人孰無死君為可悼其英靈之氣將鍾而為黃琮為蒼璧為奇珍為至寶歟抑將化而為慶雲為景星為祥麟為鳳鳥歟其忠義之魂將隨萬鬼鬱悒於九泉歟抑隨群仙尚羊於三島歟將為詩仙神交於多士歟抑為酒仙神游於八表歟嗟夫子西故鄉之關山路遠高堂之父母年

奎明文範卷六五

六

老二十之孀婦衰經半載之嬰兒襁褓失平步之青雲舉南歸之丹旆此吾徒所以皆慟哭而仰問於穹昊也歌楚此以招魂薦哀誠於蘋藻精英如在來受我吊

祭胡先生文

蘇伯衡

嗚呼仲申良金玉庶足以方公學術之精純商鼎周彝庶足以擬公述作之古雅惟嚴毅以自持曾毀譽之不假故不合者甚多而合者恒寡方年歲之壯盛侶麋鹿而在楚逮景迫於桑榆乃聖主之遭逢承特招之明詔邇清光於九重體右文之至意振教鐸於一邦及元史之纂修遂大筆之獨當參公論以褒貶深上契於宸衷然而寶懷而不售材蓄而不試代言顧問上雅注意於柄用引年乞歸

公則必行其素志得不以聲譽之隆吾所謂富而不在乎
祿之豐道德之究吾所謂貴而不在乎位之崇不然既俞
所乞拂袖而還長山之下竹林之間儼屋以憩賃田以耘
非樵牧以為伍則猿鶴之同群亦獨何樂而志氣欣欣鳴
呼仲申意謂百齡以重鄉郡何斯文之寡佑嬰微疾而遽
病昔日相過講問書詩英俊在列笑談塵揮今者之來室
是人非惟交塵網庭暗履綦銍公之云沒曾居諸之幾
時慨夫事之殊異忽乎已至於斯更一二歲徵文獻於門
墻者何從仰其音微牧羊牛羊於丘壟者誰復為之呵撫又
況一紀必世乎此吾黨所以重反袂而歎歎也雖然生必
有死盛必有衰猶旦有夜理固若茲惟古聖賢其身雖沒

吾南文苑卷之五

七

而其名永垂者亦惟托德業與文詞公之所蘊固不見於
設施公之所作則與古人而並馳其味也雋其聲也希大
篇短章細書深刻者有不家傳而人誦之然則公固有沒
而不湮者存矣吾黨嚆咻又奚以為叩緝此言以侑一卮
蓋不獨慰公於九原亦將塞後死者無窮之悲嗚呼仲申
以為是乎以為非乎

弔國使王翰林文有序

張統

皇明建號之五年洪武壬子群雄耆定光嶽混合乃曉
西南獨阻漸被詔翰林待制臣偉為正使往諭之時雲
南元之庶孽梁王與漢北連主聲勢相倚既聞命依違
不決越明年冬有使自漠北來待制公遂遇害又八年

辛酉天兵南下踰年壬戌雲南平平之日統備員政聞
至則詢公之遺事知梁王禮貌公暨沒後棺斂言與喻
的斤合且知梁王柄臣達理麻特加愛重距難前兩月
匿公於春登楊氏庇之盡力比北使劫以危言始不克
救及蓋棺時土人用浮圖法輿至地藏寺北漏澤園或
曰小南門外視之以火閱十有五年為歲之丙子公子
紳仲綱來訪公殯陵谷已非蹤跡無所乃至就盡之所
撫地長號載其諱字位望以歸統吊于次遂申之以文
訪前修之遺烈今在西南之天涯路漫漫其脩阻兮冤香
香其曷追羅蕙肴與桂醕兮集眾美以為儀藉芳馨以比
德兮庶英爽之在茲公之貞潔世所信兮琢白璧為肺腑

吾南文苑卷之五

八

濯江漢而暴秋陽兮肯自浣乎塵土烈雲霧以為錦兮又
重之以黼黻星辰以耀芒兮宇宙軒豁其在手顧食馬而
弗避兮斯大義之所存載使以馳騁兮往振策兮南雲嗟
期運之未至兮遇豺虎之信信彼徒知瓜牙之可以逞惡
兮又安知天命之維新人固有一死兮死固各以其仁惜
芝蘭之見摧兮終腐朽之荆棘委蠅蛸而不顧兮挾浮雲
而上征駕雷車以飄忽兮引翕赫之電旌逐飛廉而東驚
兮歷倒景以憑陵過蒼梧之曠濬兮謂重華而是正愛傳
說之有託兮亦徘徊於箕尾望故鄉而掩涕兮予豈能獨
眺夫山鬼吁嗟歸來兮公不可以久留悵猿吟與鶴飛兮
兩浩蕩而難傳將速返于故居兮寧爾宇之深幽有子有

孫善繼善述兮長致享于春秋

祭誠意伯文

吳公頌

維元政之失馭兮豪傑奮其並興驅齊民使荷戟兮銷鋤
犁以為兵勝負迭其相乘兮弱之肉而強是食競優掠以
僭竊兮紛盜據乎南北塵瀚瀚而眯目兮燄炎炎而漲天
計剽殺為功庸兮孰黔首之汝憐賢寧蒼之念亂兮實挺
生夫聖明撥仁義為甲冑兮嬰忠信以為城江淮翕其景
從兮顧瞻金陵而是都豈有君而無臣兮疇啓予之雄圖
惟先生之壯志兮夙蘊皇王之學鄙管樂之既往兮謂伊
呂之可作神諒兆於幾先兮吾將察夫璿璣觀王氣之攸
屬兮知帝命之所歸虎嘯谷以生風兮雲出岫而隨龍麟

不皇明文範卷六十五

九

予秉之耿耿兮舍聖人其焉從應聘命以效忠兮驩契合
於諾唯神籌秘計不可以言喻兮恒決勝於千里彼偽漢
之搶攘兮舳舳肆其橫江陳我師於彭蠡兮殄封豕於莊
浪長驅直抵其巢穴兮循豫章而東之斬黃與鄂嶽兮固
風靡而無遺先聲聳茲兩浙兮復禽張而繫方操破竹之
形勢兮七閩惴其敢當聞西北鄙之人兮曰奚為而後我
征不庭而撫順兮不再鼓而俱下雖天道之助佑兮亦將
軍之用力也發蹤跡以指示兮允先生之成績也皇錫爵
以酬勞兮位次亞夫公侯効于房之勇退兮願從赤松以
遨遊胡二堅之構患兮動宸衷之惻惻帝曰卿其還歸兮
昇優游於祿食賜綵綸以褒美兮示睿眷之不忘駕蒲輪

以言旋兮桑梓貴其寵先仁者必得其壽兮諒理數之可
推謂陰陽之獲報兮宜愈享於期頤泰山頽而梁木壞兮
忽溘焉其云亡不勅遺於一老兮使斯文之俱喪古之人
圖夫不朽兮惟立功與立言建茂勲於開國兮況著述之
必傳秉二美而並載兮流芳藹於青史永鴻名於無數兮
亘萬古其猶不死嗟鯁生之多幸兮望餘光之有年曩叨
班於朝著兮沐數載之嘉言承恩例以聯歸兮取景行於
先哲偕同心之朋友兮敬辨香之是熟登瘠牲於九俎兮
崇清醑之盈觴匪飲食之足尚兮庶至誠之馨香藉采采
而垂華兮露泠泠而淒其靈惝恍之不昧兮魂髣髴而來
思

不皇明文範卷六十五

十

祭丁提學王夫文

邵寶

嗚呼溺者古之所不吊也王夫乃死於溺溺其身甚矣舉
家溺焉而僅遺其一子水哉水哉何太濫於王夫也哉吾
嘗觀王夫之平生譬之於水其瀕於溺者蓋屢矣吾略言
之而王夫聽焉昔在成化己巳王夫以進士官中書嘗因
星變疏陳十事先是見素林公以論建寺張後府兼素以
救見素先後下獄王夫危言繼之衆謂或有濡首之凶賴
先帝明聖王夫得無罪此其瀕死而免者一也王夫謫普
安不便其水土衆謂王夫濡尾之虞縱不在近亦必在久
既而今上即祚移判廣信此其瀕溺而免者二也王夫在
廣信若干年轉知興國又若干年方其勞於州郡吏陵民

硬中遭兩喪貧病憂辱百患備極衣如之戒蓋兢兢焉而王夫無恙此其瀕溺而免者三也及今一歲兩轉視學積困蓋出險脫危而超於困君子曰三年大國之賞庶其在是而乃真死於溺嗚呼哀哉向也王夫溺於世途則王三原援之倪文毅援之非為王夫為天下也今溺於水亡其身以及其家乃無一援之者或謂世途險於山川豈其然哉雖然王夫之心固不溺也取取者存將托神江湖以指天下之迷乎將假澤星漢以潤天下之枯乎抑將樹靈砥柱以鎮天下之流乎王夫有知當感于吾言矣西望長江東臨太湖天下之水一也壇位其間王夫其不夷猶中洲揚靈來即邪彭蠡清波吾聊挹之敬酌王夫於途耳惠泉

晉南文範卷六十五

十一

一勾傾我心曲尚伺他日也嗚呼哀哉尚饗

告羅一峯墓文

陳獻章

嗚呼先生今曷為而往始曷為而來處則缺畝之逸民出則文章之鉅魁其洞徹不欺之心炳中天之景日而轟動出群之氣殷百壑之春雷知先生者儼先生於北海不知先生者謂松栢弗類反見目於榆槐先生見賢必親聞善必錄遇惡必推存而知亡過而能裁隨時變化有闢有開而平生念慮所存其大者正君正朝廷正三綱正萬民正四方皇皇之憂耿耿之忠則至死而勿類貧賤而不為戚患難而不以回成化己丑之夏予遇先生於南嶺盡瘁之驢忘形爾汝即三宿而後別去屢及顧而徘徊先生贈予

南歸之文予處先生草草之什既而各申其戒曰我不枉已君無鑒坏孰謂先生去官而死曹溪之約不遂麗澤之資何有而今而後復仰望於何誰嗚呼惜哉宿草之墓朋友弗哭禮之常也非予與先生之宜也先生有知歆此絮語尚饗

壽國武侯廟文

蔡潮

以惟越宇宙而同然曠古今而相感者惟此心耳侯也學宗聖王功崇漢室名揚史策澤被華夷迄今雲貴之域頌侯平允之政忠義之猷雖椎髻卉服卜鷄刻木之類莫不舉手加額淪膚浹髓循前日者矣但縉紳貴宦知有諸葛大名也哉是惟精爽恒存英靈不昧所恃以昭示而感召

皇明文範卷六十五

十二

者萬古此人心耳痛惟嶺山之慘禍甫息而列郡之旱虐連旬衡茅無升斗之儲衣褐窮卒歲之慮如水如火愈熾愈深晨夕齋咨罔攸控訴顧惟斯土侯之舊治也斯民侯之遺黎也其等救災恤患之心即侯開誠布公之心也慨昔南嶺隕星而炎精失煇侯本列宿而通靈于天者也蓋亦轉訴上帝于以為雲為龍作霖雨于旱歲益著以心感心之神妙乎其何忍坐視顛危終則南陽如抱膝長嘯時也抑何以慰侯舊治遺黎之厚望耶謹告

詰責山靈并告飛天火雷神機文

蔡潮

蓋聞逆天犯命者王法必誅怙終不悛者天討無赦茲者賊肉賊傍等荼毒邊宇抗違王師二三年矣匪人斯悠天

寔怒之雖爐山之靈要亦不能辭其責焉山耶山耶胡不
孕秀鍾英效忠報國與彼生中之獄祝漢之嵩嶺名宇內
顧乃甘心飲氣為賊藏垢為賊包羞則將名于天下曰先
在正統時為王銅裂之叛巢今乃為肉傍反穴也耶孰甚
焉急宜效順明助天兵盡洗外至之辱速為噬臍之圖庶
幾其可也豈宜久為群寇受誣也頃自戊申神器震擊賊
膽飛驚未奏犁庭之勲猶懷怙終之念原情問罪胡得已
耶惟茲神機大將軍發軔會城先聲震疊道路屬目其誰
不曰湯微猷也策勲在旦夕矣過此機會吾將誰均哉謹
告

除妖賊告城隍文

姚鏞

卷六十五

三

先王之世神物不得為妖而聖明之法凡左道惑衆者有
禁其為賊至嚴也且昔杜城有土妖曰山魃與卓望者浪
傳姓名冒濫祠宇或能神以汚人冠服或縱火以焚人室
廬又或拋擲瓦石開闔門戶以變異愚昧之人亦輒神之
至傾貲財以供奉而莫知其為誣也夫幻也妄也淫而盜
也於此皆誣而二妖皆稟有之其不可縱也明矣且幽僻
之地雖勝焉馬桂城宗藩所寓司府所列縉紳大夫相與
談道德而事禮樂文物之區陽明之會何物妖魔乃得以
雜居於此也夫為民之害者雖鳥獸龍蛇必驅之况為此
怪誕不可測之怪以驚動人民者乎鎮欽承天子之明命
誅賊一方之風化凡是邪惡台當驅除若縱之下治則是

於靖共之義未稱鎮無以臨于民惟神亦受明命監觀茲
土索厲鬼而逐之以翼王化其責均也顧得容此恠孽煽
妖境內乃漠若無聞乎某知之而不治其之咎也某不能
自治故復以告之神神知之而不能治亦恐有缺于保障
之義非神之所安敢索一牲遣官以告神其監之

弔張巡文

張鰲山

與李唐之中華兮撫盈成之懿治勵初志於開元兮庶幾
乎貞觀之際何昊天棄我兮生尤物以作孽穢匿閭閻
兮孽彼胡羯蘊蝗蠢于赤心兮甘腥羶而不能舍叶既失
伍而遁辟兮聞忠言而齎怒震擊鼓於魚陽兮環郡邑而
瓦解捧圖地甘心於虜兮曾無一人之慷慨龍矯矯而西

卷六十五

十四

御兮雲依依其何從方先生之令於貞源兮抗序逆之于
政廟忠義以適睢陽兮悼綱常之不立惟辱與死之吾分
兮明吾心之靡惑嗚呼哀哉百川潰溢兮軀以防之大厦
傾危兮一木圖支激寡以抗衆兮恃忠義以為櫓驅羸以
威勁兮匪血氣之為武餉餽弗繼兮急及鐘弩屏稚易食
兮寧幼艾之足怙豈孤墉之徒存兮寔江淮之所仗匪能
官以自要兮痛元首之多恙力既竭而莫支兮犬羊突而
蛟踞望西風以下拜兮誓為厲鬼以殲寇悲風橫來兮苦
霧四塞飛義血於霜冽兮泣野草其成碧魂激烈其未亡
兮白日慘而聲咽阻不可撲之虐焰兮噉宣其力瞻中興
之財用兮孰聞其業士固死之為忠兮從死者特以成名

身既殺而事以成等死亦有重輕吁嗟乎今之人兮畏鼠如虎歎祿食之不厚兮孰與折衝而禦侮顧束腸之勃鬱兮懷壯節其如親恨養士之靡效兮弔先生于千古

祭冢宰許公文

劉玉

嗚呼上天之於豪傑夫豈偶然而生蓋將使之珪璋乎治化潤澤乎生民此其進止存亡實關數夫豈區區小智所能窺測而經營公起邑庠而承家學遂登甲第而選雲程內臺持憲外臬司刑激揚追蹤乎攬轡平反比迹乎棠陰已而屢遷都憲受寄邊庭北虜驚折衝而效順西番忻奏凱而輸誠中更回翔克安義命俄膺大拜益懋勲名長司馬則邦政為之振肅晉冢宰則銓度以之公平方是時

奎明文範卷六十五

五

權姦弄政事變糾紛公處之如砥柱中流屹然獨立黃河涵湧勢必使之東傾萬方仰其倚庇百辟藉以持循然日能明於畫而不能明於夜春維利於德而不利於刑始也孔子之於中山冀其可化終焉滅倉之於孟子卒尼其行公於是掛冠朝署稅駕山林鳳高翔而麟遠逝夫何恠乎舞狐兔而語龍蛇宣乎公厭斯世而遐升手冥漠然吾猶見其英傑之氣峙山嶽而流風霆也嗚呼天報疎而弗爽公論久而益明其棄之業既承芳於累世鍾鼎之續殆必垂光耀於千齡玉線先契知愛承桃李參苓徒興懷於佳遊矣鷄絮酒嗟莫釐於微誠踰陳辭而一奠焉哀憤於幽明嗚呼尚饗

祭洞頭山神文

王守仁

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為山川之羞茲上為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洞頭者皆曰賊巢耻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冽之井冀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廁溷矣丹鳳之穴鳴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為妖窟矣冀穢之所過者掩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冀穢刮剝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冽鳴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為孕祥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天子明命來鎮四陲憤洞賊之克悖民苦

奎明文範卷六十五

五

荼毒無所控訴故爾者計擒渠魁提兵擣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應順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克殄思一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備月餘旬雖巢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於山川之神為之逋逃主辜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為山川之神雪其耻夫安舊染新圖非中人之情而況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即益佑其衷俾盡携其黨類自縛束投若水之赴

經子將隄沿停畜之如其故詐懷奸即陰奪其魂張我軍威風驅雷掃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忤惟神實鑒圖之尚享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八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

金明文藝卷五

七

累骨無主將二童子持鉢鍾性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鷄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緊何人緊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為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降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為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忻然就道烏為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衡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

外憂鬱致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群陰怪之虺如車輪亦必能瘞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而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吾為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痾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余兮吾與爾邀以嬉兮駢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嘔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疊疊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殄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俟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為厲於茲墟兮

金明文藝卷五

太

祭王文恪公文

祝允明

嗚呼小子將哭公以公也郊麟歲龍聖賢亦窮騎箕蝕壁揆相必終何傷於吾公與將哭公以私也鑄金百冶惟桂干枝賜也奔走商也贅辭何戚於吾師與惟士之節報死于知何不才有如小子而蒙被乃超於等夷待以國士要

以遠期所謂春澍膏萌蕭蘭同德而焦枯之枿倍榮秋月
揚彩遐邇齊照而迷塗之大加賴昔者允明上公之誥公
既諒之矣幽明有殊心口豈異所最痛者生無所立以光
公之教又不能即死以從公之遊悵進退以無據徒徇知
而弗酬用此負公雖哭毀以絕亦何補而何贖祖載即期
敢藉茅塗因薦心曲贊德頌業銘不朽而鏗無窮者出在
天子典在四海職在國史非小子之事也嗚呼小子崩摧
迷絕奈何奈何惟公尚饗

祭巡撫江西都御史孫公文

屠儔

古之君子處於姦豪不道之間方其變故未形也惟權委
曲於機宜而不失吾正道之防閑及其狀貌已形反側不
制則惟盡吾力之所可為而不復計一身於險艱茲蓋為

登明文範卷五

十九

孔氏者守身之大凡而不容絲毫輕自毀殘者也當公大
撫江右之日正我奉命往按之年逆濠在藩目睨心懸期
有所委順而不得乃恒置伺察於吾之後先吾惟守正而
不眩自惟持法之彌堅罪其強校之逼死人者舉其護衛
之悍不法者制其誦擾於漕兌者繩其私權於商賈者抑
狼貪於歲祿之副斷虎欲於喪祭之錢公曰是矣勿大激
焉吾見公於斯時凡不迫切於過矯不露已而際彼熟謀
猷而不室於施廟範圍而使之就理嘗曰吾等為國為民
不幸而處茲兇邪惟不吐不如斯為老成之操履是蓋公
有定見於未事之先而欲以圖一方之康濟者也及歲之

秋我以期當代亦以憂在候湖賊猖獗濠為引誘乃肆麾
指驅劫四蹂時方虞於禍孽公亦函書期同上奏法
不敢匿冒憂比叩漸速息肩於賜告念公獨力之常疚耿
耿予衷惟公左右惟江之西茲民何遽公惟竭心力以為
圖冀先虞劉其爪牙之孽而潛驅彼於規矩之就乃天厭
罪惡於其滿盈發共怒於帝衷勅親近以諭行彼逆自亂
不軌陳兵公抗于前大義以聲劫公不屈殺公以令公罵
而死莽操賊名公豈不知其他俛首就縛願聽命為之
目昧心喪者足以少延喘息然不能逃朝廷之典憲萬世
之公議而公固已見之素明死有重者何幸苟生所謂險
難不計而毫毛於一身之輕者也嗚呼公可謂古之君子
者矣芳名大節之在天下後世公之死公之生也公之壽
也廟食之在江西公之民公之後也公之子孫百千萬億
無窮朽也嗚呼公可以無憾矣僑也辱公知愛重公獨能
成就乎是者如此其大時方易衰於禪始獲臨筵一拜束
芻之奠芳以誠公之神兮何在嗚呼尚饗

登明文範卷五

二十

余負外祭文

李夢陽

嗚呼士有負凌雲槩日之材挾奮迅扶搖之翮一旦崩隕
僵踣與百卉共盡腐鼠同礫必有水火之厄彫殺之疾虞
羅斧斤為之灾者否則衝風毒霧排其堅幹焦其勁羽嗟
吾邦臣有一於是乎而遽殛然死乎竊謂君垂蔭萬畝振
翰九霄可計日而至而今已矣嘗竊觀天下貌弗中相瀛

際多嗜慾弗壽志庸識卑弗貴謫薄弗祿悍急弗毅嗟吾
邦臣有一於是乎而穀也祿也貴也壽也于斯焉止乎或
謂君席肅敏之業產富千金年四十餘育五子又諸官赫
赫界之良而奪之全殆所謂天也夫良者天既奪之矣彼
親弗中者羸瘠者多嗜慾者志庸識卑者謫者薄者悍者
急者顧或全之何邪向界之材若翮又安所為邪嗚呼是
固不得而知又奚足為吾邦臣辭也始大夫命下群趨賀
君相顧而笑譏辰綱饒將大饗賓客孰謂慶者出廬返轡
來弔非斯文之至厄千古之深悼乎是月也設旒于庭戒
行有期君有老母日夜企君之歸君之魂氣尚無他之乎
亡弟汝含祭文

李夢陽

皇明文範卷六十五

五

汝言既卒之三日二可以酒果為奠相館大慟仰天而
言曰嗚呼吾弟尚忍言昔我先君從官於河藩挈吾
兄弟就居氓邸入鮑出嬌家室如火元年戊申喪我季姊
癸丑喪吾母乙卯又喪吾父八年三喪故業崩解骨肉荼
毒季氏不絕如綫維伯兄念先世起家之艱夙夜罔解振
我中葉久而未某吾雖竊有非秩顧恒有歸志而大我門
閭惟汝焉望而汝今死已嗚呼尚忍言邪尚忍言汝七
歲猶乳以吾母絕字於汝也十歲矯悍群兒莫之敢關十
三四綴幡走馬捷如猱伏吾知汝稟之者厚也十五涉獵
典籍日誦二千言微旨與義多所自簡十八九鏗鏘軒露
漸有光彩吾知汝蹄齧者必善走也吾見汝頰骨隆隆起

髮際巨口豐頤闊步凝視始生之日有不速之客二人來
緋袍而皂蓋吾知汝貴且壽也有一於此足以不死而汝
竟死邪昔先君易簀惟汝焉憂以婚姻屬兄以行業責我
爾家爾室厥女彌月兄亦庶乎矣汝行未見業未大予何
以見先君於地下邪去歲仲冬汝從予通州疾病尋作目
瞍瞞而癡首岑岑而惡更數醫之手而嶮然骨立日銷月
削抑孰謂遽罹此虐也嗚呼天邪命邪出虫之氓天乎壽
之命乎佑之何獨殤吾弟且奪其後邪凡此皆所不忍言
而吾言之雖慰爾之魂亦以泄吾之悲夫吾能言者言之
矣所不能言者汝亦知之否邪

祭李默菴先生文

何景明

皇明文範卷六十五

五

嗚呼古人言感恩易爾知已難也景明于公所以慟悼吁
涕不能自已者匪徒感恩重知已之難也夫景明昔寓于
公是時有毛夫人也公執詩書毛夫人執燈燭晝夜課景
明誦讀居也視衣食還也饋車馬此豈不有父母恩邪是
時景明幼孺非有能知也公以成人禮之又日察其言動
中善者稱于人其所望見又皆可以施之天下百世者不
以時世富幸榮慕也公嘗盛衣冠入召景明語毛夫人在
傍公謂曰汝視予貴邪他日是子所貴者奚翅予邪然我
所重望者匪為能貴已也嗚呼古人謂知已有若此邪向
首握手終日語心而不知者何可勝道邪古人曰無德不
報又曰為知已者死今公逝矣毛夫人又先亡矣景明雖

欲報而死也無日矣他日縱有能施于汝佐諸子然二尊人又安能知邪矧汝佐諸子又能自大乎又安能有施也雖然公所望見予者豈在報邪在望見景明之自能就立爾今雖能取一第為一官使公及見然所自就立者也弗若公所望見者也即他日又有能自就立公又安能知邪矧景明寡昧弗達所自就立欲太于往日如公所望見者又安能有也嗚呼已矣何以酬公之德而副公之知邪山川伊阻不能棄官赴公喪執紼道輓我懷之悲惟公有靈鑒之已矣嗚呼哀哉

祭對山文

張治道

先生亡矣其鄉人無小太罔不痛焉匪鄉人雖四海九州

查爾文範卷六十五

三

之人聞之將無不痛悼焉先生以文致身其名如日月雷龍其人之景仰愛慕如鱗介之於龜龍江漢之於河海雖身居三公前先生而顯位列卿相後先生而達者罔不被其掩蔽履蓋而無所稱焉獨不為振古豪傑哉先生立朝也危行以賈禍退而閑居也放志以同俗三十年來心跡莫白事竟無可何其舛歟先生以逆瑾鄉里之故歸余聞瑾雖奸臣亦知文采之當重有道不可忽也常思見先生極其敬慕且欲其來而與之論議而先生不之往其或往也詎諧規勸如視同列瑾無不從而禍之者輒與一時之真附隸交托借權假勢者同一罷謫姬旦蒙穢子輿遭讒風雷不作得失有命人將何為耶觀其設三才之論救世

返靈其繫之

查爾文範卷六十五

五

祭坡山文

黃東

嗚呼先生胡遽而逝耶天生之而不壽之豈成之而顧讐之耶謂吾道之將窮固斯人之為尤耶抑藥餌之非良將造物之何繇耶夫細而尋常之酬應巨則事勢之更張觀利害於未兆析變故於毫芒是以建白先朝慮因關陝人皆知先生之精練而不知密贊卿曹控強剔蠹尤棘下之堂堂也幼經勸史旁暢百家上薄騷雅之際中茹陶謝之華競文燭於一刻敏麗句於三义人皆知先生之瞻博而不知兌澤朋儕脂馥來彥猶藝海之津涯也夫何養痾十年一起復陪君子失為善之徒小人蔑子惠之澤竟歲月

以優游付經綸於嘆息諒茫昧之難憑豈襲和之能賦也
粵山兮藏精滄海兮秘靈鶴兮群呼鸞鳳兮唳聲謂之
何哉嗚呼先生

祭朴庵王先生文

席書

烏乎書年既冠末事舉業夫子識我於鄉塾之間薦為邑
學之士既屬以文載授以經日課月較從是而竊名甲科
者夫子教也從是而獲後朝紳者夫子教也從是而知人
之所以為者夫子教也微夫子書將塵理丘壑與草木同
腐壤耳烏乎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夫子尚忍言乎夫子性
剛而氣和圓外而方中獲壽五十七年登科二十餘年歷
官一十七年去歲擢參汴藩疏方上而復留今春擬參東

晉明文範卷六十五

王五

省疏再上而是日卒子即以明日入試不少待於旬餘書
反復思之豈夫子將留不盡之祿以遺其子若孫耶豈河
嵩海岱之民不幸而不家豈第之休耶豈天將大成乃即
之名姑少屈以今歲耶抑數者皆有命耶夫子病篤召書
語曰汝知予者雖不能上擬古人自檢生平大節無損志
狀將汝屬焉烏乎尚忍言乎夫子蓋棺之日朝大夫士皆
為泣下大約以官者惜其方升以壽者惜其方艾以卿士
者惜其在燕京萬里蜀道千尋烏乎書所重惜者夫子有
愛國之忠不能殫述於盛世夫子有子民之志不能布澤
於一方此其所以歎者然書聞道不必親行言不必身試
書竊聞夫子之教有日矣倘藉夫子之靈幸而獲登廊廟

將以夫子之道昭於時不幸而投志江湖將以夫子之言
流於後烏乎茲書所以報罔極也矣夫子乘大化之精入
無垠之門橫太穹覽下土尚聞弟子之言乎烏乎尚忍言
乎

祭余舉人朴夫文

席書

烏乎余子吾無與言矣子負雋才七走禮闈不獲一第竟
卒萬里燕京眾皆哭之吾哭子者不於茲焉子志孤高友
人子學謂子脫凡遠俗有獨立雲霄之勢惜其志廣才疎
不作生計至遺群子女一庶弟婚嫁無資撫成無倚眾皆
哭之吾哭子者不寧是焉子嘗克念先御史柏崖先生宦
業未終將為發幽潛作祠像遺金石使知先生為一邑偉

晉明文範卷六十五

王六

士一時名臣志願未酬此身先殞此恨莫伸眾皆哭之吾
哭子者豈獨斯焉子知文不予言文知予不專文也子知
詩不予言詩知予不善詩也子嘗言詩曰詩如文粧上者
為古淡下者為妖艷二態雖殊皆皆本來面目乎今之獨
步一時者要亦模倣形似假借聲音求若發手情止乎禮
義關乎世教率皆未也嗟乎今言詩者能復幾乎吾之哭
子如斯已乎孔子欲無言後世求學於文義子嘗言之予
甚信之孔子從先進後世求治於文為吾嘗告之子深頌
之烏乎吾無言不與吾子子往矣予近有覺一二惜子之
未聞也予近有文一二惜子之未見也予方歸元山與吾
子求所未聞竟所未至子先我逝矣予嘗謂宇宙於人前

乎千萬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計尋丈者萬億人
生其間長者得尺短者得寸宇宙大觀豈以尺寸較哉烏
乎吳興蒼蒼大江茫茫今辰何辰子亦鑒吾言耶

祭東白先生文

董珏

嗚呼斯文之錄代不數賢荷與我公續墜以延秀挺豫章
氣吞彭蠡發為文章渾噩無法摩經史指擢胃腎金鼎
九鍊飛頰華劍灑逸平麓矗起崇岡駕風驅霆拉攏雲礪
當其無為兀坐終日解旆束衽憚不可詰有叩而應手不
停筆屢燃牛渚萬怪必出天順庚辰公乃筮仕翰長官端
歷車四世最其立朝不踰一紀韜光毓益閭以斐衣冠
如雲趨拜于門有得一言寶若璫璫國有制作輒一致之

皇明文範卷六十五

三

席不及煖翩其逝之蒲輪屢旋位秩荐至帝則公眷公豈
是觀孝皇圖治鑑古察言召拜清卿實總摩編有離有
合有繁有殺庶言相持公執其繁昭典未就龍馭已升今
皇御極少宰是升羹羹成錦頌言屢騰人忿而疑公吃不
移曰昔易退言今之迷貽謀付我遑恤予私報知裨德庶
幾其茲悻悻之介固所優為蓋公之心繁述是任非茲遺
編超然乃邁此志未白遽爾云亡云胡不相哲人之殃嗚
呼痛哉鴻漸于達斥鷃是嗤持金于市衆口鑠之豈世異
好其勢固宜汲水于隣終世不怒試攘珠玉按劍相顧公
之文章震驚一世公之問望朝列寡二名高致來自昔所
忌謗與身亡公則奚厲某等早蒙甄拔幸奉教育戴德莫

酬懷情獨鬱輕車載途變號不復陳辭叙美烏能髣髴江
漢滔滔日注于東我心所懷烏其有窮嗚呼哀哉尚饗

皇明文範卷六十五

三

皇明文範卷之六十六

弔祭文

弔岳武穆王文

張邦奇

溯大江而西征兮，載馳瞻乎上遊。登崇宮之奕奕兮，忽予涕之橫流。凌蒼霄之冰壁兮，孰嚴霜之能摧。厲高秋之驚翰兮，為鸞鳩之所裁。悲自古之蓋臣兮，未有如夫子之寃。抑既皇天之表此心兮，芳烈烈其焉極。鼠喘慄以營腹兮，吾未知其樂也。舍義命而不渝兮，固夫子之覺也。以七尺之微軀兮，而扶綱常於萬古。相民生之攸厝兮，將舍此其焉所鳴呼。悲哉孰生非其父母兮，而忍自投身於穢也。媿旦夕以苟容兮，貽子孫之累也。紛詬詈之莫辭兮，懷生死之媿也。殷宇宙之群動兮，與化去之紛紛。惟忠烈之不忘兮，人今如見其精魂。揆帝命之孔晰兮，慨人生之多蒙。獨徘徊以瞻眺兮，構予思之無窮。

悼兄文

張邦奇

皇天民之父母兮，胡不揆而降譴。仰月星之昭垂兮，審予罪而無端。始我先曰宏靜兮，至今七世其庸。哀我兄之何辜兮，惟際毒而莫既。言獨伏枕以長思兮，惜不知其故也。指蒼天而訴之兮，又冥冥而莫予覩也。誕兄生之四載兮，甲之年予乃有稱。丹穴之雙雛兮，提挈手親之左右。越數年乃就外傳兮，出相呼而入友。閭予生之弱而羸兮，虔保護之恐後。涉跬步之沮洳兮，每寒裳而抱負。暨予試于

皇明文範卷六十六

二

藩省兮，肆計借而觀光。憐予冲昧而遠遊兮，四借至乎吳之抗潮。長風而判袂兮，涕既忍而復隕。怵慘澹之滿容兮，頻東轅而旋軫。歷三時之悠悠兮，阻音問之茫茫。望予旋而不見兮，賦情思以盈筐。明年又赴南雍兮，日暮俱停乎錢唐。值風霆之迅怒兮，貼九死以倉皇。獨相顧以無言兮，瞰騰波之茫洋。又明年予北行兮，別城西之川梁。兄曰：予得吉夢兮，女奮跡在茲。行相音容之如昨兮，曾片語其庸忘。予既被此恩寵兮，遂摩跡乎神京。希一見以瀟懷兮，遇離鴻而寄聲。感予言之惻惻兮，遂航疾而西征。謂生離其可悲兮，豈期永隔乎幽明。馳訃音於南越兮，接哀聲乎燕北。奈堂上之雙親兮，髮垂垂其漸白。撫弱孤以增悲兮，曷斯情之可釋。悵深閨之寂寥兮，未中道而阻隔。世固有哀怨兮，夫惟若是而為極。渺特魂之何所兮，諒銜冤而鬱抑。頽臨棺而一慟兮，離跬步之不可得。絆纓組之孔固兮，買歸舟之無直。縱浮名其可戀兮，予焉能忍而處此。徘徊身緯糾以自纏兮，神森馳之邈邈。思百憂以自底兮，顛破涕而一笑。塞充屈之無由兮，憑鬱鬱其誰告。出公門而即暇兮，就私制而未悼。獨抱影以俛仰兮，念嚙昔之相好。方怡怡以朝夕兮，惡它人之開牆。禦外侮而無戎兮，吾今美彼而自傷。謂他人曰：我兄兮，豈不笑言以相重。哀比目之川魚兮，終團圓而獨泳。豈不屬毛而離裏兮，又誰為之慟也。割背膺而腓之兮，其誰能無痛也。聽蜻蛚之在宇兮，鴈亦

靡靡而南征感節叙之流易兮維時羞而薦餐固至哀其無文兮聊賦此以識情情不盡而轉紆兮渙予涕之沾膺

祭西涯李文正文

張邦奇

嗚呼公之名動海內久矣而吾猶憾夫知公之希也國家開太平貞元之氣交構磅礴數十年乃發為章嘉之會而公生焉神智天成不假人力自經書道術以及乎百家衆技靡不通究文章詞翰極工且富以為一代宗而莫敢或尚焉者人固得而知之矣至其察始慮終審微知著極力殫謀以陰裨乎世道公固不以言而人亦未易以測也先皇帝時民熙物豐百司庶府率由成憲公秉鈞軸無一事可見而內閣所陳便殿所對凡以益聖心而裨治化者人

祭西涯李文正文

三

水必聞其詳也及夫檢克竊柄虐流橫溢剛者觸柔者靡公于其間鎮以譽望之重感以德器之純左隄右防先縱後操以全士類而銷虐焰者功亦偉矣而人未或窺其際也已而致政家居身不接匪人足不踰戶閭口不談時事食非衣敝室廬翛然蓋庶夫狷士或不能及乃又掩于文章功業之盛而人或不以名言信乎知公之深者亦或希矣某也雖未敢謂知公抑辱公之見知已非一日天下士聞公之沒雖說不相識亦為之歎歎而不自禁况久受知愛者邪顧茲肅命遐方趨奠未由敢以腥欄遙薦重幣之下而賦詞以聲平哀公尚有以知予之言乎嗚呼悲夫曩者手教間及竊見詞翰之精以謂精力未艾固天壽平格

以佑我國家身雖已退而所以備諮訪參謀議以係斯人之望者猶自有在方竊為天下慶今也又安得不為天下慟耶嗚呼悲夫

祭東泉姚司馬先生文

張邦奇

翠南鎮之雄峙兮布江山之陸離委靈秀於碩人兮佩月露而乘雲翥身方處平輿校兮而文先傳乎京邑策大廷入儀曹兮為籛糧之雲集聞說詩以解頤兮戶常滿夫履也爰視學於南卑兮咸以納吾矩也肆旬宣於甸服兮澤卒覃乎居園總內臺以揚厲兮時嚴霜以膏雨出入中外兮征營南北宣力殫忠兮焯矣成績孰期夫皖皖之璫璣兮而青蠅變夫白黑望東山而拂衣兮見六月之鵬息腐

祭東泉姚司馬先生文

四

奉命而復起兮功殫赫乎華夷遽抗疏以東歸兮日林臯之愉怡荷令子之現特兮紹家學以揚聲擢倫魁躋玉堂兮將翊贊我皇明孫曾森其並秀兮儼鸞停而鵲峙慶百順其奚憂兮邁係齡其焉愧謂寵榮之鼎來兮胡盡焉而長逝揭勳聲于海宇兮曾未殫其蘊也極祿秩于人臣兮亦未償其勤也維厥躬之弗羸兮固以詒後之人也瞻天末以興懷兮願臨弔而無門既淳龐之不可追兮號澆風之可敦悲學士之毀瘠兮服苴蓆以南奔率詞垣之庶僚兮聊遙薦此清尊

黃坡祭二程先生文

張邦奇

於戲孰不可威維天之命孰不可矜維人之情吾嘗觀夫

枯疾黎以入幽谷者不自知其勞且病也一日使之逍遙
乎閭風之顛以觀日月星辰之運行彼豈不快然如復得
其生耶顧往往舍此以就彼非其情好也而惡乎益心失
其道而踣躑煎熬以終其身不悟也斯不亦重可矜耶夫
將拯乎斯人之質質而畀二夫子以淑靈續千載之墜緒
會妙道於遺經剪正路之蕪蕪呼寐者而使醒蓋真有以
承天命而覺天民其功非區區者可得而並也今去二夫
子未五百歲而茲土固二夫子之所生儼遺容其如在煥
詞旨之彰明固斯文之未晦胡後學之易零後迷途而罔
覺務口耳而遺行此固予心之所深憂而謗陋之質亦安
能有以震聾而發盲恭惟夫子因時施教嘗自謂不當復

古明大儒卷六十六

五

待大憤憤也則拳拳閭俗之心或將有以相予之未能

華容縣東山劉忠宣公文

張邦奇

邦奇弱冠登第猶及見先皇帝寵遇我公之日也公於時
歷官重四十年平生敦龐靖默惟位著日恪罔求于人知
先皇帝于時臨御十有八年燭微慮遠將丕振鴻業求裕
來世識公之深亦罔由于人言每朝畢召公便殿語至移
日帝曰朕無惑適言既乃心公曰皇撫靖萬方自厥近肝
膽洞照如家人父子縉紳之士動色交慶於乎自茲以猶
裴華之忠而堅僻悞勵精之主如先皇帝與公知遇自三
代而後二千餘年乃一僅見而不幸志未克施先帝陟遐
公亦以老去使天下臣民咨嗟痛恨至於今於乎哀哉抑

非先帝不能知公之賢微公無以彰先帝之聖進而忠誠
猷畧足以垂無窮退而苦節清風足以勵類俗於公宜無
復遺憾顧天子天下啓泰亨而弗翊其成壽平格而弗竟
其用此則天下臣民所為深疑焉者而後進之士於聞訃
之餘尤不能不重為天下悲焉

代祭李西涯文

王章

惟公鍾岳麓之秀靈自髫髻以神稱當 憲廟之初年方
岐嶷而數齡釋襁襟於懷負揮巨筆於殿庭回天顏於一
豫謂公輔之可徵數承恩于賜賚召王署以傳經惟歲甲
申公登進士官仍翰學職常文字含義理於精深博古今
於宏肆在學者有開發在朝廷有謨議既鴻漸於史局復

古明大儒卷六十六

六

豹變於樞寄及 孝宗之盛時肆勵精以圖治承顧問於
朝夕同雲龍之是契或諫疏以論思或講帷而獻替當上
下之交孚將雍熙可立致慨鼎湖之遐舉漸奸逆之為戾
薪朴適於州郡梓桔加于士類人相驅而為盜天文變而
見彗爰周旋乎其間靡心力其不至弗諤諤以害成弗諾
諾以傷義始彈壓而以正終誅殄而用智回泰階於既平
念功成而身退疏屢上而得謝審禍福其遐詰胡遽爾而
摧頽顧愁遺之莫遂嗚呼哀哉公之德量蓋焉如春古亦
有言溫溫恭人懷季路之侃侃示閔損之闇闇隘者薰而
就宏暴者見而還淳為儒家之彥聖寔廊廟之良臣公之
文章馳馬獨步體裁孟韓出入遷固或嘯風而變雲或紫

煙而挽霧細蟲鳥之嚶鳴大驕驕之馳騫挺匠石之宗工
萃兵家之武庫公之書翰自成機杼不習故常亂騰鳳集
不端勁而拘檢不放逸而逾矩若篆籀之能事眇一時而
無侶重篋筒之拱壁獲毫墨於片楮嗚呼哀哉人惟無善
有善則傳人或有傳惟公為全生則有功於時沒則有光
於前緬茲哀計盡此仁賢凡百君子能不愴然

祭吳司空東湖文

鍾芳

嗚呼先生而止於是耶鍾雲麓之奇挹離火之秀崛起南
服以鳴於盛際是足以徵帝化之敷延而豪傑奮興固亦
不係於世類也世之知先生者見其貫串載籍稱其博夙
夜晝夜稱其勤歷官所至聲實分焉稱其能臨事精審而

不皇明文範卷十六

七

確不撓於物稱其斷方物出謀執義正言而無諱也稱其
諒律身嚴而不苟取也稱其潔然而出處大致磊磊落落
進則為臺省為公輔退則為裨官為田夫或炫馬膺黼黻
之榮或蕭馬就縲紲之拘或肆志而講唐虞之盛或任情
而甘泉石之娛可榮可辱可貴可賤惟吾分之所值順而
履之而無所繫焉是蓋深於義命者之所優為而執滯於
勢分膠固於外誘者殆不足以窺其涯涘也夫悔常生於
顧戀福尤戒於盈溢畏途險傾而冥行不休卒以取敗乃
惟先生仕全始終超然遠驚若冥鴻遼鶴翩躚雲外而不
可繫縛也豈不憚有餘耀哉緬懷休風我心慘切失辭致
奠永慰幽靈尚享

祭王壘王舜卿文

楊慎

古語有之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嗟君我之形蹤何斯言之
相副憶嘉靖之甲申當金商之辛候昧一鳴以斥伏同三
進而及雷噉棠桔之未脫冒瞽言之難奏紛巧策之易如
漸而甲之益厚違天顏於只尺橈龍章於闕右落孤影於
清潯下承明於紫宙予子子以無依子瘵瘵而在疾聯
艘於潞水竭吟嚶而相叩赴嚴督以南征悵非狂而東走
交坤吟於蓬席忘饘粥於昏晝苦吊影於題題甘生涯於
罷馳君違秦而巴僞我去蜀而滇憊哽題紳以分袂各扶
傷而携幼限天隅之一柱望月弦之幾鼓捧戎檄以予歸
喜少城之君近訐垂白之如新命重碧以話舊歌嘯喻以

不皇明文範卷十六

八

無辭語聊浪而失讀曉南音於西林上北道於東阜發孤
笑於群憂伸眉擢於面皺吟江鴻之夜度賦鬼車之晨雖
維懼悲於頃更類羽夢之一宿汨甲蠶以吾行辟茲會之
難又望北風而開襟煙詞音之不復竟庚子之日斜忽衣
已之相湊喪資斧於旅巢慨河清於人壽感徒繫於匏瓜
惻不食於井甃涕却笛而已零杯欲奠而先覆嗚呼物負
陽而抱陰咸含章而挺秀何淑貺之難臨而良辰之難遇
巾柴車以碧紛幪驚駘以朱就既貧尼而富虎且芝焚而
蕢茂豈黔羸之混施兼造物之恂督屈天問其馬陳抑天
對兮馬咎惟理美之莫藏樹令名其不仆掬芳馨於皎日
等塵劫於刻漏慰夫君兮九原庶斯語之不謬聲已吞兮

何言魂歸來兮故侑

祭松澗謝憲副文

柳守益

嗟嗟松澗出祖于庭其遂永歸耶呼天而問其孰為可知耶以君之素已留銓勤勞閩省既遷遼左復移滇南曾不得一日以居要司而彼滑稽突梯寵媚蠅營顧巧宦而施施以君之不肆于家不虐于鄉簾衣櫛食曾無草堂之費而彼乘勢射利策肥衣輕反攘臂以相啗謂天久之自定胡奄忽而不可追故識與不識無不侘傺而涕洟然嗟蘭而蕙濯溉不榮而菰施蒺藜雖艾夷以日滋孔鸞丹鳳惟悴金闥而封承長蛇紛驚然于山窟與水涓此造物者所不能齊也奚惆悵而獨悲嗟松澗寧為疾旋而長存乎

金匱文範卷六

九

得為蘭蕙而早萎寧為鸞皇而憔悴乎將為蛇豕而莫之忸怩此匹夫匹婦明於觀火胡薄俗之難醫惟惠迪從迪捷於影響乃唐虞之望龜而學術不明比較於外物故吉凶殃慶往往而參差孰知夫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乃天下之真富貴而至大至剛塞乎天地又何壽天之足推採松苓以為豆抱澗泉而身居嚴冠裳而會哭耿中正以陳辭惟美爽之皎皎庶髮鬢而聽之嗚呼尚享

祭漁石唐公文

費衆

先生之按節江右兮余從兄于里居載輶軒以來視兮繼馳馬于道隅閭民生之艱兮詢輯寧之良圖謂余有此娉美兮衆何詠以蹇迂託金石以齊契兮投芝蘭以相娉

叩九閭以陳詞兮曰茲人之宜需皇覽灼其炳曜兮諒前言之匪諛徵余兄弟以還兮驟先生而並驅遊鸞鳳以清颺兮騁騶駟于康衢借陽春于郢律兮照黍谷于須臾曾鮑叔之進管仲兮香高風其久淪夫何年歲之既隨兮于先生而嗣之彼滅辰之蔽惠兮在仲尼猶以為疑胡櫟柳之競毒兮余獨不知其實為固薦賢以報主兮在先生其亦何私寬一見而傾蓋兮于予心曷忘其深知嗟先生之勲業兮爛昭昭其未渝試鸞刀于百里兮民瞻今而懷思威于六奇秉衡鑒于文昌兮軌妍姬之能欺肆倚毗之方隆兮忽筋力之莫支欲遺榮而不可兮又豈諒先生之遽

金匱文範卷六

十

衰惟憂虞以瞑目兮情沉婉而語誰憾余衷之耿耿兮增余涕之漣漣余朝登金臺之巔兮南望越山之蔽虧懷中板以盈袖兮豈惟薜蘿正與江離悼先生之永歸兮雖芬芳其孰詒遙緘辭以致奠兮聊以寓余之哀思惟先生騎箕之在天兮當優然而鑒斯嗚呼尚享

祭座上俞正齋文

吳鼎

昔斯文之在茲兮丁丑吾以入穀既滋蘭而樹蕙兮藝揭車以終畝升輪囷于萬乘兮信先容之良厚承嘉惠之罔極兮慙鄙人之質陋忽靈瑣之弗淹兮改中道以東狩逢佻巧之太甚兮返初服其何疚已逍遙而卒歲兮復奚疑於天壽過西州而沾襟兮哭失聲以感舊負平生之期待

并傷動名之已後樂其樂于初相知悲其悲于今相離念
長寐之弗反并敢釋菜於吾師尚享

遣祭王鶴山文

王鳳靈

烏乎鶴山化且暮年矣而其之聞計驚疑屢至而後信者
亦五六越月凄凄芳草固將涕泣於荒原渺渺白雲竟復
望思於遠道慨念今昔胡寧不悲烏乎鶴山以天挺之豪
起鄉曲之譽有志於聖人之道而善交海內之英是時鶴
山所左右天下以為重輕及際休明之運居顯要之地而
柄黜陟之司是時鶴山所左右天下以為榮辱然而有不
輕不重不榮不辱於其間者則余無半臂之素無一字之
通無毫省之援無親舊之容者也余之自知誠微矣陋矣

聖明文範卷六十六

十一

不可以辱矣其於鶴山誠落落矣鶴山顧雅厚知余而余
亦莫之知也既而聞之人云余至淮疏五事鶴山見而喜
曰王淮安作何狀乃此遠猷及迷職課下吏與天官上卿
爭可否鶴山退語諸寮曰王淮安若不勝衣乃此直氣遂
造余即定交焉群林董檮鶴山相信彌固烏乎斯可謂真
知己矣鶴山不視余為微陋余亦局知夫子為顯融鶴山
不棄余於顯融余亦局安忘君於生死雖然心迹之判從
古難知平幸信而圖功狄成忠於偽事皆由後死始達深
衷鶴山既不用於朝而又不久存於世則夫用世之志遵
晦之養世亦誰亮鶴山哉烏乎悲矣終始有厚責道誼有
深知善交者不責報善服者不言私百年天地余敢不勉

副君子之所期江風并送憶江水并流漸白雲并西馳
露并未曉猿啼并鶴唳慕類并以悲思君并不見有涕并
連瀕

祭張席珍文

王鳳靈

嗚呼我聞有言曰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何天道之夢
夢使斯人之留留諒群生之自天咸忌全於所授哀之清
而使涼益之濁而反厚辟若叢棘之易榮靈苗之寡秀雞
鶩之群雛鸞皇之難穀嗟吾子之云亡信作善而無祐惟
鄉里之高門張世德為長懸歷五百其餘齡曾未加乎組
綬子始試其鵷鳴孰不曰爾張之昌厥後奉古訓以周旋
遵皇途以馳驟擴乃德之既弘放厥嗣之甚富既觀光而

聖明文範卷六十六

十一

利宿遂脫以之於初試績于春官繼贊刑於郡守終無
微而弗辟青無大而弗宥凡接壤于三吳仰恩威于並茂
無攘竊與喧呼亦何有乎通寂間攝宰於江陰若循桴而
撫幼值孽將之騷兵人不得其耕耨子直義以伸詞又執
戕其軍右幾橫噬于彼狂車鑒誠于明后俄秦最于天曹
遂束轡而衣獸厲風節之稜稜曜中台之清霜持五色之
采絲願增幸於衣繡憤謀夫之不滅屢披肝于章奏或含
書於寵臣或觸嫌於中冓或叩墀以長號或幽囚以求咎
思自獻於先王雖大杖而必受懼一朝之素餐旋累瘡而
奔走悵斯忠之不祭心殷憂其孔疚知渴飲之謂何中若
焚而若灸追譴人之罔極已彌旬而東首猶力疾以陳詞

若結纓而救國忠與邪其未分徒以滋夫譏構益憤慨而自傷乃漸留而不救寧溘死以流亡勿忠誠之靡究子固有激而云然豈意斯言之若扣昔志士之殉仁雖之死而勿仆子畢命以輸忠同垂名于宇宙惟用世之儻能時可得而多又偉若貌之顛昂洞若胸之廣闊豈惟協志於仁賢抑亦憐材於鄙陋何大命之難延俾盛業之弗就歟千古之奇氣竟幽藏於一極此則臺省之所共悲況我交遊於婚媾魂杳杳其難招涕漣漣其盈袖所可說者鳳毛為百世之珍駿骨致千金之售有盛德與令名斯亦天之所佑彼幸免而長存人或歸諸網漏子不貳以事天吾亦何憾於所覆修薄冀以致虔申斯文以為侑嗚呼哀哉尚享

皇明文範卷六十六

十三

梅嶺祭曲江公祠文

張岳

公昔閔越人綿材薄力負任於管厓之徑故改鑿此嶺化其險阻以為坦夷人之勞者稍康矣然而東海貨貝綿絲器用盈倉里步素方軌北走者亦謹號稱便誅求益深膏血日竭茲嶺實崇之厲階也公忠孝正直日閱北走之行幸見生靈之憔悴其亦無慨然於中乎適者夫子不以某愚無用付以全越俾來督撫安車視後幸免九折之憂兢攬轡登清愧之昔賢之風采夫內不能以禮自克外又不能分別賢不肖濁索而激揚勸懲以矯變風俗欲使綱紀正軍實修繁訟不興奸宄寢息嶺海內外咸遂生全者未之有也某之愚不能及此惟公默垂矜念過其邪心而相

其所欲為母使異日嶺海之民有或瞻顧斯道而潛然者則公之為卿國賜不既深且溥乎入境之初敢控瀝以告尚享

王忠文公祠堂奉安告文

潘潢

祠宇適成儀圖幸至奉安之始敢布子衷樂成名邑故多賢人專祠惟公表純德也因淫廟不以為褻不主其出不奴其入也祭用仲丁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後聖人而生不敢先聖人而食也羊一豕一簡為誠也遵豆各四殺以兩也必有祭田田四十畝取其豫也為位而祭惡塑似之亂真也祠南面書院北面臨之在上如親炙之也院曰梅溪仍郭路之舊也在昔公守番瓊嘗新葛杜顏范諸祠而公迄能與葛杜顏范齊德是無愧乎新其祠也某之視公無能為役惟立公之後復公之祠庶幾有聞公之風而興起者况夫生處仕遊乎公故墟也瞻依自今不敢不告

祭叔父谷易府君文

徐階

嗚呼叔父遂至此耶昔在庚寅某以狂愚見斥於朝叔父賜之手書且勉且慰某以為祖考積德至深某實不肖無以承籍先澤天用降罰詘于其躬在叔父及諸兄弟當有大享以稱天之所以報我祖考者嗚呼詎意某罪重惡極幽囚困踣未足正天之法而流波餘焰熾灼浸淫玉燬山頽使我祖考積德之報亦未有徵耶嗚呼哀哉叔父年五十有五於壽為下去歲送某以南指酒而祝曰願汝

早還以與我共此觴也嗚呼世之傾險護賊不循軌者天
既未能殛以示刑其次卑佞庸瑣之徒亦保護愛惜不忍
少奪之算何叔父冲夷介直未登下壽言在某之耳貌在
某之目而遽已不可作耶某今則未有還期誠使遇天子
寬慈哀矜孤遠一賜比歸亦何由得與叔父償此約也嗚
呼天之道其遂不可測耶某自少時每侍叔父輒獲奉仁
義廉恥之訓童心俗見指以為迂率意冥行日入於過近
始覺悟欲一去凡陋趨於高明追惟前言翹首新誨觀有
成就以無增祖考之羞重天之怒而叔父遽舍我以歿嗚
呼今而後其孰有愛我界之見聞者乎抑孰有愛我教之
不從而又諄諄焉者乎然則某欲進修善其道無由信天

登明文範卷六十六

上五

罪某之峻重懲於往昔而又絕其自新也嗚呼哀哉某始
聞叔妣喪慟哭累日毀疾未平又復聞叔父之訃竊見天
之降罰於我徐氏之亟也驚而不知悲者踰旬哭而不能
食者累旬迄于今惴惴然懼天譴之不期而憂禍變之無
所於避日行於青天白日之下而凜若風霆之將交作而
互至也嗚呼叔父其又何以慰吾私耶某今生三十年於
人在少壯之列然而百病侵陵精血衰耗讀書作事過眼
昏忘自知其材不足復用於世倘籍祖考之靈獲有比歸
當即買田習耕長伏草莽以區區不肖之身塞天之怒而
以祖考積德之澤貽我兄弟子孫叔父有知其尚有以相
找否也某聞叔父將以九月之朔往厝於幽果然是某不

獨不獲侍叔父即欲一見叔父鑒妻銘旌已終不可得嗚
呼哀哉延辭在萬山之中北望鄉原千里而遠某之處此
入無室家之奉出無總功之親孤蹤渺然未有住著幽明
之懷寄此一慟叔父其果知乎嗚呼哀哉尚享

祭東海文代作

王度

惟神為物最鉅為利最博其產龍蛇出雲氣水下土潤焦
枯以活百姓皆神之職也是以三王制禮千祀沿襲揆之
祭法所謂有功於民則祀之者歟所謂能捍大災禦大患
則祀之者歟矧茲東吳薄海為郡壤地儉於二百而貢賦
浮於百萬西北之兵食東南之民命咸於神休焉資是神
於天地間可謂尤大功矣夫何茲歲以來自五月至于六

登明文範卷六十六

上六

月不雨頻海負郭苗則盡稿百姓嗷嗷有司無所控訴民
有大災而神莫我捍民有大患而神莫我禦神則何心心
即此民民亦何罪罪在有司有司之罪貪墨者極無赦淫
刑者極無赦廢王法者極無赦是數罪者尤神所軫怒者
也罪有司而殃窮民神果何心哉典祀有常不敢詭瀆急
則呼之可以義起神其為民鞭撻虬起青螭驅海若挽兩
師不崇朝而作霖雨俾稿苗皆育生意斯民尚獲有秋之
望也有司不穀敢不滌慮改絃以答神之新惠

祭郡厲文

王度

惟我國家法周忠厚澤及枯骨念爾郡厲死且無依郡必
立壇歲必三祭仍命本處城隍之神主之爾有知宜無遺

憾矣其有祀典未及竟無自明者茲特告於城隍徧索鬼神而惻恤之於手官之失職以殃爾民由我而死者豈為無人官不廉則民死貪官不明則民死屈官不仁則民死猛官不勇則民死迺死非其命情又弗伸幽冥之中呻吟悲苦倚草附木誰則知之是以夏秋之間連日不雨祈禱雖遍枯槁未蘇豈爾民之寃足以致旱耶將爾民之鬼又以為祟耶其或助為旱魃以逞其怒耶抑亦化為螟蟲蟻蠱以洩其憤耶然則爾之為厲也亦宜矣夫聰明正直是為城隍生不有直於官死必有伸於神官以是寃其民神必以是反其身爾尚飲食醉飽惟城隍之命是恭勿得聚而為祟以干天和害百姓

皇明文範卷六十六

七

祭子文

朱廷立

爾崖山人之子汝彥亡且五年今將就土矣乃灑淚為文以祭之曰嗟乎汝彥汝胡死耶獲福之過鬼神嫉之耶取名之多造物忌之耶作惡之稔怨詈歸之耶嗟乎汝以儒素方事于學何福耶何名耶汝以弱齡何惡耶無惡人又何怨詈之耶天而死慘矣又無子與女耶又寡兄弟耶嗟乎汝何以至是耶至是者非予則誰耶人有言曰不善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嗟乎斯言也人雖不忍加于子亦無辭于子矣予雖不使加乎其子亦無辭于人矣然猶惑焉人之不善即死宜矣身不死而貽之子孫何耶子孫世其祖父之惡即死宜矣子孫無惡而死之何耶即予之

惡何可勝數然寔未嘗肯死人也今又死汝何耶且前乎汝者汝兄死矣後乎汝者汝弟死矣其又何耶嗟乎若此者謂天為有意耶予未曉也謂天為無意耶予未敢也嗟乎汝彥汝知之乎君子之於善也以我所當盡耳非以希望而後盡也其於惡也以我所當去爾非以畏避而後去也生人之理如是而已矣如執其報應之說以驗吾善惡之實吾恐踰壽而顧天如史遷氏之所論則作惡者逞而為善者懼矣嗟乎汝之死也宗族哭之鄉里憐之雖食息於天地間者曾未幾時然亦可以了浮生一事矣其視老死而宗族羞之鄉里罵之者為孰愈也嗟乎汝彥人孰有長生不死者乎汝其母以天死不滿於九京也予之胤子與否予亦付之命數無深介于懷固將遺落世味放情山水自此老焉嗟乎汝彥其母以若父不滿於九京也嗟乎汝今就上矣予既哭之以其情已復告之以其義嗚呼汝彥聽之哉

皇明文範卷六十六

七

祭鶴山文

陸銓

嗚呼鶴山素有志於天下事凡天下豪傑士鮮有不屬望於鶴山今已矣尚何言哉鶴山之文人知其似韓似柳鶴山之學人知其似伊似洛鶴山之出處人知其似魏似楊鶴山之志人或未之知也人未之知故人疑鶴山為富貴所溺夫古之豪傑多汙其身以成勲業而況未至於汙乎能使豪傑信其究竟而不避世俗耳目之疑此鶴山擔事

之勇見道之真任世之重然天不佑善中道而殂則世俗之疑為有據而豪傑之相信雖百口不能明其志矣吾又知鶴山之死不抱憾於勲業之不成而抱憾於志不及明使鶴山而知命之永不則南山北山當與巢由嚴光爭雄於川谷之間矣既不及成乃志於前又不能明此志於後而徒使相知者謂鶴山而止於若斯鶴山而使人疑若斯其志亦可悲矣鶴山卒之明年其友人始得遺辭奠于宿草之中嗚呼哀哉

祭王太史文

陸釗

嗚呼天寔降禍我鄉邑喪敘哲人嗟嗟已矣痛曷可陳子少艱苦而力學遭身世之遭連十年脫迹三載侍臣傳經

重刊文範卷六十六

九

抱劉向之業樂道甘原憲之貧恥隨波而汨俗期直道以立身方僕議之沸起衆懷望而後巡子也國無言責之寄家有重白之親荒廬蕭索弱子悲呻縱掩戶而退默亦何忤於儒紳子獨不可事開爨倫披肝王陞忠犯逆鱗公治舍寬於縲紲屈原抱憤於蘭紉竟捐軀於電擊俄驚訃而沾巾夫以子之才川奔泉湧浩蕩無津子之行金精玉粹藹然陽春故識與不識無不目之為遠器詎意其用止於斯而志弗克少伸耶董狐絕南史之筆漢廷虛前席之賓焚燬掩照越水珠沉玉樓須記箕尾棲神嗚呼自古巨材招學士道屯渺浮世於一夢實利害於奚論昔昌黎以是慰柳州某等用以哭吾子而悲辛也商飢蕭颯千里歸

魂迢迢孤柩茫茫海濱爰撫棺而慟訣聊陳詞以薦蘋嗚呼哀哉尚享

祭鄭虔州文

高叔嗣

在昔先氏惟名與位苟取其一莫兼其二自非大雅孰能兩至淵哉府君曠世高視先朝弘治時維休明俊乂四集偕應弓旌試宰洪洞民嬉政成郡國交舉天子是徵歷位司徒撫翼皇庭處煩不厭在衆能澄乃守平涼既踐於巽龍命亨嘉紫綬命龜川流雨潤惠政旁施四民弗擾二郡咸宜邦降褒禮人興頌詩君子有行與時舒卷未老引年稱疾自免中林放達故里偃蹇古人高蹈方公則淺慶發厥門教成維子仲繼地官伯登御史如珪如璋令聞不已

重刊文範卷六十六

十

重書修嘉爵服改增公拜於家帝命再承優道不愆考德斯馮庶幾鄉國永觀典刑天不遺老如岳中崩嗚呼哀哉其等忝接封壤詞人之友禮弗登堂慕德永久追誦光烈雖歿不朽望遠陳辭與哀稽首

祭祝京兆先生文

袁表

維君侯之睿哲洩天地之玄機漱芳液於藝術博奧旨於文辭準皇墳以約軌黜百家之支離曰漢氏去古其未遠庶斯文之在茲操精思以述作宣英藻於端倪綜群言而廣涉歷九服以嚮咨詢多聞而治見旁羅絡以無遺沐皇澤之休薦遂策名於有司何抱玉而屢黜戰雲隼於亨衢嗟豫章之奇碩弗見售於工師徇微祿於舊表沉下寮而

弗恥理民務於夙夜流慈惠於百里佐天府以聽政維豈弟以約已畏簡書之糾纏返初服於桑梓雖志業之弗究侈譽聞其彌張閱時俗之拘迫涵穢垢以含光維達人之忘我窮意欲以娛康奄乘化以遐逝超至清而上翔慨典刑之淪謝徒悼慕於遺章者靈爽之未昧或昭鑒於靈觴尚享

祭東涯翁公文

鄒守愚

嗚呼天之生公也如是焉而止耶其奪公也如是焉而遽耶斯則拂於其常而詭詰奇於數而弗可測余之哭公也安所解於其心雖欲不慟而不能嗚呼天其可問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蓋自昔而云然矣余之受愛於公也天下

皇朝文獻卷六十六

三

其有幾耶公之不以余為不肖也天下其有幾耶相勵以志相劇以道不有形骸肺腑盡傾如是而比之膠漆之投亦淺矣如是而訊之妻孥亦罕有識矣余雖欲不慟而不能公其簡忍於釋余而逝耶以公之文章道德勛業卓乎煥矣垂先民而俟百代不能以史僕而縷數余安能有所裨益於公而胡公之慕予至深也千里靡遠矢志靡諛擇我癡兒托公愛息寥寥古道今昔並希然則余之創痛而涕淫雖欲不慟而不能矣嗟言宿昔維余與公同宴瓊林同入民曹含香起草靡日不俱余守南海公出于梧奇事異政同登薦剡公憲粵西余憲粵東卷甲聯舟威震南交余以艱去公收其勛公應寵遷余亦賜金嗣是公遵公長

臬藩已又保釐全陝督制雲中奇勛偉畧疊聲旌異此則福祿千生靈功施于社稷余蓋瞠乎其後然而公固未嘗一日而忘余也余雖欲不慟而不能矣嗚呼南海之靈羅浮之精天實專之以畀公矣性根忠孝才兼文武信絕代之偉人盛朝之元老其用而效也天下莫不懽然倚毗而無恐其釋而去也天下莫不悵然驚愕而失望而其召而趨也天下又莫不群然傾政而交賀嗚呼孰謂公也竟長往而不起耶天之不惠我國家天下也余雖欲不慟而不能矣設位而失聲馳南州之芳醴特牲以奠乎公之明几公其我歆乎否耶一息未捐束身勵行不敢懈焉以負公愛下公佳城撫公之弱子愛息不敢負焉以貽公憂嗚呼悲矣孰謂生死之託責固在余乎余不于公慟而于誰耶從公永訣余又何云嗚呼尚享

皇朝文獻卷六十六

三

祈雨文

鄒守愚

天以神能出其靈食于茲土至於世世不衰我天子不以其為無能亦使食于茲土然來尚未浹于歲則茲土之緩急以籲告于神尤所動心視某宜為甚也平刑政省耕歛其之職止於是而已爾其乘陰陽出雲雨膏液萬彙又神之所能為靈今茲亢陽為虐未雨告耕則茲土之徼惠于神不宜有靳視某宜為甚也鬱鬱蒸蒸上下惶懼某且虞神之不食用是餽餽齋戒控告豈民之不虔于將事而神不憫念耶某謹稽首以為萬姓請命于神惟神其聽之豈

其之不修其職以上干天和以致此耶其不敢逃乎罰
于余身毋苦萬姓為也謹洗心以俟于神惟神其聽之依
惟錫鑒毋為神羞

祭太傳文正謝公文

屠應俊

嗚呼於皇純祐寔生哲人英英文正邦家之楨承休遊養
王振金聲弱冠厲翼純皇是嘉清問克揚永休存如春
鑾儲皇羽儀承華協贊三善仰培玄德穆穆潛光萬邦侯
式帝出於震懷厥功崇崇天樞簡茲登庸於穆死化樹
之酌之王言作命佐時若之維帝聖哲任賢弗猜萬機焚
如疇咨爾諧文華肅清我我平臺帝穆在中召公其來于
時三公惟劉惟李寔維雍雍借侍宸宸惟曰股肱亦曰心

有司文範卷六十六

主三

臂聽履則識造膝則喜嘉謨帝俞則莫聞道洽政宣日
惠於民休茲三公推賢有容明明卿佐濟濟百工惟帝聖
哲亮工敷裕中朝休明四海咸又昊天降威感我顯休於
穆敬皇遺疾彌留乃召三公末命是宣王几用憑金膝
啓絨時維武皇誕膺天序彼閣伊何敢奸國紀公曰嗟
以維邦之忒和縣典刑其致恒辟諫書載陳帝始弗違亦
有譏人啓之禍階維閣編播時天威李曰昇哉維裕克
勝三公曰吁先皇有命我躬受之毋敢顛隕公言益壯
關日以昌劉公北徂歸公南荒振衣姚山濯纓虞江位黜
志申身逸唐張英英名冑鋼及孫子滔滔東山歸逾二紀
維皇中興登賢賢明皇曰返公復之台衡明明綸命肅肅

安車行人將之日馳以驅舉曰其辭公曰就途老臣抗命
時予之辜我公至止皇命煒煒國有壽考士有儀刑哀曰
其留公曰歸哉年不逮志居功履危出以恭今歸曰行義
皇恩不怨始終允備計首自南迤徼帝聰帝曰嗟嗟是維
宗功乃召冢宰宗伯司空錫之塚田崇丘隆隆祭以天章
靈謚休封明明敬皇陟降在天公拜稽首庶無覲顧敷
節完名範世作則民載德音史紀成績緬予門藩喬嶽具
依南望玄廬山川間之眷章秉紼繫此簡書慕觴薦藻如
哀陳詞

祭內子文

許應元

有司文範卷六十六

下四

來歸曰和鸞之難難指百歲以為期命櫟天而不延湫朝
露而先之去昭昭之顯官即冥冥之泉路號嗷而罔聞
華綢繆而靡顧歛婢質于素棺望容光於總帷雖忽恍而
可親終官邈而不來痛臨訣之嚮暗皆授予以難離寒子
十以掩涕恨不待乎湏臾指所親以周問呼孺子而顧命
何息長而氣短增嗚咽而永恨嗚呼哀哉日冉冉而迫暮
夜遙遙其不明風蕭瑟以撼戶望舒慘而無光懷夫人之
靈爽魂儻恍而飛揚何鎮王之亟毀而幽芳之忽亡嗚呼
哀哉慈姑捐膺兮如婦毒楚幼子失怙兮夫子無所曾不
是念兮棄我長去恭儉靜一兮孝慈惠詳今願順詞兮宛
死任傍形則化兮意何忘形管兮女史將以遺兮婦常尚

享

合祭王太史文

王維禎

語曰寄珠于人求不越宿藏劍于匣化不踰年其王子謂乎王子有器而需時畜才而善閤乃其光益灼灼見也斯與照乘之珠斷犀之劍異邪則天固靳之矣而弗能收之邪嘗觀夫東下之波與西逝之鳥即彭殤等死爾顧獨念賢者天才者促蘊之雖奇施之未逮悲夫昔賈生早萎李賀弗延君子曰既賢之才之而又天之促之天其謂何乃今王子又奚異于兩生云人恒言有不可詰之天今王子若此豈非不可詰者歟

祭陣亡水亡將士文代王軍門作

沈明臣

晉書文苑卷六十六

王

嗚呼天朝以仁覆天不幾三百禩于茲矣海內晏然不聞兵革物久則蠹理數然也顧茲夷醜敢肆憑凌赤子潢池弄兵相戲變起叵測未遂擒獮驅爾耕馱之民赴茲水火之急雖忠義得于素養無乃戰陣踈于太平爾諸將士陷堅先登喪元鋒鏑忘險赴闕羣身鯨鯢所死不同均為殉國嗚呼生則壯士死則忠魂良史書名骨當速朽芳聯麟圖死百鴻毛第恨山川阻修歸魂無路淒風楚雨夜半啼血曾無父母尚望汝之來歸豈無兄弟尚望汝之相依青原白骨猶為夢裡之人東海洪波不洗骨中之怨某為將帥致汝于斯數固莫逃罪難他諉惟臨風致祭庶幾汝等精魂憑我以來歸矣乃為歌以招之歌曰風蕭蕭兮秋

日高魂黯黯兮將焉招山邈邈兮水滔滔愁雲結兮天寥寥
寥再歌曰魂兮來歸兮毋滯海隅兮雲可駕兮若馳可乘
風兮正西莫可久留兮終非汝之故棲草木不足鳴兮鞭
紫虬而奮飛三歌曰揚爾旗兮礪爾刃為雄鬼兮殲厥蠢
四方無虞兮殲星殞海水不波兮消毒蠱將上功于未央
天子曰允來歸兮名不泯

祭岳義士文

王世貞

明嘉靖三十又六載大司馬臣論言江淮帥臣言偏將軍
沃田與倭寇戰不利千夫長岳君寵免胄搏賊以馬死之
下御史覈如奏臣論味死言寵故暴從田間應詔一旦捐
棄性命報塞大恩宜錄贈如例詔曰可其贈君寵千戶予

晉書文苑卷六十六

王

一子官官如君寵先赴江淮帥臣檄青州兵備使者王世
貞募卒三千人使者募三千人異軍蒼頭特起君寵屬推
擇為長當行使者觴而命之既受觴跪曰不佞不手膾大
酋肝吾擲吾頭而報使者壯之居亡何君寵死問至矣則
以一少牢祀千戶君寵嗚呼君寵所謂草莽食力之臣也
捐妻子嬰鋒刃胡為乎哉且使者業已吝貴猶金紫日費
縣官廩百倍若矣從諸軍上先生談說治亂不亦翹然
髮男子哉然而坐視寇拔猖未有收也使者碌碌磨折以
無當也即飽死何以見君寵地下為君寵屈指兵與天子
後先推轂將帥即坐道阻徵數矣未聞有以馬革裹屍者
抑何餒悖失策也是不幸而不得君寵死又君寵之鄉中

人好勇尚氣固其俗然諸為姦借軀報仇亡命種種法死
者私闢死者其八技能自視豈盡君寵下哉然而受餘肉
大威不食也嗚呼君寵得死矣使者致為楚語一章下神
而怡之辭曰羅鼓參芳殷殷鳴鸞刀方血臂陳靈之降芳
亡期將胡會芳與余仇駕虹車方曳簪旂左駢豹方右驂
螭手余元方挾余腸渴滄溟方肉鯢鯨將告成方東沂江
其冥方翼靈飛憤而往方懼來旋群殤從方為厲先蕩橫
侵方漢齊田靈道通方長年

皇明文範卷六十六終

卷六十六終

卷六十六終

皇明文範卷之六十七

七

志釋寄胡仲申

宋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于神明之臺孝廉問曰子絳子
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為我揚擢
古今而釋之乎

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崑穴鶴羣編橋土芝緼食動趾踉
蹌發辭譏吃忽挾細縹去歷都邑見者大噉指為木刺錯
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煖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迪我
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
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霄壤不翅茂蒙時幻歲遷電滅烏

皇明文範卷六十七

空唯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憲氣雄鼻大出火耳
後生風全張前驅計吏後從牽黃臂蒼龍矢鏃弓仰落雙
鵬俯檻長熊毛血旁灑塵坐四目八椽遠館度實惟供饗
尊旁千豆俎衡從肉腴含春酎量移章器周八音律合六
同部分立坐筵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衝麗輔奇牙瓔
質姣容歌喉撼塵舞袖翩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
有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
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

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耀終童請纆其齒甚少不有烟
焰孰潛其燭非勒名於燕然必建標於粵微軒冕以之蟬
聯紳笏以之娉嫁衛霍擁幹樊陳執纛公子掃門王孫媚

竈霜露系乎吹噓予奪視其愠笑其銳也若孟勞之出魯
視其重也如天球之鎮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為雨聯袂成
帷莫不仰遺光而企末照其視處環堵瓦礫擊壺而越
吟倚柱而具嘯卑卑南陽之耕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
影形相弔不亦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
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

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暨
閭分布九疆總三條於中區限兩界於外邦他若滄漲蕩
浮清翰混茫包天裹地循環相通叶湯其間怪偉靡可數
詳天孫岳長水伯瀆宗叶非昂宿寶符之貴玄龜青鯉之
章金匱玉策之探日月珪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

登明文範卷六十七

二

將簡徒御戒樓航濯足於咸池晞髮於扶桑豁氛埃於人
瑕發忠信於天光蒼水之使稷丘之君庶一問之勺鼎湖
而相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勳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
廓子耳目昌子文辭然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
更請大之

文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
敘隆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毫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采
錄不斲型蓋唯土嗇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遁
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闊闊千目莫窺東要執本立
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群情為萬物主儀節或
衍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鞅非到掖以之馳因

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紀綱載明是為太
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厥攸宜八政之首著
千經窮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猷
為罔越憲制若是喧喧泣泣茲訊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
垓溟涬乎海水超立而應龍天飛也彘彘乎五兵雜陳而
神授握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井布基也走欲徧索
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
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

文學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繩陰陽權
謀伎巧勢形其目眈列緒緒續續九宮八門六甲五神軍
軌兵鈴星式雷經金鷄王狗風角鳥情制器尚精動合神

登明文範卷六十七

三

機冑鎧羅陳戈戟交施渠答距堙驚冥扶胥象車雀杏行
馬飛鳥武衛大櫓驪耳長安雲火萬炬渾脫全驅策全器
良具用益張管察六形旂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
虎騰趨鳥蛇翼驤正正奇奇巍巍堂堂赫赫絕絕稜稜瑣
瑣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
徇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
之不知饑渴之在已也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于服儒衣談儒書又焉用爾焉

文學曰粵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鴻沆下入渺瀰有竊其
餘亦神其軀文賁履生師皇馬鑿玉柱丹砂騎鳴龍師木
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頽衣服閭女左素書赤斧碧

鷄朱璫瘕脫玄俗質虛心存冲寥跡入僥奇五性既絕九
患亦除三階有嚴七變無虧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
骨日炯四規執東象之玉文契九赤之班符御躋虛之龍
戰服太極之麟之八火不焚入水不濡入石不閔入木不
拘雲卧天行神潛靈飛是蓋與天為徒不特致治無為也
當閭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
銷解我膚肌都銅狄而摩挲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
志否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可為則周孔為之矣

文學曰荒荒遺文或偽或真學徒巧辯或正或舛先出者
埋後出者存何先生怨尤而異師是噴藏之名山編簡乃
完何傳授有緒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啓蟲書再覩何怪言

卷六十七

四

於此而弗齊千古綿厥相傳內學足尊何列國寶書而盡
其天淵竊竊義實俗實世日新月巧動莫之制衡錯雜
空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育及
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為原蔡邕名性氣體何圖指
鹿外而重摹迭擬觸類而言何莫非此沾沾動喙徒見其
斷走將鉤其靡鴻掠其纖微懸空明之金鑑俾無遁於妍
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粗近之然端於傳註童習
白紛若草蟬死生其間亦奚益哉

文學曰孟軻氏沒世乏真儒師師萌庶依俟奚歸孰廓我
昧孰破我愚群言孔多契貞者誰欲操腐櫓以泛具區欲
絡官象以駕鼓車綬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藏茲施盈

室何有芳蓀繁皇爛宵孰知朝暾寧不使我招招而悵悵
乎帝降民衷德與天一胡不自貴葩藻是弱顛倒手足清
混白黑棄其璫璣寶厥瓦鬲拍膺自傷淚血交積誓劓宿
穢以刻不習駕春陵以為舟鼓闢洛而為楫張武夷以為
輻期洙泗之可涉夙興夜寐皇皇業業廩如上帝之在目
睫若是何如孝廉曰此僕素昔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
於是執手降臺相視而笑繼之以歌曰真儒不生世陰陰
兮擿堊索塗愈幽深兮炯其靈根無古今兮超彼九玄離
濁氛兮攀洲追騫乘赤麟兮文之興衰負以身兮任重道
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期汝齒兮

翰墨林七更有序

金寔

卷六十七

五

翰墨林者永嘉謝君廷循圖書之府也君以和粹謹飭
被眷遇得美名於縉紳間籍甚性嗜清玩畜之頗富嘗
名其齋曰米家船少傳東里楊先生士奇易以今名而
記之子乃為作七更極其辨以進於道意旁辭庸視古
之作者固未免有捧心之謂要之發乎情止乎禮義庶
幾而不差者也

覺非先生久客關關心厭喧囂怔忡堙鬱思若無聊安得
絕境於馬消搖滌濯煩襟以永今朝聞永嘉主人有翰墨
之林曳杖彳亍若履空谷足音寔然主人出速不言心喻
眴眴以目升自賓階少敘寒燠

主人曰噫走也是林不資於地匪穹於岑無松之盛非柏

之森駢羅圖書錯置瑟琴几萬籤上下古今文房百玩觸手可尋少安無躁顧陳至音於是拂几正席焚沉蕙意緩宮急羽高卑以序魏魏洋洋無不如意長清短清倚蘭飛佩五曲九引纏繞可繼先生曰美矣哉太古之聲也然鍾期既亡伯牙絕響筆遽之耳未能得其愔恍母勞爾為也

主人曰唐虞至聖子不得與說物設教格其齔鼃以局必方象地之則以席必正神明其德有白有黑曰陰與陽互陳錯舉雲漢其章防危補罅料敵審已負不可憤勝不可恃兩雄相值乃見勦敵龍蛇成陣虎豹堅壁雖曰小數有至理焉無所用心為之亦賢先生曰君子不操勝心無作

不聖明文範卷六

六

機事此孤山處士所以鄙之也顧聞其他

主人曰書契初成鳥跡茫昧科斗再變乃有分隸斯邈之下鍾王軼出唐臨晉帖如蹈一律狂僧顛史草聖入神蘇書宋蔡各自絕倫真跡間存初刻咸在點畫使轉折旋向皆明窓淨几日玩心醉誠一快也先生曰儒者於書固最近事然一好著亦能喪志吾未暇焉

主人曰五色作續肇自姚姁後世因之書事由始晉唐以降好尚益起顧其荆關董鄭王季入神造妙區別品第耽嗜成癖千金莫以芳楷清流貴動丹宸適情游藝動合玄理宣和纂錄寶鑑有史似不可少也先生曰君子富貴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先賢所以恐其泥也敢請大之

主人曰陶寫性靈妙在得句物情人境動合天趣模擬之精推敲之至畫或忘食宵恒失眠窮極精工思極愈異神驚鬼泣造物所忌我恐古人高不可企先生曰風雅遂濶正聲微茫競趨靡麗大標曰亡安得擊壤以及渾龐

主人曰經緯天地輳輳後先用與政通體隨世遷秦漢雄深齊梁軌轍韓公倡唐衰弊特起歐蘇曾王鳴宋之盛及今賴之矩矱由正今之作者秀出如雲昭回河漢炳耀星辰鉤天台泰鸞鳳和鳴山輝玉蘊淵媚珠呈走將漱其芳潤咀其華英寤寐于茲林之下不知歲月之虛盈也若是如何先生曰近之矣而猶未也文以載道匪惟辭工上士聖人吾將子從

不聖明文範卷六

七

主人憮然曰命之矣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囊括宇宙含煦生靈未暇細論略陳其名易備陰陽造化以明書言政事治功乃成感發懲創詩本性情無序不和禮樂猶興春秋撥亂王法楷衡舉庸論孟規矩準繩猶如菽粟布帛之征一息不繼民不得生浮文勝質奚利攸行走將膏吾車秣吾馬由伊洛以遡洙泗而履吾夫子之庭不知其不可也先生離席而立降階頌首請先群經旁執居後以翰墨林為道淵藪

七述并序

何景明

枚乘作七發曹子建作七啓張景陽作七命皆通為擬襲予病居客有述遊觀之盛以啓予者凡七事乃作七

述

胎簪子為令人病弗能朝謁脫籍納組買車以還還而謝
姻戚杜慶弔却除塗戶塊馬以居客有冠危冠服瀾領基
履佩玦造門辭曰竊聞子病謝客客願有以見也胎簪子
謝弗見者三客曰竊聞子病謝客客有說于子願有以見
也於是胎簪子乃敷文純之席布瑤華之几啓扉以入下
榻以俟客望見曰子何病之深也吾相子之病非有室于
腸胃結于腠理淤于血氣而痼於骨髓者也若有伏憂綿
綿纏纏糾纏於心惟思所起子何病之深也夫腸胃血氣
之病可以湯洗醴醢醢醢醢之病可以錢石灸熨皆宜
獨攝靜息不可勤操而子之病病於憂也獨則愈生靜則

愈精絲分縷起將不可止非有故於湯洗醴醢醢醢石灸熨

八

也顧乃堅戶謝客歛聰寂視吾見子之病日甚也吾聞目
不敵則神暢耳不塞則志廣體不局則氣伸吾將述遊觀
之感以語子使子目快於視以暢其神耳快於聽以廣其
志體快於動以伸其氣而子病去矣胎簪子曰辱客枉造
請試言之敢敬服聽

客曰神都天府之國四通五達之關繚以濤壘表以周原
乃有玄居造天崇基冠山周欄連樓曲屋層軒升高入與
其知其端飛甍接題交疏回闌上通中雷下旋井幹俯觀
次鱗仰接飛翰盤紆馬綸綢馬翼翼馬班班馬邈不知其
所攀也而又環以百里之危垣延以千步之修廊炫以瑱

壁丹楹植以鈎砌雕牆錯以綸綺雜施玄黃揭層虛而照
八挺迷五緯而眩三光中有玄室燭朱陽兮夏屋寥寥
連霜兮阿閣崔嵬雕沉香兮樓題逶迤刻沙棠兮輕彩為
枕文否梁兮鳳鸞隱起蛟龍驤兮乃御飛標升廣堂兮若
是者可謂宮室之盛者也吾與子往遊可乎胎簪子曰吾
聞瓊宮瑤臺夏以焚臨春結綺陳以亡彼萬乘之主猶不
可也而吾處草野編蓬戶以為安者奚事此遊也

客曰乃有上都貴人戚里公子迎晨而出及暮乃止入饌
八珍出布千駟車馬雜沓絡如流水爾其襲白黻服文表
陋黑貂而不御輕狐白之莫儔燦三英以外飾誠五紵之
可羞躡飛雲之履被明霞之紬冰蟠瑩藻龍耀睥睨以

皇明文範卷六十七

九

錦帶懸以具鈎斷犀刺象斬蛟割虬轆轤流光芙蓉照秋
文玉銜英不足比步光懸璫莫為酬於是駉騰駕憑華輶
施通隱秉修矛寒歲蕤之飛蓋張連蜷之翠旂散羽旌於
日表布絳障於道周馬則驂駟赤驥紫燕青驪瀉灑師師
駉駉駉駉躍躍騰騰騰騰磔磔奇雲驂霧鬣電駉烟馳控以
寶鉸纏以金羈銀鞍燿燿燿燿輶生輝乃出黃金擲白璧家
多匿亡門有食客意氣傾人風聲不敵雄秦楚之豪東手
而莫抗而橫趙之英不能比肩而與匹也若是者可謂服
食輿馬之盛者也吾與子往遊可乎胎簪子曰彼皆崇極
貴任豪俠危上以弱下厚積而過享者也吾布衣黎藿之
士奚事此遊也

客曰三六冶容二八曼姬容華眇好艷多姿兩輔善笑承
重頤臙頸豐肉宜細肌長眉連娟曲中規擗腰擺步隨風
移左右眈眈目波施窈窕善戲體迅飛爾乃結修髻之蓬
我襲芳澤之烈薰珥明月之步搖服素霓之續紛垂羅掩
綬橫簪合齒明臙纖霧綽約繁雲於是進舞席御歌宮奏
大呂扣黃鍾激鼓搖虞按瑟揭鏞笙竽共逐金石和同衆
音繁會殷於層空既而停衆樂拂雲和出嫋舞流纖歌歇
曰長裾卓衫曳鳴璫吳娃雙歌出洞房不惜緩步升君堂
華燈錯兮夜未央於是醉酣雜坐弛帶舒纓投贈詩賦顛
倒疊罷衆客出座蘭膏不明美人侍傍逸態橫生乃歌曰
蘭膏滅兮夜已深絳霄微兮白河沉鳴琯促柱兮感君心

知音識節兮君平臨去聲伎之妙宜無出此子將從遊其間乎胎簪子曰吾聞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非予所願遊也

客曰平原廣野彌望千里馬可叱列車得駢軌於是遶徒
發乘盛張旗幟淬刃礪鋒弦弓鏃矢與卒駿奔獵師起喜
乃其布網周山列罟彌澤蹂塵障天舉燎燔薄絕流赭崖
剔林搜壑遠材之獸健舉之翼莫不縱橫躡籍揮突放逸
聞弦自隨雁網立殛灑毛委羽駭膽慄魄孰能抗巧何以
肆力哉由是張罟則晝獲而繳矢則疊加仰貫雙危俯連
五紀魚不遺筌兔免茂虞且罔乃仆麒麟下孔鸞鷁翳
躡狔掩雲鴻繁文驛折錦骨銀繡翰玄熊綠熊青兕黑犀

麋麕玄彩鹿羣後猓渫血赭輪積如堆垺然後臨清池玩
流水墜絲竿繁文鯉披鱗斫鬣溶溶喬喬犇徒會侶畢
斯已是較獵之盛也子將從遊乎胎簪子曰吾聞馳騁田
獵令人志荒非所願遊也

客曰天皇之庭廣莫之墟有山焉其山卑五嶽小三峻寵
龍嵯峨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
空會峩路百折灌漑馬流泉澗集凝湧焉潺湲淙淙於是
靈巖福谷異壘丹壁儲精孕神涵澤流波吐氣出雲吸月
納日積陰青冥灝灝凝凝峭峰植髮橫施黛青侵緇若霧
煙之流鶻笑準之締生中則產玉石鉛碧丹沙流黃橘林
叩節雕梓斑篁粉梧櫟梗檣樅檉挺出勁生儼茂豐長

皇明文範卷六十七
十一

撮接非緒婀娜亶翔其水則洪泛沛汨蕩潏回流搏逆
溈渚延排來連混陀隧沛踰埼堆疾流馳卒崩雪磕雷渤
若洞庭濯如江淮復有清瀾瑩沉下鏡萬有緣以白沙覆
以清數乃有沉鰭浮鷁鼃穴龜藏上下蛟蛇往來鴛鴦鳩
鵲鸕鶿猶駮羅行此山川之盛也吾與子遊焉胎簪子曰
予夙志奇勝欲足極禹跡然而病未能遊也

客曰乃有棄情遺世餐氣服道忽超遙以輕舉望王京而徑造瑤黃庭之玄宮登丹鑰之秘誥爾其彤車翠蓋翳華芝左騄雙龍右兩螭羽裳翩翩垂白蜺金枝玉節紛蔽雙青鳥先途朱鳳隨齊聲文鬣吹雲虎赤華燦灼白日移貝宮參差開九閨辛夷為梁桂為楣寶轡緩角羽帳垂樹蘭

宵逸露出幃夜宿蛇女樓靈妃被服翠若拾青離出騰八
極參兩儀上下日月乘風雷千秋萬歲安有期於是猶駕
層顛飛鳥絕蒼白雲含輝皓雪奪耀仰攀桂樹載歌以嘯
俯瞰濁世異蟲鳥歌曰桂樹兮交加綠滋兮丹葩仰攀
兮嘯歌俯人世兮奈爾何是則神仙方外之盛也吾與子
遊焉胎簪子曰疾迫隘慕遠遊吾所願也然荒茫而不可
徵未暇為也

客曰有應世之大人秉持仁義服被禮樂其德溫溫與與
其象熙熙靈量出海宇志棲寥廓懷先世之憂抱終身
之樂不結駟而貴不萬鍾而豐不戈甲而威不勳級而功
布絮所不能賤糟糠所不能窮非祇辱之可屈非斗斛之

香南文苑卷六十七

十二

可容於是陳詩書以為圖發圖史以為廬樹節讓為旌旄
僎道徒為膏腴入皇義起虞唐脩五霸彰三王塞者通潛
者揚隱者發晦者光輟輟風雲經緯陰陽絳若黼黻曄如
玳瑁出則施聲教歎遐荒臻盛美流休祚處則韞寶深藏
爾曜含光視葛天為並世招箕穎而同行是則何如胎簪
子灑然陽氣見于面病若脫而瘳者於是延客上坐設帳
具饌曰果有是人吾將從遊

擬七發送廬先生謝敘事

劉王

片宮先生遺榮息機焚棄冠裳製芰荷而為衣指故鄉以
言適揖諸生而別之藜閣生進而言曰理亂者用舍之塗
通塞者詘伸之幾方今聖神繼作賢能並躋踵武則未拔

而連茹群處則杖屨而成帷語隆盛則紆金而曳紫歸事
功則旌旂常而銘鼎彝是故懷遠君子樂進而有所為之時
也先生獨去乎此甘乎隱約安乎茅茨寂焉其轡轡乎
其無為豈將有所至察而特見於茲乎先生驟然而笑曰
有是哉子試拙逸思聞微辭付測吾旨吾其於諸生自謂
金陵帝都而先生之所居也其山川則崇山峻嶺長流巨
浸雖夸父之步且將疲極僮仆而不能窮其勝其宮室則
層觀曲房崇臺延檻雖離婁之明且將迷離眩惑而不能
窮其觀其人物則縉紳之彥文儒之英武夫巧作富賈壯
民雖九章之算且不能窮其幾千萬人其貨藏則川蜀之
儲吳楚之殖靡漫瑰奇柔脆麗潔雖九府之法且不能窮
其幾千萬值是固天下之壯而四方之極也矧乎宗廟立
基於此乎主宗黨姻友於是乎慶故鍾儀窮而思越莊烏
顯而思楚先生豈為是歟先生曰朝馬依風固人情也然
不有安土敦仁者乎子其思之

香南文苑卷六十七

十三

生曰金陵之西厥有大江江之大不知其幾千萬里也窮
乎無窮始乎無始輪以漢湘靡以淮泗恍兮惚兮杳不見
其涯涘若乃春朝帶雨晚浪排風雪山倒海殷雷震空又
若春色輪晴秋容蘸碧繁星撒金長天浸壁於是駕扁舟
鼓輕枻歌清風答明月固足以挹鴟皮之餘芬踵天隨之
遺跡而先生豈為是歟先生曰風濤舟楫非倦遊者所能
也

生曰三吳之林有麋其精三江之水有湛其清醴以儀狄
役以步兵和以麴蘖錯以桂苓其始來也鬱鬱然如煙
雲之晝興其少進也汨汨澎澎如風雲之夜驚忽泉冽而
芳潤乃波泛而清澄醴藉甘辛滌髓之味有不足以語其
珍饈也芳芬蘭麝之臭有不足以語其薰是天下之至味
也若使湘妃再歌月娥累舞相如奉觴易牙執俎解衣盤
礴軒首箕踞虹吸鯨吞百尊一舉於是陶陶沉沉蒙蒙冥
冥謝物累休天君笑淵明之止飲拉居易於醉吟齊生死
為一轡等天地於一莖泰山壓於上而不知其重滄海陷
於下而不知其深區區得失銖累毫分固不足以動其心
是天下之至樂也先生將有意於茲乎先生曰縱欲敗度

不皇明文範卷六十七

十四

此武公之所以作抑戒也

生曰據寫情性莫尚於詩風雅遠矣騷賦繼之迨於近世
益繁以滋述作相望後先參差爾其引物連類因事陳辭
搜剔物象揄揚民彞或婉而約或豐而腴或精確而要妙
或浩瀚而奔馳金薤玉質日彩雲姿各負天地陰歛陽施
矧其精微妙質恍惚靈氣倘然而來倏然而去非謝絕乎
事機則何以全其神而舉其志非歷覽乎勝槩則何以昌
其才而博其趣故懷婉者或有助於江山舌吟者或屢効
於雲夢此歐陽子所謂窮而後工多自放於山巔水浹者
也先生將有意於茲乎先生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古之人
所以達於政者子毋徒取諸郊島聖俞之流也

生曰霄壤之間百年碌碌煩以事機勞以行役酬酢紛紜
奔走往復齟齬齟齬迫迫促促衣不及帶髮何能沐晝不
違安居夜不得瞑目乃若役以官守備以廩祿胼手胝足
日且不足僂僂奉曲惕若吏卒是則利穽名驅而軒冕桎
梏也故夫達人知幾逃世險巇深藏匿處高蹈遠栖身不
干利害目不覩妍媸口不道臧否心不營是非逍遙乎物
表容與乎天倪玩南山之白雲采黃菊於東籬其處于
其行徐徐其心與與其樂愉愉浩乎不拘若浮雲之卷舒
淵乎其居若止水之停儲較夫利精極疲沃齒無知何趨
舍之與殊莊周所以放情於櫟樹而弘景托意於畫猿也
先生將有意於茲乎先生曰好安欲逸此可以語常人非

不皇明文範卷六十七

十五

懷德君子之所存也

生曰寓形天地如炮如燭日月西馳如輪之轉悠悠百年
如夢一覺故炯然者有時而徂倏然者有時而落歛之枵
然者有時散而為埃封之巍然者有時變而為煙是雖韓
彭之崇勳趙孟之尊爵赫然大者且將轉盼而消燦則
此區區者果安恃而可托故夫達人知命去世離群製形
石室煉質山岳寄心神於沖漠謝物景之管管謁腐成宿
王生揚摧乎理與博約乎道直其為言曰一竅孔靈竅一
氣孔神綿綿若續若續然無垠天地之根兮玄牝之門維
善克養乎可以長存母滑爾魂母搖爾精嗽王液餐瓊英
殺尸蟲胎玉嬰黍兩儀之高厚乘六氣以降升笑蟻蝶之

起滅隱龜鶴之脩齡視夫汨沒勢利倏忽死生者豈不大
有徑庭矣哉蓋昔子房托赤松以遠引葛洪假丹砂而避
征先生將有意於茲乎先生曰姑舍是晦翁不言乎但恐
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生曰竊嘗聞之無所為而為之之謂義有所為而為之之
謂利故出必以其時處必遂其志夫苟貪祿位於道無裨
則是樊英之欺世適已自肆逃世遠逝則是荷篠之不仕
君子不然可仕而仕而非有所必可止而止而非有所逼
浩然獨與化俱超然不累於物苟戀懷故鄉遊覽自適放
情乎詩酒肆志乎仙逸視夫商輅崇卑觀望損益雖清濁
之有殊亦何間於得失方先生遊京學貢大庭振鐸於儒

自明太僕奏六十七

十六

林其果何心及其懷道而隱順時而休樂山林而優游其
又何求蓋必有不故鄉而處不遊覽而觀不詩而誅不酒
而歡不煉而壽不逸而安者矣可行可藏惟道之減一弛
一張隨時無方先生之意庶幾在茲乎先生笑曰至矣盡
矣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子之謂矣乃為之歌曰駕予舟兮
江湄差欲濟兮風汨之道可卷兮時不可為歸兮歸兮其
樂無涯生從而和之曰送歸舟兮江滸心冲冲兮愁緒望
渺渺兮浮雲春濛濛兮將雨道可行兮時不可知嗟先生
兮歸來遲遲

七陳

顏木

昔枚乘作七發傳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

曾植作七啓張協作七命詞各美麗余有慕之焉今年
六月值余初度使君王子錫我嘉製甚愧干中茲逢華
誕欲據瓊瑤之報乃作七陳焉

歲在嘉靖著雍閏茂月協南呂生明之書聚瓊瑤之使君
誕彌厥之嘉候萃遠方之狂客踵公門以為壽乃告闈者
曰聞之男子貴縣狐而射四方君子聲內美而揆初度矧
百年之茲辰炫南天之彩宿覽九州之浩蕩畢東南而輻
輳吾今厭商芝係孔鮒偕公皓侶松喬瞻應峯之嵯峨度
涿水之東臯抒平生之所得冀使君之一遭子能為我進
乎閭者曰雖有駟馬以先拱璧子將奚先

雪雨文範卷六十七

十七

客曰嶧山之桐其長百尋青陽露滋素昊霜侵幹含律呂
納以玄漆染以芳煙布以緒石洩兩儀於宓皇標九鼎於
神禹綴禮樂於姬公諧性命於魯叟一工之製群藝之庸
一日之立百世之功子能為我進之乎閭者曰使君之學
邇中彪外無假此也

客曰嶧山之桐其長百尋青陽露滋素昊霜侵幹含律呂
體別陰陽於是偕奚童踰嶺西腰雪斧躡雲梯剪孫枝出
回谿公輪運斤王爾斷池微以鍾玉絃以圓絲師襄演其
操伯牙均其和鼓白雪之曲奏高山之歌歌曰高山兮蒼
蒼流水兮湯湯若有人兮頎而長遠而望兮邈洋洋歌罷
六馬為之仰秣遊魚為之出聽白鵲為之翔空玄鶴為之
舞庭豈直假清廟奏明廷協虞賓感祗靈而已子能為我

進之乎閨者曰使君之治禁邪滌穢無假此也

客曰大河之濱陽翟之塲博以赤堊範以圓方燎標檄之積薪發烟雲之精光杪之以三辰爆之以一朝厥粹如琅玕厥華如陵若價重平空碧音節乎咸韶於是引方諸於絳空斟明水於瞻窗絕點翳於碧落寂風濤於兀兀砥石於礎磨洞低裏於毫忽子能為我進之乎閨者曰使君之心乎施燭微無假此也

客曰儲英天廬造臘桃氏精煉百辟鼓囊群子淬以清波飲以越砥陽絃陰縵芙蓉出水陸斷玄象水截輕羽風胡聞之遠至薛燭得之大喜真足以齊三光於千霜鄙豪曹於不齒也子能為我進之乎閨者曰使君之才事至能剖

無假此也

重明文範卷六十七

十八

客曰玄鐵為柱網穀為韜威比獅牙細如螭蜎居元加首位崇望高高不忘危貴不離正纓常有文綏常有定烏萃曾參之芸鳩拂張華之請卑聚鵠於詭譎鄙揮鵠於悍勁子能為我進之乎閨者曰使君之最指日而遷無假此也客曰青田之產華表之種水土內養金火外奉百六十年而變正千六百年而形定玉為羽兮金為衣丹作頰兮米作頂啜震澤之草藻飲溶溪之湖潭一鳴散於九天一舉戾乎千里棲寧依於林木行必遵平洲渚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驕驥也子能為我進之乎閨者曰使君之年德隨而高不假於此此亦堪壽也然有進之意矣

客曰空桑醞麥梅女投醪儀狄變味少康醢秫以陽揅陰清縹綠蟻宜城名流湘東烈旨於是堯舜舉以千鍾孔子飲之百觚魏侯浮以太白劉伶甘於榼壺可以為禮而奏絃歌可以養形而順天和陶古人之真樂泯萬慮於不波子能為我進之乎閨者色懽肅客而入

客曰未既昔箕子列好德於壽嘯閭人頌引翼於黃耇衛公求箴警於賓筵應氏歌敬位於樂酒羗使君之華年事進修於可久德日進於無疆業漸及於富有百里之數子四方皆以為模一朝之圖子歷遠大而弗渝使卓生退舍曾子赴起汗青競美百世顯乎不亦可乎於是閨者左手引觴右手控鶴偕客登堂助使君之一樂

重明文範卷六十七

十九

擬劉梅國先生七進八首

邵經邦

有大人先生被世應物服禮施聲抱仁負義懷德踐形紉芳蘭之采掇葩華之菁大更是產嶺嶠是生參浮羅之界軟歲寒之盟自稱曰梅國主人客有一泉生造焉乃磬折偃僂長跪咨嗟而致辭詞曰某聞李膺之門俗客不前徐穉之榻他人則懸三接似登龍一顧如識韓造膝恐後快觀必先迺者幸荷接詞懼被承顏投正平之刺充北海之筮望之如景星威鳳仰之若北斗泰山未敢擬其形容竊欲效於攀援願塵清聽請綴一言主人曰然哉生曰夫美玉無良清廟之升為良黃金非寶景陽之鑄為寶猶與乎非以其首出庶音統金石而綱領乎九奏一鳴

弱世聲天下而旁聞乎八表哉先生質樸宣哲之先業崇
上聖之後經傳二毛之旨才跨兩江之右迺其鴻鳴鶴舉
截矣稱先麟角龍頭豪然居首奇龍泉之試美拾芥之易
酬蘭膏之劬辯青雲之器稱曰莽莽桂光陸離璫璫
搏雲中支廣寒宮殿珠錯垂靈妃素娥何委蛇纖裳縞衣
明歲疑七寶為蓋五花雕廣樂來鳳工咸池雙引前導遊
天墀紛紛英俊相追隨嗟吁上國樂無涯主人曰余解額
之選弱冠之蒙也稽古之力今茲未為紅也烏乎敢居

生曰夫騷耳之駒顧之者無越宿斷鵠之劍售之者不崇
朝先生天挺其英人縱之豪射鵬連的奪幟雙標五星聚
於洪都六藝進於春曹見龍豫於作賓脫穎銳於拔茅士

奎甲文範卷六十七

二十一

徵鼎董之策廷列賈誼之髦若乃祛祛駉駉徂道遙兮
森灑灑覽遊遨兮容容洩洩景融韶兮晃晃晷晷夜不霄
兮誇曰黃金榜上看題名五色祥雲遶鳳城太史不知文
運盛殿前來奏慶雲生再誇曰白玉為佩五花裝龍笛鸞
簫導出遊美酒瓊林醉千斛謝恩明日拜番旒主人曰吾
聞平生之志不在溫飽昔人有是言也余請從之未遑將
命

生曰夫周星絢於列宿而即官之義侈孤矢威於四方而
本兵之任崇孰致太平而忘乎戲亂孰居清要而無乎詰
戎孰任休戚而明於要害孰參中柄而贊乎邊功其司馬
之折衝乎讚曰桓桓職方以糾正邦以鍊以鑰以有其隍

進參彤筆退荷青囊樞機之密帷幄之將姬以典稽炎以
公行辟屬置僚載列之章堂堂我明妙選其良才不虛任
位不虛張大人當番鮮克其儼爰升諸公聿來俊又伸彼
九伐服此三事若乃名盛而羣集德修而毀延雖賢聖未
敢必其不無在先生何以知其然哉主人莞爾笑曰詩不
云乎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吾知子可與言詩已矣

生曰夫昆吾之鋼百煉而愈精藍田之壁掩瑕而終潔此
憂患翻所以生而志士乃所以悅者也茫茫桐川畿輔之
間奚啻爾土比於侯藩適有嚴祠峻宇崇丘增嶽墀坂下
隰廣原傾壑如淵呀谷如天獸則蛩蛩鳥則鸛鷀赤豹玄
黃黃龍熊蹯王威埋藏競於陳編翠華深於駐輦幽光發

奎甲文範卷六十七

二十一

於集賢先生上師希文之跡下挹翠渠之風前有文翁之
政後有召公之庸嘆曰小孤兮江之東公一麾兮疇與為
從大洞兮江之許公五馬兮吾將焉主公如龍兮若神寸
有所屈兮尺有所伸天為斯人兮與於斯文至於龍驤兮
向公之春主人諫然避席曰憶昔邂逅之際接君眉宇照
人如玉嘗寄思海月之句傾耳錢唐之潮今不負吾矣敬
聽敬願

生曰夫鵬鵬之高麗於江漢豈及門乎依之巖巖之象齊
於泰山將舉世乎歸之模乎模範乎範遠有望近不厭盡
天將大啓於斯文而道不終胥於畔援侃侃夫子穆穆其
止和厚溫良與於多士我集如雲望之如雨大而化之正

道攸主之進於川蜀也岷峨浩浩倡未發之源巫峽滔滔障狂瀾之止遷於廣右也八桂承離文明之景著九夷不發聲教之功奢美曰璿也不可以伏穴璣也不可以棲渚屠龍秀書曾以磬鼠始遺材於翰林終主盟於文府烏號號子栢蕭蕭多有角子鳳有毛秋霜烈日子甘雨祥麟至今遺澤兮譽於斯髦主人曰休哉夫得英才而教育之此方余之所樂而亦因以自考也奚其多奚其多

生曰夫河岳效靈良翰之頌攸作旬宣媲美參政之任匪輕豈徒富貴福澤厚吾之生若曰祿位名壽必主乎德先生敬協丹書徵載福極爵彌五等不捐寒士之風學宗九流祇順如愚之則故蔽芾勿伐歌於八閩之春周邦咸喜

金明寺記卷之七

二十一

見於在梁之日肆純孝之敦篤中倚廬而載傷歸梅國之故墟正飛龍之常陽某於是時感道路之修阻思樞衣之無因懷德溫之如昨嗟茅塞之在心興曰若有人兮天之涯融皇風兮佩金華紫泥兮青鳳聘一函兮疇與馬和悠然而寐若有夢者迺高天紅日之下落月朱梁之間炳焉煥焉如臨光範而荷歡顏也主人曰子昔就列余造子誠擬將見子適彼樂京孰知子復抱戚而行乎戀戀之情此余所同迺子若斯之衝衝耶

生曰夫十德之啓振古之奇也二天之庇曠今之知也孰保釐此孰震驚此保釐者思之所始乎震驚者義之所至乎故四岳舉德升聞之治攸在連帥尊政敵愾之威愷存

漢制承流無師表之任唐崇藩鎮建節鉞之尊俾彼名將干浙之陽禹析會稽越治錢塘華夏之褒則九有衣上服焉繁縟之盛則率土之樂區區逮我皇明之受命也貞賦之用十倍於他方綱運之需絡繹而大起駭章先於萬國聲名首於同軌等威超於三事掄擢齊於五美頌曰徽煌煌隆斯堂止方伯巖巖麟向陽止具瞻我我民心選正子惠依依眷甘棠止懋德懋功簡惟皇止衮衣東方未或常止晉佐元聖公孤將止退揖卿貳贊臺綱止壽豈未寧延嗣昌止光昭鍾鼎信史揚止鄙人作頌自今伊始於是主人懽然而起曰韓哉乎吾聞贈以言者仁贈以金者惠觀子七進之撰欵誠之翰洵美且都乎非至樞篤愛其能

金明寺記卷之七

二十三

掄也謹微聽覽終子所譽

七擇

袁袞

清虛先生抱膏肓之奇疾須臾塞卧病五湖之陽者三年矣有逍遙公子聞而造焉先生方塞徑闔戶惡聞人聲偃仰呻吟據梧擁重孤氣息僅屬使閤人辭焉公子曰竊聞先生玉體不寧遠陰陽之和失起居之節廢飲食絕嗜欲謝賓客不敢請也然有術焉可以起沉痾瘳膏肓上尋筭於松喬下齊齡於彭祖而况先生之病未至是哉於是先生延之上坐翼然凝神而竦聽之

公子曰嵯峒之墟崑崙之丘珍草叢生靈藥萃焉丹砂空青玉屑玄芝慨以甘醴灌以上池五采爛熳香氣醴醴

番朝露花飲冬雪蓋千年不彫矣於是使黃帝採之神農
嘗之岐伯伊尹和跗履鵲雷公越人之徒交製其劑先生
豈欲飲之乎先生曰余厭湯藥久矣不能從也

公子曰解谷之陰終南之顛是生竹箭龍鍾篠簜萬仞
之孤崖臨不測之深谿漱以清泉刷以勁飈俯濯玄霜仰
千霄霄峴岵成削森慘次寥援獵鼠夕叫晨號鷗鷄雉
鵠蕭匹呼曹節幹空洞枝葉扶搖於是命伶倫斬伐子野
前截製而為笛宮調徵協涉清夜遊曲房月出皎兮順風
微揚繁奏要妙宛轉無方乍掩抑以激切終泛濫而傍徨
呈絕伎於君明極巧思於季長斯固足以蕩除志意疏雪
精神使聰者亡疲其樂洋洋矣先生能強起聽之乎先生

曰僕病未能也

金明文範卷六十七

二十四

公子曰嶧陽之孤桐太冥之椅梧輪囷重嶷偃蹇崇阿睇
朝陽之淳精吸天地之元和卿雲蔭其根惠風拂其扇翔
鸞棲其條威鳳巢其柯乃使匠石運斤堂裏選擇剖陰莖
以鏤鏤削孫枝以彫琢絃以圓客之絲珥以寡母之約根
螭龍於丹漆錯圖像於翠綠調以成連操以巴涓子春撫
的伯牙揮絃音諧節亮手疾心閑奇弄迭奏逸響遙傳忽
樓櫓而縹緲復素術以纏綿至若靈雨新霽炎暑頓清蘭
堂桂館飛軒廣庭坐蔭嘉木賞集良朋理南薰之雅曲汎
清角之新聲綠水白雪東武廣陵我哉湯湯倚倚惜情特
悲復憚乍浮更沉六駟仰秣玄鶴舒鳴桓譚不能究其旨

叔夜不能窮其精斯琴德之至妙固足以悅性而愉神矣
先生能強起御之乎先生曰僕病未能也

公子曰九秋之夕天高氣清溫房寒室遠宇幽樞蘭膏明
燭霧縠雲屏於是布綺筵促促瑶席辭以賓留嘉客羅珍羞
薦魚炙羽觴風飛二八侍側屏笙簧罷罕覓徵才人選妓
淑姁容麗態娥眉曼睂灼若春花瑩若美玉妖冶難言奪
人心目被華袿袿振輕綃綃明珠垂步搖沐蘭澤揚翠翹履
流盼以目成復將歌而含笑粲貝齒以發聲動丹唇以宣
調迺北里之淫哇追陽阿之奇妙激飛塵於梁端遏行雲
於天表茂吳歆而鄙蔡謳駭駭駭駭而走王豹虞公失色秦
青秘音掩孤竹之管歷雲和之琴使夫歡者酸鼻悲者傷
心故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先生雖病能強起聽之乎先
生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如公子之言是益吾
疾也

金明文範卷六十七

二十五

公子曰中山之醴酎宜城之醇醴醴醴異名春青殊旨竹
華馨香蘭英其美蜜乃瓊漿桂棹浮蟻營以康狄嘗以玄
石單醪羣飲一醉千日則有子雲伯倫陶令畢生操觚擊
楯承槽捧甕枕麴藉隳未歡先醒浮以太白盛以彫樽酌
以大斗罰以兕觥飛羽流波電醺川傾筋骸和暢思慮沉
冥陶陶兀兀焉知死生雖有淹沉結轡之痼情疎情毫之
形靡不疏通通溢而灑然清冷也先生能強起飲之乎先
生曰此亡國之味腐腸之藥僕雖亡恙不敢就也

公子曰東海之中爰有丹丘珠宮貝闕月殿星樓璇臺玓
天絳宇雲浮林生白玉地產黃璣靈芝五色桂樹千秋列
仙所集羽人嬉游則有王喬羨門安期洪崖鬼谷之儔升
紫煙以遐舉騁朱鳳以夷猶掇丹莢於危嶠采翠茗於清
流超太虛以出入混元氣以周流朝飲沆瀣夕食至精恬
澹冲漠無思無營肌膚若冰雪容顏若處子後三光而靡
彫歷億劫而不死固將等龜鶴於蟬蛻而遺濁世如泥滓
也先生雖病能強起從之乎先生曰此秦皇漢武之所不
能致非俗士之所敢希冀也然而先生有喜色矣

公子曰將為先生正方伎辯說之士究同異於楊墨綜名
實於申商陳政取於范蔡角從衡於蘇張窮聖白於龍析

金明文範卷六十七

二十六

肆虛無於老莊是非鋒起剖決毫芒舌如箕吐口若河懸
深之入黃泉高之升青天詰之無繇析之無端聽之者忘
倦聞之者靡厭辭未及終而先生曰善

公子曰此猶未也復有仲連排秦端木存魯陸賈下越子
御折虜功存片言義冠千古斯固辯士之雄而非通儒之
所慕也吾將使仲尼揚鐙孟軻鼓頰董生持籌賈誼侍列
繹仁義之源述唐虞之列發天人之奧建治平之業使樓
下屈其辯談天卷其舌先生雖病能憑几以聽之乎先生
於是恍若聆至言聞妙道沉痾去體蹶然而起

七徵

康道南

金我丈人冠切雲之峨峨衣珎珎其翩翩冲塵清泊以通

微渾渾浩浩益而朋天授鴻寶千六符昭麟紀于八埏爾乃
栖黃龜聯碧台倚玫瑰綠瑩際葭房闌荃壁開綺疏紫紆
素袂懸懸傲天宇于辭白之堂拂星華于草玄之臺玄素
子策渠黃之駒抗招搖之旆溢化游以神往儵儵蹇而連
蹇躡幽真之所履撫盤石以迴旋問曰至人炳靈機而含
章乎物象君子達元命而葆真乎灝光是故以言乎節者
存乎介以言乎烈者存乎剛以言乎澤者存乎裕以言乎
德者存乎虛虛以涵裕裕以持剛剛以守介介之時義博
矣哉茲乃超鏡機之決渚探潛虛之混沌踰關丘之垠嶺
彰玄休之埒精屏狗華之說鈴就逸俗之真忱可乎丈人
曰可可適言曰維蜀都之玉晶應井絡之璇光墓順象耳

金明文範卷六十七

二十七

虎鬚魚腹嶂岷嶺硯硯超忽突兀而金鵝玉蟾青平白鵲障
乎其東蹲黠猊而驅黠熊赤崖朱堤絳雲紫霄蚺蟠硯硯
軒軒嶢嶢而迎祥養秀貴珠飛練環乎其西絳金馬而橫
碧雞迤邐于南則三我七盤九疊六品白猿青鳥谷嬰林
彌時往來下上而終灑乎其間蛟蜃于北則馬懸獅岫蟻
陵蝮穴獲姬姬媼吞霞吐月或糾紫包然而眈眈于其側
乃看繁陽礪礪而嶺起麗元礪礪而中羅勢屈縮而殿金
鰲光鬱郁而干銀河礪礪礪礪礪礪發六英于濯錦
鍊五色于浣花范張昭景于碧精淵雲騰采于瑤華茲蓋
地之脉氣以上通于天也歟而形也為三巴之巖險暢而
靈也為百代之英賢丈人隱奎章于豹谷斟斗氣于龍田

將縣飛閣枕譙山架幽戶引蒙泉爰優游以忘年爾乎大
人曰達士大觀而無我君子無蓄以同人跡滯則泥心通
則神此固我邦之佳麗匪觀化之遐矩也

玄素子曰予楚人也樸樸不文顧蒙無知繫嘗浮三湘歷
九疑登祝融之故墟曳華蓋之飛裾見石鼓礧礧輪囷離
奇石廩圍而天柱孤既而遵鄭浦涉梁洛凌高丘之嶙峋
眺首陽之岵岵見石室瀕洞礧礧嶢嶢錦屏峙而霞標明
爾迺彌節丹崖解珮翠寒馳玄思于日觀舒清嘯于雲壺
徂徠梁甫嶰嶰噴峒若拱而檐若擗而冠若彪彪之負若
蛭蟻之九爾乃引睇京邑留睨雍輔赫赫太白其蒼茂縣少
華于子午商洛空同嶢嶢岫嶢或兀兀以獨立或離離以

皇明文憲卷六十七

二十八

偶伍或便便以從雲妃或偃偃以燭天姥茲蓋天之造設
以效法于地也為九土之鎮取象于人也為四岳之官丈
人馭西浦之白螭翔東望之彩鸞將建萬厦俯瞻巒開九
嶠藐若蘭若咲咲以考槃爾乎丈人曰致遠以寧靜為歲
保大以簡易為規逃塵為癖飛遁乃離此亦吾子之曠適
恐驚馳之可思也

玄素子曰火教之源黃河出焉鑿星流以翕張割電奔以
沈洋雪山噴噴以臨陵蘭谷綽綽以當陽乘槎弗能究其
源沉璧固克固其防廼若龍門之砥柱儵控駭以服驥其
為石也礧礧礧礧礧礧礧礧礧礧礧礧礧礧礧礧礧礧
而貌矯是故薦諸明堂以鎮黃樞以麗青瑣崇山之窟丹

水出焉花亦莖而四照木紋實而五顯絳液滲漉而若華
紺粟碌碌而冰屑精衛飲翼于欽礧巨靈迷罔于列缺乃
若帝臺之文囂式蠟光而繫烈其為石也礧礧礧礧礧
理琇陸吾虎冢而司時英招鳥翮而握符是故躋諸清廟
以絡瑤爵以綴金鳧丈人投玄膠以澄波飲丹粒以服精
屹砥柱以瀾迴懷文囂以天呈將啓玲瓏平八窻望蔚藍
之五城爾乎丈人曰外游者求備于物內觀者取足于身
慎動則吉審幾則明蓋謠詭乃知白之術汙漫非行素之
誠也

皇明文憲卷六十七

二十九

玄素子曰玄圃之京碧壺之郊飛仙所宮化人所巢五芝
蔚茂而秀林八桂旖旎而于霄虬綏爛熳于霜嶺轆轤迢
遞于虹橋赤鼎沸而坎離合黃芽茁而天地交乃有晶宮
日麗嶺巔闕輝煌重題隱霧樓櫺迎漢彤雲斐聲而承宇鏡
潭娟映而抱堂爾乃割游龍烹羽鱗調鯨脰披鱗骨剖蜃
珠剝鮫綃宣六璫于鳳徽洞八瑯下鸞蕭提茶枝以沆瀣
拔散構以逍遙噫璫璫而陰容窈窕珍發而陽巖嶽丈人
駐旂無封之宇迴鑣何有之鄉倕佺薦篋于瑛盤容成漂
玉千葆鵬將歌黃竹以噓嗒棲碧梧而彷徨爾乎丈人曰
謁寂無垠以萬物為芻狗焚或靡定以兩間為蘆蘆宅神
十冥合氣于無蓋明性者之所深怪語道者之所大恐也
玄素子曰形地為石象天為星精稜相盪感召斯明若乃
天梧天檜天橈天棖天棖天棖天棖天棖天棖天棖天棖

楊慶宅而畢呈儼離官于華蓋綢閣道于鈞陳東井西奎
龍角蟠翕而虎步踞躍南箕北斗龜躡森容而鵠唳噴
七襄次而軒轅轉八魁順而鈇鑕平左樞右樞法宇儀其
宣布上水少永表則著其端凝與鬼隱而長庚弗越老人
出而歲德隨明羽林旄頭屏妖氛于北塞臺臺疊疊逐淑
氣於南閤炫聯珠于五帝之座揅冕寶於四輔之庭彩暈
成雲九宮順紀青雲于呂三精聚辰丈人秉國之鈞懋世
之庸蝸石大補天之業虞淵孤洗日之忠將冒玄潭游紫
宮以觀心而蹇躬爾乎丈人曰言天微人乃漢臣所以請
獻談空遺世乃晉都所以陸沉况燕實非耀德之古而宋
鶴豈昭治之禎子言廣矣宜更思之

金明文館卷六十七

三十

玄素子曰紫閣凝暉于炎室玄宮協象于楚丘陰蚪負簪
而連蜷陽馬承阿而颺颺靈徵化鵠而欲翥崇基漸鴻而
自周堂綠野而長春亭翠微而高秋士苗夕而興嗟張老
落而致謳爰有獨樂之園高觀之谷新月在山明霞半屋
高亭之興可尋平原之釀方熟爾乃捫紫瓊橫綠綺綵露
合林颺起扣銅魚之鏗鏗此木羊其絢絢托景響于西洲
愉神情于栗里或踞盤而孤咏或倚屏而長吟或掃莓而
寄逸或揮藻而流音塵幽人履坦之操契君子比德之心
丈人符降嵩之祥弘禪泰之敷獻猷于宣和祗命于承明
將榆榆社蔭槐亭以紹休而含精爾乎丈人曰識物化者
寓意而不留知天道者成功而不居况土怪為脂夜之孽

而木妖非畫錦之娛子言微矣願終教之

玄素子曰於戲噫嘻我知之矣家相以社稷為重輕大入
以乾坤為動靜苟豐德之允成庶隆化之可企是故遇卷
而納牖者通神之樞壯頌而良輔者啓聖之萌建標而翌
極者博大之力矧言而確行者純粹之精起病而平扎者
斷金之劑鏟苞而剔蘄者切玉之劍是故納軌以敦龐逐
衡以穆雍其德也崇焉焉河以濟否涉川以治蠱其業也
宏焉握籌以消憂推轂以定疑其澤也充焉禮媒以蒐賢
化國以育英其德也容焉是故德崇則體乾業宏則廣坤
澤允則衍允德容則敦臨是以揭宵倪布壤維昭旂常載
敦彝休蚩蚩龍蛇鯢鯢飛蠕動靡知其至電激霆震罔紀

金明文館卷六十七

三十一

其極昔說竹礪石而上以遜敏其君且懸嘉石而下以悖
格其民先得乎丈人禪心之意而邈焉不可與幾也爾矣
玄素子言未既丈人脩脩然有所思侗侗然若有所得而
不自知廼歌曰春日兮載陽芳樹葳蕤兮繞掌翁湯敷以
希夷兮樂吾齋以相羊玄素子復歌曰鳳紀衍兮未央
龍德方將濬容與兮煌煌介融朗兮無疆

七介

陸師道

嘉靖己酉太史衡山先生年登八秩于時海內之學士大
夫縉紳先生觴酒能幣千里走賀發藻鑄詞鋪述盛德麟
集全至不可以數計也四方來觀禮者瞻盛事瞻嘉慶飽
目饜心咸共讚詠客有私于河南陸生者曰五福以耆壽

為先多壽以康寧為本聲名者所以華其躬而逸樂者所以豫其心也然天人罕協始末靡全故終縣泥途老萊藿林類拾穗祭期帶索國賢聖之才者少中壽之期躋耄耄之筭者乏當年之樂享俯仰之榮者寡壽之聲積舉望之隆者受驅馳之縛千載以還大較然也今先生望重園綺容少伏申志逸尚養盛荀陳凡人所難舉集其身美哉壽也其何以得此哉吾聞感應者天人之機也聲實者內外之符也今之為壽者壯有慶強有述艾者而上瀾倒而波溢矣巧言如簧諛詞塞道言之者非由衷受之者有愧色若先生之門天下之士所萃也而予以世講之故朝夕振衣觀龍光侍燕談有年于茲矣聞之者識所自得

皇甫文範卷六十七

三十二

之者皆親炙四方之賓在是願有以示之可乎陸生曰唯唯學昔尼父不試故教書繪之學比于射御自龍圖肇象鳥跡興文鍾王競爽碩陸揚芬風行江左具集其成家有三絕人並眾能歷祀益盛莫之與京先生于是邇徐宋軼錢滕躡倪王步且陳取材蘇黃法象董奉近友趙沈上師晉魏丘登胸截龍蛇驚紙纖鉅窮大法縱橫備諸體舉翰風生濡毫雲起下謁充門聲光四裔瑤圖寶墨無遠弗暨今以持杖之年游情縈鉛尺素千里片紙萬言巨障宵碑珍筵琅鋤龍卧虎跳驚翔鳳鸞妙合造化神符自然此可舉以介先生之壽矣乎客曰美哉管中之豹窺一斑矣斯先生之所寓意而不留者也何足以盡先生哉願聞其大

陸生曰言游北學吳風以熙大雅既作江河始醜嚴朱楊其瀾機雲疏其淤四姓耄耄六代玄儒或決其源或導其支蔚乎彬彬絃歌之都皇運造邦人文益振高揚卓起張徐並奮儀曹獨步於道健京兆擅長于偉麗迪功絕塵于高妙少傳主盟于淵懿孔目發藻于新巧省元振羽于艷靡惟先生咀其英而擷其芳獨鷹揚而虎視淵乎其源中乎其始汪洋奮淪乎若挹若渟放之四海兮滂滂乎其不渟由是典合詰誓和協英莖瓊繁璧續玉韻金聲遠使江浦足交海陵興嘆毫州擊節新都賞美石渠金匱吳都曾殿黼黻紉繹允也其選載筆起居執簡公譙詞吐成雅章出為典價重鷄林名高虎觀至于銘勳廟社載德琬琰揚

皇甫文範卷六十七

三十三

休綢帙纂錄彤晉狀難寫之景發幽潛之善根括必歸華哀知勸言誦寢區聲流寓縣赫赫隆隆如震如雷此可舉以介先生之壽矣乎客曰美哉言者華也行者實也華之約矣實如之何請終示之陸生曰州來博物審音知樂文獻不墜歷紀有托漢吳以還學海詞嶽中壘經籍左史丘索南州之英是與古角先生沉酣經苑覃精延閣上探羲農邇訖朔漢雲官鳥師竹書葛畧重魚細瑣質文瀾噩莫不挹潤漱芳擷華攬華碩著魚該資深說約至若國牒未列稗官特書潛夫隱賢單說偏辭亦曲證易通案合周知姓氏弗愆系牒靡遺于時性父筆畔麗文下帷元敬書倉希哲然藜或忘年以就正

或取友而得師既徵事以定古每賞義而折疑獨聞一以知二必綱舉而目隨故夫博士學官翰林墨數三德補亡五車正謀千載存疑諸儒掛漏莫不鄉子是質茂先斯就虛位實跡焉待扣此可以介先生之壽矣乎客曰美哉博矣大矣豈無所成名乎請言其躬行

陸生曰泰伯三讓延陵守節化孚吳甸百祀遺烈降自簪林不顯有燁先生天與介庶賦性孤潔一介必慎萬鍾弗屑不為困回不為勢奪不為欲囑不為誘悅羈外擇義守之老羞家食篤行懸車益揭若夫歸繼故吏矯矯山却轉溫州于郝有嚴汲直侃侃折衝淮南藩幣之慶豈長孺獨賢廬州東尚遠賂東川辭命八座比德維珙營丘妙繪

香明文德卷六十七

三十四

擇人乃與塵視策金豈曰無李他如禮匪道交幣非義取有挾而求無因而至正色峻辭深居遠避遠之若辱拒之恐說蓋雖貞木仲光無以踰其尚而永之用理不能加其誼此可以介先生之壽矣乎客曰美哉高矣介矣嚴取舍謹辭受固先生百行之一也抑猶有大于此者乎頌更端焉

陸生曰士有大閑用舍出處行違偕時惟顏氏千鵠謁大吳濟濟多士採藥歸咩鳴夷甫里憂則龍蟠否也鵠起難進易退永遵聖軌先生道積華躬德綏淑履既綜三才亦該百氏譽決朝野光流遐邇雖名高歷試而數屯累舉乃弗對弗隕不求不忤鼓篋自如歲器以俟既而朝懸上賞

帝發明詔式舉曠儀聿求高蹈于是司空奏記中堂屬草仰替聖謨用登國寶州郡勸駕蒲輪就道至則冢宰侯館上公介紹三事繼問六卿却掃喜洽軒陛禮隆俊造待詔翰林為國士表蓋自春坊起聘五經膺召尚書興薦侍御應詔邇焉子旌潤於咍釣惟我先生於茲有耀何其難也既而年始逾五官方及考深惟止足不待耄以老蓋諫疏留卿士相告郊歎二疏國惜四皓黃鵠高舉白駒皎皎好爵莫縻從吾所好又何其易也故先生處固完士出為元德近則良臣遠乃真逸進退綽然士有矜式今也閉門掃軌漱流枕石考槃間阿行吟山澤逍遙容與身康志適此可舉以介先生之壽矣乎客曰美哉出處之正也屬俗範

皇甫文德卷六十七

三十五

世此其義矣然不有內行乎吾聞先生人倫師表必有大過人者願終以告我陸生曰至德之感惟以畫倫雍嗣天統同我文身忠孝名宗代有偉人先生則純懿在躬淑清命世而以冰水為之相溫州為之父文定為之師敘州為之甥合內外以來持威迪仁而規義放動履中庸行極倫理家美淵藪國稱魯史若其為廉范之奔赴輕徒步于千里存牛私之友恭禦闥牆之外侮守巨源之家法及偕老而無媵侍執楊秉之不惑雖顛沛其何變志嚴萬石之內則既雍睦而謹畏秉文饒之厚德寔其容而無忤故居旌德門鄉標仁里海內模楷天下規矩自昔文人鮮有其儔是不可舉以介先生

之壽矣乎客乃忻然動色舉手以稱曰美哉先生之內行
修矣不可以有加矣然先生入人之深而感人之速者不
但有其本也請遂言其及物者

陸生曰江漢之化漸于南紀秀民端人雲蔚鼎起里習長
厚家崇德義逮于安定振鐸文正執矩聲教鼓舞潤澤霑
被而文獻之盛遂為天下最先生興千載之後振百代之
靡仰止前修繼承末緒守訓父師取友今古率化以身變
俗以禮涼德之言不出口輕身之習不經耳是以身有不
善惟恐公知王彦方之勸耻也言論風采望之感人王叔
度之雅致也周圓急貧師交敦舊范希文之篤故也躬厚
恕人犯而不校斐傑射之和度也獎借英少推較後進郭

卷六十七

三十六

有種成樹之鄙者清即之暴漫遠是以巍我者降其勢赫
其顯驕侈者失其威矯亢者抑其簡目其闇道揆
風節守上上賢愉然色順充然意得降階再拜進而
稱曰美哉德也非先生之壽其曷克成之美哉壽也非
先生之德其曷克享之允哉天人之協也然天之所以錫
之壽者豈惟一人寔篤有異之民豈惟一家寔昭斯
德惟天祐于斯文中慶襲休尚千萬春

上

許應亨

昔者枚乘七發傅毅七激張衡七辯曹植七啓各騁衡
受之詞誇服食之細麗則麗矣詭於中庸余實房昧直

述客之詔戒作七教不敢以齒於數子聊以自警焉爾
復朴子備官省精澹職不敬歟啓寡聞憤於大道實行器
昏將蹈國憲退朝而有憂色乃謁客而請之曰余北方之
細民也幼失於學茲者徵先人之福列於仕版責以吏事
嬖媚汨沒與俗浮沉上之不能明德弼遠效知主上下之
不能敷宣教化以康黔首進不能攀援附麗取顯榮據要
津退不能省身約己以自澡雪飲食則蒙素餐之譏冠佩
則冒彼其之耻然且賴頽內訟不即引去三年于此矣今
上客淵然尊臨儼在賓位不靳謦欬之餘以發矇瞶聾以
教我意者不肖補牢顧犬之時乎客曰雖微子言固將有
謂也抑余所謂抗航海之志而不得其津學屠龍之技而

卷六十七

三十七

未效其術者焉願為吾子陳之請子自擇復朴子曰甚善
客何稱

客曰夫士負累俗之行者不必循禮以自枯蘊千人之傑
者不必正名以匡君故古或彈鋏以感孟或飯牛以干齊
或搗靡以說單屋或躡蹻以干諸侯或扼人之吭而奪其
相或殺人之愛而移其寵或穎脫而自薦或喻駿以請始
其言率皆汗漫巧捷紆徐曲折陰陽閭闔隨語便捷溢美
則仇讐媚于婚姻巧諂則兄弟化為異越故與其蘊抱無
裨孰若貂狐執穀之豐窮巷圭華孰若高車結駟之隆藜
羹不足孰若刺肥方文之崇削迹困厄孰若分庭抗禮之
榮復朴子曰孔子云遠佞人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又云

言為而辨者殺無赦顧客更論

客曰義農赫胥之世鴻蒙希夷民蠢而愚于居居不強而治迨至克舜胚胎仁義權輿禮樂如日正中烜赫於鏢三后繼聖光被旁達迨至春秋熙皞之道遠王者之迹息而民始離跂搶攘轉徙迫匿強者鷹視弱者狼藉紛紛網解膏屯政溺乃有管窺舉于齊桓衰犯弼于晉文越基霸于種蠡秦強大于商君卒皆攬搏齊踏韓覆魯蠶趙魚魏沼具備楚翦雄刈仇鞭撻威武假仁託義以擅強富此亦古之雄偉博俊碩大之士也子為之乎復朴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且僕朽鈍寡聞方于數子不能為役僕不能也

金明文範卷六十七

三十八

客曰太白之精雷泉之靈長蛇封豕乃刑於兵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其後苴武翦起頗牧之倫扼腕而談師國而言校鉞推轂之禮行寄旌分閭之命卑論其師則有技擊武卒銳士節制之別語其政則有制號慶賞刑罰處舍徙舉進退窺敵觀變之法舉其名則有侵伐征討圍襲攻取間謀伏弭之變習其書則有挾經七畧蹴踞六韜大乙鬼吏之篇荀卿案以仁義卻黷數以詩書或臨惟而講論或雅歌而投壺夫軍旅鈇鉞者先王所以飾怒君子以備不虞者也子亦不欲之乎復朴子曰恃德者昌恃兵者亡且殂豆之容儒者習之而凶器者君子之所忌僕不願學

客曰易道陰陽詩言善惡典謨訓誥渾渾噩噩不可及已至於後世操觚濡翰之士簡冊之所載金石之所鐫精微

溫潤綺靡翩翩紛紛絃織容險澁便妍上之出天淵下之徹黃泉燦乎若青黃黼黻之相間鏗乎如宮商絲竹之相宣是故游夏獨步於聖門屈宋抉奇於辭嚴相如揚聲於狗監枚叔馳譽於兔園莊生傲睨于南華子雲游神於太玄自後浚流窮源迺相沿襲人握隨侯之珠家藏和氏之璧莫不流聲天壤垂名後籍夫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子何不洗心滌慮究茲典墳繼千載之響成一家之言齊于古人列于簡編復朴子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客之所陳又三立之下也

金明文範卷六十七

三十九

客曰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實惟清都紫府神人之居其宮室則若卿雲標霞累塊積蘇備以金銀絡以瑇瑁珠其音樂則皆六莖九韶九奏萬舞鈞天廣樂承雲晨露其草樹則皆蟠桃靈椿丹桂仙冥高枝結菌扶踈輪菌其徒僕則皆御風承雲屏翳絕慾吸風飲露不食五穀是以黃帝神游於華胥周穆駿馳於西極漢武東封以聘望秦皇渡海而鞭石其餘王喬赤松安期羨門蛇行龜息能輕鳥申嘯吸廬外綿綿若存恬淡無欲卒以長生其秘書隱訣皆可窺而能也子能行之以滋靈根揮霍八極以邀太清復朴子曰大塊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夫竊貨財者猶謂之賊而况於盜天地之陰陽以肥其身者乎

客曰古有避地之士韜迹匿光高尚肥遯以逃侯王故有棲遲衡門抱甕澹陰采薇取周選地避秦章上上流釣魚渭濱魯樂自給食芝無營譬玄豹之隱霧絕塵累而遺形亞往來之屑屑類鴻飛于冥冥言未既復朴子長跪曰客之高論實獲我心顧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痛不能釋于茲言

客曰夫有隱不遠親貞不絕俗一龍一蛇與道為鵲隱不賣名聲以驚愚退不逐流波而混俗積勞竭愚以饒廉累官不曠鰥心無愧怍惕于若憂坦于若休毋翕翕以嬉毋戚戚而愁忘美惡于譽委任情於去留銷伐心于飄瓦不胥怒于虛舟滋蘭樹蕙紉此衆芳遵道得路納于大方

金華文苑卷六十七

四十

故當時命之大通而志行也則述郭魯陶唐黜儀衍薄管商澤畔鮮洗耳之士四疆無裏瘡之傷當時命之大謬而身黜也則經綸密勿正身思賢賤雕蟲之小藝關幻妄于神仙與道汚隆游心太玄息駕於仁義之圃徜徉于道德之淵復朴子乃順風接膝稽首而拜曰余方為醢鷄余方為枯枿而客乃曠然昭我以白日煦然和我以陽春哉昔客侈我以莊誕變詐之術詭我以奇邪淫僻之事余心憤意銜竊不直客今客陳至言標準則揆道之中解心之感願銘肺腑終身弗失

七導

張文柱

太僕汝南先生範躬貞矯定性靈虛曠以自淬薄以存餘朱門十謁勇退回車令華決潏板梧著書過有群輕積羽憂羅畏譏輝煌塞塊馬深居于是擊木子携雌黃之吻攬荷菱之裾朝而與言屆其廬長揖而稱曰吾聞之凌電之驥弗以鞭號摩霄之鴻不安矧翼故聖人亡窮達士希覲今先生時不降貞禁匪嬰臆徒懷瘡

于百武若遐思而未適吾將導以觀遊之竟清冷之域使先生抗物外而委達迹可乎先生曰諾子試言之擊木子曰金谷窮麗名都競妍晨遊朱陌夕敞華筵停輪絲織開第山聯五侯列蓋七貴馳驅焜煌燭玳瑁青玄其服則文綺純綉縷統纓轂冠刺棠麟并邪幅拖以四

金華文苑卷六十七

四十一

采珮以六玉華蟲被羽朱螭飾足素綈連煙紫羅然燭爾時八珍俎九沸臻極海陸調鹹辛孕豹燔胎驕狸剥唇西方之髦北漠之鱗江東之荈漢南之鶉鶩龍肝以為膾戒鶩髀以為羹潛龜伏鴉靈羞錯陳別有美如蒼荔甘似黃橙泛丹椒于香野出紫蘭于幽汀楚苗越極霜葵露苓芳酸勺藥苾苾馨馨于是宜城醇醪圓丘玄碧醞醖瑤酥觴勺琬液五齊辨材以益以赤四時異設其光譚譚堂由泝氏嘗自玄石傾以綠甕浮以大白千金一釀流酒永日服食之盛亡踰于斯者矣先生能從我而御之乎先生曰腐腸之味毒為脂淫志之物亡以胚于亡嗜焉擊木子曰臨江踐華之邑帶涇貫渭之都表以雉隍之峻

均以寒暑之區則見夫蘭官皓肝華殿後落崇基造虛曉
榭林錯飭飛雨之居矯凌霄之閣曜洛陽之九華彰盤屋
之五柱乃有重檐却月結極垂繩玉箱輝藻余祀臨雲蒼
蚪瞰楠文翬壁綺樓翔鳳瑤壁盤麟關雞戲馬樓霞落
星差我百拱綸稠千楹左瞻東泰右接西溟仰通八表頽
眤三門岌岌業業凌凌曾眇焉天際而不知其所昇也
又若離宮清暑別苑延休園以水榭覆以玉溝迴廊周折
密室幽修晚溫桂閣莫寒翠樓複以畫闌雜以雕杙鏤以
棠杏塗以蘭椒刻以沉檀釵以鈇鐸哥瑤頽素體勸神流
將使斧失工僂目眩離婁者也而又翠阜可以騁遊丹梯
可以縱逸沼有翔鱗林有狝翼蒼有柔條秋有華實異獸

重刊文苑卷十七

四十二

成行繁茂交植則使錦衣附較紀昌理繡宋玉發餌昌望
綸繩賓御同于九陌客卿從于五陵榜人奏采蓮之曲漢
女揚大堤之音相羊于斯逍遙于斯亦可畢芳歲而娛良
晨矣此宴居之妙先生能從我而居之乎先生曰章華敗
楚結綺亡陳彼館娃麋鹿之臺銅駝荆棘之門正懷古而
心忤者萬乘之主猶不得逞焉予也泉林而已矣蓬茨而
已矣

擊木子曰三五燕姬二八楚娃嬌嬌綽約導慕興嗟目波
離合口輔纖嬌弱腰桃頰朱唇狐牙鬢輕蠅翼目燦星華
連娟翠蛾逸麗奇葩下陽下陰或端或邪修短合度婉嫵
可嘉若夫見之者近若流風遠若收霞皓若蘭質榮若松

重刊文苑卷十七

四十三

花鳥高飛于藜谷魚深潛于水涯梁冀之妻不足媚吾
之妹難為誇者矣爾乃御文軒臨廣庭連趙舞演齊聲才
人進篇歌女操箏披之以霓裳飾之以葱珩結之以修飾
應之以繁縟叶宮商之雅調宣桑濮之豔音騰曲統梁激
節迴津陽阿北里爭妍取怜上琴下瑟左篴右笙金石迭
奏六律續紛既而夕筵啓爛樂停七盤徹四會成載流纖
歌靡靡冷冷歌曰若有人兮波一方望雲際兮天路長佩
蕙蔭兮不可將焉女牛兮限河梁明星爛兮夜未央起視
素月流澹浪奏清角兮易水寒謳吳歎兮行彷徨又歌曰
漏沉沉兮九微然燈輝輝兮三調遷不惜哀怨陳君前芳
春易謝凋朱顏淪陽風雨廣陵煙一絃五拍心自憐深厄
婉孌為君歡人生行樂須及時此聲色之至妙先生能從
我而遊其間乎先生曰吾聞之古言今耳聲色令目盲匪我
思存子且更端

擊木子曰眾物資生洪纖駁純夥焉成器清濁斯分爾其
珠懸七采金成五色瑞光九品玉閔三棘靈蛇是產舞鶴
足擲燦敷紫英黑壁蠶漆蚌化雀翎犀駁龜梁之懸黎
周之砥厄魯寶荆璆淮琛楚璧極瑰羅珍瓊玖璅珮解
江如盤泣鮫客瑤山和獻楮有朱刻出呂尚之尺璫賜虞
卿之百鎰陋重卓之築塢輒郭况之懸壁又有玻璃為膜
全鍍為璽龜甲為屏雞冠為臺扇揮鵲翅席捲龍鬚合
疏繡簾耀珊瑚碾魄滿前而莫辨其殊矣若夫步光之鉄

飛泉之鋒越號純鈞吳稱白虹魚文繞屈龍藻璫璫陸刺
犀兕水擊鴈鴻氣占牛斗光烈芙蓉別有蒙恬之翰葛洪
之丸傳玄之石蔡倫之牋柱下之簡中郎之鑄封膜之繪
鄴侯之編則又定以宣尼風以正則詮以鄭玄掌以荀璣
班揚之綺嬋庾鮑之淵逸稽阮之沉冥陶謝之曠適趙數
子于千古陳玄言于一室夫希世之所珍者垂萃于斯矣
先生能從我而娛之乎先生曰尤物隨身鬼瞰其門況聖
人有投珠之烈鄙夫有黷貨之罪子是之稱其姑舍諸
擊木子曰八紘之表三壤之原天柱亘設地絡縈盤祝栗
奠其比滌鈇經其南控之以崑崙渤澥臨之以九野三垣
其山則峯峇屺屺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

四十回

我嶠因巖折峭崿嵒峩奇嶮出戶或崇而聳或峭而竦或
閼而囁或峭而北或嶭或峭或凹或凸亦有含氣凝瀝流
泉淙淋重巘蔽日高峯軼雲連卷兮眉曲橫斜兮黛青紫
翠兮夫容綴絃兮瓊瑤朦朧兮煙靄光昭兮青冥明滅兮
日月出没兮星辰其中則玉臺石鏡丹砂青牋錐劍玕璫
之所產焉其上則孔雀鸞鵲鸚鵡鷓鴣翠鷗鴻鵠之所集
焉其下則後羿狄獬豸魑魅魍魎犀兕麋鹿猿狙之所
踞焉而又檉櫛檀梓櫻柺樨栴檀楸枌桂蘭蕙薜茷萆薢
茯苓之所生焉風氣變化不可名言水則洑湔漱澗漢滴
浹漈滂沱澎湃汧汭洄旋葦葦庵庵復復潏潏訇訇莫迴
其闢濶乎莫窮其源小河洛之流隘江漢之川神禹之所

四十五

不能治靈胥之所不能專乃有鰲鵠鸛鷀鸕鷀死夾鵝鴈
鴻鵠狌裸翱翔又有鱣鯢龜鼈蛟蜃鯨鯢鰐鰓鯉以泳
以嬉此皆天造其嶮地延其維先生能從我而覽焉得亡
縱盱眙而眇糠粃者乎先生曰偉哉巨麗之觀但舉步踣
躑未之能及也

擊木子曰峙惟群嶽流維百川有道者察動靜之理故不
物于物而保其天年也今有棄情抱一服道沉玄飄飄遐
舉凌氣昇煙練丹鼎之精液縛黃庭之至言爾乃展華轡
御彤車表珠幃紛金支駢朱鳳駕青螭導玄鳥從文蜺頓
以蓬萊之闕俯以閭闔之閭登以閭風之椒陟以丹丘之
壺其居則珠貝為官金銀為樓城名不夜門埧宜秋七堊
遶迴九閨綢繆寶壇靈洞玄圃瑤洲石韞蒼玉地產黃瑤
林榮丹桂苑種芳茗其發則炙翠鮓擗麒麟和松脂醺栢
醋圓嶠之芝東極之萑交黎火棗金漿玉醴而又呼吸日
月吐吞雲霧飲以沆瀣餐以玄素融融焉澹澹焉淡淡焉
其何思而何慮也于是雲裾翩翩凌紫虛出周七表參兩
儀琅玕琥珀擢虹霓朱冥浩蕩赤日移朝遊五嶽暮九疑
廣庭已肆西王池移書美門報安期洪崖列座右雨師王
喬乘鶴緱山隈劉安雞犬雲中歸尊收行酒陽侯馳喧填
繁樂廣填荒浪籍瑪瑙青琬琤夜邀神女宿靈妃贈之環
珮聲清徐載板桂樹歌芳籬迴翔九霄過天衢下視塵世
辨以蛆三光五氣從遊嬉千秋萬劫歡亡期如是則可等

龜鶴之算而出宇宙之外矣先生將飛鳥而從于斯乎先生曰太虛荒芒三山難渡秦皇漢帝周行萬八千里猶不能得虛秘恐子亦悵慕而亡由至也

擊木子曰蓋聞君子隆時而明義志士勵節以全仁自醜風波下而名寔蜩生汚闇者通揚高明者沈淪雖伊相秉軸姬公握釣而曾不能一其醜類析其縕磷也故有玄守之流苟離居而絕世何物象之能傾然皆識周匝谷眷止蓬襟棄道藝之英華廢仁義之絲綸沒世而人亡稱焉者也若有大人抱德懷貞其居噩噩其象溫溫當必有越千載而造規出群倫而示刑者矣言未及既先生起曰果有斯人卓哉浩眇一聆訐謨以破煩勞幸終陳之母激毋勤

百明文範卷之十七

四十六

擊木子曰古之君子人綱人紀上馬承天下馬命世爰分七國辯士雲從漢興列郡一趨同風歷唐及宋以至我明中都肇運臣服萬方窮髮為戶焦齒為疆文單武戢禮定樂章聲宏政治綱理日張四夷獻頌九芝呈祥雍雍熙熙穆穆皇皇譬之日月不藉輝于燭火之照江海不揚風于尺鷁之翔士生其時孰賢孰愚孰厚孰涼命艱者塞時通者昌升之則雲霄抑之則毫芒即有仲尼秉鐸孟軻鼓篲不由階梯曷窺其端行高不必譽文盛不必彰白璧嬰玷太阿亡光蓋求容或病于由賜而世嘲不解于楊韓者也是以清流可餐大道可液則有烏有之鄉太虛之室義黃為輿殷周為闕葛天為世箕頤為迹二曜為之輪奐四時

為之垣壁列宿為之藩籬五行為之榮戟至察者闇至通者寂淵乎其深邃乎其密而不可底極矣于是履方中槩圓神中規不膠應變不眩時宜止亡常體行亡常施出則樹鴻號處則含天倪前則述聖化後則稽群疑陶鎔人世縱橫自如測蠡天淵達觀雲泥視寸畧而過千楨處五畝而隘四區象陰陽以信屈便動靜以盈虛名世法于麟鳳受響先于龜著食不膏粱道腴泳也衣不軒冕文虎變也居不容膝體用宏也懷不金貝斐有章也抱景以歌而賢聖為之侶也存具以樂而三光同其輝也二儀生于心萬化潛于形深之入黃泉高之凌青雲大之羅衆象細之入亡倫亡不順而順亡不榮而榮虛子冲子湛子昭子大炎

百明文範卷之十七

四十七

不和兮大主不琢兮吉凶伏兮大化邈兮洞幽微兮却鵠矧兮朗天宇兮闐而寥兮恬以休兮以永譽慶兮于是先生恍焉而起替歎不已啓沉決滯寔維吾子今將以純灰滌吾之腸上流洗吾之耳陸沈世變而從事于此矣

皇明文範卷之六十八

連珠

續連珠八首

宋濂

蓋聞忠臣殉國不惜其軀命烈士愛君竟忘其首領是以左轂之鳴車右伏劍越甲之至雍門刎頸

蓋聞鷹鷂巢林鳥雀為之不棲松栢在岡蒿艾為之不植

是以君子居鄉儉士革面正士立朝奸雄歛迹

蓋聞天矩有定人謀莫移或順之而從吉或反之而致危

是以鶴頸固長截之則恐鳬脰雖短續之則悲

蓋聞事貴審機行當寡尤大易慎辨早之誠春秋嚴謹始

之謀微必訓於顯極鴻每事於纖求是以張蠙一出潛魚

皇明文範卷之六十八

品物霜鍾初動巢鳥咸憂

蓋聞體微而勁者或足以交成形龐而武者或失於見制

小人每出於相刑剛弱乃拘於所畏是以豺舌雖狹而有

發虎之能鼠才雖尖而有害象之技

蓋聞賞物在精取財有道毫髮重觀天淵殊造是以曜陽

之桐惟伯牙能知其良鳥號之弓必由張方領其妙苟徒

妄嚮而暗投焉若藏音而收耀

蓋聞青霞白鳳之文奚關治化黃馬碧雞之辭頗類俳優

良淵文之喪質致末俗之效尤是以六藝之科法莫嚴於

炎漢三絨其舌銘式播於成周

蓋聞正色在廷固資於謇諤婉容而諫尤貴於優柔盛怒

無逆鱗之批易志有解頤之休是以叔向善辭故不殺搏
鷄之賢晏嬰能諷故卒出斬竹之囚

擬連珠六十八首

劉基

蓋聞空谷來風谷不與風期而風自至深山回木山不與
木約而木自生是故福不可徼德盛則集功不可幸人歸

則成

蓋聞志大業者必擇所任抱大器者必擇所投是以梁江

湖不取螬殘之木釣鯨鯢不適雨盈之淵

蓋聞急雨之漲可以決山及其息也得坻則止怒馬之奔

可以超壑及其憊也歷坎而瘠是以長平之威報在鉅鹿

會稽之勝終于姑蘇

皇明文範卷之六十八

蓋聞身無恒守勢窮則屈心無定主情急則親是以失時

之言每多譙已隨井之呼不暇擇人

蓋聞石不亂玉惟城功為能亂玉巢不混鳳惟鸛鷄為能

混鳳故妖聲冶色君子遠之必嚴為行辯言聖人懲之必

痛

蓋聞鑒能照物翳之以塵則不可照水能滌物滄之以泥

則不可滌故身明明斯可以使人明明政緩緩不可以責

人緩緩

蓋聞神龍未雲湧淵淪而無悶凡魚得水望網罟而莫知

是故聖哲識時以遠悔各愚蒙競利以冒傾危

蓋聞物無全柑適用而可材無棄用擇可惟長故一目之

人可使視準五毒之石可使潰瘍是以攘直治師智勇貪
愚咸宜其任公輸櫛履棟梁析枕各得其良

蓋聞神龍可養而不能使之去水飛黃可駕而不能使之
捕狸是故舍人之能而強之以其所不能則叛奪人之好
而遺之以其所不好則離

蓋聞民情本質文過則偽人道本直慮佚則傾是故聖人
制禮因自然之序哲士用智利不息之貞

蓋聞觀形于聲未必見形求實于名未必得實是故飄風
不可以調官商巧婦不可以為家室

蓋聞物有甘苦嘗之者識道有夷險履之者知是以宴安
日久詰戎兵而聽者忽忽老成人喪語典刑而聞者喚喚

皇明文範卷六十八

三

蓋聞物無專美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諧之者從故冠纓不
可以服鹿而戰韞不可以馭龍是以合抱之松無庸於蟬
人之國君甕之繭見棄於裸體之邦

蓋聞千斤之象不憚虎而憚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
是以制必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于斧
鉞不勞而固于垣墉

蓋聞國不自富民足則富君不自彊士多則彊故媚嫉之
人庸則士隱而君獨培克之吏進則民夷而國傷

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厨之蠅驅去還集故時未至
不可以彊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戢是以善操火者不迎其
烟善防水者不當其急

蓋聞萬物並育不齊其用而各有用五氣迭運不同其功
而皆成功故良珠夜光不假醖於明燭秋華發彩不爭榮
於春風

蓋聞魚無定止淵深則歸鳥無定棲林茂則赴故以道養
民則四方之民聽聲而來以德養賢則四方之賢望風而
慕

蓋聞剔大蠹者不必鑿去大姦者國必傷是故剖腹瀝腸
不如無病决蹠解腕不若豫防

蓋聞日月勞其軀而寒暑成君相勞其心而天地位是故
宵衣旰食大舜所以致其憂手胼足胝神禹所以忘其貴
蓋聞仁暴殊途非暴無以為仁之洛怨恩異路非怨無以

皇明文範卷六十八

四

為恩之資是以赤日流金加樹之陰穉若玄冰累百春陽
之德煦如

蓋聞制萬變者在乎事察萬微者在乎定故衆輻寄身于
一轂而衆制納形于一鏡是以人心無貳而鬼神不違王
言如綸而兆民悉聽

蓋聞勢有所恃則小柔可以服大力形有所格則大猛不
能破小堅是故食人之虎不能吞一蠋牽羊之綬可以御
九捷

蓋聞太陽未升燭火與流螢並照繁霜未降薜蘿與小草
同妍是以蛟蜃之市不可以稱有國穉穉之秋不可以言
有年

蓋聞冬華之木春不必實早慧之千年不必壽故良工鑄金忌其陽冶智士懷材貴乎歲秀

蓋聞植善傾惡天道之定好安惡危人性之常是以順天之道則人歸而王逆人之性則天怒而亡故伐罪弔民而周祚延于孫子興徂櫛然秦禍發于薪塙

蓋聞拂雲之松生于一豆之實縱壑之魚穿于一絲之溜是以忽細事者禍必盈輕小敵者亡必驟

蓋聞善賈者不壅其貨善治者不壅其民故政壅則奸生于國氣壅則傷生于身是以山澤不壅而雨暘時若天地不壅而人物皆春

蓋聞大明普照魴鼠惡其眯目毒霧揚氛蝮蛇喜其得時

皇明文憲卷六十八

五

是以堯舜至仁而三苗不服桀紂極惡而多罪皆歸

蓋聞執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誼是故止闢而平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冤

蓋聞窮紙為牆不可止暴搏沙為餅不可療饑故煦煦之言終非實惠僕僕之拜徒爾多儀

蓋聞時有未至非力所及情有未孚非言可親是以見疑之璞三獻而小用足不鳴之鳥三年而後驚人

蓋聞人非大聖鮮有全材君欲任賢當如用器惟能避短而庸長乃克奏功而濟事是故駢駟駟以之運磨不若乘驅之能于將冀耶以之刈草不若鈎鎌之利

蓋聞俗有厚薄運有廢興故去偽就真者威之兆捨實偷

筆者衰之徵是以豔舞妖歌末世所好奇伎淫巧先王所懲

蓋聞理亂絲者必凝其志治亂國者在定其趨是故三軍一心劍閣可以攻拔四馬齊足孟門可以長驅

蓋聞能盈而不能謙者雖成必隳知進而不知止者雖得必失是故附贏以升高而枯蠅螻以任重而墮

蓋聞百屢之市不畜噬犬八家之井不畜觝牛是故士有悍婦則良友不至國有妬臣則賢士不留

蓋聞蛭蝨之數神龍不棲蒿藜之區嘉穀不植故秦庭虎視而芝歌逸響于商山周澤鴻鳴而紫氣流光于西極

蓋聞物有準則心為權衡非定靜之有素必紛拏而起爭

皇明文憲卷六十八

六

是故坐舟視星常然其易轉執斗較斛常審其孰平

蓋聞奔馬之輪拳石礙之而格迅川之水東草投之則凝是以一星見變能使九服同災一脉爽和能使百體俱病

蓋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蓋聞植嘉穀必以糞壤鑄洪鍾必以土型故物無必賤而賤不可輕是以海納汚然後成其大君納衆然後保其榮

蓋聞大器非一人之私大事非獨力所建是故利不及衆所以起天下之爭爵不求賢所以萃天下之怨

蓋聞心有所憂當儆於事事有所害當慎於為故愚人畏病而常病智士防危而不危

蓋聞騁者諂之招故詬集而賢路塞暴者貪之使故暴用而怨府開是以榮夷操軸而若神之嚴棄社稷以如芥來華秉權而如燬之室與珠玉以同灰

蓋聞明鏡照膽不啓離塵之顏長劍柱頤不稱侶僥之服是以狂歌之士遺世若草萊茹芝之老比身如鴻鵠

蓋聞嗜有所專則姦從而入意有所屬則惑由之生故狗功利者不虞誦詐溺鬼神者獨覺形聲

蓋聞暴於物者衆志之所誅妨於衆者輿情之所疾是以虎狼墮彘仁者見之而不憐枳棘當道行者過之而必詰

蓋聞截牛之角而呼為豕則雖庸必駭染鷩之毛而指為鴉則雖愚必疑故欺心之言祇足以招天下之惟掩耳之

蓋聞適足以致天下之嗤

蓋聞甘雨祁祁不起斷根之木長風烈烈難行折舵之舟

故謂媚星殞孔明力殫于曲漢洛都鼎震其私志屈于扶周

蓋聞天不掩賢而神人之道不昧君不思言則上下之情無蔽是故周史陳詩而八百其年秦令禁語而一二其世

蓋聞天下有道則貴者勞而賤者佚天下無道則貴者佚而賤者勞是以孫亮惟寅而萬姓協睦姻婭膺仕而四方

繹駭

蓋聞雖連馬者不取徒步無魚肉者不厭菜羹故性為欲泊則亂心為物動則爭是以絕外交則可以守淡泊專內

視則可以全淳精

蓋聞虎之躍也必伏乃厲鵠之舉也必拊乃高是故學必潛心然後可以有得魏能時習然後不為徒勞

蓋聞龍涎螺甲以臭為香舌齒酸梅用藥作味是以五氣交感善調則收駿功五材相成善用則獲美利

蓋聞穴蟻不知飄風巢鳥不知湧溜是故閱閱之乎患不識稼穡之艱難山林之士患不識禮法之去就

蓋聞方石不可以為磨直木不可以為輪故至情有時而當隱正論有時而不陳是以明夷利貞箕子以之虞已危

行言孫尼父以之誨人

蓋聞大亨不以其爵而棄金幣大祭不以其犧牲而遺

鸞醢是故馬服將趙而破秦用許歷之言子房佐漢而勝

楚由董公之啓

蓋聞蟪蛄之伸非終於屈龍潛或躍匪固於潛是故勾踐

事吳乃成姑蘇之舉吳吾佐霸蜀問檻車之嫌

蓋聞陰陽之用道妙所憑剛柔之變鬼神所繫故陽有闢而陰有開剛可潰而柔可立是以玄冥禦冽而水結成冰

赤漂熒炎而金流為汁

蓋聞以殺止殺聖人之不得已以暴易暴悍夫之無所成故牧野倒戈而三軍之役不再陰陵失路而百戰之功盡

則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蓋聞道有窮通非智可勝名有得喪非力可成故無願乎外不必其身之絕謗無求于外不必其言之果行

蓋聞諫不可恃人覺則窮偽不可長情見而極是以剪彩為飾不可以受風雨蓋布為函不可以當戈戟

蓋聞休離之舌可習而變矇瞶之目難滌而明故教可行於質近而道難化乎性成是以御龍之智不能訓猿以禮神農之聖不能服豕而耕

蓋聞有形之器欲虛惟虛則可以納理無形之理欲實惟實則可以充器是故性無不誠然後能主一心心無不明然後能應萬事

登南文範卷六十八 九

蓋聞救天下之紛紛者不拘細故成天下之實學者不矜小功是故剗爛肉不為利刃買醃醢不為良弓

蓋聞積倉之家獨喜凶歲舞法之吏不樂清朝故民由此困而俗由此流是以去奢尚儉明君所以拜邪侈澄心省事哲王所以清煩囂

演連珠五十首有序 王祐

連珠之體貴乎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論以達其意使覽者微悟合古詩詠興之義以其易觀而可悅

歷歷如貫珠故謂之連珠也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者受詔始作然其文後世鮮傳焉禘讀文選嘗喜

陸機所作演連珠因擬其體為五十首雖輒興之義竊

或庶幾而辭不能麗言不能約有規於作者多矣錄之于左以備覽云

臣聞國穹垂象列宿昭符比辰天樞至尊而不動中官天極泰乙之常居是以人君居正所以建皇極王者宅中所以恢帝圖

臣聞騰蛇游霧應龍凌雲蛇則何威霧以濟其威龍則何神雲以顯其神是以人君所托者權之盛人君所秉者位之尊榮為天子因能亂天下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

臣聞人之於物最為含靈聖之於人尤稱拔萃是以陰陽至妙而聖人之能運陰陽天地至大而聖人之力位天地道有汚隆惟聖人易汙而為隆世有治亂惟聖人反亂而為治

臣聞聖不自聖聖學焉是管說命肇遜敏之告周頌載緝熙之辭是以廣廈細繩引大儒而共講左圖右史舍古訓其奚師

臣聞製器者兢兢業業用訖于有成奉器者洞洞屬屬乃保其無虞是以天下大器不易于圖祖宗經營百年而不足子孫蠱壞一日而有餘

臣聞臣有盡言必因君之善聽君將致理必賴臣之忠告蓋下之於上所要則徵上之於下所求宜篤是以堯問衢室側陋之謀是咨舜訪總章芻蕘之語俱錄大禹一饋而十起周公一沐而三握

登南文範卷六十八 十

臣聞以寡就衆衆有不徧以廣就約知無不濟何則一人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一人是以居人上者雖獨必慎御臣下者無微不親

臣聞赤子無他欲而必遂其所有欲赤子有不言而必會其所無言是以聖人之宰萬民在乎通其志聖人之制萬物貴乎全其天

臣聞上天至公四序以成秋霜肅殺而冰不然落春風長養而草不謝榮是以聖王御世使民不矜溢之以德義不知其為惠導之以法律不知其為刑

臣聞事以順為便物以適為安為豫賜者非有之而升木為魚德者非挈之而入淵是以百篇冬辭民不以為然春

皇明文憲卷六十八

十一

貸秋賦民常以為恩

臣聞網以綱為總服以領為尊綱舉而目自張領振而衣乃循是以道者政之領聖人修道不修政吏者民之綱聖人治吏不治民

臣聞天道默運寒暑謂而人不知天象昭垂晷緯明而人易觀是以一人之術教化出於朝廷一代之法憲今著于官府術以潛幹民靡察其由法以顯施民莫踰其度

臣聞調弓者必弛張其弦鼓瑟者必推移其柱是以因時制宜將以通於俗觀變立法不徒泥於古三王殊事名施於後世五帝異道德獲於天下

臣聞竹律九寸可以推七十二候之氣運玉衡八尺可以

驗九千萬里之天行是以人君致治之具甚約天下歸化之效孔宏何則十世百世之理萬世之理萬人千人之情一人之情

臣聞琴非絃不鳴群僚具而絃調車非轂不行衆輻輳而轂備是以聖明之代賢才畢試人君無聰明總天下之智為聰明人君無威勢乘天下之能為威勢

臣聞句卑之鋒鏃以精金用為槍箠則何擇於稿檠蜚景之劍威奪白日用以封獲則何異於厥刃是以量才受任則大小得宜度德官人則聖賢無隱

臣聞君人之職用相為先宰相之任惟賢是舉是以傳嚴求說徒憑腹象之符萃野聘伊不假官資之序

皇明文憲卷六十八

十二

臣聞人材顯晦開闢世感衰故叔末之棄置乃興王之倚毗是以十亂造周本出商家之舊三傑輔漢實由秦世之遺臣聞孔席不煖墨突不黔豈忘已以徇物寧枉尺而直尋是以德周乎萬物者中庸之道道濟乎天下者聖賢之心臣聞出處異致用舍殊方裕於已者及物之心弘潔其身者為己之道長是以孔孟憂時冀尊王而輔帝巢由傲世甘薄帝而輕王

臣聞翠羽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而肌磨石以抱玉而質碎自銜厥美者物之愚自貽伊患者物之昧是以蘊節韜光智士所以審其外繕性葆和哲人所以定其內惟內外之既完故始終之無悔

臣聞神龍遊于九淵以有欲而見棲威鳳生於丹穴以無求而莫致是以高世之士超然遠逝等寶玉如土苴齊冠冕於羈累上卿千乘魯連却而弗顧弘璧十朋九倉睨而不窺

臣聞石韜玉而山澤川沅珠而淵媚是以處士隱晉鄙人皆善良德人居商巖物無妖厲

臣聞以色物毛澤買馬而不論其足力則廐無絕品以太小徑廣舊玉而不論其質美則篋無連城是以以德求士致士之實效以才取士得士之虛名

臣聞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攻其短則天下無全才錄其長則人才皆大方是以蕭曹斗管英仲黥墨其質本可都將

臣聞文範卷六十八

相伯夷臨我楊朱履其能不足信公卿

臣聞直道而事人者不嫌於去就盡忠而愛主者不易於生死是以展禽三黜而無怨史丹諫而忘戾

臣聞易重咸恒詩首關雎陰教者天倫之模範內治者王化之權衡是以周家致理太姒之德既盛漢室構亂呂氏之行先汗

臣聞陰以靜為體而必動以贊乎陽坤以順為用而必謙以承乎乾是以佩玉晏鳴詩陳周后之戒輦車辭載史述漢姬之賢

臣聞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治容者亂之媒尤物者禍之宗是以徵舒宣淫而陳國亡姐已肆悅而殷祚崩

臣聞婦女之賢或由性稟忠義所激初非勢驅是以周發不恤緯而憂王室之弱管婦自投紡而復丈夫之讐

臣聞冰炭不同器薰蕕不共室淑之長者應之消邪之伸者正之誣是以有誠無偽天性之常理去惡存善聖人之至術

臣聞道貴樸素實恃時好時尚文華已離道真是以天之小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臣聞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以福善禍淫者天道之常好善疾惡者民彞之秉

臣聞天地之運有始而無終陰陽之變有消而無絕是以嚴寒殺節盛根之草已生虐暑毒天井底之泉猶冽

臣聞文範卷六十八

十四

臣聞力不久盛勢無長雄月方滿而遂缺雪乍積而已融是以荀彧貴者持之以恒則可保居溫富者守之以虛則能終

臣聞百夫操弓而逐一兔兔無不獲萬人譬狐以向一鵠鵠無不傷是以人心至微眾欲並戕防欲如禦寇收心如括囊欲弭而心有養心存而欲自亡

臣聞烟生於火而烟鬚大水出於水而水過水烟微則火盛冰泮則水逝是以才命於氣而才者氣之遠情出於性而情者性之蔽氣以才成而後充性由情靜而斯遂

臣聞物有可悅情所同好然而糟糠不飽者寧慕乎梁肉桓褐不完者豈思乎文繡是以惠在周人之偏急欲不資

人之蕪樂

臣聞法以伸情法或為情而誦理以明事理或因事而晦是以齊雖為君無以處其弟孔雖將取未嘗語平怪

臣聞物之明者莫如鏡器之斷者莫如劍然而劍之為裁專於像人鏡之為術窮於照而是以誠無不鑒乃可以為明智無不決斯足以言際

臣聞智有所遺力有所虧何則一心不可以二用四體不可以八施是以奕秋隸首之精思心在笙鴻而奕算廢逢蒙王良之巧執體屈弓馬而射御遠

臣聞鼓鼙金飛兎頑蛇化神龍其趨殊塗有質之異其歸一揆者性之同是以質雖氣拘性由學充塗人可以為竟

齊師夫可以能中書

十五

臣聞千丈之山基於一簣之土萬仞之井起於三寸之坎是以累細行而大行崇積小德而大德顯

臣聞良賈不為折閱而不市良農不為失歲而不耕是以君子於學惕焉靡寧人不已知守之以因世不我用履之以貞

臣聞玄聖既往大道攸分源遠而流益漫根屢而枝益繁是以八儒三墨眾學乖離而無統諸子百氏群言淆亂而非真

臣聞物有千變事有萬殊執其中而物理可契據其要而事情不喻是以刊繁削亂乃探乎學本統宗會元斯謂乎

道初

臣聞百聖之旨宗乎道德六籍之學本乎仁義是以遵而堯舜以成化而致治窮而孔孟以立教而垂世名實貫於古今體用同於天地

臣聞天地分而生禮陰陽合而興樂大禮本於序以萬彙為節文大樂主於和以萬彙為聲簫簞是以玉帛交錯者禮之偏於浮鐘鼓鏗鏘者樂之趨於薄

臣聞雲漢昭回日星光輝者天文之宣草木榮華山川峙流者地文之著道雖明矣非文不行事雖實矣非文不具是以經緯兩儀黼黻萬化帝王之文所以昭憲章羽翼群經漢繪眾言實哲之文所以傳竹素

皇甫文憲集卷之六

一六

臣聞見禮而知政聞樂而知德是以觀世運之隆汙視文章為準則和平渾厚質實璽璽瞻驗治道之方昌夸浮纖靡詭怪支離察政理之斯畧

續連珠二十二首有序

王紳

臣聞古詩三百篇或作於當時公卿大夫或出於閭巷韋布其體有賦比興之不同而其為用則有因事著辭或取譬托喻以致勸懲之意其後世變風移體製亦異至漢班固輩始為連珠其辭主乎駢諧儷美而意實寓乎規戒庶幾古詩比興之餘意也先臣嘗傲其體為連珠三十首將上于先朝而執節遠夷不果今遺稿尚存于家臣續而擬之亦得二十二首固知辭氣卑陋有愧

古作然犬馬愛主之情奉奉在焉謹昧死繕錄以進先
臣所述仍用別楷騰上伏惟萬機之餘俯賜一覽雖躬
莧之言不足以上塵聖聽而臣父子之志庶有以下盡
愚衷臣無任隕越之至

臣聞天至高而視則盡于下君至尊而心則通于天是以
君德或過天必垂象以示戒天象告變君宜省咎以思愆
臣聞日月耀天其蝕也人皆得以共見人君御極其過也
人豈得以不聞是以一人之德冠四海而四海之目矚一
人

臣聞源之潔者其流清表之端者其影直是以古昔明王
聲律身度而為天下後世模楷創業垂統而為子孫黎民

法則
臣聞器容衆物因其量虛海納百川由其勢卑何則自矜
自滿者道之病而自謙自下者德之基是以高宗嚴恭寅
畏之學皆由乎遜志成湯祿聖廣淵之德以能自得師

臣聞懷濟世之心者忘於已而志於物抱安民之志者先
於人而後於躬是以大禹惡衣菲食三過家門而不入成
湯桑林禱旱六事咎責以自訟

臣聞水所以載舟而覆舟必由乎水民所以戴君而叛君
者亦由乎民是以善操舟者能順水性而舟之用可恃善
保民者能順民性而君之道以尊

臣聞穀粟布帛乃生民之大本聲色技巧寔斯道之巨蠹

是以致治之主黜浮薄斥異端以為功有為之君崇聖學
急親賢以為務

臣聞車能任重而不可以浮川舟能載物而不可以行地
是以稷善播種而不任以明刑夔能典樂而不責以治水
臣聞貨財之出有限而國家之用則殊是以漢文罷露台
衣弋綈而賈朽粟腐孝武窮土木諸兵戈而公卿衣虛
臣聞萬華之高以其不辭衆壤溟瀚之大以其能納百川
是以虞舜以濬哲文明之德猶取諸人以為善大禹以不
矜不伐之行且下車拜乎昌言

臣聞春日融和品彙具有喜色秋威嚴肅萬物皆存威容
是以人君代天行化施一仁恩四海懽忻而鼓舞行一厲
政天下怨戚而哀惻

臣聞至微者匹夫其命寔關于天至頑者四夷其心則感
于德是以賤臣寬而六月霜飛于羽舞而三旬苗格
臣聞燭火不櫟或至原燎濫觴不遏終成川流故匹夫不
軌或害於一國一國不治或禍於九州是以聖人為治貴
防微而杜漸明君經世必亮采以惠疇

臣聞參木性良故能資人元氣為附性烈惟能攻人邪毒
是以聖人以德禮為參木而培養化功以刑罰為烏附而
輔治曉俗

臣聞禾莠並區則秀茂而禾衰蘭蒿同生則蘭微而蒿盛
是以賢愚混處者道之災忠佞雜進者國之病

臣聞操繩墨運規矩於尋丈者梓人然非梓人則群工不能以自巧簡賢愚較優劣於廟堂者宰執然非宰執則衆才不能以自陳是以重華無為但詢咨於四岳周武垂拱惟委任於九臣

臣聞海鳥下郊原薦之太牢享之太樂而志不寧澤雉在樊籠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而神不暢何則失其性者其天移徙其常者其心喪是以堯舜之化無為自治而舉世熙熙無德可名而如天蕩蕩

臣聞尺璧纖瑕不害其為至寶抱木微蠹豈可謂非良材取入之法不以小失而棄大德求馬之術不以泛駕而斥龍媒是以成王告君陳以母疾頑不求備孔子之語仲弓

在赦小過舉賢才

聖明文憲卷六十八

十九

臣聞琢玉為主不假塗飾而人知其為珍刻木為器必藉髹漆而世方以為美是以足恭矯情者小人之優為而敦德慎行者君子之能事

臣聞暑方熾而陰生寒既極而陽復月乍滿而魄虧潮正長而勢縮是以達人不履至盈君子恒存不足

臣聞麋鹿之首不可以加冠螳螂之臂不可以支關何則重任不可以妄委妄委必致於躓名器不可以濫用濫用則近於棄是以負且乘者致寇至覆公餗者為足折

臣聞人之重負既殊趨向各異或志於行道救時或果於潔身忘世是以孔孟環轡而不以為勞沮溺偶耕而不易

其志

連珠八首并序呈少傅蔣公

陳沂

少傅清湘蔣公名其居曰敬所書曰王敬作所公亦曰臣敬作所蓋與居動息昭公之明德也乃演連珠八首用發所聞堂與之地雖不可窺而門牆之外或得以標識云

蓋聞啓鑰之門肆其入則躡承盤之水怠於捧則傾是以入虛如有宣生形外之妄執虛如盈不蒙意外之驚故君子獨已處室而若有所愧一善非足而如將弗勝

蓋聞端甫束形而趨蹌終日者易狎甲冑戒氣而老駟穢歲者無勇何則中以制外而嚴心以臨事而恐故君子務

誠于鷄鳴之未接加畏于龜折之方動

聖明文憲卷六十八

二十

蓋聞頽破于蠶川而安流夫栢神憐于九折而周道摧輻何則智者戒于未形愚者憊于既辱故君子持衡觀化以慎夫盈謙守默順時以欽夫倚伏

蓋聞咎與動隨則舉踵憂隊憊自言出則振舌恐絕是以勿動之語頽回請事章柳之驚武公致切故君子履王道之砥以謹下民之視至化之音以嚴上帝之格

蓋聞肅郊裡者不緣圭璧之在泰慎階陛者不以珩璜之在躬何則禮藉于物而物不可以言禮中聲華外而外不當以在中故君子不易之戒示顯思於日監弗戢之懼勉克德以協恭

蓋聞奮臂之螳致畏于獵者拱立之鼠稱禮年詩人何則
勇可憐心則賤貴罔擇儀能動貌則巨眇惟均故君子不
輕瑣才以周應世之用不忽細德而洪造物之鈞

蓋聞萬天之圖潰于一夫之說十年之守破于朝夕之攻
是以直其內則同德而享利勝其息則進吉而辭凶故君
子不以三公易其介不以一日儻其躬

蓋聞畏于溺者有濟水之疑慎于虎者有射石之利何則
畏之甚則役意未安慎之密則抵力易至故君子不便辟
畏敬以正禮于邦家惟威儀敬慎以作則于卿士

聯珠八首

沈愷

蓋聞古道難回雖堯舜不能革其心習俗易移雖孔孟無

皇明文憲卷六十八

十一

所施其教是以飲狂泉者以不狂為狂居孤丘者以不盜
為盜

蓋聞逐獸在山見獸而不見山攫金在市見金而不見市
是以外有所重則內為之輕利有所迷則官莫之計

蓋聞師曠雖聰不能鼓無聲之石九皐雖明不能易駑駘
之骨故自用而文者非執之良改律而治者非政之得

蓋聞天與之走不能離走而為飛天與之飛不能離飛而
為走故榮進素定曲士徒徇其名物各有主貪夫妄利其

有

蓋聞讓千乘之國者不能不色見于且羹奪三軍之勇者
不能不却步于虺蜴故善養者不干其遽于其豫觀人者

不干其勉于其忽

蓋聞治農者非患夫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治人者
非患夫政之不立患其舍枉而繩直是以君子秉道以式
經持憲以植則

蓋聞語至仁者偶踐一蟻難語非仁語大義者偶拾遺李
難語非義故寸朽無傷合抱之材微青宜為大德之累

蓋聞林茂枯株而雨不擇潤惠之至也美女忘飾而鑒不
革妍照之良也故惟公而靡小弗造惟明而靡隱弗彰

連珠八首

鄭曉

余聞易棟須材大小異區瘳疾需藥甘苦殊性故棄大取
小難扶六字之顛厭苦即甘何補七年之病

皇明文憲卷六十八

廿二

余聞群芳破穢合志為難一簣成山收功其疾斷金可利
尚有賴於同心介石是貞貴貞幾於終日

余聞采薪采苓人言罔極匪叱匪虎互過何屯故坦坦素
履不罹虎尾之厄凡几赤舄自靖狼胡之嘖

余聞交扈啄粟本非其性飛鵲食雞且董其音故侈心生
矢或直尺而枉尋改悟翻然乃厲深而揭淺

余聞宣聲耀迹利或隨之韜靈德害則遠已故鳴雁後
烹若競漸磐之志甘泉易竭奚煩并甃之池

余聞麥垂黍仰異春秋花實之期鳧短鶴長共雲水飛鳴
之局故力不可強孰能簪筆而荷戈才所當憐豈無尺瑕

而寸玉

余聞箕風畢雨適逢其時賴爲木罽固非其地故撫三時而務農者戀磨無憂視九地而行師者建瓴自易余聞緒三王之緒尚有藉於後賢復九世之誓庶不墮於先哲故故宮離黍空傳食洛之龜揚水束薪莫止戊申之

明文範六十六卷

通行本

明張時徹編時徹有善行錄已著錄是集於隆慶已巳錄明洪武至嘉靖之文凡四百四十二家初名文苑病其太繁乃復加芟削以成此本自序稱銓綜者積禩其始也十而取六七焉其繼也十而取四五焉又其繼也十而取二三焉迄今存者裁十之一二焉故自序又曰苑者無所不蓄範者如以範範金也然於正嘉之文尙病其少所別裁焉

樂府原十五卷

〔明〕徐獻忠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樂府原十

五卷》提要

樂府原序

詩與樂二字書稱言志者
詩和聲者律蓋同原而合
流其在于周太史觀風之
所采即矐矐在公之所奏
詩三 冊大率皆樂章也
自三 乙言之制興於是
可徒歌者謂之詩其歌而
可比管絃者謂之樂府則
詩與樂之途分焉八代遺
音漢元 乙 乙所傳房中
之曲郊祀之章變出楚騷

體存周詠固其盛哉饒歌
訛舛音自音古意可繹
洎乎相和七調漸啟南音
一變為清商總萃為雜曲
而多靡靡之樂矣此徐伯
臣氏所惓惓本於漢代而

樂府原序

二

歷選新聲叙其所以每謳
吟而屢嘆者也考古樂府
書別有琴歌辭曲而伯臣
不載焉近隋唐歌辭因廣
樂府月志畧而存之其諸
宋元詞譜咸用芟夷此以

知其選矣嗟乎四詩比之
四書文所出者正如積石
桐杙嶠冢岷山其沫可泳
其原可游也浸淫流遁雅
鄭不分茲能揚涇渭於頽
波析淄澠于逝瀾功不亦

六樂府原序

三

偉乎始伯臣耻折腰為令
遽投簪逸泖上與張元超
氏商推聲詩並稱雲間之
傑既姑蔑守叔翹君元超
猶二也手音伯臣討正是
編屬予序而錄諸郡邇洄

後之樂其可知也已昔季
札也上自魯目二南列國
之風肆及雅頌具能陳其
盛衰之故乃言偃學道絃
歌施之於國矣今伯臣原
樂自漢而下叔翹紹而明

樂府原序

四

之非徒晰于音是方酌而
興之治而皆有吳君子也
斯偃札之流風為不亡矣
萬曆己酉八月既望漳南
鄭仲用書于嚮玉
潤軒



樂府原序

伍

樂府原目錄

房中曲安世樂

漢郊祀歌

漢鐃歌

橫吹曲

相和歌_七

相和歌_一

四絃曲_三

清調曲_五

樂府原目錄

楚調曲_七

清商曲_二

吳聲歌_一

江南弄_三

雜曲歌辭

近代曲辭

吟歎曲_二

平調曲_四

瑟調曲_六

一

西曲_二

上雲樂_四

樂府原目錄_終

樂府原序

樂府原者原漢人樂府辭併後代之撰之異於漢人者以昭世變也夫三代之樂與先王聲教并亡失久矣而雅頌其旨昭昭有存焉可攷見也漢興承秦之後內有唐山爾雅之辭外有張蒼吹律之能一代聲文猶僅有所立倡孝景祀祖禰武惠_三息_二之舞及武帝諸祀樂及東平王蒼光武廟樂咸有足觀_才言_二之官特復不廢雖伶人之秦亦有風教存焉奈何六代復以

樂府原

淫靡壞之如秦之於三代也當是時郊廟詩詞出於文學士所撰著似亦有可觀而形器枯索視漢樂之本於情者不類遠矣嗟乎予又何忍忘情於漢人之所存者乎後世擬其辭者又各以意見不能盡白其義予益有惜之迺因左君克明所編次樂府詩及鄒茂情所廣各原其本意加纂釋云儒者每病河汾擬經獨取於漢人之撰噫禮失而求之野三代而下舍漢人又何可之焉斯亦不思而過言之矣

嘉靖庚申
徐獻忠識

樂府原卷第一

雲間 徐獻忠 著

張所望 校

唐山夫人房中曲

卽安世歌總原

按後儀王應麟云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絃歌周南召南之詩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亨永受厥福無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今攷漢房中樂凡十七章云漢高帝時唐山夫

樂府原卷一

一

人所作漢時不聞有此人高帝初定天下亦不暇采擇女史想秦宮中之內史知文者高帝收錄之也說者謂房中燕樂之詞非也今讀大海茫茫以下四章似房中語餘皆祀祖廟樂章而其詞或盡出唐山所撰也

杜氏通典謂高帝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是非知楚聲者楚聲見屈宋之騷辭每言著一兮字蓋怨歎之本聲也故大風歌與垓下皆用楚聲其不著兮字若與戚夫人楚歌云鴻

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繪繳尚安所施其慷慨悲傷不離屈平忿激之意今所謂房中歌者豈有感慨悲傷之旨哉其四言者大類雅頌詩及李斯嶧山諸銘

房中歌本辭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平聲樂充宮庭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髦翠旌七始華始肅唱和聲神來宴娛同庶幾是聽粥粥音送

樂府原卷一

二

細齊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承清思呦呦經緯冥冥

漢初宗廟之制未備惟裡祀宮中如家人禮也故曰高張四縣樂充宮庭芬樹羽林四句形容樂舞之盛也七始見尚書大傳八音七始八音而曰七始者言黃鍾之外七音皆可旋爲宮始也孟康謂天地人與四時者非是粥粥音送以下言八音以齊合人情以升於上玄而成禮事以人之肅穆之思經緯於冥

冥無朕之中而神自格也

我定曆數人告其心敕身齋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轅

自秦以來三代與禮亡失漢興僅以叔孫創建朝儀而廟祀止於宮庭行之然器數畧定樂歌有章已具報本之道而其律皆張蒼所協也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邕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

卷一

三

此言助祭王侯亦皆翼翼小心有周家清廟烈文之意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侯承德行樂交逆簫勺羣慝肅爲濟哉蓋定燕國

此云紛亂東北者是韓王信陳豨盧綰相繼反亂於燕晉之墟也此是征盧綰時告之宗廟而後出師也簫勺二字疑訛

大海茫茫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

此章及下安其所豐草蓂雷震震三章是安世樂所謂高賢者有德之賢謂君有德則天地位庶草繁矣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

安其所尊卑內外各安其位也安其位則人心悅樂其究竟必產育高賢以繼其世緒也繼其世緒者飛龍在天而使萬民悅樂矣豐草蓂女蘿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

卷一

四

長莫長被無極

此言后妃之附托於豐大之世而生賢子以成教養之德而世可延長也故以豐草女蘿興起而爲曲也

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威相保施德大世曼壽

此言人君明德治天下如雷之震如電之耀威於海內而使弘大之澤廣被於無疆則后妃亦被其寵靈可以相保令終而世世咸壽

也此以上皆安世之樂

都荔遂芳宵宸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允坐玄
四龍回馳北行羽毛殷芬哉芒芒孝道隨世我
署文章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
極

都荔桂華言馨香發聞感格祖禰孝奉禮儀
昭明不昧神既亨止則將乘彼四龍回馳而
返駕矣但見旄旂殷盛芬華聯屬以此孝道
垂裕子孫使世世馮翼翼小心以承天則而久

樂府卷一

五

遠無極也

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綽永福美芳
禮禮卽卽師象山則

此樂神之辭也言祖考來格歆其子孫慈惠
藹乎其美然休德見於杳冥之中綽著無
疆之福禮禮言其明卽卽言其如在使我爲
子孫者師而象之如山之鬼鬼在望也

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兼臨
是有終無兵革

此言綽著永福之驗也言使我子孫克篤其
孝按撫蠻夷之國得其歡欣獻以馴象此其
爲福可以永無兵革也漢祖遣陸賈使南越
因來獻見故因告之祖廟也

嘉薦芳矣告靈亨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
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此侑神之辭因助祭諸侯而頌祖考之德也
將因是而承保天休使祖考之令聞不忘於
世也

樂府卷一

六

皇皇鴻明蕩侯佳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
不慝惟民之則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今聞在舊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允承順
溫則受帝之允嘉薦令芳壽考不忘

此承上建侯之常而言故云皇皇鴻明蕩侯
佳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言祖考有蕩侯之
德故王侯有嘉承之福既相師德以安下民
故臨祭之時翼翼其容以承上帝鴻明之命
以致下民樂其福子孫保其允永世壽考不

忘祖宗之德此視商周頌詩委曲贊揚之意不自異也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此又承上意以頌祖考之德使子孫師承以安下民者也

予按史記張蒼傳云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灊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

樂府原卷一

七

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今讀房中曲云爲唐山夫人所作然房中之辭不過大海茫茫以下四章其餘皆祀祖廟樂章或爲張蒼所作也不然則史記所云書無所不讀無所不通者豈虛言哉若其協之律呂播之音聲當時固未有肩其能者則漢家一代音聲皆本於張蒼而李延年之徒不過仿其形器而已

樂府原卷第一

樂府原卷第二

雲間 徐獻忠 著

張所望 校

漢羣祀歌總原

自秦坑焚之後先王之典禮無復任載漢興遂無可承藉止於文法俗吏而已雖有張蒼僅知其畧別無可存之詳一時禮樂遂至闕闕至孝武時始議郊祀禮命司馬相如輩造爲歌辭此正樂之粗迹也令李延年典之其

樂府原卷二

一

後羣祀並興因時撰作率因祥瑞符應而興皆有史氏載錄可稽今皆詳述以存一代之典視於先王之世雖多闕畧而後世攘奪篡弑之朝亦多飾爲歌曲擬之固大有不同者矣故自漢而下皆不錄

郊祀曲總原

郊祀歌凡十九章漢孝武帝時所作練時日則迎神曲也帝臨則降神曲也青陽朱明西顙玄冥祀四時之貴神也泰元則頌其總統

日月四時星辰風雨即泰乙之祠也曰天地
竝況則員丘方澤合祭之詞肅陳禋祀作樂
陳牲而不敢怠忽也曰日出入則又專頌日
之出入以成歲功也

練時日

練時日侯有望燭管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旂
垂惠恩鴻祐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
靈之下若風馬左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
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相放悲震澹心

樂府卷三

二

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牲繭栗黍盛香
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徧觀此眺瑤堂
衆嫔竝綽奇醜顏如荼兆逐靡被華文厠霧縠
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蒞蘭香澹容與獻嘉觴
練時日言選卜吉時日也燭管蕭言焚灼蕭
艾以降召靈氣也靈之旂靈之車靈之下靈
之來靈之至靈已坐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而迎之也

帝臨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清和
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寧典文偃武后土富媪
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
此合祭天地而降監之詞也

青陽

青陽開動根芽以遂膏潤并愛跂行畢逮靈聲
發榮壠處傾聽枯槁復產通成厥命衆庶熙熙
施及天胎羣生嘒嘒惟春之祺

此祭東皇之詞也

樂府卷三

三

朱明

朱明盛長敷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詘敷華
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廣大建祀
肅雅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

此祭朱明之詞宥字當作祐

西顙

西顙沆碭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舊不廢茲爲
不萌妖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伏既畏茲威
惟慕純德祔而不驕正心翊翊

此言秋氣肅懾驅除妖厲而王者法之以治天下則四夷亦畏其威而慕化盛德矣廢當作發

玄冥

玄冥陰蟄蟲蓋藏草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岳籍歛之時掩收嘉穀

易亂除邪四句順時之化也歛藏之候生類潛伏兆民亦無發揚振起之事所謂抱素懷

樸者也

惟泰元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繼統恭勤順皇之德鸞輅龍鱗罔不矜飭嘉邇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鐘鼓竿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

此泰乙之祠所謂總統百神者也建始元年

丞相匡衡奏改鸞輅龍鱗四字爲捐選休成

天地

天地竝況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恭承禮祀緼縕爲紛散繡周張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溢合好効歡娛泰乙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竿瑟會軒朱璆磬金鼓靈其有喜百官濟濟各敬其事盛牲實俎進聞膏神奄畱臨須搖搖長麗前揆允耀明寒暑不忒況皇靈展詩應律捐玉鳴含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尚造

孟亨

五

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鳴翔神夕奄虞蓋

此篇四字爲句後皆七字句相雜

日出入

日出入安寤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耶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皆黃其何不徠下

此篇長短作句不類樂府且詞義疎鄙不相

賁渙要之衰弱不振之音似六朝人語漢人之詞殊復遠矣

天馬此下爲羣祀

太一況天馬下露赤汗洙流緒志倣儻精權奇
爾浮雲掩上馳體容與迤萬里今安匹龍爲友
天馬狹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狹出泉水
虎脊雨化若鬼天馬狹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
天馬狹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狹開遠門
竦予身逝崑崙天馬狹龍之媒游閭闔觀玉臺

樂府卷三

六

武帝因天馬作歌曰天馬狹兮從西極經萬
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
夷服此本辭也其三字二首爲詞臣所作以
奏之庭中者也首云太一況天馬下言帝方
隆太一之祀卽有天馬以昭其靈貺也

天門

天門開誼蕩蕩穆穆竝騁以臨響允夜燭德音
著靈寢平而鴻長生豫太朱滄廣夷石爲堂飾
玉稍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命基隕允照

紫幄珠煩黃旛北掖回集貳雙飛常羊月穆穆
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假清風軌忽激長至重
觴神襄回若留放殪冀親以肆章函蒙福祉常
若期寂寥上天知厥時泛泛滇滇高旂殷勤此
路臚所求佻正嘉吉弘以昌休嘉殄隱溢四方
專精屬意逝九關紛紜六幕浮大海

按星經有天門二星在左角南平星之北天
子待朝聘賓客之所其星明謂之天門開則
四夷歸化邊無烽警不見則兵革起關津不

樂府卷三

七

通四方阻絕此詩是祭天門樂章也按史記
元封二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寧
曰德星昭衍厥惟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允明
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響不聞有天門
星見當在享後也

景星

景星顯見信星處列象載昭庭日親以察參侔
開闔爰推本紀汾睢出鼎皇祐元始五音六律
依韋響昭維變竝會雅聲遠姚空桑琴瑟結信

成四典通代八風生殷殷鍾石羽籥鳴河龍供
鯉醇犧牲百末旨酒布蘭生秦尊柘漿析朝醒
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復正
直往寧馮鴈切和疏寫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
穰豐年四時榮

景星者德星也見無常常出有道之國方是
汾陰得寶鼎而景星復見故作樂章祠之其
云景星顯見信星虎列即前章所引史記祝
祠中語也

樂府集三

八

齋房

齋房芝草九莖連葉宮童効異披圖按牒玄氣
之精回復此都蔓蔓日茂之成靈華

元封二年夏六月甘泉宮齋房中產九莖連
葉芝其本辭曰因靈寢兮產靈芝象三德兮
瑞應圖延壽命兮光此都配上帝兮象太微
參日月兮揚光輝其四言一章詞臣所作

后皇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祉福沈沈

西寬假狄合處經營萬億咸遂厥宇

后皇者因外國之賓服以祠后土之辭武帝
立后土祠汾陰睢上其辭曰后皇嘉壇以下
是也

華燁燁

華燁燁固靈根神之旂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
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神之行旌容容
騎沓沓般縱縱神之來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
神之愉臨壇宇九疑賓夔龍舞神安坐翔吉時

樂府集三

九

共翊翊合所思神嘉虞申貳觴福滂洋邁延長
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允橫泰河奔若雲增揚波
徧臚靡騰天歌

此因齋房生芝汾陰得鼎合以祀神之樂章
也首云華燁燁固靈根言芝也未云沛施祐
汾之阿揚金允橫泰河言鼎也

五神

五神相包四鄰土地廣場浮雲旋嘉壇椒蘭
芳壁玉精垂華允蓋億年美始興交於神

若有承廣宣延咸畢觴靈輿位偃蹇驤丹汨臚折奚遺滛淥澤淫然歸

武帝既祠太一以爲五帝太一之佐故以五帝壇環居太一之下各如其方前郊祀維泰元一章卽太一之神而五神爲五帝也

朝隴首

朝隴首覽西垠雷電登獲白麟爰五止顯黃德圖匈奴熏鬻極闢流離抑不祥賓百僚山河饗掩回轅鬚長馳騰雨師洒路陂流星隕感惟風

樂府卷三

十一

箭歸雲撫懷心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因作樂章以祀隴首之神也隴在雍之西爲入蜀之首於此獲麟故祀之

象載瑜

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赤鴈集六紛員殊翁維五色文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按漢書禮樂志云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而名題曰象載瑜者言其行幸之時以南

越之象載玉璧以獻諸海神適獲朱鴈以見神之所貺而蓬萊之望庶幾可及也

赤蛟

赤蛟綬黃華葢露夜零晝晦蓋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靈既亨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靈殷殷爛揚允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靈禋禋象輿轡票然逝旗透蛇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無衰

樂府卷三

十一

黃華之葢而洋洋其來蓋泛頌神軒而送之也古註以赤蛟爲瑞應如赤鴈謬矣自天馬至此凡十章皆因瑞應置祠率多歸於太一之祀而雜頌之也

樂府原卷第二

樂府原卷第三

雲間 徐獻忠 著

張所望 校

漢鏡歌總原

鏡歌者漢鼓吹部也鼓吹本非正樂不過優伶進奏之音但漢世猶采民間風謠及臣民諷誦猶有三百篇遺意至魏晉以後張大其功業自侈其殺伐古人采詩之意畧無有存者雖唐代盛王其所製破陣樂應聖期賀聖

樂府原卷三

十一

歡君臣同樂之辭皆異於漢人采詩之意甚者雜以吳歌豔曲與邢狄偏音復戾於漢人之聲調安得復以樂府名之六朝有唐諸學士無不擬鏡歌鼓吹之作以爲能繼樂府至其所爲詩者各出機杼組織繁詩既失命題之意其詞雖工亦何取焉今茲探究鏡歌之原以示敏學之士使知漢人采詩之意自魏晉而後雖無所述作可也

按漢鏡歌鼓吹有三部宴羣臣及上食則有

黃門鼓吹大駕出遊或建威揚德則有短簫鏡歌軍中行部則有橫吹三者通名曰鼓吹但所用異耳黃門器數雜陳節奏舒徐謂之大部橫吹笳管省畧謂之小部小部或雜胡器蓋自漢已然而後世加甚耳惟鏡歌鉦鼓充庭簫笳有節而其曲皆采之風謠頌詩要之三代以後列國所創之俗樂異於太師所掌而音節猶存古意者也

樂府原卷三

二

古今樂錄云漢鏡歌十八曲字多訛誤一曰

朱鷺二曰思悲翁三曰艾如張四曰上之回五曰擁離六曰戰城南七曰巫山高八曰上陵九曰將進酒十曰君馬黃十一曰芳樹十二曰有所思十三曰雉子班十四曰聖人出十五曰上邪十六曰臨高臺十七曰遠如期十八曰石留

朱鷺

朱鷺魚以鳥路皆邪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諫者

予讀鏡歌諸曲其義不可通者七首止可以
意測其命題而已如朱鷺一首說者以隋書
樂志建鼓在階而栖翔鸞於其上以飾鼓容
者非也孔穎達云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
翔而來因作朱鷺曲以表其瑞因飾之階鼓
以示不忘然則本楚曲而漢人述之也其云
魚以鳥者言其食也路訢邪言其所行也食
茄下言食以水中在草之下也不之食不以
吐言其魚之外別無所食而食者亦未嘗吐

樂府卷三

三

以此柔不茹剛不吐當以是問之諫者亦當
如鷺可也太抵鏡歌句讀長短不齊節奏斷
續但以諧其聲調不必言之可讀如後世填
詞曲者以聲爲主也若欲以文章家辭義例
之則其意遠矣

思悲翁

思悲翁唐思奪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但我思
蓬首徇逐狡兔免食若君梟子五梟母六拉查高
飛暮安宿

此是人子思悲其翁之詞采之以入鏡歌也
大畧言其翁蓬首垢面以立勞動如走狗之
逐狡兔以食君而不免爲惡人之所殘敗是
以悲之也梟能破巢取卵而梟則子母俱全
以比惡人之害善類也梟子五梟母六言惡
類衆多也梟夜鳴其所宿處多爲人禍今羣
惡衆多拉查高飛而又不暮將何宿而又
降禍於誰也以此入曲進奏之時亦以警君
人當辨善惡之類一則不忘勞臣之功一則

樂府卷三

四

遠辟殘毀之惡人此則采詩之微意也

艾如張

艾而張羅夷於何行成之四時和山出黃雀亦
有羅雀以高飛柰雀何爲此倚欲誰肯磔室
此招賢不以其道賢人高蹈遠引不爲之用
也艾而張羅者艾草自蔽而張羅於野設爲
機巧而獵取禽獸者也至於黃雀在山相安
於林木之間亦欲以羅取之雀能高飛遠舉
雖設機巧其如雀之去何賢人不樂仕其國

雖欲設機巧以致之必迹之山中投之遠壑
矣礫室以石爲戶固欲安居者也若君人者
欲以機巧爲招賢之具誰肯爲安居之計自
取屈辱者也後世若王莽之於龔勝公孫述
之於譙周槩可見矣

翁離

擁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葺之蕙與蘭擁離趾中
此高人隱居樂道者之言言卷膝擁足之地
亦可築室以居何必葺之以蕙蘭廣之以洞

樂府集三

五

房然後爲佳是所謂居天下之廣居而不事
一室者也末四字而下其文闕

芳樹

芳樹日月君亂如於風芳樹不上無心溫而鵲
三而爲行臨蘭池心中懷我悵心不可匡目不
可顧妬人之子愁殺人君有他心樂不可禁王
將何似如孫如魚乎悲矣

此後宮怨思之詞未必出於漢人或前代之
舊辭而漢人采之也芳樹自比其德閱歷歲

月已成嘉林下臨蘭池然風吹之使亂鵲棲
之使槁徒使其心悵結而已君指夫君也君
之心不可匡正君之目不可復顧所以然者
非君之固我棄也妬人之子方相比近以致
君有他心不在我而在彼方且有蕪妮之樂
如孫之附木魚之附水其心復何可匡正乎
此則悲愁益深不容以自已也

雉子班

雉子班如此之于雉梁無以吾翁孺雉子知得

樂府集三

六

雉子高飛止黃鵠飛之以千里王可思雄來飛
從雌視子趨一雉雉子車大駕馬滕王送行所
中堯羊蜚從王孫行

此以雉子托興以諷父子之情也雉子初能
飛其色尚班已知避人故其在梁見人父子
之來卽能高飛遠止然雉爲微物其所飛止
不過麥隴而已不能如黃鵠之飛可以千里
然其雄之飛必來從雌相與眷顧其子而人
之父子乃不能似之大駕以後義不可通

汎觀其意若云刻雉於車上取其父子眷顧之義故大駕臨送王孫或以雉車相從此以歌調詞測之未有所據不敢以爲是也

石畱

石畱涼陽涼石水流爲沙錫以微河爲香向始蘇冷將風陽北逝肯無敢與于揚心邪懷蘭志金安薄北方開畱離蘭

此篇有特立之操能化其俗故作此以美之也言石之堅剛獨畱於涼山之陽者以其水

樂府集三

七

之流處沙盡漂出惟石能畱更無汙濁而河爲之香也春風載揚陽春被岸蘭氣芬郁雖有邪心之人莫不懷蘭如金將采之石上不忍與之相離有君子之操者其美可依亦如石上之蘭無不願佩之也此上七首意義難盡通而石畱與雉子班尤其甚者也

上之回

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甘泉宮寒暑德游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今從百官

疾驅馳千秋萬歲樂無極

漢武行幸雍祠五時因立回中宮以待遊幸因得匈奴渾邪休屠率服故其臣頌之以上之回名篇也之往也其云夏將至行將北夏至後一陰初生則順天時而北狩可見冬至則南幸矣武帝以十月祠五時乃夏至之極候也石關乃回中山之極高處建設關隘可以遠望諸國者也當時月支已臣匈奴已服彼雖異國之人亦令與百官驅馳奔走以奉

樂府集三

八

主上則邊塞無虞中國治安千秋萬歲可以樂之無極矣

戰城南

戰城南歟郭北野歟不塋烏可食爲我謂烏且爲客豪野歟諒不塋腐肉安能去子赴水溪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鬪歟驚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梁何北禾黍而穫君何食願爲忠臣安下上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

此傷戰將竭忠而歿於原野雖無人收瘞亦所不顧是真忠國之臣也言野戰而歿暴於原野鳥本可食其肉然見者不忍故云誰當謂烏言且爲行客所不忍而莫食其肉也豪野歿三句謂豪俠不良之人往往觸法而歿於野諒不收瘞其腐肉合爲汝食安能去子而逃避此足以供汝之食何必更食歿事忠臣之肉哉水深激激二句言可避難之處顧不思避而歿於國事梟騎者戰陣之良馬也

樂府卷三

九

梟騎之歿驚馬尚且徘徊而悲鳴而況於人乎我之懦怯而不能戰鬪安得不傷壯士之歿故傷之曰築室在南君乃歿於北而不得居禾黍已穫君乃沒於王事而不得食思爲忠臣如君者安可得耶世之爲良臣者宮居粒食豈不願思顧其所遇艱難有不得不然者故朝戰而暮即不歸其爲忠節亦可悲矣上虞劉履選詩補遺以爲刺朝廷不能用賢失其旨

巫山高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爲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沾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此篇羈遊蜀土思歸中原而作也言巫山高
大蜀道險遠欲度淮東歸又無梁可行徒臨
水遠望泣下沾衣而已末云遠道思歸其意
謂何蓋父母室家所在自不能忘情耳自秦
以前鮮入蜀者惟沛公入蜀其將士思歸山

樂府卷三

十一

東故韓信因而定三秦下齊楚不勞而成功
王業實始於此取入樂府當出於此

上陵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容從何來言從水
中央桂樹爲君舩青絲爲君竿木蘭爲君櫂黃
金錯其間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鴈隨山林乍開
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允澤何蔚蔚芝
爲車龍爲馬覽遨遊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
銅池中僊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

此篇作二章看上陵至允澤何蔚蔚爲一章
芝爲車以下爲一章言上有陵下有津上陵
雖有美觀客從下津步風寒繁桺擢而來游
然所觀不過草木禽魚而已上不知日月所
以明下不知醴泉所以美不能出凡近而作
大觀也惟神仙之遊芝車龍馬其迹甚神覽
觀海外其見甚遠故甘露神奇下飲如宴而
轍迹所止芝卽生焉我皇千萬壽年於是可
徵矣漢武時承露池中生芝其臣以虛無之

樂府集三

十一

辭爲頌如此自來以此爲上陵曲何承天亦
泥於篇首上陵二字豈有瞻祭祖宗陵寢篇
內無一言及者乎予爲正之如此

將進酒

將進酒承太白辨加哉詩審博放故歌心所作
同陰氣詩悉索使禹良玉觀者苦

鏡歌惟此篇形氣枯索別無意義止以飲酒
放歌爲言古者飲酒必有詩歌侑觴故鹿鳴
之嘉賓不但相樂亦以止節其情古人所以

進德養壽命誠有不徒然者此篇言初進酒
只承太白又辨其嘉旨使之相宜審博其詩
使之相樂故旣放歌而暢其心又悉索其詩
以和其陰氣如此則飲必加多雖禹時作酒
之良工亦當苦其不能繼矣此豈所謂進德
養壽者哉所謂同陰氣者飲饌而人腹爲陰
暢歌而發散爲陽後世詩歌道闕惟事歌曲
以侑觴勺亦此意

君馬黃

樂府集三

十二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騄蔡
有赭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
歸以北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君指他人臣卽自稱古者吉事乘黃馬若蒼
馬行捷止宜於戎事故黃馬雖良而不宜馳
逐然馬不必論其良否但言其用之何如耳
雖有易水之騄蔡之赭白若用之於南方則
南方重舟楫而賤車馬雖有良馬亦安所用
之此所以傷我心也若用之於北方則雖下

乘亦無可棄之力美人佳人皆指君子言雖有長才大器亦係於用之何如耳若制置非其地委任失其宜適足傷悲耳美人卽佳人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繚紹之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鷄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稀秋風蕭蕭晨風颼颼東方須臾高知之

樂府集三

十三

此以思婦比君子也言我所思在遠方而以珠玉玳瑁問遺之以寄情也奈何君有他心而不專於我則以所欲遺者摧之使毀燒之爲灰且當風揚散以滅其迹是滅其情也從今以往勿復相思而與君絕矣君若再來則鷄鳴狗吠兄嫂必知之夜中妃且呼稀不睡秋風且起東方且白決無見君之期甚言決絕之情也此賢士狷介之言合則就不合則絕去無復牽合者也

聖人出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游九河佳人來駢離哉何駕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護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甘星筮樂甫始美人兮含四海

聖人言明君美人言賢相佳人言願仕之人聖君賢相相逢正君子出仕之期佳人乘駢而欲離去者何也以君言之則飛龍在天陰陽調和矣以相言之則精明應事足以護持不法矣哉字疑訛免字當作勉美人當此正

樂府集三

十四

宜爲天子勉輔自甘公星經筮之則臣民之樂方始而未艾但願爲賢相者休休有容四海之人俱在包含之內則仕者自當樂居其國矣然則佳人來駢之欲離去者以無休休有容之相亦可見矣

上邪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此忠貞自誓之詞邪者路也與君當路相逢

方與君長爲交知無絕衰時雖值命運方屯之時山崩川竭冬雷夏雪無可爲力然我之命分已定卽懷堅貞之守至死不相攜貳直待天地混合人物消滅然後與君同絕也在古惟龍逢比干在宋則陸秀夫張世傑與文天祥足以當此

臨高臺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江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王壽萬年

樂府原三

十五

收中吉

此王君遊覽高臺臣子祝頌之詞也下有清水江有香草臺之勝也黃鵠翻飛射以爲獻登臺之樂也水清而至於寒高臺之陰也香草在縹緲間而目之以蘭臺高而望遠也王君遊賞臣子頌之亦其常分漢武柏梁之遊至於君臣同樂賡爲詩歌爲當時盛事以入樂府無疑選詩補註索之太過以爲君子憂國嫉邪之言非也收中吉卽黃裳元吉之意

遠如期

遠如期益如壽處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無極雅樂陳佳哉紛單于自歸動如驚心虞心大佳萬人還來謁者引嚮殿陳累世未嘗聞之增壽萬年亦誠哉

此武帝之時匈奴渾邪王歸化闕庭謁者贊引升殿此累世未聞之事而僅見者也故以遠如期頌之遠至於萬年爲期處於天之左側其壽與天無極也

樂府原三

十六

樂府原卷第三

樂府原第四卷

雲間 徐獻忠 著

張所望 校

漢橫吹曲總原

橫吹卽今之橫笛也正樂用直管一管按一律橫笛六孔抵六管之律便於軍中馬上奏之古樂放失直管遂廢今之大廷鹵簿咸以橫吹代管後世簡便日趨於卑下此其第一事也自漢以後桃皮篳篥總入吹部率以橫

樂府原卷四

吹緊名之李延年所造二十八解魏晉以來惟傳十曲曰黃鵠曰隴頭曰出關曰入關曰出塞曰入塞曰折楊柳曰黃覃子曰赤之楊曰望行人後又有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華落紫驪馬驄馬雨雪劉生八曲合十八曲隋以橫吹用之鹵簿與鼓吹並列爲四部一曰柷鼓部二曰鐃歌部三曰大橫吹部四曰小橫吹部然雜入胡樂不復自辨矣唐制太常所掌以備鹵簿分爲五部一曰鼓吹二曰

羽葆三曰鐃吹四曰大橫五曰小橫吹其畧如隋

橫吹本漢舊名而其曲不傳於世後之文士多擬其詞而得古意者甚少今取其可讀者附於各題之下以寄意云

黃鵠

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踰踰金爲衣兮鞠爲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樂府原卷四

二

漢昭帝始元元年黃鵠下大液池上自爲歌以昭其瑞也按漢鐃歌臨高臺有云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今吾王壽萬年此漢武宴柏梁時也鵠本白今以黃鵠間見故以爲瑞然武帝時封之始得始元間乃自下於太液池故昭帝喜而爲之歌清商別有黃鵠曲本出魯陶嬰守節不嫁作歌以見志也

隴頭

按隴在三秦之西入蜀處卽謂之隴頭隴者大

坂之名也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流
四注卽所謂隴頭水也漢時羣祀有所謂朝隴
首卽此地人之遠行必有行歌以息其勞今自
隴首入蜀萬里險阨實始於是故以橫吹寫之
陳後主隴頭云隴頭征戍客寒多不識春驚
風起嘶馬苦霧雜飛塵投泉積石水斂轡交
河津四面多水合萬里望佳人

梁元帝隴頭水云御悲別隴頭關路漫悠悠
故鄉迷遠近征人分去畱沙飛曉成暮海氣

樂府卷四

三

旦如樓欲識秦川處隴水向東流

出關

秦地四塞惟東方一面以通往來故設函谷關
於險阨處以防出入所謂東制諸侯者也漢初
封諸侯未有分地止食其祿者謂之關內侯又
謂之徹侯其出關者如終軍請長纓欲羈南越
之首如周亞夫馳擊七國是也不然則五陵豪
俠縱橫梁宋之間者也

魏徵出關云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

計不就慷慨志猶存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
門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
沒望中原古木吟寒鳥空山啼夜猿旣傷千
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
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
誰復論

入關

入關者必買繻西去蓋取關今符驗以証不敢
私透也至出關時仍將此繻納之主者此漢法

樂府卷四

四

也凡赴功名之會皆以入關名之

唐賈馳云河上微風來關頭樹初濕今朝關
城吏又見孤客入上國誰與期西來徒自急

出塞

自秦以前惟趙武靈王能却胡騎自後少有出
塞者秦築長城以限胡虜使無內侵而已漢自
武帝始命大將軍出塞或至絕大漠匈奴雖遠
遁而國中士馬疲困至於物故者甚衆故出塞
爲大夫士所難而封侯之業亦建立焉

唐寶威云匈奴屢不平漢將欲縱橫看雲方
結陣却月始連營潛軍度馬邑揚旆掩龍城
會勒燕然石方傳車騎名

入塞

漢將士長征得入塞者百無一二則凱歌奏績
驅馬歡呼其視出塞時悲愁之思不同斯又橫
吹所重也

周王褒云戍久風塵色動多意氣豪建章樓
閣迥長安陵樹高度水傷馬骨經寒陸節旄

卷八

五

行當見天子無假用錢刀

折楊柳

折楊柳者邊塞戍征之士見春光再榮別離難
合折之以寓悲感之思也其或閨中思婦縫衣
欲寄寒信忽回春柳復變感而悲焉亦其情也
晉太康末兵變橫興室家離散京洛之人多爲
折楊柳之歌皆兵革苦辛之詞梁樂府有胡吹
歌云上馬不捉鞭反拘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
殺行客見此北國橫吹曲中折楊柳枝是也與

中國橫吹頗異蓋言胡兒趨捷騎馬不待捉鞭
拗折柳枝即可當鞭非所謂感春之思也

黃覃子

李延年舊曲不傳未詳所謂惟梁曲有黃淡思
四解蓋擬而失其情者也曲中以黃淡爲人名
乃婦人姪放之思爲江外豔詞之下調大非漢
人橫吹之本意

赤之楊

漢以赤符興業至武帝楊威四遠兵戎著績其

卷八

六

立名以是大將軍出塞馬上橫吹所奏此其大
者

望行人

此思婦望征夫之曲也

張籍云秋風窻下起旅鴈向南飛日日出門
望家家行客歸無由見邊使空待寄寒衣獨
閉青樓暮烟深鳥雀稀

關山月

此下八曲非漢人舊名相和曲有度關山今采

其意更爲關山月亦傷離而感於秋夜之情也
徐陵云關山三五夜客子憶秦川思婦高樓
上當窓應未眠星旗映疎勒雲陣上祁連戰
氣今如此從軍復幾年

洛陽道

此言東京道上佳麗華耀設飭清平之象然六
代之作過於淫靡惟唐毒夷中四句此地無駐
馬夜中猶走輪所以路旁草少於衣上塵都門
繁雜氣象頗似然亦可言之西京也

長安道

七

此言西京道上自昔爲人所趨而五侯七貴豪
侈相高爲海內所慕香街煙陌及及營營交馳
不息貫繡投迹者聯轡接轍無非功利之驅人
也故樂部奏之

梁簡文帝云神皋開隴右陸海實西秦金槌
抵長樂複道向宜春落華依度慙墜柳拂行
人金張及許史夜夜尚聞賓

梅華落

梅華落本笛中曲也唐大角曲亦有大單于小
單于大梅華小梅華今其聲猶有存者故桓伊
據胡床三弄皆梅華也古人製曲蓋有深意以
梅華落言之北人苦寒貴賤無不閉藏者至梅
花落時則春氣融和人可出隩故出塞遠戍之
人望其落時行路始無苦故橫吹以之爲曲爲
邊關之候也

紫驪馬

紫驪馬

八

古詞云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
家中有阿誰此久戍懷歸之詞而命題本意則
全未見蓋征夫去時所騎者紫驪故閨中因寓
意思之又大將專征與紫驪同在沙漠得立戰
功實資其力如陳李燮所詠是也不然則題意
空虛矣

驄馬

驄馬本是漢桓典故事今梁元帝及車敫劉孝
威皆作關塞行役同紫驪馬

劉孝威云十五宦期門二十屯邊徼犀羈玉

鑊較寶刀金錯鞘一隨驄馬驅分受青蠅吊
且今都護知願被將軍詔誓使羶衣鄉埽地
無遺燠

雨雪

采薇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
霏霏穆天子黃竹詩亦此意雨雪命曲當出於
此

陳江總云雨雪隔榆溪從軍度隴西繞陣看
孤跡依山見馬蹄天寒旗彩壞地暗鼓聲低

樂府集

九

漫漫愁雲起蒼蒼別路迷

劉生

劉生東平人古之俠士或云抱劍專征爲符節
官齊梁以來爲劉生詞者皆補其任俠豪放周
游五陵三秦間梁鼓角橫吹曲有東平劉生歌
卽此也

梁元帝云遊俠有劉生然諾重西京扶風好
驚坐長安恒借名榴花聊夜飲竹葉解朝醒
續交李都尉邀遊佳麗城

四卷終

樂府原第五卷

雲間 徐獻忠 著

張所望 校

漢相和歌辭總原

相和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口歌
其曲以協其音故曰相和相和歌有六引有
七曲六引者箏篴宮商角徵羽每曲皆以引
先之七曲者曰相和曰吟歎曰四弦曰平調
曰清調曰瑟調口楚調是也相和十五曲吟

樂府原卷五

一

歎四曲四弦一曲平調七曲清調六曲瑟調
九曲楚調六曲晉書樂志曰凡樂章古辭存
者並漢世街陌謳歌如江南可採蓮烏生八
九子曰頭吟之屬其後漸破於弦管卽相和
諸曲是也魏晉之世相承用之其闕失者魏
武與諸作者補入焉永嘉之亂中朝舊音流
散江左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
南音謂之清商樂然吳歌豔曲雜亂其中而
古音存者希矣卽是以觀治亂之原而聲音

之道感召於幽玄之際亦略可識矣後世明
達之士欲雅樂是正可無深辨而詳攷之耶
相和歌一卽相和曲

古今樂錄曰相和有十五曲一曰氣出唱二
曰精列三曰江南四曰度關山五曰東光六
曰十五七日薤露八曰蒿里九曰觀歌十曰
對酒十一曰雞鳴十二曰烏生十三曰平陵
東十四曰東門十五曰陌上桑

氣出唱精列度關山薤露蒿里對酒並魏武
帝辭十五文帝辭江南東光雞鳴烏生平陵

樂府原卷五

二

陌上並
古辭

氣出唱

此言愛養其氣則精神自當上下天地游行
四海之外而壽無窮矣武帝多延方士探討
靈圖其旨不過養成氣機而神自運行也

精列

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聖賢不能免
何爲懷此憂願螭龍之駕思想崑崙居見期於
幽怪志意在蓬萊周孔聖祖落會稽以墳丘陶

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年之暮奈何時過時來
微

此亦言願駕螭龍游崑崙者其精神之列也
若其有生之身則莫不有終期雖周孔大禹
亦不免徂落而墳丘也君子患其精神之不
完何以憂其年之暮而時之易過耶

江南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

此曲別無意義義惟美芳辰麗景嬉游得時而

樂府原卷五

三

已魚戲蓮葉更有東西南北四句今後世採
蓮曲出於此江南之景無過採蓮者其爲北
人所慕以入樂府固亦宜爾

度關山

魏武補辭

天地間人爲貴立君牧民爲之軌則車轍馬跡
經緯四極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鑠聖賢總統
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獄有燔丹書無普赦贖
臯陶甫侯何有失職嗟哉後世政制易律勞民
爲君役賦其力舜漆食器咻者十國不及唐堯

采椽不斲世歎百夷欲以厲俗侈惡之大儉爲恭德許由推讓豈有訟曲兼愛尚同疏者爲戚此篇大意言爲人君當勤苦爲民慎重刑賞崇事恭儉斯不負上天立君之意故身度關山周行天下不當自憚其勞以爲省方之政若徒安於天下之上而不身任勞苦則任負天之責違民之望矣蓋當勞一人以治天下不可勞天下而奉一人末又以許由之推讓墨氏之兼愛而深致其微意焉此所以爲孟

樂府卷五

四

德之心也

東光

東光平蒼梧何不平蒼梧多腐粟無益諸軍糧諸君游蕩子早行多悲傷

此征南越時軍中作也東光言東方日出照臨之地悉已平下惟蒼梧未平思其積粟以慰軍心也未言從軍之人皆遊蕩之子今不厭其餉給而早行悲傷何怪其然

十五

魏文帝

登山而遠望谿谷多所有梗枿千餘尺衆草之威茂華葉耀人目五色難可紀雉雉山雞鳴虎嘯谷風起號罷當我道狂顧動牙齒

此篇立名以十句之中而有五見五見草木雉雉皆不干人惟虎嘯則有狂顧牙齒之患人殊畏之也此當因畏遠惡人而作平居交處潛有此患遠而望之猶不可堪況與之朝夕居處乎故難於立名而以十五名之此非漢人原題卽文帝命之也然梗枿美材而與衆草爲伍不害爲林居之觀雉雉與嘯虎同曹不免有意外之慮君子小人其不可並偶亦可知矣

樂府卷五

五

薤露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蒿里

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二題並喪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李延年分雍
露以送王公貴人萬里送大夫士庶使挽者
歌以送之泰山下有萬里山爲人歸竟處魏
繆襲有挽歌一首蓋擬此作今世士大夫家
親沒輒求挽歌乃敘述功德以隆虛文此則
慕古而失之者也

對酒

魏武帝

對酒歌太平時更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
肱皆忠良咸禮讓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

樂府卷五

六

儲倉穀滿盈斑白不負戴雨澤如此百穀用成
却走馬以糞其上田將公侯伯子男咸愛其民
以黜陟幽明子養有若父與兄犯禮法輕重隨
其刑路無拾遺之私囹圄空虛冬節不斷人耄
耄皆得以壽終恩德廣及草木空蟲

對酒而歌太平之景象是所謂樂以天下者
也王者得臣工之賢良以致衣食豐足民物
康阜則舉食進酒以自逸樂亦不爲過矣如
却走馬以糞純用老子語

鷄鳴

鷄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蕩子何足之天下方
太平刑法非有貸柔協正亂名黃金爲君門璧
玉爲軒闥堂上雙尊酒作使耶鄆娼劉王碧靑
鬢後出郭門王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
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
兄弟四五人皆爲侍中郎五日一時來觀者滿
路旁黃金絡馬頭頰頰何煌煌桃李生露中上李
樹生桃李蟲來嚙桃根李樹代桃疆樹木身相

樂府卷五

七

代兄弟還相忘

鷄鳴樹巔而不驚飛狗吠深宮而不外警太
平之時方有此象故游蕩之子志慕高遠不
居村落而皆入君門侍殿陛爲侍中郎矣然
盛時同榮衰時亦當相卹一旦遇變衰而遽
至相忘亦蕩子之恒情也故又以桃李相依
戒之此篇當以蕩子爲主

鳥生

古辭

鳥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喈我秦氏家有

遂遊蕩子工用睢陽彊蘇合彈兩丸出入鳥東
西惜我一丸卽發中鳥身鳥死竟魄飛揚上天
阿母生鳥子時乃在南山崑石間惜我人民安
知鳥子處蹊徑窈窕安從通白鹿乃在上林西
苑中射工尚復得白鹿脯惜我黃鵠摩天極高
飛後宮尚復得烹煮之鯉魚乃在洛水深源中
釣鈎尚得鯉魚口惜我人民生各各有壽命死
生何須復道前後

此主鳥生八九子爲秦氏彈丸所殺而鳥母

樂府集五

八

不能救言其生於南山崑石間而不慮患害
乃端坐秦氏桂樹間固其自取之也雖然物
物各有命如白鹿久生而壽矣又在上林嚴
密之地人猶得脯之黃鵠摩天高飛鯉在洛
水淵中亦皆不免烹煮之禍而況鳥在秦氏
樹間乎然則人之年壽雖或有橫禍相侵亦
皆有命安得而逃之惟順受其正聽之於天
可也

平陵東

古辭

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刳義公刳義公在高
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
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歸去我家賣黃犢

平陵東卽東郡也松柏桐皆美材見翟義爲
名家賢大夫乃爲人所刳而起兵不出其本
意也當時懾於王莽之威顧加翟以反名故
其門人作此以白其事乃出於人所刳而非
反也不知莽爲漢室罪人人皆得而討之者
也交錢十萬起兵之費也兩字當作西字西
走馬向關中也言以一郡而當全盛之莽大
勢固難顧見追吏門人自言見追兵不覺灑
血而傷之歸賣黃犢欲從翟而收其屍也

陌上桑

古辭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
羅敷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係桂
枝爲籠鈎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細綺爲下
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
見羅敷脫帽着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

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
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妹秦氏有好女自
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
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
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餘千騎
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
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
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
居爲人潔白晬兼兼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

樂府原卷五

十一

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崔豹古今注云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
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王
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
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
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乃止

今按此歌非羅敷本辭當是後人寫之也

況云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
問是誰家妹觀此則是郡太守而非趙王也

後又云夫婿之榮耀豈有以家令之殊榮陳
於其王者耶

樂府原卷五

十一

樂府原卷五

樂府原第六卷

雲間 徐獻忠 著

張所望 校

相和歌二吟歎曲

吟歎者吟咏而歎羨之也古有八曲大雅吟
小雅吟蜀琴頭楚王吟東武吟王明君楚妃
歎王子喬其古辭存者止王子喬一首餘皆
忘失晉石崇擬大雅明君楚妃三篇辭亦古
雅可讀其大小雅皆詩樂之別作蜀琴頭當

樂府原卷六

是司馬相如與文君遇合之聲東武當是地
名

王子喬

古辭

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參駕白鹿雲中遨下
遊來王子喬參駕白鹿上至雲戲遊遨上建連
陰廣里踐近高結僊官過謁三台東遊四海五
嶽上過蓬萊紫雲臺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聖
朝應太平養民若子事父明當究天祿永康寧
玉女羅坐吹簫笙嗟哉聖人遊八極鳴吐銜福

翔殿側皇帝萬年延壽命

此漢人祝祈樂辭也白鹿當作白鶴故未云
鳴吐銜福翔殿側言其所跨之鶴翔鳴於殿
側爲皇帝延壽也子喬詩見列仙傳道人浮
丘公接上嵩高山後三十餘年見桓良使告
其家七夕果乘白鶴駐緱氏山頭數日而去
令我聖朝應太平以下與漢鏡銘文同真漢
人辭也

大雅吟

石崇

樂府原卷六

堂堂太祖淵弘其量仁格宇宙義風遐暢啓土
萬里志在翼亮參分有二周文是尚於穆武王
奕世載聰欽明沖默文思允恭武則不猛化則
時雍庭有儀鳳郊有遊龍啓路千里萬國率從
蕩清吳會六合乃同百姓仰德良史書功超越
三代唐虞比蹤

此擬大雅詩頌晉武帝功也其辭典則然去
漢辭遠矣

王明君

石崇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
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
淚沾朱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
廬加我關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
見陵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
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棄之以
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
爲糞上英朝華不足嘉甘與草莽升傳語後世
人遠嫁難爲情

樂府集卷六

三

明君卽昭君也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歌其辭
旣亡石崇自製新歌以教綠珠卽此篇也按
昭君齊國王穰女端正明麗未嘗窺看門戶
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獻之元帝
備後宮積五六年不幸後單于遣使朝賀請
婚因以昭君嫁之其後呼韓邪單于旣死其
子雕塗莫皋立復妻昭君生二女焉

楚妃歎

石崇

蕩蕩大楚跨土萬里北據方城南接交趾西撫

巴漢東被海涘五伯九侯是壘是理矯矯莊王
淵渟岳峙冕旒垂精克纘塞耳韜光戢耀潛默
恭已內委樊姬外任孫子猗猗樊姬體道履信
旣紕虞丘九女是進杜絕邪佞廣啓令胤割歡
抑寵居之不吝不吝實難可謂知幾化自返始
著於閨闈光佐伯業邁德揚威羣后列辟式瞻
洪規辟彼江海百川咸歸萬邦作歌身沒名飛
列女傳曰楚妃莊王夫人也莊王好狩獵畢
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嘗以虞

樂府集卷六

四

丘子爲賢樊姬笑之王曰何笑也對曰虞丘
子賢矣未忠也妾克後宮十一年而所進者
九人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虞丘
子相楚十年所薦非其子孫則族昆弟未聞
進賢退不肖也妾之笑不亦宜乎王於是
以叔孫敖爲令尹治楚三年楚以霸

相和歌三卽四絃曲

古有四曲曰張女四絃曰李延年四絃曰嚴
卯四絃曰蜀國四絃今止存蜀國一曲曰四

弦卽琵琶也

蜀國弦

蜀國弦俱指蜀中事梁簡文帝辭以婦人因夫使蜀思而寄之者也云銅梁指斜谷劍道望中區雅歌因梁守妙舞自巴渝牲祈望帝祀酒醺蜀侯誅江妃納重聘卓女愛將雛末云聞君握節返賤妾下城隅此曲別無意義情思索然漢人舊曲定有所指或高帝入蜀或光武收蜀下之爲相如棲泊必有指着決非泛詞也

樂府原第六

五

樂府原第六卷

樂府原第七卷

雲間 徐獻忠 著

張所望 校

相和歌四平調曲

平調者宮音太重羽音太輕商則太疾宮則太緩平調者居重輕疾徐之間其角音也五音之中水火過於動金土過於靜木似靜而春生夏長又似乎動雖有生長而其體不移則原於靜所謂平調者蓋出乎此

樂府原七

按古今樂錄平調有七曲曰長歌行短歌行猛虎行君子行燕歌行從軍行鞠歌行後世自魏武而下多翻爲別曲然皆非古人立題之意而音調亦多慷慨感激去平調遠矣

長歌行 三首

古辭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導我上太華攬芝獲

赤幢來到主人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一日康彊髮白更黑延年壽命長岩岩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思遊子戀所生驅車出北門遙觀洛陽城凱風吹長棘天天枝葉傾黃鳥飛相追交交弄音聲佇立望西河泣下沾羅纓

崔豹古今注云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魏武云短歌微吟不能長郭君遂以歌聲爲長短非言壽命也今按漢

樂府集卷七

二

古辭言春光易去人當乘少壯之時努力建立無徒老大而傷悲則所謂長者蓋可久可大之計非但目前而已也仙人騎白鹿十句爲一首岩岩山上亭十二句自爲一首青青一篇勉人努力少壯之時使及時建立立德立功皆當自勉仙人篇止言長命而已岩岩篇因逝水感情當思及時建立不可徒戀戀於所生之地而忘四方之志也

短歌行

魏武帝辭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濶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短歌止言目前近事也曹公少有天下之志而功業未建故因朋儕燕集而爲此詩初言

樂府集卷七

三

人生年命短促慷慨悲歌聊以自慰次言青衿之友度越阡陌以相存慰時有契濶而舊恩不忘也又次言星月已暮烏鵲尚無依止之處星月之暮比漢室叔季之亂烏鵲以喻其身也此當是山東未起兵之時思以輔漢故以周公吐哺受言之心自勵也說者謂敗兵之後橫槊賦詩卽此篇者非也蓋橫槊臨江之時已挾王室而身都將相烏鵲相依豈必江東一隅之地耶陸機置酒高堂亦善擬

然不能出魏武一步

猛虎行

古辭云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游子爲誰驕

命題之意言志士耿介雖一食一處未嘗苟也若欲苟焉居處則如野雀之巢何往而不可居游子顧欲以得所處驕人何也陸機擬云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飢

樂府集

四

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臨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笑高山岑急弦無懦響亮節難爲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襟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其意以爲蕭駕趨時命將遠尋可食可棲之處也若徒食於猛虎之窟棲於野雀之林以救其飢寒而使日月空逝功業不建隨風而吟駭雲而趨豈若長嘯幽谷以守耿介之懷而無愧於古今之人哉此殊得古意嗣後

擬者直言猛虎之惡皆失其旨

君子行

古辭云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此言君子自處於可嫌可疑之地止可勞謙以求貞吉不可和光而混於流俗故惟周公斯足以爲法也然周公抱孺子而朝亦致流言之謗嫌疑之地信有不可易居者若非勞謙下士其何以自白於世哉命題以君子蓋有見矣

樂府集

五

燕歌行

古辭已亡大略言良人從役於燕而思之者也魏文帝秋風別日二曲止言行役不歸而幽燕之思梁元帝燕趙佳人本自多一首周庾信代北雲氣晝昏昏一首唐高適漢家煙塵在東北皆有體

從軍行

從軍行者言軍旅苦辛之辭左延年苦哉行云
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三子到燉煌二子詣
隴西五子遠鬪去五婦皆懷身形容已甚要之
非雅作陳伏知道有從軍五更轉又不及軍中
轉戰飢疲爲邊關苦事而止於夜中言之

鞠歌行

鞠歌乃蹴鞠之歌也陸機序云漢宮閣有含章
鞠室靈芝鞠室後漢馬防第宅卜臨道連閣通

樂府原卷七

六

池鞠城彌於街路蓋出於此古辭三七間發言
雖奇實名器不遇知已終不見重願逢知已以
托意焉

朝雲升應龍攀乘風遠遊騰雲端鼓鐘歇豈自
歡急弦高張思和彈時希值年夙愆循已雖易
人知難王陽登貢公歡罕生旣沒國子歎嗟千
載豈虛言邈矣遠念情愴然

樂府原第七卷

樂府原第八卷

雲間、徐獻忠 著

張所望 校

相和歌五清調曲

清調者情含幽思事屬殷憂以清商調寫之
絲竹雜陳音節清促非清廟之奏也總爲六
曲曰苦寒行豫章行董進行相逢狹路間行
塘上行秋胡行

苦寒行

樂府原卷八

一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鬼鬼半腸坂詰屈車輪爲
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
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
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
橋梁絕中道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
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
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北人所苦莫甚於寒故魏武北上篇備言冰
雪谿谷之苦凡行役從軍車摧馬殫雖壯夫

悍士不可堪勝者也而況太行與天爲黨半
腸結曲飛雪千里長路斷絕其爲悲苦又可
知矣祖業所由締造艱難欲其後世子孫知
而守之其微意在此

豫章行

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上葉摩青雲下根通
黃泉涼秋八月山客持斧斤我何皎皎
梯落根株已斷絕顛倒岩石間大匠持斧繩
鋸墨齊兩端一軀四五里枝葉自離分

樂府卷八

二

會有舟船焚身在洛陽宮根在豫章山多
謝枝與葉何時復相聯

豫章郡各漢古辭言人生以材見用於時身
在京維而根株離分不得相顧戀故以白楊
爲比白楊生於豫章而用於維陽不得與根
葉相聯此士人思慕家室而作也其後陸機
汎舟清川渚謝靈運出宿告密親皆傷離別
言壽短景馳容華不久頗違斯旨

董逃行

漢古辭云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
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
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
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

此歌後漢遊童所作言董卓遷帝西行雖縱
其強暴終有反正之日必至逃竄而滅族也
其歌以三字爲句每句着董逃字蓋深嫉其
惡必望其逃也後卓大禁絕之改董逃爲董
安

樂府卷八

三

又一篇吾欲上謁從高山亦稱古辭頗類魏
武作止言長生之術陸機和風習習薄林一
篇但言節物芳華可及時行樂皆違題意唐
張籍一首可讀

相逢狹路間行

亦曰長安有狹斜行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
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
玉爲君堂堂上置尊酒作使邸鄴僧中庭生桂
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

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
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
成行音聲何嗷嗷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
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
坐調絃方未央

狹路卽狹斜也狹路間而有華堂麗人榮盛
之家此乃儉斜小人竊取富貴不由正路而
入者也自兄弟兩三人而下十二句是鷄鳴
曲中語大婦以下六句類 中語陸機擬

八聲聲

四

詞言世路儉邪正直之士無所措手足亦可

塘上行

魏武帝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能行仁義莫若妾
自知歟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
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
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
魚肉賤棄捐蔥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管與蒯
出亦復苦愁人亦復苦愁過地多悲風樹木何
修修從君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按鄴都故事及歌錄皆以塘上行爲甄后所
作歎以讒訴見棄樂府解題按前志云晉樂
奏魏武帝蒲生篇則是魏武所作而不出於
甄也當是武帝托棄妻離別之言比君子爲
讒邪所間而致其意於君耳末云過地多悲
風樹木何修修從君致獨樂延年壽千秋卽
蘇子瞻凍入玉樓之意已雖被間而心則未
嘗忘君者也若以爲出於甄后決不入晉樂
此不必多辨者也

八聲聲

五

秋胡行

列女傳曰魯秋潔婦者秋胡之妻也既納之五
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旁有
美婦人方採桑而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
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今吾有金願以與夫人
婦曰採桑力作紡績織紉以供衣食奉二親養
夫子已矣不願人之金胡遂去歸至家奉金遺
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也婦汚其行
去而東走自投於河而死後人哀而賦之爲秋

胡行舊辭已亡後之作者惟傳玄述其事僅得
之秋胡納令室三日官他鄉皎皎潔婦姿冷冷
守室房燕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憂來猶四海
易感難可防人言生日短愁者苦夜長百草揚
春華攘腕採柔桑素手尋繁枝落葉不盈筐羅
衣翳玉體回日流采章君子倦仕歸車馬如龍
驤精誠馳萬里既去兩相忘行人悅令顏借息
此樹旁誘以逢卿喻遂下黃金裝烈烈貞女忿
言辭厲秋霜長驅及居室奉金升北堂母立呼

樂府原卷第八

本

婦來歡情樂未央秋胡見此婦惕然懷探湯負
心豈不慚永誓非所望清濁必異源鳬鳳不並
翔引身赴長流果哉潔婦腸彼夫既不淑此婦
亦太剛

樂府原卷第八

樂府原第九卷

雲間 徐獻忠 著

張所望 校

相和歌六瑟調曲

漢武帝時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下公卿議
曰民間祠尚有鼓舞之樂今郊祀而無樂豈
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
得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悲
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

樂府原卷九

一

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
五絃及箏篴瑟自此起

王僧虔技錄云瑟調曲有善哉行隴西行折
楊柳行西門行東門行東西門行却東西門
行順東西門行飲馬行上畱田行新城安樂
宮行婦病行孤子生行放歌行大牆上蒿行
野田黃雀行釣竿行臨高臺行長安城西行
武舍之中行鴈門太守行豔歌行煌煌京洛
行帝王所居行門有車馬客行牆上難用趨

行日重光行蜀道難行權歌行胡無人行青
龍行公無渡河行

按瑟調本以緩節奏古辭故繁絲清越非若
簫箏之絃急聲促琵琶之淒涼悲惋後世自
晉魏而下類以笙笛琴瑟而雜以箏瑟失正
聲矣

善哉行

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經歷
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喬奉藥一丸自惜袖短

樂府元

二

內手知寒慚無靈輶以報趙宣月沒參橫北斗
闌干親交在門飢不及食歡日尚少戚日苦多
以何忘憂彈等酒歌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
六龍遊戲雲端

善哉歎美之辭也古辭言人命無常名山中
處處有神仙可遇身處世間我本知寒知暖
而人則少有知德者雖口燥唇乾亦何以哉
不若與親交同好之人下則彈等酒歌上則
求仙遊戲不亦善哉其爲樂乎此亦有感而

作者也

隴西行

古辭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
青龍對道隅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
間人爲樂甚獨殊好婦出迎客顏色正較愉伸
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請客北堂上坐客氎氎
氎清白各異尊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客言
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後持一杯談笑未及竟
左顧敕中厨促令辦麤飯慎莫使稽留廢禮送
客出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取
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
夫

樂府元

三

隴西之俗專以婦持門戶承賓主饋送迎有
禮人皆羨之然而男女無別非善俗也故言
天上何所有白榆桂樹夾道羅列青龍鳳凰
儀望肅然不似人間男女無別閭閻不飭若
隴西之俗也然則稱揚其習俗適以陋之此
作者之微意也

步出夏門行

古辭云邪徑過空廬好人常獨居卒得神僊道上與天相扶過謁王父母乃在太山隅離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攬轡爲我御將吾天上遊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伏

跌
夏門是隴西地一篇微意在邪徑過空廬一

句言狹邪之地既非所遊乃獨過空廬而遇獨居之隱士與神仙爲伍者焉末言天上法

樂府卷九

四

象得一遊觀過於狹邪多矣

折楊柳行

古辭云默默施行違厥罰隨事來妹喜殺龍逢桀放於鳴條祖伊言不用紂頭縣白旌指鹿用爲馬胡亥以喪軀夫差臨命絕乃云負子胥戎王納女樂以亡其由余璧馬禍及號二國俱爲墟三失成市虎慈母披杼趁卞和之刖足接輿歸草廬

此篇類言人君不用善言而爲讒邪之所惑

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故末云三人成市虎雖至慈之母猶惑之而況於人主乎獻玉者尚至於刖足而況食其祿者乎是可爲世戒者非止一節咸有經據猶之折楊柳者逐枝採摘咸可寄情於人也

西門行

古辭云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復待何時逮爲樂當及時何能愁悵鬱當復待來茲釀美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憂愁人生不

樂府卷九

五

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行去去如雲除敝車羸馬爲自儲

西方乃日落之處故因出西門感念浮生易衰爲樂當及時也故雖敝車羸馬亦當自儲而遊行豈必富貴而後可樂此日暮途窮之人所作

東門行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益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舍中兒女牽衣

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鋪糜上用滄浪
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今非咄行吾去爲遲白
髮時下難久居

漢長安之東門只青門也可以出而遊諸侯
恣豪俠故出者不思歸入則悵欲悲顧其益
中無粟枵上無衣不如拔刀出門爲俠徒也
其妻勸止之言他家之婦願其夫富貴我則
安於貧賤上當畏蒼天下當念小兒莫爲非
橫以犯教令其夫乃復自言吾非咄速而苟

樂府卷九

六

行今茲出門已爲遲矣白髮而貧賤時下不
能久居奈何不悵然悲哉此古辭本意

東西門行

却東西門行

順東西門行

東西門行言四方傍近無所不至此五陵俠士
之所爲也梁劉孝威一篇未見其當

却東西門行言老思故鄉有首丘之念者也魏
武一篇云鴻鴈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

餘里行止自成行冬節食南稻春日復北
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長與故根絕萬歲
不相當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馬不解
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何時返故鄉神
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狐死歸首丘故鄉安
可忘

順東西門行言所遊各順其方春則東行以乘
耀旦秋則西顧以戒嚴晨順時行樂者也陸
機謝靈運諸作皆擬西門行耳

樂府卷九

七

飲馬長城窟行

飲馬長城窟者漢人將出塞必先於此飲馬而
後行戰士遠行之苦方始於此古詩青青河
畔草一篇乃思婦念其夫與本題無與魏陳
琳又言築長城之苦皆以過塞不涉唐王建
一篇可讀

長城窟長城窟邊多馬骨古來此地無井泉
賴得秦家築城卒征人飲馬愁不回長城變
作望鄉堆蹄跡未乾人去遠續後馬來泥汗

盡枕弓睡着待水生不見陰山在前陣馬蹄
足脫裝馬頭健兒戰死誰封侯

上留田行

按崔豹古今注上留田地名也漢人有父歾不
字其孤者隣人至上留見其弟田中作苦因
作歌以諷之其本辭有云里有啼兒似類
親父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魏文帝一
首每句下着上留田三字類董道行體而其
辭止言爲天命人以祿命貧富貴賤各有定

樂府卷九

八

分將欲誰怨蓋文帝之待諸弟情意衰薄實
犯上畱田之戒故作此以解諸弟之怨且以
弭人之謗也後人乃多效其體何也可讀者
惟李白一篇云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崢嶸積此萬古恨春草
不復生悲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借問誰家
地埋沒蒿里塋古老向余言言是上留田蓬
科馬鬣今已平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
舉銘旌一鳥死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恒山

之禽別離苦欲去迴翔不能征田氏倉卒骨
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柯之木本同形東
枝顛顛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
尋天兵孤竹延陵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頽波
激清尺布之誼塞耳不能聽

婦病行

婦病連年累歲傳呼丈人前一言當言未及得
言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屬累君兩三孤子莫我
兒飢且寒有過愼莫直咎行當折摧思復念之

樂府卷九

九

亂曰抱時無衣襦復無裏閉門塞牖舍孤兒到
市道逢親交泣坐不能起從乞求與孤買餌對
交啼泣淚不可止我欲不傷悲不能已探懷中
錢持授交入門見孤兒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
中行復爾耳棄置勿復道

漢古辭微意以婦能持門戶養其夫子其妻
沒卽不免於飢寒而乞諸親交也亂曰以下
是沒後事也我欲不傷悲不能已是親交之
言也交入門見其兒啼索其母因抱而徘徊

舍中而啼索如故交云棄置勿復道此辭大類今時南調曲想創南詞者亦有所因也

孤兒行

孤兒行言爲兄嫂所苦難與久居此當是官下僚者爲長官所苦故作是歌以寄情云

放歌行

鮑照辭云蓼蟲避葵董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鷄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飈華纓結遠埃

樂府九

十一

日中安能止鍾鳴猶未歸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回

放歌者放情於形骸之外不受羈束者也小人之自齷齪者濡染爵祿既不知進不以道又不辨人之所守其所以惧刑禍趨勢利如蓼蟲雖避葵董而長生蓼中習知其苦不以爲非乃欲勸我入仕豈知曠士之懷雖有黃金

白璧不易招致者哉鷄鳴洛城以下乃勸仕之辭也末云君今有何疾臨路獨遲回責其不行也古辭已亡鮑詩含有餘意故取入之東漢諸賢不爲東帛所奔命者足以當此

大牆上蒿行

大牆非發生之處而蒿亦叢生其上陽春之澤曾無不及然秋風一起零落隨之人生若是苟不及時爲樂則歲月之逝忽若飛馳何爲自苦使我心悲此朋儕相勸之辭也魏文帝

樂府九

十一

一篇少古意然皆言天子樂事耳

野田黃雀行

置酒高殿上親交從我遊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遄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何憂

此陳思王辭言人之有生當適其懷抱暢其性情如黃雀之在野田網羅不及鷹鷂不逐有自得之樂可也君子雖貴勞謙之德若過爲罄折之恭亦何以暢其情哉末言生年短促丘陵不免何不知命而樂其天真子建在東阿享有國土因置酒而爲此歌言其別無外慕之意亦以安文帝之心也

鴈門太守行

孝和皇帝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民少

樂府集元

主

行宦學通五經論明知令法歷世衣冠從溫補雒陽令治行致賢擁護百姓子養萬民外行猛政內懷慈仁文武脩具料民富貧移惡子姓扁著里端傷殺人比伍同罪對門禁釐矛八尺捕輕薄少年加笞決罪詣馬市論無妄發賦念在理寬敕吏正獄不得苛煩財用錢三十買繩禮竿賢哉賢哉我縣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得其人臨郡居職不敢行恩清身苦體夙夜勞勤治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

早就奄昏爲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世莫不稱傳

此洛陽民爲其令王君渙德政異常不幸病卒老幼嗟悼立祠安陽亭直述其事刻而薦之之祠也但命名曰鴈門太守未詳或別有疑誤按此是和帝時事則延年編樂府之後隨時編入者已多矣

豔歌何嘗行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五五羅列成行

樂府集元

主

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十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頽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躊躇顧羣侶淚下不自知念與君離別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遠道歸還難妾當守空房閉門十重關若生當相見亡者會黃泉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

凡歌辭出自男女夫婦者皆謂之豔歌而立題不同各有意義此云何嘗者當作何常言

夫婦之不可常也如白鵲聯翩而來一旦而
病雌雄遂至離分所謂無常蓋如此樂哉新
相知二句言可樂莫如新相知可憂莫如生
別離也其妻雖病猶以延年祝之此至情也

豔歌行

翩然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
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覽
取爲吾組夫壻從門來斜柯西北恥語卿且勿
恥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累累遠行不如歸

樂府集卷九

十四

主婦爲兄弟綻衣其夫見而疑之也古辭若
羅敷何嘗雙鴻福鍾等行皆名豔歌而此篇
其首倡也下有南山石鬼鬼意疎辭略不錄

煌煌京洛行

漢都西京光武中興始都於洛獻帝爲董卓逼
遷長安焚掠洛都殆盡時多感忿故有煌煌
京雒之作魏武既建許都不復念洛雖存舊
名而作者諱之魏文帝天大桃園一篇止雜
叙臣人不及京雒本意以是也鮑照戴嵩皆

有感諷意不錄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者高人隱士之廬有長者車轍臨
視如陳戶牖者是也惜古辭不存後之擬作
類有問訊其客或得舊鄉里或駕自京師備
叙市朝遷謝親友凋喪之意非題本意也陸
機一篇意亦周匝

樂府集卷九

十五

泣掩淚叙溫涼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
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或
丘荒墳壟日月多松栢鬱茫茫天道信崇替
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日重光行

崔豹古今注曰日重光月重輪羣臣爲漢明帝
作也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其
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
曰海重潤大子比德於君故曰重

陸機日月二篇意俱淺薄

牆上難爲越行

牆上不可踐步而況於越乎此題意也言世路險側不可以行其志雖有風胡之技亦藏之而已傳玄作類門有車馬客而已

蜀道難行

蜀道難自古有此曲自秦武王開蜀之後在漢初爲始封之國其後隗囂據隴公孫據蜀漢之中興遣兵征進其苦百倍此曲所由作也

樂府集

十六

李白生其間親履其險阨其辭視他作獨勝然其微意在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隱然言嚴武不可付其任也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巖鼓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勾連上有六龍迴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後徠欲度愁攀

緣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榮巖巖捫參歷井

仰脅息以手拊膺坐長歎問君西遊何時還

畏途巖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枯木雄飛呼

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

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峯去天

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

砅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

人何爲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朝避猛

樂府集

十七

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

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

西望長咨嗟

權歌行

漢世有魚龍角觝之戲戲舟躍權者名黃頭郎

頭裹黃巾而唱權歌魏明帝以舟師伐吳亦

製爲權歌亦凱歌之意也其云蠢爾吳蜀虜

憑江栖山阻哀哉王士民瞻仰靡依怙皇上

悼愍斯宿昔奮天怒發我故昌宮列舟於長

浦翌日乘波揚棹歌悲且涼太常拂白日旗
幟紛設張將抗旄與鉞曜威於彼方伐罪以
吊民清我東南疆

胡無人行

漢武時命衛霍征匈奴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
故作胡無人行見胡中已無人矣其後單于
王欵塞入朝未央前殿後世因循爲歌曲至
晉五胡倡亂此歌遂亡

李白云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

樂府原

卷九

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嫖姚流星白
刃問揮鋌花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
關虜箭如沙射金甲雲龍風虎盡交迴太白
入月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
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無人漢道昌陛下之
壽三千霜但歌大風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胡無人漢道昌

樂府原第九卷

樂府原第十卷

雲間 徐獻忠 著

張所望 校

相和歌七楚調曲

按王僧虔技錄楚調有白頭吟泰山吟梁甫
吟東武琵琶吟怨詩行六曲張永所錄又有
廣陵散黃老彈飛引大胡笳鳴小胡笳鳴鵲
鷄遊弦流楚窈窕竝後世所增琴箏笙筑之
曲非漢舊曲也

樂府原

卷十

按梁甫在魯泰山下東武在高密長門是漢
長安宮皆非楚地而名爲楚調者皆出於悲
愁憂思如楚聲故也

白頭吟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
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踈躑御溝上溝
水東西流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
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徙徙男兒
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卓文君以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故作此
以自絕相如乃止末云男兒重意氣何用錢
刀爲蓋刺相如曩日之貧且以錢刀寘妾如
意氣相感之勝此文君自況也

泰山吟

陸機云泰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峻極周已遠
層雲鬱冥冥梁甫亦有館蒿里亦有亭幽塗延
萬鬼神房集百靈長吟泰山側慷慨激楚聲
此言人死精靈歸於泰山亦薤露蒿里之倫

樂府卷十

三

也謝靈運一首乃言封泰山而失楚調悲愁
之意

梁甫吟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有三墓累累正
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又
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
謀國相齊晏子

梁甫在泰山下此曲爲諸葛亮所作本爲被
讒而殺三士亮蓋傷時之亂托此以見不可

輕仕故寧臥草廬而不出也郭茂倩以爲葬
歌如泰山吟非也

東武吟

燕齊之士類能神仙飛舉之談東武在山東高
密之墟海上方士集焉漢武東遊以瑣璧獻諸
海神庶幾有所遇此東武所由作也陸機所擬
僅用此意而未盡懷思之意鮑照以從軍之士
悲思少壯與東武不合李白末篇有旨

怨詩行

樂府卷十

三

怨詩起於卞和旣刖足三哭始剖之得玉封爲
陽陵侯辭不受而作怨歌焉其後班婕妤托
辭於紈扇作怨詩自傷皆是也樂府解題引
子建古辭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言周公
推心輔政二叔流言以致風雷之變則是怨
歸之周公矣

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
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
十年孤妾常獨栖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

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
入君懷君懷良不開妾心當何依

班婕妤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
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
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
絕

滿歌行

爲樂未幾時遭時嶮巇逢此百罹伶丁荼毒愁
苦難爲遙望極辰天曉月移憂來填心誰當我

樂府集

四

知戚戚多思耿耿殊不寧禍福無形惟念古
人遜位躬耕遂我所願以茲自寧自鄙栖栖守
此末榮暮秋烈風昔蹈滄海心不能安攬衣瞻
夜北斗闌干星漢照我去自無他奉事二親勞
心可言窮達天爲智者不愁多爲少憂安貧樂
道師彼莊周遺名者貴子遐同遊往者二賢名
垂千秋飲酒歌舞樂復何須照視日月日月馳
驅軼軻人間何有何無貪財惜費此一何愚鑒
石見火居代幾時爲當歡樂心得所喜安神養

性得保遐期

滿歌乃大曲十五之一也蓋宋書樂志所載
其辭類曹孟德初言遭時險嶮而欲遜位躬
耕慕賢之安神養性而已而後爲滿其志
也若徒貪慕富貴而不保遐期猶缺然也

漢曲自橫吹而下類有不傳何也哀帝綏和二
年詔罷樂府官去鄭衛之聲其郊祭樂及古
兵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別屬他官按武帝
立樂府官其廟祀樂若大孝備矣以下諸詩

樂府集

五

羣祀樂若練時日以下諸詩瑞應若天馬以
下諸詩及燕樂饒歌十八曲皆其一時所謂
正樂也其後有橫吹曲相和曲則雜出矣夫
古樂必以八音者以天地間有形可以取聲
者惟此八物而已八物異器高下清濁異音
調之使平協之使合而後可以宣八風感天
地也若鄭聲者止以絲竹絃匏之清聲稍以
鐘鼓緣之其遲濁難諧之音悉廢不用於是
爲新巧淫靡之調惛淫心耳使聽者忘倦而

蕩情故仲尼惡之也漢所制郊廟諸樂未必盡用八音至於饒歌亦有風義可興而鈴饒相錯亦非召和之器而況於諸雜曲耶故自孝哀廢革之后諸曲率有不盡傳者魏武各爲好古往往攷其舊名補以新辭然不知所以去之之故與正樂所以異於鄭聲之說說者徒以桑間濮上爲淫俗故其聲樂爲淫聲而不知鄭樂止以煩手淫聲得名而不主於淫風也蓋當世諸侯率用鄭之樂師如師悝

樂府原十

六

師慧率皆賢智士止以矇瞽易以攷律初不爲其俗寫淫風也然則變風存於詩孔子何取焉傷先王既沒之風憫世道易移於俗以是辨俗而垂戒猶春秋之示人以王法也若以其樂爲播揚敝俗而作也則其國有執政之賢者蓋將自諱之不暇豈有宣導其欲以治人者哉予既集此因附平日所見俾后之攷音樂者知所自云

樂府原第十一卷

雲間 徐獻忠 著

張所望 校

清商曲總原

樂府自漢郊廟樂之外雖饒歌已雜於鈴饒至橫吹相和而下類有用鄭聲者然其詞猶采之民間及因事規頌之曲器雖鄭衛而聲非淫放故猶有可觀者至所謂清商曲者則皆吳楚新聲淫靡放逸甚於鄭衛矣方是時

樂府原十卷

十一

宋齊梁陳之君偷安樂土風教衰沒不知先王勤政務本之意故其詞流蕩不節逞其情思方自以爲聲名文物之盛而使觀者易目聽者忘倦而不知情與理越聲與器乖爲聲技下流之極也其後魏孝文南征聞其聲調純用絲竹清聲而無鈺饒相雜遂以爲中原舊曲而悅之自是遂相承襲而正聲之亡日以泯沒矣何以感召和氣化導庶類耶集是者始於左君克明綴拾其詞綴爲清商之樂

清商固清調之變也然清調之詞六曲幸有感嘆末俗之意而非逞欲構情之詞今茲吳楚之聲絲竹之器僅同於昔而淫靡之風甚戾於古予恐後世不知其原以爲樂府之曲猶可列於聲樂之次故逐題解究以著其說聖王之治必放鄭聲而況於此哉

清商一吳聲歌

今世江南野人之歌極其淫褻中外聞之無復自持之節皆謂之吳歌實自南朝人始凡

樂府原卷上

二

所謂子夜歌上聲歌歡聞歌前溪歌阿子歌之類皆是也鮑照吳歌三首獨以夏口樊城爲主似有主持之意至云識是儂淚流與風聲那得達夫亦淫女之詞矣

子夜歌

按唐書樂志謂晉女子名子夜造此曲宋書謂爲鬼歌皆非也今讀其辭實淫女之曲古詩謂夜如何其正類此女子思出無聊至不能寐而子夜宛轉思其所懷之人此情放之極

也晉人渡江以後偏安樂土奢費充溢其君子崇飾浮僞清談不事事閨閣之間綺粧冶飾感春懷秋心志閒放其流之弊至於不可持節而文人靡士習見其風不覺詞之淫豔如此後世不立采詩之官私相傳播卒不能自掩觀此可盡見矣凡吳歌出自唐人所擬或有可讀

唐王翰云春氣滿林香春遊不可忘落花吹欲盡垂柳折還長桑女淮南曲金鞍塞北裝行

樂府原卷上

三

行小垂手日暮渭川陽

上聲歌

上聲者秦箏柱則自下而上自緩而急其節漸促其音漸哀首言儂本是蕭草持作蘭桂名言賤者頓升上猶鼓箏之弦進而爲上聲也六代之風靡靡不自持幃箔邀歡雖圍人邸吏亦至於音容綢結而金閨繡戶風態橫放上聲之所由作也

歡聞歌

古今樂錄曰歡聞歌者晉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歡聞以爲送聲後因以名曲云其歌云遙遙天無柱流漂萍無根單身如螢火持底報郎恩言其身無住著持何物以報情蓋流歡之極蕩而不能自持之言以是聞於世傷哉其俗矣

前溪歌

宋書樂志以爲晉車騎將軍沈充所作按充本詞云當曙復未曙百鳥啼忽忽沈氏南朝門

樂府原卷上

四

閨之盛習樂於前溪之上林居之美長夜之樂前句已見之前溪在武康之邑南今所傳七首或以爲宋少帝所作非前溪本辭其云黃葛結蒙籠生在洛溪邊花落逐水去何當順流還又云逍遙獨桑頭北望東武亭東武洛水皆非前溪明矣宋書繫以七首爲沈充作或誤也今錄其可讀者三首

憂思出門倚逢郎前溪渡莫作流水心引新都捨故

爲家不鑿井擔瓶下前溪開穿亂漫下但聞林鳥啼

前溪滄浪映通波澄淥清聲絃傳不絕千載寄汝名

阿子歌

其詞曰阿子復阿子念汝好容顏風流世希有窈窕無人雙蓋引晉褚太后哭晉穆帝之名而衍爲思婦之歌也樂苑訛阿子爲鴨子何其謬戾之甚蓋因其後二首有云春月故鴨

樂府原卷上

五

啼故遂以爲鴨子而不知獨雄顛倒落其實爲憶雌而作也

丁督護歌

宋書樂志曰督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達之爲魯軒所殺宋高祖使府內直督護丁旡收殮之達妻高祖女也呼護至閣下自問歛收之事每問輒嘆曰丁都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廣而爲曲

今所傳五首爲宋武帝所作不過叙其北征之

苦與其妻執別之情並無樂志所錄之意其
一時采輯尚至訛謬如此而況於隔代傳聞
之事乎

團扇郎

晉中書令王珣捉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有愛
情好甚篤嫂捶婢過苦王東亭聞而止之芳
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當赦之應聲曰白團
扇辛苦五留連是郎眼所見珣聞更問汝歌
何遺芳姿即改云白團扇願鴛非昔容羞與

樂府原卷十一

木

郎相見後人因而歌之

唐劉禹錫一首云團扇復團扇奉君清暑殿秋
風入庭樹從此不相見上有乘鸞女蒼蒼蟲
網遍明年入懷袖別有機中線

黃鵠曲

黃鵠本漢橫吹曲名魯陶嬰少寡魯人將求焉
乃作黃鵠歌以自絕此本意也然陶本魯人
非吳音據其哀思當入楚調曲中今以列於
吳歌是屈師摯於鄭衛之濱也

本辭云黃鵠參天飛半道鬱徘徊腹中車輪轉
君知思憶誰

黃鵠參天飛半道還哀鳴三年失羣侶生離
傷人情

碧玉歌

碧玉汝南王妾名王寵之代爲此曲其詞曰碧
玉破瓜時即爲情顛倒芙蓉凌霜榮秋容故
尚好

桃葉歌

樂府原卷十一

七

桃葉晉王子敬妾名緣於篤愛爲之歌曰桃葉
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
汝六朝陳時盛歌此詞今金陵武定橋相傳
爲桃葉渡

長樂佳

此言夫婦諧洽長不相離也所謂仲陵羅淑女
必仲陵羅氏也一則曰睢鳩不集林體潔好
清流二則曰比翼交頸游千載不相離雖其
燕私之昵不知君子之道而志無二適亦庶

乎人情之正矣其辭曰雕鳩不集林體潔好
清流貞節曜奇世長樂戲汀洲又曰鴛鴦
碧樹皆以戲蘭渚寢食不相離長莫過時許

懊儂歌

晉石崇妾綠珠所作懊儂歌云絲布澁難縫令
儂十指穿黃牛細犢車遊戲出孟津其後宋
少帝更制新歌三十六曲梁武帝敕法雲改
爲相思曲雖淫靡之詞少閨要之皆思婦之
言也儂者閨艷自稱之名言我之所懊惱者
如縫絲布之難彼有放情遊戲之樂如犢車
之遊也

華山畿

此宋少帝懊惱曲之一也男女情私相感至不
惜其死而不顧其母斯其情豈可瀆載記顧
南朝淫放之習方以此爲美談則其風教所
由感動大畧可識矣

讀曲歌

讀曲歌者元嘉十七年袁后崩百官不敢作聲

歌酒譙時竊細吟謂之讀曲原壤母死而歌
放於禮法之外者之所爲也自阮籍之徒釀
成此風至南朝諸名士率放浪吟詠雖居喪
而食肉飲酒不廢絲竹至於國恤而止於讀
曲以法制所拘制也今樂府集所錄八十九
首率是此至其爲曲又多托情寄好之詞流
風相扇桃李成蹊恰愛相挑內無深閨讀之
浩歎而已

春江花月夜

陳後主

九

陳後主常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相和爲詩其
尤艷者名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臨春樂
堂堂等曲曲中青溪玄武湖皆金陵近內之
勝地春宵夜永流蕩不節虛器冒乘其何可
久

隋煬帝云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
去潮水帶星來

夜露含花氣春潭漾月暉漢水逢遊女湘川
值兩妃

唐張子容云交甫怜瑤珮仙妃難重期沈沈綠
江晚惆悵碧雲姿初逢花上月言是弄珠時

玉樹後庭花

後主張貴妃名麗華與龔孔二貴嬪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等並有寵又以宮人袁大捨等爲女學士每引客游宴共賦新詩采其豔者爲曲調被之音聲選宮女歌之然多哀思識者知其不久如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是也

樂府舊集上

十

堂堂

陳後主作堂堂曲流至唐代猶尚之堂應唐字竟爲武氏革命唐再受命之符其後又有側堂堂橈堂堂之謠側者不正橈者不安後皆如其言唐以爲法曲故應之

溫庭筠云錢塘岸上春如織綠絲寒潮帶晴色淮南遊客馬連嘶碧草迷人歸不得風飄客意如吹烟纖指殷勤傷鴈絃一曲堂堂紅燭筵金鯨瀉酒如飛泉

泛龍舟

湯帝大製豔篇舜極淫綺令樂工白明達造新聲祔萬歲樂藏鈞樂七夕相逢樂舞夕同心髻玉女行觴神僊留容擲磚續命斷雞子鬪百草汎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其汎龍舟者從汴河而下東望江都錦纜牙檣棹歌相和蓋流連之極也

黃竹子歌

樂府舊集上

十

其歌曰江邊黃竹子堪作女兒箱一船使兩樂得娘還故鄉此與今吳中村歌相近隨所遇物起興往往於言外存淫靡感動之意蓋聲文流蕩之極也

江陵女歌

歌曰雨從天上落水從橋下流拾得娘裙帶同心結兩頭嗟乎文王之化及於江漢其遊女之言率歸風義而梁陳之俗乃至於此世道之感人其所原甚微采詩者夫亦知所自耶

神弦歌

梁陳末俗極其淫放好音諧合遠近成風天姬
狡童各相爲意其沉淪不解至於魂爽飛蕩
猶有憊然之情故其所謂神弦歌者十一曲
曰聖師曰白石郎曰采蓮童曰明下童皆所
謂豔絕無雙素爲中慕者也曰嬌女曰清溪
小姑曰湖就姑所謂獨處無郎風流遺思者
也嗟乎生多迷蕩死猶戀狎神巫不經髣髴
來下徒使繁霜脫木浩夜凌秋以是感動閨
幃則人間長夜何復旦晝觀之良愴然矣

樂府原卷十一

十一

樂府原第十一卷

樂府原第十二卷

雲間 徐獻忠 著

張所望 校

清商曲二西曲歌

西曲歌楚地歌辭也以其吳之西故曰西曲
蓋出于荆郢樊鄧之間其聲節迭和與吳歌
稍異然亦多艷情命辭亦雜

石城樂

唐書樂志曰石城樂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

樂府原卷十二

十二

陵質嘗爲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群少年歌
謠通暢因作此曲曲中曰何時見歡還聞歡
遠行去皆以所歡之人爲歡卽吳歌之郎字
也末云風吹黃檗帆隱隱聞苦離聲以黃檗味
苦而寓以苦字今世吳歌之巧者皆借一字
而寓兩意蓋有所自也

烏夜啼

唐書樂志曰烏夜啼者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
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義慶時

爲江州至鎮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徵還宅大懼得會稽公主力解其伎妾有聞烏夜啼者扣齋閣云昨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二王得釋故有此曲然曲中俱艷情語如云夜夜聖郎來籠牕牕不開或非其本辭也梁簡文帝云豫章庭中望明月碧玉堂裏對金鋪鳴絃撥振發初異挑琴欲吹衆曲殊不疑三尺朝含影直言九子夜相呼羞言獨眠枕下流託道單栖城上烏

樂府原卷三

二

李白云黃雲城邊烏欲栖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隔牕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庾信云促柱繁絃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栖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賈氏妻詎不自驚長淚落到頭啼烏終夜啼

唐人律體原於此作故錄之

烏栖曲

烏栖曲者夜中艷詞也夜中烏已栖而行樂方

酣不復就臥雖北斗橫天月華輝壁而不可復已因以烏栖爲曲名

梁簡文云青牛丹轂七香車可憐今夜宿倡家倡家高樹烏欲栖羅幃翠被任君低

梁元帝云交龍成錦鬬鳳紋芙蓉爲帶石榴裙日下城南兩相望月沒參橫掩羅帳

七彩隋珠九華玉蛺蝶爲歌明星曲蘭房椒閣夜方開那知步步香風逐

李白云姑蘇臺上烏栖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

樂府原卷三

三

歌楚舞歡未畢青山猶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柰樂何

莫愁樂

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按古歌有洛陽女兒名莫愁與此不同豈有兩莫愁耶樂字乃聲樂之樂非洛字音也其曲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亦艷聲也

估客樂

音洛

齊武帝布衣時嘗遊樊鄧登祚後追憶往事而
作此歌使釋子寶月被之音律身就帝業猶
不忘估客之時之樂所謂貴不忘賤宜無所
肆情於下矣若以萬幾叢脞厭苦爲勞而思
估客之遊狂適自恣則其情放逸不能致人
君之理固六朝之遺習其不能有終亦宜矣
本辭云昔經樊鄧後阻潮海根渚感憶追往事
意滿詞不叙

武帝本意所謂意滿辭不叙者見於寶月之
詩云拔釵相送蓋女郎之奇偶亦夫衆人之

樂府原卷三

四

也樂

唐張籍一首泛言賈客之樂辭旨俱徹云

金陵向西賈客多船中生長樂風波欲發移
船近江口船頭祭神各澆酒停杯共說遠行
期入蜀經蠻遠別離金多衆中爲上客夜夜
算緡眠獨遲秋江初月猩猩語孤帆夜發滿
湘渚水工持楫防暗灘直過山邊及前侶年
年逐利西復東姓名不在縣籍中農夫稅多
長辛苦棄業長爲販賣翁

襄陽樂 音洛

宋隨王誕爲襄陽郡夜聞諸女郎歌謠因作此
曲亦名雍州曲宋文帝割襄陽置爲雍州號
南雍州孟浩然所謂南雍州是也梁簡文帝
雍州十曲有大堤南湖北渚等名

唐李端云襄陽堤路長草碧楊柳黃誰家女兒
臨夜妝紅羅帳裏有燈光雀釵翠羽動明璫
欲出不出脂粉香同居女伴正衣裳中庭寒
月白如霜賈生十八稱才子空得門前一斷

樂府原卷三

五

腸

大堤

襄陽城北有北渚爲漢水所匯諸女郎泛舟遊
樂處其臨漢水有大堤所以限隔漲水市集
之地而當壚啓幔艷冶留連賈客帆檣之所
奏集從昔爲然諸曲中大堤尤勝故擬者甚
衆

按宜城出竹葉酒者宋孝武以胡人流寓者立
華山郡於大堤村卽宜城也其地出美酒上

供梁爲率道

孟浩然云大堤行樂處車馬相馳突歲歲春草
生踏青二三月王孫挾珠彈遊女衿羅襪攜
手今莫同江花爲誰發

三洲歌

賈客上下巴陵三江口者共作此歌然豔情離
思波蕩不已上自侯王下至賈客無非爲麗
女牽情風塵隱約忘其靡俗之陋亦殆久矣
唐溫庭筠云團團莫作波中月潔白莫爲枝上
雪月隨波動碎磷磷雪似梅花不堪折李娘
十六青絲髮畫帶雙花爲君結門前有路輕
離別惟恐歸來舊香滅

襄陽蹋銅蹄

梁武之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
州兒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蹂之揚州之士
面縛竟如謠云故卽位之後自爲之辭然亦
有送別沾衣之語丈夫得志猶泥此其視漢
祖大風歌以天下爲度者遠矣宜其大業之

樂府原卷三

六

就不久而他之也

梁武本辭云陌頭征人去閨中女下機含情不
能言送別沾羅衣草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
寄語故情人知我心相憶龍門紫金鞍翠珥
白玉羈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

採桑渡

水經云河水過屈縣西南爲採桑津春秋僖八
年晉里克敗狄於採桑是也梁簡文烏栖曲
云採桑渡頭擬黃河郎今欲渡畏風波按渡
在晉地不應在西曲中作者欲以採桑起意
而依此以立名耳
本辭七首今錄其四

樂府原卷三

七

蠶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綠女兒採春桑歌吹
當春曲

冶遊採桑女盡有芳姿色姿容應春媚粉黛
不加色

繫條採春桑採桑何紛紛採桑不裝鈎牽環
紫羅裙

偽蠶化作繭爛熳不成絲徒勞無所獲養蠶持底爲

江陵樂

江陵古荊州之域卽楚之郢地秦置南郡晉爲荊州楚渚宮在焉其樂有四蹋踈戲場蹋春看花是也梁元帝都此地憶而歌此

青陽度

此以織絲擣衣起興織絲欲其情不斷擣衣欲其情不傷藕斷根連並目纏綿常如是豈其所歡在青陽渡頭因以立名耶自此以下多倚歌無絃有吹蓋鼓吹也人聲倚之歌樂並作者也

青驄白馬

此舞馬曲也曲云青驄白馬紫絲韁可憐石橋根栢梁汝忽千里去無常願得到頭還故鄉繫馬可憐著長松遊戲徘徊五湖中借問湖中採菱婦蓮子青荷可得否可憐白馬高纏駉着地躑躅多徘徊問君可憐下都去何得

見君復西歸問君可憐六萌車迎取窈窕西曲孃齊唱可憐使人惑晝夜懷歡何時忘此曲俱用可憐字此所謂靡靡亡國之音也風氣感人情不自持錄此以見六朝之敝習也

共戲樂

其曲云齊世方昌書軌同萬寓戲樂列國風時泰民康人物盛腰鼓鈴杵各相競長袖飄飄若鴻驚纖腰嫋嫋會人情觀風採樂德化昌

樂府原卷三

九

聖皇萬壽樂未央此大廷中舞曲也

安東平

魏平安東而作此曲其詞乃以婦人贈其所歡之言何淺薄如是首言船道不通步道斷絕謂其深冬可以久留也未以東平劉生與其人相知則固任俠有略者矣然其詞古雅頗似魏武

本辭云淒淒烈烈北風爲雪船道不通步道斷絕

吳中細布濶幅長度我有一端與郎作袴
微物雖輕拙手所作餘有三丈爲郎別厝
制爲輕巾以奉故人不持作好與郎拭塵
東平劉生復感人情與郎相知當解千齡

女兒子

此女兒入蜀之歌也其辭曰巴東三峽猿鳴悲
夜鳴三聲淚沾衣我欲上蜀蜀水難踴躍珂
頭腰環環言峽水不可行不免陸出而馬上
踴躍之勞至攀其珂頭而環腰也此女子不

樂府原卷三

十

慣行路其狀可想

來羅

來羅歌名也其辭云鬱金黃花標下有同心草
草生日已長人生日就老故人何怨新功少
必求多此事何足道聽我歌來羅白頭不忍
死心愁皆敖然遊戲泰始世一日當千年此
晚節末路見棄於時而爲此歌也言上有鬱
金之花下有同心之草以興草生易長人生
易老不免爲新人所間隔也慰之者曰故人

何必怨新如功少者必至於求多故白頭不
忍死以自解則愁心敖敖雖居泰始之世不
能一日居矣

那呵灘

那呵者江陵東來之灘名也西由中往往叙述
東至揚州道路蓋其繁華自來爲人所慕西
與江陵同也此篇六曲前三曲是揚州婦作
後三曲是江陵婦作賈客上下往來爲女郎
所留戀故其道路所由雖有那呵之險不能

樂府原卷三

十一

忘情而上下其間也

孟珠

此曲一名丹陽孟珠歌孟珠是富人丹陽蓋指
金陵而言歌中所謂暫出後湖看蒲菰如許
長及可憐景陽山迢迢百尺樓皆是金陵蓋
景陽爲南朝之正門今雨花諸山古所謂長
干者當時建鐘樓其上名景陽鐘後湖卽玄
武湖孟珠家富而貌美爲當時所慕如此梁
陳艷情至此極矣

翳樂

翳樂者言揚州少年歌舞相逐一日爲人蔽翳
不得見輒象以爲舞曲

夜黃

夜黃是水中鳥名野鳧之小者若與鴛鴦相逐
竟不可爲匹蓋指男女之類也然自昔園夫
園吏有與妃主苟合者多矣此作蓋有指若
董偃韓壽之屬豈少矣哉

夜度婦

樂府原卷三

主

此艷女夜逐所歡如卓文君者流人惜其勞奔
之苦而作也

長松標

辭云落落千丈松晝夜對長風歲暮霜雪時寒
苦與誰雙此女郎中稍有自持者人傷而歌
之也

雙行纏

上有繫腕之朱絲下有纏足之繡羅所謂雙行
纏蓋艷飾也

黃督

黃督當時僑客名言三春思歸故鄉適遇故人
籠車欲求寄載而不肯故爲此歌曰僑客他
鄉人三春不得歸顧看楊柳樹已復藏班雕
籠車度踰衍故人求寄載催牛閑後戶無預
故人事

西平樂

我情與歡情二情感蒼天形雖胡越隔神交中
夜間此艷冶馳情之曲也

樂府原卷三

主

白符鳩

一名白符鳩言新亭送客不免動情酤者雖不
取錢飲亦不多此送其所歡之時不能無悵
別也鳩之飲啄甚少故以爲名

又按宋書樂志曰晉楊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見
白符或言白浮鳩舞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
思屬於晉也晉辭曰翩翩白鳩載飛載鳴懷
我君德來集君庭蓋晉人改其本歌云

拔蒲

本辭云青蒲銜紫茸長葉復從風與君同舟去
拔蒲五湖中朝發桂蘭渚晝息桑榆下與君
同拔蒲竟日不成把此相送所歡無情留戀
青蒲因起興爲曲含蓄餘情殊有古意

楊伴兒

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楊旻少時隨母入內及長
爲何后寵時有楊伴兒之謠

李白云君歌楊伴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
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

樂府原卷三

古一

爐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

西鳥夜飛

宋荊州刺史沈攸之因齊武帝代宋舉兵東下
未敗之前思歸京師乃爲此歌云白日落西
山歸去來送聲云折翅烏飛何處被彈歸

常林歡

荊州有長林縣樂人訛以爲常也宋梁之世荆
雍爲南方重鎮皆皇子爲之牧江左辭詠間
皆稱爲樂土如隨王誕作襄陽歌齊武帝追

憶樊鄧梁簡文樂府云分手桃林岸送別峴
山頭若欲寄書信漢水向東流又曰宜城投
酒今應熟停鞍繫馬暫栖宿觀之可見

唐溫庭筠云宜城酒熟花覆橋沙晴綠鴨鳴交
交禮桑繞舍麥如尾幽軋鳴機雙燕巢馬聲
特特荆門道蠻水揚光色如草錦薦金爐夢
正長東家呬喔雞鳴早

樂府原第十二卷

樂府原卷三

五

樂府原第十三卷

雲間 徐獻忠 著

張所望 校

清商曲三江南弄

所謂清商曲者吳歌俱豔辭西曲稍有雜調然瑣細繁冗令人可厭至有不足以入聲調爲伶人賤工所棄者故梁武改爲江南弄江南弄亦吳歌也其題爲龍笛采蓮鳳笙採菱遊女朝雲凡七曲題不冗雜而調輕不束無古人遠意雖於浮靡少變要之無裨於風教者也錄其曲以見焉

江南弄

衆花雜色滿上林斜芳耀綠垂輕陰聯手蹀躞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

自晉南渡以來六代都邑定於建業遂以江南自名其國其民繁阜俗華耀有舟楫之凌波無風塵之長路蓋天下之樂國也因以江南名曲蓋麗辭有含蓄者

龍笛曲

美人綿眇在雲堂雕金鏤竹眠玉牀婉愛寥亮繞紅梁繞紅梁流月臺駐狂風鬱徘徊

笛謂之龍者聲如龍吟猶簫聲如鳳故謂之鳳簫也馬融長笛賦云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侶

鳳笙曲

綠耀剋碧雕瑄笙朱唇玉指學鳳鳴流速參差

飛且停飛且停在鳳樓弄嬌響間清謳

白虎通曰笙之言施也牙也萬物始施而牙太簇之氣也有十三簧象鳳之聲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笙謂之和列僂傳王子晉善吹笙西王母侍者董雙成見漢武內傳

採蓮曲

遊戲五湖采蓮歸發花田葉光襲衣爲君儂歌世所希世所希有如王江南弄採蓮曲古詩有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又有涉江

采芙蓉採蓮曲實始於此此曲結句不佳昭明太子一首亦用體差勝

李白云若耶溪傍采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粧水底明風飄香袖空中舉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騮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躕空斷腸

王昌齡云吳姬越艷楚王妃爭弄蓮舟水濕衣來時浦口花迎入採罷江頭月送歸

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笑臉兩邊開亂入池

樂府原卷三

三

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

採菱曲

江南稱女珠腕繩金翠搖手紅顏興桂棹容與歌采菱歌采菱心未怡翳羅袖望所思

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菱兩角曰菱其花紫色晝合宵炕隨月轉後猶葵之隨日也

梁徐勉云相攜及佳月採菱渡北渚微風吹櫂歌日暮相容與采采不能歸望望方延佇儻逢遺珮人預以心相許

遊女曲

氛氲蘭麝體芳滑容色玉耀眉如月珠佩嫋嫋戲金闕戲金闕遊紫庭舞飛閣歌長生

朝雲曲

張樂陽臺歌上謁如寢如興芳掩曖容光旣艷還復沒還復沒望不來巫山高心徘徊

高唐神女謂楚王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此曲蓋出於此

樂府原卷三

四

南朝風氣宣朗不及百年而齊梁陳三代並起於大江之南雖其君德不振而文雅秀發諸樂詞類多自撰然猶矜艷麗梁武欲矯其習故爲江南弄而風雅復缺自來能繼漢人可無愧惟魏武一人而已碣石篇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雖公之諸子號稱才賢無能尚於其思也

清商曲四上雲樂

梁武旣製江南弄猶有艷情焉乃作上雲樂

七曲蓋尋真慕道之情冲虛會心之業又去
江南弄遠矣方當濁世泥途而遐然遠想雖
帝王之道遺闕視之墮落穢垢固已超然出
矣其曲曰鳳臺桐柏方丈方諸玉龜金丹金
陵

鳳臺曲

鳳臺上兩悠悠雲之際

神光朝天極華

蓋遏延州羽衣昱耀春吹去復留

鳳臺爲緱山蕭史故事夫婦同遊以形氣相

樂府原卷三

五

感而上昇者也

李白云嘗聞秦帝女傳得鳳凰聲是日逢仙
子當時別有情人吹彩簫去天借綠雲迎曲
在身不返空餘弄玉情

桐柏曲

桐柏真昇帝賓戲伊谷遊洛濱參差列鳳篴容
與起梁塵望不可至徘徊謝時人

真誥云越桐柏之金庭吳句曲之金陵養真
之福境成神之靈墟也

方丈曲

方丈上峻嶒雲挹八玉御三雲金書發幽會碧
澗吐玄門至道虛凝冥然共所遵

方丈爲海中三仙山之一與浮世隔絕視桐
柏則又縹緲無涯矣

方諸曲

方諸上上雲人

業守仁從金集瑤池步

光禮玉宸霞容長肅清虛伍列真

方諸在東海東海青童君治之其山正四方

樂府原卷三

六

一面長一千三百里四面合五千二百里上
高九千丈東西各有小方諸面各三百里大
方諸對會稽之東南約去七萬里東北有湯
谷建木鄉其上人食不死草服五星精讀夏
歸藏經用之以飛行

玉龜曲

玉龜山真長仙九光耀五雲生交帶要分影太
華冠晨纓者如玄羅出入游太清

金丹曲

紫霜耀絳雪飛追以還轉復飛

九

真道方微千年不傳一傳喬雲衣

金丹者飛舉出世之道也爲天元無上真仙之業九還七返而後能就

金陵曲

句曲仙遊洞天揖玉板登金門鳳泉迴肆迹鸞車降尋雲鵠羽長流芳芬鬱氤氲

句曲山秦時名爲句金之壇以洞天内有金壇百文因以致名也外又有積金山亦因積

樂府原卷三

七

金爲壇號矣周時名其源澤爲曲水之穴山形曲折後人合爲句曲之山漢有三茅君各乘一白鵠集於三峰山生黃金漢靈帝時詔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孫權又遣宿衛人採金因改爲金陵之墟名也

按梁武上雲樂皆逍遙神寓凌雲御氣之思至其結束歸依乃在禪棲解脫門徑雖殊要之澹泊無爲之迹則一也顧君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樂萬民爲安若以爲一身長計而不

顧其餘則上帝立君之意違且遠矣斯又萬世所當鑒戒者也

樂府原第十三卷

樂府原卷三

八

樂府原第十四卷

雲間 徐獻忠 著

張所望 校

雜曲歌辭

雜曲者自漢魏而下諸文士韻人觸事感情或閭巷之間悲思歡會而作者也雖或名存實亡不見所起而其辭皆可錄後世采詩之官既亡或并其所存者泯之則可惜矣豫章左君於樂府集中綜述此卷其用意周詳可

樂府原卷古

以想見其間辭無意義風化不存焉者余刪去不錄或別卷可采備者并入焉

秦女休行

此篇郭茂倩增錄

魏左延年

行出上西門遙望秦氏廬秦氏有好女自名爲女休初年十四五爲宗行報讐左執白楊刃右據宛轡不讐家便東南欲僵秦女休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關吏呵問女休女休前置辟平生爲燕王婦於今爲獄囚平生衣參差當今無領襦明知殺人當死兄言怏怏弟言無道憂女

休堅辭爲宗報讎死不疑殺人都市中微我都

巷西丞卿羅列東同坐女休悽悽曳桮前兩徒

夾我持刀刀五尺餘刀未下臃腫擊鼓赦書下

女休年十四五且爲燕王婦而爲宗報讎殺

人都市有古烈丈夫之風竟以赦宥得寬刑

戮亦以持法者有風教存焉

一後字上有詔字

龐烈婦行

郭茂倩舊增

晉傅玄

龐氏有烈婦義聲馳雍涼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強雖有男兄弟志弱不能當烈女念此痛

樂府原卷古

二

丹心爲寸傷外若無意者內潛思無方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匿劍藏白刃一奮尋身殭身首爲之異處伏尸列四旁肉與土合成泥灑血濺飛梁猛虎上千雲冤仇黨失守爲披攘一市稱烈義觀者收淚並慨忼百男何當益不如一女良烈女直造縣門云父不幸遭禍殃今仇身以分裂雖死情益揚殺人當伏法義不苟活隳舊章縣令解印綬令我傷心不忍聽刑部垂頭塞耳令我吏舉不能成烈著希代之績義立無

窮之名天家同受其祚子子孫孫咸享其名今我在歌吟咏高風激揚壯發悲且清

龐氏之烈與女休同著龐氏直造縣門自甘受罪與關吏呵問女休似略不同然女休方十四五敢爲此烈其志節同矣

當牆欲高行

郭增

曹植

龍欲升天須浮雲人之仕進待中人衆口可以鑠金讒言三至慈母不親憤憤俗間不辨僞真願欲披心自說陳君門以九重道遠河無津

樂府集十四

三

子建平生不得於文帝故爲此辭以其見疎由於衆口也待中人須人之舉薦而後可以合也今讒忌者多而調劑者寡亦何以自白耶

驅車上東門行

古辭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

求神僊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上東門卽洛陽之東門也從此入北邙山皆人之葬埋處昔人感生死之大分悲年命之易移因作此詩然結束無意義亦淺之爲見者也陸機駕言出北闕行意亦類此

駕出北郭門行

後漢阮瑀

駕出北郭門馬樊不肯馳下車步踟躕仰折枯楊枝顧聞丘林中嗷嗷有悲啼借問啼者云何爲乃如斯親母舍我没後母憎孤兒飢寒無衣

樂府集十四

四

食舉動鞭捶施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藏我空室中父還不能知上塚祭故處存亡永別離親母何可見淚下聲正嘶棄我於此間窮厄豈有貴傳告後代人以此爲明規

此孤兒見憎於後母因出郭聞其啼聲問得其情感而作此詩意大幸歸罪於其父故欲傳告爲人父者云

出自薊北門行

鮑照

羽檄起邊庭烽火入咸陽徵師屯廣武分兵救

朔方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疆天子按劍怒使
者遙相望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
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
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
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

此題出自曹子建豔歌行中語備叙征行苦
辛願死邊塞而不辭以見忠節之士所以報
効之情也

唐李希仲二首云旄頭有精芒胡騎獵秋草羽

樂府原卷五

五

檄南度河邊庭用兵早漢家愛征戰宿將今

已老辛苦羽林兒從戎榆關道

一身救邊速烽火連薊門前軍鳥飛斷格鬪

塵沙昏寒日鼓聲急單于夜火奔當須徇忠

義身死報國恩

君子有所思行

陸機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塵里一何盛街巷紛
漠漠甲第崇高闔洞房結阿閣曲池何湛湛清
川帶華薄遂字列綺牕蘭室接羅幕淑貌色斯

升哀音承顏作人生盛行邁榮華隨年落善哉
膏粱士營生與且博宴安消靈根醜毒不可恪
無以肉食資取笑藜藿

此篇意在末四句宴安消靈根居宴安之地
徒享華盛不能及時以善其居身之業則宴
安者乃華盛之鳩毒也不可自甘於此而取
笑於藜藿之士君子閒居登覽有所思者如
此謝靈運鮑照所擬皆可讀

傷歌行

古辭

樂府原卷六

六

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
何長微風吹閨闥羅幃自飄揚攬衣曳長帶展
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徬徨春鳥翻南
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侶哀鳴傷我腸感物
懷所思泣涕忽沾裳佇立吐高吟舒忿訴穹蒼
此篇夜中感思之作也世亂獨處如長夜之
時東西無所之懷思知友一無所見徒涕泣
沾裳高吟訴天而已其辭雍雍含著讀之有
餘悲焉者也

悲歌

古辭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鬱
纍纍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
中車輪轉

此羈旅之人世亂不能歸回視故鄉則又喪
亂無人徒有塚墓纍纍而無室家可栖徒爾
悲歌遠望腸回如車輪而已但此題立名不
雅不如悲哉行之題也

陸機悲哉行云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

樂府原卷古

七

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
音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吟幽蘭盈通谷長
莠被高岑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傷哉客
遊士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
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願托歸風響寄言
遺所欽

妾薄命

曹子建

日月既逝西藏更會蘭室洞房華燈步障舒光
皎若日出扶桑促樽合座行觴主人起舞娑盤

能者穴觸別端騰觚飛爵闌干同量等色齊顏
任意交屬所歡朱顏發外形蘭袖隨禮容極情
妙舞僊僊體輕裳解履遺絕纓俛仰笑喧無呈
覽持佳人玉顏齊舉金雀翠盤手形羅袖良難
腕弱不勝珠環坐者歎息舒顏御巾裏粉君傍
中有霍納都梁鷄舌五味雜香進者何人齊姜
恩重愛深難忘召延親好宴私但歌悲來何遲
客賦既醉言歸主人稱露未晞

此篇以薄命爲題所言乃燕私之歡極於長

樂府原卷古

八

夜主人得意忘歸其所謂薄命者隱然見其
中矣佳人以玉顏妖麗善爲歌舞樂者忘倦
而役者任勞供人宴賞而聲力俱憊不能坐
安閨幃享有嫺雅之福皆薄命之美人也能
念及此然後能爲此辭然語意含蓄可尚

羽林郎

古辭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
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
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

宛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
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燐翠蓋空踟躕
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鱠
鯉魚遺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
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
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此漢世事道之君子不肯事二姓者所作也
辭似東漢人語

當壚曲

樂府舊卷古

九

此題本卓文君與相如之臨邛爲酒舍當壚事
賣酤者壘土爲壚以居酒甕至今猶然後之
作者不原初事亦可

梁簡文云十五正團圓流光滿上蘭當壚設夜
酒宿客解金鞍迎來挾琴易送別唱歌難欲
知心恨急翻令衣帶寬

齊瑟行

瑟音緩調也齊俗善此故云子建名都白馬美
女三篇並齊瑟曲其詞節紆宛無急切之聲

三篇皆爾

名都篇

子建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值千金被服光
且鮮鬪鷄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驅未能半雙
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
發一縱兩禽連餘巧米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
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膾鯉膾胎蝦炮鱉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
長筵連翩擊鞠場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
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名都不但京邑若邯鄲臨淄之名邑地多遊
俠靡艷之場皆是也此篇形容馳騁之俗無
憂時愛國之心可見於承平而不可聞於亂
世此子建微意也

美女篇

子建

美女妖且閒采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葉落何
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三雀釵腰
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

樂府舊卷古

十

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采長嘯氣若蘭行徒
用息駕休者以忘飡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
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曜朝日誰不希
令顏媒氏何所管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
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
屋中夜起長歎

左君云美女以喻君子有美行願得明君而
事之若不遇時雖見徵求終不屈也諸擬辭
皆無意味

樂府原卷四

十一

白馬篇

子建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
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陲夙昔秉良弓楛
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
猱俯身散馬蹄矯捷過猿猴勇剽若豹螭邊城
多警急胡虜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
右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寄身鋒刃端性命安
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各編壯士籍不
得終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此篇因所見從軍良家子以職事馳逐而寫
其爲國不顧所私之意辭旨宛曲可觀但前
云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後復云右驅蹈
匈奴左顧陵鮮卑辭意俱重疊似非子建本
色

升天行

子建

乘躋追術士遠之蓬萊山靈液飛素波蘭桂上
參天玄豹遊其下翔鵬戲其巔乘風忽登舉彷彿見衆仙

樂府原卷四

十一

魏武好延方士講求仙宗子建乃作辯道論
以辟之是時甘始左慈郭延年皆有術可信
然皆爲魏武所錄乃今爲此歌及苦思行豈
詆訾諸術士後復向慕之耶

苦思行

子建

綠蘿緣玉樹光耀燦相輝下有兩真人舉翅翻
高飛我心何踴躍思欲攀雲追鬱鬱西嶽巔石
室青葱與天連中有耆年一隱士鬚髮皆皓然
策杖從吾遊教我忘言

苦思者思兩真人之高飛欲相追隨也後遇西嶽隱士教之以忘言自居無徒馳志高玄也

五遊

子建

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逍遙八紘外遊目歷遐荒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華蓋紛晻靄六龍仰天驤曜靈未移景倏忽造昊蒼閭闔啓丹扉雙闕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櫺羣后集東廂帶我瓊瑤珮漱我沆瀣漿

樂府舊卷古

三

踟躕玩靈芝徙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美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此遊仙詩也立名自子建五遊始後皆直名爲遊仙古今所重遊仙之作以郭景純首稱自予言之皆遊仙之糟粕耳嘗讀陶弘景真誥見衆真諸作縹緲玄虛不美形體斯其妙選也傳玄有雲中白子高行長短句遞送後世盧仝劉義所祖然無要妙處盧劉更加澁僻益不可讀

遠遊

子建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承浪相經過靈輦戴方丈神岳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蕊可療飢仰漱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敝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按楚辭遠遊曰悲時俗之迫隘兮願輕舉而遠遊王逸云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乃

樂府舊卷古

古

思與仙人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至焉子建在當時大爲文帝所嫉因感於屈子之致而爲此篇其體則固遊仙辭也其云崑崙本吾宅中州非吾家又曰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則其視國土如塵泥賤爵祿如垢穢志已不在人間嫉忌亦將何所施耶此其微意也

僊人篇

子建

僊人攬六箸對博太山隅湘娥拊琴瑟秦女吹

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戲神魚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韓終與王喬要我於天衢萬里不足步輕舉凌太虛飛騰踰景雲高風吹我軀迴駕觀紫微與帝合靈符閭闔自嵯峨雙闕萬丈餘玉樹扶道生白虎夾門樞驅風遊四海東過王母廬俯觀五岳間人生如寄居潛過養羽翼進趣且徐徐不見昔軒轅升龍出鼎湖徘徊九天下與爾長斯須

此亦志慕神仙而作也首云仙人攬六箸乃

樂府原卷古

十五

博具也齊陸瑜遂以仙人攬六箸名篇唐人湘靈鼓瑟命題亦出於此

應龍篇

張正見

應龍未起時乃在淵底藏非雲足不蹈舉則冲天翔譬彼野蘭草幽居常獨香清風播四遠萬里望芬芳隱居可願志自見焉得彰

此言君子隱居求志以待時也若有炫耀使之表見於世者則無所彰明故君子重懷藏若應龍也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

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以君子能飛騰於有道之世故以應龍比之

種葛篇

種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陰與君初婚時結髮恩義深歡愛在枕席宿昔同衾衾竊慕棠棣篇好樂和瑟琴行年將晚暮佳人懷異心思紀曠不接我情遂抑沉出門當何顧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頸獸仰見雙栖禽攀枝長歎息淚下沾羅襟良馬知我悲延頸代我吟昔爲同沙魚今爲商

樂府原卷古

十六

與參往古皆歡遇我獨困於今棄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

此因見棄於所交而托爲夫婦之好不終者以申其意也行年將晚暮佳人懷異心可見夫爲妻之所棄若漢朱買臣是也

西長安行

晉傅玄

所思兮何在乃在西長安何用存問妾香橙雙珠環何用重存問羽爵翠琅玕今我兮問君更有兮異心香亦不可燒環亦不可沉香燒日有

歌環沉日自深

西長安卽都下言人臣與君情事不合故托思婦之詞以自絕也其辭得漢人體且有含蓄

前緩聲歌

古辭

水中之馬必有陸地之船但有意氣不能自前心非木石荆根株數得覆蓋天當復思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不在大小但有朝於復來長笛續短笛欲今皇帝陛下三千萬

樂府原卷古

七

緩聲歌亦緩歌行之流調也如瑟調取其聲之紆緩以是祝君之長壽謝惠連作後聲歌則又戒居高位而爲讒諂所蔽大抵擬樂府者各出意見去樂府本題遠甚者則失其題意雖無作可也

結客少年場行

結客少年場出曹子建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印言輕生重義慷慨以立功名者也漢長安少年殺吏受財報仇相與探丸爲

彈探得赤丸斫武吏探得黑丸殺文吏尹賞爲長安令盡捕之長安中歌曰何處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復何葬大抵任俠之客多以遊樂作過視劇孟郭解之流風而興者也諸作者多以邊塞從征不足以盡之今錄鮑照李白二首

鮑照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讐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升高臨四塞表裏望皇

樂府原卷古

六

州九衢平若水雙闕侶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擊鍾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我獨何爲轆軻懷百憂

此篇結客意全未說出亦無慷慨壯烈語

李白云紫燕黃金瞳啾啾搖綠鬃平明相馳逐結客洛門東少年學劍術凌鏢白猿公珠袍曳錦帶七首插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生雄風託交從劇孟買醉入新豐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羞道易水寒從今日貫虹燕丹事

不立虛沒秦帝宮武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

盧照隣一首皆可讀

東飛伯勞歌

古辭

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誰家兒女
對門居開顏發艷照里間南牕北牕桂月光羅
幃綺帳脂粉香女兒年幾十五六窈窕無雙顏
如玉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

伯勞惡鳥鳥類恐爲所食多惡而避之故伯
勞東飛則燕必西飛也艷女年方十五六窈

樂府原卷十四

九

窈可憐我非惡人不必如燕之避伯勞天上
黃姑織女尚有會逢之期而況人間兒女子
乎若盛年一去則如春殘花落徒使人怜惜
而已此輕薄少年調笑之辭而命題亦雅往
往爲人傳誦故存之

空城雀

鮑照

雀乳四穀空城之阿朝拾野粟夕飲水阿高飛
畏鷗鳶下飛畏網羅辛傷伊何言怵迫良已多
誠不及青鳥遠食玉山禾猶勝吳宮燕無罪得

焚窠賦命有厚薄長歎欲如何

此言君子居下位日以畏禍遠害爲心而不
敢過求此安命守分而別無怨尤者也晉傅
玄云鵲巢丘城側雀乳空井中居不附龍鳳
常畏蛇與蟲依賢義不恐近暴自當窮此親
賢遠害之弊視空城雀之作義更周備劉孝
威嘗以雀乳空井中爲題

古別離

江淹

遠與君別者乃在鴈門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

樂府原卷十四

十

時還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圓不惜蕙草晚所
悲道路寒君在天一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
色不異瓊樹枝兔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長干曲

長干在金陵城南爲女郎遊冶之地古辭云逆
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搖妾家楊子住便弄廣
陵潮南朝盛麗之習此可槩見李白長干行
叙少小離別之情意多宛委

李白云妾髮初鵲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

遶床弄青梅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十四
爲君婦羞顏尚不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
回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
上望夫臺十六君遠行翟塘濫潁堆五月不
可觸發鳴天上哀門前遲行跡一一生綠苔
萱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來雙飛
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
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憶妾深閨裏烟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

樂府卷古

三

候風色五月南風興思君在巴陵八月西風
起想君發揚子去路悲如何見少別離多湘
潭幾日到妾夢越風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
頭樹森森暗無邊行人在何處北客真公
朱衣滿江中日暮來投宿數朝不肯東好乘
浮雲驄佳期蘭渚東鴛鴦綠浦上翡翠錦屏
中自憐十五餘顏色桃李紅那作商人婦愁
水復愁風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邯鄲才人趙王宮中人也趙王武臣閒出爲燕
軍所得囚之欲與分地使者往燕輒殺之張
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曰吾爲二公
說燕與趙王載歸乃走燕壁曰君知張耳陳
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卒笑曰夫武臣
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
而王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
可耳今君囚趙王兩人實欲殺之分趙而王
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

樂府原卷古

三

責殺王滅燕必矣燕以爲然乃歸趙王王以
才人妻之

李白云妾本叢臺女揚蛾入丹闕自倚顏如花
寧知有凋歇一辭玉墜下去若朝雲沒每憶
邯鄲城深宮夢秋月君王不可見惆悵至明
發

謝眺一首
不及此作

楊白花

梁書曰楊華武都仇池人少有勇力容貌雄偉
魏胡太后迫逼之華懼及禍率其部曲來降

胡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使宮人連臂踏足歌之前楊伴兒自是南齊事非此曲也

柳宗元一首云楊白花風吹度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散城鷄起

秦王卷衣

秦王卷衣以贈所歡猶愛人者有解衣推食之恩也李白題作秦女卷衣似失題意今取梁吳均一首

樂府原卷十四

三

吳均云咸陽春草芳秦帝卷衣裳玉檢茱萸匣金泥蘇合香初芳薰複帳餘輝耀玉床當須宴朝罷持此贈龍陽

愛妾換馬

此漢時俠客所爲漢武重西極馬一時騰驤之價涌起長安至有以妾換者淮南王以爲歌辭當時良家子飲飛材官北逐匈奴所重無踰馬者梁簡文劉孝威庾肩吾隋僧法振俱有作皆枯索唐張祐可讀但律不入樂府

張祐云綺閣香消華廐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雙眉翠却愛桃花兩耳紅侍宴永辭春色裏趁朝休立漏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嘶風兩意同

庾肩吾云渥水出騰駒湘川實應圖來從西北道去逐東南隅琴聲悲玉匣山路泣靡蕪似鹿將含笑千金會不俱

枯魚過河泣

古辭曰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鱖

樂府原卷十四

三

相教慎出入此失路之人悔及平生以戒其交知之意命題亦古

李白云白龍常改服偶被豫沮制誰使爾爲魚徒勞訴天帝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勢濤落歸泥沙翻遭螻蟻噬萬乘慎出入柏人以爲誠

冉冉孤生竹

古辭

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與君爲新婚菟絲附女蘿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

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
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亮君
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此以孤竹之操比夫君之高節所以願托以
終老而不二其志也雅詩正志爲閨房所重
無愧於關雎之風東漢之美俗也

東下何纂纂

古咄咄歌云東下何攢攢榮華谷有時棗欲初
赤時人從四邊來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

樂府原卷十四

三五

纂纂言棗花之盛也言棗初赤時人來競趨
之誰當仰視其花時乎人之未遇混混塵土
中人無重之者及其功名成就炙手可熱之
時始相附托以資其勢利以見浮世淺薄之
情適足以來翟公謝客之書也

梁簡文帝云垂花臨碧澗結翠依丹巘非直入
游宮兼期植靈苑落日芳春暮遊人歌吹晚
弱刺引羅衣朱實凌還憶且歡洛浦詞無美
安期遠

結襪子

結襪帝王世紀載文王武王事漢書載王生命
張釋之事言賤不趨貴而貴當下賤之意文
王武王之襪係解其臣皆無與結之者守其
正分以禮自居者也王生之襪係解張廷尉
不以爲辱而結之以道重人者也

同聲歌

漢張衡

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慄若
探湯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
禮助蒸嘗思爲死弱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
幃在上衛風霜灑掃清枕簟韞芬以狄香重戶
結金扇高下華燈光衣解巾紛御列圖陳枕張
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姥教
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

樂府原卷十四

三五

此以婦人得充閨房喻臣子之事君也願勉
供婦職不離君子即汲黯出入禁闥之心思
爲篋簞在下以蔽匡床衾裯在上以護霜露
卽臣鄰左右之義又願爲素女天姥以致保

傳之忠無所不涓竭者也

樂府原第十四卷

樂府原卷十四

三

樂府原第十五卷

雲間 徐獻忠 著

張所望 校

近代曲辭

郭君曰兩漢聲詩著於史者惟郊祀安世之歌而已班固以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餘皆弗論由是漢之雜曲所見者少而相和饒歌或至不可曉解非無傳也魏晉以後訖於梁陳雖略可攷猶不若隋唐之爲詳故名

樂府原卷十五

近代曲今攷隋開皇初置七部樂曰西涼清商高麗天竺安國龜茲文康唐武德初因隋舊制太宗增高昌樂又造燕樂其著令者十部曰讌樂清商西涼天竺高麗龜茲安國疎勒高昌康國而總謂之燕樂聲辭繁雜不可勝紀大抵皆那狄之偏音與戰鬪之象也天寶間又有梨園別教院法歌樂十一曲雲韶樂二十曲然皆非正聲也有唐一代雜有夷狄之禍其君奔越而國勢波蕩豈非聲樂之

所感召哉先王宣導八風之氣爲調燮之首
事雖房中燕私皆足以宣通和氣而後世恣
其觀聽不復制心制義之化何怪乎亂亡之
繼踵哉然學士大夫猶有亂哀時之作雖
不登諸太師之用傳之後世猶有遺情可尚
者焉乃因郭君編次之外稍加采錄以見禮
失而求之野亦不得已之心也

昔昔鹽

昔昔當時隋宮中美人名也關中人謂好爲鹽

樂府原卷五

二

或稱昔昔之美故庾肩吾詩顛狂楚客吟成
雪媚賴吳娘笑是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
想皆此意薛道衡昔昔鹽詩大抵形容艷麗
之辭今錄以見昔當作惜

薛道衡云垂柳覆金堤靡蕪葉復齊水溢芙蓉
沼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寶家妻關
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恒斂千金笑長垂雙
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
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

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
蹄

水調歌

水調歌隋煬帝幸江都由汴河牽挽龍舟作此
以爲行路曲也其詞已無攷唐曲凡十一疊
前五疊爲歌後六疊爲入破按大戴禮長言
曰歌緩聲疎節以作其歡至入破則聲調俱
促音節急切而牽挽倍其力以進所以警其
情也此水調之本意也又按岑參北旋舞歌

樂府原卷五

三

有云翻身入破如有神前見後見回回新則
舞曲亦有入破回旋急促以應節奏卽是也
白居易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似有
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情斷爲何人蓋言
五言一疊詞獨怨切也今唐人水調本辭亦
廢集曲者郭茂倩沉取唐詩填入譜中與水
調初音略無相涉以欺後來無人也初煬帝
曲成王令言謂其弟子曰但有去聲而無回
韻帝不返矣今以茂倩所集錄出

平沙落日大荒西隴上明星高復低孤山幾處

看烽火壯士連營候鼓鞞

右第一

猛將關西意氣多能騎駿馬弄彫戈金鞍寶
鉸精神出笛倚新翻水調歌

右第二

王孫別上綠珠輪不美名公樂此身戶外碧

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

右第三

隴頭一段氣長秋舉目蕭條總是愁祗爲征

人多下淚年年添作斷腸流

右第四

雙帶仍分影同心巧結香不應須換彩意欲

樂府原卷五

四

媚濃粧

右第五

此下六首名入破不錄大抵正樂舒緩無繁聲
雜樂至轉調時繁聲急促故名入破如琴中
汎聲皆繁聲之流於鄭衛者也陳氏樂書曰
唐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名曲如涼州伊州
甘州之類曲終繁聲名爲入破已而三州之
地悉爲西番蹈籍寢削矣今誠削去繁聲革
入破之名庶幾古樂也又按秦醫和對晉平
公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

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

矣於是煩手淫聲情淫心耳乃忘平和君子

勿聽也自鄭衛之變淫聲遂多不復以雅正

自節後世因名爲入破卽醫和所謂煩手淫

聲也宋朝遂以有節者爲曲以變聲爲破以

曲破併名也

涼州歌

開元中西涼府都督郭知運進涼州宮調曲中

有大遍小遍至貞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初

樂府原卷五

五

進曲在玉宸殿因名爲玉宸宮調張同幽閑

鼓吹曰段和尚善琵琶自制西涼州後傳康

崑崙卽官調涼州也今按曲中有排遍卽大

遍小遍也其辭皆郭君集唐人詩強綴之實

無涼州一詞今集耿緯張籍諸作以見涼州

題意

耿緯云國使翩翩隨旆旌隴西岐路是荒城羶

裘牧馬胡雛小日暮番歌三兩聲

張籍云邊城暮雨鴈飛低蘆筍初生漸欲齊無

數鈴聲遙過磧應駛白練到安西

古鎮城門白磧開胡兵往往傍沙堆巡邊使

客行應早每待平安火報來

鳳林關裏水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邊將皆

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太和曲

太和曲讌樂中之羽調曲也其辭多歸美君王

和平閒雅古人亞飯三飯四飯皆有樂師主

之曲名太和足以歡讌矣

樂府原卷五

六

國門卿相舊山莊聖主移來宴綠芳簾外輟爲

車馬路花間踏出舞人場

國鳥尚含天樂囀寒風猶帶御衣香爲報碧

潭明月夜會須留賞待君王

庭前鵲繞相思樹井上鶯歌爭刺桐含情少

婦悲春草多是良人學轉蓬

塞北江南共一家何須淚落怨黃沙春草半

酣千日醉庭前還有落梅花

我皇膺運太平年四海朝宗會百川自古幾

多明聖主不如今帝勝堯天

伊州歌

西涼節度使蓋嘉運進伊州商調曲前五首爲

曲後五首爲入破如水調歌蓋舞曲也五人

爲舞每上一人則舞一曲至入破則五人總

爲隊舞矣而有五節故入破亦五首也

秋風明月獨離居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

殷勤囑歸鴈來時數寄書

右第一

彤闌曉闌問安回玉輅春遊薄晚開渭北清

樂府原卷五

七

光搖草樹終南佳氣入樓臺

右第二

聞道黃花歲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偏照

漢家營

右第三

千里東歸客無心憶舊遊桂帆游白水高枕

到青州

右第四

桂殿江烏對彫屏海燕重祗應多釀酒醉罷

樂歌鐘

右第五

千門今夜曉初晴萬里天河徹帝京璨璨繁

星駕秋色稜稜霜氣韻鐘聲

右入破一

長安二月柳依依西出流沙路漸微關氏山

上春光少相府庭邊驛使稀

右入破二

三秋大漠冷溪山八月嚴霜變草顏卷旆風

行宵度磧銜枚電掃曉應還

右入破三

行樂三陽早芳菲二月春閨中紅粉態陌上

看花人

右入破四

君住孤山下烟深夜徑長轅門渡綠水遊苑

繞垂楊

右入破五

石州

樂府原卷五

八

自從君去遠巡邊終日羅幃獨自眠看花情轉
切翫鏡淚如泉一自離君後啼多雙臉穿何
時狂虜滅免得更留連

祓禊曲

王子年拾遺記周昭王溺於江漢二女延娟延
娛與王乘舟夾擁王身同沒焉故江漢之人
到今思之至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
鮮甘味採蘭杜包裹以沉水中

晉武帝嘗問三日曲水之義摯虞對曰漢章帝

時平原徐肇三月初生二女至三日俱亡人

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

今按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自是承襲

以三月上巳皆祓於東流水上使陽氣布暢

蓋不起於昭王二女及徐肇也

凡唐人諸樂隨五音之調取當時雜詩合調者
填入之而與制曲本義邈不相涉蓋或失其
原辭而以補其音調或有可者若原辭尚存
而汎取名士他詩強合者其不可必矣集樂

樂府原卷五

九

府詩類用此法殊可嗤鄙今予所取必以詠
及本題者無使徒惑後人之觀可也苟無詠
及本題雖有集詩類不錄如題名婆羅門乃
取李益迴樂峯前沙似雪一首如簇柏相府
蓮乃取王維莫以今時寵一首如崑崙子取
王維楊子譚經處一首此亦何義後之觀者
當自知之也

樂世曲

樂世曲唐譜一曰綠腰貞元中樂工進曲德宗

令錄出要者因訛名爲綠腰新唐書曰涼州胡渭錄要雜曲也

白居易云急管繁絃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聽未免愁

此等詩辭皆詠本題而音律之合不合不暇論後人觀之亦庶可通矣後皆倣此

何滿子

白居易云何滿子開元中滄州歌者臨刑進此曲以贖死竟不得免

樂府原卷五

十

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

清平調

開元中禁中木芍藥方繁開命李白作清平調三章令梨園弟子略撫絲竹以促歌帝自調玉笛以倚曲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

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聖明樂

聖明樂開元中太常樂工馬順兒造商調曲也隋書樂志曰文帝開皇六年高昌獻聖明樂曲帝令知音者於館所聽之歸而肄習及客方獻先於前奏之胡夷皆驚焉然則隋之舊曲而順兒進之也

樂府原卷五

十一

唐張仲素云玉帛殊方至歌鐘比屋聞華夷今一貫同賀聖明君

海浪恬丹徼邊塵靖黑山從今萬里外不復鎮蕭關

九陌祥烟合千春瑞月明宮華將死柳先發鳳凰城

千秋樂

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玄宗誕降日讌百官於花萼樓下以是日爲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

及承露囊

張祐云八月平時花萼樓萬方同樂奏千秋傾
城人看長竿出一伎初成趙解愁

春鶯轉

教坊記曰高宗曉聲律聞風葉鳥聲皆蹈以應
節嘗晨坐聞鶯聲命樂工白明達寫之爲春
鶯轉

張祐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
人已唱春鶯轉花下傚傚軟舞來

樂府原卷五

十一

如意娘

樂苑曰如意娘則天后所作其辭云看朱成
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不信比來長下
淚開箱檢取石榴裙或疑如意娘假婦人之
名而思僧懷義也俗間尚有如意君傳事誠
醜惡留以表之以垂戒也

檢一作驗

雨淋鈴

明皇雜錄曰帝幸蜀南入斜谷遇霖雨彌旬於
棧道雨中聞鈴聲與山相應帝既悼念貴妃

因采其聲爲雨淋鈴曲以寄恨焉時獨梨園

善祿築樂工張徽從至蜀帝以其曲授之洎

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皆非舊人帝

於望京樓命張徽奏雨淋鈴曲不覺悽愴流

涕其曲後入法部

張祐云雨淋鈴夜却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
說上皇垂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

渭城曲

渭城一曰陽關王維所作也本送人使安西詩

樂府原卷五

十一

後遂被於歌劉禹錫云舊人惟有何戡在更

與殷勤唱渭城白居易云相逢且莫推辭醉

聽唱陽關第四聲卽此也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

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竹枝詞

竹枝本出巴渝唐貞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
歌鄙陋乃作新辭九章教里中兒歌之其辭
稍以文語緣諸俚俗之間若太加文藻則非

本色也

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南人上來
歌一曲北人莫上動鄉情

山頭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江流花紅易
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江上朱樓新雨晴灤西春水縠紋生橋東橋
西好楊柳人來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駐蘭橈憑寄狂
夫書一紙住在成都萬里橋

樂府原卷五

十四

兩岸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杯昭君坊
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來

瞿塘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長恨人
心不如水等閒平地起波瀾

巫峽蒼蒼烟雨時清猿啼在最高枝個裏愁
人腸自斷由來不是此聲悲

城西門前滌瀕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惱人
心不如石少時東去復西來

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烟火是人家銀釧金

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

楊柳枝

本事詩曰白尚書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
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
而小蠻方豐艷乃作楊柳枝詞以託意曰永
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國
工唱是詞帝問誰辨永豐在何處工具以對
時永豐坊在西角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
茂因東使命取兩枝植於禁中居易感上知

樂府原卷五

十五

名且好尚風雅又作一辭云定知玄象今春
後柳宿光中添兩星薛能曰楊柳枝古題所
謂折楊柳也乾符五年能爲許州刺史飲酣
令部妓作楊柳枝健舞復賦楊柳枝新聲十
首

白公云依依嫋嫋復青青勾引春風無限情白
雪花繁空撲地絲絲條弱不勝鶯

紅板江橋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
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

劉禹錫云城外春風滿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

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

楊子江頭烟景迷隋家宮樹拂金堤嵯峨猶有當時色半蘸波中水鳥栖

欸乃曲

欸乃曲元結所作其序云大曆初結爲道州刺史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作欸乃曲令舟子唱之以取適於道路云予按竹枝楊柳欸乃三曲皆彷彿俗之歌而稍緣

樂府卷五

六

以文與今之新吳歌大率相似樂府之流極而至於世道之下可知矣然視吳聲之淫放猶爲師涓以上之聲也況文士舒懷散景風意悠揚猶有可尚者焉

辭云千里楓林烟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撈欲過平陽戍守吏相呼問姓名

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

顛堪自逸誰能相伴作漁翁

下瀧船似入深淵上瀧船似欲升天瀧南始到九疑郡應絕高人乘興船

哀王孫

杜甫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窺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

樂府卷五

七

子孫盡高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長衢且爲王孫立斯須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紫駟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天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雲恥慎勿出口他人徂哀哉王孫慎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

當廳織

梁橫吹曲折楊柳曰門前一株棗歲歲不知老

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唧唧復唧唧女子
臨牕織不聞機杼聲只聞女歎息當牕織蓋
出諸此

王建云歎息復歎息園中有東行人食貧家女
大富家織父母隔牆不得力水寒手澁絲脆
斷續來續去心腸爛草蟲促促機下啼兩日
催成一匹半輪官上頭有零落姑未得衣身
不着當牕却美青樓娼十指不動衣盈箱

樂府原十五

大

樂府原第十五卷

終



樂府原十五卷

內府
藏本

明徐獻忠撰獻忠有吳興掌故集已著錄是書取
漢魏六朝樂府古題各爲考證並錄原文而釋其
義然所見殊淺而又索解太鑿如杜氏通典謂房
中樂爲楚聲獻忠則謂屈宋騷辭每言著一兮字
乃楚人怨歎之本聲而以安世房中歌爲非其倫
亦未免拘泥鮮通矣